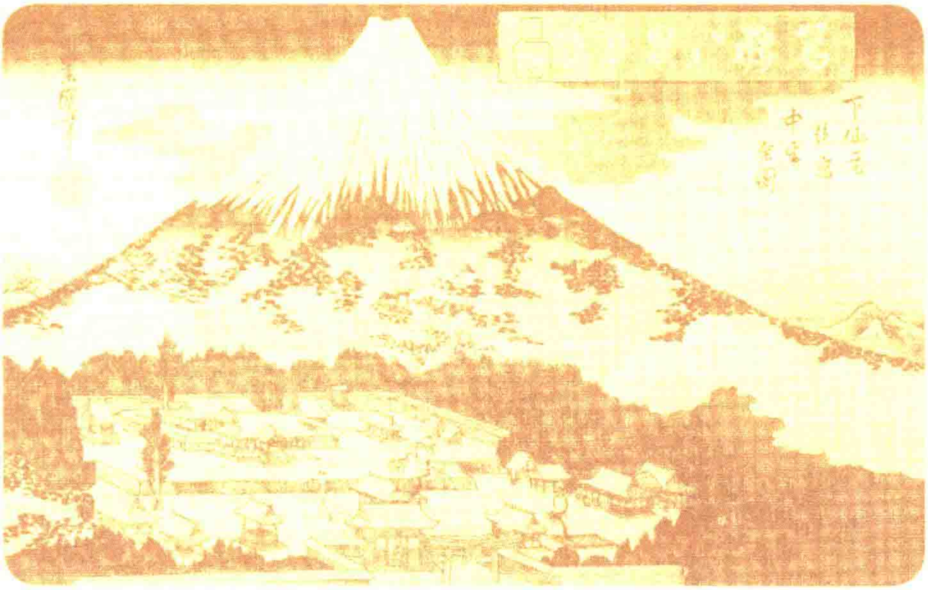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二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2輯，編年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0689—6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編年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8668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408　字數:2816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689—6/K311—55

定價:35700.00 圓(全四十二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二輯目録

第七册目録（總第26册）

第八册目録（總第27册）

第九册目録（總第28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29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30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31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32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33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4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4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4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4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50册）

第三十二册目録（總第51册）

第三十三册目録（總第52册）

第三十四册目録（總第53册）

第三十五册目録（總第54册）

第三十六册目録（總第五十五册）

第三十七册目録（總第五十六册）

第三十八册目録（總第57册）

第三十九册目録（總第58册）

第四十册目録（總第59册）

第四十一册目録（總第60册）

第四十二册目録（總第61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39册）

標記本朝通鑑前編卷第上

春齋　林恕　纂
東陽大槻誠之　校

神代紀上

古天地未剖陰陽不分渾沌如雞子溟涬而含牙及其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淹滯而爲地精妙之合摶易重濁之凝場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神聖生其中焉故曰開闢之初洲壤浮漂譬猶游魚之

至貴曰尊自餘曰命並訓美擧等下皆倣之
葉木國此云播擧矩爾
埿土此云于毗尼
沙土此云須昆尼
沫蕩此云阿和那伎

浮水上也于時天地之中生一物狀如葦牙便化爲神號國常立尊(或曰國底立尊)次國狹槌尊(或曰國狹立尊)次豐斟渟尊凡三神矣乾道獨化所以成此純男(或曰豐國主尊又曰豐組野尊又曰豐香節野尊浮經野豐買尊豐國野尊豐齧野尊葉木國野尊見野尊共爲豐斟渟尊之稱號)次有神埿土煮尊沙土煮尊次有神大戸之道尊(道或作邊)大苫邊尊(二尊或作大戸摩彥尊大戸摩姬尊又作大富道尊大富邊尊)次有神面足尊惶根尊(或作吾屋惶根尊又作青橿城根尊又作忌橿城尊)次有神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或曰此二神青橿城根尊之子也或曰國常立尊生天鏡尊天鏡尊生天萬尊天萬尊生沫蕩尊沫蕩尊生伊弉諾尊按舊事紀以青橿城根沫蕩共爲面足之名不知孰是)凡八神矣乾坤之道相參而化所以成此男女自國常立尊迄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是謂神世七代者矣

倭姫命世記曰天地開闢之初神寶日出之時御饌都神(豐受宮)與大日孁貴豫結幽契永治天下或爲月(外宮)爲日(內宮)永懸而不落或爲神爲皇常以無窮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按古事記國常立尊之前有天之御中主神高御產巢日神神產巢日神宇麻志阿斯訶備比古遲神天之常立神

可美此云于麻時彥舅訓比古尼
樴橛也

之五神又除國狹槌尊而加角杙活杙之二神以爲七代○舊事紀曰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於高天原化生一神號曰天讓日天狹霧國禪日國狹霧尊自厥以降獨化之外俱生二代耦生五代所謂神世七代是也其一代俱生天神曰天御中主尊(元元集曰天御中主獨能化故曰天帝之神亦號天宗廟到天下則以寶鏡崇祭伊勢止由氣宮)可美葦牙彥舅尊其二代俱生天神曰國常立尊(或曰國狹立尊又曰國狹槌尊又曰葉國尊)豐國主尊別有天八下尊(天御中主第一世之神也)其三代耦生天神角樴尊(或作角龍魂尊)

皇產靈此云美武須毗

妹曰活檝尊別有天三降尊(天御中主尊第二世之神也)其四代耦生天神曰埿土煑尊(煑或作根)妹曰沙土煑尊(煑或作根)別有天合尊(或曰天鏡尊天御中主尊第三世之神也)其五代耦生天神曰大笘彥尊妹曰大笘邊尊別有天八百日尊(天御中主尊第四世之神也)其六代耦生天神曰青橿城根尊(或作沫蕩又曰面足尊)妹曰吾屋橿城根尊(或曰惶根尊又曰蚊鴈姬)別有天八十萬魂尊(天御中主尊第五世之神也)其七代耦生天神曰伊弉諾尊(天降之陽神)伊弉冊尊(天降之陰神)別有高皇產靈尊(或名高魂尊又名高木命天御中主尊第六世之神也)神皇產靈尊(或曰神祝尊)津速魂尊振魂尊萬魂尊五兄弟共天八十萬魂尊之子也高皇產靈尊之子曰天思兼命(天降之神信濃國阿知祝部等祖)曰天太玉命(爲部著等祖)曰天忍日命(或曰神狹日命大伴連等祖)曰天神立命(山代久我直等祖)神皇產靈尊之子曰天御食持命(紀伊直等祖)天道根命(川瀨造等祖)曰天神玉命(葛野鴨縣主等祖)曰生魂命(猪使道等祖)津速魂尊之子曰市千魂尊曰武乳速命(添縣主等祖)市千魂尊之子曰興登魂命興登魂命之子曰天兒屋命(中臣連等祖古語拾遺以爲神產靈之子)振魂尊之子曰前

瓊玉也此曰努

諾冊二尊降居中國

玉命(櫛部連等祖)曰天忍主命萬魂尊之子曰天剛風命(高宮神主等祖)共是當時所在之神也○古語拾遺曰天御中主神有二男曰高皇產靈神曰神皇產靈神高皇產靈神所生之女名曰栲幡千千姬命(天津彥尊之母也)男名曰天忍日命次男名曰天太玉命伊弉諾尊伊弉冊尊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底下豈無國歟廼以天之瓊矛指下而探之是獲滄溟其矛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島名之曰磤馭盧島二神於是降居彼島因欲共爲夫婦產生洲國便以磤馭盧

柱此云美簸旨羅

一書作姸哉可愛少男歟訓阿那而恵夜烏等孤

少女此云烏等咩

陰陽始遘合爲夫婦

島爲國中之柱而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男焉陽神不悅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却更相遇是行也陽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女焉因問陰神曰汝身有何成耶對曰吾身有一雌元之處陽神曰吾身亦有雄元之處思欲以吾身之元處合汝身之元處於是陰陽始遘合爲夫婦及至產時先以淡路洲爲胞意所不快故名之曰淡路洲(舊事記謂吾恥也淡路與吾恥音訓稍同)延生大日

日本此云耶麻騰下效此

大八洲之國号始于此

瑞訓彌圖

宮殿構營始于此

本豐秋津洲次生伊豫二名洲次生筑紫洲次雙生隱岐洲與佐渡洲世人或有雙生者象此也次生越洲次生大洲次生吉備子洲由是始起大八洲國之號焉即對馬島壹岐島及處處小島皆是潮沫凝成者矣亦曰水沫凝而成也

或説曰天神謂伊弉諾伊弉冊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循之廼賜天瓊矛又曰二神降居磤馭盧島化作八尋之殿又化竪天柱而約共巡天柱陰神自左陽神自右而相遇陰神先唱

卜筮濫觴于此太占此云布刀磨尼

日本書紀既遇下有之時二字

雌雄初會

而陽神後和之遂爲夫婦先生蛭兒便載諸葦船而流之次生淡洲此亦不以充兒數故還復上詣於天具奏其狀時天神以太占而卜合之乃教曰婦人之辭其已先揚乎宜更還去乃卜定時日而降之故二神改復巡柱陽神自左陰神自右既遇陽神先唱陰神後和然後同宮共住而生兒所謂大八洲也○舊事紀曰雌雄初會遂將交合不知其術時鶺鴒飛來搖其首尾二神見而學之即得交通○按舊事紀古事記與或説略同然大八洲

之品名與日本紀有異同且云御合生子淡道之穗之狹別島次生伊豫之二名島此島者身一而有面四毎面有名故伊豫國謂愛比賣讃岐國謂飯依比古粟國謂大宜都比賣土佐國謂建依別次生隱岐之三子島亦名天之忍許呂別次生筑紫島此島亦身一而有面四毎面有名故筑紫國謂向日別豐國謂豐日別肥國謂速日別日向國謂豐久志比泥別熊曾國謂建日別次生伊伎島亦名謂天比登都柱次生津島亦名謂天之狹

諾冊二尊生日神月神

手依比賣次生佐渡島次生大倭豐秋津島亦名謂天御虚空豐秋津根別故因此八島先所生謂大八島國然後還坐之時生吉備兒島亦名謂建日方別次生小豆島亦名謂大野手比賣次生大島亦名謂大多麻流別次生女島又名謂天一根次生知訶島又名謂天之忍男次生兩兒島又名謂天兩屋

次生海次生川次生山次生木祖句句廼馳次生草祖草野姬又名野槌既而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共議

日神月神並誕生

大日孁貴此云於保比屢咩能武智

一書云月弓尊月夜見尊月讀尊

素戔鳴尊及蛭子誕生

一云神素戔鳴尊速素戔鳴尊

珍訓于圖

白銅鏡化出三神

顧眄之間此云美屢摩沙可利爾

曰吾已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者歟於是共生日神號大日孁貴（或云天照大神或云天照大日孁尊）孁音力丁反　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故二神喜曰吾子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是時天地相去未遠故以天柱擧於天上也次生月神其光彩亞日可以配日而治故又送之于天次生蛭兒雖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於天磐櫲樟船而順風放棄次生素戔鳴尊此神有勇悍以安忍且常以哭泣爲行故令國內人民多以夭折復使青山變枯故其父母二神勅素戔鳴尊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當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

或說曰伊弉諾尊曰吾欲生御宇之珍子乃以左手持白銅鏡則有化出之神是謂大日孁尊右手持白銅鏡則有化出之神是謂月弓尊又廻首顧眄之間則有化神是謂素戔鳴尊○舊事紀曰伊弉諾伊弉冊二尊既生國竟更生神十柱曰大事忍男神石七毘古神石巢比賣神大戶日別神天

少童此云和多都美

稻倉一作倉稻魂訓宇介能美拕磨

之吹上男神天屋比古神風水津別之忍男神大綿津見神（海神又名少童命）速秋津彥神（水戶神又名速秋田命）妹速秋津姬神又速秋津彥速秋津姬二神因河海持別而生神十柱曰沫那藝神沫那美神頰那藝神頰那美神天之水分神國之水分神天之久比賣女道神國之久比賣女道神大山上津見神（山神一云山祇神）火鹿屋姬神（野神又云野椎神）又大山祇神野椎神因山野持別而生神八柱曰天之狹上神國之狹土神天之狹霧神國之狹霧神天之闇戶神國之闇戶神大戶惑子神大戶惑女神又生神名鳥之石楠船神又云天鳥船神大宜都比女神伊弉諾尊曰我所生之國唯有朝霧而薰滿矣乃吹撥之氣化爲神是謂風神號曰級長津彥命次生級長戶邊神（神代系圖曰風神龍田）又飢時生兒號稻倉魂命（神代系圖曰櫻神又云風神廣瀨）次生草祖號四草姬（又名野椎）次生水門神等號建秋日命次生木神等號曰句句廼馳神次生土神號曰埴山姬神（又云埴安姬神）然後悉生萬物焉伊弉諾伊弉冊俱議曰吾已生大八洲及山川草木

船始作

一云火産靈無之寔冊尊生火産靈而崩

罔象此云美都波

何不生天下之主者歟先生日神號大日孁貴又貴曰尊次生月神號月讀尊次生素盞鳥尊次生蛭兒雖已三歳脚尚不立初二神巡柱之時陰神先發喜言既違陰陽之理所以初終生此兒矣次生鳥磐櫲樟船即以此船乃載蛭兒流放棄矣伊弉冊尊欲生火之産靈迦具突智（一名火燒速男命又名火火燒炭神）神時爲子見炙而病臥矣且神避之時悶熱懊惱因爲吐此化神名曰金山彦神金山姫神次小便化爲神名曰罔象女神次大便化爲神名曰埴安彦

天吉葛此云阿摩能與佐圖羅一云與曾豆羅

蚕桑始生

頭辺此云摩苦羅陛脚辺此云阿度陛

泣一本作哭

埴安姫次生天吉葛次生稚産靈曰神稚産靈曰神有子謂豐宇氣比女神火神軻遇突智娶土神埴安姫生稚皇産靈神（作命）神或此神頭上生蠶與桑臍中生五穀伊弉冊尊生火神軻遇突智之時見焦而神退去矣伊弉諾伊弉冊二尊共所生島十四神四十五柱也其磤馭盧島者非所生并水蛭子淡島共不入子列伊弉諾尊深恨曰愛矣吾那通妹尊唯以一兒替愛我那迩妹尊者乎則匍匐頭邊匍匐脚邊而哭泣流涕時淚墮爲神是即香山

龗此云於箇美音力丁反

麓此云簸耶磨

正勝訓麻沙柯豆

䨄此云之伎音烏含反

之畝尾丘樹下所居之神號啼澤女神伊弉諾尊遂拔所帶十握劔斬軻遇突智頸爲三段各化爲神一則爲雷神一則爲大山祇一則爲高龗復斬爲五段各化成五山祇一則首化爲大山祇二則身中化爲中山祇三則手化爲麓山祇四則腰化爲正勝山祇五則足化爲䨄山祇復爲八段各化爲八山祇一則首化爲大山祇（又名正鹿山津見神）二則身中化爲中山祇（又古事記作於胷所成神名淤縢山津見神）三則腹化爲奥山祇（又名奥山津見神）四則腰化爲正勝山祇（又於

陰所成神名闇山津見神）五則左手化爲麓山祇（又名志藝山津見神）六則右手化爲羽山祇（又名羽山津見神）七則左足化爲原山祇（又名原山津見神）八則右足化爲戸山祇（又名戸山津見神）復劔鐔垂血激越爲神亦走就湯津石村所成之神名曰天尾羽張神（又名稜威雄走神）甕速日神熯速日神樋速日神樋速日神子曰建甕槌之男神（一名建布都神又名豊布都神）今常陸國鹿島大神即石上布都大神是也復劔鋒垂血激越爲神亦血走就湯津石村所成之神名曰磐裂根裂神（或說磐裂根裂爲二神之名）磐裂

下總國香取大神生
吾夫君此云阿我儺勢飡泉之竈此云譽母都俳遇比

根裂子曰磐筒男磐筒女二神之子曰經津主神
今坐下總國香取大神是也復劒頭垂血激越爲
三神名曰闇龗闇山祇闇罔象是時斬血激灑染
於石礫樹草砂石自含火其縁也伊奘諾尊欲相
見伊奘冊尊追往黄泉國則到殯斂之處及之共
語伊奘諾尊謂曰悲汝故來其愛我那迩妹尊吾
與汝所作之國未作竟故可還矣伊奘冊尊對曰
悔哉吾夫君尊何來之晩也吾已喰泉之竈矣雖
然吾當寢息請勿見之而還入其殿内之間甚久

不須也凶目汚穢此云伊儺之居梅枳多儺枳

難待矣伊奘諾尊不聽所請于時闇也陰取剌左
御髻湯津爪櫛牽折其雄柱一箇以爲秉炬乃擧
一片之火而見之今世人夜忌一片之火又夜忌
擲櫛此其縁也伊奘冊尊脹滿太高膿沸虫流其
上有八雷居於頭者大雷居於胷者火雷居於腹
者黒雷居於陰者裂雷居於左手者稚雷居於右
手者土雷居於左足者鳴雷居於右足者伏雷也
伊奘諾尊大驚曰吾不意到於不須也凶目汙穢
之國矣乃急走廻歸之時伊奘冊尊恨曰不用要

令一作令
背揮此云志理幣提蒲布倶醜女訓志許賣一本無右髮二字
屎音乃弔反訓俞麻理泉津訓余母都

言令吾恥辱汝已見我情我復見汝情于時伊奘
諾尊慙將出返之時不直默歸而盟之曰族離矣
伊奘冊尊乃遣泉津醜女追而留之伊奘諾尊拔
劒背揮以逃矣因投黒鬘此即化成蒲陶醜女見
而採噉之噉畢亦即追伊奘諾尊復投右鬘湯津
爪櫛此即化成筍醜女又拔而噉之噉畢更亦追
伊奘諾尊逃行且後其八雷神副千五百之黄泉
軍追來伊奘諾尊拔所御佩十握劒而後手揮之
逃去乃向大樹放屎此即化成巨川泉津日狹女

後漢書爲桃印施門戸以止惡氣
顯見蒼生訓宇都志枳阿烏比等久佐
絶妻訓許等度
不負於族訓宇我邏磨概茸

將渡其水伊奘諾尊逃到黄泉平坂則立隱挑樹
採其子三箇待擊之黄泉雷軍皆悉退走此用挑
避鬼之縁也伊奘諾尊勅桃子曰汝如助吾於葦
原中國所有顯見蒼生之落苦瀬而患惚之時可
助告而賜名號曰意富迦牟都美命伊奘諾尊乃
投其杖曰自此以還雷軍不敢來伊奘冊尊親自
最後追來時伊奘諾尊復於泉津平坂以千人所
引磐石塞其坂路其石置中相對而立遂建絶妻
之誓渡其事戸之時盟曰不負於族乃所堅之神

所堅一作所唾訓都波久

岐神此云布那斗能加微

堅或作唾號曰速玉之男神次掃之神號泉津事解之男神伊弉冊尊曰愛也吾夫君言如此者吾當縊殺汝所治國民日將千頭伊弉諾尊乃報曰愛也吾妹言如此者吾當產生日將千五百頭是以一日千人必死一日千五百人必生也伊弉諾尊因曰自此莫過則生三神即投其杖是謂岐神號曰來名戶神也復投其帶是謂長道盤神也復投其履是謂道敷神也又云煩神又云開囓神又號伊弉冊尊謂黃泉津大神復以其追斯伎頻斯而號道敷大神

葬冊尊於出雲伯耆之交比婆之山

復所塞其黃泉坂之石者號道反大神或號泉門塞大神又名塞坐黃泉戶大神伊弉諾伊弉冊二尊相闘於泉津平坂也伊弉諾尊曰始為族悲及思哀者是吾之怯矣時泉守道者白云有言矣吾與汝已生國矣奈何更求生乎吾則當留此國不可共去是時菊理媛神亦有白事伊弉諾尊聞而善之乃散去矣所謂泉津平坂者不復別有處所但臨死氣絕之際斯之謂歟今謂出雲國伊賦夜坂也因葬伊弉冊尊於出雲國與伯耆國堺比婆

檍訓阿波岐

諾尊祓禊日向檍原所成之神十二柱

之山或曰葬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者花時以花又用鼓吹幡旗歌舞伊弉諾尊親見泉國此既不祥也還乃追悔之曰吾前到於不須也凶目汚穢之處故當滌去吾身之濁穢則往見粟門及速吸名門然此二門潮太急故還向於日向橘之小戶檍原而祓除焉遂將盪滌身之所汚乃興言詔曰陽神為禊泉穢到日向橘之小戶檍原而祓禊御身時所成之神十二柱投棄御杖所成神名衝立船戶神投棄御帶所

一云道長岩神

成神名道長乳齒神投棄御裳所成神名時置師神或作煩神投棄御衣所成神名和豆良比能宇斯能神投棄御褌所成神名道股神投棄御冠所成神名飽咋之宇斯能神投棄左御手之纏所成神名奧疎神奧津那藝佐彥神奧津甲斐辨羅神投棄右御手之纏所成神名邊疎神邊津那藝佐彥神邊津甲斐辨羅神伊弉諾尊詔上瀨者速下瀨者弱而初於中瀨潛濯之時所成之神二柱曰八十禍津日神大禍津日神復為直其禍而所成之神

筑紫斯香神生

三柱曰神直日神大直日神伊豆能賣神入水吹生磐土命出水吹生大直日命復入吹生底土命出吹生大綾津日神復入吹生赤土命出吹生大地海原之諸神復洗濯於海底時因以生二神號曰底津少童命次底筒男命復潜濯於潮中因以生二神號曰中津少童命次中筒男命復浮濯於潮上因以生二神號曰表津少童命次表筒男命凡有六神底津少童命中津少童命表津少童命三神者阿曇連等所祭筑紫斯香神也底筒男神

住吉三所前神生

天照太神月讀命速素盞烏尊並誕生

中筒男命表筒男命三神者津守連所祭住吉三所前神也然後洗左目時所成之神名天照太御神洗右目時所成之神名月讀命並坐五十鈴且謂伊勢齋太神洗鼻時所成之神名速素盞嗚尊坐出雲國熊野杵築神宮伊弉諾尊大歡喜詔曰吾生子而於生終之時得三貴子召其御頸珠之玉緒母由良迦斯而賜天照太神因詔其御頸珠名謂御倉板擧神而後勅任三子曰天照太神者可以治高天原也月讀尊者可以治滄海原潮之

保食神此云宇氣母知能加微

八百重也素盞嗚尊者可以治天下也是時素盞嗚尊年已長矣復生八握鬚髯雖然不治天下常以啼泣恚恨故伊弉諾尊問之曰汝何故恒啼如此耶對曰吾欲從母於根國只爲泣耳伊弉諾尊惡之曰可以任情行矣乃逐之○舊事紀又曰天照太神有於天上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宜爾月夜見尊就候之月夜見尊受勅而降已到于保食神許保食神乃廻首嚮國則自口出飯又嚮海則鰭廣鰭狹又自口出又嚮山則毛麁毛柔亦自

保食神化成牛馬粟稗稲蚕天熊人奉進之天照太神

口出夫品物悉備貯之百机而饗之是時月夜見尊忿然作色曰穢矣鄙矣寧可以口吐之物敢養我乎廼拔劔擊殺然後復命具言其事時天照太神怒甚之曰汝是惡神不須相見乃與月夜見尊一日一夜隔離而住是後天照太神復遣天熊人往看之是時保食神實已死矣唯有其神之頂化爲牛馬顱上生粟眉上生蠒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陰生麥及大豆小豆天熊人悉取持去而奉進之于時天照太神喜之曰是物者則顯見蒼生可食

天照太神始種藝五穀及養蠶

而活之也。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稲爲水田種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稲種始殖于天狭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莫然甚快也。又口裡含繭、便得抽絲。自此始有養蠶之道焉。按舊事紀、保食神蓋迦具突智之子稚産靈命也。

於是素戔烏尊請曰、吾今奉教、將就根國。故欲暫向高天原與姉相見、而後永退矣。勅許之。乃昇詣之於天也。是後伊弉諾尊神功既畢、靈運當遷。是以構幽宮於淡路之洲、古事記以爲淡海之多賀。寂然長隱者矣。亦曰、

少宮訓倭柯美野。

窺察一作窺窬。

千箭此云知能梨。

伊弉諾尊功既至矣、徳亦大矣。於是登天報命、仍留宅於日之少宮矣。始素戔鳴尊昇天之時、溟渤以之鼓盪、山岳爲之鳴呴。此則神性雄健使之然也。天照太神素知其神暴惡、至聞來詣之状、乃勃然而驚曰、吾弟之來、豈以善意乎。謂當有奪國之志歟。夫父母既任諸子各有其境。如何棄置當就之國、而敢窺察此處乎。乃結髮爲髻、縛裳爲袴、便以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纏其髻鬘及腕、又背負千箭之靫與五百箭之靫、臂著稜威之高鞆、振起弓彇、急握劔柄、踏堅庭

蹴散此云俱穢簸邏々箇須。雄誥此云烏多稽眉。嘖讓此云擧廬毗。

素戔烏尊與天照太神誓約之中所成諸神。

𪗾然咀嚼此云佐我彌爾加武。

而陷股若沫雪、以蹴散。奮稜威之雄誥、發稜威之嘖讓、而徑詰問焉。素戔鳴尊對曰、吾元無黒心。但父母已有嚴勅、將永就乎根國。如不與姉相見、吾何能敢去。是以跋渉雲霧、遠自來參。不意阿姉翻起嚴顏。于時天照太神復問曰、若然者、將何以明爾赤心也。對曰、請與姉共誓。夫誓約之中、必當生子。如吾所生是女者、則可以爲有濁心。若是男者、則可以爲有清心。於是天照太神乃索取素戔鳴尊十握劔、打折爲三段、濯於天眞名井、𪗾然咀嚼、而吹棄氣噴之狭霧所生

吹棄氣噴之狭霧此云浮枳于都屢伊浮岐能佐擬理。

天穗日命是出雲臣土師連等祖也。天津彦根命凡河内直山代直等祖也。

神、號曰田心姫、次湍津姫、次市杵島姫、凡三女矣。既而素戔鳴尊乞取天照太神髻鬘及腕所纏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濯於天眞名井、𪗾然咀嚼、而吹棄氣噴之狭霧所生神、號曰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次天穗日命、次天津彦根命、次活津彦根命、次熊野櫲樟日命、凡五男矣。是時天照太神勅曰、原其物根、則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者、是吾物也。故彼五男神悉是吾兒。乃取而子養焉。又勅曰、其十握劔者、是素戔鳴尊物也。故此三女神悉是爾兒。便授之素戔

熯火也音而善反

鳴尊此則筑紫胸肩君等所祭神是也舊事紀曰素盞嗚尊將昇天時羽明玉神（古語拾遺作櫛明玉命神代系圖據明玉神一名天明玉又名羽明玉素盞嗚尊之弟也）奉迎而進以瑞八坂瓊之曲玉素盞嗚尊詣天上之時天鈿賣命見而告言於日神又曰天照太神與素盞嗚尊共隔天之安河而相對乃立誓約云云天照太神以素盞嗚尊所帶三劔化生三女之神十握劔化生之神號曰瀛津島姬命（一名忍姬又名田霧姬）九握劔化生之神號曰湍津島命八握劔化生之神號曰市杵

島姬命（古事記一名狹依毘賣命）○或說天照太神先食所帶三握劔生三女神素盞嗚尊以其頸所嬰五百箇御統之瓊濯于天渟名井（又名去來之眞名井）而食之乃生五男神○又舊事紀活津彥命熊野櫲樟日命之間有熯之速日命凡為六男○舊事紀又曰天照太神以三女授素盞嗚尊而降居于葦原中國宜降居於筑紫國宇佐島在北海道中神號曰道中貴作立一因教之曰奉助天孫而為天孫所祭瀛津島姬命者是所居于遠瀛者此田心姬命也邊津

素盞嗚尊為行無狀重播種子此云璽枳磨枳

毀此云波那豆

島姬命者是所居于海濱者此湍津島姬命也中津島姬命者是所居于中島者此市杵島姬命也○或說素盞嗚尊化生忍穗耳尊之時乃稱之曰正哉吾勝故因名之曰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古語拾遺曰天照太神育吾勝尊特甚鍾愛常懷腋下稱曰腋子今俗號稚子稚子倭訓和可古腋子之轉語也

是後素盞嗚尊之為行也甚無狀何則天照太神以天狹田長田為御田時素盞嗚尊春則重播種子且

毀其畔秋則放天班駒使伏田中復見天照太神當新嘗時則陰放屎於新宮又見天照太神方織神衣居齋服殿則剝天班駒穿殿甍而投納是時天照太神驚動以梭傷身由此發慍乃入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之內常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于時八十萬神會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故思兼神深謀遠慮遂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亦以手力雄神立磐戶之側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遠祖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而上枝懸八

和幣此云尼枳底
蘿此云比舸礙手繦訓多須枳覆槽訓于該布賦顯神明之憑談此云歌牟鵝可梨端出之繩此云斯梨俱梅儺波

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一云眞經津鏡）下枝懸
青和幣白和幣相與致其祈禱焉又猿女君遠祖天
鈿女命則手持茅纒之矟立於天石窟戸之前巧作
俳優亦以天香山之眞坂樹爲鬘以蘿爲手繦而火
處燒覆槽置顯神明之憑談是時天照太神聞之而
曰吾比閉居石窟謂當豐葦原中國必爲長夜云何
天鈿女命嘘樂如此者乎乃以御手細開磐戸窺之
時手力雄神則奉承天照太神之手引而奉出於是
中臣神忌部神則界以端出之繩乃請曰勿復還幸

然後諸神歸罪過於素盞嗚尊而科之以千座置戸
遂促徵矣至使拔髮以贖其罪亦曰拔其手足之爪
而贖之已而竟逐降焉

舊事紀曰天照太神以天垣田爲御田亦御田有
三處號曰天安田天平田天邑并田並皆良田之
處雖經霖旱而無所損傷矣素盞嗚尊田有三處
號曰天樴田天川依田天口鋭田並皆磽地而雨
則流之旱則焦之故素盞嗚尊妬害姉田春則重
播種子且毀其畔捶籤放樋廢渠埋溝也秋則放

織女稚日姫尊落機傷而崩

天班駒使伏田中界以絡繩捶籤伏馬也凡此惡
事曾無息時雖然日神不慍恒以平恕相容焉云
云其後天照太神居齋服殿而織神衣時素盞嗚
尊生剝逆剝班駒投入之殿内織女稚日姫尊乃
驚而墮機以所持梭傷體而神退矣稚日姫尊天
照大神之妹也於是天照太神謂素盞嗚尊曰汝
猶有黒心不欲與汝相見乃入于天石窟而閉著
磐戸於是高天原皆闇葦原中國六合之内又常
闇不知晝夜之殊故萬神之聲如狹蠅鳴萬妖悉

石凝姥此云伊之居梨度咩
全剥此云宇都播伎

發群神憂迷手足罔措凡厥庶事燎燭而辨矣千
時八百萬神會於天八湍河河原（或作天高市）議其可
奉祈謝之方高皇産靈尊兒思兼神有思慮之智
深謀遠慮云云乃使鏡作祖石凝姥命（天糠戸爲神之子）
冶工而採天堅石於天八湍河之川上復全剥眞
名鹿皮以作天之羽鞴採天金山之銅令鑄造日
矛此鏡少不全紀伊國所坐日前神是也復採天
香山銅以圖造日像之鏡其狀美麗而觸窟戸生
徵瑕卽是伊勢崇祕之大神所謂八咫鏡一名眞經津鏡

玉籤此云多摩倶之

也復令玉作祖櫛明玉神作八坂瓊之五百箇御
統之玞櫛明玉神伊弉諾尊之子也乃令天木玉
神率諸部神造幣帛麻績祖長白羽神種麻以爲
青和幣今俗稱衣服爲白羽者緣於此津咋見神種穀木綿以作
白和幣麻穀共一夜蕃茂粟國忌部祖天日鷲神
造木綿倭文造祖天羽槌雄神織文布天棚機姬
神織神衣所謂和衣者也紀伊忌部遠祖手置帆
負神爲作笠者彦狹知神爲作盾者立作部遠祖
豐球玉屋神爲造立者天目一箇神爲造雜刀斧
及鐵鐸者野槌者採五百箇野薦八十玉籤手置
帆負彦狹知二神以天御量詔大小量雜量類石
又伐大峽小峽之材而造瑞殿令山雷掘天香山
之五百箇眞賢木云云復令中臣祖天兒屋命忌
部祖天太玉命內祓而私出其鏡奉樂天照太神
天照太神細開磐戸而窺之手力雄神奉承其御
手引而奉出引啓其扉遷座于新殿令大宮賣神
侍於御前豐磐間戸命櫛磐間命二神大宮賣神及二神共
天太玉命之子也守衛殿門當此時天初晴曰阿波禮言

素盞鳴尊殺大御食都姬神支體化生蠶穀

天晴也曰阿那於茂志侶古語謂事之甚切皆稱
阿那言衆面明白也曰阿那陀能斯言伸手而舞
今指樂事謂之太乃之此意也曰阿那佐夜憇謂
竹葉聲也曰飫憇飫憇水名也振其葉之詞也○
舊事紀又曰諸神嘖素盞鳴尊而逐降于底根之
國時素盞鳴尊乞食物於大御食都姬神大御食
都姬神自鼻口尻取出種種味物等以奉進之尊
立伺其態以爲穢因殺大御食都姬神神於頭生
蠶於二目生稻種於二耳生粟於鼻生小豆於陰

解除訓波羅閉

生麥於尻生太豆神皇產靈尊合取滋成種素盞
嗚尊遂降去時霖尊結束青草以爲笠簑而乞宿
於衆神衆神曰躬行濁惡見逐謫者如何乞宿於
我同拒之是以風雨雖甚不得留休而辛苦降矣
自爾以來世諱著笠簑以入他人屋內又諱負束
草以入他人家內有犯此者必債解除此太古之
遺法也○或說曰素盞鳴尊曰諸神逐我我今當
永去如何不與我姉相見而擅自徑去歟廼復歸
天扇國上詣于天時天鈿女見之告於日神也日

轠轤然此云乎謨苦留留爾　瑲々然此云乎奴儺等母々由羅爾

神曰吾弟所以上來非復好意必欲奪我之國者歟吾雖婦女何當避乎乃躬裝武備云云於是素盞鳴尊誓之曰吾若懷不善而復上來者吾今囓玉生兒必當爲女矣如此則可以降女於葦原中國如有清心者必當生男矣如此則可以使男御天上且姉之所生亦同此誓於是日神先囓十握劒云云素盞鳴尊乃轠轤然解其左髻所纏五百箇統之瓊綸而瓊響瑲瑲濯浮於天渟名井囓其瓊端置之左掌而生兒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根尊復囓右瓊置之右掌而生兒天穗日命此出雲臣武藏國造土師連等遠祖也次天津彥根命此茨城國造額田部連等遠祖也次活目津彥根命次熯速日命次熊野大隅命凡六男於是素盞鳴尊白日神曰吾所以更昇來者衆神處我以根國今當就去若不與姉相見終不能忍離故實以清心復上來耳今則奉覲已訖當隨衆神之意自此永歸根國矣請姉照臨天國自可平安且吾以清心所生兒等亦奉於姉已而復還降焉

假度此云佐受枳　赤酸醬此云阿箇々鵝知　草薙劍訓倶娑那伎能都留伎　清地此云素鵝

是時素盞鳴尊自天而降到於出雲國簸之川上時聞川上有啼哭之聲故尋聲覓往者有一老公與老婆中間置一少女撫而哭之素盞鳴尊問曰汝等誰也何爲哭之如此耶對曰吾是國神號脚摩乳我妻號手摩乳此童女是吾兒也號奇稻田姬所以哭者往時吾兒有八箇少女每年爲八岐大蛇所吞今此少童且臨被吞無由脫免故以哀傷素盞鳴尊勅曰若然者汝當以女奉吾耶對曰隨勅奉矣故素盞鳴尊立化奇稻田姬爲湯津爪櫛而插於御髻乃使脚摩乳手摩乳釀八醞酒并作假度八間各置一口槽而盛酒以待之至期果有大蛇頭尾各有八岐眼如赤酸醬松柏生於背上而蔓延八丘八谷之間及至得酒頭各一槽飮醉而睡時素盞鳴尊乃拔所帶十握劒寸斬其蛇至尾劒刃少缺故割裂其尾視之中有一劒此所謂草薙劒也素盞鳴尊曰是神劒也吾何敢私以安乎乃上獻於天神也然後行覓將婚之處遂到出雲之清地焉乃言曰吾心清清之於彼處建宮乃相與遘合而生兒大已貴神因勅曰吾兒宮

素盞嗚尊娶稻田姬生大已貴神此云於褒婀娜武智

素盞嗚尊拔毛髮散則諸材自生

首者即脚摩乳手摩乳也故賜號於二神曰稻田宮主神已而素盞嗚尊遂就於根國矣

舊事紀曰素盞嗚尊被逐而帥其子五十猛神又名大屋彦神降於新羅曾尸茂梨之處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遂以埴土作舟乘之東渡到出雲國簸之川上及安藝國可愛之河上後到簸川上斬蛇或曰斬蛇八段毎段爲雷飛躍昇天裂其尾得一劍名天叢雲劍蓋大蛇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名焉至日本武尊之征東改名草薙劍今在尾張國吾湯市村即熱田神社所崇之神也斬蛇劍今在吉備神部也又曰在石上神宮號曰蛇之麁正或説以爲在安藝國可愛川上而斬蛇後以奇稻田媛遷置於出雲國簸川上而長養焉○古事記曰素盞嗚尊作須賀宮時雲自其地立騰作御歌曰夜久毛多都伊豆毛夜弊賀岐都麻碁微尓夜弊賀岐都久流曾能夜弊賀岐袁○舊事紀又曰素盞嗚尊謂韓鄉之島是有金銀若使吾兒所御之國不有浮寶者未是佳乃拔鬚髯散之是成杉胷毛散之是成檜尻毛散之是成柀眉毛散之是成櫲樟既而定其

披訓摩紀

棄戸此云須多杯

鷦鷯訓娑々岐

當用曰杉及櫲樟可以爲浮寶檜可以爲瑞宮之材柀可以爲顯見蒼生奧津棄戸將臥之具又須噉八十木種皆能播生初其子五十猛命之天降也多將八十木種子而不殖韓地盡以持歸始自筑紫凡大八洲之内莫不播殖而成青山因爲有功之神紀伊國所坐大神是也或曰五十猛命與其妹大屋津姫命抓津姫命能分布木種即奉渡於紀伊國也然後素盞嗚尊居熊成峯遂入於根國○大已貴神凡有八名曰大國主神曰大物主神曰國造大穴牟遲命曰大國玉神曰顯見國玉神曰葦原醜雄命曰八千矛神一説曰八嶋士奴美神大國主神清之湯山主三名狹漏彦八嶋篠清之繋名坂輕彦八嶋手命當其治國行到於出雲國御大御前而飲食時海上忽有人聲乃驚而求之都無所見有一箇小男以白蘞皮爲船以鷦鷯羽爲衣隨潮水以浮到于大已貴命所而取置掌中而翫之則跳囓其頰乃怪其物色雖問其名不答且雖問所從諸神皆爲不知而白久延彦必

少彦名神短小自指間漏落矣

禁厭法濫觴于此

知之即問久延彦答曰此者高皇產靈神之御子
少彦名神也於是白於天神時高皇產靈尊聞之
曰吾所產兒凡有一千五百座其中一兒最惡不
順教養自指間漏落者必彼矣故與汝葦原色男
假爲兄弟宜愛養矣久延彦今山田之曾富騰者
也此神雖不行而盡知天下之神者也大巳貴神
與少彦名神勠力一心經營天下且爲顯見蒼生
及畜產乃定其療病之方又爲攘鳥獸昆虫之災
異乃成其禁厭之法是以百姓至今咸蒙恩賴大

巳貴命謂少彦名命曰吾等所造之國豈謂善成
乎少彦名命對曰或有所成或有不成是談也蓋
有幽深之致矣其後少彦名命行到熊野之御碕
遂適於常世國或云至淡嶋而緣粟莖則彈渡而
至常世鄕自後國中所未成者大巳貴神獨能巡
造遂到出雲國五十狹狹之小汀乃興言曰夫葦
原中國本自荒芒至磐石草木咸能强暴然吾已
摧伏莫不和順而今理此國唯吾一身而已其可
與吾共理天下者蓋有之乎時神光照海忽然有

幸魂此云佐枳彌多摩奇魂此云倶斯美拖磨

大巳貴命通活玉依姬密往來

浮來者曰如吾不在者汝何能平此國乎由吾在
故汝得建其大造之績矣是時大巳貴神問曰然
則汝是誰耶對曰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大巳貴
神曰唯然廼知汝是吾之幸魂奇魂今欲何處住
耶對曰吾欲住於日本國青垣三諸山故即營宮
其處使就而居此大三輪之神也○大巳貴神娶
天羽車大鷲而覓妻妾行節渡縣取大陶祇女活
玉依姬爲妻而密往來時人不知之其女姙娠父
母疑恠問曰誰人來耶女曰有人自屋上墮來覆

大巳貴命與兄事八十神爭聘稻羽八上姬

臥其狀如神人父母欲顯察之密窺其來績麻作
綜以針鉤係神人短裳而明旦隨綜尋覓越自監
穴經節渡山入吉野山留三諸山唯見其綜遺三
縈因號三輪山所謂大三輪神社是也○大巳貴
神有兄號事八十神兄弟共欲聘稻羽八上姬赴
稻羽而至氣多崎時有兎躶而伏事八十神問其
故兎曰僕本在於岐島欲渡于此而無由焉故欺
海鰐曰我與汝欲競量族之多少汝率諸族來列
背連伏自此島至氣多崎我踏其上以走算之知

族孰多、鰐如其言、我渡畢、欲下地、曰、汝爲我被欺、言畢而走、鰐怒捕我、悉剥我衣服、故爾、事八十神、曰、汝宜浴潮、當風而伏高尾山上、兎即從其言、潮隨乾、其身皮悉爲風被吹損、兎痛苦、又猶泣伏、大已貴神来至、問其所以泣、兎答之云云、大已貴曰、汝宜急往水門、以水洗其身、而来水門蒲黄、以敷散之、展轉其上、則汝身如本膚、必差、兎如其教、良已、兎者稻羽素兎者也、今謂之兎神、兎言於大已貴神曰、八十神必不得八上姫、命其得之、於是八

上姫答八十神曰、我不從汝等之言、將嫁大已貴神、由是八十神怒而謀殺大已貴、乃至伯耆國手向山本、而告大已貴曰、赤猪在此山、我可共逐下之、汝待捕之、若不爾則必殺汝、因以火焚大石、似猪者而轉隕、大已貴即追捕之、爲燒石被損而没、其御祖神痛哭、乃昇天告於神皇産靈尊、尊遣訓黒貝姫及蛤貝八姫、命治之、蛤貝姫嫡母乳汁以塗之、大已貴神蘇生、爲麗壯夫而出遊行、八十神又誘大已貴入山、因斫伏大木、使大已貴入其中、

大已貴命通須勢理姫命

以壓死之、御祖神悲哀、求行其所、即折其木去之、大已貴又甦、御祖神謂曰、汝不避則遂爲八十神被滅、乃速遣於紀國犬屋彦神、八十神追至大已貴、即自木股出遁、御祖神又令往速素盞嗚尊所坐之根堅洲國、乃往素盞嗚尊、女須勢理姫命出見、與之通、而入言於素盞嗚尊曰、有神来其貌甚麗、尊出見曰、是葦原色許男也、即召之、令寢其蛇室、須勢理命授厭勝之術於大已貴、於是無害、尊又令入蜈蚣與蜂之室、大已貴又得厭勝之術、而

免、尊又射入鳴鏑於大野、而令拾其矢、大已貴入野、尊放火燒其野、大已貴不知所爲、時鼠來能言、曰、内者富良、外者須須夫、大已貴蹈其處而陷、火已過、鼠咋持其鳴鏑出來奉之、於是須勢理姫持喪具來哭、尊以爲實死、既而大已貴出其野、以鳴鏑奉尊、尊又召入於八田間大室、而令捫其頭虱、大已貴見其頭、則蜈蚣多在、須勢理姫乃以木槿實幷赤土授大已貴、令之咋破木槿實、含赤土以唾之、尊以爲咋破蜈蚣、其心思愛之而寢、大已貴

大巳貴命建宮於宇迦能山嶺居之

窺其隙、握尊頭髮、毎椽結著之、以大石塞其室戶、而負其妻須勢理姬、盜尊所藏之生大刀・生弓矢、及天詔琴而遁出、琴觸木墜地有聲、尊爲之寤驚、乃引倒其室、解結椽之髮、其間大巳貴遠遁、尊追至黃泉平坂、遙望謂曰、汝以生大刀・生弓矢、追伏八十神等於坂下、以清拂河瀨、爲居宜號大國主神及顯見國玉神、且以我女須勢理姬爲嫡妻、而可起宮殿於宇迦能山嶺、以居焉、於是大巳貴神從其言、始作國○八上姬來、然畏嫡妻須勢理姬、

大巳貴命娶沼河姬須勢理姬妬焉

以所生之子、挾木股、因名木俣神（股俁訓通用）、又名御井神○大巳貴命將婚高志國沼河姬、而至其家、以歌沼河姬、未開戶、自內又歌、其夜未合、明夜遂侍枕席、須勢理姬聞之、甚妬、沼河姬生子、曰建御名方神、坐信濃國諏訪郡諏訪神社也○大巳貴命娶宗像興都島神田心姬、生一男一女、男曰味鉏高彥根神、坐倭國葛上郡高鴨神、而云捨篠社、女曰下照姬神（古事記一名高比賣命）、坐倭國葛上郡雲擲社、又娶邊都宮高津姬神、生一男一女、男曰都味

橿原天皇勅天日方奇日方命爲食國政申大夫五十鈴姬命爲皇后五十鈴依姬命爲皇后生綏靖天皇

齒八重事代主神、坐倭國高市郡高市社、又曰甘南備飛鳥社、女曰高照光姬大神命、坐倭國葛上郡御歲神社、都味齒八重事代主神化爲八尋熊鰐、通三島溝杙女治玉依姬、生一男二女、男曰天日方奇日方命（一名阿田都久志尼命）、橿原朝御世、勅爲食國政申大夫、女曰蹈鞴五十鈴姬命、橿原朝立爲皇后、誕生二子、神渟名河耳天皇及彥八井耳命是也、次女曰五十鈴依姬命、葛城高岳朝立爲皇后、生一子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是也、天日方奇

渟中底姬命爲懿德天皇皇后

健甕槌命生

日方命娶日向賀牟度美良姬、生一男一女、男曰健飯勝命、女曰渟中底姬命、輕地曲峽宮御宇、立爲皇后、誕生四子、大日本根子彥耜友天皇及富津彥命・磯城津彥命・研貴彥友背命是也、健飯勝命娶出雲臣女沙麻奈姬、生健甕尻命（一名健甕槌命、又名健甕之尾命）、健甕尻命娶伊勢幡主女賀具名姬、生豐御氣主命（又名健甕依命）、豐御氣主命娶紀伊名草姬、生大御氣主命、大御氣主命娶大倭國民磯姬、生阿田賀田須命（和迩等祖）、健飯賀田須命、健飯賀田須

賀茂大神尊姓始于此

命娶鴨部美良姫生太田田禰古命（一名大直祢古命）大田田禰古命娶出雲神門臣女美氣姫生大御氣持命大御氣持命娶出雲鞍山祇姫生三子大鴨積命大友主命田田彦命磯城瑞籬朝御宇賜大鴨積神賀茂君姓大友主命大神君姓田田彦命神部直大神部直姓○古事記曰素盞嗚尊娶櫛名田姫生八島士奴美神八島士奴美神娶大山津見神女木花知流姫生布波能母遲久奴須奴神布波能母遲久奴須奴神娶淤迦美神女日河

姫生深淵之水夜禮花神深淵之水夜禮花神娶天之都度閇知泥神生淤美豆奴神淤美豆奴神娶布怒豆怒神女布帝耳神生天之冬衣神天之冬衣神娶刺國大神女刺國若姫生大國主神亦名大穴牟遲神葦原色許男神八千矛神宇都志國玉神凡有五名大國主神（大己貴）娶八島牟遲能神女鳥耳神生鳥鳴海神（事代主弟）鳥鳴海神娶日名照額田毘道男伊許知邇神生國忍富神國忍富神娶葦那陀迦神（又名八河江姫）生速甕之多氣佐波夜

遲奴美神娶甕主神女前玉姫生甕主日子神甕主日子神娶淤加美神女比那良志姫生多比理岐志麻流美神多比理岐志麻流美神娶比比羅木之其花麻豆美神女活玉前玉姫神生美呂浪神美呂浪神娶敷山主神女青沼馬沼押姫生布忍富鳥鳴海神布忍富鳥鳴海命娶若晝女神生天日腹大科度美神天日腹大科度美神娶天狹霧神女遠津待根神生遠津山岬多良斯神自八島士奴美神至遠

自素盞嗚尊至于此十七世

稻倉魂神生

津山岬帶神稱十七世神（按以大己貴爲素盞嗚七世之孫與舊事紀日本紀大異且十五世神名舊事紀及神代系圖共不載之姑記于此以備參考）○舊事紀曰素盞嗚尊娶大山祇神女神大市姫生大年神稻倉魂神（又名宇迦能御玉神）又生葛木一言主神（坐倭國式上郡）稚皇產靈神大年神娶須沼比神女伊怒姫生大國御魂神（大和神）韓神曾富理神白日神聖神又娶賀用姫生天香山戶神御年神又娶天知迦流美豆姫生興津彥神興津姫命（此二神諸人拜祠竈神者也）大山上咋神（坐近淡海比叡山又坐葛野郡松尾鳴鏑神者也）庭津日神阿須

波神波比岐神香山戸神羽山戸神須庭高津日神大土神又名土之御祖神凡有十七神羽山戸神娶大氣都姫神生若山咋神若年神若沙郡〔一作那〕賣神彌豆麻岐神夏高津日神又名夏之女神秋比女神冬年神冬祀若室葛根神〔古事記冬年冬祀作久久年久久紀〕凡有八神

標記本朝通鑑前編卷第上終

標記本朝通鑑前編卷第下

春齋　林恕　纂
東陽大槻誠之　校

神代紀下

天照太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之女𣑥幡千千姬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故皇祖高皇產靈尊特鍾憐愛以崇養焉遂欲立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以為葦原中國之主然

蠅聲一作五月蠅此云左魔陪

天穗日命撥平中國不成

大人此云宇志

天稚彥取中國不忠誠

彼地多有螢火光神及蠅聲邪神復有草木咸能言語故高皇產靈尊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惟爾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試歟於是俯順衆言卽以天穗日命往平之然此神佞媚於大已貴神比及三年尚不報聞故仍遣其子大背飯三熊之大人亦名武三熊之大人此又還媚其父遂不報聞故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問當遣者僉曰天國玉之子天稚彥是壯士也宜試之於是高皇產靈尊

一書曰天羽々矢作天真鹿兒矢

無名雉爲間諜到中國

植訓多底妻杜木訓可豆邏

天探女此云阿麻能左愚謎一書奇鳥作鳴聲惡鳥

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此神又不忠誠也來到卽娶顯國玉之女子下照姬一名高姬又名稚國玉因留住之曰吾又欲馭葦原中國遂不復命是時高皇產靈尊恠其久不來報乃遣無名雉伺之其雉飛降止於天稚彥門前所植湯津杜木之杪時天探女見而謂天稚彥曰奇鳥來居杜杪天稚彥乃取高皇產靈尊所賜天鹿兒弓天羽羽矢射雉斃之其矢洞達雉胸而至高皇產靈尊之座前也時高皇產靈尊見其矢曰是矢則昔我賜天稚彥之矢也血染其

一書胸上作高胸

矢蓋與國神相戰而然歟於是取矢還投下之其矢落下則中天稚彥之胸上于時天稚彥新嘗休臥之時也中矢立死此世人所謂反矢可畏之緣也天稚彥之妻下照姬哭泣悲哀聲達于天是時天國玉聞其哭聲則知夫天稚彥已死乃遣疾風舉尸致天便造喪屋而殯之卽以川鴈為持傾頭者及持帚者一云以鷄為持傾頭者以川鴈為持帚者又以雀為舂女一云乃以川鴈為持傾頭者又為持帚者以鴗為尸者以雀為舂女以鷦鷯為哭者以鵄為造綿者以烏為宍人者凡以衆鳥任事而八日八夜啼哭悲歌先是天稚彥在於葦原中國也與

味耜此云阿膩須岐

一書弔喪之下有大臨焉三字

攀牽作攀持

刈訓我里亦名神戶劒

磐裂此云以簸娑窶

經津此云賦都

經津主命武甕槌命平定葦原中國

瓊々杵尊称皇孫者為高皇産灵尊外孫也称天孫者為天照大神孫也

味耜高彥根神友善故味耜高彥根神昇天弔喪時此神容貌正類天稚彥平生之儀故天稚彥親屬妻子皆謂吾君猶在則攀牽衣帶且喜且慟時味耜高彥根神忿然作色曰朋友之道理宜相弔故不憚汚穢遠自赴哀何為誤我於亡者則拔其帶劒大葉刈以斫仆喪屋此即落而為山今在美濃國藍見川之上喪山是也世人惡以生誤死此其緣也是後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僉曰磐裂根裂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所生之子經津主神是

將佳也時有天岩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甕速日神甕速日神之子熯速日神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神此神進曰豈唯經津主神獨為丈夫而吾非丈夫者哉其辭氣慷慨故以即配經津主神令平葦原中國二神於是降到出雲國五十田狹之小汀則拔十握劒倒植於地踞其鋒端而問大巳貴神曰高皇產靈尊欲降皇孫君臨此地故先遣我二神駈除評定汝意何如當須避否時大巳貴神對曰當問我子然後將報是時其子事代主神遊行在於出雲國三

三保訓美保一作三津

柴此云府璽船枻此云浮那能部

和文神此云斯圖梨俄未

立於浮渚在平處此云羽企爾磨梨陀毗邏而陀々志頓丘此

穗之碕以釣魚為樂或曰遊鳥為樂故以熊野諸手船又名天鳩船載使者稻背脛遣之而致高皇產靈勅於事代主神且問將報之辭時事代主神謂使者曰今天神有此借問之勅我父宜當奉避吾亦不可違因於海中造八重蒼柴籬蹈船枻而避之使者既還報命故大巳貴神以其子之辭白於二神曰我怙之子既避去矣故吾亦當避如吾防禦者國內諸神必當同禦今我奉避誰復敢有不順者乃以平國時所杖之廣矛授二神曰吾以此矛卒有治功天孫若用此

矛治國者必當平安今我當於百不足之八十隈將隱去矣言訖遂隱於是二神誅諸不順鬼神等一云二神遂誅邪神及草木石類皆已平了其所不服者唯星神香香背男耳故加遣倭文神建葉槌命者則服故二神登天也果以復命于時高皇產靈尊以眞床追衾覆於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使降之皇孫離天磐座且排分天八重雲稜威之道別道別而天降於日向襲之高千穗峰矣既而皇孫遊行之狀也者則自槵日二上天浮橋立於浮渚在平處而膂宍之空國自頓丘覓國行去到於吾田長屋笠狹之碕矣其地

云昆陀烏兎國此云矩貳磨儀行去此云勝褒譽

一本窓作愁

有一人自號事勝國勝長狹又名鹽土老翁伊弉諾尊之子也皇孫問曰國在耶以不對曰此焉有國請任意遊之故皇孫就而留住時彼國有美人名曰鹿葦津姫一名神吾田津姫一名木花之開耶姫皇孫問此美人曰汝誰之子耶對曰妾是天神娶大山祇神所生兒也皇孫因而幸之即一夜而有娠皇孫未之信曰雖復天神何能一夜之間令人有娠乎汝所懷者必非我子歟故鹿葦津姫忿恨乃作無戸室入居其内而誓之曰妾所娠若非天孫之胤必當焦滅如實天孫之胤火不能害即放火

火闌降此云褒能須素里　火々出見尊又号火折尊　可愛此云埃　瓊々杵尊崩

燒室始起烟末生出之兒號火闌降命隼人等始祖也次避熱而居生出之兒號彦火火出見尊次生出之兒號火明命尾張連等始祖也　凡三子矣久之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崩因葬筑紫日向可愛之山陵倭姫命世記曰治世三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三年

舊事紀曰天押穗耳尊娶栲幡千千姫命生天照國照彦火明櫛玉饒速日尊天押穗耳尊當降於葦原中國而奏請使其子饒速日尊代降焉天神御祖許之乃授天璽瑞寶十種鏡二八握劍生玉

皇孫饒速日尊天降平治葦原中國

皇孫天降防衛諸神

死反玉足玉道反玉蛇比禮比禮鰭也後倣此蜂比禮品物比禮而天神御祖教曰若有疾病則宜以此十寶自一至十逐次厭勝之是起死回生之術也高皇産靈尊謂葦原中國若有敵者則可以謀平治之因使天香語山命尾張連等祖　天鈿賣命猿女君等祖　太玉命忌部首等祖　天兒屋命中臣連等祖　天櫛玉命鴨縣主等祖　天道根命川瀨造等祖　天神玉命三島縣主等祖　天椹野命中跡直等祖　天糠戸命鏡作連等祖　天明玉命玉作連等祖　天背男命山背久我直等祖　天御陰命凡河内直等祖　天造日女命阿曇連等祖　天世手命久我直等祖　天斗麻彌命額田部湯坐連等祖　天玉櫛彦命間人連等祖　天湯津彦命安藝國造等祖　天神魂命葛野鴨縣主等祖　天三降命豊田宇佐國造等祖　天日神命對馬縣主等祖　乳速日命廣湍神麻續連等祖　八坂彦命伊勢神麻續連等祖　伊佐布魂命倭文連等祖　伊岐志邇保命山代國造等祖　活玉命新田部直等祖　少彦根命鳥取連等祖　事湯彦命取尾連等祖　八意思兼神兒表春命信乃阿智祝部等祖　下春命武藏國造等祖　月神命壹岐縣主等祖　等三十人防衛皇孫以從行且副以五部人物部造等祖大津麻良笠縫部等祖天勇蘇爲奈

皇孫降臨副侍衛五部諸人

部等祖天津赤占、十市部首等祖富々侶、筑紫弦田物部等祖天津赤星、其餘土部造、二田造、大庭造、舍人造、勇蘇造、坂戸造、領率二田物部、當麻物部、芹田物部、鳥見物部、横田物部、嶋戸物部、浮田物部、巷宜物部、足田物部、須尺物部、田尻物部、赤間物部、久米物部、狹竹物部、大豆物部、肩野物部、羽束物部、尋津物部、布都留物部、經迹物部、讃岐三野物部、相槻物部、筑紫聞物部、播磨物部、筑紫贄田物部等、皆帶兵仗、舩長跡部首等、祖天津羽原、

御炊屋姬爲饒速日尊皇妃既而尊崩

率領梶取阿刀造等、祖天麻良、并舩子倭鍛師等祖天津真浦、笠縫等祖天津麻古、曾曾笠縫等祖天都赤麻良、爲奈部等祖天都赤星、以天降供奉饒速日尊、奉天神御祖詔、乘天磐船而天降、坐於河内國河上哮峯、而遷坐於大倭國鳥見白庭山、後娶長髓彦妹御炊屋姬、爲妃、而姙娠、未及産、饒速日尊沒、高皇産靈尊不知之、遣速飄神於葦原中國、以問起居、至則饒速日尊既沒、速飄神反命告之、高皇産靈尊哀泣、而歛於天上、既而御炊屋

事代主命崩

姬生子、號宇麻志麻治命、後御炊屋姬夢饒速日尊曰、天璽瑞寶我之遺物也、我子宜藏之、若夫天羽羽弓、天羽羽矢、及神衣帶手貫三物者、宜葬歛於登美白庭邑、於是如其夢、以爲墓○天照太神高皇産靈尊遣經津主神、武甕槌神於葦原中國、平治之、經津主、武甕槌曰、天有惡神、名曰天津甕星、又名天香香背男、請先誅此神、然後降云云○事代主既避去、其弟建御名方神以指端捧大石謂曰、誰歟來我國密語、如此、我欲以力競爭、然勢遂屈、乃

建御名方神以中國獻皇孫

一本復作還

逃至科野國洲羽海、於此追而將殺之、建御名方神懼而曰、莫殺我、我不行他所、且不違父兄之命、以葦原中國獻天神○經津主、武甕槌誅諸不順鬼神等、時大已貴於出雲國多藝志之小濱、造天之御舍、以水戶神之孫櫛八玉神（神子、沫那藝）爲膳夫、獻御饗而禱白云云、二神反命、高皇産靈尊復遣二神、勅大已貴神曰、聞汝之所言、實有理、自今以後顯露之事、我孫宜治之、幽神之事、以附汝、汝可住天之日隅宮、今當經營宮殿、供給田地、又作高

因一作則

一書則罰之作則加斬戮

高皇彦靈尊以女妻大物主命

橋浮橋天安河之打橋及天鳥船以爲汝遊海往來之具又造百八十縫之白楯以與汝又可使天穗日命主汝祭祀大已貴神報曰天神詔教慇懃如此不敢從命也乃薦岐神於二神曰是當代我而奉從矣吾將自此避去因躬被瑞之八坂瓊而長隱於是經津主神以岐神爲鄉導周流削平有逆命者則罰之歸順者則賞之而帥大物主神及其餘八十萬神以昇天陳其誠款之至時高皇産靈尊詔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爲妻者吾猶謂汝

天兒屋命主神事始于此

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三穗津姫命配汝爲妻宜領八十萬神永爲皇孫奉護乃使還降矣○天祖以紀伊國忌部遠祖手置帆負神定爲作笠者彦狹知神爲作盾者天目一箇神爲作金者天日鷲神爲作木綿者櫛明玉神爲作玉者乃使天太玉命以弱肩被太手繦而代御手以祭此神者始起於此矣且天兒屋命主神事之宗源者也故俾以太占之卜事而奉仕焉高皇産靈尊勅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及天津磐境於葦原中國當爲吾孫奉

本朝通鑑　卷之下　前編　九　何不成舍藏

爲一本之作

旧事記物下有永爲天璽四字自從下有矣字

齋庭此云踰貳波

齋之乃使天太玉天兒屋二神陪從焉因使天忍穗耳尊以降之時天照大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牀共殿以爲齋鏡寶祚之際當與天壤無窮矣即賜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劔并爲三種寶物矛玉自從詔天兒屋命天太玉命曰惟爾二神又同侍殿内善爲防護焉以吾高天原所御齋庭之穗又當御於吾兒因使天鈿賣命配侍焉又詔常世思金神手力雄命天石門別神曰此鏡專爲我

拖此云波其音之務及頭槌此云箇歩豆鄧

御魂汝等奉齋之宜如拜于吾前且使思金神取持前事爲政使豐受神（坐渡會外宮神）天石戸前神（一名櫛石窓神又名神石窓神）手力雄神天兒屋神天太玉命天鈿賣命石凝姥命玉祖屋命等配侍焉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目部遠祖天槵津大來目背負天磐靫臂着稜威高鞆手執天梔弓天羽羽矢及八目鳴鏑又帶頭槌劔以爲先駈又使天太玉命率諸部神供奉其職如天上儀又詔大物主神宜領八十萬神永爲皇孫奉護矣天押穗耳尊奏請以其子

本朝通鑑　卷之下　前編　十　何不成舍藏

瓊瓊杵尊代已而降之天照太神詔許之乃以天兒屋命天太玉命及諸部神等且服御之物悉皆依前授之瓊瓊杵尊〇或說勝速日命子天太耳尊娶丹舄姬生火瓊瓊杵尊皇孫且降時先馳者還曰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其鼻長七咫背長七尺餘當言七尋且口尻明耀眼如八咫鏡而赩然似赤酸醬也卽遣從神往問時有八十萬神皆不得目勝相問故特勅天鈿女曰汝是目勝於人者宜往問之天鈿女乃露其胸乳抑裳帶於臍下而

笑噱向立是時衢神問曰天鈿女汝爲之何故耶對曰天照太神之子所幸道路有如此居之者誰也敢問之衢神對曰聞天照太神之子今當降行故奉迎相待吾名是猨田彥大神時天鈿女復問曰汝將先我行乎抑我先汝行乎對曰吾先啓行天鈿女復問曰汝何處到耶皇孫何處到耶對曰天神之子則當到筑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吾則應到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因曰發顯我者汝也故汝可以送我而致之矣天鈿女還詣報

一本槵觸作槵日

狀皇孫於是脫離天磐座排分天八重雲稜威道別道別而天降之也果如先期皇孫則到筑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猨田彥神則到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卽天鈿女命隨猨田彥神所乞遂以侍送焉時皇孫勅天鈿女命汝宜以所顯神名爲姓氏焉因賜猨女君之號故猨女君等男女皆呼爲君此其緣也〇舊事紀又曰猨田彥神在阿耶河時爲漁而爲海潮被溺其沈居底也名曰底度久御魂其海水之沫起也名曰都夫立御魂其

沫之散行也名曰沫佐久御魂〇天鈿貴送猨田彥而還乃悉驅聚鰭廣物鰭狹物問曰汝等仕奉天孫否諸魚皆曰唯唯海鼠不言天鈿貴曰汝有口何不答耶乃以細小刀拆其口至今海鼠口拆者是故也其世世速贄獻之時給猨女君等者是其緣也〇天孫遊幸海濱時見一美人問曰女是誰子耶答曰妾大山祇神之子名木花開耶姬有姊號磐長姬皇孫曰我欲以汝爲妻如何答曰妾有父其所命也皇孫因告大山祇神大山祇神大

喜爾以二女奉之皇孫謂姉爲醜不御而罷妹有國色引而幸之則一夜有身磐長姫大慙而詛之曰天孫若不斥妾而御者生兒永壽不騫不崩如磐石之常存今既不然唯弟獨見御其生兒必如木花之移落或曰磐長姫恥恨而唾泣曰顯見蒼生者如木花之俄遷轉當衰去矣此世人短折之緣也又山祇神寄言於天孫曰我奉二女者天神之孫其命欲如磐石之長堅其榮如木花之盛開欲與二女之名相應焉也而今唯留木花則皇子

之壽必如木花之衰落天孫之命又不長木花開耶姫遂生四兒以竹刀截其兒臍其所棄竹刀終成竹林故號其地曰竹屋時神吾田鹿葦津姫（木花開耶姫之別名）以卜定田號曰狹名田以其田稻釀天甜酒嘗之又用渟浪田稻爲飯嘗之吾田鹿葦津姫抱子而來進曰天神之子寧可以私養乎故告將知聞是時天孫見其子等嘲之曰姸哉吾皇子者聞喜而生之歟吾田鹿葦津姫慍曰何爲嘲妾乎天孫曰心之疑矣故嘲之何則雖復天神之子豈

一本甜作酣

能一夜之間使人有身者哉固非我子矣吾田鹿葦津姫益恨作無戶室入居其內誓之曰妾所娠若非天神之胤者必亡是若天神之胤者無所害乃放火焚室其火初明時躡誥出兒自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明命吾父何處坐耶次火盛時躡誥出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進命吾父及兄何處在耶次火炎衰時躡誥出兒亦言吾是天神子名火折尊吾父及兄等何處在耶次避火熱時躡誥出兒亦言吾是天神子名彥火火出見尊吾父

及兄等何處在耶然後母吾田鹿葦津姫自火燼中出來就而稱之曰妾所生兒及妾身自當火難無所少損天孫豈見之乎報曰我知本是吾兒但一夜而有身慮有疑者欲使衆人皆知是吾兒亦天神能令一夜有娠亦欲明汝有靈異之威子等復有超倫之氣故有前日之嘲辭也○饒速日命初當御炊屋之有身謂曰所生之子男則號味間見命女則號色麻彌命遂生男故名焉饒速日曾在天上娶天道日女命生天香語山命命從瓊瓊

喧響此云淤等娜比

高倉下献韴靈劒於磐余彥尊尊即神武天皇

高倉下為侍臣

許尊自天降居紀伊國熊野邑改名高倉下命又號手東彥命後磐余彥尊東征與長髓彥戰不利而至紀伊國熊野邑惡神害人咸瘁磐余彥尊患之時高倉下在邑中夜夢天照太神謂武甕槌神曰葦原瑞穗國猶聞喧擾之響宜汝往而更征之武甕槌神對曰雖予不行而發遣吾昔日平國之劒則自可平治焉乃謂高倉下命曰我劒韴靈於藏汝庫裏宜獻天孫高倉下命稱唯唯寤怪之明日開庫見之果有劒因獻諸磐余彥尊尊得劒兵勢益壯磐余彥尊大喜賞高倉下爲侍臣高倉下娶異妹穗屋姬命生天村雲命一名天五多底天村雲命娶阿俾良依姬生天忍人命天忍男命忍日女命天忍人命娶異妹角屋姬一名葛木出石姬生天戶國命天戶國命娶葛木避姬生建斗米命妙斗米命六人部連等祖建斗米命娶紀伊國造智名曾妹草名草姬生六男建田背命神服連海部直丹波國造但馬國造等祖建宇那比命高屋大分國造等祖建麻利尼命石作連桑內連小邊縣主等祖建手和迩命身人部連等祖一女宇那比姬命建宇那比命娶城

瀛津世襲命為大連

世襲足命為孝昭天皇皇后

建諸隅命為大臣

大海姬命為崇神天皇皇后

島連祖節名節姬生二男一女天忍男命娶賀奈良知姬葛木土神劒根命之女生二男瀛津世襲命一名葛木彥命尾張連等祖建額赤命一女世襲足姬命一名日置姬命瀛津世襲命在孝昭天皇朝爲大連世襲足姬命孝昭天皇立爲皇后生孝安天皇及彥國押人命建額赤命娶葛城尾治置姬生建筒草命多治比連津守倭部連葛木直等祖建田背命生建諸隅命大海姬命又名葛木高名姬命建諸隅命在孝昭天皇朝爲大臣而娶葛木直祖大諸見足尼女諸見已姬生倭得玉彥命又名市大稻日命大海姬命在崇神天皇朝立爲皇妃生一男八坂入彥命二女渟中城入姬命十市瓊入彥命倭得玉彥命娶淡海國谷上刀婢生男弟彥命女日女命又娶伊賀臣祖大伊賀彥女大伊賀姬生四男玉勝山代根古命山代水主雀部連輕部造蘓宜部首等祖若都保命五百木部連祖置部與曾命彥與曾命弟彥命生淡夜別命大海部直等祖置部與曾命生大原足尼筑紫豐國國造等祖彥與曾命生大八埼命斐陀國造等祖淡夜別命生乎止與命乎止與命娶尾張大印岐女眞敷刀婢生建稻

尾綱根命爲大臣始賜尾治姓

尾治弟彦連爲大臣大臣号始于此

穉命建稲種命娶邇波縣君祖大荒田女玉姫生尾綱根命及尾綱眞若刀婢命金田屋野姫命中姫命弟姫命尾綱根命有應神天皇朝爲大臣始賜尾治姓而生尾治弟彦連尾治針名根連意乎已連尾治弟彦連在仁德天皇朝爲大臣而生尾治金連尾治岐閉連尾治知知古連尾治金連生尾治坂合連尾治古利連尾治阿古連（大刀西尾連等祖）尾治中天連尾治多多村連尾治弟鹿連（日村尾治連等祖）尾治多與志連（大海部直等祖）尾治坂合連爲允恭天皇

長髓彦反

宇摩志麻治命獻天璽并瑞寶於磐余彦

寵臣而生男尾治佐迷連女尾治兄日女連尾治佐迷連生尾治乙訓與止連尾治粟原連尾治間古連尾治枚夫連（紀伊尾治連等祖）○宇摩志麻治命長髓彦奉之爲君而曰天神之子豈有兩種乎吾不知有他遂勒兵距磐余彦宇摩志麻治命不從長髓彦謀而率衆來附於磐余彦磐余彦賞之授以神劔（號師靈劔又名布都主神魂刀又名佐士布都又名建布都又名豐布都）命宇摩志麻治命乃獻天璽并瑞寶天神御祖所曾授饒速日尊者也磐余彦大喜特加寵異詔令近宿於

宇摩志麻治命爲足尼又拜申食國政大夫

天日方奇日方命彦湯支命並爲申食國政大夫

殿内因號足尼（足尼之號始于此）宇摩志麻治命帥天物部撃不順者平治海内而奏之後天皇（神武）方定功行賞詔曰汝勲功忠義至大矣故先授神靈之劔報不世之勲今配股肱之職永傳不貳之美自今已後世世孫孫八十聯綿必繼此職永爲龜鑑即日與天日方奇日方命並拜申食國政大夫宇摩志麻治娶活目色五十呉桃女師長姫生味饒田命（阿刀連等祖）彦陽支命（又名木開足尼）彦陽支命在綏靖天皇朝爲足尼又爲申食國政大夫而娶早部馬津

出雲醜命爲大臣

六見命三見命並爲宿祢宿祢号始于此

出石心命爲大臣

大矢口命爲宿祢

久流久美女阿野姫生大禰命又以出雲色多利姫爲妾生出雲醜命又以枯姫爲妾生出石心命大禰命在安寧天皇朝爲侍臣出雲醜命在懿德天皇朝爲大臣大臣之號始于此而娶倭志紀彦妹眞鳥姫生大木食命（三河國造祖）六見命（小治田連等祖）三見命（漆部連等祖）六見三見在孝安天皇朝爲宿禰宿禰始于此出石心命在孝昭天皇朝爲大臣而娶新河小楯姫生大水口命（穗積臣等祖）大矢口命大矢口命在孝靈天皇朝爲宿禰而娶坂戸由良都姫

欝色雄命爲大臣
欝色謎命立爲皇后
大峯命爲大尼大尼号始于此
大綜杵命爲大禰
伊香色謎命爲皇妃
伊香色雄命爲大臣

生三男欝色雄命大綜杵命（杵作押）大峯命一女欝
色謎命欝色雄命在孝元天皇朝爲大臣而娶活
馬長砂彦妹芹田眞稚姫生武建命欝色謎命在
孝元天皇朝立爲皇后大峯命在開化天皇朝爲
大尼大尼始于此大綜杵命在孝元天皇朝爲大
禰開化天皇朝爲大臣而娶高屋阿波良姫生一
女伊香色謎命一男伊香色雄命伊香色謎命在
孝元天皇朝立爲皇妃伊香色雄命在開化天皇
朝作大臣而以山代縣主祖長溝女眞木姫爲妻

建膽心命爲大禰多辨命爲宿禰安毛建美命爲侍臣大新川命爲大連大連号始于此

以荒姫（與長溝女眞木姫爲姉妹）娣玉手倭志紀彦女眞鳥姫
並爲妾生建膽心命多辨命（宇治部連交野連等祖）安毛建
美命（六人部連等祖）大新河命十市根命建新川命（倭志紀縣
主等祖）大咩布命（若湯坐連等祖）建膽心命在崇神天皇朝
爲大禰多辨命爲宿禰安毛建美命爲侍臣大新
河命在垂仁天皇朝爲大臣後賜物部姓改大臣
爲大連大連之號始于此而娶紀伊荒川戸俾女
中日女生物部武諸隅連公物部大小市連公（小市
直等祖）物部大小木連公（佐夜部直久奴直等祖）物部大母隅

武諸隅連公爲大連
物部武諸隅十市根並爲大連
物部膽咋爲大臣

連公（矢集連等祖）武諸隅連公在崇神天皇朝爲大連
三弟在成務天皇朝並爲侍臣十市根命在垂仁
天皇朝賜物部姓爲五大夫又爲大連而娶武諸
隅連公女時媛生物部膽咋宿禰物部止志奈連
公（杙田連等祖）物部片鹽名連公（駿河國造等祖）物部印岐美
連公（志紀縣主遠江國造久努直佐夜直等祖）物部金弓連公（田市連佐比連
等祖）膽咋在成務天皇朝爲大臣又爲宿禰四弟並
爲侍臣建新川命大咩布命在垂仁天皇朝並爲
侍臣武諸隅大連娶物部膽咋宿禰女清媛生物

物部多遲麻爲大連
物部五十琴爲宿禰
五十琴姫爲皇妃

部多遲麻連公景行天皇以爲大連（或以爲神功之時）膽
咋宿禰以市師宿禰大足尼女比咩古命爲妻以
阿努建部君祖太玉女鴨姫三川穂國造美已止
直妹伊佐姫宇太笠間連祖大斡命女止已呂姫
並爲妾生物部五十琴宿禰物部五十琴姫命物
部五十琴彦連公物部竺志連公（奄智蘰連等祖）物部竹
古連公（藤原恒見君長田川合君三川蘰連等祖）物部椋垣連公（城蘰連比
尼蘰連等祖）五十琴在景行天皇朝爲大連又爲宿禰
五十琴姫立爲皇妃竺志竹古椋垣並爲侍臣多

物部印葉爲大連山無媛爲皇妃

物部伊莒弗麥入大前並爲大臣

物部小前爲大宿祢

遲麻連公娶物部五十琴彦女安媛生物部印葉連公物部山無媛物部伊與連公物部小神連公物部大別連公印葉在應神天皇朝爲大連山無媛立爲皇妃伊與小神並爲侍臣大別在仁德天皇朝爲侍臣後矢田皇女養之爲子而改賜矢田部姓物部五十琴在神功皇后朝爲大連又爲宿禰而娶多遲麻大連女香兒媛生物部伊呂弗連公物部麥入連公物部石持連公(佐爲連等祖)物部五十琴彦娶物部竹古女弟媛生物部目古連公(田井連等祖)物部牧古連公(佐比佐連等祖)伊莒弗在履中天皇及正天皇朝爲大連而以倭國造祖比香賀君女玉彦媛爲妻以娣岡陋媛爲妾生物部眞椋連公(巫部連文嶋連須佐連等祖)物部布都久留連公物部目大連公物部鍜治師連公(鏡作水輕馬連等祖)麥入在允恭天皇朝爲大連又爲宿禰而娶物部目古連公女全能媛生物部大前連公物部小前連公物部辭連公(佐爲連等祖)物部石持連公(刑部垣部刑部造等祖)大前在允恭天皇朝爲大連又爲宿禰小前在顯宗天皇朝爲

物部布都久留爲大連

物部木蓮子麻佐良並爲大連

物部目連公爲大連

物部呉足尼爲宿尼

物部荒山尾輿並爲大連

物部麁鹿押甲並爲大連

大連又爲大宿禰布都久留連公在雄略天皇朝爲大連而娶依羅連柴垣女太姫生物部木蓮子連公物部小事連公(志陀連柴垣連田井連等祖)物部多波連公(依網連祖)目大連公生物部荒山連公物部麻作連公(借馬連矣原等祖)木蓮子連公在仁賢天皇朝爲大連而娶御大臣祖女黒媛生麻佐良連公目連公長目連公(輕馬連等祖)金連公(借馬連野間連等祖)呉足尼連公(依羅連等祖)建彦連公(高橋連立野連曾井連都力連横廣連伊勢荒比田連小田連等祖)麻佐良在武烈天皇朝爲大連目連公在繼體天皇朝爲大連具足尼在欽明天皇朝爲宿尼荒山大連在宣化天皇朝爲大連而生尾輿連公奈洗連公尾輿在欽明天皇朝爲大連麻佐良娶須羽直女妹古生麁鹿火連公押甲連公老古連(神野入州連等祖)目連公生金連公或以爲目之弟三楯連公(鳥部連等祖)臣竹連公(肩野連宇遲部連等祖)倭古連公(流羅田部連等祖)塩古連公(葛野韓國連等祖)金古連公(三島韓國連等祖)阿遲古連公(水間君等祖)麁鹿火在安閑天皇朝爲大連押甲在宣化天皇朝爲大連尾輿大連娶弓削連祖倭古連二

大市御狩守屋並為大連布都姫為夫人參朝政

女阿佐姫加波流姫生七子曰大市御狩連公贄古大連守屋大連公（或曰弓削大連）今木金弓若子連公（今木連等祖）布都姫夫人（一曰御井夫人又曰石上夫人）麻伊古連公（屋形連等祖）多知髮連公（或曰尾輿子有石上連公與異母妹御井夫人通而生四子在推古天皇朝為大連）大市御狩在敏達天皇朝為大連守屋在用明天皇朝為大連布都姫在崇峻天皇朝立為夫人參朝政麁鹿火連生石弓若子連公毛等若子連公（屋形連等祖）押甲大連生奈西連公（葛野連等祖）大市御狩大連生大人連公目連公大人娶物

物部目馬古並為大連

賜石上朝臣於物部連公麻呂

豐浦大臣入鹿生

部雄君連公女有利綾生耳連公（今木連等祖）目在欽明天皇朝為大連而生馬古連公馬古在孝德天皇朝授大華上賜食封千畑而生連公麻呂連公在天武天皇朝改物部連公賜石上朝臣贄古大連生鎌束連公長兄若子連公大吉若子連公鎌姫大刀自鎌姫在推古天皇朝參政嫁宗我嶋大臣生豐浦大臣入鹿守屋大連生雄君連公雄君在天武天皇朝賜氏上內大紫冠位而娶物部目大連女豐綾生忍勝連公金弓連公（今木連等祖）麻伊

物部志佐古為大連

物部荒猪賜大華上多都彥為大連

古生志佐古連公志佐古連公在推古天皇朝為大連而生荒猪連公弓梓連公加佐夫連公多都彥連公（以上四人共榎井臣等祖）荒猪在孝德天皇朝賜大華上多都彥在天智天皇朝為大連

兄火闌降命自有海幸弟彥火火出見尊自有山幸始兄弟二人相謂曰試欲易幸遂相易之各不得其利兄悔之乃還弟弓箭而乞己鈎弟時既失兄鈎無由訪覓故別作新鈎與兄兄不肯受而責其故鈎弟患之即以其橫刀鍛作新鈎盛一箕而與之兄忿

或作塩筒

一書作以無目堅間為浮木以細繩繫著火々出見尊而沈之堅間今竹籠也

鋺鈎瓶也一書當作將因作正

之曰非我故鈎雖多不取益復急責故彥火火出見尊憂苦甚深行吟海畔時逢鹽土老翁老翁問曰何故在此愁乎對以事之本末老翁曰勿復憂吾當為汝計之乃作無目籠內彥火火出見尊於籠中沈之于海即自然有可怜小汀於是棄籠遊行忽至海神之宮其宮也雉堞整頓臺宇玲瓏門前有一井井上有一湯津杜樹枝葉扶疏時彥火火出見尊就其樹下徙倚彷徨良久有一美人排闥而出遂以玉鋺來當汲水因舉目視之乃驚而還入白其父母曰有一

一書希作貴、延作迎、又延內之作迎延入、一書大小之魚作鰭廣鰭狹

希容者在門前樹下、海神於是鋪設八重席薦以延
內之、坐定、因問其來意、時彦火火出見尊對以情之
委曲、海神乃集大小之魚逼問之、僉曰、不識、唯赤女
赤女一作口女、鯛魚名也 項有口疾而不來、固召之、探其口者、果
得失鉤、已而彦火火出見尊因娶海神女豐玉姬、仍
留住海宮、已經三年、彼處雖復安樂、猶有憶鄉之情、
故時復太息、豐玉姬聞之、謂其父曰、天孫悽然數歎、
蓋懷土之憂乎、海神乃延彦火火出見尊、從容語曰、
天孫若欲還鄉者、吾當奉送、便授所得釣鉤、因誨之

一書貧鉤下有滅鉤落鉤薄鉤六字

將歸去、歸去本宮也

一云急峻之日作壯日、相待矣作以待之

曰、以此鉤與汝兄時、則陰呼此鉤曰貧鉤、然後與之、
復授潮滿瓊及潮涸瓊、而誨之曰、漬潮滿瓊者、則潮
忽滿、以此沒溺汝兄、若兄悔而祈者、還漬潮涸瓊、則
潮自涸、以此救之、如此逼惱、則汝兄自伏、及將歸去、
豐玉姬謂天孫曰、妾已娠矣、當產不久、妾必以風濤
急峻之日、出到海濱、請為我作產室相待矣、彦火火
出見尊已還宮、一遵海神之教、時兄火闌降命既被
危困、乃自伏罪曰、從今以後、吾將為汝俳優之民、請
施恩活、於是隨其所乞、遂赦之、其火闌降命、即吾田

一書看之以下二句作天孫不聽、猶以櫛燃火視之

君小橋等之本祖也、後豐玉姬果如前期、將其女弟
玉依姬、直冒風波、來到海邊、逮臨產時、請曰、妾產時
幸勿以看之、天孫猶不能忍、竊往覘之、豐玉姬方產
化為龍、而甚慙之曰、如有不辱我者、則使海陸相通、
永無隔絕、今既辱之、將何以結親昵之情乎、乃以草
裹兒棄之海邊、閉海途而徑去矣、故因以名兒曰彦
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後久之、彦火火出見尊崩、
葬日向高屋山上陵、倭姬命世記曰、治世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
舊事紀曰、天孫曰、我是天神之孫也、海神設皇床、

鸕鷀草葺不合尊誕辰

試其眞僞、天孫拭足於邊床、拭手於中床、而坐內
床眞床覆衾之上、海神知其眞、益加崇敬◯弟出
潮滿瓊、兄已無所逃去、乃伏罪曰、請為狗人、是以
火酢芹命苗裔諸隼人等、至今不離天皇宮牆之
傍、為狗吠而奉事者也◯海神召集鰐魚、而問送
天孫之期、有一尋鰐、自言一日之內、當致焉、因使
之奉送焉◯舊事紀曰、豐玉姬生兒、名稱彦波瀲
武鸕鷀草葺不合尊者、以彼海濱產屋、全用鸕鷀
羽為草葺之、而甍未合時、兒即生焉、故因以名焉

天孫及豊玉姫御製歌

神日本磐余彦尊生、是号神武天皇

○古語拾遺曰、彦瀲尊之生也、誕育之日、海濱立室、時掃守連遠祖天忍人命供奉陪侍、作箒掃蟹、仍掌鋪設、遂以為職、號曰蟹守、今俗謂之掃守者、詞之轉也○舊事紀又曰、天孫取婦人為乳母湯母及飯嚼湯坐、坐或作人凡諸部備行、以奉養焉、于時權用他婦以乳養皇子焉、此世取乳母養兒之縁也、豐玉姫聞其兒端正、心甚憐重、欲復歸養、於義不可、故遣女弟玉依姫以來養者也、于時豐玉姫寄玉依姫而奉報歌、初豐玉姫將別時、怨言既切、天孫知其不可復會、乃贈歌、至是奉答歌、因以贈答二首號曰舉歌、後天孫幸玉依姫而生武位起命大和國造等祖○或說載天孫歌曰、飫止都鄧利軻茂豆句志磨爾和我謂禰志伊茂播和素邏珥譽能據鄧馭鄧母

豐玉姫寄玉依姫而奉報歌曰、阿軻娜磨廼比訶利播阿利登比鄧播伊珮耐企珥我譽贈比志多輔妬勾阿利計利古事記以天孫歌為答歌

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以其姨玉依姫為妃、生彦五瀨命、次稻飯命、次三毛入野命、次神日本磐余

不合尊崩

彦尊、凡生四男、久之、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崩於西州之宮、因葬日向吾平山上陵、倭姫命世紀曰、治八十三萬六千四十二年

標記本朝通鑑前編巻第下　終

跋

弘文館學士春齋林恕承命纂述
本朝通鑑前編三巻因以日本書記
為正而參較舊事記古事記辨
同異刪繁冗以備畫一之規加倭記
古語拾遺之集接其異聞徵劉
氏所記令狐氏前編之例而附於
神武天皇紀後以為神國之宗源

崇皇統之正統云云由是觀之使學者
必先讀神書而後涉獵漢洋諸
學開卷學者達人皆以深神國之宗
源而其教者一治異而已於國教
何害而入者之為是出者之為非恆
抵牾而張以為抗衡何其陋乎唯
欲人人以神道為精神不使異教
蔽精神而已矣清原朝臣日神

道者宗法之根抵儒道者宗之枝葉
佛教者為花實儒道根抵不能而
能茂枝葉不能結花實者未之有也
書紀一部舍人親王奉勅撰日本
書記當時文藻未開而能稽儒教
撰漢典討幽賾以家筆經之緯
文之典雅枝力之雄偉可謂窮於古
今矣所謂根抵具枝葉並茂是

也已也雖然二貫之賢豈能讀我
書以我神國之宗源者則禪學于
後之學者豈難乎哉

紀元貳千五百四十四年冬十月

大槻誠之謹題

明治八年三月廿四日出板免許

出板人　大槻東陽藏梓
小石川區小石川上富坂町二十三番地

東京　發兌　書肆

淺草[illegible]町　嶋屋中七
通旅籠町　[illegible]龜次郎
神田美土代町　[illegible]行社
[illegible]町壹町目　島屋儀二郎
芝口壹町目　和泉屋善兵衛
横山町三町目　内山[illegible]兵衛

岡谷繁實 著

皇朝編年史

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金澤文庫、敬業社鉛排本

岡谷繁實著

皇朝編年史

武州金澤

金澤文庫藏版

據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
金澤文庫、敬業社鉛排本影印

緒言

斯書起自神武、至于後龜山、歷世九十九、二千五十二年、上根據實錄、下採摭私乘、拮据三十年、勒爲一書、名曰皇朝編年史、其體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歲、據事直書、不敢有所出入左右、間挿先哲論説、不附私見、要歸於公平而已、非敢謂昭代之成典、乃備子弟輩之採擇云爾、

明治三十二年四月　　岡谷繁實

皇朝編年史總目錄

右自神武帝元年起至後龜山帝讓位、凡九十九帝、
二千五十二年、

皇朝編年史總目錄終

皇朝編年史引用書目

吉田日次記　保光記
公定記　實豐記
宗賢記　祐時記
忠光記　公忠記
殿記　峯相記
宣胤記　師遠記
高大府記　滿濟日記
中院一品記　德大寺相國記
家光記　平記
土左日記　薩戒記
康富記　松亞記
愚管記　道平記
後二條關白記　立坊部類記

將門記　陸奥話記
康平記　後三年軍記
天德歌合記　藤原基綱白襲記
仁和寺諸堂記　報恩院所藏古記
請雨經法記　孔雀經御修法記
仁和寺諸記　朔旦冬至記
安元御賀記　院號定部類記
祈雨御讀經記　六代勝事記
仁和寺日次記　祈雨日記
釋家官班記　伊勢兩大神宮末社記
行幸部類記　四天王寺手印記
勝尾山流記　石淸水臨時祭記
眞俗交談記　大覺寺門跡略記

二所大神宮遷宮次第記　石淸水末社記
諸社根元記　善法寺記
三寶院藏書抜記　女院記
後三條帝卽位記　崇德帝卽位記
保建大記　別當記
春日御動座記　養和二年記
賀茂社記　諸宗勅號記
台記　台記別記
八幡宮造營遷宮記　日吉神輿入洛見聞記
源通親嚴島行幸記　源通親高倉帝升遐記
日本靈異記　加茂注進雜記
源平盛衰記　兩院熊野詣記
高野御幸記　康曆二年外宮遷宮記

兼綱改元定記　住吉社行幸並將軍參詣記
撰集和歌記　放生會秘記
糟粕記　承久記
嘉元記　保曆間記
鎌倉大日記　高宮盜闕入記
革命記　東寺王代記
和歌記　天野金剛寺古記
內山寺記　醍醐地藏院日記
雪村行道記　春日若宮神殿守記
臨幸私記　知譜拙記
牧季廣夢想記　鈴鹿家記
榊葉日記　勝山記
後鳥羽院靈托記　四條院御葬禮記

日本記私記　十六夜日記
弘長記　耳底記
博多日記　白山記
諸神記　伯家五代記
寬正造內宮記　更科日記
條事定記　暮年詩記
藤澤道場記　日蓮傳記
常陸正宗寺古記　鶴岡社務記
日吉叡山行幸記　文保三年記
太平記　今川家本太平記
金勝院本太平記　北條家本太平記
西源院本太平記　南都本太平記
天正本太平記　毛利家本太平記

難太平記　石清水回祿記
元德三年舞御覽記　元弘劒璽渡御記
書寫山行幸記　建武二年記
祇園修行日記　椿葉記
花營三代記　妙心寺記
常樂記　管見記
晴御會部類記　中殿御會部類記
北條九代記　南部記
房玄法印記　今川記
東金堂本細細要記　後愚昧記
後愚昧別記　玉海別記
宸筆御八講記　伏見院八講記
寺社雜事記　武家社參記

直冬社參記　釋如圓巡禮記
承元御鞠記　方丈記
宸筆代代記　南禪寺記
豫陽盛衰記　謚號雜記
室町家的始日記　天龍寺供養記
細川賴之記　相國寺供養記
嚴島詣記　北山行幸記
薩藩舊記　常陸大掾傳記
伏見院御記　花園院御記
後光嚴院御記　崇光院宸記
龜山帝御葬禮記　足利官位記
舟上記　三國擾亂記
東寺塔供養記　護國寺供養記

山田聖榮自記　那須記
葛西動亂記　大的日記
吉川史臣略記　忽那日記
木曾傳記　美濃明細記
家中竹馬記　闔朝要記
守矢滿實筆記　資聖禪寺造營記
諸家大概記　曆應康永記
島津勳功記　山門嗷訴記
後光嚴院御幸始記　後光嚴院讓位記
義演准后日記　永和大嘗會記
鹿苑院元服記　南朝舊記
應永記　明德記
播磨風土記　出雲風土記

紀伊續風土記　筑前續風土記
新編相模風土記　新編武藏風土記
新編會津風土記　日向記
日向纂記　成田參詣記
善鄰國寶記　貞丈雜記
日本政記　唐玄奘西域記
三國史記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姓氏錄
皇胤紹運錄　本朝書籍目錄
東大寺要錄　東大寺雜錄
天祖禮祀職掌錄　元秘別錄
梅城錄　臥雲日件錄
古今和歌集目錄　圓福寺記錄

伏見宮記錄　海藏紀年錄
大乘院日記目錄　笠原大成附錄
東福紀年錄　季瓊日錄
諸家感狀錄　編年錄
譜牒餘錄　仁和寺書籍目錄
鳩領雜錄　雜碎錄
古文書錄　樂家錄
夢想國師語錄　仁智要錄
船上錄　南行雜錄
續南行雜錄　西行雜錄
紀伊續風土記附錄　萩藩閥閱錄
中山傳信錄　王洙談錄
濫觴鈔　梁塵愚按鈔

弘法行狀要集鈔　高僧傳要文鈔
西宮鈔　拾芥鈔
年中行事秘鈔　北山鈔
八雲御鈔　法曹至要鈔
百錬鈔　禁秘鈔
十訓鈔　江談鈔
鳩嶺寺緣事鈔　行類鈔
庭槐鈔　除目大成鈔
仁和寺諸記鈔　續教訓鈔
吉部秘訓鈔　字槐雜鈔
達幸故實鈔　皇帝紀鈔
清獬眼鈔　醍醐雜鈔
柱史鈔　夕拜至要鈔

東寺雜鈔　略年代記鈔
五壇法略記鈔　顯昭古今集鈔
古今和歌集童蒙鈔　體源鈔
源氏物語河海鈔　撰集鈔
桂林遺芳鈔　類聚符宣鈔
西行談鈔　清案鈔
諸神根元鈔　職原鈔
顯統本職原鈔　貞宗目安鈔
源俊賴無名鈔　鴨長明無名鈔
詞林採葉鈔　遊庭秘鈔
貴女鈔　倭名類聚鈔
纖塵記鈔　踐祚部類鈔
鮭鈔　代始私鈔

初例鈔　仙覺万葉鈔
袖中鈔　壒囊鈔
年中行事秘鈔　年中行事裝束鈔
和名鈔　新鈔
伊呂波字類鈔　貞永式目鈔
神風鈔　愚管鈔
異本愚管鈔　女后名字鈔
徵古雜抄　高野文書摘抄
御遊抄　秘抄
古今集抄　閫中抄
年號勘文部類抄　進叙記錄抄
入木抄　武家名目抄
續史愚抄　尊勝院所藏勅書

後伏見院願書　結城文書
小野尊範文書　野上文書
賜高野山詔書　三刀屋文書
阿蘇社文書　税所文書
別府文書　觀心寺文書
金剛寺文書　金剛峯寺文書
二見文書　新宮寺文書
通法寺文書　島津文書
榮山寺文書　多田院文書
河野文書　烟田文書
國魂文書　藥王院文書
小代文書　渡邊文書
和田文書　清音寺文書

和田系圖裏書文書　松尾寺文書
矢部文書　僧西行與定家書
飯野八幡文書　常陸惣社文書
白河文書　佐竹文書
長岡文書　鯨岡文書
鹿島大禰宜文書　粉川寺文書
三和文書　松井文書
伊豆三島社文書　吉田社文書
五條文書　圓密院文書
龍造寺文書　深堀文書
相州文書　梅津文書
久米田寺文書　府中惣社文書
守矢文書　深井文書

廬山寺所藏御願書　神護寺文書
總持寺文書　桂林寺文書
朝比奈文書　稱名寺文書
武雄社文書　大德寺文書
集古文書　松尾社文書
妙本寺文書　正傳寺文書
本國寺文書　鶴岡八幡宮文書
田代文書　田原文書
松浦文書　大山寺文書
瀧安寺文書　岡本文書
篠村八幡願書　栗栖文書
小早川文書　塙氏文書
勝山小笠原文書　西大寺文書

狩野文書　相馬文書
志賀文書　八戸文書
竹田津文書　日御前文書
石川文書　密藏院文書
小笠原正棟文書　前田氏所藏文書
戶次文書　慈聖院文書
松平義行所藏文書　三池文書
詫摩文書　中山寺文書
荒木文書　佐伯文書
垂水文書　伊豫三島社文書
岡田文書　野中文書
豐後諸家文書　嚴島文書
法隆寺文書　色川文書

三寶院文書　筑紫文書
北河原森本文書　光明寺文書
佐治文書　天川鄕文書
日根野文書　園城寺文書
忽那文書　白石文書
願泉寺文書　都甲文書
廣隆寺文書　小鹿島文書
鶴岡神主文書　薩摩文書
富士文書　後藤文書
廣福寺文書　春日社文書
潮田文書　得江文書
中村文書　重富文書
雷山文書　多賀幕本古文書

鎭西古文書　淨光明寺文書
淨土寺文書　安樂寺文書
護正院文書　安積文書
菅原社文書　密井高綱文書
鷄足寺文書　伊達文書
伊東文書　彥部文書
赤堀文書　走湯山文書
三富文書　水野文書
立入文書　羽仁文書
且來八幡社文書　金峰社文書
馬渡文書　歡喜寺文書
普門院文書　一井文書
大善寺文書　岡崎文書

河上山文書　慈心院文書
相川文書　東妙寺文書
大鳥居文書　香取文書
筑前住吉社文書　金蓮寺文書
玉垂宮文書　長門河野文書
善應寺文書　善法寺文書
朽木文書　肝付文書
佐田文書　長樂寺文書
僧日蓮書　尊勝院文書
二見文書　長福寺文書
鎌倉文書　壬生官務古文書
常陸賀茂社文書　杵築社文書
正倉院文書　西琳寺文書

鹿島社文書　加茂社文書
八槻社文書　革命文書
大鏡裏書　元弘日記裏書
關城書　關城書裏書
西宮記裏書　扶桑略記裏書
歷代皇紀裏書　公事根元裏書
大福寺年錄裏書　武家年代記裏書
寶積經奥書并裏書　寶典裏書
西宮記裏書　金剛集裏書
萬葉集奥書　園太曆奥書
皇年代略記首書　踐祚部類鈔首書
皇年代私記頭書　土岐家聞書
林田實廣言上書　東常緣聞書

元亨釋書　隋書
舊唐書　新唐書
曲江集玄宗勅書　閩書
帝王系圖　古本帝王系圖
小槻系圖　大中臣系圖
紀氏系圖　平氏系圖
異本平氏系圖　北條系圖
冷泉系圖　秋月系圖
舟木系圖　名和系圖
喜連川系圖　赤松系圖
菅原系圖　足利系圖
後醍院系圖　藤原系圖
伴氏系圖　坂上系圖

橘氏系圖　天野系圖
小笠原系圖　相良系圖
清原系圖　舟橋藏清原系圖
工藤系圖　佐野系圖
織田系圖　一本織田系圖
色川系圖　多田系圖
大江系圖　佐佐木系圖
仁科系圖　河野系圖
竹內系圖　北畠系圖
結城系圖　多治見系圖
楠氏系圖　梶川系圖
桐原系圖　菊池系圖
源氏系圖　清和源氏系圖

井伊系圖　江戶系圖
大井田系圖　原田系圖
津守系圖　本間系圖
宇都宮系圖　芳賀系圖
大久保系圖　渡邊系圖
畠山系圖　義光流系圖
武田系圖　和田系圖
首藤系圖　三浦系圖
土屋系圖　吉見系圖
村山系圖　平山系圖
安倍系圖　二階堂系圖
斯波系圖　和氣系圖
小笠原傳行小系圖　高階系圖

山名系圖　土岐系圖
大友系圖　小田系圖
伊達系圖　御子左冷泉系圖
卜部系圖　小野系圖
勸修寺系圖　鴨氏系圖
賀茂氏系圖　安藤系圖
藤崎系圖　滋野系圖
蘇我系圖　佐竹系圖
戸村本佐竹系圖　笠間系圖
波岡系圖　大椽系圖
闕系圖　小田系圖
洞院系圖　村上源氏系圖
八戸系圖　鑁阿寺新田足利系圖

神氏系圖　松尾小笠原系圖
密藏院系圖　葦名系圖
土持系圖　禰寢系圖
千秋系圖　古本高家系圖
朝倉系圖　木曾系圖
紀國造系圖　石清水別當系圖
石清水祠官系圖　大神系圖
德島系圖　千葉系圖
千葉大系圖　神代氏藏千葉系圖
秘閣本今川系圖　大崎系圖
最上系圖　麻布系圖
五條系圖　清家系圖
少貳系圖　熊野別當系圖

鷲見系圖　武藤系圖
入江系圖　淺羽本鈴木系圖
豐原系圖　中原系圖
京城圖　山城國圖
中山氏地圖　琉球國圖
名和家譜　少貳家譜
井伊家譜　赤松略譜
細川家譜　小山家譜
結城家譜　吉見家譜
首藤家譜　熊谷家譜
北條家譜　上杉家譜
今川家譜　大内家譜
那珂家譜　常陸三家譜

千家家譜　綾小路家譜
常陸名家譜　征西將軍宮譜
遠山家譜　紀國造系譜
藤龍家譜　北島家譜
有馬世譜　津守家譜
一條家譜　油小路家譜
河野家譜　筑山本河野家譜
花山院家譜　京都將軍家譜
西園寺家譜　山名家譜
良峯家譜　禰寢家譜
諏訪系譜　行基年譜
夢想國師年譜　菅侍讀年譜
本國寺年譜　諸門跡譜

鞠譜　大織冠傳
女院小傳　後宮略傳
攝關傳　諸家傳
斷絕諸家傳　日本高僧傳
鑑眞東征傳　仁和寺御傳
歌仙傳　續往生傳
後拾遺往生傳　關東評定傳
相馬家傳　禪林諸祖傳
吉川家傳　光臺院御室傳
藤原保則傳　後鳥羽院口傳
耕雲口傳　足利家傳
黑谷上人傳　中古歌仙傳
門跡傳　青蓮院傳

青蓮院別傳　無極和尙傳
肝屬家傳　扶桑隱逸傳
恒貞親王傳　僧圓珍傳
明惠傳　妙心寺六祖傳
能書傳　小笠原系傳
親鸞傳　遊行上人傳
慈惠大師傳　孝子傳
烈女傳　萬葉集
新勅撰集　千載和歌集
新千載和歌集　續千載和歌集
新撰和歌集　後拾遺和歌集
新續古今和歌集　新拾遺和歌集
後撰和歌集　拾遺和歌集

新後拾遺和歌集　詞花集
風雅和歌集　新葉和歌集
李花集　嘉喜門院集
伊勢家集　躬恒集
貫之家集　赤染集
金葉集　俊成家集
寂然集　金槐和歌集
兼好法師集　兼盛集
田氏家集　宇佐託宣集
古今著聞集　經國集
凌雲集　義堂日工集
都氏文集　江吏部集
古證文集　寶簡集

續寶簡集　日用工夫略集
古今消息集　寶物集
草庵集　續草庵集
沙石集　性靈集
長明發心集　空華集
南朝事跡集　濟北集
扶桑集　南浦文集
儲光義集　王維集
李白集　公卿補任
職事補任　辨官補任
春宮坊補任　類聚大補任
僧綱補任　禰宜補任
樂人補任　東寺長者補任

異本長者補任　法中補任
興福寺三綱補任　江家次第
攝關補任次第　立坊次第
勅撰次第　公卿勅使參宮次第
將軍執權次第　若州守護次第
今富庄守護領主次第　長門守護次第
評定著座次第　女院次第
二所大神宮禰宜次第　豐受宮禰宜補任次第
鶴岡社務次第　神護寺交衆任日次第
和漢禪刹次第　類聚國史
大日本史　大日本編年史
日本外史　南山史
南狩野史　島津國史

日向私史　球麻外史
碩田叢史　關城繹史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元史
明史　熱田社緣起
石清水八幡緣起　多武峯緣起
笠置寺緣起　松浦社緣起
鞍馬寺緣起　善光寺緣起
御手印緣起　北野緣起
荏柄緣起　金沙山緣起
大安寺緣起　川橋寺緣起
藥師寺緣起　箱根山緣起
曾我社緣起　榮華物語

大和物語　今昔物語
世繼物語　正徹物語
五代帝王物語　西行物語
保元物語　京都本保元物語
杉原本保元物語　岡崎本保元物語
鎌倉本保元物語　平治物語
平家物語　長門本平家物語
南都本平家物語　八坂本平家物語
如白本平家物語　曾我物語
延曆儀式　延曆交替式
延喜式　弘仁格式
貞觀儀式　貞觀交替式
內裏式　新儀式

新加制式　造殿儀式
法隆寺金堂釋迦佛銘文　小朝熊神鏡沙汰文
三島古證文　古證文
二所大神宮例文　尾張國解文
但馬大田文　長寬勘文
貞享勘文　安東郡專當沙汰文
藤原明衡清水寺新造願文　院家雜雜跡文
源通冬願文　狩野氏所藏詔文
後深草院願文　楠木合戰注文
金剛峯寺所藏親房手筆願文尊氏祭後醍醐帝文
門院七七忌願文　長慶帝願文
光嚴院願文　南狩遺文
續常陸遺文　白石遺文

政連諫狀　菊池武朝申狀
宇治惟澄申狀　清原親善申狀
大山寺注進狀　松井助宗申狀
足利尊氏寄高野山狀　大倭社注進狀
吉水院眞遍言上狀　顯昭陳狀
僧明極行狀　普明國師行狀
大燈國師行狀　圓照上人行狀
普門禪師行狀　無文禪師行狀
止由氣宮儀式帳　大神宮儀式帳
丹後田數帳　大安寺資財帳
法隆寺資財帳　豐後圖田帳
大隅圖田帳　日向圖田帳
薩摩圖田帳　備前國內神名帳

塔寺八幡長帳　蓮華寺過去帳
高野山過去帳　諸寺過去帳
松岡過去帳　本土寺過去帳
金剛院過去帳　立太子考
長慶天皇事蹟考　會津四家合考
宗像事蹟考　鎌倉攬勝考
相良歷代參考　鹿兒島名勝考
伊達正統世次考　白川故事考
諸國廢城考　國郡當考
地理纂考　文獻通考
山城志　大和志
河內志　雍州府志
豆州志　南路志

下野國志　丹波志
肥後國志　筑後志
太宰管內志　鎭西志
藝藩通志　鎌倉志
新編鎌倉志　香取志
武備志　常陸國誌
北肥戰誌　信陽雜誌
先進繡像玉石雜誌　年代記殘篇
編年殘篇　春日若宮神主所藏編年殘篇
恒貞傳殘篇　土佐蘊簡殘篇
光明寺殘篇　瑠璃山年錄殘篇
侍所沙汰篇　伏敵篇
籌海圖篇　日本紀略

紹運要略　政事要略
華頂要略　皇朝史略
國史略　元寇紀略
南朝編年紀略　肥後國史略
天龍寺紀年考略　南聘紀略
東國史略　東鑑
島津本東鑑　後鑑
本朝通鑑　續本朝通鑑
水月古鑑　喜連川判鑑
皇朝金鑑　播磨鑑
東國通鑑　新撰姓氏錄序
弘仁私記序　新古今和歌集序
千載和歌集序　御裳川歌合序

菟玖波集序　竹田雄譽法印壽像讃序
聖德太子傳暦　園太暦
九暦　鹿島長暦
皇和通暦　荒暦
改元部類　讓位部類
作者部類　服飾部類
伯家部類　中殿御會部類
迎陽記追加　式目新編追加
筑紫文書追加　連歌新式追加
南山巡狩錄追加　古事談
續古事談　文祿清談
兼猷雜談　鎌記將系拔萃
勸修寺諸記拔萃　含英集拔萃

尊卑分脈　印本尊卑分脈
加州本尊卑分脈　令集解
令義解　伊勢奉幣使雜例
伊勢公卿勅使例　菅家文草
菅家後草　鎌倉本菅家後草跋
古本仙源鈔跋　宮河歌合跋
愚問賢注跋　光明寺墓表
醍醐報恩院所藏賀表　敍卷
伯耆卷　淨土寺所藏和歌卷
神木動座類聚卷　枕草子
袋草子　鎌倉大草子
傳宣草　徒然草
尺素往來　庭訓往來

五山前住藉　鎌倉五山住持藉
藤原爲家弘長歌合　五百番歌合
天授元年歌合　康永歌合
水鏡　今鏡
增鏡　古語拾遺
宇治拾遺　吉野拾遺
東鑑補遺　高雄山鐘銘
明極塔銘　舍利塔銘
御製南禪寺梁牌　鎌倉理致光寺牌
廣巖寺楠正成靈牌　多賀城碑
武藏狹山元弘碑　年中行事
小野宮年中行事　建武年中行事
梅松論　續正法論

國史纂論　論家文書纂
諸寺文書纂　楓軒文書纂
樵談知要　歷代最要
系圖纂要　福山史料
駿河史料　常陸史料
修史館史料　諏訪大明神繪詞
頼印大僧正行狀繪圖　正平版論語
大東世語　通語
相撲風土記稿　蕉堅稿
村庵小稿　關岡家始末
國史紀事本末　藥師丸氏所藏綸旨
八瀨村所藏綸旨　持明院宸筆
東齋隨筆　榻鳴曉筆

懷風藻　本朝麗藻
布留屋草紙　東寺長者續紙
法王帝說　寬永小說
小夜寢覺　戰場由緒地覺
和漢合符　新鈔格敕符
天長三年官符　神名帳頭注
愚問賢註　神祇本源
靖方溯源　神名帳土代考證
寳叙考証　類聚三代格
寬平遺誡　朝野羣載
花鳥餘情　玉海
玉蘂　八幡愚童訓
東鑑脫漏　日蓮注畫讚

吉野事書案　興福寺略年代記鈔出
文苑英華　唐詩品彙
雜言奉和　二十二社本緣
雲井春　詠歌大概
三十六人撰　藤川百首
清巖茶話　足利家內書引付
豐後古文章　和漢名別
高野春秋　國華餘芳
和漢合運　五大成
東寺年代　玉英
花園帝宸翰　舊典類聚
千曲眞沙　桃華蘂葉
建武式目　五鈴遺響

空海筆法傳統　三內口譯
落書露顯　愛媛面影
武家雲箋　五十四番歌
和事始　康永山門嗷訴一件
小島口占　紀伊名所圖繪
馬渡文書殘簡　本朝歌仙正統大祖
邊裔典　今河了俊書札禮
宗尊親王千首　鎌倉五山記考異
讀史贅議　本朝月令
新撰六帖　高野大師遺言
二中歷　修驗道修要學翼
楊億說苑
通計千三百二十一部

皇朝編年史卷之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神武天皇

神武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小名狹野、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母曰玉依姬、海童女也、生而明達、意豁如也、年十五立爲太子、及長納日向吾田小椅君妹吾平津媛爲妃、甲寅歲、帝在日向高千穗宮、會諸皇族議曰、此瑞穗之國、我祖宗之所受於天、而運屬草昧、居此西偏、多歷年所、顧遼邈之地、猶未霑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轢、莫之能統一、吾聞諸鹽土老翁、東有美地、青山四周、足以恢弘大業、有饒速日命者、稱出我祖支屬、爲長髓彥者所推、先據有此、吾將掃蕩之、定都焉、遂經營四方也、諸皇族皆贊成之、十月五日、帝親帥皇兄五瀨命、稻飯命、三

毛入野命、及皇子手研耳命等、舟師東征、抵速吸門、有漁人乘艇而至、帝召之問曰、汝爲誰、對曰、臣乃國神、名珍彥、釣魚曲浦、聞天神之子至、故卽奉迎、帝又問曰、汝能爲吾鄉導乎、曰能之、乃付之椎檣、令執其末、引入御船、命導海路、特賜名椎根津彥、進至筑紫國菟狹、菟狹津彥、菟狹津媛、造宮奉饗、以菟狹津媛賜侍臣天種子命爲妻、十一月九日、至岡水門、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安藝、居埃宮、乙卯歲、三月六日、入吉備國、造行宮、曰高島宮、居之三年、備舟檝、蓄兵食、將一擧而平天下、戊午歲、二月十一日、舟師遂東、舳艫相接、比至難波崎、奔湖太急、名曰浪速國、三月十日、遡流至河內草香邑青雲白肩津、四月九日、勒兵赴龍田、路嶮隘不得並行、乃還、欲東歷膽駒山而入中州、長髓彥聞之曰、是必奪吾國、乃發兵徼之孔舍衞坂、與戰不利、五瀨中流矢、師不能進、帝憂之、乃謀曰、我是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是逆天也、不若退還示弱、禮祭神祇、

背負日神之威、隨影壓躡、則不血刃、虜必自敗矣、於是引軍而還、虜亦不敢逼、退至草香津、植盾爲雄誥、因更名其津曰盾津、五月八日、至茅渟山城水門、五瀨病創甚、慨然撫劍曰、大丈夫爲虜所傷、不報而死耶、進至紀伊竈山而薨、六月二十三日、入名草邑、誅名草戶畔、遂歷狹野、抵熊野神邑、海上俄遇暴風、御船漂蕩、稻飯嘆曰、吾是神孫、神何爲困我、抽劍投海、三毛入野亦沒、帝獨與手研耳、進至荒坂津、誅丹敷戶畔、時有神吐氣毒人、軍衆皆病、不能復振、帝亦瘵、熊野人高倉下夢天照大神謂武甕雷神曰、葦原中國猶聞喧擾之響、汝往征之、武甕雷曰、予雖不自往、而降予平國劍、則國自平矣、大神曰、善、武甕雷乃謂高倉下曰、我有劍名韴靈、今置之汝庫中、宜取而獻之天孫、高倉下唯唯、既而驚悟、明且入庫而視、果有劍倒植、卽至軍而獻、帝忽然寤曰、予何長眠若此乎、衆亦悉瘉、既而欲進入中州、山路險絕、不知所嚮、帝夢天照大神

誨曰、今遣頭八咫烏往、宜以爲鄉導、會頭八咫烏至、帝大喜曰、此烏來、實符夢祥、我皇祖天照大神欲以輔成基業乎、於是令日臣命帥大來目、披山啓行、從烏所向、遂達菟田下縣、帝嘉其忠勇、且有啓行之功、賜名道臣、八月二日、召菟田魁帥兄猾、弟猾、兄猾不至、弟猾卽詣軍而啓曰、臣兄兄猾聞天孫至、起兵將襲之、而望見王師、懼不敢敵、乃潛伏其兵、假作新宮、施機其內、欲因設饗以作難、請早爲之備、帝卽遣道臣往視、果然、道臣大怒叱兄猾曰、虜汝所作屋、汝自居焉、按劍彎弓、迫令入屋、兄猾不能逃、蹈機而壓死、卽戮其屍、名其地曰血原、弟猾大獻牛酒、犒王師、帝班酒肉於軍、乃爲歌、是謂來目歌、帝親率輕兵巡吉野、土人井光等來屬、九月五日、帝登菟田高倉山、瞻望域中、八十梟帥軍國見岳上、置女軍於女坂、男軍於男坂、熾炭於墨坂、又兄磯城兵布滿磐余邑、皆已據守要害、道路絕塞、帝惡之、是夜自祈而寢、夢有天神告曰、取天香山

土、以造天下瓮八十枚、及嚴瓮、敬祭天神地祇、又爲嚴呪詛、如此則虜自平矣、帝異之、將從夢兆、會弟猾奏曰、磯城邑磯城八十梟帥、高尾張邑赤銅八十梟帥、皆欲拒戰、臣竊憂之、今當取天香山埴、造天平瓮、用祭天社國社、而後擊虜、則易除也、帝大喜、時虜衆充塞、道路難通、乃使椎根津彥弊衣簑笠、裝作老翁狀、弟猾被箕作老嫗、而命之曰、汝二人宜登天香山、潛取其頂上土來、基業成否、將以汝卜、勉之、椎根津彥臨行自祝曰、我皇可能定此國、行路自通、如其不能、賊必拒絕、言終直去、虜衆見而醜笑之、相避使去、二人終得土而還、帝大悅、卽造八十平瓮天手抉嚴瓮、祭神祇於丹生川上、祝曰、吾當用八十平瓮、無水造飴、飴成則不假鋒刃、坐平天下、飴果成、又祝曰、吾當沈嚴瓮於丹生川、若群魚醉而浮、則吾能定國、及沈瓮、魚皆浮出、帝大喜、乃拔丹生川上眞坂樹、以祭諸神、祭神用嚴瓮自此始、又親顯齋于高皇產靈尊、命道臣命爲

齋主、授嚴媛號、十月朔、帝嘗嚴瓮之糧、勒兵而出、遂破八十梟帥於國見岳、斬之、而餘黨未平、密命道臣帥大來目擊之、授以方略、道臣穿窨室於忍坂、誘虜設宴、選勁卒與虜雜坐、誓之曰、酒酣則我起歌、汝等聞我歌聲卽發焉、既而群虜沈醉、道臣起而歌、勁卒應聲拔頭椎劍、一時掩擊殲之、皇師大悅皆笑、帝曰、戰勝而無驕、良將之行也、今賊魁既滅、同惡猶繁、何可久頓一處、無以制變、乃徙營別處、十一月七日、大擧將攻磯城、遣使先召兄磯城、兄磯城拒命、更使頭八咫烏召之、又不從、怒詈彎弓射烏、烏避之得脫、爲又往至弟磯城家、弟磯城瞿然改容曰、吾聞天神至、且夕悚然、善哉汝之來也、乃作葉盤八枚、盛食饗焉、既而與俱至、白帝曰、臣兄兄磯城聞天神之子至、聚八十梟帥、將與決戰、請早圖之、帝會諸將問曰、兄磯城不從命、爲之如何、諸將曰、彼黠賊也、宜先使弟磯城曉諭、若不歸順、以兵臨之、未晚也、帝乃命弟磯城開示利害、兄

磯城及兄倉下、弟倉下、皆不聽、椎根津彥獻策曰、今先遣我女軍、出自忍坂道、彼必挺銳而赴、吾別馳勁卒、向墨坂、用菟田川水、灌滅其燄炭、忽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帝然之、乃出女軍當之、虜果謂大兵已至、畢力相持、既而男軍自墨坂出其後、夾擊破之、遂斬兄磯城、帝以五瀨爲長髓彥所殞命、意欲殄滅之、十二月四日、進討長髓彥、連戰不克、適天陰雨氷、有鵄集帝弓弭、金色曄煜、狀如流電、賊軍迷眩、不能復戰、長髓彥遣使言曰、嘗有天神之子降於此者、稱櫛玉饒速日命、娶我妹而生兒、因君事之、天神之子豈有二種乎、何得更稱天神子、以奪吾地、帝曰、天神之子亦多、汝所君事、實天神之子者、必有其徵、長髓彥乃取饒速日天羽々矢、及步靫、爲徵、帝曰、事不虛也、帝亦徵以天羽々矢、及步靫、長髓彥覩之敬畏、然兵已搆、勢不可復止、終無歸順之志、饒速日固知天神之意、專屬天孫、而長髓彥愎狠不可曉諭、遂與其子可美眞手殺之、帥

衆歸順、帝褒賞之、賜可美眞手以師靈劍、是爲物部氏之遠祖、己未歲、二月二十日、命諸將練士卒、分遣偏師、誅層富縣土蜘蛛、新城戶畔、居勢祝、猪祝等土蜘蛛賊之穴居者也、又高尾張邑有土蜘蛛、身短而手足長、結葛網掩殺之、因更名其邑曰葛城、三月七日、令曰、自我東征、於玆六年、賴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尙梗、而中州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廓皇都、大壯規摸、而今運屬屯蒙、民心朴素、巢棲穴處、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興造、吾將披拂山林、經營宮室、恭臨寶位、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矣、觀夫畝傍山東橿原地、蓋國之墺區乎、宜都於此、卽命有司經始橿原宮、庚申歲、九月二十四日納媛蹈鞴五十鈴媛爲正妃、

元年辛酉春正月朔、卽天皇位於橿原宮、時年五十二、號曰神日

本盤余彥火火出見天皇、立正妃爲皇后、建神籬、祭八神、鎭護國家、天富命率諸齋部、捧天璽鏡劒、奉安正殿、天種子命奏天神壽詞、可美眞手命率內物部、執矛楯、嚴儀衛、道臣命率來目部、護衛宮門、群臣朝賀、命天種子命、天富命、共掌祭祀、冬十一月十五日、可美眞手爲帝及皇后、祭天璽瑞寶、以鎭御魂、祈壽祚、鎭魂祭始于此、

二年壬戌、春二月二日、定功行賞、以椎根津彥爲倭國造、高皇彥靈尊五世孫劒根爲葛城國造、弟猾爲猛田縣主、弟磯城爲磯城縣主、褒可美眞手忠勳、與天日方奇日方命、並爲申食國政大夫、俾可美眞手子孫世襲股肱之職、褒道臣忠勇、世掌軍事、賜宅地、令居築阪邑、大來目居畝傍山西、後號來目邑、幷賞頭八咫烏、烏名鴨建津身命、以其化作大烏之狀、翔飛奉導、故有八咫烏之號、子孫爲賀茂縣主、帝既卽位、祭告神祇、令天種子命、祓除國中人

民所犯之罪、凡人民所犯罪名若干條、若害稼穡汙齋殿類、謂之天罪、傷人姦淫蠱毒類、謂之國罪、皆從其輕重、徵致贖物、爲善惡二祓、令其請神解除、去惡就善、若其元惡大憝、怙終罔悛、則甲兵戮之、甲兵之事、物部氏所掌、而刑亦寓焉、又遣天富命率日鷲命孫、求肥饒地、種穀麻於阿波、天富命更求沃壤、率阿波齋部往東國、播殖穀麻、宜麻者謂之總國、宜穀者謂之結城郡、阿波齋部所居、謂之安房郡、勸農之政、遠及東土、於是設齋藏於宮中、以納貢物、帝之用心國本如此、當時若太玉命所帥諸部神裔、分居國縣、各修先業、以貢其物、而其供御則有大贄速贄之制、諸國各獻山海之物、後世出雲讚岐阿波等國、常調外更貢祭幣、諸國亦各獻御贄、皆古之遺法也、

四年甲子、春二月二十三日、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鑑、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孝、乃作時於

鳥見山、祭皇祖天神、

三十一年辛卯、夏四月朔、車駕巡幸、登腋上嗛間丘、廻望地形、稱其似蜻蛉之臀呫焉、由是始有秋津洲之號、

四十二年壬寅、春正月三日、立皇子神渟名川耳尊爲皇太子、

七十六年丙子、春三月十一日、帝崩於橿原宮、年一百二十七、追諡曰神武天皇、

論贊曰、鴻荒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霑皇化、睢盱跳踉、擧殄天物、神武承神聖之烈、奮東征之略、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迺偃武敷敎、撫育黎元、光宅區夏、遂爲人皇之祖、觀其卽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擧有能、賞有功、奉安三器、以開萬世之基、盛德大業至矣哉、聖人作而萬物覩、覆載之功、與天地合其德、可謂創業垂統規模宏遠矣、

賴襄曰、我王國之成、甚可謂深且遠歟、自神武以前、莫得而知

焉、蓋以神明之胤、累葉積德、雖在西偏遐邇屬望、而發之於此爾、抑當草昧之世、雄長碁峙之時、能一擧而定海內、海內帖然、以開千萬年之業、自非天錫勇智、首出群倫、烏能如此、諡曰神武允矣、舊志稱帝德明達豁如、帝新得諸縣、而署之首長、皆嚮昔之抗兵反叉者、仍而用之、無所變更、其感恩效力於民、民亦便安之、可知也、且夫以敵帥之家嗣、而既納其降、則授之干戈、委以環衛之任、而不疑、非所謂推赤心人腹中者哉、雖然總領郊畿、典宮外之兵者、乃用勳舊、與內衛相制、猶彼漢之以群國兵衛宮、以京輔兵衛城、唐之令元從禁軍出屯渭南、創業垂統者所爲、如合符節、亦可以見明達之一端矣、後世庸主、每因親踈、私存形迹、不能服天下之心、而制禍患之萌、皆不達於此者也、

綏靖天皇

綏靖天皇、神武帝第五子也、母媛蹈韛五十鈴媛皇后、事代主命大女也、帝風姿岐嶷、少有雄拔之氣、及壯魁傑沈毅、最長武事、神武帝四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七十六年三月、神武帝崩、太子資性純孝、悲慕無已、悉心葬事、以庶兄手研耳命年長、久與朝務、委以庶事、丁丑歲九月十二日、葬神武天皇于畝傍山東北陵、手研耳性素僻違、以諒闇之間、威福由己、遂圖害太子及神八井耳命、太子知其情、密爲之備、己卯歲、山陵事畢、命造弓矢、陰與神八井耳謀、將射殺之、會手研耳居片丘地室、太子謂神八井耳曰、今日之事、唯吾與爾自行之、吾先開戶、爾其射之、乃相隨而進、太子開其戶、神八井耳手足戰慄、不能發矢、太子奪其弓矢、一發中其胸、再發中背、遂殺之、於是神八井耳慚服、謂太子曰、乃兄懦弱、不能致果、汝克奮雄武、自誅元惡、宜其登天位、承祖業也、吾當爲汝輔、奉典神祇、

元年庚辰、春正月八日、帝卽位、時年五十二、是爲神渟名川耳天皇、都於葛城、是謂高丘宮、尊皇后曰皇太后、

二年辛巳、春正月、立五十鈴依媛爲皇后、

三年壬午、春正月、以彥湯支命爲申食國政大夫、可美眞手之子也、

四年癸未、夏四月、神八井耳命薨、

二十五年甲辰、春正月七日、立磯城津彥玉手看尊爲皇太子、

三十三年壬子、夏五月十日、帝崩、年八十四、追謚曰綏靖天皇、

安寧天皇

安寧天皇、綏靖帝子也、母五十鈴依媛皇后、事代主命少女也、綏靖帝二十五年、立爲皇太子、三十三年五月、綏靖帝崩、七月三日、皇太子卽天皇位、時年十九、是爲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

元年癸丑、冬十月十一日、葬綏靖天皇于桃花鳥田丘上陵、尊皇

后曰皇太后、

二年甲寅、遷都片鹽、是謂浮孔宮、

三年乙卯、春正月五日、立渟名底仲媛爲皇后、

四年丙辰、夏四月、以出雲色命爲申食國政大夫、大禰命爲侍臣、並可美眞手之孫也、

十一年癸亥、春正月朔、立大日本彥耜友尊爲皇太子、

三十八年庚寅、冬十二月六日、帝崩、年五十七、追謚曰安寧天皇、

懿德天皇

懿德天皇、安寧帝第二子也、母渟名底仲媛皇后、事代主命孫鴨王女也、安寧帝十一年、立爲皇太子、三十八年十二月、安寧帝崩、

元年辛卯、春二月四日、帝卽位、時年四十四、是爲大日本彥耜友天皇、秋八月朔、葬安寧天皇于畝傍山南御陰井上陵、九月十四日、尊皇后曰皇太后、

二年壬辰、春正月五日、遷都於輕、是謂曲峽宮、二月十一日、立天豐津媛爲皇后、

二十二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立觀松彥香殖稻尊爲皇太子、

三十四年甲子、秋九月八日、帝崩、年七十七、追謚曰懿德天皇、

孝昭天皇

孝昭天皇、懿德帝子也、母天豐津媛皇后、息石耳命女也、懿德帝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三十四年九月、懿德帝崩、明年乙丑十月十三日、葬懿德天皇于畝傍山南纖沙谿上陵、

元年丙寅、春正月九日、帝卽位、時年三十一、是爲觀松彥香殖稻天皇、夏四月五日、尊皇后曰皇太后、秋七月、遷都掖上、是謂池心宮、

二十九年甲午、春正月三日、立世襲足媛爲皇后、

六十八年癸酉、春正月十四日、立日本足彥國押人尊爲皇太子、

八十三年戊子、秋八月五日、帝崩、年一百十四、追諡曰孝昭天皇、

孝安天皇

孝安天皇、孝昭帝第二子也、母世襲足媛皇后、天忍男命女也、孝昭帝六十八年、立爲皇太子、八十三年八月、孝昭帝崩、

元年己丑、春正月七日、帝卽位、時年三十六、是爲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秋八月朔、尊皇后、曰皇太后、是月、葬孝昭天皇于掖上博多山上陵、

二年庚寅、冬十月、遷都於室、是謂秋津島宮、

三年辛卯、秋八月、以六見命、三見命、爲宿禰、並可美眞手之後也、

二十六年甲寅、春二月十四日、立押媛爲皇后、

七十六年甲辰、春正月五日、立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尊、爲皇太子、

一百二年庚午、春正月九日、帝崩、年一百三十七、追諡曰孝安天皇、

孝靈天皇

孝靈天皇、孝安帝子也、母押媛皇后、天足彥國押人命女也、孝安帝七十六年、立爲皇太子、一百二年正月、孝安帝崩、九月十三日、葬孝安天皇于玉手丘上陵、十二月、遷都黑田、是謂廬戶宮、

元年辛未、春正月十二日、帝卽位、時年五十三、是爲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天皇、尊皇后、曰皇太后、

二年壬申、春二月十一日、立細媛爲皇后、

三年癸酉、春正月、以大水口命、大矢口命、爲宿禰、並可美眞手之後也、

三十六年丙午、春正月朔、立彥國牽尊、爲皇太子、

七十六年丙戌、春二月八日、帝崩、年一百二十八、追諡曰孝靈天皇、

孝元天皇

孝元天皇、孝靈帝長子也、母細媛皇后、磯城縣主大目女也、孝靈帝三十六年、立爲皇太子、七十六年二月、孝靈帝崩、

元年丁亥、春正月十四日、帝卽位、時年六十、是爲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天皇、尊皇后、曰皇太后、

四年庚寅、春三月、遷都於輕、是謂境原宮、

六年壬辰、秋九月六日、葬孝靈天皇于片丘馬坂陵、

七年癸巳、春二月二日、立鬱色謎、爲皇后、

八年甲午、春正月、以大綜麻杵命、爲大禰、可美眞手之後也

二十二年戊申、春正月十四日、立稚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尊、爲皇太子、

三十九年乙丑、夏六月、大雪、

五十七年癸未、秋九月二日、帝崩、年一百十六、追諡曰孝元天皇、

開化天皇

開化天皇、孝元帝第二子也、母鬱色謎皇后、鬱色雄命妹也、孝元帝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五十七年九月、孝元帝崩、十一月十二日、皇太子卽天皇位、時年五十一、是爲稚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天皇、

元年甲申、春正月四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冬十月十三日、遷都春日、是謂率川宮、

五年戊子、春二月六日、葬孝元天皇于劒池島上陵、六年己丑、春正月十四日、立伊香色謎、爲皇后、后初爲孝元帝妃、帝烝之、至是立爲皇后、

八年辛卯、春正月、以武建命、大峯命、爲大禰、並可美眞手之後也、

二十八年辛亥、春正月五日、立御間城入彥尊、爲皇太子、

六十年癸未、夏四月九日、帝崩、年一百十一、追諡曰開化天皇、

崇神天皇

崇神天皇、開化帝第二子也、母伊香色謎皇后、大綜麻杵命女也、帝資性聰敏、幼有雄略、及壯、寬博謹愼、崇重神祇、恒有經綸天業之志、開化帝二十八年、立爲皇太子、六十年四月、開化帝崩、十月三日、葬開化天皇于春日率川坂本陵、

元年甲申、春正月十三日、帝卽位、時年五十二、是爲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尊皇后曰皇太后、二月十六日、立御間城姬爲皇后、

二年丙戌、秋九月、遷都磯城、是謂瑞籬宮、

四年丁亥、春二月、以建膽心命爲大禰、多辨命爲宿禰、安毛建美命爲侍臣、冬十月二十三日、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以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群卿百僚、竭爾忠貞、共安天下、

山縣禎曰、自綏靖至開化八世、史不載事蹟、豈以其承皇祖至德之餘化、政簡俗樸、天子垂拱于上、而四民樂業於下、無事之可紀歟、其享壽多至於百餘歲、亦見其恬靜寡欲、能葆其眞矣、至崇神、距皇祖十世、歷年五百、時運推移、風氣漸開、國家漸多故、而帝性聰敏有雄略、盡心於政事、有所更張、觀其喩群卿百僚之詔、可謂知人君天職之本矣、宜恢廓祖業、而殊域歸德、百姓殷富、以致泰平之治也、

五年戊子、民多疾疫、死亡大半、

六年己丑、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帝憂之、請罪神祇、初天照大神以寶鏡賜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曰、汝視之當猶視吾、宜同牀共殿以奉祀焉、故歷朝祀之殿內、並祭倭大國魂神、神物官物、未嘗分別、至此帝畏其瀆神、使皇女豐鍬入姬、遷神鏡靈劒於倭笠縫邑、而祭天照大神、別模造鏡劒、奉安殿內、以爲護身御璽、是乃

歷世踐祚之日所上鏡劒也、又命皇女渟名城入姬、祭大國魂神、

七年庚寅、春二月十五日、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聖業逾高、王風轉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盍命神龜、以質致災之所由、於是帝幸神淺茅原、卜之於八十萬神、神憑倭迹迹日百襲姬曰、天皇何憂國之不治、若能祭我、國自平矣、帝問曰、何神也、荅曰、我是倭國域內之神、名大物主、帝乃祭之、然竟不驗、帝乃齋戒沐浴、潔淨殿內、祈之曰、朕禮神有所未盡邪、何爲不享、是夜夢神誨曰、令吾兒大田田根子祭我、國自平矣、海外之國、亦當來歸、秋八月七日、倭迹速神淺茅原目妙姬、大水口宿禰、伊勢麻績君、皆夢得神誨曰、令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市磯長尾市祭大國魂神、天下太平矣、帝聞之大悅、布告天下、訪求大田田根子者、得之茅渟縣陶邑、帝乃卜使伊香色雄爲班神物者、吉、卜併祭他神、不吉、冬十一月八日、使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大

神、長尾市祭倭大國魂神、然後卜祭他神、吉、乃別祭八十萬神、定天社、國社、神地、神戶、於是疫疾始息、五穀豐穰、百姓安矣、又建龍田祠、伊香色雄命遷布都大神社於大倭石上邑、號曰石上大神、

八年辛卯、夏四月十六日、以高橋邑人活日爲大神掌酒、冬十二月二十日、令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帝幸神宮、活日獻酒、帝與諸大夫讌飲、賦歌極驩、

九年壬辰、夏四月十六日、帝感夢兆、奉赤盾赤矛於宇陀墨坂神、黑盾黑矛於大坂神、奉幣帛於河瀨御尾神、

十年癸巳、秋七月二十四日、詔曰、導民之本、在於敎化、今既禮神祇、災害悉息、然遠荒之人、未霑王化、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意、九月九日、遣大彥命於北陸、武渟川別於東海、彥五十狹芹彥命於西道、丹波道主命於丹波、命曰、有不受敎者、擧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綬爲將軍、將軍始于此、大彥命行到和珥阪、有童女謠、大

彥怪其詞、就而問之、不答、歌如前、歌畢忽然不見、大彥還以狀奏、會倭迹迹日百襲姬在帝側、解其意曰、是武埴安彥命謀反之徵也、吾聞埴安彥妻吾田媛潛登倭香山、取其土祝曰、是倭國之物實也、裹之領巾而去、是以知其有異謀、不早圖之、恐無及矣、於是留諸將軍議之、未幾埴安彥果反、從山背、吾田媛從大坂、分道入襲京師、帝卽使大彥、五十狹芹彥、彥國葺討之、五十狹芹邀擊吾田媛於大坂斬之、大彥彥國葺與埴安彥隔輪韓河而軍、埴安彥臨河遙謂彥國葺曰、汝何故率軍而來、曰、汝逆天無道、欲傾王室、故奉皇命來討、埴安彥彎弓射之不中、彥國葺射中埴安彥胸殺之、其衆大潰、斬獲過半、埴安彥孝元之皇子也、冬十月朔、詔群臣曰、反者伏誅、畿內無事、唯海外荒俗騷動未止、四道將軍其速發、

二十二日、大彥等各赴四道、

十一年甲午、夏四月二十八日、四道將軍奏平戎夷狀、是歲、異俗

歸附、海內安寧、

十二年乙未、春三月十一日、詔曰、朕初承天位、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是以陰陽謬錯、寒暑失序、疫病大作、百姓被災、故今解罪改過、敦禮神祇、垂敎而綏荒俗、擧兵以討不服、是以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敎化流行、衆庶樂業、異俗重譯、海外歸化、宜當此時、更校人民、令知長幼之次序、及課役之先後、秋九月十六日、始校人民、更課調役、此謂男之弭調、女之手未調、始用熊鹿皮角及布等物、以祭神祇、至是神祇和享、風雨順時、百穀成熟、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故稱曰御肇國天皇、

十四年丁酉、伊豆國獻巨船、

十七年庚子、秋七月朔、詔曰、船者天下之利用也、而今海邊之民、以無船甚苦陸運、其令諸國造船舶、冬十月、始造船舶、

四十八年辛未、夏四月十九日、立活目尊爲皇太子、命皇長子豐

城命鎭撫東國、

六十年癸未、秋七月、先是武日照命之神寶藏在出雲大神宮、出雲振根掌之、至是帝欲見焉、遣武諸隅往求之、振根適往筑紫、其弟飯入根受命使弟甘美韓日狹與子鸕濡渟獻神寶、振根歸、責飯入根曰、宜待數日、而有何恐而輙許之、久之忿恨不解、遂欲殺之、因誘飯入根至止屋淵觀萎、臨淵謂飯入根曰、淵水淸冷、願共游泳、乃與共解佩刀入水、振根豫裝木刀自佩、先上陸、拔飯入根刀逼之、飯入根驚執振根刀、則木刀也、終爲所殺、韓日狹鸕濡渟詣闕奏狀、帝乃遣彥五十狹芹彥命、武渟川別討振根、振根伏誅、出雲臣等恐懼、不敢祭大神、丹波人氷香戶邊得神語、啓於皇太子、太子奏之、敕復祭之、初五十狹芹彥與弟稚武彥、共綏撫吉備國、後世建吉備津彥神社于備中祀之、

六十二年乙酉、秋七月二日、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

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少、是以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

山縣禎曰、今觀此詔、亦可以見帝之盡心於政事矣、其以農務爲本、是其所以致殷富也、

冬十月、作依網池、十一月、作苅坂池、反折池、

六十五年戊子、秋七月、任那國始使其臣蘇那曷叱智等朝貢、始至越前笥飯浦、土人問曰、何國人也、對曰、意富加羅國王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聞日本國有聖皇、是以歸化、至穴門、國人伊都都比古紿曰、吾國王也、臣知其僞乃去、所在淹留、經出雲遂至此、奏曰、臣國東北有三巴汶地、上巴汶、中巴汶、下巴汶、地方三百里、土地人民亦富饒、與新羅國相爭、彼此不能攝治、兵戈相尋、民不聊生、臣請將軍令治此地、卽爲貴國之部也、帝大悅、敕群卿令奏應遣之人、卿等奏曰、彥國葺命孫鹽乘津彥命乃其人也、帝從之、

鹽乘津彥奉敕、鎭任那、彼俗稱宰爲吉、故謂其苗裔之姓爲吉氏、
云、西蕃內屬是爲始、任那去筑紫二千餘里、在鷄林之西南、是歲、
始造熊野本宮、
六十八年辛卯、冬十二月五日、帝崩、年一百十九、追謚曰崇神天
皇、
論贊曰、崇神勸農務本、移風易俗、制以調役之法、敎以長幼之
序、而又分遣將軍於四道、以征不庭、允文允武、庶績咸凞、故繼
體求治之詔曰、道臣陳謨、神日本以盛、大彥申略、膽瓊殖以隆、
當時亦稱其功德、曰御肇國天皇、豈不美哉、凡敬神尊祖、奉天
之道也、君臣畏愼之要、國祚長久之幾、皆所係焉、帝畏神威、遷
三器於笠縫邑、別模國寶以安殿內、誠敬神之至也、聖子神孫
相承傳於無窮、而人神相遠之漸、亦基于此、後王其可不思帝
敬恪神器之故乎、

賴襄曰、鴻荒之事、置而不論可矣、雖然祖宗之所源始、亦臣子
之不可不知者也、蓋大日孁貴之德、雖不可窺測、徵之神器、如
有可得而言焉、夫鏡者、明也、劍者、武也、而玉璽者、仁也、信也、仁
信明武、繼天君民之道盡矣、故以遺子孫曰、視此猶視我、國祚
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因其言之驗於後、可以知其德之基於前
已、吾聞大廟之充神庫者、耕織之具爲首、因此觀之、其猶后稷
歟、及至玄孫、發跡西土、整旅東征、與文武之業無異、而垂統千
葉、一姓不替、足以眇視彼八百歲、其德果不可測也、夫前王之
親神器、崇神之防褻瀆、其意一也、而崇神厲精治民、不虛肇國
之號、眞可謂善繼祖德者也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之、故敬神、無如務於民也、

垂仁天皇

垂仁天皇、崇神帝第三子也、母御間城姬皇后、大彥命女也、崇神

帝二十九年正月朔、生、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壯、倜儻大度、率性任
眞、無所矯飾、崇神帝愛之、引置左右、四十八年正月、崇神帝謂帝
及豐城命曰、朕於二子、慈愛無異、不知孰爲嗣、有夢宜告、朕以夢
占之、二皇子沐浴而寢、明日豐城命入奏、夢登御諸山、向東而弄
槍者八、擊刀者八、帝奏夢登御諸山嶺、絙繩四方、逐啄粟雀、崇神
帝諭之曰、兄唯向東、宜治東國、弟臨四方、宜繼朕位、遂立爲皇太
子、六十八年十二月、崇神帝崩、
元年壬辰、春正月二日、帝卽位、時年四十一、是爲活目入彥五十
狹茅天皇、冬十月十一日、葬崇神天皇于山邊道上陵、十一月二
日、尊皇后曰皇太后、
二年癸巳、春二月九日、立狹穗姬爲皇后、彥坐王女也、冬十月、遷
都纏向、是謂珠城宮、是歲、任那使請歸國、許之、詔阿羅斯等曰、令
汝早來、必事先天皇、今追取天皇御名、改汝國名曰彌摩那、賜任

那王赤絹一百匹、厚賜阿羅斯等遣歸、新羅人邀道奪之、二國始
搆怨、
三年甲午、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航海抵播磨宍粟邑、帝遣大
友主、長尾市、檢問之、天日槍曰、僕是新羅國王之子也、聞日本有
聖皇、故以國讓弟知古而歸化、乃獻所齎寶物羽太玉、足高玉、鵜
鹿鹿赤石玉、出石小刀、出石鋒、日鏡、熊神籬各一、帝乃詔天日槍
曰、播磨國宍粟、淡路島出淺、凡此二邑、汝宜任意居之、天日槍奏
請、天恩若使從臣情願、願躬歷諸國、以擇其地、聽之、於是自菟道
川北入近江、居吾名邑、無幾而去、更歷若狹西至但馬、遂定居焉、
子孫世家但馬、藏其所齎寶物於但馬、土人崇奉謂之出石社、
四年乙未、秋九月二十三日、皇后兄狹穗彥謀反、乘間謂后曰、兄
與夫孰愛、后不測其意、輒對曰、愛兄、狹穗彥誘后曰、以色事人、色
衰寵弛、今天下多佳人、遞進求寵、汝豈得永恃乎、令我得志、與汝

共臨天下、不亦樂乎、乃取匕首授后、使伺帝寐刺之、后大驚懼、而
計其不可輙諫、且受而著之衣中、
五年丙申、冬十月朔、幸來目高宮、枕后膝而晝寢、后思狹穗彥之
言、悲泣不禁、淚落帝面、帝寤告后曰、朕夢錦色小蛇繞頸、大雨起
自狹穗濮朕面、是何祥也、后悚恐伏地、因奏狹穗彥之反狀、且泣
曰、告則亡兄、不告則傾社稷、一懼一悲、日夜嗚咽、今陛下枕妾膝
而寢、成兄之志、適在是時、妾不能違兄、亦不可背恩、是以悲而泣、
蛇乃匕首、雨乃涕也、帝曰、是非汝罪、卽命將軍八綱田、急發兵衆
討狹穗彥、狹穗彥興兵距之、俄積稻爲城、堅不可破、時謂之稻城、
攻之踰月不降、后泣曰、吾雖皇后、若亡兄王、何面目復立于世、乃
抱皇子譽津別奔赴稻城、帝益兵合圍、諭城中出皇后皇子、不從、
八綱田放火焚城、后使人抱皇子出城、因奏曰、妾櫟所以入城、冀
以妾與皇子故、免兄罪也、今不得免、乃知妾有罪、與其面縛、寧自

經而死耳、妾雖死不敢忘恩、丹波道主王五女、志並貞潔、宜納掖
庭以充後宮、旣而狹穗彥伏誅、皇后死其城中、帝嘉八綱田功、號
曰倭日向武日向彥八綱田、八綱田崇神帝孫豐城入彥命之子
也、
論贊曰、狹穗彥將謀逆、問狹穗姬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姬
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姬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
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反耶、此蓋人
倫之變也、楚棄疾唐李璀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後之君子、
未聞有以二子爲逆黨者、由是言之、皇后之從兄而死、獨可罪
乎、且狹穗彥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
固可哀矣、
賴襄曰、自神武二傳、而有手研耳之事、十傳而有狹穗彥之反、
皆變之大者、其得失之際、後王之所當鑒也、大凡人事莫重於

繼嗣、而繼嗣原於婚姻、二者禍福之所由分也、匹夫之家且然、
況有國及天下者、不愼於此、莫以持先業、而保億兆焉也、所以
修前史者、於立后建儲之事、必謹書之、夫綏靖之爲儲貳、旣定
於先皇在世之時矣、則手研耳雖以庶兄有功伐、固不容覬覦、
否則兄弟相殺、與玄武門喋血之禍、何以異哉、唯夫神武之慮、
勝於唐高祖、是以綏靖無太宗之慙、雖綏靖之運謀決機能濟
大難、抑亦神武早爲之處置之所致也、狹穗彥身爲帝戚、敢圖
反逆、蓋亦有以致之、崇神遣將四道、大彥命居首焉、乃皇后之
父也、豈賴其戚親、委以兵權耶、雖狹穗彥之資位不可考、而非
有權力者、何遽萌此非望哉、其後若蘇我馬子、乃狹穗彥之志
者也、及至藤原氏、世藉戚畹、專恣極矣、而未嘗至謀反逆者、雖
名分大定、有異往昔、而亦不躬握兵權故爾、可不鑒哉、至皇后
之抱皇子爲質、不過計免兄死已、而還質俱斃、雖其心可悲、要

之非配至尊、母天下者之所當爲也、幸而垂仁不惑、使玉石共
焚而不恤、使其惑而不能斷、叛臣將得其計、不亦危乎、
山縣禎曰、初狹穗彥之以謀告皇后也、皇后宜正義理審利害、
百方以喩正之也、而不聽、於是乎告之於帝可矣、而皇后未嘗
聞有救正之言也、抑知規諫之必不可入而止乎、而狹穗彥因
后言以至誅死、則非自殺其兄也一間耳、於是乎后與之同死、
其於天倫可謂篤矣、雖然后旣配至尊、則舍其私親而可也、況
其兄謀逆乎、乃爲之致死、其情雖可悲、猶過爲仁矣、
七年戊戌、秋七月七日、當麻邑有當麻蹶速、勇悍多力、能毀角申
鉤、恒語衆曰、求之四方、豈有抗我力者乎、安得遇强力者、以死決
勝負、帝聞之問群臣曰、當麻蹶速天下力士也、當世有能敵之者
乎、或薦出雲人野見宿禰、帝卽日遣使召之、野見至、乃命角力、各
擧足相蹶、野見踏其脇骨及其腰而折之、蹶速遂死、乃以蹶速之

地、悉賜野見、由是其邑有腰折田、野見留仕朝廷、野見天穗日命十四世之孫也、

齋藤馨曰、野見受命與蹶速角力也、吾以爲一旦之戲、耳目之觀耳、力能勝之、則推而倒之、笑而慰之可也、今宿禰足蹋其腰、折骨而斃之、事出于戲、而至於殺人、帝將取適於耳目、而謀歡于一笑、轉見槩骨濺血之慘於堂廡之下、必且掩目而起矣、是市井狂妄之夫且不爲、而宿禰爲之何也、曰、不仁於蹶速、而有功于天下、此所以殺之而不疑也、殺蹶速何以有功于天下、曰、蹶速生於當麻、而勇悍多力、恒大言曰、方今之世、有能與我抗力者乎、斯言也、蹶速倨傲暴慢、蔑如一世之志見矣、以勇悍之資、抱蔑世之志、而徘徊于京都郊畿之地、無爲則已、有爲則一旦聲徵之蒙塵、是必然之勢也、宿禰知之、故殺之於纖微之日、戲玩之際、而天下之禍患消滅不存、弭禍於既發、不若制於將

萌之初、垂仁之不以殺人爲怒、而遽賜其地、留爲廷臣者此也、

十五年丙午、秋八月朔、立日葉酢媛爲皇后、納其三妹渟葉田瓊入媛、眞砥野媛、薊瓊入媛、並爲妃、獨竹野媛醜、遣歸家、竹野媛意甚慙焉、行至葛野、自墮輿死、因名其地曰墮國、是月、星隕如雨、

二十三年甲寅、秋八月四日、以十千根命爲大夫、二十二日、賜大新河命物部連公姓、並可美眞手之後也、皇子譽津別歲已三十、鬚髯八掬、而不能語言、猶爲兒啼、帝常憂之、冬十月八日、帝偶立殿前、譽津別侍焉、時有鵠飛鳴、譽津別仰見、始言曰、是何物也、帝大喜、顧左右曰、孰能獲是鳥、天湯河板擧曰、臣能獲之、帝曰、果得此鳥、必厚賞之、板擧望鵠追尋至出雲獲之、十一月二日、還獻之、譽津別弄之、遂得能言、因賞板擧、賜姓鳥取造、又定鳥取部、鳥養部、譽津部、

二十五年丙辰、春二月八日、詔武渟川別、彥國葺、大鹿島、十千根、

武日五大夫曰、我先皇惟叡作聖、欽明聰達、謙損冲退、綢繆機衡、禮祭神祇、克己勤躬、日愼一日、是以人民富足、天下大平、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得有怠乎、三月十日、詔俾皇女倭姬命改卜神地、祭天照大神、因以武渟川別、彥國葺、大鹿島、十千根、武日五大夫爲送驛使、倭姬廼奉大神、從倭美和御諸宮、入伊賀、歷近江美濃尾張、詣伊勢、會大田命來言、有美地在五十鈴川上、宜就而興神宮焉、倭姬巡視其地、適有神誨曰、吾欲居是國、廼築齋宮于川上、奉鎭神靈、是謂磯宮、使倭姬侍祠、時倭姬所經諸國國造縣造等、多獻頁田、定爲神地、乃立神庤、以掌雜務、以天見通命爲禰宜、祈寶祚隆盛、海內寧靖、五穀豐登、天見通、天兒屋之後、是爲荒木田神主之祖、大田、猿田彥大神之裔、宇治土公之祖也、

二十六年丁巳、秋八月三日、遣大夫十千根、檢出雲神寶、仍命掌之、

二十七年戊午、秋八月七日、令祠官卜以兵器爲祭幣、吉、乃納弓矢刀於諸社、更定神地神戶、以時祭之、以兵器祭神始于此、是歲、置屯倉于來目邑、凡舊制御田謂之屯田、耕之者曰田部、蓄御稻者謂之屯倉、又屯家、其制蓋始于此、

二十八年己未、冬十月五日、倭彥命薨、聚其近習生埋立兆域、晝夜號泣、數日而絕、死屍爛臭、禽獸聚噉、帝聞其哭聲、爲之閔惻、詔群卿曰、生而所愛、死而爲殉、不亦慘乎、雖古之遺風、曷可遵用、自今止之、

三十二年癸亥、秋七月六日、皇后日葉酢媛崩、葬有日矣、先是帝禁殉死、至此使群臣議皇后葬儀、野見宿禰進曰、凡陵墓埋立生人、誠不仁也、非所以示後也、臣願以便宜從事、乃召出雲土部百人、自督之、以埴作人馬及諸物、獻于朝日、自今以後用此易生人、樹於陵墓、以爲後世之法、帝嘉之、以其土物樹于皇后陵、因號土

物爲殖物、又名立物、下詔以爲定制、厚賞野見、賜陶地、任土部職、改姓土部臣、自是土部連世世相承司大喪、建眞利根命獻石棺、賜姓石作大連公、

山縣禎曰、君子於禽獸之死、猶不忍聞其聲、故遠庖廚、惻隱之心乃然也、帝聞墓中哀號之聲、而惻然動心、亦惻隱之發也、於是留禁殉死、固宜矣、惠及天下後世、可謂能推不忍之心者也、

三十四年乙丑、春三月二日、行幸山背、

三十五年丙寅、秋九月、遣皇子五十瓊敷命于河內、作高石池、茅渟池、冬十月、作倭狹城池、迹見池、是歲、令諸國開池溝、凡八百以勸農事、民賴殷富、

三十七年戊辰、春正月朔、立大足彥尊爲皇太子、

三十九年庚午、冬十月、五十瓊敷作劒一千口、藏于石上神宮、帝乃命五十瓊敷掌神宮寶物、爲定河上部、宮舊記韴靈爲神、是後

世世多儲兵器于此、蓋以神宮爲武庫也、

八十一年壬子、春二月朔、賜大夫十千根姓物部連公、

八十七年戊午、春二月五日、五十瓊敷謂大中姬命曰、我老矣、不能掌神寶、自今以後、汝宜掌之、大中姬辭曰、女子纖弱、何得登天神庫耶、五十瓊敷曰、神庫雖高、我能爲造梯、登難登乎、大中姬遂使物部十千根司之、此後物部氏世世掌石上神寶、

八十八年己未、秋七月十日、遣使但馬、詔清彥獻其曾祖天日槍所齎寶物、清彥自奉寶而至、心甚愛出石小刀、密匿諸袍中、帝弗之知、召清彥賜酒御前、會小刀從袍中見、帝視怪問之、清彥知不可匿、以實對、帝曰、神寶豈可使離類乎、命皆藏於官府、及後開府、不見小刀、因使問清彥曰、小刀忽失、豈往汝所乎、清彥對曰、昨夜刀子自然至臣家、且而又失之、帝益神之、不復尋覓、後小刀見於淡路島、島人以爲神、爲立祠、

九十年辛酉、春二月朔、遣田道間守、求非時香菓於常世國、田道間守、清彥之子也、

九十九年庚午、秋七月、帝崩于纏向宮、年一百三十九、追謚曰垂仁天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景行天皇

景行天皇、垂仁帝第三子也、母日葉酢媛皇后、丹波道主王女也、帝身長一丈二寸、脛四尺一寸、垂仁帝三十年、帝與兄五十瓊敷命侍垂仁帝側、垂仁帝曰、二子試言情願、五十瓊敷曰、願得弓矢、帝曰、欲得皇位、因賜弓矢五十瓊敷、謂帝曰、汝必繼朕位、三十七年、立爲皇太子、九十九年七月、垂仁帝崩、十二月十日、葬垂仁天皇于菅原伏見陵、

元年辛未、秋七月十一日、帝即位、是爲大足彥忍代別天皇、是歲、田道間守得香菓於常世國而歸、時垂仁帝既崩、因貢香菓于山陵曰、臣受命天朝、遠往絕域、萬里蹈浪、遙度弱水、夫常世國神仙

秘區、非世俗之所能到也、是以往來之間、自歷十年、豈期能凌波瀾、更向本土、幸賴威靈、僅得還來、而帝既崩、不得復命、臣生何益、乃拜山陵、號慟而絕、聞者莫不隕涕、帝哀其忠誠、葬之伏見陵側、非時香菓、今所謂橘也、

二年壬申、春三月三日、立播磨稻日太郎姬爲皇后、稚武彥女也、

三年癸酉、春二月、欲幸紀伊親祭神祇、卜之不吉、遣屋主忍男武雄心命祭之、

四年甲戌、春二月十一日、行幸美濃、聞八坂入彥命女弟媛有姿色、欲得之、幸其家、弟媛聞之、避匿不出、帝欲使之至、乃居泳宮、放鯉魚於池、朝夕戲遊、弟媛密來窺之、帝留而幸之、弟媛意不樂、白帝曰、妾性不好歡接、且形姿穢陋、不堪充掖庭、妾有姊、曰八坂入媛、姿貌麗艷、志亦貞潔、宜納後宮、帝乃召八坂入媛爲妃、帝聞美濃國造神骨女兄遠子、弟遠子、並有國色、命大碓皇子察其姿容、

大碓遂通二女、帝惡之、冬十一月朔、乘輿還自美濃、都纏向、是謂日代宮、

十二年壬午、秋七月、熊襲叛、八月十五日、車駕親征、九月五日、次周芳娑麼、帝南望、謂群卿曰、烟氣簇起、賊必在此、先遣武諸木、菟名手、夏花覘之、有女子神夏磯媛、徒衆最多、聞使者至、獻八尺瓊、八握劒、八咫鏡迎降、告曰、我族今已歸德、願無下兵、更有四賊、其居菟狹川上者曰鼻垂、居御木川上者曰耳垂、居高羽川上者曰麻剝、居緣野川上者曰土折猪折、各據守要害、拒絕皇命、請急擊之、於是、武諸木等誘降麻剝、賞以赤衣褌及雜貨、使之招降三賊、隨至悉誅之、帝進至豐前長峽縣、造行宮而居焉、冬十月、帝至碩田國、速見邑有女子速津媛、爲邑之長、來告曰、鼠石窟有二土蜘蛛、曰青、曰白、直入縣禰疑野有三土蜘蛛、曰打猨、曰八田、曰國摩侶、並強力、亦多徒衆、皆曰、不從皇命、若強召之、興兵相拒、帝惡之、

駐軍于來田見邑、權興宮室居之、與群臣議、今以兵衆臨之、彼逃匿山野、必爲後患、乃以海石榴作椎、簡銳卒授之、披山排莽、直襲石窟、破之稻葉川上、悉殺青白二賊、進至禰疑山、討打猨賊、據山雨射、帝還城原、卜于水上、勒兵先擊八田於禰疑野、破之、打猨等恐懼請降、不聽、皆投崖谷而死、初帝次柏峽大野、有巨石長六尺、帝祝曰、朕得滅土蜘蛛者、蹴石如柏葉之揚、因蹴之、果如其言、故名其石曰蹈石、十一月、幸日向、起行宮、是謂高屋宮、十二月五日、議討熊襲、詔群卿曰、朕聞襲國有賊帥厚鹿文、迮鹿文者、醜類甚多、謂之熊襲八十梟帥、其鋒不可當、兵寡則不足滅賊、多則百姓被害、何以得不假鋒刃、坐平其國、時有一臣、進曰、熊襲梟帥有二女、曰市乾鹿文、市鹿文、有勇且美、宜啗以重幣誘納之、使其圖之、帝從之、招納二女、陽嬖市乾鹿文、既而市乾鹿文奏曰、無憂熊襲之不服、妾有良計、乃從一二兵歸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醉臥、密斷

弓弦、從者進殺之、帝惡其不孝、誅市乾鹿文、以妹市鹿文賜火國造、

山縣禎曰、市乾鹿文之殺其父、可以爲大逆矣、帝之誅之固是也、然以堂堂帝王之師、討叛賊、何藉一女子之力之爲、且使人子圖其父、悖倫理亦甚矣、既誘之使爲逆、又從誅之、果何義哉、一臣之進策、帝之納之、皆可謂過矣、

十三年癸未、夏五月、襲國悉平、是月、賜諸國民姓、

十七年丁亥、春三月十二日、幸子湯縣丹裳小野、東望曰、是國直向日出處、乃名其國曰日向、是日、帝思京師、作歌、是謂思邦歌、

十八年戊子、春三月、帝將向京、巡狩筑紫國、到夷守、諸縣君泉媛獻食、夏四月三日、至熊縣、召熊津彥兄弟、兄熊應命、弟熊不來、遣兵誅之、十一月、泛海泊葦北小島、方食、使小左進水、島素無水、小左祈神祇、寒泉忽湧、酌以獻、因號水島、五月朔、御船發葦北、會日

暮不知所向、適望見火光、赴之、至八代縣豐村、索火不見、乃名曰火國、六月三日、至玉杵名邑、誅土蜘蛛津頰、十六日、至阿蘇國、原野曠遠、不見居人、帝曰、此國有人乎、有神曰阿蘇都彥、阿蘇都媛、來見曰、吾二人在、何謂無人、乃名國曰阿蘇、秋七月四日、至筑紫後國、御高田行宮、有僵樹長九百七十丈、帝問曰、何木也、父老對曰、是爲歷木、木之未僵、晨蔭杵島山、夕蔭阿蘇山、帝名曰御木國、七日、至八女縣、帝望見粟岬曰、諸峯甚美、某地有神乎、水沼縣主猿大海奏曰、有女神常居山中、名八女津媛、八月、至浮羽邑、膳夫遺盞、筑紫呼盞曰浮羽、因名其地、

十九年己丑、秋九月二十日、帝至自日向、

二十年庚寅、春二月四日、遣五百野皇女祭天照大神、

二十五年乙未、秋七月三日、遣武內宿禰於北陸、及東方諸國、觀察地形民風、

二十七年丁酉、春二月十二日、武內還自東國、奏曰、東夷有日高見國、男女文身椎結、稟性勇悍、是曰蝦夷、土地沃壤曠衍、可擊而取之、秋八月、熊襲又叛、屢侵邊境、冬十月十三日、使皇子日本武尊討熊襲、日本武、名小碓尊、與兄大碓皇子雙生、幼有雄傑之氣、及壯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能扛鼎、時年十六、將發曰、我欲得善射者、與之共行、或曰、美濃有弟彥公、其人善射、日本武遣葛城人宮戶彥召之、弟彥乃率石占橫立、及尾張田子稻置、乳近稻置偕來、十二月、日本武至熊襲國、察其形勢地理、賊魁帥取石鹿文、又名川上梟帥、適宴其親族、日本武被髮、飾爲童女狀、藏劒裀中、密入與其婦女雜處、梟帥一見悅之、執手同席、颺杯戲狎、夜闌衆散、梟帥被酒、日本武拔劒刺其胸、未殊、曰、姑待之、吾有所言、汝爲誰、曰、吾是大足彥天皇之子、名日本童男、梟帥曰、吾國中之强力者也、人無不慴服者、吾曾多遇勇武、未有若皇子者、吾雖賤陋、願上

尊號可乎、皇子許諾、梟帥乃曰、自今以後、應稱日本武皇子、言訖刺殺之、由是世稱日本武尊、既而分遣弟彥等、誅殺醜類、熊襲悉平、浮海而還、殺吉備穴海惡神、難波柏濟惡神、

二十八年庚戌、春二月朔、日本武歸奏平賊狀曰、臣賴天皇之靈、一擧戮熊襲之魁帥、西州既謐、穴濟柏濟神、久逞妖孽、毒害路人、故悉殺之、開水陸之道、帝美其功、寵異之、

四十年庚戌、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秋七月十六日、帝詔群臣曰、東國不安、暴神多起、蝦夷悉叛、誰能平其亂者、群臣不知所對、日本武奏言、臣則先勞西征、是役必在大碓矣、大碓悚懼逃匿、帝召責之曰、汝不欲往、朕豈强之乎、今未見賊、何懼之甚、日本武奮曰、熊襲既平、未經幾年、東夷又叛、不知何日得臻太平、臣不敢言勞、請自行矣、帝持斧鉞授之曰、朕聞東夷天性强暴、凌犯爲事、邑無首長、各貪封疆、互相盜畧、邪神姦鬼、播害人民、東夷種類、蝦

夷最强、男女雜居、父子無別、冬穴夏巢、衣毛茹血、登山如禽、行草如獸、承恩則忘、見仇必報、揷箭頭髻、藏刀衣中、聚黨類而侵邊界、伺農桑以略人民、擊則隱草、追則入山、往古以來、未沾王化、今汝身體長大、猛如雷電、所向無前、所攻必勝、親則朕子、實則神人、蓋天愍朕不德、使汝經綸天業、天下卽汝天下、位卽汝位也、汝其深謀遠慮、覘之以威、懷之以德、不煩兵甲、自令臣順、日本武受斧鉞、再拜奏曰、臣昔西往、幸賴皇威、提三尺劍、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賊帥伏誅、今亦賴神祇之靈、藉天皇之威、往臨賊境、宜以德敎、猶有不伏、卽擧兵擊之、言畢又再拜、帝命吉備武彥、大伴武日從行、又以七掬脛爲膳夫、封皇子大碓命於美濃、冬十月二日、日本武發京師、七日、枉道拜伊勢神宮、告倭姬曰、今奉勅東征、以誅諸叛者、故來辭、倭姬取叢雲劍授之曰、愼之莫怠、又授一囊曰、事急解囊、日本武進至駿河、土賊僞降、紿曰、野多麋鹿、狩則大獲、日本武信

其言、遂獵於野、賊乘風縱火、日本武開囊得燧具、乃挺叢雲劍、刈撥野草、鑽燧放火、火反向賊、賊皆焚死、因號其處曰燒津、名劍曰草薙、進歷相模、將往上總、望海揚言曰、是小海耳、可跳而超、中流暴風忽起、舟漂危急、時妃穗積忍山女弟橘媛從、啓曰、是必海神爲祟、妾願以身贖之、言訖自投海、風止得著岸、從上總轉入陸奧、掛大鏡飾船、浮海出葦浦、橫渡玉浦、至蝦夷境、夷酋島津神、國津神等、屯兵竹水門以拒之、遙望日本武船、驚怖、皆投弓矢迎拜曰、仰視君容、秀于人倫、豈非神人、願聞姓名、日本武曰、我是現神人之子也、蝦夷震慄、入水牽船到岸、面縛請罪、因俘其酋帥、以自從焉、蝦夷遂平、還自日高見國、西南歷常陸、抵甲斐、居于酒折宮、以靫部賜大伴武日、於是日本武以蝦夷已伏罪、而信濃越國尙未從化、卽自甲斐、北歷武藏上野、西逮于碓日坂、日本武顧念弟橘媛、登碓日嶺、東南望、三嘆曰、吾嬬者邪、故稱山東諸國曰吾嬬國、

分遣吉備武彥往越國、察地形險易、人情逆順、日本武遂入信濃、踰峻嶺幽谷、飢憩山頂而食、有白鹿當道、日本武異之、以蒜彈之、中眼而斃、先是過信濃坂者、多中妖氣而病、自此而後、嚼蒜塗身及牛馬者、得免其患云、日本武迷而失道、不知所向、時有白狗前行、乃隨之得出美濃、時吉備武彥自越國歸會之、日本武到尾張、宿尾張氏女宮簀媛家、淹留踰月、聞近江膽吹山有暴神、又赴之、卽解神劍授宮簀媛曰、我歸京師、必應迎汝、敬持此劍、護汝牀幃、大伴武日諫曰、今將誅暴神、宜藉此劍、日本武曰、我徒手搏之、翹足蹴殺、遂徒行至山、大蛇當道、日本武謂是暴神之使令也、今將殺其神、而使令豈足問哉、跨蛇而行、俄雲霧晦暝、雨雹大作、咫尺不辨、陵冒而前、至玉倉部、昏迷如醉、因憩山下、飮泉而醒、故號其泉曰居醒泉、自此始覺身有痛、乃歎曰、我意常謂天猶可翔也、而今不得步、乃倚杖漸進、還歸尾張、不復入宮簀媛家、便移伊勢、到

尾津、初東行到尾津濱而進食、遺一劍於松下、至此猶存、作歌賞松、到能褒野、疾甚、因以所俘蝦夷、獻於太神宮、遣吉備武彥奏於朝曰、臣受命天朝、遠征東夷、幸被神恩、賴皇威、叛逆伏誅、戢卷甲戢戈、凱歌奏捷、天命忽至、獨臥曠野、臣不敢自惜、惟恨不能一覲闕、帝聞訃晝夜悲泣、寢食不常、曰、我子小碓王、能襲叛日、未及總角、率師征討、旣而恒在左右、輔朕弗逮、東夷騷動、無能討者、割愛復遣、無日不顧、何禍倏忽亡我子、自今以後、誰與經綸鴻業、卽詔群卿百寮、葬之能褒野、有白鳥出兆域飛去、開棺視之、唯明衣在焉、於是遣使追尋、其鳥集倭琴彈原、因造陵於其地、白鳥又飛至河內、止舊市邑、又造陵於舊市、又飛不知所之、時人號三陵曰白鳥陵、朝廷錄其功、爲定武部、和泉大鳥郡大鳥神社、常陸那賀郡吉田神社、皆祀日本武、而後世列之祀典、宮簀姬祀劍於熱田、

五十一年辛酉、春正月七日、召群卿宴數日、秋八月四日、立稚足彥尊爲皇太子、以武內宿禰爲棟梁之臣、武內孝元帝曾孫屋主忍男武雄心命之子也、倭姬奏、日本武所獻蝦夷、諠譁無禮、不可近神宮、因命徙之御諸山側、夷斫伐木劫民、詔曰、蝦夷本有獸心、難處中國、宜隨其習性、分居畿外、乃放諸播磨讚岐伊豫安藝阿波、

五十二年壬戌、夏五月四日、皇后播磨稻日太郎姬崩、秋七月七日、立八坂入媛爲皇后、

五十三年癸亥、秋八月朔、詔群臣曰、朕顧念小碓王、今將巡狩其所平之國、因幸伊勢、轉入東海、冬十月、至上總、從海路抵淡水門、時帝聽覺賀鳥聲、欲見其形、出海濱求之、偶得白蛤、六雁以蒲爲手繦、作蛤膾進之、帝悅賜姓膳夫伴部、十二月、還至伊勢、居綺宮、

五十四年甲子、秋九月十九日、還自伊勢、居纏向宮、

五十五年乙丑、春二月五日、以彥狹島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到春日穴咋邑、臥病而薨、東國百姓悲王之不至、竊盜王尸、葬於上野國、彥狹島王、豐城入彥命之孫也、

五十六年丙寅、秋八月、詔御諸別王曰、汝父彥狹島王、不得赴任所、而早薨、汝其專領東國、御諸別奉命、且欲成父業、赴任、夙有善政、時蝦夷騷動、即擧兵擊之、蝦夷酋帥足振邊、大羽振邊、遠津闇男邊等叩頭請罪、盡獻其地、因免其降者、而誅不伏者、是以東方無事焉、是爲上毛野君下毛野君祖、子孫各因居地、賜姓命氏云、

五十七年丁卯、秋九月、作坂手池、冬十月、令諸國置田部屯倉、

五十八年戊辰、春二月十一日、行幸近江、居志賀、是謂高穴穗宮、

是歲、始造熊野新宮、

六十年庚午、冬十一月七日、帝崩于高穴穗宮、帝有男女八十人、其封國郡、爲國造及別、或爲稻置縣主者七十餘人、所謂諸國之

別、皆其別王之裔也、追謚曰景行天皇、

賴襄曰、我朝以武立國、神武以還、經數十世、雖時有變故、靖難戡亂、頃刻而辨、天下不搖者、非以兵權在上、綱維可挈故哉、然皆係內變矣、其有外叛、始見於景行云、蓋雖神武能肇造中土、東西諸道、號令未周、自崇神已漸命將四出、至此治熊襲、則親將伐之、何者其事大也、其事大、則其用兵亦大、大兵之權、不可委之臣下也、及賊再燃、難於再動兵、則遣皇子代往、其愼也如此、故至巡察東國、雖初遣大臣、至經略之任、亦任之皇子、其意可以見已、及至後世、兵戎之事、委之有司、雖公卿亦不甚恤之、況於天子、高拱深宮、曰賊何能爲、甚則不識將帥之面也、而責其殲蝦夷賊、及於奏捷、又不時論賞、終之致大權下移、國勢一變、長不復於古、可勝歎哉、至景行之封皇子美濃、又以皇族嘗領東海、亦有深意存焉、夫以未服之國、其土沃兵强、不可不收

爲我資、而不可任之牧宰、亦非其所能任也、於是封建宗室、使自經紀之、使其力足以鎭撫於當時、而藩屛於異日、以制內外輕重之勢、可謂知大計矣、中古郡縣成制、雖以親王任國守、其人皆生長婦人手、粹姿弱質、足不履地、皆虛任遙領、遣介掾代往而已、是以本支益弱、天子孤立、使朝廷大臣無所忌憚、未必不由此、獨後醍醐以諸皇子充將帥、得景行之遺意、而諸皇子亦有雄勇勝任者矣、然終不能復古者、亦其時已不可爲耶、抑天子不能躬親勤勞、克有終始如景行也、

成務天皇

成務天皇、景行帝第四子也、母八坂入媛皇后、八坂入彥命女也、帝容貌魁偉、身長一丈、景行帝五十一年正月、宴群臣、帝及武內宿禰不朝、召問故、對曰、宴樂之日、百僚遊佚、意必不在警備、恐有狂夫窺伺間隙、故在門下、以備非常爾、帝嘉之、八月、立爲皇太子、

六十年十一月、景行帝崩、

元年辛未、春正月五日、帝卽位於高穴穗宮、是爲稚足彥天皇、

二年壬申、冬十一月十日、葬景行天皇于倭山邊道上陵、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年癸酉、春正月七日、以武內宿禰爲大臣、大臣始于此、初武內與帝同日生、甚相歡洽、至是拜大臣以寵異之、

四年甲戌、春二月朔、詔曰、我先皇聰明神武、膺籙受圖、順天治人、撥亂反正、德侔覆燾、道協造化、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王臣、稟氣懷靈、各得其所、朕嗣踐寶祚、夙夜兢惕、然黎元蠢爾、不悛野心、是由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也、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選當國之幹了者任之、以爲中區之藩屛、

五年乙亥、秋九月、令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爲表、界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山陽曰

顯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於是乎封建之制益備、皆世官世職、自非有大罪惡、則無有廢黜也、仲哀應神以後、時有增置、凡國造之員、一百四十四、其在島者稱島造、

四十八年戊午、春三月朔、立皇姪足仲彥爲皇太子、

六十年庚午、夏六月十一日、帝崩、追謚曰成務天皇、

仲哀天皇

仲哀天皇、景行帝孫、日本武尊第二子也、母兩道入姬命、垂仁帝女也、帝容姿端正、身長十尺、成務帝四十八年、立爲皇太子、六十年六月、成務帝崩、明年辛未九月六日、葬成務天皇于倭狹城盾列陵、

元年壬申、春正月十一日、帝卽位、是爲足仲彥天皇、秋九月朔、尊兩道入姬命曰皇太后、冬十月、以大伴武以爲大連、與大臣並補朝政、大連始于此、武以道臣命六世之孫也、十一月朔、詔曰、朕未

逮弱冠、父王旣崩、神靈化白鳥、仰望之情、一日無息、冀得白鳥、放之陵域之池、時時臨觀、以慰朕情、乃令諸國貢白鳥、閏月四日、越國獻白鳥、使人宿菟道河邊、皇弟蘆髮蒲見別王問之曰、何處將去、使人答以皇命、蒲見別曰、白鳥炙之則爲黑鳥、因强奪之、使人以聞、帝惡其無禮、遣兵誅之、

二年癸酉、春正月十一日、立氣長足姬尊爲皇后、后幼而聰叡、容貌壯麗、二月六日、行幸角鹿、造行宮而居之、是謂笥飯宮、是月、置淡路屯倉、三月十五日、帝親奉幣帛於笥飯大神、謂皇后曰、朕察斯國、得海陸之便、勢足以制外蕃矣、昔在活目天皇之世、新羅失禮於我、朕將征之、今先巡狩南國、汝宜留此、審海路消息、禱戰捷於神明也、乃留皇后及百寮於角鹿、卿大夫以下官人數百從焉、至紀伊、居德勒津宮、會熊襲叛、帝親往、舟師直指穴門、是日、遣使角鹿、令后會于穴門、夏六月十日、帝泊豐浦津、后至渟田門、有海

鯽魚、多傍船而游、后以酒灑之、魚醉而浮、漁人得之以爲聖主之賜、自是每歲六月、魚浮如醉、秋七月五日、后至豐浦津、是日、后得如意珠於海中、九月、興宮室于穴門居之、是謂豐浦宮、

八年己卯、春正月四日、進幸筑紫、崗縣主祖熊鰐來迎於周芳沙磨浦、獻魚鹽池、指導海路、自山鹿岬、轉入崗浦、而船不進、帝責熊鰐、熊鰐謝曰、是非臣罪、浦口有二神、曰大倉主、曰菟夫羅媛、必此神所爲、帝使菟田伊賀彥祭之、船乃得進、后船自洞海至、潮涸不能進、熊鰐惶懼、乃作池沼、多聚魚鳥、使后觀焉、后怒稍解、旣而潮至、進泊崗津、時伊覩縣主祖五十迹手、乘船出迎于穴門引島、立五百枝賢木於舳艫、上枝掛八尺瓊、中枝掛白銅鏡、下枝掛十握劒而獻之、因奏曰、臣所以獻之者、願天皇統御宇內、如八尺瓊之勾、照臨山海、如白銅鏡、提十握劒以平天下矣、帝嘉之、賜號伊蘇志、時人號其所居之地曰伊蘇國、子孫世爲伊覩縣主、五十迹手、

天日槍之後也、二十一日、幸儺縣、居橿日宮、秋九月五日、與群臣議討熊襲、時有神憑后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膂之空國也、豈足煩兵哉、別有寶國、金銀彩色多生其地、謂之拷衾新羅國、若能祭我、以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水田爲幣、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而熊襲亦服從矣、帝疑焉、便登高岳、遙望海、曠遠不見國、乃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何神誘朕爲、且我皇祖諸天皇、盡祭神祇、豈有所遺耶、神又憑后曰、我之所見、何謂無之、以誹謗我言、汝言如此、則汝不得其國、今皇后有身、其子當得之、帝終不聽、討熊襲、不克而還、是歲、秦主嬴政之裔功滿王歸化、獻珍寶蠶種、

九年庚辰、春二月五日、帝身忽有痛、六日、崩于橿日宮、或云帝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后及武內宿禰秘不發喪、后詔中臣烏賊津、大三輪大友主、物部膽咋、大伴武以、物部多遲麻等、帥百寮守宮中、密令武內奉梓宮、自海路至穴門、殯於豐浦宮、后傷帝不從神

敎而早崩、欲謝神以得寶國、卽命百寮解罪改過、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朔、涓吉入齋宮、親爲神主、使武內奏琴、以中臣烏賊津爲審神者、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嚮誨天皇者何神也、禱七日七夜、神各告以名、乃從神語祭之、尋遣鴨別討熊襲、旬日而服、荷持田村有羽白熊鷲者、人身鳥翼、强健能飛、劫盜作害、后欲誅之、十七日、發橿日宮、至松峽宮、有風墮后笠、人呼其地曰御笠、二十日、出軍層增岐野、擊滅之、謂左右曰、我心安矣、人呼其地曰安、二十五日、轉至山門縣、誅土蜘蛛田油津媛、其兄夏羽帥衆來迎、聞田油津誅卽亡、四月三日、后至火前國松浦縣玉島河上、乃勾針作鉤、以飯爲餌、裳絲爲緡、登磯石投竿、祝曰、吾若可得寶國、河魚呑之、果獲細鱗魚、后悅曰、希見物也、人呼其地曰梅豆羅國、卽松浦也、后謂神敎有驗、決意西征、更祭神祇、置神田、欲引儺河灌之、鑿溝至迹驚岡、有鉅石不可鑿、使武內奉劍鏡祈神、一夕雷

電、石裂溝成、人呼曰裂田溝、后還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奉神祇之敎、賴皇祖之靈、欲躬涉滄海、以致西征、今濯髮海水、若有驗者、髮分而兩、卽投海濯之、髮果自分、后隨爲兩髻、謂群臣曰、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于斯、今有所征伐、以事委群臣、事若不成、罪歸於群臣、是甚可傷也、吾婦女不肖、當假狀男子、以資雄略、上倚神祇、下賴群臣、振兵甲而度嶮浪、整船舶以求財土、事成群臣共其功、不成吾獨有罪、群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臣等敢不奉詔、九月十日、令諸國繕船練甲、久之兵衆不集、后謂此必神之意、因建大三輪社、奉刀矛以祭、軍衆自聚、於是使海人烏摩呂偵探、還報曰、無所見、又遣名草、數日還曰、西北有山、雲氣如帶、蓋有國也、乃卜日刻期、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則必爲敵擒、寡而勿輕、强而無屈、奸暴勿赦、降服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罪、時有神誨曰、和魂從玉

體以護壽、荒魂爲先鋒而導舟師、后拜命、因以依網吾彥男垂見爲祭神主、此時后適當產月、乃取石插腰、祝曰、願事竟還日、娩於茲土、其石在伊都縣、後人傳爲鎭懷石、請和魂以鎭船、荒魂爲先鋒、十月三日、遂發和珥津、大魚夾船、風帆怒駛、不勞艣楫、直抵新羅、潮水漲溢、及國中、新羅王波沙寐錦、震慄不知所爲、謂衆曰、新羅建國以來、未聞有此變、天其或者以國爲海乎、言未畢、舟師蔽海而進、旌旗曜日、皷吹震天、新羅王望見讋伏、旣而悟曰、吾聞東方有神國、曰日本、有聖主曰天皇、此其神兵也、不可敵矣、卽素組面縛、封圖籍、降官船之前、叩頭曰、自今以後、願爲飼部、長與乾坤、伏供厮役、不乾船腹、春秋獻馬梳馬鞭、男女之調賦、不敢有憚、航海之遠、若負此言者、東日更出西、使阿利那禮河水逆流、及河石昇爲星辰、復誓曰、殊闕春秋之朝、廢梳鞭之貢、則天神地祇共罰殛焉、群臣或言誅之、后曰、余承神敎、爰征西土、嚮下令三軍、勿殺

自服、今既得國、人亦降服、而殺之不祥、乃解其縛、釋爲飼部、遂入其都、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以所杖矛、樹之新羅王門、以爲後世之證、其矛相傳在國門云、新羅王以波珍干岐微叱已知爲質、因獻金銀彩色綾羅縑絹等八十船、從是新羅調貢以八十船爲制、高麗百濟聞新羅降、密偵吾軍勢、度不可勝、亦來降、叩頭曰、自今以後、永稱西蕃、調貢無闕、因命定內屯官家、內官家亦猶言屯倉也、於是三韓悉服、祀住吉大神荒魂於其地、以爲鎭國之神、留大矢田宿禰爲鎭守將軍、鎭撫其地、振旅而還、十二月、產皇子於筑紫、是爲應神帝、后從神敎、立祠穴門山田邑、祭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荒魂、以踐立爲祭主、明年、以神敎祀天照大神荒魂於廣田國、稚日女神於活田長峽國、事代主神於長田國、住吉三神和魂於大津渟中倉之長峽、尋祀美奴賣神於美奴賣浦、爾保都比賣神於紀伊管川藤代峯、皆行報賽之禮也、追諡帝曰仲哀

天皇、後世立祠以祀焉、謂之橿日廟、朝廷有事祭告、

賴襄曰、前志記仲哀崩之際、多曖昧者、後世讀者、不免容疑於神功皇后、吾深會其前後事跡、斷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西偏、以景行與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孽、終不可拔者、蓋倚新羅爲後援也、當時諸大臣更事如武內者、必有建舍近擊遠之策者、皇后以有身、從軍與議、亦右其策、而仲哀銳意誅鋤、不聽而親戰、敗衄病創、創劇終崩、皇后恐諸軍沮喪、賊來乘之、大事去矣、是以與腹心密謀、祕喪不發、留大連守行宮、如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潛兵急發、以遂行前策、直擣巢窟、奪其倚據、然後熊襲果不攻而下矣、特以蹈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方託之神明、曰、神告我以寶玉之國、帝不從、故暴殞、當相與勉往取之、皆皷舞從兵之語耳、史氏從而實其事、皇張誇大、而後人不察、所以致紛紜也、胎中天皇之

稱已見民望所屬、雖有庶兄之乘變圖自立、未幾就誅夷、攝政數十年、中外無異議、可知其事之暴白當時、歷入人心、而何必容疑於千載之下、

山縣禎曰、神功之征新羅也、反賊在近、舍而不討、大喪在前、祕而不發、奉遺胎而不待分娩、汲汲乎蹈海波、而加兵於殊域、必當有其說矣、神功英明、何必貪求寶貨之如此汲汲乎哉、賴氏之說、或得其實矣、

應神天皇

應神天皇、仲哀帝第四子也、母神功皇后、氣長宿禰王女也、以仲哀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筑紫蚊田、幼而聰達、玄鑒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初帝在孕、皇后奉神敎征三韓、及帝生、腕上肉起如鞆、似后雄裝所負者、因名譽田、古呼鞆曰譽田、故名云、亦稱胎中天皇、辛巳歲、二月、后奉帝帥百僚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將

奉梓宮還京、時帝庶兄麛坂王、忍熊王聞之、密謀曰、皇后有子、群臣皆從、其必立幼主、我何以兄從弟哉、乃託作山陵、往播磨作舟梁、自赤石及淡路島、宣言取石起陵、乃每人持兵以要后、時倉見別及五十狹茅宿禰黨於麛坂、因以爲將軍、發東國兵、麛坂與忍熊狩于菟餓野、祝曰、事若可成、必有大獲、既而共坐假庪、有赤猪暴至、嚙麛坂而殺焉、軍士恐慄、忍熊謂倉見別曰、是大怪也、此地不可以待敵、乃引軍退屯住吉、后聞變、使弟彥設關於播磨吉備界防之、是爲和氣關、使武內宿禰陽具喪船載皇子、聲言皇子既夭、卽轉自南海、至紀伊水門、后直向難波、舟回旋不進、還務古水門、卜之、適得神誨、立諸神祠祭焉、船遂得進、忍熊又退軍菟道、后乃會帝於紀伊日高、入小竹宮、晝晦如夜連日、三月五日、后命武內及難波根子武振熊擊忍熊、武內率精兵、出山背、至菟道、屯河北、忍熊出軍將戰、其先鋒熊之凝作歌高唱、以勵其衆、武內謀令

三軍、推結藏弦于髻、匿其佩刀、別佩木刀、稱后命誘忍熊曰、我無
貪天下、懷幼兒從君王耳、願共斷弦捨兵、以相講和、然則君王登
天位以高枕安席、專制萬機、乃令軍士斷弦解兵、悉投之河、忍熊
信之、亦斷弦解兵、武內乃下令、出所藏刀弦、渡河掩擊、忍熊謂倉
見別、五十狹茅曰、吾既見紿、今無儲兵、不可復戰、乃引衆而退、武
內追擊、忍熊還鬪、適遇於坂、追兵擊破之、呼其地曰逢坂、又追及
狹狹浪栗林、斬獲甚衆、血溉林樹、是後不復獻此栗於天子、忍熊
窘迫悲歌、乃與五十狹茅共投瀨田濟而死、十月二日、群臣尊皇
后曰皇太后、臨朝攝政、大臣武內宿禰如故、以物部多遲麻爲大
連、壬午歲、十一月八日、葬仲哀天皇于河內長野陵、癸未歲、正月
三日、皇太后立帝爲皇太子、都磐余、以物部五十琴爲大連、乙酉
歲、三月七日新羅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
請返微叱許知、而恐不見許、故私微叱許知、令佯奏曰、使者汙禮

斯伐毛麻利等告臣曰、我王以臣久不還、悉收妻子爲孥、伏願暫
還本土、審虛實而歸、太后聽之、使葛城襲津彥送之、共到對馬、泊
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毛麻利等、竊使微叱許智單舸而逃、乃
造蒭靈臥床、陽爲微叱許智病狀、告襲津彥曰、微叱許智病將死、
襲津彥使人往視、卽知見誑、執毛麻利等三人納一檻燒死之、直
至新羅、屯蹈鞴津、攻拔草羅城、虜獲而歸、襲津彥、武內宿禰之子
也、癸巳歲、二月八日、武內奉太子如角鹿、拜笥飯太神、十七日、至
自角鹿、太后設宴大殿、擧觴作歌、爲太子壽、武內代太子答歌、丙
寅歲、三月朔、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其王末錦旱岐告斯摩曰、甲
子歲、百濟人久氐、彌州流、莫古三人來于此、曰、百濟王使臣等使
於日本朝、故來假路、時海路未通、乃告以實、久氐歸其國具船楫、
且曰貴朝使至者急相報、今卽可爲相報、斯摩卽遣傔人爾波移
卓淳人過古於百濟、慰諭其王、百濟王肖古大喜、便開庫府、示爾

波移曰、我有此珍寶、欲貢貴朝、未知路津、今使者幸至、我尋當遣
使貢獻、厚贈爾波移而還之、丁卯歲、四月、百濟使久氐、彌州流、莫
古朝貢、時新羅貢調使亦來、帝大喜曰、是先帝之所欲而不見也、
群臣爲之感動、命勘校二國貢獻物、新羅貢物多珍奇、百濟貢物
甚劣、卽詰問使者、久氐等對曰、臣等失途至沙比新羅、新羅人拘
囚三月、殆將見殺、久氐等仰天咒詛、新羅怖而不殺、卻奪我貢物、
換己賤物、且脅曰、若泄此事者、還日必殺汝等、今日幸得不死者、
固大國之威也、乃召新羅使責之、復詔千熊長彥如新羅、問其罪、
己巳歲、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討新羅、久氐等從之至卓
淳國、荒田別等以兵少、遣沙白蓋盧徵軍於百濟、百濟使木羅斤
資、沙沙奴跪、領精兵來會、俱擊新羅、取比自㶱、南加羅、㖨國、安羅、
多羅、卓淳、加羅七國、移兵西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二城、以
其地賜百濟、於是百濟王肖古及其子貴須帥兵來會荒田別等

于意流村、千熊長彥亦自使于新羅來會于此、荒田別等帥師而
還、千熊長彥與百濟王俱至其國、登辟支山盟、復登古沙山、與坐
盤石上、百濟王盟曰、藉草爲坐、恐見火燒、鋪木爲坐、恐爲水流、故
今坐盤石上、自今以後、千秋萬歲、常稱西蕃、春秋朝貢、無闕無懈、
後幷斯二岐、卒廝、古瑳子他散半下、乞飡、稔禮等國、總稱曰任那、
乃建官家於安羅、謂之任那日本府、又曰安羅日本府、其官人鎭
任那者、曰行軍元帥、鎭百濟者曰百濟宰、鎭新羅者曰新羅宰、庚
午歲、二月、荒田別等還、五月、千熊長彥及久氐至自百濟、太后問
久氐等曰、海西諸韓既賜汝國、今復頻來何也、久氐奏曰、天朝鴻
澤遠覃、吾王不任感戴、故因朝使還、遣臣久氐奉謝聖恩、太后悅、
增賜多沙城、爲往還路驛、辛未歲、三月、百濟又遣久氐朝貢、於是
大后謂帝及武內宿禰曰、百濟國是天所賜、非由人力、歲時貢獻、
必致珍異、宜及朕存時厚加恩惠、卽使千熊長彥於百濟宜慰曰、

朕祇奉神祇之誨、平定海西諸韓、今王克修職貢、屢輸忠誠、懇款之至、朕甚嘉尙焉、乃使千熊長彥往述朕此意、王其能保封疆、永敦好聘、百濟王父子稽顙伏地啓曰、大朝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忘之哉、聖皇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西蕃、世世勿渝、壬申歲、九月十日、百濟使久氐從千熊長彥來、獻七枝刀七子鏡各一、及重寶數種、久氐奏曰、弊邑西界七日行、有谷那鐵山、産鐵、尋當貢獻、復奏曰、我王常誡子孫曰、今我所事海東天皇、聖恩洪大、割海西賜我、繇是我國式安、社稷式固、汝等能遵吾言、奉貢不絕、雖死何恨焉、此後每歲朝貢、乙亥歲、百濟王肖古卒、丙子歲、百濟王貴須立、壬午歲、新羅不朝、使葛城襲津彥討之、甲申歲、百濟王貴須卒、子枕流立、乙酉歲百濟王枕流卒、子阿花年少、叔父辰斯篡立、己丑歲、四月十七日、皇太后崩、年一百歲、追謚曰神功皇后、十月十五日、葬神功皇后于狹城盾列池上陵、

元年庚寅、春正月朔、帝卽位、時年七十一、是爲譽田天皇、都輕島、是謂明宮、

論贊曰、皇太后攝政、立應神爲皇太子、太后英烈、政自己出、應神未正位號、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太后崩、帝方七十一歲、而登宸極、歲月之久、在常人、則不勝年邁齒頹之歎、而曾無形迹見於史乘、怡怡色養、能盡歡悰、其意若曰、太后長存、則吾終身爲儲貳、唯朝夕問安視膳是務而已、及百濟新羅朝貢、慨然思慕乎先帝之不能及見、至使廷臣感泣、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之君乎、

山縣禎曰、帝年七十、猶爲太子、如將終身者也、與其兄麛坂忍熊二王之爭貪天位、起兵而禦其母者、何其霄壤也、盛德傳乎萬世、愈遠而愈顯者、誠有故也哉、

二年辛卯、春三月、立仲姬爲皇后、

三年壬辰、冬十月三日、東蝦夷朝貢、卽使蝦夷作廐坂道、十一月、所在海人擾動、不從皇命、遣大濱宿禰爲海人宰、安輯之、是歲、以百濟王辰斯無禮、遣紀角、羽田矢代、蘇我石川、平群木菟於百濟、責之、國人殺辰斯以謝、角等立阿花而歸、四將皆武內宿禰之子也、

五年甲午、秋八月十三日令諸國定海人及山守部、冬十月、令伊豆作船、長十丈、試之於海、輕疾如馳、名曰枯野、

六年乙未、春二月、行幸近江、

七年丙申、高麗百濟任那新羅並來朝、使武內宿禰領諸韓人作池、因號韓人池、

八年丁酉、春三月、以百濟王阿花無禮、削枕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阿花懼、使其子直支來朝謝罪、

九年戊戌、夏四月、遣武內宿禰監察筑紫、其弟甘美內宿禰譖於

帝曰、武內操筑紫、招三韓以圖不軌、帝信之、遣使殺武內、武內聞而嘆曰、吾無貳心、以忠事君、今其何無罪而死、時有眞根子者、說武內曰、大臣赤心奉上、天下所共知也、願潛行詣闕、自辨無罪、而後死未晩也、人言僕貌肖大臣、請以身代、卽伏劒而死、武內大悲感、乃從其言、竊出筑紫、出南海、詣闕自明、帝鞠訊武內及甘美內、使二人探湯於磯城川濱、質眞僞於神祇、甘美內服罪、武內執佩刀毆甘美內踣地、欲殺之、帝特詔釋之、賜紀伊直等之祖以爲奴、武內秉政如故、

新井君美曰、管蔡流言、周公以懼雷風動威、成王乃悟、武內宿禰帝室懿親、勤勞皇家、歷事四朝、年殆二百、及其探湯、僅免一死、嗚呼、君臣之義、兄弟之恩、雖曰聖智、亦爲難能也、其他則又何說、若夫眞根子、則可謂死友矣、豈亦易得者也耶、

十一年庚子、冬十月、作劒池、輕池、鹿垣池、廐坂池、

十三年壬寅、時有人奏曰、日向諸縣君牛諸井女髮長媛、國色無雙、帝遣使召至、居之桑津邑、大鷦鷯尊見其美而悅之、帝知其意、欲以賜之、一日宴于後宮、召髮長媛侍席、指示大鷦鷯、以歌諭意、大鷦鷯大悅、而答歌、乃賜髮長媛、

十四年癸卯、春二月、百濟貢縫衣女、是歲、功滿王子弓月君率百二十縣人口歸化、新羅擁閼不通、弓月特取途於百濟來歸、其從民悉留加羅、弓月獻金銀玉帛諸珍寶、帝嘉之、賜大倭朝津間掖上之地、以居焉、詔襲津彥往召弓月人口、而襲津彥亦爲新羅所過、不得歸、

十五年甲辰、秋八月六日、百濟王阿花使阿直岐貢良馬二匹、阿直岐有文學、皇子菟道稚郞子師之、帝嘗問阿直岐曰、汝國博士有賢於汝者乎、對曰、有王仁者、是國之秀也、帝卽遣荒田別、巫別於百濟、徵王仁、王仁祖曰狗、狗先曰鸞、出自漢高祖、狗始至百濟、

因家焉、

十六年乙巳、春二月、百濟王使王仁率治工卓素、吳服西素、釀酒仁番等來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稚郞子從學焉、博通典籍、帝甚鍾愛焉、文敎之興始此、

巖垣松苗曰、帝始召博士於西藩、授經典於皇子、以興明倫之學、爾後爲政、必由儒道、後世遣使于唐、命留學生、益明斯道者、帝固創之、嗚呼、帝寔爲萬世億兆君師、故於列聖中、特廟祀之、與皇祖並稱、以其德不可諼也、

賴襄曰、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有別不雜、皆存於自然、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列聖、保民如子、不讓堯舜禹湯、其風俗尊君親上、相愛相養、又有過唐虞三代之民、則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敎之、曰

仁曰義者耳、譬若人家同是一里也、而居之有舊有新、某巷陌、某井溝、皆有名目、記以帳簿、新者必問於舊者而知之、舊者曰、是吾巷陌井溝也、可乎、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載之以文、彼較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而用之、與釀治織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治也、而仁義者蠶也桑也、麴米銅鐵也、以麴米銅鐵蠶桑、爲自彼來者、儒者之見也、欲廢織縫釀治者、國學者之說也、故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云者乎、陋哉、且夫先王已取而用之、著爲令典矣、而敢非議之、是譏先王之典者矣、而幸免於誅也、

山縣禎曰、人之有仁義忠孝、固天之所賦也、而其驕狠敖惰、亦氣質之偏、人不能無之也、有其實、則有其名、凡自天地陰陽風雨寒暑、以至於人物百事、有其實、則命之名、以便稱呼、自然之

勢也、聖人以其善者爲法、而懲其惡者、敎之所由起也、今人家有子弟、孰不敎之忠孝恭儉、而戒其敖狠驕惰乎、人君之子視萬民亦然、故一家之敎、乃一國之所以敎也、此道也窮天地亙古今、人類之所在、無適而不然焉、何有彼我區域之別哉、故雖我邦之人、忠孝仁義固同一性、但古未有文字之紀之耳、故及漢土書籍之來、而隨其名稱而稱之、又以爲敎、亦自然之勢也、而近世有以其名義文字、皆自彼來、槩爲出於彼土聖人之作爲、而欲廢而斥之者、因斥先皇博求善之公心、而非之、泝上古未有文字之前、而指其荒唐繆悠之說以爲道、自應神以往列聖所爲、皆不屑之矣、是蓋出於其忌克之私心、而非公平之見也、然欲對漢竺而別創一道者、勢不得不然焉耳、

又曰、世俗以應神帝、爲武德之神者則否矣、蓋自源賴義、世世奉而祀之、至賴朝特極其崇敬、而武威日烜赫、終以成覇業矣、

於是乎諸州承其風、所在剏其宮、武弁之家、奉以爲司武之神焉耳、不知帝是文教之祖、而其武功則無所見矣、

是歲、百濟王阿花卒、敕直支還國嗣位、賜所削東韓之地、甘羅、高難、爾林城等遣之、秋八月、詔遣平群木菟、的戸田、將重兵莅新羅境、問襲津彥不歸之狀、新羅服其罪、木菟與襲津彥等、以弓月人口而歸、

十九年戊申、冬十月朔、行幸吉野宮、國樔人獻醴酒、奏風俗歌、自後貢獻、歲以爲常、

二十年己酉、秋九月、漢主劉宏之裔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率十七縣人口來歸、詔賜高市郡檜前村而居焉、奏曰、帶方男女皆有才藝、近者寓百濟高麗之間、心懷猶豫、未知去就、請垂天恩、遣使召之、帝敕使八腹氏召之、以爲公民、諸國漢氏其後也、

二十二年辛亥、春三月五日、行幸難波大隅宮、十四日、適登高臺、

妃兄媛侍焉、西望長歎、帝問曰、汝何歎、對曰、妾近思父母、故歎爾、願暫歸省、帝感其志、許之、因使淡路御原海人八十人爲舟送之、夏四月、發自大津、歸寧吉備、秋九月六日、狩淡路島、巡省吉備、行幸小豆島、十日、至葉田葦守宮、兄媛兄御友別獻食、其兄弟子孫皆爲膳夫、帝大嘉焉、因割吉備國、封其子稻速別於川島縣、仲彥於上道縣、弟彥於三野縣、其兄浦凝別於苑縣、其弟鴨別於波區藝縣、特封兄媛以織部縣、帝之幸吉備也、登加佐米山、風飄御笠、帝怪之、鴨別奏言、是神祇奉天皇之徵也、因獵其山、所獲果多、帝大喜、賜名賀佐、是爲笠臣之始祖、

二十五年甲寅、百濟王直支卒、子久爾辛立、年尚幼、大倭木滿致與王母奸婬、甚狂暴、木滿致、木羅斤資之子也、木羅斤資嘗從將軍荒田別等、討新羅有功、木滿致負父功、稱受朝旨、專制任那及百濟、帝聞之大怒、召木滿致、

二十八年丁巳、秋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上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菟道稚郎子讀之大怒、召使者責其無禮、面裂棄表文、

三十一年庚申、秋八月、詔曰、官船枯野、伊豆國所貢也、朽不堪用、然久爲官用、其功不可忘、何以得其名不泯而傳後世、群卿奉詔、令有司毀船爲薪、以煑鹽五百籠、頒賜諸國、因命作船、諸國獻船五百艘、湊於武庫水門、會新羅調使泊武庫、失火延燒所湊之船、讓責其使、新羅王懼、貢良匠、帝得其燋餘異之、命作琴、果良材也、

三十七年丙寅、春二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吳、求縫工女、

三十九年戊辰、百濟王使新齊都媛入侍、

四十年己巳、春正月二十四日、立菟道稚郎子爲皇太子、命大鷦鷯皇子輔之、使大山守皇子掌山川林野、以物部印葉爲大連、帝嘗幸針間、定國界、登神崎郡瓦村東岡、岡側有川、帝見青菜流出、謂阿良都命曰、上流必有居人、命令往探、果有居人、問其世系、答

曰、臣等蝦夷之後、祖先爲日本武尊所擒、放於此地者也、以佐伯爲氏、阿良都命還奏、帝曰、汝爲君治之、乃賜針間別佐伯直姓、阿良都命、景行皇子稻背入彥命之後也、

四十一年庚午、春二月十五日、帝崩于明宮、年一百十一、是月、阿知使主等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至自吳、葬河內惠我藻伏山岡陵、追謚曰應神天皇、元明帝和銅五年、祀帝於豐前宇佐郡、號曰八幡大神宮、淸和帝創山城男山石淸水社、以爲宗廟、歲時奉祭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

館林　岡谷繁實修

仁德天皇

仁德天皇、應神帝第四子也、母仲姬皇后、品陀眞若王女也、帝之生、有木兎入殿、是日大臣武內宿禰亦生子、鷦鷯入産室、應神帝以爲祥、謂武內曰、今朕之子與大臣之子、同日而生、兼有瑞祥、其取鳥名、相易名子、以爲後葉之契、因名帝曰大鷦鷯、四十年正月、應神帝問帝及大山守皇子曰、汝等愛子耶、對曰、甚愛、又問、長與少孰愛之、大山守曰、不如長子、應神帝素愛少子菟道稚郞子、欲立爲太子、故不悅、帝揣其意、對曰、長者多經寒暑、既爲成人、無復悒矣、少子未知其成、故最憐之、應神帝大喜曰、寔合朕意、遂立稚郞子爲皇太子、使帝輔之、四十一年二月、應神帝崩、皇太子讓位

於帝曰、夫君天下以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下相驩、天下安矣、今我弟也、加以不德、何敢承大業乎、大王天姿岐嶷、仁孝遠聞、年齒且長、宜君天下、先帝立我爲太子、豈以才德、唯愛之也、宗廟社稷之重、我何足奉之、且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常典、願大王莫疑、速卽帝位、我當爲臣助耳、帝曰、不然、先皇謂皇位不可一日空、豫撰明德以爲貳、祚之以嗣、授之以民、崇其寵章、布聞萬國、我雖不賢、敢棄先帝之命、固辭不受、太子亦不肯立、時額田大中彥皇子因欲領倭屯田屯倉、謂屯田司淤宇宿禰曰、屯田本屬山守地、是以吾將治之、汝不可掌、淤宇不聽、乃訴于太子、太子不受、稟于帝、帝亦不自決、召倭吾子籠問之、以狀告大中彥、大中彥自服而止、大山守素恚不得爲嗣、重以倭屯田之事、含怨益深、時太子與帝相讓、遜居菟道、大山守密圖不軌、將襲太子、帝知其計、告太子、太子大驚、乃盛張帳帷于山上、爲百官環列往來之

狀、令一舍人佯爲太子、坐胡床、太子自著布衣、操楫雜舟子中、伏兵於河邊以待、大山守不知、遲明至河、從士數百皆衷甲、將上船、望見山上帳帷、以爲太子在焉、船至中流、太子命舟子蹈舷、船卽傾、大山守墮水浮沈、伏兵發矢、不得著岸、遂溺死、太子鉤求其屍、得之考羅濟、收葬那良山、既而作宮室於菟道、以居、皇位空者三歲矣、時有海人、獻鮮魚於菟道宮、太子曰、我非天皇也、使之獻難波、帝亦辭諭以獻菟道、魚餒於路、更獲以獻、讓如前日、魚又餒、海人苦之、棄魚而泣、諺曰、海人乎因己物以泣、此之謂也、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久生以病天下乎、乃自決、帝聞之、大驚馳到菟道宮、時已三日、帝摽擗叫哭、乃解髮跨屍、三呼曰、我弟太子、太子迺應聲蘇息起坐、帝曰、何遽至此、死者有知、先帝其謂我何、太子曰、天命也、誰能留之、我見先帝於地下、具奏兄王聖且有讓、方今聞我死、急至、毋乃勞乎、請納八田皇女於掖庭、言畢而絕、帝

素服擧哀、哭之甚慟、遂葬於菟道山上、

靑山延于曰、立子以長、年均以賢、此萬世不易之大經也、應神以私愛立少子、固失長幼之序、夫帝之立之以嫡耶、仁德嫡也、稚郞庶也、則仁德宜立、而稚郞不宜立焉、以賢耶、則仁德尤賢、稚郞雖賢、不宜以弟先兄、雖然稚郞既居儲位、名分已定、則稚郞之讓、仁德不得不辭焉、然則稚郞何以不讓於應神建儲之時、而於應神既崩之後、曰應神愛稚郞而立之、而稚郞讓之、是傷父志也、故隱忍至是、殺身以成其志、若稚郞者、可謂仁且孝矣、稚郞之薨、仁德不獲已而後卽位、則兄弟相讓兩得其宜、應神始崇文敎、以禮讓爲天下、其效如此、國家之所以興、非徒然也、

山縣禎曰、泰伯之讓、孔子稱爲至德、夷齊之相讓、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仁德兄弟之相讓、亦求仁而得仁、死而無怨者也、可不

謂至德乎、

元年癸酉、春正月三日、帝即位、是爲大鷦鷯天皇、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臣武內宿禰如故、百濟人王仁作和歌賀之曰、（那儞波豆儞、磋玖邪盧酒波那、布由語茂利、伊摩烏波瑠倍斗、磋玖邪盧酒波那、）都難波、是謂高津宮、宮室弗堊、梁楹弗飾、務從節儉、不奪民時、

二年甲戌、春三月八日、立磐之媛命爲皇后、

四年丙子、春二月六日、詔群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烟氣不起於域中、意者百姓既貧、家無炊者、朕聞古聖王之世、人人爲詠德之聲、家家有康哉之歌、今朕臨億兆、於玆三年、頌聲不作、炊烟轉踈、即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封畿之內、尚有不給者、況畿外諸國乎、

三月二十一日、詔曰、自今之後、三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於是黼衣絓履、不弊盡不更爲、溫飯煖羹、不酸餒不之易、小心約志、以從事於無爲、是後宮垣頹而不造、茅茨壞而不葺、風雨時順、五穀

豐穰、三年而百姓殷富、歡聲盈路、

七年己卯、夏四月朔、帝登臺見烟氣多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天之立君、本爲百姓、故君以百姓爲本、古昔聖王、一人饑寒、顧之責身、百姓貧則朕貧也、百姓富則朕富也、未有百姓富而君貧者矣、

賴襄曰、仁德之所以爲仁可知已、仁德之言曰、天爲民立君、君自儉以養民、民富則君富、大哉言乎、是我列聖之所傳、而發之於帝、所以貽範萬孫也、自是其後、循之者安、違之者危、下至武門、一興一廢、無不由此者、大哉言乎、有德者有言、因其言可以知其德矣、

秋八月九日、爲去來穗別皇子定壬生部、爲皇后定葛城部、九月、諸國請曰、課役並免、既經三年、今百姓富饒、路不拾遺、家有餘儲、而宮殿朽壞、府庫不充、請貢稅調、以修理宮室、不聽、

十年壬午、冬十月、始科課役、以造宮室、於是百姓扶老携幼、爭先來赴、運材負簣、日夜營作、未幾宮室悉成、

十一年癸未、夏四月十七日、詔曰、朕今視是土、郊澤曠遠、田圃乏少、河水橫逝、下流不駃、每值霖雨、海潮逆上、行路以舟、其宜踈流注海、以全田宅、冬十月、穿渠宮北、通於海、號曰堀江、又築茨田堤、時水勢猛悍、堤壞而難塞者、有兩處、帝夢有神誨之曰、武藏人強頸、河內人衫子、用此二人以祭河伯、則必得塞、乃索獲此二人、因將祭于河、強頸悲泣、投水而死、而堤成矣、衫子取兩匏、臨水請曰、願以匏之浮沈、試神之眞僞、匏沈則以爲眞、匏浮則以爲僞、若僞則吾不徒死、乃投匏、匏浮水上、圓轉流去、於是衫子得不死、而堤亦成矣、

山縣禎曰、帝命築堤者、傷民被害也、殺人以爲此、豈其心之所忍哉、而帝爲此者、信夢中之神語也、夢本不足信、神豈欲殺人

哉、觀衫子之設術以免死、而堤亦成矣、可以見夢之果不足信也、帝性雖明叡、學術未深、見理未精、是以有此惑也已、

是歲、新羅朝貢、

十二年甲申、秋七月三日、高麗貢鐵盾鐵的、八月十日、賜饗於高麗使、大會群臣、令射其盾的、衆莫能穿、盾人宿禰射而洞之、高麗人大驚、共起拜、帝嘉之、翌日賜名曰的戶田宿禰、冬十月、鑿大溝於山背栗隈縣、以漑田、民被其利、

十三年乙酉、秋九月、始置茨田屯倉、因定舂米部、冬十月、作和珥池、築橫野堤、

十四年丙戌、冬十一月、造橋猪甘津、是歲、開大路于京中、自南門直達丹比邑、又鑿大溝於感玖、引石河水、漑上鈴鹿、下鈴鹿、上豐浦、下豐浦郊原、墾田四萬餘頃、百姓寬饒、無復凶荒之患矣、

十七年巳丑、新羅不朝貢、秋九月、遣砥田宿禰、賢遺臣、責問之、新

羅幭、乃貢絹一千四百六十匹、及雜調八十艘、

二十二年甲午、春正月、帝欲納八田皇女爲妃、以成太子之志、作歌諭意于后、后答歌沮之、

三十年壬寅、秋九月十一日、后將豐樂、幸紀國熊野岬、採御綱葉、帝時其亡、召八田皇女納宮中、后還至難波、聞之大恚、投御綱葉於海、不肯下船、因名其處曰葉濟、帝未知其情、幸大津以迎后、后徑遡江、自山背赴倭、帝使舍人鳥山諭后還宮、后不肯還、營宮山背筒城岡南而居焉、冬十月朔、帝遣口持臣諭之、后默不答、口持臣日夜伏殿前、雨雪不去、其妹國依媛事后、見其狀而泣、后問其故、對曰、今伏庭俟命者妾兄也、雨雪不避、是以泣、后曰、告汝兄速還、吾意決矣、十一月七日、帝欲見后、幸山背至筒城宮、喚后、后不出、帝作歌諭之、后使入奏曰、陛下納八田皇女爲妃、妾不欲與妃共事、故不敢見、帝悵然還、八田皇女應神帝之女也、

三十一年癸卯、春正月十五日、立去來穗別尊爲皇太子、

三十五年丁未、夏六月、皇后磐之媛崩於筒城宮、

三十七年己酉、冬十一月十二日、葬皇后、

三十八年庚戌、春正月六日、立妃八田皇女爲皇后、以后無子、詔侍臣物部大別連公、定皇子代、賜后號爲氏、以爲氏造、改姓矢田部連公、

四十年壬子、春三月、帝欲納雌鳥皇女以爲妃、使隼總別皇子通命、隼總別與雌鳥通、久之不復命、帝未之知、親臨雌鳥室、聞侍女歌、乃知隼總別私通、心銜之、然帝素友愛、且憚后、隱忍不罪、一日隼總別枕雌鳥膝而臥、謂曰、鷦鷯與隼孰捷、曰隼哉、曰、是我所以先也、帝聞而惡之、隼總別舍人等歌、帝聞而大怒曰、朕不欲以私怨滅親、然彼反欲危社稷乎、乃欲殺之、隼總別與雌鳥逃赴伊勢神宮、帝敕吉備品遲部雄鯽播磨佐伯阿俄能胡追之、曰、所及卽

殺之、時后謂帝曰、雌鳥皇女實當重罪、然就刑日、莫使露體、帝許之、乃戒雄鯽等曰、莫收其所賫之足珠手珠也、雄鯽等追及伊勢蔣代野殺之、阿俄能胡得珠裳中、旣還、后問雄鯽等曰、見皇女之珠乎、對曰、不見、是歲、新嘗宴會、賜酒內外命婦、近江山君稚守妻與釆女磐坂媛手纏良珠、后疑之、命有司問所得、對曰、阿俄能胡妻之珠也、阿俄能胡坐死、獻私地贖得免、因號其地曰玉代、

四十一年癸丑、春三月、遣紀角於百濟、始定國郡疆場、審錄鄕土物產、時百濟王孫酒君無禮、紀角怒讓之、百濟王懼以鐵鎖縛酒君、依葛城襲津彥謝罪、襲津彥以酒君歸、酒君旣至、逃匿于石川錦織許呂斯家、乃紿言、天皇旣赦我、請寄汝而生活焉、久之帝赦其罪、

四十三年乙卯、秋九月朔、依網屯倉阿弭古獲鷹、時人莫能識、阿弭古奇而獻之、帝召酒君問之、對曰、百濟多此鳥、可以馴擾、亦能

捕鳥、俗呼曰倶知、因命酒君養之、未幾得馴、酒君著條、繫鈴、臂之以獻、帝獵百舌鳥野試之、多得雉、置鷹甘部、因稱養鷹之地曰鷹甘邑、

五十年壬戌、春三月五日、河內人奏、茨田堤雁生子、帝作歌問之、武內宿禰亦作歌答之、

五十三年乙丑、新羅不朝貢、夏五月、遣兄竹葉瀨往責之、路獲白鹿而還獻之、重遣其弟田道、因授精兵詔曰、彼若不服、則擧兵擊之、田道將精兵進、新羅果發兵拒之、數挑戰、田道固塞不出、執新羅候卒一人、誘問其虛實、對曰、有强力者曰百衝、驍勇絕倫、每爲右軍先鋒、今若擊其左則敗也、田道簡精騎突其左、新羅軍果潰、因縱兵乘之、殺數百人、虜四邑人民而還、田道荒田別之子也、

五十五年丁卯、蝦夷叛、遣田道討之、戰于伊寺水門、兵敗死之、從者取其手纏、歸授其妻、妻大悲慟、卽抱手纏而縊死、時人哀焉、是

後蝦夷屢侵掠、遂發田道塚、有大蛇、自塚中出、瞋目噬夷賊、悉被其毒、多死亡者、時人曰、田道雖亡能報讎、孰謂死者無知耶、是歲、大臣武內宿禰薨、武內歷仕景行成務仲哀應神仁德五朝、在官二百四十四年、配食應神廟、子孫分流太衆、歷朝大臣、多出於其族、而紀氏最著、

五十八年庚午、夏五月、荒陵松林南道、忽生歷木二株、夾路而末合、冬十月、吳高麗並朝貢、

六十年壬申、冬十月、以白鳥陵非瘞葬之地、詔欲廢其陵守、始差充役丁、帝臨役所、陵守目杵忽化白鹿而走、帝見而驚懼、詔置陵守如故、乃授土師連等、

六十二年甲戌、夏五月、遠江國司上言、有大木兩岐、大十圍、漂于大井河、遣倭五十篩、用造御船、是歲、額田大中彥狩于闘鷄、望野有如屋廬、使入視之、則窟也、召闘鷄稻置大山主、問曰、何窟也、曰

氷室也、掘土丈餘、厚藉茅莢、藏氷其中、以草覆之、亙夏不泮、比當炎熱、出而用之、大中彥乃獻之帝、自是每季冬伐氷藏之、至春分頒之、

六十五年丁丑、飛彈有宿儺者、前後二面、四手四足、無膕乃踵、輕捷多力、左右佩劍、前後共射、恃力拒命、掠畧人民、遣難波根子武振熊誅之、

六十七年己卯、冬十月五日、行幸河內石津原、作壽陵、縣守、吉備國人也、勇悍强力、輕捷絕倫、時吉備中國川島河有大虬、行人被毒多死亡者、縣守臨淵投三瓢、曰、汝吐毒害人、我將殺汝、汝能沈此瓢、則我避汝、不能則殺汝、虬不能沈瓢、縣守入水、揮劍斬虬、悉斷其種類、河水爲赤、因號其水曰縣守淵云、帝世以意伎出雲等五國造有罪、令罰作播磨土田、納獲稻於御倉、謂之飾磨屯倉、初應神帝時、弓月君以百二十七縣百姓歸化、帝分置其子孫於諸

郡、令養蠶織絹貢之、詔稱其柔軟暖肌膚、賜姓波多、

八十七年己亥、春正月十六日、帝崩、帝幼而聰明、容貌美麗、及壯、寬仁慈惠、夙興夜寐、專心政理、通溝渠、作堤坊、墾闢郊原、是以百姓樂業、海內富庶、稱爲聖帝、嘗與八田皇后避暑高臺、聞菟餓野鹿鳴而愛之、一夕鹿不鳴、明日猪名縣佐伯部獻鹿供膳、帝問何處獲之、曰得之菟餓野、帝謂后曰、計獲鹿之日、與所獲之地、蓋朕所愛者也、獲者雖無心、朕有不忍、不欲使彼近皇后、乃命移佐伯部於安藝渟田、乃帝末年、妖氣稍動、或有叛者、帝輕賦薄斂、布德施惠、是以風化大行、二十餘年天下復無事、追諡曰仁德天皇、

論賛曰、仁德以百姓之心爲心、一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菲飲食、惡衣服、宮室敝不改、三歲除課役、與民休息、及四海既富、爨烟盛起、百姓請輸稅調修宮室、而帝不聽、又經三歲然後聽之、勿亟子來、民歡樂之、雖古先哲王、何能過之、漢文景

而下、不足較焉、崇神下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也、帝小心約志、躬服節儉、不以天下爲侈、務遵祖宗經邦之道、而體崇神恤下之仁、可謂盡善矣、周公作無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是可以賛帝之德化、玉衡正而太階平、享國永年之效、亦可覩矣、

山縣禎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恭儉得之、以驕泰失之者也、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富貴而能不驕泰者、其與幾人、大抵富貴之家、生而安飽、縱情逞欲、驕樂淫侈、莫所不至焉、於是乎國弊民瘵、刻剝之政隨起、下民怨咨、幾至危亡矣、今帝生於萬乘之上、有四海之富、而恭儉爲德、仁恕爲政、未數歲、五穀豐穰、百姓既富、及其末年、海內淸平、幾致刑措、民之仰之如父母、是帝恭儉之效也、後之有國家者、可不仰而法之哉、

履中天皇

履中天皇、仁德帝長子也、母磐之媛皇后、葛城襲津彥女也、仁德帝三十一年、立爲皇太子、八十七年正月、仁德帝崩、皇太子居難波宮、既除喪、未即位、欲納羽田矢代女黑媛爲妃、使住吉仲皇子往告期、仲乃佯爲皇太子姦之、歸適遺手鈴、翌夜太子至褰帳而入、牀頭有鈴音、大子怪問之、媛曰、非昨夜所賚之鈴乎、太子乃知仲姦之、默而去、仲恐誅、擧兵圍宮、太子方被酒臥、時平群木菟物部大前、阿知使主等入告、太子不信、木菟等扶太子、上馬而逃、仲遂焚宮、太子至河內埴生坂而醒、顧視煙焰大驚、馳自大坂、將入倭、至飛鳥山下、遇一少女、問山有人乎、答曰、執兵者充滿山中、宜由當摩路、太子乃發當縣兵、踰龍田山、見執兵者數十人、太子疑其爲賊、伏兵于山中、使人問、對曰、淡路野島海人也、以阿曇連濱子命追太子、太子發伏悉捕獲焉、倭吾子籠爲仲以兵拒太子於

掠食栗林、太子望見、遣使問之、吾子籠告名、且問曰、子爲誰、曰皇太子使也、吾子籠畏其衆、紿曰、吾聞皇太子有急、所以來援也、太子惡其詐、欲殺之、吾子籠駭懼、請納妹日媛自贖、太子許之、駐石上振神宮、瑞齒別皇子聞之、迹而造焉、太子意疑而不見、瑞齒別使人奏曰、僕無異心、唯憂太子不在、故來赴耳、太子使告曰、我避仲皇子之難、以至于此、豈得不疑汝乎、汝誠無異心、還難波而殺仲皇子、瑞齒別啓曰、太子何憂之有、今仲皇子無道、群臣百姓共怨惡之、左右皆有離心、莫爲之謀者、臣雖知其逆、以未受太子命、徒自慷慨耳、今已奉命、何難誅之、唯恐事平後、猶且見疑、願得忠直者一人與俱、帝遣平群木菟往、瑞齒別歎曰、今太子與仲皇子、皆我兄也、誰從誰乖、然除無道就有道、其誰非我、乃至難波、誘仲近習刺領巾曰、爲我殺皇子、我必厚報汝、乃脫錦衣褌與之、刺領巾遂刺仲殺之、木菟謂瑞齒別曰、刺領巾有功於我、而躬忍於其

君、罪不容誅矣、瑞齒別從之、誅刺領巾、即日赴倭、夜半至石上復命、太子召見褒寵之、賜村合屯倉、是日擒阿曇濱子、十月七日、葬仁德天皇於百舌鳥野陵、

元年庚子、春二月朔、帝即位、是爲去來穗別天皇、夏四月十七日、召阿曇濱子曰、汝罪當死、然朕不忍汝殺、即黥而宥之、釋野島海人罪、役於倭蔣代屯倉、秋七月四日、納黑媛爲妃、葦田宿禰之女也、

二年辛丑、春正月四日、立皇弟瑞齒別皇子爲皇太子、冬十月、遷都磐余、平群木菟蘇我滿智物部伊莒弗葛城圓共執政、十一月、作磐余池、

三年壬寅、冬十一月六日、帝與皇妃泛舟宴于磐余市磯池、膳臣余磯獻酒、櫻花飄落御盞、時方盛冬、帝異之、謂物部長眞膽連曰、是花非時而來、汝往覓之、於是長眞膽尋花得之掖上室山而獻

之、帝以爲瑞、遂名宮曰磐余稚櫻宮、賜余磯姓若櫻部臣、長眞膽若櫻部造、

四年癸卯、秋八月八日、始置史於諸國、以記言事、達四方志、冬十月、鑿石上溝、

五年甲辰、秋九月十八日、帝狩淡路島、停以黥徒爲飼部、二十二日、至自淡路、冬十月、車持君在筑紫、悉校車持部、奪隷神戶者、以致神祟、爲人所告、帝召而推問、因數其罪曰、爾雖車持君、縱校天子之百姓、罪一也、兼奪隷神戶者、罪二也、乃科惡解除善解除、出祓於長渚崎、遂停掌筑紫車持部、

六年乙巳、春正月六日、立草香幡梭皇女爲皇后、仁德帝女也、九日、時以三韓貢獻累至、始置藏職、因定藏部、五月朔、納大姬郎姬高鶴郎姬爲嬪、共鯽魚磯別王女也、二嬪既入宮、恒懷悲嘆、帝聞而問之曰、汝何嘆、對曰、妾兄鷲住王爲人强力輕捷、能超入尋屋、

而出遊多日、不得面言、故嘆耳、帝悅其强力、遣使召之者再、不肯來、恒居於住吉邑、是爲讚岐國造及阿波脚咋別二族之始祖云、

三月十五日、帝崩於稚櫻宮、追謚曰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反正天皇、履中帝同母弟也、生於淡路宮、齒長一寸、廣二分、上下齊等如貫珠、汲瑞井具浴、時多遲花飄落井中、因名帝曰多遲比瑞齒別皇子、仁德帝乃置多治部於諸國、爲湯沐邑、多遲今虎杖也、及長、美容姿、身長九尺二寸五分、履中帝二年、立爲皇太子、六年三月、履中帝崩、十月四日、葬履中天皇於百舌鳥耳原陵、

元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帝卽位、是爲瑞齒別天皇、葛城圓執政如故、秋八月六日、立津野媛爲皇夫人、木事女也、冬十月、遷都於河內丹比、是謂柴籬宮、

五年庚戌、春正月二十三日、帝崩於正寢、在位之間、風雨時順、五

穀成熟、人民富饒、海內無事、追謚曰反正天皇、

允恭天皇

允恭天皇、反正帝同母弟也、自幼仁惠謙遜、五年正月、反正帝崩、群臣議曰、方今大鷦鷯天皇之子存者、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與大草香皇子耳、然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長且仁孝、乃擇吉日上天皇璽、帝謝曰、予不幸久罹篤疾、不能行步、且初欲除病、裂膚療之、猶未得瘥、先皇責曰、汝爲毀體、不孝孰甚焉、雖得長生、不得繼業、予兄二天皇亦謂予不似、卿等所共知也、夫天下大器也、帝位鴻業也、民之父母、豈庸愚之任乎、寡人不敢當、請更擇賢立之、群臣再拜言、帝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今不正位號、恐百姓望絕、願大王速卽位、勿違衆議、帝曰、篤疾之人、何足奉宗廟社稷、群臣固請曰、此天下萬民之意也、帝不許、

元年壬子、冬十二月、妃忍坂大中姬命知群臣議奉帝卽位、帝固

辭、群臣憂懼、適執盥于帝前、因啓曰、大王謙遜、天位久曠、群臣百僚不知所爲、願大王勉從群望、帝背而不言、妃惶恐不退數刻、時方季冬烈寒、水溢凝於腕、凍寒幾死、帝顧而駭、扶起曰、嗣位重事、不得輙就、然群臣所請、事理灼然、何終辭、妃退謂群臣曰、皇子將聽所請、當上天皇璽符、群臣卽日捧璽符、再拜上之以固請、帝曰、群卿爲天下請、寡人何敢終辭、於是帝卽位、都於遠飛鳥宮、是謂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

二年癸丑、春二月十四日、立忍坂大中姬爲皇后、爲定刑部、初后從母在家、獨遊園中、闘鷄國造乘馬窺籬、戲曰、能治園乎、因求蘭一莖、后采授之、問其所須、國造曰、往山拂蟣耳、惡其侮慢曰、首也吾不忘矣、及貴譲其罪而欲殺之、國造叩頭曰、臣罪實當萬死、然當時豈知皇后有今日乎、后釋之、貶其姓曰稻置、

三年甲寅、春正月朔、遣使新羅求醫、秋八月、醫至、療帝疾、得瘳、厚

賞遣之、

四年乙卯、秋九月九日、詔曰、上古之治、人民得所、姓族無愆、頃者諸氏人或誤失己姓、或故認貴族、由是上下相爭、百姓不安、朕雖不明、豈不正其錯、群卿其宜議定具奏、群臣咸曰、陛下擧失正枉、甄明氏姓、以求至治、臣等敢不昌諸、二十八日、又詔曰、群卿百寮及諸國造皆言、帝皇之胄、天降之胤、然三才剖判、多歷年所、是以一氏蕃衍、更爲數姓、其實難明、諸氏人等其宜齋戒沐浴、爲盟神探湯、乃設探湯瓮於味橿丘、諭曰、眞者獲全、僞者必害、於是衆各就瓮探湯、或全或傷、果如所諭、詐者愕然不肯進、氏姓自定、爭者始息、

五年丙辰、秋七月十四日、先是玉田宿禰掌反正帝殯宮事、是日地震、敕遣尾張吾襲察殯宮動靜、玉田不在焉、吾襲奏其狀、帝使吾襲往葛城察之、玉田方集男女、置酒高會、吾襲諭帝旨、玉田懼、

以馬一匹、賂於吾襲、而密徼於路殺之、因匿武內墓域、帝召之、玉田衷甲而來、甲露、帝欲知其實、使小墾田采女賜酒、采女具白其狀、帝怒將殺之、玉田逃匿其家、詔發兵圍之、捕而誅之、玉田襲津彥之孫也、冬十一月十一日、葬反正天皇于百舌鳥耳原陵、

七年戊午、冬十二月朔、帝宴新室、親彈琴、皇后起舞、時俗每宴會、舞竟卽謂座長曰、奉娘子、以爲禮、后悟帝强己、令進弟姬、舞竟故不陳禮詞、帝謂后曰、何失常禮耶、后復起舞、舞竟曰、奉娘子、帝問娘子爲誰、后不獲已、乃對曰、妾妹名弟姬、帝懽、弟姬姿容絕妙、光艷徹衣、時人號曰衣通郞姬、明日遣使召之、時姬從母在近江坂田、畏后不敢至、使者七還、猶不至、更命舍人中臣烏賊津曰、汝能將弟姬來、朕必厚賞、烏賊津至坂田、姬曰、妾豈拒天皇之命、唯恐違皇后之意、妾死不敢赴召、烏賊津曰、天皇命臣曰、必迎得來、不然將獲罪、歸而不免死、寧伏庭而死耳、固不去、初烏賊津褁糒裀

中而往、密餧之、伏中庭七日、與之飲食不受、姬以爲旣不奉詔、又喪忠臣、是重我罪也、乃與烏賊津就道、至倭春日、憩櫟井上、自酌酒以勞烏賊津、卽日入京師、烏賊津留姬於倭吾子籠家、入奏其狀、帝嘉歎、特褒賞之、后知姬至、色不平、帝憚之不敢納宮中、造宮於藤原處之、后生雄略帝之夕、帝始幸之、后聞而大恨曰、妾結髮侍宮閫、今妾在蓐、死生不測、而以此夕幸藤原、何也、乃欲縱火自焚、帝聞大驚曰、朕過也、慰諭而止、

八年己未、春二月、行幸藤原、衣通姬憚后、願離宮遠居、帝更造宮於河內茅渟、使姬徙居焉、自是帝數遊獵日根野、

九年庚申、春二月、行幸茅渟宮、秋八月、冬十月、又幸、

十年辛酉、春正月、行幸茅渟宮、后曰、陛下屢幸茅渟、妾非絲髮嫉之、但恐百姓所疾苦、帝爲之遊幸稍希、初姬在藤原、帝謂大伴室屋曰、朕得美孃子、甚愛之、欲傳其名於後世、室屋承旨、課諸國造、

爲定藤原部、

十一年壬戌、春三月四日、行幸茅渟宮、

十四年乙丑、秋九月十二日、獵于淡路島、終日不獲一禽、卜之則曰、島神所爲也、且告曰、赤石海中有眞珠、取以獻我、令大有獲、命烏豎戶捕之、皆不能獲、阿波長邑男狹磯者還報曰、洋中深險之處、有一大鰒、光燿射人、珠在必矣、而不得漫近、我懸絙于腰、沈入海中、良久得珠摠其絙、船上人挐出之、衆如其言、果抱鰒而出、氣息旣絕、乃剖得眞珠、大如桃子、用祭神、復獵、獲如丘山、愍烏豎戶死、勅厚葬之、

二十三年甲戌、春三月七日、立木梨輕皇子爲皇太子、爲定輕部、以物部麥入宿禰、物部大前宿禰、並爲大連、太子容姿佳麗、同母妹輕大娘亦艷、太子每欲姦之、懼罪未果、而戀戀殆將死、自以爲與其徒死、不若遂所欲以獲罪、於是竊通、先是仁德帝時、女人有織縑

者、謂之天金機、後又置織部於諸國、至此服部連總領諸國織部、

二十四年乙亥、夏六月、御膳羹凍、帝異之、命卜、卜者曰、有內亂、親親相姦耶、有人曰、皇太子通大娘皇女、因推問得實、帝謂太子儲貳也、不可加刑、乃流大娘於伊豫、

論贊曰、皇太子木梨輕與母妹輕大娘姦、遂有盛夏羹氷之異、卜者之言、頗似漢儒洪範五行傳之說、蓋君子之畏天也、雖微不敢忽、爲之戒愼恐懼、敬之至也、允恭以儲貳之重、不忍加刑、亦存忠厚之道、而太子不悛、竟以淫虐隕命、不畏天其及也宜矣、然亦竊怪親親相姦、不特止於太子、上世之事、姑置不論、逮乎叔世、間亦有之、謂羹將不勝其凍、而舊吏特書之者、蓋亦有深意焉、據實以記異、因事以存戒、而後之賢君明主、其將有省於斯乎、

四十二年癸巳、春正月十四日、帝崩、追諡曰允恭天皇、

安康天皇

安康天皇允恭帝第三子也、母忍坂大中姫皇后、稚野毛二派皇子女也、四十二年正月、允恭帝崩、時新羅久闕職貢、聞帝崩大驚、卽使使貢調賦八十艘、樂工八十人、至對馬大哭、至難波津咸素服、捧貢物樂器、或哭或歌、奉哀於殯宮、山陵事畢而歸、其使有愛京城耳成山畝傍山者、到琴引坂、顧二山而歌、時倭飼部聞此語、疑以爲通釆女也、卽還奏之、於是悉收使者推問、使者啓曰、愛京城兩山而言爾、實不犯釆女也、乃釋放還、新羅王金訥祇聞而大恨、更減貢物船數、十月十日、葬允恭天皇于河內長野原陵、是時皇太子暴虐、淫于婦女、群臣屬心於帝、太子密集兵將襲之、帝亦爲之備、各造器械、穴穗括箭、輕括箭始于此、太子度人心背離、乃匿物部大前之家、帝圍之、大前迎謁曰、願勿害太子、臣有所謀、太子遂自殺、或云流于伊豫、十二月十四日、遂卽天皇位、是爲穴穗

天皇、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臣葛城圓如故、以物部木連子爲大連、遷都石上、是爲穴穗宮、大泊瀨皇子欲聘反正諸皇女、皇女辭曰、君暴猛好殺、喜怒無常、妾等不肯、不能奉命、

元年甲午、春二月朔、帝欲爲大泊瀨皇子聘皇叔大草香皇子妹幡梭皇女、使根使主致其意、大草香對曰、臣近沈重痾、譬如載物于船、以待潮至、然死天命也、何足惜、但以有孤妹、未能輒瞑而已、今陛下不嫌其醜陋、將備荇菜之數、恩命之辱、臣何敢辭、因以其私寶押木珠縵者附根使主曰、菲薄之物、願爲信契、卿宜爲奏上、根使主愛其美麗、私匿之、佯奏曰、大草香皇子不奉命、乃謂臣曰、彼雖同族、豈得以吾妹爲妻耶、帝怒遣兵圍大草香第、攻殺之、大草香之臣難波日香蚊抱皇子頸、二子各持一足而呼曰、悲哉、吾主無罪、吾父子三人生事之、死不殉、是不臣也、卽皆自刎、衆爲流涕、帝納大草香妻中蒂姬爲妃、履中帝女也、幡梭初爲履中皇后、

履中帝崩後、依母兄大草香、至是取爲大泊瀨妃、

二年乙未、春正月十七日、立妃中蒂姬爲皇后、后初適大草香、生眉輪王、眉輪以母故免罪、養宮中、

三年丙申、秋八月九日、帝幸山宮、宴于樓上、酒酣謂后曰、朕雖愛汝、唯恐眉輪王長之後、知朕殺其父、必有報仇之心、朕常以爲念耳、因枕后膝而臥、眉輪時年七歲、遊戲樓下、悉聽其言、遂登樓伺帝醉睡、刺而弑之、年五十六、後三年葬菅原伏見陵、追謚曰安康天皇、

山縣禎曰、本邦臣弑君、始見于此、蓋大草香以讒見殺、則死非其罪、眉輪弑帝以爲復父讎者、固幼童不審義之輕重、則其意亦或可恕矣、然君者臣之所天也、豈可讎之哉、乃弑之、其爲大逆、不得免誅矣、

雄略天皇

雄略天皇允恭帝第五子、安康帝同母弟也、初生神光滿殿、長而剛健過人、安康帝之暴崩也、大舍人走告變、帝疑諸兄使之、戎服率兵、逼八釣白彥皇子、問其故、皇子不答、帝怒曰、焉有聞天皇遭害而不悲駭者邪、乃拔刀斬之、又問坂合黑彥皇子、亦不答、帝愈怒、又將殺之、按劾賊所由、眉輪王曰、臣不求天位、唯報父仇耳、坂合黑彥懼殺、眉輪俱走匿大臣葛城圓宅、帝遣使索之、圓報曰、臣嘗聞人臣有故逃入王室、未聞諸王匿入臣家、今皇子與王來託生於臣、臣何忍出之、帝進圍圓家、圓拒戰、飛矢雨下、帝杖矛親讓圓、圓將出門請罪、圓索脚帶、其妻授之、悲傷作歌、圓束裝既畢、出而跪拜曰、臣雖就戮、不敢奉命、匹夫不可奪志、大王寧不聞之乎、願獻臣女韓媛與葛城宅七區、以得贖罪、帝不許、縱火攻之、圓不能禦、謂眉輪曰、矢盡戰敗奈何、眉輪曰、速殺我、圓乃刺殺之、自刎而死、坂合黑彥同死、坂合部贄抱其尸、亦同焚死、其舍人等收所

燒骨、以其難辨、並盛之一棺、葬于新漢槻本南丘、十月朔、帝啣安康帝嘗欲傳位磐坂市邊押磐皇子、讓屬後事、誘押磐曰、近江狹狹城山韓袋言、來田綿蚊屋野多猪鹿、願與皇子縱獵、同娛、押磐乃從獵、帝陽呼曰、有猪、彎弓而馳、射殺押磐、帳內佐伯部賣輪抱屍號哭而不去、又併殺之、盛押磐以槽而埋之、御馬皇子與三輪磐身狹善、至押磐見殺、憂懼無措、因往身狹許、帝遣兵徼之三輪磐井側、御馬與戰被獲、臨死指井詛曰、此井百姓得飲、王者不能飲、

十一月十三日、命有司、設壇於泊瀨朝倉、卽天皇位、遂都焉、是爲大泊瀨幼武天皇、以平群眞鳥爲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爲大連、眞鳥木菟子、目伊莒弗子、室屋武以之子也、

元年丁酉、春三月三日、立幡梭皇女爲皇后、是月、納葛城韓媛童女君、爲妃、童女君春日和珥深目女也、童女君初爲采女、帝召而幸之、一宵有身生春日太娘皇后、帝疑不以爲子、物部目嘗侍帝

側、見皇女步庭中、顧曰、麗哉女子、是誰之女、帝曰、何故問之、對曰、臣觀女子行步容儀、甚似陛下、帝曰、嘗見此女者、咸言如卿言、然其母一宵而娠、是以不能無疑、目曰、臣聞以褌觸體、猶且有孕、況通夕侍寢、又何生疑、帝然之、乃以女子爲皇女、童女君爲妃、

二年戊戌、秋七月、先是百濟王加須利君進慕尼夫人女池津媛、入侍于後宮、至是池津與石川楯姦、帝怒、詔大伴室屋張二人四支於木、燒殺之、冬十月三日、行幸吉野宮、六日、獵于御馬瀨、大獲禽、顧謂群臣曰、獵場之樂、使膳夫割鮮、孰與自割、群臣不能遽對、帝怒、拔刀斬御者大津馬飼、促駕還宮、太后憂懼、乃使倭采女日媛迎駕獻酒、帝悅日媛、携手入後宮、白太后曰、今日遊獵多獲禽、欲與群臣割鮮爲野饗、歷問群下、莫有能對、故吾怒之、太后慰之曰、意者陛下欲因獵場置宍人部、而群臣不曉、故難其對、今貢之亦未晚、請以我爲始、膳臣長野善作宍膾、宜以充之、帝跪曰、善哉、

鄙人所謂貴相知心、此之謂也、太后見帝有喜色、因更薦其厨人菟田御戶部、眞鋒田高天者、並爲宍人部、後大倭國造吾子籠貢狹穗子鳥別、自是臣連伴造國造相繼而貢、帝初以心爲師、好輕殺人、擧幸史部身狹靑檜隈博德等、天下謗曰、大惡天皇、是月、置史戶河上舍人部、

三年己亥、夏四月、阿閉國見誣告稚足姬皇女與湯人廬城部武彥私有身、時皇女侍伊勢大神祠、武彥父枳莒喩恐禍及、殺武彥、帝遣使按問、皇女不敢自明、潛至五十鈴河上、埋神鏡而自經死、河上夜有氣如蛇、長四五丈、就掘地得神鏡、遂得皇女屍於其傍、剖視其腹、有物如氷、中有石、由是雪寃、

四年庚子、春二月、獵于葛城山、與一事主神遇、並轡馳逐、及昏而罷、神送帝於來目水、百姓更稱有德天皇、秋八月十八日、行幸吉野宮、二十日、獵于河上小野、

五年辛丑、春二月、獵于葛城山、皇后從焉、野猪突出、帝命射人逆射且刺之、舍人懼而失色、猪躍將觸帝、帝以弓自捍而踏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遠近皆謂陛下荒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其言、與后上車曰、獵者獲禽、朕獨得善言而還、樂哉、遂釋舍人、秋七月、百濟王加須利君聞池津與石川楯姦而殺、曰、向者貢女子、已辱我國名、自今不可貢采女、乃告弟軍君曰、汝宜往侍于日本朝、軍君曰、願賜君侍御而後行、加須利君以愛妾付軍君曰、此婦懷胎、産子當速送致于此、遂與辭訣、軍君至筑紫各羅島、婦産兒、名曰島君、卽載舟送還、是爲武寧王、百濟人呼此島曰生島也、軍君侍衞京師、

六年壬寅、春二月四日、行幸泊瀨小野、三月七日、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夏四月、吳國遣使貢獻、

七年癸卯、秋七月三日、帝詔少子部連蜾蠃曰、朕欲見三諸岳神、

汝有膂力、宜捉來、蜾蠃乃登三諸岳、捉得大蛇奉之、帝不齋戒觀之、時雷電霹靂、帝大懼、命放之、仍賜名雷、八月、遣物部兵士、誅吉備下道前津屋及其族七十人、吉備上道田挟妻稚媛有國色、生二子、曰兄君弟君、田狹嘗在宮中、誇其友曰、天下佳人莫若吾婦、鉛華不飾、蘭澤無加、曠世罕儔、當時獨秀也、帝聞而意欲得之、是歲拜田狹爲任那國司、納稚媛爲妃、田狹聞之怨望、據任那而叛、自往新羅求援、是時新羅久不朝貢、帝詔弟君及吉備海部赤尾征新羅、時西漢技工歡因知利侍帝側、奏曰、技工勝臣者多在韓國、請召之、因詔與弟君等俱往、取道百濟、宜敕貢其技工、弟君等既到百濟、事竣而入新羅、途遭嫗、弟君問以前程遠近、嫗曰、復行一月而當抵都、弟君難路遠、不伐而還、聚百濟貢技于大島中、而稱候風、淹留數月、田狹聞而喜之、密使使戒之曰、汝之頸骨有何堅、而伐人乎、日聞帝幸汝母有子、恐禍至無日矣、汝宜據百濟莫

通日本、吾亦據任那不復歸、弟君妻樟媛心在國家、乃知其謀、竊殺弟君、帝遣日鷹堅盤固安錢迎之、赤尾等隨歸、稚媛爲帝所幸、生星川皇子、

八年甲辰、春二月、遣身狹青檜隈博德于吳國、是歲帝即位及八年、新羅不朝貢、新羅王金慈悲懼王師來討、修好於高麗、高麗遣兵一百助守、後高麗軍士取假歸國、以新羅人爲馬卒、行語曰、汝國爲吾國所併不久、新羅卒聞之、陽病稍後、遂逃還、具告其語、慈悲知高麗圖己、陰令國中曰、所在悉殺家內雄雞、國人知其意所在、盡殺高麗、有一人脫還者、高麗即發兵、直入新羅、圍筑足流城、歌舞興樂、慈悲夜聞城外四面歌舞、乃使人于任那乞救、日本府行軍元帥膳班鳩、吉備小梨、難波赤目子往援之、膳班鳩與高麗相守十餘日、設奇大敗之、而二國之怨自此而生焉、班鳩謂慈悲曰、汝以至弱陵至强、若無官軍之援、則國非汝之有也、自今已後、

亦能背於天朝乎、

九年乙巳、春二月朔、遣凡河內香賜、祭胸方神、香賜與采女姦、捕而斬之、三月、帝欲親征新羅、適有神誨、止而不果、因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大伴談、小鹿火等討之、詔曰、新羅在西土、累葉稱臣、朝聘以時、貢職弗愆、逮于朕之王天下、投身對馬之外、竄跡匝羅之表、阻高麗之貢、呑百濟之城、況復朝聘既闕、貢職莫修、狼子野心、飽颺飢附、今以汝四卿拜爲大將、宜以王師襲行天罰、小弓臨發、因大伴室屋陳情曰、臣雖怯弱、敢不奉命、但新喪妻、莫能視養臣者、冀公具奏此事、帝聞而憐之、賜以采女大海、小弓等陸辭、帝親推轂勞遣、小弓等入新羅、行屠其近郡、新羅王夜聞皷聲、知官軍盡得喙地、僅與數百騎逃、衆悉亂走、小弓追北斬其將、喙地悉定、餘衆未降、小弓復與談等擊之、是夕談及紀岡前來目皆力戰死、從者大伴津麻呂與談相失、入軍尋覓不得、出問知其戰沒、奮躍大

呼曰、吾主已死、何以獨生、遂赴敵而死、少間敵退、小弓等亦退軍、小弓病薨于軍、夏五月、小弓子大盤聞父訃、直赴新羅、奪小鹿火所掌兵馬船官及諸小官、自專軍政、小鹿火深銜之、乃間於蘇我韓子曰、大盤宿禰謂我曰、吾必又奪韓子宿禰所掌官、請爲之備、由是亦與韓子有郤、百濟王聞諸將之不相善、欲講解之、託以觀其封疆而召之、諸將皆往、比渡河、大盤飮馬、韓子從後射中其鞍橋、大盤驚顧、射中韓子、韓子墮水而死、諸將自半途還、大海收小弓之喪而還、憑大伴室屋奏請冢塋地、敕室屋曰、大將軍紀小弓宿禰、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爾乃身勞萬里、命墮三韓、大伴卿與紀卿同國比隣、宜致哀矜、充視喪者、室屋承旨、令土師小鳥作冢墓於田身輪邑而葬之、大海感喜、遣室屋以韓奴六口、小鹿火護小弓之喪還而留角國、使倭子連納八咫鏡於大伴室屋以請曰、僕不堪與紀卿比肩奉事天朝、請永居斯地、室

屋爲奏、許之、因以角臣爲姓、

十年丙午、秋九月、身狹青自吳還、

十一年丁未、夏五月朔、近江栗太郡上言、有白鷀鵠集谷上濱、詔置川瀨舍人、秋七月、吳人貴信自百濟來歸化、冬十月、菟田人所蓄狗、齧鳥官之禽、帝怒、黥其人、爲鳥養部、時信濃武藏直丁相謂曰、我鄕多鳥、積如丘陵、何以一鳥之故黥人乎、帝聞而趣聚禽積之、直丁不能遽辨、並爲鳥養部、

十二年戊申、夏四月四日、遣身狹青檜隈博德於吳、冬十月十日、命木工鬪雞御田、始起樓閣、御田登樓、疾走如飛、有伊勢采女、偶仰視而驚仆、覆所捧御饌、帝疑御田有姦、付物部將刑之、秦酒君侍坐、欲以琴聲諷、帝、彈而歌、帝感悟釋之、

十三年己酉、春三月、狹穗彥玄孫齒田根命姦采女山邊小島子、帝敕大連物部目推而究詰之、齒田根服罪、請以刀馬各八自贖、

乃歌、目爲奏之、帝釋之、露置其資財於餌香市邊橘樹下、因以餌香長野邑賜目、秋八月、播磨御井隈人文石小麻呂、恃力驕暴、不輸租賦、劫剽路人、奪掠商船、遣小野大樹誅之、九月、帝見木工猪名部眞根斲木、以石爲質、終日揮斧、不毀其刄、帝異之、問曰、汝無誤中石耶、答曰、不誤、乃使采女裸體相撲、眞根心動、誤毀其刄、帝怒其言欺妄、將刑之、其徒歎惜、作歌諷之、帝聞而釋之、

十四年庚戌、春正月十三日、身狹青等自吳還、與吳使及工女漢織、吳織、縫衣兄媛、弟媛、共來泊住吉津、是月、爲吳使闢磯齒津路、三月、迎吳使、處於檜隈野、以兄媛奉太三輪神、以弟媛爲漢衣縫部、夏四月朔、帝命根使主饗吳人於石上高拔原、遣舍人視之、舍人還、盛稱根使主珠縵之美、帝欲觀之、命臣連不改裝飾、引見殿前、后見而歔欷、帝問其故、對曰、根使主所著者、妾兄奉穴穗天皇勅、進妾陛下時所獻也、妾不能無疑、是以不覺涕泣、帝大怒、責問

之、根使主伏罪、將斬之、根使主逃至日根、構稻城、拒官軍、官軍擊殺之、分其子孫、半爲大草香部民、隸皇后封戶、半賜茅渟縣主、以爲負囊者、根使主子小根使主竊語人曰、天皇城不堅、我父城堅、帝聞而惡之、遣人視之、果如其言、亦誅之、至是求難波日香蚊子孫、賜姓大草香部吉士、旌其死義、

十五年辛亥、先是秦氏分散不屬秦造、臣連等恣驅使之、秦造酒時寵於帝、帝爲下詔、聚其部屬一百八十種、以使統領焉、酒乃率之蠶桑、而進庸調絹縑、充積殿前、因賜姓曰禹豆麻佐、取盈積有利之義、又役諸秦氏、作八丈大藏於宮側、納其貢物、是時始置大藏官員、以酒爲長官、

十六年壬子、秋七月、詔課宜桑國縣植桑、因分徙秦氏、使獻庸調、冬十月、詔聚漢部、定其伴造、

十七年癸丑、春三月二日、詔土師連等、造進淸器、置贄土師部、

十八年甲寅、秋八月十日、遣物部菟代、物部目討伊勢賊朝日郎、朝日郎聞王師至、逆戰於伊賀青墓、自矜善射、發洞重札、軍中恐懼、菟代不敢進擊、相持二日、目親執大刀、使筑紫聞物部大斧手持盾並進、朝日郎射中大斧手、矢穿盾洞重甲、入肉一寸、大斧手以盾蔽目、目卽獲朝日郎而斬之、菟代自羞怯弱、七日不捷聞、帝問侍臣曰、菟代何故不復命、讚岐田蟲別白其狀、帝聞之怒、乃奪菟代所領猪名部、賜目、帝時以靫負部賜大連大伴室屋、室屋奏曰、衞門開闔之事、爲職已重、非一人之所能堪也、願與子談分衞左右、許之、自是其裔大伴佐伯二氏掌左右開闔、

十九年乙卯、春三月十三日、置穴穗部、是歲、高麗王臣璉攻百濟、七日夜、生獲加須利君殺之、百濟遺衆屯聚倉下、高麗諸將謂臣璉曰、百濟人心操非常、每使見者自失、不乘今滅之、則後必難制、臣璉曰、百濟日本官家、其王子常入宿衞、四方所知也、今悉滅之、

是結怨於大國、不可也、

二十一年丁巳、春三月、立加須利君弟汶洲、爲百濟王、賜久麻那利地圖、復其國、國人皆云、百濟臣屬已亡、惟餘倉下兵、今之興復、實賴日本天皇之再造也、

二十二年戊午、春正月朔、立白髮皇子、爲皇太子、以物部布都久留、爲大連、秋七月、遣大佐佐命丹波與佐眞井原、奉迎豐受大神、九月、祀之伊勢度會郡山田原新宮、卽度會宮是也、大佐佐之後、世爲神主、自是後、併稱二宮、曰伊勢大神宮、其宮殿之制、與皇居無異、屋皆茅茨、木不彫鏤、上安冰椽堅魚木、潔樸不華、而宏偉尊嚴、蓋莫以加焉、唯皇后之制、歷代之久、文質殊宜、而神宮則萬世不敢改其制也、若其天下諸社、雖有尊卑之等、大小之異、蓋皆取則於此、而各有所斟酌也、

二十三年己未、夏四月、百濟王文斤卒、帝以昆支王第二子末多

幼年聰慧、立爲百濟王、帝親撫其頭、慰諭慇懃、賜以兵器、使筑紫軍士五百人衛送之、是爲東城王、別詔筑紫安致臣、馬飼臣等、率舟師討高麗、秋七月朔、帝不豫、詔事無巨細、就皇太子取決、八月七日、大漸、召見大臣、握手辭訣、是日崩于大殿、遺詔大伴室屋及東漢掬曰、方今區宇一家、烟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此乃天意、欲寧區夏、所以小心勵己、日愼一日、蓋爲百姓故也、臣連伴造每日參朝、國郡諸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肺、誠敕慇懃、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臣連智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其業、不意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乎、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敎化政刑、未盡善、興言念此、永以爲恨、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筋力精神、一時勞竭、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凡生子孫、誰不屬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必當僇辱遍於

臣連、酷毒流於民庶、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皇太子地居上嗣、仁孝著聞、察其行業、堪成朕志、卿等奉之、共治天下、朕復何恨、先是將軍吉備尾代將蝦夷五百、往新羅、至吉備會帝崩、蝦夷聞之曰、時不可失也、乃叛攻旁郡、尾代進擊之娑婆水門、蝦夷趫捷、善避箭、且踊且伏、射之不中、尾代詐彈空弦、待其踊且伏射殺之、矢盡、進斬數人、追至丹波浦掛水門、悉殺之、帝初峻刻御下、喜殺、喜怒不測、至采女入宮者泣求免、然性明決、時納善言、末年尤留心政治、國家無爲、追諡曰雄略天皇、

論賛曰、雄略猛厲嗜殺、濫殺諸皇子、暴亦甚矣、寵信嬖幸、刑罰嚴峻、群下惴惴、朝不謀夕、然天資英明、斷自宸衷、征新羅之闕貢、存百濟於將亡、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皆可以爲成憲也、曁末年遷善豹變、益勤政事、天下歸心、要其雄材大略、亦曠世之所無也、

山縣禎曰、凡人氣質之偏、不能無過也、而過剛者流暴惡、過柔者入邪媚、唯能改而遷善、是爲貴矣、易曰、頻復厲无咎、猶愈於迷復之凶矣、終身爲不善而不悟、焉能免凶咎哉、桀紂秦政是也、帝末年頗留心政事、海內致清寧、是則可嘉尚矣、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清寧天皇

清寧天皇、初稱白髮皇子、雄略帝第三子也、母妃葛城韓媛、葛城圓女也、帝生而白髮、長而有愛民之心、帝特異重之、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三年八月、雄略帝崩、稚媛竊謂星川稚宮皇子曰、欲登天位、先取大藏之官、星川兄盤城皇子諫曰、皇太子雖弟、既正位東宮、安可欺乎、星川不從、據大藏、鎖閉外門、擅用官物、大伴室屋謂東漢掬曰、遺詔所戒、今已至矣、乃奉太子、發兵圍大藏、縱火、燒殺稚媛、磐城、星川、及田狹長子兄君、河內三野縣主小根冒煙燄走出、抱草香部漢彥脚曰、奴實事星川、而亦未嘗背皇太子、請免死、漢彥爲請室屋而免之、小根乃以難波來目邑大井戶田

十町、納室屋、又以田地與漢彥、田狹等聞亂、欲援星川、率戰艦四十艘來、聞其敗、而歸、太子遣使讓之、奪其所領山部、十月四日、室屋率群臣、奉璽於皇太子、是歲、百濟貢賦倍於常歲、

元年庚午、春正月十五日、命有司設壇場於磐余甕栗、即天皇位、遂都焉、是爲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尊所生葛城韓媛曰皇太夫人、大臣平群眞鳥、大連大伴室屋如故、冬十月九日、葬雄略天皇于河內丹比高鷲原陵、有隼人、號泣陵側、七日夜、不食而死、有司以禮葬之陵北、

二年辛酉、春二月、帝憂無子而名不傳於後、命大伴室屋、置白髮部舍人、膳夫、靫負於諸國、冬十一月、播磨國司伊與來目部小楯奏、市邊押盤皇子二子、億計王、弘計王、在赤石郡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家、帝大喜、使小楯持節、率左右舍人迎之、

三年壬戌、春正月朔、小楯奉億計王、弘計王、至攝津、使臣連持節

以王青蓋車迎入宮中、夏四月七日、立億計王、爲皇太子、以弘計王、爲皇子、秋九月二日、遣臣連於諸國、巡省風俗、冬十月四日、詔罷獻犬馬器玩、十一月十八日、宴臣連於大庭、賜綿帛、是月、海表諸蕃、遣使貢調、

四年癸亥、春正月七日、宴諸蕃使于朝堂、賜物有差、夏閏五月、大酺五日、秋八月七日、帝親錄囚徒、蝦夷隼人並內附、九月朔、御射殿、敕百僚及諸蕃使射、賜物各有差、

五年甲子、春正月十六日、帝崩、追謚曰清寧天皇、

顯宗天皇

顯宗天皇、初稱弘計王、一名來目稚子、履中帝孫、市邊押盤皇子第二子也、母曰荑媛、蟻臣女也、初雄略帝殺押盤也、皇子帳內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彥、奉帝及母兄億計王、避難於丹波余社郡、使主變名曰田疾來、猶恐見殺、逃入播磨縮見山石室、自縊、帝

不之知、勸億計王、向播磨赤石郡、爲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家僮、俱稱丹波小子、吾田彥隨從不去、固執臣禮、清寧帝二年十一月、播磨國司伊與來目部小楯徵新嘗供物、至赤石郡、宴細目家、帝謂億計王曰、避亂於斯、年踰數紀、顯名著貴、方在今夕、億計王惻然曰、自贊見害、孰與隱忍全身也、帝曰、吾是去來穗別天皇之孫、而久苦廝役、寧顯揚大名而死乎、兄弟相持而泣、億計王曰、此事非弟則不能濟也、帝辭讓再三、億計王固强之、帝從之、細目命二王秉燭、夜深酒酣、使家人起舞、舞畢、細目謂小楯曰、僕見此秉燭者、先人而後己、恭敬退讓、可謂君子、於是小楯撫弦、使二王起舞、兄弟相讓久之、小楯責曰、何不速舞、億計王先起而舞、既而帝又起歌舞、歌中寓以諷詞、小楯聞而異之、更令復唱、帝乃自贊曰、我是去來穗別天皇子押盤皇子之胤也、小楯大驚離席再拜、率其屬、承事供給、悉發郡民、新造宮處之、還奏其狀、清寧帝大喜曰、

天垂博愛、賜以二兒、廼與大臣大連定策、迎取入宮中、立億計王、爲皇太子、帝爲皇子、五年正月、淸寧帝崩、皇太子讓位於帝、帝固辭不從、於是飯豐青皇女自稱忍海飯豐青尊聽政忍海角刺宮、十一月九日、葬淸寧天皇于河內坂門原陵、是月、飯豐青尊薨、十二月、百官大會于廷、皇太子執璽、置之于帝之前、再拜退就諸臣之位曰、夫帝位有功者可以居之、致有今日、皆弟之功也、帝固辭曰、白髮天皇欲傳位於兄、立爲皇太子、且爲兄謀事、而處其功、失弟恭之義、弘計所不忍爲也、太子曰、白髮天皇所以屬天下於我者、徒以我居長之故而已、惟弟謀脫家難、彰顯帝孫、搢紳忻戴、黔首歸心、足以克固四維、永隆萬葉、我雖是兄、實無功德、非據而據、咎悔必至、吾聞天位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唯弟以社稷爲計、百姓爲心、其言慷慨、至于流涕、帝不得已許之、而未遽卽位、時人莫不歎異、

元年乙丑、春正月朔、大臣大連等奏言、皇太子聖德明茂、固讓天下、陛下當奉鴻緖爲郊廟主、上膺天心、下厭民望、而不肯踐祚、天下莫不失望、天命有屬、宜從皇兄之命承繼大業、乃召公卿百寮於近飛鳥八釣宮、卽天皇位、是爲弘計天皇、母兄億計仍爲皇太子、是月、立難波小野王爲皇后、丘稚子王女也、赦天下、大臣平群眞鳥大連大伴室屋如故、以物部小前爲大連、二月五日、詔曰、先王遭離多難、殞命荒野、朕在幼年、亡逃自匿、猥遇推求、忝纘大業、廣求御骨、莫能知者、因與皇太子哭泣憤惋、不能自勝、是月、召聚父老、帝親臨歷問、有一老嫗名置目、狹狹城山倭帒之妹也、進言識其所、帝與太子將置目、幸蚊屋野、果得焉、臨壙哀慟曰、自古以來、莫如斯慘、乃欲改葬之、而押盤與佐伯部賣輪同瘞、不可識別、押盤乳母奏、賣輪上齒墮矣、因僅得辨髑髏、於是起雙冢、葬儀無異、特詔處置目於宮側、朝夕入侍、賞賚優渥、置目年老、行步甚窘、

詔自大殿戶至置目所、亘繩繫鐸、絲之出入、且以代傳謁、三月上巳、幸後苑、始設曲水宴、夏四月十一日、詔曰、人主所以勸人、在授官賞功、前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實首擧朕、厥功惟茂、有所願勿難言、小楯曰、願爲山官、迺拜山官、改賜姓山部連、以吉備臣爲副、五月、以狹狹城山君韓帒、嘗與謀殺押盤皇子、將誅之、韓帒叩頭乞哀、敕減其罪、削籍充陵戶、隷山部連、倭帒以置目有功、赦賜其本姓、六月、幸避暑殿、奏樂宴群臣、

二年丙寅、秋九月、置目以衰老願歸家、帝爲惻然、賜御製歌及物千段、遣歸之、百濟歸化若民等、又善蠶織絁絹獻之、因定其長、命曰調首、

三年丁卯、春二月朔、遣阿閉事代于任那、是月、神憑人謂阿閉事代曰、我祖高皇產靈有鎔造天地之功、宜以地獻事代具奏之、乃奉歌荒巣田、夏四月五日、神又憑人、謂事代曰、宜以磐余田獻高

皇產靈、事代又奏之、乃奉田十四町、十三日、置福草部、二十五日、帝崩于八釣宮、帝久在民間、知百姓所疾苦、及登天位、專留心政事、賑卹孤寡、屏省徭役、每見枉屈、若納溝隍、不數年而百姓殷富、天下乂安、歲又比稔、穀斛銀錢一文、牛馬被野、追謚曰顯宗天皇、

論贊曰、顯宗以弟先兄、以仁賢爲皇太子、名不正、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二帝避難在外、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僞、一旦垂冕旒、握璽符、而無盈滿之志、愼乃儉德、飭躬行化、咸熙時雍之治、度越前王、凡其君國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而措於事業者、充實輝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宋儒蔡沈釋皇極曰、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爲兄弟者、於是取則焉、二帝庶幾乎、

仁賢天皇

仁賢天皇、諱大脚、字島郞、初稱億計王、顯宗帝母兄也、初避難於

丹波播磨之間、清寧帝二年、召至京師、明年立爲皇太子、清寧帝崩、帝以天下讓顯宗帝、仍爲皇太子、三年四月、顯宗帝崩、是歲、紀大磐據任那、通謀高麗、欲幷呑三韓、乃開府、自稱神聖、用任那左魯那奇他甲背等計、殺百濟適莫爾解於爾林、築帶山城、拒塞東道、百濟王末多遣領軍古爾解、內頭莫古解等、攻帶山城、大磐逆擊破之、既而兵竭力屈、走歸本邦、百濟獲佐魯那奇他甲背等三百餘人殺之、

元年戊辰、春正月五日、帝卽位於石上廣高宮、是爲億計天皇、大臣平群眞鳥、大連大伴室屋如故、二月二日、立妃春日大娘爲皇后、冬十月三日、葬顯宗天皇于傍岳磐抔丘陵、

二年己巳、秋九月、難波小野皇后崩、初帝潜龍之日、嘗侍宴、將割瓜、顯宗帝執刀子、命后授之、后立授之、帝及行酒又立喚之、至是后懼其嘗無禮自殺、

三年庚午、春二月朔、置石上部舍人、

四年辛未、夏五月、的蚊島、穗瓮君有罪、皆下獄死、

五年壬申、春二月五日、敕諸國徧求佐伯部流亡者、以佐伯部仲子之後爲佐伯造、

六年癸酉、秋九月四日、遣難波日鷹於高麗、求工人、日鷹以工匠須流枳奴流枳等還、倭國山邊郡額田邑熟皮高麗卽其後也、

七年甲戌、春正月三日、立小泊瀨稚鷦鷯尊爲皇太子、

八年乙亥、大有年、

十一年戊寅、秋八月八日、帝崩于正寢、初顯宗帝卽位謂帝曰、先王無罪、而大泊瀨天皇殺之、棄骨郊野、至今未獲、憤歎盈懷、臥泣行號、志雪讎耻、吾聞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夫匹夫有父母之讎者、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況吾既爲天子、今欲發其陵碎其骨以報之、不亦可乎、帝泣諫曰、大泊瀨天皇、躬綜萬機、照臨天下、先王雖

爲皇胤、遭遇迍邅、不登天位、以此觀之、尊卑分定、而忍壞陵墓、何以奉天之靈、其不可一也、陛下與億計、共蒙白髮天皇殊恩、以至于此、大泊瀨天皇非其父乎、億計聞、無言不酬、無德不報、陛下饗國、德行廣聞、而以此見於華裔、恐非莅國子民之道、其不可二也、顯宗帝嘉從焉、帝幼而聰敏、仁惠謙恕、在位之間、吏稱其官、民安其業、五穀豐登、戶口蕃殖、遠近淸平、海內歸仁、追謚曰仁賢天皇、

山縣禎曰、顯宗篤於其親、而未達君臣之義也、仁賢明君臣之分、全父子祖孫之恩、可謂精於義理矣、初安康帝立僅三年、未立太子、遇弑而崩、於是雄略殺其二兄、又怨先帝欲立市邊押磐、因誘殺押磐、然後卽天皇位、雄略殘暴、固有罪矣、而押磐之於雄略、未有君臣之義、則於其未卽位之際、爲其子者、爲父復讎可也、雄略既卽位、則爲天下之君、臣固不可以讎君也、且顯宗承大統、則雄略爲其祖、孫又不可以讎其祖也、嗚呼微仁賢

之言、則顯宗殆誤大義、仁賢之德、不亦偉乎、

武烈天皇

武烈天皇、仁賢帝子也、母春日大娘皇后、雄略帝女也、仁賢帝七年、立爲皇太子、十一年八月、仁賢帝崩、太子未登祚、大臣平群眞鳥擅弄威福、陰謀不軌、佯爲太子營宮、遂自居焉、而日益驕慢、無人臣禮、時太子竊悅物部麁鹿火女影媛、遣人約期、影媛嘗與眞鳥子鮪通、而恐忤旨、乃對曰、妾謹待於海柘榴市巷、太子將往、遣舍人求官馬於眞鳥、眞鳥戲之曰、官馬爲誰飼養、隨命而已、久而不進之、太子患之、遂至期所、與立歌場、攬袪躑躅、鮪突來排之立於其間、太子乃逡巡、向鮪而歌、鮪答歌而去、太子贈歌於影媛、鮪代之答、於是太子始知其有姦、震怒眞鳥父子不敬之狀、卽夜至大伴金村宅、圖討之、金村率兵數千、徼鮪於路、捕而戮之、乃樂山、影媛追至、驚惶悲泣、收埋其尸、十月五日、葬仁賢天皇于河內埴

生坂本陵、十一月十一日、金村謂太子曰、眞鳥逆賊、併除之、太子曰、天下將亂、非希世之雄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連乎、卽使金村將兵圍眞鳥宅、縱火攻之、賊不戰而潰、眞鳥伏誅、闔門無遺、十二月、金村請上尊號曰、億計天皇子、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今賴皇天保佑、凶黨就戮、英畧雄斷、以盛天威、伏願陛下仰答靈祇、弘宣景命、光宅日本、奄有銀鄕、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泊瀨列城、卽天皇位、遂都焉、是爲小泊瀨稚鷦鷯天皇、是日、以大伴金村、物部麻佐良並爲大連、金村室屋孫談之子也、

元年己卯、春三月二日、立春日娘子爲皇后、

三年辛巳、冬十一月、詔大連大伴室屋、發信濃丁男、作城像於水派邑、

四年壬午、百濟王末多無道、國人廢之、立島爲王、

六年甲申、秋九月朔、詔曰、夫傳國之道、立子爲貴、朕今無繼嗣、何

以傳名、宜依舊例、置小泊瀨舍人、遺之于萬世、冬十月、百濟進調、帝以其久闕貢、拘留其使、

七年乙酉、夏四月、百濟王使其族斯我君朝貢幷上表曰、前貢調使麻那非臣之骨族、故謹使斯我充待衞、

八年丙戌、冬十二月八日、帝崩于列城宮、帝好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然性忍酷好殺、凡諸慘刑、皆自臨視、剖孕婦觀其胎、令宮女與馬交、解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伏入塘槭、自持三叉矛、候其流出刺之、又拔人頭髮、使之上樹、而伐仆其樹、或射墮之爲快、且帝承累聖隆平之餘、百姓殷富、四海無虞、於是大極奢侈、錦繡爲席、綺紈爲衣、造作苑囿陂池、多畜禽獸、或驅馬走狗、出入無時、不避風雨、又集侏儒倡優、縱作淫樂嬉戲、日夜與宮人沈湎于酒、然而知人善任、各竭其才、是又其所長也、追謚曰武烈天皇、

論贊曰、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殘暴、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故大臣雖有如大伴金村、大伴室屋、而師保之訓、不能入也、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虐如此之君乎、其不至百姓怨望、畔者四起者、雖由祖宗之餘烈、亦其天資英爽、善斷獄訟、鈎幽伸枉、決非庸劣之主、此其所以克保天祿歟、

山縣禎曰、帝殘暴如此、使其久在位、則天下豈能堪哉、非禍起於蕭牆、則四方或瓦解矣、其早崩則幸也、

繼體天皇

繼體天皇、始稱男大迹王、應神帝五世孫也、父彥主人王、王居近江三尾別業、聘三國坂中井人某女振媛爲妃、生帝、帝幼孤、從振媛鞠養于高向、及壯、愛士禮賢、意豁如也、武烈帝崩無嗣、十二月二十一日、大連大伴金村議曰、方今皇統將絕、天下何所繫心、足仲彥天皇五世孫倭彥王今在丹波桑田郡、請備儀衞以迎之、衆

從之、已而倭彥望見衆來、惶懼失措、逃入山中、不知所往、

元年丁亥、春正月四日、大伴金村更議曰、男大迹王慈仁孝順、可承天緖、大連物部麤鹿火、大臣巨勢男人等、皆從其議、乃遣臣連等、持節備法駕、迎帝於三國、帝據胡床自若、齊列侍臣、儼如帝坐、持節使等、望視其尊嚴、心甚播之、王猶豫未就道、會河內馬飼荒籠者、潛遣人具告大臣大連所以奉迎之意、帝意決、遂發、歎曰、微荒籠、我其取嗤於天下、及踐祚、厚加寵待、二十四日、至樟葉宮、二月四日、大連大伴金村跪上鏡劍璽符、帝辭讓再三、金村伏地固請、帝遂許之、是日卽位、時年五十八、是爲男大迹天皇、尊皇妃爲皇太夫人、媛、大連大伴金村、物部麤鹿火、大臣巨勢男人並如故、十日、金村奏曰、臣聞先王之治世、非維城之固、無以鎭乾坤、非掖庭之化、無以繼趺蕚、嚮者白髮天皇無嗣、遺臣祖父室屋、每州置三種白髮部、以留名後世、請陛下納手白香皇女爲皇后、遣神祇

伯等、禱祠皇胤、以答民望、帝納其言、三月朔、詔曰、神祇不可無主、宇宙不可無君、天生黎庶、立之元首、使司助養、以全性命、大連憂朕無息、披誠盡言、大連効節歷朝、非特今日、朕感其忠、宜備禮儀迎手白香皇女、五日、立手白香皇女爲皇后、九日、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則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天下或受其寒、是故帝王躬耕、以勸農業、后妃親蠶、以勸女功、況在群僚百姓、其可廢棄農績而能至殷富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意、十四日、納目子媛、稚子媛、廣媛、麻績娘子、關媛、倭媛、荑媛、廣媛八妃、稚子媛三尾角折君妹、廣媛坂田大跨王女、麻績娘子息長眞手王女、關媛茨田小望女、倭媛三尾堅楲女、荑媛和珥河內女、廣媛根王之女也、

二年戊子、冬十月三日、葬武烈天皇于傍丘磐坏丘陵、

三年己丑、春二月、遣使百濟、括出其民逃在任那者歸之、

五年辛卯、冬十月、遷都山背筒城、

六年壬辰、夏四月六日、遣哆唎國守穗積押山于百濟、因賜筑紫馬四十匹、冬十二月、百濟貢調、別表請賜任那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押山奏曰、四縣近接百濟、遠隔日本、賜之百濟、幷爲一國、甚便、大伴金村主議、朝廷遂許之、以麁鹿火爲宣勅使、將往難波宮、麁鹿火妻固止之曰、昔住吉神以高麗百濟新羅任那、授胎中天皇、故太后氣長足姬尊與武內宿禰議、每國置官家、以爲海表藩屏、今違舊制、削其區域、恐貽永世之譏、麁鹿火曰、汝言誠然、唯恐忤旨、妻曰、請辭以疾、麁鹿火稱疾不赴、改差宣勅使、使業已行、時勾大兄皇子後聞大悔、使日鷹吉士改宣曰、任那之官家、胎中天皇之所置、非今日之所得變革矣、而議者失旨、誤許使者之請、故皇子勾大兄使某來請還前勅、百濟使人曰、天皇計便宜、已勅賜、我皇子何得擅改勅旨乎、言必虛矣、縱是實、譬諸以杖毆人、小頭與大頭孰痛、遂去、時人言押山金村受百濟之賂、

七年癸巳、夏六月、百濟遣其將軍姐彌文貴、洲利卽爾、從穗積押山來、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姐彌文貴等奏曰、伴跛國侵奪臣本蕃已汶之地、伏請天皇幸垂聖斷、還賜本蕃、冬十一月五日、召會百濟新羅安羅伴跛使者、下詔以已汶帶沙地賜百濟、是月、伴跛遣使來獻珍寶、乞已汶之地、不許、十二月八日、立勾大兄皇子爲皇太子、詔曰、朕承天緒、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夕惕不休、間者天下安靜、海內清平、屢致豐年、懿哉摩呂古、示朕心於八方、盛哉勾大兄、光吾風於萬國、所寶惟賢、爲善最樂、聖化憑茲遠扇、玄功藉此廣覃、寔汝之力、宜處春宮、助朕補闕、

山縣禎曰、帝汲汲乎以求賢爲務、此等詔、眞帝王之寶訓、政治之至要、後之君人者、欽奉循守、莫敢違、則國家雖欲不治得乎、

八年甲午、春正月、太子妃春日皇女日晏不出閤、太子異而入見之、妃臥牀涕泣、問其故、對曰、飛鳥昆蟲、巢樹穴地、以愛護其子、人

而無子、恨孰大焉、今太子未有嗣、妾名亦且泯沒、豈得不憂慮乎、太子感惻、奏于帝、詔賜匝布屯倉、以表妃名於後世、三月、伴跛築子呑帶沙、嚴烽候、以備于我、又築爾列比、麻須比等、聚士卒兵器、以逼新羅、驅略子女、剽掠村邑、遠近被害、

九年乙未、春二月四日、使物部連送百濟使文貴等、物部連至沙都島、伴跛人叛、物部連率舟師五百、直至帶沙江、夏四月、伴跛出兵、遮物部連於帶沙江、大行劫掠、物部連僅免、逃汶慕羅、

十年丙申、夏五月、百濟遣前部木劦不麻甲背、迎勞物部連於已汶、秋九月、百濟遣其將軍州利卽爾、送物部連、且謝賜已汶之地、貢五經博士漢高安茂、請代段楊爾、聽之、十四日、又遣其將軍灼莫古、及日本斯那奴阿比多、副高麗使來朝、

十二年戊戌、春三月九日、遷都弟國、

十七年癸卯、夏五月、百濟王武寧卒、

十八年甲辰、春正月、百濟王明立、
二十年丙午、秋九月十三日、遷都磐余玉穗、
二十一年丁未、夏六月、使近江毛野率衆六萬往任那、復新羅所侵之南加羅、㖨己呑等地、屬任那、先是筑紫國造磐井久蓄異志、恐事不成、猶豫經年、將待釁而發、至是新羅密賂磐井、使遏毛野軍、磐井乃據火豐二國、掠奪高麗百濟等貢物、梗斷海路、又邀遏毛野軍、罵曰、昔爲吾伍、摩肩連臂、共器同食、安得遽稱使者、俾余拜伏哉、因交兵而鬪、事聞、詔問大伴金村、及麁鹿火、許勢男人等、誰可爲將者、金村等奏、正直仁勇、曉暢兵事、今無能出麁鹿火右者、帝然之、秋八月朔、詔以大連物部麁鹿火爲大將軍討磐井、帝親操斧鉞授之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奏請、
二十二年戊申、冬十一月十一日、大將軍物部麁鹿火擊磐井於

筑紫御井郡、斬之、餘衆悉平、
山縣禎曰、帝之擇將命將、皆得其道、既擇其人、任而無疑、不敢自內掣其肘、宜矣麁鹿火之一戰能成其功也、
十二月、筑紫君葛子恐坐父誅、獻糟屋屯倉、求贖其罪、
二十三年己酉、春三月、百濟王明謂下哆唎國司穗積押山曰、朝貢使每避島曲、或過風濤、淹留日久、所齎物咸爛壞無色、請賜加羅多沙津爲朝貢津、押山爲奏請、朝廷使物部伊勢父根吉士老等以津賜扶餘、扶餘乃百濟別名、加羅王阿利斯謂老曰、多沙津從置官家以來、爲臣朝貢津、然更賜百濟、臣未知有何罪、老等慚耻、不敢面宣賜、還至大島、別遣錄史宣敕百濟、阿利斯怨之、結好新羅、取金原宗女有兒息、初新羅送女、其從者皆著新羅服、後猶不肯改、阿利斯怒責還之、金原宗怒請還其女、加羅已富利知伽曰、已爲配偶、今何更離別、新羅怒發兵、拔刀伽古跛布那牟羅三

城、尋拔北境五城、是月、遣近江毛野于安羅、敕諭新羅、反南加羅、㖨己呑地、百濟遣將軍君尹貴、麻那甲背、麻鹵等、往聽敕旨、新羅以累破蕃國官家、頗懷危懼、遣小臣夫智奈麻禮奚奈麻禮等、來聽詔旨、安羅新築高堂、延敕使、安羅王自後階昇、國內大人昇堂者一二人、百濟新羅使皆列堂下、毛野無和解之意、徒自尊大、不宣詔命、每日會議於堂上、如此者數月、夏四月七日、任那王已能末多干岐來朝、啓大伴金村曰、海表諸蕃、自胎中天皇置內官家、不棄本土、沿封其故、今新羅屢踰境來攻、願詔新羅、莫使復恣侵掠、金村奏之、是月、遣使謎送己能末多干岐、就詔毛野和解兩國、毛野次于熊川、召新羅百濟二王、二王遣使而皆不躬來、毛野大怒、責二使曰、以小事大、天之道也、二國之王、何以不親來受敕、而敢使人乎、今縱汝主來請、吾不肯宣敕、必卻之、二使恐怖歸、而各告其王、新羅乃遣上臣伊叱夫禮智干岐率兵三千來請聽敕、毛

野望見其兵盛、退入任那已叱己利城、伊叱夫禮智干岐次于多多羅原、屢請承敕、三月不去、毛野不許、伊叱夫禮智干岐糧食已乏、士卒乞食於聚落、於是伊叱夫禮智干岐縱掠四邑、盡驅人畜以歸、時人歸咎於毛野、
賴襄曰、國朝之服三韓、洵不世之功也、然爾後我所以爲務者、在於三韓闕貢則不得不責、責而不服、則不得不伐、如騎虎之勢、不可中下、是以上古之史、三韓之事居半焉、當其時、蓋將卒疲於奔命、農民困於糧餉、敝國內以事外夷可知也、是豈爲計之得者哉、是故日羅之答敏達帝也、論內外之本末、言戰守之得失、有見於此爾、雖然撰之時勢、有不可槩論者、當神功應神之際、吾國風氣未全開、士女金帛之豐備、或不及三韓、而兵卒之勇悍、則不啻過之、故吾用我兵卒、而收彼之金帛、所收多而所用寡、已納其貢獻、又役其人丁、故稱百濟爲內官家者、猶曰

我外府也、當是時、所失少而所得多、及至其後、我風氣已闢、凡百民用無須於彼、而仍襲前代之故、則所得少而所失多、復任那、扶百濟、如既富之家、而猶經紀舊屬之小戶、其事雖義、其志雖殷、內自罷敝、而無益於彼、故曰不可槩論也、雖然當其初也、置府任那、劈使三韓、易置百濟之主、如奕棊然、何其盛歟、而何修以致之、曰上下同心、國如一人、而處置外國、足服其心、是已、

嗚呼後之有國者、可不必冀其盛、當學所以致之也、

秋九月、大臣巨勢男人薨、

二十四年庚戌、春二月朔、詔曰、自磐余彥之帝、水間城之王、皆賴博物之臣、明哲之佐、故道臣陳謨、神日本以盛、大彥申略、膽瓊殖以隆、及乎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謨謀乎、降及小泊瀨天皇、承前聖隆平之後、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但其用人、各以類進、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高才者、不非其

所失、故獲奉宗廟、不危社稷、由是觀之、豈非明佐之力乎、朕承大業、於今二十四年、天下清泰、內外無虞、土壤膏腴、穀稼有實、竊恐元元由斯漸生奢靡、故今使人擧廉節之士、宣揚大道、流通鴻化、能官之事、自古爲難、爰曁朕身、豈可不愼歟、秋九月、任那使來奏曰、毛野臣在久斯牟羅、興造舍宅、淹留二歲、怠惰不視事、又言日本人與任那人、以兒息故、每相爭訟、嘗無能斷、毛野迺置誓湯、投訴者於其中曰、實者不爛、虛者必爛、由是橫死者衆、毛野又殺吉備韓子那多利斯布利、人民怨咨、伏願徵還毛野臣、安輯諸蕃、帝大怒、遣使徵之、毛野恐不還、使其傔人馬飼御狩來奏曰、臣未成王事、還入京鄉、則勞往虛歸、慚惡安措、伏願陛下待成國命、入朝謝罪、會調吉士老奉使在任那、毛野又恐其先已而歸、具奏其狀、乃遣調吉士、將兵戍伊斯枳牟羅城、阿利斯等知毛野專事細務、不以和解爲意、頻勸歸朝、毛野不聽、於是任那背叛、欲擊毛野、密

使久禮斯已母于新羅、奴須久利于百濟、請兵、毛野聞之、迎擊于背評、殺傷者半、百濟卽械奴須久利、與新羅但圍任那、責阿利斯等曰、速出毛野、毛野嬰城自守、新羅百濟兵拔騰利枳牟羅等五城而去、冬十月、調吉士至自任那、奏毛野驕很任意、不閑治體、擾亂加羅、帝遣目頰子召之、毛野至對馬、遭病而死、歸葬于近江、

二十五年辛亥、春二月七日、帝疾病、傳位皇太子、是日崩于玉穗宮、年八十二、追諡曰繼體天皇、

安閑天皇

安閑天皇、初稱勾大兄皇子、繼體帝庶長子也、母妃目子媛、尾張草香女也、帝墻宇凝峻、不可得而窺、寬大有人君之量、繼體帝七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五年二月七日、繼體帝傳位皇太子、皇太子卽天皇位、時年六十八、是爲勾大兄廣國押武金日天皇、是日繼體帝崩、大連大伴金村、物部麤鹿火如故、冬十二月五日、葬繼體

天皇于藍野陵、

元年甲寅、春正月、遷都于倭勾金橋、因爲宮號、三月六日、立妃春日山田皇女爲皇后、仁賢帝女也、納紗手媛、香香有媛、宅媛三妃、紗手媛香香有媛竝大臣巨勢男人女、宅媛大連物部木蓮子女也、夏四月朔、內膳卿膳大麻呂奉勅、遣使於伊甚求珠、伊甚國造稚子等詣京遲緩、踰時不進、大麻呂將收治之、稚子等懼、亡匿後宮、至內寢、后見之驚走、躓地而蹐、稚子等重坐闌入、請獻伊甚屯倉于后以贖、由是定伊甚屯倉、五月、百濟遣下部修德嫡孫德孫上部都德已州已婁朝貢、秋七月朔、以皇后無子、欲特賜屯倉以留迹後代、乃遣使詔大河內直味張獻膏腴雌雉田、味張僞匿不進、冬十月十五日、敕大連金村曰、朕無嗣子、萬歲之後、朕名其絕乎、伯父宜爲之計、金村奏曰、王天下者、不論有嗣無嗣、要須因物爲名、請爲三妃置屯倉、以示後世、從之、以小墾田屯倉與每國田

部、賜紗手媛以櫻井屯倉與每國田部、賜香香有媛以難波屯倉與每國钁丁、賜宅媛、閏十二月四日、行幸三島、縣主飯粒獻御野、桑原、竹村等頁田、凡四十町、帝乃詔金村詰責味張、無預郡事、味張大懼、請獻钁丁、每春秋各五百丁、永世不絕、以贖死罪、三島竹村屯倉、以河內縣部曲爲田部、是月、廬城部枳莒喩女幡媛竊大連物部尾輿瓔珞、獻春日皇后、事發覺、枳莒喩進幡媛爲采女、且獻安藝過戶廬城部屯倉、以贖女罪、尾輿以事由己、不能自安、乃獻其十市部伊勢來狹狹、登伊、贄土師部、筑紫國膽狹山部以謝、尾輿目孫荒山之子也、武藏人笠原使主與其族小杵爭爲國造、小杵乞援于上毛野小熊、欲殺使主、使主走至京言狀、敕以使主爲國造、誅小杵、使主獻橫渟橘花多氷倉樔四所屯倉、

二年乙卯、春正月五日、詔曰、間者連年登穀、接境無虞、蒼生樂於稼穡、黔首免於飢饉、仁風暢乎宇宙、美譽塞乎乾坤、內外清通、國

家殷富、朕甚欣焉、可大酺五日、夏四月朔、置勾舍人部、勾靫部、五月九日、置筑紫穗波鎌、豐國膝碕桑原肝等大拔我鹿、火國春日部、播磨起部牛鹿、吉備後國後城多禰來履葉稚河音、婀娜國膽殖膽年部、阿波春日部、紀國經湍河邊、丹波蘇斯岐、近江葦浦、尾張間敷入鹿、上毛野綠野、駿河稚贄屯倉、秋八月朔、詔諸國置犬養部、九月三日、詔櫻井田部連縣犬養連難波吉士等掌屯倉之稅、十三日、敕放牛於難波大隅島媛島松原、冬十二月十七日、帝崩于勾金橋宮、年七十、追謚曰安閑天皇、

宣化天皇

宣化天皇、初稱檜隈高田皇子、繼體帝第二子、安閑帝同母弟也、器宇清通、神襟朗邁、不以才地矜人、二年十二月、安閑帝崩無嗣、群臣上鏡劒于帝、遂卽天皇位、時年六十九、是爲武小廣國押盾天皇、大連大伴金村、物部麁鹿火、物部尾輿如故、是月、葬安閑天

皇于河內舊市高屋丘陵、

元年丙辰、春正月、遷都于檜隈廬入野、因爲宮號、二月朔、以蘇我稻目爲大臣、阿部火麻呂爲大夫、稻目滿智曾孫高麗之子也、三月八日、立正妃橘仲皇女爲皇后、仁賢帝女也、夏五月朔、詔曰、筑紫外國之所朝貢、遐邇之所輻湊、自胎中天皇、曁于朕躬、皆命蓄積糧穀、備荒供賓、安國之方、莫要於此、故朕遣阿蘇仍君、加運河內茨田屯倉穀、蘇我大臣稻目宜遣尾張連運尾張屯倉穀、物部大連麁鹿火遣新家連、運新家屯倉穀、阿部臣遣伊賀臣、運伊賀屯倉穀、置官家於那津口、且筑紫肥豐三國屯倉、散在遠方、運輸不便、宜命諸郡皆徙諸那津口、以備非常、其速諭國縣、使知朕意、又遣重臣執其國政以備三韓、朝廷已失任那、故建府于此、置太宰以治焉、高城深湟、專備外寇、後世與鎭守府並稱爲重鎭矣、太宰或曰帥、又稱總領、後曰太宰帥、以諸王大臣爲之、秋七月、大連

物部麁鹿火薨、

二年丁巳、新羅寇任那、冬十月朔、詔大連金村、遣其子磐及狹手彥救任那、磐留筑紫以備三韓、狹手彥往鎭任那、且救百濟、

四年己未、春二月十日、帝崩于檜隈廬入野宮、年七十三、追謚曰宣化天皇、

欽明天皇

欽明天皇、繼體帝嫡子也、母手白香皇后、仁賢帝女也、帝愛之、常居左右、宣化帝四年二月、宣化帝崩、群臣胥議、奉帝承續大統、十月、帝令群臣曰、余年少識淺、未閑政事、山田皇后明習百揆、請就而決、后辭曰、妾蒙恩寵、山海難比、萬機之難、婦女安預、方今皇子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食、以待士人、加以幼而穎敏、早擅嘉聲、天性寬和、務存矜宥、請諸臣等速令皇子登位、光臨天下、十一月十七日、葬宣化天皇于大倭身狹桃花鳥坂上陵、十二月五日、

遂卽天皇位、是爲天國排開廣庭天皇、尊手白香皇后曰皇太后、
大連大伴金村物部尾輿大臣蘇我稻目、並如故、
元年庚申、春正月十五日、立正妃石姬皇女爲皇后、二月、百濟人
巳知部投化、三月、蝦夷隼人並率衆歸附、秋七月十四日、遷都磯
城島、是謂磯城島金刺宮、八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遣使貢獻、召
集秦人漢人等諸蕃投化者、安置諸國、編貫戶籍、秦人戶數凡七
千五十三戶、以大藏掾爲秦伴造、九月五日、行幸難波祝津宮、大
伴金村物部尾輿許勢稻持等從焉、遣使祭住江神、賜民爵及帛、
各有差、帝乃問群臣曰、今將伐新羅、當用幾兵、尾輿等奏曰、寡兵
不可輙征、曩者男大迹天皇時、百濟遣使、表請任那四縣、大連金
村輙聽其所請、由是新羅積怨久矣、今不可輕伐、帝從之、金村慙
懼、乃歸住吉、稱疾不朝、帝遣靑海夫人勾子慰問、金村謝曰、臣所
病非他、今諸臣皆謂喪任那職由臣、故恐懼不朝、勾子還奏、乃詔

金村曰、卿久竭忠誠、莫恤衆口、益優寵之、不復問、
二年辛酉、春三月、納稚綾姬皇女日影皇女堅鹽媛小姉君糠子
五妃、稚綾姬日影皇女皇后同母妹也、糠子春日日抓臣女也、夏
四月、下詔百濟、興復任那、百濟王明會任那日本府師吉備臣安
羅人加羅人多羅人等、議曰、昔我速古王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
卓淳旱岐等常遣使往來、厚結親好、是以隣敵不敢侮、今南加羅
卓淳二國、忽被新羅誑、自取敗滅、使天皇震怒、任那人憤恨、是寡
人之過也、我深懲自悔、思補其過、前者遣下部中佐平麻鹵城方
甲背味怒等於加羅、與任那日本府相共盟約、自爾而後、未嘗一
日忘建任那、今又奉詔曰、速建任那、卿等何策以答朝旨、今復徵
新羅宜詔命、以察彼情狀乎、任那旱岐等答曰、向者再三告諭新
羅、而彼竟不報答、今復徵之、恐無益也、大王宜遣使於天朝、具奏
其事、更別議建任那、然任那境與新羅接、恐且夕有三國覆轍之

禍、明曰、三國所以滅者、非新羅以强吞之也、其㖨已呑介于加羅
新羅之間、連年被兵、勢孤援絕、任那不得應急、由此見亡、其南加
羅蕞爾小國、固不能自立、其卓淳上下攜貳、終餌新羅之甘言、自
取滅亡、由此觀之、三國之敗良有以也、昔新羅乞援於高麗、攻任
那百濟、我卽防却之、彼以二國兵、尙不能克、今新羅安能獨滅任
那乎、寡人與卿等戮力同心、任那可復焉、若使人未廻、卒有不虞、
寡人應赴援、勿以爲憂也、秋七月、明聞河內直在安羅日本府、與
新羅交通、遣前部柰率鼻利莫古等於安羅、召新羅任那執事、謂
任那執事曰、昔我速古王貴首王、與故旱岐等約爲兄弟、我以汝
爲子弟、汝以我爲父兄、共事天朝、倶距强敵、安國全家、以至于今
日、是故厚脩隣好、終始不渝、是寡人所願、卿等何由輕信浮言、忽
渝舊好、寡人恨焉、蓋聞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搆以成
前烈也、今卿等奮然悔咎悛過、追修先世和親之好、欽順天皇之

詔命、復南加羅㖨已呑等地、還附任那之舊貫、永爲兄弟、倶奉事
大國、是寡人寢食所庶幾也、夫新羅姦計狡謀、天下之所與知也、
頃聞卿等聽其甘言、弛解守備、寡人每爲卿等危之、且竊聞之、任
那與新羅、會時有蜂蛇之妖、夫妖祥災異、天之所以告誡於人也、
而卿等見妖至、不以爲怪、禍踵不知、甚可嘆息焉、古人云、追悔無
及、此之謂也、卿等從寡人之言、聽大國之命、長有本土、永御舊民、
孰與信甘言、亡失家國、以爲人俘虜也、卿等宜熟計審思矣、明復
謂日本府執事曰、奉詔旨曰、任那夕滅、則汝國朝孤、宜興建任那、
以爲汝之援、慰諭懇懃、喜懼交至、氣塞填胸、不知所以答盛旨矣、
今退察新羅之情狀、其志不止乎此矣、諸君久在任那、亦是所審
矣、天皇勅諭新羅、令反南加羅㖨已呑地者、非但數十年、新羅雖
面欲唯諾、退無反侵地之意、惟是甘言卑辭、求媚於諸君、諛事朝
廷、其志在窺覦呑噬任那也、然彼猶未敢動者、近遊百濟、遠懼天

朝也、今乘其無備、掩其不虞、則新羅可破、任那可復也、如此則天皇懿釋、諸君亦必厚崇朝章、身榮於當時、功烈照于世也、諸君不察、輕信甘言、則非惟滅任那、永遺譏於域外也、願諸君熟計之、勿爲他欺焉、明以河內直交通新羅、深切責之、遣紀臣奈率彌麻沙、中部奈率己連朝貢、奏卞韓任那之政、

四年癸亥、秋九月、百濟前部奈率眞牟貴文護德己州己婁等入朝、獻扶南財物及奴二口、冬十一月八日、遣津守連於百濟、詔罷百濟所置任那卞漢郡令城主、悉屬于日本府、且璽書諭曰、爾屢表奏稱當建任那、逮乎十數年、而猶未敢興建、夫任那爲汝國之棟梁、如折棟梁、誰成屋宇、朕念在玆、爾須早建任那、任那建則河內直等自當罷歸也、明乃會三佐平內頭諸臣議之、三佐平等對曰、我所置郡令城主、在卞韓者不可罷、其建任那之事、宜早從詔旨、尋又宣前詔、歷問群臣、上佐平沙宅己婁、中佐平木劦麻那、下

佐平木尹貴、德率鼻利莫古、東城通天、木劦昧淳、國雖多、奈率燕比善那等議曰、臣等稟性愚暗、都無智略、然竊謂建任那、宜早奉詔也、而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等在安羅者、任那恐難興建矣、請遣使召任那執事諸國旱岐等俱相會議、抗表奏論、明日、群臣之議、甚稱寡人之心、乃使施德高分屋謂日本府及任那執事曰、請相見計事、日本府及任那答云、歲迫矣、當過正且而往會、

五年甲子、春正月、百濟又遣使促日本府及任那執事、日本府及任那執事辭以時祭、百濟又促之、日本府及任那皆遣賤者、是以遂不得會議而罷、二月、百濟更遣施德馬武施德高分屋等謂日本府及任那曰、我使自天朝歸、津守連亦尋至、詔旨並云、與卿等謀早建良圖、副朕之所望、又云、其間事應審奏聞、是以三馳使介、而尚未有來意、我當以三月十日遣使於天朝、具狀審奏、卿等亦各發使往聽天皇之敕、又譲河內直曰、自昔唯聞卿之惡、任那日

縮、職汝之由、汝是雖微、譬如螢火然山野、不急撲滅、則其災延及村邑、使卿久于此、則非唯破敗任那、遂使海西官家不得長奉於天闕也、故今具奏汝行惡、又謂日本府卿任那旱岐曰、夫建任那、非藉天皇之威、誰能建之乎、故欲與卿等會議、而卿等何故不來、日本府答曰、任那執事不得赴會者、此由我不遣也、我向遣使諮訪朝旨曰、朝廷使印歌臣於新羅、津守連使於百濟、日本府臣等待二人至聽詔命、不勞自往焉、尋聞印歌臣至新羅、使人問之曰、日本府及任那俱就新羅聽朝命、未聞就貴國聽焉、津守連尋至於此、亦曰、今我使於百濟者、爲罷百濟所置卞韓郡令城主、是亦未聞就貴國聽朝命、故抑任那不遣、而亦不自往焉、三月、百濟遣奈率阿乇得文等上表曰、再奉詔書、當與日本府臣及任那諸旱岐等相議、早建任那者、伏承聖旨、不敢暫停、即召日本府執事、及任那諸旱岐、而日本府任那皆曰、新年已近、過正且而往、久而不

就、復遣使促之、對以祭祀時至、使者三回、執事旱岐並不躬來、使人代來、而其人微賤、不足與議事、故即時放回之、夫任那以安羅爲兄、安羅以日本府爲天、今的臣吉備臣河內直等咸從阿賢移那斯、佐魯麻都指撝、不敢得專決、此二人是雖微賤、專橫于日本府、其抑任那而不遣、亦是二人之所爲也、假使斯人、久在安羅、逞其毒、則任那終滅、海西諸國亦不得奉職貢也、伏請移此二人於他處、而後新敕諭日本府、更議建任那、謹差奈率彌麻沙、奈率已連、從已麻奴跪、奉表入朝、伏乞天裁、帝答敕曰、的臣等私往來新羅、是非朕心也、曩日印支彌與阿卤旱岐在時、爲新羅所逼、不得耕種、卿之國路迴、不能救急、由的臣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此朕所嘗聞也、今已建任那、則移那斯麻都、自然當罷歸王、勿以勞念矣、明復遣使上表曰、伏承詔旨、喜懼兼懷、是知新羅奸計構譏、謨朝廷之聽矣、向在我留印支彌許勢臣之時、新羅未有踰封疆侵他

界、安羅亦未嘗有寇至之患、今玆春新羅取喙淳、遂驅由我久禮山戍有之、與安羅分界耕植、不互相侵、然移那斯、麻都、過侵疆界、故爲彼所逼逐、臣及時赴援、是以任那得隨時耕種、新羅亦不敢得、恣侵掠、臣又嘗聞新羅毎春秋多聚甲兵、或云、欲襲安羅與荷山、或云、將襲加羅、臣卽遣將士助守任那、預備不虞、是以新羅姦計未得發也、然奸人誣奏、百濟路迴、不得應急、由的臣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是皆奸佞之徒、構造邪說、欺罔天朝也、臣切謂的臣等在安羅者任那難可興復矣、伏乞天裁早爲之處、臣又視佐魯麻都、其狀甚非常、麻都是雖韓腹所生、而位居大連、廁日本執事之間、入榮班貴盛之列、而今著新羅奈麻禮冠、公然往來、曾無顧憚之色、是皆通路所視、其心歸服新羅可知也、臣伏歷觀諸國敗亡之狀、皆由有貳心者爲之內應矣、喙國卓淳可以爲鑑誡焉、今麻都心已歸于新羅、臣恐任那之滅不久矣、任那若滅則臣國孤

危、伏冀玄鑑、幸察臣微誠、速除奸臣、早建任那、是國家之慶、寡人之願也、帝不報、冬十一月、百濟復遣使召日本府及任那、於是日本府吉備臣、新羅下旱岐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呂、斯二岐君、散半奚君兒、多羅二首位、訖乾智、子他旱岐、久嵯旱岐等並赴於百濟、明日、任那國自古與我約爲子弟、新羅無道、背約違信、滅卓淳股肱之國、寡人常願爲任那報仇復地、永爲兄弟、共事天朝、而頁圖未建、今我有三策、卿等擇從其善、曾聞新羅安羅兩國之境有大江、吾欲據其要害築六城、請天兵三千、每城令五百人守之、我別出兵士、時踩亂賊境、不得令彼田作、而伺其怠疲而擊之、久禮山五城投兵而降、久禮山擧則卓淳可從而復、其策一也、南韓置郡令城主者、豈敢違背朝命塞斷貢調之路乎、顧北敵强大、我國日微弱、若不置郡令城主、則不可以禦北敵、亦不可以制新羅、故置之以防遏隣敵、屛蔽任那、我欲奏之天朝、

其策二也、吉備臣、河內直、移那斯、麻都不去、則任那決不得建焉、今抗表奏請、欲移此四人於他處、其策三也、吉備臣及旱岐等曰、大王三策甚善矣、請還諮日本府大臣及安羅王加羅王、俱發使奏聞於天朝、十二月、越國言、肅愼船至佐渡島御名部碕、淹留不去、春夏捕魚爲食、其人言語不通、島人以爲鬼魅、畏不敢近、因縱行鈔掠、稍移就瀨河浦、飮水中毒、死者殆半、其骨積於巖岫、俗呼其處曰肅愼隈、

六年乙丑春、三月、遣膳巴提便於百濟、夏五月、百濟王明使奈率其悛施德夾酒入朝、上表、秋、百濟造丈六佛像、明自作願文曰、蓋聞造丈六佛、功德甚大、伏願天皇獲勝善之德、天皇彌移居國俱蒙福祐、普天之下、一切衆生、亦皆得解脫、故敬造之、冬十一月、巴提便還自百濟、初巴提便至百濟、一夕宿海濱、亡其小兒、爾夜大雪、且起尋索、見地有虎蹤、隨而認行、至巖岫下、果有虎跳出、見巴

提便、張口欲噬、巴提便左手捉虎舌、右手拔刀、刺殺之、取其皮而還、是歲、高麗大亂、

七年丙寅春正月三日、百濟使中部奈率已連等還蕃、仍賜良馬七十疋、船一十隻、夏六月十二日、百濟使中部奈率掠葉禮等獻調、是歲、高麗又亂、

八年丁卯、夏四月、百濟將擊新羅、復任那、遣前部德率眞慕宣文、奈率歌麻等來請援兵、下部東城子言、代德率汝麻那侍衛、

九年戊辰、春正月三日、百濟使眞慕宣文等請歸、詔曰、援兵必發、汝速報王、九日、高麗圍百濟馬津城、帝尋遣使詔曰、德率宣文等歸後、消息如何、聞汝國爲狛賊所逼、宜與任那同謀禦之、夏四月三日、百濟中部扞率掠葉禮等入朝、奏曰、德率宣文等至、祗承恩詔、喜躍無勝、今春馬津城之役、聞虜中語曰、由安羅與日本府之招來、臣疑而未信、然不可以不究其所由、故召安羅及日本府執

事而不來、是以愈懷疑懼、伏願可畏天皇暫停援師、先賜勸當、詔曰、省書奏具之、安羅及日本府不救隣難、朕之所疾也、其曰通使于高麗者、朕所不命、不可輕信也、願王開襟緩帶、恬然自安、勿深疑懼、宜依前敕、與任那戮力、固守封疆、扞禦北敵、朕當發若干人、實安羅空間之地、六月二日、遣使百濟、冬十月、遣卒三百七十人於百濟、助築城於得爾辛、

十年己巳、夏六月七日、百濟使將德久貴固德馬次文歸、詔曰、移那斯麻都陰通高麗、朕當驗虛實、所許援兵、依請停之、

十一年庚午、春二月十日、遣使於百濟、詔曰、朕聞北敵强暴、故賜矢三十具、朕復聞奈率馬武王股肱之臣、納上傳下、能輔佐王、若欲家國無事、永保官家、以事於朕者、宜每以馬武爲大使入朝、夏四月、使還、百濟王明因獻高麗虜六口、十六日、百濟別使中部奈率皮久斤等獻高麗虜十口、

十二年辛未、春三月、賜麥種一千斛於百濟、是歲、百濟王率其衆及新羅任那兵、伐高麗、取漢城平壤、遂復六郡故地、

十三年壬申、夏四月、箭田珠勝大兄皇子薨、高麗與新羅謀、將滅百濟任那、五月八日、百濟加羅安羅、遣中部德率木劦今敦等來奏曰、新羅與高麗通好合謀、將滅諸蕃國、故遣臣等謹請援師、冬十月十三日、百濟王明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經論、並上表讚流通禮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尙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辨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珠、逐所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敎奉持、無不尊敬、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唎斯致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帝大喜、詔使者曰、朕未嘗聞如是微妙之法、因問群臣曰、西蕃所獻之佛、相貌端嚴、所未嘗見、朕今

可禮否、大臣蘇我稻目奏曰、西蕃諸國皆禮之、我國何獨不然、大連物部尾輿中臣勝海奏曰、我國家恒敬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祀爲事、今拜蕃神、則恐致國神之怒、帝曰宜附情願人、遂賜稻目、稻目大喜跪受、而安置小墾田家、勤修爲事、遂捨向原家爲寺、號向原寺、是爲佛祠之始、是時諸國大疫、久而愈熾、尾輿勝海復奏曰、爾不聽臣言、以致斯禍、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宜溢棄佛像、以求後福、帝納焉、詔有司投佛像於難波堀江、焚毀伽藍、是日大殿災、

巖垣松苗曰、百濟王聖明、深溺佛說、遂獻佛像於本朝、而是後爲新羅所攻、爲擒而見殺、所謂福德果報者何在、稻目子馬子、亦繼父志好佛、聽天堂快樂之說、流誕蕩心、益極奢慾、至弑崇峻帝、孫蝦夷、曾孫入鹿、相續爲逆、噫我邦於佛法、稻目馬子之崇奉爲始、而人臣縱慾弑君者、亦馬子爲始也、先是眉輪有弑

安康帝、是坐童年不知君上不可讐之義耳、如馬子者、天下共討之賊也、而使其老死牖下、可嘆哉、

山縣禎曰、信佛者、未可必獲禍、亦未可必獲福也、而世之侫佛者、唯悅其福德果報之說焉耳、是以利心盛而義理昏、往々至危亡國家者、非信佛之罪、而惑利之禍也、及其罹乎禍、而佛亦不敢救之、則其不足信亦可知矣、

時天下大風雨、百姓憂懼、敕使卜部伊吉若子卜之、曰、賀茂神爲祟、因涓四月吉日祭之、於是穀稼豐熟、加茂祭始于此、是歲、百濟棄漢城平壤、新羅入居漢城、

十四年癸酉、春正月十二日、百濟使上部德率科野次酒等來請援、夏五月朔、河內言、茅渟海大鳴而有光、敕溝邊直入海見之、乃獲樟木、命工造佛像二軀、六月、遣內臣於百濟、賜良馬二疋、船二隻、弓五十張、箭五十具、敕曰、援兵之數、唯王所請、別勅醫博士、易

博士、暦博士、當交代者、附還使相代、其卜書暦本藥種亦宜附送、
秋七月四日、行幸樟勾宮、敕遣王辰爾餘船賦、因爲船長、賜姓船
史、八月七日、百濟使上部奈率科野新羅下部固德汶休帶山等
上表曰、去年臣等同議、遣內臣德率次酒任那大夫等、奏海表諸
彌移居之事、伏待恩詔、如春草仰甘雨、今年忽聞新羅與狛通謀、
云百濟與任那頻朝日本、是必乞兵伐我國也、不如先日本兵未
發、攻取安羅、絕日本路、臣等聞其謀、深懷危懼、故馳使以聞、伏願
天慈幸垂愍卹、速救海表彌移居國、軍衆所用衣糧、臣應辨給、且
海表諸蕃、甚乏弓馬、自古迄今、皆仰給於官庫、今强敵熾盛、宜資
武備、伏願垂賜、且奏曰、的臣奉天敕、來撫臣蕃、夙夜乾乾、勤修庶
務、由是海表諸蕃皆稱其善、謂當萬歲肅清海表、今不幸云亡、深
用追悼、伏願天慈速遣其代、以鎭任那、冬十月二十日、百濟王子
餘昌與高麗戰、大破之、

十五年甲戌、春正月七日、立皇子渟中倉太珠敷尊爲皇太子、九
日、百濟中部施德木刕文次等至筑紫府、問援兵之數、且曰、今年
之役、甚危於前、願師出勿違期矣、內臣佐伯連奉敕、許兵一千、馬
百疋、船四十隻、二月、百濟使下部扞率將軍三貴、上部奈率物部
烏等乞兵、德率東城子莫古、來代奈率東城子言侍衛、五經博士
王柳貴代固德馬丁安、僧曇慧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別貢易
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王保孫、醫博士奈率王有㥄陀、採
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有陀、樂工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
進奴對德進陀、皆依請代之、夏五月三日、遣內臣率舟師、如百濟、
俱伐新羅、冬十二月、百濟遣下部扞率汶斯干奴上表曰、百濟王
臣明及安羅日本府臣任那諸國旱岐等奏、新羅無道、與狛同心、
謀滅海表彌移居、臣等危怖、仰待王師、六月、有至臣帥師至、於是
上下歡喜、便以十二月九日攻新羅、臣先令東方領物部莫哥武

連領本部兵、攻函山城、有至臣所帥筑紫物部莫奇委沙奇、能射
火箭、藉天皇之威靈、以卽日酉時焚城拔之、若但斯羅者、有至臣
軍足矣、彼若與狛合勢、則恐難可成功、伏願命竹斯島上諸軍悉
赴援、則誠莫可憂矣、軍事方棘、因馳單艇奏聞、謹獻好錦二疋、毾
㲪一領、斧三百口、所虜斯羅男二口女五口、餘昌已拔函山、乘勝
欲滅新羅、耆老諫曰、天未與矣、懼禍將及焉、餘昌曰、卿等老矣、何
怯也、我事大國、何懼之有、遂深入新羅、築久陀牟羅塞、明憂念餘
昌久勞行陣、自往慰勞、新羅聞明親來、卽發兵圍之、百濟軍大敗、
明爲新羅所殺、時新羅圍餘昌急、士卒惶駭、不知所爲、筑紫國造
善射、發矢雨注、新羅驍騎中之墜馬、其矢洞鞍前後橋、其餘莫不
應弦踣、新羅圍兵披靡、餘昌乃得乘間脫走、因褒國造曰鞍橋君、
新羅欲窮追滅之、有一將曰、不可也、日本天皇以任那之事、憎我
已深矣、今況復滅百濟官家乎、必招後患、故止而不追、

十六年乙亥、春二月、百濟王子餘昌、使其弟惠來告哀、帝聞而傷
之、遣使迎之慰問、許勢臣問王子惠曰、留乎此乎、將歸乎、惠答曰、
朝廷垂憐於亡國、賴假偏師、仗天威以報大讎、惠之願也、惠之去
留、唯命是從、蘇我臣問曰、王妙達天道地理、名聞四方、意謂永保
多福、統領西藩、以奉朝廷也、今有何咎、以致茲禍、惠答曰、惠稟性
愚闇、不知大計、何況禍福所倚乎、蘇我臣復謂惠曰、昔在大泊瀨
天皇之世、汝國爲高麗所攻、危甚於累卵、天皇命神祇伯受策於
神宮、往救汝國、由是汝國靜謐、社稷安寧、乃命汝國祭其神、其神
則天地剖判、草木言語之時、自天降始建邦之神也、今汝之國輟
而不祀、是以禍亂荐興、社稷以危、方今修理神宮、欽奉祭祀、則社
稷可再昌矣、秋七月四日、遣大臣蘇我稻目及穗積磐弓等於吉
備五郡、置白猪屯倉、

十七年丙子、春正月、百濟王子惠請歸、多賜兵仗良馬遣之、其從

者皆賜物有差、惠等感喜、遣阿部臣、佐伯連、播磨直、發筑紫舟師、護送之、別遣筑紫火君、率勇士一千、送至彌氏津、守其要害、秋七月六日、遣蘇我稻目等於備前兒島郡、置屯倉、以葛城山田瑞子爲田令、冬十月、遣蘇我稻目等於倭國高市郡、置韓人大身狹屯倉、高麗人小身狹屯倉、紀國置海部屯倉、

十八年丁丑、春三月、百濟王餘昌立、

二十一年庚辰、秋九月、新羅遣於至己智奈末獻調賦、饗賜超例、於至己智大喜而還曰、調賦使者國家之所重、而私議之所輕也、然進退之間、百姓之命實懸焉、苟選用之不中、則豈惟辱國命而已乎、禍亂之起、未必不由此、自今而後、宜重其選、彡麥宗嘉之、

二十二年辛巳、新羅遣久禮叱及伐干獻調賦、司賓饗禮減於常、久禮叱怒、不辭而還、是歲、復遣奴氏大舍獻前調賦、掌客額田部某以奴氏列百濟之下、奴氏怒不肯就館、遂歸至穴門、時繕修穴

門客館、奴氏問曰、繕修何爲乎、工匠河內押勝紿曰、爲問西方無禮使者故治之、奴氏急取途而還、以其言告之、於是城阿羅波斯山、以備我、

二十三年壬午、春正月、新羅滅任那官家、夏六月、降詔諭勵任那曰、新羅西羌小醜、逆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毒害我黎民、殘蕩我郡縣、我氣長足姬尊神聖聰明、周行天下、劬勞群庶、亭育萬民、哀新羅窮來、不忍滅之、全其王將戮之首、授要害之地、崇非次之榮、我氣長足姬尊於新羅何薄、我百姓於新羅何怨、而今新羅長戟强弩、凌蹙任那、距牙鉤爪、殘虐含靈、刳肝斮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其酷、任那君臣百姓、窮力極俎、既屠且膾、率土之濱、共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豈忍坐聞之、況在夫嗣子大臣、處趺蕚之親、當柱石之寄、受恩於累世、榮身於當代、而不能瀝肝嘗膽、共誅逆醜、雪天地之痛酷、報君父之仇讎、則臣子之道不立、死

猶有遺憾、勉哉、秋七月朔、新羅貢調使至、會新羅滅任那、使者懼不敢請歸、卽編河內更荒郡爲民、是月、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副將河邊瓊缶、討新羅、問攻任那之狀、調伊企儺、薦集部登弭、倭國造手彥等從焉、遂至任那、先遣登弭於百濟、約束軍計、登弭路遺印書弓箭、新羅得之、知其計、卒起大兵來戰、兵敗乞降、男麻呂乃旋師入百濟營、令軍中曰、夫勝不忘敗、安而慮危、古之善教也、今處疆場、豺狼交接、豈可輕忽不思變難、安平之世、猶且不去刀劍、君子之武備、不可以已、宜深警戒、務守斯令、士卒皆悉心服事、河邊瓊缶獨轉鬪而進、所向皆捷、新羅擧白旗而降、瓊缶不曉其意、又擧白旗而進、新羅將曰、將軍河邊臣欲降、乃進軍逆戰、瓊缶前鋒所傷甚衆、手彥自知難救、棄軍遁逃、新羅將追到城洫、運戟擊之、手彥馬駿、超洫而免、於是瓊缶急引兵退營於野、士卒輕侮、無從令者、新羅將遂入屯營、虜瓊缶及其妻坂本甘美媛、新羅將謂瓊

缶曰、汝身與婦孰愛、答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遂許爲妾、新羅將面與之婬、後甘美媛得還、瓊缶欲復合、媛慚恚曰、曩君輕棄妾、今何面目相見、終不與之言、調伊企儺亦見擒、伊企儺不屈、新羅拔刀逼之、脫其褌、露其臀、使向日本而呼曰、日本將噉我臗脽、伊企儺大呼曰、新羅王噉我臗脽、新羅王大怒、益加侵辱、伊企儺辭色不變、遂遇害、其子舅子抱父屍而死、其妻大葉子在虜中、悲痛作歌、聞者皆憐焉、八月、遣大將軍大伴狹手彥、率兵數萬伐高麗、大破之、高麗王陽香踰墻走、比津留都、狹手彥乘勝入其宮、悉獲婦女寶貨而歸、初狹手彥鎭任那、將發肥前、其妾松浦佐用姬惜別、登高山、遙望其船、不堪悲傷、遂脫領巾麾之、見者莫不流涕、因號其山曰領巾麾嶺、吳人智聰齎儒釋方書明堂圖等百六十四卷及佛像樂器、相隨俱來、初神武既平天下、使來目部居畝傍山西、及垂仁時、興屯倉於其地、是後國縣益設屯倉、置部曲、使其耕屯

田時、糧食部曲號爲品部、其類最衆、號百八十部、而物部執負部
類、爲朝廷衛兵、若弓削、矢作、鍛冶諸部、掌造兵械、凡其諸部、皆以
臣連伴造國造領之、以世其職、而其最貴盛者、曰大臣大連、皆以
神明之冑、出將入相、世輔皇室、其所領品部廣大、盈於國中、每有
征伐、臣連二造、各帥其部曲而統屬焉、蓋上世兵制概略如此、當
時天子英武、將帥皆勇健、習練武略、士卒善戰、輕生忘死、故戰勝
攻取、所向有功、冬十一月、新羅入貢、使人又留而不歸、
二十六年乙酉、夏五月、高麗頭霧唎耶陛等投化、居之山背、
二十八年丁亥、郡國大水、饑、人或相食、詔發傍郡倉穀賑給、
三十年己丑、春正月朔、詔曰、量置田部、其來尚矣、而課丁多有脫
籍者、宜遣膽津檢白猪田部丁籍、夏四月、遂定其籍、結爲田戶、帝
嘉其功、賜姓白猪史、尋拜田令、副山田瑞子、膽津辰爾之甥也、
三十一年庚寅、春三月朔、大臣蘇我稻目薨、夏四月二日、幸泊瀨

柴籬宮、越人江渟裙代詣京奏曰、高麗使船漂至本國、郡司道君
隱匿不奏、故以聞、詔曰、高麗迷路至越海、雖辛苦風浪、尚全性命、
有司宜於山城相良郡築使館、厚供給之、是月、車駕至自泊瀨、遣
東漢糠兒、葛城難波、迎高麗使人、五月、遣膳傾子於越、饗高麗使、
初使之至也、道君自稱國主、奪其貢物、至是傾子至、道君迎拜伏
地、高麗使具告其狀、傾子悉追其所奪還之、秋七月、遣東漢坂上
子麻呂、錦部大石、饗高麗使於山背相樂館、
三十二年辛卯、春三月五日、遣坂田耳子郎君於新羅、責問滅任
那、夏四月十五日、帝不豫、皇太子在外、馳驛召之、引入臥內、執其
手曰、朕病甚、以後事屬汝、汝須征新羅封任那、朕死而無恨、是日
崩于內寢、帝性慈仁、新墾田賑給貧民、立爲定制、帝幼時夢有人
曰、帝能寵遇秦大津父者、及壯必有天下、既寤、使人旁求于四方、
得之山背紀伊郡深草里、帝大喜、命近侍于左右、恩寵日渥、至踐

祚、拜大藏省、追謚曰欽明天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敏達天皇

敏達天皇、欽明帝第二子也、母石姬皇后、宣化帝女也、欽明帝十五年、立爲皇太子、三十二年四月、欽明帝崩、五月、殯于河內古市、八月朔、新羅吊使未叱號失消等來拜殯宮、九月、葬欽明天皇于檜隈坂合陵、

元年壬辰、夏四月三日、帝卽位、是爲渟中倉太珠敷天皇、宮于百濟大井、尊皇后曰皇太后、大連物部弓削守屋如故、以物部大市御狩爲大連、蘇我馬子爲大臣、守屋尾輿子、馬子稻目之子也、五月朔、詔遣群臣於相樂館、檢高麗調物、送于京師、十五日、帝召諸史、讀高麗表文、諸史不能通曉、辰爾爲解釋文義、帝奬諭曰、勤乎

辰爾、懿哉辰爾、非汝之好學、誰能解之者、自今之後、近侍宮中、復詔責東西諸史曰、汝等業何無成、汝等雖衆、不及辰爾、又高麗上表用烏羽、字跡不可別、辰爾取其羽、蒸之飯氣、以帛印之、文字盡見、始得讀焉、帝大嗟異之、辰爾其先百濟人、初應神帝時、遣使百濟、求有識者、其國主貴須王以其孫辰孫王應之、隨使入朝、大闡儒風、辰爾其後也、六月、高麗大使謂副使曰、汝等違吾議、妄分國調與微者、過矣、國王聞之、必誅汝等、副使大懼、遂殺大使滅口、領客東漢坂上子麻呂推問其由、副使紿曰、天皇賜妻於大使、然違敕不受、無禮滋甚、是以臣等謀議殺之、命有司以禮收葬、

二年癸巳、夏五月三日、高麗使至越海、船破溺死者衆、朝廷以其數失路、疑之、使吉備海部難波送還其國、秋七月朔、難波畏風浪不欲行、執高麗二人、投海而歸、八月十四日、難波奏曰、海中多鯨魚、不得通船、帝識其僞、不許還國、

三年甲午、秋七月二十日、高麗使又來、奏曰、臣等去年從船人大島磐日、與送使舟俱發、臣等已還至本蕃、而送使舟至今年尙未來、故因磐日還、別差臣等問送使不來、帝召難波詰問之、難波不能對、帝數其罪、遂寘之法、冬十月九日、遣大臣蘇我馬子於吉備國、益置白猪屯倉及田部、卽以其田部名籍授之膽津、十一月新羅入貢、

四年乙未、春正月九日、立廣姬爲皇后、息長眞手王女也、是月、以老女君爲夫人、春日仲君女也、二月、百濟貢調、數倍常年、帝以任那未復爲憂、詔諸皇子大臣計議、夏四月六日、使吉士金子於新羅、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吉士譯語彥於百濟、六月新羅貢調、數益常例、幷獻多多羅、須奈羅、知陀、發鬼四邑之調、冬十一月、皇后崩、是歲、詔卜海部王絲井王宅地、爲宮、吉、因營宮於譯語田、是謂幸玉宮、

五年丙申、春三月十日、立豐御食炊屋姬尊爲皇后、

六年丁酉、春二月朔、詔置日祀部、私部、夏五月五日、遣大別王、及小黑吉士宰於百濟、冬十一月朔、大別王等歸、百濟王因獻經論若干卷、幷律師、禪師、比丘尼、咒禁師、佛工、寺工、詔置之難波大別王寺、

七年戊戌、春三月五日、以菟道皇女侍伊勢祠、坐事而罷、

八年己亥、冬十月、新羅遣枳叱政奈末、獻調賦及佛像、

九年庚子、夏六月、新羅遣安刀奈末失消奈末朝貢、不納、卻還之、

十年辛丑、春閏二月、蝦夷數千寇於邊境、因召其魁帥綾糟等敕諭曰、汝蝦夷昔日大足彥天皇誅其亂首、撫其歸服、今當遵先例誅首惡、綾糟等大悚、入泊瀨川洗浴、向三諸岳盟曰、臣等蝦夷、子子孫孫用淸明心奉事天闕、若違盟者、天地諸神及天皇之靈絕滅臣等種矣、於是釋之、

十一年壬寅、冬十月、新羅復使安刀奈末矢備奈末朝貢、復不納、

十二年癸卯、秋七月朔、詔曰、當我先皇之世、新羅滅內官家之國、先皇謀復任那、不果而崩、朕欲成先志、聞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達率日羅、今在百濟、賢而有勇、朕欲得斯人相共圖之、遂遣紀國造押勝、吉備海部羽島、召日羅、百濟愛其才、不肯還、冬十月、再遣羽島召之、羽島既至、欲先見日羅、潛抵其舍、日羅迎而執手、延之座、私語曰、僕竊聞百濟恐臣至天朝、留而不還、是以不肯奉詔、宜救之日、宜示威容以趣之、羽島從其計、百濟不獲已、遂使恩率德爾、余怒、可奴知、參官柂師德率次干德、水手等若干人護送焉、來抵吉備兒島屯倉、朝廷遣大伴糠手子勞之、復遣大夫等慰勞之於難波館、日羅被甲乘馬、抵門而下、徐進廳前、跪拜曰、故火葦北國造刑部靫部阿利斯登之子、臣達率日羅、奉天皇詔、惶懼來朝、乃解甲上之、乃營館於阿斗桑市、而使居之、隨其所欲、遣糠手

子、阿部目、物部贄子、就問國政、日羅奏言、夫治天下之要、須愛養黎民、何遽興兵、翻取損失、臣爲當今計、宜令自在朝臣連二造、下及百姓、家給人足、無所闕乏、行此三年、足食足兵、以悅使民、民不避水火、同恤國難、然後多造船艦、列置海津、以觀蕃客、使其恐懼、乃選堪使者、遣于百濟、召其國王、若不來則召其太佐平王子等、令彼自生敬畏心、而後問其罪、又奏言、百濟人謀將以船三百乞筑紫地、果然則宜陽與之、彼必率女人小子來實其地、國家豫伏兵於壹岐對馬、候其至而掩殺之、勿反見欺、又築壘壁於要害以備之、於是恩率參官將歸、竊語德爾余怒曰、計我行比至筑紫、汝等竊殺日羅、吾具啓之王、授汝高爵、恩及妻孥、榮垂後世、德爾等許諾、參官等遂發血鹿、日羅復遷難波館、德爾等晝夜伺隙、將刺之、日羅身有光如焰、德爾等恐不敢發、十二月晦、其光忽熄、因刺殺之、日羅甦曰、是我驅使奴等所爲、非新羅也、言畢而絕、是時新

羅使亦在京師、故云爾、帝乃詔贄子糠手子、收葬於小郡西丘、移妻子及水手等石川、糠手子議、使彼聚居恐生變、乃分處妻子于石川百濟村、水手等于石川大伴村、囚德爾等於下百濟阿田村、推問其事、德爾等服罪言、恩率參官敎使爲之也、因下獄、於是召日羅族于葦北、以德爾等賜之、任其所爲、葦北君等悉殺之、投屍於彌賣島、遂持日羅喪歸葬、後遊海者相傳、恩率遇風覆沒、參官船亦漂蕩、僅得免歸、

十三年甲辰、春二月八日、遣難波木蓮子使於新羅、遂如任那、秋九月、鹿深臣、佐伯連、至自百濟、得彌勒石像及佛像各一軀而還、蘇我馬子請求之、使鞍部司馬達等池邊冰田、往于四方、訪修道者、二人抵播磨、得還俗者高麗慧便、馬子尊之以爲師、又度善信禪藏慧善三尼、崇敬尤篤、令冰田達等供給衣食、造佛宇於宅東、置彌勒石像、請三尼、大設齋會、達等得佛舍利於齋飯上獻之、馬

子試以鐵碪鎚摧之、碪鎚共摧、舍利不壞、又投之水、浮沈從其所欲、馬子冰田達等大驚異焉、益信勤修、又造佛殿於石川宅、達等梁人、先是繼體帝十六年來朝、居大和坂田原、私奉佛法、時人無信之者、斥爲異域神、及馬子鄕佛、達等首翼贊之、相與修行不懈、佛法自此始興矣、

十四年乙巳、春二月十五日、蘇我馬子起塔於大野丘北、設大齋會、藏達等所贈舍利於塔柱頭、二十四日、馬子有病、卜之、卜者曰、父稻目所祭之佛爲祟也、馬子奏其占狀、請禱佛、帝固不好佛、謂厩戶皇子曰、我國自有神、而今馬子請祭異域之神、爲之如何、厩戶曰、諸佛之道、諸神亦不敢違、今馬子請興佛法、是國家之福也、帝乃允馬子請、時天下疫疾流行、民多死亡、三月朔、大連物部弓削守屋、大夫中臣勝海俱奏曰、自先朝以逮陛下、疾疫流行、生民將絕、此豈非由蘇我臣首倡佛法歟、請宜禁絕、大三輪君逆、中臣

連磐余等、亦欲廢棄之、帝乃詔從之、守屋躬自往寺、踞于胡床、毀塔宇、燔佛像、棄餘燼于難波堀江、是日無雲而雨、守屋被雨衣、責馬子及其徒信佛者、遣佐伯御室、逮馬子所崇信三尼、馬子啼泣出之、吏人奪其衲衣、撻於海石榴市、馬子甚耻之、由是搆怨、帝欲速復任那、差坂田耳子王爲使、會帝及大連守屋患瘡而不果、於是詔皇弟橘豐日皇子曰、宜奉先皇遺敕、以復任那爲事、是時京師患瘡、死者甚多、民間訛言、是燒佛像之所致也、夏六月、馬子奏曰、臣疾久不瘉、不得三寶之力、則不可救治、帝素好文史、不信佛法、詔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乃還三尼於馬子、馬子大喜、乃禮三尼、新營精舍居之、秋八月十五日、帝崩於大殿、起殯宮於廣瀨、群臣誄于殯宮、馬子佩刀而誄、守屋笑曰、若中箭之鳥雀、馬子恚焉、次至守屋、守屋手足震慄、馬子笑曰、可懸鈴矣、由是怨隙漸深、埿部穴穗部皇子竊懷覬覦、時群臣悉集殯宮、穴穗部發憤言

曰、何故事死王之庭、而不朝生王之所、追謚曰敏達天皇、

論贊曰、敏達英明、不信佛法、詔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天語可謂簡要、此知其法之不可也、既知不可、而許馬子爲之、則私之也、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孰有不觸其風者哉、使帝毅然禁遏馬子、毀絕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之、馬子無所忌憚、與厩戸皇子同志、殺弓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浸淫彌漫、蠧害天下、未必不由天語輕發之所致也、

又曰、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忿狷搆難、兵敗孥戮也、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蹂躪以滅之、庸可得乎、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爲、箝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

用明天皇

用明天皇、初稱大兄皇子、欽明帝第四子也、母堅鹽媛、蘇我稻目

女也、帝常尊神道、信佛法、敏達帝十四年八月、敏達帝崩、九月五日、卽天皇位、是爲橘豐日天皇、都于磐余、謂之池邊雙槻宮、大臣蘇我馬子、大連物部弓削守屋、並如故、十九日、以酢香手姬皇女侍伊勢神宮、

元年丙午、春正月朔、立穴穗部間人皇女爲皇后、納石寸名爲嬪、后欽明帝女、嬪蘇我稻目女也、夏五月、穴穗部皇子欲烝炊屋姬皇后、強入殯宮、三輪逆麾兵衛鎖門不內、穴穗部問曰、何人在此、兵衛答曰、三輪君逆在焉、穴穗部七呼、終不開門、於是謂大臣馬子、大連守屋曰、逆頗無禮、前奉誄殯庭曰、不荒朝廷、淨如鏡面、治平奉仕、方今天皇子弟多、且兩大臣在、誰得言專奉仕、其無禮如此、又余欲觀殯宮、拒而不入、七呼不應、願斬之、二人共曰、唯命、穴穗部素與守屋善、便倶率兵圍磐余池邊、逆知之、逃於三諸岳、夜半出山、潛匿炊屋姬皇后別宮海石榴市、爲族人白堤橫山所告、

穴穗部復遣守屋擊逆及其二子、因又欲自行、馬子聞之、抵穴穗部家、會其出門、乃諫曰、王者不近刑人、請莫自往、穴穗部不肯、馬子從到磐余池邊、切諫之、穴穗部乃止、踞胡牀以待守屋還、久之守屋至曰、誅滅逆等、馬子歎曰、天下之亂不久矣、守屋曰、非汝小子之所知也、逆敏達帝寵臣、甚被委信、繇此皇后深恨穴穗部、

二年丁未、夏四月二日、新嘗於磐余河上、帝得病還宮、厩戸皇子晝夜侍側、祈佛誦經、口不絕響、帝因欲事佛、以其無例、召群臣議、大連守屋大夫中臣勝海曰、舍國神而祈蕃神、不可、大臣馬子曰、唯詔之從、誰生異計、乃與皇弟引豐國法師入內、厩戸握馬子手泣曰、三寶妙理、人不之識、妄生異議、今大臣歸心於福田、何喜加之、馬子叩頭曰、賴殿下聖德、興隆佛法、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守屋睨視二人、意色俱慍、厩戸謂左右曰、大連迷因果理、禍今且至、馬子遂與厩戸謀殺守屋、押坂部毛屎密告守屋曰、今群臣圖君、將

要於路、守屋乃退居於阿都別業、聚兵自衛、勝海亦聚兵應之、作彥人竹田二皇子像厭之、既而勝海知事不成、適水派宮、歸于彥人皇子、舍人迹見赤檮伺其出宮、而擊殺之、守屋使人謂馬子曰、竊聞群卿謀我、我故退焉、而馬子益招集其黨、日夜警備、大伴比羅夫手執弓矢、守馬子槻曲之家、帝及大漸、與厩戶誓造寺及藥師佛像、以禱疾瘳、鞍部多須奈奏曰、臣請爲天皇出家、造丈六佛像、帝爲之悲慟、九日、帝崩于大殿、追諡曰用明天皇、

崇峻天皇

崇峻天皇、初稱若雀命、欽明帝第十二子也、母小姉君、堅鹽媛同母妹也、用明帝崩、繼嗣未定、大連物部守屋欲盡舍諸皇子、立穴穗部皇子爲嗣、託獵淡路、而與穴穗部相謀、事泄、六月七日、大臣蘇我馬子奉炊屋姬皇后詔、使佐伯丹經手、土師磐村、的眞嚙殺穴穗部宅部二皇子、宅部與穴穗部最相善、是夜將半、丹經手等

圍穴穗部宮、兵士登樓擊穴穗部肩、穴穗部墜地、走入偏室、乃奉燭索而殺之、八日、殺宅部、初厩戶皇子頗有言、馬子不聽而殺之、是月、百濟朝貢尼善信欲從使者赴百濟受戒、使者曰、請先還告國王、七月、馬子與帝及泊瀨部、竹田、厩戶、難波、春日諸皇子、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膳賀施夫、葛城烏那羅、俱率師攻守屋、遣大伴嚙、阿部人、平群神手、坂本糠子、春日臣、從志紀郡抵澁河家、守屋親率子弟及家兵、築稻城拒戰、兵勢甚壯、守屋登樹雨射、諸皇子軍恐怖三退、厩戶年十六、束髮於額、身隨軍後、自度非假佛力不能克、乃以白膠木作四天王像、寘於頂髮中、發誓曰、今若使我勝敵、當爲護世四王創建寺塔、馬子誓曰、凡諸天王大神王等助我獲克、當創建寺塔、興隆三寶、誓已勵兵進戰、迹見赤檮射墜守屋、遂殺守屋幷其子、軍潰、其衆擧被皀衣、爲獵廣瀨勾原而遁、子男親戚或有變姓名逃匿者、時人謂曰、蘇我大臣之妻、物部大連之

妹也、大臣妄用妻計、而亡身家、捕鳥部萬、守屋資人也、當馬子攻守屋、將兵一百、守難波宅、聞守屋死、乘夜潛逃、抵茅渟有眞香邑、與其妻訣、遂匿山中、朝廷議萬懷逆心、當盡族誅、會萬身被敝衣、執弓劍而來、有司遣衛士數百圍之、萬隱于叢篁、以繩繫竹搖之、令人謬己所在、衛士疑惑、萬連射倒數人、衛士恐不敢近、萬遁走、衛士追射、皆不能中、有一人疾馳伏于河上、射萬中膝、萬拔其矢、張弓發箭、乃倒地號呼曰、萬將爲天皇之盾、而効其勇、何不問其故、窘迫至此、吁汝等來前、願聞我罪、追兵競馳射之、萬連截飛矢、殺三十餘人、既而投弓劍于河、以刀子自刺其首而死、河內國司奏狀、朝廷下符、斬爲八段、分陳八國、臨斬雷鳴大雨、萬有畜狗、繞屍而吠、遂啣其頭、收置古家、臥其側、不食而死、國司奏之、朝廷下符、此事可觀於後、許使其族收葬、由是築雙墓於有眞香邑、葬萬及狗、國司又言、是役也戰死於餌香川原者數百、身首異處、姓名

難辨、唯認衣色收之、有櫻井田部膽渟所養狗、能識其主、接續身首、伏側守之、待人收其屍而去、亂平、厩戶乃建寺、安四天王像、收守屋奴婢資財田宅、悉施舍焉、分田一萬頃、賞赤檮、馬子造法興寺於飛鳥、物部氏出自大新河命、十千根命後、世爲大連、門族甚盛、世號爲物部八十氏、八十繁衍之稱也、自守屋滅、本宗漸衰、而其族榎井石上二氏代興矣、

齋藤馨曰、厩戶與蘇我馬子協心崇佛、而物部守屋拒之、卒爲其所亡、余曰、守屋之拒佛也、卽助佛也、夫欲拒之者、必先知其敎之爲何如、然後知其拒之宜、何如守屋欲拒佛、而不知佛之敎爲何如、則未也、佛之敎、空虛寂滅、無有人倫日用相愛相生養之道、而其視父子君臣、爲漠不相關之人、故爲之徒者、往々弑父弑君而不疑、他日馬子弑崇峻、而厩戶恬視不怪、愈與之友善、是其敎使然也、則佛既以無父無君敎人矣、是君子所以

欲斷滅之掃蕩之、而使其無遺類也、不然、佛不過外國一奇異之談耳、拒可、不拒亦可、曷必動兵戈、驚朝野而拒之哉、守屋果知厩戸馬子之所奉者、爲無父無君之敎耶、必當奉有父有君之人而可也、而其所奉者誰歟、非穴穗部耶、彼穴穗部者、方敏達之崩、竊懷覬覦、憤群臣之集殯宮、曰、何朝死王、而不朝生王、及用明即位、陰謀不軌、又欲烝先皇之后、強入殯宮、而怒三輪逆、鎖門不納、使守屋殺之、及用明崩、守屋圖立之、不克、夫先皇崩而欲烝其后、又簒其位、則其爲人既已無父無君矣、是亦一佛耳、而守屋爲之竭力、殺無辜之朝臣、推不當立之皇位、而其名既已不正、乃欲拒厩戸馬子之佛、庸可得哉、方此時、守屋苟責穴穗部而斥之、正朝政、敬國神、脩神世以來相承之常典、而罔所欿、則彼安能舉外夷之道而加之、即舉而加之、人心不服、滅之無難、守屋乃不然、故彼殺逆之迹未彰、而我黨無父無君

之人、其罪已著、天下無助之者、烏得不亡、守屋亡而無復拒佛者、佛之害乃被天下、故曰、守屋之拒佛、即助佛也、嗚呼守屋既不知佛敎之何如、則其拒佛、特以其自外而來、非我舊有故爾、自外而來、非我舊有者、文字也、縫織也、就非是者、推守屋之心、則將舉文字縫織而拒之耶、

二十一日、葬用明天皇于磐余池上陵、八月二日、炊屋姫皇后與群臣定策勸進、即天皇位、是爲泊瀬部天皇、宮于倉梯、大臣蘇我馬子如故、

元年戊申、春三月、立小手子爲妃、大伴糠手連女也、是歲、百濟恩率首信、德率蓋文等朝貢、並獻佛舍利及僧聆照等六人、寺工、鑪盤、瓦師、畫工數人、馬子問法於百濟僧、尼善信等請赴百濟學戒法、乃附百濟使發遣、

二年己酉、秋七月朔、遣近江滿於東山道、宍人雁於東海道、阿倍

臣於北陸道、觀察國境、

三年庚戌、春三月、尼善信等還自百濟、住櫻井寺、是歲、大伴連狹手彥女善德等十數人、同日出家、

四年辛亥、夏四月十三日、葬敏達天皇于磯長陵、秋八月朔、詔群臣議封任那、冬十一月四日、以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狹臣、大伴嚙、葛城烏奈良爲大將軍、復任那、率兵二萬餘屯築紫、遣吉士盤金於新羅、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察問二國、帝時始獲吳權、懸定諸物、名曰波加里、從是有權衡之制、

五年壬子、大臣馬子驕暴益甚、帝疾之、謂厩戸皇子曰、馬子內恣私欲、外飾佛法、朕不能堪、如何、答曰、馬子誠驕臣也、惟陛下忍焉、帝剛腸嫉惡、冬十月四日、有獻山猪者、帝指謂左右曰、孰能斫朕所疾、如斫此猪頭、因多備兵仗、宮女失寵者、聞之以告馬子、馬子大懼、謀先發、厩戸處其間、兩知其情、而不能匡濟、憂念累日、是月、

建大法興寺、十一月三日、馬子詐稱進東國調、使東漢駒弑帝於寢殿、事起不意、群臣擾亂、馬子命殺數人、乃定、厩戸哭曰、是帝過去報也、於是人始知馬子所爲、而無敢言者、是日葬倉梯岡陵、五日、馳驛筑紫、告將軍紀男麻呂等曰、勿以內亂怠於外事、追諡曰崇峻天皇、

論贊曰、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女、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弑逆、權無出其右者、蓋群臣承其意而勸進、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而帝納皇太子之言、盛興佛敎、刱寺院、度僧尼、天下翕然嚮之、惑溺之甚、在女主固不足論、而不能討馬子之罪、亦非所責也、

又曰、崇峻切齒馬子、而太子務寬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太子爲不知者、賊在朝廷、而不能討、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大事、亦不能辭也、太子漠然無所顧曰、此過去

之報也、佛氏立三世之說、其要令人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是、今子弒其父、臣弒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

新井君美曰、馬子逆謀、自帝嗣位之初而兆矣、史以爲其聞帝指猪之言、乃圖不軌、非也、曰、然則其立帝者何也、曰、大連之亂、馬子殺帝母兄、當是時、帝莫有可加之罪、而弁殺之、衆心必有不服者、故立之以慰其心、蓋亦不得已耳、殺兄而立弟、其弟非人則可、使其弟而果人也、則必報其怨、雖庸人孺子、亦知其當然也、況姦邪如馬子者乎、始其立帝也、獨計以爲我之於彼、有援立功、彼以怨報德、我必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帝有英氣、彼恐變必生肘腋、竊伺帝動靜、於是宮人左右、皆爲之耳目、帝朝發一言、馬子夕必知之、帝心有所貯、彼盡已知之、豈必待其指猪之言哉、吾故曰、彼其建議復興任那、乃其逆謀已決之日也矣、征西之役、勇將悍卒、盡出在于外、譬之猛虎去其爪牙、匹夫搏

之、猶僨孤豚、大軍一出、駐師于外、內難既定、乃召之還、未始有使一矢加之敵也、其詐謀可以觀已、軍志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征西諸將、仗鉞握兵、無敢一人反旆廻軍以討其賊、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皆顧其家也、三輪君死、馬子曰、天下之亂不久矣、至其逆勢既成、能使天下弗敢動、則彼先爲之指置規畫矣、

賴襄曰、儒學與佛說、皆自外國來者、無擇也、而佛說一入吾國、有好之祟之、以易君父者、何哉、儒學敘人倫、平易無可喜、其文雖外來、而其實固在我、不如佛說之新異、宏濶誇大、足聳入聽也、吾嘗讀三韓之史、其君之惑於佛說以致亂亡者、皆是、吾邦未至如彼也、而有酷肖焉者、夫人臣行弒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大變矣、而諉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斁矣、廐戶智慧過絕人、姑爲太子、以屬人望、其志在異日卽眞擅乎

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大連相軋、欲除之而自逞、亦倚太子、以濟其姦、而皆藉於佛說、遂致誦呪嬈典禮堂塔塗膏血、王業之衰、大端在此、三善淸行之所言、可以驗焉、雖然淸行特言其費而已、不知其顚倒是非、混淆善惡、烈於洪水猛獸之害、姦雄之人、每藉之以解其心、下及北條足利之祟禪敎、莫非宗此旨也、我邦君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壞之、歸之於土灰沙塵而止焉、而開其端者、廐戶馬子也、可勝慨哉、

山縣禎曰、當是時、豐聰與馬子、方興佛法、於是盡誅除排佛者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之徒、獨與馬子、固結爲黨、固是私意耳、凡世之信佛者、亦唯悅其福田利益之說、則本皆出於私心、何有於義理矣、蓋人私意一萌、則智識昏蔽、是非顚倒、莫所不至焉、豐聰之不能討馬子、亦不足怪也已、

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初稱額田部皇女、欽明帝女、用明帝同母妹也、容色端麗、進止有度、敏達帝五年、立爲皇后、崇峻帝五年十一月、崇峻帝崩、群臣請皇后踐祚、后辭讓、百寮上表勸進、至三乃從、十二月八日、卽天皇位於豐浦宮、是爲豐御食炊屋姬天皇、大臣蘇我馬子如故、初馬子之行弒也、厚賞東漢駒、令出入臥內、駒貪功不檢、姦馬子女河上娘、馬子聞之大怒、捕而縛之樹、自射之、數其罪曰、奴敢行弒逆、駒大叫曰、我知有大臣、不知有天皇、馬子益怒、挺劍斬之、天下益惡馬子、廐戶皇子聞之曰、雖有此誅、蘇我氏弒君之名、千載不可蔽也、然復縮卑附之、無敢與忤、

元年癸丑、春正月十五日、置佛舍利於法興寺、夏四月十日、立廐戶皇子爲皇太子、攝錄萬機、廐戶用明皇子也、母穴穗部間人皇后、皇后懷娠、偶出巡視宮省、至馬官廐戶、不勞而產、因名曰廐戶、生而能言、有聖智、年數歲與諸皇子、集於宮中、相戲口鬪、帝聞取

答而起、諸皇子皆走避、皇子獨袒而進、帝曰、汝何爾耶、對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穴而藏、所以進受答也、帝異之、及長好釋敎、博覽典籍、性最聰敏、兼聽十人訴事、略無違錯、帝愛之、居之宮南上殿、因號曰上宮廐戶豐聰耳皇子、至是立爲皇太子、秋九月、改葬用明天皇河內磯長陵、是歲、創四天王寺於難波荒陵、

二年甲寅春二月朔、詔皇太子及大臣蘇我馬子、興隆佛敎、於是群臣競造佛寺、號爲報恩、堂塔之作、自是而夥矣、

三年乙卯夏五月十日、高麗僧惠慈來、皇太子師之、從受五戒、倣浮屠之號、自命曰勝鬘、百濟僧慧聰尋來、大弘佛敎、秋七月、將軍紀男麻呂等至自筑紫、

四年丙辰冬十一月、法興寺成、以大臣馬子子善德爲寺司、令惠慈惠聰居之、竝爲三寶棟梁、

五年丁巳夏四月朔、百濟王遣其子阿佐朝貢、冬十一月、遣難波

磐金於新羅、

六年戊午夏四月、磐金歸自新羅、獻鵲二隻、秋八月朔、新羅獻孔雀一隻、冬十月十日、越國獻白鹿、

七年己未夏四月二十七日、地震、屋舍悉壞、令四方祭地神、秋九月朔、百濟貢駱駝羊白雉、

八年庚申春二月、新羅與任那戰、詔以境部臣爲大將軍、穗積臣爲副將軍、將萬餘衆救任那、大破新羅兵、拔其五城、新羅王金伯淨擧白旗、詣我軍營、請割多多羅、素奈羅、佛知鬼、委陀、南加羅、阿羅羅六城而降、境部等馳使上奏、適遣難波神於新羅、難波木蓮子於任那、察情狀、伯淨亦遣使奏請曰、天有神、地有天皇、除此外、亦何有畏乎、自今以後、二國和好、不復相攻、不乾船柁、每歲朝貢、於是詔班軍、比至、新羅又侵任那、

九年辛酉春三月五日、遣大伴嚙於高麗、坂本糠手於百濟、救任

那、夏五月、帝居耳梨行宮、時大雨、河水汎濫、秋九月、新羅諜者至對馬、捕之流于上野、冬十一月五日、議討新羅、

十年壬戌春二月朔、以來目皇子爲征新羅將軍、率兵二萬五千討新羅、夏四月、到筑紫屯島郡、大聚船隻、運輸資糧、六月三日、大伴嚙、坂本糠手、還自百濟、來目皇子遇病不得發、冬十月、百濟僧觀勒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等書、敕選書生受業、閏月十五日、高麗僧僧隆、雲聰歸化、

十一年癸亥春二月四日、來目皇子薨於筑紫、帝聞大驚、謂皇太子及大臣馬子曰、皇子方臨大業、其功不遂、朕甚悲焉、乃遣土師猪手殯于周防娑婆、後葬於河內埴生山岡上、夏四月朔、以當麻皇子爲征新羅將軍、秋七月三日、當麻從難波發船、妃舍人姬自從、至播磨赤石、舍人姬薨於是、當麻亦不果行、而歸京師、當麻嘗受皇太子敎、創萬法藏院、敕爲官寺、當麻寺是也、冬十月四日、帝

遷居小墾田宮、十一月朔、皇太子尊崇佛像、欲令群臣拜之、秦河勝進受其像、造蜂岡寺以置之、卽今廣隆寺也、是月、皇太子請帝造大楯及靫、又畫于旗幟、十二月五日、始定冠位十二階、曰、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以當色絁縫之、頂撮總如囊而有緣、唯元會著髻華、

十二年甲子春正月朔、始用曆日、賜冠位於諸臣有差、夏四月三日、皇太子撰憲法十七條、一曰、以和爲貴、無忤爲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解尤惡、能敎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三曰、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萬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詔必愼、不謹自敗、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爲本、其治民之本、

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
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五曰、絕餮棄欲、明辨訴訟、其百姓之
訟、一日千事、一日尙爾、況乎累歲、須治訟者、得利爲常、見賄聽讞、
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訴、似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
由、臣道亦於焉闕、六曰、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無匿人善、見惡
必匡、其諂詐者、則爲覆國家之利器、爲絕人民之鋒劍、亦佞媚者、
對上則好說下過、逢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無忠於君、無仁
於民、是大亂之本也、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
則起、奸者在官、禍亂則繁、世少生知、尅念作聖、事無大小、得人必
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寬、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聖王爲官
以求人、不爲人求官、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盬、終日難
盡、是以遲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盡、九曰、信是義本、每事有信、
其善惡成敗、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信、萬事悉敗、

十曰、絕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
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詎能可定、相
共賢愚、如環無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擧、
十一曰、明察功過、賞罰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罪、執事群卿、
宜明賞罰、十二曰、國司國造、勿斂百姓、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
兆民、以王爲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與公、賦斂百姓、十三曰、
諸任官者、同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闕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
其以非與聞、勿妨公務、十四曰、群臣百寮、無有嫉妬、我既嫉人、人
亦嫉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智勝於己則不悅、才優於己則
嫉妬、是以五百之後乃今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賢聖、何
以治國、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
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
亦是情歟、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間、可以使民、從

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十七曰、夫事
不可獨斷、必與衆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逮論大事、若疑有失、
故與衆相辨、辭則得理、後之言律令者、以爲國家制法自茲始矣、
秋九月、改制朝禮、
十三年乙丑、夏四月朔、詔皇太子及群臣、同發誓願、始造銅繡丈
六佛像各一、以鞍作鳥爲佛工、高麗王大興聞之、獻黃金三百兩、
秋閏七月朔、皇太子命諸王諸臣著褶、
十四年丙寅、夏四月八日、安丈六銅佛於元興寺、設齋、自是以四
月八日、七月十五日、爲諸寺齋會、每歲以爲常、時像太高不得入
堂、佛工鞍作村主鳥有巧思、得不破堂戶而入之、五月五日、詔鞍
作鳥、朕欲興隆內典、方建佛刹、始求舍利、汝祖父司馬達等便獻
舍利、國無僧尼、汝父多須奈爲橘豐日天皇出家、修行佛法、汝姑
善信又爲諸尼導者、朕欲造丈六佛、汝獻佛像、又恊朕心、造像既

成、不得入堂、工人無計、仰汝巧思、此皆汝之功也、因授大仁位、賜
近江水田二十町、鳥又以此造金剛寺、秋七月、令皇太子講勝鬘
法華二經於岡本宮、引諸名僧於前論問、太子法服升法座、揮麈
尾酬應、帝嘉之、詔賜播磨水田一百町、太子皐之斑鳩寺、
十五年丁卯、春二月朔、定壬生部、九日、詔曰、朕聞我皇祖天皇之
馭世、跼天蹐地、敦禮神祇、徧祭山川、幽通乾坤、是以陰陽開和、造
化調燮、今當朕躬、祭祀神祇、豈可怠乎、群臣宜相共竭心、以拜神
祇、十五日、皇太子及大臣馬子、率百寮以祭神祇、秋七月三日、遣
大禮小野妹子於隋、鞍作福利爲通事、贈隋主楊廣書、其略曰、日
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人稱妹子曰蘇因高、皇太子
託求佛經、兼使沙門數十人受法、冬十月作倭高市池、藤原池、肩
岡池、菅原池、三立池、山田池、劒池、山脊栗隈溝、河內戶苅池、依網
池、大津池、安宿池、每國置屯倉、

十六年戊辰、夏四月、小野妹子還自隋、隋使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從妹子來、至筑紫、遣難波雄成迎之、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上、六月十五日、世清至難波津、以飾船三十艘迎入新館、以中臣宮地烏麻呂、大河內糠手、船王平爲掌客、秋八月三日、世清入京、遣額田部比羅夫、率飾騎七十五疋、迎於海石榴市、十二日、世清詣闕、奉其國書及信物、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和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化、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此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並送物如別、帝問皇太子曰、書辭如何、太子曰、賜諸侯書式也、然曰皇、曰帝、其義一矣、彼之書用皇字、宜答書以報也、帝從之、十六日、饗世清等于朝、九月五日、又饗于難波、十一日、世清等歸、復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聘于隋、贈

隋主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學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新漢大國、學僧新漢旻、南淵請安、志賀惠隱、新漢廣齊等八人從焉、初妹子還、終隋也、路爲百濟奪其答書、妹子歸以實奏、帝下群臣議其罪、曰、使人之職、雖死不可失節、何至失大國之書、罪當流刑、帝勅曰、勿輙罪之、朕爲隋客耻焉、置而不問、至是再聘于隋、是歲、以物部鎌足姬大刀自爲參政、新羅人多投化、

十七年己巳、夏四月四日、筑紫太宰奏言、百濟僧道欣等一十人、及男女七十五人、至肥後葦北津、帝遣難波德摩呂等問之、對曰、受命國王、使吳、吳有亂、不得入而還、忽遇風漂著此地耳、五月十六日、帝遣德摩呂等送還之、比至對馬、道欣請留、乃置之元興寺、

秋九月、小野妹子等還自隋、福利留而不還、

十八年庚午、春三月、高麗貢僧曇徵、法定、曇徵通五經、善畫、造紙墨碾磑、冬十月九日、新羅沙喙部奈末竹世士、任那喙部大舍首智買並朝貢、賜使者物有差、

十九年辛未、夏五月五日、藥獵于菟田野、初帝將幸菟田、觀野人逐獸、皇太子諫曰、佛敎五戒、一爲不殺生、儒之所謂仁也、願陛下永斷此事、帝納之、自是每歲以此日採藥、名曰藥獵、秋八月、新羅沙喙部奈末北叱智、任那習部大舍親智周智並朝貢、

二十年壬申、春正月七日、置酒宴群臣、二月二十日、改葬皇太夫人堅鹽媛、王臣以下誄於輕街、阿倍鳥承敕誄之、所奠明器明衣之屬、凡一萬五千種、諸皇子循序誄之、夏五月五日、藥獵于羽田、是歲、百濟人投化、其人身面皆斑白、惡其異於人、欲投之海島、其人謂曰、若惡臣斑皮者、白斑牛馬、亦不可用於國乎、臣有小技、能搆山岳之形、乃試造須彌山形及吳橋於南庭、因命之曰路子工、

亦名芝耆麻呂、又有一人、名味摩之、學于吳、傳伎樂舞、乃處之櫻井、使諸氏少年子弟傳習、吳鼓舞樂、眞野首弟子、新漢濟文傳其舞曲、後世諸寺伎樂即是也、皇太子最精音律、嘗自製横笛二管、是歲奏請、令天下肆鼓舞、又奏供養三寶、必用蕃樂、而人或不學習、學習亦未精、自今後宜使樂工爲世業、免課役、敕從之、新羅百濟高麗吳諸樂自此而起矣、

二十一年癸酉、冬十一月、作掖上、畝傍、和珥三池、又開大街、自難波達京、十二月朔、皇太子遊片岡山、視飢者、問其姓名、不言、太子命與飲食、自解衣覆之、明日遣人視之、已死、乃棺斂葬其所、後數日、太子謂左右曰、前日飢者是眞人也、復遣人開墓視之、棺中唯有衣、時人甚驚異焉、

二十二年甲戌、夏五月五日、藥獵、六月十三日、以大仁矢田部御嬬爲大使、大禮犬上御田鍬爲小使、遣于隋、是日以物部志佐古

爲大連、秋八月、馬子疾、皇太子奏、爲馬子度僧尼一千人、
二十三年乙亥、秋九月、矢田部御嬬等還自隋、隋主楊廣荒淫奢
侈、國中大亂、不暇報聘也、百濟使從來朝、
二十四年丙子、春正月、桃李實、秋七月、新羅使奈末竹世士貢佛
像、是歲、帝不豫、皇太子爲帝誓願建立寺塔、以禱弭病、國造伴造
臣連等、亦相倣造營、太子大悅、令檝越輸物、充其燈分、掖玖人來、
二十五年丁丑、夏六月、出雲言、神戸郡生瓜、大如缶、是歲、帝令皇
太子重講勝鬘經、大臣馬子因讃揚太子功德、請賞其勞、帝大喜、
益太子湯沐邑、加給東宮俸、二倍于常式、太子皆施之其所創寺、
始造大安寺、五穀登、
二十六年戊寅、秋八月朔、高麗遣使朝貢、因奏曰、隨主楊廣興三
十萬衆來攻、卽拒御之、因獻隨俘貞公普通二人、及皷吹弩抛石
等十事、幷土物駱駝、是歲、遣河邊臣於安藝造舶、河邊至覓其材、

獲一木矣、有人曰、霹靂木也、不可伐焉、河邊曰、雖雷神、焉得逆皇
命、乃奉幣伐之、時大霹靂、河邊按劍叱曰、勿誤役夫、我自當之、竟
無恙而造船、隋臣李淵受禪於隋、國號唐、
二十七年己卯、夏四月四日、近江言、蒲生河有物、形如人、秋七月、
攝津言、漁父下罟堀江、獲物、形如兒、
二十八年庚辰、春二月五日、皇太子與大臣馬子議、錄天皇記及
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公民等本記、
山縣禎曰、先儒或謂、我國史稱神祖爲女主者、出於太子豐聰
及蘇我馬子之所擬、而以此掩其立女主之姦計也、此言亦不
爲無謂矣、神祖天照大神、又稱日神、以象日、日者太陽也、而謂
之陰神、可乎、且夫獨陰不生、何得有子、既無子矣、何得爲祖哉、
是以皇嗣忍穗耳之生、其說曖昧、使人不免疑焉、皇子豐聰與
蘇我馬子同立炊屋姬、以嗣大位、創女主登極、本朝未有之例、

又與馬子議、撰天皇紀、稱神祖爲女主、二子所爲、當世誰敢非
議之、而曰無所私乎其間、我則不能信也、然太子亦聰慧絕倫、
自古稱之、爲聖德、聖則我不知也、如其制官階、定憲法、作國紀、
可謂達治體者矣、後世取法、一代服其博達、亦不易得之才也、
三月朔、制曰、有不忠於君后、不孝於考妣者、必告、若隱之者、同處
其罪、重科刑法、秋八月、掖玖人漂泊伊豆島、冬十月、修檜隈陵、十
二月朔、天有赤氣、長一丈餘、形似雉尾、
二十九年辛巳、冬十二月二十一日、穴穗部間人皇后崩、是歲、皇
太子疾、帝使田村皇子視疾、問其所欲言、太子便附報奏、其所言
不過紹興佛法、營建伽藍之事、新羅遣奈末伊彌買朝貢、始上表、
三十年壬午、春二月二十二日、皇太子薨于斑鳩宮、年四十九、謚
曰聖德、天下莫不哀惜、哭泣之聲、滿行路、踰月不絕、世傳太子生
也、身有異香、手拳不啓、二歲二月東向稱南無佛、自啓手出佛舍

利云、太子與大臣馬子相得、大興佛道、諸臣競倣之、太子所建寺
曰四天王、法隆、中宮、橘樹、蜂岡、池後、葛城、元興、日向、定林、法興、太
子嘗疑法華經有脫字、欲得全經、奏請使小野妹子聘于隋、其書
皆太子之詞也、遂獲全經、所著有勝鬘維摩法華經疏、號曰上宮
疏、皆得深義云、至是薨、世號上宮法王、或稱法主王、高麗僧惠慈
大悲慟曰、太子去矣、我獨生何爲、以明年此日從太子於地下、竟
如其言云、妃位奈部橘王奏曰、我大王嘗告世間虛假、唯佛是眞、
玩味其法、謂我大王應生於天壽國中、而彼國之形、眼所叵看、願
因圖像觀大王往生之狀、帝爲悽然、乃敕諸采女、造繡帷二張、使
東漢末賢高麗加西溢等畫而賜之、
三十一年癸未、夏四月三日、有僧執斧毆祖父者、帝聞之、詔大臣
馬子曰、僧徒歸依三寶、具持戒法、何無忌憚、輙犯惡逆、宜悉聚諸
寺僧尼推問、其事果實、卽重罰之、於是僧尼犯法者竝將得罪、百

濟僧觀勒請曰、佛法自西域至漢、經三百年至百濟、爾後僅一百年、我王聞日本天皇之賢、貢佛像經典、未滿百年、故僧尼未習法律、輙犯惡逆、願罪一人、悉宥其餘、是大功德也、帝聽之、十三日、詔曰、夫僧尚犯法、何以誨俗、自今以後、宜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十七日、以觀勒爲僧正、鞍作部德積爲僧都、阿曇連爲法頭、秋七月、新羅奈末智洗爾、任那達率奈末智貢調、獻佛像金塔舍利大小幡等、以佛像置葛野秦寺、其餘納四天王寺、此時唐僧慧齊、慧光、醫慧日、福因等、從新羅使來、奏曰、唐禮儀之國也、宜常聘問、學生在唐者、皆已成器、願召還之、新羅復擊任那取之、帝詔大臣群卿議討新羅、中臣國曰、任那元是我內官家、今新羅縱發兵攻取之、請戒師旅、征討新羅、復建任那、以附之百濟也、田中臣曰、百濟反覆之國、情僞難信、不可也、是以議不決焉、乃遣難波磐金於新羅、吉士倉下於任那、察問其狀、新羅王伯淨遣八大夫啓曰、任那小

國、天皇附庸國也、伯淨何敢自有哉、乃使奈末智洗遲及任那人達率奈末遲貢二國調賦、未至、以大德境部雄麻呂、小德中臣國爲大將軍、小德河邊禰受、物部依網乙等、波多廣庭、近江脚身飯蓋、平群宇志、大伴連、大宅軍爲副將軍、率兵數萬以討新羅、伯淨大怖、上表謝罪、詔釋之、初磐金之行也、新羅以飾船一艘迎勞于津、磐金問曰、何國船也、對曰、新羅船、磐金曰、曷無任那船、卽時更增一船、自此始以迎船二艘、九月三日、校佛寺僧尼、其錄造寺入道之緣、得道之年月日、是時天下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冬十月朔、大臣馬子令阿曇連阿倍麻呂奏曰、葛城縣臣之舊里也、因縣以爲氏、是故常欲賜其縣爲封戶、帝詔曰、朕蘇我氏之出、而大臣則朕舅也、大臣之所言無不從、夜則不俟明、日則不至昏、然當朕之世、遽失此縣、後世必言以婦人臨天下、愚而妄失縣邑、如此則豈惟朕之受譏、大臣亦蒙不忠之名、終

不聽、冬十一月、磐金等至自新羅、是歲、自春至秋、霖雨大水、五穀不登、

三十二年甲申、春正月七日、高麗貢僧慧灌、居元興寺、弘三論宗、

三十三年乙酉、夏旱、

三十四年丙戌、春正月、桃李華、三月、隕霜、夏五月二十日、大臣蘇我馬子薨、葬于桃原、馬子性陰狡、習武略、且有才辨、以外戚久擅朝權、馬子家於飛鳥河上、穿池築島、因稱島大臣、六月、雪、三月至七月、霖雨、天下大饑、盜賊蜂起、是歲、以蘇我蝦夷爲大臣、馬子之子也、

三十五年丁亥、春二月、陸奧言、有狢化爲人而歌、夏五月、有蠅聚集、可十丈、音如雷、越信濃坂、東至上野而散、

三十六年戊子、春二月二十七日、不豫、三月二日、日有食之、既、六日、大漸、召田村皇子謂曰、登天位而經綸鴻基、臨萬機以亭育黎

元、所繫惟重、非可輙言、汝愼察之、勿敢易言、又召山背大兄王曰、汝年尙稚、雖有志望、愼勿言、必待群言而從焉、七日、帝崩、遺詔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大飢、勿起山陵以厚葬、當就竹田皇子塋葬之、於是殯于南庭、四月、雨雹、大如桃子、春夏連旱、九月、群臣始行喪禮、各誄殯宮、葬竹田陵、追諡曰推古天皇、

青山延于曰、神武已後、相傳二十餘世、未有女主臨朝者、神功雖稱制、終不卽眞、而女主卽眞、自推古始也、厥後皇極持統相繼卽位、甚至聖武以孝謙爲儲貳、蓋由帝之作俑也、當是之時、蘇我馬子專權、欲其易制、故立己出、以成固寵保位之計、卒馴致蝦夷父子僭逆之端、嗟乎神功臨朝而懸象失光、推古在位而盛夏飛雪、陰氣之盛、其應如此、孰謂天道悠遠、不關人事乎、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舒明天皇

舒明天皇、初稱田村皇子、押坂彥人大兄皇子子、敏達帝之嫡孫也、母糠手姬皇女、敏達帝女也、推古帝三十六年三月、推古帝崩、田村皇子屬在元嗣、且承遺詔、山背大兄王亦以爲受旨、有意踐祚、於是嗣位未定、大臣蘇我蝦夷欲獨決之、然慮群臣相援不和、與阿部麻呂謀、饗廷臣於家、使麻呂謂之曰、方今國家無主、若弗早定、懼有變、當立誰爲嗣、因擧遺詔、令各言其志、群臣無敢對者、問之再三、於是群臣或援田村、或推山背王、惟蝦夷弟倉麻呂曰、今日之事、不得輙言、當熟思而陳議、大兄聞之、遣三國王、櫻井和慈古、密謂蝦夷曰、聞舅欲以田村皇子卽位、我思之未得其理、願

明聞舅意、蝦夷乃使阿部麻呂等往啓大兄曰、賤臣何輙定嗣位、惟擧遺詔以告群臣、群臣並言、如遺詔、則田村皇子自當嗣位、是群卿言也、非特臣心、臣雖有微意、不可傳啓、願得間面言、大兄使人問麻呂等曰、遺詔如何、對曰、臣等不知其詳、唯聞大臣所宣曰、先帝大漸之日、謂田村皇子曰、國政非輕、汝愼言之、亦詔大王曰、汝肝稚、勿諠言、必宜從群議、是乃諸女王乃采女等所悉聞也、大兄又問曰、遺詔誰專聞之、曰、臣等不知其密、大兄乃令告麻呂等曰、我舅甚勞思、匪啻介使之命、特遣重臣、厚見教諭、寔大恩也、然今群卿所稱遺詔者、與我所聞小異、我嚮聞先帝不豫、馳詣闕下、中臣彌氣自禁省出曰、天皇召王、乃進向閤門、栗隈采女黑女來迎庭中、引入大殿、栗下女王乃女孺鮪女等數十人侍帝側、田村皇子亦在焉、帝大漸、弗能視我、栗下女王奏曰、山背大兄王至、帝起而詔曰、朕以寡薄、久承大業、今曆運將終、病不可諱、汝本爲朕

腹心、愛寵之情、不可爲比、夫國家大器、非唯朕世、自古難之、汝雖肝稚、愼以言、當時左右近習咸知之、我蒙此大恩、一則以喜、一則以悲、不知所爲、意謂宗廟社稷重事也、我眇小不賢、何敢當此、卽欲告舅及群卿、而未得其間、以迨今日耳、我嘗訊舅病、抵京師、居豐浦寺、是日先帝遣八口采女鮪女傳詔曰、汝舅大臣常爲汝言、百歲之後、嗣位非當汝乎、故愼自愛、旣有是事、何疑也、然我非貪天下、唯告所聞、神祇證之、今群卿者、設如執嚴矛者、能取其中明復我舅、時泊瀨仲王別喚中臣彌氣及河邊臣謂之曰、我等父子、並自蘇我出、天下所知、是以恃之如高山、願嗣位勿輙言、乃遣三國王、櫻井和慈古、與阿倍麻呂等俱往、請聞其答、蝦夷令紀鹽手、大伴鯨謂之曰、前日言訖、無復異、臣敢輕何王、重何王、數日大兄又遣和慈古、告蝦夷曰、前日之事、唯陳所聞耳、寧違舅哉、是日蝦夷有疾不見、明日召和慈古與麻呂等、啓大兄曰、從磯城島宮御

宇天皇、以逮近世、賢哲輔政、今臣承乏、謬居群臣上、不得以定策、而此事至重、不可傳道、唯願面啓、不誤遺敕、先是蝦夷私與叔父境部摩理勢議所立、摩理勢嘗與太子廐戶相善、建言當立大兄王、蝦夷欲以遺詔立田村、再使阿部麻呂、中臣彌氣問摩理勢、摩理勢曰、嚮者面與大臣議決、何更使人傳言邪、怒甚、是時宗族咸廬于馬子冢上、摩理勢乃毀其廬、歸家不出、蝦夷不懌、遣身狹勝牛、錦織赤猪、謂曰、衆非汝是、我必違衆從汝、衆是汝非、我當背汝從衆、我前知汝言不是、而干支之義、不忍加害、汝執迷不同、我與汝生隙、國家亦亂、然則後世將言、我二人敗國、是遺惡名於千載也、勿獨自異、摩理勢不從、遂奔斑鳩、居于泊瀨王家、蝦夷大怒、令群卿請大兄曰、頃者摩理勢違臣、匿於泊瀨王宮、願得之推問其所由、大兄答曰、摩理勢聖王所好、而暫來耳、我豈違舅情乎、願勿咎、乃謂摩理勢曰、汝不忘先王之恩而來、然因汝一人、天下應亂、

先王臨歿、敎諸子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我承斯言、以爲永戒、故
雖有私情、隱忍而不言、亦莫以爲怨、我切不欲違舅氏、願自今改
心以從群議、諸大夫亦誨摩理勢、莫逆此命、摩理勢哭泣還家居
之十餘日、泊瀨王薨、摩理勢歎曰、我生復誰恃矣、蝦夷遣兵擊之、
摩理勢聞兵至、率仲子阿椰、出踞胡牀、開門而待、來目物部伊區
比縊殺之、瘞其屍於一處、長子毛津逃匿尼寺、輙與其尼姦、一尼
妒而發之、兵來圍寺、毛津入畝傍山、自刎而死、蝦夷與群臣定策、
翊戴田村皇子、

元年己丑、春正月四日、蝦夷率群卿、上天皇璽、帝辭曰、宗廟重事
也、寡人不賢、何敢當焉、群臣固請曰、大王先朝鍾愛、幽顯屬心、宜
纂皇統、光臨億兆、是日、遂卽天皇位、是爲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大
臣蘇我蝦夷如故、夏四月朔、遣田部連於掖玖、

二年庚寅、春正月十二日、立寶皇女爲皇后、法提郞媛爲夫人、媛

蘇我馬子女也、三月朔、高麗宴子拔苦德、百濟恩率素子、德率武
德並朝貢、秋八月五日、遣大仁犬上御田鍬、藥師慧日於唐、八日、
饗二國使於朝、九月、田部連還自掖玖、冬十月十二日、移宮于飛
鳥岡、是謂岡本宮、是歲、修難波大郡及三韓館、

三年辛卯、春二月十日、掖玖人歸化、三月朔、百濟王璋納其子豐
爲質、秋九月十九日、行幸攝津有間溫湯、冬十二月十三日、還宮、

四年壬辰、秋八月、唐主李世民使新洲刺史高表仁送犬上御田
鍬等至對馬、入唐學問僧靈雲、僧旻等從而還、新羅送使從之、冬
十月四日、遣大伴馬養以飾船三十餘隻迎之、旗幟鮮麗、表仁悅
曰、禮何厚也、入難波館、賜以神酒、後每蕃使入朝、必賜往道生田
神酒、以爲永例、

五年癸巳、春正月二十六日、高表仁等歸、使吉士雄麻呂、黑麻呂
送至對馬、

六年甲午、秋八月、慧星見南方、

七年乙未、春正月慧星見東方、夏六月十日、百濟使達率柔等朝
貢、秋七月、瑞蓮生于劍池、

八年丙辰、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月、按問奸采女者皆抵罪、三輪
君小鷦鷯等、苦其推鞫、遂至自刺頸而死、夏五月、霖雨大水、六月、
岡本宮災、遷御田中宮、秋七月朔、大派皇子謂大臣蝦夷曰、群卿
及百寮朝參甚晩、請自今以後、卯初而朝、巳後而退、以鐘爲候、蝦
夷不從、時蝦夷弄權、朝政懈弛、故大派有此言、是歲、大旱、天下飢、

九年丁酉、春二月二十三日、大星流西、有聲如雷、三月二日、日有
食之、是歲、蝦夷叛、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蝦夷、戰無利、兵士
潰散、形名單身走入壘、爲賊所圍、計無所出、欲乘昏逃去、妻慨然
曰、吁走則得免乎、祇取辱耳、妾聞君之祖先平治海表、威武著聞、
今君臨難苟免、則前烈盡廢、豈不自耻哉、乃飮以酒、形名酣寢、妻

親佩其劍、令婢妾數人鳴弓弦、形名醒起、取仗而進、賊以爲軍衆
猶多、解圍而去、散卒稍集、遂擊蝦夷、大破之、

十年戊戌、秋七月十九日、大風折木發屋、九月、霖雨、桃李華、冬十
月、行幸有間溫湯、是歲、百濟新羅任那並朝貢、

十一年己亥、春正月八日、車駕至自有間、十一日、新嘗、以在有間、
故延及此、十二日、無雲而雷、二十二日、大風雨、二十五日、長星見
西北、秋七月、詔造大宮及大寺於百濟川上、九月、新羅遣使、送入
唐學問僧慧隱、慧雲至京、冬十一月朔、饗新羅使于朝、賜冠位一
級、十二月十四日、行幸伊豫溫湯、是月、建九層塔於百濟川上、

十二年庚子、春二月七日、星入月、夏四月十六日、車駕還自伊豫、
居廐坂宮、五月五日、大設齋會、使僧慧隱說無量壽經、冬十月十
一日、新羅百濟朝貢入唐學生高向玄理、學僧請安、從新羅使而
還、賜二國使爵各一級、是月、遷居百濟宮、是歲、始定斗升斤兩、

十三年辛丑、冬十月九日、帝崩于百濟宮、追諡曰舒明天皇、

皇極天皇

皇極天皇、初稱寶皇女、敏達帝曾孫、押坂彥人大兄皇子孫、茅渟王之女也、母吉備姬王、櫻井皇子女也、帝初適用明帝孫高向王、而生漢皇子、後舒明帝納焉、二年立爲皇后、十三年十月、舒明帝崩、十八日、殯于宮北、

元年壬寅、春正月十五日、帝卽位、時年四十九、是爲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大臣蘇我蝦夷如故、帝稽古施政、時蝦夷子入鹿爲人暴戾、自專政柄、威權過父、上下震恐、憚其嚴酷、是月、百濟弔喪使來、帝使阿曇比羅夫等就館問百濟消息、使者曰、百濟王命臣曰、聞塞上在朝廷、常爲不法、汝歸之日、請塞上俱來、朝廷不許、二月六日、高麗貢獻、高麗百濟皆亂、二十二日、詔遣津守大海於高麗、國勝水鷄於百濟、草壁眞跡於新羅、坂本長兄於任那、二十四日、

召百濟王弟子翹岐、安置于安曇山背連家、三月三日、無雲而雨、六日、新羅賀登極使、及弔喪使來、夏四月八日、百濟翹岐拜朝、十日、大臣蝦夷宴翹岐等於畝傍邸、贈翹岐馬一疋、鐵二十挺、霖雨踰月不止、五月五日、召翹岐、令觀射獵、十八日、百濟貢調、國勝水鷄還自百濟、是月、有稻熟、六月、大旱、秋七月九日、客星入月、二十二日、饗翹岐及大佐平智積等於朝、命健兒相撲、夏秋之交、大旱、縣邑或殺牛馬以祭諸神、或頻移市、或禱河伯、皆無應、二十七日、大臣蝦夷曰、宜如佛所說讀經悔過、敬心祈雨、乃聚僧大寺、讀大乘經、又設佛菩提及四天王像於大寺南庭、手執香爐祈雨、亦無驗、八月朔、帝行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雷雨忽至、遂雨五日、遍于諸國、百姓呼萬歲、稱曰至德天皇、十三日、百濟使達率長福入質、授位小德、中客以下、授位賜物、各有差、九月三日、發近江越之丁、造百濟大寺、復課諸國造船舶、十九日、以將營宮室、下

詔諸國、限十二月取材、又發諸國丁、東至遠江、西至安藝、二十一日、越蝦夷數千相率內附、冬十月八日、地震、九日、又震、十二日、賜越蝦夷食于朝、十五日、大臣蝦夷亦饗于家、躬自慰勞、二十四日、地震、是月、無雲而雨、十一月十六日、帝御新嘗、十二月十三日、始行舒明帝喪事、二十一日、葬舒明天皇于滑谷岡、是日、帝權遷于小墾田宮、是冬、數雷雨、暖煦如春、是歲、大臣蝦夷建祖廟於葛城高宮、而爲八佾舞、作歌歌之、大發國內竝百八十部人民、豫築二墓於今來、其一曰大陵、爲己墓、一曰小陵、爲子入鹿墓、謂人曰、願死後無勞民、聚上宮乳部民、營作役使無息、上宮大娘姬王憤曰、蘇我臣專擅國政、多行無禮、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何由任意、大役吾民、自此兩家構怨、蝦夷強僭日甚、

二年癸卯、春正月朔、五色雲竟天、靑霧起於地、十日、大風、二月二十五日、雨雹、三月十三日、難波百濟客館災、延及民家、二十五日、

隕霜傷草木、是月雨雹、風雷屢作、夏四月七日、大風、二十日、雨雹凍寒、人襲綿衣、二十一日、筑紫大宰奏、百濟達率自斯恩率軍善朝貢、二十五日、近江言、雨雹徑一寸許、二十八日、帝遷于飛鳥板蓋新宮、六月十三日、筑紫大宰奏、高麗貢調使來、秋七月三日、遣人於難波、撿百濟調物、責其數減常、茨田池水大臭、至八月其色如藍、九月六日、改葬舒明天皇于押坂陵、十一月、皇祖母吉備島命薨、十七日、詔土師猪手視喪事、皇祖母初寢病以至發喪、帝不去牀側、視養無倦、十九日、葬皇祖母於檀弓岡、是日、雨雹、冬十月三日、賜饗群臣、議授位事、遂詔國司曰、今遵前敕、無所改變、各之其任、愼爾所治、六日、大臣蝦夷因病不朝、私授紫冠於子入鹿、以擬大臣、呼次子曰物部大臣、資其祖母物部氏貲財、大張威福、十二日、蘇我入鹿謀立古人大兄皇子、皇子舒明帝子、其母馬子女也、故入鹿欲立之、時山背大兄王素有威望、入鹿深忌之、謀除之、

十一月、入鹿遣巨勢德太古、土師猪手、襲山背大兄王等於班鳩、奴三成與舍人數十拒戰、射其將土師猪手殺之、軍衆怖退、相謂曰、一人當千、三成之謂乎、大兄置馬骨內寢、竊與子弟妃妾、乘間逃匿膽駒山、軍衆縱火燒宮、見燼骨以爲大兄等皆死也、解圍而去、大兄等在山中、絕糧數日、三輪文屋勸曰、請就深草屯倉得馬、赴東國賴乳部、興師還戰、其必克之、大兄曰、卿言固然、但我常願十年不役民、且以一身故、何害百姓、又不欲俾民言由我亡其父母、夫損身安國、豈不大丈夫歟、何必戰勝是務、已而入鹿聞大兄等在山中實未死、而大懼、速發兵、使高向國押往擊之、國押辭曰、僕守帝闕、不可外出、於是入鹿將自往、古人大兄遽來問曰、大臣何之、入鹿告其故、古人大兄曰、鼠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入鹿乃不往、遣兵士索之、終不能獲、大兄等還入班鳩寺、兵復來圍、大兄使文屋謂諸將曰、吾若起兵討入鹿、取勝必矣、然吾不欲以一身之

故、傷殘百姓、故今以吾身賜入鹿、乃與子弟妃妾自經死、時人云、時幡蓋伎樂見於空中、指示入鹿、變爲黑雲、及大兄薨、廐戶子孫二十三人悉絕、蝦夷聞之嗔罵曰、吁爾入鹿至愚、專行暴惡、不亦殆乎、

永井定宗曰、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也、至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哉、當此時、蝦夷入鹿、父子相繼、恣權威、無王位、頫勢天下日久矣、以兵討其亂、除其害、使天下安泰可也、而溺佛氏、行姑息、以身投賊臣、是與以鮮肉投餓虎、培其威力、何以異哉、如山背王、可謂有濟世安民之志、而不知其道者也、

巖垣松苗曰、王聖德太子之子、故爲佛氏之慈、其弊不啻宋襄之仁也、且聖德太子深信佛、而其子遭族滅、佛果不足信也、後世浮屠氏、多作之說者、要皆遁辭耳、

是歲、百濟太子餘豐以蜜房四枚、放養三輪山、終不蕃息、

三年甲辰、春正月朔、以中臣鎌足拜神祇伯、稱病不就、退居三島、鎌足小德冠御食子之子、系出天種子命、博涉書傳、器宇宏遠、智略絕人、輕皇子與鎌足相親善、會有足疾不朝、鎌足往侍宿于宮、輕素重鎌足容貌志氣難犯、敬待特異、命寵妃阿倍氏、淨掃別殿、設新蓐、所須靡不具給、鎌足深感知遇、因所候舍人通實藏意、輕大喜、當是時、蘇我入鹿挾不臣之心、闚覦社稷、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有爲之主、乃屬意於中大兄皇子、然不能通情、一日陪中大兄蹴鞠於法興寺槻樹下、中大兄鞋隨鞠而脫、鎌足跪奉之、中大兄亦跪受之、自是相善、俱布肺腑、無所伏藏、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于路、無計不相協、鎌足曰、成大事者、不可無祕輔、大王宜與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結婚成好、而後與之謀、成功之路、莫近於茲、中大兄

大悅從之、鎌足往說石川麻呂進其女、於是石川麻呂赤心奉中大兄、鎌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網田、

坂井華曰、世稱鎌足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蓋託言以圖入鹿而已、非實學周孔之道也、余以爲凡託言者、亦必有其實、而後可以託其名、而人始不疑矣、石錯之謀州吁也、託於致仕、劉裕之圖桓玄也、託於遊獵、蓋石錯實老、而劉裕本好獵也、鎌足之學周孔之道、亦豈徒託其名云乎、我觀其誅入鹿、大義至忠、暴白天下者、固已合於周孔之道、而密謀祕計、亦施得其宜、縱令周孔處之、亦不過如此而已、蓋其平素所存、有得於周孔之道、故臨大事而所發如此、其後佐天智帝、興學校、制律令、以基王室之盛、使我邦文物風化、直軼漢唐、比隆三代、皆鎌足之力也、其不盡如周孔之教者、時運爲然、蓋夏之禮至殷而備、殷之禮又至周而備焉、制度文物、固非一世之所能定、況在我邦草

創未靖之時、非可責備於一人也、要之天下乂安、四方無虞、天子垂拱、兆民賴之、是豈非周孔之道之實也哉、自古立大功者、多不能克其終、故曰、非功之難、保功是難、今鎌足既有不世之勳、而天智亦非坦懷不忌之主、其誅石川麻呂、可覩已、而鎌足能以功名終始、不見有毫髮之嫌隙、非得於周孔之道、豈能至此哉、然鎌足未嘗一言稱述周公孔子、既得其實、不必事其名、亦非所謂至道無言者邪、後世君子、談治必言周公、論敎必言孔子、至其所爲之實、則未嘗一遵周公之道、王安石輩是已、安石之與鎌足、固不同日語矣、如其才則亦有大過于人者、而其所以失者、徒好其名、而不能好其實也、蓋後世人心日卑、無有能以道自任者、雖名託周孔、其心未嘗以其實爲可行於今也、今鎌足學周孔之道、而其成功之偉如此、使周孔之道不爲虛器空文、由之觀之、鎌足之學周孔之道、非託言也、實也、

三月、鵂鶹生子於蝦夷大津宅、倭國言、菟田山紫芝生、夏六月朔、大伴長德獻百合花、莖異末合、六日、劒池生並頭蓮、大臣蝦夷曰、我家將榮之瑞也、卽以金字書之、納法興寺、時諸巫覡繫木綿於樹枝、候蝦夷渡橋、爭陳神語、紛擾喧嘩、不可聽悉、古老以謂移風之兆也、秋七月、東國不盡河上有大生部多者、獎異蟲、誑惑鄉里曰、此常世神也、巫覡等託神語曰、祭常世神者、貧人致富、老者還少、民爭捨財寶、陳酒肉於路傍、而呼曰、新富入來、都鄙祭之、歌舞求福、委棄貨財、曾無所益、耗費滋甚、秦河勝惡其妖術惑民、捕大生部多笞之、巫覡等恐而止、時人作歌稱之、帝嘗詔佃葛城長田、其地乏水、巨勢荒人造長樋引河水、帝大悅、賜姓樋田臣、冬十一月、入鹿營二家於甘檮岡、稱蝦夷家曰宮門、己家曰谷宮門、稱男子曰王子、宅外構柵門、傍作兵庫、每門設水槽各一、木鉤數十、以備火災、常使力士持刀護衞、時蝦夷使長直起鉾削寺於大丹穗

山、又造家於畝傍山東、築城環池、起庫儲箭、每其出入、俾五十兵士繞身從之、聚健兒、名曰東方儐從者、又使諸氏人入侍、名曰祖子孺者、漢直等恒侍二門、世稱蝦夷曰豐浦大臣、

四年乙巳、春正月、京師有物、聲如猿、就之不見其形、夏六月八日、中大兄皇子告石川麻呂曰、三韓進調之日、卿當讀表、吾欲誅入鹿、卿宜知其意、石川麻呂諾、十二日、三韓獻調、帝御大極殿、入鹿朝服而入、入鹿爲人多疑、晝夜帶劒、鎌足敎俳優調誘之、入鹿笑而解劒、乃入就位、中大兄便戒衞門府、鎖十二通門、隔絕往來、聚衞士一所、如將賜物、自執長槍、隱戶側、鎌足持弓矢從焉、使海犬養勝麻呂授匣中兩劒於子麻呂綱田、斬入鹿、子麻呂恐甚、以水送飯、卽反吐、鎌足叱而遣之、石川麻呂前讀表、將盡子麻呂不敢發、石川麻呂流汗聲顫、入鹿怪問故、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失機、咄嗟而入、斫入鹿肩、入鹿驚起、子麻呂進斫其足、

入鹿仆、攀御座叩頭曰、臣何罪、帝大驚、謂中大兄曰、卿欲何爲、中大兄伏地奏曰、入鹿盡滅宗室、陰謀不軌、臣等謹爲宗廟誅逆臣、帝卽起入內、子麻呂等遂斬殺入鹿、是日大雨、潦水溢庭、以席覆入鹿屍、賜之蝦夷、古人大兄皇子走還家、謂人曰、韓人殺鞍作臣、吾心痛矣、乃入臥內、杜門不出、鞍作臣卽入鹿也、中大兄慮有他變、入法興寺以備、諸皇子公卿皆來從焉、漢直等將率其徒、助蝦夷以爲亂、中大兄令將軍巨勢德太古諭以君臣大義、高向國押謂漢直等曰、吾儕坐君大郞當見誅戮、大臣亦不免、拒戰復爲誰乎、棄兵而去、衆從而散走、十三日、巨勢德太古將兵討蝦夷、蝦夷悉焚天皇記國記寶貨自殺、船惠尺收其燬餘國記以獻中大兄、中大兄許其親族斂葬蝦夷入鹿及哭泣、凡上世之制、朝廷已置屯田屯倉、以供國用、而歷朝又多置子代部、子代入部、皇太子及諸皇子、亦置壬生部、御名入部、諸部皆使臣連伴造國造等掌之、

而臣連伴造等亦各有部曲田莊、以食其力、然歷世之久、臣連二造或相略敓、以自封殖、其有權勢者、領部曲尤衆、如諸人部之民、及數世之後、卽臣連二造、驅役徇私、不輸貢賦、至此其弊滋甚、蘇我氏之亂、實由于此、事平、帝欲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告鎌足、鎌足曰、古人大兄皇子、殿下之兄也、今殿下越次承大統、恐失悌遜之義、而輕皇子殿下之舅也、齒德俱高、不如讓焉以答民望、從之、乃密奏之、帝嘉之、十四日、帝讓位於輕皇子、

山縣禎曰、我朝外戚之專權、蘇我氏爲始也、前朝寵馬子太過、遂至於使蝦夷父子謀僭逆矣、書曰、罔啓寵納侮、觀彼歷代外戚專權、宦官肆橫、藩鎭跋扈之類、皆其始啓寵以納侮者也、而其勢既極、則至於不可圖焉、人君操縱之術、不可不謹其微矣、

孝德天皇

孝德天皇、初稱輕皇子、皇極帝母弟也、皇極帝四年六月十四日、

授璽帝、令踐阼、帝固辭、讓古人大兄皇子曰、大兄命先帝之子、而年又長、當居天位、古人避座辭曰、大王既承聖詔、何煩推讓、臣願出家入吉野、勤修佛道、言畢解佩刀投地、又命帳內各解刀、自抵法興寺、剔除鬚髮、披袈裟入吉野山、世稱吉野太子、於是帝升壇卽位、時年五十、是爲天萬豐日天皇、是日尊皇極帝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皇子爲皇太子、匡輔朝政、罷大連、始置左右大臣及內臣、以阿倍倉梯麻呂爲左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爲右大臣、中臣鎌足爲內臣、以高向玄理、僧旻爲國博士、授大錦冠於鎌足、增封二千戶、詔曰、社稷獲安、寔賴公力、軍國機務、惟公處分、鎌足懷至忠之誠、居官司之上、進退廢置、無言不聽、十五日、賜金策左右大臣、十九日、帝與皇太子、奉皇祖母尊、盟群臣於大槻樹下、告天神地祇曰、天覆地載、帝道唯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今共瀝心血、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二心、若

貳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乃紀是歲爲大化元年、年號始于此、

大化元年乙巳、秋七月二日、立間人皇女爲皇后、小足媛、乳娘爲妃、皇女舒明帝女、小足媛倉梯麻呂女、乳娘石川麻呂女也、十日、高麗百濟新羅遣使朝貢、百濟使兼領任那調使、使巨勢德太古宣詔責百濟使佐平緣福等曰、昔我遠皇祖以百濟國爲內官家、以任那附屬百濟、其後三輪栗隈東人觀察任那國界、其方土所產、調賦所出、具錄圖籍、而今之貢獻多所闕乏、是以卻還之、自今以後、貢獻物具題所出國郡名、遣三輪栗隈東人、馬飼造、觀察任那國界、又敕徵鬼部達率意斯妻子、十二日、詔左右大臣曰、治國之方、當遵先王之軌轍、爲政之務、在於無失信於民、十三日、又詔歷問大夫及百伴造、以以悅使民之道、十四日、右大臣石川麻呂奏、先祭神祇、而後議政事、於是遣倭漢比羅夫於尾張、忌部子麻

呂於美濃、課供神之幣、八月五日、拜東國國司、自相模足柄岳坂以東、立爲八國、遣高向臣等總領焉、仍詔曰、朕將遵天神之所付託、以修治萬國、凡國家所有公民、大小所領人衆、皆作戶籍、校田畝、其園池水陸之利、與百姓共之、國司在國、不得專判罪、及受賄以致民貧苦、其朝京師、不得多發民以自隨、唯得從國造郡領、若有公事、則食部內粟、騎部內馬、介已上奉法、必須褒賞、違法當降爵位、判官已下犯贓者、二倍而徵之、以輕重科罪、長官以下從者踰限、主從竝有罪、若伴稱國造伴造縣稻置、私領官家、治郡縣者、國司審加考覈、具狀奏聞、又擇閒曠之地、造兵庫、收蓄其國郡刀甲弓矢、其邊塞國郡地、與蝦夷接者、撿閱其兵器、而還授本主、倭國六縣、別遣使校田畝、造戶籍、因賜布帛於國司有差、是日、設鐘匭於朝、詔曰、凡憂訴之人、有伴造者、則伴造先議而後奏、有尊長者、則尊長先議而後奏、如伴造尊長弗達者、納牒于匭、昧爽有司

執而上之、朕親記年月、與群卿共議罪、其伴造尊長官司或阿黨稽留剖斷不直者、當撞鐘、其使天下之民咸知朕意、是日、又詔定男女奴婢之法、八日、詔大寺僧曰、昔百濟始獻佛法、當時群臣皆不欲傳、蘇我稻目獨信其法、父子相承顯揚佛敎、朕亦思崇正法、故以狛大法師福亮、惠雲、常安、靈雲、惠至、僧旻、道登、惠鄰、惠妙、爲十師、敎導衆僧修行釋敎、凡自天皇至伴造所造之寺、力不能營者、朕皆助作、又以來目臣、三輪色夫君、額田部連甥、爲法頭、撿僧尼奴婢田畝之實、九月朔、遣使諸國治兵、三日、古人皇子與蘇我田口川堀物部朴井椎子、吉備笠垂、倭漢文麻呂、朴田來津謀反、十二日、笠垂詣皇太子自首、乃使菟田朴室古、高麗宮知、將兵討之、斬古人父子、妃妾自經死、十九日、遣使諸國、錄民數、詔曰、自古以降、歷世天皇、必置標代民、垂名於後、故臣連伴造國造等、亦各置私民、恣情驅使、且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爲私財、爭奪無已、

或兼幷數萬頃田、或無立錐地、及進調賦、亦先自收斂、然後分進、修治宮殿、造營園陵、亦各率私民而從事、易曰、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分割水陸、以爲私地、賣與百姓、年索其價、從今以後、宜禁私賣地、以杜兼幷之路、於是百姓大悅、冬十二月九日、遷都于難波長柄豐碕、是歲、自春至夏、大倭鼠徙于難波、唐主李世民自將擊高麗、

二年丙午、春正月朔、賀正、禮畢、宣詔下新令、其一、罷前代所置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田莊、大夫以上賜食封、官人百姓賜布帛、各有差、其二、新定畿內國界、修京師、置國司郡司關塞、斥堠、防人、驛傳、造鈴契、界山河、每坊置長、四坊置令、按檢戶口、督察奸非、坊令取坊內明廉強直堪時務者、里坊長並取里坊百姓清正強幹者、凡畿內東自名墾橫河、南自紀伊兄山、西自赤石櫛淵、北自近江狹狹合坂山以內、爲畿內國、凡郡

以四十里爲大郡、三十里已下四里已上爲中郡、三里爲小郡、郡司並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爲大領小領、彊幹聰幹工書算者、爲主政主帳、凡給驛馬傳馬、皆依鈴傳符刻數、凡諸國及關給鈴契、並長官執之、無長官、次官執之、其三、始造戶籍計帳班田收授之法、凡戶以五十戶爲一里、每里置長一人、按檢戶口、課殖農桑、禁察非違、催督賦役、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隨便量置、其四、罷舊賦役、行田調、凡絹絁絲綿、從鄕土所出、田一町絹一丈、四町爲匹、長四丈、廣二尺半、絁二丈、二町爲匹、長廣同絹、布四丈、長橫同絹、絁一町成端、又有戶別之調、每戶貲布一丈二尺、如調副物鹽贄、亦隨鄕土所出、凡官長者、中馬每一百戶輸一匹、細馬每二百戶輸一匹、其買馬直一戶布一丈二尺、凡兵者、人身輸刀甲弓矢幡鼓、凡仕丁每五十戶一人、充廝丁、如舊以五

十戶充仕丁一人粮、一戶庸布一丈二尺、庸米五斗、采女取郡少領已上姊妹及子女、從丁一人、從女二人、以一百戶充一采女粮、庸布米並準仕丁、是月、行幸子代離宮、遣使郡國修兵庫、蝦夷親附、二月十五日、帝御宮東門、使右大臣石川麻呂宣詔曰、朕聞明哲之馭民也、懸鐘於闕、而觀百姓之憂、作屋於衢、而聽行路之謗、雖芻蕘之言、親問爲師、由是朕前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以通治道、而來諫者、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誹也、武王有靈臺之議、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是故朕曩日縣鐘設匱、置收表官、每且執而省之、庶無冤滯、近日有投匱者、言百姓有事、至于京師者、官司輒留役之、朕亦非始不思之、然遷都日淺、作役未畢、故

不得已而役之、朕迋得此表、嘉歎不已、其罷處處雜役、高麗百濟
任那新羅朝貢、二十二日、車駕至自子代離宮、三月二日、詔京國、
國司等曰、夫君於天地之間、而宰萬民者、不可獨制、須假輔翼、是
以我皇祖與卿祖考共治、朕亦欲賴神明保佑、與卿等共治、故前
使良家大夫治東方八道、既而六人奉法、二人違令、朕美彼奉法、
疾此違令、皆隨前敕而處斷、十九日、詔東國朝集使等曰、去年八
月、朕親諭曰、莫藉官勢取公私物、宜各食部內之粟、騎部內之馬、
若違所諭者、次官以上降衙位、主典以下決笞杖、其贓物倍而徵
之、今問朝集使及諸國造等、備知國司等罪狀、僉斯違詔、豈不勞
情、凡牧民者、自率而正、孰敢不正、若君若臣、不正心者、當受其罪、
凡諸國司所犯之罪、當從輕重正刑典、而其諸國造違詔納賄國
司、以求姦利、貪黷汚穢者、亦不可以不治其罪、然今始居新宮、將
奉幣諸神、且方農月、役民營造、宜大赦天下、其死罪已下、咸赦除

之、自今以後、國司等謹遵前詔、勿敢放逸、鹽屋鯯魚、神社福草、朝
倉君、椀子連、三河大伴直、蘆尾直等六人、優詔褒其政、罷官司處
處屯田、免吉備島皇祖母所貸稻、以其屯田、班賜群臣及伴造等、
二十日、先是命皇太子、議子代入部御名入部、及屯倉廢置之宜、
於是皇太子奏停之、先獻入部民五百二十四口、屯倉一百八十
一所、二十二日、詔曰、朕聞西土之君、戒其民曰、古之葬者、因高爲
墓、不封不樹、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宍而已、故吾營此丘墟
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所、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
古塗車芻靈之義、棺漆際會、尊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
押、諸愚俗所爲也、又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迺者我民由營
墳墓、厥致貧窶、蓋是由尊卑無制、故今新立定法、凡王以下至庶
民、不得營殯、畿內及諸國、宜定一葬地、不得散在處處、凡自經及
絞人爲殉、或瘞馬於壙、或藏寶於墓、或斷髮刺股而誄、如此弊習、

一切禁過、若有違詔者、罪逮其族、又詔罷市司及要路津濟渡子
之調賦、而給田地、遣使於諸國、勸農事、禁耕種以前飲酒食美味、
秋八月十四日、詔曰、臣連伴造國造分其品部、爲御名代部、復以
其部民雜居國縣、遂使父子易姓、兄弟異宗、夫婦更互殊號、一家
分裂、爭訟競興、國家因此不治也、自今以後、宜廢品部、悉爲公民、
但不識朕意者、或謂假借王名爲伴造、襲據祖名爲臣連者、其名
必由是泯滅、然帝王之號、將隨日月遠流、祖宗之名、必共天地長
存、且以王名被土地、妄相稱呼、理宜慎焉、朕今告汝等、凡其臣連
伴造諸氏人等、自其祖宗世服事朝廷者、自今以後、將盡革舊職、
新敍官位、

賴襄曰、國朝之建、創於神武、開於崇神景行、而成於應神仁德、其
後德衰、加以雄略武烈之酷虐、至敏達用明、大權下移、姦臣專
國、微天智、王業或幾乎熄矣、天智奮宗室之中、運謀決機、親斃

大姦於御坐之下、卽登天位、天下所望、而退讓遷延、歷於兩朝、
非有曠世之度、何能如此、而裁定制度、經緯天地、以開萬世之
太平、蓋以武王之烈、而兼周公之才、稱曰中宗、非溢也、大凡國
朝、以簡質治民、上下同心、國如一人、是國勢所以威四外也、及
通隋氏、變質爲文、殆失其故、及至天智、百度大定、後世莫改、大
抵取於李唐之制、而所以勝於唐氏者、曰立吏簡、取民廉、是不
失我邦固有之義也、後王之過於摸倣、文縟太甚、務於刻剝、則
不達祖宗立法之意、而武門之治民反便之、未必不由於此、雖
然、武治有其簡、而無其廉、所以不如王政也、蓋神武以還、國有
造、縣有首、雖盡由朝廷撰而命之、或因其舊望、世襲其職者、往
往而然、及至天智、蕩而廓之、盡郡縣之、置國司焉、考課易置、收
權朝廷、蓋天子精撰六十六人之吏、以治萬民、爲民置吏、非爲
吏屬民也、雖然其後國司有更代、而郡大小領、仍或以族望爲

之及關東用兵、有大名小名之目、亦其地方豪族、多出入丁者、
而鎌倉創守護地頭、用其類充焉、終成封建之形、而天智之制
泯焉、是古今之大勢也、而貴氏族者、由於國俗、雖明王之制、終
莫之能勝歟、

九月、遣小德高向玄理於新羅、徵質、遂罷任那調、是月、行幸蝦蟇
離宮、是歲、僧道登道昭等始造山背宇治橋、越國鼠相率東徙、晝
夜不絕、

三年丁未、春正月十五日、觀射於朝、是日、高麗新羅遣使貢調、夏
四月二十六日、詔曰、惟天神眷此中國、爲子孫宜治之地、故自天
地之初、皇孫君臨天下、大同、未有彼此、頃者臣連二造以下、至率
土人民、各因姓族、固執彼此、國政難治、自今已後、宜隨天神之命、
共致治平之運也、罷難波渠役、先是工人大山位倭漢荒田井比
羅夫、建白穿渠通水、民苦其役、有人投櫃諫之、卽日罷之、時常陸

茨城國造壬生麻呂命築椎井池、灌行方郡田、池邊舊有異蛇、土
人呼爲夜刀神、謂見者必有禍、適出集池上樹、役夫畏不肯近、麻
呂叱曰、吾將利民、神何敢爾、命擊殺之、蛇遁逃不復出、終得成功、
冬十月十一日、行幸有間溫湯、左右大臣群卿大夫從焉、十二月
晦、還御武庫行宮、是日、皇太子宮災、是歲、帝遷御小郡宮、定禮法
制曰、凡有位者、要寅時於南門之外、左右羅列、候日初出就庭、再
侍於廳、若晚參者不得入侍、制七色十三階冠、曰大織、小織、大繡、
小繡、大紫、小紫、大錦、小錦、大青、小青、大黑、小黑、建武、一名立身、其
小繡以上、服色深紫、大紫小紫服淺紫、大錦小錦服緋、大青小青
服紺、大黑小黑服綠、造渟足柵、置柵戶、人乃以鼠徙、爲造柵之兆、
小德高向玄理、小山中中臣押熊還自新羅、新羅遣上臣大阿飡
金春秋等護送之、獻孔雀鸚鵡各一隻、留春秋爲質、
四年戊申、春正月朔、賀正、是夕、行幸難波豐碕宮、夏四月朔、罷古

冠、是歲、新羅貢調、治磐舟柵、備蝦夷、選越信濃民、始置柵戶、
五年己酉、春二月、改制冠十九階、曰大織、小織、大繡、小繡、大紫、小
紫、大華上、大華下、小華上、小華下、大山上、大山下、小山上、小山下、
大乙上、大乙下、小乙上、小乙下、立身、置八省百官、三月十七日、左
大臣阿倍倉梯麻呂薨、帝擧哀於朱雀門、倉梯麻呂其先出自大
彥命、一名內麻呂、又稱大鳥大臣、二十四日、殺右大臣蘇我倉山
田石川麻呂、初石川麻呂與異母弟日向不協、日向譖之皇太子
曰、臣兄謀伺殿下遊海濱、以爲凶逆、太子信之、遂奏于帝、帝遣大
伴狛、三國麻呂、穗積嚙等、鞫問反狀、石川麻呂曰、我當詣闕自陳、
狛等奏之、帝乃遣兵圍其宅、石川麻呂携二子法師赤狛、道茅渟、
而奔倭、先是長子興志在山田營佛寺、聞變迎石川麻呂於今來、
擁入佛寺、興志欲拒追兵、石川麻呂不聽、興志猶聚兵、欲燒小墾
田宮、石川麻呂聞其謀、曰、汝愛死乎、曰否、石川麻呂乃諭興志及

山田寺僧徒曰、夫爲人臣子者、豈構逆於君、失孝於父耶、我造此
伽藍、亦非爲身、謀唯祈天祚之永久也、而今被日向之讒、陷不測
罪、所以逃來于此者、欲從容就死也、平生忠誠、死猶不渝、乃開佛
殿戶、誓曰、願生生世世不怨君上、遂自經而死、妻及三男一女同
死、其餘從死者多、是日、大伴狛蘇我日向、將兵追石川麻呂、及至
黑山、會土師身、釆女使主麻呂、從山田寺馳來、告曰、石川麻呂既
與妻子俱縊死、於是狛等自丹比坂歸、二十六日、木麻呂、日向、穗
積嚙率兵圍山田寺、使物部二田鹽斬石川麻呂、鹽拔刀先剮其
肉、擧而示衆、叱咤號呼而斬之、凡坐石川麻呂事斬者田口筑紫
耳梨道德、高田醜雄、額田部湯坐連、秦吾寺等十四人、絞者九人、
流者十五人、既而籍石川麻呂家、檢其家資、好書皆記曰、皇太子
之書、重寶皆記曰、皇太子之物、於是太子始悟其寃、愧悔哀歎、遂
以日向爲筑紫大宰帥、實貶之也、時人謂之隱流、石川麻呂馬子

孫、倉麻呂之子也、

永井定宗曰、古之聖王、行刑罰也、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致刑矣、是人君所以重刑殺也、書稱罪疑惟輕、今帝以讒遽殺大臣、可謂過矣、然大臣亦不爲無過、夫忠臣之仕于君、從義而不從君、帝過欲殺己也、速馳疾至、宜謝無罪、帝不容而後死、爲未晩也、是乃不使君負殺不辜之名、亦可以保其身矣、大臣計不出此、使君得不君之名、亦輙亡其身、如大臣忠有餘而知不足者也、

青山延于曰、石川麻呂與藤原鎌足誅入鹿、有大功於王室、有罪猶宜宥之、況其無罪乎、而一旦信讒、戮及無辜、帝之於石川麻呂、何其慘礉少恩也、既悟日向之讒、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而罪僅止貶竄、帝於是乎失刑也、

夏四月二十日、以小紫巨勢德太古爲左大臣、小紫大伴長德爲

右大臣、並授大紫、德太古男人曾孫、長德大德冠咋之子也、五月朔、遣小華下三輪色夫、大山上掃部角麻呂等於新羅、初大神宮特置神國、令國造掌庶務、以供奉神事、帝停神國、更置度會山田原及竹原屯倉、改神庤司爲大神宮司、又割海上那賀二國造部内、建香島郡、隷常陸、奉鹿島社、以爲神郡、其他天下大社、奉神郡者凡五所、安房安房社、以安房郡、出雲熊野社、以意宇郡、筑前宗形社、以宗形郡、下總香取社、以香取郡、紀伊日前國懸社、以名草郡、並爲神郡、是歲、新羅使沙㖨部沙湌金多遂來、質侍郎二人、丞一人、達官郎一人、中客五人、戈伎十人、譯語一人、雜傔十六人、僧一人從之、

白雉元年庚戌、春正月朔、車駕行幸味經宮、受朝賀、即日還宮、二月九日、穴戶國司草壁醜經獻白雉、詔養之於園、十五日、帝觀白雉、儀衞如元會、乘雉於輿、使群臣舁之、左右大臣扱至御坐前、皇

太子使左大臣德太古率群臣上表稱賀、詔曰、夫聖王出世治民、天應之以祥瑞、昔在西土之君、周成王漢明帝之世、白雉爰見、我日本譽田天皇之世、白鳥巢宮、大鷦鷯帝之時、龍馬西出、自古迄今、祥瑞時見、必應有德、所謂鳳凰麒麟、白雉白鳥、異草嘉木、諸瑞應之物、皆是天地所生休祥嘉瑞也、夫明聖之君、獲斯祥瑞、適其宜也、朕惟虛薄、何以致之、蓋是輔翼公卿、臣連伴造國造、各盡丹誠、奉遵制度之所致也、公卿百官、其以淸白心、敬奉神祇、宜與天下俱受休祥、又詔改元、大赦天下、禁放鷹於穴戶境、賜公卿以下至令史、各有差、授醜經大山、厚加賞賜、復穴戶三年調役、夏四月、新羅貢調、冬十月、將修豐碕宮、使將作大匠荒田井比羅夫立界標、居宅墳墓在其界內者徙之、徙者賜物有差、是歲、造丈六繡佛挾持八部等四十六像、漢山口直大口奉詔刻千佛像、

二年辛亥、春三月十四日、丈六繡佛成、夏六月、百濟貢調、秋七月、

右大臣大伴長德薨、冬十二月晦、召僧尼二千一百餘人於味經宮、讀大藏經、然燈二千七百餘於庭內、讀安宅土測等經、於是、帝自大郡遷新宮、號難波長柄豐碕宮、是歲、新羅貢調使知萬沙湌等、著唐服至筑紫、朝廷惡其恣易俗、譴責還之、左大臣德太古奏曰、今不伐新羅、後必有悔、請自難波津至筑紫海、多泛戰艦、以盛形勢、召新羅問其罪、彼必慴服、議竟不行、

三年壬子、春正月朔、行幸大郡宮、三月九日、車駕還宮、夏四月九日、召僧惠隱于宮中、講無量壽經、惠資爲論義者、聽衆僧一千人、是時僧徒如唐國受法者甚衆、二十日、大雨、九日、洪水壞屋傷稼、人畜多死、是月、作戶籍、五十戶爲里、每里置長一人、五家相保、一人爲長、以相撿察、新羅百濟貢調、冬十二月、召天下僧尼於內裏、設齋燃燈、

四年癸丑、夏五月十二日、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爲遣唐大使、小乙

上吉士駒爲副使、室原御田爲送使、學生巨勢藥、氷老人、及學僧道嚴、定惠、安達、道觀等二十餘人從之、又以大山下高田根麻呂爲大使、小乙上掃守小麻呂爲副使、學僧道福、義向等一百二十餘人俱發、土師八手爲送使、是月、僧旻臥病於阿曇寺、帝親問之、執其手曰、若法師今日亡、則朕明日亡、六月、百濟新羅貢調、是月、僧旻寂、遣使賻、爲使畫工多圖佛像、安川原寺、秋七月、遣唐使高田根麻呂船至薩摩竹山、遭風漂沒、擧船溺死、門部金等五人執船板漂至竹島、伐竹爲筏、赴神島、不食者六日六夜、詔進位給祿、長丹船獨至唐、見唐主李治、贈虎魄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唐主大悅、多贈文書寶物、是歲、皇太子奏請遷于倭京、不許、太子奉皇祖母尊皇后、率皇弟、移居倭飛鳥河邊行宮、公卿百官皆從、帝驚懊欲遜位、造宮於山碕、

五年甲寅、春正月朔、夜鼠徙倭京、五日、授紫冠内臣中臣鎌足、二

月、以大錦上高向玄理爲遣唐押使、小錦下河邊麻呂爲大使、大山下藥師慧日爲副使、大乙上書麻呂爲判官、分乘兩船、取道新羅、至唐萊州、唐主治延見之、使其臣郭文擧問中國地理國初神名、麻呂等皆隨問應對、既而玄理卒於唐、夏四月、吐火羅國男女各二人、舍衛國女一人、漂泊日向、吐火羅在隋國西、舍衛古波斯國、與吐火羅隣、大月氏之別種也、秋七月、遣唐使小山上吉士長丹、小乙下吉士駒等與百濟新羅送使共歸、獻書籍寶貨、授長丹小華下、封二百戶、賜姓吳氏、授駒小山上、冬十月朔、帝不豫、皇太子與皇祖母尊皇后皇弟、及公卿等、悉詣難波宮、十日、帝崩於正寢、年五十九、殯於南庭、使小山上士師士德掌殯宮事、帝用意治道、訪求民瘼、爲人柔仁、屢降恩赦、好儒崇佛、不重神道、伐生國魂神社樹、追謚曰孝德天皇、

論贊曰、氓之蚩蚩、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敎率輔翼之、乃得遂

其生養、故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祖宗經國之制、至崇神始立矣、然猶有闕而未修者、孝德以慈儉爲寶、日晏忘食、勤以自勵、大綱既擧、萬目畢張、懸鐘設匱、以求善言、是明四目、達四聰也、罷市司津濟之稅、是關市譏而不征也、至若建號紀元、置八省百官、造戶籍、禁兼幷、辨上下、定民志、其規懿範、不一而足、如其戒國司之詔、富哉言乎、此孔孟扶世立敎之旨、而好儒之效、亦可覩焉、帝王之學、詞藝固非所貴、而要在經世化民、若帝者、可謂眞好儒術、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矣、

山縣禎曰、天皇深崇儒術、鋭意圖治、於是制度大備、綱紀悉擧、本邦之文物、於是爲彬彬矣、蓋當此時、距皇祖千有餘年、風氣大開、氣運方盛、若日之將中、是其時也、唯義理之學未闢、是以雖曰好儒術、如其刻千體佛像、召僧尼二千餘人於禁中而讀

一切經、及燃二千七百餘燈、有幾乎愚惑者、亦義理未明之失也、

又曰、世有主太古之簡朴、別創一道者、其意以爲本邦簡朴之風散、而趨華靡、淳厚之俗變、而流詐僞者、是先皇慕漢土文物之失也、余謂爲此說者、其意善矣、然其於天地之理則未達也、試以一歲氣運言之、春陽生物、其初未暢達、盛夏長育之、燁燁乎美矣、秋冬肅殺之氣至、枝枯葉脫、而後春意復生、是一歲氣候之變化也、天地之氣運亦然、其初也淳朴未散、及風氣漸開、淳變朴化而文明光華、郁郁乎盛矣、盛極而衰、禍亂乃生、亂極禍稔、而後復其治、是天地氣運之變化也、故治亂盛衰、則天地之氣運、而人情趣向亦與時推遷、是自然之勢也、故聖人有通變之道、隨時而變化、其道不窮矣、孝德天智之間、實本邦氣運極盛之時也、於是乎制禮法、興文物、燁燁郁郁、以稱人情時勢、

亦氣運之自然也、今欲使太古簡朴之風長無變、人情趣向常如一、則非天地自然之理也、

齊明天皇

齊明天皇、皇極帝重踐祚也、白雉五年十月、孝德帝崩、十二月八日、葬孝德天皇于河內大坂磯長陵、是日、帝自難波還行宮、是歲、高麗百濟新羅遣使來弔、

元年乙卯、春正月三日、帝卽位於飛鳥板蓋宮、中大兄皇子仍爲皇太子、左大臣巨勢德太古、內臣中臣鎌足並如故、夏五月朔、有人乘龍、自葛城嶺騰空、而入膽駒山、午時又自住吉松嶽、向西而去、秋七月十一日、饗北蝦夷九十九人、東蝦夷九十五人於朝、因授柵養蝦夷九人、及津刈蝦夷六人冠各二階、八月朔、小錦下河邊麻呂等還自唐、冬、板蓋宮災、帝遷飛鳥川原宮、是歲、高麗百濟新羅貢調、新羅以及飡彌武爲質、蝦夷隼人率服貢獻、

二年丙辰、秋八月八日、高麗遣大使達沙、副使伊利之等朝貢、九月、遣使于高麗、以膳葉積爲大使、坂合部磐鍬爲副使、是歲、改卜宮地於飛鳥岡本、高麗百濟新羅遣使貢調、因幕其地以饗之、遂起宮闕、號曰後飛鳥岡本宮、又起觀於田身嶺上兩槻樹下、周以垣、號曰兩槻宮、又曰天宮、又使水工鑿渠、自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船二百隻運石上山石於宮東山、壘以爲垣、材木朽腐、委積山椒、工匠役夫十餘萬人、費用不貲、士民怨苦、謂之狂心渠、又謗曰、作石山丘隨作自破、又造吉野宮、西海使佐伯栲繩、小山下難波國勝等還自百濟、獻鸚鵡一隻、岡本宮災、

三年丁巳、秋七月、吐火羅國人六口漂泊筑紫、遞驛召之、十五日、假造須彌山狀於飛鳥寺西、設盂蘭盆會、饗吐火羅國人、是歲、遣間人御廐、依網稚子、僧智達等於唐、因命新羅護送、新羅不奉詔、御廐等歸、西海使小華下阿曇頰垂、小山下津傴僂還自百濟、獻

駱駝一、驢二、石見言、白狐見、

四年戊午、春正月十三日、左大臣巨勢德太古薨、年六十六、夏四月、越國守阿倍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齶田渟代二郡蝦夷不戰而降、比羅夫整師陳船於齶田浦、齶田酋帥恩荷進而誓曰、奴等以肉爲食、故持弓矢、不敢執之向官軍、自今將淸白心、永奉天朝、若不踐此言者、齶田浦神罰之、乃授恩荷小乙上、爲渟代津輕二郡郡領、召渡島蝦夷饗之、撫諭而歸、秋七月四日、蝦夷二百餘口詣闕朝獻、饗賜甚厚、授柵養蝦夷二人位一級、渟代郡大領沙尼具那小乙下、小領宇婆左建武、其勇健者二人、各授一階、則賜沙尼具那等鮹旗二十領、鼓二面、弓矢二具、鎧二領、津輕郡大領馬武、小領靑蒜等授位賜物、亦如沙尼具那等例、其餘授都岐沙羅柵造某位二級、判官位一階、渟足柵造大伴稻積小乙下、又詔渟代郡大領沙尼具那檢覈夷及俘虜戶口、是月、遣僧

智通智達于唐、學法相於僧玄奘、法相又曰唯識宗、冬十月十五日、行幸紀溫湯、先是有間皇子蓄異心、以帝好興造、士民怨讟、因欲起亂、佯疾浴于牟婁溫湯、歸盛稱其風土曰、纔入其地、疾自蠲消、帝聞而喜、至是遂幸、十一月三日、留守左大臣蘇我赤兄擧時政三失、以語有間、有間欣然以爲赤兄善己也、五日、詣赤兄家、登樓謀擧事、所倚夾膝無故自折、以爲不祥、俱盟而止、其夜赤兄命物部朴井鮪率造宮丁、圍其市經第、馳使以聞、九日、捕有間及其黨守大石、坂合部藥、鹽屋鯯魚、送行在、舍人新田部米麻呂從焉、皇太子面問反狀、有間答曰、天與赤兄知、吾不知也、十一日、令丹比小澤國襲、絞有間于藤白坂、時年十九、有間過磐白、悲傷、手結松枝、作歌、後世號其松曰結松、斬鯯魚米麻呂、流大石于上野、藥于尾張、是歲、阿倍比羅夫伐肅愼、獻羆二、羆皮七十張、其後高麗使人持羆皮一枚、賣之曰、直綿六十斤、畫師子麻呂本高麗人、乃

宴使人於家、借官羆皮七十枚為席、使人大愧、僧智輸造指南車、
出雲言、有魚聚死於海濱、積三尺許、雀喙鍼鱗、其大如鮐、西海使
小華下阿曇頰垂還自百濟、

五年己未、春正月三日、車駕至自紀溫湯、三月朔、行幸吉野、肆宴、
三日、行幸近江平浦、十日、吐火羅舍衛國人來、十七日、饗陸奥及
越蝦夷於甘檮丘東川上、是月、阿倍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
討蝦夷、比羅夫召飽田渟代蝦夷二百四十一人、津輕蝦夷一百
十二人、膽振鉏蝦夷二十人、大饗賜物、進至肉入籠、有問菟蝦夷、
膽鹿島菟穗名進曰、可以後方羊蹄為政所、比羅夫從之、因置郡
領、遂伐肅愼、虜四十九人以歸、勅授陸奥及越國司位各二階、郡
領主政各一階、蝦夷內屬、建設官府者、蓋是為始、蝦夷居陸奥者、
曰奥蝦夷、居越國者、曰越蝦夷、其居海島者、曰渡島蝦夷、其種寔
蕃、秋七月三日、遣小錦下坂合部石布、大山下津守吉祥聘於唐、

蝦夷數人從之、石布船遇風漂至南海、為島賊所劫殺、唯東漢長
直阿利麻、坂合部稻積等五人奪夷船逃至唐括州、吉祥等至越
州會稽縣、乘驛赴東京、時唐主治在東京、使人延見、唐主問曰、日
本國天皇平安不、對曰、天地合德、自得平安、又問執事卿等好在
不、曰天皇慈仁、亦得好在、又問國內平安不、曰治講天地、萬民無
事、唐主又問蝦夷地方風俗、吉祥敷陳詳悉、唐主善其對、面慰諭
曰、使人遠來辛苦、退在客館、蝦夷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唐主欵
曰、蝦夷何狰獰也、蝦夷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外、射無不中、贈唐主
以弓箭及白鹿皮、時唐將以明年攻百濟、是以拘我使于西京、是
歲、命出雲國造修繕神宮、

六年庚申、春正月朔、高麗朝貢、三月、遣阿倍比羅夫率舟師二百
艘伐肅愼、將陸奥蝦夷到大河側、渡島蝦夷千餘向河而營、蝦夷
二人出營呼曰、肅愼舟師多來將殺我、願渡河相屬、比羅夫喚二

人問肅愼所伏與其船數、蝦夷具指言之、有二十餘艘、因遣使召
之、不來、乃命積彩帛兵鐵於海濱餌之、有二老肅愼、下舟至積彩
帛處熟視數回、取單衫著之、各提布一端乘船而去、俄而復來、更
脫單衫著故衣、置布而去、追呼之不來、其船至於弊賂弁島乞和、
比羅夫不聽、遂與之戰、能登馬身龍為賊所殺、官軍悉擒賊妻孥、
夏五月八日、高麗遣乙相賀取文等來朝、是月、敕作高座一百、衲
袈裟一百、設仁王般若會、皇太子始造漏刻、阿倍比羅夫獻虜俘
五十餘人、秋七月、唐將蘇定方滅百濟、令劉仁願守之、九月五日、
百濟遣使奏變曰、今年七月、新羅導唐人傾覆本國、君臣被俘、略
無遺類、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起義兵、據任射岐山、達率餘自信亦
據久麻怒利城、收聚散卒、軍無鬪具、衆皆執棓擊新羅破之、奪其
兵器、軍聲大震、唐人不敢進、福進等遂鳩集國人、共保王城、國人
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信、社稷再興、二人之力也、冬十月、鬼室福

信遣使獻唐俘一百餘人、乞救、且請其王子餘豐曰、唐人與新羅
蕩擾我疆場、傾覆我社稷、君臣皆為虜、而百濟遙賴天皇之威靈、
更鳩集義徒、得再建邦、伏願迎王子餘豐以主社稷、帝乃下詔曰、
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絕、著于恒典、故枕戈嘗膽、必資拯救、
今百濟以本邦喪亂、靡依靡告、窮來歸于我、是以命爾將士、百道
俱進、雲會雷動、俱集沙㖨、翦其鯨鯢、紓彼倒縣、其王子餘豐、有司
宜備禮以時發遣、十二月二十四日、將遣兵救百濟、行幸難波宮、
簡閱軍器、敕駿河造軍艦、已成、挽至續麻郊、夜中無故艫舳自反
向岸、科野言、有蠅聚飛十圍許、上蔽碧空、西踰巨坂、

七年辛酉、春正月六日、親帥舟師西征、八日、至大伯海、十四日、次
于伊豫熟田津石湯行宮、三月二十五日、還娜大津、居磐瀨行宮、
改號長津、夏四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上表、乞迎其王子糺解、五
月九日、帝伐朝倉社樹、造橘廣庭宮居之、神為祟、宮壞鬼火見、大

舍人及諸近侍病死者多、二十三日、耽羅始使其王子阿波伎等
來貢、秋、置刈萱關、七月二十四日、帝崩于朝倉宮、年六十八、追謚
前朝曰皇極天皇、後朝曰齊明天皇、

論賛曰、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復位肇於皇極、後世上謚、以分
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之通制也、

山縣禎曰、孝德崩、而皇太子在、宜嗣位焉、而皇極再踐祚、何貪
勢位之甚也、晚年窮極土木、得狂心渠之誚、宜矣、而後世上謚、
一帝有二謚、亦何義耶、死而後制謚、何得有二焉、蓋議者之過
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天智天皇

天智天皇、初稱葛城皇子、一名中大兄、舒明帝嫡子、皇極帝所生也、皇極帝四年六月、帝誅蘇我入鹿、皇極帝禪位於孝德帝、立帝爲皇太子、齊明帝再祚、仍爲皇太子、七年正月、從西征、七月、帝崩於朝倉行宮、皇太子素服稱制、八月朔、皇太子奉帝喪、遷于長津宮、聽海表軍政、是夕朝倉山上有鬼、戴大笠、覗喪儀、是月、遣前將軍大華下阿曇比羅夫、小華下河邊百枝、後將軍大華下阿部引田比羅夫、大山上物部熊、大山上守大石等救百濟、給兵仗五穀、九月、授織冠於百濟王子餘豐、以多蔣敷之妹妻之、還其國、使大山下狹井檳榔、小山下朴市秦田來津率兵五千餘、護送餘豐及

其叔父忠勝等、佐平鬼室福信迎拜稽首、即復國政於豐、十月七日、皇太子奉梓宮發長津、二十三日、還至難波、十一月七日、殯齊明帝於飛鳥川原、臨九日、十二月、高麗奏言、唐將蘇定方與突厥契必加力等水陸二道、至臣城下、會浿江冰合、雲車齊進、鼓鉦震天、我兵奮擊、奪其二壘、唐兵力竭、不復能振、是歲、播摩國司岸田麻呂獲寶劍以獻、津守吉祥等還自唐、遭風至耽羅島、以島夷九人還、初吉祥在唐、韓智興傔人東漢足島讒智興等於唐主、治唐主怒流智興等、伊吉博德獨自辨獲免、至是智興等不得還、已而足島震死、人以爲詭讒之報、壬戌歲、正月二十七日、賜佐平鬼室福信矢十萬枝、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石、三月四日、賜餘豐布三百端、是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遣使請救、乃遣兵守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羅不得襲其西壘、唐將蘇定方引還、四月、鼠產子於馬尾、五月、大將軍大

錦中阿曇比羅夫帥舟師一百七十艘至百濟、宣敕立餘豐爲王、賜金策於鬼室福信、褒獎其勳勞、豐及福信稽首奉敕、衆皆感喜流涕、乃保州柔城、西部皆應、引兵圍唐將劉仁願、六月二十八日、百濟遣達率萬智入朝謝恩、十二月朔、豐及福信謂秦田來津等曰、今州柔土地磽确、遠隔田畝、是防戰之場、而非農桑之地也、久處則士卒阻飢、不如遷避城、避城西北帶古連且涇之水、東南有深泥巨堰之要、田畝四周、溉灌便利、實三韓之膏腴也、雖地勢卑下、宜遷居之、田來津曰、今避城者去敵甚近、可一夜而至也、一旦有不虞、悔何及、且夫飢者後也、亡者先也、今敵之不肯輒來者、以州柔山峻谿深、易守而難攻也、若居卑下、則何以至於今日哉、豐等不聽、遂遷避城、是歲、將救百濟、修繕甲兵、備具船舶糧食、癸亥歲、二月二日、百濟遣達率金受朝貢、唐將劉仁軌發新羅兵救仁願、百濟兵戰於熊津、不利、新羅火百濟南畔四州、并取安德等要

地、於是百濟王不能居避城、復還州柔、果如田來津所計、是月、鬼室福信獻唐俘續守言等、三月、遣前將軍上毛野稚子、間人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譯語、三輪根麻呂、後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大宅鎌柄、率兵二萬七千伐新羅、六月、取沙鼻岐奴江二城、時福信頗專恣、豐疑其有異圖、執之、貫掌以革、問羣臣曰、福信可殺乎、達率德執得讒曰、惡逆人不可赦、福信怒唾其面罵曰、腐狗癡奴、豐遂殺之、八月十三日、新羅聞豐殺其良將、謀直入取州柔、豐謂將士曰、日本將軍廬原君帥健兒萬餘來、我當自往于白村慰勞、卿等固守城而待、既而新羅兵奄至國州柔、唐將劉仁軌等列戰艦百餘艘于白村江、二十七日、我船師先至者、與唐兵會不利、二十八日、諸將爭先而進、爲唐兵所夾擊、我軍敗績、溺死者甚多、田來津仰天切齒、手殺數十人而死、豐乘船走高麗、州柔陷、百濟遂滅、國民多走氐禮城、屬官軍、九月、諸軍還自百濟、佐平余自信、達率

木素貴子、谷那晉首、憶禮福留等、率國民從來、甲子歲、二月九日、命大海人皇子、改冠位號、增爲二十六階、曰大織、小織、大縫、小縫、大紫、小紫、大錦上、大錦中、大錦下、小錦上、小錦中、小錦下、大山上、大山中、大山下、小山上、小山中、小山下、大乙上、大乙中、大乙下、小乙上、小乙中、小乙下、大建、小建、定氏上、民部、家部、其大氏之氏上、賜大刀、小氏之氏上、賜小刀、伴造等氏上、賜干楯弓矢、三月、以百濟王子善光等居難波、隕星於京北、是春、地震、五月十七日、唐百濟鎭將劉仁軌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進表獻物、是月、大臣大紫蘇我連薨、六月、島皇祖母命薨、十月四日、勅內臣中臣鎌足、遣沙門智祥賜物郭務悰等、尋饗之、是歲、置防烽於對馬島、壹岐島、筑紫等國、又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對大神宮多氣郡四鄕、爲公郡、立飯野高宮村屯倉、乙丑歲、二月二十五日、間人太后崩、追褒佐平鬼室福信之功、授達率鬼室集斯小錦下、處百濟男女

四百餘口於近江神前郡、給田、八月、使百濟人答本春初於長門築城、憶禮福留、四比福夫於筑紫築大野及椽二城、春初福留皆嫻兵法者也、耽羅人來聘、九月二十三日、唐使沂州司馬劉德高、右威衛郞將郭務悰等來聘、併送還學僧定惠、十月十一日、大閱于菟道、十一月十三日、饗唐使、使大友皇子見之、十二月、劉德高等歸、賜物有差、以小錦守大石、小山境部石積、大乙岐彌針間等、爲送使、丙寅歲、正月十一日、高麗遣前部能婁等貢調、耽羅遣其王子姑如貢獻、三月、皇太子臨佐伯子麻呂家問疾、七月、大水、因免今秋租調、十月二十六日、高麗又遣乙相奄鄒等貢調、是冬、鼠自京師移于近江、處百濟男女二千餘口於東國、僧智由獻指南車、丁卯歲、二月二十七日、葬齊明天皇于小市岡上陵、以間人皇后祔焉、高麗百濟新羅人擧哀道上、皇太子謂群臣曰、我奉遺敕、憂恤萬民、停起石槨之役、冀永世以爲誡、三月十九日、遷都近江

滋賀、謂之大津宮、百姓不欲、於是里閈有童謠、又屢失火、人屋多燒、七月十一日、耽羅遣佐平椽磨等貢獻、八月、皇太子如倭京、十一月九日、唐百濟鎭將劉仁軌遣熊山縣令司馬法聰等、送還大山下境部石積等於筑紫都督府、十三日、司馬法聰等歸、使小山下伊吉博德、大乙下笠諸石護送、是月、築城于倭高安、讚吉屋島、對馬島金田、

元年戊辰、春正月三日、帝卽位、是爲天命開別天皇、時年五十五、帝至孝、殯先帝六年、至此登祚、

論贊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居子弟、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憝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再則奉親生至尊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母帝崩、猶尙素服

稱制、殯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質者、如此其美矣、有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

七日、宴群臣於內裏、二十三日、小山下伊吉博德等還自百濟、二月二十三日、立倭姫爲皇后、納遠智娘、姪娘、橘娘、常陸娘爲殯、后古人皇子女、遠智娘石川麻呂女、姪娘遠智娘娣、橘娘倉梯麻呂女、常陸娘赤兄女也、夏四月六日、百濟遣未都師父朝貢、僧詠歸化、以文學聞、帝敕還俗、爲大學頭、五月五日、獵于蒲生野、大海人皇子、及諸王以下群臣悉從、秋七月、高麗貢調、以栗前王任筑紫率、是月、講武於近江、多置牧放馬、越國獻燃土燃水、饗蝦夷、九月十二日、新羅遣沙飡金東嚴等貢調、二十九日、使布勢耳麻呂賜新羅王輸調船一隻、帝嘗命播磨造官船、又使陸奧岩城船匠製巨艦、長一十五丈、闊一丈餘、將探求海外之地、適艦觸岸破壞而

止、蓋帝既罷西征之役、故欲斥地東海也、是後海外往來漸少、唯太宰府漕運之役、尤爲要務矣、冬十月、唐滅高麗、十一月朔、賜新羅王絹五十疋、綿五百斤、韋一百枚、五日、遣小山下道守麻呂、吉士小鮪於新羅、是歲、新羅僧道行盜草薙劒、將奔其國、遇風雨晦冥、不能進而歸、捕獲處斬、藏神劍於宮中、

二年己巳、春正月九日、以蘇我赤兄任筑紫率、三月十一日、耽羅王遣其子久麻伎貢獻、十八日、久麻伎歸、賜五穀種於耽羅王、夏五月五日、獵于山科野、大海人皇子、及群臣悉從、秋八月三日、帝登高安嶺、議欲修城、慮勞民而止、時人稱其仁德、九月十一日、新羅遣沙飡督儒貢調、是秋、震內臣中臣鎌足第、冬十月十日、車駕臨鎌足第問病、且曰、天道輔仁、何言之虛、積善餘慶、猶是無徵、若有所欲言、便可以聞、鎌足奏曰、臣之不敏、生則無益軍國、死不欲擾百姓、葬事願從儉素、十五日、遣大海人皇子就鎌足第、賜姓藤

原、授大織冠爲內大臣、位在左右大臣上、內大臣始于此、十六日、鎌足薨、年五十六、鎌足爲人忠亮、知莫不言、輔帝定大難、制禮儀、定律令、皆出其手、及薨帝尤悼惜、十九日、臨鎌足第、宣詔賜賻甚厚、鎌足長子爲僧曰定慧、入唐留學、次子不比等嗣家、葬鎌足於攝津阿威山、後定慧歸自唐、改葬于大和多武峯、肖像祀焉、後世國家將有大變、則其像破裂、朝廷遣使禱之云、維摩會、鎌足始行之興福寺、後爲恒例、起十月十日至十六日、

齊藤馨曰、治天下者、患在無德爲之本、而不在法不爲之制、苟無關雎麟趾之德、則周官之法、孰能行之、世皆知鎌足之制冠服、定位階、革封建、收土豪、一新百度、有功於天下、而不知不立天智之功更大、何也、百度之一新、法也、末也、而天智之不立、德也、本也、蓋有功難、有功而不居尤難、天智誅入鹿、其功固大、然使其受皇極之禪而不辭、自恃其功而無敢遜讓、則其德不足

稱、而百度之備、亦徒法而已、且恃功則怠、怠則荒、天智苟以是心而涖天位、驕奢淫佚、不期而至、吾未知今日之天智爲他日之何如天子也、尙者天智之問也、其心豈不曰、今之天下我造之也、我受禪亦何不可、而鎌足抑之、故天智自知其非、遂不立而立孝德、及孝德崩、又不自立、而再立皇極、至皇極崩、無代立者、而後自立、若不得已然、是以恭遜退讓之風、靡然被天下、而加以凡百制度、此其所以治洽而澤久也、

永井定宗曰、內大臣歷事于孝德齊明天智三朝而不貳、討入鹿之逆、而安社稷、制官階、定禮義、三朝善政、多賴大臣之功也、然大臣以爲未足盡臣職、遺奏薄葬、嗚呼自古人臣、有微功則誇其功、挾其勢、無君爲亂者多矣、故曰、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功冠群臣、猶以爲不足、可謂知臣道者矣、

山縣禎曰、大織冠功蓋一世、誰敢與之比者、而謙抑挹損、常不

自足焉、宜貽福於後嗣、子孫蕃衍昌大、與皇室比隆而萬世無窮也、

十二月、大藏災、是冬、修高安城、藏畿內租稅、班鳩寺災、是歲、遣小錦中河內鯨等於唐、徙百濟佐平餘自信、佐平鬼室集斯等、男女七百餘口於近江蒲生郡、唐使郭務悰等二千餘人來、

三年庚午、春正月七日、詔令大夫士大射宮庭、十四日、制朝廷禮節、及行路相避之儀、禁遏諸妖妄事、二月、自國記罹災、諸氏或失根源、强狡者更倡僞說、會船史惠尺得燼餘本獻之、於是詔就其書造戶籍、謂之庚午籍、凡戶籍之設、正姓族、斷浮浪、收授田園、課除賦役、徵發兵士、皆莫不據此、而諸氏亦各定其族中長者爲氏上、掌其族籍、以帥宗黨、削除假冒、括附隱首、皆令氏長覈審、後世遵奉、制政折獄、以是爲斷案、行幸蒲生郡匱迮野、觀宮地、又修高安城、蓄鹽穀、修長門及筑紫城、三月九日、設諸神座於山御井傍、

班幣帛、夏四月晦、夜震法隆寺災、秋九月朔、遣阿曇頰垂於新羅、
是歲、造水碓治鐵、
四年辛未、春正月二日、大錦上蘇我赤兄、大錦下巨勢人、奏賀正事、五日、大錦上中臣金宣神事、是日、以大友皇子拜太政大臣、蘇我赤兄爲左大臣、中臣金爲右大臣、蘇我果安、巨勢人、紀大人爲御史大夫、赤兄倉麻呂子、金糠手子連之子也、置太政大臣御史大夫、始于此、六日、大海人皇子奉敕頒冠位法度、大赦天下、九日、高麗遣上部大相可婁貢調、先是新羅私封高安勝爲高麗王、十三日、唐百濟鎭將劉仁軌遣李守眞等上表、是月、授佐平餘自信、沙宅紹明等五十餘人位、各有差、二月二十三日、百濟遣臺久用善等貢調、三月三日、黃書本實獻水臬、夏四月二十五日、始置漏刻於新臺、擊鐘皷以警時、五月五日宴西小殿、大海人及群臣侍焉、奏田舞、六月十五日、百濟遣羿眞子等貢調、是月、以栗前王爲

筑紫帥、新羅貢調、獻水牛山鷄各一、秋八月十八日、饗賜蝦夷、九月、帝不豫、冬十月七日、新羅遣沙飡金萬物等貢調、八日、宮中開百佛眼、遣使供袈裟金鉢象牙沈水旃檀、及諸珍寶於法興寺、十七日、彌留、令蘇我安麻呂召大海人、欲傳位、安麻呂素與大海人善、心知帝愛大友、大友因有自立志、因私大海人曰、今日答顧命、宜有意也、大海人領之、既而入臥內、帝屬以後事、大海人辭曰、臣不幸多病、何能奉社稷、願陛下以天下屬皇后、立大友皇子爲儲君、臣請今日出家、爲陛下修功德、帝許之、大海人乃退入省中佛殿、踞胡床、剃髮爲僧、帝使次田生磐賜袈裟、大海人收所有兵器、悉納之官、十九日、入宮拜辭、入吉野、左大臣蘇我赤兄、右大臣中臣金、御史大夫蘇我果安等送至菟道、時人謂翼虎放之也、是夕御島宮、翌日至吉野、謂舍人等曰、我今入道修行、汝曹欲修道者留、欲仕成名者歸、舍人等不敢去、及再命、半留半去、於是立大友

皇子爲皇太子、十一月、筑紫太宰府言、唐使郭務悰等二千人來聘、以四十七船至比智島、相謂曰、吾輩人多船衆、猝然而進、恐防人驚駭射我、乃遣僧道文等於對馬、告來聘之意、對馬國司牒報太宰府、府馳驛以聞、二十三日、皇太子坐西殿織佛像前、左大臣蘇我赤兄、右大臣中臣金、御史大夫蘇我果安、巨勢人、紀大人侍焉、太子手執香爐、起而誓曰、我與卿等同心奉詔、若有所違、上天降罰、赤兄等隨次執香爐、泣血誓曰、臣等五人、從殿下承詔旨、若有渝者、神明是殛、子孫絕、家門亡、二十四日、近江宮災、晦、赤兄等五人復奉太子、盟於帝前、是日、賜新羅王絹五十匹、絁五十匹、綿一千斤、韋一百枚、先是大炊省鼎自鳴、十二月三日、帝崩于近江宮、年五十八、十一日、殯于新宮、葬山背山科陵、帝天姿明敏、知人善任、好學能文、創學校、定五禮、興百度、規摹宏遠、振古未有、云、卽位元年、命內臣中臣鎌足等、損益舊章、撰修律令、至十年而成、詔

頒行天下、其令二十二卷、世所謂近江朝廷之令是也、所製文章甚多、今皆不傳、有書法一百卷、孝謙帝時藏之崇福寺、爲皇太子時、親製漏刻、及卽位置之新臺、初帝從齊明帝西征、造宮於朝倉山、材木不斫、務從質樸、時人謂之黑木御所、又號木丸殿、親製朝倉木丸殿歌、後世以爲神樂曲、凡寧樂平安之政、恩澤滂沛、被及八紘者、皆近江朝廷之餘烈也、後置十陵、隨世數遞除、以帝爲中興之祖、百世不除焉云、追諡曰天智天皇、

青山延于曰、帝以不世出之姿、誅逆臣、平國難、救社稷之將顚、創學校、制禮儀、垂典刑於將來、觀其任用鎌足、終始不疑、君臣遭遇、雖漢照烈之於諸葛亮、蔑以過也、武能戡亂、文能致治、自非英明之主、安能臻此哉、後世以帝爲中興之祖、宜有以也、

弘文天皇

弘文天皇、初稱伊賀皇子、一名大友、天智帝長子也、母伊賀采女

宅子娘、爲人魁岸奇偉、天性明悟、風範弘深、眼中精耀、博學通古、有文武才幹、唐使劉德高見而異之曰、皇子風骨非常、不似世間人、天智帝四年正月、拜太政大臣、總百揆攝萬機、群下肅然、以學士百濟人沙宅紹明、答炑春初、吉大尙、許率母、木素貴子、爲師友、文藻日進、十月、立爲皇太子、太子納大海人皇子女十市、爲妃、十二月、天智帝崩、五日、皇太子卽天皇位、時年二十四、

元年壬申、春三月十八日、遣內小七位阿曇稻敷於筑紫、告先帝喪於唐使郭務悰、郭務悰等喪服擧哀、東向稽首、二十一日、郭務悰等獻書函信物、夏五月十二日、賜甲冑弓矢絁布綿於郭務悰等、二十八日、高麗遣前部富加抃等貢調、是月、朴井雄君至吉野、告大海人皇子曰、臣頃至美濃、時朝廷敕美濃尾張兩國司、差山陵役夫、令各執兵、臣意非唯爲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圖、悔無及、又有人告曰、近江京至倭京、多置斥候、命菟道守橋者、遮留舍人

運私糧者、帝妃十市亦裁書告之、大海人令人偵探、果然、乃愁曰、吾所以遁世者、欲治病全身、永終百年也、事既如此、吾豈坐取亡耶、六月二十二日、大海人遣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身毛廣、往諭美濃國司、先命安八磨郡湯沐令多品治、發本部兵急塞不破道、

山縣禎曰、天智帝之召皇弟、而屬後事也、固辭而讓皇子大友、自請爲僧、而遁吉野、於是立大友爲皇太子、帝崩、太子承後、則太子君也、皇弟臣也、而擧兵而敵朝廷則逆矣、其言曰、朝廷群臣將圖我、吾豈坐待亡耶、向使皇弟之辭讓、出乎忠誠、而無迹之可疑、則誰敢圖之哉、其赴吉野、人或曰翼虎放之也、其在吉野、留從臣數人、而與之居、蓋有不遑之心、見乎幾微者、是以朝廷群臣、亦疑而備之也、皇弟若實無貳心、則單身詣闕、明其赤心可也、不然則愈益遠遯滅迹而已矣、擧兵而向闕、焉能免爲逆乎哉、

二十四日、大海人將赴東國、或諫曰、近江群臣蓄謀已久、必告天下、梗塞道路、今欲徒手而東、臣恐事不就矣、大海人從之、欲召還男依等、乃遣大分惠尺、黃書大伴、逢志摩、乞驛鈴於倭留守司高坂王、因命惠尺等曰、若不得鈴、志摩當歸報、惠尺直至近江、召高市大津二子、會我於伊勢、已而高坂王不與鈴、志摩歸白狀、是日、大海人發途入東國、正妃鸕野皇女輿從、草壁皇子、忍壁皇子、及朴井雄君、縣犬養大伴、佐伯大目、大伴友國、稚櫻部五百瀨、書根麻呂、書智德、山背小林、山背部小田、安斗智德、調淡海等二十餘人、女孺十餘人從焉、時事出倉卒、不遑待車馬、大海人步而出、途獲縣犬養大伴鞍馬騎之、比過津振川、車馬亦追至、至菟田吾城、大伴馬來田、黃書大伴後至、屯田司舍人土師馬手餉從者、過甘羅村、召獵人大伴朴本大國等二十餘人、又徵美濃王、皆出從之、掠馱米馬五十匹、使步者乘、至大野、會日暮、壞民舍籬爲炬以前、

夜半過隱郡、燒驛家、呼曰、大海人皇子入東國、吏民出屬之、然無一人應者、渡橫河、有黑雲竟天、廣十餘丈、大海人擧燭親秉式占曰、此天下兩分之祥也、然我終得之乎、進至伊賀郡、又焚驛家、還至中山、郡司等率兵數百歸之、二十五日、黎明至莿萩野、停駕進食、赴積殖山口、高市皇子率民大火、赤染德足、大藏廣隅、坂上國麻呂、古市黑麻呂、竹田大德、膽香瓦安倍、自鹿深會之、進經大山、至伊勢鈴鹿、國司守三宅石床、介三輪子首、湯沐令田中足麻呂、高田新家等會之、發兵五百、塞鈴鹿山道、大海人進至川曲坂下、會日暮、妃疲勞、停駕少時、夜曀欲雨、乃發、既而雷雨暴寒、衆皆凍疲、至三重郡、焚屋一間以煖之、二十六日、晨至朝明郡迹太川上、望拜天照大神、大津皇子率大分惠尺、難波三綱、駒田忍人、山邊安麻呂、小墾田猪手、埿部眡枳、大分稚臣、根金身、漆部友背等會之、村國男依亦還報、發兵三千、塞不破道、大海人褒之、乃命高市

皇子監不破軍事、高市徃居和蹔、遣山背部小田、安斗阿加布於東海、稚櫻部五百瀨、土師馬手於東山、發兵、是夜大海人次桑名郡、事聞、京師大震、帝召群臣會議、或進策曰、急發驍騎、躡跡追之、若遲緩則失事機、帝不聽、

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兵聞拙速、不聞巧遲、當是時、吉野兵未集、人心未附、急發驍騎以襲其後、未必不得尅也、而及大兵已集人心已屬、欲一擧而滅之、可謂失策矣、蓋帝有英才而無雄畧、此其所以終取敗亡也歟、

遣韋那盤鍬、書藥忍坂大麻呂於東國、穗積百足及弟百枝物部日向于倭京、佐伯男于筑紫、樟盤手于吉備國發兵、乃諭男盤手曰、筑紫太宰栗隈王、吉備國守當摩廣島雅屬心吉野、若有不服、就殺之、盤手到吉備國授符、紿廣島殺之、男至筑紫、栗隈王承符不敢發兵曰、筑紫是邊警之地、峻城深湟、非特爲備內亂也、今從

命發兵、一旦有外寇、則將如之何、方此之時、百殺臣而無益、是以不發兵、豈敢方命乎、男欲進而刺栗隈、栗隈二子三野王武家王帶劒侍側、不果而歸、盤鍬等至不破、藥大麻呂爲伏兵所虜、盤鍬逃歸、二十七日、高市聞大海人入桑名、馳使曰、今遠離軍不便、大海人乃入不破、尾張國司守小子部鉏鉤率衆二萬歸之、大海人大喜、分遣其兵守諸道、進至野上、高市來迎、大海人謂高市曰、近江朝左右大臣以下、多智謀之臣、今我無與計事者、惟有幼孺子耳、爲之如何、高市攘臂按劒曰、近江群臣雖多、何敢抗殿下之靈、殿下雖獨、臣高市賴神祇之靈、奉殿下之命、率諸將而征討、豈有距乎、大海人褒之、執手撫背曰、愼之勿怠、因賜鞍馬、悉委軍事、高市還和蹔、造宮于野上而居焉、是夜大雷雨、大海人祈曰、天神地祇、祐我則雷雨息、言訖卽息、二十八日、大海人如和蹔視軍、晦、又如和蹔、卽日還、時留守高坂王及興兵使者穗積百足、營于飛鳥

寺西、大伴吹負密與留守司坂上熊毛謀、召漢直等戒曰、我詐稱高市皇子、率兵出飛鳥寺北、臨高坂王營、汝等爲內應、因治兵百濟家、先使秦熊過而呼曰、高市皇子自不破至、從兵甚衆、營兵聞之逃走、吹負率數十騎來、與熊毛及諸漢直等連和、營兵悉出降、時百足自小懇田兵庫、輸器仗于近江、吹負以高市命召百足、百足至飛鳥寺、吹負執而斬之、遂諭高坂王稚狹王二王懼出降、又執穗積五百枝物部日向、旣而釋置軍中、遣大伴安麻呂坂上老、佐味少麻呂於不破告之、大海人大喜、拜吹負爲將軍、於是三輪高市麻呂賀茂蝦夷等諸豪傑相率歸吹負、吹負選其英俊爲別將軍監、秋七月朔、吹負發軍赴乃樂、分遣裨將、守龍田大坂石手三道、坂本財等赴龍田、次平石野、官軍在高安城、望風自燒積聚而遁、財等進入之、二日黎明、壹岐韓國分軍、自大津丹比二道進、攻財于高安城、財等進兵渡衞我河、韓國戰河西卻之、時紀大音

守懼坂道、財等退與之合、河內國司來目鹽籠謀應不破軍、潛集兵衆、韓國覺之、鹽籠聞事泄自殺、大海人遣紀阿閉麻呂、多品治、三輪子首、置始菟將兵數萬、自伊勢大山赴倭、村國男依、書根麻呂、和珥部君手、膽香瓦安倍將兵數萬、自不破向近江、衆皆以赤爲幟、別命多品治率兵三千、屯莿萩野、田中足麻呂守倉歷道、山部王、蘇我果安、巨勢人、將兵數萬、將襲不破、軍犬上川、果安與人相謀、殺山部王、軍亂不進、果安自殺、羽田八國其子大人以其族出降、大海人因授斧鉞拜將軍、北入越、先是遣兵衞玉倉部邑、大海人使出雲狛拒之、官軍不利、三日、吹負自屯乃樂山、荒田尾赤麻呂謂曰、古京是根本之地、不可不守也、吹負卽遣赤麻呂忌部子人於古京、赤麻呂等毀橋爲盾、列街衢而禦守、四日、將軍大野果安擊吹負于乃樂山、大破之、追至八口、見街衢列板、疑有伏而退、五日、田邊小隅將兵越鹿深山、卷幟息鼓至倉歷、定軍號以別

敵兵、衆皆銜枚、夜半斫營、事出不意、營將田中足麻呂不知所爲、衆悉亂走、足麻呂獨知軍號、以故僅免、六日、小隅進兵攻莉萩野營、與多品治戰、不利而退、七日、境部藥與村國男依戰于息長橫河、兵敗死之、九日、秦友足與男依戰于鳥籠山、不克死之、是日、紀阿閉麻呂等聞吹負敗、遣置始菟赴援、吹負至墨坂與置始菟遇、因合其軍、進屯金綱井、招聚散卒、聞官軍自大坂至、提兵西至當麻、壹岐韓國進與吹負戰于葦池、不利、死傷甚多、吹負下令曰、擧兵之本意、非殺百姓、惟誅元凶、勿妄殺矣、韓國棄軍而逃、吹負令來目射之、不中、吹負更分兵、三道來犯、躬從中道、犬養五十君當中道、屯村屋、使別將廬井鯨率精兵二百衝吹負營、營兵連射、鯨不得進、既而三輪高市麻呂、置始菟大破我上道軍于箸陵、遂斷軍後、鯨前後受敵、兵士驚潰、死傷者多、鯨單騎逃走、馬陷水田、不能復前、吹負召甲斐壯士指示曰、騎白馬者鯨也、宜急進射、追兵

既及、鯨急策馬得脫、於是倭地悉陷、十三日、社戶大口、土師千島、與男依戰于安河上被虜、十七日、男依攻破栗太軍、二十二日、男依等薄瀨田、帝悉收軍橋西、旗幟蔽野、鉦鼓震天、智尊率精銳爲先鋒、撤橋板三丈、置一長版、繫索設機、敵不敢進、大分稚臣棄矛提刀、蹈板疾度、截斷版索、冒矢以進、我兵悉亂、智尊怒斬退者、然不可禁、智尊戰死、軍遂敗績、是日、三尾城陷、二十三日、犬養五十君、谷鹽手、與男依戰于粟津市、敗死、左右大臣群臣皆逃、唯物部麻呂及一二舍人從、是日帝縊于山前、時年二十五、初帝夢中天洞開、朱衣老翁捧日授帝、忽有人從腋下出、奪而去、已覺驚異、語藤原鎌足、鎌足嘆曰、聖朝萬歲之後、恐有巨猾間釁乎、然臣聞天道無親、唯善是輔、大王自勸修德、災異不足憂也、臣有女願納後庭奉巾櫛、帝聽之、至是天命果不遂矣、嘗侍宴獻詩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載天地、三才並泰昌、萬國表臣義、述懷曰、道德承天訓、鹽

梅寄眞宰、羞無監撫術、安能臨四海、帝多文藝、頗以此驕人、人不樂附、鎌足屢以爲言、不悛、遂及、追謚曰弘文天皇、

論贊曰、至壬申之事、則擧世莫能辨是非、大友之鴻業、辟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歎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剔髮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輙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統、而以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紜耳、然天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

安積覺曰、天武帝背天智之盟、而虐取大友之天下、傳祚數世、至孝謙帝、而天武之統絕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天智之統、自天智至光仁、實十一世矣、蓋天智中興眞主、三善淸行稱之爲中宗、以配太祖神武天皇、使之絕而無胤、則爲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理固不爽也、

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初稱大海人皇子、天智帝母弟也、生而岐嶷、及壯雄拔神武、曉天文遁甲、天智帝四年十月、削髮爲僧、入吉野、弘文帝元年六月、稱兵于吉野、七月二十三日、弘文帝崩于山前、二十四日、諸將會筱波、搜捕左右大臣以下、二十六日、諸將奉弘文帝頭、詣不破宮奏捷、八月二十五日、命高市皇子議先朝群臣罪狀、右大臣中臣金處斬、左大臣蘇我赤兄、御史大夫巨勢人幷其子孫、及中臣金子、蘇我果安子等、悉配流、其餘釋而不問、二十七日、賞諸功臣、是月、改御史大夫爲大納言、九月八日、發不破、還桑名、十二日、至倭京、居島宮、十五日、遷岡本宮、十二月四日、賞諸有功臣、量授小山位以上、其或病沒者必皆贈位、恩賚極優、是歲、營宮室于岡本宮南、號飛鳥淨見原宮、新羅遣金押實貢調、

元年癸酉、春正月七日、賜宴群臣、二月二十七日、卽天皇位於飛

鳥淨見原宮、是爲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時年五十二、立正妃鸕
野皇女爲皇后、晦、賜功臣爵有差、三月十七日、備後國司獲白雉
於龜石郡以獻、救免本郡課役、大赦天下、是月、始寫大藏經於川
原寺、夏五月朔、詔曰、凡出身者、先任大舍人、然後撰簡才能以充
職、婦女欲進仕者聽之、其考撰准官人例、閏六月八日、耽羅王遣
其子久麻藝都羅宇麻、朝貢、時以帝新卽位、不入京師、命太宰府
諭旨、始賜耽羅王及使者久麻藝等爵位、其爵大乙上、其冠以錦
繡飾之、十五日、新羅遣韓阿飡金承元阿飡金祇山大舍霜雪、賀
騰極、一吉飡金薩儒韓奈麻金池山弔天智帝喪、特令賀騰極使
入京師、其餘自筑紫發回、秋七月、始置不破關、八月二十日、高麗
遣上部位頭大兄邯子、前部大兄碩于貢調、冬十一月、大嘗、十二
月五日、以侍奉大嘗、賜中臣忌部及神官、播磨丹波二國郡司以
下役夫等物有差、賜郡司等爵各一級、十七日、以小紫美濃王、小

錦下紀堅麻呂、爲造高市大寺司、
二年甲戌、春二月四日、行祈年祭、三月七日、對馬始貢白金、獻諸
神祇、頒賜小錦以上大夫、授其國司守忍海大國小錦下、秋八月
三日、遣忍壁皇子於石上神宮、整理神寶、神府所藏諸家寶器、悉
還附其子孫、冬十月、以大來皇女爲伊勢齋王、令先居泊瀨齋宮
潔齋、至是入侍神宮、設初齋宮起于此、
三年乙亥、春正月朔、大學寮諸學生、陰陽寮、外藥寮、及舍衛女、墮
羅女、百濟善光、新羅人等獻藥及奇貨、二日、皇子以下百寮拜朝、
三日、百寮初位以上獻薪、五日、始起占星臺、七日、賜宴群臣、十七
日、公卿大夫及百寮初位以上、射於西門庭、二十三日、奠幣諸社、
二月九日、敕大倭河內攝津山背播磨淡路丹波但馬近江若狹
伊勢美濃尾張等國、選百姓善謳男女、及侏儒伎人以貢、十三日、
十市皇女阿閉皇女詣伊勢神宮、十五日、詔除甲子歲所賜諸氏

部曲、及所賜親王諸王以下群臣諸寺、山澤浦嶼、林野陂池、二十
三日、行幸高安城、是月、新羅王遣其子忠元等入貢、三月十六日、
以栗隈王爲兵政官長、小錦上大伴御行爲大輔、十九日、詔曰、群
臣百僚及天下人民無作諸惡、若有犯者、隨事罪之、是月、高麗大
兄富干、大兄多武新羅級飡朴勤修大奈麻金美賀並貢調、夏四
月五日、召僧尼二千四百餘口、設大齋、九日、詔諸國貸稅、自今以
後、明審百姓貧富、簡定三等、中戶以下欲貸者許之、十日、遣小紫
美濃王、小錦下佐伯廣足於龍田立野、祭風神、遣小錦中間人大
蓋、大山中曾禰韓犬於廣瀨河曲、祭大忌神、竟爲恒例、十七日、詔、
禁諸獵漁者造檻穽、施機槍、四月至九月、設比滿沙伎理梁、及食
牛馬鷄犬猿、若有犯者罪之、十八日、三位麻績王有罪、流于因幡、
二子於伊豆島、血鹿島、二十三日、簡才藝者、賜物有差、秋七月七
日、遣使新羅、以小錦上大伴國麻呂爲大使、小錦下三宅入石爲

副使、八月二十二日、大風、是月、耽羅王使其子久麻伎入貢、冬十
月三日、遣使四方、求大藏經、十日、賜宴群臣、十六日、筑紫獻唐人
三十口、處之遠江、二十日、詔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備兵、十一
月三日、夜有人登宮東岳、妖言自刎、因賜宿直者爵一級、是月、地
大震、是歲、始行除目、
四年丙子、春正月四日、賜高市皇子以下小錦以上大夫、衣袴褶
腰帶脚帶及几杖、但小錦三階不賜几、七日、賜小錦以上大夫物
各有差、十五日、初位以上獻薪、因賜宴、十五日獻薪始于此、十六
日、射于西門庭、中的者賜物有差、是日、帝宴島宮、二十五日、詔、凡
諸國司選大山位以下任之、但畿內及陸奧長門二國司不在此
限、二月、大伴國麻呂等至自新羅、夏四月十四日、敕、諸王諸臣之
封戶在西國者、改於東國給之、又敕、諸國臣連伴造國造之子、及
庶人有才能而欲仕進者、並聽之、五月三日、按諸國司輸調殿最

科罪、七日、下野飢、百姓請賣子、國司奏狀、不聽、是月、敕、禁南淵山細川山芻蕘、重禁畿內山野濫樵蘇、是夏、大旱、五穀不登、百姓飢乏、遣使四方、奉幣神祇、使僧尼禱三寶請雨、秋七月二日、進卿大夫及百寮爵各有差、是月、長星見東方、八月二日、賜親王以下小錦以上大夫、及皇女姬王內命婦等食封、各有差、十六日、詔諸國行大解除、因課國造郡司輸祓柱、十七日、赦、是日、詔諸國放生、九月十日、給兵器於京畿男夫、十二日、筑紫太宰屋垣王有罪、流於土左、十三日、賜百寮及蕃客物有差、二十一日、爲新嘗卜定國郡、齋忌則尾張山田郡、次則丹波訶沙郡並食後世稱齋忌曰悠紀、次曰主基、冬十月朔、置酒宴群臣、三日、奠幣帛於新嘗諸神、十日、遣使新羅、以大乙上物部麻呂爲大使、大乙中山背百足爲副使、十一月三日、新羅遣沙飡金清平、級飡金好儒等貢調請政、肅愼人從之來朝、十九日、詔近京諸國放生、二十日、遣使四方、說金光

明及仁王經、二十三日、高麗遣後部主博阿干、前部大兄德富朝貢、是歲、將都新城、不果、

五年丁丑、春正月十七日、大射于南門、十七日、大射始于此、二月朔、物部麻呂還自新羅、是月、敕山背營賀茂神宮、夏四月十一日、村田名倉坐指斥乘輿、流於伊豆島、五月七日、新羅人漂著血鹿島、二十八日、詔、天社地社神稅、宜以三分一供神祇、二給神主、是月、旱、京畿雩、六月十四日、地大震、是月、詔東漢直等曰、汝等族類嘗犯七罪、自小墾田朝至近江朝、每議其事、朕今將覈汝等罪狀、以處刑法、而不忍盡滅其門、故降大恩以原之、自今而後、若有犯者、必罰無赦、秋八月十五日、設齋於飛鳥寺、讀大藏經、帝御寺南門、禮三寶、豫詔親王諸王及群卿、各賜度者一人、不問男女長幼、隨願度之、皆得預大齋、二十八日、耽羅王遣其子都羅朝貢、冬十月十四日、以內小錦上河邊百枝爲民部卿、內大錦下丹比麻呂

爲攝津職大夫、十一月朔、筑紫太宰獻赤烏、太宰府諸司、及本郡郡司、賜物進爵有差、其獲赤烏人、賜爵五級、郡中百姓、給復一歲、大赦天下、二十七日、賜神官國司奉新嘗者祿、

六年戊寅、春、將祭天神地祇、使天下悉祓、起齋宮於倉梯河上、夏四月七日、將幸齋宮、警蹕已動、百寮成列、未及發、十市皇女暴薨、遂停行幸不果祀、十三日、震新宮西廳、十四日、車駕臨十市皇女葬、秋九月、忍海能麻呂獻瑞稻、赦徒罪以下、冬十月朔、有物如綿、降于難波、時人謂之甘露、二十六日、詔內外文武官、每歲自簡屬官、注擬品階、送法官覈考、送大辨官、十二月二十七日臘子鳥群飛蔽天、是月、筑紫地大震、民屋多倒、

七年己卯、春二月朔、高麗遣上部大相桓欠、下部大相師需婁貢調、四日、將以辛巳歲大閱、詔親王諸臣及百寮、預畜養兵馬、是月、大賑窮民、三月七日、行幸越智、謁後岡本天皇陵、二十二日、賜貧

乏僧尼絁綿布、夏四月五日、敕、商量諸寺食封所由、可加加之、可除除之、始定諸寺名、五月五日、行幸吉野宮、六日、詔皇后、及草壁高市、大津川島忍壁施基諸皇子曰、朕今欲與汝曹共盟、使千歲之後無事、皆對曰、聖旨誠然、於是草壁先進盟曰、兄等兄弟長幼幷十餘王、各出于異腹、而今而後、無別同異、俱奉天皇明詔、不忘不失、相扶無忤、天神地祇及天皇證之、若渝此盟、身命忽亡、子孫永絕、五皇子以次盟如初、帝曰、朕今慈愛汝曹、如一毋同產、乃披襟抱六皇子曰、若違此盟、忽亡朕身、皇后亦盟如此、七日、車駕還宮、六月朔、雨雹、二十三日、雩、秋七月六日、又雩、八月朔、詔諸氏貢女、十一日行幸泊瀨、宴于迹驚淵上、先是詔、王卿騎乘之外、別養細馬、至是觀其馳驅於迹見驛、二十二日、縵忍勝獻嘉禾、冬十月二日、詔曰、朕聞頃日暴惡者多在里巷、或容忍不治、或蔽匿不正、是王卿等之過也、自今以後、嚴加捉搦、勿有倦怠、十一日、地震、十三

日、敕、定僧尼威儀法服及僕馬往來之制、又敕、凡僧尼常住寺內、以護三寶、其或衰老疾病、寢處狹房者、進止不便、淨地亦穢、自今以後、各就親族篤信者、建一二舍屋、以養老病者、十七日、新羅遣阿飡金項那沙飡薩藥生貢朝、十一月十四日、地震、二十三日、以大乙下倭馬飼部連爲大使、小乙下上光欠爲小使、遣多禰島、各賜爵一級、是月、始置龍田山大江山二關、築羅城於難波、十二月二日、以嘉禾瑞、賜親王諸臣百寮物、各有差、赦大辟以下、

八年庚辰、春正月八日、帝御向小殿、宴王卿於大殿庭、二十日、攝津言、活田村桃李實、二月十八日、東方有聲如鼓、三月二十三日、行幸菟田吾城、夏四月十一日、橘寺火、是月、敕、凡諸寺除國中二三大寺外、官司勿治、唯其有食封者、先後限三十年、若年滿則除之、且飛鳥寺不預官治、然本爲大寺、又嘗有功、故猶入官治之例、五月朔、敕賜京內二十四寺絁綿絲布、各有差、是日、始講金光明

經於宮中及諸寺、十三日、高麗遣南部大使卯問、西部大兄俊德朝貢、六月八日、雨灰、秋七月五日、臨犬養大伴家、問其疾、是日、雩、十日、有朱雀集于南門、八月五日、大水、十四日、大風、折樹發屋、九月九日、行幸朝嬬、觀大山位以下馬於長柄、因命騎射、騎射又曰馬射、二十三日、地震、冬十月四日、賑給京內僧尼百姓貧乏者絁綿布、有差、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夜東方明、戌至子、七日、詔百官、凡有利國家濟百姓之術者、詣闕聞奏、十日、雷、十二日、以皇后不豫、爲創藥師寺、度一百僧、赦囚、二十四日、新羅使沙飡金若弼大奈麻金原升貢調、二十六日、帝不豫、度一百僧、尋愈、晦、臘子鳥群飛蔽天、是歲、割伊勢國置伊賀國、割駿河國置伊豆國、

九年辛巳、春正月二日、奠幣諸神祇、七日、帝御向小殿、會親王諸王於內安殿、諸臣於外安殿、置酒張樂、十九日、詔畿內及諸國、繕修天社地社神宮、二月二十五日、帝與皇后御大極殿、詔親王諸

王群臣曰、朕方欲定律令改法式、卿等宜共修是事、然頃就是務、恐公事有闕、宜分人爲之、是日、立草壁皇子爲皇太子、攝萬機、三月十七日、帝御大極殿、詔川島皇子、忍壁皇子、廣瀨王、竹田王、桑田王、三野王、大錦下上毛野三千、小錦中忌部首、小錦下阿曇稻敷、難波大形、大山上中臣大島、大山下平群子首、撰帝紀及上古事、二十一日、地震、夏四月三日、設禁式九十二條、定親王以下至庶人服色、五月十一日、祭皇祖御魂、是日、詔曰、頃者百寮貧緣宮人、私爲請託、納賄結好、執禮過卑、自今以後、有如此者、隨事罪之、六月十七日、雩、二十四日、地震、秋七月四日、以小錦下釆女筑羅爲大使、當摩楯爲小使、遣於新羅、小錦下佐伯廣足爲大使、小墾田麻呂爲小使、遣於高麗、晦、敕天下大祓、國造等各出祓柱奴婢一口、閏七月十五日、皇后設大齋、集僧說經於京師諸寺、八月十日、詔、三韓投化民綴復十年、今期限既過、其始至者之子孫、並免

課役、二十日、遣多禰島使歸、獻其地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粳稻常豐、一植兩收、其人斷髮草裳、九月八日、敕、凡諸氏有氏上未定者、各定之、申送于理官、十六日、彗星見、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地震、二十日、新羅遣沙㖨部一吉飡金忠平大奈麻金壹世貢調、二十五日、詔大山以下小建以上、各上意見、是月、廣瀨野行宮成、十一月二日、地震、

十年壬午、春正月十九日、地震、三月朔、使小紫三野王及宮內官大夫等、相新城地、二日、賜陸奥蝦夷二十二人爵位、七日、地震、十三日、敕境部石積等造新字四十四卷、十六日、行幸新城、二十八日、詔停諸王諸臣著位冠、又詔停親王以下食封、悉納之官、夏四月二十一日、筑紫太宰丹比島等獻大鍾、二十二日、越蝦夷伊高岐那等請以俘戶七千別置一郡、奏可、二十三日、詔令男女悉結髮、五月十六日、佐伯廣足等還自高麗、六月朔、高麗使下部助有

卦婁毛切大古昴加朝貢、此後朝貢絕、秋七月三日、隼人來貢方物、使大隅隼人與阿多隼人相撲、十七日、地震、二十七日、信濃吉備並言、隕霜大風、五穀不登、饗隼人於飛鳥寺西、奏樂賜物有差、令士庶縱觀、八月朔、敕親王以下群臣、各陳法式可施於時者、三日、昏有大星自東流于西、五日、定法令、殿內虹見、十一日、空中有物如幡、火色北流、諸國皆見、是日、白氣起於東山、十二日、地大震、十七日、地震、是日、平旦虹見中天、二十二日、定禮義言語之制、詔曰、凡應考選者、審檢其族姓景迹、而後考之、若族姓未明者、雖有行能、不在考撰之例、二十八日、以日高皇女疾、赦大辟以下男女一百九十八人、晦、度僧一百四十餘人於大官大寺、九月二日、敕、自今以後、停跪禮匍匐禮、更用難波朝廷之立禮、冬十月八日、大酺、十一月十六日、詔諭親王諸王及諸臣庶民、凡糾彈犯法者、雖在朝廷禁省、臨發即彈、不得蔽匿、其有犯重者、應請則請、當捉則

捉、若對捍者、發兵卒而捕之、杖罪一百以下、節級決之、又犯情灼然、飾詐爭訴者、累加其本罪、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二日、筑紫太宰丹比島獻三足雀、七日、宴親王以下群臣于大極殿、觀雀、十八日、詔曰、朕聞行政之理協于天、則祥瑞應之、朕登鴻祚以來、祥瑞荐臻、一則以懼、一則以喜、當與天下共享斯慶、小建以上賜物有差、赦大辟以下、免百姓課役、是日、奏小墾田舞及三韓樂於殿前、二月朔、詔大津皇子始聽朝政、皇子容止魁岸、音辭俊朗、自幼好學、博覽善屬文、尙武多力、兼善擊劍、嘗爲天智帝所鍾愛、及壯頗放蕩、不拘法度、然卑身下士、人多附託、嘗賦遊獵詩、有曦光已隱山、壯士且留連之句、新羅僧行心解天文卜筮、相皇子曰、皇子骨法非人臣之相、久居下位、恐不能全身、因勸逆謀、蓋此竊蓄異志、三月二日、置僧正僧都律師、統治天下僧尼、夏四月十五日、詔罷銀錢、用銅錢、尋詔復銀錢、是夏、

始召僧尼安居于宮中、仍度淨行者三十人、秋七月四日、臨鏡姬王第問疾、十五日、雩、十八日、車駕巡幸京師、八月五日、大赦天下、是日、大伴吹負卒、大德冠咋之子也、慷慨有大志、欲匡濟艱難、立名當世、及大海人潛居吉野、察時有變、稱疾居于倭、然知大海人終踐天位、大海人之稱兵也、吹負結親族豪傑、得數十人應之、大海人得天下、其功居多、初吹負軍金綱井、時高市郡大領高市許梅口噤不言三日、神憑曰、我是高市社神事代主、牟狹社神生靈也、當以神馬兵器獻神日本磐余彥天皇陵、我已奉皇御孫送不破宮、還護本軍、今敵軍將自西道至、宜爲警備、言訖殆如夢覺、吹負乃遣許梅祭陵如神所敎、幷奉幣二神、又村屋神憑祝曰、敵兵將至自中道、過我社、宜速設備、俄而壹岐韓國來自西道、廬井鯨至自中道、果如其言、事平、吹負具狀奏之、敕陞三神位以祀焉、卒贈大錦中、

論贊曰、大伴吹負之爲將也、才能迥出等輩、其下令曰、唯誅元凶、非殺百姓、似乎王者之師矣、循名責實、則元凶之稱、可加于天武、而不得加于帝大友、然不如此、則無所號令、此其方畧也、高市牟狹村屋三神、保祐吉野之軍、何其悖也、聰明正直之謂神焉、有神而助虐之理乎、此又方畧、而齊田單用神師、晉李矩稱子產神敎之類也、假仁義而愚黔首、觀者勿泥其迹可也、

是月、以久不雨、使百濟僧道藏祈之、九月二日、大風、冬十月十三日、獵于倉梯、十一月四日、詔諸國習陣法、十三日、新羅遣沙飡金主山大那末金長志貢調、十二月十三日、遣五位伊勢王、大錦下羽田八國、小錦下多品治、中臣大島、及判官錄史工匠、巡行天下、定諸國疆域、十七日、詔曰、凡文武官及畿內有位者、當以四孟月朝參、若以疾不朝者、官司具記、以送法官、帝欲建都於難波、詔百官各就擇宅地、

十二年甲申、春正月二十三日、帝御東庭、召善射者及侏儒左右舍人等射、二月二十八日、遣淨廣肆廣瀨王、小錦中大伴安麻呂、及判官錄事陰陽師工匠等於畿內、三野王、小錦下采女筑羅等於信濃、相建都之地、三月九日、車駕巡幸京師、定宮室之地、夏四月五日、赦徒罪以下囚、二十日、遣使新羅、小錦下高向麻呂爲大使、小山下都努牛飼爲小使、閏月五日、詔、令百寮肆進止威儀、又詔曰、凡政之要在軍事、文武官務習武藝、其兵馬器械、儲蓄勿闕、有馬者爲騎士、無馬者爲步卒、朕當以時檢閱、若忤詔旨、習練不精者、親王以下至諸臣必罸、大山以下、當罸罸之、當杖杖之、其勤習精練者、雖死罪減二等、但恃已才而故犯者、不在赦例、十一日、三野王等獻信濃國圖、十六日、設齋宮中、因赦有罪舍人等、五月十四日、安置百濟歸化僧俗男女二十三人於武藏、二十八日、遣使高麗、三輪引田難波麻呂爲大使、桑原人足爲小使、六月四日、

雩、秋七月四日、行幸廣瀨、二十三日、彗星見、冬十月朔、詔、改天下諸氏族姓、定爲八等、曰眞人、朝臣、宿禰、忌寸、道師、臣、連、稻置、眞人爲皇別之上氏、其賜朝臣者、命以大刀、宿禰以小刀、忌寸以賜秦漢蕃族、帝初欲以八姓悉改易天下族姓、然有未遑及者、故諸氏猶有君、首、造、縣主、直、村主、史、王、勝、祝、伎、使主、我孫、吉志等姓、且其敘尊卑、大率因當年之勞、而不原天降之績、神胤舊族、尙有不列上等者、唯其法制大定、貴賤分明、自是後臣民有功勞者、則陞其姓以尊其族、有罪則或貶或奪、有同氏而異姓者、有同族而無姓者、其無姓者爲雜戶賤隸、雜戶賜姓者爲公民、又有氏上氏、助戶主等法、以糾其族、支屬可疑者、申官削籍、令天下諸氏、每一代各上本系帳、以藏于官、故天下姓族、久而不亂矣、

新井君美曰、古未有姓、唯有名號而已、賜姓命氏、自垂仁始、蓋其命之姓、資其功德也、神后攝位、三韓內屬、而秦漢及韓人、揚

于王庭者、亦以其名號賜之爲姓、是後士類相尙以其氏族、流習所狥、煽以成俗、貴種庶姓、紛爭莫定、蓋習夷貊之俗也、允恭之初、乃下明詔、質諸鬼神、正其眞僞、萬姓一定、天下服矣、天智三年、制定冠位及氏上、氏上猶言宗子也、立之所以奠世繫也、先是皇極之世、蘇我氏臨誅、悉取圖籍投火而死、姓氏亡譜、嫡庶爭長、至是家有異言、人有競心、初蘇我氏亂、船史惠尺急收國志、而藏于天府、九年、乃因舊貫、編造天下戶籍、地望既分、氏族自別矣、天武差第閥閱、始爲之制、凡有司選擧、不問賢能、必考氏族、遂改群姓、以分高下八等、古語拾遺以謂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誠有故也、天武以篡弒而得天下、其高爵大祿、所以寵異之、皆其所謂壬申功臣也、至若別生分族、多所升降、加之以銓總人物、專任門地、天下靡然、好誇地望、其弊則狥勢利亡禮敎、一如西北胡俗然、東方仁厚之風、於是變矣、

三日、遣伊勢王等定諸國疆域、是日、遣使耽羅、縣犬養手繦爲大使、川原加尼爲小使、十四日、京師諸國地大震、山崩川溢、人畜多死、伊豫溫泉壅、土左田圃五十餘萬頃陷爲海、是夜東方有聲如鼓、伊豆島西北海中自成一島、長三百餘丈、十一月朔、賜朝臣姓於大三輪君、物部連等五十二氏、三日、土左國司言、海潮暴溢、貢運船多沒、二十一日、隕星于東北、七、二十三日、酉時隕星于東方、大如盆、戌時星隕如雨、十二月二日、賜宿禰姓於大伴連、諸會臣等五十氏、六日、新羅使大那末金物儒送入唐學生土師甥、白猪寶然、及百濟之役沒唐者、猪使子首、筑紫三宅得許至筑紫、十三日、赦死刑以下囚、是冬、帝不豫、皇太子奉敕率百官齋于大官大寺、帝感夢而愈、是歲、詔伊賀伊勢美濃尾張四國調役、自今以後、易歲而免之、

十三年乙酉春、正月二日、百寮拜朝、二十一日、改爵位號、增加階

級、明位二階、淨位四階、每階分大廣二等、凡十二階、諸王已上之位、正位四階、直位四階、勤位四階、務位四階、追位四階、進位四階、每階分大廣二等、凡四十八階、諸臣之位、是日、授皇太子淨廣壹、大津皇子淨大貳、高市皇子淨廣貳、川島皇子忍壁皇子並淨大參、諸王諸臣進爵位各有差、二月四日、賜唐人百濟人高麗人一百四十七人爵位、三月二十七日、敕諸國每家設佛舍、安置佛像經、禮拜供養、是月、信濃雨灰、草木皆枯、夏四月四日、紀伊言、牟婁溫泉壅、五月五日、射於南門、車駕行幸飛鳥寺、二十六日、高向麻呂都努牛飼等還自新羅、秋七月二十六日、定明位以下進位以上朝服色、淨位以上朱華、正位深紫、直位淺紫、勤位深綠、務位淺綠、追位深葡萄色、進位淺蒲萄色、二十七日、詔免東山道美濃以東、東海道伊勢以東諸國有位者課役、八月十二日、行幸淨土寺、十三日、行幸川原寺、賜衆僧稻、二十日、縣犬養手繈等還自耽羅、九

月九日、宴於舊宮安殿庭、是日、賜皇太子以下諸皇子布各有差、十日、始奉神寶於伊勢兩太神宮、是時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大神宮、行遷宮儀、著爲永式、十一日、分遣宮處王、廣瀨王、難波王、竹田王、彌努王於京畿、檢民間兵器、十五日、遣直廣肆都努牛飼于東海、石川蟲名于東山、佐味少麻呂于山陽、巨勢粟持于山陰、直廣參路迹見于南海、直廣肆佐伯廣足于筑紫、各副以判官一人、史一人、巡省風俗、問察國司郡司治狀、十八日、御大安殿、召王卿博戲殿前、十九日、賜皇太子及王卿等四十八人羆皮山羊皮各有差、二十日、三輪引田難波麻呂等還自高麗、二十四日、帝不豫、誦經於大官川原飛鳥三寺、三日、賜稻有差、冬十月、將幸于東間溫泉、十日、遣輕部足瀨、高田新家、荒田尾麻呂於信濃、造行宮、十二日、令淨大肆泊瀨王、直廣肆巨勢馬飼等、監掌畿內役、十七日、遣伊勢王等於東國、十一月二日、輸鐵一萬斤於周芳總領所、又輸

鐵一萬斤、箭幹二千連、及絁絲布於筑紫太宰、以充儲峙、四日、詔禁諸國大角小角鼓吹幡旗弩抛之類藏私家、咸收入郡解、六日、行幸白錦後苑、二十七日、新羅遣波珍飡金智祥大阿飡金健勳等貢獻請政、十二月十日、地震、

朱鳥元年丙戌、春正月二日、御太極殿、賜宴王卿、九日、召三綱律師及大官大寺知事佐官僧、飯于宮中、十四日、難波宮火、十六日、御大安殿、宴諸王卿、賜絁綿布有差、十七日、宴于後宮、十八日、大酺、是日、御御窟殿、賜俳優及歌謠者物有差、十九日、地震、二月五日、授國司有功者九人勤位、三月十日、雪、夏四月十九日、新羅貢調、五月二十四日、帝不豫、是月、大赦天下、六月二日、授工匠陰陽師侍醫入唐學生等三十四人爵位、七日、加諸司有功者二十八人爵位、十日、卜帝疾、草薙劍爲祟、即日還納於尾張熱田社、新修神宮、十二日、雩、秋七月三日、詔諸國大祓、四日、減天下戶調之半、

免徭役、十日、民部省災、十五日、詔、天下事無大小、悉啓皇后及皇太子、是日、大赦、十九日、詔、天下貧民逋負、在乙酉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者、不問公私、一切蠲除、二十日、建元朱鳥、因名宮曰飛鳥淨見原宮、帝之不豫也、奉幣諸社、讀經諸寺、度僧尼二百五十人、以禱其疾、九月九日、帝崩于正殿、年六十五、帝嘗制五節舞、後世傳之、追謚曰天武天皇、

穎襄曰、天武之於天智、猶宋太宗之於太祖、而其於大友也、猶明成祖之於建文也、凡書記所錄、以子書父、必有隱而不證、以曲爲直者、不可盡信也、吾特怪天智不早定儲貳、使太弟與太子分位疑似、所以速壬申之禍耶、雖然、以天智之智、豈有不慮此察之事情、有難言者矣、蓋天武之與天智、同爲皇極之所出、烏知無有如杜太后之使兄弟相及者哉、在天智之時、有幸必從、有大號令、必使預異日以皇子知太政、其久屬中外之望者、

可知也、唯然、是以難於立年少之大友、及大友年二十四矣、乃以爲太政大臣、蓋欲待其名望足敵太弟、然後立爲太子、而不圖其很不孫也、則不能不召太弟屬後事、而諸臣已知其旨、所以蘇我安私戒太弟、太弟有披剃之請、其無燭影斧聲之禍者、幸也、大友已立爲太子、數與大臣詛盟、而其防備太弟周矣、然適足以迫其起、而決機赴會、每爲所先制、眞建文之類耳、太弟之南、已有放虎之目、迫亦起、不迫亦起、然因其迫以激衆心、如不得已者、扼其吭、拊其背、其斂兵機、不啻過燕棣、而及薙定、獨斬大臣數人、不問其餘、則非永樂瓜蔓抄之比、宜乎能纘天智之緒、不失天下之望也、至其修明前制、用心武備、令親王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如逆睹後世文武分途、國勢偏枯之弊者、

嗚呼、是天武所爲武也歟、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持統天皇

持統天皇、小名鸕野讚良皇女、天智帝第二女也、母遠智娘、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女也、齊明帝三年、爲大海人皇子妃、爲人深沈有大度、節儉好禮、有母儀德、天智帝四年十月、從大海人入吉野、及大海人稱兵、每與定謀議、大海人卽天皇位、立爲皇后、每議政事、多所毗輔、朱鳥元年、帝疾劇、敕皇后及皇太子同決機務、九月、帝崩、皇后臨朝稱制、二十四日、殯于南庭、冬十月二日、大津皇子謀反、敕捕大津及其黨八口音橿、壹岐博德、中臣臣麻呂、巨勢多益須、僧行心、帳內礪杵道作等三十餘人、三日、賜死大津於譯語田舍、時年二十四、大津臨刑作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

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人惜其才學云、妃山邊皇女被髮徒跣、走赴殉焉、見者歔欷、晦、詔曰、皇子大津謀反、今已伏誅、其被詿誤吏民、皆悉赦之、唯礪杵道作流于伊豆、又詔、沙門行心與皇子大津謀反、不忍加法、徙飛驒伽藍、十一月十七日、地震、十二月十九日、爲大行天皇設無遮大會於大官、飛鳥川原、小墾田、豐浦、坂田諸寺、二十六日、賜京師高年孤獨布帛、各有差、閏月、筑紫太宰獻三韓男女僧尼六十二人、是歲、與多王奉帝遺命、奏創園城寺、弘文之皇子也、

元年丁亥、春正月朔、皇太子率公卿百寮、詣殯宮擧哀、五日、復如之、十五日、賜京師年八十以上及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絁綿、各有差、十九日、遣直廣肆田中法麻呂、追大貳守刈田等於新羅、赴大喪、三月十五日、置高麗投化者五十六人於常陸、二十二日、置新羅投化者十四人於下毛野、夏四月十日、置筑紫太宰所獻新羅

投化者二十二人於武藏、五月二十二日、皇太子率公卿百寮、擧哀於殯宮、隼人大隅阿多魁帥各領其衆奉誄、六月二十八日、赦、秋七月二日、詔曰、凡負債在乙酉年以前者、莫收息、若既役身者、勿量息而役之、九日、賞賜隼人大隅阿多魁帥等三百三十七人、各有差、八月五日、嘗于殯宮、是日、御青飯、二十八日、以大行天皇御衣裁爲袈裟三百、頒賜三百僧、九月九日、設國忌齋於京師諸寺、置國忌始于此、十日、設齋殯宮、二十三日、新羅王遣其子霜林等、獻調賦、請國政、冬十月二十二日、皇太子率公卿百寮國司國造等、築大內陵、十二月三日、爲天智帝設法會於崇福寺、永爲國忌、

二年戊子、春正月朔、皇太子率公卿百寮、擧哀殯宮、八日、設無遮大會于藥師寺、二月十日、饗新羅王子霜林等於筑紫館、賜物各有差、十六日、詔、自今以後、國忌日設齋、夏六月十一日、詔、天下極

刑減罪一等、輕罪悉赦、免天下今年調賦之半、秋七月十一日、大雩、二十日、命百濟僧道藏請雨、是日大雨、八月十日、嘗於殯宮而擧哀、十一日、命淨大肆伊勢王、奉宣葬儀、二十五日、耽羅遣佐平加羅入朝獻方物、詔饗加羅等於筑紫館、賜物放歸、冬十一月十一日、葬天武天皇于大內陵、十二月十二日、賜食蝦夷二百十三人於飛鳥寺、授位賜物有差、

三年己丑、春正月朔、御前殿受朝賀、二日、大學寮獻杖八十枚、卯杖始于此、三日、務大肆陸奧優嗜曇郡城養蝦夷脂利古男麻呂、及鐵折、請爲沙門、詔許之、七日、宴公卿、賜袍袴、九日、詔、使出雲國司上送蕃人遭風浪者、筑紫太宰粟田眞人獻隼人一百七十四人、賜越蝦夷沙門道信佛像一軀、及幡鐘鉢等器、十六日、饗百官、十八日、行幸吉野宮、二十一日、還宮、三月十三日、詔筑紫防人限滿者交替、二十六日、以淨廣肆竹田王、直廣肆土師根麻呂、大宅

麻呂、藤原史、務大肆當麻櫻井穗積山守、中臣麻呂、巨勢多益須、
大三輪安麻呂爲判事、三月二十四日、大赦天下、夏四月八日、置
新羅投化者於下毛野、十三日、皇太子薨、二十日、新羅遣級飡金
道那等弔喪、且送學問僧明聰觀智等、幷金銅阿彌陀、觀世音、勢
至等像、五月二十二日、敕土師根麻呂、責新羅失禮、卻其貢獻、六
月朔、賜筑紫太宰衣裳、二日、以施基皇子、直廣肆佐味宿那麻呂、
羽田齊、勤廣肆伊余部馬飼、調老人、務大參大伴手拍、巨勢多益
須等爲撰善言司、十九日、賜唐人續守言薩弘恪等稻有差、二十
九日、班令二十二卷於諸司、秋七月朔、陸奧蝦夷沙門自得請賜
佛像佛器、許之、十五日、詔左右京職及諸國司築射堋、二十日、河
內人柏原廣山、僞稱兵衞、兵衞生部虎捕之、乃流廣山于土左、授
虎位追廣參、八月二日、百官會神祇官、奉宣天神地祇事、四日、行
幸吉野宮、十六日、攝津武庫海一千步、紀伊阿提郡那耆野、伊賀

伊賀郡身野、各二萬頃、置吏禁漁獵、準河內大鳥郡高脚海、十七
日、賞賜公卿有差、二十三日、觀射、閏月十日、詔諸國司、以今年冬
造戶籍、因糺捕浮浪、限以九月、每國點其民四分之一、講習武事、
二十七日、以淨廣肆河內王爲太宰帥、授兵杖、九月十日、遣直廣
參石上麻呂、直廣肆石川蟲名等於筑紫、齎位記、且監新城、冬十
月十一日、行幸高安城、十一月、褒追廣貳高田石成閑三兵、賜物、
十二月八日、禁雙六、
四年庚寅春正月朔、帝卽位、時年四十六、是爲高天原廣野姬天
皇、物部麻呂樹大盾、神祇伯中臣大島讀天神壽詞、忌部色夫智
上神璽劒鏡、百官列拜、二日、公卿百寮拜朝、如元會儀、三日、賜宴
公卿、十七日、大赦天下、賜有位人爵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
自存者、賜稻除調役、二十日、以解部一百人幷刑部省、二十三日、
班幣於畿內神祇、增神戶田地、二月五日、行幸腋上陂、觀公卿大

夫馬、十一日、新羅人五十口投化、十七日、行幸吉野宮、十九日、設
齋禁內、二十五日、置新羅投化者十二人於武藏、三月二十日、賜
京畿年八十以上者稻人二十束、有位者加布二端、夏四月七日、
賜京畿耆老男女五千餘人稻人二十束、十四日、詔百官及畿內
人有位者限六年、無位者限七年、考其上日、定爲九等、其四等以
上依考仕令、量其功能殿最、氏姓大小、以授冠位、定服色八等、二
十二日、祈雨、五月三日、行幸吉野宮、十日、百濟男女二十一人投
化、十五日、始於內裏安居講說、六月六日、行幸泊瀨、二十五日、召
有位者、使言其位次年齒、秋七月朔、公卿百寮始著新制朝服、三
日、班幣神祇、五日以高市皇子爲太政大臣、多治比島爲右大臣、
島多治比古王之子也、
　青山延于曰、帝以高市皇子爲太政大臣、蓋欲傳位、任之以政、
　故本書書其薨曰後皇子尊、不書其名、天智帝以大友皇子爲

　太政大臣、其後高市皇子爲之、皆以儲貳任之、而後世以人臣
　爲之、殊失制云、
十四日、賜絲綿布於七寺安居僧三千三百六十三人、爲皇太子
別賜三寺安居僧三百二十九人、八月四日、行幸吉野宮、十一日、
置新羅投化者於下毛野、九月朔、詔諸國司、凡造戶籍、一依戶令、
十一日、以將巡狩紀伊、下詔勿收京師今年租賦、十三日、行幸紀
伊、二十三日、新羅使大柰未金高訓護送遣唐學問僧智宗等、及
軍丁筑紫人大伴部博麻呂、至筑紫、二十四日、車駕還宮、冬十月
五日、行幸吉野宮、二十二日、褒大伴部博麻呂顯節、先是博麻呂
齊明帝七年救百濟之役、爲唐兵所虜囚、天智帝甲子歲、土師富
杼、氷老、筑紫薩夜麻、弓削元寶兒等四人、欲奏唐人所謀、以無衣
食、患不能達、博麻呂謂土師富杼曰、我欲共汝還于本朝、緣無衣
糧不能去、願賣我身以充衣食、富杼等用博麻呂計、遂得還奏、博

麻呂獨留於唐幾三十年、至是從新羅使大奈未金高訓等還、於是下詔嘉其功曰、尊天朝、憂國家、竇身輸忠、授位務大肆、賜絁五匹、綿十屯、布三十端、稻一千束、水田四町、免三族課役、二十九日、令太政大臣高市皇子率百官相藤原宮地、十一月十一日、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十二月十二日、行幸吉野宮、十四日、還宮、十九日、行幸藤原相宮地、公卿百寮皆從、二十三日、賞賜公卿以下有差、

五年辛卯、春正月朔、授位於親王諸臣內親王女王內命婦等、十四日、直廣肆筑紫史益、勤恪二十九年、詔褒其勞、授食封五十戶、賜綿布稻、十六日、行幸吉野宮、二十三日、還宮、二月朔、詔公卿曰、先帝時、卿等作佛殿、月行六齋、時遣大舍人問訊、朕亦當如之、其各勤行勿怠、是日授宮人位記、三月五日、觀馬御苑、夏四月朔、詔曰、凡祖先所免奴婢、既除籍者、其親族等不得更訴爲奴婢、賜大

學博士上百濟大稅一千束以勵之、十六日、行幸吉野宮、二十二日、還宮、六月、詔曰、今夏淫雨過節、恐必傷稼、思念厥愆、夕惕迄朝、其令公卿百寮禁斷酒肉、攝心悔過、京畿諸寺僧誦經五日、庶有應焉、二十日、大赦天下、自四月雨、至是月不止、京師及群國四十大水、秋七月三日、行幸吉野宮、是日、伊豫國司田中法麻呂獻宇和郡所出白銀及鉑、七日、宴公卿賜朝服、十二日、車駕還宮、八月十三日、敕大三輪、雀部、石上、膳部、春日、上毛野、大伴、紀、阿部、穗積、阿曇等十八氏、上其祖先纂記、初自上世來、諸名族各建祠、祭其祖神、謂之氏神、合其族類、號爲氏人、念祖之意太厚、及佛法之興、更爲其祖營寺塔、稱曰氏寺、而古俗始變矣、二十三日、遣使祭龍田風神、信濃須波水內等神、九月四日、賜音博士唐人續守言、薩弘恪、書博士百濟善信銀各二十兩、九日、淨大參川島皇子薨、資性溫裕、度量弘雅、與大津皇子爲莫逆友、大津叛反、川島首告變、

大津遂伏誅、朝廷嘉其忠、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八日、詔曰、凡山陵置五戶以上、諸王有功者置守塚三戶、若陵戶不足、充以百姓、免其徭役、三年一代、十三日、置長生地於畿內及諸國、是日、行幸吉野宮、二十日、還宮、二十七日、遣使鎮祭新益京、十一月朔、大嘗、二十五日、賜宴公卿、二十八日、公卿以下至主典、賜宴賚絹有差、晦、神祇官諸司、及播磨因幡郡司以下至百姓男女奉事大嘗者、賜食賚絹、各有差、

六年壬辰、春正月十二日、帝觀新益京路、十六日、饗百官、二十七日、行幸高宮、二十八日、還宮、二月十一日、以將幸伊勢、詔諸司辨備衣服、十九日、敕輕繫、中納言直大貳三輪高市麻呂上表、諫方農事遽幸、三月三日、以淨廣肆廣瀨王、直廣參當麻智德、直廣肆紀弓張等爲留守、高市麻呂詣闕、免冠極諫、不聽、高市麻呂辭官、六日、行幸伊勢、十七日、免車駕所過神郡、及伊賀伊勢志摩今年

調役、授其國造等冠位、從駕騎士、諸司荷丁、及造行宮役夫、亦免今年調役、大赦天下、十九日、賜所過志摩百姓男女年八十以上稻人五十束、二十日、車駕還宮、所過郡縣會吏民勞賜作樂、二十九日、詔免近江美濃尾張參河遠江等從駕騎士戶、及諸國荷丁、造行宮役夫、今年調役、賜天下百姓男女困窮者稻、夏四月五日、除四畿內民爲荷丁者今年調役、二十五日、詔赦繫囚、五月十二日、行幸吉野宮、十六日、還宮、十七日、遣大夫謁者祭名山岳瀆祈雨、二十三日、遣淨廣肆難波王等鎮祭藤原宮地、二十六日、遣使奉幣伊勢、大倭、住吉、紀伊大神、告造新宮、閏月三日、大水、遣使巡行郡國、稟貸遭災者、弛山林池澤禁、詔京畿講金光明經、二十一日、敕筑紫率河內王、遣沙門於大隅阿多、流通佛敎、是時天下積有五百四十五寺、敕寺別施稻一千束、賜大官大寺資財奴婢、十三日、以大神宮神諭免伊勢今年調役、是月、詔筑紫太宰率河內

王等、上送唐使郭務悰爲天智帝所造阿彌陀像、六月九日、祈雨、十一日、又祈、晦、帝觀藤原宮地、秋七月二日、大赦天下、但十惡盜賊不在赦例、相模國司布勢色布智、御浦郡少領、及獲赤烏者鹿島椽檪並授位賜物、免本郡調役三年、七日、賜宴公卿、九日、行幸吉野宮、二十八日、還宮、八月三日、赦、十七日、行幸飛鳥皇女田莊、卽日還宮、九月九日、遣班田大夫於四畿內、又定諸國田畝町段、十四日、神祇官上神寶書四卷、鑰九、木印一、冬十月十二日、行幸吉野宮、十九日、還宮、十一月八日、新羅遣級飡朴億德金深薩貢調、十二月四日、賜續守言薩弘恪水田各四町、二十四日、遣使奉新羅調於伊勢、住吉、紀伊、大倭、菟名足五社、

七年癸巳、春正月二日、詔、令天下百姓著黃衣、奴皁衣、十三日、賜京畿年八十以上有位者衾絁綿布、十六日、賜京師男女年八十以上、及窮乏者布、有差、是日、漢人奏踏歌、十六日踏歌始于此、初

自朝廷通使於隋、而至于唐、聘問不絕、樂官多傳習其國樂、於是又有隋唐之樂矣、二月三日、新羅遣沙飡金江南韓奈麻金陽原赴其喪、十日、詔造京司衣縫王等、瘞其所發掘之骸、三月朔、日有食之、五日、賜大學博士上百濟食封三十戶、以優儒道、六日、行幸吉野宮、十三日、還宮、十六日、使直廣肆息長老勤大貳大伴子君、賜新羅王賻、十七日、詔諸國勸植桑紵梨栗蕪菁、夏四月十七日、祈雨、二十二日、內藏寮允大伴男人、典鎰置始多久、菟野大伴、並坐贓、男人降位二階、餘一階、解見任官、監物巨勢邑治、雖物不入於己、知情令盜之、故降位二階、解見任官、多久以壬申之役有勞、故赦之、但贓物依律徵納、五月朔、行幸吉野宮、七日、還宮、十五日、設無遮大會於內裏、秋七月七日、行幸吉野宮、十四日、祈雨、十六日、又祈、是日、車駕還宮、八月朔、車駕巡行藤原宮地、十七日、行幸吉野宮、二十一日、還宮、九月朔、日有食之、五日、行幸多武峰、敕定

慧和尙爲天武帝講妙經、五日、因臨其會、六日、還宮、十日、爲天武帝設無遮大會於內裏、悉赦繫囚、冬十月二日、敕、今後將觀親王至進位所儲兵、淨冠至直冠、甲大刀弓矢鞆鞍馬、勤冠至進冠、大刀弓矢鞆、各宜自備、二十三日、始講仁王經於諸國、四日、是月、講仁王最勝二經於宮中、立爲恒式、十一月五日、行幸吉野宮、十日、還宮、十二月二十一日、遣陣法博士、講武諸國、是歲、近江益須郡醴泉出、

八年甲午、春正月十六日、饗百官、二十一日、行幸藤原宮、卽日還宮、二十四日、行幸吉野宮、三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以直廣肆大宅麻呂、勤大貳臺八島、黃書本實爲鑄錢司、十六日、詔曰、粤以七年歲次癸巳、醴泉出於近江益須郡都賀山、諸病者宿益須寺、飲之多差、其給水田四町、布六十端、免益須郡今年調役雜徭、國司頭以下至目、進位一階、其先得醴泉者葛野羽衝、百濟土羅羅女賜

絁二匹、布十端、鍬十口、二十二日、奉幣諸社、二十三日、賜神祇官頭至祝部一百六十四人絁布、各有差、夏四月七日、行幸吉野宮、尋還宮、五月六日、賜宴公卿太夫、十一日、分置金光明經一百部於諸國、每年正月上旬讀之、以其國官物爲布施、六月八日、河內更荒郡人刑部韓國獲白山鷄獻之、因授進廣貳、賜物、幷授本郡大少領位各一級、秋七月四日、遣巡察使於諸國、巡察始于此、爾後朝廷常遣使詢訪風俗、檢察政迹、每道各一人、故號曰八使、九月朔、日有食之、四日、行幸吉野宮、二十二日、以淨廣肆三野王任筑紫太宰率、冬十月二十日、授飛彈荒城郡獲白蝙蝠者弟國部弟日進大肆、賜絁綿布、終身免戶役、十一月二十六日、赦殊死以下、十二月六日、遷居藤原宮、九日、百官拜朝、十日、親王以下至郡司、賜絁綿布、各有差、十二日、宴公卿大夫、是歲、耽羅遣王子佐平等朝貢、其後爲新羅所滅、朝貢絕、

九年乙未、春閏二月八日、行幸吉野宮、十五日、還宮、三月二日、新羅王遣其子良琳貢獻、請國政、十二日、行幸吉野宮、十五日、還宮、二十三日、遣務廣貳文博勢、進廣參下諸田於多禰、求蠻所居、夏五月十三日、饗大隅隼人、二十一日、觀大隅隼人相撲、六月三日、祈雨、十六日、賜諸臣年八十以上及痼疾者、各有差、十八日、行幸吉野宮、二十六日、還宮、秋八月二十四日、又幸、九月朔、還宮、四日、原放繫徒、六日、遣直廣肆小野毛野、務大貳伊吉博德于新羅、冬十月十一日、行幸菟田吉隱、十二日、還宮、十二月五日、行幸吉野宮、十三日、還宮、

十年丙申、春二月三日、行幸吉野、十三日、還宮、三月三日、行幸二槻宮、十二日、賜越度島蝦夷伊奈理武志及肅愼志良守叡草錦袍袴緋紺絁斧等、夏四月二十七日、以伊豫風速郡物部藥、肥後皮石郡壬生諸石、久苦于唐地、並授位、追大貳、免調役、賜水田四

町、稻一千束、絁絲布鍬、二十八日、行幸吉野、五月四日、還宮、六月十八日、行幸吉野、二十六日、還宮、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赦、十日、太政大臣高市皇子薨、冬十二月朔、勅講金光明經、毎年十二月晦、度淨行者十人、

十一年丁酉、春正月十一日、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稻、各有差、二月十六日、立皇孫珂瑠爲皇太子、初高市皇子薨也、帝會百官議立儲貳、群臣各有所主、衆議紛紜、久而不決、葛野皇子進曰、皇朝之典、子孫相承、以襲天位、若兄弟相及、亂之端也、仰論天心、焉得能測、推之人事、聖嗣自定、誰敢間然、弓削皇子欲有言、葛野叱之、議遂定、帝嘉之、葛野弘文皇子、妃十市所生也、二十八日、以直廣壹當麻國見爲東宮太傅、直廣參路跡見爲太夫、直大肆巨勢粟持爲亮、三月八日、設無遮大會於東宮、夏四月四日、授滿選者淨位至直位有差、七日、行幸吉野宮、十四日、還宮、五

月八日、祈雨、六月、帝不豫、二日、赦、六日、詔讀經於京畿諸寺、十九日、班幣神祇、秋七月七日、赦囚一百九人、因賜布人四常、但畿外者稻人二十束、八月朔、禪位於皇太子、稱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之號始于此、

文武天皇

文武天皇、小名珂瑠、天武帝孫、岡宮天皇草壁子也、母元明帝、持統帝十一年、立爲皇太子、

元年丁酉、秋八月朔、帝受禪、卽位於藤原宮、時年十五、右大臣多治比島如故、十七日、詔、免今年田租雜徭及庸之半、優恤高年、賜親王已下百官物有差、令諸國每年放生、二十日、以藤原宮子娘爲夫人、紀竈門娘、石川刀根娘爲嬪、二十九日、賜王親及五位已上食封各有差、冬十月十九日、陸奥蝦夷貢方物、二十八日、新羅使一吉湌金弼德奈麻金任想等朝貢、十二月十八日、賜越後蝦

狄物有差、閏月七日、播磨備前備中周防淡路阿波讃岐伊豫饑、賑給之、二十八日、禁正月往來行拜賀之禮、如有犯者、依淨御原朝制決罰之、但聽拜祖兄及氏上、

二年戊戌、春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百官及新羅朝貢使拜賀、十七日、供新羅貢物于諸社、十九日、獻新羅貢物于大內陵、二月五日、車駕幸宇智郡、十二日、賜百官職事以上及才伎長上祿各有差、十五日、賜武官祿各有差、三月五日、因幡獻銅鑛、十日、詔諸國司等、銓擬郡司、勿有偏黨、郡司居任、奉法勿違、二十一日、禁賀茂祭日、會衆騎射、夏四月十三日、遣務廣貳文博士刑部眞木等於南島覓國、因給戎器、二十九日、以旱奉馬于芳野水分峰神、五月朔、奉幣及馬于諸社、五日、遣使祭京畿名山大川以祈雨、祈雨奉幣始于此、十六日、遣使諸國巡視田疇、二十五日、赦太宰府、繕治大野基肄鞠智三城、六月十四日、越後蝦狄獻方物、秋七月朔、

日有食之、七日、始制答法、以檢覈公私奴婢、又禁博戲遊手之徒、十七日、伊豫獻白鑞、八月二十日、修高安城、二十六日、定朝儀、九月七日、下總大風、十日、遣當耆皇女侍伊勢齋宮、二十五日、周芳獻銅鑛、冬十月二十三日、陸奧蝦夷獻方物、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五日、伊勢獻白鑞、七日、遣使諸國大祓、二十三日、大甞、十二月五日、令對馬島治金鑛、二十一日、令越後修石船柵、二十九日、遷多氣大神宮於度合郡、是歲、近江紀伊越後疫、給醫藥、

三年己亥、春正月二十六日、京師女子一產四子、賜絁綿布稻及乳母、二十七日、行幸難波宮、二月二十二日、車駕還宮、二十三日、詔、免從駕騎兵今年調役、三月九日、河內綿部郡獻白鳩、詔、免本郡今年租役、獲瑞者給復三年、赦畿內徒罪已下、二十七日、分遣巡察使于畿內、檢察非違、夏四月二十五日、賜越後蝦夷一百六人爵有差、五月二十四日、流役小角於伊豆島、小角大和葛城上

郡茅原村人也、敏悟博學、最好佛氏、善咒術、年三十二、棄家入葛城山、居巖窟三十餘年、食松果、衣藤葛、驅役鬼神、汲水採薪、唯意之所欲、有不用命者、則咒縛之、韓國廣足從學、害其能、誣妖妄惑衆、詔繫小角、小角騰空亡去、吏不能逐捕、收其母、小角自出就執、於是處流、六月十五日、施山田寺封三百戶、限以三十年、是月、帝幸大安寺、聚五百僧、設大供養、秋七月十九日、多褹夜久菴美度感等人從朝使來貢方物、度感島始通、授位賜物各有差、二十一日、淨廣貳弓削皇子薨、八月八日、奉南島貢物於大神宮及諸社、十一日、賜百官物有差、九月十五日、又修高安城、二十日、詔正大貳已下無位已上、備弓矢甲鉾兵馬、又敕京畿儲之、冬十月十三日、以營越智山科二陵、赦天下、二十日、遣淨廣肆衣縫王、直大壹當麻國見等於越智、淨廣肆大石王、直大貳粟田眞人等於山科、修造山陵、二十七日、遣巡察使于諸國、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四日、

文博士刑部眞木等至自南島、十二月四日、令大宰府修三野稻積二城、二十日、置鑄錢司、

四年庚子、春二月十九日、令越後佐渡修石船柵、二十二日、遣巡察使于東山道、二十七日、重敕王臣及京畿備兵器、三月十日、僧道照寂、遺言火葬於粟原、火葬自此始、道照河內丹比郡人、少錦下惠釋之子也、孝德帝時、隨使如唐、師事玄弉三藏、始習禪定、後隨使歸朝、周游天下、路傍穿井、諸津濟處儲船造橋、山背宇治橋其所創造也、

　青山延于曰、夫喪親之終、孝子之所盡心也、故聖人爲之衣衾、爲之棺槨、殯殮之、葬理之、又爲之祭祀之禮、事亡如事存、所以使爲子者盡心也、自佛法東流以後、始有火葬之事、雖天子之尊、歷世行之、況庶人乎、夫生而事之、死而焚之、是刑其屍也、有人子之心者、安忍刑父母之屍哉、然流俗相承、恬不知怪、以謂

　爲其親滅罪、甚哉其惑也、而作俑始于此、可勝歎哉、

十五日、詔王臣讀習令文、又撰成律條、十七日、定諸國牧地、夏五月十三日、以直廣肆佐伯麻呂爲遣新羅大使、勤大肆佐味賀佐麻呂爲小使、六月三日、敕竺志總領、罰薩末肝衡等人剽劫刑部眞木等者、十七日、敕淨大參刑部親王、直廣壹藤原不比等等、重選定律令、秋八月三日、宇尼備賀久山成會陵墓、及吉野宮樹木、無故凋枯、十日、長門獻白龜、二十二日、赦天下、高年賜物、又以巡察使奏狀、褒諸國司政績、阿倍御主人、大伴御行、船秦勝、漆部道麻呂等、進階賜封各有差、二十六日以右大臣多治比島爲左大臣、冬十月八日、始置製衣冠司、賜京畿年九十已上僧尼絁綿布、十五日、以直大壹石上麻呂爲筑紫總領、直廣參小野毛野爲大貳、麻呂尋爲太宰帥、十九日、佐伯麻呂等至自新羅、獻孔雀及珍異諸物、二十六日、遣使周防造船、十一月八日、新羅薩湌金所毛

入朝、赴王母喪、二十一日、遣使逮捕天下盜賊、十二月、大倭疫、給醫藥、

大寶元年辛丑、春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儀衛嚴整、蕃客列位、文物之美、於是大備、是後以正月一日、七日、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大嘗日、爲節日、四日、御大安殿、受祥瑞、如告朔儀、十五日、大納言大伴御行薨、帝甚悼惜、爲罷大射、就第宣詔、贈正廣貳右大臣、贈官之典是爲始、二十三日、以民部尙書粟田眞人、爲遣唐執節使、左大辨高橋笠間爲大使、右兵衛率坂合部大分爲副使、二月四日、始置下物職、十四日、始釋奠于大學寮、學校之制、至是大備、而國學遍於海內矣、

論贊曰、方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開、譬猶春化之新敷、陽曦之將中、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儀、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下民、薄海內外、無有所虞、蓋其丕治極盛之時歟、此雖由帝天資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

永井定宗曰、應神世、直岐王仁二子始傳經典、蓋本邦之儒祖也、而未有釋奠、今帝始祀孔子、於是天下知重儒道、後世不缺此禮、帝之於名教、其功偉哉、

十六日、遣泉內親王侍伊勢齋宮、二十日、幸吉野離宮、二十三日、任勘民官戶籍史等、二十七日、還宮、三月十五日、遣追大肆凡海麤鎌于陸奧治金、二十一日、對馬島貢金、建元曰大寶、始依新令、改官名位號、創立二官、一曰神祇、專修祀典、一曰太政、以三公總天下機務、而八省及諸寮司咸隸焉、親王明冠四階、一品至四品、諸王淨冠十四階、正一位至從五位下、凡十八階、諸臣正冠六階、正一位至從三位、直冠八階、正四位上至從五位下、勤冠四階、正六位上至從六位下、務冠四階、正七位上至從七位下、進冠四階、正八位上至從八位下、進冠四階、大初位上至少初位下、凡三十

階、外位自直冠正五位上、至進冠少初位下、凡二十階、勳位自正冠正三位、至追冠從八位下、凡十二等、始停賜冠、易以位記、內外六位以下進階一級、凡內外諸司、有執掌爲職事官、無執掌爲散官、五衛府軍團及諸帶仗者爲武官、餘並爲文官、在京諸司爲京官、餘皆爲外官、內外五位以上敕授、內八位外七位以上奏授、外八位內外初位、皆官判授、任官、大納言以上、左右大辨、八省卿、五衛府督、彈正尹、太宰帥敕任、餘官奏任、主政主帳家令等判任、舍人史生使部伴部帳內資人等、式部判補、初天智帝時、詔作新令、至大寶養老大成、後世官制、皆以令爲準、令外新置者、謂之令外官矣、定服色制、罷中納言、以大納言阿倍御主人爲右大臣、麻呂古之子也、諸王群臣進爵有差、二十六日、丹波地震三日、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七日敕右大辨下毛野古麻呂等、始講新令、使諸王百官就習之、十五日、祈雨、罷田領、委國司巡檢、五月五日、令群臣

五位以上進走馬、帝親臨觀焉、自是後走馬爲恆例矣、七日、授粟田眞人節刀、二十七日、始改勳位已下號、六月朔、令正七位下道首名講僧尼令于大安寺、二日、始補內舍人九十人、八日、敕、凡庶務一依新令、國宰郡司、貯置大稅、必須如法、如有闕怠、隨事科斷、是日、遣使宣告七道、幷頒新印樣、十六日、宴王親及侍臣於西高殿、二十五日、令四畿內祈雨、免今年調、二十九日、上皇幸吉野離宮、秋七月十日、還宮、二十一日、敕親王已下、視其官位、賜食封、又論敍壬申功臣、賜食封有差、是日、左大臣多治比島薨、先是帝優其高年、賜靈壽杖、薨年七十八、八月三日、律令成、三品刑部親王、正三位藤原不比等已下、賜物有差、八日、遣明法博士於東海東山南海北陸山陰山陽六道、講新令、九日、皇親年滿者、不論有官無官、定祿廩之制、十四日、播磨淡路紀伊言、大風海溢、傷損田畝、遣使巡恤、造行宮及御船於河內攝津紀伊、二十一日、參河遠江

相摸近江信濃越前佐渡但馬伯耆出雲備前安藝周防長門紀伊讃岐伊豫蝗、大風發屋損稼、二十六日、廢高安城、令諸國加差衛士、配衛門府、九月九日、遣使諸國賑恤百姓、十八日、帝幸紀伊、冬十月八日、遂至武漏溫泉、九日、從官及國郡司等、進階賜衣衾、高年賜稻、免今年租調、曲赦本郡、十九日、車駕還宮、二十日、免從駕騎士今年調庸擔夫田租、十一月四日、大赦天下、八日、始任造大幣司、九日、令彈正臺巡察畿內、十二月十日、賜諸王卿倚樣、

二年壬寅、春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親王及大納言已上、始著禮服、諸王臣已下著朝服、十五日、宴群臣於西閣、奏樂賜物、二月朔、始頒新律於天下、十三日、以班大幣、馳驛召諸國國造入京、凡上古以來、祭祀之事、皆爲文武大臣所掌、未嘗別置其職、及垂仁朝、遷大神宮于伊勢、特置供奉官、其後祭政漸分、至孝德朝、有神官頭、以齋部首作賀斯爲之、專掌王族宮內禮儀婚姻卜筮事、至

是立神祇官、置伯一人、總掌天下神祇祭祀卜兆神官等事、叙之百寮上、特貴其職、蓋明敬神之義也、太宰府置主神一人、掌九國三島諸祭祀、諸國則使守介各管其國中祠社、凡天神地祇列于祀典者、無非開物成務、經綸天業、翼成皇基者、與布惠澤於天下、降威福於蒼生者、其神名皆領於神祇官、又天下諸社分爲三等、曰大、曰中、曰小、凡修造神宮、以神戶租調庸充之、二十日、任諸國國師、後改講師、二十二日、歌斐獻梓弓五百張、以充太宰府、二十八日、始賜諸國司等印鑰、三月八日、始頒度量於天下、十二日、大祓大安殿、鎭之、帝御新宮正殿、齋戒頒幣帛於天下諸社、十七日、令大倭修二槻離宮、割越中四郡屬越後、二十三日、從美濃多伎郡民七百十六口于近江蒲生郡、二十七日、信濃獻梓弓一千二十張、以充太宰府、晦、聽太宰府專詮擬所部國椽已下及郡司等、夏四月三日、申禁賀茂祭日騎射、但本國之人、不在禁限、八日、飛

彈獻神馬、大赦天下、其國司目以上、進位賜物、百姓給復三年、親王以下、畿內有位者、賜物、免諸國今年田租、減庸之半、十日、秦廣庭獻杠谷樹八尋鉾根、遣使于伊勢、奉大神宮、十三日、詔定諸國國造之氏、十五日、令筑紫七國及越後貢采女兵衛、但陸奧勿貢、五月五日、敕若五世王、自有辯訟、須受理者、特給坐席處分、二十一日、敕從三位大伴安麻呂、正四位下粟田眞人、從四位上高向麻呂、從四位下毛野古麻呂、小野毛野、參議朝政、六月六日、復大倭吉野宇智二郡百姓、晦、先是遣唐使粟田眞人等、會風浪留筑紫、至是乃發、秋七月四日、敕禁親王乘馬入宮門、八日、敕大神宮封物者、是神御之物、宜準供神事、勿令濫穢、山背乙訓郡火雷神每旱祈雨必驗、宜入大幣及月次幣例、十日、詔內外文武官講習新令、美濃大野郡人獻八蹄馬、賜稻一千束、十一日、行幸吉野離宮、晦、始講律、是日赦天下、八月朔、薩摩多褹隼人叛、發兵討之、遂

檢戶置吏、五日、駿河下總大風、八日、震日本武尊墓、遣使祭之、九月朔、日有食之、十四日、討薩摩隼人軍士、授勳各有差、十九日、遣使伊賀伊勢美濃尾張參河營行宮、二十三日、大赦天下、二十五日、敕、甲子以後諸氏賜姓、未定氏上者、自忌寸以上、皆申于官、冬十月三日、奉幣帛於太宰所部神九社、以賽平隼人、唱更國司等請要害之地建柵置戍、許之、十日、上皇幸參河、免諸國今年田租、十四日、頒律令於天下、二十一日、詔上自曾祖、下至玄孫、奕世孝順者、擧戶給復、表旌門閭、以爲義家、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皇至自參河、所過國郡司及百姓、授爵賜物、免從駕騎士調、十二月二日、敕、九月九日、十二月三日、先帝忌日、諸司宜廢務、六日、星晝見、十日、始闢美濃岐蘇山道、十三日、上皇不豫、大赦天下、度一百僧、令四畿內講金光明經、二十二日、上皇崩、年五十八、遺詔停素服擧哀、文武百官視事如常、送葬之儀、務從儉約、二十五日、設齋四大

寺、七七齋自此而始、二十九日、殯于西殿、是歲、因幡伯耆隱岐蝗、越後上野疫、給醫藥、駿河伊豆下總備中阿波飢、遣使存恤、

三年癸卯、春正月朔、王卿百官拜大行天皇殯宮、二日、遣正六位下藏原房前于東海道、從六位上多治比三宅麻呂于東山道、從七位上高向大足于北陸道、從七位下波多余射于山陰道、正八位上穗積老于山陽道、從七位上小野馬養于南海道、正七位上大伴大沼田于西海道、巡省政績、申理寃枉、五日、爲大行天皇設齋于大安藥師元興弘福四寺、九日、新羅使薩湌金福護級湌金孝元等來赴其國王喪、二十日、以三品刑部親王知太政官事、列左右大臣上、天武之皇子也、

賴襄曰、國朝初有大臣、尋置大連、並與聞軍國之政、蓋分其權、使無偏重也、蘇我氏以外戚爲大臣、擅政、而物部氏官大連、與之抗爭、物部氏敗、而蘇我氏至行弑逆、則權不分爾、其後廐戶與

中大兄、並以太子管朝政、多經年所、大友與高市、並以皇子爲太政大臣、爲日淺、其不委權於人臣、其意一也、及至文武、乃定知太政官事之目、以親王爲之、位在左右大臣之上、自是其後、耆德宗室、更膺其任、以至於聖武之初、朝廷清明、綱紀畢張、無有權姦壞國之事、當是時朝儀斟酌祖宗之意、立爲至當之制、可爲後世法者、夫太政大臣之名、見於大友高市、前後所無、蓋以爲定國儲之漸耳、非可常置之官也、何則人臣夾輔天子、不可專管太政、人臣而管太政、是弁髦天子也、故特屬之親王、而不敢立官名、稱知太政官事、如曰是儲王也、而與知此官廳之事而已、非實任其官也、實任其官者、則有左右大臣、仍分之也、而其下有辨官、有納言、有外記、判事、體統相屬、管轄而上、而天子臨決焉、所以尊人主之勢、而防權柄之下移也、人主不深察於此、以藤原不比等之爲外舅、欲寵以太政大臣、幸而不敢拜、

是猶唐朝臣之不敢拜尚書令、以避太宗舊銜也、如孝謙之於僧道鏡、不論可矣、至文德以授藤原良房、其後爲帝戚者、往往猥其任、居之不疑、然後祖宗之制一變矣、再變而至武門干政、有主將係此官者、世以爲卒事、以爲是非、藤原氏不拜者、不知藤原氏之拜已非古也、噫世變至此、可勝浩歎哉、

二月三日、詔賞定律令功、賜下毛野古麻呂伊吉博德等田及封戶有差、十一日、爲大行天皇設齋于四大寺及四天王山田等三十三寺、三月十日、詔四大寺、讀大般若經、度一百僧、十六日、制曰、依令國博士於部內及傍國取用、然溫故知新、希有其人、若傍國無人採用、則申省然後省選擬、更請處分、夏四月二日、又設齋西殿、閏月朔、大赦天下、右大臣阿倍御主人薨、秋七月五日、以災異頻見、年穀不登、詔減京畿及太宰府管內諸國調半、免天下之傭、又詔五位已上、擧賢良方正之士、十七日、近江山焚、祈雨、八月四

日、太宰府請、有勳位者、番直軍團、考滿遷式部、一同散位、永預選敍、許之、九月二十二日、以從五位下波多廣足爲遣新羅大使、冬十一月十六日、太政官處分、巡察使所上諸國郡司等、有治能者、式部依令稱擧、有過失者、刑部依律推斷、十二月二十六日、火葬大行天皇于飛鳥岡、祔于大內山陵、諡曰大倭根子天之廣野日女尊、追諡曰持統天皇、

山縣禎曰、先是僧道照死而火葬、是始作俑者也、當此時、世人滔滔信佛、不敢知其非、以文武之賢明、猶爲之、而在廷大臣、亦莫敢諫之者、嗚呼以萬乘至尊、死而焚其屍、誠可慘矣、亦信佛之禍也、

是歲、始置東西市、相模上野信濃疫、給醫藥、

慶雲元年甲辰、春正月七日、以大納言石上麻呂爲右大臣、大華上宇麻子之子也、二十五日、始停百官跪伏之禮、二月朔、日有食

之、夏四月九日、鑄諸國印、十五日、以信濃所獻弓一千四百張、充
大宰府、五月十日、備前獻神馬、慶雲見西樓上、詔大赦天下、改元、
賑恤高年老疾、免壬寅年以往大税、及出神馬郡今年調、親王諸
王百官使部已上賜祿有差、六月三日、敕諸國兵士、每國分爲十
番、每番十日習武藝、使齊整、自外不得雜使、其守關宜斟酌勿乏
防衛、二十二日、祈雨、秋七月朔、粟田眞人等至自唐、眞人好學能
屬文、初眞人至楚州、會唐主母武氏篡國、更號曰周、國人來問曰、
何國使、眞人曰、日本國使、其人曰、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
人民豐樂、敦行禮義、今見使人儀容閑麗、豈不信乎、言畢而去、至
長安、武氏宴眞人於麟德殿、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
帛帶、進止有容、武氏授司膳卿、唐人稱其溫雅、至是復命、學僧辨
正留于唐、善談論工圍碁、爲臨淄王隆基所賞遇、遂沒於唐、九日、
祈雨、十七日、以公廨稻給大學寮、十九日、詔賑恤京師高年八十

已上者、八月三日、波田廣足至自新羅、二十八日、周防大風損稼、
冬十月五日、詔以旱澇不稔、免今年田租徭役、九日、以正六位上
幡文通爲遣新羅大使、十一月八日、遣使伊勢、奉幣帛鳳凰鏡窠
子錦于大神宮、十一日、爲持統帝設齋諸寺、十四日、賜粟田眞人
大倭田二十町穀一千斛、以奉使絕域也、二十日、始定藤原宮地、
民宅入宮地者一千五百五戶、賜布有差、十二月二十日、太宰府
言、大風傷稼、是歲、伊賀伊豆信濃疫、並給醫藥、武藏讃岐饑、備中
備後安藝阿波苗損、並賑恤之、伊勢伊賀蝗、
二年乙巳、春正月十五日、宴文武百寮于朝堂、三月四日、行幸倉
橋離宮、夏四月三日、詔曰、朕以菲薄之躬、託于王公之上、不能德
感上天、仁及黎庶、遂令陰陽錯謬、水旱失時、年穀不登、民多菜色、
每念於此、惻怛於心、宜令五大寺讀金光明經、爲救民苦、勿收天
下今年擧稅之利、並減庸之半、五日、遣使巡省天下諸國、十七日、

敕、省大納言二員、更置中納言三人、五月八日、知太政官事忍壁
親王薨、二十五日、幡文通至自新羅、六月二十七日、祈雨、二十八
日、太政官奏、比日亢旱、田園焦枯、雖久雩祈、未蒙嘉澍、請使京畿
淨行僧等祈雨、罷市塞南門、從之、秋七月二十九日、大倭大風、
八月十一日、詔曰、陰陽失度、炎旱彌旬、百姓飢荒、或陷罪網、宜大
赦天下、與民更新、死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老疾鰥寡惸獨、
量加賑恤、免諸國調之半、是日、授粟田眞人從三位、其餘使唐者
進位賜物各有差、九月五日、以二品穗積親王知太政官事、天武
之皇子也、九日、置八咫烏社於倭宇太郡、二十六日、越前獻赤烏、
國司幷出瑞郡司進位一階、百姓給復一年、獲瑞者授從八位下、
幷賜絁綿布鍬各有差、冬十月二十六日、遣使東海東山北陸山
陰南海五道、賑恤高年老疾鰥寡惸獨、免今年調之半、晦、新羅使
一吉飡金儒吉貢調、十一月四日、詔加親王諸臣食封有差、停五

位食封、易以位祿、二十八日、以大納言大伴宿禰麻呂兼太宰帥、
十二月十九日、重制天下婦女、自非神部齋宮宮人及老嫗、皆髻
髮、二十日、式部卿葛野皇子薨、器範宏邈、風鑑秀遠、材稱棟幹、少
而好學、博涉經史、頗屬文、善書畫、薨年四十五、是歲、諸國二十飢
疫、給醫藥賑恤之、
三年丙午、春正月十七日、定大射祿法、親王二品諸王臣二位、一
箭中內院、賜布三十端、三品四品三位二十五端、四位二十端、五
位十六端、六位七位八端、八位初位五端、其中中院外院、裁減各
有差、凡行大射前月二十日、兵部省點親王以下五位以上三十
人、前二日簡善射者二十人、於省南門射場調習、其諸衛射手、本
府簡定、作簿移省各有數、閏月五日、京畿及紀伊因幡參河駿河
疫、給醫藥、是日令掃淨諸神社、搜捕盜賊、十三日、奉新羅調於伊
勢神宮及七道諸社、二十日、以天下疾疫禱祈神祇、二十八日、泉

内親王詣伊勢大神宮、二月六日、左京大夫三輪高市麻呂卒、大華上利金之子也、持統帝時爲中納言、以極諫不行辭官、後爲左京大夫、嘗歲旱、高市麻呂乃塞所入已田之水、使漑百姓之田、一日雨下、唯下高市麻呂之田、不傾于他處、時人大歎賞之、高市麻呂好學善詩、爲世所稱、藤原麻呂爲詩吊之、有云、君臣誰云易、臣義本自難、奉規終不用、歸去遂辭官、及卒贈從三位、十六日、河內攝津出雲安藝紀伊讚岐伊豫飢、賑恤之、詔、定群臣食封、下制七條、二十三日、行幸內野、二十六日、索捕京畿盜賊、是日、甲斐信濃越中但馬土佐等國一十九社、始入祈年幣帛例、三月十四日、詔曰、夫禮者天地經義、人倫鎔範也、道德仁義、因禮乃弘、敎訓正俗、待禮而成、比者諸司儀容、多違禮節、加以男女無別、集會無度、又聞京城內外、多有穢臭、良由所司不存撿察、自今以後、兩省五府、遣官吏衛士、嚴加捉搦、隨事科決、其不可罪者、錄狀以聞、又詔曰、

軒冕之徒、受代耕之祿、有秩之類、無妨於農畝、是所以召伯憩甘棠、公儀拔園葵、頃者王公諸臣、多占山澤、競懷貪婪、有殉甍者至、輙奪其器、加以賜地實不過一二畝、而由是冒占、踰峰跨谷、私爲疆界、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夏四月晦、河內出雲備前安藝淡路讚岐伊豫飢疫、遣使賑恤、五月十五日、河內獻白鳩、賜獲者絁絲鍬正稅三百束、六月朔、日有食之、四日、祈雨、秋七月二十四日、丹波但馬山焚、遣使奉幣神祇、鎭之、大倭狹嶺山焚、二十八日、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六道飢、遣使賑給之、太宰府言、九國三島亢旱、大風拔樹損稼、遣使巡省、免遭災甚者調役、八月三日、越前言、山焚、遣使奉幣部內神、救之、二十一日、以從五位下美努淨麻呂爲遣新羅大使、二十九日、遣三品田形內親王侍大神宮、九月十五日、遣使七道、始定田租法、二十五日、行幸難波、冬十月十二日、還宮、攝津山背國造等、各進位一階、十五日、免從駕諸國騎兵

庸調田租、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六日、遣四品多紀內親王詣伊勢大神宮、九日、敕、令天下脫脛裳、著白袴、是歲、諸國疾疫、百姓多死、始作土牛大儺、

四年丁未、春二月六日、以諸國疫、遣使大祓、十九日、詔群臣議遷都、二十五日、帝御大極殿、詔、授成選人等位、三月二日、遣唐副使巨勢邑治等還自唐、賜絁綿布鍬及穀各有差、夏四月十三日、以日並知皇子尊薨日、始入國忌、十五日、詔大納言藤原不比等、嘉其世有勳勞、追褒其父鎌足、比諸武內宿禰、乃賜封五千戶、不比等固辭、受二千戶、以一千戶傳子孫、又增封親王以下四位以上、及內親王諸王嬪命婦等有差、二十九日、天下飢疫、賑恤之、賜正六位下山田御方布鍬鹽穀、優學士也、五月二日、兵部省始錄五衛府五位以上朝參上日、送太政官、二十一日、畿內霖雨損苗、遣使賑貸、二十六日、賜讚岐人錦部力良陸奧人生王五百足筑後

人許勢部形見衣及鹽穀、初救百濟之役、我軍不利、爲唐兵所虜、至是四十餘年、會粟田真人使唐、隨而得歸、朝廷愍其勞苦、有此賜、二十八日、美努淨麻呂至自新羅、六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帝崩、年二十五、遺詔舉哀三日、周月除服、帝天資寬仁、慍不形色、博涉經史、最善射藝、帝用心政事、定律令、制朝儀、文物典章、至帝大備云、帝初即位、詔免天下田租雜徭及庸半、又始自其年三歲、除大稅利、高年老人、皆加恩恤、行幸則免所抵國郡租調稅利、賜高年稻、祥瑞則復出瑞國一年若三年、或免其郡中調若租役、獲瑞者或給復三年、或蠲天下田租及庸半、改元則賑恤高年老疾、免天下負稅、災變則或減免調庸、或蠲天下課役并田租若舉稅利、或恤老病孤寡、飢饉則遣使賑給、疾疫則給以醫藥、在位十一年間、三免天下田租、三賑諸道飢疫、其餘疫給醫藥者、四十餘國、賑飢者六十餘國、是後即位、立太子、改元、元服、帝后不豫、大嘗祭、朔

且冬至遷都遊幸祥瑞災異及水旱風蝗飢疫兵禍類皆有非常恩澤率爲恒典而臨時所施亦不追枚擧賑恤與恩給竝行而深仁厚澤浹洽乎海内矣諡曰倭根子天之眞宗豐祖父天皇追諡曰文武天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元明天皇

元明天皇、小名阿閉、天智帝第四女也、母姪娘、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女、帝適岡宮天皇草壁、生文武元正二帝、慶雲三年十一月、文武帝不豫、請帝居皇位、帝謙讓固辭、四年六月、文武帝崩、二十四日、帝御東樓、召八省卿及五衞督率等、告依遺詔攝萬機、秋七月五日、有事于大內山陵、六日、遣使太宰府、授南島人位、賜物各有差、十七日、卽天皇位於大極殿、年四十七、知太政官事穗積親王、右大臣石上麻呂並如故、是日、詔大赦天下、賜高年布粟有差、復京師畿內及太宰所部今年調、諸國今年田租、二十一日、始置授刀舍人寮、冬十一月二日、賑恤志摩、二十日、火葬文武

天皇于飛鳥岡、葬檜隈安古山陵、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四日、以伊豫疫、給藥、二十七日、詔曰、爲政之道、以禮爲先、無禮言亂、言亂失旨、往年有詔、停跪伏之禮、內外廳前、皆不嚴肅、進退無禮、陳答失度、是則官司不恪、自忘禮節之所致也、自今以後、宜嚴加糺彈、革其弊俗、使歸淳風、

和銅元年戊申、春正月十一日、武藏秩父郡獻銅、因詔改元、大赦天下、賑窮老、旌節孝、免武藏今年庸、本郡調、百官賜物進位有差、二月十一日、始置催鑄錢司、文曰和銅開珍、錢文始此、十五日、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宇內、以菲薄之德、處紫宮之尊、常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逸、遷都之事、未必遑議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往古已降、至於近代、測日瞻星、起宮室之基、卜世相土、立帝皇之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斯在、衆議難捐、詞情且切、況京師者、百官之府、四海所歸、唯朕一人、豈獨逸豫、苟利於物、其可遠乎、昔殷王五

遷、受中興之號、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稱、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圖、三山作鎭、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其營構資須、隨事條奏、待秋收後、令造橋道、子來之義、勿致勞擾、制度之宜、令後不加、三月十二日、以右大臣石上麻呂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不比等爲右大臣、

青山延于曰、藤原鎌足佐天智帝、一匡天下、其有功於社稷也大矣、及其子不比等、能幹父蠱、加以外戚之勢、職任台司、位極人臣、厥後子孫家戚里、而世鼎鉉、遂使威福之柄一歸攝關、此雖由國家待功臣之厚、抑亦任以政事之弊也、觀不比等爲右大臣、則可見外戚之盛始于此、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鑒前失而防未然哉、

二十二日、敕太宰府帥大貳及三關尾張守等、始給傔仗、帥八人、大貳及尾張守四人、三關國守二人、夏五月十一日、始行銀錢、二十九日、長門言甘露降、六月二十八日、詔令都下諸寺轉經、祈天

下大平、百姓安寧、秋七月十四日、隱岐霖雨大風、遣使賑恤、十七日、召見百官、面加慰勉、敕曰、朕聞忠清守臣子之分、遂受榮貴、貪濁失臣子之道、必被戮辱、是天地之恒理、君臣之明鏡、汝等知此意、各守所職、勿有怠緩、能堪時務者、必擧而進、亂失官事者、必勿隱諱、因進位、賜文武職事五位已上物、各有差、十六日、詔賜京師僧尼及年老粟有差、八月十日、始行和銅開珍錢、九月十四日、行幸菅原、二十日、巡幸平城、觀其地形、二十二日、行幸山背岡田離宮、賜所經國司目以上、及造行宮郡司等物有差、免百姓調、二十七日、至春日離宮、免大倭添上下二郡今年調、二十八日、車駕還宮、是日、越後言、新建出羽郡、許之、冬十月二日、遣使奉幣大神宮、告營平城宮、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徙菅原民、給布穀、二十一日、大嘗、十二月五日、鎭祭平城宮地、是歲、山背備前備後但馬伯耆讚岐疫、給醫藥、

二年己酉、春正月二十五日、禁私鑄銀錢、二月朔、敕、筑紫觀世音寺、天智天皇爲齊明天皇所建也、累世積歲、其功未成、宜命太宰充驅使五十人、及差發人夫、專加檢校、早令營造、二十日、分遠江長田郡爲二、三月五日、陸奥越後蝦夷猖獗、屢傷害良民、以左大辨巨勢麻呂爲陸奥鎭東將軍、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爲征越後蝦夷將軍、內藏頭紀諸人爲副將軍、授節刀軍令、徵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上野越前越中兵、出自兩道、征蝦夷、二十三日、始置造雜物法用司、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二十日、河內攝津山背伊豆甲斐霖雨損苗、是日、新羅遣金信福等來貢、二十七日、賜宴于朝堂、賜王及信福等物有差、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延信福等於辨官廳、謂曰、自古新羅國使入朝、未嘗與執政大臣言、而今日披晤、更欲結二國之好、使人皆避坐而拜曰、信福等本國卑賤之人、幸受使命、得赴聖朝、今復被引見、厚承恩諭、伏增欣懼、六月十六日、雩、秋

七月朔、令諸國輸兵器于出羽柵、十三日、令越前越中越後佐渡送舟一百艘于征狄所、八月二日、廢銀錢、行銅錢、二十五日、征蝦夷將軍佐伯石湯、副將軍紀諸人等凱旋、二十八日、行幸平城宮、九月二日、車駕巡撫新京百姓、五日、至自平城、十二日、賜征狄將軍等祿有差、二十六日、遠江駿河甲斐常陸信濃上野陸奥越前越中越後兵從役五十日已上、給復一年、遣使東海東山二道、檢察關剗、巡省風俗、褒國守有政績者、賜田穀衣物、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薩摩隼人郡司以下百八十八人入朝、徵諸國騎兵五百人以備威儀、十一日、敕造平城宮司、其有墳隴過發堀者、隨即瘞埋、普加祭酹、十四日、制、畿內及近江百姓、不畏法律、容隱浮浪及逃亡仕丁等、私以驅役、非獨百姓違慢法令、亦是國司不加懲肅、蠹害公私、莫過于斯、宜諭所部、嚴加檢括、二十八日、詔、比者遷都易邑、動搖百姓、雖加鎭撫、未能安堵、宜免今年租調、十二月五

日、車駕行幸平城宮、是歲、上總下總越中紀伊疫、給藥救之、隱岐饑、賑恤之、初朝廷最崇敬常陸鹿島神、凡即位立后及任大臣、每遣使奉幣、至此以道塗遙遠、敕分祀神於春日鄕三笠山、號曰春日明神、至神護景雲二年、更遷祀下總香取神河內枚岡神及比咩神、以中臣殖栗連女爲物忌侍祠、因令中臣藤原二氏世供奉之、遂併四座爲氏神、稱藤原氏四所明神、

三年庚戌、春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隼人蝦夷在列、左將軍大伴旅人、副將軍穗積老等陣皇城門外、引隼人蝦夷而進、十六日、帝御重閣門、賜宴隼人蝦夷、授位賜祿有差、二十九日、以日向隼人曾君細麻呂教諭荒俗、馴服政化、詔授外從五位下、二月二十九日、初置守山戶、禁伐木、三月十日、遷都于平城、置左右京坊、以左大臣石上麻呂爲留守、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陸奥蝦夷請賜君姓同編戶、許之、二十二日、祈雨、秋九月十八日、禁銀錢、冬

十月朔、日有食之、是歲信濃疫、給藥救之、參河遠江美濃饑、賑恤之、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創興福寺於新京、又曰山階寺、遷大官大寺於新京、初舒明帝遷大安寺於百濟川上、改號百濟大寺、天武帝遷之於高市郡、名大官大寺、至是復移建焉、

四年辛亥、春正月二日、始置都亭驛、二月、造稻荷社於山背紀伊郡、祀倉稻魂大田命大宮姬三神、祈百穀豐穰、三月六日、割上野六鄕、置多胡郡、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七日、詔授文武百寮成選者四十六人位、二十日、賀茂祭日、國司每年親臨檢察焉、五月十五日、以穀六升當錢一文、令百姓交關、各得其利、六月二十一日、詔曰、去年霖雨、麥穗既傷、今夏亢旱、稻苗殆損、憐此蒼生、仰彼雲漢、今得膏雨、何瑞加之、宜與黎元共賀天心、因賜文武百寮物有差、閏月十四日、始遣挑文師于諸國、教織錦綾、秋七月朔、詔曰、張設律令、年月已久、然纔行一二、不能悉行、良由諸司怠慢、不存恪勤、

遂使名充員數、空廢政事、若有違犯而相隱考第者、以重罪之、無有所原、九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詔曰、凡衛士者、非常之設、不虞之備、必須勇健堪爲兵者、而悉皆尫弱、不習武藝、徒有其名、而不能爲益、如臨大事、何任機要、傳不云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自今以後、專委長官、簡點勇敢便武之人、毎歲代易焉、四日、勅頃聞、諸國役民勞於造都、奔亡相踵、雖禁不止、方今宮垣未成、防守不備、宜權立軍營、禁守兵庫、因以從四位下石上豐庭、從五位下紀男人、粟田必登等爲將軍、冬十月二十三日、始依品位定其祿法、又詔曰、夫錢所以通財貨易有無也、今百姓狃習舊俗、未叕其理、稍辨賣買、絕無蓄積、宜從貯錢多少分等授位、十一月二十二日、詔、貸大税於諸國三年、勿收其利、出擧私稻者、息不得過半、又賜畿內窮老衣食、十二月二日、以大初位上丹波千足等八人僞造外印、私與人位、流于信濃、六日、詔親王以下及豪强之家、多占山野、

妨民産業、自今以後、嚴加禁斷、若有可墾開者、宜告國司、聽官處分、是歲、大倭佐渡飢、賑恤之、尾張疫、給醫藥、

五年壬子、春正月十六日、詔曰、諸國役民、還鄉之日、食糧絕乏、多饑道路、轉塡溝壑、國司宜務加撫養、以賑恤之、如有死者、宜瘞葬之、錄其姓名、報知本屬、二十三日、廢河內高安烽、始置高見烽及大倭春日烽、以達平城、二十八日、正五位上大安麻呂上古事記、初天武帝患諸家所藏載籍頗傳虛僞、終失其信、時有舍人稗田阿禮、年二十八、博聞强識、多諳上世舊事、因命錄其所記、將以修帝紀、既而登遐、歷持統文武朝、其擧不果、至是帝欲繼成其志、安麻呂奉敕、採摭阿禮所傳、上自開闢、下至小墾田朝、錄爲三卷、上之、二月十九日、詔賜京畿窮老、及僧尼絁綿米鹽有差、三月三日、行幸春日山宮、十九日、詔、郡司主政主帳者、國司便任、申送名帳、隨而處分、事有率法、自今以後、宜先其正身、准式試練、然後補任、

必請官裁、夏五月五日、禁六位以下用白銅及銀飾革帶、十三日、詔、諸國大税、三年賑貸者、本爲濟百姓窮乏也、今國郡司及里長等、因緣弄法、害政蠹民、莫斯爲甚、其爲姦利者、以重論之、罪在不赦、十六日、大政官言、郡司有能蕃殖戶口、增益調庸、勸課農桑、民少匱乏、禁絕逋逃、肅淸盜賊、籍帳得實、戶口無遺、割斷合理、獄訟無冤、在職匪躬、立身淸愼者、及居官貪濁、施政不平、職掌曠廢、公事不理、侵漁百姓、請託公行、肆行姦猾、以求名官、田疇荒蕪、租調損減、籍帳多虛、人丁不實、逋逃在境、畋遊無度者、又百姓有勠力農桑、産業日長、邮養窮乏、存活惸獨、孝悌著聞、材識能幹者、其有合三條以上者、國司具狀、付朝集使以聞、奏可、十七日、詔諸司主典以上諸國朝集使等曰、制法以來、年月淹久、未熟律令、多所寃失、若有違令者、據律科斷、彈正毎月三度巡察諸司、糺正非違、若有廢闕者、具狀移送式部省、又國司欲奏事、宜擇幹事者充使、隨

問辨析、不得礙滯、若不盡者、所由官人、及使人、並準上科斷、自今以後、毎年遣巡察使、檢校國內豐儉得失、使者宜意存公平、直告無隱、若有經問發覺者、科斷如前、凡國內毎年實錄官人功過行能、皆附考狀、送式部省、省宜勘會、是月、駿河疫、給藥、六月七日、地震、秋七月十五日、伊賀獻玄狐、使伊勢尾張參河駿河伊豆近江越前丹波但馬因幡伯耆出雲播磨備前備中備後安藝紀伊阿波伊豫讃岐二十一國織綾錦、十七日、以播磨大目樂浪河內有功績、進位一階、賜絁布、八月二十三日、行幸高安城、九月三日、以今茲豐年及玄狐見、詔大赦天下、進伊賀國司位一階、免出瑞郡庸、獲者給復三年、免諸國今年田租、及大倭河內山背調、又詔曰、左大臣多治比島之妻家原音那、贈右大臣大伴御行之妻紀音那、並以夫存之日、相勸爲國之道、夫亡之後、固守同墳之意、朕思彼貞節、感歎之深、各賜邑五十戶、十九日、以從五位下道首名爲

遣新羅大使、二十三日、太政官奏曰、建國辟疆、武功所貴、設官撫民、文教所崇、北道蝦狄、遠憑阻險、實縱狂心、屢驚邊境、自官軍雷擊、凶賊霧消、狄部晏然、皇民無擾、伏望便乘時機、遂置一國、式樹司宰、永鎮百姓、奏可之、於是割陸奥十二郡、置出羽國、於是以陸奥出羽、竝爲邊要重地、有事則命將帥、其征陸奥者、謂征夷將軍、鎮出羽者、謂鎮狄將軍、最重其選、後屢置持節大將軍、征東大將軍等官、然皆臨時所命也、是歲、造鷹居社於豐前宇佐郡、奉祀八幡大神、

六年癸丑、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三日、割丹波五郡、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國、割日向四郡、置大隅國、十六日、頒新格及權衡度量於天下、十七日、以諸寺田記錯誤、更加改正、一通藏所司、一通頒諸國、五月二日、制畿内七道諸國郡鄉之名、務用佳字、其郡内所產、銀銅彩色、草木鳥獸魚蟲等物、具錄色目、其土地

沃堉、山川原野、名號所由、及耆老所傳、舊聞異事、皆載籍奏上、尋諸國風土記成、七日、制郡司大少領、以終身爲限、非遷代之任、而不善國司、情有愛憎、以非爲是、強使致仕、奪理解却、自今以後、不得更然、若齡及從心、氣衰神昏、或罹痼疾、不堪時務者、請歸田養身、於理合聽、須得手書陳牒所司、待其處分、撰擇替補、二十五日、始令山背點乳牛戶五十、六月二十三日、行幸甕原離宮、二十六日、還宮、秋七月五日、賞討隼人有功者一千二百八十四人、六日、大倭宇太郡人得銅鐸於長岡野地而獻之、其制異常、音協律呂、七日、通吉蘇路、八月十日、道首名至自新羅、二十四日、大風拔木發屋、九月十九日、詔免和銅四年以前公私出擧稻粟未償者、冬十月八日、還收諸寺多占田野、其數過格者、二十八日、詔、防人赴戍、必差專使、故驛使交錯、人馬俱疲、宜遞送致之、十一月朔、伊賀伊勢尾張參河出羽言、大風損稼、免調庸、十二月二日、始置陸奥

丹取郡、十六日、近江言、慶雲見、丹波獻白雉、曲赦二國、是歲、創法輪寺於山背嵯峨、大倭志摩大隅疫、給藥、讚岐饑、賑之、

七年甲寅、春正月三日、益二品長親王、舍人親王、新田部親王、三品施基親王封各二百戶、從三位長屋王一百戶、幷給食封田租、自此始矣、二十三日、令相摸常陸上野始輸絁調、欲輸布者許之、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日、以民生窮迫動萌姦詐、詔曰、諸國輸絁絲綿布者、調庸外、每人宜儲絲一斤、綿二斤、布六段、以資產業、勿使窮乏、國郡務檢察、其儲蓄如法者、加考一等、里長免本年調、其虛妄欺上者、罰停職任、十日、詔從六位上紀清人、正八位下三宅藤麻呂撰國史、十三日、始令出羽養蠶、十四日、遣使七道、錄囚徒、閏月二十二日、行幸甕原離宮、二十五日令諸國造倉、分爲三等、大受四千斛、中三千石、小二千石、禁張虛數、三月十五日、以隼人未習憲法、徙豐前民二百戶、敎導之、六月二十三日、詔曰、頃者陰陽

舛謬、氣序乖違、南畝方興、膏澤未降、宜以幣帛奉諸社、祈雨名山大川、庶致嘉澍、勿虧農桑、二十五日、立皇孫爲皇太子、加元服、二十八日、大赦天下、賑窮老、旌節孝、冬十月朔、美濃武藏下野伯耆播磨伊豫大風、免今年租調、三日、割尾張上野信濃越後等國民二百戶、配出羽柵戶、十一月四日、表旌倭果安、奈良許知麻呂、四比信紗、果安大和添下郡人、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凡人有飢病、自齎私糧、巡視看養、登美箭田二鄉百姓、感其恩義、敬愛如親、許知麻呂添上郡人、稟性孝順、與人無怨、嘗遭後母之讒、不得入父家、絕無怨色、奉養彌篤、四比信紗大倭有智郡人、民果安妻也、果安亡後、積年守志、幷妾所生有八子、撫養無別、事舅姑能竭婦禮、以孝聞、爲鄉里所稱、於是旌三人孝義、終身勿事、十二月二十六日、

新羅遣重阿飡金元靜等朝貢、

八年乙卯、春正月朔、帝御大極殿、皇太子始拜朝、陸奥出羽蝦夷、

南島奄美、夜久、度感、信覺、球美等人來朝、貢獻方物、列皷吹騎兵於朱雀門、元會設鉦皷、自是始矣、是日、慶雲見東方、十日、以皇太子始拜朝、瑞雲見、詔大赦天下、親王以下、內外文武官、進位各有差、十五日、授蝦夷位有差、三月朔、行幸藤原離宮、二十三日、送綿五千四百五十斤、船一艘于大宰府、夏四月九日、充櫛見山陵守陵三戶、伏見山陵四戶、五月朔、敕諸國朝集使曰、天下百姓、多背本貫、流宕他鄉、規避課役、其淹留踰三月者、卽云斷輸調庸、從當國法、又撫導百姓、勸課農桑、心存字育、能救饑寒、國郡之善政也、身在公廷、心顧私門、妨奪農業、侵牟萬民、國家之大蠹也、其催勸產業、資產豐足者爲上等、雖加催勸、衣食乏匱者爲中等、田疇荒廢、百姓飢寒、因致死亡者爲下等、十人以上、須解見任、又四民之徙、各有其業、今失職流亡、是由國郡司敎導無方也、有如此類、必加顯戮、自今而後、遣巡察使于天下、觀省風俗、宜勸敎德政、庶彼

周行、其諸國百姓、往來過所、宜用本國印、十一日太宰帥多治比池守以大隅薩摩二國貢隼人、已經八年、勞苦可矜、請限六年交替、隼人卽宮門警衛之兵也、在神代、火闌降命服其弟彥火火出見尊之神德、請爲狗人以事之、隼人卽其苗裔、世世不離宮牆之側、代吠狗而奉事焉、後世子孫蕃衍、散多大隅阿多、其族又有隸右京及山城大和等國者、十二日、伯耆言、甘露降、十四日、詔曰、凡諸國運輸調庸、各有期限、今國司怠慢違期、遂妨農事、運送之民、仍致勞擾、自今以後、有如此類、以重論之、又海路漕庸、輙委惷民、或已漂失、或多濕損、是由國司不遵先制所致也、自今以後、不改者、節級科罪、所損之物、卽徵國司、又五兵之用、其來尙矣、服强懷柔、咸憑武德、今六道諸國、造營器仗、不甚牢固、臨事何用、自今以後、每年貢樣、巡察使出日、審爲校勘、二十五日、遠江地震、山崩麤玉河壅、二十六日、參河地震、正倉壞者四十七所、百姓廬舍多陷

沒、晦、徙相模上總常陸上野武藏下野富民一千戶、配陸奧、六月四日、一品長親王薨、十二日、太政官奏、懸象失度、亢旱彌旬、恐東皐不耕、南畝損稼、昔者周王遇旱、有雲漢之詩、漢帝祈雨、降啓元之詔、人君之誠、載感上天、請奉幣帛祈於諸社、十三日、設齋於弘福法隆二寺、詔、遣使奉幣帛於諸社、祈雨名山大川、不數日澍雨滂沱、時人以爲聖德所感、因賜百官祿各有差、六月二十日、太政官奏、更定義倉出粟法、分爲九等、是夏、攝津志摩武藏越前丹波丹後紀伊饑、賑貸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地震、行幸藤原離宮、二十七日、始建美濃席田郡、知太政官事一品穗積親王薨、八月二十八日、左京人獻靈龜、九月朔、禁文武百寮六位已下用虎豹羆皮金銀飾鞍具、二日、詔、以皇太子幼稚、傳位于氷高內親王、

論贊曰、文武臨崩、聖武尙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請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聖武立爲皇太子、年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

旨謂年齡幼稺、未堪負荷大業、遞禪位於元正、逮皇太子親莅政、然後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非有一毫之私、其意以爲君者民之司牧也、豈可使幼弱任主莅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無可疑、故能致雍熙之化、度越推古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漸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戶足、凡在人主、皆所難能、而母儀之德、君臨之業、可謂偉矣、

元正天皇

元正天皇、諱氷高、一名新家、文武帝之姉也、神識深沈、言必典禮、爲內親王、位二品、食封一千戶、和銅八年正月、進敘一品、九月二日、受元明帝禪、卽天皇位于大極殿、時年三十六、左大臣石上麻呂、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並如故、是日詔、以獲瑞龜、改和銅八年爲靈龜元年、大赦天下、賜百官及京畿諸寺僧尼、天下諸社祝部等物有差、賑老窮、旌節孝、免天下今年之租、賜獲瑞者位及絁綿布

稻、

靈龜元年乙卯、冬十月七日、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修紝織、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耻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凡厥吏民豈不勗諸、今諸國百姓、惟趣水澤之種、不知陸田之利、或遭澇旱、更無餘穀、秋稼若罷、多致饑饉、非惟百姓懈懶忘業、亦由國司不存教導、宜令百姓兼種麥禾、凡粟之爲物、支久不敗、於諸穀中、最爲精好、宜以此狀遍告天下、盡力耕種、莫失時候、自餘雜穀、任力課之、若有百姓輸粟轉稻者聽之、二十九日、陸奧蝦夷等三等邑良志別君宇蘇彌奈等奏曰、奴等親族死亡、子孫恐爲狄所鈔畧、請於香河村別建一郡、爲編民、許之、蝦夷須賀君古麻比留等言、先祖以來、貢獻昆布、常採北地、今國府郭下、距北地甚遠、往來累旬、請於閉村新建一郡、與親族俱移居之、比內民、許之、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二年丙辰、春正月四日、地震、二月十日、出雲國造出雲果安齋竟奏神賀事、神祇大副中臣人足奏其詞、是日百官齋、自果安至祝部一百一十餘人進位賜祿有差、夏四月十三日、雨雹、十九日、割河內大鳥和泉日根三郡、置和泉監、二十日、詔、凡貢調役夫入京之日、所司親臨、察其儲備、若國司勤加勸課、能合上制、則與字育和惠、肅清所部之最、不存教諭、事有闕乏、則處撫養乖方、境內荒蕪之科、依功過加黜陟、又比年、計帳具言如功、推勘物數、足以掩身、然入京役夫、衣服破弊、菜色猶多、空著計帳、徒延聲譽、務爲欺謾、以邀其課、國郡司如此、朕將何任、今後宜恤民隱、以副所委、五月十五日、詔曰、崇飾法藏、肅敬爲本、營修佛廟、清淨爲先、今聞諸國寺家、多不如法、或草堂始闢、爭求題額、或房舍不修、馬牛羣聚、竟使無上尊像、長蒙塵穢、甚深法藏、不免風雨、於事斟量、極乖崇敬、故今併兼數寺、合成一區、庶幾同力共造、更興頹法、諸國司宜

條錄部內寺家、合幷財物、附使奏聞、又聞諸寺堂塔雖成、僧尼無住、檀越子孫、總攝田畝、專養妻子、不供衆僧、因作諍訟、諠擾國郡、自今以後、嚴加禁斷、其所有田產、宜國司及僧侶檢校按記、充用之日、共判出付、近江守藤原武智麻呂奏言、部內諸寺多占疆區、元不造修、虛上名籍、所有田園、自欲專利、若不匡正、恐致滅法、人情稍薄、緇教凌遲、非唯近江、傍國亦然、望遍令諸國革弊還淳、從之、十六日、移元興寺于左京、二十二日、制、大學生業未成立、妄求薦擧、如是之徒、自今以後、不得補國博士、二十八日、送弓五千三百七十四張于太宰府、是月、以駿河甲斐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下野七國高麗人一千七百九十九人、遷于武藏、置高麗郡、秋八月九日、二品志貴親王薨、二十日、以從四位下多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從五位上阿倍安麻呂爲大使、正六位下藤原馬養爲副使、下道眞備、阿部仲麻呂、僧玄昉等從入唐留學、九月四日、以從五

位下大伴山守代安麻呂、爲遣唐大使、二十三日、先是中納言巨勢萬呂言、建出羽國、已經數年、吏民稀少、狄徒未馴、其地膏腴、田野寬廣、請令近國民遷於出羽、教喩狂狄、兼保地利、是日、徙陸奧置賜最上二郡、信濃上野越前越後百姓各百戶、隸出羽、冬十月二十日、申禁內外諸司薄紗朝服、六位已下羅幞頭、十一月十九日、大嘗、閏月朔、日有食之、是歲、始薦皇太神於宮中、名曰神今食、著爲永式、

養老元年丁巳、春正月二十一日、中納言巨勢麻呂薨、在官公平、二月朔、遣唐使祀神祇於蓋山之南、十日、賜太宰帥多治比眞人池守綾絹絁綿布等物、褒善政也、十一日、行幸難波宮、十五日、行至和泉宮、十九日、還至竹原井頓宮、二十日、車駕還宮、二十六日、配信濃上野越前越後百姓各一百戶於出羽柵、三月三日、左大臣石上麻呂薨、年七十八、帝深悼廢朝、就第弔唁、贈從一位、百姓

追慕無不痛惜、又賜其家絁絲綿布、九日、賜多治比縣守節刀、縣
守尋聘於唐、請從諸儒受經、唐主隆基命四門助敎趙玄默即鴻
臚寺爲師、縣守贈大幅布爲贄、仲麻呂亦贈布唐人李白、白感賞
有身著日本裘之句、夏四月六日、遣久勢女王侍大神宮、十四日、
太政官奏、定調庸斤兩長短法、十六日、祈雨、二十三日、敕頃者百
姓乖法律、恣剪鬟髮、輙著道服、貌似桑門、情狹姦利、詐僞萌生、姦
究百出、其弊一也、凡僧尼寂居寺家、受敎傳道、准令其有乞食者、
三綱連署、午前捧鉢告乞、不得因此更乞餘物、方今小僧行基及
弟子等、零疊街衢、妄說罪福、合構朋黨、焚剝指臂、歷門假說、强乞
餘物、詐稱聖道、誑惑百姓、道俗擾亂、四民棄業、進違釋敎、退犯法
令、其弊二也、僧尼依法持咒救病者、令條不禁、今僧尼輙至人家、
祈禱疾病、逆占吉凶、務恊耄穉、動有請求、道俗無別、終生姦亂、其
弊三也、是皆由主司不嚴、馴致此弊、自今務加禁止、若有重病應

救、請淨行者、經告僧綱、三綱連署、刻期令赴、不得因茲逗留延日、
二十五日、帝御西朝、大隅薩摩隼人奏風俗歌舞、授位賜祿各有
差、五月八日、令上總信濃始貢絁調、十七日、詔曰、率土百姓、浮浪
四方、規避課役、遂仕王臣、或望資人、或求得度、王臣不經本屬、私
自駈使、囑請國郡、遂成其志、因茲流宕天下、不還鄉里、若有斯輩、
輙私容止者、擬狀科罪、並如律令、二十二日、頒大計帳、四季帳、六
年見丁帳、青苗簿、輸租帳等式於七道、六月、自四月不雨、至是月、
秋七月二十三日、賜從五位下紀淨人等穀百石、優學士也、九月
十一日、行幸美濃、十二日、行至近江、觀淡海、是日、山陰山陽南海
道諸國司等、詣行在所、奏風俗歌舞、十八日、至美濃、東海東山北
陸道諸國司等、奏風俗雜伎、二十日、幸當耆郡、觀多度山美泉、授
孝子樵夫官、樵夫名某、事父至孝、家貧無財、鬻薪自供、其父嗜酒、
樵夫常提瓠過市、賖酒以進、一日採樵于山、踐石誤仆、覺傍有酒

氣、心怪之、回顧左右、石間水湧、其色似酒、試嘗之、則馨烈甘美、樵
夫大喜、汲而供父、事聞、於是車駕臨觀、以爲孝感之所致、名泉爲
養老瀑、二十七日、還至近江、二十八日、車駕還宮、十月二十一日、
以從四位下藤原房前參議朝政、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八日、高麗
百濟二國士卒避亂投化者給復終身、十七日、帝臨軒詔曰、朕以
今年九月、至美濃國不破行宮、觀當耆郡多度山美泉、親盥手面、
皮膚如滑、洗澡疾痛、莫不除愈、又就而飲浴之者、或白髮反黑、或
昏目加明、自餘痼疾、咸皆平愈、嘗聞後漢光武時、醴泉出、飲者病
愈、符瑞書曰、醴泉者美泉也、可以養老、葢水之精也、寔惟美泉、即
合大瑞、朕雖庸虛、何違天貺、可大赦天下、改靈龜三年爲養老元
年、天下老人年八十以上、授位一階、賜粟布絁綿各有差、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終身勿事、鰥寡惸獨疾病之徒、不能自存
者、量加賑恤、使長官親自慰問、給施湯藥、美濃國司、當耆郡司、加

位一階、復當耆郡明年調庸、餘郡庸、百官賜物有差、二十一日、行
幸和泉離宮、免河內今年調、二十二日、詔定絹絁長短闊狹之法、
二年戊午、春二月七日、行幸美濃醴泉、三月三日、還宮、二十日、以
少納言小野馬養爲遣新羅大使、夏四月二日、筑後守道首名卒、
年五十六、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職、文武朝與撰律令、其爲筑後
守、撫肥後事、勸勵生業、敎督耕種、至植菜果、養雞豚、曲盡事宜、時
躬按行、有不遵敎者、輙譴責之、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悅服、
又興築陂池、以廣灌漑、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是也、人
蒙其利、至今給足、故言吏事者、咸以爲稱首、及卒、百姓祠之、貞觀
中、詔追褒其政績、贈從四位下、

山縣禎曰、昔鄭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首

名治民、勤之生業、曲盡事宜、民初欺其勞而怨之、後享其利而悅之、是與子產之從政、皆是盡誠以治民、不違道以求譽者也、大抵世之爲吏者、因循姑息以悅民、以求一旦之譽、是以其實功不至於民者多也、如首名誠可以爲爲吏者之模範矣、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割越前四郡、置能登國、割上總四郡、置安房國、割陸奧十一郡、以六郡置石城國、五郡置石背國、二十七日、定衞士數、國別有差、秋九月二十三日、移法興寺於京師、冬十月十日、太政官告僧綱曰、智鑒冠時、可爲師範者、宜擧其人、表顯高德、又有請益無倦、秀出後進者、亦錄名牒、擧而牒之、五宗之學、三藏之教、論辨各殊、言談不同、其能該達宗義、號稱宗師、每宗擧人並錄、次德根有性分、業亦麤細、宜隨性分、皆使成學、凡僧徒勿使浮遊、或講論衆理、學習諸義、或唱誦經文、修行禪道、各令分業皆得其道、若其非法違道、已有誠禁、僧綱宜廻靜鑑、克協淸識、其

任意入山、輙造菴窟、及雜居市里、如此之輩、愼加禁喩、十一月十二日、彗星守月、二十三日、始差畿內兵、守衞宮城、十二月七日、詔、大赦天下、賑恤廢疾、兼給湯藥、十三日、多治比縣守等至自唐、悉賞物貿書、坂合部大分從而還、使人略無闕亡、大和國造大和長岡素好刑名之學、從縣守往唐、質問疑義、多所發明、當時言法律者就而質焉、是歲、重敕右大臣藤原不比等更撰律令、各爲十卷、今所行卽是也、大寶所撰、謂之古律古令、因加修飾、定令三十篇九百五十五條、律之爲書分篇十有二、是時綱紀畢張、天下大治、
三年己未、春正月朔、大風、十日、遣唐使朝見、皆著唐國所授朝服、二月三日、初令天下百姓右襟、職事主典已上執笏、五日、太宰帥粟田眞人薨、十日、小野馬養等還自新羅、十一日、行幸和泉宮、十七日、還宮、三月二十六日、地震、夏四月二十八日、置志摩佐藝郡、五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三日、定諸國貢調、六月十日、使皇太子始

聽朝政、十六日、制、穀之爲物、經年不腐、自今以後、稅及雜稻、必爲穀而收之、秋七月九日、配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民二百戶於出羽柵、十三日、始置按察使、伊勢守門部王管伊賀志摩二國、遠江守大伴山守管駿河伊豆甲斐三國、常陸守藤原宇合管安房上總下總三國、美濃守笠麻呂管尾張參河信濃三國、武藏守多治比縣守管相模上野下野三國、越前守多治比廣成管能登越中越後三國、丹波守小野馬養管丹後但馬因幡三國、出雲守息長臣足管伯耆石見二國、播磨守鴨吉備麻呂管備前美作備中淡路四國、伊豫守高安王管阿波讚岐土佐三國、備後守大伴奈貝麻呂管安藝周防二國、其所管國、若有非違及侵漁百姓、則使親自巡省、量狀黜陟、徒罪以下斷決、流罪以上、錄狀以聞、若有聲教修飾、部內肅淸者、具錄善最奏上、閏月七日、新羅貢調、十一日、以大外記白猪廣成、爲遣新羅使、二十二日、開義倉、賑恤六道諸國旱

飢、冬十月十四日、減京畿七道諸國軍團、及大小毅兵數有差、十七日、詔一品舍人親王、新田部親王、輔佐皇太子、十一月朔、賜僧神叡道慈食封各五十戶、十二月五日、始定婦女衣服制、
四年庚申、春正月十一日、白虹竟天、二十三日、遣渡島津輕津司等於靺鞨國、觀其風俗、靺鞨古肅愼之地、在去陸奧宮城郡治可三千里、土地極寒、不宜水田、和銅六年、渤海大祚榮受唐爵命、爲渤海郡王、盡幷肅愼濊泊沃沮高麗扶餘挹婁等地、自是始去靺鞨號、專號渤海云、二月二日、令檢校造器二司造釋典器、充大膳職大炊寮、十五日、地震、晦、太宰府奏、隼人反、殺大隅國守陽侯麻呂、三月四日、以中納言大伴旅人爲征隼人持節大將軍、授刀助笠御室、民部少輔巨勢眞人爲副將軍、十一日、敕度僧三百二十人、夏五月二十一日、頒尺樣於諸國、是日一品舍人親王上日本書紀三十卷、系圖一卷、六月十七日、詔曰、蠻夷爲害、自古有之、漢

命五將、驕胡臣服、周勞再類、荒俗來王、今西隅等賊怙亂逆化、屢害良民、因遣持節將軍大伴旅人誅罰其罪、盡彼巢居、治兵率衆、剪掃兇徒、酋帥面縛、請命下吏、寇黨叩頭、爭靡敦風、然將軍暴露原野、久延旬月、時屬盛熱、豈無艱苦、使使慰問、宜念忠勤、二十八日、漆部司令史從八位上丈部路石勝直丁秦犬麻呂坐盜司漆、並處流刑、石勝子祖父麻呂年十二、弟安頭麻呂年九、乙麻呂年七、同詣官肓死伏請、父石勝爲養諸子盜司漆、緣是配役遠方、冀兄弟三人爲官奴、贖父罪、詔曰、人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爲先、今祖父麻呂等沒身爲奴、贖父之罪、欲存骨肉、理當矜愍、宜依所請爲官奴、乃免石勝罪、獨令犬麻呂赴配所、無幾、免祖父麻呂安頭麻呂從良焉、

山縣禎曰、赦有罪者非善政、古人譏之矣、然如釋父之罪、以褒賞其子之孝節、亦足以風勵一世民俗、則察其實情、而時爲之

可矣、丈部氏之三兒幼弱、欲沒身以贖父罪、其至性最可愍也、況其罪非大辟極刑乎、

秋七月三日、賜征西將士物有差、八月朔、以右大臣藤原不比等病、大赦天下、三日、不比等薨、年六十二、帝深悼惜焉、爲之廢朝、擧哀內寢、不比等歷事四朝、今上卽位、任太政大臣、固辭不拜、及薨就第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諡文忠、先是藤原氏未置氏長者、至不比等始命爲之、天平中獻渤海貢物於六陵、并祭不比等墓、寶字初、敕天下不得稱鎌足不比等名、四年追封淡海公、不比等生四子、武智麻呂房前宇合麻呂、世稱武智麻呂爲南家、房前爲北家、宇合任式部卿、是爲式家、麻呂右京大夫、是爲京家、子孫貴盛、而北家尤盛云、不比等以外祖之貴、位極人臣、而子孫分族、又皆世官世祿、各有家號、以命其族、支派旁流、布滿海內、不可勝紀、四日、以舍人親王爲知太政官事、新田部親王知五衛及授刀舍人事、

十二日、召持節大將軍大伴旅人還京師、九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陸奧言、蝦夷反、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二十九日、以播磨按察使丹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左京亮下毛野石代爲副將軍、從五位上阿倍駿河爲持節鎭狄將軍、以討蝦夷、是月、始修放生會、冬十月十七日、始置養民造器造興福寺三司、十一月八日、授南島人二百三十二人位有差、二十七日、置河內大縣郡、十二月二十五日、敕、轉經唱禮、先傳恒規、理合遵承、不須輙改、今僧尼自出方法、妄作別音、竟使後生積習成俗、若不變正、恐汙法門、宜以漢沙門道榮學問僧勝曉等爲師法、餘音並停之、

五年辛酉、春正月三日、雷、五日、以大納言長屋王爲右大臣、高市皇子之子也、二十四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七日、詔文武庶僚、自今以去、若遇災異、極言得失、又詔、文人武士、國家所重、醫卜方術、古今斯崇、宜擢學業優重、堪爲師範者、特加賞賜、勸勵後生、

因賜諸道博士醫術伎工等物有差、二月七日、地震、十五日、大藏省倉鳴、二十六日、日暈如白虹、南北有珥、召見左右大辨八省卿等於殿前、詔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躬居紫宮、心在黔首、無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爲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二十七日、詔曰、諺云、歲在申年、每有事故、去歲庚申、咎徵屢見、水旱並臻、平民流沒、秋稼不登、國家騷然、萬姓苦勞、加以朝廷儀表藤原大臣、奄然薨逝、朕心哀慟、況復災異之餘、延及今歲、風雲氣色、有違于常、朕心恐懼、日夜不休、聞之舊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徵、或有不善、則致之異、今群臣位高任大、豈可不盡忠誠、其有政令不便、直言盡意、無有隱諱、朕將親覽、於是公卿各仰屬司、上意見、

山縣禎曰、帝屢下詔以求直言極諫、知爲君之艱、以天下爲己責者也、其遭災異、恐懼自責、求言深切篤至、皆可以爲後世人

主之法矣、
三月七日、勅曰、朕君臨四海、撫育百姓、思欲家家貯積、人人安樂、頃者旱澇相仍、農桑有損、遂使衣食不足、致有饑寒、言念于玆、良増惻隱、今減課役、用助產業、其左右兩京、及畿內五國、並免今年之調、七道諸國、亦停今年之役、九日、詔、王公卿士及豪民、多畜健馬、競求無極、不唯失財、或致鬪爭、其爲條例、明立禁限、焉有司奏、宜據官品定畜馬之數、親王及大臣、不得過二十匹、諸王諸臣三位以上十二匹、四位六匹、五位四匹、六位以下至庶人三匹、一定以後、隨闕充補、若不能騎用者、錄狀申所司、閱馬帳、然後除補、如有犯者、以違勅論、其過品限、悉沒入官、夏四月九日、征夷將軍多治比縣守、鎮狄將軍安倍駿河等還京、二十日、始置佐渡賀母羽茂二郡、備前藤原郡、備後深津郡、周防玖珂郡、二十七日、令天下諸國擧力田、五月三日、以上皇不豫、大赦天下、五日、令七道按察

使、及太宰府、巡省諸寺、隨便併合、六日、詔曰、太上天皇聖體不豫、寢膳日損、每念至此、心肝如裂、因欲歸依三寶、祈其平復、宜簡取淨行男女一百人、得度修道、六月十日、太政官奏請、以按察使準正五位官、賜祿及公廨田仕丁、詔曰、朕之肱股、民之父母、獨在按察、寄重務繁、與群臣異、宜加祿一倍、使以當土物準度給之、又陸奧筑紫邊塞之民、數遇煙塵、疲勞戎役、加以父子死亡、室家離散、言念於此、深以矜懷、宜勿出今年調傭、諸國兵衆、殺獲逆賊、戰鬪有功者、給復二年、冒犯矢石、致戰死者、父子並復一年、如無子者、鄉里議其親族、亦聽復之、二十六日、割信濃置諏方國、秋七月四日、始令文武百官率妻女姊妹、會于六月十二月晦大祓、命中臣氏世領其事、故後世稱其祝詞曰中臣祓、七日、征隼人副將軍笠御室、巨勢眞人等還京師、斬首獲虜、一千四百餘、二十五日、詔曰、凡膺靈圖、君臨宇內、仁及動植、恩被羽毛、故周孔之風、最先仁愛、

李釋之教、深禁殺生、其放鷹司鷹狗、大膳職鸕鷀、諸國雞猪、悉放本所、令遂其生、從今而後、如有應須、先奏其狀待勅、其放鷹司、及職長上等、並停之、八月十八日、置長門按察使、管周防石見二國、又隸諏方飛騨于美濃、出羽于陸奧、佐渡于越前、隱岐于出雲、備中于備後、紀伊于大和國、九月十一日、帝御內安殿、遣使奉幣帛於大神宮、例幣始于此、以井上女王爲齋內親王、冬十月十四日、始置陸奧苅田郡、冬十二月六日、以上皇彌留、大赦天下、令都下諸寺轉經、七日、上皇崩于中安殿、年六十一、遺詔右大臣長屋王、參議藤原房前曰、朕聞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則天地定理、奚可悲哀、厚葬破業、重服傷生、朕甚不取焉、朕崩之後、宜於大倭國添上郡藏寶山雍良岑、造竈火葬、謚號稱某國某郡朝廷馭宇天皇、傳示後世、皇帝綜理萬機、一同平日、王侯卿相、文武百官、不得輒離職掌、追隨喪車、各守本司、視事如恒、其近侍官、及五衛府、務加警

衛、以備不虞、又詔、葬事所須、一依前勅、勿致闕失、轜車靈駕、不得刻鏤金玉、繪飾丹青、素薄是用、卑謙是從、丘體無鑿、就山作竈、芟棘開場、卽爲葬地、植常葉之樹、立刻字之碑、遣使固守三關、十三日、葬稚山陵、謚曰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豐國成姬天皇、追謚曰元明天皇、二十九日、地震、是日、新羅貢調、以上皇喪、從太宰府放還、
六年壬戌、春正月十八日、雷、二十日、以正四位上多治比三宅麻呂誣告謀反、流於伊豆島、正五位上穗積老指斥乘輿、流於佐渡島、二月朔、以正四位下安倍廣庭參議朝政、十六日、始置遠江山名郡、二十三日、先是兵部卿阿部首名奏、諸府衛士、往往偶語逃亡不已、蓋其壯年從役、白首歸鄉、艱苦彌甚、遂陷疏網、請得三周相替、以慰懷土之思、於是詔減衛士仕丁役年之數、限三歲以爲一番、依式交替、勿使留滯、尋以陸奧邊郡接蝦夷、屢被寇賊、放還其國授刀兵衛、衛士、帳內、資人防閤仕丁、二十七日、賜諸有學術

者二十三人田、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十六日、授征討蝦夷隼人將軍已下、及有功蝦夷譯語人勳位、各有差、二十一日、詔曰、布政之方、莫先仁恕、故賑恤之惠、無隔遐方、撫育之仁、普覃寓內、今有司奏言、諸國罪人當流已上者、總四十一人、每聞此奏、朕甚愍之、萬方有辜、在余一人、所奏罪人、並從坐者、宜咸放免、勿拘檢焉、唐人王元仲造飛舟獻之、帝嘉賞、授從五位下、閏四月二十五日、太政官言、食之爲本、是民所天、隨時設策、治國通法、請勸農積穀、以備水旱、使國郡發民、墾良田一百萬町、限役十日、給其糧食、所須器械、借以官物、秋收後令其自備、若有國郡司作逗留、不肯開墾解卻、雖經恩赦、不在免限、如部內百姓墾闢荒地、收穫雜穀三千石已上、賜勳六等、一千石以上、修身勿事、見帶八位已上、加勳一轉、即酬賞之後、稽遲不營、追奪位記、各還本色、五月十日、以式部大錄津生沼麻呂爲遣新羅使、秋七月三日、客星見、七日詔曰、

陰陽錯謬、災旱頻臻、由是奉幣名山、奠祭神祇、甘雨未降、黎元失業、朕薄德所致、百姓何罪、宜大赦天下、令國郡司審錄冤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高年之徒勤加存撫、

山縣禎曰、帝屢大赦天下、又詔令放鷹狗鸕鷀雞猪之類者、雖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其至性惻怛之所發、愛民而後及禽獸者也、與齊宣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異矣、

十日、太政官奏、僧綱居處不一、法務不備、雜事荐臻、終違令條、宜以藥師寺常爲住居、又在京僧尼、巧說罪福、不練戒律、詐誘衆庶、內黷聖敎、外虧皇猷、使人妻子剃髮刻膚、動稱佛法、輙離室家、或負經捧鉢乞食街衢、或僞誦邪說、寄法村邑、聚宿爲常、妖訛成群、始似修道、終挾姦亂、永言其弊、特須禁斷、從之、太白晝見、十九日、詔曰、朕以庸虛、紹承鴻業、克己自勉、未達天心、是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宜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種晚禾蕎麥、及大小麥、藏置儲

積、以備年荒、自五月不雨至是月、八月十四日、以今年少雨、禾稻不熟、詔免天下諸國田租、二十九日、令諸國司簡點柵戶一千人、配陸奧鎭所、九月二十二日、令伊賀伊勢尾張近江越前丹波播磨紀伊等國始輸錢調、冬十一月七日、始置女醫博士、十九日、詔、謄寫佛經若干、召僧尼二千六百餘人、以十二月七日、設齋於京師畿內諸寺、助元明帝冥福、十二月十三日、敕造佛像、薦天武帝持統帝冥福、二十三日、津生沼麻呂還自新羅、是歲、以征隼人多殺死、行放生會於宇佐八幡宮、放生會始于此、

七年癸亥、春二月二日、遣僧滿誓於筑紫、造觀世音寺、十四日、詔曰、乾坤持施、燾載之德以深、皇王至公、亭毒之仁斯廣、是以居南面者、必代天而闡化、儀北辰者、亦順時以涵育、朕巡京城、遙望郊野、東候始啓、丁壯就隴畝之務、時雨漸澍、螢蟄有浴灌之悅、何不流寬仁以安黎元、布淳化而濟萬物乎、宜給戶頭百姓種子各二

斛、布一常、鍬一口、令農桑之家永無失業、二十三日、鑿矢田池、夏四月八日、太宰府言、日向大隅薩摩士卒、征討隼賊、久困軍役、加之年穀不登、飢寒交迫、兵役之後、必有饑疫、冀降天恩、給復三年、許之、十七日、太政官奏、頃者百姓漸蕃、田地漸少、請勸課天下、開闢田疇、或有新鑿池溝營田者、不限多少、許傳三世、若因舊池溝者、給其一身、從之、五月九日、行幸芳野宮、十三日、還宮、十五日、制、神戶當造籍帳、戶無增減、依本爲定、若有增益、即減之、死損即加之、十七日、大隅薩摩隼人六百二十四人朝貢、二十日、饗隼人奏土風歌舞、首帥三十四人敍位賜祿有差、秋八月八日、新羅遣朝奈麻金奧宿等來貢、二十八日、制、麥之爲用、在人尤切、救乏之要、莫過於此、是以藤原朝廷、割取官物、播殖天下、比年以來、多虧耕種、或困飢饉、非獨百姓懈緩、而罪亦在國郡司、自今以後、催勸百姓、勿令失時、其耕種町段、收穫多少、每年具錄、付計帳使上聞、九

月十七日、出羽國司多治比家主言、蝦夷五十二人功效已顯、酬賞未霑、仰頭引領、久望天恩、夷狄愚闇、不加撫慰、恐再解散、救加賞爵、冬十月十一日、左京人獻白龜、十七日、造危村橋、二十三日、以白龜出詔賜親王公卿大夫百僚物有差、曲赦出龜郡、免今年租調、是歲、初推古朝皇太子厩戶置施藥療病悲田敬田四院於四天王寺、蓋屬寺僧經管、收養孤老貧病、至此更設施藥悲田二院於興福寺、施封五千戶、及伊豫水田一百町、越前稻十三萬束、資養病者孤兒、

八年甲子、春二月四日、禪位於皇太子、

論賛曰、帝受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瘼、飢則賑之、疫則藥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租、而惠鮮鰥寡、表旌孝義、每有災異、戒愼恐懼、以求直言極諫、嘉謨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眞主也、凡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誠惻怛、和煦及

物、恭儉仁恕、出於天性、既富既庶、四海乂安、用能致郅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二帝憂勤之心、則大日孁貴照臨宇宙之德、亙萬世而無斁矣、

賴襄曰、天智畫一之政、天武以還、經於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而莫之或更、率由其舊、而倍修治之、課牧宰、禁姦利、通言語、明軍政、正度量、嚴律令、其記於策者、班班然可按也、而其大者在於保民而已矣、民之於君、猶水之於魚、土之於木也、有此則活、無此則死、故保民乃所以自保也、國朝之定租稅、已輕於二十取一矣、而列朝之政、有水必減、有旱必蠲、有疾疫興作軍旅、必給復之、其逋租積欠、在十數年之前者、時出令除免之、懃懇如此者、不徒垂恩以結其心也、不如此、則民力薄、民力薄、則國本弱、欲强其本者、必培而沃之、猶恐其或蹙、有根斯有枝、有民斯有君、列聖之所爲、亦察於此爾、後世則不然、以爲君本也、民末也、

務培克之、浚其膏血以自殖、輔其欲者、謂之能吏、呵責鞭撻、以求應副、流亡歲多、田土歲蕪、補目前之升合、而損後日之億萬、國以貧弱、至不能自保、則誰之咎歟、故曰、君之保民、所以自保也、抑雖後世之君、非不欲保民也、無奈國用不足也、故欲保民者必自儉、不特自儉也、以此率人、所以上下俱給也、當列聖之時、勸民課種諸穀、至蔬菜之類、莫不曲盡、而交易之用、則止於錢、非如後世之汲汲造金銀幣也、而未嘗聞其用之或滯且乏、所以能然者、何哉、聖武初年、以京師士民、板屋草舍、難營易破、五位以上、及庶民力堪營辨者、令以瓦葺、嗚呼、其風俗之不奢也如此、後世之貴金銀賤穀粟、上下常苦不給、而農民無息肩之日者、其故可知也、

山縣禎曰、託孤寄命、如伊尹周公則可矣、若附託非其人、則權歸大臣、威福一去君、而竟難復也、自古姦臣、專威權者、皆欲立

幼主、以其利於己也、故君死孤幼之際、誠可慮之時也、文武崩時、太子幼弱、是以隨推古皇極之例、遺詔請母后踐阼、元明帝亦以太子尙幼、傳位於元正帝、皆擇賢以讓位、以固皇基、蓋庶乎得時之權者歟、但文武以子禪位於母、其事不順、不如直傳諸元正之愈矣、

又曰、帝以政治之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在食貨、下詔而勸民耕織、又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設儲蓄以備年荒、可謂知務矣、至旱澇違時、年穀不熟、則惻然責己、除田租、免課役、以恤百姓、可不謂盛德之事哉、觀其養老七年之詔、實見至公至仁、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其巡京城、而給百姓種子、卽省耕而補不足之擧也、史家稱以女中堯舜、蓋亦非過論矣、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聖武天皇

聖武天皇、諱首、文武帝子也、母夫人藤原宮子娘、右大臣不比等女也、元明帝和銅七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加元服、元明帝將去位、以皇太子尙幼、傳位於元正帝、養老八年二月四日、皇太子受禪、卽天皇位於大極殿、時年三十一、元正帝宣詔、以獲瑞龜、改養老八年爲神龜元年、大赦天下、益一品舍人親王封五百戶、知太政官事如故、授二品新田部親王一品、以右大臣長屋王爲左大臣、

神龜元年甲子、春二月二十二日、從七位下大伴南淵麻呂從八位下錦部安麻呂等獻私穀於陸奧鎭所、並授外從五位下、三月朔、行幸芳野宮、五日、還宮、二十二日、尊夫人藤原氏曰皇太夫人、

二十三日、詔定配所之遠近、伊豆安房常陸佐渡隱岐土佐六國爲遠、信濃伊豫爲中、越前安藝爲近、二十五日、令天下準國大小、割稅稻置國儲、出擧收利、充朝集及臨時差使等粮、陸奧言、海道蝦夷反、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夏四月朔、令七道諸國造軍器幕釜等、三日、以佐伯兒屋麻呂死事、贈從五位下、賜賻、七日、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宮內大輔高橋安麻呂爲副將軍、征討蝦夷、十四日、令坂東九國兵三萬、敎習騎射、試練軍陣、運帛絁綿布於陸奧鎭所、五月五日、帝御重閣中門、觀獵騎、一品以下至京畿近江等國郡子弟兵士庶民、勇健豪富者、悉供其事、士以上賜祿有差、二十四日、以從五位上小野牛養爲鎭狄將軍、鎭撫出羽蝦狄、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八月二十一日、以從五位上土師豐麻呂爲遣新羅大使、冬十月朔、治部省言、勘檢天下僧尼名籍、或出家原由不明、或綱帳有名、官籍無名者、凡一千一百二十二人、

敕一定見名、皆給公驗、五日、行幸紀伊、七日、行至玉垣勾頓宮、八日、至玉島津頓宮、十二日、造離宮於岡東、十六日、詔、改弱濱爲明光浦、置守戶、春秋二時祭玉津島神、二十一日、還至和泉所石頓宮、二十三日、車駕還宮、二十九日、先是息長臣足爲出雲按察使、贖貨狼籍、至是奪其位祿、十一月八日、太政官奏、上古淳朴、冬穴夏巢、後世聖人、代以宮室、又有京師、帝王爲居、萬國所朝、自非壯麗、何以表德、板屋草舍、中古遺制、難營易破、空殫民財、請命有司、令五位以上及庶人力堪營辨者、以瓦葺屋塗丹堊、奏可、二十三日、大嘗、晦、征夷持節大使藤原宇合、鎭狄將軍小野牛養等還京師、是歲、鎭守將軍大野東人始築多賀柵、以備邊寇、

二年乙丑、春閏正月四日、俘囚百四十四人配伊豫、五百七十八人筑紫、十五人和泉監、二十二日、詔敍征夷將軍藤原宇合以下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勳位、各有差、三月十七日、常陸百姓爲俘賊

所燒、失財物者、九分已上、給復三年、四分二年、二分一年、是月、行幸甕原離宮、夏五月二十二日、土師豐麻呂還自新羅、是月、行幸芳野離宮、六月二十二日、太白晝見、秋七月十七日、詔七道諸國曰、除災祈祥、必憑幽冥、敬神尊佛、清淨爲先、今聞諸國神祇社內、多有穢臭、及放雜畜、敬神之禮、豈可如是、其國司長官、自執幣帛、愼致淸掃、常爲歲事、又諸寺院勤加掃淨、令僧尼讀金光明經、或最勝王經、以禱國家平安、九月二十二日、詔曰、朕以寡薄、嗣膺景圖、戰戰兢兢、夕惕若厲、懼一物之失所、睠微生之便安、敎令不明、至誠無感、天示變異、地頻動震、仰惟災眚、責深在予、昔殷宗脩德、消雊雉之妖、宋景行仁、弭熒惑之異、遙鑑前軌、寧忘敬畏、宜令所司度三千人、出家入道、左右京及大倭諸寺、轉經七日、憑此冥福、冀除災異、冬十月十日、行幸難波宮、晦、太白歲星晝見、十一月十日、日南至、御大安殿、受賀、宴親王及文武百寮、先是播磨直弟兄

赴唐、始獲柑子而還、佐味蟲麻呂善殖其種、是日竝褒授從五位下、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一日、詔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先典有恤刑之制、今京師及天下諸國、見禁囚徒、死罪宜從流、流罪宜從徒、徒以下竝依刑部奏、帝最信佛、戒殺生、故有是詔、爾後朝政姑息、殺人者不死、紀綱之衰、始於此、是歲、始置陸奧鎭守府、邈要中以陸奧爲最疆土尤廣、故竝置國府鎭府、以信夫郡以南租稅充國府公廨、菊田以北稻穀充鎭府兵粮、

三年丙寅、夏六月五日、新羅遣薩飡金造近金奏勳等貢朝、十四日、詔、給醫藥於京畿諸國、依病輕重賜穀、以救百姓、十五日、以上皇不豫、命天下放生、秋七月十八日、以上皇不豫、詔、大赦天下、給湯藥於疹疾者、九月十二日、帝臨軒詔曰、今秋大稔、民產豐實、思與天下共此歡慶、宜免今年田租、十五日、內宴生玉來、敕朝野文人上詩賦、二十七日、賜文人一百十二人絁綿帛各有差、冬十月

七日、行幸播磨印南野、十日、至印南野邑美頓宮、十九日、還至難波宮、晦、車駕至自難波、是歲、僧行基始造山崎橋、尾張飢、遠江水、賑貸三年、

四年丁卯、春正月九日、宴五位已上於南苑、賚帛有差、二月十三日、雷風大雨、十八日、集僧尼九百于中宮、讀金剛般若經、以禳災異、二十一日、御內安殿、召文武百寮、詔曰、比者咎徵荐臻、災異不止、如聞時政違乖、民情愁怨、天地告譴、鬼神見異、朕德不明、政有懈缺、邪將百寮官人、不勤奉公邪、身隔九重、多未詳委、宜令諸司長官、精擇主典以上、勞心公務、清勤著聞者、心挾姦僞、不供其職者、具名奏聞、其善者量與昇進、其惡者隨狀貶黜、宜莫隱諱、副朕意焉、是日、遣使七道、巡察國司政績、二十三日、詔、賜京邑六位已下至庶人戶鹽穀、三月三日、諸司長官、具官人勤惰善惡奏之、十三日、御正殿、詔、賜官人稱職者物、上等絁、中等不在賜例、下等黜

之、二十二日、御南苑、勅衞府人等、日夜宿衞闕庭、不得輒離其府、因賜五衞府授刀寮醫師已下至衞士布有差、夏五月朔、日有食之、四日、行幸甕原離宮、五日、帝御南野榭、觀騎射、六日、還宮、二十日、飄風折南苑樹、樹化爲雉、秋九月三日、遣井上內親王侍大神宮、二十一日、渤海使者高齋德等八人至出羽、遣使存問、先是渤海王大武藝遣寧遠將軍高仁等二十四人朝貢、至蝦夷、仁義等被害、至是齋德等僅免而來、渤海朝貢始於此、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至武藝父祚榮屬唐、封渤海郡王、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武藝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之、唐主隆基命襲王號、未幾黑水靺鞨聘唐、唐主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發兵擊黑水、門藝諫曰、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

唐爲敵、可謂雄疆、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固諫、武藝怒欲殺之、門藝懼奔唐、武藝遣使請殺之、唐主不許、武藝遣兵攻唐登州、唐遣門藝拒之、無功、武藝既與唐搆難、始朝貢中國云、閏月二十九日、皇子生、冬十月五日、以皇子生、赦天下、賜百官物、十一月二日、賜宴文武百寮、立皇子爲皇太子、八日、南島人來朝、十二月二十日、七道巡察使復命、隨狀黜陟國司等有差、是歲、安房大風損稼、上總山崩人死、賑恤之、先是豐前宇佐郡菱形山有八幡神見焉、是歲造神宮、曰廣幡八幡大神宮、所謂宇佐宮也、此後八幡大神大著矣、

五年戊辰、春正月三日、渤海使朝賀、十七日、帝御中宮、渤海使上武藝書及方物、書曰、武藝啓、山河異域、國土不同、延聽風猷、但增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開基、奕葉重光、本枝百世、武藝忝當列國、濫總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但以天涯路阻、

海漢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絕問、親仁結援、庶叶前經、通使聘鄰、始于今日、謹遣寧遠將軍郎將高仁、義游將軍果毅都尉德周、別將舍那婁二十四人、齎狀、幷附貂皮三百張奉送、土宜雖賤、用表獻芹之誠、皮幣非珍、還慚掩口之誚、主理有限、披瞻未期、時嗣徽音、永敦隣好、於是齋德等八人並授正六位上、賜宴奏樂、二月十六日、以從六位下引田蟲麻呂爲送渤海客使、三月三日、帝御鳥池塘、宴五位以上、召文人賦曲水詩、是春、制、外五位騎馬途逢步行僧尼、下馬過去、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授隼人外五位、給位祿、十六日、賜齋德等綵帛綾錦有差、賜武藝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郡王、省啓具知、恢復舊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宜佩義懷仁、監撫全境、滄波雖隔、不斷往來、便因首領高齋德還次、付書幷信物綵帛一十匹、綾一十匹、絁一百絇、綿二百屯、差送使發遣歸鄉、漸熱、想平安好、二十五日、敕曰、如聞諸國郡司等、部下有騎射相撲、

及膂力者、輙給王公卿相之家、有詔搜索、無人可進、自今而後、不得更然、若有違者、嚴加黜罰、國郡宜先事簡點、待勅到、即時貢進、是月、陸奧請新置白河軍團、又改丹取軍團爲玉造團、許之、五月十六日、左右京水損七百餘戶、賜布穀鹽、二十日、太白晝見、秋八月朔、詔禁天下養鷹、始置內匠寮、中衞府、中衞府衞兵三百人、常在大內、以備周衞、與五衞府通稱六衞府、四日、太白經天、二十一日、以皇太子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百七十七軀、寫經一百七十七卷、大赦天下、九月十三日、皇太子薨、二十九日、流星墜宮中、冬十月二十日、僧正義淵寂、遣治部官人監護喪事、賻絁絲綿布、十一月朔、雷、三日、以從四位下知努王爲造山房司長官、十三日、日南至、御南苑、宴五位以上、賜絁有差、二十八日、擇僧九人住山房、十二月二十八日、頒金光明經六十四帙於諸國、國別轉讀、以祈國家平安、是歲、始試進士、

天平元年己巳、春正月十六日、敕、孟春之月、萬物和悅、宜給京畿官人以下酒食價直、酺一日、二十一日、詔、五位以上高年不堪朝者、遣使就家慰問賜物、二月十二日、殺左大臣長屋王、先是漆部君足、中臣宮處東人譖曰、長屋王私學左道、欲傾國家、即夜遣使固三關、令式部卿藤原宇合、衞門佐佐味蟲麻呂、左衞士佐津島家道、右衞士佐紀佐比物等、將六衞兵圍長屋王第、明日遣一品舍人親王、新田部親王、大納言多治比池守、中納言藤原武智麻呂、右中辨小野牛養、少納言巨勢宿奈麻呂等、窮問賜自盡、年四十六、夫人二品吉備內親王、子膳夫王、桑田王、葛木王、鉤取王、皆自縊、安宿王、黃文王、山背王、以藤原不比等女所生、得不死、悉捕家人錮之左右衞士兵衞等府、長屋好學善詩、一時名流多遊其門、嘗招新羅使者餞之、極遊讌之盛、至是遘讒而死、時人冤之、十三日、遣使葬長屋王吉備內親王、敕曰、吉備內親王無罪、宜准例

葬之、長屋王雖有罪伏誅、勿薄其葬、十七日、外從五位下上毛野宿奈麻呂等七人坐與長屋交通、處流、二十一日、曲赦坐長屋王事左右京大辟已下罪、大伴子蟲嘗事長屋、蒙恩遇、後十年偶與東人圍碁、語及長屋事、子蟲憤罵拔劍斬之、三月十八日、柿本人麻呂卒、妙作和歌、世稱歌聖、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之間、與高市新田部諸皇子遊、陪駕紀伊伊勢雷岳吉野、遊近江石見筑紫等諸國、所過無不詠歌、晚居石見而終、時有山部赤人者、又以和歌聞、與人麻呂齊名、稱曰山柿、論者以爲人麻呂難立赤人上、赤人難立人麻呂下、後世稱爲和歌之仙、夏四月三日、敕文武百官天下百姓、有學異端、修妖術、厭魅呪咀、以爲民害者、首斬從流、如有停住山林、佯說佛法、封印書符、合藥造毒、萬方作怪、違犯勅禁者、亦同其罪、五月五日、帝御松林苑、賜騎者錢一千文、六月二十日、左京職獻龜、背有文曰、天王貴平知百年、二十一日、薩摩隼人

貢朝、二十四日、帝御大極殿閤門、隼人奏風俗歌舞、二十八日、授隼人位、賜祿有差、秋七月二十日、大隅隼人貢調、八月五日、以獲瑞龜、詔改元大赦、免左右京今年田租、獲瑞者賀茂子蟲授位賜物、唐僧道榮以敎子蟲獻瑞、擬從五位下階、賜緋色袈裟幷物、又錄鎮守兵進退如法、臨敵奮勇、輕死忘生者姓名兵役年數、差專使聞奏、鎮守將軍大野東人乃具錄奏上、敕授位賜物各有差、十日、立夫人藤原光明子爲皇后、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七日、置京畿班田司、

二年庚午、春正月十六日、帝御大安殿、宴五位已上、及晩、幸皇后宮、百官主典已上陪從踏歌、且奏且行、引入宮中而賜酒食、書短籍以仁義禮智信五字、令取之、隨字賜物、盡歡而罷、二十六日、陸奥言、田夷村蝦夷已悛賊心、久循朝化、請建郡編貫、許之、三月二日、釋奠、詔遣右中辨中臣廣見、就大學寮慰勉博士學生、賜物有

差、三月朔、太宰府言、大隅薩摩兩國百姓、建國以來、未曾班田、其所有田悉是墾田、相承爲佃、不願改動、若經班授、恐多喧訴、許之、二十七日、太政官奏、大學生徒、既經歲月、習業備淺、猶難博達、實是家道困窮、無物資給、雖有好學、不能遂志、望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十人以下、五人以上、專精學問、以加善誘、仍給夏冬服幷食料、又陰陽醫術、及七曜頒曆等類國家要道、不得廢闕、但見諸博士年齒衰老、若不敎授、恐致絕業、請令吉田宜、大津首等、各敎弟子、以習其業、給衣食、準大學生、又諸蕃異域風俗不同、若無譯語、難以通事、令粟田馬養、播磨乙安等、各敎弟子習漢語、並許之、夏四月十日、太政官定、諸國主典已上、職掌雖異、至於行事、必應共知、其史生預事有失者、亦同科罪、十六日、詔改天下婦女衣服、施用新樣、十七日、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五月六日、制、諸國種殖桑漆帳籍不實、今後宜依令殖滿、每年巡檢、實錄以聞、如遣使

勘合、不如法者、國郡司必加黜罰、六月二十七日、以旱檢校四畿內水陸田、神祇官曹司災、二十九日、震神祇官屋、災、閏月十七日、敕新田部親王、率神祇官卜雷震、遣使奉幣畿內七道諸社、二十七日、敕、比者亢陽稍盛、恐損年穀、宜遣使者四畿內、令檢百姓產業、秋七月十一日、詔曰、供給齋宮年料、自今以後、皆用官物、不得依舊充用神戸庸調等物、八月晦、引田蟲麻呂還自渤海、九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帝御中宮、引田蟲麻呂等獻渤海方物、二十五日、遣使六陵奉渤海方物、二十八日、停諸國防人、專差東國兵士配戍、二十九日、詔曰、京及諸國、多有盜賊、或劫掠人家、或侵奪海舶、蠹害百姓、莫甚於此、宜令所在官司嚴加捉搦、又安藝周芳國人等、妄說禍福、多聚徒衆、妖祠死魂、有所祈請、又京左山原有聚徒者、妖言惑衆、多則萬人、少不下數千、深違憲法、爲害尤甚、自今以後、勿使更然、又造陷捕禽獸、先朝所禁、擅發兵馬、當今不聽、而諸

國造陷發兵殺害猪鹿、非直害生、實違章程、宜頒諸道、並須禁斷、冬十月晦、遣使頒渤海方物於諸國名神社、十一月七日、雷雨大風、

三年辛未、春正月二十六日、以神祇官奏、庭火御竈、四時祭祀、立爲永例、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七日、廢諏方國、併信濃國、夏六月、紀伊阿氏郡海水如血、秋七月朔、大納言大伴旅人薨、有文操、善和歌、性愛酒、作歌十餘首、極贊酒德、帝重其爲人、初爲太宰帥時喪妻、帝遣式部大輔石上堅魚於太宰府弔賻、旅人在府病甚、奏請見弟右兵庫助稻公、姪治部少亟胡麻呂、有所遺言、帝乃遣二人省視、尋得瘳、其在京師病革、遣內禮正縣犬養人上侍養、其被眷遇如此、八月五日、敕諸司主典以上舉所知堪濟務者、七日、主典以上三百九十六人詣闕上表、具名以聞、詔曰、頃年優婆塞優婆夷、隨逐僧行基、如法修行者、男年六十一、女年五十五以上、皆

聽入道、自餘持鉢行路者、嚴加捉搦、其喪父母夫、期年中修行者無論、十一日、詔、依諸司擧、擢式部卿藤原宇合、民部卿多治比縣守、兵部卿藤原麻呂、大藏卿鈴鹿王、左大辨葛城王、右大辨大伴道足六人爲參議、二十五日、以今歲登熟、詔、免京畿諸國今年田租之半、但淡路阿波讚岐等國租、及天平元年以往逋負、咸免除之、冬十一月十五日、日南至、御南樹苑、宴五位已上、賜錢有差、二十二日、始置畿內總管、諸道鎭撫使、以一品新田部親王爲大總管、從三位藤原宇合副總管、從三位多治比縣守爲山陽道鎭撫使、從三位藤原麻呂山陰道鎭撫使、正四位下大伴道足南海道鎭撫使、大總管帶劍待敕、副總管與大總管同管、如有因事入部、聽從騎兵三十、其職掌差發京畿兵馬、搜捕集徒衆張黨勢、劫老少略貧賤、論時勢議人物、邪曲寃枉、盜賊妖言、非衛府執兵器者、國郡司治績善惡、卽時奏聞、其有犯罪者、先決杖一百以下、然後

奏聞、鎭撫使掌同總管、但不得差發兵馬、二十六日、車駕巡幸京中、徑獄前、聞囚人悲吟叫呼、意愍傷之、遣使錄犯狀輕重、降恩悉免死罪以下、且賜衣服、使其自新、十二月二日、甲斐獻神馬、二十一日、以神馬出、詔大赦、賑恤窮老節孝、進獲馬者位、免甲斐今年庸、及出馬郡庸調、

四年壬申、春正月朔、帝始冕服受朝、二十日、以從五位下角家主爲遣新羅使、二月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十九日、新羅遣韓奈麻金長孫等朝貢、因請朝貢年期、詔許三年一朝貢、二十三日、祈雨、秋七月五日、以旱詔赦天下、又審錄寃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賑恤窮老、六日、詔、括畿內百姓畜猪四十頭放之、十五日、地震、八月四日、大風雨、十一日、角家主還自新羅、十七日、以從四位上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中臣名代爲副、正三位藤原房前爲東海東山二道節度使、從三位多治比縣守山陰道節度使、藤原

宇合西海道節度使、二十二日、敕東海東山山陰三道、兵器牛馬、竝不得賣與他方、一切禁斷、勿使出境、又節度使所管諸國軍團、幕釜有闕者、割取今年應入京官物充價、速令塡備、又四道兵士、依令差點、滿四分一、其兵器修理舊物、造百石以上船、量便宜造穀燒鹽、又免筑紫兵士課役、其白丁免調輸庸、年限遠近、聽敕處分、又使以下、傔人以上、竝得帶劍、兵士每月一試、得上等者、賜庸綿二屯、中等一屯、二十七日、大風雨、壞民廬舍、及佛寺堂塔、九月朔、賑給和泉監百姓、四日、遣使于近江丹波播磨備中、造遣唐船四艘、此後遣唐常以四艘爲度、其航路所由、曰値嘉島、屬肥前、島西有二港、一曰相子田泊、容船二十餘艘、一曰川原浦、容十餘艘、使船先發難波津、經博多津、而會于此、乃自川原西抵旻樂埼、解纜西馳、當時官船航遠洋者、唯有此四隻、而往往不免漂沒、故使人或有取路韓地者、冬十月三日、始置造客館司、十一月二十七

日、日南至、御南苑、宴群臣、賜親王已下絁、高年綿、曲赦京畿二監徒罪以下、十二月十七日、竪河內狹山下池、二十二日、地震、是歲、旱、稼穡不登、

五年癸酉、春正月七日、雷風、閏三月二日、以去年炎旱、五穀不登、敕和泉監紀伊淡路阿波等國、貸今年大税、二十一日、召諸王窮乏者二百十三人於殿前、各賜米鹽、詔、責其懶惰、令治生業、是春、賑恤大倭河內遠江淡路讚岐飢饉、二十六日、遣唐大使多治比廣成辭見、賜節刀、夏四月三日、廣成等四船發難波津、聘於唐、判官泰朝元僧辨正子、唐主以舊好厚賜之、五日、制、先是國司交替、或替人未到、上道向京、或交替已訖、不付解由、因告朝集使等、戒飭之、而國司寬縱、尙不奉行、故遷任者、不得居官、無職之徒、不許直寮、空延日月、至此制、遷代者必付解由、申送於官、立爲恒例、五月二十六日、以皇后疾、敕大赦天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始

令大膳備盂蘭盆供、著爲恒典、八月十七日、帝臨朝始聽庶政、冬十二月二十六日、遷出羽柵於秋田村高清水岡、及成曰秋田城、以出羽守介專當、後世常以介兼之、因號秋田城介、又建於雄勝村、令民居焉、是歲、左右京及諸國飢疫、賑貸之、

六年甲戌、春正月十五日、定諸國司每歲貸官稻、大國十四萬束以下、下國八萬束以下、其過數者、據法科罪、十七日、以大納言藤原武智麻呂爲右大臣、二月朔、御朱雀門、觀歌垣、令京師士女縱觀、賜奉歌垣男女祿有差、三月十日、行幸難波宮、十七日、行至竹原井頓宮、十九日、車駕還宮、夏四月七日、地大震、山崩川壅、民多壓死、十二日、遣使畿內七道、檢察神社破壞、十七日、詔以地震之異常、遣使檢察八陵及有功諸王之墓、又詔地震之災、恐由政事有闕、凡厥諸寮、勉理職事、自今以後、若不改勵、隨其狀迹、必加貶黜、二十一日、遣使京畿、問民疾苦、二十三日、免諸道健兒儲士選

士田租雜傜之事、二十六日、禁擬七十以上者爲郡司、五月二十八日、太政官奏、天平四年大旱以來、百姓貧乏、宜限一年借貸畿內百姓大稅、又大倭十四郡公私擧稻、每郡有之、愚民競貸、至于責徵、不能盡備、資財既罄、遂償田宅、而每年廻擧、取利過本、父負物、徵之妻子、子負物、徵之父母、自今以後、悉皆禁斷、許之、秋七月七日、觀相撲戲、是夕、御南苑、命文人賦七夕詩、賜物有差、十二日、以災異詔大赦天下、九月十六日、制安藝周防二國以大竹河爲界、二十四日、地大震、冬十月四日、曲赦京師死罪、是月、遣唐使四船發唐蘇州、會雲霧晦冥、風濤大作、四船飄蕩、多治比廣成船得至越州、候風發歸、十一月二十日、廣成著多褹島、二十一日、太政官奏、佛敎流傳、必在僧尼、度人才行、實簡所司、比來出家、不審學業、多由囑請、甚乖法意、自今以後、所擧度人、取闇誦法華經若最勝王經一部、淨行三年以上者得度、許之、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七年乙亥、春二月十七日、新羅使級伐飡金相貞等來朝、二十七日、遣中納言多治比縣守召新羅使於兵部曹、問入朝之由、使人言、改國號王城國、以其私改國號責却之、三月十日、遣唐大使多治比廣成還自唐、下道眞備、僧玄昉等偕使歸、獻孔子及十哲像、唐禮大衍曆等書、其他數十物件、眞備在唐十八年、研覽經史、該涉衆藝、留學生播名唐國者、唯眞備阿部仲麻呂二人而已、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阿部內親王師之、受禮記漢書、帝令學生悉從之、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六道、其後定爲四道、謂紀傳、明經、明法、算道也、仲麻呂留於唐、仲麻呂僚人羽栗吉麻呂娶唐人女生子翼、攜之而還、翼後以文學聞、初廣成在唐、易姓曰丹墀、子孫遂稱丹墀氏、唐人袁晉卿從來、後仕朝、賜姓淸村、時年十八九、通文選爾雅音、詔爲大學音博士、後至大學頭、自朝廷通使於唐、選學生有才者從之、留而講學、謂之留學生、於是海內學生

內遊國學、外遊唐國、文學大盛、夏五月四日、衆星交錯、亂行無常、五日、帝御北松林、觀騎射、遣唐使及唐人奏唐新羅樂、二十日、制畿內七道外散位及勳位定額、每國有差、二十三日、以災異頻興、大赦天下、賑恤老窮、六月五日、敕、先令合寺者、自今後停之、宜令務加修造、若有懈怠不造者、準前幷之、其既幷造不煩分拆、秋七月二十六日、大隅薩摩隼人二百九十六人朝貢、二十七日、以忌部蟲名等請、聽差忌部氏爲幣帛使、八月八日、帝御大極殿、二國隼人奏方樂、九日、賜隼人三百五十二人爵祿有差、十二日、以太宰府疫死者多、敕奉幣部內神祇、讀經諸寺、仍遣使賑給疫民、幷加湯藥、又令長門以內諸國、禳祭、二十三日、太宰府言、管內諸國、疫瘡大行、請停今年貢調、許之、九月二十八日、美作守阿部帶麻呂故殺四人、其族人詣官申訴、右大辨大伴道足等不理其事、乃下所司科決、諸人皆服罪、則詔悉宥之、是後每有災祥事故、率行

大赦、歷世相受、倣以爲常典、其獘益滋、晦、一品新田部親王薨、詔、親王之喪、毎七日供齋、以僧一百人爲限、七七齋訖停之、永以爲例、冬十一月十四日、知太政官事一品舍人親王薨、性聰敏、好學通古今、帝悼惜、薨年六十、閏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以災異屢見、疫癘不已、詔、大赦天下、賑窮老旌節孝、十九日、更置鑄錢司、二十一日、帝臨朝、敕諸國朝集使曰、朕選卿等任爲國司、奉遵條章、僅一二人、而或虛飾干譽、或背公營私、以故國內弊損、百姓困乏、自今以後、勤恪奉法者褒賞之、懈怠無狀者貶黜之、宜知斯意、各自努力、是歲、太宰大貳小野老遣高橋牛養於南島樹牌、毎牌書島名及津泊路程、令漂船知所向、穀頗不稔、自夏至冬、天下患豌豆瘡、夭死者多、

八年丙子、春二月七日、賜入唐僧玄昉封一百戶、田十町、扶翼童子八人、道慈扶翼童子八人、二十八日、以從五位下阿倍繼麻呂

爲遣新羅大使、三月朔、行幸甕原離宮、五日還宮、二十日、太政官奏、諸國公田國司隨鄕土沽價賃租、以其價送太政官、以供公廨、許之、夏五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制、諸國調布長二丈八尺、濶一尺九寸、庸布長一丈四尺、濶一尺九寸爲端、常陸曝布、上總望陀細貲、安房細布、及出絁鄕庸布依舊、六月二十七日、幸芳野離宮、秋七月十三日、還宮、十四日、以上皇病、詔度僧一百人、都下四大寺行道七日、給天下百姓僧尼有病者藥糧、及高年穀、賑恤窮民、是月、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還自唐、唐人皇甫東朝等三人、波斯國人李密醫從來、先是名代與遣唐大使多治比廣成聘於唐、及還海中遇風、漂至南海、艱難辛楚、僅得還唐、唐主憫之、付書發回、冬十月二十二日、詔、太宰府所管諸國、勞役不少、加以去冬疫瘡、免今年田租、十一月三日、詔、授中臣名代從四位下、故判官田口養年富、紀馬主並贈從五位下、蓋與名代同船而死者也、皇甫東朝

李密醫等授位有差、十九日、以秋稼不熟、詔、免京畿及二監田租、是歲、南天竺僧菩提與林邑國僧佛哲駕小舟至難波津、菩提其國婆羅門種也、最爲貴族、帝甚崇信之、後爲僧正、時呼曰波羅門僧正、佛哲通其國樂、今樂部中有菩提拔頭加樓頻及林邑樂、皆佛哲等所傳云、又唐僧道璿歸化、始傳華嚴宗、又曰賢首宗、

九年丁丑、春正月二十二日、陸奧按察使大野東人奏、陸奧至出羽柵、行程迂回、請自男勝道直道以便往來、詔可之、乃遣持節大使藤原麻呂戮力經略、發常陸上總下總武藏上野下野六國騎兵、開山海兩道、麻呂慮蝦夷疑懼叛亂、遣使諭告、身自鎭多賀柵、遣副使坂本宇頭麻佐鎭玉造柵、判官大伴美濃麻呂鎭新田柵、大椽日下部大麻呂鎭牡鹿柵、自餘諸柵、依舊鎭防、東人與出羽國司田邊難波等率大兵入賊地、鑿石斬木、疏山塡澗、新開一百六十里、直至出羽而還、蝦夷聞之震懼、降者甚衆、雄勝俘長就難

波乞降、東人曰、狄俘反覆、其言不可信、難波曰、我入賊地、所以誘諭狄俘、初非窮兵立威、若不許降、彼必危懼逃走山野、恐非上策、不如觀兵引還、然後諭以禍福、懷以寬仁、則城壘易守、人民永安矣、東人從之、東人又欲入賊地耕種以省糧運、會雪深不能進、乃還多賀柵、二月十五日、遣新羅使還奏、新羅失常禮、不奉詔命、於是詔六位以上各陳意見、三月三日、詔、毎國造佛像三軀、寫大般若經一部、始置國分寺於諸國、從皇后請也、夏四月朔、遣使奉幣伊勢神宮大神社筑紫住吉八幡二社、香椎宮、告新羅無禮之狀、律師道慈請、毎歲令僧百五十人轉讀大般若經於大安寺、以諸國調庸充布施、永爲恒例、許之、十七日、中衛大將藤原房前薨、十九日、以太宰管內諸國疫瘡流行、百姓多死、詔、奉幣部內諸社、賑恤貧民、給湯藥、五月朔、日有食之、十九日、以旱疫並行、田苗焦萎、詔、審錄寃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賑恤高年篤癃、普賜文武職事

以上物、大赦天下、六月朔、以百官患疫廢朝、二十三日、中納言多治比縣守薨、秋七月十三日、參議藤原麻呂薨、爲人辨慧多能、善屬文、雖才爲世所推、而耽琴酒、恒言、上有聖主、下有賢臣、如僕何爲、唯事琴酒耳、及薨人皆嘆惜焉、二十三日、以右大臣藤原武智麻呂疾、大赦天下、二十五日、以武智麻呂爲左大臣、是日薨、八月二日、命天下僧尼、每月讀最勝王經、齋日禁殺生、五日、參議藤原宇合薨、器宇弘雅、風範凝深、博涉墳典、旁達武事、雖經營軍國、特留心文藻、爲當時翰墨之宗、有集二卷傳世、十三日、詔曰、自春以來、災氣劇發、朝野貴賤、死亡實多、良由朕之不德、致此災殃、仰天慚惶、不敢寧處、宜優復百姓、使得存濟、其免天下今年租賦、公私逋負、諸國神祇、能興風致雨、未預幣帛者、咸入供幣之例、十五日、召僧七百於宮中、轉讀大般若經最勝王經、度四百人、四畿內七道諸國五百七十八人、祈國家安寧、二十三日、正五位下巨勢奈

氏麻呂爲造佛像司長官、二十六日、以僧玄昉爲僧正、賜紫袈裟、置內道場、后甚寵異、頗有醜聲、九月二十二日、敕、禁斷諸國出擧私稻者、責國司以失濟民之道、使其厚加敎喩、催課農桑、不失地宜、得家給人足、如有不用命者、罰之無赦、停筑紫防人、大寶制、遣諸國兵士以戍邊塞、謂之防人、至是停筑紫防人還本鄉、差筑紫人令戍壹岐對馬、二十八日、以從三位鈴鹿王知太政官事、長屋王之弟也、賜京畿二監僧二千三百七十六人綿鹽有差、是秋、大倭伊賀駿河伊豆若狹長門饑疫、賑給之、冬十月二日、停收左右京徭錢、七日、停額外散位輸續勞錢、十九日、地震、二十六日、令律師道慈講金光明最勝王經於大極殿、朝儀一同元日、十一月三日、遣使天下、修造諸神社、二十二日、宴群臣于中宮、賜物有差、十二月二十七日、改大倭國爲大養德國、皇太夫人就皇后宮、見僧玄昉、帝亦造焉、皇太夫人誕帝之後、久不與玄昉相見、沈憂廢事、

是日一見、惠然開晤、適與帝相見、天下莫不慶賀、乃賜玄昉絁一千匹、綿一千屯、絲一千絇、布一千端、賜中宮職官人位、是歲、自春至秋、疫瘡大發、始自筑紫、遂遍天下、人多死亡、

十年戊寅、春正月十三日、立阿倍內親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以大納言橘諸兄爲右大臣、難波皇子曾孫美努王之子也、初爲諸王、後賜姓橘宿禰、十七日、行幸松林、宴文武百寮、賚祿有差、是月、太宰府奏、新羅使級湌金想純等來、三月二十八日、施山階寺封一千戶、鵤寺二百戶、隅院一百戶、夏四月十七日、詔、令五畿七道轉讀最勝王經、三日、以祈國家隆平、五月三日、停東海東山山陰山陽西海諸道健兒、二十四日、遣右大臣橘諸兄、神祇伯中臣名代等於伊勢、奉神寶於大神宮、六月二十四日、遣使太宰府、放還新羅使、秋七月七日、御大藏省、觀相撲、又御西池宮、命文人賦詩、賜物有差、八月十九日、停山陽道諸國借貸大稅、出擧如舊、二十

六日、令天下諸國上國郡圖、九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地震、冬十月三日、免京畿二監今年田租、二十五日、遣巡察使于七道、採訪政績民風、

十一年己卯、春二月二十六日、以皇后疾、大赦天下、賑恤貧民、三月二日、行幸甕原離宮、五日、還宮、二十一日、以對馬島獻神馬、詔賑窮老、二十三日、帝從上皇行幸甕原離宮、二十六日、還宮、夏四月七日、中納言丹墀廣成薨、好文學、善詩、五月二十三日、詔曰、諸國郡司徒多員數、無益任用、侵漁百姓、爲蠹實深、減省舊員、改定其數、晦、詔、免諸國今年出擧正稅之利、六月十七日、賜出雲守石川年足絁三十匹、布六十端、正稅三萬束、賞善政也、年足資性廉勤、習於治體、歷少判事、任出雲守、視事數年、百姓安之、二十二日、點諸國白丁、守諸國兵庫、以停兵士也、秋七月十三日、渤海副使已珍蒙至出羽、十四日、詔、使天下諸寺轉讀五穀成熟經、悔過七

日夜、祈風雨調和、年穀成熟、八月十六日、太政官處分、式部省蔭子孫及位子等、不限年之高下、皆入大學、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二十七日、召渤海使入京、十二月十日、已珍蒙等拜朝、先是遣唐判官平群廣成隨多治比廣成聘唐、及還海中遇風、飄至崑崙、賊來圍、舟中多被殺掠、或中瘴癘死、唯廣成等四人僅免、得見夷酋、給糧安置、唐廣州吏聞之報唐主、唐主驚嗟、命安南都護、送致四人、使者未至、唐欽州熟崑崙適至崑崙、廣成等潜從之往唐、與阿部仲麻呂相見、仲麻呂爲請唐主、給船糧發回、廣成取途於渤海、渤海王欽茂使其若忽州都督忠武將軍胥要德、雲麾將軍已珍蒙等送廣成、海中又遇風、胥要德船覆溺死、廣成與已珍蒙等入京師、已珍蒙上其國書曰、欽茂啓、山河杳絕、國土敻遙、佇望風猷、唯增傾仰、伏惟天皇聖殿、至德遐暢、奕葉重光、澤流萬姓、欽茂忝繼祖業、監總如始、義洽情深、每修鄰好、今彼國使朝臣廣成等

風濤失便、漂落投此、每加優賞、欲待來春發回、使等苦請及年歸去、因備行資、卽爲發遣、仍遣若忽州都督胥要德等充使、領廣成等、令送彼國、並附大蟲皮羆皮各七張、豹皮六張、人參三十斤、密三斤進上、於是遣唐四船得還者凡三、其一遂不復還云、十二月二十七日、授廣成正四位上、水手以上皆授位、

十二年庚辰、春正月朔、渤海使拜賀、七日、授已珍蒙等位有差、卽賜宴朝堂、賜欽茂美濃絁三十四、絹三十四、絲一百五十絇、調綿三百屯、十三日、以外從五位下大伴犬養爲遣渤海大使、十七日、帝御大極殿南門、觀大射、射畢、命渤海使射焉、二十九日、贈渤海大使胥要德從二位、首領已閼棄蒙從五位下、晦、帝御中門閤門、已珍蒙等奏渤海樂、二月二日、渤海使還、七日、行幸難波宮、十九日、車駕還宮、三月十五日、以外從五位下紀必登爲遣新羅大使、夏五月十日、車駕幸右大臣橘諸兄相樂別業、十二日、還宮、六月

十五日、敕大赦天下、免流人穂積老、多治比祖人等入京、十九日、令天下每國寫法華經十部、造七重塔、秋八月二十日、省和泉監、並河內國、二十九日、太宰少貳藤原廣嗣上表陳時政得失、其略曰、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不失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不失其國、故古之聖王、開廣言路、以決壅蔽、今陛下聖明、臣將何言、然智者千慮、或有一失、頃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上下懸隔、下情不通、加以皇天警戒、災異疊見、群臣箝默、未嘗一言、臣子之道、豈宜如此、臣家荷國恩、鼎食累世、縱觸聖怒、安忍不言、自天平五年至十一年、太白經天者六、此臣下僭橫之象也、十二年二月、陰獸登樹、奪陽烏巢、此賊臣覬覦之象也、臣深憂之、臣愚一矣、出家入去城市如出囹圄、棄妻子如脫枷鎖、不得畜養奴婢、酤酒屠肉、耕耘商賈、今僧正玄昉驅使奴婢、興作舍宅、聚積財貨、釀酒屠肉、一如商賈、浮屠之敎焉在、況僧正之職、佛法綱紀、彼乃敢好華靡、耽女色、令諸

僧尼漸陷邪路、又私制邪律、流放僧尼、內挾詆糠之心、外耀指鹿之威、僧正之號焉在、臣愚二矣、頃歲賢臣良將、凋謝殆盡、疫癘流行、百姓多死、村里爲空、豈非朝廷親信姦邪之應邪、興廢之機、係此一時、不可不懼、臣愚三矣、聖朝之尊、照臨萬國、而近世唐主包藏禍心、伺我上國者久矣、蕞爾新羅、蓄怨偵釁、動圖侵寇、其侘北有蝦夷、西有隼俗、頑獷粗暴、不可馴服、中國治則服、亂則叛、彼今畏陛下威武、不敢逞毒、萬一烽燧告急、廟堂肝食、彼豈敢坐視、今日誠宜崇賢選士、鍊習甲兵、振肅紀綱、以備不虞、豈可廢怠武備以啓夷狄之心邪、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陛下解兵士、寶牧馬、罷射田、臣未見其可、臣愚四矣、玄昉熒惑陛下、蔽欺皇后、讒構藩屏之族、令朝廷無維城之固、放逐棟梁之家、令左右無忠良之輔、屢出酷政、動興大役、禍被萬民、怨歸陛下、從五位上右衞督吉備朝臣眞備邊鄙儒子、斗筲小人、遊學海外、尤習長短、眞所謂

利口覆邦者矣、彼扶翼玄昉、濁亂朝廷、臣觀二盜、契同比目、陛下過之非、不厚、而彼猶貪欲無厭、若不早除、噬臍何及、古云、涓水不塞、將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臣請賜尙方劍、芟夷二盜、天下幸甚、臣恐五矣、我國祚悠久、固將與天壤相終始、而今爲二盜所誤、豈不哀哉、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幸照盆下、納臣愚忠、帝不納、廣嗣妻留在京師、玄昉聞其美欲姦之、妻告之太宰府、廣嗣大怒、九月三日、廣嗣叛、據遠珂郡、儲兵弩、擧烽火、徵國中兵、敕以從四位上大野東人、爲大將軍、從五位上飯麻呂爲副將軍、徵東海東山山陰山陽南海五道兵一萬七千人、持節討廣嗣、四日、召隼人二十四人、授位從軍、五日、敕從五位上佐伯常人、從五位下阿部蟲麻呂從軍、十一日、遣治部卿三原王於伊勢、奉幣大神宮、十五日、敕四畿內七道諸國、各造觀音菩薩像一軀、高七尺、寫觀世音經十卷、以祈戰捷、二十四日、東人言、擊敗廣嗣將京都郡鎭長小長

谷常人、企救郡板櫃鎭大長三田塩籠、小長凡河內田道、生擒登美板櫃、京都三營兵一千七百六十七人、二十五日、東人言、豐前京都郡大領楉田勢麻呂、仲津郡擬少領膳東人、下毛郡擬少領勇山伎美麻呂、築城郡擬少領佐伯豐石皆帥兵歸順、二十九日、敕筑紫府管內諸國、暴露廣嗣罪狀、作敕符數千通、散擲諸國、使民知所向背、立賞格、募斬廣嗣者、冬十月五日、大伴犬養還自渤海、九日、詔東人祈捷八幡神、十五日、紀必登還自新羅、先是廣嗣帥大隅薩摩筑前豐後兵一萬、從鞍手道、弟綱手將筑後肥前兵五千、從豐後、多胡古麻呂從田河道、迎拒官軍、廣嗣先至板櫃河、以隼人軍爲前鋒、編木爲筏、將濟、常人蟲麻呂帥兵六千陳河東、發弩禦之、廣嗣不能進、常人令部下隼人呼曰、屬廣嗣者罪及三族、廣嗣兵不敢放箭、常人累呼廣嗣、廣嗣進曰、敕使爲誰、常人曰、敕使衛門督佐伯大夫、式部少輔安倍大夫、於是廣嗣下馬再拜

曰、廣嗣何敢捍朝命、但請朝廷二罪人耳、廣嗣而捍朝廷、天神地祇罰之、常人曰、何故擧兵、廣嗣辭塞、上馬而退、其兵相率出降、二十三日、東人生獲廣嗣、先是廣嗣知事不濟、從知駕島航海、乘東風往四日、望見一島、從者曰、是爲耽羅島、風適暴急、漂蕩不能進、風乍轉、舟漂而東、廣嗣捧驛鈴曰、我是大忠臣、神豈弃我邪、投鈴以祈、風濤益暴、遂復還知駕島、至長野村、爲進士安部黑麻呂所擒、二十六日、帝欲幸東國、敕東人等曰、朕將暫赴關東、將軍勿驚怖、二十九日、車駕幸伊勢、十一月朔、斬廣嗣及綱手於肥前松浦郡、是日、帝至伊勢關宮、淹留十日、三日、遣少納言大井王、奉幣帛於大神宮、四日、獵于和遲野、五日、東人捷問至、廣嗣式部卿馬養之子也、廣嗣生而魁偉、頭上肉角寸餘、博覽典籍、兼通佛敎、武藝絕倫、練習兵法、其餘天文陰陽之書、管絃歌舞之伎、咸究精微、以才能稱、時吉備眞備研覈術數、好搜人情、見廣嗣謂人曰、此人必

爲世患、至是果然、明年正月決餘黨幷生虜罪、杖徒流死沒入幾三百人、既而廣嗣屢爲厲、天平勝寶初貶眞備爲筑前守、故肥前守眞備至廣嗣墓祭之、遂爲立祠、請號鏡尊廟、叛知識無怨寺歲時祭祀、

論贊曰、甚矣佛敎之爲蠹也、藤原皇后伉儷至尊、宜正坤儀以嚴帷薄、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寵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恬不之省、縱其所爲、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迹也、

永井定宗曰、玄昉特榮寵之盛、恣淫惡以穢宮閫、以犯佛戒、廣嗣上表請斥之、固宜矣、而天皇信淫浮屠、不敢正治體、却殺廣嗣、可謂失爲君之明矣、然廣嗣亦有罪、夫臣之於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或死或去、未聞諫不容而反者也、此擧也君臣兩失之矣、

十二日、車駕發關宮、十四日、進至鈴鹿郡赤坂頓宮、二十六日、至

美濃當伎郡、十二月二日、幸宮處寺及曳常泉、四日、車駕巡觀國
城、六日、至近江坂田郡横川頓宮、以將遷都、使右大臣橘諸兄經
畧山背相樂郡恭仁鄕、十三日、幸志賀山寺禮佛、十四日、車駕至
相樂郡玉井頓宮、十五日、幸恭仁宮、始作京都、上皇皇后繼至、
十三年辛巳、春正月朔、始御恭仁宮受朝、宮垣未成、繞以帷帳、十
一日、遣使奉幣大神宮及七道諸社、以告遷新京、十五日、贈太政
大臣藤原不比等家納食封五千戶、還賜二千戶、其餘施諸國國
分寺、以充造丈六佛像之費、二月七日、詔曰、馬牛代人服役養民、
因玆先有明制、不許屠殺、今聞百姓猶有屠殺、如有犯者、不問蔭
贖、先決杖一百、然後科罪、又聞國郡司等非緣公事、聚人田獵、妨
民產業、損害實多、自今以後、宜切禁斷、更有犯者、必擬重科、三月
朔、日有食之、二十日、攝津職言、比日有鸛一百餘集宮殿、每日辰
來未去、因遣使鎭謝焉、二十四日、詔曰、頃者年穀不登、疫癘荐臻、

慙懼交集、唯勞罪己、去歲普告天下、釋迦牟尼金像高一丈六尺
各一鋪、幷寫大般若經各一部、今歲自春至秋、靈貺如答、風雨順
序、五穀豐穰、經云、若有國土講宣讀誦恭敬供養流通此經王者、
我等四王常來擁護、一切災障、皆使消殄、憂愁疾疫、亦令除差、所
願遂心、恒生歡喜、宜令天下諸國、各造七重塔一區、幷寫金光明
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各十部、朕亦擬別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
經、每塔各置一部、其造塔之寺、必須擇薰臭無及人衆易集之地、
諸國司宜務嚴飭兼盡潔淸、每國僧寺賜封五十戶水田十町、尼
寺水田十町、僧寺曰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必置二十僧、尼寺曰法
華滅罪寺、必置一十尼、有闕卽補、其僧尼每月八日轉最勝王經、
望日誦戒羯磨、六齋日公私不得漁獵、國司宜恒加檢校、閏月二
十四日、奉祕錦冠及馬封戶幷佛經度者十八人於八幡宮、造三
重塔、以賽宿禱、當時朝廷崇奉佛法、眩惑邪說、故其視神猶視佛、

雖奉幣祈禱、歲時無怠、而不能勝其崇佛之心也、帝最尊信僧行
基、所言輙聽之、唯其創東大寺也、懼有神祟、使行基請命於大神
宮、行基奏有神敎許所請、帝猶疑之、復勅右大臣橘諸兄祈之、行
基謂、天日卽大日如來、本地爲盧舍那佛、垂跡卽天照大神也、遂
逞妖言、以誣罔神明、而朝廷不但不正其罪、反信用其說、卒造盧
舍那佛像、是後託神敎以誑惑朝廷、若僧行信最澄空海等、相踵
而出、若中臣習宜阿曾麻呂、殆危天下、實由行基作俑也、夏五月
六日、行幸河南觀狩獵、十一日、敕諸國常額外、貢左右衞士、各四
百人、衞門衞士二百人、秋七月三日、以從五位上橘奈良麻呂爲
大學頭、十日、上皇徙御新宮、帝奉迎河上、十三日、宴群臣于新宮、
奏女樂高麗樂、五位已上賜祿有差、八月二十八日、移平城二市
于恭仁京、九月四日、以遷都免左右京百姓調租、四畿內田租、八
日、敕大赦天下、免大養德伊賀伊勢美濃近江山背等供奉行宮

諸郡今年調、十二日、遣木工頭智努王、民部卿藤原仲麻呂等、頒
給京都百姓宅地、賀世山西路以東爲左京、以西爲右京、晦、行幸
宇治及山科、冬十月二日、還宮、十六日、賀世山東河橋成、十一月
二十一日、敕名新京曰大養德恭仁大宮、十二月十日、幷安房于
上總、能登于越中、是歲、佐渡霖雨傷稼、免田租庸調、
十四年壬午、春正月朔、以大極殿未成、權造四阿殿、受朝賀、五日、
廢太宰府、遣右大辨紀飯麻呂、付官物於筑前國司、二十三日、陸
奧言、雨赤雪、二月三日、太宰府言、新羅遣沙飡金欽英等來朝、五
日、以宮室未成、遣右大辨紀飯麻呂於太宰、饗新羅使而還之、三
月二十四日、地震、夏五月三日、遣使畿內、檢校被水百姓產業、十
日、越智山陵壞、十三日、遣知太政官事鈴鹿王等修營之、十七日、
遣使奉物山陵、六月五日、夜京師雨飯、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八月
二日、令京畿七道諸國司等、錄上節孝力田人名、十一日、勅造宮

卿智努王等、造離宮於近江紫香樂、十二日、行幸石原宮、十三日、造大橋於恭仁宮城西南、二十七日、行幸紫香樂宮、九月朔、幸剌松原、四日、車駕還恭仁宮、十二日、大風雨、壞廬舍、十七日、遣巡察使於七道、冬十月十七日、流正四位上鹽燒王於伊豆三島、十一月二日、參議大野東人薨、五日、免左右京畿內今年田租、十一日、大隅言、空中有聲如皷、地大震動、二十五日、遣使檢之、十二月十六日、地震、十七日、令近江國司禁斷有勢之家專食鐵穴、貧賤之民不得採用、晦、行幸紫香樂宮、是歲、以參議藤原豐成兼中衛大將、

十五年癸未、春正月二日、車駕至自紫香樂、十二日、御石原宮樓、饗百官及有位人、十三日、集僧金光明寺、讀最勝王經、十四日、太宰府始供腹赤魚、二月十一日、幷佐渡于越後、三月四日、遣右大臣橘諸兄於金光明寺、慰勞衆僧、帝從皇后請、將建東大寺、夏四

月三日、行幸紫香樂、十六日、還宮、是月、新羅遣薩湌金序貞等入貢、遣從五位下多治比土作、檢校新羅之調、土作言、新羅貢調改稱土毛、其書具注物數、稽之舊典、大失常禮、於是太政官處分、徵水手已上入京、責失禮無狀卻回、五月三日、祈雨、自三月不雨至是月、五日、以右大臣橘諸兄爲左大臣、二十七日、更敕許墾田皆爲私財、永年勿收、因定賜地法、一品一位五百町、已下差降至庶人十町、於是開墾甚盛、私田歲殖、帝又佞佛、屢施墾田於諸寺、王臣百姓、亦多寄附私田、權門寺家莊園、自是而興矣、二十八日、禁諸國司造新館、備前言、邑久郡海漂大魚五十二隻、聲如鹿鳴、六月二十四日、自酉至戌、宇治河涸、行人揭涉、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帝御石原宮、饗隼人、五日、出雲言、楯縫出雲二郡大雷雨、山崩壞廬舍、埋田畝、二十六日、行幸紫香樂宮、是月、地震、上總大風雨、八月朔、幸鴨川、改名宮川、冬十月十六日、詔、朕以薄德、恭承天

位、志存兼濟、勤撫人物、誠欲賴三寶之威靈、修萬代之福業、粤以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發願造盧舍那佛金銅像一軀、盡國銅以鎔象、斲大山而構堂、廣及法界、爲朕知識、同蒙利益、共致菩提、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勢者朕也、以此富勢、成功無難、惟恐勞民、無能感聖、故預知識者、各求介福、宜每日三拜、中心存誠、以造斯像、若有人願持一枝草一把土助作者聽之、國郡等司勿因緣收斂、侵擾百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二十日、帝御紫香樂宮、始開寺地、造佛像、高五丈、鑄工莫能下手、國中公麻呂有巧思、請造之、帝大悅、僧行基率弟子勸誘衆庶、佐伯今毛人催督甚力、帝尤委任之、十一月二日、車駕還恭仁宮、十二月二十六日、始置筑紫鎭西府、以從四位下石川加美爲將軍、外從五位下大伴百世爲副、先是毀平城大極殿、遷於恭仁宮、四年功竣、所費巨多、至是更造紫香樂宮、停營恭仁宮、

十六年甲申、春閏正月朔、詔、召百官於朝堂、議恭仁難波二京便利、四日、遣從三位巨勢奈氐麻呂等、就市採訪民言、十一日、行幸難波宮、十三日、安積親王薨、二月十日、幸和泉宮、十三日、車駕還難波宮、二十一日、恭仁京百姓欲遷難波者聽之、二十二日、行幸安曇江、二十四日、行幸紫香樂宮、二十六日、敕定難波宮爲皇都、三月十四日、運金光明寺大般若經、致紫香樂宮、比至朱雀門、雜樂迎奏、宮人禮拜、道入宮中、召二百僧轉讀大般若經終日、十五日、召三百僧轉讀大般若經於難波宮東西樓殿、夏四月十三日、紫香樂宮西北山焚、城下男女數千撲滅之、因賜布人一端、二十一日、廢造兵鍛冶二司、五月、肥後雷雨、地震、山崩水溢、人多壓溺、賑恤之、六月二十一日、雨水、秋七月二日、上皇幸智努離宮、七日、上皇幸仁岐河、八日、車駕還難波宮、二十三日、詔四畿內七道諸國、國別割正稅四萬束、施僧尼兩寺各二萬束、每年出擧、以其息

利充造寺用、九月十五日、遣巡察使於畿內七道、二十七日、頒三十二條於巡察使、因敕曰、頃聞國郡官人、不奉法令、擅求利潤、公民歲弊、私門日增、朕之股肱、豈令如此、自今以後、宜依頒條、每四考終、必加訪察奏聞、卽隨善惡、黜陟其人、遂令涇渭殊流、賢愚得所、若有巡察使諂曲爲心、升降失理、當據法律、以明勸沮、無偏無黨、淸風肅俗、拔自常班、處以榮秩、宜告所司、知朕意焉、又敕曰、比歲所遣使人、訪察不精、黜陟多濫、風化未肅、職是之由、從權因時、改定條令、恐官人不詳明科、犯罪陷法、因垂非常之恩、特開自新之路、國郡官司、雖犯謀反大逆者、亦皆一切赦免、但情懷姦僞、不肯吐實、使人用意、再三敎諭、若猶固執不首者、據法科罪、普天率土、宜知斯意、冬十月二日、僧道慈寂、添下郡人也、性聰悟、爲衆所推、大寶元年、隨使如唐、養老二年歸朝、當時釋氏之秀者、道慈神叡二人而已、遷大安寺於平城也、命道慈勾當、道慈尤妙工巧、構

作形製、皆稟其規模、匠手莫不歎服、嘗著愚志一卷、論僧尼之事、皆中時弊云、十一日、上皇幸珍努及竹原井離宮、十三日、上皇還難波宮、十一月十三日、造盧舍那佛像於甲賀寺、是日、始建骨柱、帝親臨、手引其繩、四大寺僧盡集、賜物有差、十四日、上皇幸甲賀宮、十七日、上皇自難波至、十二月八日、度一百人、然一萬燈於金鐘寺及朱雀路、

十七年乙酉、春正月朔、新京宮垣未成、繞以帷帳、宴五位以上、賜祿有差、二十一日、詔以行基法師爲大僧正、後賜號大菩薩、夏四月朔、市西山焚、三日、寺東山焚、八日、伊勢眞木山焚、仰山背伊賀近江等國撲滅之、十一日、宮城東山焚、三日不滅、十五日、召還流人鹽燒王、二十七日、依巡察使奏、詔免諸國去年田租、大赦天下、是日、地震、三日不止、美濃殊甚、五月二日、筑前豐前肥前日向等七國無姓人等、願賜姓者皆聽之、太政官召諸司議定都、六日、車

駕還恭仁宮、百姓拜謁道左、稱萬歲、八日、祈雨、九日、發近江國民一千人、令滅甲賀宮邊山火、十日、每日地震、十一日、奉幣帛於諸陵、車駕行幸平城、居中宮院、諸司百官各歸本曹、十六日、地震、十八日、又震、帝親臨松林倉廩、賜從官穀有差、是月、地震異常、往往地裂水湧、六月五日、復置太宰府、以鎭西府將軍爲大貳、秋七月五日、祈雨、十七日、地震、十八日、又震、八月二十四日、地震、二十八日、行幸難波宮、晦、地震、是月、遷東大寺於平城、初帝創東大寺紫香樂、至是移建焉、九月二日、地震、四日、知太政官事兼式部卿鈴鹿王薨、十五日、禁天下屠殺三年、十七日、以帝枕席不安、詔大赦天下、賑恤窮老、十九日、帝不豫、敕平城恭仁留守、固守宮中、悉追孫王赴難波宮、遣使收平城宮鈴印、又放諸國鷹鶵、度三千八百人、二十日、令京畿諸國寫大般若經一百部、造藥師像七軀、高六尺三寸、寫藥師經七卷、二十六日、車駕還平城、冬十月二十八日、

河內言、獲白龜、十一月二日、配僧玄昉於筑紫、檢造觀世音寺、以群臣多言地震玄昉專恣所致也、玄昉穢行滋甚、時人惡之、至是貶竄、十七日、收玄昉封物、明年玄昉死、世傳曰廣嗣祟、十二月十五日、移恭仁宮兵器於平城、

十八年丙戌、春正月十四日、地震、二十九日、又震、晦又震、三月七日、以河內獻白龜、授天下六位以下爵一級、節孝及力田者二級、出龜郡免今年租調、十五日、敕赦天下、十六日、太政官處分、寺家買地、律令所禁、比年占買繁多、深乖憲法、宜令京畿嚴加禁制、夏四月五日、以左大臣橘諸兄兼太宰帥、中納言藤原豐成兼東海道鎭撫使、參議式部卿藤原仲麻呂東山道鎭撫使、中納言巨勢奈氏麻呂北陸山陰兩道鎭撫使、參議大伴牛養山陽道鎭撫使、參議紀麻呂南海道鎭撫使、五月九日、禁諸寺私買民田園、永爲寺地、六月五日、地震、秋七月朔、祈雨、九月三日、遣縣女王侍伊勢

齋宮、十三日、地震、晦、以恭仁大極殿施國分寺、閏月十三日、地震、冬十月五日、日向言、風雨損獄、因免調庸、六日、帝及皇后從上皇幸金鐘寺、慶盧遮那佛像、燃燈一万五千七百餘、初更使數千僧擎持脂燭、贊歎供養、繞佛三匝、至三更還宮、十二月十日、停七道鎭撫使、復差點京畿諸國兵士、是歲、渤海及鐵利人一千一百餘人慕化來朝、安置出羽、給衣糧放還、鐵利本黑水靺鞨一部、後降渤海云、

十九年丁亥、春正月朔、御南苑宴侍臣、以帝疾勅大赦天下、二月二十一日、以去年亢旱、年穀不稔、詔賜大臣以下諸司才長上已上稅布鹽有差、二十二日、賑恤大養德河內攝津伊勢志摩近江丹波出雲播磨美作備前備中紀伊淡路讃岐飢饉、三月十六日、改大養德國、復爲大倭國、夏四月十四日、紀伊旱疫、賑給之、五月十二日、地震、十八日、賑恤近江讃岐飢、六月十五日、雩、秋七月七

日以京師亢旱、詔免左右京今年田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七日、詔曰、朕至心發願、遍詔天下、國別造金光明寺法華寺、其金光明寺各造七重塔、寫金字金光明經、安置塔裏、而諸國國司怠慢不行、猶未開基、意者災異仍見、或由玆乎、朕之股肱、豈合如此、故差石川年足阿倍小島布勢宅主等、分道發遣、檢察寺地、國司宜與使及國師、簡定勝地、勤加營繕、又任郡司才幹者、專令主當、自今限三年、造塔及金堂僧房、悉皆竣功、若能修造如法者、子孫世世任郡領司、其僧尼寺田、除前入數外、更加田地、僧寺九十町、尼寺四十町、便命所司、墾開施入、普告國郡、知朕意焉、十二月十四日、以上皇疾大赦天下、勅天下諸國、百姓請造塔者悉聽之、

二十年戊子、春三月八日、勅大赦天下、夏四月二十一日、上皇崩于寢殿、年六十九、謚曰日本根子高瑞淨足姬天皇、追謚曰元正天皇、二十二日、勅天下擧哀三日、二十八日、火葬元正天皇于佐

保山陵、勅天下素服、六月五日、百官諸國釋服、秋七月十八日、寫法華經一千部、八月五日、改定釋奠儀式器服、二十一日、車駕行幸散位葛井廣成家、冬十月二十八日、詔、免京畿七道田租、十二月十八日、遣使鎭祭佐保山陵、度僧尼各一千、是歲、河內出雲近江播磨饑、賑給之、

天平感寶元年己丑、春正月朔、禁天下殺生、四日、以比年亢旱、五穀不登、給文武官及諸家司米、二月二日、僧行基寂、姓高志氏、和泉人也、眞粹天挺、德範夙彰、出家居藥師寺、學瑜伽唯識論於新羅僧慧基、又從僧德光受具足戒、旣而周遊都鄙、所至爭迎、行基隨器誘導、咸趣于善、又親與弟子於要害處造橋梁、穿池溝、又築攝津大輪田泊、又定山陽西海南海三道舟程、自檉生泊至韓泊一日行、自韓泊至魚住泊一日行、自魚住至大輪田泊一日行、自大輪田至河尻一日行、舟行爲之得便云、又修造山城泉攝津高

瀨、長柄中河、堀江等橋、開自高瀨登生馬山直道、又設布施屋於畿內諸郡、又置惸獨田以賑孤寡、百姓至今蒙其利焉、留止之處、皆建道場、畿內四十九所、諸道亦往往而在、弟子相繼守遺法、死年八十、二十一日、以屢有匿名書、下詔敎誡百官及大學生徒、二十二日、陸奧守百濟敬福始貢獻黃金、奉幣畿內七道諸社告之、二十七日、勅曰、頃年補任郡領、國司先論譜第優劣、身才能不、舅甥之列、長幼之序、擬申於省、式部更問口狀、比校勝否、然後選任、或譜第雖輕、以勞薦之、或家門雖重、以拙卻之、是以其緖非一、其族多門、苗裔尙繁、濫訴無次、各迷所欲、不顧禮義、孝悌之道旣衰、風俗之化漸薄、朕竊思量、理不合然、自今以後、宜改前例、簡定立郡以來譜第重大之家、嫡嫡相繼、莫用傍親、終塞爭訟之源、永息窺窬之望、若嫡子有罪疾、及不堪事務者、立替如令、三月朔、日有食之、是春、上總飢、下總旱蝗飢饉、石見疫、賑給之、夏四月朔、帝行

幸東大寺、北面對盧舍那佛像、皇后皇太子侍焉、群臣百寮士庶列次殿後、敕遣左大臣諸兄告佛以陸奥出黃金、又詔、布告王親百官萬民、二日、大赦天下、十四日、幸東大寺、御盧舍那佛前殿、詔、授左大臣從一位橘諸兄正一位、大納言藤原豐成爲右大臣、是日改元、五月二十七日、給穀窮老、旌節孝、授力田無位者位一階、免天下今年田租、陸奥三年調庸、閏月十日、詔、大赦天下、二十日、定新造諸寺可爲官寺者、賜東大、大安、藥師、元興、興福五寺各絁五百疋、綿一千屯、布一千端、法隆寺絁四百疋、綿一千屯、布八百端、弘福四天王二寺各絁三百疋、綿一千屯、布六百端、崇福、香山、藥師、建興、法華四寺各絁二百疋、綿一千屯、布四百端、竝皆施稻十萬束、墾田地一百町、二十三日、帝遷御藥師寺、秋七月二日、讓位於皇太子、帝篤崇佛法、敬信僧行基唐僧鑑眞等、自稱三寶奴、又稱沙彌勝滿、特戒殺生、除死刑、朝政姑息、紀綱稍衰、京師諸國

盜賊時起、刼略人物、侵奪海船、大爲百姓之憂、其營東大寺、造盧舍那佛像、費金銅白鑞水銀等、無慮九十萬斤、剏諸國國分寺、大納田園、賜財帛、無算、國計於是乎漸窘矣、論者謂、費天下財用十分之五也、時河內人阿保人麻呂、越中人礪波志留志、貢獻錢穀、以助造佛像、用謂之智識物貢獻始此、

論贊曰、帝爲皇太子久、侍元明元正二帝、故即位之初、畏天變、憫黎庶、徽猷善政、頗有古先哲之風、其在儲闈、元正使舍人新田部二親王輔佐之、此周召傅保之義、而列聖之所未及、可謂美矣、蓋其初政可觀者、皆二帝訓導之力、而二親王啓沃之功也、臨馭日久、驕泰易生、而帝舉動輕佻、土木妄作、恤下之誠、不能勝事佛之心、殫天下之財力、以鑄方廣佛像、剏建國分二寺於七道諸國、率億兆之民以歸浮屠之法、三善淸行所謂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者、切中時弊矣、豈二親王匡救之德、有所未至

耶、抑以二帝亦素所好、寖成其風而然歟、後之營搆伽藍者、莫不以帝爲依據、其所以貽厥孫謀、不與先王之道異乎、唐時固置內道場、豈帝又效之歟、男女雜糅、緇素混淆、其弊殆甚於唐、然舊史隱諱其事、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

賴襄曰、天武生文武、文武生聖武、當相繼即位、而持統元明元正以女主更彌縫其間者、蓋恐幼主不可親政事馭臣民、而威權或下移也、文武既膺大寶、政無闕失、聖武之爲太子、舍人新田部二親王竝以祖叔父輔佐之、稍習聽政、然後元正禪之位、豈非謂其已堪負荷矣哉、然即位未周月、輒事巡遊、當是時、太白數晝見、蝦夷叛、發九國兵伐之、將帥未復命、而車駕復南矣、所以消災異者、讀經度僧而已矣、長屋王之獄、發於倉卒、不讞而決、莫能審其由、僧玄昉出入兩后宮、醜聲聞外、而無或誰何、則帝之不君柔暗、不待智者而知也、橘諸兄身爲大臣、而不能

匡救、不足深責也、獨怪二親王久居輔儲之任、及其未立、必睹其不君之質矣、何不白元正廢昏立明、以二親王之資望、烏有不可爲哉、不能睹其不君乎、不明也、睹其不君而不能決廢立乎、不斷也、豈其衰邁耄耋、不能有爲耶、抑勢有不可也、何哉、帝者藤原氏之出也、鎌足之勳在於社稷、不比等歷事四朝、身生二后、朝廷崇寵之至、欲拜太政大臣、而爲帝之大援、所以不可搖焉、烏知非長屋王之賢、嘗擬易儲、戚畹所諱、而讒間入之哉、故將兵圍其第、就焉窮治者、皆不比等之子也、而二親王不敢爲剖白焉、其事情可見也、玄昉之姦、天下所切齒、故至有抗表舉兵、請誅除之者、而帝不省、雖帝之柔暗、而亦由中有爲之援爾、是君權所以漸下移、非待文德淸和而然也、至如藤原廣嗣之舉兵、激於妻事、類明吳三桂之事矣、而指玄昉眞備爲發賊、如宋秦檜之類、未可知其是否也、

山縣禎曰、帝每遭災異、必下詔而責已、賑恤百姓、存慰鰥寡、憂慮疾病、又屢大赦天下、歲必至數次、蓋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皆至性惻怛之所發、必非飾情以求虛譽者也、然屢赦罪、而犯罪者益多、數度僧尼、而游民日繁、造佛像、建寺塔、費財不貲、皆無益於國家、而貽害於後世、蓋信佛之惑也、孔子曰、好仁而不好學、其蔽也愚、嗚呼人主不明乎義理之學、雖有仁慈之心、不免愚惑之蔽、亦可惜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孝謙天皇

孝謙天皇、諱阿倍、聖武帝之女也、母皇后藤原光明子、右大臣不比等三女也、爲內親王、封一千戶、天平十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十五年五月五日、聖武帝宴群臣於禁內、帝親舞五節、元正帝作歌褒之、天平感寶元年七月二日、受禪卽天皇位於大極殿、時年三十五、左大臣橘諸兄、右大臣藤原豐成、並如故、是日、改元天平勝寶、

天平勝寶元年己丑、秋七月十二日、右大臣藤原豐成罷中衛大將、以大納言藤原仲麻呂兼中衛大將、十三日、定諸寺墾田地限、大安、藥師、興福、及大和法華寺、諸國國分金光明寺、寺別一千町、

大和國分金光明寺四千町、元興寺二千町、弘福、法隆、四天王、崇福、新藥師、建興六寺、及下野藥師寺、筑紫觀世音寺、各五百町、諸國法華寺各四百町、自餘定額寺各一百町、是月、始置紫微中臺、八月十日、以藤原仲麻呂兼紫微令、仲麻呂爲人敏警、略涉書記、從大納言阿倍少麻呂學算數、精其術、以美姿儀、甚爲帝所寵幸、每侍左右、權勢日盛、兄豐成爲右大臣、天資寬厚、甚有時望、仲麻呂忌之、每欲中傷、未得其隙、從弟眞楯爲式部大輔、以明敏得寵、仲麻呂心害其能、眞楯稱病家居、由是豪宗右族皆惡仲麻呂、二十一日、大隅薩摩集人貢調、奏風俗歌舞、九月六日、以小宅女王爲伊勢齋宮、七日、制紫微中臺官位、冬十月九日、行幸河內智識寺、十四日、幸石川、所過百姓賜綿、免逋負、從官賜綿有差、十五日、還大郡宮、十一月朔、賜八幡禰宜大神社女主神主大神田麻呂二人朝臣姓、十九日、八幡大神託人言、欲向京拜東大寺佛、二十

四日、敕遣參議石川年足、侍從藤原魚名等、爲迎神使、路次諸國差發兵士一百人以上、前後驅除、所經道途、禁斷殺生、其從者供給不用酒肉、灑掃道路、勿令汙穢、二十五日、大嘗、十二月十八日、遣五位十人、散位及六衞府舍人各二十人、迎八幡神於平群郡、造新殿於宮南梨原宮、奉安焉、使四十僧悔過七日、二十七日、帝及上皇皇太后、與社女共幸東大寺、社女駕紫色輿、一同乘輿、集僧五千、禮佛讀經、奏舞樂、乃奉大神及比咩神品位、令左大臣橘諸兄告神曰、朕搊造盧舍那佛像、廣幡八幡大神幽助其功、不堪歡欣、敢獻大神御冠、又進社女田麻呂位、施東大寺封四千戶、奴婢各百人、是歲、僧滿願始建鹿島神宮寺、自是神宮寺漸遍於天下矣、當時諸名族皆有氏神祠、以祀其祖、及佛法之盛、又建堂奉佛、謂之氏寺、以宗人爲俗別當、檢領寺務、其崇尙如此、

二年庚寅、春正月朔、車駕還大郡宮、十六日、授正三位藤原仲麻

呂從二位、二月九日、移御藥師寺宮、十六日、行幸春日酒殿、二十二日、帝從上皇皇太后、幸東大寺、益封爲五千戶、二十三日、益大和金光明寺封三千五百戶、二十九日、增奉八幡大神及比賣神封戶位田、合封千四百戶、位田千四百町、授神位位田、見于此、三月十日、駿河國守楢原東人獲黃金獻之、東人該通九經、號爲名儒、夏四月四日、敕、大赦天下、免四畿內今年調、五月二十四日、震中山寺塔、京師雨水、六月七日、備前飢、賑給之、秋九月朔、中納言乙麻呂薨、石上麻呂之子也、初有罪流土佐、後召還、爲人顯秀、雍容閑雅、潛心典墳、兼愛篇翰、尤好和歌、其在南荒、臨淵吟澤、寫心文藻、著銜悲集二卷、傳于世、天平中選遣唐使、無出乙麻呂右者、因爲大使、衆悅服、然不果行、二十四日、以從四位下藤原淸河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麻呂爲副、冬十月朔、以八幡神敎、以藤原乙麻呂爲太宰帥、十八日、改葬元正天皇于奈保山陵、

三年辛卯、春正月十四日、行幸東大寺、二月十七日、遣唐使雜色人一百十三人叙位有差、三月十四日、嚴禁民沽靑麥爲芻者、夏四月四日、遣參議石川年足於伊勢、奉幣帛於大神宮、又遣使奉幣天下諸社、以祈遣唐使平安、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二十三日、以上皇不豫、集四十九僧於新藥師寺、修續命法四十九日、大赦天下、十一月七日、以從四位上吉備眞備爲遣唐副使、十日、救免天平勝寶元年已前公私負租、是歲、始置常樂會、

四年壬辰、春正月三日、敕禁天下今年殺生、緣海百姓以漁爲業者、日給粟人貳升、賑窮老、十一日、地震、以上皇不豫、度僧尼一千人、二十五日、以正七位下山口人麻呂爲遣新羅使、二月十八日、令陸奧調庸多賀以北諸郡輸黃金、閏三月九日、召遣唐使給節刀、授藤原淸河正四位下、大伴古麻呂從四位上、留學生藤原刷雄從五位下、淸河等至難波、帝遣高麗福信犒以酒肉、賜御製歌、

夏四月九日、行幸東大寺、慶盧舍那佛大像、像長五丈三尺餘、殿高十五丈六尺、東西二十九丈、南北十七丈、東西二塔各高二十三丈、佛像改鑄八次、用金銀銅鐵不貲、帝行幸慶之、百官儀衞一同元會、召一萬僧設齋會、奏雅樂、王臣諸氏又奏五節、久米、楯伏、蹈歌、袍袴等樂、東西分列、歌吹交發、所作奇偉、不可勝紀、法會之盛、振古無比、始自中國有佛二百年、猶未甚熾、至建東大寺造國分寺、而佛教普被於海宇矣、且其制作廣大巧妙、殆有如神造、大費國用、中原始彫弊矣、是夕、還御大納言藤原仲麻呂田村第、是後屢幸、遂爲別宮、六月十四日、新羅王子金泰廉入朝奉貢、奏曰、新羅國王白日本照臨天皇朝廷、新羅累世朝貢、舟楫不絕、今國王欲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無主、則國政弛亂、是以遣王子韓阿飡泰廉代而入朝、泰廉又奏言、普天率土、無非王臣、泰廉入朝、得遇聖世、有私所備國土微物、願得奉進、詔許之、十七日、

饗泰廉等於朝堂、詔曰、昔我息長足姬皇后綏撫新羅、以爲西方藩屛、而前王承慶、大夫思恭等、狀辭怠慢、闕失恒禮、因欲發使問罪、而今王軒英、改悔前過、欲親來庭、而爲顧國事、故遣子泰廉等代而入朝、併貢御調、朕深嘉王勤款、自今以後、使王親入朝者、宜以辭奏、若遣臣下入朝者、必須令賫表文、泰廉等還、在難波館、敕遣使賜絁布幷酒肴、秋八月十七日、捕京師巫覡十七人、處流、九月二十四日、渤海使慕施蒙至越後佐渡島、冬十月朔、地震、二日、又震、七日、遣左大史坂上老等於越後、存問渤海使、十日、以常陸守百濟王敬福爲檢習西海道兵使、十一月八日、以參議橘奈良麻呂爲但馬因幡按察使、兼檢校伯耆出雲石見等國非違事、十二日、敕曰、諸國司闕失官物、據法處分、而郡司未嘗科斷、今後郡司亦解任科罪、雖有譜第、不許任用子孫、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五年癸巳、春二月九日、以從五位下小野田守爲遣新羅大使、三

月二十九日、設百高座於東大寺、講仁王經、飄風欻起、不能畢講、夏四月九日、再講、飄風又發、十五日、以皇太后不豫、詔大赦天下、五月二十五日、渤海使獻方物、奏曰、渤海王言、日本照臨天皇朝、不賜使命、已經十餘年、是以遣輔國將軍慕施蒙等、賫國信物、奉獻闕庭、二十七日、饗渤海使於朝堂、授位賜物、六月八日、施蒙等還、賜渤海王欽茂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朕以寡德、虔奉寶圖、亭毒黎民、照臨八極、王僻居海外、遣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尙、但省來啓、無稱臣名、仍檢高麗舊記、高氏上表文云、親是兄弟、義則君臣、或請援兵、或賀踐祚、修朝聘之恒式、效忠款之懇誠、故先朝嘉其貞節、待以殊恩、寵命之隆、惟王所知、由是先回之後、既賜勅書、何其今歲之朝、重無上表、以禮進退、彼此共同、王其熟思、今使人還、指宣往意、幷賜物、秋九月五日、攝津大風、海溢壞廬舍、民多漂沒、賑恤之、冬十二月十一日、免攝津澧水諸郡今年田租、

十三日、以西海道秋稼多損、免今年田租、
六年甲午、春正月五日、行幸東大寺、然燈二萬、赦、大赦天下、十六
日、大伴古麻呂還自唐、奏曰、去年正月朔、唐主隆基受賀於蓬萊
宮含元殿、使清河等列西畔第二、在吐蕃下、新羅使東畔第一、在
大食國上、臣等不肯就坐、謂掌客曰、新羅者我屬國也、其使者不
當在我邦之上、廷爭之、唐人不能奪、改以藤原清河等坐東畔第
一、引新羅使列西畔第二、初清河至長安見唐主、唐主曰、聞彼國
有賢君、今觀使者、趍揖有異、乃號日本爲禮儀君子國、命阿倍仲
麻呂導清河等、視府庫及三敎殿、又圖清河及副使吉備眞備貌、
納於蕃藏中、及歸唐主賜詩曰、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期、念余懷
義遠、矜爾畏途遥、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颸、因驚彼君子、王化遠
昭昭、特差鴻臚卿蔣挑捥、送至揚州、使魏方進供給、是時仲麻呂
請歸國、乃與仲麻呂同船而發、逢風漂泊安南、清河仲麻呂還至

唐驩州、會土人作亂、擧船被害、清河仲麻呂僅以身免、復至長安、
遂留仕唐、清河更名河清、爲特進秘書監、吉備眞備亦遭風飄至
紀伊、唐僧鑑眞歸化、始傳戒法、二月二十日、敕太宰府、天平七年
故大貳小野老遣高橋牛養於南島樹牌、而經年朽壞、今宜依舊
修之、每牌顯表島名、及泊船處、有水處、去就行程、令漂著之船、知
所歸向、三月十日、遣使奉唐信物於山科陵、夏四月七日、大伴古
麻呂、吉備眞備並授正四位下、判官以下大伴御笠、巨萬大山並
從五位下、其餘二百二十二人各有差、十八日、遣唐第四船判事
布勢人主至薩摩石籬浦、是月、帝及上皇皇太后行幸東大寺、上
皇登壇、從唐僧鑑眞、受菩薩戒、皇太后及帝並受戒、自是戒法大
行矣、秋七月十三日、以太皇太后病、詔大赦、度僧一百尼七人、是
日、授布勢人主從五位下、初第四船在洋中、船尾失火、會風順而
猛、熛炎被艫、衆惶遽不知所爲、柁師川部酒麻呂急轉柁、不避燒

爛、遂撲滅之、帝嘉其勞、授十階、補肥前松浦郡員外主帳、十九日、
太皇太后藤原氏崩、諡曰千尋葛藤高知天宮姬之尊、八月四日、
葬太皇太后、冬十月十四日、禁官人百姓、會集雙陸、十八日、置射
田於畿內七道、十一月朔、遣巡察使於諸道、以從四位上池田王
爲畿內使、從五位下紀小楫東海道、石川豐成東山道、藤原武良
志北陸道、從五位上大伴家持山陰道、從五位下阿倍毛人山陽
道、多治比木人南海道、從四位上紀麻呂西海道、八日、敕、爲禱上
皇皇太后起居、使四十九僧供養藥師佛、大赦天下、二十四日、藥
師寺僧行信、八幡主神大神多麻呂等厭魅事覺、詔流行信於下
野藥師寺、二十七日、流大神社女於日向、多麻呂於多褹島、並除
名、改補禰宜祝、其封戸位田雜物、一事已上、令太宰府撿知、是歲、
建戒壇院於東大寺、畿內諸國風水、賑恤之、
七歲乙未、春正月四日、敕改年爲歲、三月二十八日、以八幡太神

託宣、收封戸位田、唯留常神田、冬十月二十一日、以上皇不豫、赦、
大赦天下、賑恤窮老、始自今日、至十二月晦、禁殺生祈晴、
八歲丙申、春二月二日、左大臣橘諸兄致仕、先是上皇不豫、諸兄
祇承人佐味宮守告曰、左大臣酒醉言辭無禮、恐有異圖、上皇不
信、諸兄聞之、遂致仕、尋敕召越前守佐伯美濃麻呂問諸兄事、美
濃麻呂曰、請問之佐伯全成、帝欲從之、太后固止之、乃止、
論贊曰、諸兄以宗室之冑、賜姓分族、乃心王室、共而不貳、舊史
載、聖武上皇不豫、諸兄祇承人佐味宮守告云、大臣飲酒言辭
不禮、稍有反狀、上皇優容不問、諸兄知之、無幾致仕、蓋當此時、
藤原仲麻呂大被嬖寵、醜聲彰聞、諸兄不勝憤歎、偶發于言辭
耳、豈有不軌之謀乎、後來奈良麻呂圖除仲麻呂、蓋繼其志也、
二十四日、行幸難波、二十五日、車駕過智識山下等七寺、禮佛、二
十八日、行至難波新宮、三月朔、上皇幸堀江、二日、詔免河內攝津

田租、夏四月十四日、以上皇不豫、勅、大赦天下、賑恤窮老、十七日、車駕還宮、晦、遣醫師禪師官人各一人於左右京四畿內、救療疹疾者、五月三日、免天下今年田租、是日、上皇崩于寢殿、年五十六、遺詔以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新田部親王之子也、七日、文武百官素服擧哀、十一日、藤原仲麻呂誣告出雲守大伴古慈斐、內竪淡海三船誹謗朝廷、禁之左右衞士府、尋貶古慈斐爲土左守、二十日、葬聖武天皇于佐保山陵、葬儀用師子座、香天子座、金輪幢、大小寶幢、香幢花縵蓋繖等、一如奉佛、令笛人奏行道之曲、二十四日、以僧法榮侍聖武帝醫藥有勞、復其所生本郡、二十五日、禪師侍先帝病者一百二十六人、免當戶課役、阪上犬養少以武力稱、聖武帝甚寵昵之、至左衞士督、及帝崩、犬養以被殊遇、與右兵衞率鴨蟲麻呂、請守山陵、帝憐其志、特許所請、下詔褒之、賜封百戶、六月八日、詔天下始自今日、至來年五月三十日、禁斷殺生、

十日、詔曰頃者分遣使工、檢催諸國佛像、兼造殿塔、宜會來年忌日、然佛法以慈爲先、不應因此辛苦百姓、國司使工、有稱朕意、特加褒賞、二十二日、始築怡土城、使太宰大貳吉備眞備掌之、以佐伯今毛人爲築城專知官、采女淨庭爲修理水城專知官、勅六道諸國、造東大寺大佛殿步廊、秋七月十七日、勅、舍人考選賜祿、名籍皆屬中衞府、其數以四百爲限、闕卽簡補、其名仍舊、不以中衞爲號、其中衞舍人、亦以四百爲限、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六日、白氣貫日、二十三日、藤原仲麻呂納米一千斛、雜菜一千於東大寺、十一月七日、制、諸司出納官物者、苟貪前分、巧作逗留、稍延旬日、不肯收納、擯擲大寳、皆爭逃歸、非啻敗政、實爲虧化、宜令彈正巡檢、十二月朔、自去月雷六日、十六日、先是勅收京師孤兒、給衣糧養之、至是、有九男一女、賜姓編戶、二十日、頒灌頂幡、道場幡、緋綱於越後丹波等二十六國、以爲國忌御齋之用、晦、勅分遣皇太子、

及右大臣藤原豐成、大納言藤原仲麻呂等十二人於東大寺、大安寺、外島坊、藥師寺、元興寺、山階寺、講梵網經、以薦聖武帝冥福、天平寶字元年丁酉、春正月朔、勅、度八百人、自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二日、每國講梵網經、今年安居、宜以五月三日爲始、五日、詔曰、頃者軍毅取白丁、故居家求官、未曉奉公、移孝之忠漸衰、勸人之道寔難、今後宜選六衞府中、器幹辨濟、身材勇健者、他色不得濫訴、自餘事盡如格令、六日、前左大臣橘諸兄薨、諸兄嘗奉使陸奧、國司祗承頗怠、諸兄不悅、雖設酒饌、不肯宴樂、有舊宮人、奉觴而歌、（弭瑣嘉耶摩、珂藝散倍美臾類、也滿濃爲濃、弭瑣幾巨巨路乎、倭禮母波難久爾）於是諸兄解顏酣飮、極歡而罷、世與王仁難波津歌、並稱爲和歌父母、嘗與中納言家持修萬葉和歌集、薨年七十四、諸兄居井手里、世稱井手左大臣、三月二十日、寢殿承塵、有文自生、曰天下太平、二十二日、勅、召親王及群臣、視瑞字、晦、廢皇太子、賜王爵、令歸第、夏四月四日、帝召群臣議

皇嗣、右大臣藤原豐成、中務卿藤原永手等推廢太子兄鹽燒王、攝津大夫文室珍努、左大辨大伴古麻呂等推池田王、大納言藤原仲麻呂曰、知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唯天意所擇、先是仲麻呂子眞從卒、其妻粟田諸姉婺居、仲麻呂令大炊王居田村第、以其子婦妻之、因之欲立大炊王、帝方嬖仲麻呂、因敕曰、宗室之長、唯舍人新田部二親王、故立道祖王爲皇太子、而不順敎誡、遂縱淫行、是以廢之、今宜擇舍人親王子、然船王帷薄不修、池田王孝行有闕、鹽燒王先帝嘗責其無禮、唯大炊王雖未長壯、過惡不聞、宜立爲嗣如何、群臣曰、唯命是從、帝卽日遣內舍人藤原薩雄、率中衞二十人、迎大炊王於田村第、立爲皇太子、詔曰、國以君爲主、以儲爲固、是以先帝遺詔、立道祖王爲皇太子、而諒闇未修、陵土未乾、睚、狎頑童、居喪無禮、機密之事、皆漏民間、雖屢敎敕、無有悛心、好用婦言、稍多狠戾、潛出東宮、乘夜微行、自云、爲人拙愚、不堪承

重、故朕廢之、立大炊王、躬自乞三寶、禱神明、政之善惡、願示徵驗、於是朕所居承塵、現天下太平之字、斯乃上天所佑、神明所標、覽古檢往、所未見聞、方知佛法僧寶、先記國家大平、天地諸神、豫示宗社永固、戴此休符、誠喜誠懼、蓋亦由王公等盡忠匡弼、感此奇瑞、登朕一人、所應能致、宜與王公士庶、共奉天貺、洗滌舊瑕、與衆更始、可大赦天下、其天下百姓、成童入輕徭、弱冠當正役、愍其勞苦、用軫于懷、自今以後、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以上爲正丁、古者治國安民、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玆、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百姓有孝行著聞者、所由長官、錄名薦之、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順者、配陸奧桃生、出羽小勝、以淸風俗、又有高臥潁川、遁跡箕山者、宜爲朕代之巢許、以禮巡問、放令養性、天下鰥寡孤獨、篤癃廢疾者、量加賑恤、高麗百濟新羅人、慕化來附、志願賜姓者聽之、於是百官上表以賀瑞字、

山縣禎曰、立嗣者大事也、故古者重之、夫冢嗣承宗廟社稷之重者也、禮爲冢子、斬衰三年、其重如此、故立之之道、不可不謹矣、孝謙以仲麻呂寵幸之故、違先皇之遺詔、戾大臣之諫諍、廢太子而更立大炊、出於一時之私愛者也、宜矣仲麻呂死而嗣君之廢也、孝謙以私愛憎奪皇位、亦以私愛憎欲與之於匪人、微淸麻呂之徒忠直之言、則天下不亦危乎、

五月五日、以改修大宮遷御田村宮、九日、復置能登安房和泉等國、二十一日、始置紫微內相、以大納言藤原仲麻呂爲之、詔曰、朕覽周禮、將相殊道、政有文武、理宜然、是以新令之外、置紫微內相一人、令掌內外諸兵事、官位祿賜、一准大臣、敕有司施行、藤原不比等所刊修律令、二十六日、敕頃者百姓不知禮、其姓名有犯天皇皇后御名者、自後不得更然、所司不糾、依法科罪、又令天下避內大臣太政大臣之名、於是諸氏首史二姓、皆改爲毗登、或賜以

別姓、六月九日、敕隨身之兵、令有定制、王臣馬數、據格有限、過此以外不得畜馬、儲兵數不得過此、除武官外、不得京中持兵、京中二十騎以上、不得羣行、雖已禁斷、猶尙不悛、宜告所司、重加制止、若有犯者、科以違敕、十六日、正四位下橘奈良麻呂爲左大辨、左大辨大伴古麻呂兼陸奧鎭守將軍、陸奧守佐伯全成兼副將軍、奈良麻呂諸兄子也、惡藤原仲麻呂專恣、陰欲除之、與廢太子、及鹽燒王、安宿王、黃文王、大伴古麻呂、小野東人、多治比犢養、賀茂角足等謀、行廢立、二十八日、山背王上變曰、橘奈良麻呂聚兵器、謀圍田村宮、大伴古麻呂預其謀、王長屋王子、安宿王黃文王弟也、秋七月二日、帝以物議沸騰、詔戒諭羣臣、是夕中衛舍人上道斐太都告仲麻呂曰、備前守小野東人呼僕謂曰、有王臣謀殺皇子及內相、汝能從乎、僕問王臣爲誰、彼答曰、安宿王、黃文王、橘奈良麻呂、大伴古麻呂等是也、僕又問其謀如何、彼答曰、有二策、一

則率精兵四百圍田村宮、一則古麻呂爲陸奧將軍、今方赴任、比至美濃、稱病不進、請與親族相見、乃閉關絕外援耳、僕佯許諾、敢告、仲麻呂入奏、警衛諸門、遣高麗福信帥兵、捕東人等、禁之左衞士府、又遣兵圍廢太子第、三日、遣藤原豐成、藤原永手、考問東人等、不服、是日、仲麻呂召鹽燒王、安宿王、黃文王、奈良麻呂、傳太后命宥之、四日、更遣永手鞫問東人、東人款服曰、前月會議者凡三次、一於奈良麻呂家、一於圖書藏庭、一於太政官院庭、庭中拜天地四方、共飮鹽汁、誓曰、以七月二日夜發兵、圍內相宅殺之、卽圍大殿、廢皇太子、皇太后、取鈴璽、召右大臣、令衆、然後廢帝、簡四王立之、其人則安宿王、黃文王、奈良麻呂、古麻呂、多治比犢養、多治比禮麻呂、大伴池主、多治比鷹主、大伴兄人耳、其餘闇中不能辨也、於是悉捕其黨鞫問、奈良麻呂度不免、乃曰、仲麻呂無道、吾將發兵殺之、然後陳狀耳、敕使問曰、所謂無道指何事、曰、彼造東

大寺、人民愁苦、敕使曰、造寺始於汝父時、如何、奈良麻呂默然、安宿王、黃文王、古麻呂等皆款服、卽日下獄、分遣諸衞掩捕餘衆、又遣出雲守百濟敬福、太宰帥船王等、率諸衞人、拷掠窮問、廢太子、黃文王、東人、古麻呂、犢養、角足等並杖死、流安宿王於佐渡、信濃守佐伯大成、土佐守大伴古慈斐並流任國、其餘或死或流、遣使召遠江守多治比國人、訊問、卽款服、流之伊豆、敕陸奧按問守佐伯全成、全成曰、獨先帝不豫、奈良麻呂欲立黃文王爲帝、語之全成者數矣、全成每峻拒之、最後彼與全成見古麻呂密語曰、今天下洶洶、人心不定、他族若有擁立一王者、吾屬無噍類矣、不如先佗族擧事、古麻呂曰、右大臣大納言並秉權柄、汝縱立君、人孰從汝、全成亦諫止之、不知其佗言、畢自經、奈良麻呂以大伴佐伯兵、謀淸君側之惡、不成敗死、蓋大伴佐伯二氏、多爲武官、世掌內兵、其徒常言曰、海則沈屍、野則暴骸、苟爲天子、豈敢顧之、其忠勇如

此、故奈良麻呂欲仗其衆以成事也、五日、授從四位上山背王、巨勢界麻呂從三位、從八位上上道斐太都從四位下、以告變也、尋賜山背王姓藤原、名弟貞、以告二兄謀也、八日、敕曰、比者頑奴潛圖反逆、皇天不遠、羅令伏誅、民間或有假託亡魂、浮言紛紜、擾亂卿邑者、不論輕重、皆與同罪、普告遐邇、宜絕妖源、又敕曰、逆人黨與、京畿限十日、遠處三十日、自首者赦之、被人告者必科本罪、仲麻呂以豐成子乙繩善奈良麻呂、誣以其黨、九日、遣藤原永手就豐成第敕縛進乙繩、十二日、貶右大臣藤原豐成爲太宰員外帥、自是仲麻呂威震中外、百官側目、徙爲黃文王等所詿誤百姓於出羽柵戶、二十七日、詔宥鹽燒王、八月十三日、駿河益頭郡人獻蠶爲字、十七日、藤原仲麻呂奏請、以曾祖鎌足功田一百町、施山階寺助維摩會、帝許之、十八日、以蠶成字、敕、改天平勝寶九歲、爲天平寶字元年、免天下田租之半、本郡百姓給復一年、二十三日、

敕大學寮、雅樂寮、陰陽寮、典藥寮、內藥司、置公廨田、合六十八町、供給生徒、二十五日、敕曰、治國大綱、在文與武、廢一不可、言著前經、向來下敕、爲勸文才、隨職閑要、量置公田、但至武備、未有處分、故今六衞置射騎田、每年季冬、宜試優劣、以給超群者、令興武藝、閏月二十一日、敕、護持佛法、無尙木叉、勸導尸羅、實在施禮、故官大寺別置戒本師田十町、自後每爲布薩、量用此物、庶使脩者厲志、勸者興行、二十七日、先是復差東國兵士爲防人、路次皆苦供給、防人亦窘生計、至是敕罷之、更差西海道兵士一千人、充防人司、依式鎭戍、集府之日、便習五教、冬十月六日、敕曰、如聞諸國庸調脚夫、事畢歸鄕、路遠粮絕、又行旅病人、辛苦横斃、朕念于此、深增閔矜、宜命官司、量給粮食醫藥、若有怠緩不行者、科違敕罪、十一月九日、敕曰、如聞頃年諸國博士醫師、多非其才、請托非選、非唯損政、亦無益於民、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任用之後、所給公廨田

一年之租、必當送之受業師、如此則尊師之道終行、敎資之業永繼、十二月八日、施越前墾田一百町於山階寺施藥院、救養疾病貧乏之徒、九日、太政官議定乙巳壬申功臣、大寶養老修撰律令、及告密上變者功田、

二年戊戌、春正月五日、詔以從五位下石川豐成京畿內使、正六位下藤原淨辨東海東山道使、正六位上紀廣純北陸道使、大伴潔足山陰道使、藤原藏下麻呂山陽道使、從六位下阿倍廣人南海道使、正六位上藤原楓麻呂西海道使、巡問民苦、務恤貧病、矜救飢寒、謂之淸平使、又謂問民苦使、二月二十日、詔禁集會飲酒、二十七日、大和神山生奇藤蠹成字、三月十日、以五月先帝忌日、詔停端五節、六月十一日、陸奧言、去年八月以來、歸降夷俘男女一千六百九十餘人、或去離本土、歸慕皇化、或身涉戰場、與賊結怨、總是新來、良未安堵、夷性狼心、猶豫多疑、望請準天平十年閏

七月四日、敕量給種子、令得佃田、永爲王民、以充邊軍、許之、十六日、巨舶二艘名播摩速鳥者、並敍從五位下、加錦冠、皆遣唐使所乘也、七月三日、從東海東山問民苦使藤原淨辨請、敕諸國以六十爲老丁、以六十五爲耆老、四日、以皇太后不豫、禁天下今年殺生、二十八日、敕天下諸國寫金剛般若經三十卷、安置國分二寺、轉讀以祈天下昇平、八月朔、讓位於皇太子、

淳仁天皇

淳仁天皇諱大炊、天武帝孫、崇道盡敬皇帝舍人第七子也、母夫人當麻氏、上總守老女也、列諸王、天平寶字元年三月、皇太子廢、四月立爲皇太子、

天平寶字二年戊戌、秋八月朔、帝受禪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六、百官及僧綱、詣朝堂上表、上尊號於先帝、曰上臺寶字稱德孝謙皇帝、尊皇太后、曰中臺天平應眞仁正皇太后、孝謙帝詔、改百

官之名、見禁囚徒、罪無輕重、咸從放免、紫微內相藤原仲麻呂如故、九日、敕曰、昔者先帝敬發洪誓、造盧舍那金銅大像、旣而鎔銅已成、塗金不足、天感至心之誠、地出勝寶之金、於是國家初有奇珍、至若賊臣懷惡謀、危社稷、而畏威武、咸自馴服、可謂聖武之德、於是策稱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諡稱天璽國押開豐櫻彥尊、後稱聖武天皇、追尊日並知皇太子命、稱岡宮御宇天皇、十八日、敕、明年己亥運當三合之歲、必有災沴、如聞摩訶般若波羅密多諸佛之母也、天子念則兵革災害不入國中、庶人念則疾疫癘鬼不入家裏、斷惡獲祥、莫過於此、宜告天下諸國、不問男女老少、起坐步行、恒誦念之、其文武百官造朝道上、每日常念、勿虛往來、庶使風雨隨時、寒溫應節、十九日、遣從三位池田王、告定齋王於太神宮、又遣使奉幣太神宮及諸國神社、告卽位、二十四日、新羅男女四十人、僧尼三十四人歸化、處之武藏國、始置新羅郡、二十五日、敕紫微

內相藤原仲麻呂、中納言石川年足等、改易官制、改太政官爲乾政官、太政大臣曰太師、左大臣曰太傅、右大臣曰太保、大納言曰御史大夫、紫微中臺爲坤宮官、八省中務爲信部、式部爲文部、治部爲禮部、民部爲仁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義部、大藏爲節部、宮內爲智部、彈正臺爲糺政臺、圖書寮爲內史局、陰陽寮爲大史局、中衞府爲鎭國衞、大將改大尉、中尉改驍騎將軍員外將、少將改次將、衞門府爲司門衞、左右衞士府爲左右勇士衞、左右兵衞府爲左右虎賁衞、實從仲麻呂言、採用唐制也、是日、以藤原仲麻呂爲太保、敕曰、褒善懲惡、聖主格言、賞績酬勞、明主彝訓、藤原朝臣仲麻呂恪勤守職、事君忠赤、殄逆徒於未戰、黎元獲安、固危基於未然、聖歷終長、國家無患、略由若人、伊尹有莘媵臣、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呂尙渭濱遯老、且弼文王、終得營丘之封、況自乃祖近江大津宮內大臣已來、世有明德、翼輔皇室、君歷十帝、年殆一

百、朝廷無事、海內淸平、由此論之、曠世無匹、況惠之美、莫美於斯、自今以後、宜姓中加惠美二字、禁暴勝强、止戈靜亂、故名曰押勝、朕舅之中、汝卿良尙、故字曰尙舅、更給功封三千戶、功田一百町、永爲傳世之賜、以表非常之勳、又聽鑄錢擧稻及用惠美家印、九月三日、西海道問民苦使藤原楓麻呂奏民疾苦二十九件、勅太宰府處分、八日、定國司交替之期、官符到日、限百二十日還京、十八日、小野田守至自渤海、田守以渤海守揚承慶等二十三人還、冬十月二十五日、敕頃年國司交替皆以四年爲限、自今以後、以六歲爲限、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推檢政迹、隨狀黜陟、發陸奧浮浪人造桃生城、復其調庸、貫爲柵戶、十一月二十三日、御乾政官院、大嘗、十二月十日、遣渤海使小野田守奏、安祿山作亂於唐、唐國大亂、因敕太宰府曰、安祿山者是狂胡狡竪也、逆天犯上、事必不利、彼不能圖西、還更掠海東、古曰、蜂蠆猶毒、況於人乎、府帥船王、

大貳吉備朝臣眞備、俱是碩學、名顯當世、簡在朕心、委以重任、宜
知此狀、預爲之備、
三年己亥、春正月朔、渤海使拜賀、三日、渤海使上欽茂表貢方物、
且吊聖武帝喪、十八日、授渤海大使楊承慶正三位、副使楊泰師
從三位、判官馮方禮從五位下、饗之朝堂、二十七日、惠美押勝宴
渤海使者於田村第、敕賜女樂及綿一萬屯、晦、以前遣唐大使藤
原清河留唐不還、以外從五位下高元度爲迎入唐大使、二月十
六日、令元度與渤海使楊承慶俱發、賜書渤海王大欽茂、護送元
度等達唐、三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太宰府奏四事、一博多大
津、及壹岐對馬、要害之地、請置船一百隻以上以備不虞、一自罷
東國防人、邊戍廢壞、萬一有變、何以應猝、請差發東人如舊、一管
內防人、請五十日習武藝、十日役于築城、一百姓多乏絕者、請優
復令以自贍、敕造船宜以雜徭充其費、東國防人衆議不允、不得

依請、防人役作宜如所請、濟乏絕者、在乎政事、政事得理、則民自
富强、宜各勉所職以副朕委、夏五月九日、上皇敕群臣、上意見、是
日、以諸國調脚不能還鄉者、至冬多罹飢病、敕割公廨、置常平倉、
以供賑救、且平京中穀價、其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左平準署掌之、
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四道、右平準署掌之、十五日、先是僧善神專
住並以罪流于佐渡、竟無改過之念、至是還俗並從差科、六月二
日、以僧普照奏、敕植菓樹於路傍、令行旅就陰啖實、十六日、詔、追
尊皇考曰崇道盡敬皇帝、尊皇母當麻夫人曰太夫人、兄弟姉妹
爲親王、惠美押勝意益驕、欲建武功以眩耀一世、十八日、令太宰
府造行軍式、將伐新羅、二十二日、敕、治國之要、莫若簡人、簡人任
能、民安國富、今內外官人、曾無廉恥、志在貪盜、豈是人之稟性、悉
皆無良、蓋由宰相訓導之不力、宜加誘誨、各立令名、維城典訓、叙
爲政之規模、著修身之檢括、律令格式、錄當今之要務、具庶官之

紀綱、並是窮安上治民之道、盡濟世弼化之宜、而父兄不識、何以
導子弟、官吏不行、何以教士民、若有修仁義禮智信之善、戒貪嗔
癡淫盜之惡、兼讀前二書者、擧而察之、隨品昇進、自今以後、除此
色外、不得任用史生已上、庶令懲惡勸善、重名輕物、是日、百官及
師位僧等、各上封事、以陳得失、參議文室智努、少僧都慈訓奏、天
下諸寺正月悔過、稍乖聖願、或躬不入寺、規官供於七日、或貪得
兼取題空名於兩處、譏及三寶、無益施主、伏願停官布施、使貪僧
無所企望、二十三日、敕諸國置放生池、嚴禁捕魚、秋八月六日、遣
太宰帥船親王于香椎廟、告伐新羅、二十九日、太宰府大風、九月
四日、敕太宰府曰、頃年新羅歸化者、舳艫不絕、想彼不勝賦役之
苛、遠辭墳墓之鄉、言念其意、豈無顧戀哉、宜再三引問、情願還鄉
者、給資糧放還、十九日、降詔造戰艦五百艘、北陸道八十九隻、山
陰道一百四十五隻、山陽道一百六十一隻、南海道一百五隻、並

逐閑月營造、以三年爲限、爲征新羅也、二十六日、置出羽雄勝平
鹿二郡、發坂東騎兵及鎭兵夷俘、築桃生雄勝二城、五道俱入、並
就功役、所役兵丁凡八千一百八十人、自春至秋、乃免其一歲貢
稅、二十七日、遷坂東八國、及越前能登越後諸國浮浪二千人以
爲雄勝柵戶、割留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七國所送
兵器、貯于雄勝桃生二城、雄勝城、自聖武帝時、盡力營作、桃生城
跨河凌嶺、最爲要衝、冬十月十八日、渤海國王大欽茂遣其輔國
大將軍高南申送還內藏全成等至對馬、京畿大風壞廬舍、十一
月二日、免遭風者今年田租、九日、敕坂東八國曰、陸奧若有急求
援、每國差發兵二千、擇精幹國司一人押領相救、是日、頒國分二
寺圖於天下、十六日、造保良宮、晦、敕增太保藤原惠美押勝帶刀
資人二十人、道前四十人、十二月二日、置授刀衛、四日、令巡察使
檢武藏隱沒田九百町、備中二百町、是後諸道巡察使亦皆檢田、

使未至而先自首者免罪、二十四日、召渤海使、

四年庚子、春正月朔、渤海使拜賀、二日、車駕臨太保藤原惠美押勝第、以節部省絁綿、賜五位已上及從官主典已上、四日、從上皇御內安殿、以太保押勝爲太師、授位一位、賜隨身契、敕曰、昔先帝數降明詔、造雄勝城、其事難成、前將既困、今陸奥按察使兼鎭守將軍藤原朝獵等、敎導荒夷、馴從皇化、不勞一戰、營造既畢、又於陸奥牡鹿郡、跨大河、凌峻嶺、作桃生柵、奪賊肝膽、眷言惟績、理應褒昇、特授從四位下、其餘諸將皆有賞、五日、渤海國王大欽茂上牒曰、迎藤原河淸使等九十九人、方今唐朝祿山先逆命、思明後作亂、內外騷擾、未有平殄、欲遣使者、恐被殘害、欲且還之、慮違聖意、因令正使高元度等十一人往唐迎河淸、判官全成等歸天朝、故差此使、奉報委曲、幷獻河淸表、帝從上皇幸押勝第、賜錢從五位已上、七日、授渤海使高南申等位、賜欽茂絁絲綿、二十一日、

遣巡察使於七道、文部少輔藤原楓麻呂東海道、仁部少輔石川公成東山道、河內少掾石上奥繼北陸道、尾張介淡海三船山陰道、右少辨布勢人主山陽道、典藥頭馬夷麻呂南海道、武部少輔紀牛養西海道、兼勘檢隱田、三月十三日、以皇大后不豫、祈之諸社、大神宮禰宜、內人、物忌、及諸社祝部、皆賜爵一級、十六日、敕鑄新錢、銅錢文曰萬年通寶、金錢文曰開基勝寶、銀錢文曰太平元寶、夏五月十九日、敕、如聞頃者疾疫流行、黎元飢苦、天下高年、鰥寡孤獨癈疾、及罹疫者、當道巡察使宜與國司親問患苦賑給、六月七日、天平應眞仁正皇太后崩、后諱光明子、體貌姝麗、似有光耀、故名焉、幼而聰慧、年十六入爲妃、天資慈仁、志在濟物、攝引妾御、皆得其歡、雅閑禮訓、敦崇佛道、天平六年、爲先妃造西金堂於山階寺、安釋迦十弟子像、后嘗勸帝建東大寺、創諸國國分寺、又置悲田施藥兩院、療養天下飢病、后嘗在家、告父入市、斂諸商賈、

始用自唐所得稱尺、父曰、汝當助國宣風、權衡稱尺、不久而流于天下、及長善書、屬文、作屛風銘曰、種好田良、易以得穀、君賢臣忠、易以至豐、諂諛之語、多悅會情、正直之言、倒心逆耳、正直爲心、神明所佑、禍福無門、唯人所招、父母不愛、不孝之子、明君不納、不益之臣、淸貧長樂、濁富恒憂、孝當竭力、忠則盡命、君臣不信、國政不安、父子不信、家閨不睦、嘗爲考妣冥福、手寫金字一切經律論、製願文、書每卷後、又爲帝自製願文、納珍寶玩好御帶牙笏弓箭刀劒樂器等於東大寺以供養焉、崩年六十、是月、葬皇太后、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三日、大僧都良辨、小僧都慈訓等奏請、制四位十三階、以拔三學六宗、就十三階中、三色師位、及大法師位、準敕授位記式、自外之階、準奏授位記式、敕采用其言、八月七日、從大師押勝請、贈左大臣武智麻呂及房前太政大臣、十八日、徙御小治田宮、九月十六日、新羅遣級飡金貞卷朝貢、詔陸奥出羽按察

使藤原朝獵問所使、貞卷曰、不修職貢、久積歲月、故謹使貞卷等貢進御調、且謂僻邦未習聖朝風俗之語、仍進學語生二人、朝獵問曰、執玉帛行朝聘、則表忠信也、向者王子泰廉入朝、奏曰、自今以往、事皆遵古制、其後小野田守奉朝命出使、汝之禮待有闕、是以田守不宣朝命而還、汝之王已棄忠信之禮、則玉帛之聘何見焉、貞卷曰、田守來日、貞卷出爲外官、且賤人不預知國事、朝獵曰、王子尙無言信、使人微賤、不足與有言矣、汝還本國、但言忠信之禮、仍舊之調、明驗之言、專對之人、四者備具而來、冬十一月六日、日南至、敕赦天下、十二月十二日、敕、太皇太后、皇太后墓、並稱山陵、置國忌、二十二日、藥師寺僧華達與僧範曜博爭道、遂殺之、華達還俗、配陸奥桃生柵戶、是歲、上野、伊勢、志摩、近江、美濃、若狹、伯耆、石見、播磨、備中、備後、安藝、周防、紀伊、淡路、讚岐、伊豫疫、賑給之、

五年辛丑、春正月七日、以太史局奏、遷御小治田岡本宮、九日、令美濃武藏兩國少年各十二人、習新羅語、爲西征也、十一日、還自小治田宮、御武部曹司、是月、敕築戒壇于下野藥師寺、筑紫觀世音寺、東海道足柄坂東山道信濃坂以東諸國受戒者於藥師寺、西海道諸國於觀世音寺、三月二十四日、葦原王與御史麻呂博飲、忽發怒刺殺、屠其股肉膾之、除王名流多褹島、夏六月十七日、賞大和介日置眞卯廉勤、賜稻一千束、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西海道巡察使紀牛養言、戎器之設、諸國攸同、今西海諸國、不造年料器仗、既爲邊要、當備不虞、乃敕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豐前豐後日向等、造甲刀弓箭、每歲送様於太宰府、十九日、遠江荒玉河堤決、修築之、八月朔、敕曰、頃見七道巡察使奏狀、曾無一國守領政合公平、貪獨人多、淸白吏少、朕聞授非賢哲、萬事咸邪、任得其才、庶務悉理、止如國司一色、親管百姓、奬導風俗、字撫黎民、特須

精簡、必稱其職、其居家無孝、在國無忠、見利遺義、臨財忘恥、上交違禮、下接多諂、施政不仁、爲民苦酷、差遣邊要、詐稱病重、任使熱官、競欲自拜、匪聞敎義、靡率典章、措意屬心、唯利是視、巧弄憲法、漸汚皇化、如此之流、壞風亂俗、雖有周公之才、固不足觀也、宜還却田園、令勤耕作、若有悔過自新、必加褒賞、迷塗不返、貶黜終身、普告遐邇、曉諭衆庶、十二日、從上皇幸藥師寺、禮佛、還御授刀督藤原御楯第、宴飲、外從五位下高元度還自唐、初元度與渤海使至于唐、唐主亭使中使宣旨曰、特進兼秘書監藤原淸河當依請遣歸、而恐殘賊未平、道路有艱、元度宜取南路先歸復命、卽令中謁者謝時和、送元度等赴蘇州、刺史李岵具大船一艘、使越州浦陽府折衝沈惟岳別將陸張升等送元度、至太宰府、冬十月十日、遣使安藝、造遣唐舶四隻、元度之還、唐主囑曰、祿山之亂、多失兵器、今欲造弓、苦乏牛角、卿異日還國、求牛角相贈、至是敕東海東

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諸國、貢牛角七千八百、以遺于唐、十三日、行幸保良宮、僧道鏡從焉、道鏡弓削氏、河內人、以禪行聞、十九日、車駕臨近江按察使藤原御楯第、遂臨太師押勝第、宴飲、賜從官物有差、二十二日、以右虎賁衛督仲石伴爲遣唐大使、上總守石上宅嗣爲副使、武藏介高麗大山爲遣渤海使、二十八日、以修平城宮、暫御保良宮、詔、免近江及左右京大和和泉山背今年田租、曲赦近江、十一月三日、授高元度從五位上、十七日、以從四位下藤原惠美朝獵爲東海道節度使、其所管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安房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武藏十二國、檢定船一百五十二隻、兵士一萬五千七百人、子弟七十八人、水手七千五百二十人、從三位百濟敬福爲南海道節度使、管紀伊阿波讃岐伊豫土佐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十二國、正四位下吉備眞備西海道節度使、管筑前筑後肥後豐前豐後日向大隅薩摩八

國二道各檢定船一百二十一隻、兵士一萬二千五百人、子弟六十二人、水手四千九百二十八人、皆免三年租、習射御、兼練五行之陣、其所遣兵士、役作兵器、以新羅數闕禮、爲征之也、是歲、五穀不稔、多飢死者、

六年壬寅、春正月二日、日有食之、六日、遣參議藤原眞光饗沈惟岳等於太宰府、二十八日、命太宰府造綿襖冑二萬二百五十具、以爲三道節度使料、其制取唐國法、象五行之色、皆畫甲板之形、碧地以朱、赤地以黃、黃地以朱、白地以黑、黑地以白、每四千五十具、排成一行之色、二月二日、授太師惠美押勝正一位、尋賜近江高島淺井鐵穴二所、押勝家素豪富、而寵祿日加、至是起宅楊梅宮南、構樓東西、下瞰禁闕、南門爲櫓、押勝子眞先、訓儒麻呂、朝獵、進參議、小湯麻呂、薩雄、辛加知、執棹、皆任衛府國司、其餘姻戚、亦居顯要、驕横日甚、六日、造綿甲冑一千領、充鎭國衛府、十二日、黜

伊勢近江美濃越前四國郡司子弟百姓、四十以下至二十、練習弓馬者爲健兒、其有死闕老病者與替、准天平六年制、除其租銜之半、其歷名等第每年附朝集使送武部省、三月朔、遣唐副使石上宅嗣罷、以左虎賁衞督藤原田麻呂代之、夏四月八日、修河內狹山池隄、十七日、遣唐船從安藝至難波江口、膠沙不進、船尾破裂、乃減使人限兩船、以判官正六位上中臣鷹取爲使、賜節刀、授從五位下、正六位上高麗廣山爲副、二十二日、始置弩師於太宰、弩之制昉於上世、傳言神功征韓時所刱意制造、勁利無比、唐國雖有弩、不及遠甚、於兵械中最爲神奇、中世又有手弩、蓋弩之小者也、五月九日、美濃飛彈信濃地震、賜遭災者穀家二斛、十九日、唐人三十八名列狀請曰、大使沈惟岳贓行已露、不足率下、請以副使紀喬客司晏子欽代之、太宰府以聞、報曰、大使副使皆彼所命、今不可得易、宜依舊給祿、二十三日、車駕還平城宮、御中宮院、

上皇御法華寺、先是僧道鏡入內道場、有寵於上皇、上皇幸保良宮、不豫、道鏡常侍側、帝深惡道鏡、常以爲言、上皇不懌、遂徙焉、二十八日、賜大師押勝帶刀資人六十人、道前一百人、官給衣服、六月三日、上皇召五位以上於朝堂、宣詔曰、岡宮天皇統將絕、朕以女子、奉皇太后命、祗膺寶位、行政日久、立帝爲嗣、而帝不恭不順、反成怨仇、誣朕所不言、以爲言之、朕所不行、亦爲行之、朕之致此、實由薄劣、深自愧赧、當發菩提心、良緣在此、故出家爲佛弟子、但朝廷小事、今帝行之、國家大事賞罰二柄、朕親決之、二十一日、修河內長瀨隄、秋七月、中臣鷹取等將送還惟岳等、阻風不能發、八月九日、敕留惟岳等於太宰府、召還鷹取等、十一日、令左右京尹藤原惠美訓儒麻呂文部大輔中臣淨麻呂等侍中宮院、傳宣敕旨、九月晦、御史大夫石川年足薨、好讀書、後奉敕與惠美仲麻呂等、改易官號、作別式二十卷、冬十月朔、先是高麗大山舟中獲

病、至佐利翼津卒、至是副使伊吉益麻呂以渤海使王新福等二十三人還、至越前加賀郡、十一月朔、以正六位上多治比小耳爲送渤海客使、三日、遣御史大夫文室淨三等、奉幣太神宮、十六日、遣參議藤原巨勢麻呂等、奉幣香椎廟、告爲征新羅、調習軍旅、二十六日、奉幣及弓矢於天下神祇、閏十二月十九日、召渤海使入京、是歲、鎭守將軍藤原朝獦修築多賀城、立石紀道程里數、時運啓土彊、抵蝦夷國界一百二十里云、尾張參河遠江下總美濃能登備中備後讚岐旱、京畿及伊勢尾張遠江近江美濃若狹越前石見備前饑、陸奥疫、賑給之、

七年癸卯、春正月朔、渤海使王新福拜賀、三日、渤海使貢方物、七日、授王新福等位、賜宴、十五日、詔曰、如聞去天平寶字五年、五穀不登、飢餒者衆、其五年以前、公私逋負、宜咸原免、十七日、渤海使奏、唐國之亂未息、敕太宰府曰、唐國喪亂、使命艱通、唐人沈惟岳

等、宜安置優給、如懷土願歸者給船發遣、惟岳竟留仕天朝、後敘從五位下、賜姓淸海、同時入朝者、張道光、晏子欽、吾税兒、徐公卿、孟惠之、盧如津皆留仕云、二十一日、內射、二月四日、太師押勝宴渤海使、詔賜雜色袷衣三十櫃、十日、新羅遣級飡金體信等二百餘人朝貢、令左少辨大原今城讚岐介池原禾守等問曰、前使金貞卷受朝廷約束、改朝聘禮、卿等來何如、使人曰、臣承國王教貢進常調、不知其他、乾政官處分、徵使人入京師、依例饗賜、詔體信曰、汝還告汝之王、自今以往、非王子來朝者、宜使執政臣入朝、夏四月朔、以京師米價騰貴、糶左右京穀、五月六日、僧鑒眞寂、唐人也、初從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呂來、居東大寺、敕校正一切經、諸本皆同、莫之能正、鑒眞暗誦多下雌黃、又令正藥種眞僞、鑒眞以鼻別之、莫一錯失、聖武帝師之受戒、及太皇后疾、所進醫藥有驗、授大和上之號、秋八月朔、敕曰、如聞去歲霖雨、今年亢旱、五穀不熟、

米價踊貴、百姓飢饉、疾疫死亡、朕每念茲、情深傷惻、宜免京畿七道諸國今年田租、十八日、以山陽南海等道諸國旱、停兩道節度使、是日、廢儀鳳曆、行大衍曆、九月朔、敕曰、疫死多數、水旱不時、神火屢起、耗損官物、此國郡司等事神不恭之咎也、又一旬亢旱、致焦枯之憂、數日霖雨、抱流亡之嗟、此國郡司等使民失時、不修隄堰之過也、自今以後、有若是者、自目已上、宜悉遷替、不使久居其職、勞擾百姓、更簡良材、可速登用、使拙者歸田、賢者在官、各修其職、無爲民憂、四日、敕、少僧都慈訓不堪爲綱、宜停其任、乃依衆議、以僧道鏡爲少僧都、二十一日、河內丹比郡人尋來津開麻呂坐殺母、配出羽小勝柵戶、於是殺母者不死矣、冬十月四日、行幸山背、六日、先是渤海使還、左兵衛佐板振鎌束送之、事畢將還、會學生高內弓携妻高氏及小兒乳母還自唐、與鎌束俱發、學僧戒融及優婆塞一人亦從、海上遭風飄蕩、鎌束曰、優婆塞一食數粒、經日

不飢、異於衆人、且異邦婦人在船、所以招禍也、乃使水手撮高氏及小兒乳母優婆塞投之海、至是鎌束至隱岐、乃下之獄、是歲、大和河內攝津尾張近江美濃信濃陸奧出羽越前能登丹波丹後播磨備前備中備後淡路阿波讚岐伊豫饑、攝津山背伊賀壹岐疫、賑給之、但馬伯耆出雲石見年穀不登、遣使覆損、禮部少輔中臣伊加麻呂、及子眞助、造東大寺判官葛井根道、坐飲酒言涉忌諱、並獲罪、伊加麻呂左遷大隅守、眞助流於土佐、根道於隱岐、告者皆授位、右中辨藤原眞繼謀誅惠美押勝、不成、詔除姓奪位、眞繼宇合之子、坐兄廣嗣事、流伊豆、赦還、累遷、及押勝擅政、三子並參議、眞繼慚立其下、且疾押勝所爲、與從四位下佐伯今毛人、從五位上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除押勝、語洩、下吏鞫問、眞繼曰、獨我謀之、佗人實不知也、押勝奏劾大不敬、有是命、

八年甲辰、春正月十八日、大隅薩摩隼人相替、授位有差、三月十

九日、以淡路連旱、給種子、二十二日、敕曰、周急之言、義著曩聖、救飢之惠、道茂先修、頃年水旱、民稍餒乏、東西市頭、丐食者衆、念斯失所、情軫納隍、而聞糺政臺少疏正八位上土師島村出所蓄粮、資養窮弊者十餘人、其事雖小、義有可褒、仍授位一階、自今已後、有如此者、所司檢察、錄實告官、是春、攝津出雲石見播磨備前備中備後飢、志摩疫、賑給之、夏四月、旱、是夏、美作阿波讚岐伊豫飢、淡路疫、賑恤之、秋七月十七日、罷東海道節度使、十九日、新羅使大奈麻金才伯等至太宰府、言、唐使韓朝彩來云、唐國綱送日本僧戒融、而達否未審、因命本國、問其消息、乾政官命太宰府、報以戒融既達、太宰府問使人曰、比來新羅歸化民言、本國發兵以備日本、虛實如何、對曰、唐國擾亂、海賊橫行、此弊邑之所以發兵備邊也、八月三日、節部省倉災、十四日、遣使大和河內山背近江丹波播磨讚岐作池、是時僧道鏡常侍上皇、太師押勝寵稍衰、押勝

憤怨、潛圖不軌、九月二日、諷上皇爲都督使、統四畿內三關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兵事、准據諸國習兵之法、管內兵士每國二十人、五日爲番、會都督衛、簡閱武藝奏畢、私益其數、用太政官印下之、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懼禍及、密奏之、押勝以大津大浦世習陰陽家術、就問吉凶、大浦亦密奏、十一日、押勝將奪中宮院鈴印、近衛物部磯浪上變、上皇遣少納言山村王收鈴印、押勝令訓儒麻呂邀擊、授刀少尉坂上苅田麻呂等射殺之、押勝又令矢田部老馳馬劫詔使、授刀紀船守射殺之、敕褫押勝官爵、除藤原姓、其職分功封悉沒收、遣使固守三關、押勝夜帥黨與走近江、預遣使調發兵馬、造池使淡路三船在勢多、縛其使者、造東大寺長官吉備眞備料押勝必走、分諸軍遮路、於是山城守日下部子麻呂、衛門少尉佐伯伊多智等、直取田原道赴近江、火勢多橋、押勝望見駭懼、轉走高島郡、宿前少領角家足家、有星墜臥屋上、大如甕、上皇

以從五位下藤原藏下麻呂、爲討賊將軍、追擊之、是日、以吉備眞備兼中衞大將、十二日、上皇敕、今聞逆臣惠美仲麻呂盜官印逃去、彼人臣、飽承厚寵、寵極禍滿、自陷深刑、猶且劫略愚民、欲爲僥倖、若有勇士設計翦除、即當重賞、又令北陸道諸國、不得承用太政官印、十三日、遣使奉幣太神宮、十四日、以太宰員外帥藤原豐成復爲右大臣、伊多智等馳至越前、斬守辛加知、押勝不知、立鹽燒爲帝、眞光朝獦皆爲三品、餘各有差、遣精兵入愛發關、授刀物部廣成拒而却之、押勝進退失據、乘船赴淺井郡鹽津、遇暴風殆覆、乃更取山道、直指愛發、伊多智等拒之、押勝還至高島郡三尾崎、遇佐伯三野大野眞本、與之戰、從午及申、官軍疲頓、會藏下麻呂將兵奄至、眞光引退、三野等乘之、殺傷頗衆、押勝望見大懼、乘船遁逃、諸軍水陸並進、押勝阻勝野鬼江、盡銳拒戰、官軍奮擊、賊潰、押勝獨與妻子單舸逃去、十八日、石村石楯進擊斬之、幷其妻子

從兵三十四人、傳首京師、押勝年五十九、獨第六子刷雄以少修禪行、減死流於隱岐、官軍索捕餘黨、斬鹽燒等、二十日、固關使以美濃少掾村國島主嘗事押勝殺之、而島主已歸順爲內應、上皇知其冤、尋贈從五位下、藏下麻呂凱旋獻捷、是日、上皇詔曰、朕見禪師所行至淨、紹隆佛法、擁護帝祚、今朕雖披緇、不得不覽朝政、佛典言國王在位、受持菩薩淨戒、由是思惟、出家天子、必有出家大臣、因授道鏡大臣禪師、職分封戶、一準大臣、二十一日、授藏下麻呂從三位、二十二日、上皇敕、押勝所改官名、悉復其舊、是秋、石見疫、多褹島飢、賑贍之、山陽南海二道旱疫、冬十月二日、廢放鷹司、置放生司、初帝因押勝得立、及押勝伏誅、上皇疑帝黨之、冬十月九日、遣兵部卿和氣王、左兵衞督山村王、外衞大將百濟敬福等、帥兵數百、圍中宮院、侍衞奔散、帝未及衣履、使者促之、乃與母家數人步至圖書寮西北、山村王宣詔曰、頃歲帝德有闕、不堪負

荷大業、且聞與藤原仲麻呂同心、將圖朕躬、竊謀發兵六千、入闕爲亂、故廢爲親王、賜爵淡路公、將公及其母到小子門、取路人鞍馬給之、令右兵衞督藤原藏下麻呂衞送配所、幽之一院、敕曰、以淡路國賜大炊親王、國內所有官物調庸等類、任其所用、但出擧官稻、一依常例、以船親王通嘗押勝、流之隱岐、以池田親王多聚馬、流之土佐、並降爲諸王、從五位下佐伯助爲淡路守、監淡路公、

論贊曰、帝以宗室之冑、附麗藤原仲麻呂、納其亡子之妻、以結驩心、寄身第中、甘受私恩、其無操守、昧於禍福之機、可知矣、及皇太子廢、入繼大統、雖由孝謙皇帝之命、而其實仲麻呂之所推戴也、政出上皇、帝拱手而已矣、改易官名、更張法制、冀規懿範、屢見簡替、紀綱若將振擧、而不能救上皇之內行、皆仲麻呂于羿猶美之爲也、及道鏡得寵、帝之處心亦苦矣、知而不言則禍將不測、言之則速彼之怒、寧受譏責、不得不言、故仲麻呂敗

而上皇誣以其黨、卒致踰垣之變、哀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稱德天皇

稱德天皇、孝謙帝重祚也、天平寶字八年十月九日、廢帝爲淡海
公、自是重臨萬機、右大臣藤原豐成如故、十一日、敕禁天下諸國
養鷹狗及鵜、停御贄進肉魚、又停中男作物用魚肉蒜等、悉以他
物易之、但神戶不在此限、十四日、宣詔曰、百官所司僉謂、當立皇
太子、以定鴻基、朕非不念之、然衆之所推、不必克終、天所不與、雖
得必喪、人不可得而授、力不能得而競、天之所授、自有其人、朕非
叨貪大寶、不敢定嗣、天意所屬、久而當彰、又敕曰、衆欲援立以成
已功、竊議儲位、通心合謀、勸誘樹黨、事不能成、家門滅亡、子孫永
絕、自今已後、宜忠貞明白、遵敎奉承、十六日、敕大赦天下、又頃年

水旱、不得豐稔、民或飢乏、軍役仍興、宜免天下今年租、二十一日、
敕赦京師見禁囚徒、大辟以下、晦、敕停定額及額外散位等輸續
勞錢、令東海東山諸國貢騎女、十一月十二日、罷西海道節度使、
二十日、初藤原仲麻呂叛據近江、奉幣國內名神禱請平賊、至是
賽宿禱、名神之號始見、十二月二十八日、敕、大赦天下、是月、西方
有聲如雷、大隅薩摩之界烟雲晦冥、七日不晴、海濱沙石聚成三
島、埋沒民屋、是歲、兵旱相仍、米石千錢、窮民多棄兒者、
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春正月六日、太宰大貳佐伯毛人坐黨押勝、
左遷多褹島、七日、改元、詔進群臣位、授五位以上、賜物有差、八日、
敕、復官軍所經、近江高島郡調庸二年、滋賀淺井二郡一年、並以
沒官物量加賑恤、二月三日、改授刀衛爲近衛府、始置內廐寮、八
日、以從三位藤原藏下麻呂爲近衛大將、十四日、敕淡路守佐伯
助、如聞國中流人稍致逃亡、事如有實、何以不奏、朕簡汝往監、事

之動靜、必須早奏、又宣詔曰、廷臣或有通心淡路、謀復位者、而彼
爲人昏愚不善、不足使治天下、黨于逆賊、殆覆國家、豈可使此人
再臨四海、宜杜絕姦謀、遵守詔旨、自是守衛益嚴、二十九日、糶左
右京粟於東西市、斗百錢、是月、京師米貴、令西海道諸國運私米、
三月二日、敕、比年遭旱、百穀不登、朕甚愍之、其去年不熟之國、今
年得稔、須徵納之、若有今年亦不熟者、至於秋時、待敕處分、其備
前備中備後三國、多年亢旱、荒弊尤深、因玆所負正稅、不得進納、
天平寶字八年以前、官稻未納、咸悉免之、四日、以參河下總常陸
上野下野旱、詔免今年調庸十之七八、五日、以王臣開田、驅役貧
民、妨害農業、敕一切禁斷加墾、但許百姓占一二町、又王臣私家
不須貯兵器、其所有皆宜進官、又其資人不許取三關國民及他
國有力之人、如有違犯、國司資人同一科罪、夏四月十五日、右大
臣藤原豐成上表曰、自先臣鎌足以來、家門沐浴榮寵、登圖逆賊

近出臣族、伏願奉還先代所賜封二千戶、詔許之、十六日、糶左右
京穀一千石於東西市、五月二十六日、糶穀一千石於貧民、六月
十日、糶穀一千石、鹽一百石於貧民、十三日、敕、天下諸國郡司六
位已下至白丁、糶米二百石、敍位一階、每加二百石、進一階、秋七
月十四日、糶左右京穀三千三百石於諸司官人、八月朔、參議兵
部卿和氣王謀反伏誅、舍人親王孫三原王之子也、是時皇嗣未
定、和氣王竊懷覬覦、有紀益女、以巫鬼受寵、王厚賂與之善、又與
參議粟田道麻呂、兵部大輔大津大浦、式部員外少輔石川永年
等相友善、數會飲其宅、道麻呂至和氣宅密語、佩刀觸門屏而折、
王遺裝刀、人或怪之、所謀頗漏、和氣畏禍及、卽夜逃竄、敕索之獲
于率河社中、流伊豆、至山背相樂郡絞殺之、絞紀益女于綴喜郡
松井村、道麻呂大浦永年等、亦坐其黨竄謫、九月八日、更鑄神功
開寶錢、與舊錢並行、二十一日、以將行幸紀伊、遣使造行宮于大

和河內和泉、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三日、行幸紀伊、十八日、至玉津島、十九日、御南濱望海樓、奏雅樂雜伎、權置市廛、使從官及當國百姓爲交關、二十三日、淡海公薨於配所、年三十三、公不勝憂憤、踰垣而逃、佐伯助等率兵邀之、公還、是日、薨於院中、追謚曰淳仁天皇、二十六日、車駕還至和泉深日行宮、晦、至河內弓削寺、禮佛奏樂、閏月朔、捨弓削寺食封二百戶、二日、以大臣禪師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詔使文武百官拜賀之、僧尼度緣、悉用道鏡印、是日、復幸弓削寺、禮佛奏樂、施道鏡綿一千屯、三日、詔免河內和泉今年調、及河內大縣若江二郡、和泉三郡田租、行宮側近高年賜物、赦死罪以下、是日、車駕還因幡宮、八日、留守百官拜賀道鏡、十一月五日、遣使修造天下神社、十六日、大嘗、二十三日、敕、世謂神不近佛徒、然佛教曰、護佛法者在諸神、故出家僧尼、參豫祭政、亦非所忌也、帝違祖訓誣神明、如此、亦有所由來矣、此後遂至有獻

佛教法器於神社、令僧祈神者、而大神宮以下諸國大社、亦皆設神宮寺、令僧徒預神事、而神道益衰矣、二十七日、右大臣藤原豐成薨、年六十二、稱難波大臣、又稱橫佩大臣、是歲、左右京和泉山背伊賀尾張參河駿河甲斐相模常陸美濃武藏上野下野能登越中丹波伯耆出雲石見隱岐播磨美作備後紀伊淡路阿波讚岐伊豫壹岐多褹島飢、咸賑贍之、又造西大寺、鑄金銅四天王像、

二年丙午、春正月八日、以大納言藤原永手爲右大臣、十四日、禁兩京畿內里中踏歌、二月九日、敕、貯蓄者爲國之本、宜募運近江稻穀五萬斛納於松原倉、白丁運五百斛、敍一階、每加三百五十斛、進一階、有位每三百斛加敍一階、三月十二日、大納言藤原眞楯薨、度量弘深、有公輔之才、在官公廉、慮不及私、聖武帝特詔使參奏宣吐納明敏、寵遇甚渥、夏四月七日、太宰府言、防賊戍邊、本資東國之軍、制敵宜威、不唯筑紫之兵、今割筑前等六國兵士、以

爲防人、以其所遺卒、分番上下、兵非精銳、何以濟事、請東國防人依舊配戍、敕修理陸奧城柵、多以東國力役、須彼此通融、各得其宜、聞東國防人、多留筑紫、宜先檢括配戍、卽隨其數、罷遣六國防人、然後計其所闕、差點東人、以塡三千、庶幾乎紓東國之勞、足西邊之兵、十一日、帝以八幡比咩神敎奉神封六百戶、二十二日、敕、大赦天下、晦、有一男子、自稱聖武皇帝皇子石上志斐氏所生、勘問無實、詔配遠流、五月十七日、祈雨、六月三日、日向大隅薩摩大風、桑麻盡損、詔免柵戶調庸、五日、大隅神造新島、震動不息、民多流亡、賑恤之、二十六日、以左右京及大和、頻年不登、敕免貧租、二十八日、刑部卿百濟敬福薨、百濟義慈王之玄孫也、爲人慧辨、有從政之才、聖武帝殊寵遇之、而放縱不羈、頗好酒色、有人告貧者、傾資賑之、無則乞假而給焉、以故頻歷外任、家無餘財、薨年六十九、是月、大雪、秋七月二十三日、遣使造丈六佛像於伊勢大神寺、

九月五日、敕、乃者伊勢美濃等奏、風災壞官舍、亦損民命、朕甚憫焉、凡國司等未稱朝委、徒冒私利、官舍倉庫、不事修繕、暫勞以致損害、爾後永革斯弊、宜令諸國具錄歲中所修官舍之數、付朝集使、每年奏聞、國分二寺、亦宜准此、十五日、敕、麥者繼絕救乏、穀之尤良、宜令天下諸國、勸課百姓、種大小麥、二十三日、遣巡察使於五畿六道、訪民疾苦、西海道令太宰府勘檢、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復大神田麻呂位、二十日、山階寺僧基眞性姦黠、詐咒縛童子、敎說人陰事、又作毘沙門像、密置數顆小珠於前、稱現佛舍利、道鏡欲眩衆以爲己瑞、乃告帝、帝大悅、迎舍利於山階寺、置於法華寺、擇諸氏有容貌者二百人、服金銀朱紫、捧幡蓋、列前後、唐人李元環等奏唐樂、詔百官主典已上禮拜、以道鏡善敎導僧徒、感得舍利、詔授太政大臣禪師道鏡法王位、在正一位上、授大僧都圓興法臣位、僧基眞法參議大律師、法王月料準供御、法臣準大

納言、法參議準參議、於是道鏡乘輿、服食一擬供御、政無巨細、莫不取決、弟淨人起布衣、八年間至從二位大納言、一族男女叙五位者十人、又詔以右大臣藤原永手爲左大臣、大納言吉備眞備爲右大臣、二十一日、以舍利現、敕文武百官六位已下、加位一級、十一月七日、以陸奥磐城宮城二郡穀一萬六千四百餘斛賑給貧民、十二月十二日、行幸西大寺、二十八日、震大安寺東塔、是歲、楙春日神社於大和添上郡、河內和泉志摩石見淡路多褹島飢、賑給之、

神護景雲元年丁未、春正月八日、敕畿內七道、修吉祥悔過於國分金光明寺、七日、以祈風雨順時、五穀成熟、十八日、詔賜諸王年老有功勞者爵、二月四日、行幸東大寺、七日、車駕臨大學釋奠、先是文武帝始行釋奠之禮、而儀文器制未備、吉備眞備嘗西遊、親觀唐家典禮、於是斟酌古今、以定儀制、八日、行幸山階寺、十一日、

運播磨稻四萬束於淡路、讚岐稻四萬餘束於和泉、以充種子、三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行幸元興寺、三日、行幸西大寺法院、九日、行幸大安寺、十四日、行幸藥師寺、二十日、置法王宮職、大夫亮、大進、小進、大屬各一人、小屬二人、以造宮卿高麗福信爲大夫、夏四月十四日、東院新殿成、葺以瑠璃瓦、畫以藻繢、時人謂之玉宮、二十四日、敕、農者天下之本也、吏者民之父母也、勸課農桑、令有常制、比來諸國頻年不登、非唯天道乖宜、抑亦人事怠慢、宜擇國司恪勤尤異者一人、郡司及百姓謹慤者郡別一人、禱祀神祇、勸課農桑、二十六日、行幸飽浪宮、二十八日、還宮、五月四日、貸種子於畿內、六月五日、東山道巡察使淡海三船坐撿括苛酷、奪官、秋七月十日、始置內竪省、八月八日、參河言、慶雲見、召六百僧於西宮寢殿設齋、羣僧進退無復威儀、拍手歡喜、一同俗人、十六日、詔改元、赦天下、群臣進位賜物、賑窮老旌節孝、免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九

月朔、日上有雲五色、二日、行幸西大寺嶋院、冬十月十五日、鎭守將軍田中多太麻呂築伊治城、三旬竣功、詔賞之、二十四日、御大極殿、召六百僧、轉讀大般若經、奏樂及踏歌、十一月八日、出羽雄勝城下俘四百餘人乞內屬、許之、是歲、山背志摩尾張饑、和泉五穀不登、淡路旱饑、賑給之、美濃比年亢旱不稔、免逋租、

二年戊申、春二月六日、對馬上縣郡貞婦高橋波自采女、夫亡之後、誓不改志、其父亦尋死、廬于墓側、每日齋食、孝義之至、悲感行人、表其門閭、復租終身、九日、石見美濃郡人額田部蘇提賣、寡居年久、節義著聞、且以能散財濟衆、復其田租終身、十八日、備後葦田郡人綱引金村、年八歲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慕益深、詔賜爵二級、復其田租終身、二十八日、筑前怡土城成、三月朔、日有食之、東海道巡察使紀廣名言、公戶百姓、時霑恩澤、神寺封戶、曾無蠲免、同是黎庶、苦樂殊別、故咨嗟怨嘆、願得皆準公民、奏可、他

道亦準之、帝寵任僧道鏡、與天平侫佛之弊、營繕伽藍、不顧民力、公私彫喪、國用大窮、此時貢獻甚盛、諸國郡司軍毅百姓、納錢穀布帛田莊等於官寺者、前後三十餘人、因以起身者頗多、亦一時之弊也、十日、免左右京五畿內天平神護二年逋租、十四日、雨雹、夏五月三日、敕曰、入國問諱、於禮有之、頃見諸司入奏名籍、或不避國主國繼之名、或取眞人朝臣爲字、又用佛菩薩及聖賢之號、每經聞見、不安于懷、其如此之類、宜卽改換、務從禮典、二十八日、甲斐八代郡人小谷五百依、以孝稱、信濃更級郡人建部大垣爲人恭順、事親有孝、水內郡人倉橋廣人出私稻六萬束、償貧民負稻、並免其田租終身、旱、六月二十一日、武藏獻白雉、敕除武藏天平神護二年已往逋租、免久良郡今年田租三分之一、國司郡司叙位一級、獲雉者授位賜物、二十三日、信濃伊那郡人他田千世賣少有才色、家世豐贍、年二十有五喪夫、守志寡居、五十餘年、褒

其守節、賜爵二級、秋七月十一日、日向獻白龜、十九日、太宰府言、肥後八代郡正倉院北、蝦蟇陣列廣可七丈、向南而去、呼、敕、崇孔子、用文宣王謚、初大學助敎膳臣大丘隨使如唐、見奉謚號孔子、至是上言、請用其號、從之、八月朔、日有食之、八日、參河獻白烏、十二日、賜大學直講凡黑鯛稻一千束、賞勤學也、十九日、下總上言、疏毛野川、達常陸新治郡、兩國猶以舊川爲界、許之、九月十一日、詔、以參河獻白烏、日向獻白龜赤眼、青馬白鬣毛、免肥後日向今年之庸、出瑞郡特免調庸、獲者授位賜物、二十二日、陸奧言、比年諸國戍兵在道逃亡、又本國運糧鎭所、稻三十萬束、民甚苦之、前守百濟王敬福罷他國戍兵、點加國人、請準其例、點國兵四千人、減戍兵二千五百人、許之、又此地祁寒、積雪難消、僅入初夏、運調上道、梯山帆海、艱辛備至、季秋之月、乃還本鄕、妨民之產、莫過於此、望請調庸收置於國、十年一度、進納京庫、許之、冬十月二十日、

行幸長谷寺、二十二日、還宮、十一月、創春日四座神殿、祀大日孁尊、天兒屋根命、長雷命、齋主命四神、十二月四日、法參議基眞有罪、竄于飛彈、基眞狂虐不避卿大夫、道路畏如虎、於是坐凌突圓興處竄、是歲、壹岐島饑、賑給之、

三年己酉、春正月二日、陸奧蝦夷朝賀、三日、法王道鏡居西宮前殿、大臣已下拜賀、道鏡自作壽詞、七日、帝御法王宮、宴五位已上、道鏡贈五位已上摺衣各一領、蝦夷緋袍各一領、八日、御東內、始行吉祥悔過、十七日、御東院、賜宴群臣、饗蝦夷於朝堂、賜爵及物、有差、晦、陸奧言、他國戍兵三千餘人、既減其數、而所遺尚有五百餘人、請姑留之、以守諸塞、又依寶字三年符、差浮浪一千、配桃生柵戶、將至城下、相繼逃亡、請募比國三丁以上戶二百、徙之邊塞、長戍城郭、待其安堵、以省戍兵、太政官議、徙民配戍、物情不穩、勢至逃亡、宜不論本國他國、惟其情願者、從請移徙、法外給復、以爲

邊防、奏可、乃募坂東八國民樂遷者、徙之以實其地、二月三日、行幸左大臣藤原永手第、十六日、奉神服於大神宮、及天下諸社、十七日、陸奧築桃生伊治二城、募坂東八國民、就地利耕桑、以充鎭戍、二十四日、行幸右大臣吉備眞備第、三月二十八日、大赦天下、夏四月二十四日行幸西大寺、五月二十五日、放不破內親王於京外、流氷上志計志麻呂於土左、內親王者、帝妹、爲鹽燒王妃、鹽燒以罪死、內親王與其子計志、呪詛帝、事覺、故及之、六月十九日、以中臣淸麻呂再任神祇官、供奉無失、賜姓大中臣、以神語也、秋七月十五日、奉幣畿內風伯、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日、尾張大水、賑穀貧民、二十五日、從五位下和氣淸麻呂以忤道鏡流於大隅、初帝敬宇佐神如事生、其所憑語、無事不從、及寵道鏡爲法王、太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麻呂希旨矯奏、八幡神敎言、令道鏡卽皇位、則天下太平、道鏡聞之稍懷覬覦、帝惑之、召淸麻呂於御牀下曰、

昨夜夢八幡神使來曰、大神欲憑汝姉尼法均有所言、朕答曰、法均女弱、不勝跋涉、請以淸麻呂代之、汝往受神誨、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淸麻呂曰、大神欲使我卽位、今所以請使者者、蓋爲此也、汝詣宇佐、奉神敎、使我得所欲、則授汝太政大臣、委以國政、如違我言、則處重刑、時有路豐永謂淸麻呂曰、子此行、所係極大、勉旃、道鏡得天位、吾當與子從伯夷游耳、淸麻呂曰、吾生死以之、使還、奏神語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之分定矣、以臣爲君、未之有也、天日嗣必立皇胤、無道之人、宜迅掃蕩、道鏡大怒、解淸麻呂本官、出爲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咎與其姉法均矯神敎、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呂、流于大隅、法均還俗流備後、道鏡使人殺淸麻呂於道、俄雷雨晦冥、受命者猶豫、會敕使來救、淸麻呂、備前藤野郡人也、出自鐸石別命、爲人抗直、有匪躬之節、與姉廣蟲共爲帝所愛信、至是爲道鏡所流、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備後封二

十戶給之、得不乏云、

論賛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為利回、不為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方僧道鏡之覬覦神器也、凶燄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淸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

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無楫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淸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護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冑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盧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為後乘、合掌膜拜、以當

萬衆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眞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為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為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為、可以推其他矣、景雲之元、釋奠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眞備則以為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太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夫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淸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為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即位、首召還淸麻呂、復其本官、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眞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淸麻呂者、

山縣禎曰、神之所以教淸麻呂、果然與否、則其事隱微、吾不敢知之也、唯道鏡覬覦神器、悖逆無道、不可不為邦家峻拒之、此淸麻呂之所以忘身而抗言不敢諱也、

齋藤馨曰、淸麻呂誠有忠社稷之志、不畏權要之節、則諫孝謙可也、斥道鏡可也、何質於數百里之外不可知之鬼神、而後決之、幸而鬼神能出正大明著之語、故淸麻呂因以斥之、不幸神語或不出于此、將如之何、先是有妖巫者、希道鏡之意、誣神語以其宜受禪、則既誣之前矣、安知其不誣之後、而欺淸麻呂耶、果然則淸麻呂將曰神語而使道鏡踐祚乎、抑及其語而斥之也、均是斥也、斥之於神語不驗之後、曷若斥之於受命之初、且鬼神可質、宜質于己、不宜質不可知之神、質不可知之神、而其成功者幸也、忠臣為國家計、不出萬全之道、而求難必之幸、吁亦危矣、雖然淸麻呂之所以果出于此者、吾知其故也、夫孝謙

寵道鏡而欲禪位、則禪位可也、其遣使宇佐而質之者、蓋其心有所不自安、而曰宇佐者祖先之廟也、宇佐之神曰可、則可爾、方此時、孝謙之心惑道鏡甚殷、為臣子者、雖百諫必不聽也、必可聽者、唯宇佐之神、淸麻呂知之、故不敢諫、而寓諫于神語、曰是神語也、非臣之語也、道鏡雖欲逞其怒、然淸麻呂可貶、神語不可奪也、然則淸麻呂之質于神、非質也、將託以定孝謙之心耳、而妖巫之誣不足憂也、不然淸麻呂顯然諫之曰、天位不可禪人、陛下欲之、臣不欲之、臣之心即鬼神之意也、孝謙必怒而殺之、非僅貶竄而已、淸麻呂不宜惜死、宜惜其死而無功、且使後人懲之無敢繼耳、此淸麻呂之志也、

九月八日、尾張請濬鵜沼川、復舊道、許之、冬十月朔、宣詔、賜群臣紫綾帶、兩端以金泥書恕字、十日、太宰府言、本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會也、子弟之徒、學者稍衆、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伏

乞給三史各一本、傳之管內、以興學業、敕賜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十五日、行幸飽浪宮、十七日、遂幸由義宮、二十一日、權建肆廊於龍華寺、車駕臨觀焉、二十九日、前右京大夫長岡卒、神知津彥命之後也、神知津彥神武朝以功爲大倭國造、子孫世職、長岡襲爲國造、少好刑名之學、兼能屬文、靈龜中入唐請益、多所發明、當時言法令者、皆就質之、養老中藤原不比等重修律令、長岡刪定二十四條、後爲河內守、爲政苛刻、吏民惡之、後爲右京大夫、以老辭職、景雲二年賀正之宴、詔特侍殿上、鬢髮未衰、進退無忒、帝問曰、卿年幾、長岡對、犬馬之齡方八十、帝嘉嘆者久之、詔以由義宮爲西京、河內國爲河內職、曲赦死罪以下、十一月九日、車駕還宮、二十五日、陸奧牡鹿郡俘囚大伴押人言、傳聞押人等本是紀伊名草郡片岡里人、先祖大伴部直征夷之日、至小田郡島田村居焉、子孫爲夷所虜、歷代爲俘、幸賴聖朝撫運、神武威邊、

拔彼虜庭、久爲化民、望請除俘囚名、爲調庸民、許之、二十六日、帝臨軒、大隅薩摩隼人奏風俗伎、授位有差、是歲、志摩下總饑、賑給之、

四年庚戌、春正月二十一日、太宰管內大風壞廬舍、賑給之、是月、遣唐留學生阿部仲麻呂卒于唐、年七十、中務大輔船守之子也、性聰敏好讀書、敍從八位上、靈龜二年選爲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往唐學問、多所該識、易姓名曰朝衡、唐主隆基授左補闕、爲儀王友、遷秘書校書、後至秘書監兼衛尉卿、勝寶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隆基命仲麻呂接之、及清河還、仲麻呂欲與歸、隆基因命爲使、乃賦詩曰、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尚書右丞王維爲詩幷序送行、包佶趙驊等皆贈以詩、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仲麻呂

望月悵然、詠和歌、阿麻能波羅、布利佐計美禮婆、加須我奈流、美加佐能夜麻珥、以傳志都岐加毛、因寫以漢語示之、衆皆感歎、海上遭風、漂泊安南、唐人以爲仲麻呂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哭之、仲麻呂與清河復至唐、唐主亨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及卒唐主豫贈潞州大都督、仲麻呂嘗作書、憑新羅宿衛王子金隱居、寄鄉親、新羅使金初正持其書至、仲麻呂在唐凡五十餘年、身雖榮貴、思歸不已、言及鄉國、未嘗不悽惻也、承知三年贈正二位、

論贊曰、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欲歎其爲唐廷文士所推奬過矣、

二月二十七日、行幸由義宮、三月四日、先是新羅朝貢、遣右中辨大伴伯麻呂於太宰府驗問使人、對曰、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學生

朝衡等囑本國宿衛王子金隱居、致書鄉親、是以國王差使送其書、因幷貢土毛、伯麻呂曰、新羅貢調、其來久矣、今何乃改稱土毛、使人對曰、今日附貢、故不稱調、至是朝議以其違禮、不許入京師、令太宰府慰勞放還、賜國王物、二十八日、觀歌垣、夏四月朔、陸奧黑川賀美等一十郡俘囚三千九百二十人言曰、臣等父祖本是王民、而爲夷所略、遂爲賊隸、今既殺敵歸降、子孫蕃息、伏願除俘囚之名、輸調庸之貢、許之、以河內亮紀廣庭等爲造由義大宮司次官、五日、詔造由義寺塔、六日、車駕還宮、八日、賜弓削氏男女物有差、二十六日、先是藤原仲麻呂之亂、帝發願、造三層小塔一百萬、高各四寸餘、至是塔成、分置諸寺、五月十一日、以去歲伊豫獻白鹿、今年太宰府進白雀、敕獲瑞者授位賜物、免伊豫肥後神護慶雲三年以往正稅未納、又出瑞郡田租三分之一、六月朔、敕大赦天下、十日、先是帝幸由義宮、與道鏡遊處、狎褻無所不至、道鏡

欲益悅帝意、進以淫具、因是得疾、不豫歷月、於是敕左大臣藤原永手、攝知近衛外衛左右兵衛事、右大臣吉備眞備、知中衛左右衛士事、二十三日、祭疫神于京師四隅畿內十界、是月、彗星入北斗、至七月乃滅、是夏、京師飢疫、志摩大風、美濃霖雨、對馬島饑、賑贍之、秋七月十五日、以疫氣損生、敕令京師諸寺、轉讀大般若經、普告天下、斷葷酒肉、各國諸寺同讀此經、內外文武官屬亦同此制、二十三日、宥橘奈良麻呂黨與二百六十四人、是月、出羽雨水、但馬疫、土左饑、賑恤之、八月朔、日有食之、遣參議外衛大將藤原繼繩於伊勢、奉幣帛及馬於太神宮、又遣使奉馬於若狹彥神、八幡神宮、二日、遣使奉幣帛於越前氣比神、能登氣多神、遣雅樂頭伊刀王於住吉、受神教、是日、帝疾大漸、有尼曰、有方術可治、從四位上藤原百川抑而不通、四日、帝崩于西宮寢殿、年五十三、是春巫覡等言、西大寺東塔礎石作妖、因積柴灌酒燒碎、棄于道路、適

帝不豫、卜之、曰、石作祟、乃移之淨地、以厭禳焉、其後帝幸由義宮、覺聖躬不豫、卽還平城宮、經百餘日、不親視事、群臣不得謁見、典藏吉備由利出入臥內、傳可奏事、帝尤崇佛道、務恤刑獄、勝寶之際、政稱儉約、自仲麻呂誅、道鏡擅權、輕興力役、務繕伽藍、公私彫喪、國用不足、政刑日峻、殺戮妄加、比初政頗多冤濫云、稱高野天皇、後世稱前朝曰孝謙天皇、後朝曰稱德天皇、

頼襄曰、聖武聽宮閫之勸、糜府庫之藏、塗生民之膏血於寺塔佛像、甘心焉、繼以孝謙之縱恣、居位皆久、六帝豐富之業、於是而衰、譬若民家行儉致富、而逢驕逸之子孫、頽落其產、積之如築山、而喪之如燎毛、是古今通患也、可勝歎哉、

山縣禎曰、小人之心、貪利而無饜、其未得之也、邪媚百端、莫所不至焉、及其既得之也、未嘗以爲足、極驕侈、擅威福、竟至圖不軌矣、是以自古人主寵臣甚過、而不被其禍害者罕矣、彼漢唐

以後人主喪身亡國者多以此、有國家者、可不戒愼哉、

光仁天皇

光仁天皇、諱白壁、天智帝孫、春日宮天皇施基第六子也、母紀氏、贈太政大臣諸人女也、和銅二年十月十三日生、天平九年九月、敍從四位下、天平寶字三年六月、敍從三位、六年十二月、任中納言、八年九月、敍正三位、天平神護元年正月、授勳二等、二年正月、爲大納言、帝寬仁敦厚、意豁如也、天平勝寶已來、國家無儲貳、人疑彼此、罪廢者多、帝深慮橫禍、縱酒自晦、故數免害、神護景雲四年八月四日、稱德帝崩、皇嗣未定、從四位上藤原百川欲立大納言白壁王、右大臣吉備眞備欲立文室淨三、淨三固辭、又欲立其弟大市、百川與兄良繼從兄左大臣藤原永手密議、矯遺詔、使宣命使廷讀之曰、白壁王年長、且有功勞、故先帝立爲太子、眞備默然、百川卽備儀仗、迎白壁王、立爲皇太子、眞備嘆曰、不圖享壽之

弊、終至此極、自弘文帝崩、一百年、而皇統復歸天智之胤矣、六日、令天下擧哀、服限一年、差近江兵二百騎、守衛宮門、十日、蝦夷宇漢迷宇屈波宇等率徒屬逃還賊地、差使召之、不應、曰、必率同族侵城柵、遣近衛中將道島島足、驗問虛實、十七日、葬稱德天皇于添下郡佐貴鄉高野山陵、徙道鏡奉梓宮留廬陵下、坂上苅田麻呂奏道鏡罪惡、二十一日、令曰、聞道鏡法師竊挾舐粃之心、爲日久矣、陵土未乾、奸謀發覺、此則神祇所護、社稷攸佑、顧先帝厚恩、不忍致刑、減死爲造下野藥師寺別當、卽日遣左大辨佐伯今毛人等、促之上道、又貶習宜阿曾麻呂爲多褹島守、二十二日、流大納言弓削淨人、其子廣方等於土佐、二十六日、以河內職復爲河內國、九月三日、以令外官員繁夥、徒費國用、命悉廢之、六日、召還流人和氣淸麻呂及法均、二十二日、天下大祓、二十三日、停一年服期、十月朔、皇太子卽天皇位于大極殿、時年六十三、先是肥後

連獻白龜、詔改神護景雲四年、爲寶龜元年、大赦天下、賑贍窮老節孝、免天下今年田租、左大臣藤原永手、右大臣兼中衛大將吉備眞備、並如故、

賴襄曰、宜哉藤原氏之比隆於王室也、我王家一危於皇極、再傾於孝謙、而匡正之者、皆藤原氏、微鎌足、雖有天智、誰翼戴之、微百川、雖有光仁桓武、誰定其策哉、其後又有基經焉、而光孝宇多得立焉、此五君者、皆光復大業、澤浹後世、謂之中宗高宗、上接神武無愧焉者、而藤原氏援而立之、如捧赤日而上之天衢、排雲霧而衣被山川草木、其功豈不偉也哉、有功斯有報、宜乎其與王室比隆也、乃天道也、世徒見其中世以後、奕葉專擅也、而慍疾之過矣、夫使藤原氏無其前之功、而獨有其後之罪焉爾、則謂無天道可矣、夫其專權也、非倚外戚之親也哉、如此五君、則槩非其出也、而其殷殷運謀効力於此者、豈非其心以

宗社爲憂、公且誠者也邪、天下之事、非公且誠、不能成也、況當其事之艱難危疑、以不公不誠處之、雖有才略智勇、安能有濟乎、觀百川之處事、可以見焉、孝謙有疾、有人曰、能治之、而卻不使進、及議嗣續、大臣之意、有他所屬、而不顧、直矯遺旨、會百官宣詔、不如此、則失機會也、可謂明決之才、能濟大事矣、雖然其所爲不幾於抗悍自用乎、而立談之頃、能轉危爲安、中外恬然者何哉、人心去孝謙思得明主、屬望於光仁、而百川因而定之爾、桓武之事亦然、是之謂公也誠也、公且誠、則人心服焉、人心服焉、則天意從焉、故曰、藤原氏比隆王室、天道也、天道不可覩也、以人心視之也、或傳百川定桓武之際、有醜恠不可言者、吾斷以爲野人語耳、何以證之、曰、以其非人心、

寶龜元年庚戌、冬十月八日、吉備眞備罷中衛大將、二十八日、僧綱言、奉天平寶字八年敕、逆黨於山林寺院、私聚僧徒、讀經悔過

者、固加禁制、由是山林樹下、長絕禪迹、伽藍院裏、永息梵響、俗士巢許、猶尙嘉遯、出家釋衆、寧無樂閑、伏乞長往之徒、聽其修行、十一月六日、追尊皇考曰春日宮天皇、皇兄弟姊妹諸皇子、悉爲親王、立妃井上內親王爲皇后、十日、行幸甄原、二十五日、復大伴古慈悲本位、二十七日、敕前後逆黨一切皆從原宥、欲留配處者聽之、窮乏之徒、不能歸者、路次諸國量給食馬、

二年辛亥、春正月四日、天平神護以來、僧尼度牒、一用道鏡印、至是改用治部省印、十三日、停天下吉祥悔過、二十三日、立皇子他戶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大中臣淸麻呂爲傅、神祇伯意美麻呂之子也、大赦天下、二月十三日、行幸交野、十四日、遂幸難波宮、二十一日、車駕還至竹原井行宮、節幡竿無故自折、衆謂執政將沒之徵、二十二日、左大臣藤原永手薨、年五十八、帝悼惜、遣使弔賻、贈太政大臣、孝謙帝嘗欲建西大寺八角七層塔、永手以財力

困弊諫之、乃減爲四角五層、永手又倒法華寺幢、當時不溺流俗、如永手者蓋鮮矣、永手居長岡、稱長岡大臣、三月五日、使天下諸國祭疫神、十一日、停隼人帶劍、是月、右大臣吉備眞備致仕、十三日、以大納言大中臣淸麻呂爲右大臣、正三位藤原良繼爲內臣、二十九日、復和氣淸麻呂本位、閏月十五日、僧綱請威儀法員六員、許之、夏四月二十六日、渤海使靑綬大夫壹萬福等三百二十五人、以十七船至出羽野代湊、安置常陸、五月二十二日、右京人獻蠶成字、二十七日、始設春日宮御宇天皇忌齋於川原寺、著爲國忌、六月、旱、秋九月十三日、復和氣王男女屬籍、二十二日、罷左右平準署、冬十月二十七日、改東山道武藏屬東海道、十一月朔、遣使安藝、造遣唐船四隻、十八日、遣使造齋宮於伊勢、二十一日、大嘗、二十九日、有星隕于西南、聲如雷、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七日、罷筑前官員、隷太宰府、十五日、追尊所生紀氏爲皇太后、葬稱山

陵置國忌、二十二日、太宰府言、日向大隅薩摩壹岐多褹、博士醫師、一任後終身不遷、故後世學業不力、請改法制爲八年遷替例、許之、是歲、石見飢、賑給之、

三年壬子、春正月朔、陸奥出羽蝦夷及渤海使朝賀、三日、渤海貢方物、十六日、以渤海表文無禮卻之、壹萬福等泣曰、臣等還國必獲罪、願陛下罰之、輕重惟命、蝦夷還國、賜爵及物有差、十九日、却渤海信物、二十五日、萬福等改修表文、代欽茂申謝、二月二日、饗渤海使於朝堂、授萬福等位、十七日、行幸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第、二十八日、賜欽茂書曰、天皇敬問高麗王、朕繼體承基、臨馭區寓、恩覃德澤、寧濟蒼生、率土之濱、化有輯於同軌、普天之下、恩無隔於殊隣、昔高麗盛時、國王高氏祖宗奕世、介居瀛表、親如兄弟、義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貢相續、逮乎季歲、高氏淪亡、自爾以來、音問寂絕、爰自神龜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衛大將軍渤海郡王遣

使來朝、始修職貢、先王嘉其丹款、寵待優渥、王襲遺風、纂修前業、獻誠述職、不墜家聲、今省來書、頓改父道、日下不注官品姓名、書尾虛陳天孫僭號、遠度王意、豈有是乎、近慮事勢、疑似錯誤、故命有司停其賓禮、但使人萬福等深悔前咎、代王申謝、朕矜其遠來、聽其悛改、王悉此意、永念良圖、昔者高氏之世、兵亂無休、爲假朝威、彼稱兄弟、方今大氏曾無事故、妄稱舅甥、於禮失矣、後歲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寔乃繼好無窮耳、二十九日、渤海使還、以正六位上武生鳥守爲送使、是月、罷內豎署及外衛府、三月二日、皇后井上內親王坐巫蠱廢、六日、敕秀南慶遠等十禪師並賜供給、皆終其身、其有闕、擇清行者補之、十五日、始免出羽國司戶徭、夏四月八日、下野言、僧道鏡死、以庶人禮葬之、十八日、赦天下、二十九日、震西大寺西塔、卜之、曰、採近江滋賀郡小野社木構塔、以故有祟、乃奉本郡二戶、五月二十六日、西北空中有聲如雷、二十

七日、廢皇太子、皇后淫縱謀弑帝、立太子、至是坐而見廢、爲庶人、六月朔、日有食之、十六日、有虹繞日、十九日、隕石於京師、數日、大如柚子、春夏旱、秋七月二十二日、上總獻馬、前蹄似牛、以其係詐僞、罰國司介等、本主決杖八十、八月六日、行幸難波內親王第、是日、大風雨、拔樹發屋、卜之、伊勢月讀神爲祟、每年九月奉馬、准荒祭神、荒御玉命、伊佐奈岐命、伊佐奈美命、並列官社、十八日、遣從五位下三方王等於淡路、改葬淳仁帝、設齋度僧、永修功德、是月、霖雨大風、河內堤決、二十二、九月、武生鳥守與萬福等解纜入海、遇暴風、漂著能登、二十一日、敕安置福良津、二十六日、遣使六道、覆損、冬十月十日、太宰府言、去年五月、豐後速見郡山崩澗壅、民屋漂沒、詔、免調庸、賑給之、十四日、除墾田禁、此後國司或營田園、以妨農業、或占林野、以奪民利、浮宕百姓入王臣莊、假威其主、以遁調庸、莊長等又多營私田、恣藉權勢、濫害百姓、莊園之弊漸生

矣、十一月十日、詔、以風雨不調、頻年飢荒、復天下國分寺吉祥悔過、十一日、詔、免京畿七道遭風者田租、十三日、以酒人內親王爲伊勢齋、二十五日、罷筑紫營大津城監、十二月六日、武藏入間郡人矢田部黑麻呂、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闕、免其戶徭、以旌孝行、又壹岐壹岐郡人直玉主賣、年十五夫亡、自誓不改嫁、供給夫墓、三十餘年、一如平生、賜爵二級、幷免田租、以終其身、十三日、星隕如雨、二十三日、彗星見、二十五日、行幸山背水雄岡、二十九日、有馬嚙的門土牛偶人、是歲、制、僧正準從四位、僧都正五位、律師從五位、尾張飢、讚岐疫、賑給之、

四年癸丑、春正月朔、陸奥出羽夷俘朝賀、二日、立皇子中務卿山部親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初帝議建儲、帝謂酒人內親王可立、參議藤原百川請立山部親王、參議藤原濱成曰、山部母賤、宜立稗田親王、衆議不決、百川按劍曰、濱成之言非也、夫建儲以賢、不

論毋之貴賤、山部親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意、何須他議、帝不答、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悃、乃許所請、語未旣、百川抵掌大歡呼、急宜迎親王、立爲皇太子、於是立爲皇太子、時人謂百川事君無貳、竭力致命、自古無比、

永井定宗曰、凡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毋貴賤、當是時山部親王、齒長德勝、何以毋賤廢之哉、宜矣百川之固爭也、百川不屈志氣、終能立賢、以固皇位、如百川可謂爲死生禍福不易操者矣、

四日、授蝦夷俘囚位有差、七日詔、大赦天下、二月十七日、地震、二十日、渤海副使正四位上慕昌祿卒、遣使弔之、贈從三位、島守萬福等辭發、二十七日、楊梅宮成、從御焉、晦、地震、三月十四日、穀價騰躍、百姓阻飢、命加賑恤、未能存活、太政官議曰、常平古之善政

養民救急、莫要於此、請使諸國賤價糴稅、納價國庫、至秋實成穎稻、國郡司及富民、並不得買、其有背令、不論蔭贖、科違敕罪、若百姓賤價糶私稻者、準數敍位、奏可、乃遣使七道、準國大小糴穀、兼賑飢民、夏四月十八日、赦、大赦天下、旱、五月二日、充丹生川上神戶四烟、以祈雨有應也、二十七日、隕星于南北各一、大如瓫、六月朔、日有食之、二日、霖雨、十二日、能登國言、渤海使烏須弗來、遣使驗問、烏須弗報曰、渤海日本往來聘問、如兄如弟、近歲日本使內雄來渤海、學問音聲、還國十年、未報安否、因差大使壹萬福來聘、亦四年未還、此臣等之所以來也、十四日、遣使告烏須弗曰、前使壹萬福表詞驕慢、旣已罷歸、今能登國司言、汝等表函違例、是以不召、而表函違例、非汝等之罪也、涉海遠來、事須憐矜、仍賜路粮放還、且汝國使取路北國、旣嘗禁之、今後宜遵舊例、取道筑紫、秋七月十日、祭疫神於天下諸國、八月八日、霖雨、二十七日、先是下

野上野正倉火、燒穀糒二萬三千四百餘斛、穀穎三十三萬四千餘束、至是制、諸國郡司燒官物者、主帳以上皆解見任、其從政入京、及獲放火賊者、量事處分、譜第雖情懷覬覦、事涉故燒者、一切不得銓擬、宜簡郡中廉明淸直堪事務者任之、軍毅不救火者亦準郡司解却、晦、地震、九月二十日、盜入丹波天田郡奄我社、盜供物、毀社中、乃更建社於近地、冬十月朔、地震、四日、又震、十三日、武生鳥守還自渤海、十一月二十日、敕、故大僧正行基修行之院、凡四十餘處、或先朝捨地、或本有田園、惟其六院未蒙恩澤、法藏壞廢、精舍荒凉、宜捨本郡田以勵禪業、其大和菩提、登美生馬、河內石凝、和泉高渚五院各田三町、河內山崎院二町、十二月二十五日、赦、大赦天下、是歲、定大中小社神殿雜舍門垣及社地四至等制、以大納言藤原魚名兼近衛大將、左右京志摩尾張饑、參河近江飛彈出羽大風、並賑贍之、伊賀疫、給醫藥、

五年甲寅、春正月十六日、饗出羽蝦夷俘囚於朝堂、敍位賜祿有差、二十日、詔、停蝦夷俘囚入朝、二十五日、山背言、去年十二月、乙訓社狠鹿野狐每夜聚鳴、一百許、七日而止、三月四日、新羅使禮府卿沙湌金三玄等來、以調稱信物、朝稱修好、反違古典、給粮放還、十八日、敕、比年員外國司、其數寔繁、有煩擾之損、無風化之益、永言其弊、理合廢省、宜命所司、歷年五年以上、悉皆解却、其秩未滿者、每滿五年解任放上、不須待符、夏四月、疾疫流行、使文武百官、天下百姓、念誦摩訶般若波羅密、旱、秋七月十日、蝦夷寇邊、二十三日、敕陸奧鎭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討蝦夷、以河內守紀廣純兼鎭守副將軍、時海道蝦夷燒橋塞道、急攻桃生城、破其西郭、鎭守兵不能支、陸奧國司發兵來援、駿河麻呂馳驛報急、八月二日、敕坂東八國、邊塞有急、隨國之大小、發兵二千已下五百以上赴援、尋出京庫綿一萬屯、甲斐相模綿五千屯、製襖、命上總下總

安房常陸等國造船輸之陸奥出羽、請限三年置鎭兵九百餘人、以扼要害、以遷國府、乃發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四國兵士赴之、且以騎兵助戰、前後輸送京庫諸國甲八百領于鎭狄所、二十二日、行幸新城宮、九月六日、修諸國溝池、七日、遣使天下覆損、二十五日、遣使五畿內修造陂池、冬十月四日、大伴駿河麻呂攻遠山蝦夷、遠山其地嶮岨、夷俘聚結爲居、先是諸將未嘗能進討、至是駿河麻呂直進衝其巢窟、蝦夷奔竄、追北窮討、悉降之、遣使陸奥宣慰之、十一月九日、行幸坂合部內親王第、十日、陸奥言、太宰陸奥同警不虞、飛驛之奏、當記時刻、而太宰既有漏尅、此國獨無其器、請得置之、許之、十二月、始設方廣悔過於宮中、是歲、京師及大和河內志摩尾張參河近江美濃飛彈若狹能登伊豫土左讚岐飢、咸賑給之、

六年乙卯、春正月三日、赦、大赦天下、二月八日、地震、十三日、遣使

伊勢、修渡會郡堰溝、二十二日、以去年蝦夷騷動、田疇荒廢、詔復陸奥今年課役田租、二十五日、置酒田村故宮、群臣上壽、賜物有差、夏四月七日、河內攝津有鼠食五穀草木、遣使奉幣諸國神社、二十七日、廢后井上內親王庶人他戸並卒、五月四日、地震、十四日、白虹竟天、六月十三日、制、祈年月次新嘗班幣之日、諸國祝部等、不會神祇官者、先加戒敕、若不改悛者、不論有位無位、解却還本、以懲將來、歷朝最重祈年月次新嘗四祭、爲國家大事、神祇官頒幣、謂之四度官幣、十九日、以正四位下佐伯今毛人爲遣唐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從五位下藤原鷹取爲副、二十二日、遣使祭疫神於畿內諸國、旱、秋七月十六日、下野言、都賀郡有黑鼠數百、食草木根數十里、十九日、雨雹、八月十二日、始設蓮葉宴、十九日、先是京官祿薄、國司利厚、因茲庶僚咸望外任、至是制諸國公廨四分之一、以益京官俸祿、二十二日、伊勢尾張美濃言、大風雨、

壞民廬舍、人畜多死、遣使修理齋宮、按檢遭災百姓、是日、祭疫神於五畿內、九月二十一日、霖、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前右大臣吉備眞備薨、年八十三、其先出自吉備彥命、世居吉備、父曰右兵衛小尉國勝、及惠美押勝反、召入參謀軍事、指麾部分、甚得其宜、旬日事平、爲大納言、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凡被官司抑屈者、宜至此下申訴、其一題曰、百姓有寃枉者、宜至此下申訴、並令彈正臺受其訴狀、大藏省變倉火、出私財營之、又刪正律令二十四條、延曆中詔用之、所著有私敎類聚三十八條、又作片假字、

論贊曰、吉備眞備以英邁之才、肄業于唐、研究墳典、旁通星曆、定釋奠之禮、開申訴之路、建耕戰之議、講陣營之法、此皆裨益國家、表見于世者也、然其濟世安民之畧、不勝持祿保位之計、僧玄昉之亂宮掖、不免藤原廣嗣之指斥、藤原仲麻呂之蠱宸

極、阿諛順從、無所匡拂、蓋汲黯立朝、則淮南王寢其謀、仲麻呂之視眞備、猶發蒙振落耳、舊史稱其指麾得宜、殆不然矣、與其難至而爲謀、曷若先事而圖之、況道鏡之惡過於仲麻呂、而僭竊之甚、衆所共知、居端揆之重、不聞讜直之言、仲尼所謂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殆非此耶、師傅之恩既隆、而君臣之義安在哉、考其設心處事、特漢張禹孔光之流耳、

齋藤馨曰、以小人之心、託君子之迹者、可欺諸暫、不可掩諸久、未有其心當時已暴、而其迹反欺後世、如吉備眞備者也、眞備嘗學於唐、而其所施定釋奠、旌表孝子貞婦、儒雅之政、皆不爲無功于一時、蓋足以欺後世竊君子之名、而不知其心既暴白于當時不可掩也、何者、學問之道、莫重於君臣上下之義、而政莫大於賞善罰惡、今眞備所與立者、僧玄昉之荒亂、藤原仲麻呂之驕橫、弓削道鏡之僭越、皆侮蔑君臣上下之義、至於望人

臣不敢望之天位、罪不容死、而眞備處璐揆之位、負師傅之任、靦然趨走俯伏于其下而不恥、且從而賛成之、其心所以與彼異者幾希、至所謂政者、不過一二禮典、襲取諸儀容形迹之間、以欺天下、是其學不足以爲學、而其政亦豈足以爲政乎、宜乎藤原廣嗣之稱其姦、而欲與玄昉同誅之也、史稱眞備研覈術數、好搜人情、初見廣嗣已知其爲世患、然眞備知廣嗣之爲患、而不知玄昉仲麻呂道鏡之爲患、何也、非不知也、知而從之、豈非欲借其力以固己位耶、是其術數、而飾以聖賢之學、不免於廣嗣之稱姦、宜矣、但斯稱也、不出于他人、而出于叛人之廣嗣、所稱者雖是、稱之之人則非、故世不從其稱、而眞備之迹至欺後世、然自吾視之、廣嗣之叛未始叛也、雖其心激於妻事而爲私、然使其成則誅玄昉、逐眞備、一時足以清君側、天下必謂義擧、不謂叛、而眞備之姦誰敢救之、今廣嗣不幸以叛誅、而眞備

卒以君子稱者幸也、吾自萬世之後、誅心定罪、不當置幸以君子稱者、於不幸以叛誅者之下、

六日、地震、十三日、帝生日、先是、敕、名此日爲天長節、使諸寺僧尼每年是日轉經行道、海內禁屠、至是大酺、賜物群臣有差、出羽言、蝦夷未平、請置鎭兵、敕、差發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兵士、十一月六日、遣使五畿內修溝池、七日、太宰府言、日向薩摩風雨損桑麻、詔、免今年調庸、十五日、帝遣使陸奥、詔曰、夷俘忽發逆心、侵桃生城、鎭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等奉承朝委、不顧身命、討治叛賊、懷柔歸服、勤勞之重、實合嘉尙、駿河麻呂已下一千七百九十餘人、悉加賜位階、是歲、和泉參河信濃丹後備前讚岐饑、賑恤之、

七年丙辰、春正月十九日、遣檢稅使於七道、二月六日、陸奥奏請發兵二萬人、伐山海兩道賊、於是敕出羽發兵四千人、道自男勝、攻賊西界、有流星大如盆、八日、帝御南門、大隅薩摩隼人奏俗伎、

十日、授位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敕、祭祀神祇、國之大典、若不誠敬、何以致福、如聞諸社不檢損穢、春秋之祀、亦多怠慢、因玆嘉祥弗降、災異荐臻、宜諭諸國莫令更然、十五日、御前殿、賜遣唐使節刀、曰、判官以下有罪、專決之、又賜大使副使御服、賜前遣唐大使藤原淸河書曰、汝奉使絶域、久經年序、忠誠遠著、消息有聞、故今因聘使迎之、賜絁一百匹、細布一百端、砂金一百兩、汝其努力、隨使歸朝、相見非遠、指不多及、五月二日、出羽志波村蝦夷叛、發下總下野常陸等騎兵討之、六月四日、太白晝見、旱、秋七月七日、按察使兼鎭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卒、贈從三位、賜賻、十四日、令安房上總下總常陸造船五十隻、送之陸奥、以備不虞、十九日、震西大寺西塔、八月朔、遣使奉幣天下諸社、其社祝不勤洒掃以致穢者罷之、十三日、大風、是月、天下蝗、畿內遣使巡視、諸國委國司撿之、閏月六日、先是遣唐使船至肥前松浦郡合蠶田

浦、阻風不能進、還博多大津、奏請待來歲夏月、是日敕許之、二十八日、壹岐島風、損稼、免今年調、九月十三日、配陸奥俘囚於筑紫、二十日、帝御大藏省、賜陪從五位以上物、稱力取之、是月、每夜有瓦石落內竪曹司京師屋上、經二十餘日乃止、冬十月九日、地震、十一日、以陸奥頻經征戰、百姓凋弊、免今年田租、十一月二日、地震、十五日、遣唐使還自太宰府、上節刀、副使大伴益立、判官海上三狩留府待期、時人善之、二十六日、發陸奥兵伐膽澤賊、晦、配出羽俘囚於筑紫及讚岐、又班賜諸司及參議已上爲奴、十二月十四日、罷遣唐副使大伴益立、以左中辨小野石根、備中守大神末足代之、陸奥百姓戍奥郡者、給復三年、二十二日、渤海遣史都蒙等一百六十七人賀臨極、幷赴妻喪、船將至津、暴風壞柁、漂沒者衆、判官高淑源等溺死、都蒙等四十六人僅而獲免、敕、安置越前、給食、

八年丁巳、春正月三日、以内臣藤原良繼爲内大臣、二十日、遣使問史都蒙等曰、徃年烏須弗還本蕃、諭以海路之禁、而今又違約何也、都蒙謝曰、前使實承此旨、故臣等發弊邑、自南海府西指對馬、洋中遭風、忽至此地、罪無所逃、二月六日、先是命遣唐使、而阻風波不得渡海、使人亦頻相替、至是使副使小野石根幷祭天神地祇於春日山下、二十日、召都蒙等三十人入朝、都蒙請曰、臣以一百六十餘人來朝、而風浪暴怒、擧船漂溺、獲免者僅四十四人、臣等萬死一生、無非聖朝至德顧四十四人誼同骨肉、不忍分離、願得同拜天闕、許之、二十八日、遣使五畿内祭疫神、晦、日有食之、三月朔、置酒于田村故宮、十六日、行幸大納言藤原魚名曹司、十九日、以宮中頻有妖大祓、二十九日、從四位下藤原小黑麻呂爲出羽守、是日陸奥夷俘來降者相望於道、夏四月五日、雨雹、九日、都蒙等入京、十日、太政官遣使慰問、橘清友以良家子姿儀魁偉、

中選接伴、都蒙善相、見清友曰、此人骨法非常、子孫大貴、後清友女爲嵯峨皇后、生仁明帝、果如都蒙言、十三日、雨水、震太政官廳、二十二日、都蒙等貢方物奏曰、前使壹萬福還、國王始聞聖皇新臨天下、不勝歡慶、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入朝、幷獻國信、尋授都蒙正三位、賜高淑源正五位上、先是遣唐大使佐伯今毛人病不能行、敕副使小野石根持節行大使事、五月七日、御重閣門、令五位以上進飾馬走馬、召史都蒙預觀焉、十三日、霖、二十三日、都蒙等還、以大學少允高麗殿嗣爲送使、賜欽茂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使都蒙等遠渡滄溟、來賀踐祚、顧慙寡德、叨嗣洪基、若涉大川、罔知所濟、王修朝聘於典故、慶寶曆於惟新、懃懇之誠、實有嘉尙、但都蒙等遇風、人船多損、聞之傷懷、今造船差使、送至本土、幷附絹五十匹、絁五十匹、絲二百絇、綿三百屯、又從都蒙請、加賜黃金小一百兩、水銀大一百兩、金漆一缶、漆一缶、海

石榴油一缶、水精念珠四貫、檳榔扇十枚、至宜領之、夏景炎熱、想平安、又弔欽茂妻喪、賻物、二十五日、令相模武藏下總下野越後送甲二百領於出羽鎭戍、二十八日、典侍飯高諸高薨、伊勢飯高郡人也、性廉謹貞潔、歷仕四朝、直内敎坊、補本郡采女、飯高氏貢采女自此始矣、六月朔、以佐伯今毛人病未愈、重敕小野石根等、到唐之日、彼若怪無大使、量事分疏、石根著紫、猶稱副使、持節行事、一如前敕、石根等尋發、秋七月十六日、以内大臣藤原良繼病、叙其氏神鹿島社正三位、香取神正四位上、是月、遣唐使至唐揚州海陵縣、觀察使陳少遊言、屬祿山亂、館驛彫弊、宜限使人六十人赴京、石根以八十五人進、途得中書門下牒、減使人限二十人、石根請更加二十三人、唐人許之、八月八日、霖、十一日、以從三位藤原曹子爲夫人、九月十五日、以發軍討賊、復陸奥今年調庸田租、十八日、内大臣藤原良繼薨、冬十月晦、大赦天下、十二月十四

日、先是鎭守將軍紀廣純言、志波村賊蟻結肆毒、出羽軍擊之敗而退、廷議以近江介佐伯久良麻呂爲鎭守權副將軍、鎭出羽、是日授廣純久良麻呂位有差、二十五日、皇太子疾、遣使奉幣五畿内諸社、二十六日、官軍與出羽賊戰不利、多失器仗、是冬不雨、井泉皆涸、是歲伯耆隱岐讚岐飢、賑給之、

九年戊午、春正月朔、以皇太子疾廢朝、二十日、改葬井上内親王、是月、遣唐使小野石根與大神末足、羽栗翼等四十三人至長安、館待優厚、中使相屬、數日禮見於宣政殿、進信物、唐主豫大喜、班示羣臣、尋唐主宴石根等、官賞有差、二月二十三日、以參議藤原百川兼中衛大將、三月朔、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卒于唐、後延曆中家人請捨家爲寺、號齊恩院、清河房前第四子也、三日、以大納言藤原魚名爲内臣、土左言、去年七月大風雨、壞廬舍、人畜流亡、詔賑給之、二十三日、敕廢帝墓稱山陵、所生當麻氏墓稱御墓、置守

陵一戸、二十四日、大赦天下、度僧三十人、二十七日、大祓、遣使奉幣伊勢神宮、及天下神社、以禱皇太子疾、是日、祭疫神於畿內、晦、以內臣藤原魚名改爲忠臣、夏四月十八日、行幸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第、是月、唐主命中使趙寶英押送遣唐使、石根曰、海路甚險、勿勞中使、唐主曰、道義所在、不以爲勞、時藤原清河已卒、女喜娘從石根還、唐主使揚光耀送至楊州、五月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六月二十五日、賜陸奧出羽國司已下有戰功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爵、二十七日、特詔、遣參議藤原是公、肥後守藤原是人、奉幣帛於廣瀨龍田、以祈風雨調和秋稼豐稔、秋七月九日、飛彈言、慶雲見、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二十一日、渤海使張仙壽等送高麗殿嗣至越前三國湊、冬十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以疾瘳、詣伊勢、自拜神宮、賽宿禱、十一月、先是遣唐第三船判官小野滋野先發、逆風破船、衆脊黃修繕、至肥前松浦郡橘浦、第四船漂至

耽羅島、判官海上三狩等爲島夷所拘、錄事韓國源等以四十餘人逃還、十日、至薩摩甑島、先是第一船第二船至蘇州候風、是月皆發、第二船至薩摩出水、第一船遇風壞漏、石根等三十八人及寶英等二十五人皆溺死、帆檣俄倒、舳艫斷爲兩段、判官大友繼人及喜娘等四十一人乘其舳沈浮、赤體露坐、不食者六日、漂着肥前天草郡仲島、主神津守國麻呂及唐判官等五十六人乘其艫、漂至甑島、十八日、令安藝造遣唐船二艘、十九日、遣左少辨藤原燃取等勞問唐使、十二月十二日、初神護中大隅海中一島自涌、世謂大穴持神所造、至此祀爲官社、十七日、以從五位下布施淸直爲送唐客使、賻贈唐使趙寶英絁八十匹、綿二百屯、是歲、遣唐明經請益伊豫部家守還自唐、任大學直講、建議定孔子享坐、爲南面、家守在唐、通五經大義、及切韻說文字體、尋轉助敎、大臣奏令講春秋公穀二傳、

十年己未、春正月朔、以忠臣藤原魚名爲內大臣、渤海使拜賀、五日、張仙壽等獻方物、奏曰、渤海王言、聖朝使高麗朝臣殿嗣等失路、漂着夷境、船舶壞損、無由歸去、因造二船、差仙壽等隨殿嗣入朝、幷獻方物、七日、宴仙壽等於朝堂、授位階、二月二日、仙壽等還、以正六位上大網廣道爲送使、賜欽茂璽書、四日、贈故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從二位、副使小野石根從四位下、十三日、以太宰少監下道長人爲遣新羅使、迎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三月十日、遣唐副使大神末足等至自唐、夏四月十九日、夜暴風雨、折木發屋、二十一日、授大神末足正五位下、小野滋野大伴繼人等叙位有差、五月三日、唐使孫興進等來、十七日、饗唐使於朝堂、授位賜物、二十日、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饗唐使於私第、敕賜綿三千屯、二十七日、唐使還、閏月二十七日、太政官奏、諸國博士醫師史生、以天平神護二年建新例、兼任增員、故國無定準、任用淆亂、請從國大

小、大國五人、上國四人、下國各二人、遷替法以四歲爲限、其博士醫師兼別國者、齎糧救療、困勞太多、請每國各置一人、並以六考遷替、許之、六月二十三日、周防男子自稱他戶皇子、誑惑百姓、流之伊豆、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九日、參議兼中衞大將藤原百川薨、年四十八、百川幼有器度、所歷之職、皆著勤恪之名、孝謙帝縱婬、百川見國家將亂、力不能救、居常憤嘆、孝謙帝崩、百川與左大臣永手等定策立帝、帝深德之、以故內外機務無不與聞、是歲、帝不豫、百川憂形於色、醫藥祈禱、備盡心力、帝益重之、至是薨、帝甚悼惜、贈從二位、延曆二年贈右大臣、淳和帝卽位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十日、遣新羅使下道長人以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還、八月二日、因幡言、暴雨山崩水溢、人畜漂流、百姓飢餒、遣使賑恤、十九日、赦天下、二十三日、牧宰因使入京、或無返抄、獨歸任所、或稱身病、留滯京中、而預考例、得公廨、又姦民逋租、拙吏不督、公用之日、

郤費正稅、凡如此類、不許預瀧務、國司奪料、郡司解任、阿容者亦同此科、治部省奏、大寶以降、僧尼雖有本籍、未知存亡、諸國名帳、無由計會、請重命所司、令陳在不、則官僧已明、私度自止、乃詔諸國取治部處分、二十六日、又奏、檢造僧尼本籍、計會諸寺名帳、國分僧尼住京者衆、請盡歸本國、太政官處分、智行具足、情願住京者聽之、其餘悉罷歸焉、九月四日、以中納言藤原繩麻呂兼中衛大將、豐成之子也、十四日、安置渤海鐵利人三百五十九口於出羽、十七日、敕、僧尼之名、多冒死者、心挾姦僞、犯亂憲章、其中頗有智行之僧、若頓改革、或辱緇侶、宜撿見數、一與公驗、自今以後、便勿得然、二十八日、敕曰、頃年百姓競求利潤、或擧少錢、貪得多利、或期重契強責質財、未經幾月、忽然一倍、窮民酬償、或至滅門、自今以後、宜據令條、不得過一倍之利、不檢者科違敕罪、冬十月九日、先是新羅使蘭蓀等朝貢、至是敕太宰府曰、諸蕃入朝、國有恒

典、宜反覆檢問、若有表文、準渤海例、寫案進奉、十七日、敕太宰府、唐客高鶴林等五人、及新羅貢調使並許入京、十七日、唐使高鶴林等與新羅使俱來、十一月九日、敕、渤海表文無禮、海路亦不由筑紫、巧言廻護、宜譴責之却之、十九日、太政官奏、諸國正稅多欠負、逐納不給、請停諸國公廨加在京俸祿、可之、二十九日、敕、國司出擧官稻、私規利潤、廣擧隱截、徵收苛刻、民賣田宅、浮逃他鄉、爲弊殊甚、今後有隱截者、量數科斷、以懲贓汙、又調庸期限、著在令條、比年寬縱、多不遵法、稽延逗留、經亙年月、遂致闕祭祀之用、乏支度之用、今後有違犯、主典以下科決、判官以上奏聞、不得爲阿容、十二月十三日、中納言兼中衛大將藤原繩麻呂薨、二十五日、以中務卿藤原田麻呂兼中衛權大將、是歲、駿河大水飢饉、賑給之、

十一年庚申、春正月三日、唐使判官高鶴林、新羅使薩飡金蘭蓀

等朝賀、五日、獻方物、奏曰、新羅王白、新羅開國已降、仰賴聖朝、貢調年久、而近歲以來、境內寇亂、不獲入朝、今僅遣使貢調、兼賀元正、又訪得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隨使進之、帝令參議大伴伯麻呂勞慰、是日、宴唐及新羅使於朝堂、六日、授蘭蓀等位、七日、再宴唐及新羅使、十四日、大雷、京師數寺災、十九日、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二十日、詔曰、頃者彼蒼告譴、伽藍罹災、眷言于玆、情深愧悼、於朕不德、雖遇此尤、於彼桑門、寧亦無愧、如聞緇侶行事、與俗不別、上違慈教、下犯國憲、僧綱率而正之、其孰不正乎、又諸國國師諸寺鎭三綱、不顧罪福、專事請託、冗員居多、侵損不少、如此之類、登日、攸宜、宜修正法、轉禍爲福、二月朔、神祇官言、伊勢大神宮寺以近神郡、屢有神祟、除飯野郡之外、移造便地、許之、二月二日、陸奧言、欲取船路伐遺賊、比年寒甚、河水皆凍、船不得通、恐賊來侵、故先塞其寇道、待三四月雪消水溢、直入賊地、造覺鱉城、敕曰、海

道頗遠、侵寇不便、山賊居近、伺隙來犯、若不伐撥、其勢更強、宜造覺鱉城、捍衛膽澤之地、兩國之利、莫大於斯、十一日、陸奧言、正月二十六日賊入長岡、燒民家、官軍追躡、殺傷相當、今不早伐、恐侵寇不已、請三月中旬發兵討賊、幷造覺鱉城、置兵鎭戍、許之、十五日、賜新羅王璽書曰、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寡薄、纂業承基、理育蒼生、寧隔中外、王自遠祖、恒守海服、上表貢調、其來尙矣、日者虧違蕃禮、積歲不朝、雖有輕使、而無表奏、由是泰廉還日、已具約束、貞卷來時、更加諭告、其後累使、曾不承行、今蘭蓀等猶陳吳奏、理須使例從境放還、但送三狩、事既不輕、故修賓禮、以答來意、王宜察之、後使必須齎表函、以禮進退、今敕筑紫府對馬等戍、不將表文者、莫令入境、宜察知之、春景韶和、想王佳也、今因還使附答信物、書指不多及、三月十六日、太政官奏、分官設職、不在繁多、宜風導民務於簡要、是以制令之日、限以官員、量才授能、職務不滯、

今官衆事殷、冗食者多、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一歲不登、便有菜色、古者人稠田少、而有儲蓄、由節用也、今者地闢戶減、而患不足、由糜費也、臣等以爲當今之急、省官息役、上下同心、唯農是務、幷省官員、則倉廩實而禮義行、國用足而廉耻興矣、又奏、方今諸國兵士率多羸弱、徒免身庸、不歸天府、國司軍毅、自恣驅役、未習騎射、唯事芻蕘、以此赴戰、是謂棄之、請除三關邊要之外、隨國大小、以爲額、點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令赴農、此設守備省浮費之道也、並許之、

新井君美曰、沙汰冗官、古之善政也、蓋古之時、天下之民、莫不有田、人生五年以上、皆給口分、女及家人奴婢、減三分之一、凡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其在官在役、租賦調庸、各有除免法、鰥寡孤獨、貧窮老廢者、收養給侍、皆有其法、凡無子者、聽養四等以上親於昭穆合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

聞於國郡者、旌表門閭、悉除課役、五位以上、則有位田、有職田、有功田、有賜田、其餘則有祿俸焉、官解職免、則咸皆歸田已、是以官員增、則戶口減、農業廢、田園荒矣、故曰省官息役、唯農是務、皆古之善政也、或謂當今之務、亦唯在幷省官員、以足國用、已、蓋不思之甚也、及王政衰文武異制、而兵農既分矣、於是民世其業、而不從官、士類唯有祿、以代耕耳、今夫一奪其俸、亦將使之焉歸耶、孟子有言、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無不爲已、嗟其仰事俯育、皆失其所、父母凍餓、妻孥離散、彼將何苦、而惜其死、果其行之、適足驅而爲群盜而已、古之善政、豈復如此乎哉、若欲彼善、則盍反其本矣、

賴襄曰、光仁中興之政、如日之升、天地淸明、足以使百官萬姓、洗濯磨淬、以求副上意、非帝之厲精自强不息、曷能如此、而何弊不可革哉、雖中立自全之大臣、收其兵權、代以忠覈、廢驕縱

難制之中官、併廢其所生、更立賢明、國本立矣、置常平、濟穀貴、省官汰兵、選將鍊甲、儲糧防邊、賞功勞、而罰退懦、其擧動處置、較有次第、可以爲後世之法矣、夫承前朝彫弊之餘、上下共困、當以阜利富國爲務也、而史無所見、所見者、數免田租、給復邊民也、是何以然、吾嘗讀其朝議曰、制令之日、限置官員、職務不滯、今官衆事殷、蠶食者衆、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一歲不登、便有菜色、昔人稠田少、而有儲蓄、今地闢戶減、而患不足、由節用與糜費爾、當今之急、省事息役、幷省官員、上下同心、唯農是務、則國用足、而廉耻行矣、是省冗官之議也、又曰、諸國兵士頗多羸弱、徒免身庸、不歸天府、自今除三關邊要外、隨國大小爲額、點旣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應徵發、其羸弱皆就農桑、是汰冗兵之議也、皆鑿鑿然可師法、所以能行賑恤於不足之時也、或以爲後世人稠戶倍、地闢田多、與當時異、是徒觀都邑

郊甸然耳、古之所謂田地戶口、皆謂鄙野也、是古今同者也、若夫古今不同者、兵也、兵民之判、漸於是時、然致武門之强梗、勢也、及其勢極、終成封建、兵雖冗、不可汰也、而況官乎、雖然苟知兵與官之皆本於農、而見其冗之爲弊乎、時有以疏理振刷之、不至其本末甚不相稱、則可謂善慮國者已、

二十二日、陸奧言、上治郡大領伊治呰麻呂反、殺按察使參議紀廣純、蝦夷大亂、呰麻呂本夷俘種也、嘗有憾於廣純、陽爲奉承、而欲潛圖之、牡鹿郡大領道島大楯亦每凌侮呰麻呂、呰麻呂啣之、先是蝦賊屢叛、廣純建議、築覺鱉城、備賊衝突、至是廣純率俘軍、入城、大楯呰麻呂從焉、呰麻呂與俘賊謀、先殺大楯、遂逼廣純殺之、俘賊響應、陸奧介大伴眞綱脫圍而走、賊入多賀城、縱兵大掠、毀府庫、取軍糧器械而去、其所餘物、放火燒之、二十九日、以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從五位上紀古佐

美爲副使、以從五位下大伴綱真爲陸奥鎮守副將軍、從五位上安倍家麻呂爲出羽鎮狄將軍、以討蝦夷、五月八日、以京庫及諸國甲六百領、送鎮狄將軍之所、十一日、敕出羽、曰、渡島蝦夷早効丹心、來朝貢獻、爲日稍久、方今歸俘作逆、侵擾邊民、將軍國司賜饗之日、宜存意慰諭焉、十四日、敕坂東諸國及能登越中越後、備糒三萬斛、十六日敕曰、狂賊亂常、侵擾邊境、烽燧多虞、斥候失守、今遣征東及鎮狄將軍、分道征討、期日會衆、須文武恊謀、將帥竭力、刈夷奸黨、誅戮首惡、宜廣募戰士早致軍所、若有忠勇奮厲情願自効者、錄名奏上、平定之後、擢以不次、二十九日、復伊勢大神宮封一千二十三戸、六月八日、以百濟俊哲爲鎮守副將軍、二十八日、伊勢言、鈴鹿關西內城鼓自鳴、敕大伴益立等將軍去五月八日奏書、且備兵粮、且伺賊機、方以今月下旬進入國府、然後候機乘變、恭行天誅、今既經二月、計日准程、佇待獻俘、夫出軍討

賊、國之大事、進退動靜、宜陸續奏聞、何經數旬、絶無消息、宜告委曲、如書不盡意、差軍監已下一人馳驛奏上、秋七月十五日、敕、安不忘危、古今通典、宜命沿海諸國修飾兵備、其因幡伯耆出雲石見安藝周防長門等國、依天平四年節度使多治比縣守法、太宰依節度使藤原宇合法、嚴爲守備、二十一日、征東使請甲一千領、令尾張參河等國運送、二十二日、請襖四千領、令東海東山諸國造之、是日、敕、調發坂東軍士、限九月五日、會多賀城、割下總糒六千斛、常陸一萬斛、限八月二十日運輸軍所、伊豫人越智靜養女、以私物資養窮民一百五十八人、賜爵二級、二十六日、敕、筑紫太宰遠在西海、諸蕃朝貢、舟楫相望、是以簡練兵馬、以備非常、今北陸道亦待蕃客、所有軍兵、曾不教習、一旦緩急、何以堪用、宜準太宰依法警備、其一沿海村里、見賊船過、即當馳使申國、長官以下急赴衙集議、使管內警備、且行且奏、其二賊船至邊、本土百姓宜

執兵器齎私糧、走赴要處、致死相戰、以待援兵、勿作逗撓、使賊乘間、其三軍屯預建標榜、宜料地勢從便宜、兵士百姓、量程遠近、結隊分配、不得臨事交錯雜亂、其四戰士以上、已知賊來、執兵載赴本軍、各作排列、整隊伍以靜待動、以逸擊勞、其五國司以上應機赴軍、皆乘私馬、若不足、即以驛傳馬充之、其六兵士白丁赴軍、及待進止者、許起家五日以給公糧、其用處給米、要處給糒、八月十九日、敕、如聞諸國甲多不中用、三年一修、隨修隨破、大費功役、今夫革甲牢固耐久、裹身輕便、箭不能貫、計其功程、亦極易成、今後諸國年料甲冑、皆宜用革、即依前例、每年進様、二十四日、狄志良須俘囚宇奈古請保守秋田城、鎮狄將軍安倍家麻呂以聞、報曰、秋田城者、前代將相深謀所建也、禦敵保民、有年于茲矣、一旦擧而棄之、甚非計也、宜遣軍士爲之鎮守、勿令沮破歸服之情、由理柵者、要害之地、亦宜置兵相助防禦、往者國司言、秋田難保、河邊

易治、當時從其議、而還延歲月、至今猶未有徙居者、以此言之、百姓重遷明矣、宜歷問狄俘及百姓等、具言彼此利害、時征東大使藤原繼繩等頓軍不進、事聞、二十九日、太政官奏、太宰遠居邊要、警不虞、待蕃客、其職掌不同諸道、而官人相替、限以四年、送故迎新、道路相望、府國彫弊、職此之由、且所給廚物過多、沿舊充給、或闕蕃客之儲、請停交代料、增歷任爲五年、則百姓息肩、庖廚無乏、許之、九月二十三日、以正四位下藤原小黑麻呂爲持節征東大使、冬十月三日、左兵庫鼓自鳴、二十六日、伊勢言、當土之民、浮宕部內、差科之日、徭夫數少、精加撿括、多權隱遁、並悉編付本籍、益口且千、調庸有增、於是令七道撿括、一准伊勢、又敕、天下百姓規避課役、流離他鄉、雖有懷土之心、遂懼法而不返、宜據養老三年格、悉加捉搦、願留者編附當處、願還者差綱遞送、國郡司及百姓懷詐容匿者、官人解却見任、百姓決杖一百、永爲恒例、征東大使

藤原繼縄等又奏今年不可出軍之狀、二十九日、敕曰、省今月二十二日奏、知使等遲滯、既失時宜、將軍出師久經日月、所集步騎數萬餘人、猶奏入賊地之期者數矣、計已深入、平殄狂賊、而今奏今年不可征討、夏稱草茂、冬言襖乏、縱横巧言、遂成稽留、募兵聚糧、將軍所爲、而屯兵之所、不加辨備、反言城中之糧、猶未完足、然則何月何日、誅賊復城、意將軍爲賊所欺、致此逗遛、今時未建子、猶可進兵、而乖敕旨、不果進討、人馬悉疲、何以對敵、良將之策、豈如此乎、宜敎諭隊伍、鋭意征討、若今日不入賊地、宜居多賀玉作等城、嚴加防備、兼習戰鬪、十二月四日、敕左右京、今聞造寺悉壞墳墓、採用其石、非唯侵黷鬼神、實亦憂傷子孫、自今以後宜加禁斷、十日、征東使言、遣兵二千伐木深溝塞斷鷲坐、楯坐、楯石澤、大菅屋、柳澤五道、備賊奔突、百濟俊哲與俘賊戰、俊哲兵盡矢竭、賊兵圍之、俊哲挺身脫走、十四日、又敕、左右京無知百姓、招致巫覡、

崇奉淫祠、芻狗符書、百方作怪、託事求福、頗涉厭魅、宜嚴禁之、二十七日、陸奥鎭守副將軍百濟王俊哲等言、嘗爲賊被圍、兵疲矢盡、時祈桃生白河等神一十一社、方得潰圍、自非神威、何存軍士、請得皆預幣社、許之、是歲、駿河伊豆飢疫、賑恤之、遣唐准判官羽栗翼獻寶應五紀曆、曰、唐國停大衍曆專用此經、

天應元年辛酉、春正月朔、以伊勢齋宮所見美雲正合大瑞、詔改元、大赦天下、賑窮老、旌節孝、又爲呰麻呂等所詿誤百姓歸順者、給復三年、諸國丁壯從役陸奥出羽者、免今年田租、二月晦、令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等國、送穀一萬斛於軍所、三月六日、地震、二十五日、以不豫詔、大赦天下、二十六日、美作言、苫田郡兵庫鳴動如雷、伊勢言、鈴鹿關西中城門鼓自鳴、是春、下總飢、賑之、夏四月朔、左右兵庫器械自鳴、遣使伊勢美濃越前固關、三日、禪位於皇太子、帝龍潛之時、和光接物、及正位南面、臨馭億兆、政擧

大綱、不在苛察、官省無用、化崇淸簡、是以寶龜之間、四海晏如、刑罰罕用、遐邇欣戴、可謂寬仁大度、有君人之德矣、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三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桓武天皇

桓武天皇、諱山部、光仁帝長子也、母皇太后高野新笠、贈太政大臣乙繼女也、天平寶字八年十月、叙從五位下、天平神護二年十一月、進位一階、尋爲大學頭、寶龜元年八月、叙從四位下、爲侍從、十一月、爲親王、二年三月、任中務卿、三年五月、皇太子廢、四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天應元年四月三日、皇太子受禪、卽天皇位、時年四十五、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內大臣藤原魚名、並如故、四日、立皇弟早良親王、爲皇太子、十一日、遣使大神宮告卽位、十四日、中納言藤原田麻呂兼皇太子傅、十五日、詔尊所生夫人高野氏、爲皇太夫人、賜諸社神官位一級、賜僧綱及僧尼物、賑恤窮老節孝、

免天下今年田租、進群臣位有差、五月四日、地震、十三日、又震、十六日、伊勢言、鈴鹿關城門自鳴、十七日、爲皇太夫人、置中宮職、六月朔、詔曰、先王之建官也、量材授能、職員有限、其後事務稍繁、遂置員外、近古因循、民受此弊、朕肇膺寶曆、君臨區夏、言念生民、情深撫育、思欲除其殘害、躋之仁壽、凡內外文武官、常員之外、一皆解却、但郡司軍毅、不在此限、又在外國司、多乖朝委、或未知欠倉、且用公廨、或不畏憲綱、肆漁百姓、奸濫尤著者、秩雖未滿、隨事貶降、自今以後、內外官人、立身清謹、處事公正者、所司審訪、授以顯官、其在職貪殘、狀迹濁濫者、宜遣巡察、採訪黜降、庶使激濁揚清、變澆俗於當年、憂國撫民、追淳風於往古、先是、按察使藤原小黑麻呂奏、賊勢稍衰、請旋軍休息士馬、不許、敕曰、得奏狀、具知消息、彼夷俘之爲性、蜂屯蟻聚、攻則奔逬山藪、緩則侵掠城塞、而伊佐西古、諸絞、八十島、乙代等、賊中之首、一以當千、竄迹山野、窺機伺

隙、畏我軍威、未敢縱毒、今將軍等未斬一級、先解軍士、事已行訖、無如之何、且見先後奏狀、賊衆四千餘人、所斬首級僅七十餘、則遺衆猶多、何遽請凱旋、縱有舊例、朕不取焉、宜使副使一人乘驛入京、先奏軍中委曲、其餘待後處分、十二日、地震、十八日、赦流人弓削淨人廣方等、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三日、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罷、二十四日、大白晝見、大納言石上宅嗣薨、性朗悟、有姿儀、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自寶字以後、善文者、世推宅嗣、與淡海三船並稱、性愛山水、每遇所適、攬筆成篇、其詩賦數十首傳于世、嘗捨其宅、創阿閦寺、寺內建一院、藏儒書、名曰芸亭、築山穿沼、植竹栽花、自作記、有欲就閱者則聽之、其西南構禪門、東北建方丈室、嘗作三藏讚、附入唐使、送之于唐、唐內道場僧飛錫嘆曰、毘羅邪有長者子、日本國有維摩詰、送唐客使布勢清直還自唐、上節刀、二十七日、以內大臣藤原魚名、爲左大臣、中納言藤原田麻

呂爲大納言、兼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是公爲式部卿、兼中衛大將、田麻呂宇合子、是公乙麻呂之子也、是日、太白晝見、秋七月五日、詔赦天下、六日、駿河言、富士山雨灰、十九日、河內言、尺度池水赤如血甚羶、八月二十五日、陸奧按察使藤原小黑麻呂凱旋、特授正三位、九月二十二日、賞征夷之勞、授紀古佐美、百濟俊哲等位有差、二十六日、初征東副使大伴益立臨發授從四位下、已而或譖曰、益立至軍、逗遛不進、費糧曠日、是日詔責益立、奪其位、冬十月十日、地震、是月、僧開成寂、帝庶兄也、及長聰慧、諳誦外典、後潛登攝津勝尾山、爲僧、住桂洞、師事僧善仲善算、後伐桂樹、構草堂、曰彌勒寺、清和帝嘗幸寺、改賜額勝尾寺、十一月三日、地震、十三日、大嘗、由機須機兩國獻諸玩好、奏土風歌舞、十五日、宴五位已上、奏雅樂大歌、並賜祿有差、二十七日、地震、十二月二日、又震、十七日、三品稗田親王薨、二十日、以上皇不豫、大赦天下、二十三

日、上皇崩、年七十二、謚曰天宗高紹天皇、又謚光仁天皇、帝性至孝、哀毀動人、帝欲諒闇三年、群臣請因元正帝例、聽政如平日、帝不忍、敕以一年爲限、臣民以六月釋服、始自今月二十五日、諸國郡司於廳前擧哀三日、遠道以符到日爲始、二十四日、地震、二十六日、南院兵庫鳴、

延曆元年壬戌、春正月七日、葬光仁天皇于廣岡山陵、閏月十一日、因幡守氷上川繼謀反發覺、帝遣使召之、川繼潛從後門逃去、乃遣使固守三關、令京畿七道搜捕、十三日、地震、十四日、獲川繼於大和、以時屬諒闇、減死一等、流之伊豆三島、母不破內親王流於淡路、從四位下三方王等坐黨之見貶、左大辨大伴家持、右衛士督坂上苅田麻呂亦坐奪官、川繼鹽燒王之子也、十五日、地震、二月十八日、空中有聲如雷、十九日、地震、三月九日、有虹繞日、二十六日、從四位下三方王、及其妻弓削女王、正五位下山上船主、

同謀厭魅乘輿、詔流三方王、弓削女王於日向、船主於隱岐、夏四月十一日、詔罷造宮敕旨二省、法花鑄錢兩司、二省雜色匠手、從才幹隸木工內藏等寮、自餘各配本司、十三日、有白狐、見重閣門、十六日、祈雨、十七日、尙侍藤原百能薨、藤原豐成妻、兵部卿麻呂女也、豐成薨後、守志年久、供奉內職、以貞固稱、寶龜九年進從二位、二十七日、敕免畿內兵士之調、五月十二日、以陸奧奧郡百姓、數遭兵亂、敕給復三年、二十日、陸奧言、祈禱鹿島神、討撥凶賊、神驗非虛、望賽位封、敕奉勳五等封二戶、六月十四日、左大臣藤原魚名坐事免、是日地震、二十一日、以大納言藤原田麻呂爲右大臣、秋七月三日、雷雨、大藏東長藏災、內厩寮馬震死者二、十一日、解雜色長上五十四人、廢餅戶散樂戶、二十五日、詔大赦天下、是日地震、二十七日、帝移御敕旨宮、八月朔、百官釋服、十九日、詔改天應二年爲延曆元年、賜天下有位諸社神官內外文武官把笏

者爵一級、冬十一月十三日、有光氣挾日、狀如虹、日上亦有光氣、長可二丈、十二月四日、詔曰、聞諸國司多不遵法則、妄費公廨、詐注稅帳、令前人窮於解由、後人苦於受領、又四位以上、爵祿已重、授以兼國、佇聞善政、而今苟貪公廨、徵求已甚、及至遷代、多無解由、此而不責、豈曰皇憲、自今國司遷代滿百二十日、未得解由者、宜奪位祿食封、以懲將來、是歲、和泉武藏淡路土左飢、賑恤之、

二年癸亥、春正月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八日、饗大隅薩摩隼人於朝堂、帝御閤門觀之、授位賜物有差、三月十九日、右大臣兼近衛大將皇太子傅藤原田麻呂薨、性恭謙、與物無競、天平中坐兄廣嗣事、流隱岐、居三歲、赦還、隱蜷淵山、敦志釋典、修行不怠、後累歷顯要、世稱蜷淵大臣、夏四月十五日、敕曰、如聞比年坂東八國運穀鎭所、而將吏以稻相換、其穀代者輕物送京、苟得無恥、又濫役鎭兵、多營私田、因茲鎭兵疲弊、稽之憲典、深合罪爵、而會恩蕩、且

從寬免、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如有違犯、以軍法罪之、勿令侵漁之徒肆其濁濫、十八日、立夫人藤原乙牟漏爲皇后、十九日、敕坂東諸國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非資干戈、何除民害、是知加徂征於有苗、奮薄伐於獫狁、前王用兵、良有以也、頃夷俘猖狂、邊陲失守、事不獲已、頻動軍旅、遂使坂東之境、恒疲調發、播殖之輩、久倦轉輸、念茲勞弊、朕甚愍之、今遣使存慰、開倉優給、凡厥東土、悉知朕意焉、二十八日、先是天平中制、每國僧寺必置二十僧、取精進練行、操履可稱者、必須數歲之間、觀志行無變、乃聽入道、而國司不精試練、每有死闕輒度之、至是敕國分寺僧死闕之替、宜以本土僧堪爲法師者補之、不得新度、先上闕狀、待報施行、六月朔、出羽言、雄勝平鹿二郡爲賊所略、彫弊已甚、敕給復三年、六日、敕曰、夷虜亂常、爲梗不已、追則鳥散、舍則蟻聚、須訓練兵卒、備其衝突、今聞坂東諸國屬有軍興、率多匹弱、曾不堪戰、卽有雜色浮宕便弓

馬者、每有徵發、未嘗差點、同一皇民、理宜均平、宜命坂東八國、簡
散位郡司子弟及浮宕等勝甲兵者、隨國大小、自一千至五百、專
習用兵、並治行裝、入色之人、便考當國白丁免徭、仍勤其事國司
一人專知、如有非常、即押領奔赴、不失事機、十日、敕曰、京畿定額
諸寺、其數有限、既禁私立道場、比來所司寬縱、不曾糺察、如經年
代、無地不寺、宜嚴加禁斷、自今以後、私立道場、及將田宅園地施
捨、幷賣買與寺、犯者主典以上、解見任、其餘杖八十、官司知而不
禁者、同罪、

巖垣松苗曰、佛法東渡以來、世創寺塔、至前朝建國分寺、其弊
極矣、韓子所謂人其人、廬其居者、勢既不易爲也、帝立此禁、寔
權宜良方也、獨怪未幾、延曆七年、僧最澄創寺於比叡山、建根
本中堂、安藥師像、以稱濟世醫國、其後子院衆多、遂及三千、鴨
水東北、無地不寺、民居僅夾堂塔之間、而山徒暴虐、動起甲兵、

醫猶庸醫口稱仁術、每損人命、遂至使後世天子、有鴨水之渓、
與山僧之暴、無奈之何之歎、嗚呼自佛法入我邦、以降蠹國害
政、未有如是甚者也、惜哉當時處此良方、徒置不用、而使病勢
益劇、後經七百餘歲、平公信長一怒火攻之、天下大患始得癒
矣、治療之功、却出於武將、豈謂之下策劫法乎、

秋七月十九日、以大納言藤原是公、爲右大臣、冬十月六日、治部
省言、寶龜以降、增國師員、國或四人、或三人、於事斟量、實非允愜、
請遵前制、大上國任大小國師各一人、中下國國師一人、許之、十
四日、行幸交野、放鷹遊獵、十六日、詔免交野郡今年田租、賜高年
及從者物、十八日、車駕還宮、初文武帝置主鷹司、掌調習鷹犬、其
後朝廷信佛敎、戒殺生、故元正帝嘗停放鷹司、聖武帝嘗禁天下
畜鷹、孝謙帝嘗屢禁天下殺生、帝天資豪邁、欲矯其弊、遂事遊獵、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從五位上大伴弟麻呂爲征東副將

軍、十二月六日、敕、禁富民出擧錢財、貧民宅地爲質、及京師諸寺
貪求財利、取宅爲質、

三年甲子、春二月二十四日、以從三位大伴家持爲持節征東將
軍、從五位上文屋與企爲副將軍、防蝦夷、尋請名取以南十四郡
僻遠、徵發不及機會、置多賀階上二郡、置官員、夏五月十三日、攝
津職言、蝦蟇二萬許、從難波市、入四天王寺、鬪爭可三時、十六日、
敕遣中納言藤原小黑麻呂、從三位藤原種繼、左大辨佐伯今毛
人、參議近衛中將紀船守、參議神祇伯大中臣子老、右衛士督坂
上苅田麻呂等、相山背乙訓郡長岡村之地、將遷都、帝方委任種
繼、中外之事皆取決焉、種繼建議遷都、廷有是命、六月二日、唐人
晏子欽、徐公卿、孟惠芝、張道光、吾税兒皆賜姓、十日、以種繼今毛
人船守等爲造長岡宮使、經始都城、營作宮殿、十三日、奉幣賀茂
大神社、告遷都、敕諸國進今年調庸及造宮材用於長岡宮、二十

三日、以諸國正稅六十八萬束、賜右大臣以下參議以上及內親
王夫人尙侍等、造宅新京、二十八日、毀百姓私宅在新京地者、以
本國正稅四萬三千餘束、賜其主、秋七月四日、修造山崎橋、九月
五日、京師大雨、壞民廬舍、賑之、二十七日、太白晝見、閏月十日、河
內茨田郡堤決、發單功六萬四千餘人築之、十七日、行幸右大臣
藤原是公田村第宴飲、冬十月二十一日、越後言、蒲原郡人三宅
笠雄麻呂散私稻救寒饑、修道橋、濟艱險、因授從八位上、晦、敕曰、
如聞京師多盜、掠物放火、宜仰鄰保撿察非違、一如令條、其遊食
博戲之徒、不論蔭贖、決杖一百、放火劫略之類、不必拘法、懲以殺
罸、勤加捉搦、遏絕奸究、十一月朔、日南至、敕賜公卿以下物、免京
畿今年田租、三日、詔曰、民惟邦本、本固國寧、民之所資、農桑是切、
比者諸國司等、厥政多僻、不愧撫道之乖方、唯恐侵漁之未巧、或
廣占林野、或多營田園、百姓彫弊、職此之由、宜加禁制、懲革貪濁、

自今以後、國司等不得公廨田外更營水田、又不得私貪墾闢、侵
百姓農桑地、如有違犯者、所闢所收、悉皆沒官、即解見任、科違敕
之罪、十一日、帝徙長岡宮、二十八日、修賀茂下上及松尾乙訓四
社、十二月二日、詔賜造宮有勞者爵、免貢役夫國今年田租、六日、
遣使畿內七道大祓、奉幣於天神地祇、十三日、詔禁王臣諸司、及
寺家兼幷山林藪澤、而專其利、其諸氏冢墓、不得斫損、
四年乙丑、春正月十五日、參議紀船守兼近衞大將、從七位下猿
取之子也、二十二日、安房言、大魚五百餘漂著於海岸、二月十二
日、從五位上多治比宇美爲陸奧按察使兼鎭守副將軍、國守如
故、夏四月七日、鎭守將軍大伴家持等言、名取以南一十四郡、僻
在山海、去塞懸遠、屬有徵發、不會機急、由是權置多賀階上二郡、
募集百姓、足人兵於國府、設防禦於東西、誠是備預不虞、推鋒萬
里者也、但以徒有開說之名、未任統領之人、百姓顧望、無所係心、

伏請建爲眞郡、備置官員、然則民知統攝之歸、賊絕窺窬之望、許
之、晦、有赤雀集于皇后宮、旬日不去、五月三日、詔曰、臣子之禮、必
避君諱、比者先帝御名、及朕名公私觸犯、自今以後、並宜避諱、於
是改姓白髮部爲眞髮部、山部爲山代、是後歷朝皆避其制、十九
日、以赤雀之瑞、詔賜內外文武官把笏者爵一級、免山背今年田
租、二十五日、敕、出家之人、本事行道、今見衆僧、多乖法旨、或私定
檀越、出入閭里、或誣稱靈驗、詿惑愚民、非唯比丘之不愼敎律、抑
亦所司之不勤捉搦也、不加嚴禁、何整緇徒、自今以後、如有此類、
擯出外國、安置定額寺、二十六日、祈雨、二十七日、地震、六月二十
四日、敕京畿七道、括戶口、勘浮浪、秋七月六日、參議佐伯今毛人
爲民部卿、時帝屢遊幸、委政皇太子、太子寵今毛人、擢爲參議、中
納言藤原種繼奏曰、佐伯氏任參議、自古未有也、請罷之、帝從之、
太子大怒、白帝曰、願得種繼而甘心焉、帝不許、是後不復委政太

子、太子益怒、十七日、刑部卿兼因幡守淡海三船卒、葛野王孫池
邊王之子也、初爲諸王、勝寶三年賜姓淡海眞人、尋爲內豎、八歲
爲藤原仲麻呂所譖、囚於衞士府、出爲尾張介、累遷美作守、仲麻
呂反、欲據近江、先遣使調發國中兵馬、三船時在勢多、與判官佐
伯三野謀、縛使人及同惡者、後爲大學頭兼文章博士、三船爲人
聰敏、博涉群書、善屬文、名高于一時、嘗奉敕定神武以來謚號、卒
年六十四、二十日、敕錄上僧尼有德行者、又敕、造宮役夫、宜給其
功、於是和雇諸國百姓三十一萬四千人、二十四日、敕、夫正稅國
家之資、水旱之備也、而比年國司貪冒、費用甚多、官物減耗、倉廩
不實、今後宜嚴禁過、國司一人犯用、餘官亦皆連坐、贓物塡納、不
在免死遭赦限、郡司和許、亦同國司、八月二十四日、伊勢齋朝原
內親王將赴大神宮、車駕親臨焉、皇太子藤原種繼等留守、時宮
室未成、役夫晝夜兼作、二十八日、種繼夜照炬催檢、有賊從闇中

射之、兩箭洞身、是日中納言大伴家持薨、旅人之子也、善和歌、撰
萬葉集二十卷、上自雄略、下迄淳仁朝、所收凡四千餘首、蒐羅該
博、足以觀民風、先是篇詠未有成書、後世言和歌者、取爲模範焉、
九月三日、地震、七日、遣朝原內親王侍大神宮、八日獵于水雄岡、
二十三日、藤原種繼薨、帝聞悼惜、二十四日、車駕至自平城、敕捕
左少辨大伴繼人、左衞門大尉大伴竹良等數十人推鞫之、皆曰、
皇太子命之、乃斷繼人等罪、或斬或流、春宮大夫大伴家持死、未
葬、辭連家持、追除名、流其子永主等、詔贈種繼正一位左大臣、聖
武以後、帝始正刑憲、二十八日、廢皇太子、幽于乙訓寺、冬十月四
日、遣使撿畿內田、八日、遣使山科田原後佐保陵、告廢皇太子、時
太子絕食十餘日不死、遣宮內卿石川垣守等流太子于淡路、到
高瀨橋而氣絕、載屍葬之淡路、二十七日、河內堤壞、發單功三十
萬人築之、十一月八日、能登守三國廣見、以誣告謀反、流於佐渡、

十日、祀天神於交野柏原、賽宿禱也、二十五日、立皇子安殿親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以大納言中務卿藤原繼縄爲傅、豐成之子也、十二月十日、近江人勝麻呂自二月至十月、進役夫三萬六千餘人、給以私粮、以勞授外從五位下、而讓之父眞公、許之、二十三日、帝念故遠江介菅原古人侍讀之勞、給衣粮於其四子、令勤學業、古人儒行高世、家無餘財、諸兒寒苦、故有是命、給學料始於此、謂之穀倉院月料、是歲、周防飢疫、出羽丹波年穀不登、百姓饑饉、河內洪水、遠江下總常陸能登大風損稼、悉賑給之、

五年丙寅、春正月七日、左京大夫坂上苅田麻呂薨、坂上氏世以武顯、苅田麻呂性剛毅善騎射、宿衞宮掖、歷事數朝、帝殊寵遇、二十一日、造梵釋寺、二十八日、地震、夏四月六日、詔曰、諸國庸調、常多逋負、積習爲弊、厥闕國用、是繇國郡司怠慢之所致、且其莅政治民、多乖朝委、廉平稱職、百不聞一、侵漁潤身、十室而九、苟忝官

職、豈當如此、宜量其情狀、從犯貶黜、其政績有聞、職掌無廢者、亦當甄錄擢以顯任、所司宜詳定條例以聞、太政官乃議設撫育有方戶口增益、勸課農桑積實倉庫、貢進雜物依限送納、肅清所部盜賊不起、剖斷合理獄訟無冤、在職公平立身清肅、及在官貪濁處事不平、肆行姦猾以求名譽、畋遊無度擾亂百姓、嗜酒沈湎廢闕公務、公節無聞私門日益、放縱子弟請託公行等條、以定黜陟法、凡國司郡司、到任三年、政治灼然、功合二條以上者、五位已上量狀進階、六位已下擢從五位、其職務不理、罪合一條以上者、必解見任、如違撫育勸課等條者、亦準之行之、奏可、五月三日、以京邑新建、民未豐贍、詔賜左右京及東西市人物有差、六月朔、敕、撫育百姓、糺察部內、國郡官司所共掌也、頃年正倉有火、獨罪郡司、不罪國守、豈合法意、自今宜奪國司等公廨、償所失官物、其郡司者、不在會赦之限、秋七月十九日、太政官院成、百官始就朝座、八

月八日、以征蝦夷、遣從五位下佐伯葛城於東海道、紀勝長於東山道、簡軍士、閱戎器、敕、正倉遭災者、今後不問神火人火、宜當職郡司塡補、不須解見任絕譜第、先是寶龜中、上野下野等正倉災、燒穀糒甚多、而國司怠慢、其災不絕、故有是制也、九月十八日、出羽國司言、渤海使李元泰等六十五人來、路爲蝦夷所劫略、見存四十一人、冬十月二十八日、改葬光仁天皇於田原陵、

六年丁卯、春正月二十一日、敕陸奧按察使、禁王官百姓與夷俘交關、二月五日、陸奧介佐伯葛城兼鎭守副將軍、十九日、李元泰訴柁師挾抄皆死賊手、乃給船一隻柁師挾抄放還、二十五日、從五位下池田眞枚爲鎭守副將軍、三月二十日、詔賜京畿七道民年八十已上穀、賑贍窮民、夏閏五月十一日、初左右京職所掌闕租、色目非一、或催督不力、多致逋負、或犯用其物、貽累後人、至此敕準攝津職與解由始放、秋七月八日、太白晝見、八月二十四日

行幸高椅津、還過大納言藤原繼縄第、冬十月八日、詔以今年豐稔賑贍窮老免乙訓郡出擧未納、十七日、獵于交野、二十日、還宮、十一月五日、遣大納言藤原繼縄、郊祀天神於交野、以光仁帝配焉、

七年戊辰、春正月十五日、皇太子加元服於前殿、赦天下、賑窮老、旌節孝、二月二十八日、陸奧按察使多治比宇美兼鎭守將軍、安倍援島墨縄爲副將軍、三月二日、敕陸奧輸糒三萬五千斛於多賀城、東海東山北陸諸國輸糒二萬三千石及鹽若干、三日、發坂東諸國步騎五萬二千八百餘人、限以來年三月、會于多賀城、以征蝦夷、夏四月三日、祈雨、十日、又祈、十一日、敕五畿內、頃者亢旱累月、溝池乏水、宜令所司不問王臣家田、有水之處、聽百姓播種、勿失農時、十六日、自去冬不雨、直五月、是日早朝、帝沐浴出庭親禱、俄而澍雨、群臣舞蹈稱萬歲、因賜五位以上御衾及衣、六月七

日、置備前磐梨郡、十日、中納言石川名足薨、强記有口辯、剖斷無滯、然性頗褊急、好斥人之過、議事不合、極口而罵、以故諸司取官曹進止者、値名足聽事、多不盡言而退、嘗奉敕與修文武至孝謙實錄、秋七月四日、太宰府言、去三月大隅曾乃峯焚、響如雷、六日、以參議中衞中將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討蝦夷、二十八日、前右大臣大中臣淸麻呂薨、淸麻呂歷事數朝、爲國耆老、朝儀國典、多所諳練、在官視事、老而匪懈、初中臣忌部兩氏同掌祀典、世所並稱、而忌部氏子孫衰微、唯中臣氏世其職、淸麻呂爲右大臣、仍領祭主、薨年八十七、九月二十六日、詔曰、朕以眇身、忝承鴻業、水陸有便、建都長岡、而宮室未就、興作稍多、徵發之苦、頗在百姓、今聞造宮役夫、短褐不完、類多羸弱、朕深傷焉、凡出役夫之國、今年出擧、不論正稅公廨、一切減其利息、冬十月二日、雷雨暴風、壞民廬舍、十二月七日、紀古佐美辭見、詔、昇殿賜節刀、因敕曰、夫擇日

拜將、良由綸言、推轂分閫、專任將軍、如聞、承前別將等不愼軍令、逗闕猶多、尋其所由、方在輕法、副將軍有犯死罪、禁身奏上、軍監以下、據法斬決、坂東安危、在此一擧、將軍勉之、是歲、僧最澄創根本中堂于比叡山、後賜號曰延曆寺、安藥師像以稱鎭新都鬼門、

八年己巳、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敕、大學寮諸學生、年不滿三十、不得任用、二月二十七日、移自西宮、始御東宮、三月九日、諸國軍士會于多賀城、分道討賊、十日、遣使奉幣伊勢大神宮、告征蝦夷、二十八日、官軍進濟衣川、置營三處、不進、夏四月十八日、以美濃尾張參河諸國、去歲不稔、民多飢餓、遣使開倉廩、準賤時價糶與百姓、價物貯國庫、至秋收貿爲穎稻、名曰救急、使國郡司富民不得交易、如有犯者、科違敕罪、救急稻始此、至後天下諸國無大小、盡置救急稻、其大國如武藏上總上野陸奧越前播磨肥後等、皆稻十二萬束、越中最多、至十三萬束矣、五月十二日、敕征

東將軍曰、兵貴拙速、不聞巧遲、六七月計應極熱、如今不進、恐失其時、久留一處、積日費粮、朕之所怪、宜具狀來奏、二十六日、帝聞征東副將軍佐伯葛城卒於軍、詔贈正五位下、六月三日、征東將軍奏、副將軍入間廣成、左中軍別將池田眞枚、前軍別將安倍墨繩等、約同渡河討賊、中軍後軍各二千人先濟、賊帥阿底流帥三百人拒戰、官軍擊走之、且戰且燒、燒賊十四村、至巢伏村、將與前軍合、會前軍爲賊所拒、不得進渡、俄而賊衆八百來擊、中軍後軍稍退、賊乘勢衝突、又有賊數百斷官軍後、官軍遂敗、別將丈部善理、高田道成、會津壯麻呂、安宿戶吉、大伴五百繼等並戰死、投河溺死者一千三十餘人、別將出雲諸上等引餘衆而還、敕曰、省比來奏云、膽澤之賊、悉集河東、先征此地、後謀深入、然則軍監已上、率兵張其形勢、嚴其威容、然後可以薄伐、今軍少將卑、還致敗績、是則道島等之失策也、至於善理等戰亡、及士衆溺死、惻怛之情、

最切于懷、九日、征東將軍奏、膽澤之地賊奴奧區、方今大軍征討、剪除村邑、餘黨伏竄、殺略人物、又子波和我僻在深奧、臣等遠欲薄伐、糧運甚艱、從玉造塞至衣川營、往還十日程、從衣川至子波地十四日程、凡從玉造至子波二十四日程、途中拒賊、及阻雨駐軍之日不與焉、河陸兩道輜重一萬二千四百四十八人、一度所運糒六千二百十五斛、征軍二萬七千四百七十人、一日食五百四十九斛、以此支度、一度所運僅支十一日、臣等商量、指子波地、支度交闕、分征兵加輜重、則征軍數少、不足征討、加以軍興以來、經涉春夏、征軍輜重並是疲弊、進之有危、持之無利、久屯賊地、運糧百里之外、非良策也、雖蠢爾小寇、且逋天誅、而水陸之田、不得耕種、既失農時、不滅何待、臣等以爲莫若解軍遺粮支擬非常、軍士所食日二千斛、若上奏聽裁、恐更多糜費、故牒諸軍、以本月解嚴、臣等愚議、且奏且行、敕報曰、今省先後奏狀曰、賊集河東、抗拒官

軍、先征此地、後謀深入、若不利深入、而解軍、則具狀奏上、然後爲之、未晩也、而曾不進征、一旦罷兵、其策安在、的知將軍等畏憚兇賊、逗留至此、巧飾浮詞、規避罪過、不忠之甚、莫先於斯、又廣成墨繩久在賊地、兼經攻戰、故委以副將之任、而靜處營中、坐視成敗、事君之道、何宜如此、夫師出無功、良將所恥、今損軍費粮、爲國大害、閫外之寄、豈其然乎、秋七月十四日、敕、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使中外隔絕、公私稽留、失通利之便、宜廢三關、運其糧仗於府、伊勢鈴鹿、美濃不破、越前愛發、是爲三關、十七日、敕征東大將軍紀古佐美等曰、得今月十一日奏狀、稱、所謂膽澤者、水陸萬頃、蝦虜存生、大兵一舉、忽爲荒墟、餘燼假息、危若朝露、至如軍船解纜、舳艫百里、天兵所加、前無強敵、海浦窟宅、無復人烟、山谷巢穴、唯見鬼火、不勝慶快、飛驛上奏、今撿先後奏狀、斬賊首八十九級、官軍死亡千有餘人、其被創者殆將二

千、夫斬賊首未滿百級、官軍損亡已三千、以此言之、何足慶快、又大軍引還、凶賊進侵、非唯一度、而大兵一舉、忽爲荒墟、准量事勢、有似虛飾、又真枚墨繩等遣裨將於河東、則敗而逃還、溺死一千餘人、而云一時凌渡、且戰且焚、搜賊巢穴、還持本營、是溺死之軍、弃而不論、又濱成等掃賊略地、差勝佗道、至於天兵所加、前無強敵、山谷巢穴、唯見鬼火、此等浮詞、良爲過實、凡獻凱表者、宜平賊立功、然後奏之、今不究其奧地、稱其種落、馳驛稱慶、不亦愧乎、八月晦、敕、免陸奧從役者今年田租、給復二年、九月八日、征東大將軍紀古佐美還自陸奧、納節刀、十九日、敕、遣大納言藤原繼繩、中納言藤原小黑麻呂於太政官曹司、勘問征東諸將逗留敗軍之狀、古佐美等皆承伏、詔、宥古佐美墨繩、以久歷邊戍、減死解官奪冠、真枚以拯溺軍、解官不奪冠、是日右大臣兼中衛大將藤原是公薨、體貌長大有威容、最曉時務、剖斷無滯、世稱牛屋大臣、冬十

月十日、以大納言藤原繼繩兼中衛大將、二十三日、以從五位下巨勢野足爲陸奧鎭守副將軍、十二月二十三日、敕頃者中宮不豫、宜使天下諸寺讀大般若經、二十八日、中宮高野氏崩、諡曰天高知日之子姬尊、是歲、伊賀伊勢志摩安房下野美作備後紀伊飢、賑給之、

九年庚午、春正月十五日、葬皇太后、二月十八日、太宰員外帥藤原濱成薨、濱成以宰輔之胤、歷職內外、而政無善狀、吏民苦之、敕、奪太宰帥、補員外帥、莫關政務、初濱成女嫁氷上川繼、及川繼謀反、朝廷疑其黨逆、敕削參議侍從官、濱成略涉群書、頗習術數、嘗奉敕撰歌經標式一卷、又著天書十卷、二十七日、以大納言藤原繼繩爲右大臣、閏三月四日、以征蝦夷、敕坂東諸國、造革甲二千領、限以三年、十日、皇后藤原氏崩、后性柔婉、美姿容、閑於女則、有母儀之德、崩年三十一、諡曰天之高藤廣宗照姬之尊、十一日、帝

移御近衛府、十六日、詔、大赦天下、延曆三年已往、天下負租、調庸未納、咸免之、二十八日、葬皇后、二十九日、以征蝦夷、敕坂東諸國、備糗糒十四萬斛、夏四月五日、敕太宰府、造鐵冑、五月二十一日、祈雨、二十九日、又祈、秋九月三日以皇太子疾、敕、誦經於京師七寺、十三日、以疾疫飢饉、詔、免京畿今年田租、冬十月二日、復置鑄錢司、三日、太宰帥佐伯今毛人卒、勇壯有才幹、聖武帝創東大寺、使今毛人督役、指授有方、役徒不得惰、帝奇之、稍被甄拔、今毛人奉公謹信、深信釋教、初董東大寺役、常日持齋、帝呼爲東大居士、及爲造宮使、夙夜監督、猶日誦金剛經、而後臨事、在任所得租奉、捨二分爲經、以祈國祚、餘悉施窮乏者、家無資產、八年上表致仕、其參議封戶、割半賜之、爾後致仕者、例給半俸云、十四日、召見道守東人於禁內、年百二十二歲、顏如少年、賜衣服遣之、十九日、賞征蝦夷有功者四千八百四十餘人、授勳進階、二十一日、太政官

奏、蝦夷于紀、久逋王誅、大軍奮擊、餘孽未絕、坂東之國、久苦戎役、强壯者疲筋力、貧弱者困轉餉、而諸國百姓、未被徵發、普天之下、同曰皇民、至於擧事、何不均勞、請使京畿七道諸國司等、不論土著浮浪王臣佃戶、檢錄財堪造甲者、所蓄物數、及鄕里姓名上之、奏可、先是山背言、諸國兵免庸輸調、左右京亦免其調、今畿內兵獨無優恩、勞逸不均、請同京職、得免其調、許之、十一月十五日、地震、二十七日、以兵役疫旱、詔免坂東諸國今年田租、十二月十三日、地震、是歲、和泉參河遠江近江美濃飛彈上野丹波伯耆播磨美作備前備中紀伊淡路阿波太宰府所部飢、悉賑給之、秋冬豌豆瘡流行、京畿最甚、

十年辛未、春正月十八日、以將征蝦夷、遣正五位上百濟俊哲從五位下坂上田村麻呂於東海道、藤原眞鷲於東山道、檢閱兵士戎器、二月二十一日、陸奧介文屋大原兼鎭守副將軍、三月六日、

詔、始行吉備眞備大和長岡等所刪定律令二十四條、十七日、敕、令右大臣以下、五位以上造甲、其數有差、二十三日、大政官奏、方今國忌日多、朝政曠廢、請除親盡者、從之、二十六日、敕京畿七道國郡司造甲、夏四月十八日、遣使修山背諸寺浮圖、二十七日、車駕幸彈正尹神王第、宴飮、五月五日、以諸國旱疫、停節宴、六月朔、日有食之、十日、下鐵甲三千領於諸國、依新樣修理、二十五日、先是、敕禁王臣家及諸司寺家專占山野、是日、遣使山背勘定公私地界、秋七月朔、祈雨、十三日、以從四位下大伴弟麻呂爲征夷大使、正五位上百濟俊哲從五位上丹治比濱成從五位下坂上田村麻呂巨勢野足爲副、討蝦夷、二十七日、罷鷹戶、八月三日、盜燒大神宮正殿財殿及門垣、五日、遣畿內班田使、十四日、遣參議中衞大將紀古佐美神祇伯大中臣諸魚等於伊勢、奉幣帛以謝神宮火、又遣使修造神殿、九月十七日、輸平城宮門、移于長岡宮、禁

伊勢尾張近江美濃若狹越前紀伊等百姓、殺牛用祭漢神、二十三日、征夷副使百濟俊哲兼陸奧鎭守將軍、冬十月十日、遊獵于交野、十三日、還宮、二十五日、敕東海東山二道諸國、作征箭三萬四千五百餘具、二十七日、皇太子詣太神宮、以寢宿禱、十一月三日、敕坂東諸國、備糗糒十二萬餘斛、十一日、皇太子至自伊勢、是歲、紀伊豐後日向大隅飢、悉賑給之、

十一年壬申、春正月九日、御豬隈院、觀五位已上射、賜中者錢、十一日、陸奧言、斯波村夷膽澤阿奴志包等遣使奏曰、臣等思歸皇化、何日忘之、而爲伊治村俘等所遮、無由自達、願制彼遮鬪、永開降路、卽爲示朝恩、賜物放還、夷狄之性、虛言不實、常稱歸服、唯利是求、自今以後、有夷使者、勿加常賜、二十日、獵于登勒野、二十七日、地震、二十九日、白氣貫日、二月六日、獵于水生野、十八日、獵于大原野、二十七日、獵于栗前野、遂行幸故右大臣藤原是公別業、

二十八日、使諸衞府守平城故宮、晦、車駕巡京師、遂幸兵部大輔藤原乙叡第、三月十一日、行幸栢谷、二十四日、修造大神宮、是日曲宴、賜五位以上錢有差、夏四月二日、大納言兼近衞大將紀船守薨、二十一日、以參議大中臣諸魚爲近衞大將、清麻呂之子也、五月六日、以頻年旱災、停騎射、十七日、行幸葛野川、御右大臣藤原繼繩別業、是月、授從五位下大春日淨足妻李氏從五位下、李氏唐人女、淨足嘗往唐娶之而還、六月朔、天寒如冬日、人或著絮、五日、奉幣畿內名神、祈皇太子病、十四日、敕兵士之設、實備非常、而國司軍毅非理役使、徒費公家以資奸吏、宜京畿及七道諸國兵士、並從停廢、以省勞役、唯陸奧出羽佐渡及太宰府、地居邊要、不可無備、所有兵士、仍舊配置、二十二日、雷雨大水、式部省南門倒、秋七月二十五日、敕、今聞夷爾散南阿破蘇遠慕王化、情望入朝、忠款可嘉、宜令路次之國擇壯健軍士三百騎、迎接國界、專示

威勢、二十七日、敕曰、送終之禮、須從省要、如聞、豪富之室、市廛之人、猶競奢靡、不遵典法、妄結衆徒、盛陳幡幢、既窆之後、酣醉而歸、不翅耗散資財、實有害於風敎、宜令所司嚴加禁遏、八月九日、大雨洪水、十一日、行幸赤目崎、觀洪水、十二日、遣使賑恤被水百姓、二十日、制、頃年隼人之調、或輸或不輸、於政事甚渉不便、自今以後、宜令徧輸、九月、獵于大原野、于栗前野、于登勒野、于交野、冬十月朔、陸奧俘囚二人授外從五位下、二十六日、罷相模獻橘、伊豫獻瓜、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三日、饗阿破蘇等於朝堂、授爵位、四日、參議兼神祇伯大中臣諸魚母多治比氏卒、先是諸魚進家譜云、中臣朝臣任神祇伯者、是天照大神神主也、累世相承、遭喪不解、至是、敕、雖不解喪紀、不可供神事、宜令修其服、二十五日、大雪、賜駕輿丁已上綿有差、閏月朔、下新制彈令八十三條于彈正臺、八日、巡幸諸院、二十日、敕、明經之徒、不宜習吳音、發聲誦讀、既致訛

謬、其熟習漢音、二十八日、征東大使大伴弟麻呂辭見、是月、獵于水生野、于葛葉野、于大原野、于石作丘、于登勒野、

十二年癸酉、春正月十四日、始讀藥師經於宮中、令天下禁殺生七日、十五日、以將遷都、遣大納言藤原小黑麻呂、左大辨紀古佐美等葛野郡宇太村、相地、二十一日、以毀宮故、遷御東院、二月二日、遣使告遷都於賀茂社、四日、獵于栗前野、行幸伊豫親王別業、九日、大隅曾於郡大領曾乃君牛養率隼人入朝、授外從五位下、十三日、獵于水生野、十七日、改征東使爲征夷使、二十一日、征夷副使近衛少將坂上田村麻呂辭見、三月朔、車駕巡幸新京、七日、百姓地在新京宮城内者、給三年價、九日、改攝津職爲國、其二季祿月料竝從停止、難波又曰津國、仁德孝德所奠都、歷代行宮在焉、故朝廷置攝津職、列爲京官、以別于諸國、於是廢難波大宮、改職爲國、仍曰攝津、竟與諸國齊矣、十日、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告

遷都、十二日、令五位以上、及諸司主典以上、進役夫築宮城、二十五日、告遷都於山階先田原後田原山陵、夏四月三日、行幸葛野、御藤原繼繩別業、二十八日、制、年分度者、非習漢音、不許得度、五月十六日、敕山背攝津放生、六月八日、祈雨、二十三日、課諸國造新宮諸門、殷富門尾張美濃、美福門越前、安嘉門若狹越中、偉觀門丹波、藻壁門但馬、待賢門播磨、陽明門備前、達智門備中備後、談天門阿波、郁芳門伊豫、秋七月七日、御馬埒殿、觀相撲、是後爲恒例矣、十九日、獵于大原野、二十五日、巡覽新宮、八月十日、禁葬瘞京下諸山及伐樹木、二十一日、獵于大原野、御藤原繼繩別業、時四方無事、上下恬嬉、親王公卿多擇勝地營別業、二十六日、巡幸京師、二十八日、獵于葛野、九月二日、遣菅原眞道藤原葛野麻呂等、班給新京宅地、七日、獵于大原野、二十二日、獵于栗前野、御伊豫親王亭、二十四日、獵于瑞野、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六日、深草

王坐毆父、流于隱岐、十一月二日、巡覽新京、御藤原繼繩別業、是冬、獵于葛野、于交野、于栗倉野、于瑞野、于岡屋野、

十三年甲戌、春正月朔、賜征夷大將軍大伴弟麻呂節刀、十五日、地震、十六日、遣使山階田原山陵、告征蝦夷、十七日、遣參議大中臣諸魚奉幣大神宮、告征蝦夷、二月五日、御豐樂殿、觀渤海使人打毬、有御製詩、是春、遊獵于栗前野、于瑞野、于葛野、于水生野、于大原野、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車駕巡覽新京、五月五日、發諸國夫五千掃新京、六月七日、坂上田村麻呂等進擊蝦夷、十三日、地震、秋七月朔、移東西市於新京、大納言藤原小黑麻呂薨、九日、以山背河内攝津播磨稻一萬一千束、賜從四位下五百井女王、從五位下置始女王、從四位上和氣廣蟲等、造宅新京、十日、震于宮城及京畿官舍民屋、二十八日、奉幣諸國名神、告遷都、八月十三日、先是敕右大臣藤原繼繩等修國史、至此而成、奏上之、

是月、安房疫、九月朔、地震、二日、又震、三日、以講仁王經、赦天下、禁殺生三日、二十八日、奉幣諸國名神、告遷都及征夷、是秋、獵于大原野、于交野、冬十月二十二日、車駕遷新京、二十八日、征夷大將軍大伴弟麻呂奏、大敗蝦夷、斬四百五十七人、捕虜百五十人、獲馬八十五疋、燒聚落七十五所、十一月七日、初天平寶字中、置田二十町於大學寮、其後生徒稍衆、費用不給、至是詔增置越前水田一百二町於大學寮、名曰勸學田、八日、詔曰、今此山背、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因斯形勝、可制新號、宜改山背國爲山城國、子來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號曰平安京、今宜從之、於是造土偶人長八尺、著甲冑、佩大刀、西面埋諸東山、誓爲鎭護神、號曰將軍塚、京師有變、則必鳴動、又近江國滋賀郡古津者、先帝舊都、今接輦下、可追昔號改稱大津、

山縣禎曰、神武以來至桓武帝、世世遷其居、或至一世有屢遷

焉、上古儉朴之世、則可輕遷也、至中世以降、摸唐室制度、則宮室之壯麗、城市之區畫、規模漸以宏大矣、一遷之猶累民傷財、其害爲大也、況屢遷乎、盤庚之遷都、以民苦蕩析離居、不得已而遷之、民尙胥慼不欲遷、可見遷都之不可容易也、是以桓皇相地察地勢、以奠鼎于平安、負陰面陽、土沃水冽、山河襟帶、有所謂山城之固、皇居以固焉、士民以安焉、自此以往不敢復遷、竟爲萬世不遷之都矣、非其擇地之宜、有合天心協人情者、何以能然乎哉、

是冬、獵于交野、于北岡、于康樂野、于大原野、于山階野、是歲、建平野社、

十四年乙亥、春正月十三日、大雪、賜公卿已下綿有差、十六日、宴侍臣、奏踏歌、製新京樂、平安樂土、萬年春、晦、征夷大將軍大伴弟麻呂至自討蝦夷、進節刀、二月六日、論功行賞有差、是役也、費軍

糧二十六萬斛、三月四日、禁私殺牛、是春、獵于日野、于交野、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三日、敕、緇徒違法僧尼、擯出京外、曾不遵承、違犯彌衆、夫剃髮遁世、本爲修道、淫濫如此、卻傷佛敎、不唯汙法門、實亦紊國典、僧綱宜率正、重加敎喩、二十七日、敕、施捨田園、及賣易與寺、禁制久矣、如聞或詐附他名、實入寺家、如此之類往往而在、此而不禁、登日皇憲、其施捨田園、宜盡數錄上、自今後悉皆沒官、以懲將來、五月三日、以右京人上毛野兄國女、自稱諸天、妖言惑衆、流于土左、十三日、造宮使主典以下、將領已上一百三十九人、各隨功敍位、十四日、令正五位下文室八多麻呂等十八人遞守長岡舊宮、六月、行幸近東院及大堰、秋七月十二日、巡幸京師、十八日、遣使七大寺撿校見住僧尼、法隆、法興、大安、藥師、興福、榮山、東大、西大、爲七大寺、合弘興、四天王、崇福定爲官寺十所、加以新藥師、招提、東寺、西寺、弘福、謂之十五大寺、始置梵釋寺三綱、

上座、寺主、都維那、謂之三綱、閏月朔、詔曰、今諸國出擧正稅、收半倍息利、貧窮之民、多破家產、朕甚憫焉、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論定公廨及雜色等稻出擧息利、始自今年、一從省減、庶阜財利用、濟生民於頹弊、家給人足、納隆平於當今、二日、置畿內七道巡察使、十一日、大風發屋、十五日、令諸國每鄉建倉院、以便百姓、置倉之法、一據十年符、相去各十丈、八月十五日、廢近江相坂剗、此後唯每國有大事、遣使於伊勢近江美濃、固守關門以爲例、十九日、幸朝堂院、觀營造、晦、罷巡察使、九月五日、行幸東院、二十二日、以肥後爲大國、二十九日、太白晝見、是月、停諸國每鄉建倉院、置之便地、是秋、行幸佐比津、大堰、北野、獵于柏原野、于大原野、于日野、于登勒野、冬十月十六日、行幸交野、二十二日、還宮、十一月三日、先是渤海王欽茂卒、族弟元義立、猜虐、國人殺之、立欽茂孫華璵、卒、欽茂少子嵩璘立、至是出羽國司言、渤海使廷諫

大夫工部郎中呂定琳等六十八人漂至夷地志理波村、被夷剽刧使人散亡、敕移越後供給、二十二日、公卿奏、諸國擧七大寺稻、施入以來、年代懸遠、每年出擧、其利極減、固宜隨時消息、稍有沿革、而猶執昔時之數、以責今日之耗、國司有煩、百姓不堪、喪業破產、寔繁有徒、請精撿見僧支度、省出擧之數、待其豐給、更復前例、奏可、尋改國師曰講師、每國一人、以才堪講說者爲之、讀師以國分寺僧次爲之、十二月朔、巡幸京師、十三日、聽參議以上著白玉帶、十八日、巡幸京師、二十六日、免諸國逃亡軍士三百四十人死罪、配陸奧、永爲柵戶、是冬、獵于紫野、于栗栖野、于大原野、

十五年丙子、春正月二十五日、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任陸奧出羽按察使兼陸奧守、二月二十五日、敕、南海道驛路迥遠、使命難通、因廢舊路、通新道、三月十九日、敕諸國、擧武技出衆者、又敕、禁京畿吏民男女混殽、濫祭北辰、二十四日、巡覽朝堂及諸院、御

近東院、宴飮、賜群臣物有差、是春、行幸紫野、獵于芹川野、于登勒野、于水生野、于日野、夏四月十日、巡幸京師、十五日、雨雹、二十七日、渤海使獻方物、告國哀、且致遣唐學僧永忠等書、五月四日、遣吉備魚主於山陽道、索捕盜賊、十二日、大雨洪水、十七日、呂定琳等還、以上野介御長廣岳爲送使、賜嵩璘璽書、六月、行幸葛野川、秋七月十六日、右大臣兼皇太子傅中衞大將藤原繼繩薨、年七十、繼繩歷文武之淸班、居端右之重任、謙恭自守、得免世譏、嘗奉敕刪定寶字至寶龜國史、十九日、遣使賑尾張飢、是月、肥後言、阿蘇山神靈池水涸二十餘丈、詔賑恤窮民、八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大和山崩水溢、七日、祈晴、是日、賑恤筑後水潦、二十一日、巡幸京師、是日、以天下地圖事跡疏畧、加之年序已久、文字闕逸、敕諸國令更造之、郡鄕道路山川等、具錄無漏焉、是月、霖雨、穀價騰躍、遣使賑給京師、九月朔、敕、置烽燧於山城河內、以備不虞、是秋、獵于

登勒野、于栗前野、冬十月二日、廣岳還自渤海、嵩璘上啓請朝貢之期、四日、授廣岳從五位下、以奉使稱旨也、十五日、先是渤海表文多傲慢不遜、至是辭氣溫恭、體裁可觀、群臣以爲盛事、詣闕表賀、十六日、遣使賑志摩飢、二十七日、以從四位下田村麻呂爲鎭守將軍、十一月八日、鑄隆平永寶錢、十四日、奉新錢於伊勢賀茂松尾社、施七大寺、賜皇太子以下諸臣有差、二十一日、移相模武藏上總常陸上野下野出羽越後民九千口于陸奧伊治城、二十二日、敕天下、搜捕飛彈工匠逃亡者、十二月四日、以參議藤原雄友爲中衞大將、是公之子也、十四日、巡幸京師、御朝原內親王第、賜五位以上物、是冬、獵于登勒野、于大原野、于紫野、于日野、于北野、于栗栖野、是歲、以皇親枝族已衆、進止無階、降詔矜恤、其四世五世王及五世王嫡子、年滿二十一者、敘正六位、庶子降一階敘、定爲永制、創東寺、架佐比川橋、藤原伊勢人建鞍馬寺、

十六年丁丑、春正月二十三日、賑壹岐飢民、二十六日、行幸近東院、二月九日、以大納言紀古佐美爲皇太子傅、正六位上宿奈麻呂之子也、十三日、先是、重敕皇太子學士菅野眞道等、撰續日本紀、至是而成、上之、二十一日、參議近衞大將大中臣諸魚卒、性好琴歌、無他才能、貪材營產、時論鄙之、三月十一日、以參議藤原內麻呂爲近衞大將、藤原乙叡爲中衞大將、內麻呂眞楯子、乙叡繼繩之子也、是月、遣使賑甲斐下總武藏土佐飢民、是春、三巡幸京師、獵于水生野、于大原野、于北野、于登勒野、夏四月四日、大納言兼皇太子傅紀古佐美薨、十八日、以布施內親王爲伊勢齋、十九日、敕太宰府、撿括浪人、五月七日、巡幸京師、八日、改造宇治橋、帝量四方往來之便、營都於平安、街路橋梁、秩然悉備、外設宇治大原大枝山崎淀五道、而宇治在東、山崎在西南、二路實當天下之衝要、故修增二橋、增其制、與勢田橋並稱三大橋、五月二十八日、

敕、除歸化百濟人子孫課役、六月九日、詔、彈正尹神王等所删定令格四十五條于有司、十七日、敕、禁諸司喪期未滿、私著吉服、十八日、遣使奉幣畿內七道名神、以祈天下安寧、二十八日、以遷都免諸國今年租、秋七月十一日、敕、禁公私會集男女混淆、八月三日、敕、浮宕之徒、寄住王臣之莊、假勢其主、全免調庸、又莊長多營私田、假威乘勢、蠹民良深、奸猾之源、不可不絕、宜加禁制、十一日、敕、諸國講師、所以敎導緇徒也、宜除造寺外、寺內庶務、及糾正僧尼、皆委講師、若不遵者、準法科斷、十四日、地震暴風、左右京坊門、百姓廬舍頹仆、二十五日、遷山城治於長岡京南、九月朔、敕、遷都以來、于今三年、牡山峰火、無所相當、非常之備、不可暫闕、宜令山城河內兩國、相共量定便處、置彼烽燧、二十日、敕、時屬西成、民事收穫、宜令畿內諸國、勿供獻於行在所、是秋、行幸葛野川近東院、獵于的野、于北野、于大原野、冬十月九日、車駕將幸交野、有豫

木鳥入前殿、因停幸、十一月五日、以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爲征夷大將軍、是冬、獵于北野、于日野、于陶野、于栗栖野、于大原野、

是歲、罷筑前國司、隷太宰府、

十七年戊寅、春正月二十四日、敕、掃社敬神、銷禍致福、今聞神宮司等一任終身、侮黷不敬、祟咎屢臻、天下諸國神宮司神主神長等、宜擇氏中淸愼者補之、任限以六年相代、二十六日、停伊勢美作等國獻早栗、是月、敕、山城國愛宕葛野郡人每有死者、便葬家側、積習爲常、今接近京師、凶穢可避、宜告國郡嚴加禁斷、若有犯違、移貫外國、二月十二日、停近江守傔仗、十五日、戒敕國司曰、郡司自有定員、今每一員闕、便擬數人、正員外更置副擬、無益公家、徒潤私門、侵損百姓、莫此爲甚、宜簡堪吏務者擬用正任、自外不得復副、三月十六日、詔曰、昔難波朝廷、始置諸郡、簡擇有勞以爲郡領、子孫相襲、永任其職、自今後宜停譜第、選取有才藝堪理郡

者爲之、式部省奏請立春秋公羊穀梁二傳於學官、許之、是春、車駕五巡京師、獵于永生野、夏四月十日、地震、十五日、敕、年分度者、宜擇年三十五以上、智行可崇、堪爲僧者爲之、每年十二月以前、僧綱所司相對簡試、所習經論、大業十條、取通五以上者、度之、受戒之日、更加審試、通八以上、令得受戒、又沙門之行、護持戒律、苟乖斯道、豈曰佛子、今不崇勝業、或事生產、周旋閭里、無異編戶、衆庶以之輕慢、聖敎由是陵替、爾後如此之輩、宜加沙汰、三綱知而不糾與同罪、五月十九日、遣外從五位下內藏賀茂麻呂於渤海、賜嵩璘璽書、許六年一貢、閏月二十五日、祈雨、是月、主鷹司放雙鴿於北山、旣而鴿生二雛、帝大悅、命畜養之、令群臣賦詩、六月四日、祈雨、是夏、車駕二巡京師、又幸近東院葛野川北野、秋七月二十五日、祈晴、二十八日、檢察平城僧尼濫行、八月朔、遷山城國治於長岡京南、以葛野郡地勢狹隘也、九日、大風壞民廬舍、十日、巡

幸京師、十六日、以大納言神王爲右大臣、光仁帝孫、榎井親王之子也、九月七日、定祈年幣帛神社、其諸國祝部入京受幣、遠道多煩者、便用當國物、官幣國幣之別始于此、二十三日、敕、禁諸國吏民貯賤、是月、阿波饑、賑給之、是秋、獵于柏原野、于北野、于大原野、于栗前野、于日野、冬十月四日、敕、兩京畿內、夜祭會飲、先已停之、所司寬容、不加捉搦、遂供酒饌、姦亂相煽、違法敗俗、莫甚于茲、自今嚴加禁斷、祭用晝日、不得及昏、如猶不改者、客主同科違敕、十二日、敕、出雲國造兼神主、其新任日、例棄嫡妻、取百姓女、號神宮采女、便娶爲妾、妄託神事、遂扇淫風、神道益世、豈合如此、稽之國典、理宜懲肅、事不得已者、國司卜一女供之、筑前宗像神主亦準此、十七日、敕、破戒之僧、或營生產、不聽住寺、幷充供養、其有犯之尼、宜準僧糾正、庶使薰蕕不雜、涇渭異流、十九日、敕曰、凡厥具僚、或情狥贓私、多違憲法、頻經誡勵、未聞悛懲、泣辜之仁、雖切解網、

刑故之典、誠不獲已、宜切加誨諭、各令自悛、如猶違犯、必處重科、
十二月二十七日、渤海遣慰軍大將軍左熊衛都將上柱國開國
子大昌泰等來貢、請縮貢期、是冬、行幸大堰、北野、獵于大原野、于
日野、于水生野、是歲、治部省奏、僧位本有入位住位滿位、法師位、
大法師位、五階、請以入位配七位、住位六位、滿位五位、法師四位、
大法師三位、從之、
十八年己卯、春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群臣減四拜爲再拜、不
拍手、以有渤海使也、九日、賜五位以上新錢有差、二十日、典侍和
氣廣蟲卒、清麻呂姉也、初嫁從五位下葛井戸主、廣蟲爲人貞順
節操無虧、爲孝謙帝所愛信、及帝落飾、廣蟲亦薙髮爲法弟子、名
法均、惠美押勝伏誅、連及當斬者三百七十餘人、法均諫帝減死
處流、亂後飢疫、民間生子者多不能育、往往棄之、法均遣人收養
之、凡得八十三兒、悉稱養子、因賜姓葛木首、及弟清麻呂忤弓削

道鏡、還宜、法均亦詔還俗、復舊名廣蟲、流于備後、光仁帝踐祚、復
姓名召還爲典藏、掌吐納、帝嘗歎曰、諸侍從譖御毀譽紛紜、獨法
均不言人短、友愛天至、姉弟不分財物、時人稱焉、累進正四位上、
卒年七十、後贈正三位、十六日、宴渤海使、二十五日、敕聽五位已
下著玳瑁帶、二月十五日、敕、出擧私稻、先已禁制、如或違犯、即有
嚴科、而去年不稔、百姓乏食、諸國出擧、定難周贍、因時弛張、古今
通典、宜寬前制、暫任民情、其取息利、率十收三、如過此限、罪亦如
前、二十一日、民部卿兼造宮大夫美作備前國造和氣清麻呂薨、
初清麻呂還自配所、遷豐前守、請太宰府曰、頃者八幡宮禰宜宮
司等、託辭神教、屢行妖言、不唯亂國家、兼欺朝廷、而前後國司不
敢糾正、望請使監典主典等定其虛實、因使主神中臣宅成卜之、
以禰宜辛島勝與曾賣僞罔、解與曾賣及宮司宇佐公池守官、延
歷中爲攝津大夫、奏言、河內攝津之界、鑿川築堤、自荒陵南導河

內川、西通於海、則沃壤益廣、可以墾闢、奏可、遣清麻呂勾當其事、
時營長岡新都、十歲未成、所費不貲、清麻呂密奏請、託遊獵相葛
野地以遷都、清麻呂練達庶務、最明故事、撰民部省例二十卷、又
奉中宮敎撰和氏譜上之、帝甚善之、薨年六十七、贈正三位、二十
一日、流陸奥新田郡百姓弓削部虎麻呂妻丈部小廣刀自於日
向、以久住賊地能習夷語、屢以謾語驚動夷俘也、是月、行幸交野、
獵于栗前野、三月朔、震民部省廩、八日、停出羽山夷祿、不論山夷
田夷、簡有功者賜焉、十五日、渤海使還、遣式部少錄滋野船白押
送、賜嵩璘璽書、許以不待年限而朝貢、夏四月九日、以澇水損稼、
撿山城河內攝津貧民、給正稅、十五日、賑左右京貧民、十六日、以
正六位上大伴峯麻呂爲遣新羅使、五月十三日、前遣渤海使者
外從五位下內藏賀茂麻呂等言、臣等還鄉、海中夜暗、不知所向、
適望見火光、乃得至隱岐智夫郡、其地無居人、或云比奈麻治比

賣神常有靈驗、商賈漂蕩、必望見火光、賴以獲免、伏望預幣例、許
之、十九日、令諸國司講師沙汰國分寺僧、二十八日、遣使改造大
神宮正殿、讚岐飢、貸穀賑之、二十九日、停遣新羅使、六月五日、以
美作備前備後南海道肥前肥後等十一國、去年不登、詔、免其田
租、十日、敕、前停止公廨混合正稅、兼減擧穀、以省民煩、然諸國稱
任中之未納、徵公廨之息利、百姓受弊、艱苦實深、自今以後、宜停
徵焉、違者科之、十二日、以僧擅去本寺住山林、受人囑託、行邪法、
敕諸國司、巡撿部內僧尼、具錄上之、十五日、敕、祭祀闕敬、神寧享
之、廣瀨龍田二祭、所以弭風災禱年穀、而大和國司怠慢不敬、差
遣史生、僅供祭事、祀無報應、職此由焉、爾後守介一人齋戒祇承、
若有事故、聽遣判官、二十三日、詔曰、朕祇奉丕業、撫臨黎元、克己
勤躬、不遑寧處、思欲緝熙四海、期之刑措、弘濟百姓、致之壽域、而
近巡京師、過堀川處、鉗鏁囚徒、暴體苦作、雖生民之愚自招罪惡、

而爲民父母、寧不哀愍、其在役見徒、及天下見禁囚等、罪無輕重、並宜赦除、令得自新、但私鑄錢、謀殺、故殺、及被問民苦使推訪諸國郡官吏百姓等、不在赦限、其謀殺故殺、配役者、停役配流、二十六日、免山城乙訓葛野愛宕三郡貢租、秋七月二十三日、以風旱免備中去年租、是月、天竺人漂至參河、後居之川原寺、其人始持綿種而來、試令紀伊淡路阿波讃岐伊豫土佐等國及太宰府殖之、其法選陽暖沃壤地、掘穴深一寸、相去各四尺、洗種漬水、經一宿後殖之、一穴四枚、以土掩其上、以手按之、每旦灌水、常令潤澤、待生芸之、八月五日、常陸言、去月十一日、海潮盈涸、十有五度、七日、巡幸京師、十五日、遣使畿內諸國、校田、九月七日、暴風壞屋、二十日、滋野船白還自渤海、上嵩璘謝表、是月、禁京畿百姓奉北辰燈、以齋內親王入伊勢齋宮也、是秋、行幸大堰北野、獵于栗前野、于水生野、于陶野、于的野、冬十一月四日、地震、八日、以風水爲災、

免淡路今年調庸、十四日、出播磨穀、賑給淡路乏絕戶、二十四日、敕、先遣問民苦使、採訪政迹、思明激揚、以嚴黜陟、今閱使狀、違犯者多、理須峻刑、永懲後輩、去延曆十四年、簡差使者、擬遣巡察、慮彼自新、未遽發遣、而慢法不悛、縱欲無厭、其延曆十五年以還、有犯國司以下、宜依法斷、以懲將來、但犯佃田三町以下、及驛使兵士者、特從寬宥、其十四年以往所犯、積習已久、卒難洗盪、宜事無輕重、一從原免、十二月四日、敕、山城國葛野川近在都下、每有洪水、不得徒涉、大寒之節、人馬共凍、來往之徒、公私同苦、宜楓佐比二渡各置度子、以省民苦、二十八日、式部少輔和氣廣世請以父淸麻呂備前私墾田一百町爲賑救田、以成父志、許之、二十九日、敕、天下臣民、進本系帳、初自孝謙聽蕃族賜姓、所請輙許之、於是異族同姓者、前後相仍、源流不明、賤族妄攀緣華胄、及淳仁帝時、其爭倍甚、乃詔、聚諸儒、撰氏族志、適會國難、輟而不作、至是詔曰、

天下臣民、氏族已蕃、或同源異流、或異宗同姓、譜牒改易、不辨本支、宜布告天下、進本系帳、漢韓諸蕃、皆同此例、唯載始祖別祖、不列支流繼嗣、若其源出貴族者、宜取宗中長者署奏之、凡諸氏族率多假濫、宜務確實、不許詐冒、自是始作姓氏錄、設勘系所、置勘本系使、以掌其事、已而撰姓氏目錄、然主當者不辨眞僞、恣申新意、加以神胤爲上、皇胤爲下、尊卑雜亂、莫由取信、識者病之、是冬、二巡京師、獵于交野、于西野、于水生野、是歲、大和河內近江美濃越中丹後伯耆備中紀伊淡路阿波讃岐飢、悉賑給之、

十九年庚辰、春正月、行幸五百井女王別業、及西島院北野、二月四日、初自和銅中下蓄錢敍位之令、人民知貨幣之利、爭蓄錢貨、進奉以求爵位、其弊漸滋矣、於是遂降敕、禁百姓納錢求爵位、是月、獵于栗前野、三月、巡幸京師、夏四月九日、禁伊賀豪民廣占山野、十二日、賜綿種於紀伊淡路阿波讃岐伊豫土佐及太宰府殖

之、二十三日、和泉雨雹、大如桃李、是月、二巡京師、五月二十一日、陸奧言、歸降夷俘、各集城塞、朝參相續、出入寔繁、夫馴荒之道、在威與德、若不優賞、恐失天威、今夷俘食料不足、伏請佃三十町以充雜用、許之、二十二日、甲斐言、夷俘狼性未改、野心難測、或凌突百姓姦略婦女、或掠取牛馬、任意乘用、自非朝憲、不能懲暴、敕曰、夫招夷狄以入中州、爲變野俗以靡風俗、豈任彼情損此良民、宜令國吏懇懇敎諭、若猶不改、依法科處、凡厥置夷諸國亦同準此、六月朔、日有食之、六日、駿河言、春夏之交、富士山焚、雨灰、響如雷、秋七月二十三日、初廢太子早良沒後、皇太子久病、人多疫死、帝懼、敕迎其遺體、藏于大和八島、於是追號曰崇道天皇、追復廢后井上內親王爲皇后、墓稱山陵、盡赦其黨、與復本位、列于國忌例幣、置守冢、讀經以安其靈、貞觀五年敕修御靈會於神泉苑、禳疫疾、崇道天皇爲第一座、後世造社祭之、所謂八所御靈之一也、

論賛曰、桓武帝於早良親王、親則同胞、恩則父子、及立爲太子、宜擇保傅、敎以父子君臣之道、翼衛輔導、以成其德性、而帝荒於禽、委政太子、太子亦宜恭敬溫文以守主鬯之器、而專行除拜、以忤帝意、竟與群小相謀、殺帝之寵臣、帝大震怒、廢而流之、斃於道路、可謂兩失之也、帝畏其爲厲、多方禳祈、遂至追奉尊號、果何益哉、宋眞德秀曰、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敎、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治之所以不若古者與、豈唯異邦之事爲然哉、國朝治體固美、而賛善諭德之方有闕焉、歷觀皇太子被廢黜者、皆不能豫養儲德之所致也、其可忽諸、

八月十四日、祈晴、二十一日、復國司公廨田、九月二日、復公廨出擧法、是秋、行幸神泉苑、葛野川、大堰、獵于水生野、于栗前野、于大原野、冬十月四日、修葛野川堤、六日、獵于的野、十七日、行幸交野、

二十五日、還宮、十一月六日、遣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檢諸國夷俘、二十六日、禁外民規避課役、貫京戶、初靈龜以來、蝦夷歸降甚多、或就而建郡編貫、或配置太宰府內及諸國、授田安堵、以爲王民、及帝銳意拓邊、內屬尤盛、授位給物、勸加撫恤、邊塞悉歸版圖、

二十年辛巳、春二月十四日、賜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節刀、田村麻呂進陣陸奧栗原郡、聚兵、人呼其地曰營岡、二十五日、監試對策、是春、行幸大堰、大津、夏四月八日、敕越前國司、禁屠牛祭神、十九日、行幸參議紀勝長山階宅、五月朔、日有食之、十三日、敕諸國、設舟檝浮橋以便貢調、十七日、祈雨、六月三日、備中言慶雲見、十二日、停太宰府進隼人、是夏、行幸神樂岡、大津、神泉苑、大堰、秋七月二十六日、參河言慶雲見、八月十日、以從四位下藤原葛野麻呂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石川道益爲副、九月二十七日、征

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奏、擊蝦夷大敗之、窮追至伊閉村、掃除其巢窟、是秋、行幸神泉苑、大堰、獵于大原野、于栗前野、于的野、冬十月二十八日、坂上田村麻呂凱旋、進節刀、十一月八日、詔賞田村麻呂功、授從三位、是冬、獵于栗前野、于日野、于水生野、

二十一年壬午、春正月七日、加陸奧三神位階、以征夷將軍奏靈驗也、八日、加征夷將士勳位有差、敕曰、富士山焚、雨砂礫如霰、卜之兆應旱疫、宜令駿河相模二國讀經以禳災殃、九日、遣從三位坂上田村麻呂、築陸奧膽澤城、田村麻呂私掫八幡祠其地、十一日、發駿河甲斐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信濃上野下野諸國浮浪四千人以配膽澤城、又每年運越後佐渡米鹽於雄勝城、以爲鎭兵糧、

賴襄曰、國朝王化、自西浙東、陸奧之州、壤地廣莫、民夷雜居、中古劃置出羽、別署官司、而其得力在於築多賀膽澤二城、如漢

唐取河套、城受降、蓋以其廣莫難理、必得要扼之地、置城柵、貯糧仗、然後兵民有依據、而夷虜可控制、可謂計之得者也、及城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戍之、則最得計也、何者、此城未始有之者也、則守之之兵、亦未始有之也、然既已築城、不可無兵以守之、守之以民丁、民丁未必樂往、往者浮浪而已、浮浪之於民、如未始有者也、以未始有之人、守未始有之城、國不必騷擾、而民可以就業、今雖不詳其處置、蓋招聚無食之民、以墳荒地、勸之耕墾、使各具糧食、苟然則是得四千人土着之兵也、土着之四千、足以當徵發之四萬、所以震懾夷酋、致其來降也、後世之開邊者、已不得地理而據之也、守以正額之士民、給以正額之財粟、徒擾敝其內、而其外所獲、不能償也、豈非計之失者耶、桓武此計出於坂上田村、猶趙充國屯田之議、用於漢宣也、當時廟算不爽、督責諸將、明見萬里已、非宣帝所及、而至得良將委任

之、又未嘗與其附、不必待如魏尚者辨而獲之也、夫唯明矣、是以能任、後世人主暗而善疑、既爲小人所欺、蔽敗爲勝、飾損爲益、而又不能用有識之計、烏足以語天下得失或、

是春、五行幸神泉苑、獵于水生野、夏四月十五日、坂上田村麻呂奏言、蝦夷酋大墓公阿氏利爲、盤具公母禮等、率其衆五百餘人而降、

山縣禎曰、帝向者遣紀古佐美、入間廣成、池田眞牧、安倍墨繩等、征蝦夷、軍無功而徒取敗衂、所謂弟子輿尸者也、後得坂上田村麻呂以爲將、於是蝦夷聞風而慴服、夷酋來降、所謂長子帥師者也、將帥之寄至重、豈唯關三軍死生、實國家安危之所係焉、故擇將不可不愼也、易於師之六五言之、所以示人君擇將之道、不可不愼也、

五月十九日、以富士山焚、石塞足柄路、闢筥荷路、六月十二日、左

京火、賜遭災者米鹽、二十六日、重敕出羽、禁私交易蝦夷土物、是夏、二幸神泉苑、秋七月十日、坂上田村麻呂將蝦夷二酋至京師、二十五日、百官表賀蝦夷平、八月十三日、斬蝦夷二酋、初廷議處斬、田村麻呂奏曰、二虜雖是賊魁、然已委身歸降、且誠款云、願蒙特恩、得全首領、則身還入夷地、招降餘種、廷議曰、野性獸心、叛服無定、今賴朝威獲此梟帥、若依奏請、是所以養虎遺患也、即斬於河内杉山、是秋、行幸神泉苑、大堰、獵于的野、于芹川野、于北野、冬十月九日、行幸交野、十五日、還宮、二十六日、行幸大原野、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癸未、春二月、造陸奧志和城、十二日、令越後送米鹽於志和、三月六日、造志和城使坂上田村麻呂辭見、贈藤原清河正二位、是月、行幸神泉苑、志賀可樂崎、夏五月八日、廢筥荷路、復足柄舊路、二十二日、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遭風不得渡海、還上

節刀、六月十四日、遣使大和、借貸貧民、二十一日、祈晴、是夏、巡幸京師、幸神泉苑、志賀可樂崎、秋八月十三日、以言語不謹、流正六位上長倉王於多褹島、是秋、行幸神泉苑、梅原宮、伊豫親王愛宕別業、葛野川西八條院、獵于栢野、于水生野、于北野、于的野、冬十月二十五日、大德親王薨、閏月朔、造行宮于近江蒲生野、十六日、行幸蒲生野、二十七日、還宮、詔免栗太甲賀蒲生三郡今年田租、國郡司介掾、進位賜物、是月、獵于大原野、十一月朔、日南至、老人星見、百官詣闕表賀、十五日、詔赦天下、賜物及倂穀有差、十二月二日、有狐鳴禁中、是歲、勘解由使菅野眞道、秋官和氣廣世等撰定諸國司交替式一卷、奏曰、使五畿七道朝集使各寫一本、藏之府庫、勘據無疑、許之、

二十三年甲申、春正月十一日、敕、頃年緇徒多虧戒行、既汙法教、皆從擯出、然特降弘恕、其有改過者、聽住本寺、又簡智行可稱者、

擢任講師、化導緇侶、如聞、苟忝其職、或事姦濫、詐稱改過、未捨妻孥、此乃僧綱簡擇所失、國司阿容任意、違敎慢法、莫甚於斯、若有此類、一從擯卻、其僧綱國司、不思悛改、量情科罪、十九日、以征蝦夷、運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等糒米於陸奧小田郡中山柵、二十八日、以刑部卿陸奧出羽按察使坂上田村麻呂復爲征夷大將軍、二十九日、以安藝野三百町、賜甘南備内親王、以爲牧地、帝立、下詔嚴禁國司莊長營田、令諸國郡司勘計莊民見口、全徵調庸、若有脱漏者、莊長科違敕罪、故其害未至太甚也、然帝多割田野以賜皇族及諸臣、而宰吏又貪私利、姦詐百端、或假他人名、多買墾田、或託言王臣、競占膏腴、寺家又欺罔朝廷、占奪田宅園地、此後賜田稍濫矣、是月、免淡路窮民負稅、二月五日、移大和石上社器仗於葛野郡、十八日、免大和田租地子、二十日、巡幸京師、二十五日、遣使賑攝津飢、三月十六日、以霖雨、賜五位已上米、二十

八日、復授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節刀、如唐、當時遣使口宣辭命無國書云、伴少勝雄以善彈充使員、留學生橘逸勢、學僧最澄、空海等從焉、是春、獵于水生野、行幸神泉苑、西八條、五條院、可樂崎、夏五月十日、陸奥言、志波城至膽澤郡一百六十餘里、山谷嶮遠、不便往還、請置一驛以備機急、從之、十一日、幸式部卿伊豫親王第、二十三日、以正稅二萬束、假貸攝津貧民、六月十三日、制、常陸鹿島、越前氣比、能登氣多、豐前八幡等宮司、人懷覬望、各稱譜第、自今以後、神祇官檢舊記、常簡氏中堪事者、擬補申官、十九日、行幸 大堰、二十一日、太宰府言、壹岐防人糧受筑前穀、運漕艱苦、屢致漂沒、請廢六國所配防人二十人、以本島兵士三百人分番配置、不勞給糧、許之、二十七日、敕、比年渤海國使多至能登國、停宿之所、不可忽略、宜速造客院、秋八月十日、暴雨大風、中院西樓倒、牛壓死、帝嘆曰、朕生年在丑、殆不利乎、十一日、地震、十九日、巡

幸京師、九月十八日、遣兵部少丞大伴岑萬里於新羅、二十二日、丹波言、依格差勳位衞護府庫、所直百四十日、而白丁之徭止三十日、勞逸不均、因敕以白丁爲徒兒、二十七日、地震、是秋、行幸神泉苑、大堰、葛野川、與等津、獵于北野、于栗前野、于大原野、冬十月三日、行幸和泉、獵于惡美原、于城野、于垣日野、于藺生野、于日根野、十一日、進幸紀伊玉土島、十三日、還御日根行宮、十四日、獵于熊取野、十七日、還宮、二十一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三日、禁私養鷹鶻、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羽言、秋田城建置以來四十餘年、土地墝埆、不宜五穀、加以孤居北隅、無隣相救、請永從停廢、保河邊府、敕、停城爲郡、從民河邊、是月、獵于日野、四行幸神泉苑、十二月朔、行幸神泉苑、六日、復幸、二十一日、敕、牛之爲用、在國切要、負重致遠、其功實多、如聞無賴之輩、爭事驕侈、殺剝班犢、競爲鞍韉胡籙之具、爲弊尤甚、須禁絕焉、二十五日、帝不豫、遣使七大寺誦經、賑給

平城道俗飢乏者、二十六日、赦天下、是月、先是遣唐使發肥前田浦、洋中遇風、第三第四兩船漂回、藤原葛野麻呂、判官菅原淸公兩船漂蕩三旬餘、至唐福州長溪縣、縣吏疑其無符信責之、葛野麻呂贈書福州觀察使、辯之、觀察使閻濟美使葛野麻呂等二十三人赴長安、唐主适令內使趙忠以飛龍廐細馬迎之、葛野麻呂因監使劉昂進信物、昂傳命慰勞、明日禮見於宣化殿、卽設內宴、官賞有差、唐人呼葛野麻呂曰興能、葛野麻呂能書、爲唐人所稱、逸勢亦工書、唐人呼曰橘秀才、錄事上毛野穎人有文才、譯語有不通者、穎人代之筆語、

二十四年乙酉、春正月三日、制、定額諸寺檀越之名、載在流記、不可輙改、而愚人以氏寺私付王臣、詐稱檀越、寺家田地、任情賣買、事多姦濫、宜加禁斷、十四日、敕、放鷹犬、爲崇道天皇建寺於淡路、又敕修天下諸寺、十五日、停交代隼人風俗歌舞、二十二日、大星

晝隕、二十五日、地震、二月五日、相模言、頃年差鎭兵三百五十人、戍陸奥出羽、今徭丁闕少、勳位多數、請中分鎭兵、一分差勳位、一分差白丁、許之、十日、先是以石川吉備人爲造石上神宮使、支度功程、單功一十五萬七千餘人、帝問神宮所以異于他社者何、或奏、神庫多藏兵仗、皆歷朝所收蓄、非常可慮、請遷之近地、卽遷之山城葛野郡、會文章生布留高庭奏、得神戶百姓款云、頃者神宮屢有怪異、不知何祥、未幾運移神寶、怪異蓋由于此、請罷之、敕曰、卜筮皆吉、何不可之有、已而寶庫自倒、適帝不悆、典闈建部千繼充春日祭使、聞平城有神憑巫、過而問焉、巫具言遷轉神寶、故神靈震怒爲祟之狀、千繼還而密奏、是日詔神祇官及所司等、建二幄於神宮、奉御饌御衣等物、以千繼爲使、召巫鎭御魂、遣鍛治正作良王、神祇大副大中臣全成等、奉幣鏡謝之、且祈不悆、還納兵仗、佐吉綱主卒、善射、性恪勤、宿衞不怠、能得士心、仕至少將、十四

日、遣使賑備後飢、三月二十七日、赦天下、召僧玄賓於殿上、行灌頂法、夏四月四日、敕、如聞貢調脚夫在路留滯、橫斃者衆、良由路次國郡無意撫養、自今以後、如有此類、官司據法科處、十日、奉幣賀茂社、五月十一日、遣僧於紀伊伊都郡、造三層塔、以禱病愈、二十六日、遣使賑甲斐越中石見飢、六月十六日、遣使賑伊賀飢、秋七月十四日、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等還自唐、僧最澄隨歸、最澄姓三津氏、近江人、七歲受學、聰明絕倫、十二出家、習唯識、博探經論、延曆初創根本中堂於比叡山、然以學無師承、常有浮海之志、從遣唐使菅原清公如唐、見國清寺僧道邃、道邃器之、授一心三觀之旨、又見佛隴寺僧行滿、行滿盡以荊溪諸籍付之、又受三部灌頂密敎於僧順曉、至是歸朝、獻所獲經論疏記二百三十餘部五百卷、又金字法華金剛般若等經、智者大師禪鎭白角如意等、帝乃詔道證守邈等、受新寫天台敎文、後奏加新天台法華宗

當時佛法有華嚴法相三論律、至是爲五宗、最澄始建灌頂道場、修其所傳灌頂秘法於高雄寺、以當時高僧勤操圓澄等八人爲弟子受敎灌頂法自此始、十七日、地震、二十五日、敕、如聞疫癘之行、民庶相忌、不通水火、父子至親、畏諱無近、遂致死亡衆多、宜喩所司、悉心救療、授藤原葛野麻呂從三位、菅原清公從五位下、二十六日祈雨、二十七日、獻唐信物于山科後田原崇道天皇三陵、八月九日、地震、是日、召入唐僧最澄於殿上、悔過讀經、最澄獻所齎佛像、九月十七日、召最澄修毘盧遮那法、冬十月二日、野鳥入殿、十二月五日、地震、七日、公卿奏議曰、伏奉綸旨、營造未已、黎民或弊、念彼勤勞、須事矜恤、加以時遭災疫、頗損農業、今雖有年、未聞復業、宜量事優矜、臣等伏望所點加仕丁一千二百八十一人、依數停却、又衞門府衞士四百人減七十人、左右衞士府各六百人、每減一百人、隼人男女各四十人、每減二十人、雅樂歌女五十

人、減三十人、仕女一百十人、減二十八人、停卜部之委男女厮丁等粮、又諸家廚租、暫停舂米、交易輕貨、又諸國貢調脚夫、國役或五日、或三日、役限不均、勞逸各殊、須共役二日、以同苦樂、又備後國神石奴可三上惠蘇甲努世羅三谿三次等八郡調絲、換以鍬鐵、又伊賀伊勢尾張近江美濃若狹越前越中丹波丹後但馬因幡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紀伊阿波讃岐伊豫等國特免今年租、許之、是日、帝敕參議藤原緒嗣菅野眞道議政事得失、緒嗣曰、方今天下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舒民力、眞道固執異議、帝善緒嗣言、立罷其役、聞者莫不感歎、緒嗣百川之子也、

靑山延于曰、古之人君所以廓大功業而開拓境土者、莫不由內有謇諤之臣以匡輔其德、外有爪牙之士以宣布其威也、帝天姿英邁、內務興作、外事戎旅、任用才雋、文武稱職、獻可替否、則有藤原緒嗣之徒、折衝禦侮、則有坂上田村麻呂之徒、故能

一攘蝦夷、而終無東顧之憂、奠營都城、而永建無疆之基、觀其聽緒嗣之言、立罷傜役、可謂改過不吝、從諫如流者矣、書曰、知人則哲、又云、好問則裕、帝既有知人之鑑、又有納諫之美、其所以能成洪業而垂裕後昆者、蓋以此歟、

八日、免淡路浮浪今年調庸、十日、廢造宮職、二十五日、僧綱言、諸國講師一任之後、不聽輙替、除講說外、不預他事者、欲弘敎利人也、今聞或垂老死、情無知足、既倦講席、何堪誨導、竟使汙法墮罪、背師棄資、加以國司等檢掌伽藍諸寺綱維趨走府廳、道俗異形、豈宜如此、請以大智任講師、以小識補讀師、限六年爲期、寺事委任講師、則用人之法永存、媚俗之恥自息、敕、講師年限依請、但年少之輩、未練戒律、宜補年四十五以上者、若有自事衒賣、妄求俗擧者、永從擯出、以懲後輩、綱維受屬、亦撰情論之、又部內諸寺、國司講師相共檢校、不得獨恣、

二十五年丙戌、春正月七日、敕停五位已上進裝馬、二十六日、敕、
攘災殖福、佛敎最勝、誘善利生、無如斯道、夫諸佛出世、欲覺一切
衆生、然衆生之根、或利或鈍、故如來之說、有頓有漸、所有經論、其
趣不同、開門雖殊、竟期菩提、今欲興隆佛法、利樂群生、凡此諸業、
廢一不可、宜華嚴天台律各二人、三論法相業各三人、分業勸催、
共令競學、須依本業疏、讀金華金光明二經、經論之中、問大義十
條、通五以上者、乃聽得度、若二業中無及第者、暫闕其分、省寮僧
綱相對案記、待有其人、後年重度、不得彼此相奪、廢絕其業、受戒
之後、皆令讀誦二部戒本、諳案一卷羯摩四分律鈔、更試本業十
條、戒律二條、依次差任立義複講及諸國講師、自今以後、永爲恆
例、延曆之政、精明果斷、夐出於前代矣、其於僧徒執法、不少假借、
故聖武以後、佛事之興、至是大革、及平城嵯峨二帝、承其餘烈、紀
綱不弛、屡檢正僧徒、故雖信佛法、猶未爲太甚也、三月十五日、帝

大漸、十七日、赦、延曆四年流人已放還者、不論存亡、悉復本位、是
日、帝崩于正寢、年七十、諡曰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尊、又諡桓武天
皇、世稱栢原天皇、置國忌齋於西寺、帝天資好武、剛明英毅、臣民
畏服、帝終始銳意政事、矯正時弊、督勵百官、紀綱振肅、盜賊稀少、
竟能奠都平安、外攘醜類、一勞永逸之業、後世賴焉、當時臣民亦
皆尚事功、以其私物、造池溝、修船瀨、賑窮民、助軍糧、以爲貢獻者
頗衆、菅野眞道評帝曰、仁被渤海之北、威振日河之東、毛狄屏息、
貊種歸心、化前代之未化、臣往帝之不臣、自非魏魏盛德、其孰能
與於此者、

賴襄曰、桓武卽位未百日、卽下詔罷員外官、國司奸濫者、任雖
未滿、貶降、夫國司之奸、毒被國內、黜一人而一國悅、猶有說也、
罷員外之官、必招失職之怨、以常情觀之、始臨宇內、宜布恩德、
收人心、故古今人主之卽位、往往大赦與改元並出例也、今下

如此之令、人情所不樂、而桓武首行之、汲汲如不及、何哉、王者
之恩、不在小惠、顧天下之利害、民便安與否而已、是庸主之所
畏憚、而英主之所斷不顧也、明年改元、省造宮敕旨二省、法花
鑄錢兩司、隸之內藏、其二年罷百官賀正、禁私建寺、其九年廢
三關、併其糧仗於國府、其十二年改攝津職爲國司、其十六年
罷筑前國司、隸太宰府、而最後因藤原緒嗣言、廢造宮職、停陸
奧兵役、夫帝者、如何君哉、營無前之宮城、闢未收之版圖、其精
神氣力、百倍前代人主、可知也、而觀其他所爲、於凡天下之事、
物所舉少而所廢多、嗚呼可謂明於治體也、蓋國家之患、每病
力之不給、人主者收天下之物、而支配之天下者也、以爲已之
有、而暴殄之者、謂之昏主、不足言也、其次知其不給、而無奈之
何也、鰓鰓然議之、或計增尺寸之利、而終無成事、左支右吾、不
敢有所爲者、今古一也、天下之費、有不得已者、有得已而不已

者、帝之所廢、得已者也、如其營宮開邊、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者、
何代無之、拘於故常、以爲不可去、如人之有胼拇贅疣、割而去
之、未必傷性命也、而怯夫護之以終身、故胼拇贅疣、非勇者莫
能決之、無益之費、無用之官、非英主莫能省之、省一無益者、則
息天下物力之一分、日積月累、乃綽然而有裕、以有裕之本、以
臨天下、天下何事不可成、宜乎帝之能舉前代所不能舉哉、故
吾贊桓武之業、不於其舉、而於其廢、廢者所以舉也、

平城天皇

平城天皇、諱安殿、桓武帝長子也、母皇后藤原乙牟漏、內大臣良
繼女也、寶龜五年八月十五日、生、初爲親王、名小殿、延曆二年、改
今名、四年九月、皇太子廢、十一月、立爲皇太子、七年正月、加元服、
及長聰敏、玄鑑宏達、博綜經書、工於文藻、二十五年三月、桓武帝
崩、皇太子哀慟不能起、參議近衞中將坂上田村麻呂、春宮大夫

藤原葛野麻呂扶之遷東廂、是日、有血灑東宮寢殿、十九日、以葛野郡宇太野爲山陵地、西北兩山有火自焚、二十二日、日赤無光、兵庫夜鳴、皇太子謂公卿曰、奄丁酷疚、若寘湯火、今災眚頻見、責深在予、但崇德消災、著在前修、內外群官、勖匡治道、以補不逮、其近仗之甲、盡從脫卻、其諸國關津、宜停其守、公卿言、近仗著甲、及固守關津、往古恒制、不唯今日、報曰、大行天皇、聖德弘茂、海內淸平、有何疑貳、喪服加甲、非所以枕伏草土、攀慕哀號者也、又固絕關津、令人擁滯、煩民害農、無深於此、宜下所司、咸以開通、二十三日、日赤無光、大井比叡小野栗栖等山焚、煙灰晝晦、皇太子謂營山陵地近賀茂神、恐觸神怒、致此災乎、卜之、果有祟、皇太子曰、初卜山陵、筮從龜不從、今災異頻見、可不愼歟、卽自禱祈、火立滅、二十五日、皇太子猶御粥、無餘味、群臣固請進膳、從之、四月七日、葬桓武天皇于紀伊郡柏原陵、十三日、神王等上啓、請卽位、二十一

日、權中納言藤原乙叡罷中衞大將、以中納言坂上田村麻呂兼中衞大將、田村麻呂苅田麻呂之子也、二十四日、右大臣神王薨、性恭謹、少文、雖居顯貴、遂克保終、遺言辭賜鼓吹、稱吉野大臣、是日、敍攝津住吉神從五位下、以遣唐使祈也、五月六日、令曰、頻年不登、民食惟乏、雖出擧公稻、而猶多阻飢、因茲民間通財、更事乞貸、報償之時、息利兼倍、遂使富强之輩、資粱有餘、貧弊之家、糟糠不厭、宜貸正稅、濟彼絕乏、須差使覆錄貧人、結保給之、若有亡者、令保內塡、其情涉愛憎、退弱進强、及補塡未納、兼收私債者、發覺之日、必處重科、待民稍給、乃從停止、七日、群臣再上表請卽位、十六日、停諸國雜贄腹赤魚木蓮子等、十八日、皇太子卽天皇位于大極殿、時年三十三、改元大同、

大同元年丙戌、夏五月十九日、追尊皇太后、曰大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弟神野親王爲皇太弟、以中納言藤原內麻呂爲右

大臣、參議藤原園人爲皇太弟傅、園人參議楓麻呂之子也、初桓武帝寵任中納言藤原種繼、納其女東子、種繼又有女曰藥子、適中納言藤原繩主、生二女、長女以選入皇太子宮、藥子以東宮宣旨、出入臥內、太子私焉、桓武帝惡而逐之、太子旣卽位、徵爲尙侍、甚嬖之、二十四日、置六道觀察使、六月九日、追冊故妃藤原帶子爲皇后、十日、手詔曰、曩者以國郡司多乖朝委、功罪十六條、令量其狀迹、隨事貶黜、爾後至今、空設憲章、未聞遵行、是則所司不練之所致也、故今量置使者、宜依條章、以施黜陟、但其小事、遣判官以下督察、又敕諸王及五位已上子弟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敎習、十三日、度僧尼二百、薦桓武帝冥福、十九日、制、頃年追孝之徒、心存哀慕、事從豐厚、如貧者或賣田宅、至喪家產、功德唯在誠心、豈問物之多寡、其充誦經布施、親王一品商布五百段以下、二品三百段以下、三品四品各二百段以下、諸王諸臣一位準一品、

二位準二品、三位準三品、四位一百段以下、五位五十段以下、六位以下三十段以下、各守定制、勿相踰越、宜三七日若七七日、一度施捨、其非商布者、亦宜準此數、閏月十六日、廢勘解由使、秋七月七日、敕、畿內敕旨田、或分用公水、新得開發、或初墾埆地、遂換良田、且託言敕旨、以開私田、宜遣使勘察、若王臣有此類、亦宜同檢、十三日、公卿奏、卽吉之後、宜御新宮、請豫營構之、帝慮勞民力不聽、八月四日、免畿內遭水百姓調徭、賑給七道、十九日、武藏獻白烏、賜獲者伊福部淨主稻五百束、是月、霖雨不止、洪水汎濫、諸國多被其害、二十二日、敕、夫功德之興、因心各別、甲構堂宇、乙寧得衰、是以大小諸寺、皆有檀越、田畝資財、隨分施捨、如聞、王臣勢家、不顧本願、擅逐檀越、改替綱維、田園任意、號稱己寺、若有此類、五位其名奏聞、六位禁身上進、二十七日、敕、諸寺檀越或佃寺田、不納租米、或費燈分、不事燃燈、或貸錢物、經年不還、奴婢牛馬、役

用私家、如此之流、觸類弘多、加之寺山樹木、任意斫伐、愛憎自由、改補三綱、有一於此、登日檀越、自今有犯、科違救罪、國司三綱知而容隱、亦與同罪、九月九日、敕修左右京堤、二十三日、以水旱穀貴、遣使封左右京及山崎難波二津酒家甕、冬十月三日、敕停去年所置防人四百十一人、遷近江夷俘六百四十人於府爲防人、每國掾一人專當其事、驅使勘當、察情從宜、祿物公糧、一依前格、但防人糧永口分田者、以前防人乘田給之、中納言紀勝長薨、性寬雅好賓客、接對不倦、宴饗之費、不問出入、善步射、容儀進退堪爲世範、但耽愛犬馬玩好之物、頗累物議、子興道承父業、亦善射儀、大同中有伴和武多麻呂、亦傳其術、後世武人並用其法云、五日、敕、內典之門、持戒爲首、苟有犯破、執弘厥道、緇徒之禁、具載科條、凡在非違、準法應勘、今得少僧都忠芬狀、僧尼行業、或不如法、即律敎中、已設明制、禁斷之事、請準敎旨、宜依所請、任令遵行、但

殺人姦盜、其罪至重、隨犯還俗、一如外法、十一日、改葬桓武天皇、以山陵爲水壞、敕天下素服擧哀、十二日、陸奧出羽按察使田村麻呂奏、郡司之任、職員有限、然邊要之事、不同中國、請任幹了勇毅之人、以爲應變制敵之備、許之、十三日、敕曰、凡貢氏女、事明令條、皆限四十已下、十三已上者、然年齒尙弱、心志未定、自今以後、宜采年三十已上、四十已下、無配偶者、或欲適人者、必令貢代、十八日、定河內攝津分堺、晦、禁夜祭奏琴歌、十一月六日、太宰府管內諸國、連年水旱疾疫、田園荒廢、因免筑前肥前二年、筑後肥後豐前豐後日向大隅薩摩壹岐一年租、十三日、以皇女大原內親王爲伊勢齋、是歲、以伊賀備後安藝周防紀伊淡路頻年不稔、免田租什之四、限六年、先是正六位上高橋遠成聘於唐、是歲以橘逸勢僧空海還、初逸勢爲留學生、以二十年爲期、然以唐主供給甚薄、不能留而還、

二年丁亥、春正月十二日、以去年遭水、免丹後加佐郡租調、遣使於香椎宮、獻唐信物、十七日、又獻諸山陵、二十日、勸課天下百姓、植桑漆、二十七日、賜唐綾錦香藥等於參議已上、二月十四日、左京人調田庭繼、坐毆父、流于伊豆、三月九日、制、夷俘之位、必加有功、而陸奧國司誘致夷俘、或授位階、或補村長、寔繁有徒、其費無窮、自今以後、不得輒授、若有功効灼然者、按察使處分、然後敘補、國司不得輒行、是春、山陽道觀察使藤原園人奏、請播磨以近都雜用繁多、民疲運輸租、望減省五百戶、移付東國、收屬不動、庶息民滋儲、又請西海道吏、非秩滿、不聽輒入京、以紓民迎送之勞、東山道使兼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緒嗣奏、方今緣邊鎭兵三千八百、歲糧五十餘萬束、加每軍興、必課糧東國、杼軸空竭、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奧公廨、以陸奧廨留收官庫、則公私俱便、並奏可、夏四月十六日、詔罷參議、置觀察使、二十二日、改近衛府爲左近衛府、

中衛府爲右近衛府、六衛竟爲永制、或稱曰四衛二府、五月朔、雨雹、五日、幸北野新埒、以備騎射、帝親臨御馬臺、十三日、廢聖武帝國忌、十六日、停諸國貢采女、二十五日、地大震、六月十五日、雨雹、秋七月二十四日、聽畿內國守以下私佃、八月八日、遣使奉神寶及唐信物於大神宮、十九日、頒應法十五條、九月九日、觀射於神泉苑、詔停正月射禮、移于是日、敕、九日者菊花節也、而比年停廢、朕聞時不可虛拋、自今復置此宴、賜親王已下物、二十八日、敕、巫覡之徒、妄說禍福、庶民之愚、仰信妖言、淫祀斯繁、厭咒亦多、積習成俗、虧損淳風、自今已後、宜一切禁斷、若深崇此術、猶不懲革、事覺之日、徙於遠國、所司知之不糺、鄰保匿而相容、並准法科罪、是秋、五行幸神泉苑、冬十月十六日、停內豎、隸左右舍人、十九日、公卿議奏、國司交替、限以四考、宜以六歲爲限、從之、二十三日、太宰府言、壹岐多褹兩島校出隱田一百四十町、請準諸國、賜島司、許

之、二十九日、御禊葛野川、晦、皇弟中務卿伊豫親王謀反發覺、伊豫爲桓武帝所愛、多營別業、帝屢臨幸、及帝崩、藤原宗成勸伊豫潛謀不軌、伊豫拒之不從、而猶未以聞、伊豫舅大納言藤原雄友告之右大臣內麻呂、伊豫大懼、遽奏宗成勸反狀、即繫宗成於左衛士府按驗之、宗成引款曰、首謀反逆者親王也、帝震怒、群臣莫敢諫者、左近衛中將安倍兄雄諫之、固保其無罪、帝不聽、遂遣兄雄及左兵衛督巨勢野足等、率兵圍其第、十一月二日、停大嘗、是日、幽伊豫及母夫人藤原吉子于川原寺、削屬籍、不通飲食、十一日、以黨伊豫流大納言藤原雄友於伊豫、罷中納言藤原乙叡、貶北陸道觀察使秋篠安人、爲造西大寺長官、宗成亦處流、十二日、伊豫及夫人仰藥而死、時人冤之、親王子高枝等皆遠流、侍從中臣王坐黨與考問不服、嬖臣激帝、加以大杖、王背爛而死、藤原仲成尋爲北陸道觀察使、後詔復夫人及親王號、贈親王一品、讀經

薦其冥福、貞觀五年修御靈會於神泉苑、伊豫及夫人預焉、十三日、敕停正月七日十六日二節、十二月、京師疫、遣使賑給之、是冬、烏雀乳、桃李華、

三年戊子、春正月七日、賑給京師疫民、十二日、給醫藥於疫民、十三日、遣使收掩疫死道上者、給病民米鹽豉、二十日、詔併省畫工漆部筥陶鍛冶等十餘司、二十六日、給右京疫民綿、二月四日、敕曰、今聞往還百姓、在路病患、或因飢渴、以致死亡、是誠所司不存格旨、村里無意看養也、頃者疫癘、死者相仍、屍體無斂、露委路傍、甚乖掩埋之義、宜令諸國巡檢恤撫、一依先格、所有之骸、皆悉收斂、滅大學直講博士一員、置紀傳博士、二十四日、御大極殿、祈禱各神、以禳天下疫、二十九日、詔以先帝及皇太后忌辰、停三月三日節、是月、從五位下齋部廣成上古語拾遺、其卷尾曰、前件神代之事、取信寔難、然我國家神物靈蹤、今皆見存、不可謂虛、但世尚

朴、禮樂未明、制事垂法、遺漏尤多、方今聖運初啓、須要易鄙俗於往代、改粃政於當年、若不然者、竊恐後之見今、猶今之見古、廣成朽邁之齡既逾八十、忽然遷化、含恨地下、庶斯文之高達而被天監之曲照、

藤井臧曰、我邦上世朴素之風、至平城帝時、猶存者多、而使時人恨其文飾不足、臧讀齋部廣成古語拾遺卷尾之數言、以得知之、至昌泰延喜之間、人皆過於文飾、而使時人憂其奢侈、臧讀三好清行意見封事篇首之一論、以得知之、世之相去纔百年、而奢儉變遷卒如此、可見自儉入奢之易也、伏惟延曆大同之馭寓、殿宇庭闕、非不壯麗、蓋唯朝儀典故、尚有質勝文者、廣成以爲鄙俗、欲使其彬彬焉、不亦君子之徒乎、然俾廣成脫在昌泰延喜之後、那有拾遺卷尾之語、必也若清行封事首篇之論而後已矣、讀拾遺者、其知之哉、

三月二十二日、黃雨、二十七日、大田親王薨、二十八日、黃雨、夏四月二十一日、淡路飢、發播磨穀賑給之、二十四日、行幸神泉苑、是月、有二鳥、集若犬養門樹枝上、接翼交頭而死、終日不墜、時人以爲藤原仲成兄妹招禍之兆也、五月三日、衞門佐安倍眞直、侍醫出雲廣貞等上大同類聚方一百卷、五日、以疫停馬射、敕曰、如聞大同元年洪水爲害、餘弊未復、去年以來、疫癘流行、橫斃者衆、顧彼困厄、深懷矜愍、思施恩德、以慰黎烝、其被水損七分已上戶、所擧正稅未納、宜悉免除、七日、幸神泉苑、停諸國貢相撲人、八日、差使療左右京病民、十日、詔免飢疫諸國今年之調、藥療醫救、十三日、幸神泉苑、十六日、初太宰府帶筑前國、中間沿革不一、逮延曆十六年、廢國隸府、其後府官攝行國政、彼此相諉、不力吏務、百事廢闕、逋欠甚多、至是命省太宰府監典各二人、量置筑前國司、守一人、介一人、掾一人、大少目各一人、二十一日、祈雨、二十三日、雨、

群臣稱慶、奏樂賜物、晦、賑但馬飢、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四日、敕、鎮將之仕、寄功邊戍、不虞之護、不可暫闕、今聞鎮守將軍從五位下兼陸奧守百濟王敎俊遠離鎮所、常在國府、儻有非常、何濟機要、邊將之道、豈合如此、自今以後、莫令更然、十五日、以天下無事、詔、減省自七衛府雜任以下、員伍稠疊者、使公卿詳議奏聞、十六日、陸奧鎮守官人遷代之期、未有年限、自今以後、一同國司、二十二日、廢衛門府、併左右衛士府、號曰左右靭負府、分配門部、其左衛士府、廢主帥六十人、定衛士五百人、置門部百人、左兵衛府、定兵衛三百人、使部十八人、右衛士府右兵衛府竝準此、二十七日、行幸大堰、八月六日、令諸國進衙帳、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七日、夜左右兵庫鉦皷自鳴、是月、野狐宿朝堂院中庭樓焉、十餘日而去、九月十一日、太白晝見、十六日、禁私發燧、十九日、敕、去五月詔曰、飢疫諸國、今年之調、宜咸免除、今聞國司等、或免見病之輩、徵

未病之民、宜早下命、莫令更然、其浪人調及中男作物、亦准此、是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三日、聽親王及觀察使已上、幷六衛府次官已上養鷹鷂、二十六日、以大和水田一萬七千五百餘町、比河內和泉、其數無大差、而班田使員、獨倍兩國、從國司請、省使員以除民弊、冬十月七日、遊獵北野、八日、左衛士坊火、十九日、東山道觀察使兼春宮大夫安部兄雄卒、性亮直、有耿介之節、才涉文武、所歷之職、以公廉稱、二十七日、行幸近江大津、修禊、晦、制、稽於前例、大嘗散齋三月、自今以後、以一月爲限、十一月四日、有盜入內藏寮府、十一日、申禁大嘗雜樂伎人以唐物爲飾、十四日、大嘗、晦、右衛士坊火、十九日、授從四位下藤原藥子正四位下、十二月五日、以隼人司隸兵部省、敕、定額隼人有闕、以京畿隼人補之、其衣服糧料、特準衛士給之、凡隼人分番上下、一年爲限、其番上相替者、謂番上隼人、自本國新來者、謂今來隼人、服役本司者、謂司隼人、

番上隼人有闕、即取畿內及近江丹波紀伊隼人幹了者補之、二十九日、以遭水、免伊賀未納稅、是歲、減定圖書寮造紙、造筆、造帙、內藏寮典履、典革造油絁、造御櫛御履、織部司挑文師、縫殿寮染師、內膳司食料理長上、藥師寺西大寺法華寺秋篠寺木工長上、東大寺別敕長上、前後竝從沙汰、明年以職務間繁、定諸省寮司職臺史生員、或新置、或加置、或省減、各有差、

四年己丑、春正月二日、授正四位下藤原藥子從三位、十日、停七日十六日諸國獻珍味、十五日有犬吠于大極殿西樓上、群烏數百翔其上、十八日、敕諸國各寫大般若經一部、供養名神、二月五日、敕、倭漢總歷帝譜圖、天御中主尊標爲始祖、至如魯王吳王高麗王漢高祖等、接其後裔、倭漢雜糅、敢垢天宗、愚民迷執、輙謂實錄、宜使諸司官人等所藏皆進、若有挾詐隱匿乖旨不進者、事覺之日、必處重科、當時錄氏族者、又有諸民雜姓記、諸蕃雜姓記等

書、大概採擇不精、謬誤居多、皆識者所不取云、二十六日、不豫、閏月九日、敕諸國進膂力人、十四日、廢減供御及年中資用諸司官人月俸、三月九日、雷、雨雹、夏四月朔、帝寢膳寖不安、是日、傳位皇太弟、徙御東宮、帝識度沈敏、躬親萬機、克己勵精、省撤煩費、弃絕珍奇、法令嚴正、群下肅然、然性多猜忌、殺伊豫親王子母、逮治者衆、嗣位之初、未踰年而改元、晚惑溺內寵、政自婦人、世以譏焉、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嵯峨天皇

嵯峨天皇、諱神野、平城帝同母弟也、延曆五年九月七日、生、故事每皇子生、以乳母姓爲之名、帝乳母姓神野、故名焉、帝幼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隸、神氣岳立、有人君之量、桓武帝尤鍾愛之、初爲親王、十八年二月、加元服、二十二年正月、叙三品、遷中務卿彈正尹、大同元年五月、立爲皇太弟、四年四月朔、平城帝因疾禪位、皇太弟抗表固辭、不聽、十三日、卽天皇位于大極殿、年二十四、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內麻呂、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並如故、十四日、詔立皇姪高岳親王爲皇太子、以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爲傅、大納言小黑麻呂之子也、十

六日、赦、令諸國修造神社、二十日、敕使諸道觀察使兼外任、收其元封、以助國用、二十八日、以上皇不豫、詔大赦天下、又令天下禁斷殺生、七日、濱水百姓以漁爲業者、量給糧焉、五月二十二日、以霖雨賑給京師、二十五日、祈晴、二十七日、大炊寮廩災、六月八日、祈雨、十三日、立三品高津內親王爲妃、橘嘉智子、多治比高子爲夫人、內親王桓武女、嘉智子內舍人清友女、高子從五位下氏守女也、秋七月朔、修藥師法於十安殿、限七日、以禱上皇不豫、三日、禁獵於大原栗前水生日根等野、十七日、祈雨、十九日、大風、八月五日、又大風、十一日、以皇女仁子內親王爲伊勢齋、晦、帝覲上皇於左兵衛府、九月三日、以旱疫停役諸國脚夫於京師、五日、暴風倒屋、二十七日、頒觀察使起請十六條於天下、冬十月朔、渤海使高南容來、獻方物、十一月五日、上皇遷右近衛中將藤原眞夏、左馬頭藤原眞雄、左少辨田口息繼、左近衛少將藤原貞本等於平

缺

缺

缺

缺

不相能之事、及帝崩、仲成竊補舊文、至是再刪之、帝哀伊豫親王之寃、召其子高枝等入京、返給資財田宅、高枝與兄弟議、均分男女、時人稱之、又召還藤原雄友復本位、是後朝廷不復行死刑矣、

論贊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下、孰有不奉君父之命者哉、上皇信憸邪之言、欲奪已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上皇得志、則立招禍亂、喪祖宗之天下必矣、故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之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明於見事、故能選將決機、哲婦兇竪、不日而戮、聲欬肅清、畿甸寧謐、奉養上皇、勤於溫凊、及釋萬乘之重負、退享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烏能至此哉、

山縣禎曰、上皇既禪位、又欲奪之、不義亦甚矣、然亦唯爲憸邪

惑而已、帝若爲天下慮、則與大臣謀、速誅仲成藥子、以除君側之邪慝、然後奉璽上上皇、謝罪避位、棄天下、猶脫敝蹝、則善矣、父子者天倫之尤重者也、父子以兵相爭、則悖倫理亦大矣、帝之英明、而義理有所未盡惜哉、

賴襄曰、前史稱帝恐田村爲平城用、遽進其爵、爲大納言、故田村効力濟難、審如是、則帝之所爲、與崇德之遽授源爲朝職人何異、雖爲朝也、聞命益怒、況爲田村者乎、知帝之當事急、以此餌我也、寧肯欣然受之耶、夫明主之用才賢、在於平昔、加以恩禮、付以職位、其相感孚也有素、是以臨難不苟免、有以濟大事、綏則舍之、急則用之、是庸主所爲耳、臣之庸者、猶不可以此驅、烏可以使天下之豪傑哉、果可以使、則其人非豪傑也、何以濟事、當桓武之時、田村以平東夷功、擢爲近衛中將、及桓武崩、扶平城下殿、遷東廂、蓋以遺託扶嗣王、以定衆心、既當大臣之任、

矣、已而進中納言、爲中衛大將、中衛之任、自昔爲重任、及定立左右近衛、田村與內麻呂、並爲大將、及嵯峨立、如故、內麻呂已爲右大臣、而田村猶爲中納言、資望不敵、故進爲大納言、固其所也、而適會有上皇之變耳、故田村之重、在於大將、不在大納言也、上皇之還平城、以田村與藤原冬嗣、爲造宮使、是臨時所命、非上皇欲收用之也、假令欲收用、以田村之更事、必見其不成、何遽助其狂謀哉、不然、文屋綿麿以仲成黨見收捕、田村薦其可用而不嫌、嵯峨即聽之、使與之共事而不疑、是可知其情也、如前史所傳、殆以中世以後君臣相市之意揣之耳、不唯不知嵯峨之爲君、又不知田村之爲臣也、此君也臣也、皆爲後世法者也、襄不可不以辨、

十八日、以大納言藤原園人、爲皇太弟傅、十九日、改元、二十九日、渤海遣高南容來貢、冬十月二十七日、禊於松碕川、陸奧言、渡島

狄二百餘人來著部下氣仙郡、非本國所管、令之歸去、狄等云、時是寒節、海路難越、願待來春、許之、十一月十八日、雷、十九日、大嘗、十二月十三日、遊獵芹川野、十六日、先是藥子之亂、帝遙禱於香椎廟、是日遣參議巨勢野足奉幣、二十日、鑄錢司上新錢、長官以下、敘位賜物、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內親王爲賀茂齋、禱與上皇輯睦、賀茂齋始于此、大和河內攝津參河遠江丹波因幡伯耆播磨美作備後淡路讚岐土左飢、遣使賑給之、

二年辛卯、春正月朔、渤海使拜賀、五日、以上殿舍人復爲內豎、丙午、觀青馬、七日觀青馬始于此、二十日、遣大納言坂上田村麻呂等、饗渤海使於朝集院、二十二日、渤海使還、賜崇璘璽書、二月六日、敕、據令條、凡祭祀者所司預申官、官散齋日平旦、頒告諸司、夫散齋之內不得弔喪問疾食肉、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惡之事、今至散齋之日、乃頒告諸司、則諸司惰事、或犯禁

忌、宜改令條、自今以後、散齋前一日、頒告諸司、八日、敕、給糧諸國夷俘、十一日、遊獵北野、十四日、詔曰、夫郡領者、難波朝廷始置其職、有勞之人、世序其官、逮延曆中偏取才良、永廢譜第、今省大納言藤原園人奏云、有勞之胤、奕世相承、郡中百姓、長幼託心、臨事成務、實異它人、而偏取才藝、永絕譜第、爲政則物情不從、聽訟則決斷無伏、伏請郡司之擬、先取譜第、後及藝業、實得其理、宜依來奏、十五日、遷御西宮、改上野爲大國、是月、陸奧薩體幣伊二村蝦夷叛、陸奧出羽按察使文屋綿麻呂、鎭守將軍佐伯耳麻呂、副將軍物部足繼、請發陸奧出羽兵二萬六千人討之、許之、三月、出羽守大伴今人發勇敢俘囚三萬餘人、出賊不意、衝雪掩襲、斬薩體餘孽六十餘人、十日、始令諸國進夷俘計帳、夏四月十四日、敕、刈麥爲芻、禁斷久矣、今聞京邑百姓沽以給急、獲利反倍、苟利於民、何勞禁制、自後宜放禁、十七日、以正四位上文室綿麻呂爲征夷

將軍、從五位下大伴今人、佐伯耳麻呂、坂上鷹養爲副、以討蝦夷、十九日、敕曰、夷狄干紀、爲日已久、雖加征伐、未盡誅鋤、將軍等今將出兵討之、其軍監軍曹、且簡用具奏上、但犯軍法、禁身請裁、隊長已下、依法決斷、國之安危、在此一擧、將軍勉之、時糒鹽器仗不備、涉旬不能發、二十二日、廢陸奧海道十驛、更置長有高野二驛、以通常陸、便告急、二十三日、宮內卿藤原雄友薨、性溫和、不喜怒、姿儀可觀、音韻清朗、至於賀正宣命、推之爲師、二十七日、遣正六位上林東人等於渤海、是月、四幸神泉苑、五月十日、敕文室綿麻呂等曰、塞下之俘、其數稍多、出軍之後、恐生野心、將軍等務加綏撫、勿致驚擾、十二日、行幸神泉苑、自茲數避暑於此、十九日、敕文室綿麻呂等曰、將軍等二月五日奏狀言、將以六月上旬、帥兩國軍士、分路進討、糒鹽器仗、皆已貯備、而今月十二日來奏稱軍士資糧、令國司儲備、又遣大伴今人巡行管內、簡閱軍士、是知征戰

之具、猶有闕乏、前後來奏、一何相乖、加以國家之忌、及大歲同在
東方、兵家所避、不可抵觸、宜今年具儲峙、以來年六月進征、又撿
延暦十三年例、征軍十萬、軍監十六人、軍曹五十八人、二十年征
軍四萬、軍監五人、軍曹三十二人、今將軍等准承前例、所定四十
七人、權用十五人、夫四萬之軍、而軍吏不滿五十、今日二萬、何超
六十、仍議定軍監十人、軍曹二十人、宜精選充用以聞、二十日、以
諸國連疫、敕賑恤窮老、二十一日、申禁農民食魚飮酒、二十三日、
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坂上田村麻呂薨、年五十四、田村麻呂歷
將邊兵、每出必捷、征夷之功、以田村麻呂爲首稱、帝思其功、詔贈
從二位、田村麻呂身長五尺八寸、胸厚一尺二寸、身重二百一斤、
輕之至六十四斤、顏赤眼如蒼隼、鬚髯如金線、平居談笑、老幼親
狎、怒目惡視、猛獸慴伏、勇力絕人、有將帥之量、數征蝦夷、勇健善
戰、世稱爲神人、寬容待士、能得死力、及薨賜山城宇治郡栗栖村

水陸田山林三町、爲墓地、使其屍立棺中、向平安城而葬之、幷甲
冑劍矛弓箭糒鹽瘞之、官使監護其事、是後國家將有事、則其墓
鳴動云、大將每出征、先詣而禱焉、其所佩劍、藏之御府、曰坂上寶
劍、帝親贊其像、深哀惜焉、初田村麻呂出獵、遇僧延鎭、嘉其淸苦、
爲創淸水寺於愛宕郡、弘仁初、請爲官寺、子廣野、勇武有父風、後
爲陸奧守、是後坂上氏多鎭陸奧出羽、以田村麻呂勇名著聞也、
六月朔、以參議巨勢野足兼右近衞大將、兵部卿堺麻呂之孫也、
三日、令諸國進武藝人年三十以下、以補左右近衞、十九日、賜十
三大寺僧尼年八十已上者、人絁二匹、布四端、二十五日、主殿寮
釜無故傾倒、秋七月三日、出羽鎭兵給復三年、四日、文室綿麻呂
等奏、臣等初謂、宜以俘軍一千人委吉彌侯部於夜志閇等襲伐
幣伊村、然彼村夷俘、黨類巨多、若以偏軍臨討、恐失事機、請發兩
國俘軍各一千、待八九月、左右張翼、前後奮擊、八日、備前守藤原

眞雄卒、有膂力、頗能武藝、爲人淸廉不擧人短、十二日、行幸神泉
苑、賜陪侍者錢、十三日、敕曰、聞平城宮諸衞官人等、出入任意、輒
懈宿衞、宜使參議加督察焉、十四日、敕文室綿麻呂等曰、宜與副
帥及國司等議之、國之大事、不可輕略、二十九日、出羽言、降俘吉
彌侯部都留岐言、已等與貳薩體村夷伊加古等久搆仇怨、方今
伊加古等練兵整衆、居都母村、誘幣伊村夷、將來伐已等、願賜兵
粮、先登襲擊、臣等以爲以賊伐賊、軍國之利、給米一百斛、聽其所
願、許之、八月十二日、行幸神泉苑、是夜、有星乍合乍離、狀似相鬪、
十六日、遊獵北野、九月朔、禁本月祭北辰及擧哀改葬等事、以齋
內親王入伊勢也、十二日、大風、十三日、賜遭風者米、十六日、以平
城宮諸衞府官人等、任意離直、申敕少將已上檢校焉、二十六日、
遊獵紫野、是月、桃李華、冬十月二日、林東人等、自渤海還、奏曰、嵩
璘書違例、故却而不受、錄事大初位下上毛野嗣益等在第二船、

洋中相失、不知所之、五日、先是文室綿麻呂阻雨乏糧、請發陸奧
軍士一千一百人轉餉、許之、於是分兵四道並進、直衝賊巢、殺獲
無計、降附相屬、夷地悉平、是日具狀以聞、以上野長野牧賜三品
葛原親王、十一日、詔、衞士兵衞四府之設、禁衞宮掖、職任非輕、所
以防遏姦邪、警戒不虞、其左右衞士兵衞等、宜依舊數、散位大伴
眞本麻呂、右兵庫頭佐伯金山奏、臣遠祖室屋領靫負三千人、左
右分衞、故衞門開闔、奕葉相承、請仍舊名、改衞士爲衞門、從之、十
三日、敕文室綿麻呂曰、將軍之兵略、士卒之戰功、於此而知之、蝦
夷者依請移配中國、俘囚者置本土、勉加教諭、勿致勞擾、初桓武
帝以蝦夷叛亂、歷代不平、遣大伴弟麻呂及坂上田村麻呂討之、
略致平定、然遺類尙逸竄山谷、伺間寇鈔、及綿麻呂等誅餘孽、邊
患始息、二十四日、遊獵栗前野、二十七日、遊獵紫野、十一月九日、
以伊勢頃年多事、百姓勞擾、免今年田租、二十八日、改左右衞士

府、曰、左右衛門府、十二月六日、新羅賊船三艘至對馬、七日、二十餘艘又至、殺五人、擒四人、十二日、賞文室綿麻呂以下征蝦夷將士功、各進品秩、十六日、地震、十七日、遊獵大原野、閏月九日、日有抱氣、十一日、文室綿麻呂奏、官軍一擧、寇賊無遺、當發鎭兵、永安百姓、然城柵等器仗軍糧未遷納、伏望置一千人以充守衛、志波城屢被水害、須遷於便地、伏望置二千人守之、待遷訖解之、留千人永爲鎭戍、兵士之設、爲備非常、既無遺寇、何置兵士、但邊國之守、不可卒停、伏望置二千人、餘悉解之、自寶龜五年至今三十八年、邊寇屢動、警備不絕、百姓罷弊、未得休息、伏望給復四年、其鎭兵者以次差點、輪轉復免、並許之、十四日、遊獵水生野、十九日、以出羽百姓勞軍役、給復三年、是歲、朝野鹿取敘從五位下、以帝在潘時有侍讀之勞也、鹿取少遊大學、頗涉史漢、兼通漢音、後至越中守、以吏幹聞、

三年壬辰、春正月五日、太宰府以新羅警、告管內及長門石見諸國、發兵守要害、九日、兵衞有異才者、每府四人、準近衞給別祿月糧、二十五日、遊獵栗前野、二十六日、制陸奥出羽按察使正五位下官、今改爲從四位下官、二月十二日、行幸神泉苑、覽花、命文人賦詩、花宴節始于此、十四日、遊獵水生野、十五日遊獵交野、三月二十日、敕、大同初令畿內講師專預講說、諸寺雜事、皆付僧綱、唯國分寺、國司講師相共檢校、自今部內諸寺、宜令講師永加檢校、國分二寺、國司共檢、其造寺用度、講師勘錄、每年進僧綱、遷替之日、依例責其解由、諸國亦宜準之、夏四月二日、立膽澤鎭所、爲府、號鎭守府、定其官員、將軍一員、軍監一員、軍曹二員、醫師弩師各一員、將軍傔仗三員、將軍常鎭陸奥、府國相並爲政、其後出羽復置秋田城、遣守若介、專當其事、而鎭守府最爲邊要重寄矣、至是定屯田一百町、爲鎭守儲、六日、行幸神泉苑、十六日、敕、僧尼之制、

事明令條、男女之別、非無禮法、頃者諸寺僧尼、其數寔繁、外託勝因、內虧戒律、精進之行不著、淫犯之徒屢聞、僧綱顏面、不加捉搦、官司寬容、無心糾正、又法會懺悔之日、男女混淆、彼此無別、非禮之行、不可勝論、傷風敗俗、莫甚於此、永言其弊、理合懲肅、宜令京畿諸國嚴加禁斷、若不遵承、容受一人以上者、並科違敕罪、所司不糾、亦與同罪、其有疾病、就寺治療、及請僧看護者、聽僧綱講師處分、檀越勾當寺事者、聽令暫入、不得因此經宿留連、但寺家奴婢及尼寺鎭等、不在禁限、五月三日、敕、申禁諸國司公廨田外營水陸田、是日、制、神社有封者、神戶修造、無封者無人修造、自今以後、宜令禰宜祝等修造、每有小破、隨即修葺、國司屢加巡檢、不得使致大破、若禰宜祝等不勤修理、致破壞者、並從解卻、其有位者即追位記、白身者決杖一百、國吏不檢閱、有致破壞者、遷替之日、拘其解由、但遭風火非常之變、不堪修造者、亦奏之、四日、敕、伊勢

多氣度會飯高飯野等七郡神戶百姓等、緣徵正稅、必加刑罰、已亂齋事、或致逃散、是以昔年停出擧、自茲以後、借求富民、至于報償、加利數倍、擧者有罪、償者受弊、明年以後、神稅之外、擧正稅十三萬三千束、以其息利、充齋宮用、十二日、行幸神泉苑、十八日、賑給京師飢民、二十一日、敕、經國治家、莫善於文、立身揚名、莫尚於學、是以大同之初、令諸王及五位以上子孫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庶使拾芥磨玉之彥、霧集於環林、呑鳥雕蟲之髦、風馳乎璧沼、而朽木難琢、愚心不移、徒積多年、未成一業、自今以後、宜改前敕、任其所好、稍合物情、二十六日、公卿奏請、刊定令條不便者、許之、六月二日、令參議紀廣濱、陰陽頭阿倍眞勝等十餘人讀日本紀、從五位下多人長講之、是日、置諸國夷俘長、三日、遣使攝津、造長柄橋、五日、薩摩蝗、免逋負稻、五日、神祇官言、住吉香取鹿島三神社、二十年一改作、積習爲常、其弊不少、須除正殿外、隨破

修理、永爲恒例、許之、十六日、開官倉、減價糶貧民、二十三日、敕頃者緇徒多犯法禁、所司寬縱、專任律敎、不加推勘、朝憲稍弛、爲弊良深、自今以後、僧尼犯罪、不論輕重、一依僧尼令糾之、二十四日、行幸大堰、祈雨、二十七日、小鳥生大鳥、秋七月、旱疫、二日、御大極殿、奉幣伊勢大神宮、七日、行幸神泉苑、觀相撲、命文人賦七夕詩、二十四日、行幸神泉苑、賜陪侍者錢、八月八日、流僧眞勝於多褹島、以與女同車也、九月三日、陸奧田夷三百九十六人、請改姓爲公民奉課役、許之、六日、遊獵北野、十日、左近衞大將藤原內麻呂、右近衞大將巨勢野足上表曰、左近衞、從前依數長直、職掌既重、儀式亦殊、晝夜警衞、不離禁中、常在宮省、周知出入、大同中爲左右府、即停長直、一從番上、自是上番下番、遞去遞來、苟守當番之直、不顧長久之法、坐作進退、稍忘其儀、臣等猥以庸虛、得預簪紱、職司宿衞、身統禁兵、請左右近衞府、每府簡其驍勇者五十人、依

舊長直、自餘相副又令番上、許之、二十日、申禁距東大寺方各二里之間殺生、二十五日、遊獵大原野、二十六日、敕曰、怪異之事、聖人不語、妖言之罪、法制非輕、而諸國信民誑言、言上寔繁、或言及國家、或妄陳禍福、敗法亂紀、莫甚於斯、宜令諸國嚴加檢察、自今以後、輙稱託宣者、不論男女、隨事科決、但神明灼然、其驗尤著者、國司檢察、依實言上、冬十月六日、右大臣兼左近衞大將藤原內麻呂薨、贈左大臣從一位、稱後長岡大臣、內麻呂少有令望、德量溫雅、歷事三朝、皆被親重、上有所問、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犯顏、凡典樞機十有餘年、靡有愆失、廢太子侘戶好害名流、有一惡馬、御必蹎蹶、嘗使內麻呂乘、欲見其傷損、以爲快、馬低頭不動、被鞭廻旋、時人以爲非常之器、十二月二日、施調綿一萬五百屯於七大寺常住僧、及內供奉十禪師、五日、以大納言藤原園人爲右大臣、參議藤原冬嗣兼左近衞大將、冬嗣右大辨內麻呂之子

也、二十一日、遊獵芹川野、

四年癸巳、春正月二十六日、遊獵栗前野、二月三日、治部省言、僧尼出家、授之度緣、受戒之日、重給公驗、據勘灼然、眞僞易辨、勝寶以來、受戒之日、毀度緣、停公驗、只授十師戒牒、此之爲驗、於事有疑、如不改張、恐致姦僞、請不毀度緣、永爲公驗、從之、其僧尼有身死及還俗者、其度緣戒牒、速令進省、省歲終告官毀之、十六日、遊獵交野、十八日、遊獵水生野、二十五日、制、損稼之年、賑給土民、而不及俘囚、自今以後、俘囚亦預賑給、二十九日、行幸神泉苑、三月十八日、太宰府言、新羅人到肥前小近島、土民與之戰、殺獲百餘人、二十六日、太政官符、明法生出身與他業異、通八已上、乃預叙例、七條以下皆爲不第、學者以是倦怠、罕習其業、自今以後、宜試通六七條、任國博士、以勸生徒、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日、行幸皇太弟南池、命文人賦詩、右大臣藤原園人獻和歌、帝和之、五

月二十五日、敕曰、治國之要、在於富民、民有其蓄、凶年是防、故禹水九年、人無飢色、湯旱七歲、民不失業、今諸國之吏、深乖委寄、或差役失時、爲廢農務、或專事侵漁、無心撫字、因此黎元失業、飢饉相尋、非緣災祲、常告民飢、年年賑給、倉廩殆罄、儻有災害、何以相濟、自今以後、非有田業損害、及疾疫等、不得輙請賑給、六月朔、禁京畿百姓棄病者、二日、以遭水、免石見安藝逋負、三日、大隅薩摩蝗、免未納稅、二十四日、行幸大堰、秋八月十五日、行幸皇太弟南池、十六日、行幸葛野川、九月二十四日、宴皇太弟於淸涼殿、享用漢儀、二十七日、敕曰、邊要之地、外寇是防、不虞之儲、以糧爲重、今大軍頻出、儲糧悉罄、遺寇猶在、非常難測、若無貯蓄、如濟急何、宜以陸奧出羽兩國公廨、混合正稅、每年相換、給信濃越後二國、但年穀不登、無物混合、並有不可得公廨之人、合隨狀移送、依實相換、停止之事、宜待後敕、二十八日、遊獵大原野、二十九日、停對馬

史生、置新羅譯語、冬十月三日、奉幣名神、賽豐稔、四日、遊獵北野、七日、遊獵櫟原野、二十四日遊獵栗前野、是月、以遭風免筑後豐前肥前大隅薩摩租調、二十八日、左中辨兼攝津守小野野主言、猨女之興、國史詳矣、其後不絕、今猶見存、猨女養田在近江和邇村山城小野鄕、今小野臣和邇部等既非其氏、反貢猨女、貪人利田、不顧恥辱、請令所司嚴加捉搦斷、用非氏、太政官符停兩氏貢猨女、定猨女公氏女一人、進縫殿寮以爲恒例、十一月二十一日、敕、夷俘之性、異於平民、雖從朝化、未忘野心、是以令諸國司厚加敎諭、而更乖朝旨、不事存恤、彼所披陳、經日不理、含愁積怨、遂致叛逆、宜令播磨備前備中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豐前守介等、申加敎喩、所訴之事、早與處分、其事不可輙决者、言上聽裁、若撫慰乖方、令致叛逆、及入京越訴者、專當人等、准狀科罪、二十四日、簡諸國介已上一人、爲夷俘專當、是日、遊獵水生野、二十七日、遊獵芹

川野、是歲、竹實、

五年甲午、春二月八日、遊獵栗前野、十六日、行幸交野、是日、鵶鴿無萬數、集陰陽寮枇杷樹、十七日、遊獵交野、十八日、遊獵水生野、二十一日、進山城攝津河內守介等位、賜四位已上衾、侍從弁三國掾已上衣、目以下及郡司綿、各有差、是日、車駕還宮、二十七日、禁山城大和河內攝津近江等諸國四月已前捕小年魚、二十八日、行幸神泉苑、三月四日、右大臣藤原園人奏、大同二年停正月二節、至三年又廢三月節、所以省費也、今正月二節復舊、九月節准三月、弘仁三年已來、更加花宴、顧彼祿賜、庫貯罄乏、伏望九日不入節會之例、須臨時擇定有文藻者、庶絕倖人之望、省大藏之損、又奏、延曆十年駕幸交野、此時禁畿內國司獻物、而頃年託言貢獻、反煩百姓、伏望自今已後、一切禁斷、但臣下私有供進、不在禁限、許之、夏四月二十八日、行幸參議藤原冬嗣閑院第、供張甚

有雅致、群臣獻詩、帝有御製、五月四日、詔曰、新羅王子來朝、若有朝獻之志、準渤海之例、徒欲脩鄰好、不用答禮、給糧却還、有鳥白身黑頭、集太政官厨、八日、詔賜皇子信弘常明皇女貞姬潔姬全姬善姬源朝臣姓、貫右京、皇子賜源姓、始于此、

論贊曰、嵯峨諸子、前爲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十八人、可謂螽斯振振矣、據其賜源姓詔、出身之初、一叙六位、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停封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爲後世慮者、至深遠矣、

十二日、行幸神泉苑、十八日、以俘囚亂、免出雲意宇出雲神門三郡未納稅、二十一日、先是廢太宰府弩師、至是復之、是月、有蟲蠹栢原山陵樹枯、六月三日、神泉苑北垣無故自隤、是日賑京師飢民、十九日、禊於鴨川、二十三日、禁國司恣改造館舍、是月、不豫、始行御贖祭、其後六月十二月一日至八日、御巫行幸爲例、秋七月

十二日、以新錢一千貫、中宮鐵一千鋌、分施諸大寺、十六日、行幸葛野川、二十一日、免大和河內逋租、二十五日、敕畿內近江丹波等、旱災之時、令官長潔齋自祈雨、立爲恒例、閏月六日、行幸神泉苑、十二日、又幸、二十七日、遊獵北野、八月十一日、行幸皇太弟南池、十八日、大和八島寺出嘉禾一莖十八穗、二十五日、遊獵北野、二十六日、遊栗栖野、二十九日、詔曰、頃年以降、春耕候花、不愆溜枝之潤、秋稼垂穎、可餘栖畝之糧、宜委天下國宰、明加檢校、奉官社幣帛、施給僧尼老窮、九月九日、行幸神泉苑、十一日、施京畿七道國分寺僧尼、及老窮綿穀有差、十五日、奉幣名神、以報豐稔、二十七日、遊獵栗前野、日暮御朝日香親王宇治別業、親王獻物、賜侍臣衣被、此時世漸趨奢麗、朝貴衣服華鮮、惟親王天資儉朴、獨無所競、夏日猶澣朝服者再三、時或賣駿馬以充費用、晦、渤海遣大使王孝廉、副使高景秀入貢、冬十月十日、遊獵北野、二十四

日、遊獵水生野、二十七日、太宰府言、新羅二十六人投化、十一月九日、以遭賊亂及供蕃客、免出雲田租、十七日、陸奧言、膽澤德丹二城遠距國府、孤居寒表、狄俘爲羣、野心叵測、不可不備、請預儲糒鹽、實諸兩城、許之、二十日、宴侍臣、奏五節舞、賜祿有差、五節舞妓大甞會五人、新甞會四人、令諸公卿及女御輪番進之、帝尤好內、令諸家擇進舞妓、以爲選納之便、諸家競進其女、費用不貲、或至破產、是後仁明帝亦襲其弊云、二十二日、遊獵芹川野、十二月朔、敕、歸降夷俘、前後有數、仍量便安置、官司百姓、不稱彼姓名、而常號夷俘、旣馴皇化、深以爲耻、自今已後、隨官位稱之、若無官位、卽稱姓名、二十日、又獵于芹川野、是歲、文室綿麻呂奏、出羽軍毅等、常直軍圖、不顧私家、量其勤勞、洵可嘉尙、請準陸奧給以職田、許之、長岑高名爲文章生、高名依兄茂智麻呂、家貧無甔石之儲、事兄有義、後以循吏聞、

六年乙未、春正月朔、渤海使拜賀、七日、宴渤海使、奏女樂、授王孝廉從三位、二十日、饗孝廉等、先是嵩璘卒、子瑜立、至是敕問孝廉曰、嚮遣林東人於汝國、汝國書詞何以違例、孝廉謝曰、世移主易、不知前事、然過而不謝、罪在本國、二十二日、孝廉等還、賜元瑜璽書、諭令遵禮、二月十七日、行幸交野、二十三日、還宮、二十八日、行幸神泉苑、三月二日、制、蕃國之使、入朝有期、客館之設、常須牢固、宜令彈正臺及京職檢校、二十日、敕曰、軍國之要、以馬爲先、今聞權貴之家、求馬邊邑、部內因其不肅、兵馬所以闕乏、宜依延曆六年格、禁買陸奧出羽二國馬、但駄馬不在禁限、夏四月十一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二日、行幸近江滋賀韓崎、皇太弟從之、過崇福寺梵釋寺、停輿賦詩、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衆、大僧都永忠煎茶上之、施御被、遂御船泛湖、國司奏風俗歌舞、五月十四日、薩摩蝗、免調庸田租、十八日、渤海使遇風漂廻、舟楫摧裂、二十三日、令越前

擇大船給之、六月三日、大雷、令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等國植茶、每年獻之、十四日、王孝廉病沒、詔贈正三位、更賜信物、發同、十六日、河內澇、賑給之、二十七日、播磨守加陽豐年卒、豐年該精經史、射策甲科、秉操守義、無所屈撓、自非知己、不敢造接、大納言石上宅嗣禮待甚厚、延居書齋、數年之間、博究群書、識者皆以爲治博過釋道融、御船王、平城帝踐祚、拜式部大輔、時女謁屢行、英賢見排、豐年獨懷素志、玄默自守、及帝傳位、遷御平城、守職不追從、以故得不預亂、固辭職自退、帝惜其材、任播磨守、時人謂天爵有餘、人爵不足矣、初豐年病在宇治、聞故老語仁德帝與宇治稚郎相讓之事、甚高其義、託執柄之臣、請陪葬焉、及卒、敕許之、豐年嘗詣友人小野永見、命筆賦詩曰、白眼對三公、權貴惡之、其操守如此、秋七月七日、行幸神泉苑、十三日、立夫人橘氏爲皇后、夫人多治比高子爲妃、從四位下藤原緒夏爲夫人、緒夏內麻呂女也、二十日、中

務卿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上新撰姓氏錄、初帝憂神武已來、諸氏濫雜、尊卑混淆、詔中務卿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參議藤原緒嗣、陰陽頭阿倍眞勝等、纘成姓氏錄、萬多等乃歷採古記舊史、詳覈本系、删煩正錯、研精十年、上起神武、下迄弘仁、撰定一千一百八十二氏、分爲三體、帝皇之胤、謂之皇別、神祇之胄、謂之神別、漢韓之族、謂之蕃別、其本系不明者、爲未定雜姓、以附于後、勒爲三十卷、至畿外諸國、未進本系、故闕而不錄、至是書成、是日上之、氏族之源、於是始明矣、先是舍人親王上日本書紀、附帝王系圖一卷、其書今亡、其後系譜之書、有王子枝別記、神別記、神別雜氏記、氏族略記等、而今皆已佚、不可考也、至萬多等之撰、捃摭群言、削除塗說、折中删定、稱爲人倫之樞機、國家之檃括也、是後歷朝賜姓命氏、必考於斯書、其僞冒假托者、得因以是正焉、當時又重戶籍之法、其改籍貫者、非承官符、則不得輒移、其鄉貫

姓族、皆有簿帳、以藏于官、故天下諸氏、無非賜姓者、而民無姦濫也、二十四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五日、詔曰、天生黎元、樹之司牧、所以阜財利用、化成天下、是以欲濟弊俗、達且不已、思使農夫有稔熟之歡、婦功無抒軸之歎、而去五月以降、雨水逆溢、田疇不易、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左右京畿內宜免今年田租、是日、國司遷替、以四年爲限、八月朔、日有食之、三日、祈晴、二十六日、遊獵北野、九月二十六日、遊獵大原野、自五月至是月、諸國霖雨、冬十月二十五日、遊獵栗前野、是日、敕定婦人服飾乘車制、十一月二十日、敕、每歲孟冬奏斷死刑、不得延及春月、二十八日、遊獵水生野、十二月十七日、遊獵芹川野、是歲、以頻年不稔、免太宰府管內諸國田租、限三年、

七年丙申、春正月二十五日、雨砂、二十六日、遊獵栗前野、二月朔、日有食之、十六日、行幸交野、二十日、遊獵水生野、二十五日、行幸

典侍小野石子長岡第、二十七日、行幸嵯峨別館、二十八日、以修宮、遷御辨官曹司、三月二十七日、命左右近衛射、中者賜錢、夏四月六日、行幸神泉苑、命左右近衛射、中者賜錢、二十五日、車駕還宮、五月十四日、式部省言、據延曆二十一年敕、賀正不參者、五位以上勿預三節、夫事君之道、高卑惟同、懲殿之罪、理須畫一、而今唯責五位以上、不責六位以下、因茲至日旰、無人引進、伏請自今以後、奪春夏之祿、責不會之怠、則朝儀有序、憲章不墜、從之、六月十五日、先是帝受史記於外從五位下勇山文繼、至是而畢、因授文繼從五位下、二十二日、敕、頃年新嘗會神今食卜定小忌參議一人、供神事、其人有故乃致闕失、自今以後、卜定數人以備補闕、二十六日、行幸大堰、二十八日、神祇官奏、伐高畠山陵樹、祟見卜兆、敕曰、朕情所敬、唯在山陵、而有司不勤督察、致斯咎徵、求之國典、其刑非輕、自今以後嚴加禁斷、秋七月十五日、廢鑄錢司、二十

日、敕、風雨不時、田園被害、此國宰不恭祭祀之所致也、今聞今茲青苗滋茂、庶俾嘉穀盈畝、黎元殷富、宜命畿內七道官長淸愼齋戒、奉幣名神、禱止風雨、莫致漏失、八月十六日、大風、羅城門倒、諸國被害、二十四日、行幸冷然院、二十七日、行幸嵯峨別館、是日、信濃言、去年不登、國內食乏、請穀一萬斛、交關商布、以救窮弊、許之、二十八日、又幸嵯峨、九月四日、不豫、冬十月八日、地震、十日、敕、延曆二十年格云、荒服之徒、未練風俗、馴狎之間、不收田租、其徵收限待後詔、今夷俘歸化年久、漸染華風、宜授口分田、經六年已上者、從收田租、十三日、太宰府言、新羅一百八十人歸化、十二月朔、中納言巨勢野足罷右近衛大將、以參議文室綿麻呂爲右近衛大將、綿麻呂御史大夫淨三之子也、是歲、僧空海創金剛峰寺於紀伊高野山、空海姓佐伯氏、讚岐多度人、幼而穎悟、少遊大學、博學多通、深歸佛法、從僧勤操受虛空藏求聞持法、以三乘十二部

經疑滯居多、始有遠遊之志、延曆中從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如唐、見青龍寺僧慧果、慧果喜曰、我待汝久矣、盡授兩部大法秘密印信、又見罽賓般若三藏、三藏與其所譯華嚴六波羅密經及梵夾、居三歲歸朝、敕流通密乘、空海辨論精審、三論唯識之俊、皆無及者、高野舊係丹生姬神地、至是空海自言神託巫祝、獻地於三寶、因表請賜其地以立禪院、敕許之、乃創立曰金剛峰寺、又敕賜東寺建灌頂院、密敎自此大興、後復賜神護國祚眞言寺、仁明帝時、奏請準唐國內道場、置眞言院於官中、

八年丁酉、春正月二十五日、遊獵芹川野、二月朔、日有食之、九日、遊獵瑞野、十五日、太宰府言、新羅三十三人投化、十七日、行幸交野、二十日、還宮、二月六日、神祇官言、祈年月次等祭日、諸社祝部須參集祭庭受幣供神、而比年未嘗來會、幣帛一百四十裹、收諸官庫、無人可付、伏望準寶龜六年格、頒幣之日、祝部不會者、不論

有位無位、一切解職、許之、夏四月三日、行幸冷然院、二十二日、太宰府言、新羅一百四十四人投化、初太宰府人物殷盛、號爲一大都會、至帝時、管內有課丁六萬二百餘口、是時西海道郷數五百餘、大抵當天下十五分之二云、閏月十六日、行幸嵯峨館、六月二日、祈雨、四日、又祈、秋七月十七日、行幸大堰、攝津言、海潮暴溢、漂沒二百二十人、八月十七日、遊獵北野、九月十六日、中納言藤原繩主薨、性好飮酒、而職務無替、最敦恩義、親族慕之、二十五日、遊獵大原野、冬十月朔、施調綿一萬三百屯于七大寺常住僧、二十二日、遊獵栗前野、二十三日、遊獵水生野、十一月二十三日、又遊獵水生野、二十五日、大雪、賜左右近衛綿、十二月十三日、地震、十四日、遊獵芹川野、十八日、地震、二十日、又震、是歲、正躬王擧文章生試及第、時年十八、正躬萬多親王子、幼而聰穎、入大學、博學能文、後至參議、信濃長門筑前飢、並賑恤之、

九年戊戌、春正月十五日、敕、群臣賀正者、不諳禮容、俛仰失節、威儀有闕、積慣無改、宜令所司、每至季冬、豫加敎習、俾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但參議及三位已上、不在此限、二十四日、遊獵芹川野、二月七日、遊獵栗前野、十六日、行幸交野、十九日、還宮、二十八日、行幸神泉苑、三月十九日、公卿奏、頃年水旱相繼、損害不少、請省減臣下封祿、以資國用、俟年豐稔、即復舊、許之、後復以飢饉故、重減五位已上封祿、災沴減祿始此、自淳和帝後、任大臣者、雖非歉歲、例必上表請減封、然當時公卿率皆有賜田莊園、厚自封殖、減封之表、亦幾乎虛設矣、二十三日、詔、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論男女、一準唐儀、五位已上禮服、諸朝服之色、及衛仗之服、皆依舊儀、是春、大疫、帝親書金字心經、使僧空海慶讃讀之、夏四月二十三日、以炎旱、避正殿下、詔減服御常膳、後宮用度、左右馬寮秣穀、一切省減、仍令左右京職、掩埋道殣、賑給窮乏、又命法官、清

理冤獄、奉幣諸社、祈雨、又詔僧綱轉經、帝及公卿百寮素食三日、是日、太秦公寺災、二十四日、河內飢、賑恤之、二十六日、祈雨、二十七日、改殿閣諸門號、命僧空海書南門榜、橘逸勢書北門榜、西東門帝自書之、皆當時善書、世謂三蹟、旱、五月二十三日、置齋院司、六月朔、日有食之、是月、僧玄賓寂、姓弓削氏、弓削人、嘗患沙門專僧官、又疾族人道鏡所爲、去入伯耆山、桓武帝有疾、詔召之祈禳、帝疾愈、辭歸山、平城帝召入京、將任僧正、玄賓聞之、潛去居備中湯川寺、帝貴其志、詔問不絕、亦灑宸翰、秋七月十四日、祈雨、是月、相模武藏下總常陸上野下野等國地震山崩、百姓壓死、不可勝計、八月十九日、遣使諸國巡省、詔免今年租調、并不論民夷、以正稅賑恤、助修屋宇、歛葬壓沒之徒、二十五日、令畿內及京戶租入停錢收稻、二十八日、遊獵北野、九月十日、詔免弘仁八年以前租稅未納、及左右京民租、去年已往懸負疾疫、冬十月九日、以祈雨

有應、賽貴布禰社、二十四日、遊獵栗前野、二十七日、施綿一萬屯於七大寺常住僧、十一月朔、鑄富壽神寶錢、五日、治部卿坂本親王薨、十一日、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薨、十二月十九日、右大臣兼皇太弟傅藤原園人薨、年六十三、帝甚悼惜、贈正一位左大臣、園人累歷諸國守、所在著績、稱爲良吏、百姓追思、爲立生祠、稱山科大臣、文章生藤原衛對策及第、時年十八、時人比之漢賈誼、藤原常嗣方遊大學、闇誦文選、文章生藤原諸成亦闇誦文選上帙、學中稱爲三傑、是時朝廷尙駢儷之文、故學生皆用力文選云、

十年己亥、春正月二十六日、遊獵芹川野、二月二十日、公卿奏曰、頻年不稔、百姓飢饉、倉廩空盡、無物賑稟、窮民臨飢、必忘廉恥、臣等伏望、遣使畿內、實錄富豪之貯、借貸困窮之徒、秋收之時、依數俾償、庶幾富者無失財之憂、貧者有全命之歡、許之、二十一日、遊獵水生野、賜水生村窮乏者米有差、二十二日、還宮、二十五日、行

幸神泉苑、三月朔、有虹貫日、二日、山城美濃若狹能登出雲飢、敕曰、倉貯已罄、無物賑贍、宜加借貸以救其急、班給之法、准賑給例、十四日、以去年不稔百姓乏食、禁京畿賣麥、爲救飢之儲、又禁靑麥飼馬、夏四月七日、以國用乏絕、權停諸大寺安居料、先是帝以皇子漸衆、仍累封邑、敕賜其未爲親王者朝臣姓、編爲同籍、以省府庫之費、蓋帝承延曆土木兵役之餘、加以內難、且常好宴游、稍懈政事、故國用益窮乏也、五月十七日、行幸神泉苑、是日祈雨、二十一日、太政官奏、國司報政、多詐少實、如申賑給飢民十萬、遣使檢覆、止五萬人、報官舍堤防破損支度及損田等數、亦皆類此、餘外廢闕淹延欺罔之罪、不可勝言、乃敕宜奪公廨寘憲典以懲將來、六月朔、日有食之、二日、禁京畿百姓賣麥、四日、給京中窮弊者錢、九日、祈晴、二十四日、行幸葛野川、秋七月二日、祈雨、後屢祈之、二十日、京師白龍見、暴風雨損民屋、自夏不雨、諸國被害、二十五

日、敕、安藝土地磽薄、其田下下、百姓農作、未有盈儲、是以大同中限六歲國內田租率十分免四、今年旣滿、弊民未贍、宜更延四年、八月朔、太白晝見、二十三日、行幸嵯峨院、二十八日、祈晴、二十九日、遠江相模飛彈國分寺災、晦、祈晴、冬十月二日、遊獵大原野、十日、行幸冷然院、二十日、行幸交野、二十四日、還宮、十一月三日、薩摩蝗、免租、二十日、先是渤海王元瑜卒、言義立、卒、明忠立、卒、仁秀立、是日仁秀遣李承英來貢、二十二日、遊獵栗前野、二十六日、遊獵芹川野、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六日、申禁竭池捕魚、是歲、敕大納言藤原冬嗣、中納言藤原緖嗣等、修日本後紀、

十一年庚子、春正月朔、渤海使拜賀、七日、賜宴授位有差、二十一日、渤海使還、會唐人周光翰言升則請還、乃托渤海使放還、二十六日、遊獵栗前野、閏月二十二日、遊獵芹川野、二十四日、安四天王銅像於近江梵釋寺、二月五日、改釋奠日、用仲丁、十三日、以澇

賑貸河內乏絕戶、十四日、新羅人配遠江駿河者七百作亂、焚刦民舍、盜伊豆國倉穀、二國發兵討之、不克、賊遂逃入海、發相模武藏等七國兵討平之、十七日、遣使作大和高市郡泉池、又修讚岐滿農地、滿農地、大寶中國守道守某所創築、歲久頹破、至是修之、久之不就、初養老天平間、有僧行基者、行道之餘、以濟民爲事、巡遊諸國、指點某地可墾闢、某水可瀦灌、穿渠池、築堤塘、指授計畫、不日成功、如河內狹山、和泉土室、長土、薦江、檜尾、茨城、鶴田、久米多、物部田、攝津崑陽上下、院前、中布施尾、長江、有部等十五池、河內古林、崑陽上下、長江、物部田、久米多等七溝、及河內高瀨、韓室、茨田等堤樋、皆其所修造、民賴其利、故衆庶歸仰益甚、爾後僧徒有名者、亦往往以水利爲濟度、及興此役、讚岐以僧空海爲衆所欽仰、請使空海幹其事、因賜以新錢二萬、及功成、郡民永免旱災、二十日、行幸交野、三月六日、賑給京師飢民、夏四月七日、以七道

諸國介已上、爲夷俘專當、九日、詔、水旱不登、民有菜色、其天下百姓、所負稅調未納者、左右京畿內弘仁十年以前、七道諸國九年以前、幷宜蠲除、雖府帑未充、國度多遺、而子富父貧、未之有也、務存優允、以稱朕意、

賴襄曰、政有名美而實不稱者、不可不察也、政貴實不貴名、貴名則無益於民、貴實則有利於國、國與民相須而存者也、天智定賦役、當其朝、因大水免租、天武定諸國民產爲三等、中戶以下、許貸稅、自是其後、賑貸除免之政、不絕於列朝之冊、天武朝、令諸國負債莫收息、元明朝、詔貸諸國大稅三年、勿收其利、又詔前賑貸者、爲濟小民、國郡司長因緣爲姦利者、以重罪論、及至平城、以豪戶貸民收倍息、乃貸正稅濟乏絕、實錄窮民、結保給之、亡者保內塡之、情涉愛憎、退弱進强、及塡補未納、兼收私債者、處罪、至嵯峨朝、則遣使諸國、錄富豪貯蓄、借貸窮民、俟秋

成、依數償之、其明年詔、蠲畿內七道民租未納者、夫曰賑曰貸、名之美者也、使其實規官利、非恤民窮也、民不被其德、適足以招之怨、如宋王安石所爲是已、如國朝之政、以此恤民而已、且夫民產之不均、雖當時所不能免、但抑强扶弱、奪其稱貸之權於上、奪於此予於彼、要其貧富相濟、要歸於恤民也、使其意不在恤民、而特在奪權、則亦安石之破富戶、民失所據也、唯其意在恤民、是以檢覈其實、周密如此、肥其下、不欲肥其中也、況肥其上乎、上不售虛名、而下被實惠、是之謂貴實、古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使民被惠、則國無所利、有所利則民不被惠、二者終不可並行邪、曰不然、國之有民、猶園之種蔬菜、圃之栽梨栗棗柹也、計其幾百株幾百根、可得幾許之利也、而種之幸而遂長、可采可擷、與其所計相當、可矣、或逢病蝨隕落、勞而無獲也、則怒而掘蹶斬伐之乎、抑更培其根、救其枯萎、以望後年之收乎、

故曰、國與民相須而存者也、故貸而不責其還者、所以生還之道也、今夫有貸金於人、其人不能還也、則呵責催督之、呵責催督而不獲、則罵詈而絕之、絕之則無復還之道矣、何若姑緩之、俟其可還徐取哉、後世之治民者、徒呵責罵詈之而已、吾未知其果利於國也、

二十一日、施行弘仁格十卷、先是、詔大納言藤原冬嗣、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等撰格式、至是成、又採自元正至大儺歲中常典及臨時軍國之儀、以類區分、勒爲三卷、是爲內裏式、後又撰儀注、名曰弘仁儀式、二十六日、和泉飢、賑之、五月四日、敕收養路傍飢病、十日、讚岐旱、賑給之、六月十七日、行幸冷然院、二十六日、祈雨、旱、秋七月九日、敕勸種麥、毋或失時、十二日、行幸葛野川、八月五日、免因幡伯耆石見安藝未納稅、七日、行幸北野、十日、行幸神泉苑、十七日、行幸冷然院、九月二十五日、行幸大原野、二十七日、行幸

北野、冬十月十日、施綿一萬五百屯於內供奉十禪師、及七大寺僧、十一月、詔五位已上封祿復舊、公卿表請、復常膳、是歲、詔、藤原氏祖孫、世有勳勞于朝家、其子孫自貫白丁、及于五世、宜蠲除課役、立爲永例、

十二年辛丑、春正月五日、定刑法斷例十條、九日、以大納言藤原冬嗣爲右大臣、二月十一日、敕賜民七十已上穀、國司次官已上、巡行鄉邑、親自稟給、十七日、敕、文章博士是從七位官、今改爲從五位下官、大寶制、大學博士正六位下、至是文章博士出其上、是後大學頭多兼文章博士、夏四月二十一日、先是大和言、產業之務、非惟堰地、浸潤之本、水木相生、然則水邊山林、必須鬱茂、何者大河之源、其山鬱然、小川之流、其岳童焉、爰知流之細大、隨山而生、山出雲雨、河潤九里、山童毛盡、谿流涸乾、伏望水邊山林藪澤、不問公私、一禁剪伐、至是許之、五月十一日、播磨民掘地獲一銅

鐸、高三尺八寸、徑一尺二寸、二十七日、大和奏、頻歲凶歉、人民絕乏、國儲空罄、無由賑給、仍收富人穀、貸給貧民、百姓因得安堵、實由力田之功、請勘所收物、隨等賜爵、以勸農民、從之、畿內諸國亦準此、六月五日、祈晴、秋八月十八日、奉幣名神、賽豐稔、太政官符令伊勢大神宮司檢納神郡田租、國司不得預、九月六日、行幸右大臣藤原冬嗣第、冬十月二十日、詔免河內山城攝津被水害及貧窮者租稅貢租、量加賑給、二十七日、車駕還自交野、十一月十三日、渤海遣王文矩來貢、十二月四日、復置畿內諸國博士醫師、是歲、建眞言院於東大寺、越後國分寺尼法光置船二隻於古志郡渡戶濱、幷建布施屋、附墾田、以資行旅、上皇就僧空海、入壇灌頂、帝王密灌始自此焉、

十三年壬寅、春正月朔、渤海使拜賀、三日、大納言藤原緒嗣奏言、臣昔任陸奧出羽按察使、往還遠路、略知人苦、民之重役、莫過驛

子、伏望諸國驛子准書生例、每戶量給借貸稻二百束、兼擇驛下好田、混授一處、許之、七日、賜宴、十六日、帝御豐樂殿、宴渤海使、奏踏歌、王文矩等打毬、賜二百屯賭之、二十五日、遊獵北野、二十七日、遊獵芹川野、二月八日、遊獵栗前野、十七日、制、五位已上高年者、但賜節祿、不預朝會、饗渤海使、授文矩正三位、二十一日、渤海使還、是日、遊獵水生野、二十二日、遊獵芹川野、二十九日、行幸神泉苑、三月二日、停對馬島史生、置博士、十四日、公卿奏曰、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帶甲百萬、非粟無守、故先王制政、務充倉廩、往哲垂規、期乎足食、謹檢去天平神護二年敕書、偁、宜運近江國近郡穀五百斛、貯納於松原倉、伏望准據舊例、運近江緣江諸郡穀、納穀倉院、許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八日、行幸冷然院、五月十三日、石見飢、賑恤之、六月四日、僧最澄寂、年五十六、最澄建延曆寺於比叡神地、特崇斯神、號曰大比叡神、以祈弘佛法、已而最澄

如唐國、受戒於台州天台山寺、及歸朝、圖籍神威、以弘其法、至弘仁中、奏請建戒壇於比叡山、以擬天台、號此神曰山王、社稱大宮、以爲天台鎭護神、朝廷亦從而尊崇之、大比叡神自此而興矣、最澄撰述甚富、弟子義眞、圓澄、圓仁等最著、皆相繼任天台座主、延曆寺之興自是始矣、貞觀中、謚傳敎大師、賜大師號始于此、秋七月五日、祈雨、六日以旱詔省帝及皇后服御物、八日、以新錢一百貫、班給諸王貧者、山城飢、甲斐疫、並賑恤之、是日、公卿奏請、復減五位以上封祿、許之、十七日、新羅人四十口歸化、八月朔、以災異頻臻、年穀不登、於諸國國分二寺、悔過七晝夜、兼修淸神社、九月二十七日、遊獵北野、冬十月八日、行幸河陽宮、遊獵交野、十一月朔旦冬至、百官表賀、二十四日、詔赦天下、叙爵賜物有差、二十七日、遊獵瑞野、十二月十八日、先是三年制、銓擬郡司、一依國定、若撰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帳官吏咸解見任、永不敘用、至此中納

言貞峰安世奏、知人之難、古猶病諸、自今先奏後擬、歷試雜務三年、察其能否、銓擬言上、從之、是歲、廢太子高岳親王叙四品、尋落髮爲僧、更名眞如、居東寺、敕僧義眞、因最澄遺表、建戒壇於延曆寺、

十四年癸卯、春正月十九日、賜號東寺曰敎王護國寺、以僧空海爲長者、二十日、鑿益田池、賜新錢一百貫、充築池費、後使參議伴國道、國守藤原某、檢校其事、已而功成、大和六郡皆被其潤澤、二十八日、遊獵芹川野、二月朔、賜兩京飢民錢、十二日、遊獵栗前野、二十五日、以興福寺僧中源、庾信、元興寺僧永繼等有淫行、流於遠江、二十六日、號比叡山根本中堂曰延曆寺、二十八日、行幸有智子內親王山莊、命文人賦詩、內親王探韻、得塘光行蒼、即便瀝筆曰、寂寞幽莊水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栖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是更知恩

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時年十七、帝大褒賞之、授位三品、又書御製詩賜之、尋賜封百戶、爲召文人資、是月、天下多疫死、三月朔、割越前江沼加賀二郡、置加賀國、十六日、京師米價騰貴、以穀倉院穀一千斛、減價糶貧民、二十二日、左右京飢、賑給之、夏四月十日、帝遷于冷然院、十六日、帝將傳位於皇太弟、右大臣藤原冬嗣曰、唯聖知聖、今陛下以萬機附聖人、天下幸甚、但比年豐稔不復、若一帝奉二上皇、用度滋多、民不堪命、請待豐饒徐圖之、帝曰、朕心素定、又推賢讓位、爲天下賢君臨政、何憂年之未復、於是御前殿、親諭皇太弟曰、朕本諸王子、初望不及此、太上天皇曲垂褒獎、超登儲貳、遂讓位於朕、朕辭不獲命、尋嬰疥疾、萬機壅滯、令藤原園人奉還神璽、太上皇不許、適有小人、令太上皇與朕有隙、公卿相議、遂君側群小、太上皇不察、有東行之計、群臣勸朕邀之、朕心有如缺日、朕以寡昧在位十餘年、太弟賢明仁孝、年齒亦與朕同、朕

當傳位太弟、以遂宿志、皇太弟避席跪言、臣以闇劣、久忝儲貳、而不幸有犬馬之病、常恐不堪承祧、屢語右大臣、而未遑上聞、今授臣以大寶、心魂迷惑、不敢奉敕、帝懇諭曰、今日以前、朕遇太弟猶子、今日以後、太弟遇朕亦猶子耳、皇太弟遂即位、

淳和天皇

淳和天皇、諱大伴、嵯峨帝弟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旅子、贈太政大臣百川女也、初爲親王、延曆十七年四月、加元服、二十二年、叙三品、任兵部卿、大同三年五月、遷治部卿、弘仁元年、轉中務卿、九月、立爲皇太弟、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嵯峨帝傳位於皇太弟、皇太弟累表陳情辭之、不允、十八日、遷御內裏、立皇子恒世王爲皇太子、嵯峨帝之志也、恒世王固辭、於是立嵯峨帝之子正良親王爲皇太子、嵯峨帝使權中納言藤原三守齎書辭之、其式一同上表、帝即令三守奉還其書、以大納言藤原緒嗣爲傅、是日、遣使兩京、賑

給病民、二十一日、奉幣帛大神宮、豫告即位、尋告諸山陵及諸道名神、二十三日、詔尊嵯峨帝曰太上天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二十六日、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文室綿麻呂薨、二十七日、帝即位于大極殿、時年三十八、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冬嗣如故、詔免諸國飢民貸稻未納者、夏五月朔、詔追尊皇妣藤原氏曰皇太后、中納言良岑安世兼右近衛大將、是日、祈晴、五日、流甲斐賊酋吉彌侯部井手麻呂等於伊豆、賑給伊賀飢病民、六日、以諸國疾疫、百姓窮弊、權停貢相撲人、詔賑給左右京五畿內諸國、二十日、詔僧綱及京畿諸寺僧尼、智行有聞、並年八十已上賜物、但諸國僧尼、及天下高年八十已上賜穀、其五位已上子孫、年二十已上者、特叙當蔭之階、力田超衆者、叙爵一階、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終身勿事、六月三日、以皇女氏子內親王、爲伊勢齋、四日、祈雨、六日、追冊故妃高志內親王爲皇后、二十四

日、地震、是月、置越前今立郡、加賀能美石川二郡、秋七月四日、祈雨、七日、又祈、十七日、以祈雨不應、讀經城內、七日、禁殺生、是月、以旱疫免參河遠江長門今年庸、賑給美濃阿波、八月二日、皇太子加元服、六日、近江疫、給穀二千斛、十二日、地震、九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御武德殿、覽信濃貢馬、頒賜親王已下參議已上各一匹、是月、後上皇幸嵯峨離宮、有司進輿衛、不受、御一馬、率數人往、是後率在嵯峨、每有大政、設空位朝堂、使五位藏人居側聽群議以奏、曰職事、

賴襄曰、世以藏人爲嵯峨所置、後世人主委事傳宣之臣、嵯峨爲之弊端也、襄以爲始于平城在院之時、非始於嵯峨也、

山縣禎曰、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一事失理、亂亡兆矣、是以古之明王、祗懼不敢寧居、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孜孜勤庶政如此、苟上怠惰、則下必慢易、庶事於是乎廢弛矣、而上失威

而權下移、亦職之由、可不警懼乎、今帝好遊幸、設空位而使侍臣代聽、是非人君總萬機勤庶政之道也、得無藤氏專橫之漸、兆於此乎、

冬十月二十一日、夜大藏省長殿火、是日、奉肥後阿蘇郡建磐神封二千戶、以禱雨必應也、二十四日、行幸佐比川、修禊、敕賑恤京師窮乏、二十八日、以頻年不登、免紀伊民庸、十一月十七日、大嘗、大納言藤原緒嗣奏、以每禪代輙行大嘗、民不堪徵求、宜從省約、行事悠紀主基三所、以治部宮內中務三省廳充之、停無益器飾、前一所用正稅、各十萬、各減五萬、凡所徵皆給路糧、二十二日、夜盜行火於大藏省、巡吏捕獲之、加賀國司言、渤海入覲使貞泰等百一人來、遣使存問、二十四日、遣左兵衛督藤原綱繼、奉幣帛於八幡大神樫日廟、十二月四日、詔求直言、且凶年之間、停禮服着用、九日、地震、十二日、公卿奏請、其禮服者、依詔停止、但皇太子及

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並預職事人等、依舊着焉、十四日、賑給兩京飢民、二十三日、召僧長慧勤操空海等於清凉殿、行大通方廣之法、

天長元年甲辰、春正月五日、改元、十八日、賭射、近衛兵衛四府舍人、分耦而射、左右大將奏射手、其勝者有賞、奏舞樂、負者行罰杯、初大同中、從五位下伴和武多麻呂傳射禮、至承和中、從四位下紀眞道亦以此法名家、後世武士竟以二家爲宗、二月三日、諭渤海使侯風歸蕃、不召之入京、七日、日暈失色、三月朔、賑給美濃飢病、八日、詔以皇太后忌月廢五月五日節、事在練武、皆依舊事、二十六日、公卿奏請以九月九日觀騎射從之、是春、大旱、令僧空海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二七日、澍雨三日、遍於天下、夏四月六日、帝御大極後殿、遣少納言繼野王等於伊勢、奉御劒幣帛於大神宮、以有祟也、十七日、越前上渤海信物及別貢契丹大狗二口猤

子二口、二十一日、賑給淡路飢、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放渤海所進猲逐鹿、旱疫、六月十一日、安藝旱疫、詔賑給之、二十二日、始以僧義眞爲天台座主、置座主始于此、義眞相模人、嘗從最澄如唐、二十三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七日、又幸、賑給京師、秋七月七日、先上皇崩、年五十一、謚曰日本根子天排國高彥尊、稱曰平城天皇、世稱奈良帝、十二日、葬平城天皇于添上郡楊梅陵、八月朔、奉幣名神祈風雨調和、五日、式部省言、諸國郡司進譜圖牒、或經數十年、或隔五六年、是以世數促者子孫懷漏脫之憂、改換頻者官司有勘會之煩、望請下知諸國、每一紀上進、務存核實、不致假濫、從之、九日、上皇敕、弘仁元年權任流人等、皆悉聽入京、十六日、先是大學寮請曰、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符稱、諸學生等年不滿三十、不得任用國博士者、寮依符旨施行久矣、今學生等志仰儒風、勤求聖教、借餘照於隣壁、競分陰於流年、功成業畢、不免貧寒、而朝

制有限、經年不任、昔賈誼十八、世稱才子、漢文召以除博士、不疑十三、人號神童、魏武聞之拜議郞、唯論人才、何拘年齒、望請准據前典、依件任用、許之、十七日、奉幣大神宮、祈風雨調和、二十日、右大臣藤原冬嗣奏曰、發號施令、必奉天時、政化不逆、時則風雨應候、災害不生、尙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宜擧賢德、去邪枉、當今諸國牧宰、欲崇治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邦國殄瘁、職此之由、宜妙簡清公美才、以任諸國守介、其新除者、特加引見、喩以治方、其反經制宜、動不爲已者、須從寬恕、無拘常法、古者分遣八使、巡視風俗、考治否、問疾苦、以擧善彈違、宜遣巡察使於諸國、考國守治否焉、中納言良岑安世奏曰、國守良者、不易多得、得一良守、則宜令兼帶數國、小大之政、從其所請、一兩僚屬、亦依請任之、而祿不厚則人不勸、人不勸則治不立、若其公廨者、擧國之中、擇其殷阜、以二守分給之、試諸一國、明知治否、

然後令兼之、諸氏子孫、宜令咸入大學、習讀經史、學業足用、量才授職、從之、參議清原夏野奏、國中之政、令朝集使奏上、而或付史生、至于問政、曾如面牆、請差官長副史生一人、國有滯政、令面陳於玉階前、從之、若可直奏者、雖非朝集使、亦聽入京、又以公卿奏、定擇良吏、遣巡察使、順時令施政化等事、

賴襄曰、我朝之有國司、猶漢之有二千石也、漢宣有言、與吾共治民、其唯良二千石乎、漢有郡有國、國委之其君相、非二千石所能制也、如我朝、一王與六十六人共治四海、其任之重、爲如何哉、故藤原冬嗣曰、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擢著績者以補公卿之闕、良岑安世則曰、國司堪任者、難多得、得一良守、令兼帶數國、擇殷阜地、並給二守祿、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皆有識之言、非必按漢宣之故、而與之暗合者矣、而淳和盡嘉納之、宜乎其不墜桓武中興之業、

也、當時宰輔、多出於國守、皆習知民事、非亦其効乎、中世以後則不然、公卿矜其門地、下視國守、而疎外之、一視貪廉、無所激勸、已或不見其面、況使入主引見之乎、況擢以與已比肩乎、國守者、位賤官卑、祿薄而任重者也、任重而祿薄、則易漁於民、官卑位賤、則難望於君、君有以勸勉優裕於法律之外、然後可以責其廉、而異才之士出焉、否則是驅之於貪也、所以中世以後、貪守常多也、及至其後、用吏卑賤祿薄者以自代、則其貪益甚矣、其殷阜地、所謂莊者、多爲公卿所占、自遣其吏、或付其地方豪族、代宰之、而王政漸不可復矣、至於輓近武門之宰民者、目曰代官、存此名耳、而其卑賤且祿薄、難望於君、而易漁於民者、什倍於國司焉、而封建成勢、郡國犬牙、猶漢之制、則欲民之被善治難矣、安得用冬嗣安世之意而少救之、

九月十日、復勘解由使、二十六日、賑給山城窮弊百姓、二十七日、

和氣眞綱奏、昔道鏡企覦天位、先臣清麻呂實奉皇命、謹聽託宣、當時思助神威、欲建伽藍、遭時不臧、身竄遐荒、幸賴神力、得再入京、延曆中私建一寺、名曰神願、天皇追嘉前功、以此寺爲定額、然地勢汙穢、不宜道場、請更以高雄寺爲定額、改號神護國祚眞言寺、簡眞言僧一七人修密法、沙彌十四人轉讀守護國界王經等、晝夜無絕、奏可、冬十月朔、停多褹島司、隷大隅、十一月十七日、賜山城地五町九段於大學寮、十二月七日、公卿言、今陛下煢然在疚、哀感猶深、新甞宴會、既從停廢、恐至元正、亦停大禮、春秋之義、卒哭之後、得行吉禮、伏望元日朝賀享賜等禮、一隨舊典、詔、明年元日當受朝、朝畢之後、服色復素、以終諱月、是歲、制、諸國渡船以二十年已上爲期、改造之、爲永制、伴勝雄任陸奧守、兼按察使、大伴弟麻呂之子也、家風清廉、秋毫無犯、先是改大伴爲伴、以觸帝諱也、右京人山田春城年十五、入大學、嵯峨上皇欲使皇子源明

讀書、求大學生好學者爲同學、春城應徵、與明同房、明奮勵講誦、博覽百家、上皇素好學、敎諸皇子讀書、皇子最好學者爲源弘、弘性寬厚、通達政體、上皇鍾愛、多賜經籍、後至左大臣、源信、源啓、源寬、亦皆好學、信兼工草隷、後至左大臣、啓常招大學生有才學者爲師、兼善射、後至越前守、寬自幼耽學、上皇屢勉勵之、補文章生、後至伊豫守、授歸化新羅一百六十五人田、爲口分田、賜穀種及農具、僧泰善始設文殊會、

二年乙巳、春正月十日、以加賀爲上國、十七日、敕、遣右大臣藤原冬嗣於建禮門、觀射禮、簡閱六衛、賜中者物、是日、地震、二月二十六日、地震、三月晦、以攝津江南四郡隷和泉、夏四月五日、以右大臣藤原冬嗣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緒嗣爲右大臣、七日、詔以諸國疫癘、及肥後阿蘇郡神靈池、無故涸竭二十餘丈、賜窮老病者穀藥、弘仁十三年十四年調庸未進者、竝蠲除之、十三日、紀田上

卒、通曉武藝、兼有文才、最長於政事、大同初爲相模守、百姓懷之、五月十日、敕、頃年遣使四方、推究民訴、國司或拒勘問、使者亦徒引歸、寃屈無伸、空煩迎送、是由使者無威也、今後立制、以肅將來、巡察覆囚檢稅交替畿內校班田問民苦幷訴等使、竝準詔使、賑給撿損田池溝疫死等使、竝爲官使、銜敕語者、不論輕重、皆爲詔使、先是陸奧按察使良峰安世言、郡領古之縣令也、親民行化、實在此職、請其有善政、爲國司所推轂者、借以榮級、使得自展、然後考績、據實與奪、至是賜借叙五位郡領位祿、以示獎勵、六月九日、紀長田麻呂卒、安清貧、不營名利、秋閏七月十六日、四品佐味親王薨、二十一日、以江南四郡復隷攝津、八月二十七日、置畿內七道巡察使、冬十月、上皇遊獵交野、左大臣藤原冬嗣從焉、帝遣中納言清原夏野、竝藏人三人供奉、十一月二日、置施藥院使、二十八日、賀上皇四十算、御賀始于此、十二月三日、隱岐言、渤海使高

承祖等百三人來、四日、越前守紀末成卒、幼聰悟、博通文籍、累歷諸國守、以吏幹名、二十六日、敕、諸國小社或置祝、不置禰宜、或禰宜祝並置、或獨有女祝、舊例紛謬、準據無定、自今以後、禰宜祝並置者、以女爲禰宜、

三年丙午、春正月三日、夜左兵衛府廚院火、五日、地震、十四日、又震、二十三日、又震、二十八日、遊獵芹川野、二月十六日、廢備前田原池、鑿神碕池、二十四日、地震、是月、左大臣藤原冬嗣罷左近衛大將、三月十日、講上皇宸筆法華經於西寺、薦桓武帝冥福、七日、夏四月五日、行幸南池、十日、行幸神泉苑、十二日、地震、五月朔、中務卿恒世親王薨、親王嘗爲太子而辭位者也、帝悲痛久不視朝、十二日、授渤海使位發回、六月六日、地震、秋七月十六日、御豐樂殿覽相撲、避平城帝國忌、改用是日、是日、卿雲見西方、二十四日、左大臣藤原冬嗣薨、年五十二、贈正一位、冬嗣器局溫裕、識量弘

雅、才兼文武、寬容接物、歷事四朝、嘗置施藥院、收養親族貧乏者、又置勸學院、敎授子弟、折封戶一千戶、及買田給之、冬嗣嘗奉勅撰弘仁格及內裏式、世稱閑院大臣、冬嗣嘗歎藤原氏之衰、建南圓堂於興福寺、以祈興隆、其子良房至攝政、子孫勢位赫奕、世無與比云、文德帝贈太政大臣、八月二十二日、以中納言淸原夏野兼左近衛大將、小倉王之子也、二十七日、賑給左右京飢病、及被水害百姓、九月六日、中納言淸原夏野奏、今以親王任八省卿、地望素高、不復就職親事、以致官事廢弛不舉、請點定數國、爲親王任國、身常留京師、若遇守闕、不復補他人、其料物蓄諸別倉、以支無品親王之用、從之、乃改上總常陸上野三國守稱大守、以親王爲之、敕授官階正四位下、限以一世、不爲永例、是日、伊豫守安倍直勝卒、天資質樸、學老莊、所歷之職、頗稱寬靜、冬十月二日、遊獵栗前野、十一月二十二日、地震、是月、僧空海奏建東寺塔、十二

月十三日、地震、十六日、遊獵大原野、二十七日、以慶雲累見、公卿表賀、詔遜讓不當、二十九日、公卿再奏賀、晦、詔大赦天下、是歲、豐前王爲大學助、以文學聞、後至伊豫守、右近衛將監藤原大津爲備後守、頗有聲譽、民庶歌思、常陸守甘南備高直坐前司事停釐務、吏民感其德、競遺資財、嵯峨上皇聞而憫之、令以莊家物任其所須、其褒獎良吏如此、

四年丁未、春正月十五日、置畿內校田使、十九日、帝不豫、卜者曰、東寺伐稻荷社樹、充御願寺塔材、故有斯祟、乃遣使授神位禱謝、僧空海嘗以稻荷祠爲東寺鎭守神、其爲言者、蓋亦出於僧徒狡計、欲尊崇其所謂鎭守神者也、當時僧徒欲變敬神之俗、使歸向佛法者、皆師行基故智、託言神敎、以奪民心、故僧最澄託日吉神、剏延曆寺、空海又假丹生神敎、以開高野山、二僧以豪邁之材、逞詭誕之說、淆雜神佛、以誑惑一世、其徒爭相倣傚、而上便納用其

言、神明遂爲其所侵黷矣、二月二十七日、立正子內親王爲皇后、嵯峨帝第二女也、三月十三日、以河內荒閒地五十町給大學寮、夏四月六日、行幸南池、十四日、行幸神泉苑覽釣魚、十七日、地震、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釣魚、五月朔、建延曆寺戒壇院、十日、武藏獻白雉、二十日、詔中納言良岑安世、東宮學士滋野貞主等撰近代詩賦、名曰經國集、上自慶雲下至天長、作者七十八人、二十一日、祈雨、式部省言、郡司無譜、而蒙採擇者、今後雖積功二世以上、不得預譜第、其既往二世以上者、猶隨前例許之、二十六日、敕僧空海迎佛舍利於內裏、禮拜灌浴、是夜澍雨、六月九日、以四品阿保親王爲上總大守、十三日、文章博士都腹赤上言、天平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格稱、文章生二十人簡取雜任及白丁聰慧者、不須限年多少、而弘仁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符稱、案唐式昭文崇文兩館學生、取三品以上子孫、不選凡流、今文章生者、須取良家子弟、

寮試詩若賦、補之、選生中稍進者、省更覆試、號爲俊士、取俊士翹楚者、爲秀才生、所謂良家、據符文、似謂三位以上、果如符文、有妨學道、何者大學、尙才之處、養賢之地也、天下之俊皆來、海內之英並萃、游夏之徒、元非卿相之子、楊馬之蜚、出自寒素之門、高才未必貴種、貴種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貴、朝爲厮養、夕登公卿、而況區區生徒、何拘門資、竊恐悠悠後進、因此解體、又文章生中、置俊士五人秀才二人、至于後年、更有敕旨、雖非良家、聽補俊士、則良家之子、還居下例、立號雖異、課試斯同、徒增節目、無益政途、又據令有秀才進士二科、課試之法、難易不同、所以本置文章得業生二人、隨才學之淺深、擬二科之貢擧、今專曰秀才生、恐應科者稀矣、望請俊士永從停廢、秀才生復舊號、選文章生依天平格、制可、二十一日、任相撲司、三位二人、四位八人、五位十四人、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二十四日、尾張守路年繼卒、雖無文才、

恪勤不懈、所歷頗有政聲、秋七月六日、行幸神泉苑、釣魚、十二日、地大震、廬舍多頹、八月二十一日、大風、屋宇頗覆、冬十月十五日、置甲斐牧監、二十日、御紫宸殿、賜宴群臣、七月至是月、地數震、殆無虛日、或有聲如雷、十一月十三日、敕、令修文殊會、十五日、地震、二十二日、地大震、聲如雷、是後地屢震、是歲、北海道巡察使和氣仲世爲近江介、俸祿悉給貧民、

五年戊申、春正月十八日、但馬言、渤海使王文矩等百餘人來、二十一日、置畿內班田使、二月三日、但馬國司寫渤海王啓及其中臺牒案上之、時仁秀旣卒、孫彝震立、五日、地震、十二日、又震、十三日、以宣子女王爲伊勢齋、十五日、地震、二十一日、御紫宸殿、賜宴侍臣、二十七日、藤原繼彥薨、性聰敏有識度、尤通星曆、兼善絃管、曲誤雖醉必顧焉、三月四日、地震、十一日、又震、是月、難波部安良賣筑前人、詣父母墓、朝夕盡哀、年十六適宗像大領宗像秋足、秋

足死、遠近娉之、誓死守節、州郡上狀、詔免田租、閏月四日、行幸神泉苑、釣魚、九日、右兵衞督坂上廣野卒、少以武聞、執直不撓、頗有節操、十二日、行幸南池、令群臣釣魚、二十七日、大中臣春繼坐射殺萩原王、流於伊豆、於是殺諸王者不死矣、帝始置檢非違使、謂之使廳、夏四月十四日、敕、陸奥出羽獷俗難馴、著于古昔、今陸奥守殊給傔仗、出羽則否、若有警急、何以威、宜準陸奥給之、二十九日、賜渤海使絹綿、而不許入京、敕曰、年滿一紀、然後入覲、五月二十三日、京師大雨、山崩水溢、漂損人畜、遣使賑給之、六月三日、地震、五日、又震、十五日、御紫宸殿、賜飮群臣、出內藏寮錢三百貫、賜侍從已上有差、十七日、行幸神泉苑、釣魚、二十三日、行幸神泉苑、雷雨、山崩水溢、二十五日、地大震、二十八日、發越後穀一萬斛以濟窮民、秋七月二十九日、以地數震、詔、狴犴有冤滯者、有司覆審情狀、令得申理、又收葬道殣、掩骼埋胔、使班白者不提指事使人、

老丁之徭、永從寬免、及賜老窮物、八月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九月十七日、御武德殿、覽信濃貢馬、班賜參議已上、二十五日、遊獵北野、冬十月五日、地震、二十二日、地大震、二十三日、又震、十一月二十五日、地震、是歲、大和大掾丹墀門成爲丹波守、土民蟲戾、不順敎化、號爲難治、門成施以猛政、笞罰爲先、廳事前箠楚如積、數年部內大治、

六年己酉、春二月二十日、祈雨、二十八日、又祈、三月朔、地大震、夏四月朔、宴紫宸殿、五日、行幸南池、十七日、以諸國疫癘、敕度百僧、五月六日、以澍雨降、賜五位已上及諸衞物、二十七日、令諸國造水車、便灌漑、中納言良岑安世奏也、二十九日、太白晝見、經日不滅、六月三日、停授京職絕戶田、十九日、行幸神泉苑、秋七月二日、行幸神泉苑、十七日、觀相撲於禁庭、八月二日、復觀相撲、三日、行幸南池、十二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七日、祈晴、九月六日、地震、十七

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二日、御武德殿、覽信濃貢馬、冬十月朔、御武德殿、覽甲斐貢馬、十日、行幸泥滓池、二十一日、地震、二十八日、遊獵栗前野、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八日、施綿一萬五百屯於諸大寺僧、二十一日、遊獵芹川野、十二月二十四日、行幸賀茂川、修禊、

七年庚戌、春正月二日、阿波言、景雲見、十二日、地震、二十二日、又震、二十五日、禊于鴨川、二十八日、出羽驛奏、今月三日、大地震、城郭官舍悉倒、山崩水溢、城中壓死十五人、傷損一百餘人、因請差諸郡兵五百人、以備不虞、許之、夏四月二日、御大極殿、覽出雲國造所獻五種神寶及雜物、三日、行幸神泉苑、十一日、行幸南池、十二日、行幸鴨川、修禊、御紫野院、釣臺觀魚、十九日、勘解由長官小野岑守卒、岑守與良岑安世、朝野鹿取等、撰內裏式、又與菅原清公、勇山文繼等、撰凌雲新集一卷、上之、先是行旅之赴太宰府者、露宿道傍、往往嬰病致死、岑守爲大貳、建續命院、以備行旅止宿、

二十一日、式部卿兼太宰帥萬多親王薨、二十五日、詔、遣使於出羽國、量免當年租調、並不論民夷、開廩賑之、葺修居宇、勿使失職、壓亡之徒、早加葬埋、二十六日、以太宰管內及陸奥出羽等國、疫癘流行、夭死稍多、敕天下轉讀金剛般若經於國分寺三日、訖期禁殺生、晦、御武德殿、觀競馬、五月、文章得業生春澄善繩對策、式部省擢處丙第、先是內記闕、帝素重士、欲以善繩補之、聞其及第大悅、六月、以善繩爲少內記、時人榮之、秋七月六日、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良岑安世薨、年四十六、贈從二位、安世桓武皇子、延曆末賜姓、安世少好鷹犬、善騎射、多伎藝、稍長始讀孝經、釋卷而歎曰、名敎之極、其在玆乎、乃潛志於學術、卒成名臣、安世能書解音樂、又有文藻、嘗奉敕監修日本後記、又奉敕撰內裏式經國集、十四日、賑給長門、十六日、行幸神泉苑、是日、震禁內、災、二十四日、不豫、八月四日、以參議藤原吉野兼右近衞大將、參議綱繼之子也、

十四日、地震、二十九日、有犬登栖鳳樓而吠、九月十四日、使藥師寺修最勝王經會、歲以爲常、二十一日、行幸大納言清原夏野山莊、二十二日、御武德殿、覽信濃貢馬、冬十月五日、行幸北野、七日、大納言藤原三守等上新撰格式、二十七日、遊獵北野、十一月五日、地震、二十五日、行幸栗前野、二十九日、賑給伯耆飢、十二月十六日、行幸芹川野、二十日、頒幣諸陵、閏月二日、行幸北野、是歲、中納言直世王奏、藥師寺淨御原天皇爲皇后所建也、創基未半、宮車晏駕、皇后含悲歸佛、終成寶刹、今所入封物田地、資用有餘、學衆稍多、說法猶少、請每年招延宿德、演說尊經、以慰先靈、且禱聖壽、便以播磨賀茂郡水田七十町、充其供料、諸講讀就此試、定立爲恒例、奏可、

八年辛亥、春正月二十日、內宴仁壽殿、二月九日、鑿山城綴喜郡香達池、十八日、行幸水成野、三月七日、以佛舍利五百顆藏太宰

府管內國分寺諸定額寺、八日、丹波守高根眞象卒、爲人恭謹、頗辨黑白、在官以肅清聞、十一日、藤原世嗣卒、不恥下問、恭謹接衆、出宰伊勢、百里奔兄喪、未經月卒、二十一日、地震、夏四月十日、行幸南池、二十二日、停太宰府貢鹿尾脯等御贄、五月二十五日、賑給京師飢病、六月十四日、基良親王薨、是日、地震、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秋七月十日、賜大納言已下侍從已上染絹、八月朔、召大學博士已下、問毛詩義、四日、行幸南池、十日、行幸神泉苑、召阿波守善道眞貞、主稅頭安野眞繼、直講苅田種繼等、論三傳三禮義、賜宴奏樂、十三日、奉幣大神宮、祈風雨順時、二十日、山城河內各增置氷室三所、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觀左右近衞相撲、二十六日、地震、二十八日、行幸神泉苑、冬十月二日、賑給長門飢、十四日、行幸北野、十一月九日、免安房未納正稅七萬餘束、十二月四日、雷、八日、以時子女王爲加茂齋、右兵衞督大伴勝雄卒、資性寬簡、

不許隱密、家風淸廉、不近貨利、出總戎事、入典禁兵、時論稱勝雄雖乏才學、有將帥之器、十三日、行幸芹川野、是歲、敕東宮學士滋野貞主等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一千卷、名秘府略、

九年壬子、春正月十日、地震、二十五日、行幸水成野、二十七日、地震、夏四月二日、以將修大內、遷御本院、十一日、行幸紫野院、名院曰雲林亭、十四日、皇后幸雲林亭、觀農桑、賜物於執役男女、二十一日、賑給和泉飢、五月七日、地震、十六日、賑給近江滋賀淺井二郡遭火災者、十七日、帝以旱避正殿、祈雨、十八日、敕曰、去年秋稼不稔、諸國告飢、今茲疫旱相仍、人物夭折、加以大災、民或失所、宜令五畿七道諸國、限一七日、轉讀經王、轉禍爲福、修善之間、禁斷殺生、二十七日、賑給左右京病者、秋七月五日、慶西寺講堂十五日、奉幣天下名神、以祈風雨和調、是日、賑給越前飢民、二十二日、奉幣大神宮、以祈風雨和調、八月十日、行幸神泉苑、召博士生徒、

論經義、賜物有差、十一日、祈晴、二十日、大風雨、河內攝津洪水、隄防決壞、九月七日、賑給攝津被水害者、是月、地屢震、二十六日、行幸北野、試鷹犬、獵雙岳及陶野、幸雲林院、賜侍從已上物有差、冬十月四日、御紫宸殿、宴侍臣、賜物、二十一日、又御紫宸殿、宴群臣、賜物有差、十一月二日、以右大臣藤原緒嗣爲左大臣、大納言淸原夏野爲右大臣、二十三日、遊獵栗前野、

十年癸丑、春正月、坂上淸野爲陸奧出羽按察使、淸野屢鎭東陲、得民夷心、邊塞無事、二月十三日、賑給淡路飢、二十四日、帝將讓位、遷居西院、是日、地大震、二十五日、賑給近江飢、二十八日、讓位於皇太子、帝嘗問僧道昌曰、帝王殺生之罪、孰與臣下、對曰、帝王重、臣下輕、小僧每見廚人供御者、割鮮數十、一御之費、多兼飛走、所羞雖少、所殺亦多、故其罪重、至于臣下、則不然、山澤有禁、不聽縱獵、弋釣所獲、纔資口腹、故其業輕、帝曰、善、自是省遊獵、緩山澤

之禁、

論贊曰、嵯峨帝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帝者、帝之賢明仁孝、有以感動上皇也、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之語、則正大洞達、絕無纖芥之嫌、及帝登極、上皇使立恒世王爲嗣、而帝固辭、延立仁明爲儲貳、遂使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洋洋乎其盛德哉、

賴襄曰、光仁桓武、中興大業、平城嵯峨淳和相繼守成、王政之盛、如日中天、蓋天智之統、始復此時、而其遺範亦大成於此、故紀綱制令、皆足以光前而垂後、如置宰輔、最其大者也、當是時、大臣不必備左右、有以右大臣兼左大將者矣、則以中大納言兼右大將者、與之並、藤原氏已爲外戚矣、而以佗姓之人間之、唯其才與望是視、不必戚屬也、唯其實與績是責、不必官位名號也、而其官又不必分文與武也、坂上田村文屋綿麻呂、皆以

將帥樹功邊陲、還則釋鎧冑、襲衣冠、未數年、皆入政府、與聞機務、豈非國之大事、必須親歷者、以決廟議也哉、昔西漢之法、非以軍功列侯者、不以爲宰相、周勃亞夫申屠嘉之類是也、以武帝之橫、欲侯衛霍李廣利、不得不先出之爲邊帥者、爲此故也、及後漢梁竇、以外戚爲大將軍錄尙書事、亦其遺意、而弊不可勝言矣、雖國朝、至文德以後、則宰執皆外戚爲之、備左右大臣大將、皆以其子弟充之、而列朝紀綱、一廢不復、不問其有才與否也、況望其有武功乎、武事以委源平二氏、又別其品流、至不許昇殿、噫、何其與古懸絕也、夫如文屋及良岑淸原、皆王孫賜姓者、與外戚並、固其宜也、而何獨恡於源平氏、

山縣禎曰、淳和帝固辭先皇之禪、不得已而後登極、上皇欲立其子爲儲貳、亦固辭、立上皇之子以爲太子、在位僅十一年、讓位於皇太子、遷居西院、其居崇高之位、如不敢安者、又觀其辭

立其子、辭上尊號之類、恭謙遜退、皆發乎眞情、非敢涉矯飾者、庶幾乎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歟、比之彼貪戀富貴、骨肉相爭者、固霄壤不啻也、如承歷朝善政、而不敢改、且其好學、令大學寮學士、討論紫宸殿、永以爲例、亦可謂盛德之事矣、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修

仁明天皇

仁明天皇、諱正良、嵯峨帝第二子也、母皇后橘嘉智子、贈太政大臣清友女也、初爲親王、十四年四月、淳和帝受禪、立爲皇太子、嵯峨帝作書辭之、淳和帝不從、八月、加元服、天長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淳和帝詔傳位皇太子、是夕帝上表辭之、淳和帝不聽、二十九日、再上表辭之、亦不聽、帝乃謁嵯峨上皇及太皇太后於冷然院、還御東宮、晦、詔、立恒貞親王爲皇太子、淳和帝致書辭之、三月朔、日有食之、帝答書不聽、淳和帝復書辭之、帝奉還其書、上表請上太上天皇尊號、淳和帝答書辭之、二日、詔、上尊號爲太上天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淳和帝復致書辭之、不從、六日、

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四、左大臣藤原緒嗣、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清原夏野、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吉野並如故、七日、遷自東宮、權御松本院、八日、始臨朝、十一日、以大納言藤原三守爲皇太子傅、阿波守眞作之子也、十三日、以從五位下小野篁、春澄善繩爲東宮學士、十五日、帝御紫宸殿、賜群臣酒、賜親王已下衣被有差、是日、權中納言藤原吉野罷右近衛大將、十八日、皇太子始朝覲、敕賜御衣、拜舞而退、禮容如老成、時九歲、太子容貌端嚴、威儀閑雅、帝以爲非常之器、二十日、轉讀大般若經於大極殿、祈穀禳疫、禁斷天下殺生三日、二十四日、以從三位橘氏公爲右近衛大將、二十六日、以皇女久子内親王爲齋宮、高子内親王爲齋院、二十七日、遠江飢疫、賑恤之、夏四月朔、宴紫宸殿、三日、隕霜、五日、遣伊豫守和氣眞綱奉御劍幣帛於八幡宮及香椎廟、以告即位、眞綱清麻呂之子也、是後天子即位、必以和氣氏爲使告之、

謂之宇佐和氣使、二十一日、詔、免山城葛野郡貧民去年借貸未入者、及雜賦未進等、是日、制、五月節復用五日、二十二日、遷御内裏、二十三日、皇太子始讀孝經、參議已上賜宴東宮、皇太子奏曰、太子釋奠大學、是舊儀也、此禮何以久廢、帝曰、昔天平末、吉備大臣勸高野天皇、幸大學行此禮、其後廢而不行者、八十餘年、今太子志在復古、甚可嘉也、敕率百官行禮、太子賦詩一篇、菅原清公、滋野貞主等一時詞宗、莫不歎服、二十五日、御大極殿、觀出雲國造所獻神寶、受神壽、五月十一日、武藏言、多磨入間兩郡界置悲田所、建屋五宇、以蔭行旅、許之、是日、敕、相撲節不止娛游、簡擇武力、實在其中、宜令越前加賀能登佐渡上野下野甲斐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等諸國搜索膂力人貢之、十五日、天寒人多著襖子、二十五日、不豫、二十六日、大和言、頻年不登、例擧有闕、請準弘仁十年官符、借國中富民稻以賑飢民、許之、敕曰、夫富豪所貯、是

貧窶之資也、如聞先來所行、吏非其人、只事借用、無意返給、所以貧富俱弊、周急憐絶、宜至秋收、特遣使者、悉令返給、二十八日、詔、京畿七道諸國守宰、賑給飢疫民、六月二日、禁山城近江丹波等近都之山、施作坑穽機槍、三日、令諸國貯稻、備賑給、七日、不豫、八日、命天下修理神社寺塔、敕曰、諸國疫癘、夭亡者衆、宜令諸國各請練行僧、限以三日、晝轉金剛般若經、夜修藥師悔過、九日、詔、大赦天下、十日、帝疾瘳、二十三日、禁山城民卷藻捕魚、二十八日、地震、秋七月八日、令改人民姓名及山川郡邑名觸御諱者、二十四日、越後言、飢疫民不給、請許糶糴、以周窮民、許之、二十八日、祈晴、八月朔、日有食之、十日、覲先上皇于冷然院、九月二十五日、遊獵栗栖野、冬十月九日、安藝賀茂郡人風早富麻呂德行懿美、竭力孝養、父母歿後、不食滋味、哀慕不已、敕叙三階、免戸田租、十九日、禊賀茂河、掃部守池田春野見諸大夫裾曳地、笑曰、是尋常裝束、

非神事古體、即自指其梠示之、梠離地差高、袴襴悉露、衆嘆服、十一月二日、雷、四日、又雷、九日、又雷、十五日、御八省院禋祀、十六日、大嘗、作假山於豐樂殿、聚沙石、植樹木、鋪縹布於地、撒蘋藻以擬海濱、設舟於其中、奏拾翠樂、自帝飾悠紀主基二標、窮其侈麗、歷代倣之、益出巧思、製作華美、名曰標山、上懸日月像、故又稱日月山、祭訖、使兩國役夫牽之、國司行事辨等、著小齋衣從之、王臣衆庶愛其風流、競聚觀之、終以爲例、十二月九日、詔曰、如聞諸國糴糶、有利於民、無損於公、自今以後、不立年限、永俾行之、十三日、行幸芹川野、十五日、右大臣清原夏野上令義解、先是天長三年、明法博士額田國造今足言、律令之起、年代久遠、諸博士相承敎授、文略義隱、情理難通、說者皆據先儒舊說、而問答私記互爲異同、後學注意彼是、論決不易、蓋古之刑書、鑄之鐘鼎、銘之金石、所以塞異端遏邪說也、請命當今博士、纂先儒之說、棄迂說采正義、勒

成卷帙、以備訓釋、庶俾學人易解、與奪無忒、敕從之、乃詔夏野疏決壅滯、解釋文義、夏野與參議南淵弘貞、藤原常嗣、文章博士菅原清公等論辨折衷、作義解十卷、至是成、上之、

承和元年甲寅、春正月二日、覲後上皇於淳和院、三日、詔改元、四日、覲先上皇於冷然院、後屢覲焉、七日、御豐樂殿、觀靑馬、白馬節會始于此、八日、命僧空海修法於眞言院、七日、眞言院後七日御修法始于此、十六日、先是太宰府言慶雲見、公卿表賀、敕曰、百姓寧輯、風雨調和、即是瑞也、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繫於政術、賀瑞之言勿復奏、

山縣禎曰、人主無學術、而徒信禍福也、於是乎人臣競獻祥瑞、以驕君心、君驕臣諛、邪說益盛、而君惑益甚、未嘗不至於亂亡矣、是以明主必屛言祥瑞者、今帝以百姓輯寧、風雨和調爲瑞、而知吉凶安危之繫乎人事、可謂明達不惑者矣、史稱帝耽經史、通覽百家、若非學術之力、何以能如此乎、

十九日、以參議藤原常嗣爲遣唐持節大使、彈正少弼小野篁爲副使、常嗣葛野麻呂子也、善屬文、工隸書、父子相繼聘唐、時人榮之、篁妹子五世孫也、帝多選一時材藝之士從之、神祇官卜部平麻呂善卜、伊豫掾直岑長松善琴、美作掾藤原貞敏善琵琶、雅樂權少屬直技清上善笛、右京人菅原梶成善醫、皆與選、賜山城葛野郡地於伴宿禰等、充氏神祭、又敕聽小野大春日諸氏五位已上、春秋二祭、不待官符、詣近江小野氏神社、當時之俗、諸氏各祀其祖、謂之氏神、其來尚矣、崇神朝、物部連祖祀石上神社、仁德朝、竹田連祖祀竹田神社、已有氏神之名、而諸氏各合其族、謂之氏人、統氏人者、謂之氏上、每有祭事、率其氏人、行禮於祖祠、名曰氏神祭、及至後世、人民遷居、不得祭其先祀、然猶拜其本居所祀之神、謂爲氏神、自稱氏子者、亦其遺風也、二十五日、加賀疫癘、賑給之、

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以正五位下丹墀貞成爲造船使長官、是日、新羅人至太宰府、緣海民射傷之、太政官處分、譴責府司、其傷者賜醫藥給糧放還、八日、行幸芹川野、十日、敕、令諸寺有封戶田園、堪資供者勤修最勝王經法、十二日、敕禁用金銀薄泥、十三日、三品明日香親王薨、桓武皇子也、當嵯峨帝時、上表請除親王號同之諸臣、不許、更請所生男女賜朝臣姓、聽之、孫王賜姓始于此、及薨朝廷哀悼焉、是月、越後石見飢、賑恤之、三月二十日、有物數百、飛鳴于禁殿之上、聲似海鷗、夏四月三日、公卿又表賀慶雲、六日、敕、令畿內七道諸國國分寺、轉讀金剛般若經、兼修藥師悔過、以防災祈年、限以三日、禁斷殺生、五月五日、觀馬射、六日、觀親王以下五位以上所貢競馬、八日、觀四衛府馬藝打毬等、十五日、敕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等國司、分寫大藏經、六月十五日、祈雨、後屢祈之、十八日、地震、二十六日、賑給丹後飢、二十九日、

賑給伊勢飢、秋七月十一日、御紫宸殿、宴賜群臣、觀圍棊、十二日、雨水、十七日、賑給越前出雲飢、二十二日、賜陸奧鎮守府印、八月三日、朝於冷然院、是月、釋奠於紫宸殿、自講尙書、九日、先上皇遷嵯峨院、帝崇尙文雅、淹愛嵐山之勝、屢臨幸、至是遂徙居焉、十二日、曲宴清涼殿、謂之芳宜華讌、賜近習已下近衞將監有差、二十一日、暴風大雨、拔木壞舍、九月十一日、奉幣大神宮、冬十月二日、佐渡言慶雲見、四日、以橘奈良麻呂家書沒官者四百八十餘卷、賜彈正尹秀良親王、十一日、車駕幸栗隈野、放鷹鷂、十一月十七日、從兵部省請、以國造田二十町稅、充親王以下五位以上、調習內射之資、十二月五日、詔施行令義解、二十五日、雷、

二年乙卯、春正月三日、覲先上皇於嵯峨院、十四日、勅相模上總常陸上野下野等國、分寫貞元梵釋兩寺書目所載律論疏章紀傳集鈔、二十二日、鑄承和昌寶錢、是日、雷、二十三日、御射場、二十

八日、遊獵芹川野、二月二十一日、御紫宸殿、右大臣清原夏野獻芝草、宴賜侍臣、二十七日、遊獵水生瀨野、三月二日、地震、十二日、令太宰府以綿甲一百領、冑一百口、供遣唐不虞之用、十四日、太宰府言、壹岐島遙居海中、地狹人少、難應機急、頃年新羅覬覦不絕、宜置防人以備非常、請發島人三百三十人、帶兵仗戍要害十四處、許之、十六日、賑下總飢、二十一日、僧空海寂、空海妙草隸、嵯峨帝亦善草隸、每與空海競優劣、一日帝出法帖示之、中有絕佳者、帝殊寶愛、謂空海曰、此唐人墨迹、誠不可及也、恨未知何人、空海曰、是臣空海在唐時所作、帝以其體異不信、空海乃裂軸奏覽、書曰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帝始歎服、空海作平假名、口及左右手足挿筆並書、世稱五筆和尙、嘗奉勅書應天門榜、及既釘、少應字一點、空海乃擲筆塡之、毫無差謬、觀者服其妙云、死年六十三、淳和帝賜弔書、至有眞言洪匠密敎宗師之語、延喜中

諡弘法大師、後人與最澄並稱、中國唱佛法者、以二僧爲巨擘焉、凡僧徒傳會諸神、以佛名稱爲本地者、亦始於二僧云、夏四月二日、勅如今所有朕之兒息、除親王之號、賜朝臣之姓、其前號親王、仍舊不改、同母後產、猶復一例、等制準弘仁五年天長九年兩度勅書、五日、赦天下、修文殊會、諸國疫癘、五月十一日、避暑神泉苑、六月晦、勅東海東山兩道要津、增加船隻、以便行旅、是夏、伊勢近江越前加賀長門飢、賑給之、秋七月三日、以讃岐正稅穀、賑淡路飢民、十四日、御紫宸殿、始令正四位下菅原清公侍讀後漢書、二十日、禁民採近江雲母珠、八月朔、以雨霽、賽畿內各神、賑恤佐渡飢疫、四日、釋奠、五日、帝御紫宸殿、召明經諸儒、討論經義、賞賜有差、帝崇經術、屢引儒生、以相論難、常召大學博士御船氏主、助敎刈田種繼論經義、氏主執禮、種繼擧傳、難擊往復、遂無折角、左京人滋善宗人從氏主、受三禮、彊記絕倫、氏主稱爲禮聖、後至助敎、

二十一日、宴紫宸殿、二十六日、賜太宰府所貢染綾於見直五位已上、九月十三日、外從五位下烏木史眞製機簴、左右旋轉、四面可發、召諸衞於朱雀門試之、機發如神、冬十月十三日、幸箕津野、放鷹、十八日、僧義眞奏、天台一門、已立圓宗、大乘三學、流傳未周、請簡堪爲講讀師者、每年請官補之、弘演斯宗、許之、帝最優禮僧徒、其所言輒見聽從、於是僧徒言事者甚衆、二十三日、奉新錢嵯峨淳和兩院、賜皇太子及見直親王以下五位以上、二十六日、雷、二十八日、施新錢四萬於京城平城各寺、十一月七日、敕禁僧尼濫行、十二月三日、先是太宰大貳小野岑守憫西海行旅病者無所寄宿、露臥至死、建續命院以養之、置墾田百十町、恐其久而廢、請令府監若典一人勾當其事、未及以聞而卒、家人尋請之、是日許之、十五日、遊獵芹川野、二十日、賑給能登飢疫、二十二日、幸神泉苑放隼、是歲、先是禁夷俘出境、而頻年多闌入京師、至此下官

符讖責陸奧出羽按察使及國司鎭守府等官吏、

三年丙辰、春正月三日、覲先上皇於嵯峨院、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五日、奉陸奧白河郡八溝黃金神封二戶、先是國司禱神採沙金、多獲之、以助遣唐使之資云、二十八日、行幸神泉苑、放隼、二月朔、爲遣唐使祀神祇於北野、十三日、幸神泉苑、放鷂隼、十九日、先上皇遊獵河內郊野、二十日、幸神泉苑、放隼、三月十一日、宴紫宸殿、十二日、地震、是春、伊勢尾張石見飢、賑之、夏四月十八日、攝津守甘南備高直卒、身長六尺二寸、少爲文章生、善屬文、工琴書、承和初丁母憂、哀毀過禮、殆至滅性、至是卒、二十四日、帝御紫宸殿、賜宴於遣唐大使藤原常嗣等、詔群臣五位以上賦詩餞之、常嗣上壽、帝爲之擧盃、卽賜常嗣、又賜御製詩及御衣御被砂金、良枝淸上作新樂奏之、帝嘉賞、名曰淸上樂、二十六日、奉幣五畿內七道各神、爲遣唐使禱、五月三日、行幸神泉苑、釣魚、九日、敕、去

歲冬雷、恐有水害疫氣之災、宜建立灌頂道場於東大寺眞言院、置二十一僧、夏中及三長齋月、修息災增益之法、以鎭國家、永爲恒例、十日、詔故入唐大使贈正二位藤原淸河更贈從一位、故留學生從二位安倍仲麻呂正二位、其餘奉使於唐身沒者石川道益等八人、贈位有差、十八日、大風雨、折木發屋、二十日、地大震、閏月晦、祈雨、六月六日、又祈、十三日、地震、二十一日、宴紫宸殿、是夏、若狹加賀能登伯耆備中薩摩飢、賑給之、二十二日、爲遣唐使奉幣山階田原栢原等陵、秋七月六日、白虹見東方、十四日、賑因幡飢、諸國疫癘、二十一日、大雷雨、震朱雀柳樹、是月、遣唐第一第三第四船皆遭風濤而還、第三船漂蕩洋中、柂折船漏、將沒、判官丹墀文雄曰、吾等同死無益、不如壞船作筏、各自求津、衆乃壞船作筏散去、或著太宰府、或著肥前、或著對馬、八月二日、召還遣唐使人六百餘、留判官錄事各一人修船、敕太宰府遣人海島、尋覓漂

人、二十四日、轉讀大般若經於八省院、以禳疫氣、諸司酷食、九月十五日、遣唐使入京、二十五日、以右中辨伴氏上爲修理遣唐舶使長官、冬十一月九日、有怪雲竟天、十二月三日、紀三津自新羅歸、三津畏怯失使旨、新羅逐牒詰之、於是詔切責三津、七日、安房安房郡人伴家主性至孝、父母沒後、口絕滋味、設像供養、事之如生、事聞、敕叙三階、終身免戶田租、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放隼、

四年丁巳、春正月三日、覲先上皇於嵯峨院、是月、內宴、始奏最凉州、後以爲常、帝善鼓琴吹管、曲盡其妙、大戶淸上嘗作新曲獻之、名曰承和樂、二月八日、陸奧言、夷獠生習戰鬭、固爲難制、唯有勁弩、可以威之、今見庫中弩、制作不精、機牙乖戾、雖有生徒、無人督習、請分公廨所有、給弩師以調習焉、許之、十日、聽大春日布瑠粟田三氏五位以上、準小野氏、春秋二祠時、不待官符、赴近江滋賀郡氏神社、二十日、賑備前飢、三月四日、彗星見、七日、以尾張河瀆、

敕復課口三分之一、二十日、美濃言、兵庫自鳴、是月、遣唐使發、和泉淡路美作飢、賑給之、二十二日、遣內匠頭楠野王奉幣伊勢大神宮、爲遣唐使祈禱、夏四月十六日、陸奧言、玉造塞溫泉石振動如雷、五月七日、以近城諸寺淫濫屢聞、敕置別當、令其糺正、以文武官五位明察鯁直者爲之、十五日、春災異仍見、僧綱奏請、每月限三日、輪轉諸寺、晝轉大般若經、夜讀藥師寶號、以答國恩、許之、乃令梵釋崇福等二十寺、每旬輪轉、自五月上旬至八月上旬、誓願薰修、二十一日、賑伊豫飢、二十五日、賜正五位上伴宿禰益立本位從四位下、初益立以寶龜十一年爲征夷持節副使、發京之日、始叙從四位下、厥後遭讒奪爵、男越後大掾野繼上書寃訴久矣、遂得雪父之恥、使以復於本位、六月六日、出羽最上郡建濟苦院、八日、右大臣淸原夏野罷左近衛大將、十三日、有虹六見于內裏、十九日、地震、二十一日、敕、疫癘間發、疾苦者衆、宜令五畿七道

於國分寺、始自七月八日、限三日、晝讀金剛般若、夜修藥師悔過、迄于事竟、禁斷殺生、二十二日、遣使山城大和河內攝津近江伊賀丹波七國、鎭祭以禦沴氣、二十三日、以中納言源常兼左近衛大將、嵯峨之皇子也、二十八日、賑備後飢、祈雨、秋七月三日、召僧於常寧殿讀經悔過、以禳災異、十六日、地震、二十二日、太宰府馳傳言、遣唐使遭風而廻、八月晦、復陸奥課丁三千二百餘人五年、九月二日、地震、四日、不豫、八日遣式部少輔良岑木連於八幡宮、齎幣帛賽宿禱、二十一日豐前守石川橋繼爲修理船使長官、二十九日、疾瘳、冬十月朔、以霖雨經日、穀價踊貴、召左右京亮右衛門檢非違佐於殿前、宣敕遣之、撿錄東西兩京飢病百姓賑恤之、七日、右大臣清原夏野薨、稱雙岡大臣、又以創比寺、稱比大臣、十一月八日、行幸神泉苑放隼、十七日、加賀能美郡人財部繼麻呂有至性、父母既歿、朝夕哀慕、感愴鄉里、敕叙三階、免租終身、二十

七日、行幸神泉苑放隼、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夜盜入春興殿竊絹、五日、夜女盜二人入清涼殿、帝大驚、宿衛捉獲一人、十一日、大風、二十一日、夜盜入大藏省東長殿、穿壁竊絁布、二十二日、遣六衛府、大索城中、

巖垣松苗曰、有或謂、蓋是時聖武以來之弊、因循不革、定額諸寺多賜田祿、所度僧徒年年增益、遊手徒食、驕奢自尊者幾千萬人、民苦爲之所役使、且其厚歛、於是盜起、

是歲、備前守南淵永河爲太宰大貳、仁愛爲務、民庶仰慕、

五年戊午、春正月三日、覲先上皇於嵯峨院、十日以大納言藤原三守爲右大臣、參議巨勢麻呂之孫也、二月五日、御射場觀賭射、幾內諸國群盜橫行、放火殺人、九日、令畿內諸國司糺勘群盜、十日、令山陽南海諸國司捕糺海賊、十二日、遊獵水生瀨野、分遣左右衛門府生看督等於畿內諸國、追捕姦盜、三月二十七日、以遣

唐使發遣、動有風波之變、命太宰府、度僧九人於國分及香襲筥崎等神宮寺、專心行道、以祈海路安穩、夏四月二日、敕遣使者於大和、錄富豪之資、借貸困窮、至秋收時償之、五日、敕五畿七道諸國、自遣唐使進發至歸朝、講海龍王經、轉讀大般若經、七日、以去歲年穀不稔疫癘四發、敕天下諸國、讀大般若經一七日、禁殺生、十三日、以筑前筑後肥前豐後等頻年遭疫、且疲造船、窮貧者給復一年、十四日、賑給太宰府管內諸國飢、二十一日、賑恤備前飢、五月二十八日、地震、二十九日、敕、如聞諸家京中好營水田、自今以後、一切禁斷、但卑濕之地、聽種水葱芹蓮、六月二日、地震、二十六日、御清涼殿、令大學助敎直道廣公讀群書治要、秋七月五日、遣唐使自太宰府發、十一日、幸葛野川觀魚、賑給大和飢、十八日、有物降如粉、遇雨不銷、或降或止、二十日、東方有聲如皷、二十六日、賑山城飢、八月十四日、震監物局柳樹、一男子震死、十九日、祈

晴、二十日、暴風大雨、壞民廬舍、二十三日、賑備前飢、二十八日、祈晴、九月八日、又祈、九日、不豫、十九日、修天下定額寺、二十九日、從七月至是月、河內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武藏上總美濃飛彈信濃越前加賀越中播磨紀伊等十六國相繼言、天雨物如灰、冬十月四日、遣左兵庫頭岡野王等、奉神寶於大神宮、十三日、召諸司官人能書者五位已下四十人於冷泉院、寫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千軸、二十二日、彗星見、十一月七日、敕、頃者災異荐臻、氛祲不息、思民與歲、忘寢與食、其令五穀豐稔、黎民安樂、無如般若妙經之力、大乘不二之德、宜普告諸國、書寫供養般若心經、仍須國郡司并百姓各徵錢米、充寫經供養料、來年二月十五日、各就本處、集精進練行僧、開設法筵、受持供養前後三日、禁斷殺生、每一會處、官以正稅稻一百束充之、二十七日、皇太子加元服於紫宸殿、賜天下爲人後者六位已下爵一級、太子才學日進、深達世事、

常以爲身非家嫡、而居儲宮、異日兩太上皇晏駕、禍機難測、乃令春澄善縄作表辭位、辭意甚切、帝不許、嵯峨太上皇深加教督、太子退謂大夫文室秋津、亮藤原貞守曰、孤願不遂、諸君將奈孤何、言畢隕涕、十二月十三日、召百僧轉讀新寫金剛壽命陀羅尼經於八省院、十五日、修佛名懺悔於清涼殿、限三日夜、流遣唐副使彈正少弼小野篁於隱岐、先是藤原常嗣爲大使、篁爲副使、既發遭風破船、不得進而還、再赴唐、初定使船次第、常嗣所乘居第一、號太平良、最爲堅硬、第二船篁所乘次之、第一船毀壞、常嗣欲奪篁船、奏請換次第、許之、篁憤恚曰、朝議不定、二三其言、受命之日、分配已定、今翻以朽損與我、論之人情、是爲逆施、有何面目以率下乎、篁家貧親老、身亦尫病、當汲水採薪致匹夫之孝耳、遂稱病篤、不復上船、作西道謠、刺遣唐之事、多犯忌諱、先上皇見而大怒、令論其罪、帝下敕曰、小野篁身奉綸旨、出使外境、而稱病不行、准

據律條、可處絞刑、今特宥死罪一等、處之遠流、因免爲庶人、竄于隱岐、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當時稱誦之、

六年己未、春正月七日、先是太宰少貳藤原岳守檢唐貨物、得元稹白居易詩集獻之、帝甚耽悅、是日、授從五位上、先上皇素有文藻、讀居易詩最愛之、時小野篁以能詩聞、與居易句暗合者三、人以爲奇、是後白氏之詩大行、海內文士、莫不諷誦摸擬、二十三日、彗星見、閏月二日、覲先上皇於嵯峨院、十六日、行幸美都野、十八日、遊獵水成瀨野、二十三日、勅勸課農桑、又敕、如聞諸國疾疫、百姓夭折、宜令天下國分寺、限以七日、轉讀般若、兼遣僧醫、隨道治養、又令鄕邑每季敬禮疫神、二月十三日、幸神泉苑、皇太子從焉、駕至右近衛馬埒、命先驅近衛等、試騁御馬、三月四日、給復陸奧窮民三萬餘人三年、敕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七國、寫大藏經、十六日、以遣唐知乘船事伴有仁、曆請益刀岐雄貞、曆

留學生佐伯安道、天文留學生志斐永世等逃匿不行、流之佐渡、夏四月二日、遣使伊勢、索捕名張山中私鑄錢群盜、七日、地震、賑給美濃惠奈郡飢、十七日、不豫、二十五日、遣參議安倍安仁、中務大輔紀名虎等於神功皇后山陵、謝伐陵樹、二十六日、陸奧守良岑木連、鎭守將軍匝瑳末守奏曰、災異屢見、地又頻震、百姓駭散、不能安堵、多賀膽澤兩城之間、異類蔓延、控弦數千、如有警急、難可防禦、請發一千人、豫修守備、令民赴農、又多賀城爲膽澤後援、不益兵數、何以救急、請發援兵、四五月間結番上下、以候時變、其糧料給以本處穀、上奏待報、恐失事機、且發且奏、敕宜守要害制權變、二十七日、轉讀大般若經於八省院、以祈雨、諸司醋食三日、及晚雨、五月十二日、河內獻橘樹、高僅二寸餘而花、六月十五日、慶讚諸佛像於東寺、二十八日、敕頃年國分僧寺獨講最勝王經、尼寺不講法華經、宜令諸國安居之會、僧寺先講最勝、尼寺次講

法華、夜赤氣見紫宸殿上、光如炬火、須臾滅、晦、敕彈正臺及檢非違使、雖配置各異、而糺彈違犯、彼此亦同、但至犯人逃走、姦盜隱遁、彈正之職、不堪追捕、自今以後、緣糺違犯、有可追捕者、臺使相通、遣檢非違使長等隨事追捕、立爲永例、自此之後、檢非違使執兵權、朝廷寖以陵遲、然大柄未失、六衛皆備、故其有內難、以衛兵平之、易如反掌矣、秋七月八日、地震、二十一日、令畿內國司勸種蕎麥、八月朔、先上皇不豫、帝朝嵯峨院、是日、敕諸國重修文殊會、四日、又朝嵯峨院、讀經延曆寺、以禱先上皇疾、是日、祈晴、二十四日、以攝津荒田九段、賜明經碩儒善道眞貞、九月五日、先是贈伊豫親王二品、是日、遣使就其墓、贈一品、親王母藤原吉子贈從三位、十六日、持節大使藤原常嗣還自唐、十七日、帝御紫宸殿、召常嗣、常嗣上唐主書、帝置酒慰勞之、賜御被御衣、尋授常嗣從三位、二十一日、敕、神護景雲以降、諸國國分寺、每年四月讀最勝王經

吉祥悔過者、所以消除不祥、保全國家也、今講讀師不必其人、僧尼懈怠乖法、國司檢校、又不用心、徒有修福之名、曾無殊勝之行、是皆緇素異所、不相監察之所致、宜停國分寺所行、修之國廳、立爲恒例、冬十月朔、宴紫宸殿、召從五位下伴雄堅魚、備後權掾伴須賀雄、圍棊、皆一時國手也、越前言、慶雲見、八日、重禁麥苗飼馬、十三日、奉唐信物於大神宮、十七日、出羽言、田川郡自去八月三日霖雨雷電旬餘、及晴自西濱至府五十餘里、有隕石、不可擧數、其石如鏃如鋒、色白黑青赤、各壯銳、皆向西、勑陸奥出羽及太宰府、令備不虞、二十五日、陳唐貨於建禮門前、令內藏寮官人及內侍等交易、名曰宮市、十一月五日、齋宮災、燒官舍一百餘宇、十二月八日、公卿表賀慶雲、敕、謙讓以輔不逮、十三日、分遣使者、奉唐信物於後田原八島楊梅柏原等山陵、十七日、遊獵水成瀨野、二十二日、奉唐信物於長岡山陵、是歲、炎旱、秋稼不登、

七年庚申、春正月十一日、不豫、十三日、地震、二月二日、覲先上皇於嵯峨院、十二日、以京師多盜、六衞府巡夜、十四日、召還流人小野篁、十六日、召還流人伴有仁刀伎雄貞、二十三日、敕、如聞奸究之賊、或暗夜放火、或白晝奪物、靜言流弊、情切納隍、宜令左右京職、五畿七道諸國嚴加督察、搜認閭里、隨獲且進、莫致稽緩、二十四日、敕賑恤京中高年及飢病者、二十六日、敕勸課農桑、二十七日、夜雷、帝使左近衞少將橘助繼於嵯峨院、右近衞中將藤原助於淳和院、祇候先後上皇起居、三月六日、分遣六衞府、搜捕京中竊盜、十二日、陸奥磐城郡大領盤城雄公居職以來、修溝池堰二十六處、宮城郡大領物部已波美、鑿私池、漑公田八十餘町、並假外從五位下、十四日、始定文殊會料、十九日、敕、頃者風俗澆漓、凋弊相屬、自今以後、女所服裝、夏之表紗、冬之中衵、不論貴賤、一切禁斷、一裳之外、不得重著、宜從儉約、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八日、灌

佛於清涼殿、灌佛始于此、遣唐知乘船事菅原梶成駕小舟還、大隅、初梶成與准判官良岑長松及良枝清上俱發唐、遇風漂蕩南海、風濤益暴、雷電晦冥、衆不知所向、忽至一島、島夷來擊、清上被殺、梶成長松拒戰却之、乃集破船材、各造小船逃還、獻賊地所獲鉾一枚、佩刀一口、箭一雙、並不類中國兵杖、二十二日、頒行改正格式、二十三日、敕、敬神如在、視民如子、國宰能事、古今通規、是以屢施條章、觀彼治道、而吏乖公平、民苦疾疫、年穀不登、飢饉荐臻、論之政迹、理合懲肅、宜更令五畿內七道諸國、改既往之怠、成方來之勤、巡行所部、修造神社、禰宜祝等、若有怠者、依格決罰、參議藤原常嗣薨、稟性明幹、威儀可稱、二十五日、祈雨、五月二日、但馬言、養父氣多二郡兵庫鼓自鳴、聲聞數里、是日、敕五畿七道諸國、播殖黍稷稗麥大小豆及胡麻、後上皇不豫、六日、顧命曰、予素不尙華餝、況擾耗人物乎、歛葬之具、一切從薄、葬畢釋縗、莫煩國人、

送葬之辰、宜用夜漏、追福之事、固須儉約、又國忌者、雖義在追遠、而絆苦有司、又歲竟分綵、號曰荷前、論之幽明、有煩無益、並須停之、夫人子之道、遵敎爲先、奉以行之、不得違失、又曰、予聞人沒精魂歸天、而空存冢墓、鬼物憑焉、終乃爲祟、永貽後累、宜碎骨爲粉、散之山中、中納言藤原吉野奏曰、昔菟道稚彥皇子遺敎、碎骨散棄、後世效之、然是親王之事、而非帝王之跡、不起山陵、古所未嘗聞也、山陵猶宗廟也、若無宗廟、臣子何所仰止、帝曰、予氣力綿惙、不得論決、卿等宜奏嵯峨聖皇以仰裁耳、八日、後上皇崩於淳和院、年五十五、謚曰日本根子天高讓彌遠尊、稱曰淳和天皇、又曰西院帝、十三日、火葬淳和天皇于乙訓郡物集村、遵遺詔、停裝束山作養民等司、不置國忌陵戶、不列荷前、碎粉御骨、散大原野西山嶺上、

山縣禎曰、淳和上皇之遺詔薄葬、且使碎其骨以爲粉、散之於

地者以爲如此而後、不貽累於後人、不可謂非仁慈之心矣、然
使臣子敢爲此不可忍之事、非所以敎孝道於天下也、仁明帝
之葬之、奉遺詔而不敢違、以爲先皇之意不可違也、其能順親
之意、則有之矣、然爲人臣子、而生則致愛敬以事之、死則敢然
碎其骨、豈其情之所能忍哉、帝當上皇遺詔之日、而宜陳臣子
不忍之情、以微諷之也、縱令上皇不聽、終不可爲此不忍之事、
以遺例於後世、則寧違一時之命、當守萬世不易之禮、以爲法
於天下也已、雖然當此時、上下滔滔溺釋氏者久矣、釋氏死而
棄其形骸、投之於水火、而不復顧、使其子孫不牽情於形骸、天
理人情、非復所論矣、則二帝之爲此、亦不足怪也已、
二十日、以京師飢病、給飯米錢、二十三日、帝除服臨朝、二十五日、
賑給攝津飢、六月三日、宇治僧常曉請以自唐國齎來大元帥靈
像、安置於法琳寺、爲修法院、鎭護國家、不預講讀師統攝、許之、五

日、禁內有怪、卜之、栢原山陵爲祟、因遣中納言藤原愛發等謝之、
十三日、以去年秋稼不登、今玆疫癘間發、敕五畿內、書轉大般若
經、夜修藥師悔過限以七日、禁斷殺生、十六日、以諸國旱疫、詔罪
己減服御常膳、權絕馬寮秣穀、停作役非要者、檢出寃獄、諸國灌
漑、先貧後富、賑贍窮民、免畿內七道在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
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戶租三年、殊從原免、十八日、大雨、
山縣禎曰、帝遇旱疫、謹隨先朝例、罪己賑恤百姓、詔下即大雨、
比之彼每值災眚、必度僧轉經、造佛像、營堂塔之類、其德之廣
大、爲如何哉、實惠之所施、海內莫不悅服、天地豈無感應乎哉、
二十二日、公卿奏請減五位已上封祿、不聽、二十八日、公卿又奏
請、於是有敕減三位以上食封四分之一、秋七月七日、右大臣兼
皇太子傅藤原三守薨、年五十六、贈從一位、三守稟性溫恭、明于
決斷、蚤入大學、受習五經、好延文士、遇諸塗必下馬、嘗以官祿之

奇贏、募買勝地、經營一座、號曰總藝種智院、多藏典籍、使衆人讀
之、故家貧好學之徒、入此院、多成業者矣、弘仁中與右大臣冬嗣、
藤原葛野麻呂、參議秋篠安人、橘常主等、奉詔撰格式、四人相踵
薨逝、三守研究論定、至天長七年書成、表上之、二十一日、御紫宸
殿、始覽萬機、二十六日、奉出羽大物忌神封戶、初菅原梶成等使
唐而還、漂至一島、島夷將殺之、梶成等苦鬭脫還、人以爲神助、會
出羽言、神社上有戰鬭聲、時日相符、故有是詔、八月八日、以大納
言源常爲右大臣、二十二日、源常兼皇太子傅、九月二十一日、太
宰府言、肥後阿蘇郡神靈池涸四十丈、二十三日、伊豆言、加茂郡
上津島有阿波神、是爲三島社元妃、又有物忌奈乃命、即阿波神
御子神也、自承和五年七月、島左右海中有火、大石震盪、炎氣達
天、日色朦朧、部內雨灰、仍集諸祝等、卜其咎兆、云、阿波神是三島
元妃、而唯後妃授冠位、元妃未預敘位、故示怪異、爾宜祝及國郡

司等、不奏其狀、必有咎殃、若得如意、則天下寧淸、年穀豐登、至今
年七月、雲霧初霽、望見島上有宮室之形、以石築造、門階垣壁悉
備、五色沙土、光采眩曜、巧妙美麗、不可名狀、實神明之所感也、乃
敘授二神位階、冬十月二日、日有食之、四日、以旱減皇太子膳四
分之一、五日、伊豫守紀深江卒、少遊大學、略涉史書、性寬和、不爲
物動、所涖有治績、百姓安之、時稱爲循吏、十二日、地震、二十一日、
不豫、二十六日、西方有聲如鼓、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宰府言、新羅
張寶高私遣使獻方物、却之、是歲、陸奧奏、奧地之民、稱守庚申、潰
出奔會、不可抑制、自非國威、何靜駭民、請調發援兵、以鎭物情、可
之、
八年辛酉、春二月十三日、以飢饉、給復出羽百姓二萬餘人二年、
十四日、敕諸國寺內二里內、嚴禁殺生、如有犯者、六位以下科罪、
五位以上錄上、不得阿容、是月、信濃地震、三月朔、禁春日神山樵

獵、二日、衣縫金繼女、本右京人、居河內志紀郡、生十二歲喪父、泣血感動人、服闋、母許嫁人、女竊出住父墓側、且夕哀慟、自是母不復言、於是獨與母居、値父忌日、齋食誦經、境內有惠賀河、冬日人若涉、女與母買雜材、造假橋、以便往來、積十五年不止、母年八十而終、哭不絕聲、敕叙三階、免戶田租終身、二十八日、以肥後安蘇郡神靈池無故涸減四十丈、詔、每寺齋戒、每社奉幣、式祈靈佑、今年雜傜、莫過廿日、賑窮民、求人瘼、使無冤滯、且太宰府者、古來邊要之區也、宜修理陂池、以便灌漑、兼備不虞、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三日日赤如血、晦、祈雨、後屢祈之、五月三日、遣參議正躬王於神功皇后山陵、禱國家平安、又遣使山科柏原二陵、謝祟、二十日、敕、諸國定額寺、堂舍破壞、佛經暴露、三綱檀越、無意修理、頃年災異仍臻、恐緣彼咎、宜重修理堂舍、莊嚴像經、其須修理處所、附朝集使上奏、習常不革、立處嚴科、秋七月五日、詔遣使於伊豆、賑恤遭

震災者、除當年租調、修葺屋宇、葬埋死亡、十五日、震大極殿東樓、雨雹大如棊子、八月十九日、以太宰府防人一百四口、充對馬島、晦、雨水、九月朔、京師洪水、漂溺百姓廬舍橋梁、壞山碕橋、冬十月二十一日、長門國司言、渤海使賀福延等百五人來、二十四日、以式部大丞小野恒柯、少外記山代氏益、爲存問使、兼領客使、不豫、翌日而瘳、二十七日、又不豫、二十九日卜之、有伐陵木之祟、乃遣參議正躬王、右近衛中將藤原助等、禱於柏原山陵、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六日彗星見、二十日、赦、十二月十九日、左大臣藤原緖嗣等上日本後紀、

九年壬戌、春正月三日、覲上皇於嵯峨院、十日、新羅李少貞等四十人至筑紫大津、太宰府遣人勘問、李少貞等言、張寶高死、其副將李昌珍等欲圖叛亂、武珍州將閻文發兵討平之、但恐逋誅餘賊、忽至貴朝、擾亂邊境、若有舟船至此、不執文符者、請切命所在、

推勘收捉、又言廻易使李忠楊圓乃是張寶高子弟所遣、請速發回、仍賚閻文上筑紫府牒狀而來、廷議曰、視少貞所賚牒、無上太宰府文、卽知少貞奸詐往來、欺妄國家者也、今令李忠等與少貞同行者、此何異以迷獸投餓虎也、請先責還少貞等、其後放回李忠等、從之、張寶高所攝島民呂糸等投化、因告筑前國司文室宮田麻呂奪李忠所賚雜物、乃詔太宰府勘問、錄其所取雜物、悉還與之、給粮資放還、二月三日、地震、二十日、召渤海使入京、二十九日、地震、三月六日、小野恒柯等上彝震啓及其中臺省牒案、十一日、敕、比者春雨降少、枯旱日多、百姓輟耕、不能播種、宜準弘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格、不問王臣田、有水之處任令百姓耕作降種、遷種之後、各歸其主、神寺田宜同準此、又漑水養田、先賤後貴、但事權時、不得爲例、十五日、敕五畿七道諸國、讀經悔過於國分寺、限三日夜、禁止殺生、若有天行之處、國司到境祭疫神、共禱豐稔、

是日、祈雨、十六日、地震、恒統親王薨、二十二日、祈雨、二十七日、渤海使入京、以式部少輔藤原諸成爲迎勞使、安置鴻臚館、遣使慰問、夏四月二日、渤海使獻啓函信物、十一日、以修理內裏、遷御冷然院、十二日、賜彝震璽書、令太政官報中臺省牒、發回、五月二日、敕、五日供節、四衞府六位以下裝束、除甲冑外、不得飾金銀薄泥、五位以上馬鞍、不論新舊、聽用金銀、但薄泥不在聽限、二十七日敕五畿七道諸國及太宰府、祭疫神、六月十五日、地震、二十三日、大雨、秋七月三日、以有祟、遣使奉幣筑前宗像神、竈門神、肥後健磐龍神等諸社、五日、藤原繼業薨、爲人質直有容儀、好射、兼善琴歌、六日、祈雨、十一日、大納言橘氏公罷右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良房兼右近衛大將、良房冬嗣之子也、十四日、以上皇不豫、詔大赦天下、十五日、上皇崩于嵯峨院、年五十七、遺詔斂用故衣、擇不毛之地、今上七日釋服、吏民不得著服供事、以商布二千段錢千

貫文、充葬費、親斟酌故事、別爲之制、名曰送終、其略曰、夫葬者藏
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周以棺槨、隔以松炭、期朽腊於千載、留久
客於一壙、已乖歸眞之理、實遺愚俗之嗤焉、況生無堯舜之德、死
何煩國家之費乎、自古豐財厚葬、賢者譏之、故桓司馬石槨、不如
速朽、然而楊王孫臝葬、亦所不忍爲、則漢魏二文是吾師也、是以
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作棺不厚、覆之以席、約以黑葛、置於床上、
歛以時服、皆用故衣、莫更別制、不加纏束、著以牛角帶、其餘衣衾
飯含、平生之物、一皆絕之、擇山北幽僻不毛之地葬之、穿坑淺深
縱橫、可容棺矣、葬限不過三日、勿信卜筮、勿拘俗事、夜刻向葬地、
院中之人、可著喪服、而給喪事、挽柩者十二人、秉燭者十二人、並
著麤布衣、從者不過二十人、男息不在此限、婦女一從停止、棺既
下、不封不樹、令與地平均、長絕祭祀、但子中長者、私置守冢、而三
年之後停之、天下吏民、不得著服、朝官諸司、不可哀臨、但服衰絰

者七日、過此早釋、又釋家之論、不可絕棄、三七七七、各麤布一百
段、周忌二百段、以施於便寺、追福、不可配國忌、每年忌日、於一寺
聊令誦經、而其事必終當今而休、他兒不效此、若不從此、是戮屍
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冥途、長爲怨鬼、他不在此制中
者、準制旨從事、乃詔從遺制、十六日、葬嵯峨天皇於嵯峨院北山
地、山田春城悲痛廢學、帝憫之、詔侍校書殿閱御書、後至大學助、
十七日、先是彈正尹阿保親王密上書嵯峨太皇太后、太后召權
中納言藤原良房啓其書、書曰、今月十日春宮坊帶刀伴健岑來
語曰、上皇將登遐、國家必亂、請奉皇太子入東國、是日、令六衞府
守宮門、分遣右近衞少將藤原富士麻呂、右馬助佐伯宮成圍健
岑及但馬權守橘逸勢家捕之、伊勢齋宮主馬長伴水上在健岑
家、亦見捕、又召右近衞將曹伴武守、春宮坊帶刀伴甲雄奪兵杖、
分付五人於左近衞左衞門左兵衞三府錮之、令左右京職警衞

街巷、遣神祇大副藤原大津守宇治橋、彈正少弼丹墀門成守大
原道、侍從清原秋雄守大枝道、散位朝野貞吉守山崎橋、大藏少
輔藤原多雄守淀渡、皇太子大懼、抗表辭位、帝優答曰、健岑等獨
爲之耳、何關太子、勿以介意、太子不自安、憂形於色、十八日、遣參
議左大辨正躬王、參議右大辨知氣直綱於左衞門府、推勘逸勢
健岑等、是日、冷然院松自折、人以爲異、十九日、釋囚徒、左京工町
災、正躬王再窮問健岑等、捕健岑從弟春宮坊舍人伴氏永付右
衞門府、二十日、又拷問健岑逸勢、逸勢不服、適有投匿名書者、健
岑反計、爲太子發、帝惑焉、是日、祈雨、賜錢左京遭火百姓、二十三
日、帝御冷然院、皇太子從之、帝急敕左近衞少將藤原良相率近
衞三十人、圍太子直曹、太子晏然謂左右曰、今日之禍、孤夙知之、
故數年來勸諸君禍避、諸君不忍相離、乃有今日、豈非天乎、帶刀
等皆奪兵仗、散禁於右兵衞陣下幄中、左衞門權佐藤原岳雄、右

馬助佐伯宮成等縛大納言藤原愛發、中納言藤原吉野、參議文
室秋津、分幽於院中、詔廢皇太子、奪愛發官、擯之京外、貶吉野爲
太宰員外帥、秋津出雲員外守、淳和太后聞之震怒悲號、深怨太
皇太后、二十四日、廢太子以劍四口付藤原富士麻呂進藏人所、
帝遣參議朝野鹿取等於嵯峨山陵、告廢太子、遣使賑贍京師、
賴襄曰、桓武器嵯峨、使平城禪位者、蓋出其遺意、是故立平城
之子爲儲貳、及有庚寅之難、乃廢之、不敢易以其子、而以其弟、
然後及其子、是也、至其子則可以已矣、亦不敢立其子、而立其
姪、何也、當此際、其文雖懿美、而其情不無矯飾、夫父子相承、常
道也、公義也、叔禪姪立、遞相推敓、豈可爲常乎、仁明誠欲立其
子乎、當淳和之再三辭、何不明白稟受、而必待二上皇之死、可
謂私心也、仁明生文德、出於藤原氏、生十四而淳和崩、又二年
嵯峨不豫、罷橘氏公右大將、以藤原良房代之、四日而嵯峨崩、

翌日葬之、其明伴橘之獄起、噫何其速也、據獄詞所傳、則伴橘爲不軌矣、而不可盡信也、至其曰二上皇登遐、太子不得安、則當時之情已發、太子初請遜而不得、流涕大息、及其受國、曰吾知有此事久矣、則仁明之心不可掩也、良房者、新太子之母之兄也、故仁明引以爲之羽翼、又納良房女於東宮、帝崩文德立之月、淸和生、生而九月、立爲太子、七年而超拜良房爲太政大臣、帶劒上殿、其明年文德夭、而髫齓之天子立、外祖攝政焉、亦何速也、而後王室之事、不可復說矣、

青山延于曰、嵯峨帝舍其子而立淳和帝、淳和帝亦舍其子而立仁明帝、其所爲一出於至公、而毫無私天下之心、仁明帝之立恒貞、可謂善體二帝之意者也、然而一旦聽讒、遂廢太子、愧于二帝多矣、恒貞之立、出於嵯峨上皇之意、故上皇未崩、人無間之、及上皇崩、藤原氏之徒、欲立其出、遂構陷之、庸詎知健岑

之反、非讒諛之徒、媒蘖以成其罪哉、橘逸勢不服其罪、亦足以明其誣也、而帝竟不悟、使太子負寃、而讒夫得志、可慨也夫、

二十六日、集廢坊諸人於右衛門陣庭、詔貶大進已下二十八人諸國權守權掾權目、藤原貞守越後權守、春澄善繩周防權守、殿上雜色帶刀品官六位已下、處配流者六十餘人、二十八日、流橘逸勢於伊豆、改姓非人、伴健岑於隱岐、逸勢行抵遠江板築驛、死于逆旅、逸勢爲人放誕、不拘細節、最妙隸書、宮門榜題、多成其手、逸勢死、月餘詔、愍其孫玲令幼少未習活計、追還令就舊閭、逸勢女至孝、徒步從父、監護者叱而使去、女乃晝止夜行、遂得不相離、及父死、號咷哀慕、收屍葬之、廬于墓側、守而不去、自落髮爲尼、名妙冲、誓念苦至、曉昏不懈、見者爲之流涕、後又負其屍以還、人皆異之、稱爲孝女、八月朔、公卿表請立太子、不聽、四日、公卿重上表請立太子、是日、詔立皇子道康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源常爲

傅、十三日、遣正躬王監送廢太子於淳和院、駕小車出禁中、至神泉苑、駕牛車、降爲親王、廢太子顧左右曰、幸脫重負、乃住院東亭子、世稱亭子親王、自是專歸佛、不近婦人、廢太子令聞夙著、天下歸心、一旦廢黜非其罪、朝野悲之、十四日、地震、十五日、太宰大貳藤原衛上奏曰、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自聖武帝之時、迄乎聖朝、常懷姦心、苞苴不貢、託事商賈、窺國消息、方今民窮食乏、若有不虞、何以防之、請新羅人一切禁斷、不入境內、許之、二十七日、詔赦、

九月五日、敕、令相模武藏常陸上野下野陸奧等國寫進三史、二十七日、冷然院大垣西北角無故頹壞二許丈、冬十月十四日、勅令左右京職東西悲田焚斂島田鴨河原等髑髏、十七日、文章博士菅原淸公薨、年七十三、遠江介古人之子也、年少略涉經史、弱冠補文章生、學業優長、擧秀才、累爲尾帳介、其治不用刑罰、效漢劉寬、弘仁九年詔、天下儀式、男女衣服、皆依唐制、五位已上位記、

改從漢樣、諸宮殿院堂門閣皆著新榜、又肆百官舞踏、淸公竝得關說、兼文章博士、侍讀文選、兼參集議之事、承和六年、叙從三位、老病羸弱、行步甚難、敕聽乘牛馬至南大庭梨樹下、後稱病漸絕朝參、性仁而愛物、深信佛法、造像寫經、率以爲勤、恒服藥餌、容顏不衰、淸公嘗與撰凌雲文華秀麗二集、有集六卷、二十二日、彈正尹阿保親王薨、平城之皇子也、性謙遜、才兼文武、有膂力、善絃歌、及葬、遣參議和氣眞綱等、追賞告變之功、贈一品、優恤其家、天長中阿保上表、援高岳親王例、請賜姓於諸子、詔賜姓在原朝臣、二十三日、充義倉物於悲田、令收葬鴨河髑髏、十一月朔、不豫、十四日、地震、十七日、還御內裏、二十一日、西南有雷聲、十二月朔、淳和太后剃髮入道、五日、始御紫宸殿、十二日、地震、十五日、西南有雷聲、十七日、敕、護持國家、利益群生、妙法最勝、最居其先、自延曆以降、一十二人、分配五宗、使之得度、於是天台華嚴分轡竝驅、三論

法相擧翅競飛、演說者多、諳案者寡、宜十二人外、暗誦法華經最勝王經者、經別一人、每年聽度、各入近江妙法寺最勝寺試定、始自序品至于竟軸、悉令暗誦、一句半偈不分明者、竝不得第、若無及第、闕待後歲、二十日、詔遣參議滋野貞主、奉神寶弓劒等於盾列山池上陵、祈國家平安、

十年癸亥、春正月朔、前左衛門佐伴友足卒、爲人平直不忤物、善武藝、好鷹犬、常與百濟勝義王遊獵、王獲禽鹿、不分其肉、友足獻御贄、餘悉分配士大夫、不留一臠、士大夫爲是語曰、友足若陷地獄、我等脫出之、勝義若赴極樂、我等擠入之、卒年六十六、自知屬纊之期、沐浴束帶、無病而終、十八日、左大臣藤原緒嗣致仕、天長初納封千戶助國用、弘仁以降、十上表辭、不許、及帝立、又以病固辭、請減封五百戶、不許、至是聽其致仕、緒嗣曉達政事、國之利害、知莫不言、但偏信先入之言、不容後說、以此得譏、二月朔、日有食

之、三月二十五日、敕、頃年得度之輩、裹糧遠途、以無定限、徒引數旬、論之物理、太非允愜、須當度者名藉、三月二十日以前勘畢、自四月一日至七日、依例修懺悔、始自八日、卽令受戒、受戒之後、會集同寺、俾修安居、發義倉物、賑給東西悲田病者、及貧窮者、夏四月朔、盾列陵守等言、去月十八日、山陵鳴、聲如雷、有赤氣南行、晡時又鳴、赤氣西行、四日、陸奧言、諸國軍毅款云、兵士歲役六十日、分結六番、以旬交代、口食私糧、身在城寨、道途遼遠、疲於往還、家居日少、不能營產、故逃亡甚衆、民不安堵、請加一千人、與原兵合八千人、分結八番、以緩番直、以息勞民、將軍御春濱主言、健士本爲勳位人、旣免調庸、且蠲課役、從前將帥選其武藝、特號健士、給糧免租、結番直戍、而勳位皆盡、無人可差、故遵格旨、差發白丁、給公糧免調庸、人同役異、請射下健士、同兵士下兵、供修理城隍之役、竝許之、二十一日、使參議藤原助、掃部頭坂上正野等、謝盾列

北南二山陵、五月朔、日赤無光、八日、割石見美濃郡、置鹿足郡、讀藥師經於清涼殿、修藥師法於常寧殿、轉大般若經於大極殿、以鎭內裡怪幷天變、限以三日、諸司齋食、兼禁殺生、十三日、地震、二十六日、置萬花會萬燈會於元興寺、立爲恆例、六月朔、令正六位上菅野高年讀日本紀於內史局、十一日、參議朝野鹿取薨、少遊大學、頗涉史漢、兼通漢音、始試音生、天長中累除太宰大貳、及赴任、帝御紫宸殿宴餞、召文人賦詩、雅樂寮奏樂、賜御製及御被、鹿取多才藝、立性謹愼、兼越中守、臨事明了、以吏幹稱、是月、伊賀尾張參河武藏安房上總下總近江上野陸奧越前加賀丹後因幡伯耆出雲伊豫周防飢、賑恤之、秋七月二十三日、前左大臣藤原緒嗣薨、二十七日、修嵯峨上皇周忌齋會、有司奏曰、周忌齋日在七月十五日壬寅、謹按舊章、至行凶事、三公本命日猶且避之、況於聖上本命乎、伏請上皇忌日、易以十四日辛丑、詔公卿議之、中

納言源信、參議源弘曰、上皇遺詔、勿拘俗事、然則何須拘忌、又言送葬勿過三日、若三日內有寅日、豈可避之乎、權中納言藤原良房曰、遺詔勿拘俗事、蓋謂鄉曲所忌碎事、非指朝家行來舊章、乃停壬寅取辛丑、

藤井臧曰、凶日不行吉禮、或有之、子卯不樂之類是也、未聞吉日廢凶禮也、大抵拘於禁忌者、明主之所不取也、漢時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今每值主上大臣之命辰、忌行凶事、何其拘拘乎、況因禁忌而輒移易先帝祥忌之日乎、允非奉先思孝之道也、抑此禁也、一旦出宦官宮妾之私言、而非歷代率由之舊章、源信及弘之言固當矣、良房以爲是朝家傳來之良規、識見之卑陋可知矣、

巖垣松苗曰、忌日卽終身之喪也、而避本命易忌日、諂諛之言、

獲罪名教、不小矣、如信弘二公、可謂知禮信道者矣、晦、百官卽吉、八月八日、信濃言、瑞雲見、十五日、贈橘奈良麻呂從三位、二十二日太宰府奏、對馬島防人等言、從去正月迄于今月、遙有皷聲、正當新羅國地方、每日三響、黃昏火見、敕曰、夫不忘亡亂、古人明戒、將驕卒惰兵機所忌、縱無事故、不可不愼、又言、延曆中以東國人配防人、後以筑紫人代之、今竝停廢、若有寇賊、何以禦之、請準舊例、以筑紫人爲防人、許之、九月十六日、藤原愛發薨、大同中爲文章生、累歷淸要、愛發爲人和柔、不妄發忿、其在政途、號爲通熟、帝方諒闇、殊擇治國之才、以從五位下春枝王嘗爲越後介有聲績、擢爲能登守、能登累歲荒廢、百姓煩擾、春枝傾心撫輯、民賴以安、正五位下長岑高名爲伊勢守、亦有能名、二十一日、宴紫宸殿、二十九日、賑給肥前豐後薩摩壹岐對馬飢、冬十月十八日、詔、復三位以上食封、十一月九日、地震、十六日、敕、置眞言宗

傳法職於東寺、并修灌頂、若有違法者、一依養老六年格科罪、十二月九日、遣唐學僧圓載、弟子仁好、順昌、與新羅人張公靖等俱至長門、十六日、山城吉祥悔過會、自弘仁中修之國廳、至是復修於國分寺、二十二日、散位文室宮田麻呂從者陽侯氏雄告宮田麻呂謀反、遣內竪召宮田麻呂、禁之左衞門府、分遣左中辨良岑木連、右中辨伴成益等於宮田麻呂京及難波宅、搜索反具、是日、諸門戒嚴、二十六日、遣參議滋野貞主等推問宮田麻呂、二十九日、廷議宮田麻呂罪當斬、減死一等流伊豆、二子皆處流、

十一年甲子、春正月朔、大雪、三日、覲大皇太后於冷然院、二月朔、日有食之、九日、行幸水成瀨野、二十五日、行幸交野、三月二十六日、覲大皇太后於冷然院、夏四月十日、太宰府言、諸國皆有講讀師、以修佛事、惟管大隅薩摩壹岐等、獨無此職、且國分二寺、雜物紛然、既無綱維、將執檢領、請準諸國例、府司與講師、於觀音寺、簡

試部內精進練行者補之、敕許、置講師、其講師以國分僧臘次第爲之、五月十四日、甲斐山梨郡人伴富成女年十五、嫁鄕人三枝平麻呂、夫死守節不移、居常齋食、奉靈牀如平時、國司上言、敕免田租終身、十六日、賑越前飢、二十日、刑部刀自咩、武藏多磨郡人嫁族人廣主、廣主死、居喪有禮、事之如生、廬于墓側、晨昏悲泣、累歲不渝、國司上言、敕授位階、免田租終身、六月四日、賑若狹飢、秋七月二日、以右大臣源常爲左大臣、大納言橘氏公爲右大臣、是日、附僧仁好賜金圓載圓仁、圓仁亦學僧也、初帝令圓仁從藤原常嗣往唐、圓仁因唐人李德裕請留學、唐主不許、及常嗣航海、圓仁潛留、唐人覺之、送附良岑長松船、適遭風至登州、遂留於唐、十二日、祈雨、閏月七日、御仁壽殿觀林邑樂、八月十三日、行幸北野、九月十日、白虹見於外記曹司廳前、十六日、近江權守藤原貞主卒、爲人敏慧、頻經內外官、所在著治迹、性好酒、庶務猥積、案牘爲

堆、醉後彌明、割斷如流、吏民不敢欺、是歲、中務大輔淸原有雄爲攝津守、政有聲譽、國內安靜、倉廩盈溢、勘解由長官和氣仲世爲播磨守、淸靜而化、民不敢擾、左衞佐藤原大津爲伊豫守、歲餘豐稔、百姓富贍、冬十月十八日、行幸水沼野及芹河、十一月三日、賀茂縣主廣友等奏、鴨川從二社傍南流、而王臣家及百姓取獸北山、洗之上流、下流來觸神社、緣此汙穢之祟、屢見御卜、請自本國至河源、嚴禁狩獵、二十九日、行幸水成野、

十二年乙丑、春正月朔、大雪、十日、尾張濱主舞長壽樂於殿前、時年一百十三、帝賜衣賞之、二月十四日、行幸水成瀨野、二十日、善道眞貞卒、年十五入學、居數年、諸儒推其才行、後與撰令義解、以三傳三禮爲業、兼善談論、爲東宮學士、及皇太子廢、貶備前權守、帝愍其年老、不幾召還、諸儒奏言、當代讀公羊傳者、唯眞貞而已、今而不傳、恐斯學遂墜、乃命眞貞於大學講之、二十五日、遊獵河

陽、夏四月二十七日、祈雨、五月九日、山城言、綴喜相樂兩郡有虫、身赤首黑、大如蜜蜂、咬牛馬、牛馬乃斃、十三日、不豫、十六日、瘳、十九日、淡路言、隣國漁人三千餘人、賚王臣家牒、雲集海濱、侵掠土民、伐損山林、請加禁斷、許之、六月七日、赦、令齋宮寮頭及助、檢校大神宮及多氣度會兩神郡雜務、立爲恒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七日、祈晴、二十八日、賑山城飢、八月四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九月二十一日、暴雨大風、冬十月十四日、不豫、十二月五日、太宰府言、新羅送我漂流民五十餘人至太宰府、

十三年丙寅、春正月三日、覲大皇太后於冷然院、十二日、從五位下山田古嗣爲阿波介、以孝聞、政績有聲、阿波美馬兩郡常苦旱災、古嗣創意造陂池、民始獲灌漑之利、人人溫給、二月十一日、從五位上丹墀門成爲武藏守、所部嚬遠、盜賊充斥、門成素以剛果聞、未幾風俗肅清、姦猾歛手、二十七日、地震、三月九日、勘王世所

旨、王族分居諸國者、未爲人識、至于對問、以巧說家譜者、爲眞否則謂之僞、無人證引、只據文書、伏恐奸濫之輩、冒入宗枝、獸卷之人、空漏皇胤、望請命所司、若有此類、速令言上、更加搜覈、以糾眞僞、從之、先是諸王四世已上、賜姓者甚尠、至桓武帝、皇子母賤者、始賜姓列人臣、嵯峨帝又賜諸皇子未爲親王者姓源朝臣、出身皆叙六位、隨才任用、省封戶之費、時明日香親王奏請、除親王號、下同諸臣、不許、復請諸子得賜姓、見許、蓋王族漸衆、費用不給也、是後諸王孫爭效之、請賜姓者益衆、淳和帝賜王孫高棟王姓平朝臣、平氏始此、至帝又效弘仁制、賜諸皇子姓源朝臣、皇子賜源氏、後竟爲例、夏五月十三日、祈雨、晦、賑出羽飢、秋八月十二日、太宰員外帥藤原吉野薨、年六十一、性寬弘能容衆、自少遊學、手不釋卷、而不恥下問、見賢已者、勉勵思跂焉、弘仁中除駿河守、境內肅清、以强濟聞、帝即位、侍上皇于淳和院、承和初爲中納言、上皇

晏駕之後、絕不朝參、累表辭職、不許、頻遣中使强起視事、尋以親老請解職侍養、亦不許、吉野性至孝、定省溫凊、造次無違、其父嘗聞有鮮肉、遣人索之、庖人以吉野不在、靳固不與、吉野歸而聞之、大悔恨、涕泣責讓庖人、終身不復食肉、教諭子弟、接以溫裕、雖有過失、未嘗作色、而至執論、則無向避、寄住之處、常種樹、時人稱以爲有王徽之種竹之風、九年坐伴健岑事、貶太宰員外帥、後遷配山城、至是薨、十七日、慶延曆寺定心院、九月二十七日、參議和氣眞綱卒、年六十四、淸麻呂之子也、少遊大學、頗涉史傳、弱冠補文章生、眞綱稟性敦厚、忠孝兼資、臨職執事、未嘗阿枉、法隆寺僧善愷告少納言登美直名犯法、太政官欲據實判、或援直名、反誣以爲許容違法之訴、敕明法博士斷之、衆皆畏避、不敢正言、眞綱慨然謂、塵埃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孤直何益、不如去職、高尚其志、因解官杜門、謝絕人事、尋卒、素歸佛乘、天台眞言兩宗之立、眞

綱廣世之力也、廣世眞綱之兄、爲大學別當、請納私田二十町、爲勸學料、定明經四科、會諸儒於大學、講論陰陽藥經大素等書、以大學南私宅、置弘文院、藏書數千卷、以墾田四十町、永充學料、以終父志、眞綱爲少將、時割俸出財、買攝津頁田、以贍士卒、一時賴之、冬十月二十七日、敕天下修佛名懺悔、立爲恒式、十二月十一日、西大寺講堂火、

十四年丁卯、春正月朔、大雪、三日、覲大皇太后於冷然院、二月十日、赦流人六十二人入京、閏月四日、天鳴、餘響殷殷、數刻而止、十三日、有鳥億萬、繞日上下、自日中至黃昏、十五日、集八百僧於城中、講仁王經、以祈國家昇平、是月、數有群鳥、遲明蔽天東飛、夏四月六日、行幸神泉苑、五月十一日、先是帝受莊子於文章博士春澄善繩、是日、設竟宴於淸涼殿、二十七日、召春澄善繩於淸涼殿、讀漢書、六月三日、大風雨、發屋折木、二十一日、以左相撲司伐葛

野郡槻樹作大鼓、神爲之祟、奉幣及鼓於松尾社謝之、秋七月八日、僧仁好至自唐、上圓載表狀、唐人張友信等三十七人從之歸化、二十三日、祈晴、九月十八日、入唐僧慧雲獻孔雀鸚鵡狗、冬十月二日、僧圓仁以弟子性海惟正及唐人三十二人、乘新羅商船、還自唐、十九日、授雙丘東墳從五位下、每遊獵駐蹕於此以四望、故爵之、二十日、行幸雙丘大池放鷹、十一月九日、天北有聲如雷、二十日、有大流星東行、二十一日、召五十僧於淸凉殿、晝轉金剛般若、夜修十一面法、令十四僧修息災法、竝限三日、十二月十九日、右大臣橘氏公薨、世稱井手右大臣、

嘉祥元年戊辰、春正月四日、令七道諸國貢身長六尺已上者、十日、以大納言藤原良房爲右大臣、二十日、行幸神泉苑放隼、晦、有狂夫將鬪入陰明門、門衞捕之、二月十日、上總馳傳奏、俘囚丸子迴毛等叛、敕相模上總下總等五國討之、十二日、上總奏、斬獲俘

囚五十七人、十四日、從四位下藤原岳守爲近江守、性寬和、士無賢不肖、傾心引接、人民老少莫不仰慕、十八日、召一百僧於紫宸殿、轉讀大般若經、每僧賜度者各一人、別試持經持咒拔萃者、於是其徒自四方至者數百人、及第者七十餘人、竝聽得度、皆以延字命名、二十二日、地震、聲如雷、二十六日、不豫、三月八日、地頻震、十三日、賑伊豆淡路飢、二十一日、依前相模介橘永範請、置救急院於相模、二十八日、地震、夏四月三日、又震、五日、行幸神泉苑及北野、十七日、行幸冷然院、五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四品良貞親王薨、七日、不豫、十日、御武德殿閱武藝、二十二日、避暑冷然院、是日、地震、是月、太宰府獻白龜、六月二日、祈晴、三日、賑越中飢、是日、公卿上表賀白龜瑞、五日、敕止慶賀、八日、公卿重表賀、式部省及僧綱等亦上表賀、十三日、詔改元、大赦天下、令天下無輸今年田租之半、又復徭役、十日、大分之郡嘉瑞所出、全免今年田租、二十四

日、地震、不豫、二十五日、地又震、二十七日、疾瘳、秋七月二日、祈雨、六日、又祈、七日、飄風起、自春興殿轉至右近衞陣、簸揚炬屋、二十六日、棲鳳樓閣道有體骨、二十八日、賑出雲飢、晦、震于東西二京、凡十一所、是月、因幡宇倍神爲官社、先是國中失火、將及國府、國司祈之神、風止火滅、故有是命、八月五日、大雨洪水、人畜漂損、六日、遣使巡察京中被水害者、齎米鹽賑給之、八日、遣使攝津河內、巡察水害、開便近倉庫賑給之、九月、鑄長年大寶錢、遣左中辨藤原嗣宗等築茨田堤、冬十月朔、丸部明麻呂讚岐三野郡人、外從八位上已西成之子也、年十八入仕京師、積勞任本郡大領、請讓其父、自守子職、孝養盡備、父母既老、其家與明麻呂相距十里、明麻呂定省不懈、朝夕往還、國司上言、請准式褒貢舉、敕叙三階、免戶田租終身、五日、行幸神泉苑、七日、地震、十日、御內裏射場賜錢有差、十四日、不豫、二十日、地震、二十二日、行幸神泉苑、遊獵北野、

二十六日、行幸雙岳放隼、十一月三日、下野言、藥師寺天武天皇所建也、坂東十國度者、咸萃於此、惟有別當、無講讀師、故令國講師勾當雜事、求諸故實、未覩所由、請準太宰府觀音寺、簡戒壇十師中智行具足者、充講師、便爲授戒阿闍梨、敕停別當、置講師、十二月二日、地震、四日、刑部少輔和氣齊之坐不敬、流於伊豆、晦、大判事讚岐永直流於土佐、能登言、渤海入覲使王文矩等一百餘人來、是歲天下洪水、秋稼不稔、

二年己巳、春正月六日、授廢太子三品、尋薙髮、改名恒寂、二月朔、以少內記縣犬養貞守、直講山口西成爲存問使、遣之能登、二十五日、置弩師于對馬、三月五日、行幸水生瀨野、六日、大和守藤原長岡卒、最長武藝、供步騎、累歷諸國守、所在以淸幹稱、十日、地震、十四日、不豫、是日、存問使上彝震啓及中臺省牒案、十九日、宴公卿及近習於內殿、賜衣被、二十一日、行幸雙岳、迴幸冷然院觀魚、

夏四月五日、初承和七年定諸國穀直、至此穀價踊貴、錢幣差賤、而諸國猶守舊程、不隨時宜、因敕改前令、一從今日、因陸海之輸、準京師之法、定其估價、立爲恒例、十日、隕霜、十三日、地震、二十八日、渤海使入京、遣使慰勞、五月朔、日有食之、二日、渤海使詣八省院、獻啓函信物、三日、授王文矩從二位、其他有差、五日、帝御武德殿、觀馬射、六軍擁節、百寮侍座、敕文矩等陪宴、擇侍臣善辭令者、接伴、藤原衛中選、賜續命縷佩之、使人歎其儀範、是日敕曰、五月五日、佩藥玉飲酒者得壽、其賜使人藥玉與酒、藥玉即續命縷也、文矩望見時康親王曰、皇子有至貴之相、後必登天位、有藤原宗直者、侍藩邸、其兄仲直善相、戒之曰、君王有天子骨法、汝善事之、親王後果即位、是爲光孝帝、十日、饗文矩等、十二日、遣參議小野篁等於鴻臚舘、賜璽書及太政官牒發遣、十五日、講金光明經於清涼殿三日、二十五日、行幸神泉苑、公卿集美福門、終日宴樂、六

月朔、以霖雨、遣使巡檢京城飢民、開倉廩以賑恤、是月、不豫、秋七月四日、地震、十九日、又震、冬十月二十六日、敕、賜非人逸勢男龍劒實山等本姓、聽入京、十一月二十二日、皇太子上表、賀帝四十算、獻奇翫珍羞水陸雜物、帝御紫宸殿、宴樂終日、二十九日、藤原嗣宗卒、少遊學館、自是出身、嗣宗不避寒暑、夙夜在公、帝好其忠勤、特優寵、十二月七日、西南有光、十三日、太宰府驛奏、豐後權守登美直名謀反、閏月十日、車駕巡省京城、賑給貧窮者、過獄前、問是誰家、右大臣良房奏曰、囚獄司、帝憫然、因敕盡放囚徒、群臣皆呼萬歲、二十一日、公卿已下飲宴於侍從所、賜姓有差、先是紀伊守伴龍男與國造紀高繼有隙、發兵捕高繼、敕勘龍男罪、二十九日、大雨、是歲、唐商船至太宰府、

三年庚午、春正月三日、地震、四日、覲大皇太后於冷然院、太后使帝階下乘輦而還、初帝每朝必步、是日太后欲觀帝御輦之儀、帝

固辭、太后不許、帝諾之、左右咸曰、唯命是從而可也、於是帝至簾前、北面而跪、輦進、帝猶且步下殿、沒階乃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此、夫孝自天子以達庶人、誠哉、有淚下者、

山縣禎曰、天皇朝太上天皇者盛事也、而先是歷朝、史不見天皇朝太上天皇及使人問其起居之文、其事不可考也、至于帝、有嵯峨淳和兩上皇、而年年朝之、又遣中使時候其起居、史必錄之而不略、嘉祥三年朝大皇太后、太后欲觀帝階下乘輦之儀、而帝以爲不敬固辭之、太后不聽、而帝猶不敢安、問之左右、而後始決其意、至簾前而跪、下殿而上輦、其恭謹謙遜、溢於辭容之間者、千歲之下、使人肅然悛容、嗚呼帝孝順盛德、於先皇有光矣、

六日、不豫、十六日、垂簾觀踏歌、二十日、內宴、不御仁壽殿、更御清涼殿、垂簾觀舞妓、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六日、敕左右京職五畿內

諸國司、搜捕盜賊、疫癘流行、晦、有流星、竟天墜東、大如月、二月朔、不豫、三日、分遣六衛府佐已下、捕京師群盜、令左右近衛各十人巡檢東西、五日、大漸、召皇太子及大臣於牀下、受遺制、放鷹犬籠鳥、是日、諸衛府警固、十日、遣使賑恤京師貧民、十六日、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富士麻呂卒、性溫雅、少遊大學、頗涉史漢、兼便弓馬、帝在東宮、稍被恩遇、承和中爲中將、久在宿衛、能得士卒歡心、帝稱爲有將帥之才、及卒人皆惜焉、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二日、召僧實敏、明詮、光定、圓鏡等於清涼殿、講論法華經、三日、帝隔簾聽之、三月三日、大中臣淵魚卒、立性謹密、諳練祀事、爲祭主、二十八年、承和十年致仕、家居謝絕人事、優游卒歲、五日地震、十一日、受永不殺生戒於僧道詮等、修理破壞寺院一百所、十二日、鈴印櫃鳴、十六日、彌留、左右檢非違使獄囚、除盜之外、悉從放免、十八日、聽流人和氣齊之、讃岐永直入京、免豐後權守登美直名、紀伊守伴

龍男等罪、十九日、帝落飾受戒、二十一日、地震、是日、帝崩於清涼殿、年四十一、諡曰仁明天皇、世稱深草帝、置國忌齋於東寺、遺制薄葬、以帛布代綾羅、停皷吹方相、帝叡哲聰明、包綜衆藝、最耽經史、講誦不倦、諸子百家之書、莫不通覽、兼愛文藻、精辨漢音清濁、工射善書、淳和帝工草書、帝妙得其法、人不能別也、常留意醫術、嘗從容謂侍臣曰、朕年甫七歲、得腹結病、尋患頭風、加元服後、又患胸痛、如錐刺刀割、於是服七氣丸紫苑生薑等湯、不効、冷泉聖皇誨朕餌金液丹、遂得効驗、而謂石毒急發、則恐難制、故別服救解之藥、及今熱發多變、危篤不救、而此是朕本病、而數亦至矣、世人不知、必謂朕妄餌丹藥、又服救解之藥、自取敗也、故今爲卿等言之、庶免後世之譏、帝從少小尫羸、然春秋踰四十、蓋由服食輔養之力者歟、帝最耽音樂、常事宴遊、歌舞奢麗、冠絕古今、其大嘗會神宴、奏拾翠樂、其他所作亦極巧妙、初朝廷定五節舞妓、大嘗會

五人、皆預叙位、故權貴競進其女、新嘗會四人、以不預叙位、人皆辭避不進、嗟嘁帝好內、因制令公卿及女御輪番進之、以爲採納之便、帝亦傚之、於是諸家競進其女、以僥倖天恩、費用不貲、有破產者、帝已精音律、如夏井樂及夏引樂長生樂笛曲、皆其所親製、於是音樂盛行、而公卿以下通聲律者、前後輩出、如左大臣源信、中納言藤原諸葛、及高橋文室麻呂、藤原貞敏、大戸清上、尾張濱主、和爾部大田麻呂、命婦石川色子等、尤爲稱首、初桓武帝遷都平安、營造宮室、窮極工巧、至帝尤好奢靡、後宮之飾、冠絕古今、大糜費國用、其於國本民政、蓋不甚用心、當時所施設、率瑣屑末事耳、喜賜臣下田地、前後所頒給甚多、莊園日增、由是府庫空虛、賦斂滋起、論者譏焉、然亦善擇治國之材、循吏輩出、故國郡之政、未至廢弛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文德天皇

文德天皇、諱道康、仁明帝長子也、母皇太后藤原順子、左大臣冬嗣女也、天長四年八月生、初爲親王、十年七月、朝覲、時七歲、動止端審、有若成人、觀者異之、承和九年二月、加元服於仁壽殿、及皇太子恒貞廢、立爲皇太子、嘉祥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仁明帝大漸、遺詔皇太子柩前即位、既而帝崩、皇太子退御宣陽殿東庭休廬、左右近衛少將各一人、率近衛等陣於休廬、左右大臣率諸卿及少納言左右近衛少將等、獻神璽寶劔符節鈴印等、即日駕輦車、移御東宮雅院、二十五日、葬仁明天皇於紀伊郡深草山陵、二十七日、暴風雷雨、嵯峨山陵樹倒、遣中納言安倍安仁檢之、是日、公

卿上言、施事天下、猶稱令旨、恐於視聽有所疑、請改令爲敕、不許、四月二日、太宰帥葛井親王薨、桓武皇子、幼而警悟、年六歲、勅賜帶劍、後歷兵部卿上野常陸太守、叙三品、親王善射、有外祖坂上田村麻呂之風、嵯峨帝嘗御豐樂院、觀射禮畢、敕諸親王及群臣、各以次射、親王時年十二、帝戲謂曰、弟雖少弱、當執弓矢、親王應詔而起、再發再中、時田村麻呂侍坐、喜甚、起座抱親王而舞、進奏曰、臣嘗將數十萬衆、征討東夷、實頼天威、所向無敵、自料勇略、兵術多所不究、今親王年在齠齔、武伎如此、非臣所及也、帝笑曰、將軍褒揚外孫、何甚過多、親王耽聲樂、晩年益縱飮讌、支體羸僊、竟至於成疾、至是薨、三日、公卿上表、勸進即位、至是凡三、許之、六日、帝公除、百官吉服、是日、地震、十五日、又震、十七日、帝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四、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常、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房、並如故、尊所生女御藤原氏、爲皇太夫人、授群臣位

各有差、十八日、宣詔內外曰、易月之制、雖據舊章、臣子之道、須存心喪、宜命有司、朞年之內、禁宴飮作樂及著美服、二十二日、詔放還佐渡流人金刺福貴滿、二十六日、詔、山野之禁、本爲鷄雉、至於草木、非有所制、如聞所司不熟事意、嬌峻法禁、奪入斤斧、捕入牛馬、絕其往還、妨其樵蘇、爲民之患、莫甚於此、又聞豪貴之家、非有官符、妄占山野、多妨民利、如斯之類、並早禁斷、江河池沼之類、亦同准此、是月、天寒、五月二日、大風折木、四日、大皇太后橘氏崩、年六十五、后未笄時、法華寺有尼禪雲、把后臂謂曰、娘子後當大貴、后資性寬和、風容絕異、垂手過膝、髮委於地、嵯峨帝立、冊爲皇后、專務化導、宮閫邕穆、朝野稱之、帝敬重加隆、后篤信佛、建檀林寺、世稱檀林皇后、后嘗多造寶幡及繡文袈裟、窮盡巧妙、左右不知其意、後遣沙門慧蕚於唐、以繡文袈裟施僧伽及康僧等、以寶幡鏡奩之具、藏五臺山寺、又與弟右大臣氏公議、開學舍、名學館院、

勸諸子弟誦習經書、時人以比漢鄧皇后、遺令薄葬、不營山陵、先是民間訛言、今茲無毋子、三月三日、不可以造餻、毋子者野草名也、時俗用以造糕、故云、識者惡之、至于三月宮車晏駕、未幾后亦崩、五日、葬嵯峨皇后、

論賛曰、檀林皇后以良家子、嬪於藩邸、及正位椒房、幽閑令淑、能副四海之望、雖治襲時習、崇信釋敎、而置學館院、敎育子弟、則當時帝王所不慮及也、遺令薄葬、愛惜民力、蓋有達於死生之理者、豈非賢哉、

九日、祈雨、十一日、雨水、十五日、追贈橘逸勢正五位下、詔、許歸葬、十七日、從五位下丹墀門成爲大和守、國多豪宗右姓、放縱不制、門成施政自如、無所迴避、境內夷晏、民皆戴之、門成雖無才學、長於政事、所到必樹風聲、從五位丹墀貞岑爲駿河守、爲政清厚、吏民稱之、十九日、以武藏奈良神爲官社、先是武藏奏請、檢古記慶

雲二年此社放光如火、其後陸奥夷虜反亂、本國發兵援陸奥、衆恃神威進擊、所向無前、老弱在軍者、得無死傷、和銅四年社中忽有湧泉、漑田六百餘町、民有疫癘、禱之輒愈、人命所繫、不可不崇、從之、二十一日、石見言、甘露降、二十六日、雨雹、大如鶴卵、六月三日、震於西寺刹柱、十一日、美作獻白龜、二十日、有流星、頭尾轉行、秋七月二日、賑左右京貧窮者、五日、備前獻白龜、九日、以皇女晏子內親王爲齋宮、慧子內親王爲齋院、以從四位下藤原古子、東子女王、藤原年子、藤原多賀幾子、藤原是子、並爲女御、古子冬嗣女、多賀幾子良相女也、十日、石見獻甘露、二十四日、大雨、壞大極殿前龍尾道十二丈、八月三日、詔以遠江角避比古神列官社、先是遠江奏言、此社瞰臨大湖、湖水所漑、擧國賴利、湖有一口、開塞無常、塞則民被水害、開則民遭豐穰、一開一塞、神實爲之、請加崇典、爲民祈利、從之、四日、右兵衛督坂上淨野卒、田村麻呂之二子

也、少承家風、武藝絕倫、最善騎射、年二十七爲陸奥鎮守將軍、後爲陸奥出羽按察使、在任數年、夷民和親、關塞無事、十一日、公卿上表、賀白龜甘露之瑞、帝謙讓不當、十九日、群臣又奏賀、敕止慶賀、二十一日、公卿重表請賀瑞、許之、二十三日、遣使奉賫劒明鏡名香綵帛於八幡宮及香椎廟、二十四日、天南有聲如雷、二十六日、地震、九月朔、日有食之、八日、右京人獲白龜於攝津島上郡獻之、十一日、使少納言鎌藏王等奉幣大神宮、加馬五匹、獻神馬蓋始于此、十四日、遣參議藤原助於賀茂社、奉神寶禱國家平安、十五日、遣使春日社、加神位、奉神寶以禱平安、以白龜瑞、詔免攝津島上郡今年之調、美作英多郡、石見安農郡、備前盤梨郡、當年庸、獲龜者叙位賜物、又免五畿七道諸國、承和六年以往調庸未進、二十一日、遣使奉幣攝津住吉社、賽宿禱、二十三日、七月大水山崎橋壞、帝以爲河橋易壞、由水浸齧、如得其便地、自無所害、敕遣

中納言安倍安仁、源弘、參議滋野貞主、伴善男等、就山崎以察利害、求便地、遂置河橋、二十六日、大祓建禮門前、遣侍從島江王於大神宮神祇大副中臣逸志於賀茂大神社、神祇權少祐占部業基於尾張大神社、又班幣天下名神、以告甘露白龜之瑞、冬十月十六日、出羽言、地大震、山崩谷湮、壓死者多、二十日、遣使園韓神社、紀伊日前國懸伊太祈曾社、奉神寶位階、賽宿禱、十一月六日、治部大輔書主卒、爲人恭謹、善修容儀、嵯峨帝在藩時、頗見知賞、書主善和琴、因爲大歌所別當、時新羅人沙良眞熊者、善新羅琴、書主從而受習、遂究其技、後爲和泉守、有政績、遷備前守、亦以清平稱、後請改姓、因賜姓興世朝臣、二十三日、詔遣使優恤出羽國遭震災之民、收埋殘屍露骸、二十五日、立皇子惟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源信爲傅、嵯峨之皇子也、

　永井定宗曰、親王生而僅九月、立爲太子、當此時、惟喬既四歲、

　固宜立矣、而立惟仁者、以其爲攝政良房之外孫故也、天皇雖欲立惟喬、豈能得乎、

　賴襄曰、論者以爲王室之衰、由文德以幼主爲嗣、余則曰、由仁明之用私於繼嗣之際而已、至文德之時、則藤原氏勢已成矣、不然文德何以不敢立所愛長子、而立生甫九月之嬰兒乎、

　山縣禎曰、良房以外戚攝政、威權甚重、天皇立太子、有不出於其意者焉、文德崩、清和以幼冲繼大位、權全歸外祖、藤氏專權、皇威漸衰、其勢既見於此矣、

十二月十四日、雷、

仁壽元年辛未、春正月十二日、地震、二十七日、敕、去年特有所思、天下大小諸神、或本預官社、或未載公簿者、有位更增一階、無位新叙六位、唯大社名神、雖云無位、授從五位下、而今考之、六位其階有四、奉行必應有疑、宜除五位外、不論位有無、共叙正六位上、

凡品位制、所以叙王臣尊卑、本無關於神祇、唯天武帝以高市牟狹等有靈驗、詔陞其品而祀焉、則固有尊卑禮數之等也、然其制不詳、至勝寶神護間、奉八幡神品位戶田、其制適與王臣食封位田之數合、而其他若伊與伊曾乃神、大山積神、雖各授神位封戶、不準王臣之例、則亦非必據令制以定階級也、但神祇叙位乃昉于此、時僧道鏡竊弄威柄、欲假神威以逞其志、卽此制亦或出于其意、和氣眞綱所謂道鏡懷覬覦之心、徧邪幣于群神者、蓋謂此類也、然授位之制、後遂爲例、自寶龜訖弘仁、因祈禱報賽、崇其祀者、皆奉位勳、但其數無幾矣、自承和後、群神授位日多、至此天下大小之社、皆授位階、下至仁和、叙位進階、無歲不擧行、然非必有封戶位田之奉、亦非槩秩神祇尊卑也、其國郡諸社、毋論威靈素著者、水旱兵疫、禱而有應、則必授位勳、特崇其社以鎭民心、故雖祀同神者、其社已異、則其位亦不同、而間有充戶田者、皆不因位

階也、凡授諸神位階、其策命必曰奉授御冠、其爵位勳等之目、雖同于王臣、而尊卑夐異、人神自別、固無相雜糅也、唯若大神宮及日前國懸諸社、未嘗奉位階者、蓋其尊嚴殊於他神也、晦、有流星、大如斗、二月二日、地震、十三日、以淸凉殿爲仁明帝燕寢、不忍御、轉其材造嘉祥寺佛堂、三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地震、夏四月四日、地震、八日、帝始御紫宸殿、二十五日、召從四位下春澄善繩於北殿、講文選、二十八日、詔改元、晦、地震、五月八日、雨水、九日、祈晴、賑給左右京不能自存者、十一日、地震、二十四日、又震、六月三日、祈晴、五日、分遣使者畿內、賑遭水者、秋七月八日、地震、二十二日、夜有物墜殿前、如火光、八月十日、大雨水、式部省獻異鳥雛、敕放之、十四日、以比年大水壞民廬舍、詔免左右京及五畿內今年調、被害甚者、量加賑恤、十五日、遣左右檢非違使、賑給京師被水害者、九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六日、前近江守藤原岳守卒、少游大學、

涉史傳、工草隷、資性寬和、士無賢不肖、傾心引接、天長中侍仁明帝於靑宮、應對左右、擧止閑雅、甚被器重、爲內舍人、尋丁父憂、哀毀過禮、嘉祥初遷近江守、有殊政、百姓悅服、旣而罷歸、無復榮進之心、論者高之、冬十月五日、地震、十三日、又震、二十六日、御禊、十一月六日、日中有黑子、大如李、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三日、大嘗、十二月十五日、遣使賑伯耆飢民、出雲飯石仁多兩郡百姓、給復一年、二十五日、遠江城飼郡百姓、給復一年、是歲、冬溫、

二年壬申、春正月三日、帝覲中宮於冷然院、群臣扈從者、賜宴於東釣臺、恩賚有差、十二日、諸衛府獻毅杖、二月三日、地震、八日、宮內卿滋野貞主卒、天長中奉敕與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一千卷、名秘府略、又撰經國集二十卷而上之、臨終遺戒子孫、殯殮一從儉薄、身死之後、唯齋供而已、貞主身長六尺二寸、涯岸甚高、雅有度量、而天性慈仁、恐語傷人、其在銓官、汲引進士、隨器

選叙、嘗上便宜十四事、又論太宰府衰弊日甚、由選吏不精、不省、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愍惜焉、初貞主有宅在西寺之南、捨而創寺、奏請爲西寺別院、營搆摸唐慈恩寺、因號慈恩寺、十日、丹波權守伴成益卒、少入大學、及長能文章、登進士科、爲左京少進、累爲左中辨、成益爲人質直、奉法不阿權貴、議僧善愷之訴、奪官爵、帝卽位出爲丹波權守、境內淸肅、以廉潔稱、十九日、播磨言、紫雲見、播磨守和氣仲世卒、淸麻呂之三子也、性至孝、奉公忠謹、每寢未嘗趾宮闕、初爲近江介、所得俸祿、悉賑貧民、爲彈正大弼、臺無南門、奏移中院西門、以爲臺門、出私財、買近江高島郡田五町、充厨費、及爲播磨守、淸靜而化、民懷其惠、及卒百姓慕之、二十日、彗星見、二十五日、越前守藤原高房卒、身長六尺、膂力過人、有意氣、不拘細謹、天長四年任美濃介、威惠兼施、屬託不行、發姦摘伏、盜賊屏息、安八郡有陂渠、隄防決壞、土人相傳、陂渠有神、不欲過

水、逆之者死、故前守因而不修、高房發民修之曰、苟利於民、死不恨、由是溉灌流通、後世賴之、席田郡有巫、爲妖術咬心、黨與蔓衍、民被害、長吏恐怖不敢入其界、高房單騎馳入捕而罪之、妖害遂絕、歷備後肥後越前守、所在著稱焉、

山縣禎曰、大凡人不學、則昧義理、於鬼神幽冥之際、尤不能無惑也、巫祝僧徒、因以禍福利害之說、蠱其心、雖高才之士、爲之惑、往往貽害於國家者有之矣、如高房之追捕妖巫、與西門豹之事畧相類、斷然不惑乎世俗鬼神之說、非明達之士、其能如此哉、宜所在皆著政績、嗚呼爲人上者、如何可無義理之學邪、

二十七日、右兵衛佐紀最弟卒、膂力過人、登高陟深、輕捷少偶、逮捕京畿盜賊姦宄、漸以絕盡、三月朔、日有食之、六日、賜左右近衛官人已下見直者物、賑給京師尤貧者、七日、近江獻椒魚、八日、遣使賑給播磨飢民、十一日、詔諸大寺、每年起四月一日、迄八月三

十日、讀大般若經、禳水旱、永以爲式、十二日、地震、十三日、敕、洪範八政、食居第一、食貨志又云、國無粟而可活者、自古未之聞、然則王政之要、生民之本、唯在務農、頃年諸國所告不堪佃、其數居多、是由國郡官司不勤地利、不重民命之所致矣、甚非所以選擇良吏、委付黎元之意也、凡治田、克勤則畝益三斗、少惰則損亦如是、其種而少惰、所損尙然、況廢而不耕、其費更甚、一畝之田、可食一戶、一畝不耕、一戶受飢、既多不耕之地、何少受飢之人、古者州郡官長、春出行田、若有不耕、課而田之、獲者公私半之、古人至重地利如此、宜下諸道、令曉此情、國郡司等、躬自巡視、修固池堰、催勸耕農、力者褒而錄之、懶者督而趣之、十五日、賑給河內若狹因幡飢民、夏四月十八日、地震、五月五日、停騎射走馬、二十七日、大和言、紫雲見、是日、京師甘露降、大和越前加賀但馬因幡伯耆隱岐播磨長門並言、甘露降、六月三日、地震、十三日、遣使賑土佐飢民、

秋七月十日、祈雨、十三日、免遠江城飼郡貢賦、十九日、給復肥前豐後貧民一萬六千餘口、二十七日、六位以上借官物而身沒者、盡從恩免、二十八日、風雨傷禾稼、八月晦、地震、閏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大風發屋拔木、十六日、以廩院米賑京師被風災者、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七日、大雨、二十九日、祈晴、九月八日、地震、冬十月五日、又震、遣使奉幣天下諸神、賽宿禱、十八日、地震有聲如雷、十一月七日、地震、勘解由次官菅原善主卒、少聰慧有口辨、美容儀、年二十三及第、十二月二十日、前參議源明卒、性甚頴悟、嵯峨帝頗器重之、及帝崩、明哀慕過甚、廢學爲僧、改名素然、居橫川、稱橫川宰相入道、二十二日、參議左大辨小野篁薨、年五十一、參議岑守之子也、弘仁中岑守爲陸奧守、篁從父赴任、日慣馳馬、後還京師、不復事學業、嵯峨帝聞而歎曰、斯人之子、而猶爲弓馬之士乎、乃折節爲學、十三年及第、累官爲彈正少弼、坐事配流、數年赦歸、

帝愛其文才、歲餘復本位、至參議左大辨、篁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文章冠絕當時、草隸有二王之迹、後世模楷焉、初在太宰府、唐人沈道固者、時居鴻臚館、聞篁有才思、數以詩賦相唱和、常美其富艷、弘仁中帝幸河陽館、賦詩一聯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以示篁、篁曰、聖作甚佳、但改遙作空最好、帝愕眙曰、是白樂天之句、遙本作空、朕聊試卿、適見卿與樂天詩情相同也、時樂天集始至、藏在秘閣、人未得見、以故大爲帝所稱美、其精詩如此、平生所作、往往有與樂天句格相似者、世以此重之、然爲人不羈好直言、不爲當世所容、忌其才者、呼爲野狂、以篁狂音相通也、故篁有暗作野人天與性、自古狂官世呼名之句、世稱野相公、世傳嘗讀書下野足利鄕、置校、其藏書傳至後世、聖廟傍有一室、安置篁木主、今見存焉、浚、

三年癸酉、春正月十三日、地震、十五日、又震、十六日、從四位上正

躬王爲丹波守、以清簡稱、部内不敢欺、二月五日、觀藏鈎戲、密令紀夏井藏之、夏井曰、小女青衣而簪白花者、左手中有之、帝乃探得大喜、帝不好巡幸遊覽、故與宮人爲此戲、十四日、治部少輔藤原關雄卒、少屬文、性好閒退、常在東山舊居、耽愛林泉、時人呼爲東山進士、承和初淳和上皇嘉其爲人、特詔徵之、關雄不獲已而起、帝待以優禮、從事左右、尋任勘解由判官、司務繁劇、非其好也、後以病請罷、不允、關雄好鼓琴、淳和上皇賜秘譜、由是稍得其妙、又能草書、敕書南池雲林兩院壁、二十日、帝移自東宮、御梨下院、制、今所生男女、除親王之號、賜朝臣之姓、但前號親王、不在此限、晦、行幸冷然院、遂幸右大臣藤原良房第、覽櫻花、是月、京師畿外皰瘡流行、死者衆、三月十八日、地震、二十二日、大和守丹墀門成卒、二十七日、以穀倉院糶鹽、給京師患皰瘡者、先是外從五位下山田春城遙爲駿河介、是月請而赴任、時國人迎神於伊豆、名阿

氣大神、國司爲之建祠、祠官托言靈異、誑惑國人、春城登時考訊、糾其詭僞、自是妖言永絕、吏人服其聰察、夏四月二日、地震、十八日、成康親王薨、二十六日、詔曰、當春夏陽和之時、草木皆有以榮、而吾百姓疾病、或阽於死亡、朕之不德、撫育乖方、憂惕之誠、罔知所濟、月令春夏下寬大之令、須德化之政、以順天常、以救災變、有司務修職任、欽奉時訓、罪疑從輕、賞疑從重、貴埋胔掩骸之仁、崇養老矜孤之德、可大赦天下、但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令天下州郡勿輸承和十年以往調庸未進、優復百姓、息當年徭十日、其疾病者長吏躬自巡視、量給醫藥、五月四日、詔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上野陸奥、分寫大藏經、以進、十四日、詔武藏信濃寫大藏經各一部、二十二日、詔美濃出穀二千一百斛、給患皰瘡者、二十五日、加贈橘逸勢從四位下、二十九日、左兵衛督藤原助卒、少遊大學、頗涉史傳、性清直不憚毀譽、廷臣爲之跼蹐、六月二日、菅原梶成

卒、練達醫術、最善處分、朝廷以其明醫經、欲令質問疑義、承和初爲遣唐知乘船事赴唐、六年歸朝、爲外從五位下侍醫、四日、太宰帥葛原親王薨、桓武之皇子也、幼而穎悟、及長恭儉、不傲於物、歷覽史傳、常以古今成敗自戒、天長二年上表請子女皆罷其王號、賜姓平朝臣、不許、頻請乃許之、親王久在式部、閑習職務、凡在舊典、莫不達練、擧朝重之、敕賜輦車入宮、儀異諸親王、臨薨遺令薄葬、辭監護喪事、秋七月四日、地震、十五日、又震、二十二日、又震、二十七日、薩摩民家之女福依賣、父母老無男子、皆病在牀、傭力以養之、侍湯藥二十餘年、雖生長於草野、略閑禮義、恭敬父母、未嘗怠惰、賜爵三級、八月朔、西京失火、延燒百八十餘家、十日、給復伯耆百姓一年、二十四日、地震、百濟河成卒、年七十二、其先百濟人、長武藝、能挽强弓、兼善圖畫、所寫古人眞草木等、精妙如生、嘗在宮中、令人喚從者、辭以未識顏容、河成卽取紙圖之、其人案驗得

之、又嘗招飛彈匠人某、某至、河成乃啓廊戸延之、忽見其內死尸橫仆、腸腐臭甚、匠怪畏將旋、河成大笑、卽復就視、畫戸形障子、方知假物、世之言畫者取則、後爲從五位下安藝介、時人榮之、九月朔、大風發屋拔木、十四日、詔太宰府出穀三萬八千七百餘石、給管內患皰瘡者、是秋、僧圓珍附唐商欽良暉船赴唐、路遭颶風、漂至琉球、遙見數十人執戈矛立岸上、時風息、不知所赴、良暉哀號曰、我等將爲琉球所噬、若何、圓珍祈佛、忽得東南風、獲免、琉球俗以鈔掠爲事、世以爲啖人之國、冬十月二日、地震、虹見於太政官廳前、十六日、免安藝佐伯山縣沙田三郡今年徭役、十一月十三日、地震、十二月八日、以陰陽寮奏、令諸國郡及國分二寺、攘陰陽法、每年鎭害氣、二十一日、相模權介山田古嗣卒、天性篤孝、廉謹寡言、幼喪母、敬事從母、嘗讀書傳、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後丁父憂、哀毀過禮、天長中轉

大外記、公卿毎諮詢焉、古嗣推薦文士、多見擧用、
齊衡元年甲戌、春正月二十八日、覲于中宮、二月十五日、以尾張河溢、詔復課口三分之一、三十日、遣使賑丹後飢民、三月九日、下野人秦部正月滿妻、秦部總成女也、性謹篤、夫亡後、撫養遺孤、不肯再醮、持節彌固、常修功德、以資冥福、國人稱之、於是復其身、賜爵二級、二十三日、以不動稻三萬五千束、賑石見飢民、是春、天寒隕霜、夏四月十三日、帝移自梨下院御冷然院、二十六日、尊皇太后曰大皇太后、皇太夫人曰皇太后、肥前豐後窮民九十餘人、給復一年、二十八日、陸奥奏去年不登、百姓困窮、兵士逃亡、已乏屯戍、今虎狼之徒、爭事强盜、逆亂之萌、近在目前、請發兵二千、以備不虞、敕許一千、五月十五日、敕陸奥以穀一萬石、賑給俘夷、十七日、地震、二十六日、加賀人和邇部廣刀自、年十四適山城人秦眞勝、夫亡廬於家側三十餘年、哀慕不渝、言及悲泣、於是褒賜爵二

級、是月、甚寒、山北微雪、六月十三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常薨、天資深沈、風神爽秀、在官擧止閑雅、言論和順、務進才能、退讒佞、時人以爲有丞相之器、嘗奉敕預撰日本後紀、稱東三條左大臣、晦、地震、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三日、石見言醴泉出、三日涸、二十七日、大風雨洪水、是月、備前貢一僧、斷穀不食、敕置神泉苑、男女雲集、視者如堵、呼爲聖人、一日僧如厠、有人窺之、米糞如積、於是人始知其詐、然兒婦猶稱米糞聖人、信仰不止、八月朔、地震、十六日、陸奥奏、鎭守將軍伴三宗卒、有膽略、撫邊有方、及卒民夷悼之、二十八日、右大臣右近衛大將藤原良房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源信兼右近衛大將、九月二十日、地震、二十三日、大納言源信罷右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良相兼右近衛大將、良相冬嗣之子也、晦、陸奥百姓給復一年、十月九日、備前守藤原大津卒、軀幹短小、而意氣難奪、尤善步射、天長中爲備後守、有善政、民庶歌思、

後累遷伊豫守、在治歳餘、境内豐稔、百姓富贍、二十三日、公卿奏讞前伊豆守百濟康保毆殺部下百姓數人、罪當死、詔減死一等、處遠流、十一月三日、地震、二十二日、又震、晦、詔改元、
二年乙亥、春正月十五日、陸奥奏、奥地俘囚、殺傷同種、事須警備、請加發兵二千、許之、二十二日、以京師多盜、詔搜索之、前山城守藤原松影卒、爲人嚴正、鬚眉如畫、天長中東宮僚屬妙選名流、松影風望夙著、擢爲少進、松影四入式部、諳練故事、其進止容儀、得於天性、後爲式部者、皆以爲模階焉、二十七日、陸奥復請加兵二千、敕曰、夫邊要之寄、安危攸繫、愼微慮萠、理固當然、今臨農時、多動士衆、恐懷患役之嗟、終乏如歸之志、凡用兵之道、未必貴多、苟奮其力、一以當千、宜簡拔近城兵一千人、和誘其心、精練其武、能守衝要、以備機急、又知騷擾之由、發於飢困、故賜賑給料穀一萬斛、不論民俘、務加優恤、開以恩惠、慰其窮窘、二月三日、長星見、十

三日、備中言、吉備津彦神庫内鈴鏡一夜三鳴、十七日、詔右大臣藤原良房、參議春澄善繩等、修國史、三月十三日、禁京畿隱首、括出附帳、十七日、大風雨、二十六日、制、許大和檢非違使正六位上伊勢諸繼把笏、檢非違使把笏始于此、夏四月二日、地震、十日、禁私養鷹鷂、是月、天寒隕霜、閏月十四日、有狐走過御前、帝親射而獲之、十五日、大雨水、十九日、賑給相模飢民、割美濃多藝武義二郡、置石津郡、上二郡、二十三日、祈晴、二十八日、太宰府馳驛言、日向守嗣岑王發兵、將殺推討使田口房富、詔免官爵、是月、左右馬寮馬疫死殆盡、五月十日、地震、十一日、又震、二十三日、東大寺奏、大佛頭自墜、遣參議源多告之佐保山陵、六月朔、日有食之、六日、震建禮門前柳樹、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六日、敕太宰府檢括浪人、申嚴延暦十六年之令、秋七月朔、紀伊守紀眞高獻甘露、二十六日、地震、八月朔、又震、二日、又震、十日、兵庫鼓自鳴、

二十五日、地震、九月七日、有狼入東宮、害人、九日、地震、十日、又震、十一日、大雨、十九日、地震、二十日、又震、二十八日、修理大佛司撿校眞如、大納言藤原良相等奏請、命天下人民、納財助用、如天平故事、不論一文錢一合米、隨力多少、皆得加進、若神祇望預功德者、命所司辨遻料物、詔可、諸大寺定額寺、及有封寺、皆置別當、或座主檢校、竝皆主寺務者、名號雖異、其實皆同、如東大、興福、天王諸寺、曰別當、延曆、醍醐、法性諸寺、曰座主、無動寺、熊野三山曰檢校、其他東寺曰長者、園城寺曰長吏、晦、地震、冬十月三日、又震、十九日、復出羽窮民一萬九千餘口、十一月十五日、地震、十二月十二日、又震、

三年丙子、春二月二十日、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一日、又震、三月三日、雨雹、九日、太宰府言、新羅三十人漂着、給粮放還、二十一日、帝受兩部灌頂於僧圓仁、是月、地數震、京師及城南屋舍壞、佛塔傾、

夏四月朔、地震、二日、又震、八日、駿河言、甘露降、二十二日、制、五世王服色、準諸臣、晦、虹見於辨官廳前、五月二十八日、雨水、六月朔、地震、二日、又震、三日、權中納言藤原長良薨、志行高潔、親睦諸弟、友愛天至、接士大夫以寬容、人無貴賤、仰慕之、弘仁末聽昇殿、時仁明帝在儲宮、特被親昵、花晨月夕、戲席射場、許以交敵、長良愈整冠帶、未嘗失儀、仁明帝崩、長良追慕悲泣、不噉魚肉、十一日、越中言、旱、十六日、地震、十七日、雷雨、十八日、地震、二十日、若狹言、旱、二十四日、詔試諸沙彌讀經及第者聽度、二十八日、地震、秋七月朔、祈雨、八月朔、特遣使神泉苑、試諸持咒有驗者聽度、七日、有虹見冷然院八省院太政官廳前、八日、安房言、天雨黑灰、十九日、狂人闖入近衛陣、射殺之、九月十三日、下總守春枝王卒、爲人謙遜、有吏才、敦崇佛道、承和初爲越後介、政績頗著、十年任能登守、田野荒廢、百姓疲弊、春枝悉心經理、涖職數年、民庶蘇息、部內大安、

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冬十月、地數震、十一月朔二日、並震、三日、帝受菩薩戒於刑部大輔春澄善繩、十四日、地震、十八日、御池水黑、數日復、二十二日、遣權大納言安倍安仁等於後田原山陵、告將配天、二十三日、大祓新殿、二十五日、遣大納言藤原良相祀天於交野圓丘、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地震、二十七日、常陸言、木連理、二十八日、美作獻白鹿、放之神泉苑、二十九日、常陸上言、鹿島郡大洗磯前有神新降、初郡民有煑海爲鹽者、夜半望海、有光屬天、明日有兩怪石在水次、高各尺許、狀類神造、民異之、明日有二十餘小石、環繞左右、如侍坐者、彩色非常、神憑人云、我是大奈母知、少比古奈命也、昔造此國、去住東海、今將濟民、故亦來歸、因祀爲官社、

天安元年丁丑、春正月十七日、敕造新曆、先是用大衍曆、年久差謬頗多、至是曆博士大春日眞野麻呂請依五紀曆、改造新曆、許

之、二十六日、曲宴、二月十九日、以右大臣藤原良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良相爲右大臣、二十一日、詔改元、以白鹿連理之瑞、免美作常陸二國百姓當年徭役廿日、及瑞祥所出苫田郡調、眞壁郡庸、今年可輸者、復諸國今年徭半、文武官授爵一級、賑老窮、表節孝、又詔曰、赦先聖所禁、數赦則害政、所以肆眚之詔今日寂寥、

山縣禎曰、古人有言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本邦自釋敎盛行、以赦罪爲美事、聖武孝謙數大赦天下、無歲無之也、自此之後、歷朝相襲、有事則大赦、盖其意以爲恩逮有罪、仁政之大者也、吁嗟是似仁而非仁、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帝以數赦爲政之害、其見卓矣、

二十八日、以述子內親王爲齋院、是月、地數震、三月四日、賜寶劒一雙於太政大臣良房、佩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十六日、遣左右近

衛兵衛檢非違使捕盜京南、十八日、遣六衛府舍人等、捕盜平城、
二十五日、遣使京南、禁遏姦盜、夏四月十九日、右大臣兼右近衛
大將藤原良相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安部安仁兼右近衛大將、
安仁參議寬麻呂之子也、二十日、地震、二十三日、以諸國多盜、復
近江相坂關、新置大石龍華二關、五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地震、
二十日、又震、晦、霖雨洪水、六月二十五日、太宰府上言、對馬島上
縣郡擬主張卜部川知麻呂、下縣郡擬大領直浦主等、相率焚守
立野正岑宅、射殺正岑及從者防人、參河上言、廳院東庫震動、秋
七月九日、河內越中等國司坐奏不堪佃田失實獲罪、諸國司以
九月七日奏國中損害、謂之不堪田奏、十六日、下制太宰府、宥對
馬島民爲賊所詿誤、及無罪死獄者妻子、十九日、虹見冷然院北
門東腋、是月、地數震、東南西北有聲如雷、八月七日、許攝津人從
八位下岸田全繼帶兵仗把笏撿國中非違、十日、天昏如霧、十五

日、藻壁門自頽、九月三日、右京權大夫長岑高名卒、幼而入學、年
二十一補文章生、承和初從藤原常嗣赴唐、高名清直奉公、前後
守七國、政尙嚴明、百姓不擾、常戒子孫曰、吾素清貧、家無斗儲、瞑
目之日、必從薄葬、旱、二十五日、地震、冬十月九日、地震、十二日、覲
御馬、賜侍臣各一匹、因幡權守南淵永河卒、嵯峨帝龍潛之時、與
朝野鹿取等侍讀書、承和中累爲太宰大貳、政以仁愛爲本、民庶
仰慕、尋致仕、朝廷以其宿老、優授下野守、頃之爲因幡權守、十三
日、雷雨、十五日、白雲竟天、二十三日、有女子、夜入藏殿、盜服御物、
即捕獲之、二十四日、陰陽寮漏刻皷自鳴三、十一月二日、陰陽寮
皷又自鳴、五日、右京大夫藤原衛卒、二歲喪母、比及五歲、問而知
之、哀慕感人、父內麻呂奇之、立爲嫡嗣、七歲遊學、奉文章生試及
科、時年十八、時人方之漢賈誼、弘仁末爲遠江守、政貴寬靜、百姓
欣戴、天長中朝廷善其治績、授從五位上、累遷式部少輔、有不法

者、必論斥之、不避貴戚、帝甚器之、後爲彈正大弼、王公豪右咸畏
憚之、十二月十八日、雷、二十二日、又雷、二十五日、肥後守清原有
雄卒、有風操、通政事、承和中爲攝津守、境內安靜、黎庶悅服、倉廩
充實、政化大洽、嘉祥二年、以治績最著、授從四位下、遷肥後守、進
從四位上、卒于官、百姓追慕焉、
二年戊寅、春正月五日、陰陽寮漏刻自鳴、二十八日、暴風大雨、二
月十七日、筑後高良玉垂神社火、二十二日、遣左近衛少將坂上
當道等、率官屬、搜捕京中群盜、二十八日、豐階安人爲大學頭、少
機悟、夙以好學知名、涉讀史傳、最精漢書、明法博士讚岐永直乞
骸骨、敕歸休於家、不停其職、是歲、帝敕曰、博士律令之宗師也、宜
令諸生就其第受業、於是永直敎授於家、式部省就行講竟之禮、
法家榮之、閏月十三日、雨雹、二十四日、肥後言、菊池城院兵庫皷
自鳴、二十五日、又鳴、二十八日、下對馬島百姓殺守立野正岑者

於刑官、鞠鞫其罪、三月十二日、以深草山陵爲祟、遣參議藤原氏
宗等祈謝、十五日、令相模介滋野安成講老子莊子於侍從所、是
日、召諸司能書者於常寧殿、寫般若理趣經百卷、二十三日、地震、
二十八日、無雲而雷、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以刑部大丞石川
宗主、大錄難波淸宗等矯官宣、作省符、放免罪人佐伯宮人等、下
刑官鞠罪、六日、雨雹、大如桊子、九日、夜寶皇寺火、十一日、空中有
聲如雷、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四日、大舍人寮火、五月八日、敕公卿
以左右馬寮馬競馳、左右近衛、左右兵衛、春宮坊帶刀舍人騎射、
十五日、大水、二十一日、大雨、二十二日、大雨洪水、河溢橋壞、東堀
川水入冷然院、左衛門督直廬漂流、左右京溺死者多、二十六日、
地震、無雲而雷、二十七日、遣使巡檢兩京水害、二十八日、無雲而
雷、遲明有星入月魄中、晦、出穀倉院穀二千斛、民部廩院米五百
斛、大膳職鹽二十五斛、賑給左右京、六月七日、和泉言、震雷壞廬

舍殆百宇、損田苗二十許町、人畜死傷、大木多摧、十日、有流星大如月、空中有聲如雷、十三日、地震、二十日、大宰府言、五月一日、大風暴雨、九國二島、盡被損傷、肥後菊池城院兵庫皷自鳴、不動倉十一宇火、左京亮山田春城卒、曾祖白金爲明法博士、該通律令、言法律者、咸資准據、春城年十五入學、遂授丹波權博士、以爲勉學之資、嵯峨上皇崩、仁明帝繼使卒業、侍校書殿、披閱秘書、內藏寮賜食、仁壽元年累授駿河介、爲政聰察、吏民畏憚之、境內駿河郡有神、號阿氣大神、新遷、自伊豆國司白官、建祠奉祀、禰宜祝等附會以奇異、誑惑百姓、春城考訊、窮其姦狀、歲時致享而已、吏民終服、春城性甚寬裕、而議論切直、無所阿避、不事細藝、不信禨祥、卓有儒者氣象、二十一日、大霧、無雲而雷、大風、秋七月十二日、祈雨、二十一日、相撲左右司率樂人、於新成殿前盛奏亂聲、二十七日、大雨、八月四日、若狹言、兵庫鳴、聲如鈴、二十二日、令眞言宗始

準諸宗、二十三日、不豫、二十四日、皇太子侍嘗藥、公卿大臣候陣頭、二十五日、親王公卿護夜東釣臺、二十六日、大漸、詔大赦、二十七日、崩于新殿、年三十二、諡文德天皇、世稱田邑帝、貞觀二年、置國忌於西寺、帝自登極、留心政事、性甚明察、能知人姦、專思昇平之化、不好巡幸遊覽、仁壽齊衡之間、頻得嘉瑞、以薦陵廟、至于禁網漸密、憲法頗峻、官署屢聞遷除之事、吏人還懷廢罷之憂、天下以比漢明帝、自帝即位、至是歲、天下群社列官社者、及奉位田封戶者甚多云、而聖體羸弱、頻廢萬機、在位不長、時人惜之、

賴襄曰、吾讀仁明文德二紀、非有暴虐之行、而吏民凋弊、數行赦令、而盜賊漸滋、何哉、紀稱仁明嘗巡視過獄、問誰家、右大臣良房從、對曰、獄也、帝憫然盡放其囚、我古聖王往往親錄囚徒矣、今人君而不知囚獄爲何物、且赦釋惡人、豈可爲法、世以此譽仁明之爲君、無識者之見耳、紀又稱文德垂心政事、禁網漸

密、善知人姦、頗傷於察、然頻廢視朝、委權外戚、則其所垂心者何政、而所察何姦乎、所貴於人君者、剛也、健也、不剛則懦、不健則懈、所以紀綱日壞、民輕犯法、不足怪也、自古守文之君、生深宮、長婦人手、坐享成業、謂其當然、不肯屬精勤政、外威嚴而內懦怠、憚見外廷公卿、而好居於內、委祖宗之天下於他人、而不省者、比比皆是、如二君之世、其亦然已、他日三善清行謂仁明好奢靡、後房之飾、雕鏤綺組、朝製夕改、府帑爲虛、賦斂滋起、推帝之意、必曰、是我宮中細娛耳、何有害及天下、殊不知人主有所好、則其下必有計供承補塞之使、不求而至、不知其所從出、終致使吏困民窮、起爲賊、亦其勢爾、文德之密禁網、盜亦有意濟之矣、識拔能吏、規畫民政、頗可稱述、而好行小惠於目前、而不知耳目所不及爲何如也、不能自治其本、以振紀綱、則胥以溺耳、本者何也、曰剛健勤政也、仁明壽四十一、文德三十二、其

不永年者、亦不勤之效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清和天皇

清和天皇、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也、母皇太后藤原明子、太政大臣良房女也、嘉祥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生、十一月立爲皇太子、天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文德帝崩、二十九日、遷御東宮、諸衛擐甲警備、九月六日、葬文德天皇於眞原山陵、七日、宣詔内外曰、朞年過密、雖從易月之制、率土黔黎、盡抱心喪之憂、宜禁飮宴作樂美服、八日、諸衛解嚴、十四日、宮中有聲如雷、二十二日、地震晦、有流星、自東南西北行、隕而有聲如雷、十月朔、日有食之、六衛府見直者賜絹綿有差、八日、陰陽寮漏刻銅器自鳴、十一月七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九歲、尊所生藤原氏爲皇太夫人、太政大臣良房、

左大臣源信、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相、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安倍安仁、並如故、良房以外祖、事無巨細莫不與聞、貴寵冠世、然資性謙遜、頗以盈滿爲戒、初文德帝愛長子惟喬親王、欲立爲儲貳、以待太子長、憚良房未決、良房憂之、欲使太子辭位、藤原三仁謂良房曰、懸象無變、太子無他、帝一日從容語之信、信曰、有罪可廢、無罪不可佗圖、帝不懌而止、以故得不被廢、

論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之道也、蓋諸母皆同埒、則母以子貴、嫡母所生、則子以母貴、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正嫡有子、則庶子雖長、不得立、此通制也、惟喬親王文德長子、而帝無正嫡、則嬪御皆同埒也、曷爲不立親王爲儲貳、而立幼冲之清和、此有所蔽而然也、清和所生藤原氏、以相國良房之女、位次稍貴於親王所生紀氏、然未至如魯隱公之母賤而桓公之母貴也、既立其子爲太子、曷爲不立其母爲皇后、六宮

爭寵、勢有所不可也、然則曷爲舍親王而立清和、良房之權重也、帝嫌太子之弱、而欲權立親王以待其長、此又不可行者也、使帝有明斷、則不畏良房之權、立親王以從長子守器之義、不然速正藤原氏之位號、以明嫡庶之分、不由此道而優柔不斷、既立之、又欲易之、此殆啓釁端也、豈不危哉、幸而帝納源信之諫、國本不動搖、此社稷之福也、親王退去閑散、固無慍色、清和亦不廢懿親、能存友于之誼、華蕚光耀、可謂兩盡其美矣、

九日、地震、十七日、大納言安倍安仁罷右近衛大將、二十一日、以中納言源定兼右近衛大將、嵯峨之皇子也、二十五日、詔改中宮職爲皇太后宮職、十二月八日、太政官奏曰、對馬島賊黨十九人、罪皆當斬、詔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此殺島守者不死矣、九日、始定十陵四墓之制、獻歲終荷前之幣、十日、改眞原陵爲田邑陵、十三日、地震、是歲、僧圓珍還自唐、讚岐人、空海之姪也、仁壽三年如唐、

留學六年、至是歸、後爲延曆寺座主、延長中賜謚智證大師、武藏陸奧大水、下野大風、出羽霜雹、加賀水旱、

貞觀元年乙卯、春正月十六日、以坂上當道爲陸奧守、廣野之子也、輕財重義、民夷安之、境内肅然、後卒於官、居貧無資、臨棺歛唯有布衾一條、國人莫不思慕、二十一日、美濃言、紫雲見、二十二日、筑前志摩郡兵庫皷自鳴、弓矢有聲、是日、能登言、渤海入覲使烏孝愼等百四人至珠洲郡、二十七日、京畿七道諸神進階及新叙位者、合二百六十七社、二月十日、春日祭、後以二月十一月上申、行春日祭爲例、是日中宮東宮發使、藤原氏爲關白者奉神馬、著爲永式、初藤原氏已尊奉本社、及延曆遷都、又建大原野吉田二社、通謂之氏三社、以擬朝廷三社、及其專權、置齋女以擬齋院、奉封戶祭料、次于伊勢、中葉以降、關白詣社、則公卿扈從執役、儀衛之盛、亦匹于行幸、二十七日、敕諸國修理神社、三月十三日、遣領

客使大內記安倍淸行、苅田安雄於加賀、存問使事、帝聞渤海
副使周元伯有文才、詔越前權少掾島田忠臣接對唱和、以時屬
諒闇、不入京師、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七日、賑給武藏下野陸奧出
羽加賀出雲、十五日、詔改元、二十三日、大納言安倍安仁薨、年六
十七、安仁身長六尺三寸、姿貌瓌偉、性沈深有威重、天長中除近
江權大掾、介藤原弟雄深相親善、委任政事、安仁爲政强濟、名聞
朝廷、秩限未滿、授從五位下、除信濃介、視事三年、境內肅然、終任
之年、進一階以奬勵焉、補藏人頭、承和中侍上皇于嵯峨、上皇甚
親任、爲院別當、事無大小、委決安仁、先是院事壅滯、安仁臨職數
月平理、上皇深嘉之、嘗從容評論諸國吏才、以謂無若安仁爲信
濃之能、迺賜牙笏玉帶金魚袋及御衣一襲、有識相賀曰、是宰相
之鴻漸也、累拜參議、兼刑部卿、上皇謂安仁曰、汝宜早居要職、何
久行山院之事、七年兼左大辨、停別當、自後院事不理、敕復兼別

當、辨官之務、淩晨入衙、安仁退公之後、常詣嵯峨、朝廷恤其往還
煩劇、轉大藏卿、齊衡中拜權大納言、安仁志尙謙虛、視公如家、謂
子弟曰、諸國調庸、多入封家、納官者少、所食之邑、於身有餘、乃上
表請減大納言所食、給中納言之封、帝嘉其有讓、特許所請、安仁
練達政體、明解朝章、每有奏議、應對無滯、會値假日、敎誡子孫、二
十八日、鑄饒益神寶錢、五月十日、渤海入貢、十七日、雨雹、六月四
日、賑京師飢、二十二日、大風雨、折木發屋、二十三日、賜璽書於渤
海使發同、二十五日、增文章博士職田二町、凡六町、秋七月十三
日、詔諸國修部內諸寺、備前守藤原春津卒、風姿美麗、淸警寛雅、
春津家世貴顯、貲財甚富、居宅營搆、最務鮮華、而性寡嗜欲、不貪
財利、惟愛馬、時時覩之以爲娛玩、養間里第、朝參頗希、帝戲語左
右曰、春津是南山之玄豹也、十九日、震內敎坊柿樹、二十七日、地
震、是月、雅院櫻華、京師李華、八月三日、遣使修祭於大和吉野郡

高山厭瘞醮、八日、地震、罷諸國歲貢鷹、帝素信僧眞雅、及卽位、眞
雅請停山野之禁、斷遊獵之娛、帝從之、是後宴遊稍盛、九日、祈晴、
後屢祈之、十二日、大風雨、壞民舍、十三日、禁諸國司養鷹鷂、霖雨
自五月至是月、九月九日、以近先帝忌日、停重陽節、是日大風雨、
發屋折樹、十四日、地震、十八日、大風雷、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五日、
卜定恬子內親王爲齋宮、儀子內親王爲齋院、二十一日、御禊、二
十八日、以新鑄錢奉名神諸陵、及頒賜親王以下、晦、地震、是月、遣
使諸國、班幣群神、先是祈豐穰有驗、因賽焉、十一月十日、修梅宮
祭、十二日、地震、十六日、大嘗、十二月二十七日、詔、決太政官論奏
罪人、多所原宥、是歲、以僧行敎請、祠八幡大神於山城男山石淸
水、與伊勢大神宮竝稱爲宗廟、兵亂旱災、夷狄入寇、則必遣使祈
禱、

二年庚辰、春二月十日、帝始讀孝經、後世天皇讀書、必始自孝經、

以爲恒例、二十五日、僧眞濟寂、姓紀氏、從空海學、後入高尾、不出
二十年、承和初如唐、洋中破船、濟駕片木、隨浪飄蕩、二十三日、同
船者皆死、特濟及眞然得不死、文德帝勅爲僧正、濟上表讓先師
空海、帝義之、贈空海以僧正、夏四月六日、隕霜殺草、十一日、飈風
起、外記候廳前、旋轉西行、小蟲數萬飛散其中、十九日、詔、使天下
僧尼誦佛頂尊勝陀羅尼、祈國祚、以爲永例、二十二日、地震、五月
五日、地震、雨雹、駿河言、富士山五色雲見、十八日、地震、雨雹、播磨
守小野恒柯卒、少好學、有文才、最工草隷、治貴簡要、政不開明、性
矜傲、擧止任情、無所矯飾、書法之妙、冠絕當世、世所模楷、聲價甚
高、得其尺牘者、莫不寶愛焉、六月三日、大水、自五月雨至此、十四
日、四天王寺言、毘沙門像手所持刀及塔形、拋擲壇下、遣使修法、
以禳災異、十六日、不豫、十七日、地震、二十二日、又震、二十五日、又
震、晦、以土左播多郡地一十町給施藥院、秋七月十四日、地震、十

七日、又震、二十一日、大風雨、二十四日、地震、八月五日、中宮大夫藤原眞仁卒、爲人淡雅、風神警亮、美姿儀、少遊大學、讀書忘疲、眞仁門地高華、服飾之美、最極鮮明、甚愛馬、退公之暇、每爲愛玩、性至孝、丁母憂、哭泣歐血、絕而復蘇、遂成疾、卒年四十二、二十七日、夜盜入神祇官西院齋戶神殿、竊三所齋戶衣及乘輿結御魂緖、晦、雨水、九月七日、地震、十四日、大風折樹發屋、十五日、風雨不止、京師大水、諸國海溢、人畜多死、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內藥正物部廣泉卒、少學醫術、多閱方書、初爲醫博士、廣泉醫術獨步當時、又善攝養、年老鬚眉皓白、而皮膚悅澤、體氣猶强、撰攝養要訣二十卷、卒年七十六、七日、地震、八日、以馬多傷農、廢大隅吉多野神二牧、十六日、制、以唐玄宗御註孝經、立於學官、先是孝經用孔鄭二註、至是始行御註、二十一日、敕禁諸國私畋獵、二十九日、中納言橘岑繼薨、氏公之子也、身長六尺餘、稟性寬緩、少時愚鈍、不

好文書、其母爲仁明帝乳母、以故侍藩邸、稍蒙寵幸、帝嘗歎曰、岑繼大臣之後、國之近戚、若有才識、公卿之位、庶幾可企、何不學之甚哉、岑繼聞而慙之、改節勵精、從師受學、略通音義、後累遷至正三位中納言、閏月朔、地震、二十日、雨雪、賜五位以下及諸衞府宿直者綿有差、二十三日、地震、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帝御前殿、賜飮侍臣、冬至實在二日、太政官使移在朔、以閏十月小爲大、十六日、詔赦天下徒以下罪、賜爵及物有差、是夜、烈風雷雨、十七日風不止、多壞廬舍、二十六日、賜親王以下及今月一日當直者物有差、十二月四日、地震、八日、新修釋奠式、頒下七道諸國、二十日、帝受孝經於大學博士春日雄繼、卒業、授雄繼正五位下、賜御書告身、二十九日、內藥正大神庸主卒、幼而俊辨、善醫術、性好戲謔、度泉沒後、庸主大得聲價、

三年辛巳、春正月九日、地震、二十日、出雲言、渤海使李居正等百

五人來、以違例多端、國啓信物、並不許奏達、賜物放還本國、二十一日、詔、頃年五畿七道諸國司、修理東大寺大佛像、其功既成、當以三月十四日、設無遮大會、其自十一日至二十日、禁斷殺生、至會日、國分二寺各開齋會、集部內僧尼、並爲供養、太宰府於觀音寺修之、宜導師具演事由、僧尼稱讚佛號、二十一日、詔、會集人皆授十善戒、是月內宴、授雅樂少允和邇部太田麻呂外從五位下、太田麻呂工於吹笛者也、嘗作天人樂、溢金樂、春庭樂、獻之、二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召百僧於內殿、讀金字大般若經、三日、以薦先帝冥福、二十五日、皇太后親奉幣大原野神社、是月、太宰大貳淸原岑成將伐某社樹脩府倉、或曰、此神有靈、樹不可伐、岑成不聽、遂伐之、岑成獲病尋卒、三月朔、隕霜、十三日、以防鴨河防葛野河二使隷山城、十四日、慶東大寺大佛像、敕遣治部卿賀陽親王、中務卿時康親王、彈正尹本康親王、中納言伴善男等監視、是日、佛

像鎔鑄復舊、佛匠齋部文山以轆轤汲上、莊嚴極盡巧麗、廊柱衣以錦繡、壇場被以朱紫、又綴七寶於樹、遶栽庭宇、光彩奪目、藻飾幡蓋、排列香花、衲衣宿德塡噎堂階、大佛殿第一層結構舞臺、先令內舍人端麗者奏國舞、近衞二十人東舞、後唐高麗林邑等衆樂遞奏、兩京士女觀者充街溢陌、詔文章博士菅原是善作呪願文、二十五日、重制、陸奧馬堪軍用者、不論牝牡、勿出國界、夏四月七日、地震、十四日、空中有聲如雷、二十五日、以皇弟惟恒爲親王、行有及皇妹富子淵子並賜姓源朝臣、五月十三日、地震、十五日、祈雨、十九日、地震、二十日、又震、六月朔、除大中臣中臣兩氏絕戶及無身戶帳、以絕冒蔭之姦、三日、無雲而雷、九日、以去年水、復伯耆八橋汗入會見日野四郡二年、十六日、行宣明曆、二十二日、天寒務、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八日、御前殿觀童相撲、奏音樂雜伎散樂透撞咒擲弄玉等戲、儀如相撲節、晦、又御前殿觀之、儀如昨日、

秋七月十一日、大風雨、八月十六日、帝始講論語、十七日、地震、敕、佛頂尊勝陀羅尼、功德勝利、不可思量、宜今書寫梵本、安置國分諸塔、若不牢固、恐致損弊、須鑿心柱、深藏其中、又須國司清食、令講讀師燒香散花、供養諸尊、定額寺令三綱修之、其寺無塔者、不在此限、越前飢饉、長門去年大疫、並賑給之、二十七日、空中有聲如雷、是月、京師梨李華、實、人患赤痢、九月二十四日、刑部大輔豐階安人卒、少頴悟有局量、以好學早知名、涉獵史傳、最精漢書、仁壽中及詔春澄善繩講文選、安人爲都講、冬十月二十二日、太政官奏曰、尾張人敢繼吉、敢宗貞等毆殺宗貞兄繼雄、信濃人壬生稻主毆殺妻母、上野人神人繼道殺布師貞、淡路浪人物部冬男殺錦織廣人、罪皆當斬、詔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此殺兄者、殺妻母者皆不死矣、二十四日、右近衛府及右馬寮獻五月競馬輸物、宴親王以下、奏樂賜物有差、十一月十六日、以凶猾爲盜、置檢非違

使於武藏郡各一人、於是檢非違使殆徧於天下矣、檢非違使已爲要職、朝廷重其任、以別當命令準敕宣、號曰廳宣、違者罪同違敕、於是衛府追捕、彈正糺彈、刑部判斷、京職訴訟、其政併歸使廳、使廳之權、震於天下矣、

四年壬午、春正月十一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二月十六日、以去年風水隕霜傷稼、復出雲出雲大原二郡課役一年、十七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三月八日、令左右京職每坊置兵士二人、分番守門、左右兵衛府行夜巡檢、十一日、地震、十五日、左京職言、皇親之居、街衢相接、卿相之家、坊里猥雜、請親王及公卿職事三位以上、以家司爲保長、無品親王以六位別當爲保長、三位以下五位以上、以事業爲保長、庶乎隣伍相保、姦濫長息矣、許之、右京職準此、十六日、東方有聲如雷、十九日、雨雹、二十六日、下增租法於畿內、限三年試之、二十八日、地震、夏四月二日、大雨河溢、十五日、詔曰、

朕聞自古聖賢之君、以堯舜爲稱首、然而諫皷謗木、設之於朝、又俾大禹皐陶盡其讜訓、蓋以萬機之盛、非廣詢難以興功、四海之尊、非下問無以成化也、是以古不常淳、今不常薄、唯在君臣善惡、政敎得失而已、若能羣臣大小、戮力傾心、務求政美、匡拂朝家、訓導黎庶、則國富刑淸、時和歲阜、醨變爲樸、僞反爲眞、卽東戶季子之代、亦何遠之有、參議已上各宜論時政之是非、詳世俗之得失、傷化害人、不便於時者、節用謹度、當利於國者、並盡昌言、以沃朕心、勿爲華飾、勿有隱諱、右大臣藤原良相上表曰、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凡諸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同上意見、又右大辨南淵年名、身爲進士、職經內外、稍通治體、山城守紀今守、所歷之州、風聲必暢、論之良吏、自爲先鳴、伊豫守豐前王、才學早彰、資歷淹久、無佗異跡、足謂老成、太宰大貳藤原冬緒、聲名粗達、器識漸優、吏幹之稱、仍有可愛、大和守弘宗王、頗有治名、多宰州縣、

雖自賢之弊、或羅法網、而談諸經國、非無其才、然則宜令此輩同上意見、旣云、謠及蒭蕘、何況於彼有識、臣謬荷重責、無息肩徙獻管窺、耻塵旒聽、先是諸王自二世至四世、賜冬夏衣服、不限人數、久之皇族蔓衍、靡費洪繁、伊豫守豐前王等上言、停諸王之祿、存救弊之計、公卿遂奏議、減定諸王季祿、且立給祿之法、以當時預祿者四百二十九人爲定員、隨闕補之、其請賜姓者、不在闕限、蓋以外戚益盛、故其待皇親加疏也、

賴襄曰、自淸和立外祖攝政以來、每歲霖雨地震、九年之間、日十二食、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至此詔朝臣論政事、而藤原良相上表薦外官及諸生、下及僧綱、可謂廣開言路矣、而纔得伊豫守一言、所言裁減諸王支給而已、噫當時天下之弊事、舍此無可言乎、王室之運日消、外家之勢日長、如漢之爵五侯、黃霧四塞之時也、使一言及此、饒不能救、猶足警戚黨之心、而

洩天下之憤矣、乃助之爲虐何哉、豐前王非亦係宗籍者乎、推其所爲心、不過以此媚藤原氏、以冀昇進耳、雖然當時皆知求言之爲虛文、其所言非切要之事、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蓋

外家得此喜以爲剪削宗室之資耳、

五月六日、帝御武德殿、觀馬藝雜戲、儀如端午、十六日、地震、二十日、以海賊公行、奪備前貢米、殺綱丁、使山陽南海二道追捕之、二十三日、復美濃土岐惠奈二郡一年、六月十六日、地震、十八日、以霖雨賑京師飢民、秋七月二日、以常陸河內信太鹿島那賀多珂五郡頻年水旱疾疫、給復二年、五日、御前殿、觀童相撲、儀如去歲、十六日、改六月十五日相撲節、用七月上旬、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七日、又震、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日、但馬言慶雲見、十七日、大判事讃岐永直卒、幼入大學、好讀律令、性甚聰明、一聽輙誦、永直經歷數官、判決能究其旨、後之使司咸取則焉、大判事興原敏久、明法

博士額田今人等、擧刑法難義數十事、欲遣人質問于唐、永直見之、一一辨折、疑滯釋然、其該通如此、子時人傳父業、九月十五日、地震、是月、京師井竭、十七日、敕聽汲神泉苑水、二十一日、地震、二十四日、又震、晦、地震、冬十月九日、又震、二十八日、又震、十一月三日、地大震、十二月五日、制、舊制大神宮神嘗祈年月次祭、及臨時幣帛等使、出宮城之日、京職主典以上、率坊令兵士、相迎外門、送達京極、近江伊賀伊勢等國、令目以上一人帥郡司健兒等、淸路祇承、而今國司或有致闕怠者、爾後宜依例供事、若有不愼者、准闕祭事、必科上祓、十六日、地震、二十六日、大雷雨、二十七日、地震、

是歲、地數震、

五年癸未、春正月三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定薨、生而岐嶷、嵯峨帝令淳和帝子之、淳和帝愛視過所生、使寵姬永原氏爲之母、故時人謂定有二父母、定長於深宮、未嘗知人間艱難、家事一

無所問、性溫雅、好音樂、常陳鐘鼓於庭、每退朝、擧樂自娛、稱四條大納言、十日、雷雨、二十日、助敎滋野宗人卒、少遊學館、從大學博士御船氏主受三禮、一聞記識、氏主語人曰、此生後代之禮聖也、天長中以經學優洽、被召侍嵯峨院、後累遷爲助敎、性沈靜少入事、執志雅正、以儒素自守、未嘗入宮中見公卿大夫、二十一日、以去冬以來京畿內外咳逆流行、貴賤多死、停內宴、修法雅院、七日、二十五日大納言源弘薨、幼而聰警、好讀經史、尤善隸書、爲人寛弘仁愛、通曉政體、視事精斷、初嵯峨帝視諸子中、弘最好學、特賜以經籍故家藏書倍於他子、性好絲竹、每退銜琴書自娛、稱廣幡大納言、二十七日、賑京師饑困疾病、二月朔、遣使大和吉野郡高山、修祭禳蟲害、四日、地震、七日、禁談峯墓四履之內、百姓伐樹放牧、十日、中納言藤原氏宗兼右近衛大將、中納言葛野麻呂之子也、十四日、大風壞民廬舍、十六日、日初出白無光、月初出赤如丹、

三日乃復、二十一日、賑大和和泉飢疫、三月二日、空中有聲如雷、十五日、隕霜、陰陽寮奏、應有天行之疫、乃敕諸國安居中講說經王、長官親自檢校、必期消禍、不得疎略、申禁諸國牧宰私獵鷹鷂、夏四月三日、伯耆講師賢永言、比年五穀不登、疫癘流行、永精心誠禱、稍有靈感、是以割留供料、圖一萬三千佛及觀世音像、寫大藏經、賜穀百斛、以資燈炷、請付國司、每年出擧、勿斷燈明、許之、十一日、天寒大風、十四日、地震、是月、霖雨、五月朔、參議正躬王卒、幼而聰穎、入大學讀史漢、善屬文、年十八、奉文章生試及第、天長中爲丹波守、政尙淸簡、民不敢欺、承和十三年、法隆寺僧善愷告少納言登美直名犯狀、正躬與同僚上讞、將抵直名罪、右少辨伴善男辨口便佞、蒙帝寵遇、遂誣正躬王等許容善愷違法之訴、免其官爵、齊衡初、爲太宰大貳、妙選僚屬、請橘眞基巨勢夏中爲少監、二日、以下野準大國例、七日、天寒隕霜、二十日、修御靈會於神泉

苑、遣左近衛中將藤原基經等監其事、設靈座六、令僧講佛經、雅樂寮奏樂、以近侍及良家兒童爲舞人、開苑四門、令都人縱覽、先是、疫癘流行、死者甚衆、時人謂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夫人、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等爲祟、呼曰御靈、都鄙爭修御靈會、倡優百戲、遞相誇競、是春咳逆流行、百姓多死、故朝廷爲修此會、遂建祉祀之、二十二日、御雅院、召見御靈會舞童、雅樂寮奏樂、六月十七日、越中越後地大震、山崩水湧、壞民廬舍、壓死者衆、二十一日、復美濃土岐惠奈二郡百姓課役二年、閏月二日、大和言五色雲見、九日、地震、二十一日、賑京師飢、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一日、大風折樹發屋、二十七日、敕以新錢一千貫、中宮鐵一千鋋、施東大興福等十七寺、二十九日、囚獄司著鈦囚三十人、脫禁逃竄、八月三日、令諸國追捕逃囚、八日、地震、十一日、朝日無光、十二日、日又無光、二十三日、太政官處分、兩京及諸國貢擧任子、宜勘三比籍、

九月六日、律師貞紹奏、紹昔忝承和聖主恩遇、思報涓埃、至心發願、造毘盧遮那佛、齋衡初創業於河內觀心山寺、三年竣功、唯慮山中寂寞、住持難久、至於後代、或有頹毀、將近徙京華、令易修治、乃買藤原關雄家、造堂安像、夫僧買俗家、律令之所制、私立道場、格式之所禁、非犯禁制、故招罪名、實欲報先帝之鴻恩、請得定額、名禪林寺、永傳眞言法門祕要、許之、八日、地震、冬十月朔、雷雨、十五日、大風雷雨、十七日、復出雲百姓課役一年、二十七日、帝宴太政大臣良房於內殿、賀六十算、賜賚皆用六數、十一月十三日、地震、十七日、先是丹後言、細羅人五十四人漂泊、因幡言、新羅人五十七人漂泊、是日、敕給粮還之、十二月二十一日、敕賜長門國司帶劍、是歲、典藥頭菅原峯嗣謝老、出爲攝津權守、退居豐島郡山莊、種藥守間、不交流俗、峯嗣不墜家聲、處劑多效、嘗奉平城帝敕、與撰大同類聚方、又奉敕與當時名醫撰定金蘭法、又注針灸法、

後進宗焉、

六年甲申、春正月朔、帝加元服、參議大江音人參酌唐禮、脩定其儀、天子冠禮始于此、七日、尊皇太后爲大皇太后、皇太夫人爲皇太后、賜諸社禰宜祝諸寺僧尼天下爲父後者爵一階、賜老窮物、大赦天下、免百姓徭十日、僧圓仁寂、下野都賀郡人、姓壬生氏、幼而警俊、年十五入京師、師最澄、隨使如唐、後爲延曆寺座主、帝召受菩薩戒、及死知與不知、莫不哀惜焉、後賜謚曰慈覺大師、十六日、式部大丞橘良基爲伊豫權介、政有能聲、號爲稱職、二十五日、不聽諸國以不課口計戶口增益之功、二十七日、以從四位下藤原多美子爲女御、良相女也、性安詳、美容色、以婦德稱、爲中表所依、帝重之、二十八日、敕、許依舊出擧正稅、減徵田租、增加民徭、二月、攝津武庫郡貞婦早部氏成賣、年十六、適右京文室武庫麻呂、歷二十七年、武庫麻呂死、氏成賣居喪有禮、事死如生、日不再食、

遂不改醮、於是詔敘位二階、免戶內田租、終身勿事、十六日、僧正眞雅請定僧綱位階、乃敕、僧位之制、本有滿位、法師位、大法師位三階、僧綱凡僧同授此階、高卑無別、今三階外、更制法橋上人位、法眼和尙位、法印大和尙位、以爲律師以上之階、宜法印大和尙位爲僧正階、法眼和尙位爲僧都階、法橋上人位爲律師階、及帝卽位、禮待僧眞雅、壹演、宗叡、凡事關佛法者、奏請無不從、眞雅者空海弟也、十七日、詔石見國司、給新羅漂泊人粮遣還、二十五日、車駕行幸太政大臣良房染殿第、觀花、良房召文人賦詩、宴樂終日、又御射場、帝親射一發中鵠、群臣稱萬歲、良房欲帝知稼穡之艱難、山城守紀今守率郡司百姓、行耕田禮、初嘉祥中、仁明帝謂良房曰、聞卿家櫻花甚美、明年朕當往觀、比及花時、帝旣崩、良房悲感、大會公卿僧徒、語以其事、辭氣悽愴、會者皆流涕、賦詩歌而去、

永井定宗曰、食惟民所天、農惟爲政本、故人君克知稼穡之勞、而後可以崇儉戒奢、省賦薄稅、而天下蒙撫育之化矣、不然則長富貴、恣奢侈、國用不足、而海內衰耗、自古而皆然也、今帝踐祚於襁褓之內、不識民事之艱、故良房行耕田之禮、使帝知農事、欲帝之不流奢侈也、是則周公恐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作書以戒之之意也、可不謂良相哉、

三月十四日、彗星見、夏四月二十一日、改定諸國貢御馬期、從國遠近以爲程限、五月二十五日、以霜雨賑恤京師飢病、駿河言、富士郡淺間大神山火、延燒方一二里、光炎高上二十許丈、焦燬崩嶺、沙石如雨、埋本栖湖、火焰遂及甲斐、六月二十三日、改定信濃牧貢御馬期、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甲斐言、富士山焚、二十七日、敕曰、去年七月二十五日、令五畿及伊賀伊勢志摩遠江相模上總等國云、鎭護國家、消伏災害、是敬神祇、欽祭祀之所致也、

是以格制頻下、警告慇懃、今諸國牧宰不愼制旨、專任神主禰宜祝等、令神社破損祭禮疎慢、神明由是發祟、國家以此招災、今欲令諸社一時新加華飾、而經月踰年、未有修造、宜早加修飾、勿致重怠、是月、加賀出雲疾疫、八月三日、仁明帝女御藤原貞子薨、三守之女也、資性婉順、言必典禮、宮掖仰德、帝亦重之、雖不登后位、而寵數殊絕、終始不衰、後宮無與比者、仁明帝崩後、哀慕毀瘠、殆廢飲食、枕席有涕泣處、左右見者皆悲惻焉、仁壽元年爲尼、戒行薰修、道俗稱之、二十五日、以平寬子爲女御、八月五日、敕甲斐國司曰、駿河富士山火、國司奏言、決之著龜云、淺間名神禰宜祝等不勤齋敬之所致也、宜奉幣解謝焉、九月四日、地震、禁市籍人屬仕諸司諸家、二十六日、地震、冬十月朔、復出雲仁多飯石兩郡課役二年、七日、夜北山有光如電、朱雀門前有赤光長五尺許、九日、地震、十二日、地大震、二十六日、雷、十一月四日、敕停肥後大宅牧、

二十二日、以遭水旱、復下總葛餝印旛相馬埴生猿島五郡調庸二年、二十六日、雷雨晦、日有食之、十二月十四日、敕諸國博士醫師、除授業練道之外、沒公廨充調庸未進之數、同史生以上、二十六日、太宰府言、十月三日夜、肥後阿蘇郡健磐龍命神靈池震動沸騰、延蔓十許町、水色如醬、黏著草木、旬日不消、又比賣神嶺二神石頽、十二月十九日、制信濃敕旨牧馬、以八月二十九日、今定十五日、冷然院諸牧、以八月二十五日、今定十一日、皆及期貢進、謂之駒牽、

七年乙酉、春正月四日、以去年陰陽寮奏明年應有兵疫、天文博士奏應有兵事、敕僧綱使十五大寺讀大般若經、所攝寺讀金剛般若經、又下符諸國國分寺及定額寺讀大般若經、七日、十四日、地震、二十九日、又震、二月二日、伊豫守豐前王卒、少以博學稱、性簡傲、好品藻人物、言語浮夸、放縱無所拘、以故人多薄之、十日、以

肥後神靈池沸騰、詔免天安二年以往租稅未納、官符諸國禁斷殺生七日、於國分寺定額寺轉讀金剛般若經、又諸社長官潔齋奉幣、又賑恤窮民、十一日、出雲以疫飢衰弊歲久、請每年春秋仲月講仁王般若經、以禳災異、許之、三月二日、制七道貢蘇違期者、國司五位已上奪位祿、六位已下奪公廨五分之一、永以爲式、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七日、敕大捜宮中及諸司兩京、夏四月三日、隕霜、七日、隕霜、十二日、地震、十四日、隕霜、十五日、常住寺十禪師延庭奏、向建道場於山城葛野郡、名興隆寺、春秋分講最勝王妙法蓮華二經、安居中轉讀大般若經、誓鎭護國家、望請爲御願寺、修戒律眞言兩宗許之、十七日、遣使奉盾矛鞍於石淸水平野及太政大臣良房東京第社、五月十六日、公卿奏案令上國有介中國無介下國無掾、今甲斐等國、或本爲上國未置介、或國務繁冗官員不足、或長官有故代以主典、事實失宜、請上國不置介者及中

國皆置介、下國置掾、以適變通、但安房若狹佐渡大隅薩摩等國、
雖有中下之名、不足備介掾之職者、不在此例、於是能登丹後石
見周防長門土佐日向八國置介、飛彈置掾、二十四日、先是左衛
門獄著鈦囚六人、穿獄逃去、於是大捜兩京、二十五日、大捜京邑、
六月朔、日有食之、十四日、禁京畿七道託事御靈會、私聚徒衆、走
馬騎射、十六日、大風雨、壞舍折木、二十六日、任左右相撲司、三位
以下五位以上十二人爲左司、四位以下五位以上十二人爲右
司、自是後多用七月下浣秋七月十七日、大風雨、折樹發屋、八月
二日、雨水、十七日、以備後神石奴可甲弩惠蘇世良三谿三次三
上八郡、連年旱疫、四年之間、更歲復四郡課役、二十一日、移御太
政官曹司廳、九月十五日、令彈正臺左右京職山城攝津伊賀近
江丹波播磨等國、禁材木短狹不中法、及定車載之數、二十四日、
地震、冬十月十七日、令五畿七道、自來月二日至七日、禁殺生、十

一月朔、地震、三日、美作久米郡人秦豐永、天資恭順、孝事父母、父
母逝、常守墳墓、事聞、叙位三階、蠲課役、四日、遷御仁壽殿、十四日、
地震、十二月二日、又震、九日、復武藏一年、廢讚岐託磨牧、是日、敕、
甲斐八代郡立淺間明神祠、列官社、置祝禰宜、以時致祭、先是國
司言、往年八代郡暴風大雨、雷電地震、天地晦冥、富士山西峯忽
有熾火、燒碎巖石、今年八代郡擬大領伴眞貞託宣云、我淺間明
神、欲得此國齋祭、卜之亦然、乃建神宮、以眞貞爲祝、而火變未息、
遣使撿察、灰土塡海千町許、上有石閣石門、采色美麗、神異不測、
伏請列官社、從之、二十七日、尾張言、昔時廣野河流向美濃、不作
患害、頃年河口擁塞、流侵本國、每有雨水、動罹巨害、請浚開河口、
使就舊道、許之、
八年丙戌、春正月五日、轉讀金剛般若經一千卷、般若心經一萬
卷於大安寺、三日、以資文德帝冥福、十三日、以式部少丞藤原保

則爲備中權介、先是亢旱飢饉、道殣相望、群盜公行、邑里蕭條、英
賀哲多二郡、在山谷間、去府稍遠、郡民或刧掠相殺、或逋租逃散、
境內丘墟、無有單丁、前守朝野貞吉爲治苛酷、郡司有小罪者、皆
著鉗鈦、人民犯纖毫者、捕案殺之、囚徒充獄、僵尸塞路、保則到任
之初、施以寬政、宥小過、存大體、放散徒隸、綏撫賑恤、勸農桑、禁遊
費、於是百姓襁負來附如歸、田園盡闢、戶口殷阜、門不夜扃、賦稅
倍入、遂受租稅返抄三十四年、受調庸返抄十一年、自古以來、未
嘗有此類也、二十日、常陸鹿島宮司言、大神之苗裔神在陸奧者
三十八社、菊多行方伊具黑河志太牡鹿六郡各一、磐城郡十一、
標葉亘理二郡各二、宇多郡七、宮城色麻二郡各三、小田郡四、聞
之古老云、延曆以往、割大神封物、奉幣彼諸神、弘仁而還、絕而不
奉、由是諸神爲祟、物怪寔繁、嘉祥初、請本國移狀、至彼奉幣、而陸
奧稱無舊例、不聽入關、禰宜等於關外河邊、祓棄幣物而歸、自後

神祟不止、境內旱疫、望請下知彼國、得入關奉幣以解神怒、其料
用大神封物、又言鹿島神宮之制、凡六院、每二十年加修造、所用
材木五萬餘、工夫十六萬九千餘、料稻十八萬二千餘束、採材之
地、在那賀郡、去宮二百餘里、行路嶮峻、輓運多煩、而宮材多用栗、
栗樹易栽易長、請栽栗五千七百株杉四萬株於宮側曠地、付神
宮司、令加植且守焉、並許之、二十三日、敕、禁初仕進者燒尾荒鎮、
及責人求飮、臨時群飮、又敕、天平寶字二年制、王公以下、供祭療
病之外、不得飮酒、而今諸臣民每季夏季冬、必行祓除神宴、絃歌
醉舞、欲悅神靈、而衛府舍人等、突入貪食、或責被物、甚者託神言、
以恐喝主人、放縱濫惡、不異羣盜、是而不糾、何云國憲、若有犯者、
各處其科、二十五日、地震、二月十日、敕、貞觀六年正月七日詔、復
天下百姓徭十日、而在諸國造兵司雜工戶猶役三十日、司徵其
料、宜準詔旨同復、十六日、以穀價騰踊、定京邑沽價、三月二十一

日、隕霜、二十三日、行幸右大臣藤原良相西京第、觀花、閏月朔、行幸太政大臣良房染殿第、觀花、五日、地震、十日、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二樓、十四日、賑美作飢疫、七日、尾張阿波風澇民飢、貸尾張正稻六萬束、阿波八萬束、十一日、下令攝津和泉播磨備前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及南海道諸國曰、近年再令追捕海賊、今聞賊黨群起、掠奪無息、此由國司不勤肅清也、若不搜捕、猶致殘暴、科罪牧宰、無有所宥、其捕獲之數、具狀言上、十四日、太政官廳南廊倒、十六日、以卜筮有兵興之兆、令山城若狹兩國豫警防備、十七日、下令太宰府曰、廼者京師頻有怪異、陰陽寮言、隣國之兵、應有來窺、宜勤警固、以備不虞、又譴責豐前長門等國司曰、關司出入、理用過所、而今唐人入京、任意經過、是國宰不愼督察、關司不責過所之所致也、自今以後若有警急、必處嚴科、十八日、若狹言、納印公文庫及兵庫鳴、下令國司、嚴警衛、兼防災疫、是月、霖雨、五月

朔、日有食之、八日、賑伊賀飢、十七日、賑紀伊飢、十九日、賑京師飢、使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常陸選人長六尺三寸者貢之、二十一日、賜京師空閒地於民、耕種以爲永業、二十七日、備前旱疫、以正稅十萬束貸窮民、六月朔、賑伊勢因幡飢疫、四日、敕、嚴禁群飲、專制俗人、乃如僧侶、有何嫌疑、然恐濫行之徒、違背法敎、非因療病、妄自酣飲、宜令所司牒示僧綱、嚴加禁遏、務令清愼、若有踰法者、錄送其名、所司科罰、一如法條、又僧侶無產、唯仰一鉢、當有何蓄、今聞試業之時、資供豐盈、贈遺煩費、若其貧不能具者、雖有高才、亦竟無成、自今宜禁僧侶飲酒及贈物、若有寃犯、其罪準上、僧綱三綱、知聞不糾、及隱忍不言、亦與同罪、七日、地震、遣權大納言藤原氏宗于山階陵、謝陵戶伐陵樹、十三日、賑武藏旱飢、十六日、地震、二十一日、遣中納言源融于田邑陵、謝陵戶伐陵樹、是日、以尾張正稅穀賑志摩飢疫、始定延曆寺式四條、其一禁灌頂日職掌僧

闕怠、其二禁舍利會職掌僧闕怠、其三禁寺裏養馬、其四禁山僧著美服、晦、先是大和言、盾列陵守多伐陵樹、神祇官卜云、炎旱之災、實由于此也、因遣參議藤原良繩等謝之、是月、天下大旱、民多饑餓、秋七月四日、遣使伊勢、賑多氣度會二郡飢民、九日、先是、尾張言、奉太政官符、開廣野河口、令趣故道、而美濃各務郡大領各務吉雄、厚見郡大領各務吉宗等、以步騎七百來襲、毆傷郡司、射殺役夫、至是太政官下符美濃、令禁錮吉雄等、十三日、大鳥集大藏省藥倉、十四日、賑備前旱飢、十五日、太宰府驛奏、肥前國基肆郡擬大領山春永語同郡人川邊豐稻曰、與新羅人珍賓長共入新羅國、造兵弩器械、圖攻取對馬島、同謀者四十餘人、二十六日、先是尾張言、各務吉雄吉宗等、又率步騎數百、壞倉投河、運沙石塞河口、發兵擊之、恐構二國之隙、暫停開河、以待裁下、是日、下令美濃、推糺吉雄等之罪、八月二日、賑下總旱飢、三日、備中史生大

宅鷹取告火應天門者大納言伴善男及子右衞門佐中庸、四日、禁鷹取下右檢非違使、七日、敕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召善男於勘解由使局鞫問、善男不服、年名惡善男恃辯枝梧、令人詐謂之曰、卿子右衞門佐既首服、卿何敢乃爾、善男驚曰、吾兒不肖、乃服、初善男害左大臣信欲陷之代其位、作匿名書、誣信及源融源勤同謀反、及災、奏信所爲、與右大臣良相謀、欲圍信第、召參議藤原基經命之、基經曰、太政大臣知之乎、良相曰、太政大臣崇佛慈仁、必不能決之也、基經曰、是大事不可不告、乃出告良房、良房駭愕、不及整衣冠、疾驅入奏曰、左大臣陛下功臣、人縱上變、安知非誣、要當反覆審驗然後處之、陛下必欲罪之、老臣請先伏罪、帝聞大驚、敕參議大枝音人左中辨藤原家宗等就第慰諭信、事起倉卒、信危懼、計無所出、乃獻其賓從四十餘人駿馬十二匹以示無異志、帝優詔不受、信閉門不敢出、初方善男之行火、大宅鷹取夜

過應天門、有縋門柱而下者、善男中庸及家奴紀豐城也、皆疾走而去、應取驚恠、行未遠、顧則火起、始知善男行火、然不敢泄、已而善男家奴生江恒山兒與應取女兒鬪、恒山捽應取兒毆擊至死、應取怒詰恒山、恒山曰、我主即大納言、誰敢抗我者、應取罵曰、汝恃汝主耶、汝主不死、由吾閉口、吾口一開、汝主立斃、恒山不答而逃、應取遂上變、十五日、地震、十九日、敕太政大臣良房攝行天下之政、前此攝政者、有皇后皇太子、未有人臣攝政者也、人臣攝政始於此、二十九日、囚伴中庸於左衞門府、考訊生江恒山、晦、推恒山同謀伴清繩、衆或疑善男誣服、帝不聽、九月七日、美作兵庫鳴、聲如鉦皷、二十二日、敕禁葬歛山城愛宕郡神樂岡旁近之地、以與賀茂御祖社相接也、廷議善男中庸及同謀者紀豐城伴秋實伴清繩等五人並大逆當斬、詔降死一等、流善男于伊豆、中庸于隱岐、豐城于安房、秋實于壹岐、清繩于佐渡、又流其黨下野守伴

阿男於能登、上總權少掾伴夏影於越後、伴冬滿於常陸、紀春道於上總、伴高吉於下總、紀武城於日向、伴春範於薩摩、肥後守紀夏井亦連坐配土佐、二十五日、敕京畿七道、勘錄庶人伴善男等資財田宅、中庸子元孫年八歲、叔孫五歲、皆從父赴配所、帝愍其幼穉、召還之、善男嘗建嘉祥寺食堂於深草山陵側、又造佛堂於柏原山陵兆域內、爲葬地、是日、毀堂發墓、遣使告二陵、晦、大祓於朱雀門、以流罪人也、善男參議國道之子、生而俊爽、天資鬼脈、深目長鬚、軀幹矮小、意氣畔岸、見者以爲黠兒、弱冠直校書殿、爲仁明帝所知寵、任寄日重、性忍酷有口辨、諳練典故、當官幹理、察斷機敏、酬答如響、而徼倖逢迎、爲人主所愛、自爲內記八年間、累歷顯要、終至公卿、位望漸貴、爲人褊狹、好斥人短、衆憎之、初善男微時、給仕郡司、在佐渡、夢跨西大東大兩寺、既寤語妻、妻戲曰、恐胯開裂、善男不悅、至郡司家、郡司素善相、見善男至、延接甚恭、善男

怪之、郡司曰、汝得異夢、後當大貴、而告之非人、雖至大官、必不令終、果如其言、夏井美濃守善岑子、豐城異母兄也、憂豐城放誕、屢加訶責、豐城苦之、去事善男云、夏井爲人溫雅有才、眉目疎朗、身長六尺三寸、學書小野篁、最善隷書、篁歎曰、紀三郎可謂眞書之聖、文德帝聞其名召見、夏井衣履敝弊、左右嗤之、帝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得殊寵、夏井秉志忠直、時有規諫、帝逾重之、累爲右中辨、夏井性聰敏、臨事不滯、恩寵優渥、任用轉重、內外機務、多所輔益、天安二年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不忍相欺、任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願乞、更留二年、黎庶殷富、倉廩充實、於是新造大藏於郡內、總四十宇、皆糙納以爲不動之蓄、及去吏民贈遺、一無所受、歸都之後、就送其家、夏井唯留紙筆、其餘悉還之、貞觀七年爲肥後守、母石川氏聞而哭、人問其故、曰、聞肥後風俗貪汚、國宰至清、身必不全、吾子其不終乎、至是果坐事見謫、隨使出境、

肥後民庶遮路悲哭、過讃岐境、百姓老幼逢迎道路、哭聲相接數十里、數年母亡、居喪過禮、建草堂藏體骨、晨昏無異生時、雅崇佛教、日讀大般若經五十卷、以終三年之喪、夏井多藝、尤善圍碁、時有伴小勝雄者、善奕棊、延曆中以藝充聘唐使員、及父善岑爲美濃守、小勝雄爲介、夏井時年十餘歲、習棊於小勝雄、一二年間殆過之、又精醫藥、及至土佐、自往山澤、采藥合煉、施之民間、多得其驗、有一人中風、被髮狂走、夏井與一匕藥立愈、其得効率此類也、帝性仁恕尤耽佛法、故用刑太寬、無論其刄殺毆殺、誣告放火燒不動穀類、悉減死、如伴龍男毆殺書生物部稻吉、亦以年歲變遷、故詔宥其罪、唯治伴善男之獄、議者謂罪有可疑、帝斷然不同、執持刑法、終不寬假、善男等數人皆從配流、時人或稱爲仁者之男矣、

山縣禎曰、聖王之政、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

如此、若夫罪及三族、暴秦之苛政、何足法焉、如紀夏井、爲吏循
良、政績夙著、縱有罪、亦當宥之以風勵吏治也、而今連坐于其
弟之事、無罪而流竄、不亦可憫乎、當是時、良房相帝而爲政、其
失典刑亦甚矣、
又曰、夏井之治郡國、多造義倉、以濟民窮約、又其淸潔公廉、贈
遺一無所受、皆可以爲後世治民之法矣、宜民之愛之、如慕父
母也、如其居母喪三年、哀毀過禮、最見其至性矣、
冬十月朔、敕七道諸國警嚴、八日、備中哲多英賀二郡旱疫、給復
二年、十四日、遣權大納言藤原氏宗於山階陵、參議南淵年名於
田邑陵、謝陵戸伐陵樹、十九日、地震、二十日、禁諸國司及庶人養
鷹鶴、二十五日、流生江恒山、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地震、八日、
割伊豫宇和郡、置喜多郡、十七日、敕曰、廼者怪異頻見、求之蓍龜、
新羅賊兵常窺間隙、灾變之發、唯緣此事、夫禳灾未兆、遏賊將來、

唯是神明之冥助、豈云人力之所爲、宜令能登因幡伯耆出雲石
見隱岐長門太宰府國府班幣境內諸神、以祈鎭護之殊効、又敕、
令國司簡擢精强、勤加試練、十二月八日、禁五畿內輙用不動穀、
八日、沒入伴善男宅地資財、付內藏寮、書籍佛像付圖書寮、十日、
地震、十六日、右大臣藤原良相罷左近衛大將、右近衛大將藤原
氏宗爲左近衛大將、參議藤原常行兼右近衛大將、常行良相之
子也、二十五日、詔以藤原須惠子爲春日及大原野神齋、二十七
日、以從五位下藤原高子爲女御、長良女也、
九年丁亥、春正月十七日、二品仲野親王薨、桓武皇子也、幼辨慧、
性寬裕、仲野嘗學奏壽宣命之式於左大臣緒嗣、吐納儀容、足爲
世模範、當時王公罕知其儀、帝敕參議官就學焉、二十六日、神祇
官陰陽寮並奏、天下應有疫、因令五畿七道諸國轉讀仁王般若
經及修鬼氣祭、二十七日、地震、二月朔、又震、三日、齋宮寮火、延燒

官舍十二、十三日、以是春饑饉、畿內特甚、盜賊群起、劫人行火、令
國司每鄕結保督察、十七日、詔以米籾鹽錢、賑東西京饑人、二十
六日、太宰府言、正月二十日、豐後鶴見山焚、三池沸騰、二十七日、
敕左右近衛兵衛、分番夜行京師、三月九日、前陸奥守坂上當道
卒、田村麻呂之孫也、少好武事、便弓馬、兼有才調、累領檢非違使、
處法平直、不阿權貴、當道輕財重義、在任有淸理之稱、境內肅如、
民夷安之、居貧无資、臨棺斂所有唯布衾一條、而遺愛永存於州
人云、十二日、曲宴皇太后於常寧殿、二十七日、下令五畿七道頃
年搜捕海賊、督察奸盜、而今如聞凶徒不絕、侵盜尙繁、水浮陸行、
皆憂賊害、實是牧宰不勤肅淸之所致也、夫五家相保、一人爲長、
以相檢察、載在法條、又容隱盜賊、科罪不輕、宜隣伍之內、必置保
長、察以行來、詳以去就、其市津要路、人衆猥雜之處、勤施方畧、多
設偵邏、募以捕獲之賞、示以寬容之典、使奸濫之徒、無所留跡、夏

四月朔、以從四位下嘉子女王爲女御、二日、遣使奉弓箭鈴鏡於
近江伊福岐神、二十二日、先是諸國飢饉、盜賊群起、畿內最甚、至
是米價騰躍、米斛直新錢一千四百、始置常平所於東西京、糶一
升直新錢八文、是月、霖雨、五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大雨洪水、十日、
令諸司官人已下、雜色以上、讀般若心經、是日、敕禁畿外吏民貯
錢、十三日、地震、十九日、大納言平高棟薨、葛原親王之長子也、身
長六尺、美鬚髯、幼而聰悟、好讀書傳、居父喪哀毀過禮、高棟天性
質厚、不事華飾、所滋務存寬裕、晩年崇信釋教、常誦佛經、嘗捨山
城葛野別墅爲道場、詔賜額平等寺、自拜大納言、食邑租賦、多供
佛寺、二十六日、造八幅四天王像五鋪、下伯耆出雲石見隱岐長
門各一鋪、令國司曰、彼國地在西極、界近新羅、警備之謀、當異他
國、宜歸命尊像、勤誠修法、調伏賊心、消却災變、仍須點擇地勢高
敞、喩瞰賊境之道場、若素無道場、新擇善地、建立仁祠、安置尊像、

請國分寺及部內練行精進僧四口、晝轉經卷、夜誦神咒、春秋二時別一七日、清淨堅固、依法薰修、自前月雨至是月、京邑人多病死、六月晦、地震、秋七月二十二日、美作大庭眞島二郡貧民復課役一年、二十四日、星晝見、二十五日、地震、八月二日、敕、伊勢伊佐奈岐伊佐奈彌神改社稱宮、預月次祭、置內人一員、六日、太宰府言、五月十二日、肥後阿蘇山崩、廣五十許丈、長二百五十許丈、十四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九日、以源濟子爲女御、晦、大雨、九月四日、掃部頭藤原貞敏卒、少耽愛音樂、好皷琴、最善琵琶、承和中爲遣唐使准判官赴唐、時唐人劉二郎善琵琶、貞敏贈沙金二百兩、請受業、二郎即授兩三調、未幾殆盡其妙、二郎重授譜數十卷、以女妻之、女亦善琴箏、貞敏習新聲數曲、及將歸朝、二郎爲設祖筵、贈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張、貞敏持歸、終爲朝廷重器、所謂玄象青山是也、貞敏歷事三代、無他才藝、特以善彈琵琶、爲時所

重、六日、地震、十四日、大風雨、拔樹發屋、二十七日、太白經天、冬十月五日、地震、十日、右大臣藤原良相薨、少遊大學、局量開曠、有才辯、好文學之士、有大學生貧寒者、時贈綿絹、冬月多製衣被、單四學堂夜宿者、每時節招學生能文者賦詩、因賞以物、仁明帝嘗煎鍊五石、賜近臣試之、皆懼無飲之者、惟良相引盃即盡、帝感其至心、及登袞職、專心機務、志在匡濟、當時放鷹漁獵、一切禁止、山川藪澤之利、與民共之、皆良相之所建立也、性睦親族、又信佛法、建延命院於勸學院南、以養藤原氏生徒病困無資業者、以東京六條宅名崇親院、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並皆割封戶入莊田、給其資用、薨年五十五、遺令薄葬、稱西三條大臣、贈正一位、十六日、有虹見于太政官候廳、十九日、石見言、鹿足郡倉庫自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日、令攝津和泉山陽南海道等諸國曰、如聞近來伊豫宮崎村、海賊群居、掠奪公私、海行隔絕、既命搜捕、督促懲

懃、其後播磨備中備後阿波等國、相尋言上、獲賊狀、而今寇盜難弭、流聞如此、實是國司等欲消一境之害、不慮天下之憂、無盡謀略、不精搜捕之所致也、夫海賊之徒、萍浮南北、唯殉其利、不恤其居、追捕則鳥散、寬縱則烏合、須緣海諸國、戮力同謀、具記往來之舟船、勤詳去就之人物、彼我相移、差發人兵、招募俘囚、搜其巢穴、尋其風聲、窮討盡捕、令無遺類、十三日、奉幣五畿七道諸社、賽有年、二十三日、彗星見、二十九日、敕、護持國土、消除災難、般若金剛尤爲先鳴、宜告天下諸國、三日齋潔、讀金剛般若摩訶般若、又命七大寺講演仁王般若、以內舍人勾當其事、宜與僧綱及別當三綱法師等、勤加檢察、惟如來如去、應物隨機、苟無至誠、何通靈感、內外文武百官至庶人百姓、讀經中不食葷血、嚴禁殺生、至心歸嚮、庶幾致眞福於冥佑、銷禍胎於未萌、普告遐邇、俾知朕意、十二月四日、敕上總置檢非違使、七日、以源貞子爲女御、二十日、禁諸

家人強雇往還車馬、十九日、僧賢護言、承和中先師靜安奏、修佛名懺悔、便頒天下、尊修此法、賢護聊捨衣鉢、造一萬三千佛像八鋪、高一丈八尺、廣一丈四尺、請獻豐前八幡神宮、七鋪安置北陸諸國、許之、

十年戊子、春正月十一日、業良親王薨、二月十三日、建應天門、十八日、野火燒田邑陵樹、大皇太后宮大夫藤原良繩卒、字朝台、風容閑雅、擧止詳審、興福寺僧圓壹善相人、見良繩曰、必登卿相、榮寵無比、退語人曰、嗟乎於命獨有可惜矣、承和四年爲內舍人、時同僚皆豪家年少、奢侈放縱、無所拘束、唯良繩動遵法度、見者內慚、各自修飾、相語曰、朝台來則苦我、去則莫不思者、中務省啓令待東宮、爲太子所知愛、擢藏人、累拜春宮亮、父大津在任得疾、良繩聞而欲輙奔赴、帝不許、及凶問至、嘔血氣絕、數刻乃蘇、因去職、詔奪情以本官起之、貞觀初累轉左大辨、嘗於山城葛野郡建一

道場、名眞如院、其母紀氏爲尼居焉、貞繩割俸祿、充香火之資、至此紀氏寢疾綿綴、貞繩扶持、不避左右、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及其沒解職、哀戚過禮、殆至毀滅、數月後起復本官、是時右大辨南淵年名、左中辨大江音人、班皆在貞繩下、貞繩語人曰、二臣或碩儒耆宿、或朝家鹽梅、吾齡少、於二賢、職居其上、出入進退、常有汗顏、左近衛少將藤原基經少有風骨、才望甚高、時論皆謂非常之器也、先帝亦重其雅量、最見親寵、今共帶四位、吾登應安席、凡有少將帶四位者、中將辭職、是前賢所傳也、吾雖無古人之行、竊懷慕遠之志、久塞賢路、須早避之、遂稱病篤、辭讓懇切、不肯省事、久之年名爲左大辨、音人右大辨、基經中將、貞繩遷右衛門督、貞繩素性寬裕、不好華飾、孝謹天至、忠信夙彰、盡心奉上、未嘗洩機事、特爲文德帝所信任、寵待加隆、內外之事、悉委決之、領諸司諸院別當之事、未嘗有過失、後母安倍氏性悍忌、諸子皆得譴責、貞繩事

之順謹、獨被愛重、每値文德帝忌日、講法華經、終身不廢、時人稱其忠孝焉、二十五日、遣大納言藤原氏宗等告謝田邑陵、帝避正殿、服錫紵、御素膳、輟朝五日、公卿近臣皆去華飾、一如凶儀、夏五月二十六日、大納言藤原氏宗罷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基經兼左近衛大將、基經長良子、良房養子之、六月三日、淡路飢、貸正稅稻一萬束、十一日宗康親王薨、二十八日、制、相撲隸兵部省、其制左右近衛承命、遣使召諸國相撲人、謂之部領使、有二十六日內取、二十八日召合、二十九日技出及布引等儀、秋七月八日、地震、屋廬多壞、十二日、信濃池田郡人守部秀刀自、夫死孀居、守志不移、造佛寫經、長夜禮拜、永斷葷血、不事織紝、哀惋切至、哭不絕聲、於是詔叙位二階、免戶內租、十五日、播磨言、地大震、官舍寺塔悉倒、八月十七日、東宮火、自四月至是月、地數震、九月七日、地震、十四日、上總太守惟條親王薨、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地震、二十八

日、雷、十二月朔、地震、七日、賀皇太后四十算於常寧殿、十日、地震、十六日、又震、閏月二十日、新定內外交替式成、敕頒天下、二十五日、敕、令大和差騎兵四十人、執杖士二十人、備春日齋女參社威儀、每至春祭、差課國郡司各二人、相共祗承、立爲恒例、帝幼即位、四時諸祭、多不親臨、外祖太政大臣良房專政、爲其氏神置齋女、以擬齋王、又使國郡司供祭事、春日祭自是而盛矣、二十八日、左大臣源信薨、率性弘雅、風尙不凡、好讀書傳、兼善草隸、工繪事、尤長畫馬、帝親教音律、究其精微、信性喜鷹馬射獵、一日獵爲奈野、墜馬陷泥、氣殆絕、左右扶起而還、因成病、數日而薨、信居一條北邊、因稱北邊大臣、是歲、伴善男死於配所、世傳善男死爲疫鬼、時人畏慴如此、

十一年己丑、春二月朔、立貞明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藤原氏宗爲傅、四日、地震、二十日、停長門採銅使、二十九日、又震、是月、霖

雨、三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先是陰陽寮言、夏季應有疾病、敕五畿七道、班幣境內諸神、轉讀金剛般若摩訶般若經、限以三日、禁殺生、二十二日、令下總檢非違使帶劍把笏、夏四月十三日、大納言藤原氏宗等上貞觀格、上接弘仁、取舍損益、定爲十二卷、五月十四日、常康親王薨、仁明皇子、少而沈敏、在諸子中、尤爲帝所愛、帝崩、常康追慕、悲哽無已、仁壽元年爲僧、居雲林院、貞觀十一年以院付僧遍昭曰、深草天皇賜之居之、天皇登遐、常康落髮、昊天罔極、德猶難報、思欲永爲精舍、令學天台之敎、若委非其人、道則不行、付得其人、業將彌盛、今副田園資財、永以付屬、子某爲僧、名光勝、創六波羅密寺居焉、稱空也上人、上人之號、自此始也、元慶初入都市、唱彌陀號、勸化人、人呼爲市上人、二十六日、夜陸奧地大震、有光如晝、地裂城壞、海濤涌起、數十百里、溺死千計、六月十五日、太宰府言、前月二十二日、新羅海賊夜入博多津、掠豐前貢絹、

太宰府發兵追擊、不及而還、十七日、祈雨、二十六日、詔減服御常膳、權絕左右馬寮秣穀、收葬道殣、掩骼埋胔、申理冤枉、免天安二年以往調庸未進、秋七月二日、公卿奏請減五位已上封祿、聽之、敕、譴責太宰府曰、諸國貢調使、宜一時齊發、不宜先後相離、而令豐前獨先發、遂致新羅寇盜乘隙侵掠、非唯耗失官物、兼亦虧損國威、求之往古、未有前聞、雖云使人之可責、抑亦府官之有怠、或言賊之逃去、溯海民五六人冒死追擊、射傷二人、事若非虛、府司何以不奏、七日、地震、八日、大和椋橋山河岸崩、獲鏡一枚、廣一尺七寸、獻之、十三日、震武德殿前松樹、十四日、風雨、是日肥後大風雨、飛瓦拔樹、廬舍多倒、人畜壓死、海潮暴漲、漂溢六郡、田園數百里陷爲海、八月十四日、太政大臣良房、參議式部大輔春澄善繩上續日本後紀、二十六日、大風暴雨、拔樹發屋、二十七日、越前守源啓卒、嵯峨皇子、以母寵故鍾愛、敕兄常子養之、常視之如所生、

資給頗厚、招大學生有才學者、爲師讀書、啓尤好文章、善射、爲人謹厚、昆弟皆推敬之、性崇釋敎、與姪直約共出家、未果遭病、遂爲僧、九月朔、日有食之、七日、頒貞觀格、遣左衛門權佐紀春枝於陸奧、檢地震處、二十一日、基貞親王薨、二十五日、地震、秋稼不登、冬十月六日、雷、十三日、詔、遣使者于陸奧、賑恤遭震災者、其被害太甚者、勿輸租調、二十三日、敕、以遠年稻穀四千斛、周給肥後遭震災者、收埋屍骸、十一月三日、雷電風雨、二十一日、以旱免安藝今年田租之半、十二月二日、以旱免山城今年田租之半、四日、近江勢多橋火、五日、太宰府司言、海賊侵掠、時差統領選士追討、逗撓不進、乃徵發俘囚、御以膽略、人皆思奮、一以當千、唯鴻臚館及津厨等、禦侮無備、若有非常、難可枝梧、夷俘徒免課役、多費官糧、請配置處分以備不虞、分爲二番、番各百人、每月遞代、其糧料運諸國所舉俘料利稻、以給其用、敕曰、夷俘之性、本異平民、制御之方、

何用恒典、宜簡監典有謀略者、勾當、以統領選士幹事者爲長、勉加綏撫、簡練兵衛、若諸國糧運或闕、便須府司廻撥支濟、以百人爲二番、居業難給、宜以五十人一番、當是時、武備漸弛、兵卒尫弱不中用、朝議乃至點夷俘爲兵、分番編伍、以備不虞、而群盜因隙竝起、大爲海陸之患、朝廷屢下敕、令諸國司索捕、國司皆苟且處事、不務驅逐、卽遣衛府官人逮捕、亦復無功、國司或差夷俘防備盜賊、而夷俘弄兵、更恣驕暴、至陽成帝時、卽俘囚之患益起、九日、能登四郡新附百姓四百九十餘人給復一年、十三日、地震、十四日、先是大鳥集太宰府廳及門樓兵庫、神祇官陰陽寮並言、當有隣國之兵寇、因遣使奉幣大神宮、其告文有言曰、新羅兇暴、來事掠奪、兵寇之萌、或起自此、我國家太平、久忘警備、兵亂猝發、不可不戒、然我國則神明之國、神明保護、何兵寇之足懼、況我皇大神、我朝太祖、照臨天地、覆育萬民、何不拒異類之陵侮、故遣弘道王

及大中臣冬名、齋部伯江奉幣帛、以致祈禱、萬一有寇賊之患、皇大神唱導國內諸神、必能挫賊於未發、若兵船侵入、令彼漂蕩驅逐、而畏神國之威、使我皇孫與天地日月、平安鞏固、如山岳不動、當時紀綱漸弛、兵備廢闕、畏區區之海賊、徒事禱禳、國勢之不振如此、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八日、遣右近衛少將兼太宰權少貳坂上瀧守勾當警固事、特賜隨身兵仗、敕曰、鎭西朕之外朝也、千里分符、一方寄重、蕃國接境、非常叵測、今聞大鳥示怪、龜筮告寇、機急之備、豈可暫輟、瀧守奏、置選士設甲冑者、爲備機急警不虞也、博多實鄰國輻湊之地、而與鴻臚相距二驛、若兵出不意、倉卒難制、請徙置統領一人、選士四十人、甲冑四十具於鴻臚、又從前選士百人、每月番上、今以尋常之員、爲非常之備、恐不足赴警急、請例番外加他番、統領二人、選士百人、並從之、

十二年庚寅、春正月十三日、以大納言藤原氏宗爲右大臣、是日、

敕、給壹岐島冑并手繦各二百具、十五日、敕太宰府置甲冑百十具於鴻臚、十六日、地震、二十五日、鑄貞觀永寶錢、以從五位下小野春風爲對馬守、二月十二日、先是太宰府奏、對馬島下縣人卜部乙屎麻呂赴新羅捕鸕鷀、爲新羅所執、乙屎麻呂適見新羅運材木、造巨船、擊鼓吹角、簡士習兵、竊問守者、答曰、將取對馬島、乙屎麻呂脫禁出獄、纔得逃歸、是日敕、新羅凶賊、心懷覬覦、不收蠆尾、將行毒螫、須令緣海諸郡特愼警固、又勅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脩守備、十五日、遣使奉幣八幡香椎宗像甘南備神、及深草田邑楯列陵、祈頭外冦、十九日、參議春澄善繩薨、字達、伊勢人、周防大目豐雄之子也、幼而明慧、骨格非常、祖財麻呂奇之、加意撫養、傾產無所惜、弱冠入學、手不釋卷、所閱覽多口誦、博合多通、妙於藻思、明敏兼人、學者無能及焉、善繩性周愼謹朴、不以所長加人、爲文章博士時、諸博士各自名家、更以相輕、短長在口、弟子亦

立門戶、常有爭言、善繩恬退謝遣門徒、終不爲謗議所及、雅信陰陽、多所拘忌、每有物怪、杜門齋禁、不通人、乃至一月之中門扉十閉、家宅不治、垣屋、口罕言死、弔問遂絕、及登淸要、齋忌稍簡、家不引賓客、唯對子姪耳、年老聰明不衰、文章加麗、與撰日本後紀、及疾病詔授從三位、大納言藤原基經在直廬、脫朝服、加其身、時人榮之、二日、勅太宰府、令新羅人潤淸宣堅等三十人、及居管內者、水陸兩道給食馬、入京、先是太宰府奏、新羅賊掠奪貢綿、以潤淸等處嫌疑、禁其身奏之、太政官處分給粮放還、潤淸等候風未發、對馬島司進新羅消息日記及漂來者七人、府須依例給粮放還、但蕞爾新羅、凶毒狠戾、近習兵覘我、乙屎麻呂既報之、所謂漂來者、安知非間諜、凡垂仁放還、尋常之事、狡奸往來、當加誅戮、加之潤淸等久事交關、僑寄此地、知我無備、今放還之、恐示弱於敵、其佗久居管內者、外示歸化、內懷逆謀、賊若來侵、必爲內應、請准天

長元年八月二十日格旨、不論新舊、併遷之陸奧空地、以絕其覬覦、許之、二十三日、太宰大貳藤原冬緖陳四事、曰、嚴烽燧禁、豐前長門馬出境、庸米雜米、總納稅庫、不容置諸司穀倉院、停交易勾當、二十四日、賑京師飢、二十五日、減諸王季祿四分之一、三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地震、十六日、對馬守小野春風奏請二事、一曰、軍旅之儲、唯在介冑、介冑雖薄、助以保侶、請以調布縫造保侶衣千領、以備不虞、二曰、軍興不虞、倍日兼行、轉餉易絕、輜重難給、請以調布縫造納糒帶袋千枚、而令士卒帶之、以爲急速之用、敕許之、以太宰府庫布造之、二十六日、以忠子女王爲女御、菅原峯嗣卒、信濃權守廣貞之子也、廣貞精醫術、嘗奉平城帝敕、與安倍眞直等撰大同類聚方百卷、峯嗣事淳和帝於藩邸、申請繼父業、補醫得業生、奉試及第、置醫得業生自此始焉、累進從五位上典藥頭、貞觀五年老、出爲攝津權守、退居豐島郡山莊、種藥守間、不交

流俗、以與土師同祖、故今姓、峯嗣不墜家聲、處劑多效、嘗奉敕與當時名醫撰定金蘭方、又註針灸法、後進呈焉、二十七日、小野春風兼肥前權守、二十九日、春風奏言、臣故父從五位上石雄家蓄羊革牛革兩甲、弘仁四年石雄在陸奧、會賊魁作亂、乃擐是甲、討平夷賊、厥後兄春枝進之官、願賜羊革甲、以備警急、歸京之日、當納之官、許之、夏四月五日、令長門禁出國馬於境外、五月六日、地震、十四日、造山崎橋、二十六日、以河內飢饉、借富豪貯稻一萬三千束、以賑之、待秋返給、六月六日、敕因幡國司已下、雜仕已上、並帶劒、七日、敕太宰府、置選士五千人於對馬島、十日、祈晴、十三日、先是太宰府言、肥前杵島郡兵庫震動、鼓鳴二聲、卜之、有隣兵警、是日、敕筑前肥前壹岐對馬、戒不虞、十七日、以連月淫霖、京師飢饉、賑之、二十二日、祈晴、秋七月二日、以少納言和氣彝範爲撿河內水害堤使、二十日、遣大僧都慧達等於河內、勞視築堤、二十二

日、遣使築河內堤、恐未成而有水害、奉幣大和諸神、以河內之水發源大和也、二十九日、山城言、綴喜郡山本鄉山崩陷、長二十二丈、廣五丈一尺、底廣四丈八尺、相去七尺、小山涌起、草木宛然、八月二十六日、禁諸國出擧收納之日、吏責私負截取擧稻、二十八日、先是對馬島言、境近新羅、動恐侵掠、既無其師、弩機何用、絕域孤島、誰救警急、廼者聞彼國寇賊擧劒習戰、若不豫備、恐難應卒、請置弩師一員、敕太宰府擇其人置之、九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遣新羅人潤清等二十人、配置諸國、冬十月七日、地震、二十五日、以伯耆飢疫、復河村久米會見日野四郡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筑後史生佐伯直繼告大宰少貳藤原元利萬侶與新羅通謀、下直繼於檢非違使、十七日、遣使奉新錢于石清水賀茂松尾稻荷平野梅宮春日大原野、敕太宰府禁元利萬侶及浪人清原崇繼等、以大內記安倍興行爲推問密告使赴太宰府、二十五日、地震、二

十六日、送直繼於太宰府、十二月二日、太政官下符上總國司曰、折取夷種、散居中國、若有盜賊、令其防禦、而今聞國中夷俘、猶挾野心、未染華風、或火民家、或掠財物、群盜之患、自此而起、今不禁遏、如後害何、宜嚴加捉搦、折其賊心、若有革面嚮化者、殊加優恤、習其性、背吏敎者、驅之與地、莫使粗獷之輩、侵害善良之民、八日、若狹遠敷郡人丹生弘吉、幼喪父、獨與母居、力田奉養、愉色婉容、溫凊弗懈、每朝詣父墓、擗踊哀痛、其所種雖遭水旱風蝗、未嘗被害、鄉里以爲孝感之所致、事聞、敕敍位二階、十七日、以旱饑、復常陸信太那珂二郡、是歲、河內水旱、

十三年辛卯、春正月十日、太白經天、十五日、太宰府言、壹岐兵庫皷鳴、二月十四日、始御紫宸殿視事、承和以後、天子日御紫宸殿視政事、仁壽以來遂廢、至是復之、三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六日、以攝津正稅稻五萬束、賑河內遇水旱者、是月、京師多盜、詔遣左右

近衞府十人警夜、夏四月四日、近江勢多橋火、六日、因幡兵庫火、五月十日、佐渡國司言、兵庫震動、十六日、先是出羽國司言、四月八日、飽海郡大物忌神社所在山上有火、聲如雷、山水暴溢、泥滓臭穢、死魚壅塞、有二巨蛇、流出入海、小蛇無數隨之、沿河苗稼多損、卜之云、因所禱未賽、且冢墓骸骨汚其山水、是日、令國司去舊骸賽宿禱、十日、以太政大臣良房准三后、敕賜直廬於禁中、六月八日、復美濃土岐惠奈二郡調庸一年、十三日、祈雨、秋八月二十五日、右大臣藤原氏宗等上貞觀式、閏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大雨、河水暴溢、壞廬舍、祈晴、十一日、賜京師民遭水害者穀鹽有差、十四日、敕、夫積土築堤、本爲避水、河決之害、甚爲難防、如聞今細民之愚、昧於遠慮、或公請空閑之地、或私遂膏腴之利、開墾田疇、穿渠溉灌、霑潤之漸、遂至決堤、又河堧近郊之地者、京師及諸國輸貢之徒所芻牧也、而求利之輩、占爲田園、令民失放牧之便、鴨川

堤邊除公田之外、宜禁止耕營、若其公田爲堤害者、莫令耕作、犯者罪之、二十八日、定百姓葬地及牧地、九月二十八日、地震、太皇太后藤原氏崩、諱五條后、后性和厚貞正、禮則修備、毋儀少比、深信釋敎、建安祥寺、是月、櫻梨桃李皆華、冬十月五日、葬五條太皇太后、八日、太宰帥賀陽親王薨、桓武皇子、有意匠巧制造、嘗創京極寺于京師、會大旱鴨川水竭、寺田殆涸、賀陽彫木童子、長可四尺、兩手捧器、設機巧置田中、盛水器中、水上灑童顏、人爭灌之、寺田得不焦枯、二十八日、雷、二十九日、應天門災、十一月朔、雷、十八日、飛彈愛寶山紫雲見、二十二日、雷、地震、有大鳥集于乾臨殿東鴟尾上、晦、地震、十二月朔、雷、三日、薄蝕、十一日、渤海入覲使楊成規等百五人至加賀、是歲、尾張澇旱、

十四年壬辰、春正月廿四日、石見廳事壇自陷三所、是月、京師人患咳逆、死亡者衆、民間訛言、渤海使來、異國毒氣使然、二十二日、

地震、二月七日、右大臣藤原氏宗薨、二十一日、佐渡言、紫雲見、晦、以帝終心喪、大祓建禮門、三月七日、帝聞太政大臣良房病、賜錢五十萬、以充祈禱之費、九日、以良房疾、賜度者八十人、大赦天下、十日、大風雨、賑給京師絕乏者、二十三日、以今春以來、內外頻有怪異、且去歲陰陽寮奏、渤海人來、當有不祥氣、是日、遣參議南淵年名於賀茂源勤於松尾梅宮、大江音人於平野、藤原家宗於大原野、少納言和氣彝範於石淸水、神祇伯藤原廣基於稻荷、奉幣、就近社道場、各轉讀金剛般若經、二十七日、地震、夏四月十九日、賑尾張飢乏、五月五日、人康親王薨、十五日、少外記大春日安守、直講美努淸名、爲存問渤海客使、渤海使入京、安置鴻臚館、少內記都良香、式部丞平秀長、爲掌客使、十八日、奏渤海國書信物、十九日、遣使授成規從三位、餘各有差、二十日、令內藏寮與渤海客回易貨物、二十二日、又聽京師人及諸市人、與之私相市易、以官

錢四十萬、賜其國使等、喚集市廛人、以中土物品、賣與客徒、二十三日、遣使饗使人、二十五日、賜璽書放還、成規望闕流涕而去、成規頗有詞藻、命學士賜曲宴、饗賚甚優、晦、駿河有大蛇出、呑國分寺般若心經三十一卷、秋七月十七日、遠江兵庫自鳴、十八日、轉讀大般若經於大極殿三日、以祈雨、帝不御輦餅、二十一日、雨、二十七日、地震、二十九日、近江介藤原春景言、格曰、出納官物、國司史生已上、共行其事、一人有犯、餘官同坐、夫心挾貪濁、私費官物、或受賂遺、以致虛納、而不知情者、共陷重罪、可謂苛酷甚矣、伏請所闕之物、相共塡納、所坐之罪、獨科其身、從之、下諸國、以爲永例、八月二十五日、以大納言源融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基經爲右大臣、融嵯峨之皇子也、九月朔、地震、二日、太政大臣良房薨、年六十九、敕廢朝三日、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諡忠仁、食封資人並如生時、良房風韻俊拔、弱冠以選尙嵯峨皇女源潔姬、女明子潔姬所

生也、入文德宮、生帝、文德帝崩、良房輔立幼主、綜理朝政、初帝生、育于良房第、及登極、念其舊恩、親任尊寵、始終不渝、攝行萬機、前後十五年、位極人臣、權歸其家、子孫相繼爲攝關、藤原氏之昌大、實基于此、十六日、日赤無光、晦、地震、冬十月二日、又震、十一月十二日、飛彈愛寶山紫雲見、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八日、又震、二十九日、天南有聲如雷、十二月三日、地震、十三日、除贈太皇太后高野氏大枝陵、加太皇太后藤原氏後山階陵、爲十陵、加藤原良房愛宕墓、爲五墓、是歲、大和因幡夏旱、秋風水、

十五年癸巳、春正月朔、暴雨風雷、十三日、以左大臣源融、爲皇太子傅、二十日、地震、二月二日、又震、十六日、虹見于紫宸殿東南隅、十八日、地震、二十六日、春宮廳院火、二十八日、飛彈言、愛寶山紫雲見、十六日、地震、虹見于紫宸殿東南隅、十九日、以災異荐臻、卜之、夏秋之際、將有兵革之變、起西垂及北闕、令因幡伯耆出雲石

見隱岐太宰府戒嚴、二十日、以陸奧比年不登、賑之、夏四月十四日、地大震、二十一日、以皇子貞固貞元貞保貞平貞純、爲親王、長猷長淵長鑒、賜姓源朝臣、二十四日、地震、五月朔、地震、三日、雨雹、大如雞子、五日、神祇官陰陽寮並言、占卜雨雹、賀茂松尾等神爲祟、遣使奉幣及走馬、九日、遣參議大江音人、奉幣賀茂、使僧讀金剛般若經一萬卷、十七日、祈雨、後屢祈之、二十七日、太宰府言、渤海漂船二艘至薩摩國甑島郡、繕修船舶、支濟衣糧、以放還、六月十四日、地震、二十二日、賑京師飢、以攝津正稅稻一萬束、賑河內飢、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九月二十五日、復遠江引佐長上二郡一年、冬十月九日、有馬追牛、入於辨官廳事前相鬪、二十日、日有重暈、左右兩珥、下有雲氣如龍、十一月十三日、詔、太皇太后皇太后宮春宮坊封及服用、五位以上封祿、諸王季祿等、往年減省之物、自今以後、仍舊莫減、唯減服御常膳、左右馬寮秣穀、十六日、公卿

奏請服御常膳左右馬寮秣穀、並復舊、許之、以頃日物怪頻見、卜之、應乘輿嬰疾、遣使奉幣賀茂松尾平野大原野以禳之、二十六日、以藤原佳珠子爲女御、基經女也、十二月二日、賑太宰府飢疫、七日、以兼子女王爲女御、十七日、太宰府言、府之備外寇、其來尙矣、自新羅賊掠貢綿來、遷運甲冑、安置鴻臚、差發俘囚、分番鎭戍、加以統領選士、今所用糧食出納不一、朝夕支給米鹽多煩、故差書生驅使、計口給食、結番宿直、自餘觸類猥雜、本國割女子口分、置公營田、其所遺猶倍他國、請分置一百町、爲警固田、許之、二十二日、太宰府言、新羅船一艘至對馬島、卽時放卻、二十三日、陸奧守安倍貞行奏曰、爵祿之興、爲優功績、授叙之事、當必其人、而比年國司不依勞効、任意授爵、由是獲祿者衆、調物減耗、所司勘出、歷代不絕、望請夷俘位階、每年立叙法、選功補闕、叙二十人已下、許之、

十六年甲午、春正月十五日、以備中守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保則治備前、政績一如在備中、凡厥僚下、若有姦伏、不加發摘、竊語之云、君久疲學宦、初得此官、必當立廉節、勉取榮譽、豈可滯一州小吏乎、然而上養父母、下給妻子、撓性屈心、受此濁穢、是皆貧窶之憂、竊累善人、僕有薄俸、隨君所須、以資之、謹勿犯官物、卽分與其俸、於是風化大行、吏民畏愛、號曰父母、備前備中堺上有吉備津彥神、國有水旱、則躬往禱之、必致感應、若境中有姦者、神必罰之、神嘗見形語云、感公德化、冀助公爲治、終此善績、由是治化兩國、年荐豐穰、百姓和樂、時安藝盜馮險刼備後調絹而逃、過備前石梨郡、問逆旅主人曰、此國大守政績何似、對云、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之人、盡爲廉潔、恩信之感、自通神明、故國有姦濫者、吉備津彥神立降誅罰、具語及其治化本末、盜色大變、終夜歎息、不寢、向曉馳詣府門、叩頭自首云、小民無狀、略奪備後官絹四十匹、

改過服罪、願賜生命、保則召盜語曰、汝知向善、終非惡人、卽與米糧、封緘絹付盜、移備後、僚下皆云、姦盜恐不達彼國、保則曰、彼既改心歸誠、豈更有變乎、盜得移文、遂送備後、守小野喬查怪且喜、卽放盜、自詣備前拜謝、其以德感人、皆此類也、三月二十三日、慶貞觀寺、設大齋、親王公卿百官盡會、賜導師以下百僧度者一人、貞觀寺、故太政大臣良房所建、與僧正眞雅戮力成之、以祈帝寶祚、前後所施家十區、田二百十七町餘、地二百三十五町、置僧十六口、修眞言業、良房又命豐前書寫大藏經三千四百三十二卷、大乘經二千百十四卷、大乘律五十卷、小乘律五百三十卷、錄外經百六十七卷、以祈寶位安穩、使僧行敎檢校、至明年功成、敕選僧安宗、安置之太宰府彌勒寺、夏四月五日、隕霜、七日、日有重暈、白虹貫日、十五日、陰霧四合、十八日、日赤無光、十九日、淳和院火、二十四日、有黑雲掩日、黃赤氣蔽天、五月六日、賑京師飢、二十七

日、陰陽頭滋岳川人卒、博達陰陽學、長宿曜遁甲術、善察未然、人或有災厄、川人豫知之、其人乞救、則以術厭之、必有奇驗、川人嘗奉敕、至大和吉野郡高山、修攘蝗害之祭、又推考後來之世事、記以傳世、謂之川人勘文、所著有世要動靜經、指掌宿曜經、滋川新術遁甲書、金匱新經、宅肝經等書、爲道家法則、所用大乙式盤、有神靈、陰陽家世寶傳焉、六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遣伊豫權掾大神已井等於唐市香藥、禁諸國司娶部內女子、二十八日、敕、令諸國大社封戶修理其裔神小社、秋七月二日、地震、太宰府言、薩摩開聞神山有火自燒、煙薰滿天、灰沙如雨、震動聲聞百餘里、二十八日、先是太宰府言、唐商崔岌等三十六人至太宰府、二十九日、太宰府言、三月四日夜迅雷、翌日天暗如夜、雨沙終日不止、積四五寸、河水爲濁、及暮雨、禾稼皆枯、魚鼈死者無數、八月朔、伊勢言、有蝗食稼、所過無遺、八日、太宰府言、新羅金四金五等十二人至、

對馬、速放還、十三日、遣玄蕃頭弘道王於伊勢、奉幣大神宮、禱去災蝗、是後蝗或化蝶、或爲蜂所殺、一時蕩盡、二十日、不豫、二十四日、大風雨、折樹發屋、公私廬舍、無復全者、衆水暴漲、直衝城下、壞豐財坊門、橋梁人馬多漂沒、九月七日、賑東西京被風水害者三千一百五十餘家、十四日、舊制、諸衛舍人等、神宴求酒食貢被物者、坐髡鉗、今改舍人解任、餘決杖八十、許衛府長官新任者一設宴饗、禁以綾羅錦綺施僧尼、十七日、地震、是秋、桃李華、冬十月十九日、太政官奏、沙彌敎豐善福、於丹波國船井郡、率濫僧四十餘人、殺勸學院使日奉全吉、支解其體、行火燒民屋二家、燒殺一女、下刑部省、令覆案、並當斬刑、石見國人若杖部豐見鬪毆殺人、當絞刑、勅宜減死一等並處流、

山縣禎曰、當是時、朝廷篤信佛敎、政尙慈惠、弘仁以降、不斷死刑久矣、律殺人者死、是以每有殺人者、刑官擬罪、則勅旨必宥

之、減一等以處流、今敎豐善福等姦暴如此、然尙寬宥之、慈則慈矣、其如典刑何、無罪者則死、有罪者生、何慈於有罪者、而不慈於無罪者耶、且聖王之政、戮一人而懲千萬人、刑法明、而民不犯罪、於是乎仁慈之所被者廣矣、今罪之至重者、枉從寬典、何以懲不軌哉、數世之後、輦轂下、盜賊橫行、白日殺人、南都北嶺之僧徒、暴戾橫肆、朝廷不能制、其漸無乃啓於此乎、

二十三日、詔賑恤諸國遭風水者、十一月十三日、地震、二十五日、復陸奧小田牡鹿二郡二年、二十七日、以參河因幡是秋風水、免今年租半、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右近衛府火、是歲、但馬水、伊勢風水、

十七年乙未、春正月二十八日、冷然院火、延及五十四宇、焚圖書財寶、二月九日、以右中辨橘三夏、爲築河內堤使長官、九日、僧道昌寂、讚岐香河郡人、姓秦氏、研綜諸宗、承和中大井河堰決、詔令

道昌監之、道昌身親率先、創其功業、衆子來、不日而成、故老流涕曰、不圖今日復見行基菩薩、十二日、地震、十四日、帝移自仁壽殿御弘徽殿、十七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常行薨、二十七日、中納言藤原良世兼右近衛大將、冬嗣之子也、夏四月十五日、帝移自弘徽殿御綾綺殿、二十五日、帝讀群書治要卒業、宴群臣於綾綺殿、奏樂賦詩、賜物有差、二十八日、帝始讀史記、彗星見、十日、下總言、俘囚叛、敕發兵擊之、令武藏上總常陸下野等國各發兵三百援之、十四日、太白晝見經天、六月朔、相模言、大住郡河水赤三日、星月晝見、祈雨、四日、星月晝見、太政官曹司廳南門隕雪、五日、星月晝見、十三日、祈雨、後屢祈之、比日兩京每夜有群鼠跡、或入宮城、或出城外、十五日、神祇官奏、伐深草陵樹、是以不雨、即遣使謝之、是日、原輕囚、十九日、下野言、殺獲反虜、二十日、太宰府言、有大鳥二、集肥後玉名郡倉上、向西鳴、二十一日、相模言、大住郡

河水變赤、秋七月三日、遣使楯列陵、謝民伐陵樹、兼祈雨、五日、下野言、殺獲俘囚、十日、風雨拔樹壞屋、十三日、地震、二十一日、長樂門驛鈴自鳴、二十六日、祈晴、八月八日、陰陽寮漏刻鼓自鳴、九月九日、神祇伯藤原良近卒、風度清美、容儀可觀、雖無學術、以政理見推、良近嘗醉與人同車行、戲曰、吾能令此牛不行、乃以手據東牀、閉氣堅坐、牛張四足不前、其膂力過人如此、冬十月十二日、有鹿入主殿寮御湯舍、十五日、以皇子貞辰爲親王、十一月四日、以藤原意佳子爲春日大原野齋女、十三日、以但馬去歲遭水災、貸正稅四分之一、十六日、出羽言、渡島荒狄叛、殺略秋田飽海二郡百姓二十一人、敕牧宰討平之、二十八日、免伊勢去年田租八分、時長岡京牢獄朽敝、囚人或逃逸、檢非違使別當大江音人建議移獄平安、改立獄門、此後無復逃逸者、十二月十五日、以伴善男沒官墾田陸田山林莊家等在諸國者、充造京城道橋料、善男得

志一時、廣營財產、蓋如此、是歲、備前權守藤原保則秩滿歸京、兩備之民、悲號遮路、戴白者各捧酒肴、拜伏道左、保則謂老人之心不可違、爲之留連數日、相次競至、不可遏止、保則乃竊乘小船而去、有從者未到者、暫泊和氣郡方上津、備前郡司等聞其無糧儲、漕白米二百石至泊處、保則感其志、受之不辭、郡司等意此人過廉必不受、及聞此報大悅、頃之保則與國講讀師書曰、舟中頻有怪、風浪叵測、望率僧徒來會津頭、以禱海行、講讀師率國分僧至、保則語曰、願諸僧各誦般若心經一遍足矣、卽以米悉與之、夜中擧帆而去、

十八年丙申、春二月二十日、式部卿兼太宰帥忠良親王薨、三月九日、太宰權帥在原行平奏請營壹岐水田一百町、充對馬防人年粮曰、管下六國、每歲漕對馬年粮穀二千斛、運費雜用甚多、加之舟航太難、漂沒不勘、今壹岐島所有水田六百餘町、除百姓口

分雜職田外、死者口分田、國造田等、凡一百餘町、而島中課丁二千餘人、實係半輸、夫役千丁營百町、易如反掌、請停島民輸物、使六國輸之、停六國年穀、使島民營田、以其所返納稻二萬九千六百四十餘束、充其費用、廷議許試行二年、以觀成功、又奏、肥前松浦郡庇羅值嘉二鄕、爲唐使往來樞轄、新羅賊亦經此入寇、地居海中、殷阜多奇產、徒委郡司、恣聚斂、其民厭私求苛切、欲貢輸公家、請合爲一島、置島司郡領、任土賦貢、其俸料擧定正稅公廨之間、令兼任肥前國權官、公卿議、許二年、先明息耗、

賴襄曰、國朝古重邊防、太宰鎭守二府、最爲要地、選才勇任焉、當任者皆盡備禦之畧、其綜理微密、非後世所及也、然其要在於不以邊事擾內地而已、先是按察使以東邊兵糧每課東國、杼軸空竭、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奥廨、以陸奥廨留收官庫、公私兩便、至是宰帥又以舊漕西海六國米、爲對馬年糧、多覆沒者、

請停漕、發其民、營壹岐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稅、課之六國、彼此兩便、無佗、皆計不擾內地也、故此後出羽守亦有所奏請、曰、無用之卒、騷動部內、待救之處、還致巨害、宜檢出奥羽之逃民、給以中國之甲胄、是濟邊民之困、其實亦濟內地之弊也、蓋因其土毛、用其土兵、土兵之百、當徵發之萬、土毛之升、當漕轉之斛、不唯不以擾內地也、至於宰帥請以松浦二鄕殷阜多奇產、徒委郡司、爲外國之利、不若收之縣官、置吏賦貢、令兼任肥前國權官、是又欲收邊利於內地也、然而廷議許試之二年、先明息耗、則慮興利而招害也、恐所獲不償所失也、亦可謂有識矣、要之、古朝廷重邊事、故大小之吏、盡心效智如此、後世雖有災異、畧不加意、及有警急、乃爲繹騷、內外皆擾、其費不貲、卽收利之策、不驗而許、終於無獲、嗚呼、何不以古爲師哉、

十三日、以皇子貞數爲親王、皇子長賴賜姓源朝臣、二十一日、以

霖雨賑京師飢民、夏四月十日、大極殿火、延及小安殿蒼龍白虎兩樓延休堂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數日不滅、廢朝三日、諸衛戒嚴、十五日解嚴、是日、綾綺殿震動、二十七日、遣左右近衛兵衛等、每夜巡察兩京、五月朔、日有食之、十四日、地震、十五日、又震、二十一日、又震、二十七日、伊豫守源寬卒、嵯峨皇子、幼耽學、帝雅好文章、愛才重士、欲達其才、屢勉勵之、及第補文章生、寬天資質直、不妄交遊、又不以政事爲意、故官爵不得大顯、是月、霖雨、六月十八日、雨雹、地震、十九日、賑京師飢民、秋七月七日、興福寺塔震動、三日不止、十一日、賑丹後美作飢疫、十四日、參議源舒獲奇鳥獻之、敕放之北山、先是召散位大藏善行侍藏人所、校定御書、以備人顏之推家訓、敎授帝左右少年及禁中好學者、是日卒業、賜藏人所召文章生賦詩、十八日、大安寺塔震動、二十一日、復作大極殿、是日、天無雲而雷、二十三日、丹後比年大旱民飢、貸穀三萬斛、彈

正臺奏請二事、其一曰、弘仁格云、不責引流水於內、唯禁露汙穢於墻外、此後有勢之家、都無掃清、此類貶考奪祿、而天長五年格、停奪考祿、設贖銅法、厥後懲肅之責、渉年無聞、遂使京坊荒蕪、橋梁破絕、望請停贖銅法、貶奪考祿、其二曰、公式令云、親王及五位已上有犯、應須糺彈、而未審實者、並據狀勘問、不須推考、悉知事由、大者奏彈、然則奏問必在推問之後、今諸司有罪、召之不來、非設新制、何以懲惡、望請諸司不應臺喚、過三度者、移式部兵部等奪季祿、詔從之、二十六日、太宰府言、肥後獲白龜、二十七日、五色雲見東山、如虹、二十八日、地震、八月二十一日、以源宜子爲女御、參議興基女也、九月九日、公卿表賀白龜、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七日、虹見太政官廳前、九日、地震、二十五日、以皇子貞眞貞賴爲親王、二十七日、帝將傳位、幸染殿院、二十九日、傳位皇太子、帝之在位、群神列官社者、凡十餘社、帝美風儀、端儼如神、性寬明仁恕、

溫和寡言、擧動遵禮、專精政事、好讀書傳、潛思釋教、鷹犬之娛、未嘗留意、外祖太政大臣良房攝政、樞機整密、國家寧靜、帝恭已仰成、默握憲綱、及良房薨、始親政事、率由恭儉、既而藤原基經當國、吏稱其職、內外肅然、故道前代之政者、悉稱貞觀之治、然審其實、則紀綱日弛、盜賊踵起、海陸多虞、百姓被害、因許國郡司等帶劍、又多置檢非違使於諸國、猶不能制遏、天下始多事矣、

論贊曰、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皷而牢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爲常、屈萬乘之尊、歸依三寶、列朝比比、莫不皆然、而帝好之尤篤、齡未至三十、遂去天位、授大器於幼冲之主、而不顧其果能負荷乎否、政刑之柄、一委之於藤氏、抖擻勤苦、而高遺世之志、三日一齋、泊然枯槁、古今人主之奉佛、未有如帝精練薰修者、貞觀之政、世之所稱、而藤氏之權、自此而盛、蓋亦有所從來矣、

青山延于曰、甚哉浮屠氏之爲禍也、帝以天子之尊、身爲沙門之行、春秋未盛、至去位而不顧、其後宇多華山脫屣萬乘、捨身佛寺、未必不由帝之作俑也、蓋帝之崇信釋氏、同軌梁武、幸而寶祚未衰、金甌無缺、終免梁武之禍、然貞觀以後、外戚顓政、權柄下移、皇室不振、職此之由、安知承平之亂不胚胎于此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修

陽成天皇

陽成天皇、諱貞明、清和帝第一子也、母皇太后藤原高子、贈太政大臣長良女也、貞觀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生、十一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受禪於染殿院、歸御東宮、以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基經攝政、如良房故事、十二月六日、雷雨雹、七日、雷、八日、詔尊清和帝曰太上天皇、是日、獻綾絹綿布於上皇、又奉御封二千戸、二十日、有大鳥翔紫宸殿上、

元慶元年丁酉、春正月三日、帝卽位於豐樂殿、時年十歲、詔尊皇母藤原氏爲皇太夫人、左大臣源融、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世、並如故、但馬獻白雉、九日、右大臣基經罷左近衛大將、十六

日、出雲國司言、渤海國使楊中遠等百五人來、二十五日、客星出、二十七日、京師及畿內諸國大饑、河內和泉尤甚、置常平司糶官米、二十八日、以因幡守藤原敏行等爲賣常平所米使、二十九日、贈外祖故中納言藤原長良左大臣正一位、外祖母藤原氏正一位、二月十四日、尾張言、木連理、十七日、卜定識子內親王爲齋宮、敦子內親王爲齋院、二十九日、帝遷御仁壽殿、以大納言源多兼左近衛大將、仁明之皇子也、閏月十五日、上皇使右大辨藤原山蔭辭封戸、十七日、獻山城愛宕郡水田于上皇、二十三日、美作備前進樣銅、三月三日、備後獻白鹿、十一日、地震、二十六日、延一百餘僧於紫宸殿、轉讀大般若經三日、自是改貞觀四季例、春秋修之、然佛事自是益滋矣、是月、上皇徙居清和院、夏四月八日、大納言南淵年名薨、世稱鴻儒、年名始設尙齒會於小野山莊、倣白居易故事也、少外記大春日安名前讚岐椽占部月雄爲存問使、夏

四月九日、造大極殿、十六日、詔改元、大赦天下、免尾張但馬備後百姓當年徭役十日、及所出瑞葦田郡今年之調、春部郡養父郡當年之庸、得端者授位賜物、五月十三日、地震、六月四日、祈雨、後屢祈之、二十五日、以渤海違期入覲、却其國啓信物、賜衣糧放還、秋七月十日、漑神泉苑池水於城南民田、一日夜而水竭、初朝廷嘗神泉苑以爲遊賞之地、天長中炎旱、適祈雨苑池有驗、是後每有旱災、或決水漑田、或召僧祈雨、以爲常云、是日、遣使楯列山陵、謝伐陵樹、十四日、地震、十六日、大雨、八月朔、不豫、是月、太宰府言、前月唐商人崔鐸等六十三人、駕船一隻來筑前、問其所以來、鐸言、送還貴國使多安江等、敕安置出雲、供給之、僧智聰留學於唐者二十餘年、至是與唐人駱漢中倶還、智聰奏曰、漢中唐國處士、博綜衆藝、願加優恤、詔給衣糧、九月二十五日、班幣天下羣神、凡三千一百三十二神、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地大震、十八日、

又震、二十九日、御禊、十一月三日、參議大江音人薨、幼穎悟、受業菅原是善、博學善屬文、嘗奉敕撰弘帝範三卷、群籍要覽四十卷、又與菅原是善撰定貞觀格式、又作食物、予行路人、嘗曰、我爲國致力多矣、子孫必有至大位者、其孫維時及七世孫匡房、皆官至納言、果如其言、十八日、大嘗、十二月十三日、敕、定奉荷前幣五墓、二十一日、詔以正稅充神寺及諸家封戸庸、是日、置檢非違使於能登佐渡、帶劍執笏、是歲、主計頭紀安雄爲武藏守、政貴簡惠、吏民便之、

二年戊戌、春正月十一日、式部大丞小野葛絃爲加賀介、鍊達政事、時稱循吏、嘗爲備中掾、權守藤原保則器異之、謂曰、卿異日必爲良吏、後果如其言、十五日、敕、轉播磨不動穀、班給和泉、二十七日、以去年亢旱、京畿饑荒、河內和泉最甚、置常平司于東西京、糶官米、遣使賑之、是月、京師多盜、遣左右近衛官人巡夜、二月五日、

備後饑、復絕乏戶、十日、賑京師飢民、二十五日、使大學助敎善淵愛成讀日本紀、二十七日、夜盜入紫宸殿、近衞舍人捕獲之、二十八日、轉備前不動穀一萬斛、賑河內、二十九日、地震、三月五日、詔太宰府、採豐前規矩郡銅、九日、地震、十五日、敕畿內曰、校班之政、盈紀爲期、自天長五年來五十歲、此事久廢、遂使無身者有田疇、見役者無潤益、姦濫不絕、公私多妨、靜言其弊、實乖政理、宜遵承前規、遣使考覈、而畿內彫弊、民人空乏、不欲煩勞、停留至此、事不容已、宜下令牧宰、準外國例、精細校定、據實上聞、若其排虛隱沒類寘之違敕、是日、出羽俘囚作亂、縱火攻秋田城、出羽守藤原興世發鎭兵拒守、徵發諸郡軍、飛驛奏變、先是秋田城司良岑近貪婪黷貨、侵漁夷俘、夷俘怨怒、遂相率而反、十七日、興世遣權掾小野春泉、文室有房帥精兵援秋田城、賊黨日熾、悉焚城北郡南公私舍宅、乘勢肆掠、殺虜無算、官軍不能禦、賊遂進火城、一國器仗

多在城中、俄頃蕩盡、時前歲凶歉、百姓饑窘、興世徵兵不至、乃奏請鄰國援兵、二十三日、奉丹後與謝郡水田三百餘町於清和院、二十九日、朝議勅符出羽曰、夷虜悖逆、焚剽城邑、犬羊狂心、暴惡爲性、不加追討、何有懲艾、須量發精兵扼其喉咽、但時在農要、人事耕種、若多動衆、恐妨農務、夫上兵伐謀、良將不戰、巧設方略、以安邊民、若國兵不足、早告陸奧、令其赴救、凡蠻貊之心、候時而動、雖云醜類之可責、抑亦國宰之不良、宜施慰撫之化、以過風塵之亂、又敕符陸奧、豫調練兵士以應急、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再敕符陸奧發兵二千、急救出羽、賊益盛、興世遣兵六百於野代營扼隘口、比至燒山、賊千餘繞出其後、殺略五百餘人、逃還者僅五十人、村邑多被焚掠、八日、興福寺火、九日、隕霜、十九日、春泉有房遣最上郡擬大領伴貞道、俘魁玉作宇奈麻呂帥兵五百餘偵探、路遇賊三百餘、貞通中箭而死、二十日、賊益來集、官軍禦戰、會日

暮、乃引還、二十一日、賊乘勢來進、官軍邀擊斬五十餘人、生禽七人、戰疲箭盡、乃還、二十二日、以坂上好蔭爲陸奧權介、二十八日、敕符上野下野、各發兵一千、星夜赴救、腹背夾攻、又勅陸奧、責其不時赴救、二十九日、設百講座於京畿及諸國、說仁王般若經以禱國家平安、五月二日、以攝津旱飢、轉播磨備前不動穀各三千斛賑之、右大臣藤原基經密召右中辨藤原保則、命招討之任、保則曰、非敢愛惜微軀、恐貽朝廷之耻、基經曰、自天智天皇時、藤氏世立勳績、朝廷倚賴、今忝攝家宰、遭此寇亂、且慚且懼、願盡智謀、勿爲飾讓、保則曰、必不得已、愚有一計、恐殿下不能用耳、基經固問、保則曰、蝦夷內附以來、漸二百年、畏服朝威、無有寇逆、如聞秋田城司良岑近者、聚斂無厭、徵求萬端、蓄怨積怒、激成禍亂、窮寇死戰、難與爭鋒、今日之事、雖坂將軍再生、不能蕩定、若敎以義方、示以威信、播我德音、變彼野心、不用尺兵、大寇自平、基經曰、善、保

則曰、今欲以恩信服夷狄、群醜未易馴服、非臨以兵威、不可、前左近衞少監小野春風累世將種、驍勇絕人、前年頻遭讒譖、免官家居、請先令春風帥精兵而發、示以朝廷之威信、然後以德招撫、不歷數月、自應消散、基經大悅、四日、以保則爲出羽權守、左兵門權少尉清原令望爲權掾、右近衞將曹茨田貞額爲權大目、並帶本官、以討叛夷、乃敕出羽國司曰、近日夷虜凶逆、殘害不止、仍以保則任彼國權守、宜從其指麾、勿失警備、五日、陸奧守源泰飛驛奏言、旣發兵二千、救出羽、出羽復來請、乃更發兵五百、恐本國之夷、聞鄰賊之聲、動狼心、掉蠆尾、請發兵二千以扼要害、許之、七日、春泉等遣宇奈麻呂登高覘伺、俄而遇賊、拔劍奮戰、手斬雙首、遂戰死、賊伏艸中、使俘囚三人來、詐請曰、願得秋田河以北地、罷兵、官軍乃遣輕兵掩擊、射殺三賊、權介藤原統行與春泉有房等、進至秋田舊城、聚兵糧、與陸奧押領大椽藤原梶長等以兵五千守城、

賊出其不意、四面奄至、擧城惶撓失措、望風奔竄、統行等逃還、獨有房奮身苦戰、斬賊數人、箭中左脚、神氣益厲、然軍無後繼、乃潰圍脫還、統行子及權弩師神服直雄皆戰死、甲冑三百領、米糒七百斛、衾一千條、馬一千五百匹、盡爲賊所奪、八日、賑大和飢民、九日、有大流星、衆星隨之、所過木葉作聲、是日、下符相摸安房、令進槻弓各百、信濃梓弓二百、但馬檀弓百、備中備後柘弓各百、旱、六月三日、祈雨、八日、以從五位下小野春風爲鎭守府將軍、與陸奧權介坂上好蔭、各帥精兵五百、從陸奧赴援、賜甲冑各一具遣之、春風父石雄弘仁中在陸奧討賊有功、春風少遊邊塞、能曉夷語、故保則推轂之、公卿召驛使丸部瀧麻呂、問軍曲折、瀧麻呂曰、官軍善戰者唯有房耳、乃授有房從五位下、大納言兼陸奧出羽按察使源多上表請解按察使、不省、九日、敕前鎭守將軍安部比高暫行府政、以春風不得留府也、時賊益猖獗、陸奧押領掾藤原梶

長帥陸奧兵二千、從山路逃還、十五日、有雙鷺鬪于紫宸殿前、十六日、震東寺幡竿、是日、敕陸奧曰、逆虜猖獗日甚、彼國軍士二千人、顧望避敵、亡歸本國、料勢制勝、自有其方、而今各重身軀、無意鬪戰、糧資醜類、力屈凶威、豈可回王者之師、自貽敗軍之恥乎、宜更勒亡歸卒、可使幹事者統領發送、若重亡歸者、處以軍法、二十一日、敕東海東山兩道、豫擇勇敢輕鋭、待出羽奏請、應機奔赴、令相模送綿一千屯於出羽、以供造襖、保則既發、晝夜兼行、敗問累至、從騎莫不褫魄、而保則意氣自若、殊無懼容、賊聞王師來討、師衆萬餘、遮留要害、保則至出羽、遣權掾文室有房、清原令望、上野押領使權大掾南淵秋鄕等、率上野兵六百餘、屯秋田河南、拒賊於河北、時秋田城下上津野火內椙淵等十二村、爲賊所據、有添河霜別助川三村、夷俘歸順之地也、卽令三村俘囚並良民三百餘人、拒賊於添河、又攻雄勝、後將侵府、雄勝城承十道之大衝、仍

遣左馬權大允藤原滋實、及茨田貞額等、以雄勝平鹿山本三郡不動穀、給郡內及添河霜別助川三村俘囚、慰喩其心、勉勵之、俘囚深江弼加止、玉作正月麻呂等、感其恩賚、誘三村俘囚二百餘人、夜襲殺賊八十人、燒其糧食舍宅、土人流言、津輕夷俘與出羽賊通謀、保則以爲津輕夷俘鷙悍慣戰、若與賊合、難可輙制、乃奏請發常陸武藏兵二千以備非常、十日、勅符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今覽來奏、以官米穀給俘囚、藉其力破賊、此計之上者也、來奏以爲津輕夷虜天性蟲獷、若與賊合、實爲難制、今小野春風坂上好蔭各領精兵、行當到著、宜待其至振揚威武、但豫勅諸國、令簡勇敢、若有危急、馳傳上奏、隨卽差發、赴救非晩、務運奇策、繫其狂心、滋實者興世子也、適往省父、乃勅令從軍、保則按兵待春風等至、賊中稍有悔悟者、疏寃枉十餘條、陳怨叛之由、詞旨甚切、保則下令撫納、父老謂保則曰、用兵之要、在練士固壘、然後出

征入休、莫不如意、且本國地迫北陸、秋天多雪、營壍難待、不如選練士卒、修造城柵、以待春風至、保則然之、乃選士兵一千、分配官人、令其勞賜、修築城柵、役畢休衆、遠近稍定、春風好蔭尋取道陸奧入上津野村、與保則約夾攻、二十三日、以耆龜告將有邊警、敕因幡伯耆出雲隱岐長門繕器械、固要害、班幣境內羣神、修調伏法於四天王像前、二十七日、攝津頻年旱、道殣相繼、敕以糒一百斛賑之、二十八日、遣僧寵壽於出羽、修降賊法、秋七月朔、震大藏省樹、四日、地震、十日、藤原保則奏捷、十一日、地震、十三日、詔太宰權少貳藤原仲直攝行警固事、先是權少貳坂上瀧守任滿還京、警備停廢、適卜筮告隣敵窺隙、故有是命、二十五日、地震、八月二日、夜有光氣、見紫宸仁壽兩殿間、四日、勅符曰重省來奏、曲折具之、事用奇正、兵家所貴、今募俘虜、多殲醜類、雖是夷人、慕義之至切、抑亦國宰撫馭之得宜、臨機之略、實當如此、春風好蔭入上津

野村、夾攻首尾、已得要略、兵術雖多、制勝爲先、隨機擒剪、窮其巢
窟、勿令遁脫、仍送綵帛一百三十四於出羽、班給俘囚、保則奏言、
本國大物忌小物忌月山三神、自上古時、毎有征戰、必標奇驗、五
月之戰、雲霧晦冥、咫尺不辨、官軍擾亂、爲賊所破、求之蓍龜、神實
爲祟、伏望進其爵級、以答神望、是日、進三神位階、十八日、大風雨
洪水、二十四日、遣使奉幣大神宮、二十五日、祈晴、二十九日、賊三
百餘來秋田城下乞降、保則不許、然知賊氣衰沮、不待苦攻、乃遣
春泉報春風好蔭曰、駐軍鎭守府、待後報、未至、春風單騎入賊營、
具宣朝命、賊叩頭曰、秋田城司貪暴、奴等不堪苛虐、所以作亂、今
將軍幸以天子恩命詔之、願改迷塗歸幕府、乃競以酒食犒官軍、
九月七日、有大鳥集肥後八代郡倉上、宇土郡蒲智比咩神前河
水赤如血、瀕河山野草木凋枯、十五日、好蔭帥兵二千、從流霞道
至秋田城、有房滋實亦單騎出城、直至賊營、賊哀訴乞降、有房等

許之、好蔭皷譟而進、多建旗幟、以示威武、二十一日、大雨河溢、二
十五日、春風以夷俘七人至秋田城、謂保則曰、嚮奉聖旨、必諭賊
類降之、彼若不悛則進討、今賊徒歸順、出於至誠、何須進討、保則
曰、彼已歸順、我猶進軍、是欺彼也、彼怒而拒、其鋒必銳、不如暫罷
兵、乃召見夷俘慰撫之、義從俘囚請曰、奴等歸款國家、爲賊所惡、
若不殄滅、後必相報、且降者踈慢、不合舊例、保則具奏取決、二十
八日、紀伊言、今月二十六日風雨晦冥、雷震府廳及學校、破公私
館舍六十餘宇、木倒人死、二十九日、地震、關東諸國地大震、相模
武藏特甚、數日不止、公私廬舍一無全者、百姓多壓死、地陷道路
不通、是月、陰雨傷稼、冬十月九日、地震、十一日、藏造兵司甲冑五
十具於宜陽殿、十三日、勅符曰、夫兵凶戰危、先喆炳戒、事不獲已、
乃用兵耳、今逆虜悔過、請欲歸順、其於容許、有何不疑、但古之降
者、去其甲兵、面縛待命、然後可謂降伏、歸降之法、若同舊制、可速

容受、若懷兩端、言與事異、奮我兵威、一擧誅滅、義從俘囚之言、不
可不反覆、觀德耀兵、隨機可施、愼勿信其虛詭、貽哂於後、十一月
十九日、太白逆行、十二月二日、有大鳥四、翺翔御在所上、十日、降
賊進所掠甲二十領、曰、奴等掠甲固多、然悉皆截破、稱身約裁、一
無全者、加之賊類或入奧地、或所居隔遠、尋當搜求進之、令望滋
實等曰、降賊多而甲甚少、安知非詐、春風曰、春風自入賊地、具知
逆類悔過之情、今彼冒霜雪來降、決非懷詐者、若疑而不納、非所
以樂成、保則乃慰納之、時有渠帥二人、不肯歸順、保則語夷俘曰、
二虜不來如何、夷俘曰、奴自有謀、願暫賜寬假、後數日遂斬兩夷
俘首以獻、保則乃發使者、撫循餘黨、自津輕至渡島、雜種夷人、前
代未嘗歸附者、咸皆內屬、於是渡島夷俘百餘帥三千人詣秋田
城、津輕俘囚百餘亦至、保則乃遣統行有房等勞饗以安其意、是
歲、官軍所失亡穀頴三十二萬五百餘束、糒七百五十斛、革短甲

三百三十七領、冑五百三十二枚、鐵鉢一百五十七枚、革鉢五十
枚、木鉢三百二十六枚、箭八千三百八十隻、大角六枚、小角八枚、
皷六十面、大刀五十五柄、弓七十一張、鐵鉤五十五柄、弩二十九
具、手弩一百具、鈇一十三柄、鉞八柄、楯五十二枚、槍一百八十一
竿、鎌槍七十三竿、鎗尾槍一百八竿、官舍一百六十一宇、城櫓二
十八宇、城柵櫓二十七基、郭柵櫓六十一基、一國殘破極矣、保則
復立秋田城、壘柵樓塹皆倍舊制、境內始安、十一日、太宰少貳島
田忠臣奏、櫃日神憑人云、新羅將侵邊、宜嚴豫備、卽日遣刑部大
輔弘道王於伊勢、禱大神宮、二十日、以民部大輔藤原房雄爲太
宰權少貳、警備府戎事、二十四日、遣伊勢權介平季長於太宰府、
奉幣香椎八幡、及姬神住吉宗形等神、別奉香椎八幡姬神、以綾
羅衣各一襲、金銀裝寶劒各一、
三年己亥、春正月三日、僧眞雅寂、嘗建佛寺、賜額曰貞觀寺、十三

日、敕賞出羽俘囚有功者、二月十七日、上皇辭封戸之半、帝上表固請、又遣參議源舒於清和院奉表陳請、固讓不受、二十五日、文章博士都良香卒、主計頭貞繼之子也、博聞强記、善屬文、弱冠入學、此時士習矜伐、姸媸不分、良香嫉之、著辨薰蕕論曰、人有賢愚、物有美惡、人以賢才爲賢、物以美體爲美、是故人中有人、人之有賢才者名高、物中有物、物之有美體者價貴、庸詎謂無賢愚於人、無美惡於物乎、若然則曲阜尼丘、比培塿而無別、紫蘭紅蕙、混蕭艾而不分、求之竺論、何其謬乎、觀夫草之有薰蕕、猶人之有賢愚、薰也蕕也、生一園之中、共有枝葉、賢也愚也、居二儀之間、共有頭足、人或不辨、謂無異同、彼一賢一愚、而世不以爲異、此或香或臭、而人猶以爲同、遂使賢愚一貫、曾無等差、香臭一氣、時有混亂、當此之時、能視者視之、而別人之賢愚、能聞者聞之、而辨草之香臭、否則白藏九月、鷙颷加振擊之威、玄英三冬、嚴霜致殺伐之暴、徙

蘊酷烈之氣、與凡衆而盡耳、但至歲窮陰律、音入陽爻、群木榮於林、百卉秀於野、本臭者亦自臭、初香者亦自香、此爲稟性不同、含氣有素、遂則臭者生於道路、牛羊之足踐其萌牙、香者薦於宗廟、鬼神之口嘗其氣吟、今之君子、若能杜絕鶗鴂之啄、令久其芬芳、鋤除蕢莠之根、無雜其穢惡、不同器而藏、當異處而種、美惡香臭、可得而明焉、世言良香月夜過羅城門、吟所作詩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浪洗舊苔鬚、樓上有歎賞聲、時人異焉、又遊竹生島、得三千世界眼前盡之句、對未成、島神賡曰、十二因緣心裏空、卒年三十六、二十九日、再贈藤原長良太政大臣、三月二日、大和頻年不登、以山城正稅稻三萬束、班給貧民、出羽守藤原保則辭奏曰、征戰之弊、非只一途、案去延曆年中所下當道陣圖、以一萬三千六百人爲一軍、分作三軍、輜重八百人、擔夫二千人、而今上野下野兩國之軍千六百人、輜重擔夫二千餘人、好蔭所率之兵五百

人、輜重擔夫千餘人、因茲言之、多違舊例、中國之軍、去年七月到著、陸奧之兵、九月入來、會合參差、整頓有妨、或臨陣離列、或聽皷易迷、皆是忘戰日久、習之令然也、國內黎民、苦于苛政、三分之一、逃入奧地、所遺之民、承數年之弊、無自存之方、況軍興以來、運轉軍糧、去今兩年、少時不息、無用之卒、騷動部內、待救之處、還致巨害、管最上郡、道路嶮絕、大河流急、中國之軍、路必經此、迎送之煩、不可勝計、今重請大兵、將討降虜、國弊民窮、難可克堪、若慰撫部內之窮卒、檢出奧地之逃民、留中國之甲胄、選當土之例兵、則降虜雖反、不足復畏、因此變亂不窮誅戮、恐綏御如失、邊難不絕、更發大軍、撲滅無燼、國家之長策、天下之上計也、臣等不敢專決、持疑於懷、進退之間、謹佇天策、詔令上野下野兩國在軍甲胄器伏留付出羽、七日、地震、八日、又震、十六日、宇佐神功皇后神前瓶自破碎、聲如犢鳴、肥後菊地郡兵庫戸自鳴、二十二日、地大震、二十

三日、大皇太后崩、年七十一、后美姿容、貞婉有禮度、淳和帝納於掖庭、后有母儀之德、中表則之、天長八年亢旱、帝深憂之、祈請百端、后勸帝錄囚、罷作役、不終朝澍雨、帝愈重之、后慈仁天至、務在濟物、收東西京棄兒孤孩、給乳母、多所養育、割封戸五分之二、以充其費、貞觀中捨嵯峨舊宮、爲精舍、請清和帝賜額曰大覺寺、建舍其側、療僧尼病、名曰濟治院、又以淳和院爲道場、置平日所陪侍尼、二十四日、上皇設大齋會於清和院、親王公卿悉會焉、二十五日、葬淳和皇后、晦、地震、夏四月二日、地震、七日、又震、二十二日、帝遷自弘徽殿、御清涼殿、二十六日、始讀書、五月四日、上皇遷自清和院、居攝政基經粟田院、八日、上皇落飾、法名素眞、九日、帝欲朝于粟田院、乘輿既設、上皇遣藤原山蔭馳奏停之、十五日、地震、二十一日、祈雨、二十五日、爲上皇度僧三十、阿波權守藤原安方爲僧、侍清和院、六月十六日、地震、十九日、賑東西京饑、二十六日、

出羽守藤原保則辭奏曰、臣保則等行事相違、兵威未振、適降恩
詔、暫罷征討、逆類再生、平民復業、但臣等以爲夷狄之性、强弱難
測、朝爲輕寇、夕甘重戮、縱請降之後、如有小變、臣等恐偏慮存國、
還陷罪戾、望更賜天使、檢察其事、出羽民夷雜居、田野膏腴、多産
珍異、豪吏兼幷、私增租稅、恣加徭賦、權門子弟、競求駿馬名鷹、邊
民愚朴、唯隨其求、不知所訴、由是小民日窮、姦猾多致富溢、保則
嚴張憲法、犯者必捕而案之、百姓安堵、邊境肅然、時陸奥夷俘有
訟、皆至出羽取決、初保則在兩備、專以仁惠化之、及治出羽、嚴以
理之、吏民有罪、無復所宥、是月、小野春風還京師、秋七月十九日、
地震、八月二日、又震、四日、大和言紫雲見、十四日、地震、是月、京師
梨李華、或實、九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宴親王公卿於中宮職、賜
五位以上物有差、冬十月八日、大極殿成、宴預事四位以下、及工
匠於朝堂院含章堂、百寮畢會、賜物有差、十四日、地大震、十五日、

赦太宰府及豐前長門、禁出境內馬、二十日、免越前貞觀十四年
損戶調庸、宮內卿源覺卒、仁明皇子、性聰敏好學、以吏幹稱、及清
和帝讀群書治要、令覺每侍側、二十二日、上皇將幸大和、命六府、
戒嚴、二十三日、奉綿二千屯、錢一百貫於粟田院、是夜、上皇出粟
田院、宿粟田寺、二十四日、上皇幸大和、歷覽名山古寺、帝遣參議
左衞門督源能有、率六府將曹志府生各一人、近衞兵衞衞門各
十人、護衞上皇、上皇悉還之、但參議在原行平、藤原山陰從焉、凡
其所經過、山城粟田、貞觀、海印、大和東大、香山、神野、法輪、現光、龍
門、比蘇、大瀧、攝津勝尾寺也、還御丹波水尾山寺、十一月朔、日南
至、公卿表賀、宴群臣於宜陽殿、賜物有差、四日、隱岐言、兵庫震動、
六日、廢梅宮祭、梅宮神、仁明帝母橘氏也、自帝時列官社、至是廢、
九日、丹波言、慶雲見、十三日、右大臣基經上文德實錄、二十五日、
詔免元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敍爵賜物

有差、十二月三日、敕、頃年畿內衰弊、倉廩虛耗、宜權停今年班田
使、特委畿內國宰班給、四日、民部卿藤原冬緒奏、近世來位祿王
祿、衣服月料、多用正稅、正稅已竭、終用不動、方今除陸奥出羽西
海道外、諸國不動約計一千三十七萬餘斛、就中沿海近國、不過
二三百萬斛、而歲中所用三十五六萬斛、加以荒歲、糜費甚多、竊
恐不出數年國用乏絕、伏請割畿內田四千町、收其穫稻若地子、
以支公用、從之、十五日、太政官奏、右京人井上直繼毆殺井上眞
雄、紀伊浪人當麻岑吉射殺健部今雄、並當斬、但馬人日置部是
雄等放火燒不動糒二千三十八斛餘、依挌應挌殺、佐渡浪人高
階利風殺雜太團權校尉道宗雄、盜高階有岑財物、當絞、勅減死
一等並處流、

四年庚子、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空中有聲、二十三日、東方
有聲如雷、二十四日、地震、二十五日、先是出羽國司奏言、雄勝平

鹿山本三郡遠去國府、近接賊地、昔時叛夷之種、與民雜居、動乘
間隙、成腹心病、頃年頻遭不登、憂在荒饑、若不優恤民夷難和、望
請復調庸二年、以息弊民、是日勅復一年、以不動穀六千二百餘
斛、賑三郡狄俘八百餘人、二十八日、地震、先是隱岐言、兵庫震動、
庫中鼓自鳴、陰陽寮言、其占賊兵將起北方、是日、下官符於因幡
伯耆出雲隱岐、警備非常、三月十一日、以出羽軍士白丁神服貞
氏等十一人、便習弓馬、屢從戎役、不顧私產、特敕預出身、夏四月
二日、地震、五日、又震、十日、又震、是月、藤原保則召入京、在朝卿相
皆稱其勳績、保則辭謝云、此皆朝威之所致、非愚略之有施、是時
天下皆以爲保則不勞一卒、平定大寇、朝廷必當賞其殊勳、而以
其辭讓、遂無優崇之制、良岑近貪婪致此寇亂、而亦無懲惡之典、
由是衆議多譏基經失刑賞、保則性樂靜默、不好劇務、屢陳基經
固辭辨官、

賴襄曰、國之有亂、譬若人之有疾、謀之良醫、雖未診其脈、而聞其患狀、察知病之所因、曰、是因此焉耳、以某方治之、愈矣、故雖症有劇變、夷然不驚、非如庸醫之動色失措也、如藤原保則者、豈非治邊之良醫歟、其曰先威後恩者、不攻則補未可施也、撫慰未叛邑里者、扶元氣以壓疾勢也、請復庸調賑給夷俘者、則將息病後、而病之因、實在於此也、故病各有因、病者又有强弱、不可守一方、是以治兩備以緩、治奥羽以嚴、治期於愈人、不必專功於已、他醫有慣此症者、可引以助我治、是以薦小野春風、以同其事、而二人所以奏此効者、實由藤原基經、基經其猶病家擇醫而委任之歟、雖然其不賞保則、不罰前守者、病愈而不謝醫也、同視良庸、後有疾、誰効力者哉、蓋奥羽之亂、自寶龜至此凡三次、皆因守宰失撫御、民夷困窮、病之因同矣、而東北隅每易叛難治、以至天喜寬治、猶尙爲梗、而東國武人數立功於

彼者、終爲朝廷之大患、如疝癖之與人終始、而對症之藥、每用得効者、亦終貽害遺毒也、

五月五日、地震、十三日、以太宰權少貳藤原房雄爲肥後守、先是房雄御下寬緩、隨身近衛驕縱尤甚、房雄捕其魁首殺之、物議洶駭、境內不安、乃有是命、十六日、祈雨、二十日、錄公卿及六府官人已下在陣頭者、賜調布、公卿加賜御服絹有差、二十二日、祈晴、二十八日、右近衛權中將在原業平卒、年五十六、阿保親王第五子也、世稱曰在五中將、體貌閑麗、放縱不拘、善作和歌、論者以謂業平歌意有餘、而言不盡、譬諸凋謝之花、雖少生色、尙有餘薰、業平妻紀氏、左兵衛佐有常女也、業平以有嬖妾、故情好漸弛、紀氏無怨色、能敬事、業平疑有姦夫、潛匿庭中、窺閨內、會月色淸朗、紀氏彈琴歌、加世布加波、衰岐津志頁奈美、多津田耶麻、與和珥也岐美伽、比止利胡由羅牟、彈畢、悲酸臥蓐、盛水於銅器、置懷上而冷之、業平視而怪、暫而換水、水忽爲湯、業平

悔悟、爲夫婦如故云、六月七日、以太宰大貳安倍貞行請、敕、自少貳藤原房雄轉任警固之事、勾當無人、然其器仗烽候、是長官之職、警固有例、何必別配勾當、府司須隨宜處分、不管少貳、十七日、但馬言、外國船見海中、因令但馬因幡伯耆出雲隱岐愼候望、備不虞、二十二日、涉旬不雨、是日祈雨、後屢祈之、二十三日、右兵庫自鳴、秋七月十七日、地震、八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三日、上皇遷御左大臣源融嵯峨棲霞觀、晦、參議菅原是善薨、年六十九、左京大夫淸公之子也、是善幼傳父祖業、弘仁末侍殿上、時年十一、承和初補文章得業生、累遷從三位、與撰文德實錄、又著東宮切韻、銀牓輸律、集韻律詩、會分類集、有集十卷、冬十月朔、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四日、又大震、出雲特甚、神社佛寺、官舍民屋、損壞甚衆、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皇不豫、遷居圓覺寺、是夜地震、十二月四日、地大震、以右大臣藤原基經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詔、大赦天

下、是日、上皇崩於圓覺寺、年三十一、遺詔不起山陵、使百官及諸國不擧哀、不素服、不置監葬諸司、葬事所用一從省約、初有僧眞雅者、自帝幼冲、常侍左右、眞雅死、有僧宗叡、勸帝結香火之緣、既遜皇位、常御菜蔬、遂斷聲色、入水尾山之後、不御酒酢鹽豉、隔二三日一進齋飯、六時苦修、毀瘠如削、深厭世累、欲絕膳捨身、凡諸苦行無所不修、及大漸、命侍僧誦陀羅尼、向西方結跏趺坐、手結定印而崩、宸儀不動、儼然若生、念珠猶懸在手云、稱淸和天皇、五日、帝遷居常寧殿、遵遺詔停素服擧哀、敕、禁宴飮作樂及著美服、是日、奉商布二千段貞觀錢一百貫於圓覺寺、六日、地大震、大極殿堅壇破、宮城垣牆、京師廬舍多壞、七日、火葬淸和天皇于愛宕郡上粟田山、置御骨於水尾山、原槃因賜錢、十九日、夜天有聲、二十一日、空中有聲、是月、地數震、是歲、釋奠、令巨勢金岡畫孔子像、歷世用之、

五年辛丑、春正月、地數震、諸衛陣怪異屢見、二月朔、日有食之、三
日、地震、九日、帝徙御清涼殿、盜竊彈正臺印、二十一日、割伊勢正
稅一萬束、付大神宮司、每年出擧、以其息修齋宮雜舍、太政大臣
基經退居里第、累表辭職、不許、基經猶不視事、庶務壅滯、是日廷
議令辨大史就直廬取決、後遂爲故事、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六日、
復出羽雄勝平鹿山本三郡調庸一年、三月十三日、敕、山城愛宕
郡粟田院、本太政大臣藤原朝臣之山莊也、太上天皇出家於此、
仍爲道場、額曰圓額、今橋山漸遠、弓劒無追、聖跡所存、何不尊重、
宜特爲官寺、以傳遐年、二十三日、賑給京師饑困不能自存者、夏
四月三日、地震、四日、又震、五月十一日、太政官下符山陽南海二
道、追捕海賊、十三日、地震、敕、追捕山城攝津播磨海賊、十六日、日
重暈、裏黑外赤、六月朔、廢採山城岡田銅使、十四日、以霖雨賑京
師困乏、二十三日、兵庫自鳴、二十五日、地震、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九月十九日、地震、二十日、又震、二十一日、又震、冬十月六日、地震、
十四日、禁男女著茜紅花交染支子色、十二月六日、地震、八日、地
震、夜太政官曹司廳有聲如狼、是歲、創獎學院、先是延曆中和氣
廣世建弘文院、以墾田四十町、永充學科、以養和氣氏諸生、其後
菅江兩氏、設文章院、分東西曹司、各敎其子弟、弘仁中藤原冬嗣
亦設勸學院、折封戶及買置田業於諸國、充學料、以敎藤氏子弟、
嘉祥中大皇太后橘氏與弟氏公議、創學館院、至此在原行平亦
奏置獎學院、分給封戶田園、竝敎其一門諸生、在唐僧中瓘言、高
岳親王欲渡流沙、至羅越國薨、帝下詔痛惜焉、高岳初以年少早
升儲貳、世人號曰蹲居太子、識者以爲不祥之兆、旣而俄見廢、貞
觀三年爲僧、往唐求法、僧宗叡從之、至是薨、子女賜姓在原朝臣、
六年壬寅、春正月二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七日、尊皇太后藤原
氏爲太皇太后、皇太夫人藤原氏爲皇太后、赦天下、十日、以大納

言源多爲右大臣、仁明之皇子也、二月朔、以太政大臣基經准三
宮、賜年官年爵、如良房故事、三日、以藤原保則爲讚岐守、先是任
播磨守、辭不赴、保則曰、年旣老矣、當修功德爲冥資、我聞讚岐多
紙、又有能書者、當赴彼國、書寫修多羅阿毗曇等、於是請爲讚岐
守、州民多學法律、動成健訟、自保則入境、人皆知廉恥、風俗大改、
二十八日、御弘徽殿觀鬪雞、三月二十四日、地震、二十七日、設宴
於清涼殿、賀皇太后四十算、豫擇五位已上子有容貌者十八人、
習舞、皇弟貞數親王年八歲、舞陵王、觀者嗟賞、舞畢外祖在原行
平抱持之、歡躍而出、皇子貞保親王尤長音律、世稱管絃傳、夏四
月七日、卜定揭子內親王爲齋宮、九日、卜定穆子女王爲齋院、五
月、霖雨、賑給京師貧困羸疾者、六月十九日、地震、二十五日、以伯
耆連年饑荒、敕以因幡出雲正稅三千石頒給之、秋閏七月朔、日
有食之、八月五日、無品巨勢親王薨、二十九日、以日本紀卒業、設

宴奏樂、親王已下五位以上畢至、抄出日本紀中賢主名臣、採丸
賦和歌、賜內藏寮綿、九月四日、地震、晦、敕能登禁伐羽咋郡福良
泊山木、渤海使至北陸必造歸船於此山、故有此禁、冬十月朔、雷、
二日、又雷、十四日、又雷、晦、敕山城國司、送迎伊勢大神宮奉幣使、
先是神祇官言、檢格條、大神宮九月十一日神嘗、二月四日祈年、
六月十二月月次等祭、及臨時幣帛使之出宮城、左右京職主典
以上率坊令兵士、迎之外門、送出京城、近江伊賀伊勢等國、每至
界首、目以上一人率郡司健兒等送迎、惟自京城至近江境、無人
祗承、汙穢不掃、請令山城國司送迎從之、十一月十六日、雷、地震、
十七日、帝遷自清涼殿、御綾綺殿、二十七日、渤海遣文籍院少監
裴頲入貢、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雷、地中有聲、
七年癸卯、春正月二十九日、中務卿惟彥親王薨、二月九日、上總
驛奏、俘囚叛、下官符追捕之、十八日、上總又驛奏、夷虜悉平、三月

十日、白氣貫月、夏五月二日、渤海使詣朝堂上國啓信物、三日、帝御豐樂殿、宴渤海使者、內敎坊奏舞、舞女一百三十八人、授裴頲從三位、餘各有差、並賜朝衣、五日、帝御武德殿、觀四府騎射、召頲等陪侍、賜祿事已上續命縷、七日、內藏頭和氣彝範就鴻臚館交易貨物、十日、饗頲於朝集堂、擇五位已上有容儀者三十人接伴、左衛門權佐藤原良積與焉、頲索筆硯、欲贈詩良積、良積不嫻文辭、錯愕而出、式部少輔菅原道眞與島田忠臣接伴、與頲唱酬、頲稱其詩、以爲近白居易體、帝賞頲高才有風儀、遣中使賜御衣一襲、十二日、賜璽書發回、先是渤海數遣諸生於唐入大學、習識古今制度、一時稱爲海東盛國、由是使人皆有文學云、道眞參議是善之子也、幼而穎悟、甫十一歲、是善使忠臣試詩、道眞卽賦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是善嘆曰、蘭茝而芳、信哉、後從都良香游、一日訪良香、會良香講射、良香以爲彼

儒生未嘗操弓、試授弓矢、道眞一發卽中、觀者驚服、貞觀中擧文章生、對策及第、二十二日、雩、是月、神泉苑產白鹿、六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地震、二十二日、賑武藏飢、二十八日、地震、秋七月十九日、先是太宰府言、筑後掾藤原近成率兇黨百餘人、圍國守都御酉館射殺之、且掠財物、府司逗撓不捕盜、又不速驛奏、是日、太政官下符譴責府司、八月二十五日、大極殿鴟尾折、九月二日、祈晴、春華門南大木自折、是月、霖雨、冬十月九日、以左衛門權佐藤原良積爲推問筑後殺害使、十七日、先是備前言、諸方奸盜、保聚境內海島、劫掠居民、殺略行旅、是以嘗獎勇幹浪民二百二十四人、給兵器舟檝、以備防禦、請別出擧公廨稻二萬束、收息利以給粮食、至是許之、二十七日、雷、大風、十一月、晦、圖書寮火、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日、敕、許畿內伊勢近江等諸國禁野樵蘇、二十五日、敕諸國禁非受業人任當國博士醫師、及郡司私相讓職、自貞觀

後、外戚益盛、國用日屈、皇親尙難乎周恤、及帝時、諸國正稅不動、往往告匱、官祿亦不能給、其窮迫如此、故此後賑給大抵止於京師、而祖宗恤民之政始衰矣、

八年甲辰、春正月四日、雷、暴風雨雹、二月四日、帝遜位于二條院、文武官僚扈從、卽日宣詔稱太上天皇、世稱二條院、及帝稍長、昏狂日甚、作亂禁中、飼馬三十四、號北邊院、右馬少允小野淸如以善養馬被寵、權少屬紀正直好道術、出入禁中、蔭子藤原公門侍奉階下、常被驅策、而淸如最多不法、基經忿逐之、帝猶不悛、捕蛙捉蛇、或鬪犬猿、令人升木、而掊殺之、祈年祭前、手刃人、基經深憂之、欲行廢立、廢太子恒貞素有賢名、基經屬心於恒貞、陳推戴之志、恒貞拒而不納、更求諸皇子、無可者、初時康親王赴良房大饗、奉膳者遺尊者雉足、遽取供親王者羞之、親王神色不渝、滅燭掩跡、基經適見之、深服其雅量、從是常屬意、至此密訪諸皇子、諸皇

子爭自修飾、最後詣親王第、久之出見、進止安詳、衣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以爲有人君度、因陳推戴之意、親王辭之再三、許之、乃刻日而歸、旣而入宮佯奏曰、臣將使競馬、請臨觀之、帝悅曰、期在何日、曰後二日、大計已定、會公卿告之、衆論紛紜、左大臣融曰、求宗室之胄、融等尙在、基經曰、固也、然自古未有賜姓爲臣、而登天位者、參議藤原諸葛按劍叱曰、今日之事、不依太政大臣處分者斬、群議乃定、及期使老羸不堪事者從駕、至陽成院、奏曰、陛下狂虐、君德有闕、臣等爲社稷計、遷乘輿於此、帝聞而大驚、號叫悲悔、基經率百官、迎立時康親王、

賴襄曰、國朝有廢太子、未有廢天子、廢天子、自藤原基經始、而當時無異議、後世稱之者、何哉、由其門望無比乎、藉其父勢乎、抑其器畧神識、壓服中外乎、三者皆然、然有大焉者、曰、所廢當廢者也、所立當立者也、立當立者、而廢當廢者、雖無三者、天下

將服之、況有三者藉而行之、如以巨船大帆乘順風壯潮、誰能禦之哉、基經不必知古有霍光者也、而能爲光之所爲、豈非大臣慮社稷者有所暗合耶、而吾以基經爲勝於光也、夫光不及基經之資望者、則基經此擧、宜如易於光也、而其實爲難、光之於昌邑、以己之意、立不當立者、故輙立輙廢、不出一歲、何其易也、基經之於陽成、則以先皇嫡嗣不得不立也、已爲其外舅、廢之非其利也、而廢之不得不廢也、八歲立、輔之七年、其爲之難、可知也、光孝以親王爲省卿、異於宣帝之在民間、然其疎遠不著畧同、光以丙吉奏記始知之、而基經則預察識其當立矣、光有太后爲之主、有張安世與之謀、基經已無所仰稟也、所共議公卿、如源融源多、槩皆紈袴子、是非其器識有勝於光、何能辨此、光立一宣帝而已、基經又定策宇多、亦所謂當立者也、光廌外孫女於昭帝、又計納女於宣、掩妻邪謀、死不血食、累宣之德、

而基經無此事、能保功名、君臣兩美、其純爲社稷、不爲私、亦有勝於光者也、基經之勝於光也果矣、雖然其自用專擅、貪於權勢則同、豈皆不學無術故耶、如其門望滋盛、子孫至潛上蔑君者、雖勢之馴至、非其所得知、不無有所以貽之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光孝天皇

光孝天皇、諱時康、仁明帝第三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澤子、贈太政大臣總繼女也、帝少而聰明、好讀經史、容止閑雅、謙恭寬仁、親愛九族、尤長人事、仁壽太皇太后甚親重之、每有讌會、必請爲之主、承和初爲親王、十二年二月、加元服於淸涼殿、十三年正月、叙四品、嘉祥元年正月、爲常陸太守、三年五月、爲中務卿、仁壽元年十一月、叙三品、貞觀六年正月、兼上野太守、八年正月、爲太宰帥、中務卿如故、十二年二月、叙二品、十八年十二月、爲式部卿、元慶四年正月、再兼常陸太守、六年正月、叙一品、八年二月四日、陽成帝遜位於二條院、文武臣僚扈從、參議藤原山陰、藤原諸葛、阿部

淸行等留守、太政大臣基經與親王公卿定策、奉璽鏡劍、勸進帝、帝辭讓者三、兵部卿本康親王離席跪奏言、歷數攸在、謳歌是歸、昔者漢文三讓、雖高猶當、大橫之繇、遂應代邸之迎、伏願殿下早聽群臣之請、五日、親王公卿率文武百官、奉迎帝於東二條宮、太政大臣基經後至、解劍而進、本康親王、左大臣融先在座、相視大驚、皆解劍、是日、帝御鸞輿入東宮、二十三日、卽天皇位於大極殿、時年五十五、追尊皇妣藤原氏爲皇太后、群臣進位有差、太政大臣基經、左大臣源融、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多、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世、並如故、二十五日、大霧晝晦、二十八日、遷自東宮御仁壽殿、遣右大辨橘廣相淸宮、栽樹種竹、布沙控水、效仁明帝故事也、三月四日、廻飇壞左仗頭燃火屋、五日、覽左右馬寮十列細馬、二十二日、卜定繁子女王爲齋宮、賑東西京飢民、二十六日、隕霜、二十八日、僧宗叡寂、貞觀中從高丘親王如唐、淸和帝深

親信宗叡、所嚫施以車數、宗叡悉分捨東大延曆等諸寺、不留一物、性沈重、不好言談、齋食不言淡濃、夏四月朔、以從三位班子女王爲女御、仲野親王女也、四日、帝始讀文選、五日、雨雹、七日、復梅宮祭、九日、雨雹、十日天寒隕霜、十一日、隕霜、十四日、地震、十六日、隕霜、是日、地震、十七日、隕霜、草木葉凋、五月二十九日、敕博士等議太政大臣有職掌否、在唐朝相當何官、六月朔、日有食之、五日、詔百官奏事、先諮稟太政大臣基經、而後奏聞、十九日、敕、廢春日宮天皇國忌、置贈皇太后國忌於東大寺、二十日、以從四位下藤原佳美子爲女御、晦、地震、秋八月朔、天西南有聲如雷、四日、敕上總、括境內浪人還本土、其願留者別錄上奏、是夜小星散落如雨、五日、有流星、掩犯衆星、不可勝數、二十七日、參議刑部卿兼近江守忠貞王卒、賀陽親王之子也、容貌甚醜、而志尙高遠、幼而就學、粗通五經、出歷任諸州、威惠兼擧、民不敢欺、庠序之風、所在日興、

能吏之化、與橘良基見同稱、聲譽之美、爲宗室之最、二十八日、以出雲長門去年不登、班給正稅稻十一萬束、晦、以平等子爲女御、九月十四日、敕以新錢二十三貫、分給左右京職出擧、以子錢送大學寮、充學生菜料、二十日、廢太子恒貞親王薨、年六十、恒貞初受史傳於春澄善繩、大江音人、五經於中原月雄、後受顯密秘要於僧眞如道昌、皆究其奧、尤妙草隸、時兩上皇工書、論者曰、嵯峨勁筋乏肉、淳和豐肉軟筋、唯恒貞筋骨雙奇、肥瘦得適、又善鼓琴、盡得高橋文室麻呂曲調、文室麻呂每曰、曲折宛轉者、勤習之功也、敬以傳之、音律淸雅者、自然之妙也、誠所不及、初恒貞八歲、猶養在內裏、嵯峨上皇聞其好音、召令彈琴、因親授羽調易水曲、恒貞學畢、請問其所起、上皇曰、昔者荊軻爲燕太子謀、欲刺始皇、太子餞於易水、軻羽聲歌曰、壯士往兮不返、匕首振兮染鍔、慷慨感激、怒髮指冠、就車而去、無復反顧、事竟不成、軻死、後人寫之七絃、

乃此曲也、恒貞曰、此非正聲、臣不欲學、上皇悅、貽書淳和帝曰、親王非唯知音、亦能知言、帝亦悅、附其書於史局、及在東宮、好圖畫、或進偃息圖一卷、命焚之曰、此致辱於所生也、時人歎服、元慶八年陽成帝遜位、太政大臣基經屬心於恒貞、率左大臣融、右大臣多陳推戴之志、恒貞泣曰、內經有厭王位而歸佛道者、未聞謝沙門而貪世榮者、此邪緣也、不食者數日、於是奉迎光孝帝、恒貞性無慍怒、念佛讀經之外、不戲言、薨前一夕沐浴、整衣入壇坐禪、明日午後弟子開戶視之、西向結跏、宛如生、遺命薄葬、務從率儉、

論贊曰、恒貞豫慮嵯峨淳和兩上皇百歲之後、必有不測之禍、因辭儲位、而仁明不聽、及兩上皇相繼而崩、果有龍樓之變、是太子之安危繫兩上皇之存歿、而仁明之不慈不明、愧於兩上皇之德多矣、太子嘗奏仁明釋典於大學、能擧曠世之廢典、博覽經史、兼妙草隷、方其被幽擧止安詳、不以經禍動其心、則有

過人之度、及相國基經廢陽成屬意於太子、在廷大臣亦皆翊戴、而太子拒之、其言甚正、可謂卓爾不群、能守沙門之行者矣、使其育德春闈、負荷重器、則能紹隆鴻緒、大有可觀、惜哉、

冬十月二日、先是出羽言、秋田城雨鏃、飽海郡雨石、狀似鏃向南、陰陽寮言、其占在兵疫、至此敕出羽警備、二十八日、御禊、十一月六日、地震、二十二日、大嘗、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十日、改定十陵五墓、

仁和元年乙巳、春正月十三日、敕以攝津爲奈野、爲太政大臣基經獵地、十七日、始禁參議以下著貂裘、二月十六日、地震、二十一日、帝御紫宸殿視事、詔改元、免伊勢備前兩國去年庸、三月十五日、地震、閏月二十日、大風暴雨、夏四月二十日、度僧五十人、壽太政大臣基經五十、二十七日、詔減御服絹綿之數、五月十四日、祈晴、二十日、以霖雨賑京師饑民、二十二日、日變黑、散光如射、二十

六日、地震、六月三日、先是公卿奏請減五位已上封祿、至此敕不聽、二十日、太宰府言、新羅使三十餘人至、敕放還之、秋七月十三日、祈雨、十九日、地震、是月、肥前雨粉土屑砂、薩摩雨砂石、八月十五日、行幸神泉苑觀魚、九月十三日、地震、十四日、又震、造幕四條幔四條賜大學寮、先是大學頭藤原佐世上言、令云、凡學生公私有禮事、令觀儀式、又承和十二年宣旨云、車駕行幸之日、官人引文章生等陪從、然則朝堂之儀、公私之禮、節會宴享之日、巡狩遊獵之時、必須率學生縱觀陪從、而寮本無幕幔、臨事多闕、諸司之例、唯賜二條、本寮四百之生徒、非兩幕之可容、望請以爲儲備、許之、十八日、有鹿入大舍人寮、冬十月六日、有虹見宣陽殿西廂、二十日、唐商到太宰府、乃敕府司禁王臣家使及管內吏民私以貴直競買唐物、二十一日、雷、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七日、行幸神泉苑放鷹、帝屢遣人畿外諸國、調習鷹鷂、十八日、召僧正遍照

於仁壽殿、賜宴賀其七十、世稱華山僧正、二十日、天東南有聲、如樓櫓壞、夜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二日、下信濃守橘良基於刑部獄、良基幼而篤學、早有風概、明練治體、然性甚剛果、以此見憎、貞觀六年任伊豫權介、政有能聲、元慶中任丹波守、以幹理稱、尋遷信濃守、觀督農耕、輕其租課、民丁樂業、家有贏儲、戶口滋殖、治爲當時之最、其民有與怨家相鬩者、詣太政官訴之、官遣使鞫訊怨家、良基命收訴者、官符譴責、不服、乃召之下獄、二十三日、太政官奏、筑後掾藤原近成殺守都御酉、罪當斬、詔減一等處遠流、於是殺國司者不死矣、二十五日、帝召太政大臣基經於內殿、賜宴賀五十算、盃案精華、絲竹間奏、通宵歡飲、爲度僧五十人、

二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帝召太政大臣基經長子時平、行冠禮於仁壽殿、手自加冠、冠巾皆賜服御之物、即日授正五位下、敕參議橘廣相作告身、親書黃紙賜之、令公卿大夫就基經直廬稱賀宴

飮、二十日、基經獻飯六十櫃、酒六十缶、魚六十缶、菜六十缶、衣服二十櫃、陳仁壽殿東庭、供御器皿鏤飾金銀、先是帝使貞數親王及四位已上子十餘人習舞、是日進奏、終夜樂飮、賜時平御衣一襲、三月二日、不豫、五日、疾瘳、八日、大風雨、十三日、暴風雷雨、二十一日、地震、夏四月七日、有大鳥集辨官曹司前、射獲之、十三日、地大震、五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大雨河溢、十二日、石見守上毛野氏永、椽大野安雄有罪、並處徒刑、十八日、肥後守藤原時長、攝津守多治藤善、豐後守橘長茂、甲斐守藤原當興、經年不赴任、至此敕降位一階、奪其告身、初待國司甚厚、俸祿裕饒、故內官多望外任、至是朝綱稍弛、凶黨肆害、國司往往畏避不赴任、郡國始多事矣、二十六日、天東南有聲如雷、石淸水八幡宮有聲如鼓、南樓鳴如風波、二十八日、周防守紀安雄卒、父種繼仕仁明帝、至大學助敎、帝崇經術、屢引儒士以相論討、常召大學博士御船主及種繼論

經義、主執禮、種繼學傳、難擊往復、遂無折角、時有阿刀根繼伴長並善相撲、天下無雙、帝號主爲長、種繼爲根繼以戲之、安雄幼以學行稱、性寬綽柔順、專精經業、頗閑文辭、時撰修格式、敕擇有識者、安雄預焉、元慶初爲武藏守、政貴簡惠、吏民安之、六月七日、以八幡宮鳴、令陸奧出羽太宰府警備、十三日、以霖雨賑京師、十五日、地大震、秋七月三日、敕外記錄參議已上就廳聽政者、每月朔十六日進藏人所、晦、夜長人見紫宸殿前、左近衛陣有聲、如絞人者、世謂之鬼絞、八月朔、釋奠、太政大臣基經率公卿拜聖像、四日、先是安房言、五月雷雨地震、雨砂石粉土、稼苗凋枯、牛馬死斃、陰陽寮占之曰、鬼祟靈怒、東南將有兵疫、至是敕安房上總下總豫戒嚴、七日、大風洪水、祈晴、十五日、觀漁于神泉苑、十八日、不豫、九月四日、震伊勢齋內親王葛野河禊所、五日、齋王行禊、以中務省犬死停之、自貞觀以來、公卿皆拘泥細故、畏避禁忌、犬產倘且費

議論闕祭典、大槩此類也、是日、奉大神宮神寶、凡大神宮神寶、二十年一改造、是時未滿二十年、而神寶成、因奉之、十一日、地震、是夜左仗上有聲如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宴紫宸殿、左右近衛府奏樂、令參議藤原諸葛彈和琴、帝嘗敕百濟貞雄作新曲、名仁和樂、四日、不豫、六日、原輕囚、二十五日、疾瘳、御紫宸殿、二十六日、雷暴雨、二十七日、敕以伊豫讃岐正稅穀各一千斛充齋宮寮、先是齋內親王入大神宮、以伊勢正稅三千斛資新居之費、至是以二國、二十九日、淸和帝女御藤原多美子薨、性安詳、美容色、以婦德稱、帝重之、及帝薙髮、亦爲尼、持齋勤修、晏駕之後、收拾平生所賜宸筆書、以書法華經、設齋會慶之、十二月十四日、遊獵芹川野、自文德淸和二帝廢遊獵三十餘年、而帝有此擧、二十五日、行幸神泉苑、觀魚放鷹、至北野、令左右馬寮馳御馬、

三年丁未、春正月晦、盜穿大藏省庫竊官物、二月五日、以貢調違

期、奪美濃下野若狹能登越中越後丹後但馬因幡伯耆石見等國司位祿公廨、十六日、以從五位上藤原元善爲女御、中納言山陰女也、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敕上野例貢駒外、更貢駒五十匹、十三日、夜有鳥無萬數、飛鳴大極殿上、十七日、京師訛言、三日並出、五月十九日、石見國司言、罪人大野安雄脫禁逃亡、二十日、出羽守坂上茂樹請遷國府於最上郡大山鄉、廷議謂其與秋田雄勝二城、相距已遠、烽候不接、徵發運輸皆極不便、宜擇近側高敞地、間月還建、奏可、二十八日、以大原野爲上皇遊獵之地、晦、地震、六月八日、信濃守橘良基卒于獄、家素淸貧、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焉、良基歷任五國守介、每任罷歸、不載資財、敎子孫以潔身、子在公嘗問治國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淸、其淸白如此、子澄淸官至中納言、先是王及源藤橘氏皆有氏長者號、其氏第一人爲之、唯橘氏衰微、雖有長者號、止知學館院領而

已、其氏爵以是定擧叙之、所謂是定者、擇其人命之、攝津守藤原中正妻澄清女也、生女侍攝政兼家、生大納言道隆、以故詔道隆爲是定、自後橘氏叙爵皆屬藤原氏、十一日、自五月霖雨、兩京飢、賑之、二十七日、雨雹、晦、雷、右近衛將監在原遠瞻震死于陣、秋七月二日、地震、六日、虹見東宮、獲白龜於綾綺仁壽殿間、放神泉苑、是夜地震、十五日、祈晴、晦、地大震、帝出避紫宸殿南庭、兩京諸司民屋多顚覆、壓死者衆、是日、五畿七道諸國海溢、人多溺死、攝津最甚、夜東西有聲如雷、此後京師地數震、八月四日、有氣生達智門上、若煙非煙、若虹非虹、漸至天、八日、有羽蟻起大藏省、至于船丘、其狀如虹、十七日、宮中無故夜驚、京師多妖、二十日、大風雨、拔樹發屋、內膳司倒、兩京廬舍多顚倒、壓死者多、鴨河葛河溢、二十二日、太政大臣基經、左大臣源融、右大臣源多等上表請立皇太子、是日、以藤原保則爲太宰大貳、保則頻稱病不肯就職、朝廷厭

加慰喩、强以發遣、保則在鎭府、政尙淸靜、吏民感服、令行禁止、先是姦猾聚鎭西、筑前筑後肥前三國、尤爲群盜之藪澤、人有蓄積者、皆爲殺掠、郷閭騷擾、道路隔絶、府官及國司發兵捕殺、不能禁止、保則莅鎭、皆云宜多發軍士、悉誅鋤之、保則曰、吾聞渠帥率非編戶之民、或良家子弟、或舊吏僕從、逐衣食之利、取婚姻之便、寓居邊城、猶如桑梓、而比年不稔、生産失利、無賴之輩、同惡相濟、國民赴之、大半爲盜、今悉捕而殺之、則里落之內、闃然無人、縱有鄰國之警、誰入城守乎、此輩未必懷凶狡之心、多是爲饑寒逼迫而已、若施以恩惠、自應食椹改音、卽以其俸米賑贍三國、深加慰撫、賊徒大悅、相語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我豈不盡孝子之志乎、遂相率來降、二十五日、以皇子源定省爲親王、詔削臣姓、以列親王、初帝多子、憚基經、未敢立太子、帝不豫、基經入臥內、奏曰、陛下萬歲之後、神器將付阿誰、帝曰、唯公所擇、對曰、以臣所見、其惟王

侍從乎、王侍從者定省也、帝大喜、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大臣力、愼勿忘、二十六日、不豫、立定省親王爲皇太子、是日、帝崩於仁壽殿、年五十八、諡光孝天皇、世稱小松天皇、置國忌於西寺、帝頗有修飾墜典之志、廢視事外廷、其御體卜、及銓擬郡司文、芹川遊獵之類、典儀久廢、及卽位稍復行之、

論賛曰、荀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也、王文矩及仲直之相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攝政基經察見帝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帝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擧廢典、而以庶孽爲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託、竟不能正剛健之德、而臨馭不久、庶績猶有不能溉洽者、惜哉、

宇多天皇

宇多天皇、諱定省、光孝帝第七子也、母洞院皇太后班子、仲野親

王女也、貞觀九年五月五日、生、元慶中、加元服、任侍從、時稱王侍從、八年、賜姓源朝臣、仁和三年八月、爲親王、二十六日、立爲皇太子、是日光孝帝崩、皇太子踐祚於宜耀殿、太政大臣基經、左大臣源融、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多、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世、並如故、二十八日、基經奉敕使左大辨橘廣相、左中辨藤原有穗、左近衛權中將藤原時平、左衛門佐藤原高經等侍殿上、九月二日、葬光孝天皇于葛野郡田邑陵、是爲後田邑陵、冬十月五日、地震、十一月二日、伊豆獻新島圖、十七日、帝卽位於大極殿、年二十一、尊皇母班子女王爲皇太夫人、是日、黃龍見西北、二十一日、詔、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政大臣基經、關白始于此、自是攝政關白竟爲官名、而大權盡歸焉、凡昇是職者、雖左右大臣、亦居太政大臣之上、號曰一座、又曰一上、言位極人臣也、閏月二十七日、先是基經上表乞歸政、不許、於是詔曰、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

衡之任、爲卿之任、時疑阿衡之任、衆議紛然、藤原佐世故譖基經曰、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務、遂不示官奏、事聞、帝令諸博士勘阿衡職掌、中原月雄、善淵愛成等皆言阿衡三公也、坐而論道耳、

仁和四年戊申、春二月四日、中納言藤原山陰薨、山陰建祠於吉田、以祭春日明神、至今崇奉相繼、世傳山陰能割魚鳥、時人稱得庖丁術、山陰嘗赴筑紫、見漁者捕龜將殺之、憫而買之放去、後携嬰兒、俘海、妻惡非已出、與乳母謀、爲誤失手墮海、頃之一大龜負兒而出、得不死、所謂兒即僧如無也、後爲大僧都、持律精苦、穎敏過人、帝酷重之、夏四月、讃岐旱、五月六日、讃岐權守菅原道眞祈雨城山神、立雨、九日、太政太臣基經奏曰、國家之事、一日萬機、而自去年八月、迄于今日、未奏太政官所申之政、臣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上表辭謝、不敢日、當奉同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勅旨、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臣未知阿

衡之任、仍持疑久矣、伏聞左大臣令明經博士等勘申云、阿衡之任、可無典職、以其無典職、知阿衡之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抑至于無分職暗合臣願、伏請早仰執奏之官、莫令萬機壅滯、於是紀長谷雄、三善清行、與藤原佐世評論官制沿革曰、殷世阿衡即周官三公、三公無典職、經史有明文、不可復疑、帝令橘廣相、藤原佐世、中原月雄廷議、左大臣融判之、佐世欲堅執前議、融依違不能裁斷、節適盛暑、帝頗厭倦、公卿憚基經、皆稱病罷去、時機務壅滯既久、諸司抱憂、帝遣融就基經第、依前詔而行機務、基經曰、阿衡職掌、其議未決、臣不能奉明詔、融還奏、帝不悅、融曰、太政大臣久不聽政、可患也、請改後詔文、不然恐有不測之事、六月五日、宣詔百官曰、太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遠超周霍、累代聖明、猶仰輔弼、矧朕小子、何不倚賴、故去年下詔、關白萬機、而大臣上表、堅執間退之志、朕欲庶事仍舊關白于大臣、而左大辨

橘廣相草詔、失朕本意、遂令大臣持疑、不肯視事、天下之務、盡皆壅滯、自今以後、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太政大臣、朕將垂拱而仰成、菅原道眞亦贈書解喩、基經遂奉詔、

山縣禎曰、昭宣公歷事四朝、在職縝密、以才望稱、陽成帝狂暴、公廢之、擇齒德而立光孝帝、世稱其功、以比之伊霍、然今察其心迹、猶是不免貪權固寵之意、如之何得比之伊霍哉、爲人臣而懷私以事其上、要君以威權、其罪不亦大乎、

秋九月十五日、敕巨勢金岡、畫弘仁以後能詩者像於清涼殿南庇障子、金岡善畫、爲當時稱首、最長畫馬、世所傳稱、及後帝居仁和寺、畫馬殿壁、有物夜嚙傍近田稻、人不知其所自、後見畫馬之蹄有泥、試剷其眼睛、即止云、其子公望、公忠、公望子深江、深江子弘高、奕世受業、皆善畫、後世言繪事者、以巨勢氏爲宗、陰陽頭弓削是雄、播磨餝磨郡人也、通陰陽推算之術、占驗如神、貞觀中、近

江介藤原有蔭招是雄於家、令祭屬星、時有內豎伴世繼者來宿有蔭家、有凶夢、令是雄占之、是雄轉式大駭曰、君若歸家、必爲鬼所殺、愼勿入家、世繼羈旅日久、聞之歔息、問曰、我思家甚切、不得不歸、有防護之方否、是雄又占曰、君家寢室艮隅有鬼、君須佩劍持弓箭、直入寢室、彎弓瞋目、向艮方、呼曰、汝速出、不出我當殺汝、如此則可以免難、世繼如其言、有一僧持匕首出、叩頭曰、某與君婦奸、近者聞君還、將殺之、而君既覺之、是以自首、世繼立逐其妻、執僧就獄、時人稱曰管郭儔也、至寛平中、聲價愈重、三善清行服其術、嘗歎曰、是雄之術、死中求生、凶中得吉、萬不失一者也、冬十月九日、以藤原溫子爲女御、基經女也、十七日、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多薨、二十八日、御禊、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嘗、

寛平元年己酉、春正月十六日、以右近衛大將藤原良世爲左近衛大將、中納言源能有兼右近衛大將、能有文德之皇子也、二月

二十日、敕、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三月六日、卜定直子女王爲齋院、夏四月二十七日、改元、五月十二日、以高望王任上總介、賜姓平朝臣、葛原親王孫、高見王之子也、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鎭守府將軍、二十八日、石淸水宮殿震動、秋七月、自六月霖雨洪水、兩京飢死者多、是月、有羽蟻竟于園池司絹笠紫野、冬十月九日、帝受周易於博士善淵愛成、十一月二十一日、始修賀茂臨時祭、十二月六日、有虹見左近衞陣竟天、二十八日、以皇子維城爲親王、是歲、卜定元子女王爲齋宮、鑄寬平大寶錢、光孝帝所創山城仁和寺成、定當宗杜本二祭、以爲永式、竝外家氏神也、

二年庚戌、春正月朔、祭神鏡於溫明殿、帝拜天地四方屬星山陵、是月、敕內藏寮及內膳司、上子日進若菜、上元主水司始進七種菜粥、二十九日、僧遍照寂、初名宗貞、仕仁明帝最得寵眷、累進左

近衞少將藏人頭、及帝崩、不堪哀慕、出家爲僧、以求報恩、時以慇焉、學台敎僧圓仁、貞觀中常康親王以所居雲林院屬遍昭住焉、後任法務、天台之法務始于此、後創元慶寺爲座主、敕列定額、遍照長於和歌、論者以爲最得體格、然華而少實、譬如對畫美人徒動人情耳、夏五月十六日、參議左大辨橘廣相卒、幼而有文名、九歲許昇殿、乃賦詩曰、荒村桃李猶應愛、何況瓊林華苑春、長而博學、貞觀中補文章生、對策及第、渤海使來、奉敕宴使人賦詩、廣相歷仕三朝、近侍左右、省中衆事、莫不幹理、博涉群書、皆橫看讀過、嘗覽一代藏經、七日而竣、廣相初受業菅原是善、是善嘗作高雄山鐘銘、廣相序之、藤原敏行書之、世稱三絕、至是卒、以侍讀勞贈中納言從三位、冬十二月十九日、太政大臣基經辭關白、詔免之、初基經臥疾、帝將臨視、固辭而止、及困篤、乞解職、至是優詔允之、賜度者、免罪囚、以禳之、

三年辛亥、春正月十三日、太政大臣基經薨、年五十六、敕廢朝三日、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諡昭宣、食封資人幷如生時、置守家一戶、列荷前例幣之數、基經在職、縝密祗畏、恭事神明、每遇災異、屢乞歸政、不被俞允、則側身修職、思答天譴、淸和朝總攬萬機、務在濟益、吏稱其職、人賴其慶、朝廷無事、內外肅然、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基經嘗侍內宴、偶著淸和帝所賜御衣、時帝遜位居水尾、基經因賦詩曰、醉望西山仙駕遠、微臣淚落舊恩衣、聞者感歎焉、基經幼時從仁明帝幸芹川、帝偶遺箏瓜、時扈從人衆、帝察基經敏慧、召而謂曰、料唯汝能得之、可歸而索也、基經茫然不知所爲、心誓曰、若得之則建一伽藍、果得之以獻、帝大悅、因創極樂寺、世稱堀河大臣、子時平、仲平、兼平、忠平、時平驕貴、不遵法度、伯父國經妻在原氏有姿色、時平欲奪之、過其家宴遊、在原氏隔簾而坐、時平故屢顧之、酒酣謂國經曰、僕既

來飲、何以酬僕、國經大醉、戲指其妻曰、請以此酬、時平卽時載歸、國經大悔、帝聞之置而不問、二月十九日、帝還自東宮御內裏、三月十九日、以大納言藤原良世爲右大臣、晦、客星見、秋八月三日、定修理職官位、準中宮職、九月十一日、禁諸國綱領奸官物及京貫人庶王臣子孫、就姻逐業、遂居畿外、又禁畿外百姓奸附京畿戶籍、冬十月十三日、齊中親王薨、二十九日、天台座主圓珍寂、延長中賜諡智證大師、圓珍嘗奪大友氏園城寺爲已有、立祠號曰新羅明神、以爲守護神、初自最澄傳台敎、後圓仁圓珍等繼興、皆有俊才、朝廷尊崇甚至、延曆寺由是日盛矣、十二月晦、以皇兄中納言源是忠、左近衞中將源是貞爲親王、是歲、島田忠臣卒、

四年壬子、春疫癘流行、夏四月、新羅賊船來、五月十日、敕藏人頭菅原道眞撰類聚國史、十六日、放神泉苑鳥於比叡山、六月、伊勢大水、是冬、京師大雪、深三尺、

五年癸丑、春正月二十二日、以藤原胤子爲女御、高藤女也、二十六日、以橘義子爲女御、參議廣相女也、二月二十二日、右大臣藤原良世罷左近衛大將、以右近衛大將源能有爲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時平兼右近衛大將、三月二日、敕、祈年月次新嘗四祭、國家大事、欲令歲災不起、時令順度、天下諸神預斯祭者、大小五百五十八、禰宜祝部須詣神祇官、敬受幣物、潔虔供祭、而今禰宜等無敬神之實、或使人受幣物、及至祭日、奸濫之徒、拏攫幣帛、狎黷神威、咎兆之臻、職此由焉、凡祭神以神主禰宜祝部爲齋主、而怠慢如此、非唯神主等罪、亦齋官不加糾察之所致也、自今以後、京中諸社所管官吏、殊加檢察、畿內諸道、官長監臨、祭祀之日、必致齋敬、若祭禮不愼、監檢有怠者、官司處之重貴、神主以下、科祓解職、一依貞觀例、初自勝寶中、諸國大社置神宮寺、及天長承和間、割神丁充宮寺、使宮司氏人修理寺家、遂至有奪神地爲寺領

者、而如僧圓珍等、假託神威、爲大比叡小比叡等諸名神、要求度僧、朝廷皆從其請、於是佛法倍盛、而神事皆衰矣、是月、卜定君子內親王爲齋院、夏四月十四日、立敦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源能有爲傅、五月、新羅賊船寇筑紫、閏月三日、下敕太宰府曰、當今要務在農、勿令失時、且征且田、良將之術、敕到奉行、又敕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諸道嚴警備、秋七月十九日、重搜括陸奥出羽逋逃、仕王臣家、及流寓京畿者、還本鄉、是日、中納言在原行平薨、好學善和歌、冬十一月二十一日、禁以擬任諸國郡司者爲內外官、及補親王家令以下職、

六年甲寅、春二月、彗星見、夏五月、唐使來聘、幷致在唐僧中瓘上太政官表、秋七月十六日、禁諸院諸宮諸司諸家強雇往還舟車人馬、二十二日、賜在唐僧中瓘砂金一百五十兩、八月二十一日、置弩師於能登、二十五日、以參議菅原道眞爲遣唐大使、右少辨

紀長谷雄爲副使、時僧中瓘在唐、告以其冠亂、道眞奏曰、臣謹按、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奏、具載唐國凋弊、中瓘雖區區旅僧、爲聖朝盡其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臣伏撿舊記、聘使渡海、或不堪命、或沒於賊、能達者無幾、此中瓘所憂也、願以其狀遍下公卿博士議、國之大事、不獨爲身、且陳欵誠、伏請處分、竟不果行、長谷雄彈正忠貞範之子也、生而穎敏、成童志學、十八屬文、受業大藏善行、未及知名、一日諸生群飲、賦幽人鈎春水詩、島田忠臣獨賞長谷雄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自是才名日著、久之人惡之於善行、沈淪積年、貞觀中補文章生、既而遊道眞之門、道眞初未奇之、適見大極殿始成宴集詩、歎曰、不意詞藻至此、後屢相唱和、

新井君美曰、魏晉宋隋之間、天朝世有隣好、蓋以西藩諸韓壤地相接故也、唐龍朔初、新羅叛亂、與唐掎角、滅我屬國、以煩天討、結難累年、唐亦悔其過、遂立扶余氏之後、冠蓋相望、來請論

平、天朝棄前惡復舊約、蓋亦以全天下元元之民故也、初隋氏已前、彼此往來、路由遼陽、諸韓滅後、每從南道、海洋浩渺、風濤區測、飄蕩沈溺、前後相繼、幸得生還、亦極其險阻難辛狀、是以奉使之家、命下之日、父母妻子、憂念悲別、如送死然、顧其時縉紳諸生遊學之徒、以附行者、往往有焉、經書藥材、凡百服玩、有無相易、以利生民者、亦未嘗無之也、當世之人、雖有知其弊、而一切因循、視爲故常、無敢正言以建其議、蓋夫聖賢之道、載在六籍、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苟求其道、則文既在茲矣、且天地之生、五方物性、各自有與其人相宜、萬國之人、養生救死、豈必資之於彼川廣藥材耶、古之仁人有言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何不反其本也、菅公拜其命之日、不敢以躬之故、避其嫌疑、直言正論、能除歷代之弊、以爲後世之法、遂使我天朝與彼謝絕西域、同其盛德、其功豈不偉哉、公之精

誠、天地爲之震動、斯人無復置其喙、雖然夫人之情、安其所常爲、無故變其常、勢必不行、當是之時、若非有中瓘之言、其議或有所不行焉、嗟呼若彼中瓘、異教之人、猶能不忘本朝於萬里之外、眞可謂盡其誠矣、

九月五日、新羅賊船四十五艘至對馬島、是日、御大極殿、奉幣伊勢及諸社、九日、太宰府飛驛奏變、十三日、加置太宰府弩師、十七日、賊乘曉登島、守文室善友集郡司士卒勵之曰、箭中額者賞、中背者斬、吾既奏之矣、乃分衆爲二十隊、令前守田村高良、副大領今主等將之、遮斷賊蹊要、令豐圓春竹以羸兵誘賊、賊悉銳薄善友營、善友令衆蔽楯大喊發弩、賊亦大喊發箭、官軍飛矢雨注、賊潰走、善友縱兵追擊、賊窘蹙、或投海、或登山、官軍夾擊大破之、獲大將三人、副將十一人、率三百餘人、船十一艘、及甲冑太刀弓矢梓楯等物、生禽一人名賢春、鞫問之、對曰、本國年穀不登、倉廩

空虛、人民饑困、境內騷擾、國王發船一百艘兵二千五百、欲掠奪穀絹耳、是日、復出雲隱岐烽燧、十八日、太宰府飛驛奏捷、十九日、至京師、卽日召前後驛使、賜白衾各一條、賞其迅捷也、朝議賞善友等戰功、給勅符位記於驛使遣之、先是善友爲上野大椽、會國中俘囚作亂、善友擊之有功云、二十三日、奉幣山陵、告破賊、是月、出雲隱岐奏言、檢令條、諸國置烽燧、有急則遠近相應、直達京師、至延曆中、內外無事、永從停廢、而今寇賊屢來、侵掠邊陲、隱岐孤立海中、風波危險、往還不易、一旦有急、何得通告、請依舊置烽燧於兩國境、許之、時新羅女主淫昏、嬖豎竊柄、紀綱紊弛、加以飢饉、百姓流移、盜賊並起、甄萱弓裔跨據郡邑、來寇者、蓋萱裔等爲之也、

賴襄曰、宇多之爲英主也、其攬權柄、振紀綱、躬勤儉、擧賢能、以宗廟生民爲心、所以接天智桓武之業者、不必論也、獨觀其處

分邊防、足以知其他矣、宰府數奏寇警、詔曰、勿以兵故失農時、且防且耕、大哉言乎、可以爲百世法也、大凡太平之世、四海無虞、文恬武熙、一有風魚之警、上下相驚、奔走警告、差將吏、運糧仗、國內爲之騷擾、而寇爲何者、來爲何由、或未之知也、來於東則東奔、來於西則西奔、來者之虛實未確、而奔者已罷極矣、以彼爲虛、以廢我防、而實矣、其力不可支也、以彼爲實、以盡我防、而虛矣、其費不可給也、如是數次、國有不內壞者乎、嗚呼亦盍不及其本思之、沿海之鎭、何爲而置哉、其將吏守何職、兵卒服何業、我預於平日、命爲之處置、無非備寇、寇至有戰而已、何必擾擾來告、我亦何必擾擾往援之、帝之意、蓋亦如此而已、但雖將卒備矣、未有不食而能戰者也、故曰、勿廢農時、且耕且戰、夫使戰而無耕、何資以戰、耕而無戰、亦何損於國哉、故寇有虛有實、而國無損有益、故曰、帝之言、可以爲百世法也、帝不徒言

之也、當時寇出於實、而筑前守防戰大捷、其効驗如此、雖然當時所以能爲此言成此効者、又有其本焉、本者何也、曰收權柄振紀綱、躬勤儉、擧賢能、以宗廟生民爲心、

禁諸國檢非違使補無位人、始以六年爲一秩、冬十月五日、使左右檢非違使廳日決其獄、十一月十一日、罷郡司兼宿衛官、以諸社受四度官幣者、尙有闕怠、敕使畿內及近江紀伊等國選椽目若史生謹飭者一人、充使、帥禰宜祝部等、造官受幣、祭訖、差使言上、違者處法、又其見參祝部交名、前祭一日、使等進官、立爲恒例、晦、使檢非違使每旬巡察大井與度山崎大津、禁諸國百姓稱王臣人騷擾部內、

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四日、二品秀良親王薨、二月朔、以大學典藥諸生堪采用者、及鴻儒名醫子孫、擧任諸國博士醫師、二十一日、赦、近者囚徒滿獄、科決猶遲、或所犯是輕、禁錮日久、或本罪既

重徒斷終身、獄官之道、理不可然、是以去年十月五日、定左右檢非違廳每日行政之狀、而猶遲緩、不肯遵行、自今以後、宜依前敕、所行條目、每日奏之、又敕、囚禁待斷之間、身命難存、是則使等欲全具之所致也、自今以後、五位及尉志生並四員在者、宜聽其政、不可具官、須左右相交者、敕中納言兼民部卿菅原道眞錄囚徒、帝患多滯獄、故有此令、道眞每日聽斷、無少遲緩、多所平反、三月三日、行幸神泉苑、二十三日、敕、王臣家出擧私物、貸民求利、天平九年所禁也、如聞比年不遵前格、致妨民業、因玆租稅難收、調庸未進、蠹民害政、莫甚於斯、而國司阿容、曾不糺正、爲吏之道、何其然哉、宜一切禁遏、若違犯者、沒物科罪、一如前格、夏四月二十一日、參議兼民部卿藤原保則卒、年七十一、保則天性廉潔、以身化物、僚下有貪穢者、推誠敎誨、若終不悛、不與之接言語、見其有一善、則喜見顏色、常稱譽推擧、助成其美、又有知人之鑒、嘗在備中、

小野葛絃年少爲椽、保則稱曰、必當爲天下循良之吏、又在讃岐、時、菅原道眞代爲守、保則竊語曰、新太守當今碩儒、非吾所測知、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後皆如其言、年未五十、不近婦人、潛心佛敎、尤熟空觀、常誦金剛般若經、未嘗退倦、撰集諸家義疏、以爲一部、究討其義、莫不該通、自未有疾、忽語人曰、死期既兆、何可終身於塵勞中乎、營一室於叡山東坂、薙髮爲僧、晝夜念佛名、數月而逝、

齋藤馨曰、天下雖有大才、必用而後見其爲才矣、才不自才也、用之而才也、用者大則才亦大、鎌足不爲天智用、安見鎌足之才、鎌足之後、比鎌足而不愧者、保則爲然、保則之才、雖菅原道眞三善清行、亦不能比也、道眞有保則之量、而無保則之畧、清行有其畧而量則未也、惜乎保則、有兼之之才、而爲世所用者、唯州郡令長、邊鄙將領、遂不能盡施于天下大政也、吾嘗觀其

治州郡、務德化、不從事於督責鞭撻以求功、而民治盜散、是可謂不治之治、無功之功矣、而其征夷也、又曰、敎以義方、不用尺兵、大寇自平、是亦主德而後戰、老成沈實之議、非徒知戰者也、知所以戰者也、吾以此知保則之才爲相而相、爲將而將、各隨其地而無不成矣、然保則之所以爲保則、有更大于是者、何也、曰、知人之明是也、將相不同、然所以用人而成之者均也、將而不用人、則奔衝馳突、自先士卒、以求功于一身、而三軍之號令不至、安望其察勝敗之大機、而指揮百變、決勝於萬全而無失哉、相而不用人、則規規然持其偏長小數、與刀筆之吏較錙銖之才能、將使百司不獲盡其職、而天地之裁成、陰陽之燮理荒矣、故將不用人、非將也、士卒也、相不用人、是有司耳、豈足爲相乎、保則嘗在備中、小野葛絃年少爲椽、稱曰、必當爲天下循良之吏、又在讃岐、道眞代爲守、保則曰、新太守當今碩儒、但見其

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後果如其言、是皆知人於治也、而其征夷又擧小野春風於遭讒免官之餘、是知人於亂也、唯知人於治、故無爲而治成、知人於亂、故不勞而亂平、是皆保則之才之所以爲大也、才大而用者不大、才與無才何擇、嗚呼保則不見大用、而不足用之族屬、世擅權要、使天下曰鎌足之後無人、殊不知保則之見大用、謂之後之鎌足亦可也、

五月十五日、唐使入朝、是月、敕罷遣唐使、是後僧徒往唐學法者不絕、及宋興、其商人屢來中國云、六月二十日、中納言藤原諸葛薨、工和歌、善彈琵琶、秋七月十五日、以皇子敦實爲親王、八月二十五日、左大臣源融薨、融置別業於宇治、陽成宇多朱雀三帝嘗遊幸焉、後贈之藤原氏、藤原氏捨爲寺、曰平等院、又創山莊於嵯峨、曰棲霞觀、清和帝脫屣之後、嘗遷御焉、又營河原院於東六條、居焉、亭榭華麗、纍石鑿池、巧窮華詭、取鮮介以致池中、每月使汲

難波潮二十斛、日賚鹽以模陸奧鹽竈之勝概、世稱河原左大臣、

冬十一月七日、禁五位以上前司交替畢未得解由者、留本任國、及輙出畿外、十二月三日、重禁五位以上及孫王出畿內、但其氏神多在畿內、例以二月四月十一月致祭、先祖常祀、決不可廢、若有申請祭日詣社者、直下官宣、唯往還有程、不得任意經日遊蕩、當時諸氏每年三時、各祭其氏神、而外戚氏神如春日平野梅宮當宗山科諸祭尤盛矣、是歲、兵庫自鳴、太宰府奏烏妖、渤海遣裴頲來貢、東國群盜橫行、

八年丙辰、春閏正月六日、行幸北野雲林院、設子日宴、皇太子親王從焉、十七日、令左右看督近衛等、每旬巡檢施藥院東西悲田病者、是月、行幸齋院、夏四月二日、以左中辨平季長爲問山城民苦使、季長奏請停諸院諸宮及諸王臣家、或爭民戶田、或奪浮浪財物、不牒國郡司、闌入邑里、遞相壓畧者、又奏請民囑託勢家、不

由國宰、爭訟財物者、不限士浪、不論蔭贖、決杖一百、所爭物悉沒官、院宮各家司、並科違勅罪、奏可、秋七月十三日、免繫囚四十六人、十六日、以右大臣藤原良世爲左大臣、大納言源能有爲右大臣、九月二十二日、皇太后藤原高子與東光寺僧善祐姦、避位、流善祐於伊豆、后時年五十五、冬十月三日、行幸朱雀院、過尙侍藤原淑子家、是月、太宰府奏慶雲見薩摩國、公卿表賀以爲政和德至之應、詔曰、朕卽位九載、水旱癘疫、兵興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偸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耻卿等亦可耻、勿爲虛賀、又敕、服御常膳、減省准舊四分一、庶擧塵露之積、以成禮節之和、豈圖水旱相仍、諸國闕調、百官乏俸、不怨天、不責人、朕自取之、今重減三分一、省年料雜物之半、其餘用度、中分以折、旣無謀於富國、唯合體於貧民而已、告中外知朕意焉、

山縣禎曰、明者自視明、是以不爲人所昏、庸人自視昏、是以多

爲人惑、帝以頻年水旱疫癘、兵興盜起、知政和德至之言爲可耻、可謂自視明矣、是以能屛卿雲之賀、而不惑於佞諛之言也、唯其自視明、是以其觀人亦明矣、故能擇賢而貽後嗣、亦能諄諄垂訓誡、以示後嗣、非明主而能然乎哉、

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大臣藤原良世致仕、是月、以從四位下菅原衍子爲女御、道眞女也、是歲、太宰府大疫、

九年丁巳、夏六月八日、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源能有薨、好學善騎射、通達吏務、稱近院大臣、十九日、以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時平、爲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菅原道眞爲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中納言源光爲權大納言、定爲三員、二十三日、近江言、本國金勝寺僧金肅遺跡、弘仁中始建伽藍、安置像經、承和中殊施燈分、賜額金勝、爾後智行繼踵、研學比肩、今甲賀郡飯道神、坂田郡山津照神、野洲郡三上兵主二神、國家所尊

崇、人民所歸仰、感山門之精勤、爲護法之鎭主、三郡吏民尤被靈佑、伏請爲四所神、賜年分度者二人、於本寺課試、得度之後、轉讀法華最勝、益振神力、鎭護國家、許之、初大寶制、置治部省玄蕃寮、掌佛寺之刑政、令僧綱統轄一國僧尼、諸寺僧綱所居、名曰綱所、當其任僧綱、敕使參議少納言以下諸官、就綱所傳命、凡諸大寺別當三綱有闕者、須五師大衆簡定能治廉節僧、別當三綱連署、申送僧綱、覆審具狀、牒寮、寮申省、省申太政官、然後補任、東大寺知事亦同、省寮共知補任、不令僧綱補任、興福寺不依大寺例、隨氏人簡定補之、東西二寺三綱、以定額僧補之、不得任他僧、四天王、梵釋、常住、仁和等寺、各以十僧內補之、諸定額寺別當以官符任者、有闕則檀越氏人等簡定僧徒、連署牒郡司、郡司牒送講讀師、講讀師牒國司、國司申太政官補任、自帝歸佛乘後、皇胤及相家子弟、多爲僧者、於是東大興福延曆園城諸寺、各立尊貴一人、

爲宗主、諸國佛刹、莫不分屬於茲、從是僧綱失權、治部玄蕃亦不能裁制僧徒、至帝世莊園之害漸甚、及王綱漸弛、權門益力墾闢、以營其私、而以地不管于國衙、賦稅或略、故姦民逋課役者、爭聚其莊、假威藉勢、以捍國務、朝廷察知其弊、屢加禁遏、而權貴以其利已、不啻不究過、而新立歲增、於是莊園遂爲逋逃淵藪、姦民益獲志、戶籍田制、因此破壞、租調庸役、爲之闕廢、朝廷之失土地人民、實甚于此、秋七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于清涼殿、是日、帝禪位於皇太子、詔藤原時平、菅原道眞輔佐少主、參決機務、自著書、歷擧臣庶賢否國家得失、以誡新主曰、明賞罰、而莫迷愛憎、用意平均、莫徇好惡、能愼喜怒、莫形于色、勿聽婦言、勿近小人、詢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左大將藤原朝臣、功臣之後、其年雖少、旣諳練政事、初頗聞其內行不謹、朕置不問、去春以來、屢加激厲、使習公事、可以備顧問、資輔導也、右大將菅原朝臣、當今鴻儒、深知政理、直

言不忌、朕欲立儲貳、唯與之議定、後二年欲遜位、朝臣極諫其不可、後朕又諭以前志、朝臣贊成之、旣而外議紛紜、事殆寢、朝臣曰、大事不再擧、事留則變生、遂使朕意如金石、朝臣非特朕之忠臣、新君之功臣、其敬重之、季長深達典故、長谷雄博涉經典、共大器也、並宜進用、寬平中帝置瀧口武者、以善武藝者爲之、帝嘗以九月十三夜賞月、後因以爲故事、嘗使畫工圖殷周唐名臣像於紫宸殿、號賢聖障子、卽位初語關白基經曰、朕無臨馭四海之量、願速去位、基經陳其不可、旣委以政事、基經旣薨、乃親庶政、後世言政理、必稱延喜天曆、然帝治世、反有上世無爲之風、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醍醐天皇

醍醐天皇、諱敦仁、初名維城、宇多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胤子、內大臣高藤女也、仁和元年正月十八日、生、寛平元年十二月、爲親王、三年十二月、改今名、五年四月、立爲皇太子、九年七月三日、加元服、受禪於紫宸殿、十日、尊宇多帝曰太上天皇、致書再辭不從、稱後太上天皇、以別陽成上皇、十三日、卽天皇位於大極殿、時年十三、使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時平、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菅原道眞參決政事、十九日、追尊所生女御藤原氏曰皇太后、二十二日、地震、先是有鷲集大極殿豐樂殿及左近衛府、大炊寮屋上、出羽言、秋田城甲冑鳴、是日卜之、二十五日、納爲子內

親王爲妃、光孝帝女也、二十六日、尊皇太夫人班子女王曰皇太后、宇多女御藤原溫子曰皇太夫人、八月七日有虹見太政官正廳東廳、九日、上皇遷居東三條院、十三日、奉幣大神宮、告卽位、十七日、祈雨、二十一日、始御紫宸殿聽政、九月十一日、先是宇多帝奉伊勢飯野郡於大神宮、限以一世、至是遂定爲神郡、與多氣度會併稱三神郡、是秋、卜定柔子內親王爲齋宮、冬十月二十五日、御禊、十一月二十日、大嘗、十二月三日、勅、授五畿七道三百四十社神位各一階、八日、廢五條皇后國忌、置贈皇太后國忌、昌泰元年戊午、春二月八日、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十七日、上皇徙居朱雀院、稱朱雀院太上天皇、二十八日、始讀群書治要、紀長谷雄侍讀、三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國康親王薨、十六日、改元、十九日、日黃色無光、數日乃復、疫癘流行、五月朔、祈雨、後屢祈之、七日、地鳴三聲如雷、十八日、宮井有聲如雷、六月三日、無雲天暗、

不辨人面、天下大疫、二十八日、發八十島使、秋七月三日、祈雨、二十七日、地大震、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十一日、空中有聲、十四日、又有聲如雷、二十日、放鷂於近郊、二十一日、上皇幸大和、常陸太守貞數親王、權大納言菅原道眞等從、將赴宮瀧、宿道眞高市郡山莊、遂至宮瀧、又赴住吉濱、經龍田山、入河內、遂御舟至江北、詣住吉社、群臣獻和歌、閏月朔、還宮、屢召文人設宴賦詩、又構柏梁殿於朱雀院、二十七日、右大辨藤原佐世卒、初佐世爲基經家司、薦令與大學生對策、前文章博士都良香謂人曰、藤氏何求不得、乃又如此、欲使吾曹何處生活、佐世遂及第、爲得業生、累遷右少辨、奏貸新錢三十貫於左右京職、以其息充學寮生徒菜資、子孫相繼業儒、世稱式家云、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十五日、空中有聲、二十一日、詔赦天下、授爵賜物有差、十二月二日、有狐交辨官東廳、九日、勅、每歲正月修吉祥悔過者、所以祈年穀攘災難、

也、頃年諸國屢言水旱疫癘之災、意者時世澆薄、人情懈惓、修行或不如法乎、宜令長官專當其事、率僚屬講讀師誠心禱禳、爲民求福、十七日、東北有聲如雷、

二年己未、春正月三日、覲上皇於朱雀院、二十八日、太政官廚火、二月朔、日有食之、京師連月多盜、放火殺人、敕使四衛府兵巡夜、十四日、以大納言藤原時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菅原道眞爲右大臣、道眞自以家本儒林、而居台司、衆望不厭、三上表固辭、不聽、道眞寵眷益隆、禁中內宴每預焉、夏五月十三日、外記廳荻華、畿內稻頴秀、二十二日、飈風、大極殿高御座、中務省正廳皆傾、京師廬舍多壞、六月四日、東宮藤華、監物局枇杷無華而實、十三日、建禮門前有聲如鈴、十五日、大風雨、折木發屋、秋七月朔、黃霧四塞、日赤無光、十七日、以災異荐見、奉幣諸社、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七日、地震、八日、大風、冬十月十四日、上皇削髮法名空理、灌頂號

金剛覺、受三歸十善戒於僧益信、十一月二十四日、先是上皇累致書請去尊號、至是詔從之、世稱寬平法皇、法皇之號始此、是時、諸寺年分及臨時度者、歲或二三百人、大抵皆邪濫之徒、不持佛律、而諸國百姓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爲僧、積年漸多、禿首者殆居天下人民三分之二、或聚爲群盜、竊鑄錢貨、國司不能糾治云、

三年庚申、春正月三日、勸法皇於朱雀院、相議左右大臣並執朝政、無所統一、乃召右大臣道眞密諭、使關白庶政、如藤原基經故事、道眞固辭不受、且奏召臣無事、人必怪之、因命題賦詩以獻、賜御衣而罷、二十八日、以大納言藤原高藤爲內大臣、冬嗣孫大舍人良門之子也、三月十二日、高藤薨、號勸修寺、夏四月朔、皇太后崩、四日、葬洞院皇太后、五月二十三日、太皇太后藤原氏崩、二十八日、追捕上野群盜、六月十三日、令文章博士三善淸行講史記、

秋七月、法皇幸金峯山、彗星見、冬十月二十一日、三善淸行上明年辛酉革命議曰、天道玄遠、聖人所以罕言、曆數幽微、緯候以之爲誕、由是學之者若迂遠、傳之者似浮虛、端賜歎其難聞、君山疑其妄作、然而神經怪牒、雖蘊藏於縹囊之奧、易象爻變、猶照爛於韋竹之編、故敢以螢燭仰添烏暉、臣竊依易說而按之、明年二月、當帝王革命之期、君臣剋賊之運、凡厥四六二六之數、七元三變之候、推之漢國、則上自黃帝、下至李唐、曾無毫釐之失、考之本朝、則上自神武天皇、下至天智天皇、亦無分銖之違、然則明年事變、豈不用意乎、伏惟陛下誠雖守文之聖主、旣當草創之期數、故卽位之初、遇朔旦冬至之慶、改元之後、頻呈壽星見極之祥、長星垂掃舊之象、衆瑞表惟新之應、天數改運、人情樂推、旣能照彰於視聽之間、何遑假託於占候之術、但變革之際、必用干戈、蕩定之中、非無誅斬、何者帝王革命、此周易革卦之變也、按革卦離下兌上

也、離爲火、兌爲金、金雖有從革之性、非得火則不變、故金火合體、上下相害、殺蕩之理已窮、君臣之位初定、國之不祥、無甚於此、伏望聖鑒豫廻神慮、救厲群臣、戒嚴警衞、仁恩塞其邪計、矜莊抑其異圖、廻青眼於近侍、推赤心於群雄、則封豕之徒、自然革面、食椹之美、終成好音、撥亂之時、垂其衣裳、卽戎之運、鳴其環佩、豈不美乎、臣識群難辨、靈慮易迷、獻其丹欵、雖望歆於白虎之樽、驗其玉英、恐負責於黃龍之瑞、是時右大臣菅原道眞權寵隆盛、淸行勸之退避、道眞不納、乃以書諫曰、交淺言深者妄也、居今語來者誕也、妄誕之責、誠所甘心、淸行昔游學之次、偸習術數、天道革命之運、君臣剋賊之期、緯候之家、創論於前、開元之經、詳說於下、推其年紀、猶如指掌、斯乃尊閤所照、愚儒何言、但離朱之明、不能覩睫上之塵、仲尼之智、不能知篋中之物、聊以管穴、伏添蘂籥、伏見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是、引

弩射市、亦當中薄命、天數幽微、縱難推察、人間云爲、誠足知亮、伏惟尊閤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吉備公外、無復與美、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煙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視、不亦美乎、道眞不聽、是月、法皇幸高野山及筑扶島、十二月十八日、前左大臣藤原良世薨、十二月十一日、老人星見、是歲、武藏盜起、

延喜元年辛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五日、貶右大臣兼右近衞大將菅原道眞爲太宰權帥、以大納言源光爲右大臣、中納言藤原定國兼右近衞大將、光仁明皇子、定國高藤之子也、初道眞已受殊遇、以格君致治爲己任、知無不言、綜理政務、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風釆、左大臣藤原時平年少氣銳、固執不相下、道眞不欲每事立異、帝竊嘆之、時平及聞關白密旨、益不懌、光爲帝舅、與定國皆以門地高、愧位道眞下、式部少輔藤原菅根道眞所薦、

嘗忤意被怒、嘲之、時平因與三人相結、讒道眞於帝、誣其欲廢帝立齊世親王、親王道眞女婿也、帝震怒、下敕貶謫、責以欲行廢立、離間父子、右近衛中將源善以下緣坐貶官者多、道眞憂悶無以自白、作和歌奈伽禮由久、和我美毛八律止、奈理奴止毛、岐美志伽羅美止、奈理天止止免與、哀訴法皇、法皇驚、欲見帝申救、菅根戒門者不通、法皇終日坐於陣外、竟不得入而還、道眞男女二十三人、流徙各異處、唯聽小男小女隨行、天下寃之、道眞愛梅、臨發花適開、詠和歌叙懷、古智布加波、仁保比袁古世與、牟女能波奈阿留志奈志止毛、波留奈和須禮曾、聞者憫之、時平又欲禁錮放逐諸及菅門者、三善清行以書諫曰、近日京中大小皆云、外帥門弟子在諸司者、可被左轉、其文章生學生、皆被放逐、由是人人悲哭、跼蹐而立、伏以此事變轉、未必殿下之本意也、但外帥累代儒家、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失善人、惡逆之主、猶處輕科、至于門人、唯請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謀乎、方今紛亂之門、擾攘之會、宜立其陰

德、塞其怨門、若咎過多、則怨門亦多、若寬宥大、則陰德亦大、伏望非衛府供奉關戍兵要之職、家司近親同謀凶黨之人、則皆無轉動、示以仁厚、又式部丞平篤行、後進之英髦也、殿下屢稱其才、頗有歲月、故雖編外帥之門徒、常感殿下之知己、而今乍聞此語、晝夜悲泣、若失此人、恐墜斯文、請傳恩裕之旨、以繫才士之心、時平乃止、

賴襄曰、菅原相公之貶、世專咎藤原時平、稱讒臣、又以爲稱首、襄以爲不然、曰、自外戚專政、類此者多矣、不獨時平也、前焉如良房之斥安倍安仁、基經之不用藤原保則、後焉如師尹之除源高明、兼通之忌中書王、皆是也、其意曰、台司獨我家爲、彼何爲者、如源常與信光、以其易制、故得伴食耳、其與己相軋者、輒搏擊而去之、豈獨時平哉、貶菅公、非必時平所致也、然則誰所致、曰、宇多致之也、宇多非患相門之如彼、故擢公使與之衡、亦

丁寧醍醐、專聽於公者也哉、曰、是所以禍公也、夫如彼者、非一日也、中外慣習以爲當然、擢之寒族、使與之衡、而能衡焉、無敢異議何哉、鑒識之者在焉爾、故宇多在位、則儼然右大臣、人望而畏之、一去位、則文章博士、妄據政府也、雖無時平、不可久安、者勢也、且夫家宰之寵於父者、其子必憎之、憎其倚父寵以制我也、以爲我自有所用、何必是、且己所用、與己年齒相若、志趣相投、而父所用皆否、民庶之家且然、況人主有天下者乎、人主之所樂者、此位也、故其所忌、莫甚於兄弟之逼於己、中其所忌以使恣其所樂、宜乎其言易入也、況出於己所用、常所愛信者之口乎、故延喜之貶菅公、不必待時平之數言也、其情素然也、情與勢者、天下之所不能違也、而宇多欲以一紙遺誡禁之、其不可也必矣、故致菅公之貶者、非宇多而誰乎、而公亦可謂不自慮者矣、吾嘗審遺誡所言、立儲禪位之議、菅公實賛決之、曰、

事留變生、盖是時基經之女、未有所生、生則不可不立也、公豈慮於此耶、然已定儲矣、雖不禪位可也、其意盖謂雖禪位、猶當傍觀扶植之、不知權已不在我、我言寧可行耶、宇多崩於承和九年、去禪位三十四、專修佛法、噫以此三十四年間、讀經研法之勤、移之於政、政當更何如哉、而公亦終其輔翊之功、何貶謫憂死之有哉、故曰、菅公之貶、宇多致之也、而公亦有以自取之、

青山延于曰、貞觀以後、藤原氏顓權、而天子拱默受制、紀綱陵遲、宇多帝英明有見於此、登庸菅原道眞、委以大政、欲以收外戚之權、而張王室之勢矣、然帝一旦去位、而道眞亦以讒去、藤原氏之權滋盛、而不可復收矣、由此觀之、道眞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衰、豈得以一身之故去位哉、盖道眞之於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不爾蟷螂奮臂、黃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眞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受禍而弗辭、斯其所以爲忠也、而

論者譏其不去位、以爲闇事機、非至論也、

齋藤謙曰、菅公之黜、不特當時之不幸、王室萬世之不幸也、夫自淡海閑院以外戚秉鈞軸、藤氏之權漸盛、至於忠仁之顧命、昭宣之廢立、天下知有藤氏而不知有朝家、宇多帝患之、欲抑其權、擢公於博士、置之端揆、公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輸忠竭誠、不暇自恤、故淸行之規、不肯從、右府之拜不肯辭、見其讓藏人頭辭關白之命、公豈戀爵位者哉、誠不得已也、當此時、公以一身繫國家之盛衰、而成與否在天、不在人、則譏者之言、固不暇顧也、使醍醐帝終不疑公、則抑藤氏、振朝權、以復近江寧樂之盛、一反覆手之易耳、唯其聽時平菅根之譖、使公有紫海之行、是以藤氏之權益熾、至椒房出於一門、攝籙歸於一氏、以村上帝之賢明、不能定爲平之位、以後三條之英邁、不能奪敎通之請、一轉爲保元、再轉爲建久、三轉爲承久、爲延元、天下長爲武

人之有、其始出醍醐一聽斷之不明耳、惜乎醍醐世所稱以爲聖主、而有此失、豈天意邪、抑人事之未盡也、

山縣禎曰、菅公三上表辭右大臣、今讀其文、其慮鬼瞰之禍鎖骨之毀、亦已深矣、而帝不許、於是乎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雖有善博士之告戒、不復納用、其甘心讒口、受禍而不辭、亦可知矣、

二月朔、三日並出、各有暈、十四日、敕、諸尊聖天諸天等壇法不得私修、立制日久、人忘符言、動好修法、宜重命所司、一切禁斷、若有犯者、即科重罪、吏民比房、知而不告者、亦處嚴法、其有病患須修者、告官得裁可、乃行之、坂東諸國盜起、民庶被害、十五日、奉幣諸社、禱平坂東諸國群盜、時歷朝治安、紀綱寬弛、諸國稍梗王化、而東國最甚、三月、以藤原穩子爲女御、基經女也、夏六月七日、大藏省出擧倉火、閏月二十五日、播磨言、本國百姓半補六衞府舍人、一受府牒、即稱宿衞、橫占田疇、不輸正稅、或聚黨類、陵轢府官、人

憚其威猛、無敢誰何、請厲禁科罪、以懲將來、從之、秋七月十五日、改元、八月二日、左大臣藤原時平、大外記大藏善行等上三代實錄、實錄菅原道眞所定居多、以其貶不得列名、善行學究經籍、善于敎導、生徒甚多、時平及弟仲平、平惟範、平伊望、藤原興範、紀長谷雄、三統理平等皆受業、是歲善行年七十、時平會一時名士開宴稱壽、執弟子禮、時人榮之、十五日、前栽合、山城守藤原忠房作新樂獻之、舞者作蝶翅裝、執花枝、名曰胡蝶樂、凡分兩朋以角優劣、謂之合、是後有詩合歌合之戲、冬十月二十三日、法皇受大藏經於淨福寺、延僧增命、禮接甚至、尋營御室於千光院、以增命爲師、後增命爲延曆寺座主、法皇親自登山賀之、且受蘇悉地法、後又受五瓶灌頂法、十二月朔、日當食不食、十四日、一品式部卿本康親王薨、是歲、以僧聖寶爲僧正、號曰護持僧、殊崇重之、初延曆中始以最澄爲護持僧、然不世必有之、自帝後、歷朝相繼無絕、至

延久以後、即位必使護持僧修不動如意輪等法、以爲恒例、

二年壬戌、春三月十三日、先是敕、頃年新立莊家、多施苛法、課責尤繁、威務難耐、且諸國奸民、爲遁課役、動入京師、好屬豪家、或以田地詐稱寄進、或以宅舍巧號賣與、乞使取牒、加封立牓、國吏雖知其奸詐、而憚權貴、不敢禁制、賂遺之田、遂爲豪家之莊、構陷貧民、永失本業、今後百姓以田宅賣與權貴者、不論蔭贖、不問土浪、決杖六十、若有乖違符旨、受囑買取、及請占閒地荒田者、國須具錄科主及署牒人使者等姓名、急速言上、論以違敕、曾不寬宥、判許之吏、解卻見任、但舊傳爲莊家、劵契明白、不妨國務者、不在此限、是日又敕、院宮王臣家、於諸國部內、本有田地、自立莊家、新占山野、收其地利、因此等事、各求便宜、借民私宅、貯積穀物、遂號莊家、好妨官物、國吏不能制、公事終難濟、今後假稱莊家、爲國致妨者、宜科違敕罪、物皆沒官、其稱使及檢校專當、放縱忤命者、不論

薩贖、決杖六十、但實爲莊家、不妨國務者、不在制限、是僅禁新立莊園而已、其宿弊竟不能剗革、濫造籍班田之政、自此而不行矣、凡莊園錯在諸郡、與鄕村殊其區域、各立名號、請公驗、以相傳領、或侵掠牧地、墾爲莊田、仍稱舊名、故往往竝稱曰莊牧、其領之者、公卿稱曰領家、豪民曰領主、院宮及攝籙等家、處領主上、受其租入者、號曰本家、凡莊園事務、一切爲本家領家所進退、國司不得問之、其管莊務者、初曰莊長、後有總檢校、專當、預、別當等職、槪稱曰莊司、又稱下司、有公文、案主、總追捕使、押領使等職、總稱曰莊官、掌國務者曰國司、皆本家領家所置、或以在廳官吏及郡司等補之、其以郡司者稱大莊司、或有以一人統國中諸莊務者、曰總官、後至有以宣旨補之者、其莊民有寄人、有住人、各占名田、以爲永業、每莊皆有莊家、以行莊務、其賦課之法、雖不可得考、而穀粟布帛綿鹽及漆金馬匹等、各任當土所產、或差發役夫、或課諸料

物、或臨時加徵、蓋皆莊司等所斟酌量定、固非有畫一之制也、租調庸役之法、自是而壞矣、夏四月朔、法皇幸比叡山、設舍利會、十三日、奉幣祈年穀、祈年穀奉幣始此、其奉幣社數、歷朝稍有增加、昌泰康保間、定伊勢、石淸水、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大神、大和、石上、廣瀨、龍田、住吉、丹生、貴布禰、爲十六社、正曆中加梅宮、吉田、廣田、北野、長德二年、增祇園、長曆三年、又加日吉、竟定爲二十二社、又分爲三等、以伊勢、石淸水、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稱上七社、大原野、大神、石上、大和、廣瀨、龍田、住吉、稱中七社、日吉、梅宮、吉田、廣田、祇園、北野、丹生、貴布禰、稱下八社、後因之、故又稱曰二十二社奉幣、六月朔、日有食之、五日、月晝見、十三日祈雨、秋七月二十四日、地震、八月十七日、霖、九月二日、駿河言、富士郡官舍爲群盜所燒、七日、有熊入西京、傷人、

三年癸亥、春正月三日、覲法皇於仁和寺、二月十三日、以當三合

災、奉幣大神宮、十九日、卜定恭子內親王爲齋院、二十五日、太宰權帥菅原道眞薨于貶所、年五十九、道眞歷事五朝、尤爲宇多帝所識拔、宇多帝一歲禁殺生、而次年又有放鷹之遊、道眞從容言於帝曰、今年鳥獸犯何辜乎、帝慙而罷、道眞年五十、門人設宴賀之、有一老父、置賀章及沙金於案上、不顧而去、衆見而怪之、其文曰、傳聞菅家門客共賀知命之年、弟子雖削跡人間、無名世上、而數記淳教之風、多改惷昧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深感彼義、欲罷不能、金以表中誠之不輕、沙以祈上壽之無涯、莫疑其人、可求其志、遠居北闕之以北、遙增南向之和南、後知帝之所設、其被貴重如此、道眞博學敏文詞、最長詩、仁和中遊阿波守平某河西莊、賦二十題、食頃而成、文不加點、又爲官僚時、應令賦二十物、立成、妙極其趣、昌泰中奉敕纂所著詩文、爲十二卷、今所謂文草是也、初道眞爲讚岐守、屋宇壞漏、文集腐爛、或謂道眞曰、加

賀介平有直好寫人詩文、何不問之、道眞乃問之有直、有直錄道眞文數百首贈之、文集復完、於是弁祖淸公父是善集上之、帝賜詩褒賞、有更有菅家勝白樣、從玆抛卻匣塵深之句、且書其卷後曰、平生所愛白氏集、今得菅家集、不復開帙、及在太宰府、輯錄其所著、遺紀長谷雄、菅家後草是也、興福寺僧寬建如唐求法、請齎道眞及紀長谷雄、橘廣相、都良香詩集、小野道風行草書、至彼以廣其傳、許之、道眞及被配、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雖謫居無憀、未嘗忘忠愛之意、一日遇重陽、賦詩曰、去年今夜侍淸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聞者莫不感歎、又有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之句、時人傳誦、以爲勝白居易香爐峰雪撥簾看之句、天曆中、民間建祠于北野、祀道眞之靈、稱天滿天神、爾後無貴賤、崇奉轉盛、朝廷亦以八月四日設祭祀、入二十二社之數、寬弘元年、始行幸北野社、自是歷朝相承、奉幣

不絶、世稱聖廟、郡國往往建社、畫像以祀焉、秋七月七日、祈雨、二十四日、祈晴、二十五日、三品是貞親王薨、九月四日、祈晴、二十日、以甲斐疫、給復一年、冬十二月、以藤原和香子爲女御、定國女也、是歲、唐人景球獻羊及白鵝、

四年甲子、春二月十日、立皇子崇象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源光爲傅、三月二日、盜射殺前安藝守伴忠行、七日、左衞門志高仁捕獲賊首、二十六日、法皇設法會於仁和寺慶圓堂、疾疫流行、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是月、三品兵部卿惟恒親王薨、六月十九日、檢非違使捕獲郡盜、賞賜有差、旱、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月、行幸大井河、十一月六日、有熊入左衞門陣、十二日、地震、十七日、以皇子將順爲親王、十二月十九日、祭雷神於北野、以賽豐稔、

五年乙丑、春正月朔、廢小朝拜、三日、覲法皇於仁和寺、及門下輦自鍵道入、二月二日、夜有怪鳥鳴宮中、十四日、行幸六條院、三月

二十日、御仁壽殿、觀蹴鞠、二十一日、法皇幸藥師寺、設萬燈會、遣藏人頭藤原仲平、奉紺衣一百條、二十七日、觀賭射、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彗星見、十八日、詔大內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前甲斐少目凡河內躬恒、右衞門府生壬生忠岑等、撰古今和歌集、初平城朝有萬葉集、及嵯峨好唐詩、和歌幾廢、帝有志興廢、敕撰之、五月二十八日、放後院馬、六月十五日、以彗星見大赦天下、秋七月十八日、祈雨、二十八日、逮捕博徒、是月、糶穀於木工寮穀倉院、法皇致書辭封戶、九月四日、賀陽院火、是月、法皇幸金峯山、冬十月三日、飛驒言、盜殺守藤原辰忠、十二月二十二日、賜平城及近京諸寺僧年八十已上者綿、是歲、詔左大臣藤原時平等、撰集朝故、曰延喜格、

六年丙寅、春三月朔、地震、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是月、雨雹、大如梅子、五月十六日、帝受史記於式部大輔藤原菅根、秋七月三日、大

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藤原定國薨、十三日、隱岐國司言、是日西南風大作、天健金草神憑人曰、新羅賊將來寇、吾驅攘以大風、忽有帆檣漂蕩而至、果如神敎、八月二十五日、右大臣源光兼右近衞大將、九月二十日、戮鈴鹿山群盜、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法皇幸比叡山、二十六日、寫金字法華經於仁和寺、使五十僧修法華八講、以賀法皇壽四十、十一月七日、覲法皇於朱雀院、是歲、烏啄拔漏刻鐵、鷺集紫宸殿版位、

七年丁卯、春正月三日、覲法皇於仁和寺、二月二十二日、彗星見、夏六月七日、皇太夫人藤原氏薨、秋九月朔、日有食之、是月、行幸大井河、冬十月二日、法皇幸熊野山、二十八日、至自熊野、十一月三日、鑄延喜通寶錢、與寬平大寶錢並行、此時諸國惡僧等、盜鑄紛然、朝廷不能禁、晦、日有食之、是歲、左大臣藤原時平等上延喜格、

八年戊辰、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五日、以皇子將保將明爲親王、五月、渤海入覲使裴璆等朝見、宴之朝集堂、賜物於渤海國王、璆者頲之子也、以菅原淳茂爲掌客使、淳茂道眞之子也、初貞觀中、璆父頲奉使來朝、與道眞倡和、及是淳茂亦與璆倡和、言及先人時事、璆讀感泣、異域之人、兩世邂逅、世以爲奇遇、帝愛璆文藻、特賜御衣、遣參議藤原菅根、就鴻臚館、賜璽書及太政官牒、越前掾都在中與璆交遊、臨別贈詩、璆大稱之、朝議欲詰私交遠人、聞其爲璆所稱、釋而不問、淳茂才藻頗有父風、大江匡房嘗謂儒家不墜家聲者、唯都在中及淳茂等三數人耳、淳茂夙擧秀才、對策及第、爲文章博士、累任式部權大輔、法皇見淳茂詩、嘆曰、恨不使故右相見之、是夏、天下大旱、秋七月三日、祈雨、後屢祈之、九日以炎旱涉旬、令左右京職掩骼埋胔、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七日、參議藤原菅根卒、美姿容、有膽氣、好武藝、膂力過人、博涉經史、

兼通百家、元慶中補文章生、對策及第、卒贈從三位、九日、遣神寶及遷宮使於伊勢豐受宮、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皇法皇新錢各五萬、賜皇太子二萬、親王以下五位以上見直者、班給有差、十二月十一日、奉新錢於諸社、十三日、班給七大寺、二十七日、頒延喜格、是歲不稔、

九年己巳、春正月二十七日、定天下常平倉穀價、升直三錢、行中親王薨、二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地震、是月、糶常平倉穀、春夏之交、疾病盛行、夏四月四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時平薨、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時平與菅原道眞執政、時平嘗視事、意氣甚峻厲、道眞有憂色、有史謂道眞曰、僕有計、今日使公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癖、見之大發笑、不能自已、使道眞代視事、時平有權數、帝患朝臣奢華、禁之不止、時平密奏、故自著美服入朝、帝佯怒、召職事曰、左大臣當躬儉約以率百僚、乃首犯朕禁、時

平爲惶懼者、屏隨身、步歸第、閉門謝客、月餘、時人相戒從儉、時平與道眞並爲左右大臣、道眞被貶、時平薨、時有右流左死之語、時平善和歌、頗好學、薨年三十九、稱本院大臣、

論贊曰、醍醐帝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平密謀、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爲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他日時平陷道眞之術、宜其售也、

五日、隕霜、二十二日、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光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平惟範兼右近衛大將、惟範大納言高棟之子也、五月十九日、洪水、六月五日、大雨涉旬不止、京師垣墻皆倒、十二日、祈晴、春夏疾疫流行、秋七月八日、於東西津平均糶價、八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五日、祈晴、閏月、京師櫻桃李柚柿藤皆華、李柚實、九月十七日、上野言、嘉禾一莖九穗、十八日、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平惟範薨、有文才善詩、法皇敕撰弘仁以後詩、後與左大臣時平撰延

喜格、二十七日、權中納言藤原忠平兼右近衛大將、冬十月二十八日、以桃李秋華、蟄虫冬鳴、修仁王會、十一月二十六日、四品貞元親王薨、是歲、敕太宰府、唐商貨物、例遣使檢進、今停之、宜據藏人所牒、審錄物色品目、遣府官檢進、唐人獻孔雀、

十年庚午、春三月二十三日、廢太后藤原氏薨、夏四月二十二日、大風雨、京師廬舍壞、六月十四日、震亭子院側、一童子震死、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日、以旱赦天下、掩骸埋肉、禁止獵漁、十八日、風雨發屋拔樹、二十二日、遣參議藤原定方、左衛門佐平惟世等於故京、謝佐保南陵佐保東陵災、八月朔、大風、是月、祈雨、九月五日、大極殿鳴、晡至夜半、二十五日、法皇幸比叡山、

十一年辛未、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三日、地震、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法皇召參議藤原仲平、兵部大輔源嗣、右近衛少將藤原兼成、藤原俊蔭、出羽守藤原經邦、兵部少輔良峰遠視、左兵衛

佐藤原伊衡、散位平稀世於亭子院、賜宴、八人以豪飲聞、敕限二十盃、及六七巡、皆大醉、歐吐狼藉、言語錯亂、唯伊衡不及亂、法皇賞以駿馬、然纔能擧十盃耳、一時傳以爲笑、是月、雨水、秋、鷺集大極殿、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皇太子改名保明、以皇子式明有明爲親王、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壬申、春正月三日、覲法皇於仁和寺、十一日、地震、二月二日、覲法皇於仁和寺、十日、中納言紀長谷雄薨、年六十八、文才敏贍、詔敕表牋多出其手、世稱紀納言、又稱紀家、長谷雄能律身、嘗書紳曰、靡恃人之知、勿誇己之賢、須懷誠與慎、以思身之全、嘗與三善清行論文不合、清行罵曰、自古無有無才博士、有之始於汝、長谷雄不與校、其愼如此、及菅原道眞執政、每有文會、必先屬長谷雄起草、嘗侍內宴賦詩、道眞執其手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時諸學士多以議論相凌、任誕矜傲者、菅原道眞嘗寄詩長谷雄、勸

以敦厚化俗、及道眞及島田忠臣等相尋逝、長谷雄歎曰、延喜以後、無復知我者、三月九日、花宴、二十一日、地震、夏四月八日、日薄蝕、閏五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二日、祈雨、三日、慧星見、秋七月四日、祈雨、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十九日、使檢非違使檢京師罹火災者、給米鹽、是歲、下野高座山賊藏宗藏安等、聚結千餘人、剽掠貢調、廷議擇勇將討之、衆咸推鎭守府將軍藤原利仁、利仁者魚名六世孫、鎭守府將軍時長之子也、爲人沈勇多謀畧、矯捷如飛、諳練兵機、有將帥之器、於是命利仁、利仁進至高座山下、時盛夏暑劇、利仁命士卒多作橇、衆不解其意、入夜召一卒問曰、天將雪乎、對曰、否、天晴何得有雪、利仁大怒殺之、少時又召一卒問之如前、卒懼佯答曰、雪降、利仁大悅、既而夜半雪大作、至曉而止、利仁命士卒乘橇進攻之、賊衆飢凍、不能復戰、利仁縱兵奮擊大破之、斬獲居多、由是威武大振、子孫繁衍於加賀、齋藤、富樫、林等

諸族皆其後也、

十三年癸酉、春正月二十八日、以太宰大貳源依不赴任奪官、三月六日、三品貞平親王薨、十二日、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光薨、光爲參議時、嘗著深紅衵子、深紅禁色也、檢非違使小野春風進跪光後、請割其衣、光默然歸家褫去、不復服用、時論韙之、初五條道祖神祠有大柿樹、時人訛傳、有佛現樹上放光、雨寶華、擧都集拜、光聞之謂必妖魅所爲、乃往到樹下、辟人仰視、移時不瞬、佛變爲大鵄而墮、人服其膽識、嘗黨藤原時平、構陷菅原道眞、卽日代道眞爲右大臣、爲時議所貶、至是出獵、馬逸墮塹而薨、夏四月十五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忠平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道明兼右近衛大將、道明相模介保蔭之子也、五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六日、行幸神泉苑、是月、敕諸道得業生課試、以七年已上爲期、是夏天下旱、秋八月朔、大風折木破屋、五日、給遭風者一千

五百餘戶物有差、冬十月八日、以更衣藤原能子爲女御、定方女也、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大風破屋、右馬寮倒、十二月二十三日、小鳥蔽天飛數日、是歲、二十三國風旱雨水、

十四年甲戌、春正月十二日、以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道明爲皇太子傅、二月十五日、帝方勵精求治、以連年水旱不登、詔使公卿大夫及諸國司、進讜議、盡謀謨、式部大輔三善淸行上意見十二條曰、臣伏按舊記、我朝家神明傳統、天險開疆、土壤豪腴、人民庶富、故東平肅愼、北降高麗、西虜新羅、南臣吳會、三韓入朝、百濟內屬、唐國使驛、於焉納賄、天竺沙門、爲之歸化、其所以爾者何也、國俗敦厖、民風忠厚、輕賦稅之科、疎徵發之役、上垂仁而牧下、下盡誠以戴上、一國之政、猶如一身之治、故范子謂之君子之國、唐帝推其倭皇之尊、自後風化漸薄、法令滋彰、賦斂年增、傜役代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欽明天皇之代、佛法初傳本朝、推古

天皇以後、此教盛行、上自群公卿士、下至諸國黎民、無建寺塔者、不齒人數、故傾盡資產、興造浮圖、競捨田園、以爲佛地、多買良人、以爲寺奴、降及天平、彌以尊重、遂傾田園、多建大寺、其堂宇之崇、佛像之大、工巧之妙、莊嚴之奇、有如鬼神之製、似非人力之爲、又令七道諸國、建國分二寺、造作之費、各用其國正稅、於是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至于桓武天皇遷都長岡、制作既畢、更營上都、再造大極殿、新構豐樂院、又其宮殿樓閣、百官曹廳、親王公主之第宅、后妃嬪御之宮館、皆究土木之功、盡賦調庸之用、於是天下之費、五分而三、仁明天皇卽位、尤好奢靡、彫文刻鏤、錦繡綺組、傷農事、害女功者、朝制夕改、日變月悛、後房內寢之飾、飫宴歌樂之儲、麗靡煥爛、冠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斂爲之滋起、於是天下之費、二分而一、貞觀年中、應天門及大極殿、頻有災火、儻依太政大臣昭宣公匪躬之誠、具瞻之力、庶民子來、萬邦翳至、修復此宇、期年

而成、然而天下之費亦失一分之半、然則當今之時、曾非往世十分之一也、臣去寛平五年任備中介、彼國下道郡有邇磨郷、爰見彼國風土記、皇極天皇六年、唐國將軍蘇定方、率新羅軍伐百濟、百濟遣使乞救、天皇行幸筑紫、將出救兵、時天智天皇爲皇太子、攝政從行、路宿下道郷、見一郷戸邑甚盛、天皇下詔試徴此郷軍士、即得勝兵二萬人、天皇大悦、名此邑曰二萬郷、後改曰邇磨、其後天皇崩於筑紫行宮、終不遣此軍、然則二萬兵士、彌可蕃息、而天平神護年中、右大臣吉備朝臣以兼本郡大領、試計此郷戸口、纔有課丁千九百餘人、貞觀初、故民部卿藤原保則朝臣爲彼國介時、見舊記此郷有二萬兵士之文、計大帳之次、閲其課丁、有七十餘人、清行到任、又閲此郷戸口、有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去延喜十一年、彼國介藤原公利任滿歸都、清行問邇磨郷戸口、當今幾行、公利答曰、無有一人、謹計年紀、自皇極天皇六年庚

申、至延喜十一年辛未、纔二百五十年、衰弊之速、亦既如此、以一郷而推之、天下虚耗、指掌可知、方今陛下鍾千年之期運、照萬古之興衰、降惻隱於衆庶、施惠愛於四方、宵起旰食、夜念朝行、遍頒綸綍、廣訪芻蕘、昔者虞舜之居、三年成都、仲尼之政、期月自理、然則民之繁孳、不待五代之後、國之興復、應期浹日之間、不任抃躍、敢陳狂愚、謹錄如左、伏待天裁、其一曰、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無民何據、無食何資、然則安民之道、足食之要、唯在水旱無沴、年穀有登也、故朝家每年於神祇官、立祈年月次之祭、嚴加齋肅、遍禱神祇、乞其豐熟、致其報賽、神祇官每社設幣帛清酒鐵鉾、陳列棚上、或有奉馬者、祝部須潔齋捧持奉進、而皆於上卿前、即以幣絹插著懷中、拔棄鉾柄、唯取其鋒、傾其瓮酒、一擧飲盡、曾無一人全持出神祇官之門者、況其神馬、則市人於郁芳門外、皆買取而去、然則所祭之神、豈有歆饗乎、若不歆饗、何求豐穰、伏望申勅諸

國、差史生以上一人、率祝部、令致祭物於本社、以存如在之禮、又朝家每年修吉祥悔過仁王會、祈禱豐年、消伏疾疫、而今僧徒修之者、多非其人、上自僧綱、下至諸寺、持戒者少、違律者多、如此薫修、豈可感應乎、感應之來、非敢所望、妖咎之至、還亦可懼、伏望依僧濫行有聞者、一切不預請用、又諸國司等、怱忙不遑、國中法務、委附講讀師、而多非持律之人、或有贖勞之輩、況其國分僧、皆是無慚之徒、蓄妻營室、耕田商賈、而今國司依例令致祈念、望其感應、譬猶緣木求魚、向竈採花也、重望諸國講讀師、雖成階業、非精進練行者、不得擬補、又國分僧若有濫穢、而講讀師不糺者、解却講讀師、如此則聖主之祈、感速影響、公田之稅、蓄如京坻、十旬之雨隨節、千箱之詠滿衢、其二曰、先聖明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服澣濯之衣、嘗蔬糲之食、而今澆風漸扇、王化不行、百官庶僚、嬪御媵妾、及權貴子弟、京洛浮食之輩、衣服飲食之奢、賓客饗宴

之費、日以侈靡、無知紀極、今畧擧一端、稍陳事實、貞觀元慶之代、親王公卿、皆以生筑紫絹、爲夏汗衫、喝緋爲表袴、東絁爲襪、染絁爲履裏、而今諸司史生、皆以白縑爲汗衫、白絹爲表袴、白綾爲襪、莵褐爲履裏、其婦女則下至侍婢、裳非齊紈不服、衣非越綾不裁、自餘奢靡、不能具陳、富者誇其逞志、貧者耻其不及、一衣破終身之產、一饌盡數年之資、田畝爲之荒蕪、盜賊由是滋起、如此不禁、恐損聖化、伏望隨入品定衣服之制、命檢非違使糺其僭忒、又王臣至于庶人、追福之制、飭終之資、隨其階品、皆立式法、而比年喪家七七講筵、周忌法會、競傾家產、盛設齋供、一机之饌、堆過方丈、一僧之儲、費累千金、或乞貸他家、或斥賣居宅、孝子遂爲逃債之逋人、幼孤自成流冗之餓莩、夫以蒙顧復撫育之愛者、誰無追遠報恩之志、然而修此功德、宜有程章、豈可必待子孫之破產、以期父祖之得果乎、況此修齋之家、更設吊客之饗、獻酬交錯、宛如祇

宴、初有匍匐之悲、俄成醉酣之興、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豈夫如此乎、但郊畿之內、道場非一、故檢非違使不遑禁止、伏
望申勅公卿大夫百官諸牧、各愼此僭亂、令天下庶民知其節制、
又維摩最勝竪義僧等、皆貧道修學之輩也、一鉢之外、亦無他資、
而比年盛儲僧綱幷聽衆之齋供、非唯積饌成山、猶亦旨酒如淮、
已乖佛律、亦害聖化、伏望申戒僧綱、早立此禁、上不率正、下自差
忒、若卿相守法、僧統隨制、則源澄而流自淸、表正而影必直、其三
曰、公家所以班口分田者、爲收調庸擧正稅也、而今已奸其田、終
闕厥貢、牧宰空懷無用之田籍、豪富彌收幷兼之地利、非唯公損
之深、亦成吏治之妨、今須令諸國閲實見口、班給其口分田、其遺
田者、國司收爲公田、任以沽却、若納地子、以充無身之民調庸租
稅也、猶所遺之稻、委納不動、今略計其應輸之數、三倍於百姓所
進之調庸、爲公有利、爲民無煩、此皆國宰專行、應無殊妨、然而事

乖舊例、恐有民愁、伏望申勅諸國、試令施行、其四曰、治國之道、賢
能爲源、得賢之方、學校爲本、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敎德義習經
藝而叙彝倫、朝家之立大學、始於大寶、至于天平、右大臣吉備朝
臣、恢弘道藝、親自傳授、卽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
音韻籀篆等六道、其後代代下勅給越前國加賀郡沒官田百餘
町、山城國久世郡公田三十餘町、河內國茨田澁川兩郡田五十
五町、以充生徒食料、號曰勸學田、又每日給大炊寮百度飯一石
五斗、以補照讀之勞、又勅、令常陸國每年擧稻九萬四千束、丹後
國稻八百束、以其利稻充學生料、而年代漸久、事皆睽違、承和年
中、返給加賀郡勸學田於伴善男、又勅、分久世郡田爲四分、其三
分給典藥左右馬三寮、纔留其一分、充學生料、河內兩郡遭水成
河、常陸丹後出擧稻本稻皆失、無有利稻、當今所遺者、唯大炊寮
飯料米六斗、久世郡遺田七町而已、以此充數百生徒、雖作薄粥、

猶亦不周、後進者以爲大學是坎壈之府、凍餒之鄕、遂至父母相
戒勿令子孫齒學館、由是南北講堂、鞠爲茂草、東西曹局、闃而無
人、於是博士等每至貢擧之時、唯以歷名薦士、曾不問才之高下、
人之勞逸、請託由是間起、濫吹爲之繁生、潤襤門之餘唾者、生羽
翼而入靑雲、踏闕里之遺蹤者、詠子衿而辭黌舍、如此陵遲、無由
興復、先王庠序、遂成丘墟、華人之道、以食爲本、望請遍以諸國田
租穀、代常陸丹後出擧利稻、以充學生等食、加賀郡田依舊爲勸
學田、又式云、學生不住寮家者、不得薦擧者、比年雖有此式、不能
施行者、依學生之無食也、今須嚴敕博士及寮頭等諸道學生、雖
有才藝、不直寮家者、不得貢擧、如此則挑兮之徒、歸我國冑、皇矣
之士、列彼周行、其五曰、朝家五節舞妓、大嘗會時五人、卽預叙位、
新嘗會四人、無預叙位之例、由是至大嘗會時、權貴之家競進其
女、尋常之年、人皆辭遁、伏案故實、弘仁承和二代、尤好內寵、故遍

令諸家擇進此妓、以爲選納之便、方今聖朝修其帷薄、立其防閑、
此等妓女、舞了歸家、無預燕寢、然則此妓數人、遂有何用、伏望擇
良家女子未嫁者二人、置爲五節妓、其時服月料稍令饒給、節日
衣裝亦賜公物、若貞節不嫁經十年者、卽預女叙、聽令出嫁、願留
侍者、預之於藏人之列、其六曰、伏案職員令、判事六人、皆掌決斷
人罪、近古以來、大判事一員、常用律學之人、其外五人、未必任明
法之輩、寬平四年詔省四人、唯置大小判事各一人、然猶大判事
獨用法家、小判事亦非其人、今案詔旨、竊有疑惑、何者聖主之政、
刑法爲大、昔皐陶以大賢爲理官、帝舜猶誡云、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光武以明察詳刑獄、桓譚亦奏云、法吏愛憎、刑開二門、然則疑
獄之斷、古今所難、而今總萬民之死生、繫之於一人之脣吻、括五
刑之輕重、決之於獨見之識、書已乖閲實之理、恐貽濫罰之科、近
曾安藝守高橋良成之罪、大判事惟宗善經處之遠流、以禦魑魅、

奏下已畢、官符亦下、儻依刑部大錄粟田豐門之駁議、良成之身、幸蒙赦免、朽骨再肉、遊魂更歸、然則法律出入、難可取信、天下喁喁、莫不危懼、伏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補任之、使之俱議科文、詳定條章、各慥其意、然後奏聞、如此則怨獄永絕、罪人自甘、不待扶南之鰐魚、登用堯時之獬豸、其七曰、請案式條、二月八月、給百官春夏秋冬季祿、而比年官庫乏物、不得遍賜、公卿及出納諸司、每年充給、自餘庶官、則五六年內、難給一季料、伏案事意、上下分階、故祿之多少各異、閒忙殊務、故物之精麤不同、至于頒賜、宜無差別、豈可俱勤王事、別置偏照之官、同列周行、成此裸國之俗乎、伏望計物多少、公卿百官、一日遍給、一如式文、若官庫無物、同亦不賜、無有偏頗、如此則鳲鳩在桑、均哺飡於七子、單醪投流、期酣醉於三軍、其八曰、牧宰者、分萬乘之憂、受一方之寄、總六條之紀綱、爲兆民之領袖、故漢宣帝云、與朕共理者、其唯良

二千石乎、必須擇用其才、尊崇其職、重官威而厭民心、捨小瑕而責大成、而比年任用之吏、或結私怨以誣告官長、所部之民、或矯公事以怨訴國宰、朝廷收其告狀、發遣使人、未問事之虛實、不辨理之是非、偏依使式、每事準擬、斂其印鎰、嚴其禁錮、卽以官長之貴、與小民賤民比肩連口、受其推鞫、辭對之間、纖芥有違、則立加縲紲、便塡牢狴、告訴之旨、雖事皆不實、而威權已廢、政令不行、傷化之源、無甚於此、前年阿波守橘秘樹、肅淸所部、底愼貢、勤王之誠、當時第一、必須殊加獎擢、以勵循良、而依小民之誣告、降朝使之廉問、雖事皆虛詐、告人逃亡、已而秘樹之身、亦爲廢人、如此則知恥之士、誰冀爲吏乎、方今時代澆季、公事難濟、故國宰之治、不能事事拘牽正法、故或有枉尺而直尋者、或有失始而全終者、昔者龔遂爲渤海守、奏曰、請敕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令得便宜從事、又本朝格云、國宰反經制宜、動不爲已者、將從寬恕、無拘

文法者、伏望此等告言訴訟、除謀反大逆之外、一切停止朝使、專付新司、若實有犯過者、具載不與解由狀、勘判之後、卽下刑官、論其罪科、其九曰、請檢案內三宮舍人、諸親王帳內資人、諸大夫命婦位分資人、諸司勘籍人、諸衞府舍人、式兵二省載季符者、一年四季之內、稍及三千人、略計當今課丁、除五畿內陸奧出羽及太宰九國之外、不滿三十萬人、就中大半是無有身、然則見課丁纔有十餘萬人、今十餘萬人中、每年除三千人之課役、傍薄而論之未盈四十年、天下之人、皆可爲不課之民、然則國宰令何人備進調庸乎、由是國宰奉行蠲符、卽除富豪見丁之課役、更以無實課丁、括出計帳、故例進調庸、自然無可徵之門、然則調庸難備、曾非國宰之怠也、都是蠲符猥濫之所致也、而今依此怠、遂爲未得解由、豈不悲乎、伏望隨國大小、每年立其定數、大國一年十人、上國七人、中國五人、小國二人、以載蠲符、此外不得加增一人、其十曰、

諸國檢非違使、掌糺境內之奸濫、禁民間之凶邪、然則國宰之爪牙、兆庶之銜策也、必須明習法律、兼詳決斷、而今任此職者、皆是當國百姓納贖勞料者也、徒費公俸、不堪差役、空帶其名、曾非其器、亦猶如畫餅不可食、木吏不能言也、伏望監試明法學生、充任此職、其試法一如明經國學之試、國中追捕及斷罪、一向委此檢非違使、猶如京下有判事及檢非違使也、又緣邊諸國各置弩師者、爲防外寇也、臣伏見本朝戎器、强弩爲神、其爲用也、短於逐擊、長於守禦、古語相傳云、此器神功皇后奇巧妙思、別所製作也、故唐國雖有弩名、曾不如此器之勁利也、陸奧出羽兩國、動有蝦夷之亂、太宰管內九國、常有新羅之警、自餘北陸山陰南海三道、濱海之國、亦皆可備隣寇者也、而今弩師皆充年給、許令斥賣、唯論價直之高下、不問才伎之長短、故所充任者、未知軍器之有弩、況曉機弦之所用乎、若有隣寇挑死者、空懷此器、孰人施用乎、伏望

令六衛府宿衛等、練習弩射之術、試其才伎、隨其功勞、充任弩師、然則人才適名、城戍易守、其十一日、伏見去延喜元年官符、已禁權貴之規錮山川、勢家之侵奪田地、芟州郡之枳棘、除兆庶之蝥賊、吏治易施、民居得安、但猶凶暴邪惡者、惡僧與宿衛也、伏以諸寺年分及臨時得度者、一年之內、或及二三百人、半分以上皆是邪濫之輩、又諸國百姓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猥著法服、天下之人民、三分之二、皆是禿首者也、此皆家蓄妻子、口啖腥膻、形似沙門、心如屠兒、況其甚者、聚爲群盜、竊鑄錢貨、不畏天刑、不顧佛律、若國司依法勘糺、則霧合雲集、競爲暴逆、前年攻圍安藝守藤原時善、劫略紀伊守橘公廉者、皆是濫惡之僧爲其魁帥也、縱使官符遲發、朝使緩行、則時善公廉皆爲魚肉也、若無禁懲之制、恐乖防衛之方、伏望諸僧徒有凶濫者、登時追捕、令返進度緣戒牒、即著俗服、返附本役、又私度沙彌、爲其凶黨者、即著鉗鈦驅役

其身、又六衛府舍人、皆須每月結番、曉夕警備、而今散落諸國、或在千里卸驛之外、百日行程之境、登得門籍編名、宿衛分番乎、此皆部內強豪、民間凶暴者也、國司依法勘糺其事、則駿奔入洛、即納錢貨買爲宿衛、或帥徒黨、而劫圍國府、或奪老拏以凌辱官長、凡厥蠹害、非唯疥癬、夫以選置衛卒、爲備警急、而今遠在甸服、不居京畿、若有急者、奔赴無及、然則徒爲諸國之豺狼、曾非六軍之貔虎、望請諸衛府舍人、充補之後、不得歸住本國、若有寧歸者、各限假日、取本府牒、附送國衙、不得限外留連、若猶懈緩不還者、國宰且解其職、且錄事狀、牒送本府、如此則猨臂比肩於門欄、狗吠休警於州壤、其十二日、臣伏見山陽西海南海三道、舟船海行之程、自檉生泊至韓泊、一日行、自韓泊至魚住泊、一日行、自魚住泊至大輪田泊、一日行、自大輪田泊至河尻、一日行、此皆行基菩薩計程所建置也、而今公家唯修造輪田泊、長廢魚住泊、由是公私

舟船、一日一夜之內兼行、自韓泊指輪田泊、至于冬月風急、暗夜星稀、不知舳艫之前後、無辨濱岸之遠近、落帆棄檝、居然漂沒、由是每年舟之蕩覆者、漸過百艘、人之沒死者、非唯千人、昔夏禹之仁、罪人猶泣、況此等百姓、皆赴王役乎、伏惟聖念必應降哀矜者也、臣伏勘舊議、此泊天平年中所建立也、其後至于延曆之末、五十餘年、人得其便、弘仁之代、風浪侵齧、石頹沙漂、天長中右大臣清原眞人奏議起請、遂以修復、承和之末、復已毀壞、至于貞觀初、東大寺僧賢和、修菩薩行、起利他心、負石荷鍤、盡力底功、單獨之誠、雖未畢其業、年紀之間、莫不蒙其利、賢和入滅、稍及三十年、人民漂沒、不可勝計、官物損失、亦累巨萬、伏望差諸司判官幹了有巧思者、令修造件泊、其料物充給播磨備前兩國正稅、冀早降聖朝援手之仁、令脫天民爲魚之歎、凡厥便宜、具載去延喜元年所獻意見之中、不更重陳、

論贊曰、三善清行醇文奧學、貫穿古今、其議革命改元、如高堂隆之援引古義、上意見封事、如賈誼陸贄之指陳時事、深謀遠慮、皆當世之要務、綱擧目張、細大不遺、凡風俗之醇漓、民戶之息耗、國學之興衰、戎備之弛張、刑獄之濫當、宿衛之虛實、沿革之利害、防守之廢置、國史所不載者、皆於此疏見之、而其言鑿鑿有據、較於月露風雲之徒、相去不啻倍蓰、國家策士、於此爲得焉、使其能講誠意正心之學、而以道德爲經濟、則延喜之治、不但如是、而一變至于道、亦可庶幾焉、

藏井臧曰、淸行所奏、皆頁深切矣、而於奢侈刑窻二者、則從之與否、今不得知也、至於加學生之食料、禁僧徒之濫惡、則不見聽明矣、何以知之、學校之廢、僧兵之亂、皆此後滋甚焉、且緇侶廢已業、專力兵術、怒則逼於禁闕、抗於武門、悖逆爭鬪、靡所不至、至使承保帝曰朕之不能制者、鴨水之漲、山僧之暴耳、南都

北嶺、三井根來、乃其巢臼也、若早圖而壞其巢臼、斂其兵器、敎之導之、以還良民、何以貽禍於後世、惜哉、封事之不見取也、

賴襃曰、清行此時年已七十矣、而位不過四位、官不過儒門常格、既而纔得參議、未幾而沒、嗚呼此人也、而不知用、則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無實者邪、向使寬平不早去位、與菅公幷用焉、以盡其才、則可以收興復之實效矣、吾不獨爲此人惜、爲王家惜也、

青山延于曰、弘仁以來、名公鉅卿上疏言時務者、不知凡幾、然剴切痛快、未有若清行封事者、眞可謂經世有用之才矣、使帝盡用其言、延喜之治、豈特止此哉、夫以清行之才、遇帝不爲不遇、而獨不得盡其蘊、況叔世之士事庸主、而欲展其才用、不亦難乎、

山縣禎曰、自藤氏專權、搢紳貴門地、菅公超遷、既爲藤氏所忌、

不能終其大用焉、自此之後、公卿世官、雖有俊才異能之士、不得復超遷、清行之不能用於時、蓋亦爲此故也、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二日、東京火、延燒六百餘家、三日、給罹災者米鹽、十五日、雨、祈、六月朔、禁衣服奢靡、十五日、洪水、秋八月二十五日、以大納言藤原忠平爲右大臣、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五日、以皇子時明長明爲親王、

十五年乙亥、春二月十日、信濃言、盜殺上野介藤原厚載、三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五日、武藏言、獲殺厚載者三人、夏四月、京師諸國疫、五月六日、淑景舍無故而倒、一兒壓死、二十八日、以旱免囚、秋七月五日、日無光、十三日、出羽言、雨灰、積二寸許、殺桑、十九日、卜定宣子內親王爲齋院、八月、京師木華、天下疫痢、九月朔、日有食之、疱瘡流行、冬十月十一日、帝患疱瘡、二十六日、以疾疫大赦天下、免延喜十年以前調庸未進、減今年徭半、

十六年丙子、春三月三日、以賀法皇、給高年飢病者米、七日、朝朱雀院、賀法皇壽五十、十九日、覲法皇於亭子院、夏五月三日、雨雹、七日、四品中務卿貞純親王薨、清和第六皇子也、初貞純以源能有之女爲妻、以故能有授所傳弓馬秘奧、是以貞純通達武藝、後世源氏之武藝勝諸氏者、皆出於貞純、世爲將帥者、本於此、稱桃園親王、二十二日、烈風雨雹、遣諸衞官人、檢遭風者給物、六月二十九日、地震、祈雨、秋八月十二日、配流下野人藤原秀鄕藤原兼有等十八人、秀鄕魚名後、下野權大掾村雄之子也、稱田原藤太、驍勇有籌略、九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行幸朱雀院、試學生、冬十月二十二日、皇太子加元服於紫宸殿、賜天下爲父後者六位以下爵一級、及高年物、免延喜十五年以前逋租、十二月八日、先是出雲流人上毛野良友等七人逃亡、是日、令京畿七道搜捕之、

十七年丁丑、春正月二十四日、覲法皇於亭子院、三月朔、日有食

之、十六日、覲法皇於六條院、二十三日、雨雹、疫疾流行、秋七月十二日、祈雨、九月朔、日有食之、是月、行幸朱雀院、召文人賦詩、是秋旱饑、群盜充斥、冬閏十月五日、菊宴、十九日、行幸北野、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十七日、以日南至、詔赦天下、敍爵賜物有差、十二月朔、東大寺講堂火、四日、法皇幸東大寺、修諷誦、自此而滋矣、五日、遣使東大寺、施綿一千屯、自九月不雨、京師井涸、十九日、上皇許民庶汲冷泉院池水、二十日、冷泉院水竭、勅汲神泉苑池水、二十六日、井泉盡涸、京畿屢火、二十七日、雨、是歲、東宮學士大藏善行年八十六、以漢書授太子、每朝侍講、無有休暇、世人歎異、謂之地仙、

十八年戊寅、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月二十六日、覲法皇於六條院、三月十九日、禁服深紅色、夏六月二十四日、震東寺金堂災、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十六日、大風雨、折木發屋、十七日、淀河大溢、人

畜多漂沒、冬十月朔、彗星見、八日、觀法皇於朱雀院、十九日、行幸北野、皇太子從焉、是月、太宰府奏、壹岐島言、彗星見西南、長比賣住吉二社鳴動、高御祖神社鳴、有光焰飛東方、十二月六日、參議式部大輔三善清行卒、年七十二、淡路守氏吉之子也、受業巨勢文雄、博涉經史、旁搜百家、明法律、精算術、洽聞强記、爲一時宗師、嘗作詰眼文、以寓其志、所著有善家集、五條堀河有凶宅、人不敢居、清行買而居之、親戚皆止之、清行不聽、妖竟熄、

十九年己卯、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復小朝拜、夏五月二十三日、武藏驛言、前權介源任燒府舍、掠官物、謀襲守高向利春、六月十七日、祈雨、後屢祈之、二十九日、奉幣山科山陵、謝伐木、秋七月五日、日赤黑無光、十六日、交易唐物使當麻有業獻孔雀、八月十三日、大納言藤原道明罷右近衞大將、二十七日近衞以東二條以北井澗、九月十三日、中納言藤原定方兼右近衞大將、高藤之子也、

是夜宴清涼殿、會月色清朗、法皇悅曰、明月無雙、後世遂以十三夜賞月、十一月十八日、若狹國司言、渤海使裴璆來、二十五日、敕安置越前、是歲、三十五國稼穀不稔、

二十年庚辰、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十一日、渤海使裴璆來朝、裴璆前入覲、授從三位、至是進授正三位、大江朝綱爲掌客使、及還、爲序贈之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璆大歎賞、後本朝人至渤海、彼國人問曰、江公旣爲相乎、答曰、未也、曰、上邦何不重才乎、其播譽異域如此、六月十七日、大納言兼皇太子傅藤原道明薨、春夏風水咳疫、秋七月、旱、十四日、祈雨、十九日、又祈、八月二十日、祈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賜皇子高明兼明姓源朝臣、是歲、諸國不稔、

二十一年辛巳、春二月二十五日、卜定韶子內親王爲齋院、三月十三日、以大納言藤原清貫爲皇太子傅、保則之子也、夏六月、帝

親書敵國降伏四字、納筑前箱崎宮、冬十月十八日、觀舞樂於清涼殿、笛師和邇部道麻呂作新曲獻之、名曰延喜樂、十一月四日、崇福寺火、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九日、行幸北野、十七日、以皇弟雅明爲親王、是歲、頒補修交替式、

二十二年壬午、春正月二十五日、行幸河原院、二月八日、四品貞賴親王薨、夏五月、京師疫癘流行、秋七月十四日、祈雨、八月三日、又祈、冬十月二十一日、置諸國不堪佃風水使、十一月二十二日、是忠親王薨、是歲、不稔、齋宮寮火、新羅人甄萱遣使貢方物、以非其藩主所貢、敕却之、

延長元年癸未、春正月、諸國咳疫、三月二十一日、以皇太子疾大赦、是夜薨、謚文獻彥命、宮中有怪、京師訛言、上下驚騷、延僧禳除、夏四月、鳥巢於宮廳、二十日、詔復故太宰權帥菅原道眞本官、贈正二位、左遷宣旨及外記文書、凡關道眞事者、皆焚之、謫道眞以

來、歲比不稔、京師屢災、又多旱疫、藤原菅根藤原時平相踵而逝、太子亦暴薨、太子母時平女也、世以爲其祟、故有是命、

山縣禎曰、世人憫菅公之無罪、而惡時平菅根等之讒構也、於是謗讟怪說、紛紛乎興、一時浮說、固不足信、然亦可以見公之德業能服人心之一端矣、

二十六日、立女御藤原穩子爲皇后、故太子之母也、二十九日、立皇孫慶賴王爲皇太子、故太子之子也、以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藤原定方爲傅、閏月十一日、改元、赦、五月十七日、太白晝見、二十二日、有白蟲群飛蔽空、自三條及六條、秋八月、霖、九月、疫疾流行、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二年甲申、春正月二十二日、以右大臣藤原忠平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定方爲右大臣、二十五日、法皇賀帝壽四十、二十六日、覲法皇于中六條院、三月十一日、又朝中六條院、夏五月七日、雨水、

六月十九日、二品式部卿貞保親王薨、清和之皇子也、尤長音律、著南竹譜、世稱管絃仙、貞保嘗遊桂川山莊、夜奏五常樂、燈下恍惚見衣冠人、謂曰、吾是唐家廉承武也、凡奏五常樂、急遽一百回必來、忽然不見、秋七月朔、祈雨、冬十月十七日、白虹亘天、二十一日、行幸朱雀院、觀競馬、御舟張樂、十二月十七日、地震、

三年乙酉、春正月三日、覲法皇於仁和寺、十四日、以大雪祁寒、給仁和寺僧俗綿一千屯、夏五月二十五日、祈雨、後屢祈之、六月七日、帝患瘧、不日而瘳、十三日、患痢、十八日、皇太子薨、秋七月十九日、引神泉苑池水、溉京南田、冬十月三日、雷、二十一日、立皇子寛明親王、爲皇太子、故太子保明同母弟也、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忠平、爲傅、十一月十四日、官符天下諸國司、進風土記、是歲、不稔、

四年丙戌、春正月朔、地震、夏四月十九日、地震、秋七月十九日、大

風、是月、大和長谷山崩、冬十月九日、申嚴深紅色之禁、十九日、帝從法皇、行幸大井河、皇弟雅明親王舞萬歲樂、年僅七歲、美姿儀、節奏和諧、帝感賞、脫半臂賜之、敕聽帶劒、十一月六日、獵于北野、遂如船岡、二十一日、以皇子成明、爲親王、十二月五日、定諸國上損戶法、十七日、殿前櫻華、召文人開花宴、十九日、賀法皇壽六十、二十八日、慶醍醐寺新堂佛像、二品兵部卿敦固親王薨、是歲、契丹阿保機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扶餘城、爲東丹府、

五年丁亥、春二月十四日、覲法皇於中六條院、夏四月十日、召王卿於清涼殿、覽小弓賭射、二十三日、北山野穀旅生、人競採之、六月、旱、秋八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三日、以皇弟行明、爲親王、九月十日、齊世親王薨、初右大臣道眞貶也、事連齊世、入仁和寺爲僧、改名眞寂、二十日、時明親王薨、二十四日、三品兵部卿克明親王薨、冬十月十二日、有狐矢南殿御帷內、十三日、清涼殿御座邊有蛇、

二十六日、慶崇福寺彌勒像、準御齋會、十二月二十六日、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上延喜式、先是詔藤原時平、藤原定國等撰格式、未成而時平等薨、其後詔忠平等編集之、至是成、

六年戊子、春正月朔、暴風壞承明門東扉、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八日、地震、十三日、檀林寺火、夏四月十七日、地震、二十八日、覲法皇於中六條院、五月晦、震會昌門樓、自四月至是月、疾疫流行、六月朔、地震、二十一日、使少內記小野道風書漢以來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秋七月十一日、震西大寺塔災、十二日、大和長谷川溢、民家多壞、八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一日、法皇敕諸國、勸督東大寺封戶進貢、以備修造之用、旱、閏八月十七日、法皇幸石山寺、二十八日、賜天下僧滿位以上、及住位十三年者位各一階、冬十月二十一日、覲法皇於朱雀院、十二月五日、獵于大原野、

七年己丑、春三月、京畿諸國疫癘流行、民庶多死、二十三日、召延

曆寺座主尊意、修不動法、以禳疫氣、賜度者三十二人、夏四月二十一日、四品貞辰親王薨、二十五日、夜有鬼物見常寧殿、五月十七日、新羅全州酋甄萱遣使請歸化、却之、秋七月八日、祈雨、二十六日、大風雨、鴨川決、東京廬舍多壞、山崎橋斷、諸國人畜多死、穀稼傷損、八月朔、發正稅稻一萬束、賑山城遭水者、霖、五日、祈晴、十日、詔賑恤被水害者、甚者免今年調徭、敕公卿上意見、十五日、京師雨水、損穀稼、人多溺死、二十九日、祈晴、冬十月二十三日、雅明親王薨、二十九日、以明年當三合災、奉幣天下神社、讀經佛寺、是時天下通有五百九十郡、以一郡千戶例之、則大約總數五十九萬戶云、

八年庚寅、春二月六日、賑左右京疾病窮困者米穀、設飯道路、以救饑者、十四日、敕檢非違使及左右京、安置疫饑者於施藥悲田兩院曲殿、又在便宜所者、給大藏幣幔掃部故筵及米鹽、二十四

日、以去年風水今春疫癘、大赦天下、二十八日、兵庫自鳴、二品式部卿敦慶親王薨、夏四月朔、渤海使裴璆等九十三人至丹後竹野郡、即發存問使、裴璆稱東丹國使、存問使問其所以、璆等答曰、璆等本渤海人、今降爲東丹之臣、其語多稱契丹之罪惡、存問使具狀奏、敕曰、東丹國失禮義、且使者無人臣之節、謬奉臣下使入上國、宜重詰責、以懲將來、裴璆因奉謝狀、即釋放還、此後朝貢遂絕、十五日、三品貞固親王薨、是月、客星出、至七月乃滅、六月十二日、有虹見於紫宸殿東南隅、及太政官東廳西南隅、十四日、占鶯集大極殿梁上、旱、二十六日、京南民請決神泉苑池溉田、許之、是日烈風雷雨、震清凉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帝惶怖不豫、召僧尊意等五人、修不動降三世軍陀利大威德金剛夜叉法、謂之五壇法、賜度一千人、帝竟不瘳、春夏疾疫流行、秋七月二日、徙御常寧殿、五日、無雲而雷、八日、月晝見、二十日、風雨、

龍尾道欄倒、二十一日、造白檀五大尊像於延曆寺、八月十二日、占鳩集辨官西戶梁上、九月七日、大漸、左大臣藤原忠平、右大臣藤原定方宿衞禁中、十六日、占烏拔漏刻籌、二十二日、帝讓位於皇太子、帝臨御日久、勵精圖治、哀矜百姓、寒夜親脫御衣、以體凍餒之苦、延喜中、嘗夜適聞哭聲、令藏人覓之、藏人還報曰、九條堀川民家有婦人號哭、帝曰、捕其婦來、藏人往問其婦、婦曰、吾夫爲盜爲殺、號哭益甚、藏人不敢違詔、捕之而至、帝曰、彼哭聲非眞、得無奸詐乎、令檢非違使考問、果與惡少謀殺其夫者也、乃遣人捕惡少、皆下獄、聞者驚服、每群臣奏對、必和顏接之、嘗曰、威嚴外見、難爲盡言、朕每待人、必假辭色、庶導忠讜、以求啓沃、是時國家無事、民庶安堵、世以比仁德帝、後世言治者、必稱延喜云、

論贊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胄、建無極之基、賢君艮主、踵武而興、特擧延喜之治、爲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

夜脫御衣之爲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爲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已咨詢、容納讜言、制作禮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青山延于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壅蔽、蓋人君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所視不過垣墻、而所與居者、非婦人女子、則奄竪頑童而已、而左右前後、亦莫非佞諛之徒、人君日與之共居、狃逢迎承順、而不聞君子之讜言、適聽逆耳之言、艴然以怒、不以爲狂、則以爲愚、故下有姦臣而弗知、百姓怨嗟而弗聞、老臣專政、胥吏弄權威福之柄、下移而弗悟、釀亂胎禍、而恬然以爲天下乂安、萬世無虞、而不知危亡之釁、已逼旦夕、此古今壅蔽之常患也、賢君知其然、故親忠直、而遠佞諛、開言路、而決壅蔽、所與居者、莫非謇諤匡弼之臣、聽以天下之耳、視以天下之目、故能持盈而不溢、居高而不危、此其所以長保富貴、而社稷鞏固無土崩

之患也、帝初雖聽讒邪之言而逐忠臣、後深自懲艾、開言路、進忠直、虛已受諫、謇諤之言、惟恐不聞、此延喜之治、所以爲後世之稱首也、後之人君、苟以帝爲師、安有壅蔽之患哉、

山縣禎曰、古之言治者、必稱貞觀延喜、當是時、文華有餘、而仁慈之澤厚矣、此其所以稱盛治也、雖然剛武不足、而乾德有闕、紀綱漸弛、而威福下移、此其所以朝廷漸趨衰亂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朱雀天皇

朱雀天皇、諱寬明、醍醐帝第十一子也、母皇后藤原穩子、太政大臣基經女也、延長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生、十一月、爲親王、三年十月、立爲皇太子、帝生薄弱、常在深室、三歲罕見天日、世以爲菅氏祟、八年二月、始讀書、九月二十二日、皇太子受禪於宣耀殿、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忠平攝政、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定方、如故、尊醍醐帝曰太上天皇、基經薨後、不置攝政關白者四十年、至是以帝幼冲復置焉、二十六日、朝麗景殿、問上皇疾、二十七日、上皇欲遷朱雀院、疾篤不果、遷右近衛府曹司、二十八日、法皇幸曹司視疾、二十九日、大赦天下、以皇弟章明爲親王、是日、上

皇薙髮、號寶金剛、崩于右近衛府、年四十六、遺詔不奉諡、葬事從儉約、稱醍醐天皇、又稱小野帝、置國忌齋於西寺、冬十月十日、葬醍醐天皇于宇治郡山階、稱後山階陵、十一月五日、中六條院火、二十一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八歲、十二月九日、廢文德天皇國忌、置醍醐天皇國忌、十七日、攝政忠平罷左近衛大將、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定方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仲平兼右近衛大將、

承平元年辛卯、春正月十二日、地震、二十八日、雷、二月八日、以京師多盜、命近衛衛門檢非違使、每夜巡捕、十三日、雨雹風雷震修明門陣座、三月二日、地震、二十四日、奉幣伊勢以下六社、告卽位、夏四月二十六日、改元、閏五月三日、地震、霖、十一日、糶常平所穀、六月四日、有虹見承明門、八日、雨雪、二十三日、虹見承明門太政官廳、二十八日、中務省有入馬聲、鬼物見弘徽殿、秋七月二日、法

皇不豫、三日、占鷲集太宰府警固所、十九日、法皇崩于仁和寺、年六十五、遺詔以席裹棺、以葛約之、停任葬司造山陵、置國忌列荷前、及諸司諸國擧哀素服、稱宇多院、又稱亭子院、天子稱院、省尊號、自此始、帝敦尙佛法、親臣橘良利者亦披剃號寬蓮、法皇屢幸比叡石山、每遊幸、不欲入知之、常屛去從衞、惟寬蓮一人得從焉、帝或命近臣、扈從法皇、輙避而潛出、法皇嘗曰、自幼不食生鮮、歸心釋門、八九歲登比叡山、愛慕僧儀、自此常遊諸寺、十七歲請出家於母后、母后曰、善、然暫更事、然後爲之、猶未晩也、經三四月復請、猶不肯許、後四月先帝登極、終不果、又曰、童稚之日、作念不傷生類、卽位來雖愛鷹鷂、不敢食獲、惟助幽閒靜而惟之、此亦煩惱、嘗營室於仁和寺、世稱御室、法皇師僧益信、灌頂於東寺、旣而傳法仁和寺、所謂廣澤小野二派、皆推法皇爲宗祖焉、九月五日、火葬宇多天皇于大內山、九日、以醍醐天皇忌月、廢重陽節、冬十一

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尊醍醐皇后爲皇太后、十二月十日、官符天下、催勸農桑、墾開不堪佃田、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視朝、卜定雅子內親王爲齋宮、婉子內親王爲齋院、是歲、竹枯、

二年壬辰、春正月二十五日、地震、二十九日、有鹿入承明門、二十一日、地震、疫癘流行、夏四月朔、地震、十二日、遣使京中、賑給病民、五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五日、卜牛入官廳、鼠嚙官印色、六月三日、有狐升待從所納言座、十六日、祈雨、二十六日、地震、秋七月十九日、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八月四日、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定方薨、十三日、虹見日華門官廳、二十五日、兵庫倉町間倉無故而倒、晦、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仲平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保忠兼右近衛大將、保忠時平之子也、九月二十日、常陸太守貞眞親王薨、二十二日、發大神寶使、冬十月二十五日、御禊、十一月十三日、大嘗、十二月十九日、詔、再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

三年癸巳、春正月二十三日、以京師多盜、敕諸衞結番、每夜巡察、二月十三日、以大納言藤原仲平爲右大臣、時平仲平忠平相繼居顯職、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十六日、御朱雀院、試侍臣步射、十八日、中納言藤原兼輔薨、善和歌、夏六月三日、諸陵寮火、二十五日、八十島祭、秋七月十一日、先是有犬矢紫宸殿版位、其占兵革、是日官符東海山陽二道及丹波太宰府、禱神社、警兵備、十三日、颶風發屋、其占西北西南兵起、又符山陰山陽太宰府、警兵備、是月、以紫宸殿數有怪、觀相撲於仁壽殿、冬十二月十六日、遣侍臣十餘人於大原野放鷹、獵裝窮極華麗、南海道海賊起、十七日、遣警固使於諸國、僧某爲豐後講師、任終還京、舟中多載財貨、從者皆憂海賊、僧笑曰、孰敢掠吾財者、已而賊船來逼、僧紿曰、我伊佐平入道也、嘗在東國、屢經戰陣、今老矣、餘生不足惜、卿等欲獲吾財、先斬吾頭、賊聞之駭懼、皆廻船逃去、伊佐蓋以勇聞者也、

四年甲午、春正月十五日、天有聲如雷、二月五日、烏巢官廳梁上、三月二十六日、賀皇太后五十算於常寧殿、夏四月二十三日、奉幣諸社、祈平海賊、五月朔、宣左京職、勸課栽桑養蠶、九日、遣使奉幣山陽南海二道諸社、祈平賊、二十七日、有虹見紫宸殿東南、地震、秋七月二十六日、遣兵庫允在原相安、追逋海賊、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十日、以法性寺爲定額寺、置年分度者、始行灌頂法、藤原氏自忠平建法性寺、一門最重斯寺、凡其大臣之薨、與其所出后妃大喪、皆行法會於此、慶筵佛事八講諷誦、又皆於此修之、十九日、地震、是日、震東大寺西塔災、二十二日、定追捕海賊使、十二月、土佐守紀貫之任滿還京、舟中懼海賊追尾、每阻風、狼狽祈神、僅而得還京、

五年乙未、春正月二十八日、地震、二月八日、占辨官廳烏巢虹見、十九日、地震、二十日、又震、是月、下總人平將門攻其伯父常陸大

掾平國香殺之、將門上總介高望孫、鎭守府將軍良將之第三子也、稱相馬小二郎、性桀黠、最工騎射、少仕攝政忠平、求因其薦爲檢非違使、忠平不之省、將門去赴東國、居下總豐田郡、恃勇兇暴、招集無賴、所在焚掠、百姓憂之、時國香與將門有隙、至是殺之、國人源扶出兵禦戰、將門從上風叢射、扶等不利、將門急擊殺扶及二弟隆繁、火筑波新治眞壁五百家、扶前掾護之子也、護聞而憤怒、國香子貞盛爲左馬允、材武善射、方在京師、亦聞變悲駭、急還關東、謀報父仇、然衆寡不敵、遲疑未決、將門叔父下總介良兼及弟良正皆護女婿、良正以良兼適在上總、獨赴常陸、欲爲護執仇、三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延曆寺根本中堂火、夏四月四日、隕霜、草木悉凋枯、七日、地震、十五日、地大震、二十七日、祈雨、五月四日、又祈、九日、慶東大寺講堂、六月二十八日、奉幣諸社、祈平海賊、秋九月朔、左衞門少尉小野惟幹等捕獲盜十三人、是月、烏銜報時鐵

而去、修不動法於常寧殿、七日、冬十月七日、菊花宴、二十一日、將門聞良正欲爲護報仇來攻、戰於新治川曲村、良正不利、死者六十餘人、明日將門引還、良正乞援良兼、十二月二十九日、先是源護奏將門罪狀於京師、是日、官符捕將門、是歲、大和言、宇陀郡室生山寺、興福寺大僧都賢璟奉敕所建、山中有龍穴、屢見靈驗、即以龍王爲護法神、每有旱災、祈禱有効、自貞觀至承平五年、前後所給度者十人、今夏亢旱、讀經祈請、雨沛澤即遍、靈驗甚著、乞準興福寺別院金勝寺例、晝夜諷誦法華最勝王等經、以鎭護國家、因請賜年分度者一人、新羅爲高麗王王建所滅、

六年丙申、春三月五日、修大元法於豐樂院、厭除海賊、十二日、又修治部省、夏六月二十六日、先是平良兼以女事與將門忤、又爭良將田、互相怨惡、是日良兼率兵赴常陸、上總下總二國吏皆遏之、乃從間道抵常陸水守、良正來會、貞盛亦會之、良兼謂之曰、親

族多爲將門所殺、資財爲其掠奪、而今反欲事之乎、盍與我戮力復讎、於是貞盛從良兼、與俱帥數千人而發、是月、南海賊數千人乘船千餘艘、横行海中、鈔掠商船、於是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淑人務招流亡、賑困窮、威惠並行、魁帥小野氏彥紀秋茂津時成等三十餘人、率衆二千五百餘人來降、淑人分給廢田及衣食、悉就農耕、南海始寧、然以大權漸歸戚畹、私門甚盛、下情不通、國司亦多非其人、故俘囚叛亂、北邊騷擾、諸國群盜無絕、殺守介掠官物、海賊屢起、漕路梗塞、而朝廷徒事禱禳、不力撫綏、遂馴致東南之亂、東海東山南海山陽西海諸國大弊矣、秋七月十四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保忠薨、達音樂、幼善吹笙、醍醐帝召試其藝、曲調精妙、帝大褒異、賜橘皮笙、性慈惠、冬月入朝、懷炙餅以取煖、稍冷則分與從者、救其饑、率以爲常、世稱賢人大將、其第在八條、又稱八條大將、八月十五日、大納言藤原恒佐

兼右近衛大將、良世之子也、薨、十九日、以左大臣忠平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聽牛車出入闕門、九月十二日、卜定徽子女王爲齋宮、冬十月二十六日、將門帥百餘騎偵邏、適遇良兼等於下總界、將門累經攻戰、人馬疲羸、良兼等望見侮之、蒙楯堵進、將門先麾步兵、射殺人馬八十餘、良兼兵驚潰、將門進而圍之、良兼等窘甚、於是將門以爲夫婦親而嗞瓦、親戚疎而嗞葦、我殺此曹、布譏遠近、乃解圍一角、良兼及從兵千餘人得脫走、朝廷以擅相攻伐、侵擾百姓、徵將門將加之罪、將門馳詣京師、陳狀自辨、十二月八日、使講日本紀於宜陽殿、是歲、造延命院於延曆寺、

七年丁酉、春正月二日、日有食之、四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五日、御大極殿、受朝賀、還宮賜賚有差、七日、御紫宸殿、公卿表賀元服、詔賜入爵、二十二日、以右大臣藤原仲平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恒佐爲右大臣、二月十九日、以熙子女王爲女御、文獻太子女也、

三月朔、雨雪雹、晦、中務卿代明親王薨、夏四月七日、詔釋平將門罪、五月十一日、將門遣赦還下總、秋八月六日、良兼復將兵往攻將門、至子飼渡、設高望良持像於陣、以爲厭勝、將門出拒、以軍中有神異、收兵而退、良兼進火豐田郡栗栖院常羽御厨及民家、乘烟引還、將門怒、十七日、引兵至堀越渡、結陣以待、良兼復進、將門俄患脚疾、良兼擊破之、復縱火殺人馬而還、十九日、取道於辛島至上總、虜將門妻子、九月八日、敕諸國官人奉使者、病滿百二十日、任意淹留、無故不上者、準恒典解官、但稱親病者、搜實量免、十九日、將門聞良兼留常陸眞壁、帥兵一千八百餘而進、縱火急攻、良兼不能禦、逃匿筑波山、二十三日、將門轉攻之、良兼據弓袋山不敢出、將門引還、是月、申嚴深紅色之禁、冬十月十八日、占鷺集大極殿鴟尾、十一月五日、朝廷下官符於武藏安房上總常陸下野諸國、捕將門、諸國還延不發、是月、甲斐言、富士山焚、十二月十

一日、奉幣大神宮、良兼憾不獲將門、潛誘將門奴子春丸、許以重賞、遣人從之、至將門石井營、僞擔炭出入、悉得要害、十四日、良兼乘夜進兵、遲明圍石井、擧營驚譟、將門不滿十人、瞋目大呼、聯轡出戰、馳驟如飛、射殺多治良利、良兼應時潰走、良兼自是力竭不能復戰、是歲、高麗王王建遣使奉書、因請入貢、廷議不許其所請、送報牒、

天慶元年戊戌、春二月、平貞盛數與將門戰不得志、以爲久居賊地、恐陷同惡之罪、不如稟朝命辭罪討之、潛取山道赴京師、將門聞之曰、彼將訴我、帥百餘騎急追之、及於信濃少縣、二十九日、貞盛苦戰、驍兵池田眞樹中箭死、貞盛走匿山中、器械資糧盡爲所奪、將門索之不獲乃還、貞盛單騎至京、訴太政官、請推問將門、朝廷許之、三月四日、觀鬭鷄、夏四月十五日、地大震、内膳司頹壓死四人、竟是月地日震、五月二日、不豫、五日、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

藤原恒佐薨、世稱土御門右大臣、二十二日、改元、二十六日、大雨、河溢、地震、六月三日、又大震、二十日、又震、鴨河溢、民屋多壞、二十三日、中納言藤原實賴兼右近衛大將、忠平之子也、是月、貞盛還、東國、將門勢日强盛、貞盛不敢發、秋七月二十七日、祈雨、八月三日、地大震、六日、又大震、冬十月二十一日、地數震、十一月十二日、又震、十二月六日、大雪、深丈許、至此時、諸國申逃亡者、歲或一二百人、少者不下五六十人、每七年皆以免除、故課丁減折、貢物益乏、及莊園日盛、天下過半成不課之戶、戶籍之法、蓋亦廢矣、二年己亥、春正月二日、春日神殿有聲如皷、又有鳴鏑聲、二十八日、以太政大臣忠平爲准三宮、三月四日、命祭主禳坂東兵革、申嚴六府宿衛、先是武藏權守興世王赴任、足立郡司武藏武芝曰、權守赴任、吾未之聞也、興世大怒、擁兵入府、武芝避去、興世襲武芝家、掠奪資財、將門聞之赴武藏、請興世與武芝講和、俄而武芝

兵襲介源經基、經基逃走、謂將門使武芝襲己、乃赴京師奏之、朝廷疑不納、二十五日、下詔詰責平將門、夏四月十七日、出羽言、俘囚作亂、敕練精兵、扼要害、備機急、頒器仗、給糧食、以國內浮浪、不論貴賤、皆充兵卒、自是朝廷婾安、不務遠略、而兵權漸歸于武人、二十五日、行幸賀茂社、二十九日、索盜、五月二日、將門逼常陸下總下野武藏上總、取解文證無異志、朝廷信之、十五日、奉幣諸社、禳兵革、十九日、令諸社及十五大寺禳坂東兵革、六月二日、祈雨、後屢祈之、四日、星晝見、十五日、有虹見二十許所、是月、平良兼卒、秋七月、旱、八月十一日、尾張言、盜射殺守共理、是月、不豫、二十八日、地震、九月二日、京師街衢刻木爲神、兒童群聚、供敬拜禮、冬十月十日、地震、十五日十八日、又震、是月、陸奧守平維扶赴任、至下野國府、貞盛會焉、將赴陸奧有所爲、將門聞之、欲迎擊貞盛、貞盛潛匿不出、十一月十四日、帝始讀史記、武藏權守興世王凶險好

亂、與新司百濟貞連有隙、走下總、依將門、協心計畫、常陸人藤原玄明凶猾無行、陵轢長官、乾沒官物、介藤原維幾欲抵之罪、玄明懼、掠行方河內二郡不動穀、降將門、維幾移牒下總、捕送之、將門匿而不出、維幾怒、欲以計擒斬之、玄明聞之、遂勸將門取常陸、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將門帥千餘人赴常陸、遣人謂維幾曰、釋玄明、則我便罷兵、維幾不聽、設備以待、將門擊殺三千人、執維幾、奪印鎰、剽掠府中、火三百餘家、二十九日、將門還豐田郡鎌輪宿、幽長官詔使、與世王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沃饒而四塞、可據以覇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願公安所決、將門曰、善、吾皇孫也、先取八州、然後直指王城、十二月十一日、帥精騎攻下野、守藤原弘雅等望風迎降、跪奉印鎰、十五日、至上野、逐介藤原尙範、乃入府廳、改易官吏、進略武藏相模、刼國守、奪印鑰、適有人來稱八幡使者、揚言於衆曰、朕將讓位於蔭子將門、宜奏樂來迎、將門

再拜受命、一軍忻躍、將門自稱新皇、弟將平諫曰、帝王之業、不可以智力爭也、阿兄宜熟慮焉、將門曰、當今戰捷者爲天子、吾於弓箭稟之於天、每戰必克、威震坂東、何所畏憚、且官軍來攻、吾扼足柄碓氷二關、孰敢進者、伊和員經亦諫、不聽、尋還下總、造僞宮於猿島郡石井鄉、以礒橋擬京師山崎、大井津擬大津、置大臣以下文武百司、唯曆博士不得其人、以弟將賴爲下野守、將文相模守、將武伊豆守、將爲下總守、多治經明上野守、興世王上總介、藤原玄茂常陸介、文屋好立安房守、諸國長吏相率遯逃、世呼曰外都鬼王、信濃常陸驛奏相繼、官符修東山東海要害、鄰境增守備、將門遺書攝政忠平、訴身被迫脅、出不得已、而朝廷按驗不審、措置乖錯、曰、往年以源護訴被責問、晨夜上途、幸被恩赦、再還舊里、而良兼帥兵來攻、將門不能逃亡、乃與之戰、而資財奴婢、皆爲良兼所掠奪、事具下總所上解文、公家既下官符、追捕良兼、而更召將

門、將門心不自安、不敢上道、今年夏貞盛奉召問將門之官符至常陸國司牒送、彼貞盛乃脫追捕奔京師者、公家不加糺彈、而反給官符、矯誣甚矣、朝廷又以武藏介經基訴臣、下詔推問、會常陸介藤原維幾子爲憲恃勢暴橫、下多冤枉、將門從士玄明屢訴之、將門欲驗問之、往至其國、爲憲與貞盛同心邀擊、將門擊而破之、維幾縱其子構干戈、固已伏罪、是非將門本意、事發出不得已也、而自計已滅一國、憲法所不赦、雖復至百縣、其罪惟同、是以候朝議之間、管領坂東諸國、將門栢原帝五世孫、領天下半、誰謂不可、自昔振兵威取天下者、史書所見、將門材武天之所授、而公家不加褒賞、反遭譴責、省身多耻、面目何施、惟憾少年之日、奉名簿於殿下、不意擧大事於殿下攝政之日、歎恨可勝言、將門雖志在天下、豈敢忘舊主、唯諒察焉、報至、擧朝震駭、命諸社諸寺修法祈之、七日之間、所燒芥子、至七石餘云、初將門與藤原純友友善、嘗同

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邪、遂與謀反、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爲天子、公藤原氏、能爲我關白乎、初承平中南海群盜大起、朝廷以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之、純友亦以國掾行追捕事、賊平、既而純友蓄異謀、任滿不還、招集海賊、劫掠南海山陽二道、居日振島、應將門、純友權中納言長良曾孫、太宰少貳良範之子也、性狠戾無行檢、於是潛圖犯京師、密遣兵行火都下、都人驚擾、備前介藤原子高諜知之、欲詣京師奏之、携妻子上途、二十六日、純友進及於攝津須岐驛、殺子高父子、截耳劓鼻、奪妻而去、又殺播磨介島田惟幹、朝廷大驚、遣固關使於諸國、又招諭純友、授從五位下、純友不悛、泛大筏於海面、塡之以土、倒樹木以備官軍、讃岐介藤原國風往討之不利、死者數百、乃走阿波、純友進掠讃岐國府、縱火而去、國風赴淡路、飛驛上變、聚兵還讃岐、於是東南皆爲賊藪矣、二十九日、敕符信濃發兵備賊、又發東

西警固使、戒諸衛、固三關、以右衛門權佐源俊等爲推問東國使、甲斐信濃國司請帶劍、許之、是歲制諸國修理國分二寺料、式載其數、而今諸國多不擧塡、堂塔佛像、破壞甚多、既無其料、安得修理、至于不得已、申請正稅以充其費、歲月之久、頹廢加甚、先皇御願、豈合如此、諸國宜擧塡本數、付國司講讀師、勤加修治、若違斯制、拘留以懲怠慢、高麗遣使又請入貢、遂不聽、令太宰府移牒其國廣評省、但至通商買之事、准舊不禁、

三年庚子、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元會以賊起不御殿、徹樂、停腹赤奏、以從四位上藤原忠舒爲東海道追捕使、從五位下小野維幹東山道追捕使、右近衛少將小野好古山陽道追捕使、六日、停敘位、進天下名神位一階、禳東西賊、時天下久不知兵革、上下騷擾、朝廷亦無長策、專祈靈佑、七日、節會不御殿、徹樂、諸衛次官以上帶弓箭、遣使太神宮祈平賊、九日、授武藏介源經基從五位下、嘗

以告將門之反也、以逗留不進、奪推問東國使右衛門權佐源俊等官、十一日、官符東海東山二道、募勇士、其殺魁帥者、賜朱紫田地、傳之子孫、斬次將以下者、隨勳賞之、十四日、命追捕凶賊使、十九日、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初廷議欲以參議藤原元方拜大將軍、元方聞之曰、閫外之任、一事以上、國家無不聽用、如有用我者、必請攝政子一人爲副、而後受命、朝議乃寢、以忠文任之、二十一日、遣參議伴保平奉幣於大神宮、祈平賊亂、二十二日、修大威德法於延曆寺、七日、二十四日、又修於美濃中山南神宮寺、二十五日、遠江伊豆言、官符使卜部松見至駿河、賊奪其官符、遂破岫崎關、圍國分寺、殺掠人民、是月、將門巡武藏相模、置留守而還、帥五千人至常陸、那珂久慈二郡藤氏迎於橋上犒之、將門問曰、貞盛爲憲焉在、皆曰、彼聚散如雲、迄無定處、乃搜捕不獲、獲貞盛及源扶妻、命放之、先是藤原秀鄕欲屬將門、往見之、將門方

理髮、且驚且喜、被髮出迎、及進饌、將門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鄉大失望、以爲輕躁無量、不足濟大事、遂去屬貞盛、貞盛潛匿不出、將門駐軍數日、不知其所在、以爲無虞、乃還下總、散遣兵士、從兵不滿一千、貞盛秀鄉偵知之、帥兵四千而進、將門大驚、二月朔、帥兵出拒、貞盛進薄賊營、而將門不知、賊將玄茂等登山望見之、倉皇下戰、秀鄉擊走之、進至川口村、將門奮劍自戰、貞盛督衆曰、賊兵雖銳、安能抗天威、汝等勿返顧、將門遂敗走、八日、御紫宸殿、賜節刀於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將門、忠文方食、擲箸入朝、賜節刀、不還家而發、弟刑部大輔忠舒、右京亮藤原國幹、大監物平清基、武藏介源經基等從焉、進至駿河、陣淸見關、軍監藤原滋藤夜望海朗吟曰、漁舟火影寒燒浪、驛路鈴聲夜過山、忠文遣酒肴賞其優志、聞者歎賞、貞盛秀鄉議曰、彼天下之大盜也、今不乘勢擒滅、天下無息肩之日矣、乃追躡、十三日、至下總、將門有精兵八千、

未暇聚、衆僅四百、乃伏之辛島、欲誘貞盛圍擊、而貞盛潛遣人火將門營、煙塵張天、賊大擾、十四日、貞盛進攻、會暴風起、楯皆傾倒、賊從上風突擊、官軍潰散、餘衆僅三百餘、俄而風變、官軍又振、將門躍馬銜鐙、貞盛射中之、將門墜、秀鄉馳進斬之、是日射殺賊百九十七人、獲盾三百枚、弓胡籙各九十九具、大刀五十一柄、索捕餘黨、斬將賴玄茂於相模、興世王於上總、玄明於常陸、初將門之在京師也、常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卽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果如其言、

齋藤馨曰、秀鄉何如人也、曰、其跡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謂忠可也、其心則依違觀望、見勢而變也、謂忠可乎、不忠其心、而忠其迹、猶且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幸耳、何以知之、當將門之叛也、秀鄉不敢擧兵討之、造其營通謁、將門喜迎之、髮不暇結、喋

喋款語、畧無威儀、秀鄉出謂人曰、輕卒如彼、不足成大事也、遂與平貞盛討之、討之者迹也、其造謁之心、則何如邪、說者曰、秀鄉之謁、非就而降之也、欲窺其隙而謀之也、余謂不然、秀鄉果欲謀之、何必造詣、顧此時將門擧事之初、將士未甚服、而秀鄉名已著、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乘恐之之勢、討未甚服之敵、秀鄉何不移其造謁、而一見於旗鼓之際、吾將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鄉之謁將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爲王可也、我藤原氏也、相王而爲關白爲大臣、可也、聞純友旣以是與將門約、將門果足相耶、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是其所以造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爲、故去而討之、若使將門結其髮、安其語、而略修威儀、則秀鄉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鄉未謁之前、其心有叛賊、而無朝恩、苟有叛賊、而無朝恩、是亦將門耳、純友耳、秀鄉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

其名於貞盛經基、故曰、幸也、雖然秀鄉之所以至此者、亦未嘗無由也、自藤原氏擅權以來、下情壅塞、武人將卒、蓄怨抱憤、環視於海內、若將門者、求一檢非違使而不得、卒至於叛、今秀鄉亦以傑出之材、沈滯州邑、安得無憤且怨乎、爲之上者、曾不加恩、而欲其戴恩、其待之也無異於將門純友、而欲其所報者、不與將門純友等、蓋亦難矣、將門之亂、藤原忠文受大將之命、不及事而歸、朝議不酬其勞、忠文憤之、至不食而死、噫忠文幸不叛耳、使其叛則亦非一將門純友邪、朝廷待天下之士、以將門純友、而天下之士、幸不盡出于將門純友之爲、故秀鄉之不忠其心、而忠其迹者、亦非特秀鄉之幸也、尤朝廷之幸也、

二十二日、修仁王會於綾綺殿、祈平賊、三月四日、命追捕海賊使、五日、貞盛等奏捷、九日、賞諸將功、藤原秀鄉敍從四位下、功田永傳子孫、進兼任下野武藏二國守、平貞盛敍從五位上、任右馬助、

源經基補太宰少貳、其他進官爵有差、衆議以爲藤原忠文亦宜在褒典、大納言藤原實賴曰、忠文無功、不宜賞之、中納言藤原師輔曰、不然、罪疑從輕、賞疑惟重、彼既銜命出京、不爲無勞、奈何不賞、實賴不從、議遂寢、武人建勳者、賜功田拜官爵、武將之權自是而起矣、時朝綱既弛、政在相家、非其族類者、雖有超世絕人之才、不得居卿相之位、豪傑之士出身從仕、不過爲相門奴隸、故往往有怨懟鬱結之心、不樂仕京師、且山東去京師遼遠、禁網疎濶、自承平而後、豪傑生心、動爲自立之計矣、初朝廷以東海東山民多驍勇、故銓擬其國掾、擇練習弓馬者任之、其後如坂東八平氏及相撲武藏諸黨、率多宰吏子孫、以弓馬名家者也、二十五日、諸將獻將門頭、初東國有黃蝶群飛、國人以爲兵兆、已而果然、是日、上總介藤原滋茂以爲將門所奪印鎰停任、夏四月朔、以國用乏停旬宴、五月十五日、藤原忠文途聞將門伏誅還京、特遣弟忠舒與

下野權少掾平公連赴下總、索餘黨賊徒竄伏、二十一日、開關解嚴、初嵯峨帝置藏人、而少納言侍從失其職、置檢非違使、而彈正衛府刑部京職、皆失其權、大寶養老之制始弊矣、自攝關興、其職常爲藤原氏三公所兼、歷代因循、視猶正官、萬機之政皆歸焉、而三公唯備員而已、諸司百官、大率不過循守舊規、奉行故事、故選敘唯論譜第門地、而不復問材否、視姓高下別位內外、一官一職、皆擬品流、而公卿亦稱其父祖所歷之官爲先途、子孫得之猶固有焉、其無譜第者、雖有材藝、不得升顯官、故豪傑之士、不樂仕京師、往往跳梁於國郡之間、如平將門、求爲檢非違使、而朝廷猶不與之、遂致天慶之亂、譜第之撰已重、而公卿以下遂爲世官、以至如白河氏之神祇、小槻氏左右史、加茂安倍二氏之陰陽、菅原大江二氏之大學、和氣丹波二氏之典藥等、皆其世職、而他姓斷不得與也、地望高者號曰殿上人、卑者曰地下人、資格一定、不可復

移、適有勳舊恩倖蒙特選者、衆皆驚猜、斥爲失典、故他氏子弟有藝能而無譜第者、或至托世職之家、冒稱其氏、以圖出身、譜第世職之弊至此而極矣、六月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二十日、奉幣石清水以下十二社、祈平南海賊、二十二日、徵近江兵士討海賊、二十六日、純友寇讚岐伊豫、火備後舟、進犯山陽道、二十七日、徵發諸國兵士、分遣警固使、奉尾張參河遠江各十戸及伊勢員辨郡於大神宮、賽賊平、二十八日、奉幣伊勢已下諸社、加封二十五戸於石清水、晦、始修五壇法於延曆寺、大元法於法琳寺、是月、風雨穀不登、民庶大飢、九月三日、奉幣石清水賀茂上下社、十二日、狐銜內印櫃鎖匙而去、十五日、雉入外記局北壇、十七日、日前國懸神殿戸鳴、是月、追捕使左衛門尉在原相安敗走、冬十月七日、菊花宴、二十二日、安藝周防言、純友陷太宰府、二十七日、相模言、國分寺定額寺佛像汗出、十一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七日、周防言、賊

焚鑄錢司、二十一日、修毗沙門調伏法於住吉神宮寺、二十七日、十二月七日、大雪、深三尺、十九日、土佐言、賊焚八多郡、是月、出雲秋鹿郡黑島淪沒、復右衛門權佐源俊等官、

四年辛丑、春三月、客星見、夏五月、先是朝廷以左近衛少將小野好古爲追討使長官、太宰少貳源經基爲次官、右衛門尉藤原慶幸爲判官、右衛門志大藏春實爲主典、分赴播磨讚岐、造戰艦二百餘、進討純友黨、一千五百餘艘逆之、官軍未至、賊將藤原恒利就藤原國風降、恒利具知海陸夷險及賊巢窟、國風命爲先導、簡精銳掩擊、賊船潰散、國風分兵斷陸路、遣輕舟、索其泊處、風濤暴起、失賊所在、是月、純友遁至太宰府、府兵禦戰不利、賊進入府、掠累代財物、放火焚府、聲勢又熾、朝廷以參議右衛門督藤原忠文爲征西大將軍、總諸軍討之、未發、好古由陸路、慶幸春實由海路、赴筑前博多津、賊悉銳禦戰、戰酣、春實袒而被髮、持短兵奮呼攜

陣、恒利等繼之、斬馘無算、賊更上船苦戰、官軍縱火焚船、賊驚潰、官軍乘勢鏖戰、奪八百餘船、賊男女焚溺甚衆、純友單舸逃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擒之、尋死獄中、純友子重太丸年十三、驍敢善戰、官軍斬之、六月二十四日、閱近江美濃伊勢兵於右近馬場、秋七月七日、遠保携純友父子頭還京師、奏捷右近馬場、觀者如堵、帝褒賞遠保、命畫工圖寫賊頭觀之、天慶初純友將反、紀淑人累致諭之、純友不聽、遂反見誅、十六日、以藤原慶子爲女御、大納言實賴女也、是月、祈雨、八月七日、小野好古還京、八月九日、遣使奉幣於石清水賀茂、祈平純友餘黨、是月、純友餘黨寇日向、官軍擊而大破之、擒賊將佐伯是基、九月六日、賊徒又寇豐後海部郡、追討凶賊使源經基自率兵接戰數合、遂破之、生獲賊魁桑原生行、又獲馬船及器械雜具、十五日、太宰府馳驛奏賊亂、十九日、備前馳驛奏、賊藤原文元三善文公等作亂、二十二日、播磨馳驛奏、獲

三善文公、二十五日、定版位制、冬十月二十六日、但馬傳賊藤原文元等首于京師、晦、太政大臣忠平罷攝政、十一月八日、以忠平爲關白、如基經故事、二十九日、太宰府傳俘獲佐伯是基及桑原生行首于京師、十二月二十九日、大赦天下、帝親寫法華經圖佛像、以祈戰亡將士冥福、是歲、豐稔、

賴襄曰、國朝定制以來、稱動兵革者、止於邊寇、未有臣子內叛者、有之始於天慶、論者歸罪於朱雀之君相、是徒見其末、未探其本也、天慶之亂、釀於延喜之朝、何以言之、曰、天下之亂、猶魚之爛也、魚之爛也、其腸先敗、視其鱗鬣、猶仍鮮美也、以爲鮮美而庋置之、翌日而出之、潰餒臭腐、不可食矣、觀延喜之朝廷、其禮文制度、豈不備且美哉、時稱太平、數擧宴樂、召集文士、歌頌辭起、而水旱疾疫、民不聊生、盜賊充斥閭里、雖有經理之政、徒行於近、不周於遠也、世徒稱其寒夜脫御衣之一事、是所謂有

仁心仁聞、而澤不及民者也、且自貶菅原相公、而藤原氏之勢倍盛、其立國儲、舍長子克明、而立保明、以其爲基經外孫、時平外姪焉爾、猶之可也、及保明夭、更立其子、其子亦殤、而立其同母弟、帝多皇子、當是時、言其長則有代明、言其賢則有重明、有兼明、皆舍不立、而必立相家所出、何也、非憚之哉、是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時平既歿、又以其弟忠平執政、託以八歲天子、以臨制、如彼之天下、如之何其不亂也、余嘗於外史、詳叙此亂、而論之曰、是由相家驕傲、壅隔上下之所致、蓋君相所務、不過目前之私、天下之紀綱廢壞也、人才壅滯也、姦雄窺伺也、皆漫不省恤、及其潰決、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者、何況朱雀之公卿乎、徒呼號神明、以求救濟、不足怪也、朱雀之時、右大將保忠每冬月入朝、炙餠懷之、以自煖、稍冷賜之從者、世稱其慈惠、呼爲賢人大將、右大臣實賴聚群兒啖菓、隔墻聽其語、以知世

情、世稱其用心於政、當時大臣之所爲、徒如此類而已、微祖宗德澤、此焉能濟禍亂、而何足責哉、

五年壬寅、春正月、詔諸寺造立一萬卒都婆、先是東寺僧日藏奏曰、臣頃暴死、經十三日蘇生、會得見醍醐帝連坐燒某佛寺、墮存地獄、帝信其言、有此擧、三月十四日、詔公卿大夫內外五位以上官長、秀才明經及第儒生、各上封事、陳時政得失、十六日、地震、十七日、數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有狐登殿、閏三月十八日、地震、夏四月朔、日食不見、九日、遣使給東西京飢餓疫疾者錢、十四日、稱大神宮曰內宮、度會宮曰外宮、二十七日、始修石清水臨時祭、二十九日、行幸賀茂社、奉神寶走馬、賽賊平、賀茂行幸始于此、初自延曆遷都、以賀茂二社爲京邑鎭護、歷朝崇敬、號曰嚴神、水旱疾疫、必奉幣帛、天子卽位、必定齋王、歲時修祭、尤致莊重、後與伊勢及石清水、並稱曰三社、晦、群盜掠京極民家、遠近驚擾、五月十六

日、申嚴深紅色之禁、六月二十一日、奉東遊走馬於祇園社、賽亂平、晦、檢非違使圍故致仕大納言某家、捕盜魁橘近保、不獲、秋八月十一日、大風發屋拔樹、九月八日、宜陽殿有聲如物墮、冬十一月朔、日食不見、十五日、出雲言、新羅舟七隻至隱岐、

六年癸卯、春二月七日、烈風雷雨、三月十二日、穀倉院火、十五日、京師以訛言、齋食者多、是春竹實、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日、官廳有物、白色踊且鳴、五月朔、地震、十七日、祈雨、二十七日、追復故廢太后藤原氏位號、晦、觀蹴鞠於溫明殿、是夏旱疫、秋七月二十六日、兵部卿元良親王薨、是歲、太宰府四王寺鳴動、

七年甲辰、春正月九日、長谷寺火、二十八日、詔、上意見、二月六日、盜殺美濃介橘遠保、遠保嘗擒藤原純友、蓋其餘黨報怨也、夏四月九日、以大納言藤原實賴為右大臣、二十二日、立皇弟三品太宰帥成明親王為皇太弟、以左大臣藤原仲平為傅、秋九月朔、日

有食之、是日、左近衛府火、二日、天下大風、京師公私廬舍多壞、信濃國廳壞、守紀文幹壓死、十一日、大雨河溢、是月、祈晴、冬十月六日、有群狐入左近衛陣、二十四日、關白忠平病、賜度者五十人、修諷誦於十六寺、十一月九日、四品常明親王薨、先是以太宰管內國島神名帳、朽損難據勘、下符太宰府、令國島注進、遷延數年、是歲、筑後守吉志公忠進部內神名帳、且言今檢案內、高良玉垂命豐比咩命二神位記、適在國底、足為龜鑑、至他神則國司或權授位階、或失位記、不知敘日、故唯錄當階、初延曆中、大神宮有舊社記文、并載宮社田社、錄神名社制、其後諸國亦皆有神名帳、各記其神名位階、有官知未官知之目、其已載官帳者、謂之官知、否者謂之未官知、所謂田社也、至天慶中、天下諸社、名號階級、訛謬甚多、菅原文時為內記、考正諸神位記、總六千餘社、而其所手書、至三千六百餘社云、國司赴任、巡拜國帳所載神社、謂之國司神

拜、又每月朔、班弊行禮、是曰朔幣、國司又特定管內所崇神社、歲時為民禱祭、號曰鎮守神、不必名神大社、亦不止一社、如上野稱曰式內諸社、皆曰鎮守神、備前則不問式內外、凡載國帳者、槩稱曰鎮守、固不聞有一定之制也、至後諸國各崇式內第一社、號稱一宮、遂有二宮三宮四宮五宮等之稱、其後又建一社於國府、合祭部內名神、謂之總社、蓋省國司神拜之勞也、於是祀典又益衰矣、

八年乙巳、春三月、不豫、秋七月二十六日、太宰府言、吳越人一百人著肥前松浦郡栢島、先是民間訛言、志多羅神入京、至是人民數百、奉神輿到攝津豐島郡、歌舞徹且、二十七日、大風雨、八月三日、石清水三綱等言、有神輿自攝津島上郡至、庶民奉幣帛、歌舞圍繞者數千萬人、五日、宜陽門建秋門有入馬聲、十日、馬跡鬼物跡見紫宸殿庭、九月朔、左大臣兼皇太弟傅左近衛大將藤原仲平罷、五日、薨、仲平雄於貨財、鱗列倉庫、居宅地四分之三、而資性

溫雅、人皆稱之、其為左大將時、司天奏、有星變、咎在大將、右近衛大將實賴惡而禳之、或告仲平請禳、仲平曰、是移咎於彼、冀自免也、實賴年少才高、奉朝之日尚多、我老矣、生無益於時、死亦何所損、聞者嗟嘆、仲平居枇杷第、世稱枇杷大臣、冬十月二十九日、省試、晦、修最勝王經長講於石清水、賽往年賊平、十一月二十五日、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賴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師輔兼右近衛大將、師輔忠平之子也、十二月七日、以天變原徒罪以下、

九年丙午、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八日、地震、二十五日、大風、夏四月二十日、帝讓位於皇太弟、帝政尚寬仁、議者以為過寬、藤原忠平嘗從容奏聞、帝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言、政如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自帝後、朝政益衰、權門勢家、橫恣彌甚、私納封戶於佛寺、以為寺莊、所在豪民、亦私自封殖莊園、增

滋、國郡凋弊矣、此時諸國田疇町段總八十六萬二千七百九十六町餘、

論贊曰、噫乎帝世、長鯨短狐、東西煽亂、檀車四馳、而民不聊生、帝之寬裕溫厚、足以維持人心、而反有烽燧之虞、天將生盜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敎廢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綱紀、而振頽俗乎、山縣禎曰、皐陶稱舜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君道尙寬固矣、然寬之失或縱、於是亦不可不濟之以嚴也、泰平之久、人情放肆、庶事易廢弛焉、故易大有之九五曰、威如吉、人君用威嚴、使人畏懼戒備、而後可以永保吉也、故子產亦曰、濟寬以猛、蓋人君爲政、寬猛相濟、恩威並施、而後可以圖治於永久也、若寬之過、而至縱肆、則亦不可不戒矣、先是列朝相承、寬仁爲政、人情狃安、事漸縱肆、殆將萠衰頽之

機矣、當此時宜正綱紀、嚴法制、以振頽俗也、而帝專以寬仁爲尙者、恐非得時中者矣、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村上天皇

村上天皇、諱成明、醍醐帝第十四子、朱雀帝同母弟也、延長四年六月二日、生、十一月、爲親王、承平二年二月、始讀書、天慶三年二月、冠、叙三品、五年十二月、拜上野太守、六年十二月、爲太宰帥、七年四月、立爲皇太弟、九年四月二十日、受禪於承香殿、二十二日、還御綾綺殿、關白太政大臣忠平、右大臣兼左近衞大將藤原實賴、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藤原師輔、並如故、二十六日、尊朱雀帝曰太上天皇、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二十八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一、五月十八日、木工權頭紀貫之卒、父望行爲藏人、以和歌稱、貫之能書、尤善和歌、入妙、嘗奉勅撰古今和歌集、貫之作

序、世稱其能論和歌大體、書成上之、特旨採貫之歌一百首入選、又撰萬葉集鈔、後又奉勅撰新撰和歌集、尋赴任土佐、既而歸京、書成未進、帝崩、貫之作序、憾不及時奏御、詞甚哀切、所著紀行一卷、名曰土佐日記、傳于世、嘗赴紀伊、夜過和泉、所騎馬伏地不進、貫之怪之、人告曰、此地有蟻通神、今無禮而過、豈非觸其怒哉、貫之大驚、急下馬盥漱詠和歌、珂伎玖毛理、阿邪米毛志羅奴、於保存頁珂、阿利斗保志乎婆、於母布倍志邪波而謝、馬卽得進、有集傳于世、後人撰歌仙、推貫之爲右行第一、以配柿本人麻呂、稱爲和歌祖宗、其爲世所重如此、二十七日、以妃藤原安子爲女御、大納言師輔女也、卜定英子內親王、爲齋宮、六月二十一日、帝始御紫宸殿、視官奏、二十三日、阿波言、甘露降、秋七月十日、上皇遷居朱雀院、後數幸嵯峨醍醐大井宇治東山、遊獵芹河野栗限野、或召文人詩酒歡娛、或御別宮觀騎射、八月十七日、朝朱雀院、冬十月二十八日、御禊、十一月十六日、大嘗、十

二月二十六日、以藤原述子爲女御、實賴第二女也、

天曆元年丁未、春正月四日、朝朱雀院、十四日、空中有聲如雷、二十七日、客星見、世謂戈星、二月三日、有鹿入右馬寮、地震、十四日、伯耆言、藤原是助率兵四百餘焚民舍、十八日、鎭守府將軍平貞盛奏、賊坂丸作亂、官符糺察其狀、貞盛嘗誅平將門、勇名著聞、稱曰平將軍、故朝廷使之鎭東陸、貞盛驍勇善射、嘗自鎭守府還京師、欲宿一僧家、僧辭曰、賀茂忠行爲我筮謂、今夜必有盜難、將軍勿留、貞盛曰、師有戒心、但當留我防衞、奈何拒我、僧從之、夜半群盜排門而入、貞盛起執弓箭、乘暗溷入賊中、詐指虛室曰、彼有貨、賊不覺爭赴之、貞盛從後射斃一人、呼曰、追者在後、何不避箭、一賊曰、奴輩箭鋒不足畏、貞盛又射殺一人、頻發鳴鏑、賊大懼、爭門逃走、貞盛追射又殺數人、擒一人考問、盡搜捕其餘黨、世益服其驍勇云、二十六日卜定悅子女王爲齋宮、群盜掠賀茂齋院、二十

七日、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三月九日、覲太皇太后上皇於朱雀院、十五日、又朝朱雀院、二十六日、陽成上皇慶金光明經於天台安樂院、二十八日、朱雀上皇繪佛寫經、修千僧供於延曆寺、以薦東南戰亡者冥福、二十九日、以太政官奏請、減五位以上封祿四分之一、夏四月六日、地震、十日、盜入兵庫寮、十五日、詣朱雀院、視太皇太后病、二十一日、隕霜、二十二日、改元、二十六日、以右大臣藤原實賴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輔爲右大臣、五月十八日、御紫宸殿、觀左右馬寮馬、六月朔、課試醫道學生、十七日、祈晴、二十二日、以霖免左右獄輕囚、二十七日、參議民部卿藤原忠文卒、年七十五、忠文爲近衞司、勤恪匪懈、每宿直、繫寮馬於臥側、聞其嚙蒭以警眠、備不虞、帝覽貢馬、會二馬相齧、無人能制之、忠文時爲馬寮頭、經進執轡分之、見者歎服、帝嘗聽昇殿、固辭而止、晚年上表請致仕、朝廷以其恪勤、優詔不許、性苦暑熱、營別業於宇治、

每盛夏往而居焉、世稱宇治民部卿、初將門之伏誅也、諸將遍蒙
賞賚、忠文亦自疏陳其勞、下公卿議、朝廷遂從大納言藤原實頼
殿議、不賞忠文、忠文由此深怨實頼、其卒也實頼女女御述子、及
男左近衛少將敦敏相繼早世、世以爲忠文之祟、因稱惡靈民部
卿、忠文好鷹、重明親王特詣其別業、乞得一鷹、途遇鳥數試頗凡、
親王自路歸、更求他鷹、忠文乃臂一鷹出曰、本欲獻此、恐不中用、
王其試之、親王在路見鳥放之、便入雲去、世謂此鷹五十丈內遇
鳥必擊之、知擊者凡而飛去、人稱其精鑑、秋七月朔、占鷺集豐樂
殿北廊、三日、大風河溢、宮門屋舍多倒、閏月十九日、修仁王會、以
禳天變怪異妖言疫癘疱瘡、是日、大風、八月十四日、修鬼氣祭於
建禮門、十七日、帝上皇并患疱瘡、十九日賑給米鹽於東西京、九
月五日、大赦天下、是日、勸學院椎無故而折、冬十月三日、原輕囚、
十一月朔、定法儉約、十一日、議減物價、二十八日、朝朱雀院、十二

月八日、省試、是歲、赦囚徒在獄、徒逕日月、或有飢寒致死者、是則
由使廳分局聽斷留滯也、寬平中敕使廳每日聽政、而歲月稍久、
所司解怠、方今政貴簡要、諸司皆定其廳、使政何得分局、宜停兩
府廳政、以左舍爲使廳、每日聽決、令無壅滯、朝廷既廢死刑、每歲
終、大臣奏刑部斷罪文、則必敕曰、死罪減一等處遠流、餘依省斷、
及刑部之政移于檢非違使、其事亦絕、吳越國王弘俶好佛、因商
船往來、聞天台智者教盛行于此土、購求其書、并贈書右大臣實
頼、

二年戊申、春正月三日、觀太皇太后上皇於朱雀院、十日、大內山
火、十一日、朝議以祈年祭多闕怠、戒敕將來、十九日、彗星見、三月
朔、宜陽殿柱下鳴、占之、九日朝朱雀院、宴樂王卿已下、賜物有差、
二十六日、有牛上宜陽殿砌、占之、是月、京師盜賊橫行、入右近衛
府曹司、二十九日、使四府馬寮巡夜、夏四月三日、敕諸衛嚴備盜

賊、九日、遷御清涼殿、十日、地中有聲、五月三日、祈雨、後屢祈之、十
一日、免輕繫、十三日、群盜白晝掠西河民家、十六日、夜有四鹿入
八省院延休堂、二十七日、上總太守行明親王薨、六月朔、盜入勸
學院、七日、兩日並見、朱雀院南池有物如龍頭、十四日、省試、停諸
國貢相撲人、十六日、使衛府官人索京師不逞徒、秋七月六日、雷
鳴大雨、十五日、大風雨、二十七日、風雨、民舍倒、人多壓死、八月十
三日、雨水、十五日、祈晴、十七日、朝朱雀院、二十二日、朱雀上皇徙
東二條院、二十四日、日月並見、九月、霖、怪異荐見、冬十月九日、詣
二條院、覲太皇太后疾、二十九日、右大辨源公忠卒、稱滋野井辨、
善和歌、性愛放鷹、每退朝常走馬至中山遊獵、善識別久世交野
鳥味、有人作羮試之、公忠辨之不誤、或讒之於帝曰、公忠專耽鷹
狗、事遊逸、不宜近侍、帝曰、公忠不廢公事、暇日好獵、何不可之有、
恩遇彌渥、延喜中仁壽殿燈油無故而乾、帝怪之、意鬼物所爲、公

忠曰、臣請驗之、乃往潛覘之、聞有足音、公忠躍而蹴之、有物應足
而去、自後怪絕、帝褒焉、十二月十日、以盜數入禁內、使諸衛巡夜、
二十二日、新嘗、帝御中院、官人除小忌外、皆稱有事故不會、敕切
責之、是歲、二十五國損田、疱瘡流行、

三年己酉、春正月二日、延曆寺中堂火、五日、覲太皇太后於二條
院、二月九日、地震、二十五日、省試、三月九日、朝二條院、是月、用清
涼殿材木、造法華三昧堂於醍醐寺、夏四月七日、擬階奏、御紫宸
殿、延喜十二年以來不御、至是復之、以徽子女王爲女御、式部卿
重明親王女也、霖、十八日、遣使視鴨河堤壞、二十七日、朱雀上皇
又修千僧供於興福寺、六月朔、日有食之、四日、上皇下人與諸衛
舍人鬪爭、毀其宅、六日、諸衛舍人數百毀上皇御厨預中務丞佐
忠宅、二十三日、使祭主禱旱大神宮、原罪人未發覺者、晦、賑東西
京、秋七月三日、有虹見紫宸殿櫻樹、鷺集豐樂院承觀堂、並占之、

五日、洪神泉苑池、浚京南田、七日、雨、晦、紫宸殿版位失、八月朔、東西河溢、十四日、以關白太政大臣忠平疾、大赦天下、是日薨、是春忠平以疾請致仕、優詔不許、敕賜度者五十八、敕十六寺禱之、至是薨、年七十、廢朝三日、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諡貞信、敕入荷前例幣之數、忠平幼聰慧、基經將建極樂寺、往相其地、忠平陪乘、指一所曰、大人欲創佛閣、則莫過于此、基經視之、則地形實絕勝、因言曰、當以是爲汝後來營構之地、我業已別有所定、自是心奇之、忠平寬厚慈愛、及薨朝野莫不惜之、初醍醐帝嘗召相工於宮中、相太子及左右大臣、相工視文獻太子曰、容貌過美、視時平曰、智數過多、視道眞曰、才能過高、皆非全福之人、時忠平在下坐、相工回覓坐中、遙指點之曰、神識才貌、無不協吉、久奉朝家、保榮貴者、其惟此人乎、宇多法皇雅欽忠平風度、聞相者言益重之、以子頎子女王配之、天曆中二子實賴師輔爲左右大臣、父子同時並列三

公、榮貴顯達、世無與比、忠平雅與菅原道眞善、及其貶、問遺不絕、不以時平之故生嫌、其夷曠如此、宅邊有宗像神社、忠平往來必下車、一夕神憑曰、位卑矣、數煩公敬屈、實所不堪、忠平爲奏陞正一位、忠平嘗夜過陣座、有物攫刀鐺、忠平怪手之、乃鬼物也、徐曰、奉敕而行、何物阻之、拔刀斬之、鬼放手去、忠平愛棗、親植之花山院、後爲名木、法性寺攝政過必下簾、使前驅下馬、人怪問之、曰、敬貞信公手植棗、九月六日、朝二條院、視太皇太后疾、二十日、陽成上皇不豫薙髮、晦、崩於冷泉院、年八十二、稱陽成院、帝遜位之後、極意縱肆、常與群小十數人、執弓矢遊獵山野、或微行入閭里、劫奪厩馬、鞭逐主人、嘗入左大臣融別業、破壞其牆垣而去、又嘗捕一女子、以琴絃縛之、置于水中、以爲笑樂、無賴之徒、因緣爲奸惡、人間厭苦之、至是崩、是月、元慶寺火、冬十月三日、葬陽成天皇於神樂岡東北、廢朝五日、置國忌齋於西寺、二十六日、朝二條院、十

一月十日、震大安寺西塔災、十四日、冷然院火、十九日、以備前守和氣兼濟歷四國司、皆有治績、授從四位下、二十六日、上皇復徙朱雀院、十二月二十四日、遣荷前使於故關白忠平墓、著爲恒典、是月、使大江朝綱、橘直幹、菅原文時、大江維時等、選古今詩、命小野道風書之屏風、巨勢公忠畫其像、

四年庚戌、夏五月、先是下總守藤原有行奏曰、諸國司兼押領使幷給隨兵、其例尤多、近時則前司菅原明依天慶九年兼押領使、給隨兵三十人、今坂東諸國多盜、所在殺掠、請准先例兼押領使、以追捕之、是月許之、秋七月十五日、以皇子憲平爲親王、二十三日、立憲平親王爲皇太子、左大臣藤原實賴爲傅、先是大納言藤原元方女爲更衣、生皇子廣平、元方喜謂必爲國儲、而右大臣師輔女爲女御、生憲平、生三月立爲太子、元方失望、遂以憂卒、後冷泉華山三條三帝皆短祚、世謂元方爲祟也、八月十日、御綾綺殿、

觀相撲、冬十月八日、置殘菊節、先是以醍醐帝忌月廢九月九日節、至是置殘菊節、以準重陽、明年以後定爲五日、十五日、試東宮亮以下射、是日、朱雀院火、二十日、以莊子女王爲女御、中務卿代明親王女也、是歲、丹波播磨蝗、

五年辛亥、春二月十三日、朝二條院、觀紅梅、冬十月、置和歌所、以左近衛少將藤原伊尹爲別當、令學生源順、讃岐大掾大中臣能宣、河內權大掾清原元輔、近江少掾紀時文、御所書預坂上望城等、撰後撰和歌集、五人各以和歌擅名、當時在梨壺撰之、故世稱梨壺五歌仙、

六年壬子、春三月二日、以越前國司奏請、罷追捕押領等使、十四日、上皇落髮、法名佛陀壽、晦、以天變賑東西京、夏四月、法皇還仁和寺本院、旱、五月十五日、赦左右京、樹桑、秋八月十五日、以法皇疾、大赦天下、是日、法皇崩于仁和寺本院、年三十、遺詔停任葬司

起山陵、稱朱雀院、二十日、火葬朱雀天皇于來定寺北野、藏御骨於後山階陵側、不置國忌列荷前、冬十月十二日、如主殿寮、視太皇太后疾、十一月、出雲國司請以清瀧靜平爲押領使、捕部內群盜、許之、是歲、以甲斐武藏信濃上野貢馬違期及減例數、敕切責國司牧監、其後期減數者、牧監雖有他勞、不預賞例、屢致闕怠者、解卻其任、國司五位以上、奪位祿、六位以下折納公廨、是後諸國歲貢多不及期、或至冬月、或至明年、如甲斐諸牧、歲減例貢、或進羸馬、

七年癸丑、二月十二日、藍園町火、延及神祇官後廳、十三日、敕賑百姓罹災者、又敕五畿七道神社佛寺、嘗修理者、具狀奏上、秋八月七日、上皇周忌、太皇太后命寫大藏經論五千三百七十五卷、冬十月十八日、菊合、王卿已下賜物、歷朝尤賞菊、嵯峨帝嘗有菊花賦、文人喜誦元稹此花開後更無花之句、十一月二日、觀陸奧

交易馬於仁壽殿、是歲、定賑給稻降殺法、一據延長格、立爲恒例、

吳越王錢弘叔遣使贈書右大臣師輔、

八年甲寅、春正月四日、太皇太后藤原氏崩、十日、葬太皇太后、二月二十一日、慶法性寺塔及大藏經、三月十一日、改冷然院、爲冷泉院、夏屢祈雨、秋七月二十七日、帝承天慶兵亂之餘、盜賊竊發、鹵掠人物、而政尙寬恕、紀綱不振、奸猾益橫、或刧殺國郡司、東國尤甚、宰吏皆帶劒自衞、或請帶押領使、給隨兵、或置追捕使以索捕焉、國郡多故、民政大弊、加以風俗侈靡、上下困敝、至鬻官以給國用、嘗詔定儉約法、亦終不行、於是敕大內記菅原文時等上封事、言闕政、文時條陳三事、其一請禁奢侈、略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寬其製、官途締交之設、窮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綾羅而襯器、富者傾產業、貧者失家資、傳曰、上之所爲、人之所歸、

吳王好劒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餓與瘢、是人之所惡、然尙如是、朝廷實能惡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其二請停賣官、略曰、量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循、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謂之謬妄、方今任授之道、非不正、黜陟之規、非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爲助國用、於是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郞、孝明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開邸賣官、皇綱遂紊、王業乃衰、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而敎俗、鬻職而安民者矣、若憂國用、每事必行儉約、儉約能行、貨財何乏、利欲之情自減、正廉之路漸開、其三請不廢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略曰、鴻臚館者爲外賓所置也、頃年所司不能修造、漸將荒廢、若使歸化之國、慕德之人聞之、或謂君恩薄、或謂國用乏、加之故事蕃客朝時、饗之餞之、必使賓主鬪筆、因茲詞人才士、心

期對蕃漢、競文藻、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此館、然則遐方不離心、文士無倦業、

藤井臧曰、淸行文時封事、並以禁奢侈爲第一策、而文時所說、殊覺切實、請停賣官論中引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郞之事曰、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亦說得好、至於請修鴻臚館、則爲詞人文士謀者居多、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以此觀之、則文時請修鴻臚、不如淸行請給大學生徒之食料也、二子之學、異同可見、

永井定宗曰、古之治國家者、量入以爲出、故取之有藝、用之有節、人君若驕侈、不量出納之數、取之不以其道、用之無節則財用常不足、於是乎橫歛暴賦方起、細民飢寒、至售妻鬻子矣、故

人主立政之本、在禁侈節用也、宜哉文時之封事、以禁奢侈、爲第一策、唯惜帝之不能納用矣、

文時道眞孫右大辨高規之子也、博洽能文、名聲震當時、天慶中對策及第、應和中帝遊冷泉院、以花光水上浮爲題、命文時作序、及乘輿將還、漸成獻之、帝使藤原雅材讀之、停駕聞之、序中有誰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脣之句、帝大感賞、再開盛宴、以到天明、天德中內宴命群臣賦宮鶯囀曉光、帝作先成、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謂諸才子不及、既而文時詩成、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裏聲、帝以爲絕唱、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作非臣所及、帝强問、文時曰、聖作實下於臣一等、帝笑而然之、

靑山延于曰、帝王之學、本諸躬行、而措諸國家、此敎化之所以行、而治道之所以盛也、後世帝王、徒事文辭之末技、而修身正

心之學、置而不講、此敎化之所以不行、而治道之所以衰也、帝以英邁之資、留意文學、其施設亦有可觀者、然其所好不出於絺章繪句、風雲月露之外、至乃與文人才子競優劣較短長、其累帝德也不亦大哉、

山縣禎曰、帝深好詩歌、常玩心於翰墨風月之間、搢紳承化、競事辭藻、詞藝之盛、前古莫及也、雖然文過之弊、常易柔懦、上柔下慢、於是乎暴民作矣、及帝世、而皇居官府連罹災、輦轂之下、盜賊橫行、數入禁內、放火宮闕、而莫之能制、時俗之柔懦政事之寬縱、亦可想也、中古之盛治、雖以延喜天曆爲稱首、然文柔之政、豈得無兆衰頽之機哉、大抵昇平之人、俗日趨文華、文華之弊流衰弱、於是乎上威衰、而權下移、亂亡至矣、蓋亂亡之機、既兆盛治之時、其端固非一、有國家者、可不常恐懼修省、制治於未亂、圖存於未亡耶、

八月十六日、觀信濃貢馬、以朱雀帝忌日、改爲是日、是月、以文章博士橘直幹兼民部大輔、故事文章博士必兼他官、直幹爲博士七年、未有所兼、上疏自訴貧困、帝不懌、然愛其詞、即日下敕兼任、

九月十四日、式部卿重明親王薨、醍醐之皇子也、好學有才名、又有至行、及帝崩、哀慕不已、時臣子皆期而公除、唯重明獨公朝之外、衣食服器、不敢用綾羅朱漆、心喪三年、而性頗豪侈、會蕃使入貢、重明往觀之、身著黑貂裘八襲、乘鴨毛車、蕃使纔携一裘、乃大慙焉、其所居東三條第、移植吉野櫻樹、天德中禁闕火、燒南庭櫻、敕上其樹、天曆中內宴賞菊、屬杯於重明、天子親賜杯酒於親王、始于此、所著有吏部王記、子邦正、行正、信正、共賜姓源朝臣、邦正侍從左京大夫、爲人長身修頸、高鼻赤鬚、齒露聲嘶、背尻顚聳、面色醜如鴒跖花、動止麤野、爲人所嘲笑、呼爲青經君、又青常丸、或青侍從、帝聞而憫之、戒侍臣勿復言、衩約犯禁者、贖酒肴珍菓、既

而藤原兼通首犯之、衆求贖、及期兼通與從者皆青衣、什器皆用青色、繫青鳥於竹枝捧之、衆爲之絕倒、帝竊視亦大笑、從此莫復制也、青經之稱彌著、冬十二月十六日、廢光孝贈皇太后國忌、置太皇太后國忌、是歲、盜殺駿河益頭郡司伴成正、判官代丞原忠藤、

九年乙卯、春正月四日、太皇太后周忌、帝親寫法華經、集諸寺僧綱宿德六十五人、修八講於弘徽殿、禁中八講始于此、夏六月十七日、右大臣藤原師輔罷右近衞大將、秋七月二十四日、大納言藤原顯忠兼右近衞大將、是月、卜定樂子內親王爲齋宮、八月、旱、冬十月、老人星見、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二十二日、詔授爵賜物有差、十二月二十五日、太政官奏、復正旦良宴、七日勝遊、奏可、是歲、盜殺駿河介橘忠幹、

十年丙辰、春三月十三日、射禮、是月、賑東西京、夏六月、近江言國

帶三道、稱爲要害、以姦盜衡行不息、故前宰撰武藝可用者、請爲追捕使、而其死或老、今擇可代補者、甲可公是茂忠廉不撓、文武足用、請準先例、命爲追捕使、以肅部內、許之、炎旱、秋七月二十三日、詔以炎旱減服御常膳、權禁左右馬寮秣穀、量停作役、省寃獄、令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恤窮民、除畿內七道天曆五年以往調庸未進者、免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戶田租、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先是群臣奏請減封祿、不許、於是敕權減封祿十分之二、是歲、駿河國言、請准諸國司郡司雜任得帶劍、許之、

天德元年丁巳、春二月二日、有物如白雲、長二丈許、世謂梓星、十一日、神祇官倉火、二十八日、大索、三月二十日、左大臣藤原實賴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二日、祈雨、是月、賑東西京、夏四月九日、以連年亢旱飢饉、頒給大和國中東大興福等十七寺本國不動穀一千二百九十斛、二十五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顯忠轉左

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師尹兼右近衛大將、六月三日、以水旱疾疫、及今年當三合災、讀經十四社、二十五日、暴風雨、秋七月二十日、吳越持禮使盛德言來、八月朔、祈雨、冬十月三日、省試、二十七日、改元、赦、十一月二十九日、大舍人寮廳舍及西門火、晦、盜入大藏省、十二月二十日、大風雨、發屋折木、二十八日、參議大江朝綱卒、音人孫、玉淵之子也、繼父祖業、該博宏贍、詞藻典麗、夙擧文章生、對策登科、嘗奉敕撰新國史、又善書、與小野道風論筆法、互不相下、請帝品藻、帝曰、朝綱書法不及道風、猶道風文不及朝綱也、帝嘗令朝綱及菅原文時、各擇白集歷卷詩一首、別封上、帝啓之、則同采送蕭處士遊黔南之作、帝歎曰、卿等鑒識何乃符合、朝綱每語人曰、後來必以吾與菅爲一雙、世稱音人曰江相公、朝綱曰後江相公、是歲、穀價騰貴、運近國不動穀於穀倉院、置常平所、

二年戊午、春正月十四日、有鹿入冷泉院、二十二日、又入朱雀院、

三月七日、宴飛香舍、二十五日、廢延喜通寶錢、鑄乾元大寶錢、鑄鉛錢、新舊俱行、夏四月三日、雨雪雹、寒如冬、十日、盜毀右獄、殺囚一人、奪八人、十一日、命六衛府兵庫官人搜捕之、十四日、右衛門少尉小野國興獲囚八人於攝津、是夜、右京一條二坊火、五月十七日、省試、是月、式部卿元平親王薨、六月、霖、十五日、二條院火、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六日、祈晴、十八日、盜入大藏省、饑疫、閏月、有狂女食人、世謂之女鬼、九月、京師木華、十一日、發伊勢例幣使、以天變地震怪異、特奉左右馬寮馬各二匹、冬十月二十七日、立女御藤原安子爲皇后、二十八日、以藤原芳子爲女御、中納言師尹女也、容貌絕艷、髮鬒而長、上車其末尙委柱下、初在家學琴書、諳誦古今集、帝親試之、以棊子爲籌、終篇無一錯誤、帝大異之、帝妙彈箏、芳子悉得指法、帝甚寵之、稱宣耀殿女御、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七日、卜住吉社鷄不鳴、

三年己未、春正月十二日、吳越持禮使盛德言來、三月十三日、感神院與清水寺爭鬪、遣檢非違使禁止、夏四月五日、賜中宮東宮親王以下諸司官人以上新錢、十七日、奉新錢於伊勢以下十一社、二十六日、觀童舞、是月、雨水、六月、霖、秋七月、旱、晦、觀雜戲、八月八日、大風、十六日、御清涼殿詩合、置酒張樂、參議大江維時爲判者、先是詩人既分兩朋、以木工頭小野道風書名冠世、各遣使求書其詩、道風托事謝客、欲拒之、右朋長右兵衛督源延光等至道風家、排門突入、擁道風上車、卽還家宴飲、促道風書其詩、左朋聞之、訴道風負約、帝遣使至延光家、則閉門酣飲、使人不能入、明日召道風、書左朋詩、於是兩朋詩皆道風書、一眞一行、觀者嘆賞、詩人悅曰、鬪詩之遊、雖唐元和會昌之盛、所未有也、當時專尙元白詩、故以元和會昌爲至盛云、冬十月三日、地震、十九日、御清涼殿西渡殿、觀內敎坊妓樂、二十五日、以皇子守平爲親王、十一月朔、

日、當食陰雲不見、十二月七日、栽橘於紫宸殿、九日、三日並見、白
虹貫日、十四日、使諸衛佐餘京師退隱高年者、恩賜有差、十六日、
覲踏歌於殿上、二十四日、賜諸衛恪勤者物、又賜淳和崇親兩院
女綿布、是歲、民間多患頸腫、世謂福來病、
四年庚申、春正月十日、雷、二十四日、又雷、二月十一日、以皇子昌
平爲親王、十七日、震大膳醬院、二十八日、大藏省奏、神態御庫屢
鳴、三月十七日、四天王寺火、晦、御清涼殿歌合、置酒張樂、大臣已
下賜物有差、禁中歌合始于此、是日、壬生忠見配平兼盛二人歌
成、皆俊逸、左大臣實賴爲判者、不能決優劣、及披講帝屢吟兼盛
歌、終以兼盛爲優、兼盛方正衣冠坐陣座、聞已歌勝、不問其餘、拜
舞而退、忠見大失望、遂以憂死、更衣源計子請帝令源順等訓解
萬葉集、當時尚和歌如此、夏四月五日、太白晝見、炎旱、疾疫流行、
五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右大臣藤原師輔罷、四日、薨、年五十三、世

稱九條殿、或稱坊城、嘗作遺誡一篇、以教子孫、其略曰、事君必忠、
事親必孝、敬兄如父、愛弟如子、公私大小、必齊心力、勿有纖芥、非
有病患、必當拜親、若不得拜、必以書問、常敬威儀、勿生慢心、坐有
言人惡者、必當起避、禍出自口、愼之愼之、敬事耆老、必就質問、賓
客來訪、必速出見、衣冠車馬、隨家所有、勿求華麗、勿借入器、借必
速還、勿怠公務、勿懈宿直、在朝欲其愼重、在家欲其寬容、小事勿
怒、誚讓人過、從而溫色、勿爲暴怒、師輔寬綽敦雅、能容衆、雖久廢
問訊者、待之如初、是以父時賓僚多來歸焉、師輔前後三尙醍醐
皇女、曰勤子內親王、曰雅子內親王、曰康子內親王、子伊尹、兼通、
兼家、爲光、公季、皆位極人臣、藤氏子孫師輔最盛、皇后憫公季幼
弱、取養於宮中、帝亦深愛之、服食一擬皇子、但所須食器稍降其
制、人臣鞠於宮省者、自古未有也、時人異之、八日、隕霜、二十八日、
賊倉橋弘重等掠武藏守源滿仲家、滿仲射中弘重、縛而詰問、悉

得黨名、敕捜捕之、不獲、獲紀近輔於成子內親王家、旱疫、秋七月
二十三日、決神泉苑池、漑田、八月十八日、大風、二十二日、以大納
言藤原顯忠爲右大臣、九月十九日、減服御常膳、二十三日、夜、禁
中火、宜陽殿累代重器、溫明殿大刀節刀契印、春興安福二殿戎
器、內記所文書、仁壽殿太乙式盤、至是蕩盡、帝避火神嘉殿、又遷
太政官朝所、遂遷職曹司、皇太子從焉、帝深自警懼、召左大臣實
賴曰、朕以不德、久居尊位、遭此災殃、憂歎無極、二十四日、廢務三
日、使左近衛中將源重光等索所失重器、得神鏡於爐中、形質無
損、內侍以袖受之、以出、藏之大藏省韓櫃、奉安縫殿寮、遂稱鏡曰
內侍所、自崇神帝摸造神鏡爲護身御璽、至是九百餘年、始有此
災、二十八日、課修理職木工寮及五畿內南海道、伊賀伊勢尾張
近江美濃若狹越前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丹
波、營造宮殿門廊、限期以明年、令大納言藤原在衡等董之、晦、勸

學院火、冬十月朔、左右大臣以下、朝職曹司、二日、民間訛言、平將
門子匿在京師、命檢非違使及源滿仲源義忠大藏春實捜索之、
四日、夜、有鬼火、遍滿京師、五日、大學寮火、九日、大索京師、十九日、
下德音、十一月四日、遷御冷泉院、皇太子從焉、十四日、京師多盜、
使檢非違使諸寮官人行夜、十七日、辰時日無光、至午乃明、二十
日、御殿鳴、內膳司釜鳴、占之、十二月二十五日、賜諸皇子姓源朝
臣、
應和元年辛酉、春正月五日、敘位用是日、著爲恒典、十七日、觀陸
奧所獻鷹犬、二月十六日、改元、大赦天下、二十七日、彗星見、三月
五日、親試文章生、閏月七日、以火災天變革命、奉神寶幣帛於宇
佐宮、奉幣香椎廟、十一日、設藤花宴於釣臺、觀童舞、賜公卿衣、是
日、始奏唐樂感恩多、二十七日、兵部卿有明親王薨、先是興福寺
塔鳴、卜不吉、使六十僧讀大般若經於興福寺金堂、諸國疾疫、夏

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六日、御釣殿、觀競渡、十七日、詔免造宮諸國今年租半、十八日、慶金字自在王菩薩經最勝王經於石清水神宮寺、二十日、有鬼物跡、見辨官西廳壇、晦、白虹亘天、六月、天下大旱、秋七月朔、大風、八月十八日、祈晴、二十三日、昌平親王薨、冬十一月四日、前鎭守府將軍上野介源經基卒、年四十五、貞純親王之長子也、親王清和第六皇子、以故世稱經基爲六孫王、後賜姓源朝臣、有武略、便弓馬、善和歌、經基之後、繁衍東國、最爲豪族、其旗用白、七日、供養萬僧、十一日、豫停諸司獻物賀遷宮、二十日、宮成徙御焉、是冬、右近衛少將藤原高光遁世、師輔之子也、有才思、善和歌、帝嘗御飛香舍、召讀文選諳誦三都賦序、帝大感歎、高光志趣高尚、不慕榮貴、一夕見月詠歌寓感、（加玖波加利、倍我多玖美由流、與能奈加珥、宇羅邪未志玖母、須迷流都幾加奈、）遂爲僧、隱横川、改名如覺、帝深憫惜焉、後居多武峯、世稱曰多武峯少將、

二年壬戌、春正月五日、內膳司釜鳴、二月二十七日、奉幣大神宮、以伊勢三重郡充封、遣使奉歌舞者各十人、神馬各十匹於石清水賀茂松尾、以賽宿禱、夏五月二十六日、以大極殿數有怪異、使百僧讀經、是月、霖、二十九日、京師洪水、鴨河堤決、六月十一日、祈晴、十三日、省試學生藤原公方藤原資忠等、請給學問料、乃召之弓場殿、試七言十韻、十八日、慶觀世音像於仁壽殿、自是每月修觀音供、秋七月二十日、黑氣竟天、八月晦、大和近江大風雨、公私廬舍神社佛宇多壞、冬十一月二十七日、給東西京綿布、

三年癸亥、春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加元服於紫宸殿、群貴皆欲納女、帝特敕納妃昌子內親王、朱雀帝女也、三月十九日、行幸雲林院、慶多寶塔、夏四月、亢旱、五月十四日、行幸朱雀院、觀競馬、六月七日、中納言大江維時薨、爲人博聞彊記、淹貫經史、凡遷都以來、第宅變遷、人物死亡、年月皆能諳記、初醍醐帝敕錄前圖花草

名、維時用國字書之、人嗤其才劣而不識漢字、維時曰、我非不識之、若用漢字、則恐難解也、及錄進、帝命改用漢字、維時立書獻之、人果不能解、往往來問、朱雀村上冷泉圓融四帝御諱、皆其所撰進、人以爲榮、世稱江相公、所著有日觀集、九日、祈雨、後屢祈之、冷泉院西門松無故而偃、二十五日、浚神泉苑池、溉京南田、秋七月二日、大索、二十八日、公卿論奏專行新錢、是後朝廷永行此錢、而鑄錢遂廢矣、八月二十一日、敕召延曆興福二寺僧十人於清涼殿、講法華經、論衆生成佛理、延曆寺僧良源以才辨著名、後良源超法性寺座主賀靜爲延曆寺座主、適延曆寺火、堂院樓閣多燬、不數年良源悉改造復舊、大設齋會、閏十二月十四日、大納言源高明請以奬學院源氏學生準勸學院藤氏賜年俸、許之、

康保元年甲子、春二月五日、令皇子爲平親王往北野爲子日遊、且放鷹、中納言藤原師氏等從之、盡引從者自弘徽殿而出、帝與

皇后臨藤壺觀之、騎步聯亘、被服靡麗、觀者塡街、及還獻獲、賜宴、從者賜物有差、十七日、御清涼殿、觀男踏歌、夏四月二十九日、皇后藤原氏崩、后最敦友弟、能通下情、妃嬪婢妾皆得歡心、及崩中外哀惜、帝屢問政事、后務匡救翼贊、除人所疾苦、而慫慂其所欲、帝亦憚之、無言不聽、然性頗嫉妬、時女御藤原芳子新獲寵、遷飛香舍、與后所居弘徽殿隣、后穴壁窺之、見其絕艷、大恚、碎土器亂擲、帝適見之怒甚、謂后兄弟敎后爲之、因責伊尹、還家、后請宥之、帝不許而起、后牽衣止之、帝不得止從之、后崩後芳子寵弛、后念后深悔遇之薄也、帝納后妹登子爲尙侍、登子帝兄重明親王之室也、以后故出入宮中、帝見悅之、請后私焉、后初爲掩匿、後帝數召入宮中、后稍不懌、及親王薨、帝心喜欲納之、然憚后不果、后崩僅踰月、帝數通書、登子憚物議、不肯應命、帝敕伊尹等促之、命內藏司給其資、遂召居登華殿、專寵幸、妃嬪希復進御、后及親王之

侍女皆怨忿、謂后崩親王薨、其咒詛之所致也、帝常歎邪、至登不出臥內、帝爲治休明、至是政事頗廢、中外惜之、左大臣實賴嘆曰、帝德足垂後世、而以是壞之、惜哉、帝欲立登子爲后、然以前有子、不得策立、五月七日、葬皇后、是日、雨水、六月十七日、彈正尹元利親王薨、秋七月十日、改元、赦、冬十月十三日、藏一本御書所繕寫書於大藏省野御倉、十一月五日、敕以學館院爲大學寮別曹、十二月十八日、賑給兩京、二十二日、列中宮藤原氏中宇治陵於荷前、停桓武皇后長岡陵使、是歲、栽櫻樹於紫宸殿、初遷都之時、桓武帝栽以梅樹、至承和中而枯、仁明帝再植梅樹、天德中罹災、至是植以櫻樹、

二年乙丑、春正月二日、廢贈太皇太后國忌、二十七日、栽橘於紫宸殿、二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客星見、二十七日、出羽言、正月八日、日左右有暈氣、虹貫之、白虹見東西、占之、二十九日、召諸卿於宜

陽殿、議定封事、是月、弗豫、三月五日、花宴、二十三日、崇福寺火、夏四月二十四日、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顯忠薨、性尙節儉、第宅器用極朴素、盥漱不用盤、自執杓灌洗、雖爲大臣、出無前驅、騶從甚尠、方設大饗、治具簡約、堂廡一無所崇飾、時平諸兄弟皆壯歲沒、世爲菅氏之祟、顯忠深懼之、每夜拜于庭、祈免難、兄弟中唯顯忠官位顯達、立朝最久、人皆以爲其畏愼所致、稱富小路右大臣、五月十一日、大納言源高明兼左近衛大將、醍醐之皇子也、二十四日、行幸朱雀院、觀競馬騎射、六月七日、觀菓下馬之戲於弘徽殿、秋七月四日、雅樂寮火、樂器悉焚、八月二日、御清涼殿、觀猿樂、猿樂即散樂也、十三日、以皇子具平爲親王、使橘仲遠講日本紀、二十八日、京師大風、壞公私廬舍、晦、洪水、九月十八日、論議法華經於淸涼殿、二十一日、地大震、踰旬不止、冬十月二十三日、行幸朱雀院柏梁殿、觀左右馬寮騎、皇太子從焉、召文臣四十人獻

詩、親試擬文章生詩、王卿以下、恩賜有差、二十七日、兵庫火、累代戎器悉焚、晦、御仁壽殿、覽馬、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地震火災、免今年徭半、十二月四日、帝壽四十、行慶壽禮、是歲、以廷臣動稱有事故、不供奉祭祀、敕定闕怠神事者、公卿停給年官、少納言辨侍從不給位祿之制、壬生忠岑卒、年九十八、典藥頭和氣時雨卒、時雨潛心醫學、兼精針術、和氣氏業醫自時雨始、

三年丙寅、春正月十六日、以大納言源高明爲右大臣、二月二十四日、有虹見淑景舍北庭、三月三日、停御燈、御射場、試親王公卿以下射、卜尾張熱田社數鳴、夏四月十九日、以皇子永平爲親王、五月十三日、賀茂社鳴、宜陽殿鳴、秋七月、天下疾疫、七日、命五畿七道定額寺、讀大般若經、三日、禁斷殺生、八月十八日、洪水、二十五日、祈晴、閏月十五日、置酒淸涼殿前、栽合、絃歌燕樂、公卿賜物、二十九日、京師洪水、民舍湮沒、九月三日、使權大納言藤原師尹檢

兩京水害、九日、賑兩京被水害者、甚者免今年調徭、冬十月七日、觀侍臣小舍人等舞、公卿奏樂、賜物有差、時天子方耽宴遊、而武人多好狩獵、源滿仲畜鷹三百云、二十八日、延曆寺火、十一月二十五日、彗星見、十二月二日、中納言藤原朝忠薨、善和歌、十七日、中務卿式明親王薨、二十七日、內藏頭小野道風卒、年七十一、篁孫葛絃之子也、工草隸、遒勁神逸、冠絕古今、歷事醍醐朱雀村上三朝、醍醐帝酷愛其書、及造醍醐寺、使道風書榜、一楷一草、初擬揭楷書於南門、而終榜草書、道風大喜曰、嗚呼賢主哉、蓋以其得意在草書也、又命書行草法帖各一卷、使僧寬建持往唐、其餘殿壁題字、宮門扁榜、道風所書甚多、今上又酷愛其書、凡其書片紙隻字、人競求之、至不得者以爲恥、其爲世所貴如此、道風晩患中風手顫、筆勢彌生奇體、嘗爲橘直幹書奏疏、帝常置坐側、會禁闕火、帝顧左右曰、直幹之疏存否、不復問他、後世稱道風及藤原佐

理藤原行成曰三蹟、是歲、修石淸水宮、是時外戚專權、皇綱大弛、前世頁法、日以陵夷、其所施行、如不堪佃田奏、吉書奏、賑給、施米、位祿定、受領功過定等、相承爲例、皆不過存前世遺典以爲儀注耳、

四年丁卯、春正月三日、大雷、三月二日、敦實親王薨、宇多皇子、嗜鷹馬、善和歌及蹴鞠、兼工音律、尤妙和琴、夏五月十四日、不豫、二十日、命畿內及伊賀伊勢等二十六國、立率都婆六十基、二十五日、大赦天下、是日帝崩于淸凉殿、年四十二、遺詔薄葬、不置國忌山陵、稱村上天皇、帝勞意於民事、勉務至夜、然承累世寬弛之餘、積弊不能革、初自寬平以後、院宮司家、專張勢威、恣發徵物使、闌入國郡部內、妨奪官物、京戶子弟、及諸司雜任以上、王臣僕從等、移住外國、對捍宰吏、不輸租賦、加之諸國奸民或托仕王臣家、妄稱家人、或補六衛舍人、偏稱宿衛、憑藉其威、爭遁課役、朝廷屢下

令禁之、而不能止、至承平中、定太宰管內國司子弟、妨調庸租稅者、禁身言上之制、然無賴之徒、猶相結聚、畜養兵馬、橫行管內、輕蔑官吏、掠奪官物、而無所憚、及帝時畿內近江丹波等百姓、亦猶巧遁課役、不輸調庸、因令檢非違使隨國移文、任法斷決、而奸猾侮法、譎詐增甚、拒捍租稅者、紛然而起矣、帝天資明敏、夙好文學、其在藩邸、使近臣選近代名文者十人律詩、名曰日觀集、御製詩文、間傳于世、好詠和歌、最善琵琶、帝素寵任大納言源延光、適有踈待色、延光懼不朝、俄召見曰、學生藤原雅材者、甚有文才、卿盍薦之、延光頓首謝、乃奏雅材爲藏人、雅材貧窶不能朝、特命內藏寮賜衣服、天暦中藤原朝忠侍帝前、帝始召其弟朝成入、已至、帝乃自靑鎖窺之、嫌其醜惡失望、素聞善笛、詔令吹弄、其聲高亮、穿徹宮梁、帝喜謂朝忠曰、聽此笛聲、乃覺頓生美顏、愛其才如此、帝性寬裕溫恕、恩無偏倚、嘗問近臣曰、外間以朝政爲何如、對曰、天

下皆稱其寬、帝喜曰、是朕志也、理下以嚴、民必難堪矣、嘗御紫宸殿、召一老吏、問曰、當世之政、孰與延喜、老吏懼不敢對、帝頻問之、不措、吏乃曰、賤臣何有所見、唯覺主殿寮多進松明、率分堂前生草、與前代少異耳、蓋寮政務堂、前制大藏省所納調庸雜物、割十分之二、貯之別庫、以供非常用、號曰率分、及此調庸歲減、故謂政事煩劇、歲貢無餘也、帝聞之有愧色、自是益加意政事、時論謂德亞醍醐、後世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暦、

賴襄曰、世之言王政、必稱延喜天暦、以其典章文物爛然具備而已、察其實、多不稱者、譬若人之風丰映麗、而心腹蓄疾、是良醫之所畏、故識者於二代無取焉、而謂天暦不及延喜者、非也、然當時已謂然矣、觀村上與老吏問答、可見焉、襄獨以天暦爲勝延喜、何以知其勝、卽此一事以知其勝也、夫以萬乘之尊、問政事得失於一賤吏、非其留心於政、孜孜不倦、何能如此、至聽

其言、以自知不足、蓋勤於政、則人之所絕無而僅有、足以爲百世之法矣、延喜恐未能及此、何則其先皇之遺誡、而不肯聽也、則其他可知矣、和顏接下、導之使言、可矣、因災異求直言、可矣、而未聞其聳懼聽納其言、而省於已如此也、蓋老吏言、所謂主殿寮多進松明者、言劇務至夜未已也、其淸其本源、使不至煩劇上也、其次雖至煩劇勤而不倦也、倦而不勤、斯爲下矣、所謂率分堂生草者、言歲貢無餘也、夫量入以爲出、國計常有餘者、上也、其次出者與入者相當也、量出以爲入、而猶不足者、斯爲下矣、醍醐繼列朝太平之業、而村上承天慶大亂之後、國用之贏縮宜相縣絕也、而其賑恤之政、視之延喜、無或不及、非勤政之効、何以至此、以此言之、雖曰天暦勝延喜可也、其授政權於外戚、則延喜之遺毒、不可解免耳、雖然兼明高明於帝爲親兄弟、藤原在衡於戚黨爲踈屬、而皆引當要路、使與諸權戚相鈐

制、視之延喜之忌弟、逐父所簡遺大臣、而獨任二后兄者、孰與耶、或曰、高明亦以中宮妹夫爾、然則謂兼明在衡何乎、至若夫好內寵、帷薄不修、所謂累德之大者、雖然未至如唐明皇奪子之妻、勤政不終、終速大亂、要之當時風習、多如此者、不可專尤於帝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三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冷泉天皇

冷泉天皇、諱憲平、村上帝第二子也、母皇后藤原安子、右大臣師輔女也、天曆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七月、爲親王、尋立爲皇太子、六年十二月、着袴、十年四月、始讀書、應和三年二月、冠、納昌子內親王爲妃、康保元年七月、加封五百戶、五月二十五日、村上帝崩、即夜、羣臣詣襲芳舍、奉劍璽於皇太子、皇太子踐祚、左大臣藤原實賴、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高明、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師尹、並如故、六月朔、日有食之、四日、葬村上天皇於葛野郡村上山陵、九日、使左右近衛植樹村上山陵、二十二日、以左大臣藤原實賴爲關白、大藏卿源盛明爲親王、秋七月九日、始班延喜式、九

月朔、立皇弟守平親王爲皇太弟、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師尹爲傅、初帝在東宮多病、村上帝憂之、欲立爲平親王爲嗣、然以其婚源氏、憚藤原氏而不果立、及將崩、謂左大臣實賴曰、朕欲立爲平、然勢不得立、卿意必在守平也、至是實賴遂援立之、

青山延于曰、甚矣外戚之盛也、爲平帝之所鍾愛、而圓融之兄也、兄弟之序宜立、而藤原實賴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圓融帝、以帝之英明、尙爲權戚所掣肘、況厝昏之主、欲不爲之所制、豈可得乎、

山縣禎曰、藤原氏之意欲子爲后、孫爲天子、而躬爲外祖以專威福、世世以此意相承、使天下之權柄、全在其手矣、天子不能少有所違拂、束手而聽從而已、然猶守名分、未敢顯然逆其迹焉、君子若誅其心、則豈能免爲逆節哉、

四日、立妃昌子內親王爲皇后、以藤原懷子爲女御、伊尹女也、終

帝世藤原氏不得居后位、然藤原氏爭進其女、九日、有流星如月、欻星西流、終夜散錯、狀如刀劍、十三日、以星變大赦天下、十六日、大索、冬十月十一日、帝即位於紫宸殿、時年十八、自在東宮罹病未愈、以故不能御大極殿、左大臣實賴議、始行即位禮於紫宸殿、十一月七日、定諸國交替使、二十九日、追尊皇后曰皇太后、十二月十三日、以左大臣實賴爲太政大臣、關白仍舊、聽節會日不就班直上殿、右大臣源高明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尹爲右大臣、二十六日、遷御麗景殿、

安和元年戊辰、春正月五日、帝始覽官奏、二月四日、大風雷、十四日、參議小野好古薨、資性勇武、三月二十六日、有狼自春宮坊西門入中院、瀧口射獲之、二十七日、有羽蟻起于敷政門、夏四月朔、有犬上殿嚙御座、三日、羽蟻如雲、起于麗景殿淑景舍敷政門陽明門、七日、地震、五月二十日、洪水、盜殺攝津介在原義行、二十六

日、河溢、六月五日、不豫、命關白實賴覽官奏、十三日、省試、秋七月朔、卜定輔子內親王爲齋宮、尊子內親王爲齋院、霖、十五日、東大寺與興福寺爭田交兵、興福寺徒多死傷者、朝廷遣使究問其事、畿內近國佛寺尤大者、七大寺十大寺十五大寺之目、而其最大者爲園城興福延曆、八月三日、地震、十五日、改元、十七日、省試、十九日、白虹亘天、二十二日、詔以先帝忌月廢五月五日節、正月十六日蹈歌、

青山延于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故忌日廢朝徹樂、所以重追遠愼終之意也、未聞以忌月廢朝者、自孝謙帝以聖武帝忌月廢端午節、淳和帝又以太后忌月廢之、村上帝又以醍醐帝忌月廢重陽節、帝又以村上帝忌月廢端午節、夫文武帝始置七節以爲行禮講武之日、非若蹈歌曲宴一時遊戲之比、不

宜以忌月廢之、而歷世因循不革、此失禮之大者也、

山縣禎曰、古者有忌日而無忌月、其有忌月者、出於後世俗論也、唐王方慶曰、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蓋禮文之所不載、固不足取焉、而朝廷以此廢禮節、豈可乎、

十七日、射禮、九月九日節會並復舊、九月十六日、索捕近京山野奸盜、冬十月八日、徙御清涼殿、二十六日、御禊、十一月二十四日、大嘗、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七日以藤原忯子超子並爲女御、忯子師輔女、超子兼家女也、父未爲公卿、而女爲女御、始於此、二十日、中務省籍御倉火、二十二日、以皇子師貞爲親王、

二年己巳、春二月七日、右大臣藤原師尹家人與中納言藤原兼家家人鬪、殺一人、遂攻兼家第、兼家壯士數人被髮提鉾力拒、師尹家人射殺其一人、三月二十六日、左馬助源滿仲、前武藏介藤原善時、告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反、貶左大臣兼左近衞大將源

高明爲太宰權帥、以右大臣藤原師尹爲左大臣、轉左近衞大將、大納言藤原在衡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伊尹兼右近衞大將、在衡中納言山蔭孫但馬介有頼之子也、是日、左衞門陣墻無故而倒、初村上中宮安子生帝及爲平守平二親王、殊愛爲平、中宮妹適高明、高明又進其女、爲爲平妃、既而中宮與其父師輔皆逝、爲平失勢、村上以帝有心疾、欲立爲平爲其儲貳、諸藤原氏以其婿源氏沮之、及村上崩、關白實頼稱遺詔、立守平、高明失望、初帝連年病狂未愈、皆謂帝必禪位、繁延與前相摸介藤原千晴、僧蓮茂等謀奉爲平親王、奔關東作亂、滿仲亦與其謀、已而以有憾於繁延、遂與善時上變告之、右大臣師尹欲因事排擠高明、代其位、故使滿仲誣奏之、高明遂爲所搆、帝未之信、師尹急戒嚴諸門、遣兵圍高明第、京師騷擾、如天慶亂、爲平憂懼、欲削髮、帝慰喩止之、在衡聞高明見貶、歎曰、延喜皇胤乃遭此變、家臣相謂曰、我公必陞

大臣、在衡大怒逐之、高明薙髮請止京師、時議不決、令明法博士惟宗公方議之、公方曰、凡僧尼犯罪、猶且還俗處刑、今臨事薙髮、豈宜宥其罪乎、從之、公方主計頭直本之子也、世學法律、公方雖不善詩賦、博覽多通、尤精家學、當時法律多成其手、著本朝月令以詳典故、嘗語子弟曰、延喜朝、寵姬內匠藏人奏請觀白馬節會、所著深紅衣露於車外、深紅歷朝所禁也、檢非違使源中正取衣將裂之、內匠爲和歌解其意、中正不忍裂其衣而止、凡掌法律者宜存此意、其寬恕如此、

頼襄曰、安和之變、可謂可疑矣、夫源高明進女於爲平親王、出村上之命、曰謀擁立之以擅政者、臆逆之言耳、雖然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之儲貳、而以其與源氏婚、有沮之者、實也、及村上崩、遂矯遺詔立守平親王、益不服中外之心、故曰高明失望、出怨言者、或輿論所傳也、而亦未可必其實否也、舊史乃稱高明

怨望、爲亂者所誣告連及、然而所謂作亂者何人哉、非省府下僚、則國介耳、典廐耳、忽謀奉親王奔關東、爲平新皇之所爲、是最可疑者也、不然其意中變、走告者就中稍有威望者也、饒令自首、宜少加斥黜、而無所問、即雖稱爲逆首者、間歲輙召還給封三百戶、無所防護、何哉、嗚呼、此與承和之變、延喜之事、其情一也、三者、獨延喜世全知其寃、而承和與安和、以半爲實、以半爲寃、吾斷以爲全寃也、搆此寃獄者、有主有從、延喜之源光、安和之藤原師尹、皆所謂從也、知延喜之爲主者、則知安和之爲主者、而承和之爲主者亦可知矣、曰、雖然主於承和者、未逞其志者也、主於安和者、則既逞矣、而何苦組織搆成之耶、曰、彼以其所據地爲私有、欲私相傳、恐它人奪之也、故其所組織獄詞、皆如自言己之肺肝也、

二十九日、大索、夏四月朔、流橘繁延於土佐、冷泉院南門倒、二日、

流前相模權介藤原千晴於隱岐、僧蓮茂於佐渡、三日、命五畿七道、索捕繁延黨源連平貞節、五月十四日、解嚴、六月、旱、秋七月二十二日、大風雨、宮門官舍多壞、八月三日、固關大索、十三日、帝讓位於皇太弟、徙御弘徽殿、帝容止閑都、似村上帝、然自為儲貳、多病、時或發狂、及即位增劇、由是政歸外戚、朝綱不振、國家之衰自此始矣、后妃嬪御近侍者、皆疑懼不自安、一日欲視神璽、獨入臥內、方啓函、藏人頭藤原兼家排闥突入奪之、讓位後疾遂不瘳、

圓融天皇

圓融天皇、諱守平、村上帝第五子、冷泉帝同母弟也、天德三年三月二日、生、十月、為親王、應和元年八月、著袴、康保三年八月、始讀孝經、四年五月冷泉帝踐祚、九月、立為皇太弟、安和二年八月十三日、受禪於襲芳舍、立皇姪師貞親王為皇太子、詔太政大臣實賴攝政、如忠平故事、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師尹為皇太

子傅、右大臣藤原在衡、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伊尹、並如故、十六日、冷泉帝遷御冷泉院、二十五日、尊冷泉帝曰太上天皇、追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九月二十日、還御清涼殿、二十一日、內敎坊火、二十三日、帝即位於大極殿、時年十一、二十四日、有黃牛入外記廳、冬十月十五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藤原師尹薨、十一月十一日、權大納言藤原師氏兼皇太子傅、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伊尹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賴忠兼右近衛大將、賴忠實賴之子也、十四日、帝始臨萬機、十六日、卜定隆子女王為齋宮、是歲、大納言藤原在衡設尙齒會於粟田山莊、太政大臣實賴以和漢尙齒會畫障贈之、

天祿元年庚午、春正月二十七日、以右大臣藤原在衡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伊尹為右大臣、二月二十八日、左仗座鳴、三月十五日、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二十五日、改元、大赦天下、復天下今

年徭半、給老人僧尼穀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冷泉院火、上皇徙御朱雀院、二十日、延曆寺總持院火、五月十八日、以攝政太政大臣實賴疾、大赦天下、是日薨、年七十一、贈正一位、追封尾張公、謚淸愼、世稱小野宮殿、實賴為人溫雅、嘗有相工自高麗至、實賴年尙少、故著賤者服、在稠人中、相工指之曰、是貴人也、薨之日、貴賤踵門、舉哀慟哭、實賴練達朝章、為世儀範、其居私第、每出南庭、未嘗不冠、人怪其故、曰、稻荷山森然在目、敢不敬、偶爾遺忘、則以袖覆頭、急遽趨入、其自謹勅率如是、又積果於門側、使兒童縱啖之、隔墻聞其所談、以知世情、人稱其盡心政治、所著有水心記、所作詩歌多傳于世、二十日、以右大臣藤原伊尹攝政、六月九日、有物如婦人、梳髮於式曹司庇上、秋七月十一日、試文章生、十四日、大納言兼皇太子傅藤原師氏薨、十八日、攝政伊尹罷左近衛大將、八月五日、大納言源兼明兼皇太子傅、中納言兼右近衛

大將藤原賴忠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兼家兼右近衛大將、兼明醍醐之皇子也、冬十月十日、左大臣藤原在衡薨、年七十九、贈從一位、稱粟田左大臣、又萬里小路、在衡在職未嘗廢朝參、一日風雨暴烈、左衛門吉上相謂曰、勤恪如在衡、亦艱於朝參、言未畢、有簑笠來者、視之則在衡也、時人歎稱焉、在衡豫知帝所讀書、每入朝、車中必載其書、有所顧問、則占對明悉、是以才學雖無大過人、深見嘉尙焉、二十六日、御禊、十一月十七日、大嘗、是歲、下永宣旨、定京師賑給施米法、

二年辛未、春三月四日、鎭星入月、八日、石淸水臨時祭、著為永式、二十八日、省試、夏四月六日、地震、五月二日、有虹見辨官東廳、占之、六月二十一日、祈雨、秋七月六日、地震、九月十日、三品兵部卿廣平親王薨、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九日、召還太宰權帥源高明、十一月二日、以右大臣伊尹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大納言源

兼明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忠爲右大臣、

三年壬申、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五日、御紫宸殿宴羣臣、七日、公卿上表賀元服、詔赦天下、十四日、彗星貫月、二月四日、有狐百餘鳴于陣內、閏月十四日、地大震、宜陽殿鳴、二十五日、結政所屋上有足音、三月四日、宜陽殿西廂鳴、十九日、有羽蟻起于宮中、二十九日、侍從所櫻樹無故折、並占之、夏四月二十七日、群盜掠紀伊守藤原棟和家、五月十八日、施藥院判官犬養常行爲盜所射殺、帝嘗以平貞盛爲丹波守、子維衡從在國、貞盛適患惡瘡、召瘍醫於京師問之、醫曰、不得胎兒瘡不可愈、貞盛乃召維衡告以故曰、世豈有孕婦可殺者乎、今汝婦有孕、爲我殺之、維衡佯諾、貞盛悅、維衡告之醫、醫乃諭貞盛以血胤不中用、貞盛更索孕婦殺之、醫取胎兒製藥、瘡果得愈、貞盛賞以良馬衣糧、密謂維衡曰、朝廷嘗使我鎭陸奥、是倚賴我也、今無故而殺人、萬一泄露、無

乃獲譴乎、汝爲我殺醫以滅口、維衡曰、兒待彼還京、殺之山中、宜言爲盜所殺、誰復疑者、乃往告醫曰、父命不可拒、如何、醫惶駭乞命、維衡曰、父必使判官代逐卿、卿往踰山、宜使彼騎馬、吾僞爲不知殺之、醫夜發如其言、維衡遂射殺判官代、還報曰、醫既死矣、貞盛悅、已而聞醫不死、召維衡詰之、維衡曰、彼騎馬而發、故兒闇中射殺騎者耳、豈料其使人代騎乎、貞盛乃止、當時國司犯法妄殺謚如此、六月二十日、祈雨、二十八日、神泉苑門無故自倒、秋九月朔、日有食之、九日、以諸國耗損、停重陽節、二十六日、攝政伊尹詣賀茂社、此後任關白者、例必造之、以四月中申爲式日、謂之賀茂詣、其奉神寶神馬等、儀僭擬朝制、自兼家後、子姪公卿以下族人扈從甚盛、辨少納言撿非違使等供奉前後云、十月二十三日、太政大臣伊尹罷攝政、二十七日、詔權中納言藤原兼通參決庶務、十一月朔、以伊尹疾赦、是日薨、年四十九、贈正一位、追封參河公、

謚謙德、食封資人如生日、世稱一條攝政、伊尹性好豪奢、嘗臨大饗日、視寢殿壁色差陳、俄以陸奥紙糊之、師輔嘗遺誡子孫示節儉、伊尹不能遵守、時論譏焉、然其定終制、一從儉薄、二十七日、以權中納言藤原兼通爲內大臣、內覽宣旨、兼通伊尹弟兼家兄也、兼家尙宇多皇女保子內親王、以故夙顯達、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兼通常觖望、屢廢朝參、帝稍疎之、兼通意望攝關、恐兼家妨、村上中宮其妹也、請令手書曰、後來攝關有闕、宜以兄弟次第相及、及見伊尹病篤、兼通料其不起、欲乘間進其書、會帝御鬼間、兼通進將奉之、帝於諸舅雅疎兼通、見其來前起入內、兼通隨而言曰、臣有所奏、帝復座、乃奉其書、帝視母后手跡、愴然有戚容、終以難違其遺命、遂有此命、由是兼家與兼通有隙、是歲、高麗國南京府使齎牒至對馬島、令太宰府報、

天延元年癸酉、春正月六日、始臨敍位、二月二十七日、藥師寺火、

三月七日、雨雹、大和雨物如水精、十三日、北野社火、二十二日、非常大赦、二十四日、地震、夏四月七日、以藤原媓子爲女御、兼通女也、二十四日、賊圍越前守源滿仲家、放火、延燒及三百餘宇、越後守宮道弘氏來救之、中賊矢而死、滿仲拒而郤之、召材武者護衞禁內、滿仲以勇武聞、而盜屢襲之、其凶猛如此、初嵯峨帝已後、皇族賜姓者百十餘家、其後朝廷稍衰、而桓武平氏、淸和源氏、相繼爲將軍、滿仲貞盛爲之巨擘、子孫遂以武相抗云、五月三日、命大和伊賀等十國造藥師寺、十七日、大風雨壞官舍、秋七月朔、尊冷泉皇后曰皇太后、立女御藤原媓子爲皇后、九日、祈雨、二十七日、省試、八月二日、有羽蟻起於八省院東廊修明門、九月十一日、以伊勢安濃郡充大神宮封、二十七日、地大震、冬十二月二十日、改元、赦、免調庸、賜老人穀、

二年甲戌、春正月十九日、地震、二月二十八日、以內大臣藤原兼

通爲太政大臣、三月二十六日、以兼通爲關白、尋賜牛車、兼通雅
與賴忠相得、機務細大每事諮詢、夏五月七日、近江言、兵主三上
二社、自三月有皷鉦聲、卜之、六月二日、左近衛陳鳴、秋七月六日、
震典藥寮、八月十一日、命雅樂寮左右近衛馬寮、差樂工馬騎、供
石淸水放生會、永爲例、皰瘡流行、貴賤多夭、冬閏十月二十六日、
太白經天、月晝見、十一月朔、日南至、御紫宸殿、公卿表賀、十八日、
詔、赦天下、叙爵賜物有差、
三年乙亥、春正月二十九日、有童子登淸涼殿御座、捕之、二月二
十七日、卜定規子內親王爲齋宮、二十八日、武德殿火、三月七日、
夜翠鴿蔽天、聲如兒啼、夏四月朔、紫宸殿柱有聲如牛、五日、雨中
有物、赤如火、雨雹、八日、以三合厄、大赦天下、五月二十九日、盜入
大炊寮倉、六月四日、祈晴、十六日、六衛府官人帶弓箭詣陽明門、
訴諸國司不給大粮米、設幄以待命、在京國司處斷之、衆乃往越

前守藤原爲盛家、設幄於門、責之、爲盛具饌引之、綫供薄酒鹽魚、
謂衆曰、僕初非有所吝惜以負公等、僕嘗累歲求官不得、幸而得
之、又不幸而遇大旱、國中野如赭、妻子糠豆不贍、所以負公等也、
言訖大哭、衆愧謝、適盛暑、衆皆飢渴、恣意飮啖、頃刻皆病、吐瀉狼
籍、此後不復往國司家、二十二日、彗星見、二十三日、客星見如白
虹、二十五日、卜定選子內親王爲齋院、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既、救
星見、詔大赦天下、三日、朱雀門中央有聲、四日、又有聲、晦、東國大
風、信濃御坂路頽、八月十日、以彗星見宮中屢有怪異、詔公卿已
下、各上封事、二十四日、上總言、兩月見、冬十月九日、盜入施藥院、
十七日、參議治部卿藤原元輔卒、十一月十四日、朔平門右衛門
陣火、十二月二十一日、外記局文書自焚、
貞元元年丙子、春正月朔、不豫、二日、陸奧不動穀倉二十一所災、
二月十二日、大風雨、內藏寮舍倒、男女二人壓死、二十五日、但馬

言、出石大社烏鵲群集、卜占之、二十六日、卜占水鳥集興福寺幢
鳳形上、是月、有鬼物連夜見侍從所、三月二十七日、命飾武備、使
諸衛佐舍人及五位以下堪武勇者、索西京盜賊、自天曆後、諸衛
舍人暴戾尤甚、至與院下人及親王家人爭鬪、或爲群橫行、毀朝
士宅、兇惡不可制、夏四月十一日、地大震、五月十一日、禁內火、帝
避之桂芳坊、徙御職曹司、課諸國造宮城、十二日、戒嚴、廢務三日、
六月四日、日旋動數變色、九日、詔減服御常膳、蠲除諸國天祿三
年以前逋負、免天下徭半、十一日、大風、十七日、前權大納言源延
光薨、延光爲村上帝所寵任、帝嘗謂延光曰、相得如是、朕百歲後、
卿儻有憶邪、延光曰、天恩無極、不可暫忘、帝曰、時或應思爾、常登
不忘哉、延光曰、千秋萬歲後、臣願終身不釋喪、以爲刻心之符、晏
駕後遂服終身、當帝時、或有不得已、則素服從事、帝亦每見垂淚、
十八日、地大震、宮城官舍佛寺多壞、壓死甚衆、帝出南庭避之、周

幄爲御座、二十三日、日薄蝕、二十五日、又薄蝕、秋七月十三日、改
元、赦、二十六日、微雪、先是關白兼通造宮於堀河第、擬則禁闕、土
木壯麗、冠絕古今、有謗者、不避朝官貴戚、中以危法、時人語曰、寧
投虎口、勿觸攝政口、是日、帝還自職曹司、御兼通堀河第、時人呼
日今內裏、自六月至是月、地數震、恠異頻見、九月五日、大風、十日、
二品常陸大守元長親王薨、二十三日、地大震、
二年丁丑、春二月四日、地震、九日、又大震、二十二日、天文博士賀
茂保憲卒、忠行之子也、忠行學兼和漢、善陰陽推步、式微不錯、朝
野信之、保憲幼有奇才、忠行異之、盡傳方術蘊奧、及長有聲譽、蚤
爲曆博士、叙從五位下、班列在忠行上、保憲奏請讓爵、朝廷特授
忠行從五位下、忠行兼通天文曆道、悉皆傳之保憲、保憲因掌兩
職、後保憲傳曆道於子光榮、天文於安倍晴明、分爲兩家業云、二
十四日、有彗星二、一見東南、一見東北、二十五日、山階寺有蜥蜴

出廣八尺、長二十二丈、三月二十六日、行幸關白兼通閑院第、夏四月二十一日、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源兼明、右兵衞督源昭平爲親王、時關白兼通執柄專恣、欲以從兄右大臣賴忠代爲左大臣、誣奏兼明有疾、詔罷左大臣、策爲親王、授二品、任中務卿、陽示尊之、實奪之權也、二十四日、以右大臣藤原賴忠爲左大臣、大納言源雅信爲右大臣、雅信敦實親王之子也、五月二十三日、詔免營造宮城諸國今年租半、秋七月二十九日、宮成、徙御焉、饗王卿以下、閏月二十三日、祈晴、初兼通長女媓子爲女御、冊爲皇后、兼家長女超子爲冷泉上皇女御、又欲使次女詮子侍帝、兼通曰、我女既爲中宮、而彼又欲進其女、何輕我乃爾、由是嫌隙滋甚、兼家居東三條、與堀河第鄰接、每朝貴訪兼家、兼通家人報之、兼通罵曰、彼廷諂媚兼家、人皆畏之、多以夜往、初冷泉上皇女御超子有孕、兼通聞兼家有禱、罵曰、彼欲令女生皇子已秉朝權耶、已而超

子生皇子居貞、兼通罵曰、彼將擁立外孫矣、兼通白帝曰、兼家奉冷泉院皇子、僥倖非冀、恐不利於陛下、宜先事擯斥之、帝不信、冬十月、關白兼通病革、兼家聞以爲既亡、將奏請代其職、急裝而出、兼通家人聞關呵聲、入報曰、東三條殿來、兼通以爲問病、拂席以待、兼家過其門而不入、直朝謁、兼通大怒、力病而起、左右扶翼以朝、兼家方在帝前、望見兼通、駭愕避去、兼通意色殊惡、白帝曰、臣今將終、願一行除目、賴忠關白器也、臣請解職讓焉、因劾兼家躁競、褫見任官職、左轉治部卿、帝不能違其意、皆聽之、兼通顧公卿曰、誰欲大將、欲則自請、坐者相視莫敢言、中納言藤原濟時進請、兼通許焉、兼通欲流兼家於西海、無罪可斥、不能遂、怒而止、十一日、太政大臣兼通罷關白、以左大臣藤原賴忠爲關白、大納言藤原兼家罷右近衞大將、權中納言藤原濟時兼右近衞大將、濟時師尹之子也、十一月朔、日當食不食、三日、關白賴忠罷左近衞大將、四

日、勅兼通准三宮、八日、以兼通疾、大赦天下、賜老人物、是日兼通薨、年五十三、敕廢朝三日、贈正一位、追封遠江公、謚忠義、食封資人同生時、稱堀川殿、

論贊曰、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忠爲關白、因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閑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搜囊中物、此與唐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史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爲、群從子弟、皆以榮達貴顯爲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奔競之風、傷化壞俗、可勝浩歎哉、山縣禎曰、甚矣哉兼通兄弟之鬩、私也、終身之所汲汲、唯不過貪一已之富貴權寵、君臣之義、親親之道、蕩然掃地、悲哉、

十二月九日、右大臣源雅信兼皇太子傅、權大納言藤原朝光兼左近衞大將、朝光兼通之子也、爲帝所寵、超兄顯光爲顯官、二十

五日、公卿表賀日食不應、詔大赦天下、

天元元年戊寅、春正月三日、日薄蝕、夜雷、三月七日、省試、是月、海賊殺備前介橘時望、夏四月十九日、雨雹、五月二十二日、以藤原遵子爲女御、賴忠女也、秋七月二十三日、震右近衞陣、八月十六日、右大臣源雅信與諸卿奏樂承香殿、殿女御藤原遵子所居也、帝臨而觀焉、雅信唱歌、聽者感賞、雅信工音律、善轉喉爲新聲、冬十月二日、以左大臣賴忠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右大臣源雅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兼家爲右大臣、先是兼家怏怏不樂、作歌哀訴、帝慰答之、及兼通薨、賴忠憫其沈滯、屢爲請之、因有是命、十一月四日、以藤原詮子爲女御、兼家女也、二十日、地震、以皇姪居貞爲親王、二十九日、改元、大赦天下、賜老人穀有左、

二年己卯、春三月二十七日、謁石淸水、石淸水行幸始于此、二十八日、還宮、夏四月八日、大雨雹、二十一日、備中言、都宇郡箕島村

雨物、形味如飯、人民食之、五月二十二日、下野言、前武藏介藤原千常與源肥等搆兵相鬪、千常鎭守府將軍秀鄕之三子也、爲鎭守府將軍、後三世皆襲其職、世稱五代將軍、以爲榮、子孫繁衍、爲關東雄豪、平良文源宛皆嘗居東國、恃勇不相下、或譖良文曰、宛常侮公、屢有慢言、良文大怒詈之、宛聞之亦怒、遂剋日約戰、帥兵數百出陣於野、聯栝相射、良文遣使謂宛曰、單騎決戰足矣、何以衆爲、宛然之、進馬相射、二人皆巧避箭、箭不能中、良文呼曰、吾等非拙於射者、而今如此、是無優劣也、何必相仇、請輟戰結驩、宛曰、善、乃講和而還、良文子貞通、宛子渡邊綱皆事源頼光有勇名、至是時、武門多畜良民、以爲私人、有郞從郞黨等目、累世服屬、號爲家人、乃所謂武士者、非如古昔家人奴婢之比、又有若黨中間力者足輕等稱、皆武門私兵也、六月三日、皇后藤原氏崩、八日、葬堀河皇后、是日、大雨河溢、二十八日、村上山陵鳴動、

三年庚辰、春三月十二日、雨雹、是月、京師竹實、夏五月朔、京師訛言、貴賤宜齋居、道路行絕、七日、有虹見于辨官東廳、十八日、有虹見于春興宜陽二殿、及京師十六所、秋七月九日、大風雨、折木發屋、美福門皇嘉門達智門羅城門、及諸司諸堂倒、十五日、大雨洪水、東西京民舍多漂流、八月朔、洪水、以皇子懷仁爲親王、十三日、近江獻異鳥、九月十三日、盜入弘徽殿曹司、二十八日、皇太后宮權大夫源博雅薨、克明親王之子也、好音樂、琴笛琵琶篳篥皆極其妙、著長竹譜、嘗月夜弄笛於朱雀門、時又有來吹笛者、其音響瀏亮、不知爲何人、自後月夜必相會、久之博雅知其笛爲良材、相易吹之、竟不復還、彼亦無所言、博雅歿後、其笛入尙方、曰葉二者是也、會有盜入其家、博雅避之牀下、盜掠室中物、唯留篳篥一管、博雅乃取吹之、盜聞而感悔、悉返所掠而去、與博雅同時蟬丸者、敦實親王之雜色也、親王精琵琶、蟬丸好之、常侍側、遂極其妙、後

隱居會坂、琵琶有流泉啄木二曲、世希知之者、博雅聞蟬丸傳之、欲就學之、使人勸移家京師、蟬丸不答、博雅每夜造其廬覘之、如此三年、不得聞其曲、會秋夜月明、博雅意今夜彼必彈秘曲、乃又往、蟬丸撥絃獨言曰、世復有與我同志者哉、冀俱賞此良夜、博雅突入曰、我是源博雅也、因叙其懇款、遂以二曲授之、其篤志如此、冬十月十日、行幸賀茂社、十一月二十二日、禁內火、殿舍悉燒、帝避之中院、從御職曹司、諸衛警固、二十三日、廢務三日、二十八日、詔減服御常膳、免五畿七道諸國調庸逋負、及天下徭半、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御太政官廳、

四年辛巳、春正月十三日、齋宮寮火、二月九日采女司廳火、二十日、行幸平野社、加社司爵、平野行幸始于此、三月十五日、從大刀契於內侍所、二十三日、詔免營造宮城諸國今年租半、夏四月二十五日、有鹿入太政官民部省、卜占之、秋七月七日、從御四條後

院、二十七日、帝患瘧、醫藥不效、帝命僧慈惠祈之、疾愈、於是以慈惠爲大僧正、聽輦車、八月十九日、以延暦寺座主良源修法有效、敕爲大僧正、聽乘輦車出入宮中、以權大僧都餘慶爲法性寺座主、餘慶圓珍之徒也、圓仁門徒不平之、詣闕奏曰、太政大臣貞信公始建法性寺、以圓仁弟子日辨爲座主、爾後長者四世、任座主九人、未有他門人爲之者、而今相國不知故事、誤以圓珍之徒爲座主、非舊例也、敕令告相家、時頼忠爲太政大臣、僧徒百六十人、至其家訴之、忿爭無禮、帝聞之怒曰、法性寺座主唯擇知行兼備者爲之、不必圓仁一門也、况以圓仁徒弟多材、故相踵任職、今餘慶又有衆人之望、何爲不可、且喧嘩敗德、非僧徒事也、乃詔削百六十人封職、餘慶亦不安位、不幾辭職、自是圓仁圓珍兩門始有隙矣、圓珍之徒、出比叡山居別院、餘慶率門人往觀音院、其徒勝算勸修穆算等百餘人、猶留山上千手院、或奏座主良源實爲爭

地、且密圖放火殺餘慶穆算等、卽救責讓良源、良源曰、放火殺害、內外典之大禁、孰敢犯之、若法性寺事、門徒惟懼墜一門舊跡耳、固不爲利名計也、請速糺問其事、得辨眞僞、因上表謝焉、九月四日、宮中有鬼物、殺藏人藤原貞高、八日、式部大輔菅原文時薨、藤原實賴使文時書辭左大臣之表、表中有隴山雲暗李將軍之在家、潁川浪閑祭征虜之未仕之句、都下傳稱、嘗有盜至文時門問閽者曰、主人爲誰、答曰、作隴山雲暗之詞之人也、盜聞之曰、此是當時之奇才也而去、聞人益服、累叙三品、世稱之菅三品、十三日、徙自後院御職曹司、冬十月二十七日、宮成徙御焉、

五年壬午、春二月十八日、織部司小屋火、十九日、皇太子加元服於紫宸殿、詔賜六位已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免天元三年以往調庸逋負、是夜盜露力登弘徽殿、捕獲之、先是海賊大起、調庸路梗、至是益熾劫掠行旅、二十三日、伊豫言獲賊魁能原兼信、及黨與

十五人、是月、京師多盜放火劫人、二十七日、以檢非違使懈怠敕令修其職、三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立女御藤原遵子爲皇后、時人以其無子、謂之素腹宮、先是詮子甚被寵幸、生皇子懷仁於兼家第、帝欲臨視之、憚賴忠不果、兼家謂、吾女必爲中宮、至是遵子爲后、兼家大失望、自是廢朝參、與諸子家居、帝屢召詮子、兼家使詮子辭、六月五日、盜火式乾門、二十一日、不豫、二十六日、以諸衞不敕出入猥濫、令使廳伺察、秋七月十六日、祈雨、八月四日、有星貫月、十六日、僧奝然如宋、奝然雅有如宋志、以母老難遠遊、後告其意、母曰、恩愛之情、莫深於母子、今與汝遠別、實可悲、然令汝究道、固吾所欲也、我何奪其志、奝然大悅、遂之宋、二十日、大風、毀天門倒、冬十一月十七日、夜禁內火、遷御職曹司、十八日、諸衞警固、廢務三日、十二月十六日、前太宰權帥源高明薨、稱西宮左大臣、備前士人建祠祭之、後花園帝文安五年、以其所請詔贈從一位、

高明好學、練達朝典、所著有西宮記、初有伴廉平者、善相人、嘗相高明曰、我多相人、未見如公貴相、及視其背曰、恐有遷謫之禍、其言果符、二十五日、還自職曹司御堀河後院、是歲、敕禁賀茂齋院行禊前驅及祭使陪從過差、幷被服華麗、令檢非違使嚴加制過、若其着禁色者、拘執其身、升殿之人、停其升殿、自餘不預諸務、使等如致阿容、重處勘責、凡京畿諸祭、賀茂石淸水最盛、而其侈靡亦最甚、朝廷屢敕禁之、不能遏、若賀茂祭、至後世其弊不息、

永觀元年癸未、春二月二十一日、捕京畿私帶弓箭兵杖者案之、三月二十二日、圓融寺成、使敦實親王子僧正寬朝慶之、延曆寺座主良源爲講師、賜寬朝封一百戶、夏四月十五日、詔改元、大赦天下、賜老人僧尼穀、六月十二日、祈雨、秋七月五日、省試、八月朔、盜鑿式部省壁、竊省試詩、下史生以下四人於獄、冬十月朔、盜入內膳司、竊平野庭火釜、左近衞權中將藤原公任一日路過縛僧

者、問之、曰、此殺其主者也、公任曰、何悖逆乃爾、僧作色而去、又過縛一人者、問之、曰、罪人逃入人家、索之已逸、因縛此人耳、公任憫之、爲請而釋之、僧遇赦得出、恨公任不救、欲殺之、一夕伺公任賞月、踰牆掖之而去、入山中、投之積薪上、方放火、乍有人發矢、僧驚逃去、其人來滅火救公任、卽前日囚人也、公任乃得還家、二十五日、始修圓融寺般若會、準御齋會、右大臣藤原兼家建藥師堂及慧心院於比叡山、設大法會於慧心院、十一月二十日、讚岐圖進鬼怪、一頭二身八足、是歲、能登守源順卒、博聞強記、工詩文、妙和歌、而官不達、作無尾牛歌、以寓其意、帝見愍之、爲能登守、在任三年卒、所著有和名類聚鈔等書、

二年甲申、夏五月二十六日、制、非職帶兵者罪當杖、秋七月、相撲節會、帝欲令懷仁親王觀之、召右大臣兼家、兼家稱病不朝、屢趣之、不得已入朝、帝諭之曰、朕在位十六年、漸厭萬機、近將讓位東

宮、以懷仁爲之儲貳、朕念之久矣、公等不知本意、動有不平之色、
凡人之情、多子猶愛之、況朕一子乎、兼家甚懼、八月十三日、以三
合厄修仁王會、二十七日、帝讓位於皇太子、帝末年紀綱大紊、至
盜賊横行、放火禁內、朝士入宮爲盜、若緣海諸國、調庸路梗、大爲
朝廷之憂、帝世造多武峯堂及圓融寺、以經費不給、募官民以官
爵、徵其價以充用度、時百姓有入三百貫文爲國掾者、此後宮城
官舍及神社佛寺等、每有修繕、募官民出貲供役、及竣功申請官
爵、謂之成功、官爵高下、一因其貲多寡、其內官授省丞寮屬等、爵
至五位、外官任國司、或許重任、官價亦有時昂低、如其寮屬、大抵
米八百斛、乃至一千斛、於是諸國百姓多殖貨財、爲買官之計、成
功之弊、自是而始矣、帝以改元朔旦冬至皇太子元服造宮等、賜
天下老人穀、或免調庸未進、或復半租半徭、讓位之後、幸紫野、爲
子日遊、又幸大井河、詩歌管絃三船分科、風流文雅、後世稱焉、

論贊曰、帝之御極、禁綱疎濶、而盜賊充斥於閭里、延喜天曆之
政至此衰矣、及釋重負、方爲游觀登臨之擧、徒使後世稱其風
流文雅、此豈先王游豫之義、而恩惠及民者哉、權移相府、政不
已出、宸衷所及、不過如此、悲矣、

華山天皇

華山天皇、諱師貞、冷泉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懷子、攝政伊
尹女也、安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生、十二月、爲親王、二年八月、圓
融帝受禪、立爲皇太子、天祿元年十二月、著袴、貞元二年三月、始
讀書、天元五年二月、冠、永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皇太子受禪於
堀河院、是日、徙御新宮、立圓融帝子懷仁親王爲皇太子、關白太
政大臣賴忠、左大臣源雅信、右大臣藤原兼家、權大納言兼左近
衞大將藤原朝光、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藤原濟時、並如故、雅
信兼皇太子傅、九月九日、尊圓融帝、曰太上天皇、稱後太上天皇、

以別冷泉上皇、冬十月七日、有虹見官廳、十日、帝即位於大極殿、
時年十七、權中納言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成、參決機務、義懷
伊尹子、機敏諳朝章、雖以資望尙淺、未升台司、然以外舅故親任、
惟成右少辨雅材子、方正有幹略、與義懷協心贊畫、文章博士兼
彈正少弼大江匡衡爲侍讀、帝厲精圖治、紀綱稍振、盜賊屛息、先
是太宰府多私帶兵杖者、聞帝即位、皆解散、莫有一人犯禁者、十
三日、天大鳴、地震、十七日、帝始臨萬機、十一月四日、卜定濟子女
王爲齋宮、七日、以藤原忯子爲女御、爲光女也、八日、地大震、十八
日、侍從厨倉火、二十八日、初敕停格後莊園、十二月十一日、御仁
壽殿觀馬、十七日、追尊所生女御藤原氏、曰皇太后、二十五日、以
藤原諟子藤原姚子並爲女御、諟子賴忠女、姚子朝光女也、帝淫
佚輕佻、多納王卿女、恩眷無常、唯諟子雖無殊寵、恩眷始終不渝、
姚子入宮專恩寵僅一月、絕不復顧、姚子意不安、出而還家、帝終

不問、朝光大恥、不敢入朝、時宮中嫉寵、竊設計、使帝不得過廊、姚
子亦不得進、以故終至出宮云、二十八日、詔曰、一人之耳、不能盡
聽天下、一人之目、不得廣視域中、是以古之王者、或問謗譽於途、
或採曠言於市、朕在東國十餘年、既臨北闕親萬機、頃年荐荐降
水旱之災、元元勤勞土木之役、倉廩已竭、田園自荒、遊手浮食者
多、好儉處約者少、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
敢諫爲先、人臣者以進讜言爲任、且夫國之將興也、上下聚唇、國
之將廢也、道路以目、於戲莫道澆季之俗、試忘身而扶之、莫言疲
極之民、強戮力而濟之、人和天且和、民足君可足、晉平公問叔向
曰、國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
通、此患之大者也、靖而思之、誠哉斯言、宜令公卿大夫及京官外
國五位以上、職居官長、秀才明經、課試及第、名爲儒士者、各上封
事、匡朕不逮、凡厥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以沃朕心、旣容

不諱之詞、欲聞無隱之議、
青山延于曰、英傑之主、廣求讜言、務決壅蔽、故言路日開、賢才日進、昏庸之主、聰明自恃、惡聞其過、故言路日塞、姦邪日進、此治亂之所由分也、冷泉以後皇室陵遲、政歸后族、天子唯垂拱仰成而已、自非英傑之主、不能剛決果斷抑其權勢而收其威柄、華山踐祚初、首求讜言、庶幾有爲、然是時權戚伺間逞其欺詐、剛明之主、猶莫能爲、況於庸主乎、求言之詔、竟爲文具、惜哉、山縣禎曰、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勵精求治者多矣、及在位漸久、而情勝欲肆、漸生怠惰、是以克其終者鮮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其然乎、
是月、詔減服御常膳、
寬和元年乙酉、春正月三日、大僧正良源寂、年七十四、後賜諡慈惠大師、良源近江淺井郡人也、有機辨、長於議論、其徒皆屈下之、

僧法藏嘆曰、視良源宏辨、富樓那猶啞羊也、故一時有名僧之稱、然剛慢多誕、常誇其貌雄毅、自把鏡寫照、謂人家置吾像、必辟邪魅、卒傳于世、性亦姦曲、嘗怒祇園僧良算細故、遣兵卒逐之、奪祇園以爲己屬、其怙威挾權、不避法律如此、祇園本山階寺之屬也、良源嘗謂季世澆薄、人輕僧法、不若藉兵力以取威也、乃鳩聚惡僧、專講武技、號爲衆徒、僧兵自是而起矣、二月二十二日、冷泉中宮創觀音院於比叡山麓、有講堂五大、灌頂、法華、阿彌陀堂、中宮自往慶之、供三千僧、三月二十九日、置贈皇太后國忌於東寺、夏四月、先是左衞門尉藤原齊明傷彈正少弼大江匡衡而亡、至是官符諸國捕之、十日、平野祭、奉東遊走馬、行臨時祭、立爲永式、其奉幣一準賀茂祭、十一日、衞府官人奏追捕海賊、賜物賞功、二十四日、有大蟹上承香殿、二十七日、改元、有水鳥集宜秋門前櫻樹、占之、五月二十日、誅藤原齊明、梟於獄門、先是死刑止於絞斬、此

後又有梟首、六月二十八日、祈雨、二十九日、出羽言蛇吼、卜之、秋七月十日、免左右獄輕因繫罪、十三日、祈雨、十八日、女御藤原忯子卒、寵傾後宮、故事女御不宮中修法、特聽忯子於桂芳坊修之、諸姬皆妬忌之、私相謂曰、寵愛如此、自古所未聞、福不可長也、旣而有身、滿三月、例當出宮、帝不忍遣出、五月、始出就父爲光第、罹病不能食、羸瘦日甚、中使踵至、昏夜不絕、或有復命遲緩者、削殿上簡、又分命衆僧、修法祈之、每羞一菓味、必賜之、帝尙思不措、召入宮中、常臥其側、或不御膳、留八日、爲光固請出之、病增劇、帝亦爲之起居不常、至是未分娩而卒、稱弘徽殿女御、帝哀毀迷亂、自是專心佛法、深厭世緣、嬪御少進見、適會所在男女無故多爲僧尼、帝聞之心益動、八月二十七日、祈雨、晦、後上皇落髮、法名金剛法、閏月二十三日、省試、九月十九日、宜陽殿鳴、法皇徙自堀河院、御圓融院、以十僧啓行、僧正寬朝從焉、二十八日、盜入齋王野宮、

冬十月十一日、含嘉堂無故而倒、二十五日、御禊、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嘗、以豐樂院壞、行禮於大極殿、晦、廢醍醐贈皇太后國忌、十二月五日、源婉子爲女御、爲平親王女也、
二年丙戌、春正月十八日、東京火、十九日、先是備前守藤原理兼與鹿田莊司等爭訟、莊係藤原氏長者所領、關白賴忠遣左京屬眞髮部久鑑推問焉、至此理兼趣京師、自訴事由、且奏久鑑稱勢家使橫行所部、大苦百姓、言皆有據、是日、乃敕奪久鑑任、逮捕莊司等、理兼乃還國、催兵數百、入莊內、縛莊司、拷掠之、幷捕久鑑、破莊倉收米三百餘斛、運之國府、毀寄人等宅二百餘區、火莊司家、悉沒財物、朝廷乃遣檢非違使、使等又責莊民、收米二千餘斛、因更發官使、檢封其物、藤原氏舊以莊家輸物、充興福寺供佛等料、以理兼破毀之、故寺僧亦訴之、賴忠乃責理兼以背祖先崇佛之意、命削其屬籍、蓋莊家暴橫、不從國務、因及于此、故賴忠姑息

處事也、初自佛法盛行、而王臣諸氏爭建寺塔、施捨田園、號檀越、以管寺務、至其子孫、更私其田、專養妻子、不供寺用、若王臣勢家、往往逐諸檀越、號爲已寺、略奪田宅畜產、如此者無國無之、平城帝大同初、屢勅禁之、其弊不已、藤原氏嘗創興福寺、朝廷大施封戶墾田、至仲麻呂捨祖先功田一百町、以爲寺田、後其莊園與末寺所領、併有五十餘所、而藤原氏所施入者、雖曰寺莊、而其家世世傳領、以分其利、後復益事興建、割官田以爲寺地、如法性寺平等院、寺田尤盛、亦皆其家所有也、二月十六日、有虹見太政官廳戶內、是日以延曆寺請、禁近江大津以北衣川鄕以南漁獵、三月二十一日、法皇幸東大寺、受具足戒、二十七日、地震、二十九日、議定沽買法、夏四月二十二日、大內記慶滋保胤爲僧、賀茂忠行之子也、家世業陰陽、保胤夙棄其業、爲書生、潛心文字、改姓爲慶滋、遊菅原文時門、才識日進、奉試登科、聲名冠絕當時、善屬文、文時

嘗賜題賦詩、自謂未工、反復沈吟、保胤適至見其稿、贊曰、是絕唱也、君何不速獻、文時從其言、遂上之、一出果名于世、具平親王好文、常從保胤學、一日歷問當世文人、保胤對曰、大江匡衡如鋭卒數百、擐犀甲、策駿馬、而過淡津之濱、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紀齊名如雪朝坐瑤臺而彈箏、大江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舞、親王又問、足下如何、曰、似舊上達部駕檳榔毛車、時聞其聲、世人謂不第其長短、而評隲允愜、任大內記、資性慈仁、篤信佛敎、身雖立朝、而志在山林、不營居宅、常寓於人而居、後卜地六條、搆池亭、自作記述志、嘗當朝參、途過一婢泣甚哀、訪其故、對曰、妾爲主人借玉帶、路而遺之、恐得罪主人、是以泣、保胤乃解所帶與之、至凡犬馬類、皆善視之以慈悲、爲時所稱、於是遂剃髮、改名寂心、世稱內記入道、經歷四方、練行精修、時僧增賀在橫川講止觀、保胤往聽之、感激欷歔、增賀叱之張拳毆之、衆愕然、寂心自若、又請臨

席、泣如初、增賀又呵之、如此者再三、寂心嗚咽不已、增賀大感其誠、因得悉聞其蘊奧、人每有問辭事、保胤不必考察虛實有無、都云有有、藤原有國故設僞事問之、亦卽云有有、故人呼曰有有生、五月八日、盛明親王薨、二十六日、武德殿成、帝臨御焉、晦、御紫宸殿、觀打毬戲、霖、六月二十三日、右大臣藤原兼家使其子道兼奉帝出宮、入華山元慶寺、初帝卽位、權中納言藤原義懷專秉朝政、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已攝政、時道兼爲藏人左少辨、雄桀多智、兼家授之計、道兼與僧嚴久開說佛經、勸去位曰、陛下第早捨身、臣亦奉從、帝遂決意、義懷與左中辨藤原惟成知之、數諫慰、是夜道兼得間、使左近衞少將藤原道綱奉劒璽於皇太子、已與僧嚴久潛奉帝出宮、時月色方明、帝猶豫、道兼急促之曰、劒璽既已歸東宮、事不可復止、已而有雲翳月、帝曰、我願成、卽出、偶遺忯子書、途還取之、遂入元慶寺、厥明披剃爲僧、法名入覺、道兼亦當披

剃、乃欺帝曰、臣不告父而毀形、永爲不孝之子、請先歸家而訣、拂衣而去、帝始悟爲其所賣、天文博士安部晴明偶避暑庭中、視乾象有變、大驚曰、天子避位何哉、急入朝奏之、宮中始知帝不在、義懷輾轉號泣、明日義懷聞帝在華山、與惟成追至、帝既薙髮、事無可奈何、惟成謂義懷曰、君以外戚被重寄、今日何顏復列朝班、義懷然之、遂皆爲僧、道兼之謀成矣、兼家詐遣平惟敏止帝不及入宮警衞諸門、行讓位儀、兼家始得志矣、帝性有巧思、宮室器翫創意出奇、好和歌、其所親撰有拾遺集、世稱古今後撰拾遺集曰三代集、

論贊曰、兼家所覬望者、女爲后妃、身爲外祖、圖富貴以怙權寵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故子孫皆效其所爲、而道隆道兼最有甚焉、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繩以誅心之法、則大於逐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

頼襄曰、王家之事、至冷泉圓融華山之際、吾不欲復論之也、夫以帝王之貴、宰輔之重、宗廟社稷生民之所寄、而其廢立黜陟、一依閨閤之私、寧可復論其得失哉、至兼通兼家之事、可謂甚矣、兄弟爭權、至以天位博奕、是謂大亂之世、不待保元平治也、其躁競無恥、狡悍不忌、千載之下、使讀者掩卷、是爲何等朝廷乎、雖然原彼所以能然者、人君初使之然焉耳、已不愼其德、欲敗度、縱敗禮、以私滅公、使權下移、其勢終至此、可不哀哉、所賴者祖宗之紀綱具在、有以一振之、雖潰敗之極、不患不可自立矣、史稱華山初卽位、勵精圖治、盜賊屏息、太宰府去京師二百有餘里、其私帶兵仗、不肯從法令者、聞上卽位、皆解散、其求言之詔、豎然超衰救敝之急務、足以使天下革面洗心、雖或由惟成義懷之所教、而未必不出於其衷也、苟執此心、不撓、實其言而擴充之、雖有大姦劇賊、將斂其手、而何有於此猥瑣小黠之

輩哉、奈何其以一婦人之故、而舍天下之悅、將歸已而不顧、甘爲人所顚弄、視其始如兩人者、何哉、仲尼贊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它日論剛曰、慾焉得剛、故人君欲制權臣、當先自制其慾、不能制其慾、則失其剛、其自強者息、彼將反制我、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留意書畫翫好、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徽宗之好書畫、元順帝之劇作器翫、刱意出奇、可謂才藝絕倫、而至社稷顚覆、國家爲墟、莫之悟也、帝天資絕巧、才調有餘、而不知爲姦邪所賣、書曰、翫物喪志、盖帝之捨身、雖惑溺使然、亦由喪志故也、可不戒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一條天皇

一條天皇、諱懷仁、圓融帝子也、母東三條院藤原詮子、攝政兼家女也、天元三年六月朔、生、八月、爲親王、五年十二月、著袴、永觀二年八月、華山帝受禪、立爲皇太子、寬和二年六月、華山帝遜位、傳劒璽於凝華舍、二十四日、皇太子受禪、以右大臣藤原兼家攝政、太政大臣賴忠、左大臣源雅信、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藤原朝光、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藤原濟時、並如故、二十八日、尊華山天皇、曰太上天皇、辭不受、秋七月五日、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所生女御藤原氏、曰皇太后、大赦天下、賜僧尼物、初藤原皇后備儀入宮、弟公任從焉、路過兼家東三條第、公任駐馬曰、此家女御何

日得復如此、兼家聞而銜之、至是太后入宮、公任又扈從、辨內侍自車中呼公任謂曰、素腹后今何如、公任大愧、當時以后位相誇如此、六日、地震、十六日、立華山帝弟居貞親王、爲皇太子、左大臣源雅信爲傅、長於帝四歲、兼家既擁立外孫、又以外孫爲儲貳、其貪榮如此、二十日、攝政兼家罷右大臣、以大納言藤原爲光爲右大臣、二十二日、帝即位于大極殿、時年七歲、是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側、有血髑髏、大驚不祥、走告兼家、兼家方睡不應、再言如初、乃跪待之、兼家乃爲驚、直問儀設已成否、其人忽悟、大儀將成、無可更理、兼家故爲不聞乃爾、遂不言而罷、妖亦不徵、華山法皇幸播磨書寫山、二十五日、詔減服御常膳、八月八日、卜定恭子女王、爲齋宮、二十七日、召還在宋僧奝然、冬十月五日、法皇幸大井河、御舟至都那瀨、分詩歌管絃三船、各撰其才乘之、舟中數兼家以大藏卿源時中爲參議、衆相謂曰、今日之遊甚樂、但惜不

奏天子而行官賞耳、藤原道長謂權大納言藤原公任曰、卿多才藝、將駕何船、公任請乘和歌船、他日語人曰、使我作詩、如歌者、必播名於世、悔當時不駕詩船耳、公任關白賴忠長子也、延喜已後、工和歌者、公任及源經信爲之冠、公任嘗毀伊賀守藤原長能和歌、長能深愧之、發病而卒、又嘗讀藤原範永和歌、愛之、操筆評品、範永大悅、持還寶之、盛以錦囊、其名重一時如此、二十三日、御禊、二十六日、省試、十一月十日、春日社鳴動、終夜有光三日、十五日、大嘗、二十一日、復梅宮祭、十二月八日、始讀書、十七日、始修吉田祭、二十日、覲法皇于圓融院、

永延元年丁亥、春正月二日、覲皇太后于東三條院、晦、申禁私帶兵仗、二月十一日、僧奝然還自宋、獻印本一切經及靈山所傳釋迦佛像、初之宋獻職員令年代記各一卷於宋主炅、炅召見、存撫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炅聞我皇系一姓傳繼、臣下皆世

官、因謂宰相曰、日本國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我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可嘆也、十六日、遷自凝華舍、御清涼殿、三月四日、定新制十三條、夏四月五日、改元、十二日、盜入主稅寮文殿、五月五日、定新制五條、二十一日、祈雨、二十九日、詔減服御常膳、權停馬寮秣穀、賑高年鰥寡、大赦天下、六月朔、決神泉苑池、漑民田、二十九日、攝政兼家與公卿詣賀茂、奉競馬賽之、秋七月二十八日、以亢旱詔公卿上封事、晦、大風拔木發屋、九月七日、伊勢神人奉榊神木詣陽明門、訴國司清邦、二十六日、一品中務卿兼明親王薨、年七十四、天資豪邁、博學多才、能屬文、兼工書、聲名冠當時、爲柄臣所忌、不得展其志、怏怏不樂、嘗營莊於嵯峨之小倉、命曰雄藏殿、將退居焉、又爲兼通所沮、不得從志、乃製菟裘賦以寓懷、至是薨、世稱中書王、及帝長好學、召兼明子伊陟、問其遺物、伊陟對曰、唯有菟

襃、令獻之、帝仍其語勢謂兎皮製裘耳、乃蒐裘賦也、有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之句、帝時不滿於藤原道長專權、遂深感恨、自書其句藏巾箱、帝崩後關白道長入臥內、覩而惡之、手裂之云、

論賛曰、伊陟闇劣、失對於一條帝、遂以賦獻、此殆不然、縱爲至愚極陋之人、豈有不知賦之與裘自異者哉、伊陟官至納言、職兼金吾、又豈有不知文字而可以居獻納之職者哉、當此時、權相用事、轉喉觸諱、親王憤世疾邪之志、無由上達、因帝之問、寄其經覽、果使至尊動容、則寓箴規於嘲笑、明先志於泉壤、見其知而未見其愚也、

二十七日、納佛舍利於京畿七道神社、冬十月十四日、行幸攝政兼家第、賦詩奏樂、試擬文章生、二十六日、法皇幸南京諸寺、十一月二日、使檢非違使廉察不用錢貨者、八日、帝與皇太后同輿、謁

石淸水宮、十七日、兵庫火、累代戎具悉亡、二十七日、貨錢不行、廷議命十五大寺、每寺八十僧禱佛、以冀流通、其侫佛不知政體如此、十二月十五日、帝與皇太后行幸賀茂社、二十八日、以兵庫火、大赦天下、免徭半、給高年穀、是冬、宋商朱仁聰至若狹、是歲、攝政兼家納女綏子於皇太子宮、後以失行出宮、

二年戊子、春正月三日、覲法皇于圓融院、三月二十日、法皇慶圓融寺塔、二十五日、壽攝政兼家六十、設宴其第、二十六日、右大臣藤原爲光建法住寺、夏四月二十一日、爲攝政兼家奉幣六十社、

二十六日、前參河守定基爲僧、參議大江齊光之子也、夙繼家業、善文章、仕至參河守、初得赤坂倡力壽寵之、遂爲妻而逐其婦、力壽適病死、定基抱屍號哭、不斂葬者數日、旣而稍厭惡之、乃瘞焉、因悟人生之無常、會有女子賣鏡、定基開匣見之、有和歌、（計布麻氏登、美留珥奈美駄能、麻須加我美、奈禮珥志加計乎、比登珥加太留奈、）定基心深愍之、給物賑其窮、益有

遁世志、於是遂下髮爲僧、投如意輪寺、師事僧寂心、改名寂昭、寂昭出乞食、適至出妻家、妻與之食而姍笑、寂昭食之自如、又就延曆寺僧源信講道、夏五月十日、大和添上郡橘山自移西南四町計、六月二日、禁僧徒從者踰制、著奇服挾短兵、十三日、諸陣戒嚴、索盜藤原保輔、捕獲下獄、保輔右馬權頭致忠子、丹後守保昌弟也、凶猾無行、爲阱於家、屢誘殺商人掠物、人頗知之、而不敢詰、適有盜掠故三位國章家、時人疑爲保輔、檢非違使捕其從者鞫問、從者款服、保輔已逃亡、聞其匿中納言顯光家、往索已去、命致忠限三日縛進之、衛府官人警衞禁內、京師駭擾、致忠索之不獲、乃囚之左衞門弓場、保輔入花園寺薙髮、走大將隨身忠延家、忠延給而捕之、保輔窘蹙、刳腹不殊、乃下獄、十五日、死於獄中、致忠坐免官、時群盜橫行都下者累歲、都人莫不畏避、前筑後守源忠理嘗宿人家、聞牆外有竊語者、乃忠理家奴、引群盜謀以明夜掠忠

理財也、忠理明日還家、紿奴令他往、潛運資財托人、令妻子避去、奴夜導群盜、家無一物、盜大怒縛奴而去、平維時家士坂上晴澄在京師嘗夜行、忽聞騶呵、以爲貴公子、下馬俯伏、衆直來圍、仰視乃群盜也、皆擐甲注箭、晴澄不敢動、盜遂奪衣馬而去、阿蘇史某夜還自禁中、度有劫徒、上車脫衣、藏之席下、裸體而坐、比過美福門、群盜要之、從者駭散、盜揭車簾、見史赤體怪之、史曰、向過大宮遭如公者、衣服已付之矣、盜笑而去、當時凶黨衆多、無所畏憚、率此類也、秋七月二十八日、禁奢僭、九月十六日、攝政兼家二條京極第成、大宴朝臣、東宮大進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召河陽妓佐酒、以米絹與之、宴集之盛、前此所未有也、兼家嘗營東三條第、擬清涼殿、其僭侈如此、

賴襄曰、一條帝亦有志於治者也、曰、吾得人才、一事不讓延喜天曆、然吾觀其所謂人才、如四納言世所盛稱、雖練達朝章、大

抵容媚權門者耳、大江時棟慶滋保胤等以文學稱、藤原佐理行成等以筆札著、而毫無補於國家、然猶謂才與地稱矣、源雅信以善音律、能轉喉爲新調、聞者傾聽、藤原朝光創意爲透額冠、後人遵用、大臣大將之所爲、如此而已、朝廷之政爲權家所擅、使天子於邑鬱結、而袖手傍觀、無敢一言匡救之、可謂之朝廷有人矣乎、攝政兼家之落二條京極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世傳以爲宴集盛事、前此所無也、夫賴光時爲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慮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爲務、婾衣甘食、漁色闘歌、而捕盜討盜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平治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而舉朝莫能察、徒以資詩談焉、果無人故也、則其所謂才者、可知已、兼家子道長更極專擅、家出三

后、身爲兩朝外祖、嘗咏歌其志曰、此世吾之世也、嗚呼何知二百年後代有此世者、更有其人哉、

冬十月十二日、四品兵部卿永平親王薨、及村上帝崩、所生女御藤原氏亦卒、鞠于舅大納言濟時家、永平美姿儀、性癡、三條皇后幼在家、永平悅之、濟時頗憂之、冷泉中宮無子、欲養永平爲子、濟時大喜、以爲后宮多財、永平多福、速裝遣之、中宮甚愛之、而每往未嘗有所言、中宮頗怪之、會中宮疾、濟時令永平候之、密敎所言、至則如敎、中宮喜、後賀元正、亦擧前言、中宮憮然、侍女皆失笑、永平日、是我舅往所敎、今復擧之、何見笑之甚也、已還告濟時曰、寧死不欲復往中宮也、濟時嘗爲永平大饗、預敎之曰、客若蚤出則從容留之、饗畢、客出、永平屢見濟時面、濟時目之、永平愧赧、口不能言、突然起抱客固留襟袖殆斷、客驚愕而去、二十九日、上皇幸延曆寺灌頂受戒、十一月七日、行幸攝政兼家第、

永祚元年己丑、春二月六日、尾張守藤原元命壅塞朝旨、橫斂苛酷、專營私利、至是部民擧元命暴政三十一條訴之云、人民逃散、不安其堵、請速賜朝裁、廷議乃停元命任、先是圓融朝、尾張訴守藤原連貞不堪任、因以他人代之、當時諸國往往有此類、然朝廷竟不審其虛實以正典刑、而贓惡如元命者、亦止停任、不議其罪、時攝政兼家專政、窮極奢靡、一門驕橫、天子拱默、不能有爲、制度益壞矣、十日、內藏寮權曹司火、十六日、覲法皇于圓融院、二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隆爲內大臣、兼家之子也、三月二十二日、行幸春日社、春日行幸始于此、藤原氏所崇奉也、二十三日、還宮、夏五月十一日、增置法性寺阿闍梨、十三日、原左右獄繫囚、六月朔、彗星見東西、踰月不滅、十九日、加茂社大木自僵、中有物如星、無數南飛、二十四日、以皇太后疾詔大赦天下、賑癈疾、二十五日、大納言藤原朝光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六日、太政大臣賴忠薨、贈

正一位、追封駿河公、諡廉義、世稱三條大臣、性節儉、爲關白常著布袴入朝、是月、癘疫流行、秋七月十三日、內大臣藤原道隆兼左近衛大將、二十二日、敕捕藤原眞正等、以殺三國雅憲也、八月三日、三日並見合而爲一、怪異頻見、八日、改元、給老人僧尼穀、十三日、京師諸國大風、宮城殿門社寺多壞、洪水海溢、漂沒田宅人畜死傷、十四日、課諸國修造殿門、二十九日、以大僧都餘慶爲延曆寺座主、圓仁之徒以服前座主尋禪、奏曰、圓珍之徒爲座主、不得開講堂、少納言源能遠奉宣命登山、僧徒數百人拒而不納、破裂宣命逐之、冬十月二日、敕賜前延曆寺座主尋禪封百戶、晦、詔右大辨藤原有國作文告衆徒暴戾之狀於圓仁墓、有師子身中蟲之語、然猶以其爲圓仁徒弟、一切宥其罪不問、餘慶亦不得安位、尋上表辭職、乃以前僧都陽生代之、朝廷旣已寬縱僧徒、故竟至驕橫不可制、當是時、若有英明剛果之主、斷然奮其威刑痛絕深

懲以杜亂源、則後來之禍、未必至若彼之甚也、十一月朔、前藏人左中辨藤原惟成卒、一日華山帝過東坂本、見紅梅盛開艷之、惟成諫其寄蹤空門、留情微物、帝然之、詠和歌而去、二十三日、大原野祭、攝政兼家後騎私鬪傷官人、不畢禮而罷、十二月二十日、以兼家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

正曆元年庚寅、春正月五日、帝加元服、七日、詔、大赦天下、賜爵蠲逋負、賜老人物、十一日、覲法皇于圓融院、二月二日、西寺火、十一日、以藤原定子爲女御、道隆女也、定子母高階氏起寒微宦仕更事、定子亦傚其風、抑損接下、時道隆權重、卿相家無復納女者、以故定子專寵、夏五月五日、攝政太政大臣兼家罷、詔爲關白、先是兼家京極第多恠、乃捨爲寺、號積善寺、又曰法興院、尋削髮稱法興院關白、相家稱院始于此、八日、關白兼家罷、以內大臣藤原道隆爲關白、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爲兼家信任、曰、是我

左右眼也、將奏辭職、問二人、吾子誰可嗣職、有國善道兼、曰、公執柄、三郎力也、惟仲曰、舍嫡則何、乃立道隆、道隆曰、吾至此非德選、特以嫡長、然所喜得報有國耳、卽職、卽奪有國父子官、十二日、以兼家疾、賜度者一百人、大赦天下、免調庸、加賑給、二十六日、以關白道隆攝政、六月朔、攝政道隆罷左近衛大將、右近衛大將藤原濟時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道兼兼右近衛大將、二十八日、不豫、六月、肥後守清原元輔卒、世善和歌、至元輔最著稱、有集傳于世、秋七月二日、前關白兼家薨、以剃髮不賜謚、帝服錫紵、心喪三月、有一巫往來府中、說吉凶、時或有驗、每有人問事、伏而對、時人呼曰打臥神子、兼家甚信之、動靜云爲、皆從其言、授之衣冠、至令枕膝而問焉、下毛野公助、父武則兼家隨身也、嘗從父賭射右近馬場、不勝、武則怒撻之、公助伏而受之、人曰、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足弱、追我疾走、則懼致顚躓、若有損傷、是重吾罪也、是以受

而不逃、聞者感歎焉、八月二日、異禽集紫宸殿、獲之、狀如水乞鳥、六日、帝疾瘳、十二日、雨雹、二十八日、大風洪水、九月十七日、祈晴、二十一日、二品彈正尹章明親王薨、冬十月五日、立女御藤原定子爲中宮、時帝年十一、中宮十五、敦道親王亦納道隆女爲妃、妃有文才而性放縱、親王延客、則褰簾觀之、每會文人、妃或隔屛擲金、或品評其篇章、敦道愧而出之、二十五日、地震、十一月七日、改元、大赦天下、賜老人僧尼穀、十六日、復阿波租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駿河守平兼盛卒、善和歌、頗有文才、少入大學、奉試及第、時人稱爲歌仙、是歲、遣式部大丞藤原伊祐於太宰府、市易宋貨、

二年辛卯、春二月十二日、以法皇不豫、大赦天下、是日、崩于圓融院、年三十三、遺詔停素服擧哀、及置山陵國忌、稱圓融院、十九日、火葬圓融天皇于圓融寺北原、藏御骨於村上帝山陵側、是爲後村上陵、是月、大膳屬秦有時爲人所殺、勘解由長官藤原有國坐

嫌疑除名、夏四月二日、太皇太后三條宮火、二十五日、祈雨、後歷祈之、六月二十二日、決神泉苑池、灌紀伊葛野二郡、秋七月二十三日、攝政道隆罷內大臣、自六月至是月不雨、八月九日、神祇大副大中臣能宣卒、世善和歌、至能宣最著稱、是月、霖、九月七日、以右大臣藤原爲光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重信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兼爲內大臣、重信敦實親王之子也、八日、有龜入左兵衛陣、十六日、行幸職曹司、問皇太后疾、是日、皇后剃髮、上號曰東三條院、准太上皇、女院始于此、先是舊章漸變於佛、故宇多崩不上謚號、自冷泉後不復稱尊號、唯曰某院、竟爲永例、二十一日、宋國雲黃山僧行近遺經敎於慧心院僧源信、源信當時稱爲名僧、專以著述爲任、所謂橫川僧都者也、是歲、式部丞源爲憲爲遠江守、遠江民戶凋弊、爲憲撫愛有方、田疇墾開、倍蓰舊籍、後以功敍從五位上、

三年壬辰、春正月四日、太白經天、夏四月二十七日、覲東三條院于權大納言藤原道長上東門第、五月二十六日、東西京洪水、六月朔、洪水、二日、大雨洪水、太政大臣爲光以封一百戶施法住寺、十六日、爲光薨、贈正一位、追封相模公、諡恒德、稱後一條太政大臣、世稱鷹司相國、初爲光女低子爲華山女御、病卒、爲光哀戚遂歸佛、平居薰修、一如浮屠氏、創法住寺居焉、因亦稱法住寺大臣、子左近衛中將道信至孝、哀毀過禮、而喪畢不得不除服、乃泣作和歌以述其志、加岐利阿禮婆、氣布奴岐須天、布智胡呂毛、波天奈岐毛農波、奈美多奈利氣理、冬十月二十三日、攝政道隆慶大藏經一千部於法興院、左大臣源雅信、內大臣藤原道兼等盡會、明年道隆又慶法興院三昧堂、二十六日、觀舞樂於淸涼殿、舞人右衛門小志秦身高善舞、世稱舞仙、帝賞之任右衛門尉、其餘善舞者二人、皆有官賞、時人聞之曰、一日賞三人何多也、十一月四日、盜入齋院、晦、從五位下源忠良討阿波

海賊、俘獲頗多、十二月三日、梟賊首於東獄門、拜阿波守藤原嘉時官、以忠良代之、以嘉時爲賊所侵掠也、十四日、行幸平野社、

四年癸巳、春正月三日、覲東三條院、奏樂、帝親吹笛、大后嘗有疊麥合之戲、一時賞其風流、夏四月二十二日、攝政道隆以帝稍長當親政、遂辭職、又爲關白、而除目官奏猶準攝政、二十日、詔遣使太宰府、贈故右大臣菅原道眞左大臣正一位、六月十六日、始視內文及官奏、自五月至是月、咳逆流行、秋七月二十日、震美福門、災、二十六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源雅信罷、晦、雅信薨、贈正一位、稱一條左大臣、又稱鷹司、雅信爲人高邁、忽略世事、而奉公勤恪、身爲三朝台司、加以藤原道長婦翁、位望隆重、雅信以王孫任官、朝事克治、不減老吏、人問其故、雅信曰、我以不才尸素宗藉、世事人情、未嘗歷試、乃自散列時、每班朝位、必先人入、後人退、默而習者多年、乃亦得知一二、初年少時中納言平時望相之曰、位極一

品、官至左大臣、願以下官子孫託之、後果如其言、時望已卒、雅信以其知已言、爲其孫惟仲每事保存、惟仲嘗有請狀、於列投上卿、雅信時爲上卿、雅信素已保護惟仲、爾日乃披狀難詰、惟仲不滿見色、雅信曰、若此狀在列固自應駁、退於里第、或亦應允、是朝政爾、何怨哉、惟仲慚服、雅信能和歌及蹴鞠、兼工音律、嘗轉喉爲新調、聞者傾聽、及薨朝野愍惜焉、八月朔、日有食之、十日、觀音院成算弟子與禪院僧忿爭、圓仁之徒由是蜂起、燒千手院、毀房舍四十餘宇、悉逐勝算穆算等一千餘人、自是圓珍之徒去延曆寺、各占別地、僧慶祚率弟子還園城寺、四方學者雲集園城寺始熾、而二寺之釁漸結矣、十一日、以三合厄及疱瘡流行、詔赦大辟已下罪、免調庸減徭半、冬閏十月二十日、遣使太宰府、再贈菅原道眞太政大臣、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十五日、詔赦天下、敍爵賜物有差、二十七日、行幸大原野社、大原野行幸始于此、

五年甲午、春正月三日、覲東三條院、是月、始視除目、二月十日、盜火後涼殿、十七日、盜火弘徽殿飛香舍、二十日、關白道隆慶積善寺、安置金色丈六毗盧遮那佛、脇侍釋迦藥師、梵天帝釋、四天王等像各一軀、及畫釋迦一萬體、寫大小乘經妙典、東三條院中宮皆臨、爲尊敦道二親王、及右大臣源重信等盡會、道隆奏請以積善寺爲御願寺、許之、三月二日、奉幣十七社、祈獲行火賊、六日、遣武士源滿政、平惟時、源賴親、源賴信等索獲盜賊、滿政滿仲弟、維時貞盛孫、賴親賴光弟也、賴信與藤原保昌、平維衡、平致賴、齊勇名、而賴信子孫有賴義、義家、維衡之後、有正盛忠盛、它人莫能及也、二十五日、奉幣伊勢以下諸社、祈獲盜、二十六日、以怪異疾疫、詔大赦天下、免調庸、賜高年穀、賑恤有差、夏四月二十四日、敕撫視罹疫在街路者、晦、有孤遺矢淸涼殿經案、占之、五月十三日、停著釱政、十六日、京師訛言、飮左京三條油小路井水者免疫、都人

爭汲如雲二十六日大赦敕諸司每戶建石塔以禳疾疫六月十三日祈雨十六日以京師訛言公卿至庶人閉門不出道路行絕二十七日修御靈會于船岡山都人奉幣帛者數千萬人秋七月二十日大風二十二日賑京師民八月二十八日以右大臣源重信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道兼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伊周爲內大臣伊周道隆之支子也才貌過人道隆愛之故超越先輩年僅二十一九月七日左大臣源重信兼皇太子傅八日有虹見外記廳版位卜之冬十月二十四日地大震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是歲正月疾疫起於鎭西彌漫天下自夏至秋轉熾僵死盈路五位已上死者七十餘人藤原高光卒

長德元年乙未春正月二日覲東三條院九日鴨院火上皇徙御東三條第二月二十二日詔改元大赦天下免調庸三月二十日大納言藤原朝光薨稱閑院大將朝光美姿儀嘗創意著透額冠

後人遂用焉初朝光娶重明親王女有姿色生數子時大納言源延光妻新寡妝奩貲賄甚饒朝光欲獲之因拾摭小過黜其妻而更娶年長於朝光黎面皺髮額上有疵然其所以媚夫婿甚勤侍婢三十餘人皆有姿首袨服靚粧以列左右銀鎗二十許常煎藥餌隨須供進寒月則絮席令坐之臥褥則令侍婢各執熨斗熨之朝光甚昵之爲淸議所鄙名譽頗衰關白道隆疾累表辭職不許請令子伊周攝省中事許之帝敕文書宣旨先經關白而後覽之伊周謂事合專委我何煩經關白道隆請傳關白帝不許惟聽隨身夏四月三日關白道隆罷十日道隆薨世稱中關白又稱二條又稱南院道隆在職頗無闕失而進妻父高階成忠爲二位其餘多汲進妻黨時論少之性嗜酒與藤原濟時藤原朝光爲酒敵被髮脫衣每至爛醉而道隆素美容儀雖極醉少時便醒衣冠如常遂以劇飮至成疾不起臨終人使其西向念佛曰吾不得與二子

俱則生天道亦不樂已而二人相繼薨人以爲奇道隆薨弟道兼道長相繼而攝政時人稱之爲三道以比三平伊周身在喪衣横預朝政多所裁定首革衣服制度自謂代父職者必我也然以道兼屬尊望重竊憂之令外祖高橋成忠咒詛道兼適病篤之日宜遷居乃徙居藤原相如第十八日雨雹大如栗二十三日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濟時薨藤原忠輔好仰天濟時戲之曰天象有何異忠輔應聲對曰星犯大將濟時惡之無幾寢疾遂不起初村上帝善箏授之濟時傳其女娍子皇太子居貞聞慕之遂納爲妃濟時悅謂必賜輦車拜舞而出而輦車竟不下世呼曰空拜大將蓋以其庭有紅梅樹假借嘲之濟時好事外飾有時以此誤失名善琴有人請聽者必爲不得已一再行而止未嘗彈一曲人或有贈貽諸物陳之庭上夸示數日夜納之晝日復出設至於又有贈者而後止其妹承村上帝寵居宣燿殿所生皇子長不慧濟時

爲之飾事防衛反致敗失益見非笑二十七日以右大臣藤原道兼爲關白權大納言藤原道長兼左近衛大將五月八日關白右大臣道兼薨贈太政大臣正一位道兼在職僅七日世曰七日關白稱粟田又稱二條稱町尻道兼獷戾常謂吾有功於父關白非吾而誰及道隆襲職道兼甚望之故其在父喪無戚容會賓客遊戲時人醜焉伊周喜以爲果得所願矣伊周以中宮兄爲帝所親寵帝意亦在伊周而與論歸道長道長亦謂令伊周當路必亂天下攝籙之任捨我而誰是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源重信薨稱六條左大臣重信溫順謹愼爲村上帝所寵異時父敦實居仁和寺其每定省必往來異路環視宮闕有破壞輙隨加修繕其用意周密類如此十一日敕權大納言藤原道長內覽太政官文書關白道兼之薨東三條院素惡伊周爲人謂是兒一旦執權機誤國事勸帝用道長帝意不移太后流涕曰嫗所煩言者爲國爲君而不

聽從、自今以後、嫗不復言事、帝不得已聽之、后卽呼藏人頭源俊賢傳勅、以道長爲內覽、六月十九日、以道長爲右大臣、伊周益憤恚、時論譏其不自揆、道長爲人豪爽、少負氣、兼家常歎羨從姪公任爲人、激勵諸子曰、我兒不及遠甚、寧得蹈渠影哉、兒道隆道兼自揆不如、俛首不對、道長獨對曰、小子固不能蹈影、恐終蹈其面而已、少時嘗與兒道隆道兼侍華山帝、時夜雨甚闇、帝欲試三人量膽之曰、誰冒此闇夜、能至無人處邪、道長曰、臣可往、乃分命三人曰、道隆宜往豐樂院、道兼仁壽殿、道長大極殿、時已三更、二兄畏縮殊甚、道長從容白帝曰、臣今獨往、當以何爲證、帝乃於巾箱中出小剪刀授之、既而二兄皆股栗不得前而還、少選道長徐還、卽以一木柹爲證曰、此是臣所削取、大極殿南面下柱木柹也、帝遣人驗之果然、帝大感賞、兼家之薨、衆遽騷擾、道兼惶懼失色、道長年最少、神色自若、徐曰、僕已遣人問之無它、但馬驚佚耳、時源

賴光在坐退歎曰、已有將帥之器、道長善射御、工詩歌、初飯室有善相者、歷見兼家諸子、至道長曰、斯人有奇表、如虎步絕嶮、非他可比倫、道長嘗聞左大臣雅信女倫子美、欲娶之、雅信怒曰、黃口兒安得娶吾女、妻曰、道長姿貌瓌偉、非常人也、何不許之、遂以女妻之、二十一日、大納言藤原顯光兼右近衞大將、兼通之子也、右近衞府廳東西倉火、是夏、疫氣流行、死者多、秋七月二十三日、免諸國貢賦四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內大臣藤原伊周兼皇太子傅、九月、宋人七十餘人至若狹、移之越前、冬十月十五日、大雨雷、二十一日、謁石淸水宮、二十二日、還宮、二十七日、僧正寬朝修灌頂會於廣澤、十一月二十八日、省試、

二年丙申、春正月五日、覲東三條院、二月八日、大原野祭、社樹偃牛馬死、三月二十八日、以東三條院不豫、大赦天下、夏四月二日、地震、二十四日、貶內大臣藤原伊周爲太宰權帥、權中納言藤原

隆家爲出雲權守、其弟賴親周賴及黨與抵罪、諸陣戒嚴、初故太政大臣爲光有二女、曰三君曰四君、孤居鷹司第、伊周私三君、華山法皇亦挑四君、屢往窺之、伊周疑其與三君通、以告之其弟隆家、隆家曰、兄勿憂、我能辨之、長德元年隆家率輕俠數人、夜要法皇、放矢怖之、誤中其衣、事喧傳京師、帝雖粗知聞、爲法皇諱之、不驟推窮、伊周又修太元法、呪詛東三條太后、故事太元法唯官修之、人臣所不能爲也、事發覺、帝震怒、乃遣檢非違使左衞門尉平惟時、惟宗允亮、肥前前司源賴光等收之、伊周夜潛出詣木幡先塋告別、會中宮有身、出居伊周第、帝責中宮出伊周、中宮答以不在、帝大怒急索之、檢非違使入第搜索、伊周還自木幡、兄弟乃赴配所、中宮憂憤、截髮爲尼、惟宗允亮公方之孫也、夙有才名、長於家學、爲明法博士、論斷精確、當時法家皆出其下、嘗編纂父祖舊記及諸書、著政事政略百三十卷、又著類聚判集百卷、其日記曰、

宗河記、法家以爲準則云、右馬助平隆頁嘗見親遇伊周、及伊周兄弟得罪事起、隆頁證之、因受其賞、乃申慶詣其父越後守親信、父曰、夷貊之人、汝非吾子也、不知何以詣吾家邪、五月五日、安置伊周于播磨、隆家于但馬、二十日、解嚴、六月二十五日、省試、二十六日、地大震、二十七日、雨雹、秋七月二十日、以右大臣藤原道長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顯光爲右大臣、二十八日、相撲召合、以饑饉徹樂、閏月十日、鴨河溢損民屋、十九日、宋人獻鵝羊、二十一日、大風壞廬舍、八月九日、以藤原義子爲女御、公季女也、左大臣藤原道長罷左近衞大將、二十六日、盜殺前齋宮寮頭爲正、九月八日、大納言藤原公季兼左近衞大將、冬十月十日、押送藤原伊周於太宰府、初伊周之貶也、其母高階氏憂苦爲疾、殆死、伊周聞之、悲泣、乘間亡出配所、見母於殘喘之間、事露、朝議以爲犯法、於是更貶太宰府、高階氏成忠女也、初爲內侍、才調頗耽好詞翰、恒言

研殘餘墨四五寸許、剪棄片紙、已退禿筆、三錢方兄、併書冊、吾所愛惜、唯此五物、不啻龍宮珍寶、冬十一月六日、北野社火、十二月二日、以藤原元子爲女御、顯光女也、二十七日、右大臣藤原顯光罷右近衛大將、晦、中納言藤原道綱兼右近衛大將、性貪鄙、後一條帝幼日、道綱侍側、謂曰、殿下曾見撒金乎、曰、未也、道綱曰、美觀莫過焉、乃使藏人取內庫沙金百兩自撒之、帝見而甚悅、道綱起收之、陽爲棄去懷之而退、是月、中宮生修子內親王、帝命中宮入宮、中宮不敢應敕、是歲、大饑、米價騰貴、至冬京師屢火、

三年丁酉、春正月二日、覲東三條院、是月至二月、京師屢火、三月二十五日、大赦天下、夏四月五日、召還藤原伊周藤原隆家、尋帝促中宮入宮、寵幸如初、二十四日、盜入右少辨曹司、五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日、地大震、六月十三日、高麗遣使來、牒文乖例、廷議不報、嚴警邊備、二十二日、覲東三條院、春夏之交、京師多盜、秋七

月五日、以大納言藤原公季爲內大臣、八月二十七日、鎭守府將軍源滿仲卒、年八十六、鎭守府將軍經基之長子也、仕村上冷泉圓融華山四朝、襲父職位、得關東士心、爲人有勇略、善和歌、自王公以下皆器重之、朝廷賴爲爪牙、性好漁獵、忍殺生、其子僧源賢深患之、與惠心院僧都源信誘導之、滿仲大感悟、乃召從士謂曰、我久從我事、未嘗一日懈緩、明日當剃髮、我爲武人、止於今夕、汝輩善爲衛護、卽使兵五百擐甲負弓矢環舘達旦、明日遂剃髮、更名滿慶、號多田新發意、悉放鷹鷂、燒網罟、從士五十餘人亦從而剃髮、受戒之日、至殺生戒、佯唾不聽、後造源信曰、向弟子受戒、心深戒殺、而使家人知之、恐生輕侮之心、故不輒奉敎、意師之不悅、是以來謝耳、遂歸佛乘、頗通止觀之旨、滿仲嘗居攝津多田、故家號多田、創多田院、後文明四年、敕贈從二位、初滿仲以爲鎭護之任、非有利劔、不足以示威、數鳩治工、多作刀劔、皆不愜其意、聞筑

前有良工、因召而使作、亦不如意、工憂之、祈神七日、精鍊六十餘日、乃得二刀、滿仲大悅、試斬死囚、其餘勢一截其鬚、一斷其膝、名曰鬚切膝丸、源氏世傳寶之、子賴光賴親賴信僧源賢、冬十月朔、太宰府驛言、高麗刼掠邊陲、十三日、遣使奉幣諸社禱之、十一月二日、太宰府言、獲高麗賊三十餘人、是歲、慶滋保胤卒、

四年戊戌、春正月二十二日、慶圓敎寺、二十六日、彗星見、二月、大宰府討高麗賊、三月四日、左大臣藤原道長疾、賜度者八十人、二十八日、神祇官及齋院舍火、夏六月三日、卜犬吠御座、秋七月二日、以東三條院違豫、大赦天下、二十日、帝患疱瘡、大赦天下、晦、前參議藤原佐理薨、善書、與兼明親王藤原行成齊名、正曆中爲太宰大貳、進正三位、在任數年、與宇佐神人爭鬪、祠官訴之朝、因罷大貳歸京師、泊伊豫海岸、風濤險惡、數日不得解纜、一夜夢三島神來請書社榜、佐理敬諾、及覺風恬波穩、登岸齋戒、書榜而去、自

是書名益著於世、佐理不修儀則、入目醒日如泥、女適藤原懷平、亦善書、頗有父風、八月二十日、大風、武德殿御書所倒、九月十四日、太宰府上言、貴駕島人捕獲高麗賊、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地大震、十一月十三日、陸奧守藤原實方卒、工和歌、嘗遊東山、値雨驟至、實方就花下避之、因作和歌、時人稱爲絕作、明日藤原齊信侍帝盛稱之、藤原行成在傍曰、其人驕慢、歌詞雖美、何足言也、實方聞之大怒、適與行成論爭於殿上、實方不勝忿、取其冠擲地、帝怒其不敬、罷中將、而惜其才、謂曰、汝搜歌枕來、責授陸奧守、至是終于任所、實方嘗過笠島道傍有一叢祠、實方問邑人曰、是何神也、曰、世傳此京師出雲道路祖神之女、獲罪於父、擯棄此地、土人建祠祀之、頗有靈應、宜下馬致敬、實方曰、然則賤神耳、不下而過、所乘馬暴斃、實方亦尋卒、人以爲神祟、實方才名甚高、其祠在加茂橋本、與在原業平巖本祠並稱、後世學和歌者每祈之、實方

之在任也、有平維茂者、上總介兼忠之子也、少有勇略、從祖父貞盛甚奇之、養爲子、貞盛多養姪及從姪爲子、維茂年最少、行居十五、故曰餘五、維茂之在陸奥也、與國豪族澤胯師種爭田、訟守實方、實方不能斷、及卒、二家益相惡、遂集兵、尅日會鬭、維茂得三千人、師種以衆寡不敵、避之常陸、維茂兵稍稍散去、師種聞之、乘夜襲維茂、維茂家臨大池、維茂聞水鳥驚噪、曰、必澤胯也、帥二十餘人出拒、師種縱火、維茂不能支、被髮著婦人衣、冒煙逸去、匿叢葦中、家士皆戰死、師種驗視焚尸、以爲維茂死、乃還、維茂兵百餘在外者、聞變來聚、維茂呼曰、吾在斯、衆驚喜、維茂乃欲追擊、衆以兵寡止之、維茂曰、吾之不死、天也、但當一戰雪恥、彼雖衆既疲、不足畏耳、遂追師種、師種不知、路過妻兄大君、大君曰、卿戰甚壯、顧彼亦勇將、卿提其首來否、師種曰、彼闔家焚死、何以其首爲、大君曰、否、我熟知彼才、不獲其首、事未可知、卿疾去、師種笑而去、大君使

人追贈酒饌、謂家人曰、必有追兵、汝視之、俄而有衆馳過其門、遣使告曰、平維茂戰敗遁逃、大君呼家人問狀、曰騎百餘皆健馬、一人戴笠著行縢、蓋主將也、馬最大而神駿、大君曰、此名馬大葦毛也、將勇馬駿、孰能當者、澤胯死矣、師種既去、駐軍山麓、適得大君酒饌、脫甲酣飲、須臾維茂追及、從山上馳擊、師種驚愕、維茂射殺之、進襲其家、悉殺其衆、擒師種妻、送之大君而還、自是維茂威名大著關東、時人服其勇敢、推稱將軍、後爲出羽介、拜鎭守府將軍、世稱餘五將軍、時武人驁横、往往殺人而無所畏、源賴信嘗飲於賴光家、顧平貞道曰、駿河人某無禮於我、卿爲我殺之、貞道驚以爲彼欲殺人、乃顯言於衆、粗妄甚矣、已而過其人於途、駐馬談話、其人曰、聞子爲賴信圖我、有諸、貞道曰、彼特妄人耳、其人喜曰、吾無憂矣、且子縱欲殺我、我無備乎、命乃去、貞道惡其傲、旋轡射殺之、斬首獻賴信、賴信賞以鞍馬、曰向守某任終待新司、令一書生

寫簿書、改竄舊文、書生知其欺新司、大懼將逃去、某令壯士晝夜監護、不得間、二旬而簿書成、某賞以絹四匹、命家士擁書生而去、書生驚怖密問之、家士曰、吾受命殺子、書生知不免、乃曰、死不敢辭、願得過家見母、家士許之、乃過其家、見老母妻子、具告以故、皆悲慟、家士遂以書生入林中、射殺之、聞者歎曰、前司殘虐、何異盜賊、右衛門尉某父有惡疾、某厭之、從伊豫還京師、遂擠父於海、聞者惡之、某尋設盂蘭盆會、僧道命賦和歌誚之、十二月二日、盜入宣耀殿、是歲、自夏至冬、天下患赤斑瘡、夏秋之交殊甚、京師男女多死、以文章博士藤原爲時爲越前守、越前守闕、爲時與源國盛並覬望之、左大臣道長援國盛、爲時竊上書哀訴、帝讀之、悽惻至不御膳、道長乃罷國盛、與爲時、

長保元年己亥、春正月十三日、改元、大赦、三月七日、太宰府獻豐前兩米、十六日、觀東三條院、夏五月五日、復丹波播磨讚岐、九日、

觀陸奥交易馬、六月十四日、禁中火、帝避之太政官、十六日、徙御一條大宮院、秋八月、藤原中宮有身、出就外舍、是日左大臣道長故邀在廷諸臣遊宇治、御輿將出、無造朝者、稽延移時、十九日、太宰府言、擊高麗賊却之、大藏春實有功、封以對馬及筑前岩門、九月八日、左大臣直廬有童子屍、冬十一月六日、以藤原彰子爲女御、道長長女也、美皙豐艷、光澤如酸漿、髮長於身二尺許、道長殊愛之、欲其貴、入居飛香舍、侍女數十人、妙選一時才色、裝奩翫好、究極工巧、世稱輝藤壺、帝視后草子、巨勢弘高畫、藤原行成書、戲之曰、尤物蕩心、朕幾廢政、時后年十二、帝曰、女御幼穉、朕如老翁、自顧有忸怩、帝吹笛、侍御皆聚觀、后獨不視、帝曰、女御何不視、后對曰、笛惟聽音、何視之爲、其敏慧類如此、貴寵冠後宮、道長常自矜曰、以后爲子、於我乎無可恥、以我爲父、后亦無可憾、然則后毋得良夫、亦可爲榮耳、十二月朔、太皇太后崩、五日、葬三條太皇太后、

十三日、頒新制十一條、二十七日、先是散位平致賴與前下野守平維衡、搆兵而戰、藤原致忠殺前相模守橘輔政子、是日、流致賴於隱岐、徙維衡於淡路、流致忠於佐渡、維衡貞盛季子、與致賴、及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是冬、中宮生皇子敦康、伊周大悅以爲皇子必爲東宮、時人亦爭媚附伊周、夜往訪者甚衆、帝未有嗣、欲見皇子、憚道長不果、勸中宮歸寧、召入后及敦康、敦康敏慧美貌、帝深愛之、使中宮母視、

二年庚子、春正月九日、大雪、二月二十三日、日薄蝕、二十五日、尊圓融皇后曰皇太后、改中宮曰皇后、立女御藤原彰子爲中宮、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七日、震招俊堂、災、十七日、以皇子敦康爲親王、五月三日、紫雲見于北野社池、四日、祈雨、八日、大和言、興福寺僧擾添下郡、敕令興福寺別當禁僧徒濫行、十八日、以東三條院違豫、大赦天下、六月十六日、卜大神社鳴、二十二日、祈雨、秋七

月三日、減造宮諸國徭之半、八月十六日、大水、鴨河溢、壞京極以西人家、二十日、以藤原尊子爲女御、道兼女也、二十三日、祈晴、冬十月十一日、宮成、徙御焉、十一月六日、北野社火、十二月十六日、皇后崩、二十七日、葬藤原皇后、后有身、憂鬱成疾、伊周憂之、將修法、僧徒皆畏道長、不肯應、生媄子內親王、數日崩、后出寒微、恭謙有恩、中外哀惜、是冬、疾疫起自鎭西、流及京師、

三年辛丑、春正月九日、東大寺大佛像遍身水出、二月四日、左近衛中將源成信、左近衛少將藤原重家、並棄官爲僧、成信致平親王子、重家左大臣顯光之子也、並美姿儀、時人呼曰輝中將光少將、兼閑朝儀、進止詳華、一日二人在直、視四納言伏議、裁決明辨、吐屬如流、退而嘆曰、在官者宜如此、才不至此、而競望榮進、士子之羞也、不可跂及、則不如辭世讓賢之爲潔、相與投園城寺剃髮、重家法名舜源、號一乘院、年皆二十餘、時人嗟惜焉、十一日、祈雨、

三月十日、以疾疫修百座仁王會於大極殿、帝臨焉、夏五月九日、祭疫神于紫野、建祠、號今宮、秋七月十三日、大納言藤原道綱罷右近衛大將、自春至是月、天下大疫、死者相繼、八月二十五日、權大納言藤原實資兼右近衛大將、右衛門督齊敏之子也、爲祖父實賴子養、以強敏稱、冬十月三日、賑給京師、九日、行幸上東門第、賀東三條院壽四十、十一月十八日、禁內火、帝避之職曹司、二十二日、遷御一條院、二十五日、敕造內裏、限以明年秋冬、禁公卿宮女著美服、閏十二月十五日、以東三條院違豫、大赦天下、十六日、覲東三條院、二十二日、東三條院崩、后資性婉順、最得寵幸、遂不得正位宮闈、帝登祚、尊爲皇太后、帝年尚幼、御禊及謁石淸水賀茂、后必同乘、后母儀天下、崇重傾世、諸兄弟皆承奉、外朝政事多決其意、后疾劇、延醫視之、后不肯、尋崩、二十四日、葬東三條院、

四年壬寅、春三月十一日、雷風雨雹、夏五月七日、始修最勝講於

清涼殿、後竟爲例、是時法華八講盛行矣、凡有慶筵追福疾病之類、皆修之、六月七日、祈雨、十三日、爲尊親王薨、冷泉皇子、幼美姿儀、光彩射人、爲尊甚好色、通攝政伊尹女、遂納爲妃、又與宮女和泉式部姦、每夜微行荒淫、因感疾、至不起、帝聞訃歎曰、若求溢死、其豈無術邪、十九日、敕造宮制度、務從儉樸、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八月朔、祈晴、是月、皇太子女御藤原氏歐血暴卒、世謂女御藤原娍子酖之、藤原氏道隆女也、九月六日、日月薄蝕、是夜有流星、達旦、七日、夜半星流、至寅時而止、八日、以天變大赦天下、左遷解官者復本官、二十一日、東大寺大佛像及鐘沾濕如出水、冬十月十四日、右兵衛府火、二十二日、爲東三條院修八講、賜度六十人、左大臣藤原道長又剏法華三十講、十二月、始置內侍所神樂、間歲學之、先是大江匡衡子擧周賜學問料、至此匡衡又爲其孫能公請賜學問料、謂菅江兩家傳門葉、不論才否、不拘年齒、例必蒙鴻

慈以繼先業、請早賜燈燭料、是歲、僧寂昭如宋、寂昭雅有如宋志、以母老難遠遊、後告其意、母曰、恩愛之情、莫深於母子、今與汝遠別、實可悲矣、然令汝究道、固吾所欲也、我何奪其志、寂昭大悅、作願文、爲母修法華八講於寶寺、至是如宋、先是源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至是付之寂昭、質南湖僧智禮、智禮禮遇之、宋主恒延見問皇朝事、寂昭請紙筆對焉、獻所齎佛像、宋主大悅、賜紫衣束帛、館於上寺、賜號圓通大師、三司使丁謂遇之甚渥、及智禮答釋成、寂昭將持而歸、謂欲留之、盛言姑蘇山水之美、寂昭遂留于吳門寺、使人送答釋於源信、謂乃分月俸給之、後言語稍通、戒律精至、三吳道俗多歸向者、嘗以黑金水瓶贈謂、幷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星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鄱銀難免侈、茶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石應可知、又善書、習二王法、宋人稱其字體婉美、長元七年、卒于宋、從若狹請、制止國內莊園、高麗民苦苛政、不堪

命、多流亡投于九州地、

五年癸卯、春二月、下總守義行言、平佐良火府舘、掠官物、三月四日、詣石淸水宮、太白晝見、五日、還宮、二十六日、行幸賀茂社、夏五月十九日、京師大水、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八日、宮成徙御焉、十一月十三日、大風雷雨、是歲、縫殿助大中臣宣茂奏請、蠲檢案內、以私物修神社者、例必得美官、今見大神宮內外院、爲大風倒壞、宣茂請修造之、願依其成功、得遷任民部丞、敕加月讀伊佐奈岐二宮修覆、以允其請、初天曆以後、朝廷以國用不給、遂開成功賣官之途、以供用度、於是天下諸社、亦多募成功以修造焉、大有年、

寬弘元年甲辰、春正月十九日、大雨雷雹、二月二十六日、住吉神人五十餘人詣闕、訴爲攝津守藤原說孝所毆傷、三月二十四日、宇佐宮命婦神人五百餘人守闕、訴太宰權帥平惟仲封閉神宮、

夏四月、有鹿出大藏省、入右衛門陣、五月四日、以法皇皇子淸仁昭登爲親王、九日、有犬上弓場殿、秋七月二日、祈雨、後屢祈之、二十日、改元、大赦、冬十月十四日、行幸松尾社、二十一日、行幸平野北野二社、松尾北野行幸始于此、初天曆中、民間追慕菅原道眞、建祠北野祀之、此後朝廷奉幣不絕、崇祀遂遍海內矣、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以宇佐宮司訴、罷平惟仲太宰權帥、以藤原高遠代之、是歲、炎旱、高麗藩徒芋陵島人漂至因幡、給資糧回歸本國、

二年乙巳、春二月八日、大歌所大藏省西倉災、二十五日、以從二位藤原伊周、班大臣下納言上、二十八日、盜殺大藏大輔平孝信、三月八日、中宮行啓大原野社、左大臣以下近衛中將諸衛佐左右京職六衛府皆從、扈從乘車凡四十六兩、其儀如行幸、三條帝時、賀茂齋院御禊、卿相皆稱觸穢、奉出車者、不過四兩、美濃播磨

不貢禊祭料、公卿宰吏輕朝制如此、而至藤原氏大臣有事於諸社、則一門奔走如狂、夏四月三日、大風雷雨、二十六日、以天變怪異、赦免左右獄重囚、五月二十三日、震大炊寮廳、秋七月十日、親試學生於弓場殿、以中第者直御書所、八月八日、祈晴、十三日、東大寺鷲狐相鬪、大佛殿晝昏、佛像汗出、肥後守爲隆爲家人所殺、九月九日、以天變怪異、停重陽節、賜菊酒於宜陽殿、冬十月十三日、有烏入朝餉几帳、過晝御座而去、十九日、左大臣藤原道長慶木幡淨妙寺、道長酷信釋教、其於歲中法會、若滋賀彌勒會、比叡山舍利會、山階寺涅槃維摩等會、必躬自臨涖從事、無有廢闕、家居常爲佛事、造像寫經極多、又好興功役、旣建淨妙寺、更大營法成寺、初自不比等建興福寺、後良房創貞觀寺、基經造極樂寺、爾後累世相繼爲攝關、其尊崇佛法、興建堂宇、視前人加甚焉、如忠平建法性寺、師輔立楞嚴院、爲光剏法住寺、兼家造法興院、是其

最大者、其費財用疲民力、不可勝計、而驕侈之甚、至道長而極矣、或營堂院、或造佛像、或運木石、勢焔薫天、不日成之、有如神造鬼設、名曰無量壽院、安置金色丈六佛像數十軀、等身金色佛菩薩像百餘軀、凡百什器、無不精巧、納封三百五十戶、其宏壯華麗、雖以前人所爲諸寺及七大寺十五大寺之美、皆不能及也、後又造藥師堂、號淨瑠璃院、安置金色丈六藥師像七軀、丈六觀音像六軀、一丈日光月光菩薩各一軀、八尺十二神將像、其他慶堂塔者甚衆、不能具載也、道長妻倫子又建西北院、大皇太后建東北院、其金堂最極人巧、二十二日、慶新寫大般若經于清涼殿、十一月二日、大雷雨雹、十一日、非常赦、十三日、以藤原伊周參預朝政、十五日、禁內火、神鏡大刀契焚、帝避之神嘉殿、遷職曹司、遂御太政官朝所、十六日、奉置神鏡於職曹司、諸衛護之、二十七日、遷御左大臣藤原道長東三條第、十二月九日、奉移神鏡於東三條第、十日、

遣參議藤原行成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告神鏡罹災、宸筆宣命始于此、行成嘗與藤原實方論事殿上、實方不堪怒、取行成冠、投之中庭、行成不敢與之抗、使主殿司取冠著之、徐曰、何以至此、帝偶隔蔀見之、以爲器度如此、足以任事、會藏人頭源俊賢遷參議、帝問曰、誰可代汝者、俊賢以行成對、帝曰、階級卑賤、難遽超擢、俊賢曰、行成才能過人、足司獻納、何以資望之淺、沮其登庸、夫君人者在務知人、知人則賢者進德、小人自懷戒、否則政事不能無愆失、惟陛下察之、帝然其言、明日補之、初行成遽補職事、任辨官、以故禮典多失墜、及稍練習、還優等輩、時人謂問學之力也、二十八日、流長岑忠義於佐渡、以黨平惟仲也、是歲、安部晴明卒、幼聰慧、一日晴明過勢多橋、有茲光者見晴明曰、人各有業、子何勉不達一事、晴明辱其言、乃就賀茂忠行及其子保憲、學陰陽推算之術、役使職神、解天文、曉雜占、奇中如神、晴明妻畏職神、故置

之一條反橋側、有事則召而使之、其門戶無人而常開闔、初天德中節刀罹災、人莫知其制者、詔問晴明、晴明作木樣獻之、所著有金烏玉兎集、又名簠簋袖裏傳、又有占事略決一卷、子吉平、吉昌、吉平能傳家業、吉平與丹波雅忠飮、引杯持滿、吉平曰、今當地震覆杯中酒、言未竟而震、自夏至冬、天變數見、神社佛寺多怪異、宋商曾令文來、

三年丙午、春二月二日、地震、十七日、營宮殿、三月四日、宴于東三條第、奏樂賦詩、是日、遷御一條院、帝好學崇文、詞藻過人、兼妙絲竹、時藤原齊信、源俊賢、藤原公任、藤原行成、皆以才藝聞、世稱四納言、宮人亦多有才藝、紫式部、清少納言、赤染右衛門、和泉式部尤著、紫式部、式部丞藤原爲時女、嫁右衛門權佐藤原宣孝、生一女而寡、式部資性敏慧、幼時聞人讀書、輒能諳記、爲時甚愛之、常撫之曰、恨不使汝爲男、長而善和歌、博涉和漢舊記、兼通朝廷典

故、中宮父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而不從、藤原中宮讀白居易集、式部授之樂府、嘗著源氏物語、帝讀而大賞之曰、是善諳熟日本紀者也、人呼曰日本紀局、爲人婉順淑慝、不自矜所長、有女曰賢子、著狹衣物語、清少納言、肥後守清原元輔女、事藤原皇后、后好白居易詩、嘗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峰雪如何、少納言即起撥簾、一座服其警敏、帝時嘗大雪、救聚雪爲山、後以爲常、蓋擬香爐峯也、后父藤原伊周嘗獻紙於后、帝勸后寫史記、少納言曰、妾願得而枕藉之、后異而賜之、乃著一書、名曰枕草子、老而家居、屋宇甚陋、郎署年少見其貧窶、憫笑之、少納言自簾中呼曰、不聞有買駿馬骨者乎、笑者慚而去、赤染右衛門、大隅守時用女、和泉式部、越前守大江雅致女、適和泉守橘道貞、後事藤原中宮、十四日、上皇徙自三條宮、御冷泉南院、夏四月、客星見、五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十一日、藏人藤原定佐坐傷右少辨藤原廣業除籍、六月

十六日、帶刀正輔與左衛門尉藤原文行醉酗鬪爭、檢非違使別當藤原齊信命宥正輔、禁文行于本府弓場、既出、乃憤恚曰、使坂東猛者、獨蒙國辱、京師眞可憾之地也、乃直還東國、當時刑法不足服武人、大率是類也、秋七月三日、召公卿議、改鑄神鏡、有蛇上殿、走向神鏡所在、乃寢其議、十三日、大和守源賴親劾興福寺僧不法、僧二千餘入京訴之、左大臣藤原道長慰諭遣還之、八月二十六日、宛輕囚、九月四日、祈雨、二十二日、行幸左大臣藤原道長第、觀競馬、皇太子從焉、二十七日、盜入鴨院、冬十月五日、冷泉院火、十一日、山鷄入殿、十一月二十六日、省試、

四年丁未、春正月二十八日、大納言藤原道綱兼皇太子傅、二月八日、省試、夏六月八日、是夜流星向曙不止、九日、有大流星、十六日、以星變大赦天下、賜老人穀、二十六日、祈雨、秋七月朔、筑前人大藏滿高殺大隅守菅野重忠於太宰府、滿高太宰大監種材之

子也、三日、祈雨、八月十九日、祈晴、冬十月二日、三品太宰帥敦道親王薨、十二月二十一日、地震、

五年戊申、春正月十六日、以藤原伊周准大臣、賜封一千戸、敍正二位、稱儀同三司、二月八日、法皇崩于華山院、年四十一、稱華山院、遺詔停素服擧哀、帝常居元慶寺、持律精嚴、幸書寫山、見僧性空、登比叡山、受廻心戒、徧歷名山古刹、其幸熊野也、徒步抖擻、備極艱苦、至病臥海濱、作歌自嘆、數年之後入京、居外祖母家、稍近婦女、志操遂變、生二親王四皇女、初不受尊號、故不得年官年爵封戸、及其居京、東三條女院與藤原道長相議、奏請裁置、法皇心愈安焉、常憚藤原道長、欲得其歡心、子賴通充春日祭使、會天大雪、道長念之作歌、法皇聞之亦作歌慰藉之、道長嘗覲賴通賀茂祭使行裝、法皇駕塗金車、盛飾從奴、數過道長棚閣前、以見欸曲、道長大喜、以故奉承周密、其家設競馬遊、請法皇臨觀、臨崩曰、朕

不欲獨死、不日必將諸女子去、所幸姬中務平子皆憂懼、其年諸女相踵皆夭云、十七日、葬華山院于紙屋川上法音寺北、秋七月、以疾病災異、停相撲節、前權中納言藤原義懷薨、八月、霖、九月十一日、中宮生皇子敦成于上東門第、冬十月十六日、行幸上東門第、以皇子敦成爲親王、召道長家人授位有差、十二月五日、冷泉南院成、上皇徙御焉、

六年己酉、春二月五日、僧圓能呪詛事發覺、捕訊鞫之、二十日、圓能及其黨與處罪有差、停藤原伊周朝參、初伊周妹定子入宮、立爲皇后、生敦康親王、伊周常謂親王必登青闈、及中宮生皇子敦成、大失望、時會流言、伊周與高階明順呪詛敦成、道長召明順讓曰、皇子之生、自有天助、卿乃敢呪詛、得無天譴邪、明順憂懼、數日而死、至是伊周坐之停朝參、三月二十二日、雨雹、夏六月十九日、聽伊周朝參、秋七月二十八日、二品中務卿具平親王薨、年四十

六、村上皇子、資性英敏、才藝絶人、尤能詩歌、兼工音律、及陰陽醫術諸技藝、無不通曉、嘗受業慶滋保胤、與紀齊名大江以言友善、大江匡房嘗曰、古今人子能繼父業者、唯都在中菅原淳茂、具平親王、菅原輔昭而已、其餘則亡聞焉、具平嘗有避世之志、不果、一條帝愛其多技藝、每宴會及節會、必促入預、具平固辭焉、嘗和御製詩曰、忽戴君恩還自耻、風聲猶減漢東平、又嘗與藤原公任論人麻呂貫之和歌優劣、具平以人麻呂歌爲賢、公任不服、他日擧各十首鬭之、而人麻呂歌勝者八焉、及薨朝廷特停釋奠宴、蓋以其喪一代文宗也、世與兼明親王並稱、曰後中書王、冬十月四日、雷、五日、一條院火、延喜天曆御記、累朝寶器多焚、帝避之織部司、十九日、徙御左大臣藤原道長枇杷第、十二月五日、雷、十五日、大雷、二十四日、參議菅原輔正薨、補文章得業生、對策及第、以文藻播聲當時、爲圓融帝侍讀、敦康親王始讀書、輔正陪宴、其應敎詩

日、頹齡八十有餘霜、未見神聰似我王、遺老愚言君記取、一經造次不應忘、嘗在筑紫、創多寶塔于安樂寺、名東御塔、後人建祠道眞祠側、祭之、稱北野宰相、是歲、冬燠、

七年庚戌、春正月十六日、以皇子敦良爲親王、二十一日、大風、二十八日、准大臣藤原伊周薨、稱帥內大臣、臨終誡其子女曰、我平生意令男陟顯職、女爲后妃、今命之窮至此、不可奈何、汝等愼勿誤身於人、以辱我名、道雅汝勿恥居下位、希世媚權、忍爲之、則不如辭跡山林、爲僧也、又謂隆家曰、吾儕宿志不遂、齎恨入地、今以道雅託子、善敎督之、二月二十七日、造一條院、閏月九日、以明年値三合厄、特附祈年穀使、奉神寶東遊舞于伊勢以下十二社、三月十八日、御紫宸殿、使百餘僧慶讃佛像法華經一千部、祈福禳災、秋七月六日、大雨洪水、二十四日、式部權大輔大江以言卒、嘗作詩譏藤原道長專權、有云鹿馬應迷二世情、道長銜之、爾後帝

欲擢以言、道長沮之曰、斯人即作鹿馬惑二世詩者也、帝乃止、大江匡房嘗論以言及紀齊名曰、以言文章務出新奇、任意騁才、差無鬱策、至其得意、則非後進之所能及也、如其不得之、則又不足以爲法則、如齊名、文文句句依據古人、故有風騷之體、而至其不得之、則無可觀者、以無新意故也、又論橘在列不及源順、順不及以言與慶滋保胤、皆可謂一時之傑矣、盜殺明法助敎清原善澄、八月六日、祈晴、十六日、地震、霖、九月二十一日、地震、冬十一月七日、爲平親王薨、二十八日、一條院成、自枇杷第徙御焉、

八年辛亥、春正月五日、雷、夏五月二十一日、慶讃大藏經於紫宸殿、二十二日、不豫、二十八日、大赦天下、六月十三日、帝讓位於皇太子、帝慈仁爲心、常憫民庶、寒夜嘗脫御衣、上東門院異而問之、帝曰、方今天寒、天下窮民其有不堪者、朕豈忍獨重襲哉、藤原齊信語人曰、我嘗有所汲引、將私奏請、適聞玉音曰、凡事須要反淳

素、我內甚愧、終不能請而止、時藤原道長日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帝在位最久、人才輩出、嘗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然遭道長之專權、政不由己、意雖惡之、力不能制焉、

賴襄曰、史稱一條帝心惡藤原道長所爲、而不能制也、蓋以藤原氏之累葉權戚、雖英明之君、有不能奈何者矣、況帝乎、而欲以制道長難矣、曰、然則是終不可奈何乎、曰、否、帝嘗從容謂侍臣曰、凡事須反淳素、藤原齊信欲有所汲引、聞帝言、不能請而止、道長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嗚呼、是可爲之機也、人主據可爲之位、挾可爲之資、雖爲權門所鉗制、處無奈何之時、而非無可回復之機也、其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譬若沈痼癈疾、其來非一日、拒其要害而不可除、欲以攻擊克之、非共斃不可、姑舍之、扶其元氣以勝之、元氣昂則疾勢伏、其機然也、人主試原其始思之、彼其所以能專其權以制我者何哉、我始借之權也、我

家每娶其女也、彼以我之舅氏、以擅我政也、是藉我以爲重者也、藉我以爲重者、亦藉我以爲輕、故曰、其機在於我、苟正吾度、爲我所可爲者、則彼將畏服而不敢蔑視我、曰、是亦如君也、君如君、則臣庶幾將如臣也、其初之所以敢不如臣者、由於君不如君也、帝一言如君、則足以讋服道長、其機如此、惜乎不知養此機以遂克之也、苟養此機以遂克之、則收復朝權、不必待後三條也、夫欲養此機、必當有以輔之、如元氣之須參蓍、如藤原實資乃帝之參蓍也、舍此而不用、欲用后兄之伊周以制之、是欲養癰疽以驅痰飲也、

青山延于曰、災異者、天之所以警戒人君、古之明君莫不恐懼修省以答天譴、故災異自消、而君德加修焉、堯以洪水而聖、湯以大旱而王、大戊以桑穀而昌、高宗以雊雉而興、後世人君不知、責諸身反諸己、祈禳禱禬以冀苟免、所以天變頻見、而君德

愈亂也、帝之在位也、三日並見、大風洪水無歲無之、四罹祝融、至神鏡成灰、天地之變、孰有大於此者乎、當是之時、后族專政、勢過人主、而天之丁寧告戒如此、然而未嘗聞有修省之事、但付諸釋氏之讀經而已、其侮天戒、不亦甚哉、嗚呼、神鏡焚而帝祚衰、寶劍沈而王室傾、陵夷之漸、職此之由、可不哀哉、可不畏哉、

山縣禎曰、帝謂得人一事、不愧延喜天曆、而其所得、蓋非房杜姚宋之才、亦唯建安七子之流耳、觀其時諸公所作之文、皆儷偶華縟、詩亦纖巧、絕無氣骨、亦猶其人也、而闔閤撫媚之流、則其間、一代文弱之弊、視之延天之時、亦爲滋甚矣、而以得人才自負、豈帝王之所尙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修

三條天皇

三條天皇、諱居貞、冷泉帝第二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超子、關白兼家女也、貞元元年正月三日、生、天元元年十一月、爲親王、永觀元年八月、始讀書、寛和二年六月、一條帝踐祚、七月、冠、是日立爲皇太子、寛弘八年六月十三日、皇太子受禪於一條院、立一條帝第二子敦成親王、爲皇太子、左大臣藤原道長、右大臣藤原顯光、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公季、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資、並如故、以顯光兼皇太子傅、初一條帝意欲立長子敦康、而皇后既崩、伊周亦薨、弟隆家資望猶淺、帝以其無援、又憚道長、密謀於中納言藤原行成、行成亦懼道長、勸立敦成、中宮養敦康、嘗視

之、勸其父立之、曰、親王年長、宜爲儲貳、聖慮豈不及此、而舍彼立此、藉重外家也、今爲之計、當使親王得先立、太子尙幼、苟有天命、事不晩也、道長曰、善、然事已決於宸衷、何得可否、我桑楡景迫、及殘喘未盡、仰光瀰扆、是老夫至願也、不可、遂立敦成、是夜帝還御東三條第、十八日、尊一條帝、曰太上天皇、十九日、上皇落髮、法名精進覺、二十二日、法皇崩于一條院中殿、年三十三、遺詔停山陵國忌及素服擧哀、稱一條院、先是敦康親王所居藻井上有聲、如投瓦礫、敦康以爲怪、命賀茂光榮占之、光榮曰、占文甚凶、不利於君上、三旬間當有變、既而帝病尋崩、藤原行成歎曰、光榮之占猶指諸掌、可謂神矣、光榮與安部晴明竝稱、世謂晴明長方術、才學不如光榮、子孫世以陰陽曆學而仕、家書有曆林十卷、秋七月八日、火葬一條天皇于北山長坂野、十一日、參議藤原有國薨、豐前守輔道之子也、少善事父、嘗隨父赴任、父暴病卒、有國請命泰山

府君、祈求懇至、俄而父蘇、人以爲孝感、嘗爲道隆所中傷奪官、及後道隆死、道長秉柄、爲太宰大貳、時道隆子伊周以罪左遷太宰帥、有國在任聞之、慨然曰、我以彼父公之故、無罪遭削奪、猶且以爲辱、況彼人以戚畹貴族遠投荒裔、其辱想當如何、乃使其子廣業迎謂曰、屬有官守、不能郊迎、凡百供億有闕、惟公所命、吾老尙存、獲事君于斯、吾竭誠之時也、乃餽以品物數十、供設備至、伊周大慙、然意感其厚、茲相親善、人以此稱之、有國與藤原惟成竝以文章名世、有國嘗以名簿與惟成、惟成戲曰、藤賢式大、本是一雙、何以乃爾、答曰、寧入一人之胯、欲超萬人之首、賢有國字也、有國爲人穎敏有才幹、爲左大臣道長所親任、道長嘗營東三條第、命有國監之、西泉透廊南柱、中間一架、不施長押木、道長視以爲不牢、有國不辨而止、及上東門院冊立、始入内、輿輦自此出、廊架闊然、無所障礙、有國仰指廊上、視道長、道長始悟其慮深遠、上東門

院臨產而難、道長甚憂之、遽開障子自内出、咨諸卿將祈禳焉、時有國在坐答曰、既已娩、又何禳矣、言未畢、女侍走告皇子生、皆呼萬歳、後道長問有國何以知之、曰、向見公開障子出、謂障子者已開、以是知之、嘗有人圖暗打有國者、有國聞之、在暗處持油立、果有來打而過者、便以油灑其袖、明日認以爲驗、其人不能爭逃、其機警率此類也、八月十一日、詔左大臣藤原道長知太政官文書、以尙侍藤原妍子、及藤原娍子爲女御、妍子道長女、娍子濟時女也、道長累世權戚、加以后父專總朝政、擧斷自如、朝臣上下夤緣攀附、唯恐不及、朝廷綱紀日弛、唯權大納言藤原實資獨侃然正色、無所回避、帝竊憑賴焉、冬十月五日、以皇子敦明、敦儀、敦平、師明爲親王、十六日、帝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三十六、二十四日、以上皇不豫、大赦、是日崩于南院、年六十二、河内前司重通家在西京、門前泥濘、施板通路、有老翁

露頂褰裳、將踏板而過、重通尙幼、戲蹴撼其板、翁顚仆地、藏人二人自後來、扶起而出、問之則上皇也、及至大漸、左大臣道長入侍、上皇忽發聲而歌、道長大驚而去、帝屢欲侍疾、道長奏狀、以故而止、稱冷泉院、

山縣禎曰、宇多帝以降、天子崩不上諡、冷泉帝以後不復稱天皇、以院稱之、而名號輕、及藤原兼家號法興院、人臣院號亦始于此、至於後世不復知院號之爲尊、士庶混淆稱之也、夫天皇名號之尊、雖攝關公卿孰敢犯之、而況士庶乎、故名號正、而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君子不敢以名與器假人、禮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愼乎、今名號輕而下易僭踰、皇室衰替之漸、是亦足觀其一端矣、

十一月四日、京師火、十六日、火葬冷泉天皇于櫻本寺前野、藏御骨於山側、二十七日、除服御本殿、十二月十六日、始聽政、二十七

日、詔追尊所生女御藤原氏爲皇太后、置國忌列山陵、

長和元年壬子、春二月十日、雷、十四日、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中宮曰皇太后、立女御藤原研子爲中宮、上東門院妹也、是爲枇杷中宮、道長積備裝奩、十年許、奢華過其姉、夏四月二十七日、立女御藤原娍子爲皇后、初娍子入宮有寵、生小一條院、及中宮立、帝又欲立后、憚道長不敢發、后自引退無所怨望、道長勸帝冊立、帝曰、納言之女爲后、近古無例、得無遺物議乎、道長曰、追贈濟時何不可之有、帝善之、遣使濟時墓、追贈太政大臣、至是立爲皇后、道長逼外議、勸帝冊立、而實非其意也、是日廷臣佞媚之徒、恐其補皇后職、悉往中宮所居、逃避朝命、帝遣使召之、無至者、甚罵辱敕使、如參議藤原正光、至以瓦礫投之、帝大恚、而不能如之何、大納言藤原實資適有疾、聞之曰、天無二日、地無兩主、實資豈可畏權臣而忽王事哉、卽時力疾、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數輩入朝、預嘉

會、帝深德之、密諭實資子資平曰、朕淹在東宮、不知物情、常謂一旦登極、何事不如意、而今不獲爾、昨日立后、自公卿以下、咸憚左大臣、不應敕喚、惟須大將經理、朕深嘉忠懇、自今以往庶事必與大將議、卿其以是密報、俾大將知之、愼勿泄焉、實資聞敕諭、大感喜曰、食祿之身、恒恐素餐之責、臣子之義、安可不奉命乎、嘗道長病、時有流言、實資隆家等喜道長病、實資曰、此言何所從來、榮辱有命、何足恤也、秋七月四日、祈雨、十二日、帝患瘧、十六日、式部大輔大江匡衡卒、爲人長身鳶肩、七歲讀書、九歲賦詩、受學祖維時、及長博洽、當時無能及者、畧通讖緯、嘗上東門院帳內犬生子、時疑禍妖、召匡衡問之、匡衡奏曰、吉不可言、謹按犬字、大旁加一、卽在上則爲天字、在下則爲太字、配以子字、是爲太子生爲天子、吉孰大焉、亡幾、后生太子、卽後一條帝是也、藤原兼家初爲納言、夢過逢坂値雪、覺而惡之、以問占者、曰、吉、公有獲班牛、有人果遺班

牛、兼家高其術、厚贈而遣之、語于匡衡、匡衡曰、是占不叶、今夫逢坂關也、雪白也、公其爲關白乎、明年果爲關白、又能和歌、然位不稱才、仕途沈滯、每欸轗軻、子擧周、養子時棟、並繼其業、妻曰赤染右衛門、有才思善和歌、藤原公任將辭中納言、屬當世名儒紀齊名大江以言作表、皆不稱其意、更請匡衡、匡衡還家低回有憂色、右衛門怪而問之、匡衡告以故曰、以齊名以言之才、猶不能厭其心、我如何得副其望哉、右衛門沈思少頃曰、妾得之、彼公性素矜飾、宜盛述其門地閥閱、而微露沈滯之意、匡衡從之、公任果大悅、遂用其草、女曰江侍從、亦以和歌著、二十六日、帝疾瘳、八月朔、日有食之、冬閏十月二十七日、御禊、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十日、帝始御紫宸殿、二十二日、大嘗、二十五日、詔赦天下、敘爵賜物有差、十二月四日、卜定當子內親王爲齋宮、二十五日、改元、是歲、甲斐御馬國司宜遵式貢進、牧司有姦濫、務加撿察、若不恪命、必

處罪責、路次諸國不速傳送、亦俱同科、凡每牧毋馬、國司遷替之
日、具簿奏上、如有減耗、必充其數、然後考功過、以行褒貶、
二年癸丑、春正月、以贈皇太后忌月、元會及白馬節、不御殿、徹樂、
廢蹈歌節、十六日、東三條院火、二月七日、帝與侍臣射、二十七日、
盜三十許人入故內大臣藤原伊周第、掠物、使檢非違使索捕之、
三月十一日、射禮、十四日、賭射、以國忌故延及之、歲以爲常、二十
四日、雪、京師大寒、二十九日、雷、雨雹、大如梅李、夏六月二十八日、
昭平親王薨、是月、僧源信寂、姓卜氏、大和葛城郡人、幼聽彗師僧
慈彗、究顯密敎、源信嘗贈所獲施物於母、母流涕曰、我以汝爲僧、
非爲獲施物、欲獲施物、不若不令汝爲僧、今視此利慾、何悲過之、
源信大慚、後屛居横川、以著述爲任、秋七月二十四日、天鳴地震、
八月五日、祈晴、八日、地大震、十日、又震、九月十六日、行幸左大臣
藤原道長上東門第、觀競馬、二十五日、地震、十一月二十八日、謁

石淸水宮、晦、還宮、采女町火、延及內膳司、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十
五日、行幸賀茂社、二十六日、帝患耳目疾、是歲、宋牒至太宰府、上
其所送貨物于京師、
三年甲寅、春正月二十七日、彗星見、二月九日、夜禁中火、帝及中
宮東宮避之太政官朝所、二十日、徙御松下曹司、三月十二日、內
藏寮掃部寮火、累代寶器藥物多亡、太宰府擊敗高麗賊、夏四月
九日、徙自松下曹司、御左大臣藤原道長枇杷第、十一日、地震、五
月十六日、行幸上東門第、觀競馬騎射、二十四日、定造宮諸司、課
諸國司督作、限以明年三月爲期、六月、天寒人襲綿衣、秋八月二
十一日、省試、大風壞廬舍、冬十一月十五日、御紫宸殿觀馬、二十
四日、雷大風、十二月十七日、華山院火、是歲、看督長放免及別當
舍人、横行京中、截市女笠、時藤原敎道爲檢非違使別當、年少不
諳時務、故使廳驕縱、看督長等偏頗殊甚、京畿間昏亂無度、有識

者甚傷嘆焉、蓋自一條帝後、相家擅權、皇綱益弛、盜入禁中、掠官
物、朝官爲賊所殺者、不可勝數、國民詣闕訟守宰者、前後相繼、放
免等放火京中者、連夜不絕、甚者武人弄兵鬪戰、彼此相殺傷、朝
廷命法家勘罪、其麗重刑者、不過追位記流竄遠方、加以上信佛
法、屢行恩赦、禳災異慶堂塔、每必大赦天下、赦令歲下、而姦濫益
甚、當時閫闈之政最不治、公卿宣淫、男女相誘者、爲一世之習俗、
犯奸之律、竟作文具矣、
四年乙卯、夏四月二十日、地震、五月朔、不豫、二十六日、以帝疾詔、
大赦天下、二十八日、地震、六月朔、日有食之、自三月至是月、天下
大疫、死者盈道路、建疫神祠於紙屋川西、號花園今宮、奉神寶幣
馬、修御靈會、秋八月九日、大風、殿富門倒、十三日、敕、今月以後、諸
衞官人、闕怠直衞三日以上、嚴加督察、解其見任、九月七日、盜入
西殿、十七日、視官奏、二十日、宮成徙御焉、冬十月二十一日、進造

宮諸司位、但修理職木工寮、以稽緩過期不錄、二十七日、敕左大
臣藤原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儀準攝政、時帝患目疾、道長屢
勸帝禪位、帝惡之、旣而不愈增劇、決意禪位、而欲使小一條爲新
帝之儲貳、道長沮之曰、諸皇子無堪儲君、唯先帝第三皇子可、帝
益憤之、無復禪位之意、乃詔道長准攝政儀、令視除目、因謂左右
曰、朕今委除目於道長、道長所爲不公、自取冥譴、朕不與焉、內大
臣藤原公季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藤原賴通兼左近衞大將、
賴通道長之子也、十一月六日、地大震、十日、有虹見太政官廳前、
十七日、夜禁中火、帝避之松下曹司、世謂天下滅亡之兆、十九日、
徙御枇杷第、十二月八日、歲星經天、十六日、小鳥羣飛蔽天、二十
七日、省試、是歲、宗商周文裔獻孔雀、
五年丙辰、春正月二十九日、帝讓位於皇太子、帝在位頗惡左大
臣道長專權、常慮爲其所忌、意不自安、嘗觀相撲、默禱大神宮、寶

祚永安、則左得勝矣、既而左勝、帝悅、後目疾不愈、道長使醫官以寒水進金液丹、遂喪明、朝會少臨御、道長逼帝勸禪位、帝憂憤莫如之何、因使皇女娀子內親王下嫁賴通、以得道長歡心、乃召道長諭旨、道長雅欲之、以告賴通、賴通前已娶具平親王女、不欲尙帝女、道長曰、丈夫何止一妻、汝未有子、宜廣求繼嗣、賴通及聞父言、默然有憂色、遂强尙焉、會賴通寢疾、辭以具平爲祟、絕婚、至是帝欲親詣名寺以禱病、遂決意脫屣、是時天子垂拱、相家顓權、朝廷所行武事、廑廑競馬騎射相撲之類耳、公卿縉紳、率皆風流嫺雅、沈溺衽席、不知兵務、衛兵所掌、不過警衛扈從、當其恒例朝儀間、呼召進退儀容大整、而兵威寖衰矣、初宰吏子孫自京師、徙貫國郡者、大率係帝皇神明之胄、其族不同編氓、號爲住人、所謂諸國武士即是也、當時執干戈供王職者、非衛府官人、則皆國郡住人矣、寬仁中女眞之亂、以戰功被賞如筑前志麻郡人文室

忠光、怡土郡人多治久明等、皆所謂住人也、自王政衰、而諸國武士爭占莊園、其有土地大者曰大名、曰高家、小者曰小名、曰黨、皆養其子弟僕隷爲私兵、謂之家子郞黨、或謂家人、互仗弓馬爭雄長、權勢漸盛、而源平二氏爲最、如源滿仲郞黨有四五百人、源宛平貞文皆有五六百人、平維茂與藤原師任鬭、徵發兵士至三千人、源賴光在卑官、時猶遺馬三十匹於攝政兼家、其兵馬之富如此、而公卿輕慢之、槪目爲武者、如藤原道綱娶賴光女、則皆姍笑之、然至有變故、公卿力不能辨、一切委之武士、

後一條天皇

後一條天皇、諱敦成、一條帝第二子也、母上東門院藤原彰子、太政大臣道長女也、寬弘五年九月十一日、生、十月、爲親王、七年十月、著袴、八年六月、三條帝踐祚、立爲皇太子、長和三年十一月、始讀書、五年正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受禪於上東門第、立三條帝皇

子敦明親王爲皇太子、太子年二十三、長於帝十四歲、初三條帝之禪位也、左大臣道長欲立弟敦良親王爲儲貳、帝不聽、意欲立敦明、敦明聞而不安、固欲退避、往告母后藤原氏曰、臣若今日得儲位、則明日卽歸堀河第耳、母后大憂之、會中納言藤原懷平入而起居、后曰、此兒殆如病狂、必欲立之、恐不利於吾門戶、吾欲以中務宮代之、卿宜往謀于右大將、中務宮卽敦明母弟敦儀親王、右大將懷平弟實資也、懷平往而議之、實資大驚曰、此非愚臣之所可敢及也、無所可否、於是立爲太子、道長不悅、太子不自安、以左大臣藤原道長攝政、右大臣藤原顯光、內大臣藤原公季、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賴通、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資、並如故、二月七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九歲、十三日、尊三條帝曰太上天皇、十七日、試瀧口射於左近衛府、十九日、卜定媞子女王爲齋宮、二十六日、以右大臣藤原顯光爲藏人所別當、左大辨

源道方爲修理職別當、左中辨藤原經通爲木工寮別當、領造宮事、三月十六日、以右大臣藤原顯光爲皇太子傅、初帝欲大納言藤原實資爲東宮傅、實資以衰老不堪辭、朝臣擬東宮屬者、皆固辭、顯光女爲皇太子妃、乃以顯光爲傅、二十日、令外衛舍人帶弓箭警行陣中、二十三日、試帶刀騎射於右近馬埒、二十四日、地震、晦、又震、夏四月七日、課諸國造宮、五月朔、上皇幸比叡山、修七壇法、七日、八日、還宮、諸國旱、六月二日、徙自上東門第、御一條院、八日、雩、秋七月二十日、京師火、九月、不豫、十六日、疾瘳、二十三日、枇杷第火、上皇徙御攝政道長高倉第、二十八日、盜入穀倉院、冬十月朔、有兎入結政所、三日、論諸衛官人闕直者、停釐務、二十日、上皇徙御三條院、二十三日、御禊、十一月七日、攝政道長罷左大臣、十五日、大嘗、十二月三日、上皇幸廣隆寺、駐蹕九日、是冬、有鹿入禁中、

寬仁元年丁巳、春正月、復踏歌節、行射禮、二十二日、盗入禁中、捕下獄、二月六日、盗殺瀧口大藏忠親、三月朔、大安寺火、四日、以右大臣藤原顯光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公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通爲內大臣、八日、謁石清水宮、奉封百戶、十六日、攝政道長罷、以內大臣藤原賴通攝政、二十二日、攝政賴通罷左近衛大將、班左右大臣上、初藤原氏累世執政、怙寵貪權、一門生長富貴、奢侈縱佚、爭興第宅寺塔、以宏麗相誇耀、卑視農桑以爲田舍之事、一不經意、至道長權寵尤隆、又貪貨賄、時有維良者、初蒙追捕命、不幾任鎭守府將軍、皆行貨道長得之、其自陸奧至、多齎鞍馬胡簶鷲羽金帛等物、輸致道長第、道路觀者成市、賄賂公行如此、賴通僭恣過父、自謂吾族所爲、天下不敢容議、驕奢愈甚、當時莊園之弊漸起、諸國百姓屬託權門宰吏、掠公田以爲莊領、奸民又以私田賂遺權貴、立爲莊園、故相家莊園、布滿天下、國司殆無施

政之地、而宰吏子孫占居諸莊者、假威權門、對押國務、勢漸强大、皆習耕戰、自號武士、陵壓齊民、而源平二氏最爲强宗、朝綱已弛、奸盗衡行、相家不能制、乃延武士以爲門客臣僕、委以追捕之權、武士益得勢、夏四月三日、權中納言藤原敎通兼左近衛大將、道長之三子也、二十三日、改元、晦、上皇薙髮、法名金剛淨、五月九日、法皇崩于三條院、年四十二、遺詔停素服擧哀、稱三條院、十二日、火葬三條天皇于石蔭藏、御骨於北山、六月朔、太皇太后藤原氏崩、五日、葬東北院太皇太后、二十二日、震興福寺塔、東金堂災、天下疾疫、霖、鴨河溢、漂流悲田院病者三百餘人、盗入齋院、五日、祈晴、先是盗入前攝政道長第、掠沙金一千三百餘兩、二十日、播磨捕盗送之、八月、山城攝津丹波蝗、九日、皇太子辭位、聽之、立皇弟敦良親王爲皇太弟、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爲傅、初大傅顯光以舅故、每事擁護太子、然朝臣憚道長、不敢起居太子、及上皇崩益甚、

東宮官屬至所役、皆不肯供職、庭草蕪沒、門可設雀羅、太子不能堪、欲託疾遜位、道長又使參議藤原兼隆等怵太子、太子愈懼、召道長子能信曰、孤之在東宮、先帝所定、宜謹遵叡旨、勿遺失也、然至尊方富春秋、孤以年長忍居儲位、不如退就淸閒以自適也、然遽爾退位、則恐乏給仕、若得請院號、置受領吏、孤之願也、故煩卿以孤之言致之乃父、能信退而告道長、道長喜甚、謀之大納言源俊賢、俊賢賀曰、若欲擇日行事、恐東宮或有改圖、安位之計、請速爲之、道長急奏帝及上東門院、門院曰、果然、宜立敦康、從先帝遺旨、道長曰、彼無外戚援、不可、乃率諸子及朝官而往、導從絡繹、大異於常日、視者莫知其故也、初道長謁見太子、太子必懲平日憤懣之情、及入愴然略敘數語而已、道長卽使太子遜位、宮屋從而撤毀、嬪侍皆莫不歔欷、時道長命過絕內外、雖婦人莫復得通、母后疑其有變、遣侍女候之、至則被廢、輒大驚惋悲不自勝、不知道

長在坐曰、皇太子何罪遽至此也、道長聞而憫笑之、故事立太子必傳壺切劒、及敦明立、託事稽緩、竟不傳之、人知其不終也、十八日、地震、二十五日、以前皇太子準太上天皇、稱小一條院、封戶仍舊、給年官年爵受領吏、敦明頗自安之、時道長諸女已入宮、在家者又將俟時而進、惟第五女寬子未有所期、道長尙不欲其配常人、遂進爲敦明妃、且以掩物議也、媵妾二十人、多簡公卿子女爲之、奴婢凡八十人、敦明親往成婚、燈燭晃耀、肴饌豐備、寬子留居父家、每敦明往、道長必擇在廷諸臣侍讌、時道長諸子已顯貴、皆自掌酒食、秉燭肅引、隨身已下悉霑豐、莫不厭其欲、謂太子不廢、安有此光榮、

論贊曰、小一條院以三條皇子、爲後一條東宮、非其所欲也、一條三條皆村上之皇孫、而一條繼於華山、三條以一條之從父兄、爲其儲貳、昭穆已不協、方三條傳位於後一條、儲位未定、攝

政道長欲立後朱雀爲皇太弟、而一條不聽、遂立小一條爲太子、蓋欲存冷泉之統也、其擧固善矣、然太子長於帝十四歲、昭穆何以得叙、不待傳壺切劒、而其不終可知也、一條登遐、太子不得安位、道長恫疑虛喝、遂讓儲位於後朱雀、果如道長之志、而冷泉之統至此絕矣、宣詔纔畢、宮殿輙毀、道長所爲、不亦甚乎、當禪讓之間、太子固欲避於後朱雀、而母后強之、終至此極、謂之何乎、道長畏物議、上院號以安其意、進女爲妃、以釋其憾、可謂其計至巧矣、使太子有特立之操、則盤桓巖谷、而追蹤於高岳恒貞二親王、豈不美哉、顧乃戀戀於茅土之封、棄故妻而宴新昏、至使棄婦與父俱憤怨而死、其無志操亦可見矣、然則太子之讓、非出至誠、而逼於勢者也、

青山延于曰、甚哉道長之專也、既逼三條帝、令遜其位、以擁立其外孫、又立敦明爲之儲貳、以悅三條帝之意、及一旦升遐、陵

土未乾、又奪其位、以立其外孫、天子拱默以受其制、陵替至是、可勝歎哉、

九月二十二日、左大臣藤原道長與妻倫子同詣石清水宮、自乘唐車、其在前列者、唐車檳榔毛車數兩、舞人陪從尤極華侈、其族人如中宮大夫道綱、皇太后宮大夫俊賢、中納言行成等、其它大將諸衛督文武諸臣、皆備前驅後乘、及還渡淀川、鼓船五十餘艘迎之、道長悉授纏頭、道長嘗詣賀茂社、騎馬過社前、又嘗登比叡山、自率卿相騎乘詣社、其僭慢無禮亦如此、觀者惡之、適有飛礫驚從騎者、僉謂是神使之也、冬十月二日、發大神寶使、朝廷獻幣帛神寶於天下諸社、然諸司怠慢、其宜獻鹿島香取二宮者、誤奉之石清水宮、或宣命載神寶、實無其物、或神寶不如數、遽命新造、其猥濫如此、十二日、有牛入東宮、十五日、有鹿上後涼殿、二十日、有狐上御座、二十六日、鹿又入宮、十一月九日、奉伊勢朝明郡於

大神宮、二十五日、帝與皇太后同輿、行幸賀茂社、加奉郡邑、授神官爵、十二月四日、以前攝政道長爲太政大臣、妻倫子准三宮、五日、觀陸奥交易馬、十三日、近江國分二寺災、二十二日、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晦、雷、

二年戊午、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恩賜有差、七日、尊皇太后曰太皇大后、赦、二月九日、太政大臣道長罷、夏四月二十八日、宮成、徙御、以尙子藤原威子爲女御、道長女也、閏月十二日、圓敎寺火、二十三日、大風雨雹、有猿死綾綺殿牀下、是月、神鏡鳴、六月九日、免左右獄輕囚、十九日、彗星見、大旱、晦、暴雨、震宜陽門職曹司、大藏省、大膳職、秋七月、霖雨、十九日、祈晴、九月二十五日、地震、冬十月十三日、地震、十六日、尊三條中宮曰皇太后、立女御藤原威子爲皇后、后長於帝九歲、帝尙幼、以后匣奩爲戲玩、於是道長一家三后、自古未有也、是日、百僚咸會、道長謂大納言藤原實

資曰、吾賦和歌、子能和之乎、實資曰、能、道長乃吟、實資惡其僭慢、給曰、絕唱不應和、昔白居易愛元稹菊花詩、終日諷詠而不敢和、今日當如此、令一座詠道長歌、道長大悅、二十二日、帝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弟、幸道長上東門第、初道長營上東門第、課諸國司供其役、及輸大石、撤民舍戶牀藉地、過行人令曳之、第成、王公已下贈遺相屬、道長造塗金丈六佛像九軀於第中、二十八日、試擬文章生詩、及第者十四人、十一月十日、敕賜東西獄及悲田院衣物酒食、十二月十七日、敦康親王薨、一條帝不豫、敦康入侍湯藥、常不離側、及小一條辭位、上東門院欲援立之、亦不果、門院厚資給之、又以其妃爲攝政賴通妻妹、得其助、家纔得不乏、二十七日、造大安寺、

三年己未、春二月二十三日、日華門倒、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以小一條院子敦貞爲親王、十四日、盜行火凝華舍、撲滅之、十七日、

穀倉院火、二十一日、前太政大臣道長以病披剃、稱曰大入道、他
祝髮之徒、憚之不得稱入道、詔行非常赦、道長欲創一鉅刹於京
極以居之、會病愈、賴通乃起役、令諸國司曰、寧懈公務、勿怠此役、
於是役夫雲合、築山鑿池、晝夜不休、呼聲震地、諸國競輸鉅材、塡
咽水陸、道長尋赴東大寺受戒、見堂宇宏麗曰、吾寺當如此、乃令
公卿採宮中諸司及神泉苑乾臨閣石、以充其用、天子后妃皆倣
道長所爲、日夜誦佛經、至諸國司亦相倣傚、導諛者至謂道長爲
上宮太子後身、及寺成、名曰法成、二十七日、女眞賊五十餘船寇
對馬島、船長十餘尋、每船設檝三四十、迅駛如飛、登岸則二三十
人奮刄奔騰、執弓矢負楯者七八十人、從其後、箭長尺餘、能洞盾、
驅掠壯丁、老弱皆殺、食牛馬、盜米穀、守遠晴報之太宰府、晦、盜火
常陸介惟通宅、燒殺其妻子、夏四月三日、以前太政大臣道長病、
詔大赦天下、七日、對馬報至太宰府、權帥藤原隆家具兵船、徵戰

士、防扼要害、飛驛奏變、是日賊寇壹岐島、守藤原理忠死之、僧常
覺走太宰府告急、七日、賊進至筑前怡土郡、時府兵未集、文室忠
光、多治久明等禦戰、射殺數十人、賊扶傷上船、追擊斬數級、八日、
賊寇那珂郡能古島、島去府不遠、隆家令前少監大藏種材、藤原
明範、散位平爲賢、平爲忠、前監藤原助高、傔仗大藏光弘、藤原友
近等、守警固所、九日、賊來襲警固所、欲火之、府兵奮呼禦戰、二島
民被掠在賊船者、遙呼我軍曰、馳馬射之、府兵以鳴鏑射之、賊驚
潰、爭舟而逃、二島民多得脫還、府兵以無舟不能進擊、沿岸尾之、
賊又上岸、欲火筥前社、府兵射殺前驅一人、賊潰走、還能古島、十
日、北風暴急、海濤騰湧、賊不敢動、是夜盜露刄刼主殿司女於後
涼殿、奪其衣、十一日、風未止、隆家造兵船三十餘艘、將進擊、十二
日、賊寇志摩郡船越津、權檢非違使財部弘延等射殺三十餘人、
生擒二人、少貳平致行、大監藤原致孝、及種材、爲賢、爲忠等、以三

十餘船追擊走之、是日盜火襲芳舍及藍園、撲滅之、時盜賊日熾、
道長憂之而不能禁也、十三日、勅立賞格購索捕之、辨源某赴藥
師寺最勝會、事畢而還、從者擔衣櫃前行、至奈良坂、乍爲盜所逐、
左右請捕之、某曰、吾非滿仲貞盛之孫、失一櫃不足爲耻、與盜鬪
而被創耻也、乃令左右詐呼曰、吾奉詔行佛事者也、汝獨不畏天
子之使邪、何爲掠吾櫃、盜聞之皆逃走、盜魁方跨馬指麾、乍墜崖
下、傷腰不能行、左右縛之而至、某謂盜曰、吾不忍送汝檢非違使、
汝自今毀折弓箭、勿復爲惡、乃棄之而還、是日賊轉寇肥前松浦
郡、前介源知帥士兵奮戰、殺數十人、生擒一人、賊悉潰、隆家發兵
船四十餘艘、援松浦、令曰、追擊必限二島、勿進近新羅境、將士泊
博多津、不敢進、隆家遣少貳兼筑前守源道濟督趣之、將士皆謂
賊兵頗多、請益戰艦、一時齊進、種材奮曰、我功臣之後、齡逾七十、
死不足惜、請單身進擊、奈何緩議縱寇、道濟壯之、乃勸兵解纜、賊

已逃潰、不及而還、初賊之來、人皆謂隆家縉紳、不曉武事、已而隆
家奮勵督衆、區畫得宜、遂能有功、人服其材武、十七日、飛驛使至
京師、馳入左衞門陣、朝廷大駭、十八日、勅符太宰府、嚴防備、募戰
士、又勅北陸山陰山陽南海四道、屯兵備變、五月三日、官符太宰
府曰、今農務方急、攻戰之際、勿廢耒耜、皆寬平禦新羅故事也、十
二日、中務省監物局火、二十一日、奉幣伊勢已下十社、賊既平、疫
癘流行、人民大困、隆家懼賊復來、益繕脩器械戰艦、扼守津要、會
賊歸路侵高麗、大敗而還、鎭西始安、我民前後被殺略者千餘人、
牛馬數百、對馬銀坑燒毀、邊寇之慘、自古未有也、賊之來寇、我兵
所擒多係高麗人、乃推問之、皆曰、賊初寇吾國、吾輩禦戰、反爲所
獲、衆疑其詐、錮之、對馬判官代長岑諸近擧家爲賊所虜掠、諸近
單身逃還、已而歎曰、吾棄母獨還、不可以爲人、寧赴賊地求母、乃
潛航海赴高麗、適遭高麗通事仁禮、禮曰、賊初寇我國、國人拒擊、

賊逃赴貴國、乃具戰艦千餘、以備賊、賊果復來寇、我擊破之、賊船多載貴國人、盡收之、得三百餘、今將送還之、卿速還報、諸近乃至金海府、問母存亡、母已沒海、唯伯母僅存、諸近悲歎、將奉伯母而還、然以犯禁濟海、恐獲罪、乃請婦女被掠者十人携還、訴之島司、島司乃召女子問之、中有聰慧者二人、對曰、妾等被掠在賊船、賊屢與官軍戰、多中箭斃、乃逃赴高麗、每夜登岸、剽掠人物、壯者留之、老弱投海、已而高麗戰艦數百艘來擊、艦皆高大、艦面以鐵造角、衝破賊船、又擲鉅石、摧賊船、賊船多覆、賊窘蹙、投妾等於海逃去、高麗船來救、妾等得不死、尋送妾等於金海府、路給驛馬、每驛供給豐厚、有司語曰、我國敬重日本、所以善遇汝輩也、既至府、給衣服美食、三旬而諸近至、解纜之日、有司告曰、我國將發使盡送還日本人、汝等還報、妾等遂得從諸近而還、島司乃送諸近及女子於太宰府、府具錄請朝命、議未決、高麗遣鄭子良來對馬、還我

男女二百七十人、太宰府留子良待朝命、朝議命太宰府召子良、推問子良應答詳悉、於是諸近及向所拘高麗人皆得釋、時朝廷議所以待子良、或曰、使人淹留、必知我虛實、不如速放還之、或曰彼護送我民、宜賜物授位、或曰、留彼無益、欲探賊情、宜問我民被掠者、久之不決、六月四日、星月晝見、十九日、丹波百姓相帥守陽明門訴國守不法、二十日、丹波守藤原賴任差吏卒抑之、命檢非違使逮其爲首者十餘人、帝傅母子源章任爲但馬守、性極貪專務貨殖、莊園宅地徧天下矣、秋七月十三日、論功行賞、初藤原隆家奏諸將戰功、請行賞、權大納言藤原公任、中納言藤原行成曰、勅符固有賞募之文、而戰功在勅符之先、不賞爲是、大納言藤原實資駁曰、邊境禦賊、何待勅符、戰而有功、何得不賞、昔寬平中新羅寇對馬、島司文屋善友不待勅符、擊賊走之、朝議加賞、今强寇驟至、遠近被害、太宰府應時驅攘、其功大矣、此而不賞、誰復効忠

者、權大納言藤原齊信然其議、遂從之、於是種材任壹岐守、子光弘任少監、光弘及隆家子政則皆賜錦旗、遵天慶討純友、故事也、種材卽對馬守春實孫、春實嘗討純友有功云、又遣對馬島司赴任、差堪事者爲副、繕其守備、命國宰運軍糧、徵防人、初朝廷既怠政事、正帥率以親王爲之、躬不赴任、委權帥若大貳以視府事、其屬官亦多闕而不補、如防人司、延喜中已廢、府政漸壞、八月十一日、有人私鬪、露刃入禁中、太皇太后大進源賴國、佐渡守有孝捕獲之、賴國賴光之子也、二十八日、皇太弟加元服於紫宸殿、詔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免寬仁元年以往逋負、九月、課諸國修皇嘉門及諸門垣、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攝政賴通爲關白、

四年庚申、春正月、還鄭子良於高麗、特賜黃金三百兩、且給資糧、悉還所拘留高麗人、初筑紫人呼賊曰刀伊、不詳其名號、及得高麗牒狀、始知其爲女眞、後改女直、建國曰金、三月二十七日、聽僧

濟信乘牛車出入宮門、聽僧乘牛車始于此、夏四月十三日、帝患疱瘡、二十二日、詔大赦天下、免調庸逋負、復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其疾病者、使長吏躬親周視、特加優恤、自春疱瘡流行、是月殊甚、五月十一日、帝疾瘳、課防河役於畿內及近江丹波、六月十六日、藏一條帝御骨於圓融寺、秋七月二十二日、大風、宮殿門廊多倒、八月二十二日、大風雨、九月十日、帝患瘧疾、冬十月七日、占雉集安福殿、十一月二日、祈晴、十二月十八日、以疾疫免輕囚、官符諸國每月六齋日禁殺生、閏月、太宰府言、南蠻賊掠薩摩人、詔討之、

治安元年辛酉、春正月、帝始視除目、二月朔、納藤原嬉子爲皇太弟妃、二日、改元、大赦天下、給老人僧尼穀、夏四月五日、高松殿火、二十三日、祈雨、五月二十五日、左大臣藤原顯光薨、稱堀河、或廣幡、顯光女延子入小一條宮、絕幸、後道長女繼入宮、席父勢奪其寵、延子失志歸家、顯光怨憤、一夜爲之髮白、延子遂以憂卒、顯光

使僧道満咒詛道長、死後爲崇、世呼曰惡靈左府、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伊豫守源頼光卒、鎭守府將軍滿仲之子也、爲人英武、驍勇冠世、善射、以將畧稱、歷事五朝、聽內昇殿、累官至伊豫守、長保中爲東宮大進、侍皇太子、時有狐臥于殿上、皇太子命頼光射之、賜御弓及蟇目矢、對曰、臣壯歳或射麋鹿之類、久不試藝、中之不易、如其不中、適足以墜家聲、敢辭、皇太子强之、乃射中其胸、狐墜地、皇太子及群臣感其能以弱弓重矢射中之、賜寮馬賞焉、頼光拜謝曰、此非微臣射藝之功、唯藉祖先神祐之力也、寬仁中改造皇外祖母京極第、頼光進其器用、凡家中所須物、無不悉備、極其精巧、藤原道長甚驩、弟頼信初事藤原道兼、嘗謂我能殺關白道隆、使吾主人代之、我提劒突入、誰得防之哉、頼光聞而大駭、責諭曰、汝勿妄言、得志誠難、縱雖能殺、一旦事泄、則主人何得爲關白、若事不發露、代爲關白、沒世之間、蔽之亦甚難矣、頼信乃

服、嘗過頼信宅宴飲、適見繫一人於廐中、問彼何人、頼信曰、鬼同丸者也、頼光曰、彼多力、何不嚴其縛、頼信乃令繫以鐵鎖、鬼同丸聞其言大怨之、爾夜頼光醉臥頼信家、鬼同丸脫鎖逃去、潛上承塵、將伺便刺之、頼光召從士警衛左右、謂之曰、明日吾當詣鞍馬、鬼同丸聞之去、欲要諸歸路、乃赴鞍馬、至市原、殺野牛、匿身其間以待之、既而頼光至、源綱平貞通等從頼光、見牛群游、爲牛追物之戲、綱見斃牛、射中之、牛突然而起、俄而鬼同丸跳出、揮刀逼頼光、頼光挺刀斬之、遂墜其首、人服其勇武、綱貞通、與平季武公時、竝在頼光部下、以驍勇齊名、世稱曰四天王、頼光有三子、長頼國、子孫世居多田、稱攝津源氏、頼家頼基、一條帝時、大盜袴垂者被捕、遭赦而出、身無寸縷、乃往郊外佯死、路人環視、平貞通適來過見、衆問故、橫弓瞋目而去、衆笑之、已而衆散去、有一武夫、戲以弓擢袴垂、袴垂突起、搏而墮馬、奪刀殺之、悉褫衣服、跨馬馳去、群盜

往往來從、每過路人、掠奪衣服弓馬、擁袴垂而去、聞者始服貞通之智、二十五日、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爲太政大臣、內大臣頼通爲左大臣、關白仍舊、大納言藤原實資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教通爲內大臣、八月晦、右大臣藤原實資兼皇太弟傅、九月四日、祈雨、冬十月十四日、帝與太皇太后同輿、幸春日社、奉添上郡於春日社、賜社司位、十五日、還宮、是月、觀童舞於淸涼殿、十二月十四日、又觀童舞、二十三日、宇佐宮災、是歳、旱、大饑、春夏疾疫、死亡相繼、

二年壬戌、春二月二十六日、以宇佐災輟朝五日、夏六月四日、不豫、七月十四日、行幸法成寺、觀前太政大臣道長慶金堂、太皇太后皇太后中宮盡臨、三后皆道長之女也、延曆寺座主院源爲講師、帝爲下詔大赦天下、賜院源封五十戶、自是法成寺興矣、其八講三十講諸佛事皆行之本寺、冬十月二十三日、地震、二十五日、

行幸平野、十一月二十八日、行幸大原野、

三年癸亥、春正月二日、覲太皇太后、二月二十五日、盜火麗景殿、撲滅之、秋七月四日、地大震、五日、又大震、八月二十一日、祈雨、冬十月十七日、前太政大臣道長詣七大寺及金剛峯寺、

萬壽元年甲子、春三月十七日、地震、十八日、又震、夏四月十一日、祈雨、二十七日、又祈、五月朔、日有食之、六月、前太政大臣道長建佛堂於法成寺、名曰淨瑠璃院、慶儀准御齋會、秋七月十三日、詔改元、大赦天下、賑給高年、九月十九日、行幸關白頼通賀陽院第、觀競馬、令舍人及東宮帶刀等騎射、冬十一月二十三日、行幸松尾社、勢多橋火、十二月二日、雷、二十六日、行幸北野社、

二年乙丑、春三月二十五日、三條皇后藤原氏崩、夏四月十四日、葬皇后藤原氏、五月十七日、園城寺僧明尊夢關寺牛自稱迦葉佛、乃率徒侶至寺、禮拜甚恭、一時愚惑之徒信之、謂眞佛之所化

也、輻湊相繼、是日前太政大臣道長以下皆往、右大臣藤原實資獨不往、實資賢明素負時望、其不惑邪說如此、然風習所靡、滔滔不反、竟不能援其沉溺也、秋七月、諸國旱、和泉淡路殊甚、九日、祈雨、二十二日、大炊寮廳火、八月朔、尚侍嬉子生皇子親仁、五日薨、年十九、贈正一位、道長三女也、道長自仕一條帝以來、四十餘年事無不吉、至此始喪其女、遂哀戚致病、皇子即後冷泉帝、於是道長外孫凡三天子、自古未有也、十一日、帝患赤斑瘡、十五日、疾瘳、九月二十四日、改葬皇后藤原氏、自夏赤斑瘡流行、至是月不止、冬十月、帝受仁王經於僧院源、十二月五日、地震、是歲、河內國司請延任限二年、修築尺度狹山北二池、許之、此時若滿農池以國司貪暴、決水捕魚、堤大崩壞、不復修造、百姓遂失業云、初貞觀中、制禁墾開崇親院地在加茂河堤西者、至延喜初、以其不為堤害、更許耕營、此後水害稍甚、屢遣公卿大臣、巡檢堤防、而壞決不止、

動漂沒人物、應和以後、私墾歲增、或堰河以便灌漑、故漲溢加暴、京師無歲不被災、時人或歎罰防河之官昨日稱其功、今日任其破、不久而洛陽人殆為魚矣、

三年丙寅、春正月二日、覲太皇太后、十九日、上太皇太后號曰上東門院、門院號始此、二十八日、卜御厨子所有光、三月二十六日、省試、夏四月二十三日、伊勢在廳及百姓訴國守秕政、令左中辨經賴問之、二十八日、朝餉御座及臺盤所有光、是月、京師井生蟲如蛭、飲者患腫、五月、不豫、九日、卜宇佐宮柞樹暴枯復榮、鴨集南樓、二十一日、上東門院修八講、施物盡善美、時人曰、聖武帝造東大寺、國銅皆盡、太后修八講、國銀悉盡、秋八月十七日、大風、左衛門陣樹倒、官舍多壞、二十八日、卜賀茂社檜樹一時枯、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日、修仁王會於大極殿、禳今年日月三蝕、[illegible]

四年丁卯、春正月三日、覲上東門院、京師火、延燒千餘家、三月二

十七日、左近衛府圖書寮火、累代寶器罹災、是月、盜數劫路人、又入禁中、奪女官衣物、三月二日、地大震、二十三日、納禎子內親王為皇太弟妃、夏四月十二日、敕禁賀茂禊祭車服華侈、五月十四日、大風、二十四日、京師風雨洪水、屋舍多壞、震豐樂院觀德堂、六月十三日、前民部卿源俊賢薨、素與關白道隆相善、道隆私謂俊賢曰、藏人頭自古重其選、方今才能見稱者誰乎、對曰、亡踰於僕者、道隆頷焉、遂擢補藏人頭、由是俊賢常德道隆、嘗從關白賴通遊北山、路有堂舍、衆將入、俊賢止曰、邇日北方不塞、恐將有凶穢、驗之果有藏屍車、置廡下、衆歎服、是月、前太政大臣道長造佛像百軀、九月十三日、京師大風、舍屋多倒、十四日、皇太后藤原氏崩、十六日、葬枇杷皇太后、冬十一月十三日、以前太政大臣道長疾大赦天下、免調庸、加賑恤、賜度者一千人、十四日、太皇太后命諸寺、讀壽命經二萬六千餘卷、十八日、中宮命讀金光明維摩等經、

關白賴通行萬僧供、以祈其病、二十六日、行幸法成寺、視道長疾、問所欲言、道長曰、自古秉政者多、而榮寵如臣殆罕、臣復何言、唯法成寺成、董役者未被賞為憾耳、帝即敕加家司等級、賜寺封五百戶、又修諷誦、供南北兩京諸寺僧萬人、二十九日、盜入勸學院、是月、敕造宇佐宮、十二月四日、前太政大臣道長薨、年六十二、七大寺十五大寺僧皆會葬、帝為服錫紵、心喪三月、祭祀節會多從停廢、後以其墓列荷前例幣之數、道長典樞機三十餘年、女為三朝后、子為攝關、政柄歸己、黜陟任心、一條帝以來天子屢幸其第、錫賚重疊、富重於皇室、帝嘗患瘧、使僧綱祈禳而瘳、賞絹須若干匹、御府供進不得如數、乃取諸道長家給之、及其薨、庫中猶餘絹一萬五十匹、綾羅絲綿類、不可稱計、廐馬一百匹、外戚之富盛極矣、甚信佛乘、每六齋日禁天下殺生、屢供養佛堂、其儀准御齋會、初造淨妙寺於木幡先塋、置別當所司、給僧侶冬夏服、世稱法成

寺攝政、又曰、御堂關白、初道長未顯達、與伊周角射、道長注矢祝曰、吾女得配宸極、則中之、一發破的、伊周繼射、不中、道長再注矢曰、吾至攝關、即中、又中之、道隆不悅、命罷射、至是一家三后、位極入臣、果如其意、初藤原伊周赦還自太宰府、爲儀同三司、嘗道長上御嶽、時有流言、伊周懷讐道長之志、道長徃反、頗有戒心、旣還、伊周聞流言、心慙之、强顏來候、途中起居、道長悟其色、便命左右、取雙陸局、手自拂式、相迎曰、與卿不對久矣、聊可破寂寥、伊周意色始安、遂共相對、賭物競奇、歡笑到旦、洸然不覩介意、道長嘗路見一童子、行且讀書、儀相不凡、心奇之、取而歸家、令大江匡衡子養之、名時棟、幼穎敏、後遂爲名士、是日、權大納言藤原行成薨、性直諒、多才藝、最長書法、冠絕當時、世與兼明親王、藤原佐理並稱、一條朝奉敕題宮闕禁門榜、帝褒賞、特進其位、時敕修飾僧空海所書美福門榜、行成設空海肖像、使大江以言作文祭告之、而後

潤色、世傳往時小野道風謗毀空海榜字、忽手顫不能成字、蓋行成懼有祟、其謹飭如此、凡行成每題榜、必記位署姓名於其背、佐理不然、後人涉疑似者、由是決焉、帝戲使侍臣各出扇於御前、而觀其意趣巧拙、以科優劣、謂之殿上扇合、行成未顯時、有此戲、衆競彫飾金銀珠玉、以誇其美、行成唯髹漆其柄、黃紙製之、書樂府數句楷草相半、筆勢殊絕、帝把玩歎賞不已、取而藏之、長保中捨外祖源保光舊宅、創世尊寺、後世傳行成書法、稱世尊寺家樣、其日錄曰權記、又著東宮年中行事、是歲、宋商陳文祐來、

長元元年戊辰、春二月十八日、虹見淸涼殿、三月朔、日有食之、七日、關白賴通登比叡山、修藥師法、行千僧供、是月、有氣四塞如雲霓、訛言海潮溢、夏四月、旱疫、五月二十三日、糾察非武官帶弓箭、往來街路者、六月二十一日、先是前上總介平忠常反於下總、陷上總國府、侵安房、燒殺守惟忠、詔檢非違使右衛門少尉平直方、

少志中原成道等討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同討、忠常鎭守府將軍良文之孫也、良文居武藏村岡、稱村岡五郎、父忠賴稱村岡次郞、忠常居下總、叙從五位下、爲武藏押領使、忠常世居東國、族衆彊盛、恃勢暴橫、盤踞二總之地、陵蔑國司、不輸貢賦、不供徭役、至是遂反、秋七月三日、祈雨、後屢祈之、侍從所鳴、二十五日、改元、大赦天下、賑恤窮老、八月四日、震左大史小槻貞行家、一婢震死、五日、平直方中原成道等發京師、是月、霖雨大風、備前大風、寺社官舍悉壞、九月二日、京師諸國大風雨洪水、屋舍多倒、冬十月十三日、金峯山僧百餘詣陽明門、訴大和守藤原保昌苛政、二十一日、京師火、延燒五百餘家、二十五日、策試、十一月四日、雷、是月、天暖、九日、京師火、十四日、禁五節奢靡、十五日、省試、二十九日、夜盜刧女子於殿上、奪衣、瀧口射殺之、

二年己巳、春二月二日、彗星見、五日、官符追討使平直方及東海

東山北陸三道、討平忠常、二十三日、盜入禁中曹司、取女子衣物、六月七日、以小一條院子敦元敦昌並爲親王、十三日、遣檢非違使搜索平忠常家僮在京師者、秋七月八日、出雲飯石郡須佐鄕雪、損田畝殺草木、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十六日、以關白賴通疾、大赦天下、是月、京師人多病腫、謂之福來病、踰月不止、冬十月十七日、太政大臣公季薨、贈正一位、追封甲斐公、謚仁義、爲閑院家祖、十一月二十八日、謁石淸水宮、二十九日、還宮、十二月八日、檢非違使中原成道坐在軍不奏狀奪官、

三年庚午、春正月十七日、盜殺女子於豐樂院壇上、三月八日、上東門院所居三條第火、二十七日、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平忠常、棄印鎰還京師、晦、以平正輔爲安房守、夏四月二十三日、禁諸國吏營宅過制、其及方一町者、減爲四分之一、又禁六位已下板築作垣、檜皮葺屋、五月八日、奉幣二十二社、祈甘雨、鎭賊亂、十三日、祈

雨、是月、京畿飢、給貧民米鹽、六月二十七日、關白頼通修仁王百講於其家、疾疫流行、秋七月六日、彈正尹清仁親王薨、八月十六日、祈晴、二十一日、大皇太后慶法成寺東北院、延曆寺座主慶命爲導師、賜封七十五戸、九月二日、勅甲斐守源頼信、率坂東諸國兵、討平忠常、召還追討使平直方、直方以三歲不能平也、時忠常族人雄視武總間、冬十月二十九日、關白頼通慶法成寺五層浮屠、其儀準御齋會、十二月二十九日、伊賀守源光清坐殺伊勢神民流于伊豆、

四年辛未、春正月三日、覲上東門院于京極院、皇太弟從焉、二月十日、多武峯鳴動、二十六日、先是耽羅人漂來、至是給糧放還、三月十四日、命法官、論安房守平正輔、前右衛門尉平致經私鬪罪、致經致頼子、勇敢善射、箭尤長大、世呼曰大箭左衛門尉、致頼嘗以私鬪配流、致經亦犯法、父子恃勇好鬪如此、先是式部卿敦平

親王因前太宰大貳藤原惟憲之請、謬舉眞國王授四位、眞國本太宰大監大藏種材子滿高也、嘗以私怨殺大隅守菅野重忠、亡命變姓名、稱王氏、事覺、因使外記至敦平家質問、是日敕捕眞國、停敦平職務、夏四月二十八日、甲斐守源頼信言、賊平忠常降、初頼信抵常陸、將攻忠常、左衛門尉平惟基諫曰、忠常依阻嶮隘、軍鋒甚鋭、難可猝攻、請俟兵集而行、頼信不聽、與子頼義帥兵二千赴下總、惟基率騎三千來會鹿島、總常間有大水、忠常臨大水設壘、悉收舟楫、頼信至則不得濟、乃遣大中臣成平、單舸往諭忠常、約曰、賊若不降、汝從下流回舟、惟基下馬、攬頼信轡以待、衆應時下馬、聲如疾風、頃之成平船從下流來、致忠常言曰、僕素聞君之名、當委身麾下、然惟基者僕之仇家、而在公左右、僕不忍跪拜仇人之前、且大河無船、不可得濟、不從、頼信集衆、問攻戰之術、咸曰、無船何以濟軍、頼信曰、如環水而行、則徒曠日、賊益固守、意賊恃

險不設備、如直濟而出其不意、則可一鼓而拔、不如急攻之、我嘗聞此河有淺處、廣一丈許、水僅及馬腹、豈軍中有能知之者乎、有眞髮高文者、進曰、我濟之熟矣、請先渡、遂馳入水、令一卒從其所行、立葦爲標、於是全軍亂流而進、忠常果不設備、見大衆至、倉皇不知所出、薙髮改名常安、與二子常昌常近等、奉書而降、軍士相謂曰、吾徒皆生長此地、而知其津渡者不過三人、將軍始來而能言之、殆非人之所及也、晦、東三條院火、六月十六日、頼信以忠常還至美濃野上、忠常病死、因斬首、是日傳京師、廷議以忠常既降、且東國疲弊、不煩窮討而寢、朝廷嘉頼信功、敍從四位上、爲上野介、頼信懇請曰、臣恭奉敕旨、討逆賊、而未及接戰、賊倉皇就擒、實是天威之所致、臣何力之有、臣向謬蒙國恩、忝任四國、而衰老日退、難從事於遠任、如得改任丹波、則臣志願足矣、既而又以其母墳墓在美濃、請任其守、明年遂爲美濃守、常昌後任下總權

介、稱千葉介、千葉上總二氏皆其後也、用兵三年、百姓疲困、上總尤甚、闔國田二萬二千九百餘町、亂後所耕僅止十八町耳、及守辰重莅任、多方綏懷、流散稍復、因諭留任八年、免四年調庸、秋七月二十二日、祈雨、二十五日、震豐樂院西南堂、八月八日、齋宮頭藤原相通夫婦、私構小祠、謂是內外宮神所鎭也、大神之靈託吾夫婦、荒祭高宮神託吾子女、五所別宮神託吾侍女、妄言誑衆、歌舞連日、一日暴風雨震電、大中臣輔親等侍齋王、忽有神憑齋王、稱荒祭宮神、述相通夫婦不敬不忠、大神震怒之狀、齋王聲色俱厲、乃急出相通於神門外、具上其事、因召輔親問之、行陣仗議、是日又大雷雨、水漲入陣下、公卿皆大懼、帝憂怖、每夜拜內侍所、遣使禱祈、至是流相通於佐渡、妻於隱岐、十三日、祈晴、二十三日、改流藤原相通於伊豆、二十五日、遣參議源經頼於大神宮、奉幣帛、神寶、進禰宜爵一級、以謝相通事、兼祈晴、九月五日、復式部卿敦

平親王盤務、六日、以天變霖雨免輕囚、二十五日、上東門院詣石
淸水住吉天王寺、關白賴通從焉、其扈從上下狩衣、皆飾金銀綾
羅、充極華麗、二十六日、先是卜霖、有犇入祇園境內之祟、是日奉
幣祇園謝之、是秋、修東大寺敕封庫、羣雀巢宇佐宮殿上、冬十月
朔、雷、十七日、出雲言杵築社無故而倒、二十四日、官厨倉火、閏月
晦、雷、十一月朔、日南至、御紫宸殿、公卿表賀、四日、雷、十九日、詔赦
天下、授爵賜物有差、十二月三日、上東門院所居京極院火、十六
日、卜定馨子內親王爲齋院、
五年壬申、春正月三日、覲上東門院於賀陽院、二月二十三日、有
鹿入左近衛府、三月二日、帝從上東門院、幸關白賴通白河第觀
花、五日、以地震雷詔大赦天下、免調庸、給老人僧尼穀、夏四月、自
二月不雨至是月、宇治川涸、六月二日、盜殺安藝守紀宣明、傷其
妻、秋七月十四日、敦元親王薨、二十五日、星月晝見、是月、大風、宇

佐宮倒、九月二十七日、出雲守橘俊孝坐造爲杵築社神託、投入
官位、流于佐渡、冬十二月八日、九條御廐火、十六日、富士山焚、
六年癸酉、春正月二十六日、盜入東宮及御息所、取衣物、二月三
日、彗星見、十日、以盜入禁中、奪左衛門官人闕宿直者職、夏四月
二十二日、有烏數萬集御前櫻樹、二十五日、祈雨、後屢祈之、冬十
二月二十一日、藏人藤原經衡坐淩辱左近衛少將藤原資房除
籍、
七年甲戌、春正月五日、覲上東門院、秋七月、自正月至是月數雨
水、田疇多損、八月九日、大風、殿舍門廊寺社民屋多倒、人畜壓死、
洪水、淀川溢、濱河民舍被害、募諸司諸國成功重任、以修造焉、十
三日、彗星見、十九日、命修理職、木工寮、及諸國司、修繕殿舍門廊、
二十日、釋奠、辨少納言文章博士皆不來會、會者僅數人而已、其
衰如此、二十八日、使祭主大中臣輔親齎宸筆宣命、奉神寶幣帛

於大神宮、九月晦、輔親獻大神宮前所得碧珠、輔親工和歌、其家
有泉石之勝、以象天橋立、每不掩南扉、以引月光、世稱其雅致、十
七日、慶圓敎寺佛堂、二十一日、刑部少輔藤原經平坐與侍從貞
貞私鬪除籍、十一月五日、奉幣大神宮、謝得瑞、授大中臣輔親從
三位、賜初見瑞者位、十三日、卜虹見外記廳、十九日、有采女稱伊
勢大神憑已曰、不出三日宮中當火、因令諸陣警備、二十日、省試、
二十四日、雷、十二月二日、課試醫得業生、八日、課試明經得業生、
先是有紀伊掾貞峯惟光者、以其所領尾張莊園、賂遺攝政道長、
爲攝籙家領、又以水田若干施東北院、號上東門院敕旨田、以爲
攝籙家渡莊、惟光子孫世爲其領主職、渡莊又稱譜第莊園、卽藤
原氏長者傳領之稱也、
八年乙亥、春正月二日、覲上東門院、三月二十三日、大納言藤原
齊信薨、資質英敏、練習典故、辭藻宏麗、才藝優長、與源俊賢、藤原

公任、藤原行成、其名相上下、世稱四納言、及薨、朝野惜之、藤原伊
周嘗論曰、公任齊信可謂詩敵、譬諸相撲、公任善倒人而不能倒
齊信、至文章亦爲伊周所許、後一條帝修淸暑堂神樂、公任當擊
拍子、時齊信隨班坐公任上、公任以爲彼非能管絃者、必辭之、乃
試爲讓、齊信不辭擊之、始終協律、事竣、公任謂齊信曰、足下何時
習之、曰、是亦朝儀一事、不可不知、是以略學焉耳、是月、東大寺佛
像水出、夏四月七日、雨雹、十四日、中務卿昭登親王薨、五月二十
八日、祈雨、六月十四日、又祈、免輕囚、九月十一日、有流星、二十日、
以星變大赦天下、賜老人僧尼穀、賑給貧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吉田社神殿有死人改造之、十二月二十五
日、遣右少史高橋文俊推問但馬守源則理射殺石淸水神民、
九年丙子、春正月三日、藏人頭左近衛中將藤原俊家坐使人毆
藏人頭藤原經輔除籍、三月六日、夜帝拜內侍所、是月、不豫、夏四

月六日、復藤原俊家職、十六日、免輕囚、十七日、帝薙髮、是日崩于清涼殿、年二十九、臨崩、將讓位於皇太弟、使關白賴通詣昭陽舍傳旨、歸則已崩、遺詔秘不發喪、奉劒璽於皇太弟、數日移梓宮於上東門第、又遺詔停素服擧哀喪司國忌山陵、稱後一條院、帝頗有文藻、受史記文選於大江擧周、其在位憚勞民、及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令我儕息肩、今而可不效力哉、

論贊曰、國家之隆替、在民心之向背、民心一去、則有土崩瓦解之憂、雖有智者、不能回之也、其可回之者、唯仁恕乎、帝在位二十年、政理未能淵合、而刑憲或多廢弛、盜賊劫掠於輦轂、桀驁跳踉于邊鄙、不得謂之清平之世、及其崩也、民感弛勞之恩、競供喪事之役、不仁而能如是乎、蓋帝亦有君德之美、而輔弼將順有所不逮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朱雀天皇

後朱雀天皇、諱敦良、後一條帝同母弟也、寛弘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七年正月、爲親王、八年十一月、著袴、長和四年十二月、始讀書、寛仁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弟、三年八月、冠、長元九年四月十七日、後一條帝崩、群臣就昭陽舍、奉劒璽於皇太弟、皇太弟踐阼、關白左大臣頼通、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資、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敎通、並如故、二十二日、權中納言源顯基爲僧、大納言俊賢之長子也、少而好學、篤志典籍、後一條帝登極初、上東門院入宮嘆曰、故院晏駕未幾、宮中事體不復似舊、帝有愧色、會顯基在直朗詠、后嗟賞曰、念及疇昔者、惟有此而已、帝爲釋然、長

元中至從三位權中納言、恩遇最隆、然夙有退素之志、常言願得無罪見配所月、及帝崩、顯基悲慕、入拜梓宮、會不供燈、乃潸嘆曰、世情菲薄、一至于此、自古忠臣不事二君、吾不欲復立于朝、於是登比叡山祝髮爲僧、更名圓照、時年三十七、人咸惜之、五月十九日、火葬後一條天皇於淨土寺西原、安聖容於菩提樹院、藏御骨於淨土寺、秋七月十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八、九月六日、後一條皇后藤原氏崩、十九日、葬皇后、是日、左馬頭藤原保昌卒、年七十九、元方孫右京大夫致忠之子也、爲人膽智勇決、膂力過人、精達武藝、與甥源賴信等齊名、兼善和歌、爲左馬頭、長和中帝幸左大臣道長第、觀競馬、以衆馬肥壯、賜保昌物、保昌嘗赴任丹後、路歷與謝山、有一老者、騎馬戴笠而倚樹下、從者欲叱而下之、保昌戒之曰、視彼據鞍按轡、所謂一人當千者、殆非庸人、旣而過平致經率衆而至、見保昌曰、公向見老翁乎、是我父平五大夫也、

田舍翁素疎禮法、恐有失敬、致經旣去、保昌顧謂從者曰、向從汝等言辱之、則悔何及焉、保昌嘗冬夜微行、時有巨盜袴垂者、多力善走、劫剽爲業、見保昌欲褫其衣者數矣、保昌吹笛而回顧、袴垂不覺心悸、謂非常人也、拔刀擊之、保昌叱之、袴垂惶怖伏地、保昌問其名、乃自首、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非碌碌者、從吾而來、復吹笛、從容而行、旣而歸家、與之絮衣而誡曰、乏則復來、勿侮人而受害、議者謂、保昌固非將種、而以武幹見稱、朝廷重焉、惜子孫無復繼業者云、冬十月二十九日、御禊、十一月十七日、大嘗、二十八日、卜定皇女良子爲齋宮、娟子爲齋院、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皇子親仁尊仁並爲親王、是歲、自夏至秋、疱瘡流行、

長曆元年丁丑、春正月二十九日、以藤原嫄子爲女御、敦康親王女也、二月十三日、立禎子內親王爲中宮、三條帝女也、三月朔、改中宮爲皇后、立女御嫄子爲中宮、夏四月十三日、攝津能勢郡始

貢銅、二十一日、改元、閏月八日、雨雹、五月十五日、以安樂寺訴、遣左衛門權佐藤原隆佐於太宰府、推問權帥藤原實成、二十日、流但馬守源則理於土佐、刑部大輔相奉於伊豆、六月二日、太皇太后慶菩提樹院、秋八月三日、奉攝津貢銅於七社、十一日、行幸賀茂社、十七日、立皇子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藤原敎通爲傅、九月三日、有流星亂墜、冬十月二十三日、覲上東門院於賀陽院、十一月、奉封百戶於太神宮、十二月八日、謁石淸水宮、九日、召還源則理等、十三日、納章子內親王爲皇太子妃、是歲、宋商慕安誠等來、

二年戊寅、春正月二日、覲上東門院、夏五月、中納言兼太宰權帥藤原實成除名、六月十四日、祈雨、冬十二月二十日、行幸春日社、

三年己卯、春二月十八日、以圓城寺僧明尊爲天台座主、僧徒以其非慈覺徒上疏沮之、不可、乃會議於法成寺南門、僧綱以下凡

三千餘人、詣關白賴通第訴之、囂甚、相吏諭之退、明日衆復會祇
陀林寺、賴通遣使告衆曰、座主職最重、故簡智行兼備者補之、不
必局圓仁一門也、圓珍之徒亦多爲之、今明尊德位兩全、不愧其
職、愼勿妄訴、大衆聞之怨忿、馳至賴通第、第門堅閉不能入、大衆
呼號扣門、或穿地欲踰門、賴通大怒、命能登守平直方帥兵禦之、
大衆搏戰、惡僧定淸者有膂力、揮大刀擊官兵、互有殺傷、定淸執
大僧都教圓爲質、同車至西坂本、官乃遣檢非違使捕定淸下獄
拷問、命法家定大僧都賴壽、少僧都良圓等罪名、以教圓爲座主、
賴通嘗命左衛門尉平致經夜送明尊於園城寺、致經徒行送之、
從者僅一人、行里許、路傍有二壯士牽馬而進、卽致經家兵、致經
跨馬、率壯士而進、須臾又過二壯士挾弓矢亦從致經、所在皆然、
比至河原、至三十餘人、明尊服其有備、三月十六日、大衆又行火
高陽院、敕索獲其首惡繫獄、自是兩門益相惡、園城寺沙彌不得

登延暦寺戒壇、夏五月十九日、遣參議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宸筆
宣命金銀獅子狛犬於太神宮、告祭主大中臣佐國有罪、六月二
十六日、流佐國于伊豆、二十七日、禁內火、帝避之太政官朝所、秋
七月十三日、徙御京極院、十九日、召還大中臣佐國、二十三日、不
豫、二十六日、大赦天下、八月二十八日、中宮藤原氏崩、十二月十
三日、以藤原生子爲女御、教通長女也、善書及和歌、
長久元年庚辰、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七日、覲上東門院於東
北院、夏四月、旱、十日、盜殺前肥後守藤原定任、敕閉關搜索、下符
諸國購之、五月二日、京師盜賊帶弓箭往來、連夜行火、又有群僧
殺掠行人、設賞捕之、二十二日、盜入宮中竊御衣、是月、京師多暴
死者、久之不止、秋七月二十六日、京師大風、八省院含嘉堂倒、是
日、豐受大神宮正殿寶殿悉倒、帝有幸伊勢之志而未果、會此災、
憂懼殊甚、親書宣命、每夜拜且讀之、九月八日、地大震、九日、京極

院火、神鏡罹災、帝避之法成寺、遷御故正三位藤原惟憲家、初天
德寬弘時、神鏡罹災、然形質不損、至是銷亡、僅收灰燼而已、人以
爲朝廷陵夷之兆、十二日、召諸卿議神鏡事、冬十月二十二日、徙
御內大臣藤原教通二條第、宇佐宮神人犯蹕上訴、是日、初營新
宮、晦、地大震、十一月十日、改元、十八日、左兵衛佐定長坐淩辱藏
人典藥助信房削籍、十二月十三日、慶圓城寺圓滿院、十六日、卜
齋宮寮倉火、二十五日、行幸平野、及還宮、和泉民闕訴于路、二十
八日、左近衛陣火、瀧口淸原定淸撲滅之、二十九日、敕外記詰問
荷前諸使、多稱事故不從事者、是歲、復藤原實成位、
二年辛巳、春正月朔、前權大納言藤原公任薨、爲人聰敏、博綜衆
藝、善賦詩、工音樂、最長和歌、與源俊賢藤原行成俱爲納言、掌典
禮、而至於朝儀式目、則多出公任之手、後失愛女、憂念不輟、遂祝
髮爲僧、世稱四條大納言、所著北山鈔、和漢朗詠集、三十六歌仙

等之諸書行于世、二月二十日、致平親王薨、二十一日、行幸北野、
三月四日、花宴、親試擬文章生、夏五月十一日、僧明尊上疏、請建
戒壇於園城寺、是日、敕問可否於諸宗、是時律宗有灌祀、法相有
經救、三論有濟慶、華嚴有良眞、密宗有深覺、皆上表謂宜許所請、
唯延暦寺固執不可、自是園城寺僧皆戒於東大寺、延暦寺益驕
恣矣、秋七月二十日、地震、八月三日、行幸大原野、二十七日、行幸
松尾、九月十三日、大安寺火、冬十月十四日、祇園社火、十一月朔、
權左中辨兼東宮學士藤原義忠登金峯山、將歸抵吉野川、舟覆
溺死、朝廷優待讀之勞、贈參議從三位、九日、以天變大赦天下、十
二月十九日、宮成、徙御、是日、攝津始獻紺靑、是歲、源賴義長子義
家年二歲、帝以名將子召見之、賴義造鎧、令義家坐鎧袖謁見、名
其鎧曰產衣、初賴義夢八幡神賜劍、覺而異之、已而妻平氏有身
生義家、小字源太、年甫七歲、加元服於石淸水宮、稱八幡太郞、

三年壬午、春正月二十四日、圖書寮火、夏五月、東大寺大佛像無故而濕、六月朔、日有食之、雨不見、秋八月二十日、宴清涼殿、九月二十一日、行幸關白賴通賀陽院第、觀競馬、閏月九日、宴清涼殿、冬十月二日、盜殺左近衛少將源定季、九日、以藤原延子爲女御、賴宗女也、有姿色、善書彈箏、十二月八日、禁中火、帝避之太政官朝所、

四年癸未、春正月、行諸節會于太政官廳、三月二十三日、徙御一條院、夏五月朔、日有食之、天下大旱、六月八日、始奉官幣於日吉社、秋九月九日、試文章生學生於弓場殿、冬十一月二日、右大臣藤原實資罷右近衛大將、二十七日、權大納言藤原通房兼右近衛大將、賴通之子也、十二月朔、一條院火、帝避之關白賴通賀陽院第、二十一日、徙御東三條院、是歲、甘露降、

寬德元年甲申、春三月朔、前中納言藤原隆家薨、長德中隆家有

罪貶出雲權守、後無幾赦歸、自是絕交罕出、藤原道長詣賀茂、公卿皆從、隆家列在後行、道長慮其不平、同載而語、且誓曰、衆謂子前遭讒我所奏定也、子意亦然、是時奉行詔旨、我豈加一辭、若我專之、今日何得詣此社、天鑒在上、寧可欺罔、道長與廷臣會飮宴酣曰、如此之席、無隆家不樂、乃遣書招之、坐客喧醉釋衣讙呼、及隆家至、爲之斂容、道長促隆家釋衣、隆家諾而未肯、藤原公信自後褫其衣、隆家作色曰、我素非爲卿等所侮弄者、今乃坎壈至此、衆咸失色、道長笑曰、我今日聊與諸君游戲、子亦强爲之、躬起釋其袍、隆家乃悅、後復本官、隆家常欲敦康親王居東宮、及一條帝大漸、就臥內候顧命、時道長威權日盛、帝雖愛親王、而憚道長不肯冊立、隆家歸家、拊膺憤歎、居常鬱鬱不樂、竊有出外志、加患目疾、時宋國醫來筑紫、欲就療之、會太宰大貳闕、隆家求補其闕、迺任權帥、及赴任、賜宴並御座、進正二位、在治有政蹟、爲士民所歸

嚮、隆家既建功鎭西、子孫居肥後菊池、稱菊池氏、遂爲鎭西豪族、夏四月二十七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通房薨、五月八日、以關白賴通疾、大赦天下、二十五日、不豫、六月三日、以京師訛言、坊巷居人閉門不出、自正月至是月、天下疾疫、死者盈路、秋八月七日、宋商張守隆等至但馬、遣使存問之、旱疫、冬十月九日、以上東門院違豫、大赦天下、十六日、視上東門院疾、十一月二十四日、改元、十二月十日、中納言藤原實成薨、善相、右馬頭藤原顯信請婚於實成、實成以其有出家之相不許、後謂顯信兄能信曰、令弟將出家、兆已見焉、因問年紀幾、曰十九、曰期在今年矣、是年顯信俄棄官爲僧、二十日、不豫、

二年乙酉、春正月十日、大赦天下、先是帝視除目、見大人於屛風上、驚悸得疾、十六日、大漸、讓位於皇太子、帝頗有叡明之姿、長久中讚岐訴國守非法、百姓凋瘵、帝乃停其任、將遣良吏、意有所屬、

而關白賴通更以其黨爲之、凡有選敍、賴通每擧其私黨、公卿皆竊嘆焉、帝風度明秀嚴峻有才、然關白賴通專權、以故垂拱仰成、無所施爲、世以爲憾焉、

後冷泉天皇

後冷泉天皇、諱親仁、後朱雀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嬉子、太政大臣道長女也、萬壽二年八月三日、生、未幾喪恃、後朱雀帝尙在東宮、以故養于上東門院、四年四月、著袴、長元七年十月、始讀書、九年十二月、爲親王、長曆元年七月、冠、授三品、八月、立爲皇太子、寬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皇太子自京極第入東三條院、受禪、尊後朱雀帝曰太上天皇、立尊仁親王爲皇太弟、時帝召關白賴通命令尊仁居東宮、賴通以尊仁非藤原氏出、不欲立、對曰、事未晚也、賴通退、能信近御床、奏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帝曰、朕將置之東宮、前謀之關白、關白不欲、故止、能信曰、聖慮已然、早決之、

不可過今日、恐有他故、帝悟、即日立為皇太弟、能信為東宮大夫、頼通之弟也、關白左大臣頼通、右大臣藤原實資、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教道、並如故、是日、還京極第、十八日、上皇薙髮、法名精進行、是日、崩于東三條院、年三十七、稱後朱雀院、二月二十一日、火葬後朱雀天皇于香隆寺、藏御骨于圓教寺、是月、有大白鳥、集西七條侍從池、鳴如曰有飯無菜、夏四月八日、帝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一、六月十三日、行幸太政官朝所、秋七月、旱、八月十日、廷議但馬守源章任、齎宋人張守隆貨物、十一日、追尊所生母侍藤原氏、曰皇太后、二十七日、還御京極院、冬十月六日、以太宰府管國訴、遣右衛門權佐藤原實綱、推問權帥藤原重尹罪狀、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賴宗、兼右近衛大將、道長之子也、十二月十三日、置贈皇太后國忌、十六日、徙御太政官朝所、後朱雀帝長久初、公卿議謂、往者屢下令停格後莊園、而一無遵行

者、爾後宜令國司停廢當任以往一二代以來新立者、然因循不決、是歲、始發詔停止前司任中以後新置莊園、若有不遵符旨者、國司解任、永不敘用、百姓科決、曾無寬宥、然諸國違犯尚猶不已、永承元年丙戌、春正月十八日、右大臣藤原實資薨、年九十、世稱後小野宮、性剛直明達、不阿權貴、初上東門院入內也、道長乞一時名筆、作屏風和歌、中納言公任為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時為大納言、獨拒曰、安有官列上達部、而為女御資裝者邪、我未之前聞也、況於法皇之尊乎、公任身出華貴、職典廷尉、當自異凡流、而阿從之甚、何心敢爾、道長使人懇祈、實資固辭不作、帝有凶夢、心惡之、或勸講最勝王經以除之、實資止之曰、陛下唯正己修政、邪不能犯也、帝然其言、賴通為關白、暴禁京師婦女戴笠著襪、時有違犯者、吏輒毀剝、實資非之曰、都下妻女戴笠覆面、以詣佛宇、亦善心之所向、任其所為可矣、況無妨害於公乎、方今憲令

之可設非一、而汲汲於此哉、實資少修操行、人或姍笑之、實資不以為意、益勉飭勵、嘗移居新宅、爐火飛燒簾、俄頃延及屋宇、衆皆喧擾來救、實資止之、人怪其故、曰、微火倏發、終不可救、蓋天災也、縱今救而滅、別有災大於此者、亦不可測也、徐徐駕車而出、唯攜一笛、餘無所顧、人服其曠達、式部少丞藤原貞高在省中暴死、實資命出屍外、吏咨從何方、曰、應從東陳、於是當直諸人、欲觀其屍咸聚東、實資俄命更從西陳、乃迎尸者外接而去、竟無一人見其醜狀者、道長嘗有邪祟、實資往候、鬼忽憑人曰、賢者方來、我不欲見此人、歘為解散之狀、病即瘳、時人號曰賢右府、然性好土木、終歲修葺相繼、斧斤之聲常不絕、殆與東大寺相比、以此頗招物譏、其日錄曰小右記、

賴襄曰、藤原實資可謂大丈夫矣、當權臣擅政、舉朝攀附之時、雖天子猶伺其喜怒、獨實資以其同族、特立不阿、至天子倚賴

之以為安、可不謂大丈夫邪、如不肯書上東門院之屏風、激一世不振之士氣、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想見其人、以如此之世、猶有如此人也、又讀至其辭為皇太子傅、則有異焉、敦明權臣所不欲立、而天子立焉、倚實資以扶植之也、為實資者、何不慨然以身許之、而以衰老不堪為辭乎、此時實資以大納言為右大將、蓋歲七十矣、後五年乃遷右大臣、兼皇太弟傅、所謂皇太弟、乃權臣所欲立也、誠使衰老不堪、何以辭於前、而不辭於後、後又二十餘年而沒、蓋九十矣、其鏗鏘可知也、則前之辭者、非遁辭邪、觀實資之平素、非怵禍福、喪廉恥、唯官爵是戀、如當時公卿比也、豈度時勢之不可為焉爾邪、苟然、何不併辭其官、高視事外、而膴仕至死乎、抑以己受國恩特厚、不敢退就安、姑與權臣共事、以匡濟其太甚邪、或以吾論實資為苛也、夫唯實資也、故吾苛論之、當時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婦人不足責、有一丈夫

焉、吾烏得不責以其道哉、如源顯基之事、後一條崩後、辭官隱
居、卻醫藥以死、則疾世濁亂、潔身而逝邪、審能然、是之謂眞大
丈夫、
二月二十日、罷太宰權帥藤原重尹、二十四日、大織冠像破裂、二
十八日、太政官朝所火、帝避之大膳職、三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卜
定喜子內親王爲齋宮、二十四日、卜定禖子內親王爲齋院、禖子
幼善和歌、常與侍御鬪歌、新撰草子、分左右評高下、謂之物語合、
又開鞠場、延縉紳蹴鞠、女御藤原延子嘗使入畫和歌佳者、角優
劣、謂之繪合、夏四月四日、遷自大膳職御內大臣藤原敎通二條
第、十四日、改元、是月、殿上歌合、五月二十七日、京師洪水、秋七月
十日、立章子內親王爲中宮、後一條帝女也、八月四日、以北野祭
當贈皇太后國忌、改用是日、冬十月八日、宮成還御焉、二十五日、
御禊、十一月十五日、大嘗、二十七日、以內大臣藤原敎通爲皇太

弟傅、十二月十九日、皇太弟加元服、二十四日、興福寺火、是歲、式
部權大輔大江擧周卒、夙對策及第、永延初一條帝幸攝政兼家
第、召文人賦詩、擧周作序、帝褒賞擢補藏人、後擧周母赤染氏作
和歌進攝政道長妻、述爲擧周求外官意、詞甚切至、道長愍之、遂
得任和泉守、在任寢疾、赤染氏憂之、禱住吉神、丐以身代、擧周得
疾瘳、後聞之、驚愕曰、苟活我身、不利于親、豈人子之心哉、亦往
吉禱焉、平素好佛、每見佛像、必欲獻流涕、
二年丁亥、春正月、以後朱雀帝忌月、罷踏歌節、三月八日、謁石淸
水宮、夏四月二十三日、行幸賀茂社、是日御祖社幣殿火、六月、旱
踰月、秋八月朔、以內大臣藤原敎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
宗爲內大臣、九月三日、前權中納言源顯基患疽薨、年四十八、顯
基喜曰、病至死、心不亂者唯癰疽也、終卻醫藥而逝、八日、大風、冬
十一月九日、宋商在太宰府放火房舍而逃、府即執繫於獄、十二

月二十四日、筑前人淸原守武坐私往宋、流于佐渡、是歲、補造興
福寺長官以下、
三年戊子、春三月二日、慶興福寺、關白賴通以下公卿大夫皆會、
遠近緇素輻輳、會儀古今無比、夏五月二日、太宰府獻新羅曆、秋
七月十日、以藤原歡子爲女御、敎通女也、九月朔、河內守源賴信
卒、年八十一、鎭守府將軍滿仲之子也、爲人剛果明決、練達兵法、
與兄賴光齊名、又與藤原保昌平維衡平致賴竝以驍勇稱、而賴
信爲之稱首、歷仕四朝、歷諸國守、爲鎭守將軍、討平忠常平之、初
關東有良馬、賴信求而得之、及歸京、有盜欲路奪之、多方計之不
得、行至京師偵之、子賴義心欲得之、入侍賴信、賴信逆謂之曰、我
得良馬、明旦當與汝、賴義悅而留宿、會風雨甚、盜乘間偸馬而去、
賴信以爲盜必東國人、負胡籙單騎逐之、賴義亦驚起、執弓矢騎
而東馳、至關山及之、盜乘其馬、徐徐涉水、夜黑咫尺不辨、賴信謂

賴義必來在後、顧而呼曰、射之、言未訖、忽聞弦聲、其馬驚逸、鐙摠
有甓、賴信曰、盜斃、汝取馬來、乃先歸就寢、賴義遂得馬而還、賴信
心深嘉之、明日飾其馬與之、初賴信爲上野介、右兵衞尉藤原親
孝從在其國、縛盜於家、盜脫枷鎖遁出、劫親孝兒爲質、走據壺屋、
擬刃其胸、親孝驚悲、不知所爲、固囑家人曰、莫敢逼近之、如使彼
殺兒、則寸斬其肉何益、走見賴信泣訴之、賴信笑曰、勇士臨事、不
顧妻子、如何以一兒之故、狼狽如此乎、乃自往視之、盜見其至、屏
息不敢仰視、捉兒益急、賴信叱曰、汝欲殺此兒乎、將欲免死乎、明
言之、盜對曰、我豈爲殺之乎、苟爲活命之地耳、賴信曰、速舍此兒、
我不汝殺、盜惕服從之、賴信命曳出盜、親孝請斬之、賴信不許曰、
彼窮爲盜、貪生劫兒、不忍深罪也、且我與彼約、豈可食言哉、乃與
之糧馬弓矢而去、子孫相繼皆名于世、是秋、宋商船來、廷議放回
之、冬十一月二日、禁內火、帝避之太政官朝所、安神鏡於松下曹

司、十日、從御京極院、十六日、太宰府獻宋曆、與皇朝曆合、
四年己丑、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月十八日、興福寺北圓堂唐院傳法院火、三月十九日、敦平親王薨、肥後阿蘇社火、夏六月二十三日、皇后皇太弟所居閑院火、秋九月十七日、奉幣賀茂、謝神主成貞前年遭害社中、冬十一月九日、殿上歌合、時有橘永愷者、嗜和歌、從藤原長能學焉、剃髮改名能因、嘗與藤原兼房同載至二條東洞院、遽下車、兼房怪問故、曰、是才女伊勢御之舊址、庭松尚存、豈可無禮而過哉、行數十步、及樹不見而就車、其重和歌如此、有藤原節信者、好事士也、一日逢永愷、相得甚歡、永愷探懷中錦囊出一木片曰、此是長柄橋之杭也、我寶愛之久矣、今日爲子發之、節信欣然、亦探懷出一枯蛙曰、是井手蛙也、相共愛觀、盡歡而去、藤原範國赴任伊豫、永愷從焉、會歲大旱、百姓愁苦、範國謂永愷曰、我聞和歌能感神明、請子爲我祈雨三島神、永愷乃進和歌

一首、阿麻能我波、麼波志呂美豆珥、世幾入陀世、阿麻久陀里麻須、可美爾羅婆可美、須臾天興雲、大雨三日、遠近霑足、枯苗盡蘇、常告人曰、欲善和歌、要須深嗜、嗜之久自入神、所著有玄玄集、又輯歌枕行于世、十二月二十八日、先是興福寺驕縱、動弄兵革、大和守源賴親劾其不法、僧徒群起、入京强訴、左大臣藤原道長慰諭還之、是日、僧又發兵攻賴親館、賴親子賴房拒戰、殺傷頗多、是月、納佛舍利一粒於諸國神社、
五年庚寅、春正月二十五日、以興福寺訴、流大和守源賴親於土佐、其子前加賀守賴房于隱岐、賴親子孫居大和、稱大和源氏、三月、太宰府安樂寺火、十六日、關白賴通慶法成寺新堂、安置二丈六尺摩訶毗盧遮那像、夏六月十六日、創中山社、祭冷泉院石神、秋七月三日、冷泉院火、撲滅之、九月、安置歸化宋人張守隆於但馬、冬十月七日、地震、十三日、覲上東門院於東北院、十八日、以天地多變、妖怪數見、帝親作文、祭泰山府君、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

表賀、十六日、詔大赦天下、授爵賜物有差、十二月二十七日、以藤原寛子爲女御、賴通女也、是歲、以平繁茂爲秋田城介、鎭守府將軍、維茂之子也、自昌泰以降、此職久闕、至是復之、
六年辛卯、春正月八日、小一條院薨、有鹿入禁中、二月十三日、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女御藤原寛子爲皇后、三月二十四日、作木雞、較製造優劣爲戲、謂之雞合、夏四月十六日、法成寺五大堂無故而壞、五月五日、菖蒲根合、宴樂終日、帝親吹笛、六月五日、筑前彌勒寺火、秋七月七日、大風、十九日、冷泉院成、徙御焉、冬十月七日、卜定敬子女王爲齋宮、是冬、疾疫流行、踰年不止、是歲、安倍賴時作亂、賴時初名賴良、祖父忠賴世居陸奥、爲俘囚酋長、父忠良爲陸奥大椽、賴時稱安大夫、藉父祖之業、勢益彊大、橫行陸奥、劫略人民、部落皆服、遂爲伊澤加賀江刺稗枝志波岩手六郡豪帥、西界白河關、東抵卒土濱、衣川形勝、爲其中央、據險設關、名曰衣關、

跨有海陸、資產豐饒、不輸貢賦、不供徭役、國守不能制、藤原登任發兵數千人討之、以秋田城介平重成爲先鋒、親爲後繼、賴時女婿平永衡叛屬賴時、賴時以諸部之俘囚逆戰于鬼切部、登任不利、死者甚衆、事聞、至是朝議擇將帥勝其任者、以源賴義威名素著於東國、拜陸奥守、帥兵討之、既至陸奥、會有大赦、許賴時自新、賴時大喜罷兵、以犯國司嫌名改今名、傾心服事、國境晏然、賴義沈毅多武略、有將帥之器、善騎射、長元中從父討平忠常有功、坂東將士多屬意者、爲小一條院判官代、院好畋獵、賴義每從焉、好用弱弓、射猛獸、每發必飮羽、莫不應弦而倒、上野介平直方見其騎射奇之、謂曰、我雖不肖、爲名將之胤、雅好武藝、而未嘗見控弦之巧如卿者、請以女爲箕帚妾、賴義納之、尋爲相摸守、俗尙趫勇、賴義在任、愛士好施、威風大行、强悍之徒、皆如奴僕、會坂以來、弓馬之士、爭爲門客、秩滿歸京師、數年有是命、高麗國送牒、還日向

女在彼國者、乃報牒、

七年壬辰、春三月十九日、藏人玄蕃助藤原隆成坐傷藏人右衛門少尉藤原定俊削籍、二十八日、關白賴通捨宇治別業爲寺、號平等院、始修法華三昧、是後相家多行佛事於此、明年又建大堂於院中、造佛像甚盛、夏五月六日、禳上東門院疾於六條第、大赦天下、晦、創神祠於天安寺東、修御靈會以禳疾疫、六月晦、不豫、秋八月二十五日、長谷寺火、冬十月十九日、宴群臣於冷泉院釣臺、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歲、天下疾疫、

天喜元年癸巳、春正月十一日、改元、二月十日、住吉社火、夏四月、始奉幣中山社、秋七月、不豫、二十日、以皇居有忌、徙御關白賴通賀陽院第、八月十四日、大赦天下、禳天變、禱不豫、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六日、以權僧正源泉爲延曆寺座主、源泉圓珍之徒也、聞命固辭、園城寺大衆數千人至觀音院、迎源泉歸寺、京師騷擾、

十一月六日、皇太弟所居藤原能長三條第火、

二年甲午、春正月八日、賀陽院火、徙御冷泉院、二月十六日、又徙御關白賴通四條第、夏四月、客星出、大如歲星、秋七月十一日、敦儀親王薨、九月二十一日、遷御京極院、冬十二月八日、京極院火、帝避之民部卿藤原長家三條第、二十八日、徙御四條第、

三年乙未、春三月十八日、左近衛少將藤原忠俊雜色入禁中、挺刀逼御座、藏人源齊賴等捕獲之、夏四月二十六日、改造貴布禰社、六月七日、毀冷泉院、運其材造一條院、秋八月二十一日、震東寺塔、災、冬十月二十五日、慶圓乘寺、是歲、又敕禁絕寬德以後莊園、若有犯者、令國司勘餘子細、拘致其身、致對捍者、注名言上、國司忽符旨者、一依前格處分、初伊賀莊園尤衆、居國中三分之二、常妨國務、及帝卽位後、國司依宣旨、停新置莊園、追徵永承六年以後田租、然領其地者、放縱不用命、已而東大寺僧率其徒數十

人入名張郡、恣立牓於黑田村以爲寺莊、國司乃遣使檢察焉、僧徒突起射國使、奪鞍馬衣服以辱之、國使逃還訴于朝、朝廷乃喚僧徒曰、國司廢莊、若關寺家、宜先注進乞裁、今乃恣辱國使、罪在不赦、然適會恩赦、殊戒將來、其莊家許仍舊設立、所奪雜物、須以糾返、其姑息如此、故雖有停莊之詔、事終不行也、

四年丙申、春二月二十二日、一條院成、帝自四條第徙御焉、閏三月二十七日、召群臣於淸涼殿、作歌奏樂、夏六月、殿上詩合、秋七月二十八日、彗星見、八月二十八日、星月晝見、九月十九日、卜有鹿入大內、冬十一月二十八日、謁石淸水宮、

五年丁酉、夏四月十四日、大極殿鴟尾墮、十六日、有鹿上修明門陣屋棟、秋七月二十六日、安倍賴時伏誅、先是永承七年源賴義任滿將還、入鎭守府視事、留數十日、賴時來謁、贈駿馬金玉、厚餽士卒、既而賴義歸于國府、路宿阿久利川、權守藤原說貞之子光

貞元貞從焉、有人夜斫其營、殺傷人馬、賴義召光貞問宿昔無有所怨邪、對曰、賴時長子貞任嘗欲娶我妹、我賤其門族不許、彼深愧之、意彼所爲也、賴義怒曰、是射我也、非射光貞矣、乃欲收貞任抵罪、賴時聞之怒曰、人之在世、誰有不念妻子、貞任雖不才、我何忍坐視其死乎、我衆固足拒戰、不如閉關俟其來攻也、戰若不利、闔族同死、亦無所憾、衆皆曰、吾一閉關、誰敢破者、賴時遂聚子姪據衣川、復反、賴義聞之益怒、乃集兵、坂東兵士爭先來會、人馬掩野、國中震懼、平永衡藤原經淸皆來會、經淸亦賴時女婿也、賴義進赴衣川、永衡戴銀冑、或說賴義曰、永衡初仕前司登任、厚被眷顧、自與賴時結婚、遂貳於大守、及戰背舊主而屬賴時、其人素不義、今雖外示誠款、內實挾姦謀、恐陰通使報軍動靜、且其冑與衆異、是非欲使賴時兵不射己乎、不如速斬之以絕其內應、賴義以爲然、收永衡及其腹心四人讓而斬之、經淸內不自安、竊謂其客

曰、前車覆後車鑑也、十郎已歿、吾不知死所、客曰、公雖欲赤心事將軍、必疑而不信、爲公計、不如叛歸安大夫、轉禍爲福、今而不斷、悔無及矣、經淸曰、善、乃流言賴時將遣輕騎襲國府、時賴義及麾下妻子皆在國府、兵士皆驚勸賴義歸府、賴義從之、於是令氣仙郡司金爲時等攻賴時於衣川、親率驍騎數千、馳歸府、經淸乃以兵八百走歸賴時、賴時使弟僧良照拒爲時等、爲時雖頗有利而無後援、一戰而退、賴義使爲時及下毛野興重等招諭國內俘囚、賴時聞俘囚長安部富忠起兵屬官軍、親往陳說利害、衆不過二千人、富忠設伏迎擊之嶮岨、大戰二日、賴時中飛矢還鳥海而死、子貞任、宗任、僧良照、正任、重任、家任、則任、貞任代領其衆、兵勢日熾、時以兵革歲荐饑饉、軍糧不給、兵衆離散、不得復合、賴義憂之、奏請運輸糧穀、徵發兵士、八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彗星見、長丈餘、十日、官符東山東海二道、運糧陸奧、冬十一月、賴義帥兵一千八

百餘討貞任、貞任帥精兵四千、據河崎柵拒戰、會風雪嚴凝、官軍乏食、人馬皆疲、貞任縱兵衝突、官軍大敗、死者數百、義家血戰潰圍、左馳右突、以巨鏃箭射賊、箭不虛發、賊皆擺靡、已而賴義從兵皆殲、僅有義家及藤原景通、大宅光任、淸原貞廣、藤原範季、藤原則明六人、賊兵二百張左右翼圍逼、飛矢雨下、賴義馬中矢斃、景通得馬授之、義家亦失馬、則明奪賊馬授之、賊圍擊益急、而義家神氣不撓、頻射殺魁帥、賊嘆其驍勇、以爲神、光任等亦皆殊死戰、賊解圍而去、佐伯經範不之知、問敗卒曰、將軍焉在、卒曰、將軍陷重圍中、必不得脫、經範曰、吾事將軍三十年、齒及耳順、而將軍亦逼懸車、今日吾當從將軍於地下、乃進、從騎亦相謂曰、我公爲將軍死、吾等豈得獨生、相與犇陣、殺十餘人而死、景通子景季年二十餘、馳入賊中、斬一將、出入數回、馬蹶見殺、和氣致輔、紀爲淸皆冒陣而死、藤原茂賴不知賴義所在、謂已沒賊、泣曰、吾求其尸、乃

薙髮赴之、路遇賴義、俱還、散位平國妙驍勇善戰、常以寡敗衆、未嘗敗北、俗呼曰平不負、是日爲先鋒、馬仆、爲賊所擒、賊將經淸者國妙之外甥也、以故得免死、晦、慶崇福寺、十二月、源賴義上書曰、諸國兵士軍糧、雖有徵發之名、無到來之實、本國之民、悉皆逋避、不從兵役、出羽守源兼長無討賊心、非蒙天裁、何得征伐、先是朝廷以賴義任終、改補國守、然以醜未蕩定、辭不赴任、二十五日、廷議罷陸奧守藤原良經、詔賴義再任、罷出羽守兼長、以源齊賴代之、同討貞任、而齊賴不肯發兵、諸國糧運亦不至、繇此賴義不能進、貞任益橫行諸郡、劫略人民、經淸帥兵出衣川關、私造符、遣諸郡徵納官物、令曰、可用白符、不可用赤符、國符赤有印、私符白無印、賴義不能制、

山縣禎曰、當此時、廷臣怯懦、大率如此、皇室何以復能振哉、衰亂既極、天下爲武人之有、勢不得不然矣、唯賴義自其父祖、以

武名顯、至是討奧賊而有功、子孫亦能繼武功、而不墜威名、東國之士、多委質爲之臣僕者、其後世强盛、成天下之覇業者、亦有故也夫、

康平元年戊戌、春二月二十三日、省試、法成寺火、其金堂、講堂、及阿彌陀、釋迦、藥師、五大、八角、兩法華諸堂、東北西北二院、戒壇、寶藏、鐘樓、經庫、諸佛像盡爲灰燼、二十六日、禁內火、延及大極殿中院朝集堂、是後京師數火、夏六月二十七日、卜定正子內親王爲齋院、秋七月二十五日、法琳寺大元堂前地陷長三十餘丈、廣三丈餘、八月二十九日、改元、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參議藤原經季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太神宮、禳天變地震、六日、信濃言、霖雨、神御坂頹、是歲、宋流民守道利在大隅殺人、朝議決罪、

二年己亥、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八日、一條院火、壺切劍焚、帝避火上東門院室町第、二月八日、遷御關白賴通三條第、三月八日、以

頼通疾、大赦天下、夏五月二日、大雨洪水、秋七月十日、慶讀宸筆
仁王經、修八講、十二日、大風、官舍民屋多壞、冬十月十二日、慶法
成寺、先造無量壽院阿彌陀、五大等堂、安置佛像、免輕犯、是歲、盜
屢行火皇居、
三年庚子、春三月二十五日、覲上東門院于白河院、夏五月四日、
興福寺火、六月二日、河内言、盜發磯長山田陵、十八日、地震、二十
二日、以旱赦、秋七月十七日、關白頼通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
敎通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頼宗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實
爲内大臣、師實頼通之子也、八月二日、伊勢守藤原義孝坐燒大
神宮御厨、流于土佐、七日、宋商林表候改至越前敦賀津、命國司
即令廻卻、林表等哀訴曰、逆旅之間、日月多移、粮食稍竭、時又天
寒風烈、海路多難、伏乞聖朝幸垂憐於遠人、乃官符安置之、十一
日、賀陽院成、徙御焉、冬十月十九日、以不豫大赦天下、十一月二

十七日、彗星見、
四年辛丑、春二月八日、式部卿敦貞親王薨、夏五月六日、地震、七
日、又震、八日、赦、六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二十一日、慶東北院、大
赦天下、其後諸堂相繼而成、九月二十一日、關白頼通詣賀茂社、
供張如行幸、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備中吉備津彥社火、二十九日、
出雲杵築社倒、十二月二十日、以頼通爲太政大臣、關白仍舊、
五年壬寅、春、陸奥守源頼義以任又滿、敕高階經重代之、國民素
慕頼義威名、不從經重指揮、經重不得已而歸京師、頼義銳意勦
賊、遣使出羽俘囚長淸原光頼及弟武則、諭以大義、且以珍寶啗
之、光頼等猶豫未決、夏四月十一日、左大臣藤原敎通罷左近衞
大將、二十二日、内大臣藤原師實兼左近衞大將、二十七日、謁石
淸水宮、二十八日、還宮、五月二十二日、觀競馬騎射、秋七月十三
日、行幸賀茂社、淸原武則率子弟部下萬餘人援頼義、二十六日、

頼義將兵三千餘進、八月九日、會武則于栗原郡營岡、與議軍事、
十六日、分兵爲七隊、武則子武貞爲一隊、武則甥橘貞頼爲二隊、
武則甥吉彥秀武爲三隊、貞頼弟橘頼貞爲四隊、五隊中又分三
隊、一隊頼義、一隊武則、一隊國内官人等、吉美候武忠爲六隊、淸
原武道爲七隊、於是武則遙拜京師誓曰、臣率子弟、應將軍命、志
在立節、不顧殺身、八幡三所照臣丹誠、所不致死力者、神明殛之、
將士咸感激、會有鳩翔于營上、衆以爲瑞、頼義以下羅拜之、十七
日、進至磐井郡萩馬場、將攻貞任叔父僧良照小松柵、會日暮、且
以凶日不發、武貞頼貞等進覘地勢、從卒放火於柵外民舍、賊驚
譟連發矢石、頼義謂武則曰、兵貴乘機、不必拘日時、對曰、我兵怒
如火、宜及此時用之、乃進圍柵、柵東南臨水、西北崖壁斗絕、深江
是則大伴員秀率死士二十餘人、鑿岸登、斫柵而入、短兵接戰、
柵中大亂、貞任之弟宗任將八百餘騎出戰、官軍不能支、頼義令

壯士平眞平、菅原行基、源眞淸等援之、遂敗之、淸原武道邀險要、
宗任精兵三十餘騎襲之、武道逆戰、殺傷殆盡、賊兵棄柵逃走、遂
縱火燒柵、頼義退休士卒、不敢追擊、九月二日、關白頼通罷太政
大臣、五日、頼義會霖雨留十八日、軍乏食、宗任乘其弊誘磐井以
南諸軍、使邀官軍糧道、奪其輜重、頼義憂之、使兵一千餘防之、又
分遣三千餘於中村、刈稻爲糧、營中留者六千五百餘人、貞任謀
于衆曰、聞頃日敵軍食盡、四散求糧、營中之兵不過數千、我以精
銳襲之、則破之必矣、是日、貞任將精兵八千來襲、刀槊耀日、武則
告頼義曰、賊失計、將授首、頼義曰、官軍分散、孤營兵寡、賊將大衆
奄至、勝算在彼、而卿謂失計、其意如何、武則曰、我軍爲客兵、常困
糧乏、利在速戰、若賊守險不戰、則客兵易疲、不能持久、勢屈情見、
爲彼所乘、僕常患之、今賊來進欲戰、是天祐將軍也、且賊軍有黑
氣如樓、是敗亡之兆也、官軍必得勝、頼義悅曰、因卿忠謀、將耀朝

廷之威、卿其勉旃、武則曰、今爲將軍棄命、輕如鴻毛、寧進而死、不退而生也、於是賴義作長蛇陣邀戰、呼聲動天地、自午至酉、義家義綱等力戰、遂大敗之、乘勝逐北、至磐井川、殺賊兵百餘、獲馬三百餘匹、賴義謂武則曰、今日縱賊、明日復振、乃使武則以精兵八百乘夜追之、賴義還營、勞士卒親問創痍、衆皆感激、爭樂爲之用、武則更選敢死士五十人、從間道入賊營縱火、官軍見火光鼓譟薄之、事出不意、貞任營大擾亂、自相鬪擊、死傷甚多、遂棄高梨宿石坂柵、退保衣川關、步騎失路、投墮崖谷、僵死相枕、刊木塞路、據嶮拒守、六日、賴義親將兵分道攻之、道路險隘、加以霖雨水溢、軍不利、武則下馬立河岸、會見兩岸有樛木、枝葉覆河、有從士曰久清、趫捷絶倫、武則命緣樹踰河、燒賊營、久清跳梁攀岸樹而懸繩索、士卒三十餘人相引而度、竊火賊將藤原業近營、貞任望火起大驚、又退保鳥海柵、其驍將平孝忠、金師道、安倍時任、安倍貞行、

金依方等皆戰死、七日、賴義進至白鳥村、攻大麻生野及瀨原二柵拔之、十一日、遂襲鳥海柵、貞任不能拒、退保廚川柵、賴義入鳥海柵、有酒數十瓮、士卒爭欲飲之、賴義止之曰、恐賊置毒困我也、而有一人竊飲者無害、乃縱使飲之、擧軍歡洽、賴義悅謂武則曰、得入此柵、實卿之力也、見我顏色如何、武則曰、將軍鞅掌王事、櫛風沐雨、在軍十餘年、甲冑生蟣蝨、天地感精忠、將士皆樂爲用、破賊衆如決積水、愚臣執鞭相從而已、何功之有、今見將軍、白髮反半黑、如得貞任首、則鬢髮盡黑、皮膚悅澤矣、賴義謝曰、卿率子姪發大軍、被堅執銳、自當矢石、陷陣拔城、其功甚大、卿莫多讓焉、但曰我髮半黑、我亦然之、武則拜謝、賴義進拔黑澤尻柵、連破鶴脛比與登利柵、十五日、遂圍廚川嫗戶柵、其地西北大澤、二面阻河、岸高三丈餘、柵上構譙樓、隍中樹刃、施鐵蒺藜、守備甚固、官軍又圍之、貞任發矢石、澆沸湯、拒守甚力、賊招官軍曰、欲戰者來、婦女

數十、登樓唱歌、以激官軍、賴義惡之、十六日、冒曉進攻、苦戰一晝夜、官軍死者數百、柵固不拔、十七日、賴義命士卒壞民屋、塡塹湟、刈草積河岸、下馬遙拜皇城、禱八幡神、自取火稱神火投之、暴風欻起、煙焰漲天、樓櫓壘柵、一時灰燼、柵中擾亂、官軍急攻之、賊殊死戰、官軍死傷者多、武則急令解其一面縱出之、賊衆大潰、賴義追擊殆盡、貞任揮劍出戰、官軍攢鉾刺之、不殊、載之巨楯、六人舁之、至賴義前、賴義責其罪、貞任不言尋死、年四十四、貞任稱廚川二郞、容貌魁偉、皮膚肥白、長六尺餘、腰圍七尺四寸、則任妻見軍敗、告則任曰、夫子將不免、妾義不獨生、請先君死、乃抱兒投淵而死、生擒貞任弟重任及藤原經清斬之、賴義惡經清反覆、故以鈍刀徐斬之、曰、今能用白符乎、柵中有美女數十人、皆衣綾羅、飾金翠、賴義悉頒給將士、貞任伯父爲元弟家任降、良照逃至出羽、爲守源齊賴所擒、貞任有二子、長千代童子、年十三、美容色、驍勇有

祖風、貞任之敗、出柵而戰、爲官軍所獲、賴義矜之、欲貰死、武則進諫曰、將軍莫思小仁而遺大害也、賴義然其言斬之、女高星、乳母懷之遁匿津輕藤崎、後遂領其地、宗任及戰敗、投泥淖得免、聞家任等降、率弟則任、及金爲行、金則行、金經永、藤原業近、藤原賴久、藤原遠久等出降、弟正任逃匿出羽、聞之亦降、餘黨悉平、初賴時之起亂也、懼其終敗衂取破滅、欲盡部屬遁於海外、先與其子弟率二十許人、乘一船、往視察地勢、遂到海港、得一巨川、溯之、曠原無人、水甚廣深、行三十日許、猶不得其津、忽聞足音如波濤、賴時等惶怖、萑葦中而闚之、有千餘騎、以絳抹額、群立河上、有告語、鞭馬亂流、步者皆附馬而濟、賴時以爲必淺處也、從而視之、不見其底、悚懼而還、無幾賴時死、後賴時子宗任爲僧在筑紫、語人曰、吾嘗聞胡國僉在宋之北、及吾隨先人抵其地、乃知去陸奧亦不甚遠也、蓋胡國者即女眞也、初陸奧悉歸皇化、地闢民殷、府國相

竝爲政、最爲邊要重寄、及朝廷怠政事、豪猾竊據其地、驅役人民、
不從國務、至帝世、巨盜遂跨有六郡、略奪人物、國司不能制、自守
源頼義到任、暴兵十餘年、至此蕩平之、六郡悉爲公地、然公卿以
其距京遼遠、猶視以爲夷地、故後復爲土豪所占據、朝廷乃就命
爲國司鎭將、或授押領使、兼管出羽、任其自殖、二國最爲天下大
國、而其租賦多爲奸猾所隱沒矣、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復加賀守
源頼房位、
六年癸卯、春二月十六日、陸奧守源頼義遣藤原季俊、物部長頼、
函貞任重任經清首、送于京師、是日、檢非違使受而貫之鉾、揭絳
帛書名、梟之西獄門、貴賤聚視如堵、傳貞任首于京師也、使降
者擔之、至近江、監者命擔夫洗梳之、擔夫請櫛、監者曰、盍用汝櫛、
擔夫垂泣曰、我主在世、仰之如天、豈思今日以我櫛梳主髮也、嗚
咽久之、觀者愍惻、二十七日、朝廷論功行賞、授頼義正四位下伊

豫守、義家從五位下出羽守、弟義綱從五位下左衛門少尉、清原
武則從五位上鎭守府將軍、季俊左馬允、其他進官爵有差、武則
嘗與頼義射獵于野、一發獲兩翼、頼義嗟賞、贈以其馬、親執轡授
之、二十八日、地震、晦、又震、三月十一日、又震、二十二日、豐樂院火、
夏五月十三日、先是興福寺僧靜範發狹城盾列池後陵、盜寶物、
是日、遣使撿之、是月、卜深草陵鳴、秋八月、源頼義創八幡祠于鎌
倉鶴岡、報賽焉、頼義父子特崇奉八幡神、至頼朝敬信尤至、源氏
武士竟奉爲氏神、設別宮諸國甚多、而鎌倉八幡宮最盛、冬十月
十七日、流僧靜範于伊豆、其黨十六人于諸國、實爲謀大逆科、朝
廷宥其罪、處之遠流、當時刑法之弛如此、是月、創寶相院於延曆
寺、十二月十五日、修狹城盾列池後陵、藏寶物、廢朝三日、是歲、旱、
七年甲辰、春三月、伊豫守源頼義、出羽守源義家以降虜至、自陸
奧朝議不許降虜入京、頼義建堂於六條坊門北、瘞陸奧役所獲

馘一萬五千、名曰耳納堂、二十九日、官符降虜安倍宗任正任眞
任家任等並家屬安置伊豫、僧良昭太宰府、是月、太宰府言、大風、
筑前筥崎宮濱殿倒、有壓死者、夏四月十九日、雨雹、大如梅李、五
月十三日、太宰府觀世音寺火、秋九月十三日行幸東北院、十六
日、前下野守源頼資坐與上野介橘惟行私鬪、燒宅殺人、流于佐
渡、源義家從士在美濃、不禮源國房、國房怒斫其弓、義家未之知
也、一日父頼義脩佛事、義家在坐、從者耳語告其事、義家怒形於
色、遽起還家、頼義令左右伺之、報曰、方擐甲、取鞍被馬、頼義曰、果
然、吾向見其眉毛植立、乃令左右告之曰、佛事僅一二日、汝待其
畢、然後逞意、因鎖其門、義家破鎖而出、帥兩騎馳去、家士稍稍追
及、比至美濃、得二十五騎、遂火國房家、國房不敢拒、紅衣臂鷹、馳
入山中、從騎望見欲窮追、義家曰、吾洩吾忿足矣、乃還、朝廷不問、
蓋以其父子有武功也、冬十二月五日、改流源頼資于土佐、十九

日、右大臣藤原頼宗罷右近衛大將、二十六日、權大納言源師房
兼右近衛大將、
治曆元年乙巳、春正月五日、右大臣藤原頼宗罷、二月三日、頼宗
薨、工和歌、時論與貫之兼盛相配、稱堀川右大臣、九日、權大納言
藤原能信薨、後三條帝在儲位、能信養妻兄藤原公成女茂子納
宮、生白河帝、帝卽位、以外祖父贈能信太政大臣、常曰、朕微此人、
不得居此座、凡言及能信、則稱曰大夫殿而不名、其見追崇如此、
十九日、慶金光明經一千部於延曆寺中堂、三月二十四日、地震、
夏四月、旱、五月七日、地大震、六月三日、以內大臣藤原師實爲右
大臣、權大納言源師房爲內大臣、二十四日、大和十市高市二郡
雨雹、大寸餘、秋八月二日、改元、九月二十五日、帝親書金字法華
經、修八講於禁中、薦後朱雀帝冥福、冬十月十八日、行幸法成寺、
觀還佛堂、大赦天下、先是伊豫守源頼義奏請賞有功將士、朝議

未許、以故未赴任、時任國不登、以私資濟貢賦、如是二年、上書請重任曰、臣聞人臣建勳功、受恩賞、和漢古今所同也、是以或有起徒隷而係金紫、出卒伍而至將相者、賴義以功臣之裔、效恪勤之節、舊矣、適東夷蜂起、侵盜郡縣、抄略人民、六郡之地、不服皇威者、數十年矣、及於近歲、日益猖獗、賴義以永承六年、受任彼州、至天喜元年、兼帥鎭府、臣啣鳳凰之詔、以向虎狼之國、被堅執鋭、身受矢石、暴露千里之外、而出入萬死之途、藉天子之威、與將軍之力、終得奏其功、其渠帥安倍貞任藤原經清等皆伏誅戮、傳首京師、其餘醜虜安倍宗任等、束手歸降、掃其巢窟、收之縣官、叛逆之徒、皆爲王民、乃蒙錄功績、得守伊豫、臣忝聖恩、欽荷不暇、而以鎭服餘燼、猶留奥地、且征戰之際、有功勞者十餘人、爲請抽賞、未得裁許、是以不敢赴任、況去歲九月、被賜任符遲引之罪、出不獲已、四歲之任、空過二稔、不能徵納官物、而封家納官督責如雲、仍以私

物、且償進濟、聞彼州吏言、頻年旱凶、田無秋實、民有菜色、臣謹按傍例、延遊境之年限、以救闔國之凋弊者、其人寔繁、況致希世之功者、寧無殊常之恩、昔班超以三十年平西域、今賴義以十三歲誅東夷、遲速優劣、採擇非難、饒無受千戶之封、曷不許重任之典、望請天恩、哀矜臣意、忝賜允可、使臣徐得處與復之計、以致辨濟之方、臣不任懇款、是歲、越中言、新立莊園、禁制已久、國之蠹害、茲爲莫甚、本國古無莊園、至于近世、所部百姓、爲遁公役、爭屬權門、以立莊園、不辨調庸、不勤課役、侮慢朝憲、拒捍國務、前司始據寬德符、停廢新置莊園、然及得替期、更復興之、臨任終年、反加新置、是以公役之民益減、應輸之田甚尠、恒例納貢、殆難辨濟、權家犯法、奸民得勢、欲施治略、其可得乎、伏請官符禁遏莊園、不避制旨者國司拘致莊牧司、若致捍對、錄名言上、從之、

二年丙午、春三月六日、彗星見、二十八日、春日社大鳴、是夜惠我

藻伏山岡陵震動有光、夏四月朔、彗星見、八日、地震、五月朔、宋商王滿獻鸚鵡及藥種等物、先是宋人盧範漂來、詔賜資粮、發遣、其母命盧範來獻物謝恩、十三日、伊勢神宮及齋宮寮雨雹、大如雞子、秋七月二日、赦流人源賴資僧靜範等、九日、中納言源經成薨、剛直嫉惡、累官爲參議檢非違使別當、上東門院慶東北院、且赦、經成輙命吏取獄中海賊三人、斷其手足、時人謂曰、赦令不下、則是囚不至死、大赦反爲死刑、此後世呼經成曰荒別當、又殺盜魁濱人丸、僧惟尊聞而爲說報應、經成辨而排之、惟尊無語而退、左獄火、吏謂縱囚徒、經成曰、是徒犯禁被繫、今罹天刑、固其所也、既而火熾、囚徒寃痛叫號而焚死、康平四年中納言闕、經成冀望禱于石清水宮、謂祠官曰、我理刑獄、多殺囚徒、願以此報得爲納言、祠官曰、神惡殺、焉得以殺人之多、而祈之福報哉、經成曰、爲國除惡、未嘗枉法狥私、而謂之好殺乎、儻所爲而有寃枉、神必不祐、果

爲納言、冬十月十三日、右大臣藤原師實建五大堂於平等院、十六日、御釣臺泛船奏樂、十一月二十八日、慶太宰府觀世音寺、十二月二十七日、主殿寮火、

三年丁未、春正月十日、日吉社火、二月二十五日、慶興福寺金堂、秋八月九日、主計寮火、十六日、參河國進犢四牙七足、肩尻尾各二、占云將有疾疫若鬪爭之事、冬十月五日、行幸關白賴通宇治別莊、以賴通准三后、賜年官爵、如良房故事、賴通飾船奏樂、迎駕奉獻、極其精豐、七日、還宮、二十二日、觀童舞於清涼殿、十二月五日、賴通罷關白、特敕咨詢政事、十二日、不豫、是歲、安倍宗任等謀逃還陸奥、廷議徙之太宰府、

四年戊申、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月二十八日、大赦天下、夏四月十六日、以左大臣藤原教通爲關白、賴通意欲讓職其子師實、啓之上東門院、院以道長夙志在教通、遂命之、十七日、尊皇太后曰、

太皇太后、改中宮曰皇太后、皇后曰中宮、立准三宮藤原歡子爲皇后、十九日、帝崩於賀陽院、年四十四、稱後冷泉院、帝好學、時要官多以學才授之、嘗藤原敦光謂修理大夫源顯季曰、君嘗歷參議、其道有五、何以未調、顯季曰、然我嘗伺上間從容聊有敢請、上不許曰、固亦須有文才、而後正自可由五途耳、

論贊曰、蠻夷猾夏、獷俗難馴、自日本武奮略東國、桓武信威蝦夷、黔黎霑化、荒遐綏服、方帝之世、安倍賴時反于陸奥、源賴義討而平之、朝廷無復東顧之憂矣、自時厥後、渠率豪酋、邀功藉勢、相踵叛亂、雖以宗社之威靈、終歸於戎夷殄滅、而後來東國之兵、委質將家、甘奕世爲其臣僕者、亦萠孽於此、蓋帝之失德招亂、而列朝狃於苟安、頽惰媮靡、吏不奉法之所致也、遂使保元平治以後、天下大勢一變而不可復救、此王室陵替之樞機也、操國家之權者、將焉逃其責哉

賴襄曰、昔者元魏之衰、羽林騎焚張彝第、而魏主不問、高歡觀之、謂天下之事可知矣、歸散財結士、我長曆天喜之際、有類於此者、延曆寺僧徒抗訴迫關白賴通第、打破其門、已而放火高陽院、夫賴通之名位、不翅張彝也、而僧徒非羽林之比、天下之事爲何如哉、後興福寺徒又攻大和守源賴親之館、而朝議流賴親于土佐、不亦甚於不問乎、而陸奥之酋、侵蝕六郡、不奉貢賦、源賴義以國守計征勦之、借出羽酋之力、纔能平之、朝廷遣代人、而兵民服賴義、不奉其號令、賴義以獨力、經紀二國十餘年、及奏捷、爲將士請賞格、朝議久不決、其後賴義子義家、再平陸奥之亂、而朝議以爲私鬪、又不與賞典、非源氏父子以私恩撫緝之、則東國豪傑、寧能怗然哉、高歡自以其意結納之而已、我朝則驅而歸之其手、我朝紀綱之廢、甚於元魏、而源氏父子智勇固過於高歡、異日源氏坐奪朝權者、決於此矣、朝廷公卿、

方以聲色歌歈爲事、而血戈汗馬之勞、委之邊鄙之吏、又不肯償其勞、而欲偃然長託於其上、是天道所不與也、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而不下、下者滯而不上、上下之間、痞隔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於下、必然之勢也、當是之時、英偉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恥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懼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三條天皇

後三條天皇、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也、母陽明門院禎子、三條帝女也、長元七年七月十八日、生、九年十二月、爲親王、長曆二年十一月、著袴、長久元年十二月、入宮謁帝、甫七歲、進退有度、觀者莫不嗟歎焉、三年十一月、始讀書、寬德二年正月、後冷泉帝受禪、立爲皇太弟、永承元年十二月、冠、治曆四年四月十九日、後冷泉帝崩、關白敎通率公卿侍臣、奉劍璽於閑院、皇太弟踐阼、關白左大臣敎通、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師實、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師房、並如故、五月五日、火葬後冷泉天皇于船岡西野、藏御骨于圓敎寺、六月二十一日、行幸神祇官、有鼠出於乘輿、二十四

日、肥後阿蘇山雨雪、二十六日、徙自閑院、御大納言藤原信長大宮第、秋七月二十一日、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三十五、卽位官廳、始于此、初倘方有壺切劍、例傳東宮、前關白賴通不肯曰、雖爲太子、自非藤原氏出、不可得也、帝聞之曰、吾何用此一劍、爲及卽位後敎通上之、劍本藤原長良寶器、基經獻之宇多帝云、中外爲太弟孤立無援危之、會有罪人匿宮側、別當源經成率撿非違使逮捕、恐其逸入宮中、合圍及宮、經成親執兵在中門廊、宮臣驚愕、太弟起更衣、少時事定、撤圍而去、世疑儲位有變、太弟亦不自安、時有行親者、善相人、嘗曰、太弟必踐大位、誰得動搖、果如其言、僧成尊嘗問殿下常拜北斗乎、曰、每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卽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而退、帝在儲位二十餘年、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又數緣事積怨賴通、而含忍不發、一條帝以後、政歸相門、朝憲稍弛、帝剛建嚴

明、不受牽制、躬親機務、規模大定、公道是從、請托不行、理苟不合、則雖大后所言、猶不肯從、自是皇綱再張、群下肅然、大江匡房嘗以學士侍帝於東宮、日夜講論、及卽位、卽日補藏人、帝嘗惡權大納言源隆國恃寵無禮、至是欲洩忿於其子權中納言隆俊、一日帝竊窺之、隆俊正笏端坐、行事於陣、營辨敏給、歎曰、如此人才未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矣、弟隆綱任參議、帝又惡之、會藤原仲冬射狐於齋宮、廷議定其罪、隆綱抽筆書讞曰、雖有歃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之曰、才藻可嘉、乃親任之、帝妹娟子內親王嘗奔左大臣源俊房、後冷泉帝憚賴通匿而弗問、帝大怒、既卽位、譴俊房屛居、終世不召見、八月十四日、造大極殿、以皇子貞仁爲親王、九月四日、遷御關白敎通二條第、冬十月二十八日、御禊、是月、土佐言、有僵樹自起立、出羽言、浪井涌、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嘗、十二月十一日、二條第火、避之閑院、累代內印多亡、二十

八日、遷御大宮第、

延久元年己酉、春二月九日、卜定俊子內親王爲齋宮、十七日、上太皇太后號曰陽明門院、二十三日、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一切罷之、雖在二年前、劵契不明、妨國務者、宜停止焉、悉徵諸家劵書以糾覈焉、若有不進公驗者、嚴加誅責、遂命前關白賴通進其文書、賴通上言、臣輔贊大政五十餘年、故多受入之田地、不蓄文書、若可疑者、請盡數沒入、何勞聖慮之有、帝不得已停徵焉、當是時、莊園新立歲增、天下租田大半爲其所占奪、百姓亦供其使役、調庸課丁益減、若後朱雀帝、雖力矯其弊、竟不能回復焉、三月十五日、謁石淸水宮、在道乘輿損壞、十六日、還宮、乘輿又壞、時俗日趨華侈、雖下吏車、飾之以金、帝欲革其弊、乘輿鹵簿、務從省約、所過都人士女觀鹵簿、車有金飾者、爲駐輦則去其飾、雖貴族不假、唯乳母所乘得請而僅免、夏四月七日、鑄內印、十三日、改元、二十

十八日、立貞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師實爲傅、五月二十八日、前關白賴通始行大藏經會於平等院、初賴通多割宇治公田以爲寺地、帝聞而震怒、遣使撿察、賴通聞之乃設錦帟於寺門、盛治饔具以待官使、官使懼而罷、其專横倣佛如此、賴通問民部卿泰賢曰、吾造此寺、功德幾何、曰、是餓鬼道業耳、六月二十一日、徙自大宮第、御賀陽院、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尊皇太后爲大皇太后、中宮爲皇太后、立馨子内親王爲中宮、後一條帝女也、十八日、停諸國御厨贄後院御贄、二十二日、始令御厨子所進菓蔬、八月朔、遣前駿河守平維盛、檢非違使源家宗等於大和、捕釜摩多山賊致親、帝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左衛門權佐大江匡房令京師嚴禁夜行、繇此終帝世、盜賊鮮少、路人無剽掠之患、九日、行幸賀茂社、都人出觀者、絕無金裝車、十三日、關白敎通罷左大臣、十六日、覲陽明門院、二十二日、右大臣藤原師實爲左大臣、内大

臣源師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信長爲内大臣、信長敎通之子也、帝最重師房、敘從一位、聽輦車入宮門、九月七日、大風雨壞廬舍、冬十月二十八日、卜定佳子内親王爲齋院、閏月四日、致親伏誅、十一日、始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聽斷民間訟訴、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八日、以豐受宮戶鏁不開、遣參議藤原頁基於伊勢、奉幣大神宮、二十四日、詔大赦天下、敘爵賜物有差、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宰府言、宇佐宮鳴、是歲、厚賜宋人盧範放還、二年庚戌、春正月二十五日、地震、是月、遣檢非違使逮捕狩獵剪伐於盾列南北陵域者、二月七日、定絹布制、十二日、禁中火、主殿寮屬撲滅之、帝出避、衆驚亂、殆觸乘輿、侍從源俊明後至、自執弓矢、叱而退之、帝大悅、俊明亦隆國子、帝素惡之、是後善遇之、十四日、停近江今年日次御贄、廢筑摩御厨、令高砂御厨進菓蔬、停獻魚、二十六日、覲陽明門院於閑院、是日、延曆寺總持院火、三月二

十三日、以關白敎通爲太政大臣、職仍舊、是月、太宰府言、天南有聲如鼓、夏四月十二日、遣使備前、檢察銅金青綠青、五月九日、以大僧都勝範爲延曆寺座主、園城寺聞之怨望不平、屢請建戒壇、廷議又命諸宗論其可否、秋八月十四日、敕遣權大納言源隆國、參議源經信、及辨外記史已下、修石清水放生會、著爲恒典、二十二日、行幸春日社、冬十月十四日、感神院火、二十日、地大震、廬舍多壞、二十三日、又震、十一月七日、以上東門院疾大赦天下、二十一日、地震、十二月二十六日、慶圓明寺、車駕臨幸、皇太子從焉、三年辛亥、春正月、疾疫流行、三月五日、造宮、九日、納藤原賢子爲皇太子妃、初賴通每戒師實曰、汝勿一日闕朝參、宮中無事亦候、帝命藏人覘殿上侍臣、日二三次、便報曰、某在某不在、而師實無一日不在直、廉問累月、夜遽召師實間語、問曰、卿有女乎、對曰、有一女、帝曰、嬪事東宮、師實拜謝而出、師實實無女子、養女姪賢子、

以是對焉、師實欲告之賴通、是夜趣裝至宇治、告謝賴通曰、小子常奉慈訓、不怠朝參、今日果荷此榮命、實大人之賜也、賴通感喜出淚、賢子入東宮、甚獲寵幸、二十七日、置修理左右宮城使、以源基子爲女御、是歲、宮人源基子生實仁親王、帝大喜、於是進爲女御、基子參議基平女也、時宮中私相謂、基子不過爲更衣、及命下、聞者皆駭、或謂基子小一條院孫、賴宗外孫、故帝特貴重之、而不問父之官爵、如後冷泉憚賴通、則必不爲此擧也、夏六月三日、改圓明寺爲圓宗寺、二十九日、慶圓宗寺常行堂灌頂堂、車駕臨幸、秋七月十二日、親試侍臣詩、八月十日、關白敎通罷太政大臣、十七日、以皇子實仁爲親王、二十一日、行幸春日社、二十八日、宮成徙御焉、是秋、陸奥夷賊蜂起、國守源賴俊討平之、冬十月二十九日、行幸日吉社、日吉社行幸始于此、十二月六日、宴清涼殿、四年壬子、春二月十一日、有牛上陣座、二十日、帝下東庭、遙拜大

神宮、三日而止、三月二十六日、行幸稻荷祇園、稻荷祇園行幸始于此、謂之兩社行幸、是月、權中納言源隆俊奏、孔廟畫像、歲久壞損、請加修理、許之、敕右少辨大江匡房監之、是春、大雲寺僧成尋乘宋商孫忠船入宋、宋福州商潘懷淸至太宰府、所齎有佛像及書籍、朝議納其物安置之、夏四月、大極殿成、十五日、臨御、設宴作樂賦詩、王公以下賜物有差、二十三日、始修日吉祭、秋七月、自六月至是月、疱瘡流行、八月十日、定沽價法、九月二十九日、定斗升法、用長保例、初帝欲審量制、命新作器、使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作之、帝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資仲等率藏人出納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而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延久宣旨升、又嘗造方櫃、容壹斛、以石爲錘、衡其輕重、其器傳在穀倉院、時萬乘久不干預政事、習以爲常、故帝之用心制度、議者或謂此有司之事、非人主所當躬親也、冬十月二十五日、行幸圓宗寺、始修法華最

勝二會、二十七日、又幸圓宗寺、十一月九日、官符畿內、禁私養鷹鶻、縱獵近郊、誨、創御願寺一宇於延曆寺、及園城寺東寺、是月、有鹿入禁中、放之西山、十二月七日、供養一萬僧、八日、不豫、讓位於皇太子、徙御飛香舍、御府藏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卽位必冠之、而其制不適、唯帝冠之、宛如爲制、帝常喜焉、專尙儉素、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胡椒以充御膳、其造圓宗寺、慮損國用、務從質朴、性惡犬、宮中有一犬、命放之外、京師諸國傳聞、或有殺犬迎合者、帝聞大驚、下令禁止、初藤原實政以宿儒爲東宮學士、情意欵密、相懽如朋友、後出爲甲斐守、太弟賦詩餞之曰、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流遊、自少好學、才能絕倫、著禁秘記抄、旁通佛乘、又好吹笙、或問大江匡房曰、主上文才誰比、對曰、殆與江佐國抗衡、先是藤原氏競以驕奢相高、賴通造高陽院、華麗無比、敎通造二條第、亦極宏壯、賴通不懌、言之師實、師實曰、我族所爲、誰

敢容議、賴通領焉、自是競廣第宅、互以侈麗相高、自帝卽位、皆畏愼自戢、賴通屛居宇治、不與政事、敎通雖爲關白、備位而已、敎通嘗作興福寺南圓堂、令大和守督役、守任滿、敎通請其再任、不許、固請、帝奮髯曰、攝關之可憚、以其爲國戚、如朕則何有、敎通大恚、拂衣起曰、藤原氏爲卿相者皆罷、春日神威今日墜地、諸藤皆起、朝廷爲之一空、帝不得已召還敎通許之、匡房稱帝治曰、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

論賛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矣、而帝躬統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炳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頌帝德、而細繹政理、尊尙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之風、可謂中興賢主、追蹤近江朝廷矣、

賴襄曰、世傳御府藏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大嘗冠焉、未嘗適也、獨後三條帝穿之適焉、其魁偉可知也、烏知非宗廟之靈特生降之、以匡復國家之衰運也哉、而帝十歲爲皇太弟、三十五卽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歎以爲我邦之不幸、信矣、大江匡房比之承和延喜、則非篤論也、史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者有息、而明者有蔽焉、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卽位欲云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是、嗚呼、是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旦卽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偃强、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故也、雖然、是以其所使唯其才、不以愛憎爲取捨、不敢私便於己、利於

天下而已、帝察於民事、非歷世帝王所及、如其親定斗量制、亦其一端也、吾嘗試因是論帝之政、皆出於天下之正、而已不與焉、猶斗量之不容私也、夫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鎭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欷噓如此、蓋藤原氏之幸、乃我邦之不幸、其實我邦之不幸、卽藤原氏之不幸也、彼與宗社同休戚者、而自其父祖、不肯恤國家、而營己之私、至此乃知其非、爾雖然藤原氏之營私也、亦由歷世帝王之自徇其私、唯帝也無私、故足以禁其私也、如白河、非不剛建、唯以其剛建、以濟其私、故聽政愈久、而紀綱愈亂、遂釀成保元之禍、白河之久與後三條反、亦我邦之不幸也、降及元弘、有後醍醐帝出、其剛與明、可以遠纘延久之

遺緒、而復急於其私樂、不能反天下正、以撥天下之亂、是亦我邦之不幸也、噫何不以後三條之心爲心歟、

山縣禎曰、帝以剛明之資、在儲位年久、通習世故、及其卽位、而斷然有志於一新舊習、可謂中興之時矣、而天不假之年、在位僅四年、以病讓位尋崩、繼之以白河鳥羽、中興之業、不能遂焉、嗚呼皇室之不振、非一日、其不復興、豈非天邪、

白河天皇

白河天皇、諱貞仁、後三條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茂子、中納言公成女也、天喜元年六月十九日、生、康平六年十二月、始讀書、治曆元年十二月、冠、四年八月、爲親王、延久元年四月、立爲皇太子、四年十二月八日、受禪于昭陽舍、立皇弟實仁親王爲皇太弟、關白敎通、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師實、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師房、內大臣藤原信長、竝如故、以師實爲皇太弟傅、十二日、

尊後三條天皇、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辭尊號、帝不從、出居二條第、世稱一院、二十九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

延久五年癸丑、春二月十六日、卜定淳子女王爲齋宮、二十日、上皇與陽明門院聰子內親王、幸石淸水宮、住吉社、四天王寺、關白敎通以下多扈從焉、二十七日、還宮、三月十一日、卜定篤子內親王爲齋院、十八日、上皇不豫、大赦、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日、怪雲亘東西、七日、覲上皇、侍醫藥、上皇欲御圓宗寺而終焉、不果、從御但馬守源高房大炊御門第、二十一日、上皇落髮、法名金剛行、初園城寺奏請建戒壇、而以延曆寺沮之、不可其奏、又以大僧都勝範爲天台座主、以故園城寺僧徒不平之、法皇以爲新羅明神祟致疾、自作祭文禱之、無驗、晦、覲法皇、五月六日、追尊所生藤原氏曰皇太后、七日、法皇崩于大炊御門第、年四十、稱後三條院、帝欲禪位居院決政、而未幾崩、前關白賴通聞而嘆曰、帝季世明主、而

早世如此、我邦不幸也、十七日、火葬後三條天皇于神樂岡南、藏御骨于禪林寺、置國忌于圓宗寺、是月、大水、秋七月二十三日、以藤原賢子藤原道子爲女御、道子能長女也、九月十六日、以將造豐樂院、還御前關白賴通高倉第、冬十月、宋主趙頊付僧成尋獻金字法華經、大藏經、及錦二十段、成尋姓藤原、本譽絨之胄也、事石藏文慶、受密敎、前年如宋、趙頊召見延和殿、會宋國大旱、趙頊命成尋祈雨、於是修法三日、雷電閃鳴、大雨如注、趙頊大喜、賜號善慧大師、後終于宋、

承保元年甲寅、春正月十八日、興福寺大衆毀別當賴信房、燒寺東閭里、二十日、地震、二十二日、又震、二月二日、前關白賴通薨、年八十三、世稱宇治關白、賴通承父祖餘烈、專制朝命、驕侈過於道長、十二日、地震、三月二日、雨雪、九日、怪雲亘天、夏六月九日、延曆寺僧徒、率衆焚圓城寺堂宇、當時延曆興福二寺爲匹敵矣、延曆

寺横暴最甚、十六日、帝自高倉第遷御凝華舍、上太皇太后號曰二條院、二十日、冊女御藤原賢子爲中宮、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中宮馨子內親王曰皇后、二十八日、遣參議源經信于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祈禳厄災、秋七月十六日、自凝華舍徙御淸凉殿、八月二十三日、改元、九月二十六日、參議源隆綱薨、冬十月三日、上東門院崩、年八十七、后入宮十餘年、恩寵欵密、無纖芥之嫌、及一條帝崩、哀戚殊甚、出居枇杷殿、撫視敦康親王修子內親王、恩意不衰、及親王薨、后甚悲歎、賻物助喪、后嘗愛東圓堂前櫻、命興福寺徙之披庭、僧徒恚曰、我寺靈木也、不奉命、后聞之謝曰、惟妾過也、嘗聞奈良法師爲殺風景人、今而知爲好風流之桑門也、自今以後呼其櫻、可稱我櫻、與伊賀餘野莊、每歲花時、使人守之、聞者歎賞、後冷泉帝卽位、崇奉不衰、朝臣造詣、冠蓋相望、后母儀累朝、福壽兼備、後世言椒房貴盛者、以后爲稱首、

六日、葬上東門院、

論贊曰、皇朝並立二宮、中世之制也、位號之尊、方在皇后、而寵幸之渥、實歸中宮、故上東門院立爲中宮、而定子更號皇后、敦康親王一條之長子、而定子所生也、方禪讓之際、立爲三條之儲貳、則名正言順矣、帝憚攝政道長之威、以後一條爲皇太子、非其志也、后勸其父使立敦康、而道長貪外祖之權、不用其言、及小一條去儲位、后又欲成先帝之志、而道長不可、竟以後朱雀爲皇太弟、皆以后之所生、立爲靑闈、則其欲益固戚畹之親、而營經私門、蓋可知矣、后不惟絲髮無妬心、撫視皇后所生子女、不異己之所出、不賢而能如是乎、世徒以其壽康福履、爲門院之最勝、稱之、孰知俔天伉儷、內無慙德乎、

晦、御禊、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嘗、十二月八日、卜定齋子女王爲齋院、

二年乙卯、春正月十九日、行幸左大臣藤原師實東三條第、以皇子敦文爲親王、二月、延曆寺僧與園城寺僧爭建戒壇相鬭、三月十三日、權中納言源隆俊薨、十四日、謁石淸水宮、夏四月二十三日、行幸賀茂社、閏月二十八日、散位源基宗有罪、除名流於佐渡、五月二十四日、廢後冷泉贈皇太后藤原氏陵、置贈皇太后藤原氏陵、六月、置贈皇太后國忌、秋七月十一日、毀讀金字大般若經於石淸水、八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少內記藤原爲定坐恣發播磨官倉、炮殺百姓、除名流於常陸、十三日、創法勝寺於白河、故關白賴通別莊也、十四日、遷御賀陽院、二十八日、觀競馬、九月二十五日、關白敎通薨、年八十、贈正一位、稱大二條殿、冬十月九日、彗星見、十五日、以左大臣藤原師實爲關白、初賴通傳關白於敎通、而約他日必傳之我子、而敎通久無傳意、賴通責之曰、卿宜踐舊約、吾見師實居職、足瞑目矣、敎通曰、非吾所得而私、賴通飮恨而

終、至是敎通寢疾、臨終奏請、使子信長襲職、帝許之、師實失望、帝偶至中宮、后梳髮淚墮濕席、帝怪而詰之、后曰、左府聞陛下欲令信長爲關白、不堪憂愧、將晦跡林藪、若然則妾亦與君王永訣矣、帝大驚、俄召職事、敕師實爲關白、二十一日、大赦、二十七日、關白師實罷左近衛大將、十二月七日、行幸春日社、十五日、關白師實罷皇太弟傅、以右大臣源師房兼皇太弟傅、轉左近衛大將、內大臣藤原信長兼右近衛大將、十六日、以皇弟輔仁爲親王、是歲、民庶暴死、

三年丙辰、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七日、節會、舞姬上殿、舞殿無故而倒、九日、地震、三月四日、謁石淸水宮、夏四月二十三日、行幸賀茂社、自是每年三月謁石淸水、四月幸賀茂、以爲定式、六月十三日、慶金剛壽院、秋七月二十三日、造六條宮、八月晦、宮成、車駕臨幸、冬十月二十日、行幸松尾北野、二十四日、行幸大井河、獵于嵯峨

野、公卿侍臣皆從、十二月十八日、關白師實慶平等院阿彌陀堂、二十一日、自賀陽院徙御六條宮、

承暦元年丁巳、春二月五日、香椎廟火、十一日、觀陽明門院、十七日、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源師房薨、具平親王長子、甫生二歲、親王奇之曰、此兒有將軍相、後必爲大將、及長才識博洽、善屬文、兼工和歌、關白賴通約爲父子、以其妹妻之、或有竊言其醜者、師房曰、夫婦者暫時之偶合、美惡不足以累心、寬仁中賜姓源朝臣、稱土御門、二十六日、行幸日吉社、三月九日、謁石清水宮、加封五十戸、夏四月九日、以參議藤原師通兼左近衛大將、師實之子也、五月四日、詔大赦天下、五日、報書宋主頊、贈六丈絹二百疋、水銀五千兩、秋七月九日、權大納言源隆國薨、隆國嘗詣關白賴通宇治宅、故騎小馬出入其門、曰、非敢乘馬、是足駄耳、賴通悅其機警、不復禁之、隆國性畏暑、搆別莊於宇治、每夏月休暇居焉、

招往來人、隔障而坐、自聽其談說、隨而筆之、若方俗閭巷小事、亦莫不錄、積成卷袠、曰今昔物語、後人頗增益之、又有做前書述之者、曰宇治拾遺物語、世稱宇治大納言、十七日、以香椎廟火、廢朝五日、二十三日、遣右中辨藤原正家于宇佐、是月、旱、八月十六日、非常赦、十七日、式部卿敦賢親王薨、十九日、不豫、九月六日、敦文親王薨、十六日、陽明門院三條東洞院宮火、冬十月九日、自六條宮徙御賀陽院、十一月十七日、改元、二十三日、行幸六條宮避方忌、十二月朔、行幸祇園稻荷、十八日、帝大營御願寺於白河、名曰法勝寺、建金堂、安置三丈二尺毗盧遮那如來、二丈寶幢如來、花敷開、無量壽、天皷雷音等如來、九尺六天、八尺毗頭盧等像、又有講堂、阿彌陀堂、五大堂、法華堂等、列置諸佛像甚衆、不能記其詳也、凡大門廻廊、鐘樓經藏莫不悉備、至是始成、是日慶之、車駕臨幸焉、百官皆會、二十四日、給封一千五百戸於法勝寺、帝問僧永

觀曰、朕功德何如、對曰、未可謂罪耳、閏月、帝自賀陽院還御大內、是歲、痘瘡流行、

二年戊午、夏四月二十八日、御淸涼殿歌合、五月五日、雨水、六月十八日、以流人源基宗藤原爲定逃歸京師、再流基宗于下野、爲定于常陸、秋八月二日、卜定媞子內親王爲齋宮、二十七日、自大內徙御賀陽院、二十八日、觀競馬、冬十月三日、始修大乘會於法勝寺、六日、行幸法勝寺、授僧官位有差、十六日、以咒詛故、敕檢非違使、捕威儀師恩紹、奉膳高橋信季鞫問之、十一月二十五日、還御大內、是歲、宋商孫吉持牒至太宰府、牒曰、賜日本國太宰令藤原經平、

三年己未、春二月二日、京師火、十八日、伊勢內宮外院火、印鑰及累代文薄蕩盡、二十五日、遣右中辨藤原通俊于伊勢檢察之、廢朝五日、夏六月二日、延曆寺僧數百人、擐甲執兵、入感神院、訴祇

園別當懷定讒補事、敕令諸衛檢非違使等拒之、僧徒讀大般若經於社中、至暮歸山、山上僧數千持炬火來迎、喊聲震天、京師騷擾、二十七日、洪水、漂伊勢外院屋五區、秋八月、先是右兵衛尉源重宗與散位源國房構兵、戰於美濃、十七日、敕前下野守源義家討之、國房者義家從祖父賴光之孫也、以父賴國爲美濃守、稱美濃七郎、重宗者賴光叔父滿政之曾孫也、義家奉敕討重宗等、重宗聞之遁匿、既而重宗與國房合兵拒義家、義家遂誅重宗、是月、相摸國人權大夫爲季殺押領使景平、景平族發兵攻爲季、冬十一月三日、以皇子善仁爲親王、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四條宮火、晦、大赦、

四年庚申、春二月六日、賀陽院火、還御大內、九日、高倉殿火、十四日、三條宮火、是春、京師數火、夏四月二十三日、行幸關白師實堀川第、二十八日、遷御西洞院宮、五月十一日、遷御堀川第、六月十

九日、洪水、秋八月六日、以盜竊神宮衣服、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十四日、以內大臣藤原信長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俊家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能長爲內大臣、兼皇太弟傅、俊家能長並賴宗之子也、不歷左右大臣而直拜相國、自古未有也、帝剛斷果決、政出宸衷、相門斂手、有後三條帝之風、愛憎任意、授官任職、率不遵舊典、二十二日、以權大納言源顯房兼右近衞大將、師房之子也、閏月五日、高麗王牒太宰府、獻方物、請醫丹波雅忠、下公卿議之、權中納言源經信曰、高麗王之病、於我何與、朝議以牒狀失禮却之、使大江匡房作牒報之、其詞有云、雙魚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鷄林之雲、世傳稱焉、自是世稱雅忠爲日本扁鵲、雅忠阿智使主裔也、世居丹波、曾祖康賴賜姓丹波宿禰、以醫術著、嘗著醫心方三十卷、祖重雅父忠明、並爲典藥頭侍醫、雅忠繼父祖業、爲醫學得業生、以醫著、嘗有人詣雅忠、使接見其人、少頃來乞診

者、相尋入門、雅忠遙望其面、顧對其人、歷指病者、暗言其所患、及皆坐陳其惡、無不悉中云、經信博識多藝、遇事能斷、有人射狐於某社頭、社以狐爲神、事及廷議、將處之法、經信謂曰、白龍魚服、挂豫且之密網、由是其人得免罪、嘗過北野廟前、不下車、人怪問其故、對曰、四位不拜二位、於式有之、菅公存日、位不過二品、沒而爲神、何享非禮哉、匡房式部大輔匡衡曾孫、信濃權守成衡之子也、穎悟絕倫、四歲始讀書、八歲通史漢、十一歲作詩、世稱爲神童、權大納言源師房令賦詩以試之、匡房援筆立成、師房奇之、進呈後冷泉帝、帝大感賞、賜學料、關白賴通創平等院于宇治、與師房往而規度、大門北向、賴通問師房、寺門北向、古亦有諸、曰、不知、匡房尙幼、從在後、師房試問之、匡房曰、天竺那蘭陀寺、震旦西明寺、本朝六波羅寺、門皆北向、賴通欵賞、補文章得業生、對策及第、匡房負才憤世、欲晦跡山林、權中納言藤原經任諭之曰、卿命世之才、

何不自愛、而遽至此乎、匡房迺止、然由此頗忤賴通意、時後三條帝在東宮、匡房爲學士、侍帝、帝悅善遇之、匡房家貧、借衣就版位、日夜在左右、講論文學、帝嘗奉幣伊勢、親草宣命、示匡房、有朕卽位以來不敢爲私之語、匡房曰、神不可欺罔、請垂叡念、帝作色曰、朕有何私邪、曰、前以藤原實政爲左中辨、豈不超隆方邪、帝無語、頃之怒解、親以告文入內殿、蓋欲改文也、初帝在東宮、使實政於春日社、至木津遇藤原隆方、隆方自負門地、淩辱實政、實政歸泣訴之、帝卽位、隆方爲權左中辨、帝曰、凡事毫有私曲不可、藤原資仲在側曰、實政欲解前日之憾耳、帝沉思良久、迺曰、朕將請之天照大神矣、遂超隆方任左中辨、隆方聞之慙恨、匡房故以爲言、實政者參議有國之孫也、嘗爲帝侍讀、甚被眷遇、

藏井臧曰、後三條帝初稱有德之主、豈心知曾有此愆、而媿神欺人哉、蓋偶莫之自覺爾、匡房經斥其非、不敢少隱、不亦剛正

乎、從來吾曹誤謂匡房惟富於詩文倭歌之才、今因此事、始識其人、帝亦頓解怒、不疏匡房、其知非之明、豈愧於古之明君哉、

二十日、越前言、宋商孫忠賫明州牒、至敦賀津、遣使取其牒、九月九日、宋牒至、其牒曰、大宋國明州牒日本國、議者疑其書辭失禮、遂不贈答信、特令太宰大貳和市遣之、冬十月二十三日、閑院火、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大赦、以辛酉革命、敍加天下諸神位一階、

永保元年辛酉、春二月十日、改元、赦、給老人僧尼穀、是月、源義家脩鎌倉八幡宮、三月五日、多武峯僧過興福寺地、射其逸馬、竟至忿爭、是日、興福寺僧數千入多武峯、燒民家三百餘區、多武峯僧負大織冠像、逃匿僅免、乃奏變、敕罷興福寺別當公範、逮捕首惡、繫獄、是月、大織冠像破裂、墓鳴、夏四月十五日、先是延曆寺奴淩辱園城寺奴、二寺竟相惡、是日園城寺僧徒率兵數百、抑留日吉

祭使、不遂祭事、二十八日、延曆寺僧徒率兵赴園城寺、園城寺僧
徒出拒之、兵各數千、列陣未戰、及晚延曆寺僧徒引去、五月十八
日、祈晴、六月五日、遣使修日吉祭、園城寺僧徒率衆拒逐官使、園
城寺由是獲罪、官追捕其首領、僧徒懼逃遁山野、九日、延曆寺僧
數千乘虛入園城寺、燒堂社房宇二千餘區、十八日、敕遣右大辨
大江重俊勘錄寺塔罹災者、寺僧具奏情狀、又請建戒壇、秋八月
朔、園城寺僧數千將燒延曆寺、敕檢非違使禁之、六日、遣使奉幣
日吉、告僧徒戰鬪之狀、延曆寺鑿塹斷路、守備甚嚴、見官使以爲
園城寺兵乃出拒、飛矢雨下、敕使狼狽逃還、時人笑之、十日、造三
條宮、十八日、修日吉祭、二十日、敕延曆寺園城寺、捕僧徒兇魁、二
十一日、皇太弟加元服、九月十三日、園城寺僧可三百、乘夜攻延
曆寺、延曆寺僧擊殲之、十四日、勅檢非違使、率武士警衛禁內、又
敕遣檢非違使及前下野守源義家於園城寺、逮捕凶徒、十五日

延曆寺又遣兵數百入園城寺、重燒前所餘堂宇、其前後所燒神
社寺塔、堂院鐘樓、經藏僧房、凡二千四百餘所、舍宅不知其幾千
也、所藏經論二萬三千四百卷、免火者僅三百卷耳、其財物珍寶
任意掠敗、以船馬運致之延曆寺、船十三隻、以沉爲度、馬六十匹、
以僵爲限、其貪忍暴戾、嗜利無恥者、殆軼盜賊矣、朝廷猶宥之、竟
無問其罪也、二十日、奉幣九社、告僧徒擾亂、先是園城寺兇魁走
保牛尾山、二十四日、遣前陸奥守源賴俊捕之、冬十月十四日、謁
石淸水宮、敕源義家源義綱扈從乘輿、以備僧徒、以其非扈衛之
職、爲關白師實前驅、及夜義家更服、執弓矢立御輿側、十九日、行
幸賀茂社、十一月十八日、始以日吉社列二十二社、十二月四日、
行幸春日社、以僧徒屢作亂、令源義家率家兵衛朱雀門、特詔被
甲胄執弓矢、十九日、省試、

二年壬戌、春正月、前下野守師季射殺官使、勘罪處流、二月十九

日、修最勝會於圓宗寺、以爲永式、夏五月二十日、以狹城盾列池
上陵樹焚、奉幣石淸水告之、廢朝三日、秋七月、自四月不雨至是
月、二十九日、大內火、起內膳司大炊屋、延及神嘉殿、帝避之太政
官朝所、遂徙六條宮、八月三日、遷御關白師實堀河第、七日、大雨、
八日、觀宋商楊宥所獻鸚鵡、冬十月二日、右大臣藤原俊家薨、善
謳、禁直日偶至紫宸殿、觀櫻花盛開、憑欄擊節唱櫻人曲、樂工多
政方聽而不堪感、亦舞地久樂、人傳偁焉、九日、彗星見、十三日、前
伊豫守源賴義卒、年八十八、賴義工畫、幼時戲畫不動像於中門
廊壁、客有識畫者、見之大驚、問賴信、賴信曰、我兒所畫、兒常好畫、
我以爲無益、客曰、是謂天骨、非人所能及、勿禁之、十七日、熊野僧
徒三百餘人、奉新宮那智神輿至京師、訴尾張人殺其徒、僧徒奉
神輿至闕强訴者始此、十一月十四日、內大臣兼皇太弟傅藤原
能長薨、二十一日、附孫忠報牒于宋、初朝議不宜報宋牒、至是更

議報之、二十七日、行幸仁和寺、慶喜多院、十二月九日、以大納言
源俊房爲右大臣、師房之子也、初右大臣缺、帝擇其人不決、與大
江匡房議、匡房乃推俊房、帝曰、朕亦以爲然、然顯房見爲中宮父、
今若不補、恐拔剝辟世、其餘先進亦多覬望者、朕以是難焉、匡房
曰、大臣非序進之官、要在得其人、況顯房既歷國司乎、帝曰、歷國
司入陟大臣、非無其例、如菅原道眞是也、匡房曰、博士不在此限、
且揆之人情、豈有弟而媢疾兄之登台司者哉、帝從之、是歲、大旱、
天下饑饉、時俗謂、是由焚園城寺像經也、停營造宮室、

三年癸亥、春正月七日、幸六條院、十一日、還宮、二十六日、以右大
臣源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源顯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
師通爲內大臣、師通師實之子也、二月二十八日、富士山焚、是秋、
以源義家爲陸奥守、兼鎭守府將軍、冬十月朔、行幸法勝寺、慶九
層浮圖藥師堂、八角堂、非常赦、

應德元年甲子、春二月七日、改元、詔、大赦天下、賑給高年及鰥寡孤獨篤癃、十一日、自六條宮徙御三條宮、夏四月十日、遣權中納言久我雅實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一日、造圓城寺金堂、五月六日、慶總持院、秋八月二十六日、大風、平野社樹折、神殿損壞、九月二十二日、中宮藤原氏崩、帝哀慟抱屍不去、權中納言源俊明諫曰、王者不近死者、宜移別宮、帝曰、自朕爲始、廢朝三日、悲哀殆絕寢食、自是不復視諸節會、廢務期年、冬十月朔、葬中宮、中宮崩後庭無當意者、祇園女御在宮掖、甚卑微、帝見而悅之、寵傾後宮、鞠育待賢門院、居祇園、故雖不賜宣旨、世稱祇園女御、

論賛曰、古者左史書動、古史書言、故王者言動、不可不愼也、白河帝遭中宮賢子之喪、抱屍哀慟、源俊明正言以諫之、帝曰、自朕爲始、此言出於哀戚之餘、而不覺其累聖德甚多也、王者法天敬祖、兢兢業業、猶恐失墜、若任其志之所欲、爲肆意行之、而曰、自我作祖、則驕奢淫佚、何所不至、此亡國之基也、帝脫屣之後、聽政於仙院、猶在位然、遂來關白師通之議、而後白河法皇踵行其故事、此亦承其弊也、

二年乙丑、春三月二十一日、高良社火、二十六日、慶勝樂院、三月十五日、雨雪、十六日、隕霜、夏四月二十七日、日薄蝕如血、秋七月、京師民每街建小祠、榜曰福德神、或曰長福神、白朱社、貴賤競集、置酒縱飲、敕撿非違使毀之、八月二十九日、慶圓光院及法勝寺常行堂、是月、太宰府言、高良社石硯及高坐生金花、是秋、太宰府言、阿蘇宮雪、九月、師明親王薨、三條之皇子也、爲小一條院所子養、將冠見小一條院遇其兄敦平親王甚薄、謂身亦不足恃、潛投仁和寺、請僧濟信剃髮爲僧、改名性信、性穎悟、涉獵典籍、避穀勤苦、祈禳多有驗、後授二品、僧叙二品、以此爲始、師明在仁和寺、每佳節良辰、會遠近緇素、談和漢賦詩歌、以相樂、其會期自正月七

日承陽會、至九月十三夜綵華會、歲凡九次、遂以爲故事云、冬十一月八日、皇太弟薨、十二月二十二日、慶圓城寺常行堂、

三年丙寅、春正月十九日、日赤無光、夏六月二十六日、敕撿非違使刈西京田稻三百餘町、以食牛馬、秋七月、規九條以南鳥羽山莊百餘町、造離宮、近臣以下至庶人賜宅地、課五畿七道、徭役穿池築山、宏敞鉅麗、營構極巧、九月十六日、參議藤原通俊上後拾遺和歌集、冬十月十日、慶圓城寺金堂、二十日、慶東寺五層浮圖、十一月七日、遣權中納言久我雅實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祈弭災異、二十六日、立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讓位于皇太子、帝篤信佛敎、屢興土木、奢侈無度、國用窘窮、成功之弊益甚、國司遷替、尤乖舊典、定任者三十餘國、上萬斛萬匹者、輒得爲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同時竝任、童穉者亦得任焉、其造鳥羽離宮、尤極華麗、皆以重任功充其費用、凡造堂塔獻之者、皆許重任、佛事

之盛、莫過此時、而僧徒濫惡亦極矣、初朝廷世崇佛法、待僧徒甚厚、王臣亦皆倣之、競興寺塔、多施田園奴婢、而藤原氏崇奉尤至、故及後世、興福延曆諸寺驕縱稍甚、如興福寺僧屢與大和守爭訟、妨閡吏務、或至相攻戰、而相家處分其事、每罪國守、而不問僧徒、佞佛尊僧、不顧政體、朝威之衰、大端在乎此、至帝雖抑相權、然寬縱僧徒殊甚、雖極悖逆、不正其罪、自此後諸大寺皆侮蔑朝憲、鈔掠人民、侵亂國郡、貪虐恣睢、遂至不可制焉、帝厲禁天下殺生、然國郡武人皆以狩獵爲樂、動犯法禁、而朝廷不能制、當帝時莊園復興、凡莊園田目、有免田、謂券契分明、課役共免、及特旨除雜役者、所謂本免也、有寄作、出作、加納等田、寄作蓋謂莊司等網寄公田、恣自佃作者、出作加納、謂莊民踰界、出耕公田、遁避官物、附益私家者、巧傳名目、蠶食王土、莊田增廣、舊有本莊、更立新莊、已有上莊、又置下莊、東西相峙、南北相對、遂至乎有兼鄕里跨國郡

者、於是莊園益盛、而國郡大衰矣、當時諸國豪族大寺、皆資莊園之富、多蓄私兵、貪利爭權、動輒構鬭、諸豪則源平二氏爲之魁、諸寺則興福延曆二寺、兇暴尤甚、諸國百姓爭以私田附豪家大寺、以防他鈔奪、至黠猾之徒、若寺家徵斂煩苛、乃又奪而寄之他寺、有因致鬭爭者、加之群盜屢起、屠殺宰吏、鹵掠貢調、國郡騷然、朝廷不能制、是時以莊園錯布天下、國司所治、不過百分之一、而公卿亦多請闕國補之、號曰大介、身在京師、置吏以掌國務、曰國司代、而國守亦或不赴任、遣僚屬若家人視事、謂之目代、民政日弊、而國郡益多事矣、初朝官之制、文武分職、而文重武輕矣、迨其弊也、公卿唯以嫺于禮節儀容爲務、而不復講兵事、六衛官人、僅供儀衛耳、而宰吏子孫在國郡者、族類蕃衍、概尙勇武、立威於鄉曲、號曰武士、而源平二氏爲之魁矣、故每有兵寇盜賊、朝廷必命二氏追討、二氏勢威倍熾、土地兵馬之權遂歸之、而諸豪服屬、隱然

成君臣之勢矣、帝頗抑權貴、而寵遇武人、武人益得勢、源氏最强盛矣、自戚畹之貴也、藤原氏門族極盛、橘氏雖早衰、而支派猶蕃衍諸國、而如源平二氏則得征伐之權、以與其宗、故四氏竝爲大族、後世稱曰四姓、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堀河天皇

堀河天皇、諱善仁、白河帝第二子也、母中宮藤原賢子、右大臣顯房女也、承曆三年七月九日、生、十一月、爲親王、永保三年二月、著袴、應德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立爲皇太子、卽日受禪於堀河院、以關白師實攝政、太政大臣信長、左大臣源俊房、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顯房、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師通、並如故、父皇聽決萬機、始置院別當、撰納言參議爲之、設兵曹置北面士、宿直院中、奉宣旨施行、曰院宣、以權中納言源俊明爲之、執政大臣皆憚之、十二月二日、尊白河帝曰太上天皇、十九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八歲、卽日還堀河院、

寬治元年丁卯、春二月五日、鳥羽宮成、上皇徙御焉、儀衛如在位時、十一日、卜定善子內親王爲齋宮、十二日、京師火、三月六日、御清涼殿觀馬、夏四月七日、改元、二十三日、始臨萬機、五月十九日、上皇幸宇治平等院、淹留三日、攝政以下公卿從焉、晦、詔賑三條四條隱居高年篤癃貧窮者鹽穀、秋七月、旱、冬十月二十二日、御讌、十一月十九日、大嘗、十二月二十四日、始讀書、二十六日、省試、

是日、陸奥守源義家上言、俘囚清原武衡伏誅、先是清原武則有二子、曰武貞、稱荒河太郎、曰武衡、稱將軍三郎、武貞領陸奥伊澤加賀江刺稗枝志波岩手六郡地、長子眞衡相繼領焉、初貞任之敗、武貞納藤原經清妻、生子家衡、經清子清衡亦從母養於武貞、眞衡資父祖餘業、勢益强盛、門族自爲其臣僕、爲政無私、境內富庶、無子、養成衡者爲子、稱海道小太郎、賴義討貞任、軍次常陸、見多氣權守平致幹女悅而私焉、遂有身生女子、致幹擧食之、眞衡

聘之爲成衡妻、命臣族餽飮食金帛、以饗新婦、眞衡姑夫吉彥秀武自出羽來、多齎酒饌盤盛黃金、捧之謁見、會眞衡與客圍棊、意不在秀武、秀武危坐良久、怒以爲我眞衡之姻屬也、務於時勢、以隸臣庶、年老屈膝跪於庭上、而不之省、豈所可堪、遂投金趨出、戒從者擐甲、縱啖所齎酒饌、而歸于出羽、眞衡聞而大怒、發兵往攻之、秀武慮衆寡不敵、遣人誂清衡家衡曰、眞衡恃勢驕縱、君輩以臣僕被遇、何不自愧、彼今悉衆來攻、宜速擣虛、焚其保寨虜妻孥、彼進無所攻、退無所據、必成擒矣、我得報怨雪恥、則雖爲眞衡喪元、亦所甘心也、清衡家衡大悅、乃發兵燒伊澤郡白鳥村人家四百餘區、眞衡聞而大驚、急馳還、清衡家衡亦自圖不可敵、引兵而還、於是義家急赴陸奥、眞衡脩饗禮、設宴三日、日贈馬五十匹、禮畢、留兵守其宅、又發兵往攻秀武、清衡家衡乘間又襲之、會義家從士藤原正經伴助兼、撿察本郡、眞衡妻遣使謂曰、清衡家衡雖

來襲、兵馬有備、不足懼也、但婦人不可將兵、願君等來此領衆指授方略、且報戰鬪之狀於國司、二人應之、往與清衡等戰、清衡等引還、義家赴出羽、攻家衡沼柵、家衡拒卻之、叔父武衡率兵造沼柵、謂家衡曰、義家英略邁人、而君以孤軍破走之、是非唯君之美名、亦吾門之榮也、請同死生、家衡大悅、武衡曰、金澤柵地勢甚便、請徙據之、乃徙焉、已而秀武清衡皆降義家、唯家衡武衡不降、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勇智多技能、是時爲左兵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乃辭官、帥壯士應瀧口季方等而發、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時元卒、時其子時秋尙幼、不得傳秘曲、乃授義光大食調入調、及義光赴陸奥、時秋追至近江鏡驛、乃請與俱、義光止之數次、不可、行至足柄山、義光駐轡謂之曰、吾深感子志、然此山有關嚴禁、闌出、吾已以死自矢、必當斫關而過、子以身殉之無益也、宜速歸、時秋猶請從不已、義光稍曉其意、乃

下馬布二楯俱坐、因於胡籙中出時元所傳大食入調譜示之、又問齎笙乎否、時秋乃探懷中出笙、義光曰、子所以從我者想必此事、我今赴戰、生歸難期、子有官守、宜歸全其業、乃悉以秘曲傳之、畢各別去、義家義光皆好音、每臨戰必奏陪臚、世傳軍中奏是曲者必捷、故二將好爲之、義光至陸奧、義家喜泣曰、今日見汝、猶先大人再生、戮力討賊、破之必矣、分兵授義光、戮力攻之、相模人鎌倉景政挑戰、敵射中其右目、景政自折其箭、而索射已者、終射殺之、脫胄而仆、矢猶在目、三浦爲繼欲拔之、足踏其面、景政拔刀欲刺爲繼、爲繼驚問故、景政曰、隕命於鋒鏑、士之所甘、生而被踏面、汚辱無甚焉、不如刺汝而死、爲繼乃跪拔之、景政時年十六、稱權五郞、柵中固守、矢石雨下、死傷甚多、伴助兼每戰先驅、義家賞以名甲薄金、又進薄柵、敵發弩、助兼側身避之、胄墮地糜碎、義家聞武衡來援大怒、益調兵食、事攻戰、久之不拔、是歲九月、義家帥兵

數萬擊家衡武衡、將發、大宅光任年八十、留守國府、攬義家轡泣曰、臣不復能觀將軍之馳逐矣、生亦何益、見者憫壯士衰暮、既至金澤柵、望見雁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伏三十餘人、謂衆曰、兵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義家嘗過關白賴通第、談陸奧軍事、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故云然、前鋒進薄柵、柵中呼譟、矢石雨注、官軍死傷者衆、義家設勇怯二座、定戰士優劣、每戰罷輒有與奪、義光從士藤原季方每戰必勇、未嘗一就怯者座、軍中榮之、有五人就怯者座、衆作歌嘲之曰、軍中有五勇士、聞鳴鏑而掩耳、有季劑惟弘者卽其一也、深愧之、吉彥秀武降在我軍、說義家曰、柵中固守、我軍疲勞、攻之無益、不如曠日持久、彼糧盡計窮、則不戰自潰矣、義家從之、乃合長圍、自圍其二面、弟義光圍其一面、淸衡重宗圍其一面、久之武衡使言

義家陣中曰、久罷戰鬪、柵中無事、我有健兒曰龜次、勇而善鬪、請選銳士一人與之劇、義家輙於軍中得壯士鬼武、出而應之、交鬪數刻、遂斬龜次、官軍譏譟、敵怒而突出、官軍殺獲殆盡、是日、季劑惟弘自奮曰、吾勇怯決於今日、先衆而進、箭中頸而死、所食物自瘡口出、衆皆笑之、義家聞之曰、性怯而奮鬪者、死必如此、亦可憫也、武衡使卒千任者登樓罵義家曰、汝父賴義爲安倍貞任所困、奉名簿於故淸將軍請救、終賴其力而獲殲賊、簿見在我、汝我家臣僕、今忘恩背本、天譴焉逭、官軍將應之、義家固止之、旣而柵中食乏、武衡就義光乞降、義家不許、武衡乃乞哀義光曰、君幸來入柵、我束手歸君、義家聞之呼義光曰、古今豈有將帥輕入敵壘者邪、若墮其計、噬臍何及、義光乃止、武衡又請曰、君若不來、幸使親臣一人來、義光問衆曰、孰能往者、衆咸推季方、乃遣之、季方綴服入柵、敵露刃擁路、季方側身而進、武衡迎見大喜曰、願爲我乞命、

乃贈以黃金、季方不受曰、吾佗日取柵、此金焉往、武衡出、一巨箭曰、中此箭者皆死、不知何人箭、秀武視曰、我箭也、將出曰資、我則資、武衡曰、否、特仰公救護、秀武按劍微笑而出、時旣至冬、奧地寒甚、義家將士皆患之、相謂曰、不日大雪、必致凍死、皆顧念妻子、至竊脫衣甲、鄙戎馬、遺之國府、俾妻孥鬻以爲歸京之資、柵中糧益乏、婦女多逃、官軍爲之開路、逃者益多、秀武曰、請斬之以絕逃路、柵中人衆則糧盡愈速、義家從之、自是無復逃者、柵中糧果盡、十一月十四日夜半、義家使親兵藤原資通下令曰、今夜柵必陷矣、宜放火軍營、使士卒取煖、軍中怪之、及曉武衡果燒柵乘烟而遁、官軍競進奮擊、武衡匿池水中、以草覆面、我兵搜索獲之、家衡自射殺所愛名馬花柑子者、變服遁去、義家責武衡曰、在軍請援、是兵家之常、何足異焉、汝父武則應官符、率兵而從先人、而日者汝令千任言、先人奉名簿于汝父、名簿今安在、以汝父從軍、先人特

奏拜鎭守府將軍、其酬功勞亦至矣、而汝忘恩、搆逆、妄言辱我、罪不容誅、命斬之、武衡望見義光乞哀、義光謂義家曰、赦降將家之常、而將軍固欲殺之、如何、義家作色曰、夫降虜者、苟免偸生悔罪歸欵、如宗任等是也、武衡身被俘獲、窮蹙祈生、可謂降虜乎、遂斬之、千任亦就虜、義家命吏斷其舌、吏以手探之、義家叱曰、汝以手觸虎口邪、更命別人以鐵箸抉其齒、抽舌而斷之、繫縛樹枝、置武衡首於其下、令踏之、千任屈脚不肯踏、力竭足遂及首、義家視曰、足慰二年之勞、唯憾不獲家衡、縣次任豫塞走路、要擊遁者、獲家衡殺之、使從者獻其首于義家、義家大悅、賞以鞍馬、梟其黨四十八人首、陸奥出羽悉平、義家上國解曰、武衡家衡謀反、罪浮於貞任宗任、今不煩調發、幸得討平、請速下追討官符、獻其首闕下、廷議以爲武衡等私仇也、官符一下、不得不行賞、奈何賞私闘、遂不許、義家棄首於道路而還京師、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其征陸

奥、前者九歲、曰之前九年之役、後者三歲、曰之後三年之役、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共請留其子弟擁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義家曰八幡公、當是時、義家威名徧於朝野、至謂寧敵於朝廷無叛八幡公、當時源氏爵位雖未甚貴、而其部曲所在有之、至其相爭鬪、徵發任意、威震國郡、朝廷患之、雖加禁遏、而莫能制、爲東國之衆、遂甘爲其家人矣、淸衡屬義家滅家衡武衡、領陸奥六郡之地、爲陸奥押領使、國人稱曰御舘、自江刺郡豐田移岩井郡平泉、從白河關至外濱、行程二十餘日、每一町建卒都婆、當中央設佛塔於山上、開路以通行旅、自賴信平忠常、至是五十九年、源氏定東國之亂者三、威益震東國矣、白河法皇聞藤原則明猶存、一日召之、命談天喜之役、則明曰、大將已發鎭守府、時方凝寒、途遇微雪、將說士卒凍飢之狀、法皇止之曰、事太慘烈、其餘不必聞、乃賜衣而罷、二十八日、雷、追尊中宮曰皇太后、二十九日、大風、京師火、

是歲、敕中禁京中多建堂塔、

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九日、覲上皇于大炊殿、作樂、帝親吹笛、進院別當以下二十八人位、賜伶人物有差、二月朔、宇佐神人訴大貳藤原實政射宇佐神輿、二十二日、上皇幸高野山、路經奈良、供張甚盛、徧禮佛塔寺院、遂至高野、觀釋空海像、使僧講經、敕置阿闍梨、營造大塔、賜僧粟帛有差、三月朔、上皇還宮、十日、覲上皇于鳥羽宮、夏五月十三日、遣使疏神泉苑池、祈雨、二十日、遣使太宰府、推問藤原實政、六月二十六日、大學寮請修孔廟祭器祭服、許之、二十七日、祈雨、秋八月七日、覲上皇于大炊殿、觀相撲、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二十日、詔大赦天下、授爵賜物有差、二十三日、太政大臣信長罷、二十八日、上皇幸延曆寺、留三日、晦、流前太宰大貳藤原實政於伊豆、前肥後守時綱於安房、大貳廳官等八人於土佐、是日、上皇還宮、十二月十四日、以師實爲太政大臣、攝政

如故、十七日、遣使石淸水、謝射宇佐神輿、是歲、宋人張中獻豹、郤之、

三年己巳、春正月五日、帝加元服、十一日、覲上皇、二十五日、式部省正廳火、是月、住吉社鳴動、三月十一日、行幸春日社、十二日、還宮、二十六日、殿上小弓合、夏四月二十五日、攝政師實罷太政大臣、五月八日、祈雨、後屢祈之、二十一日、上皇幸延曆寺、使一千僧讀經、二十八日、上皇還宮、六月二十八日、卜定令子內親王爲齋院、冬十月、以外祖父源隆子薨、廢朝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上皇幸近江彦根山西寺、民間浮言西寺觀音靈驗、限于是年、自關白師通以下公卿皆往拜之、遠近士庶麇集、二十四日、上皇還宮、是年、旱、

四年庚午、春正月朔、帝始行四方拜、三日、覲上皇、二十二日、上皇幸熊野、付近郡田圃百餘町、二月十七日、行幸平野社、二十三日、

行幸大原野社、二十六日、上皇至自熊野、二十八日、客星見、三月二十六日、遣參議藤原保實於賀茂上下社、始奠神饌、自是每日供、以爲永式、夏四月十九日、詣鳥羽宮、召文人賦詩、試擬文章生、帝從上皇御船宴樂、二十日、觀競馬騎射、二十一日、還宮、五月六日、祈雨、六月九日、召參議大江匡房讀漢書、二十一日、地震、秋七月十三日、奉神供田六百町於賀茂上下社、分置御厨於諸國、時人譏之曰、國之將亡、聽於神者、是之謂也、先是以康資王爲神祇伯、康資華山帝孫清仁親王子、是歲康資卒、又以其孫顯廣王爲伯、此後其子孫世以王氏襲職、不復任他氏、號曰伯家、九月二十五日、以帝厄年、及天下疾疫、非常赦、冬十月二十七日、行幸松尾社、是月、上皇幸清水寺、留十五日、十一月四日、遣權大納言久我雅實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七日、行幸北野社、十二月二十日、師實罷攝政、爲關白、而視事如攝政、

五年辛未、春正月六日、地震、十二日、大風、八省院西廊倒、春日社神木多偃、十三日、覲上皇於大炊殿、二十二日、尊準母媞子內親王曰皇后、二月十一日、上皇幸日吉社、十七日、上皇幸高野、是日大風、十八日、又風、二十三日、上皇還六條宮、三月五日、地震、八日、行幸日吉社、是日、清水寺火、夏五月朔、日有食之、六月藤原實清與清原則清爭河內田園、前陸奧守源義家義綱各左右之、以不相下、由是忿爭、將相攻伐、廷議謂恐生天下之變、下詔五畿七道、禁義家兵士入京師、及諸國百姓以田園公驗寄義家、事遂寢、秋八月七日、地震、八日、上皇自土御門亭徙御六條院、冬十月三日、行幸稻荷祇園二社、六日、殿上小鳥合、二十五日、以準三宮篤子內親王爲女御、後三條帝第四女也、長於帝十九歲、十二月十三日、大隅八幡宮火、

六年壬申、春正月二十三日、始視除目、二月二十九日、覲上皇於

六條殿、三月六日、京師火、延燒十餘町、山城相樂郡賀茂邑人凌轢興福寺學生、寺僧怒、是日率兵數百、燒其邑二百餘戶、夏六月七日、有虹見禁中、晦、太宰府言、香椎廟神殿有血、秋七月二日、上皇幸金峯山、藏法華經一百部、金字五部大乘經、宸筆金字法華經等、賜袈裟於一百僧、置阿闍梨、八月三日、諸國大風、伊勢內外神宮殿廊倒、大水海溢、損田壞廬、民多死、二十一日、遣權大納言久我雅實於伊勢、奉宸筆宣命神寶於大神宮、二十八日、日暈如虹、九月二十八日、以延曆寺訴、貶左少辨兼加賀守藤原爲房、爲阿波權守、流宮內少輔高階仲實于安藝、冬十一月十日、地大震、

七年癸酉、春正月三日、覲上皇於六條殿、十九日、上準母皇后號、曰郁芳門院、二月十四日、地大震、二十日、因幡言、偃樹自起、二十二日、立女御篤子內親王爲中宮、三月二十日、上皇幸日吉社、關白師實以下公卿悉從、夏五月端午節、郁芳門院大會歌人、爲菖

蒲根合、世傳稱之、八日、卜尾張火上姉子社偃樹自起于軒廊、十四日、春日山震動、六月二十七日、上皇慶丈六佛像于法勝寺、免左右獄徒六十人、召還阿波權守藤原爲房、秋八月六日、先是以延曆寺座主良眞兼勝蓮華院別當、院屬西塔、舊以其院主爲別當、及良眞任職、西塔僧徒不平之、至是僧徒數千人群起毀良眞房、十八日、大雨洪水、良眞率兵數百、毀東塔房舍、十九日、乘曉攻西塔、西塔横川僧徒擊而走之、遂毀良眞弟子房舍六十餘宇、焚坂下民家八十餘戶、二十六日、興福寺上狀訴近江守高階爲家侵掠春日社莊園、曰、本社之神、靈異揭焉、上衞皇室、下撫蒼生、朝廷低頭、黔黎束手、九州由是扶持、萬靈盡仰威神、且大織冠建釋迦像、淡海公剏興福寺者、將以奬皇室護社稷也、爾後累世后妃、皆出藤氏、春日明神護興福寺、興福寺翼春日明神、社之所患、即寺之所苦也、近江蒲生郡市莊、世屬本社、供給時事、而國司爲家

僞屬官使、侵牟莊家、禁錮神人、思其罪愆、宜處重科、方今社頭頻鳴、山谷盡響、神異萬數、靈恠千變、加以僧房鎖鑰、仰之寃、佛堂輟禮誦之聲、四百餘歲法燈、將以此時淪滅、可不哀哉、望請皇恩、依準舊例、處爲家遠流、子孫家族悉停其官、以示神威之可畏、憲章之不弛矣、二十六日、僧徒數千人、奉春日神民及七大寺僧、執神木鏡鈴等物、入京師、會勸學院、氣焰張甚、朝廷大懼、其假託神威、偖慢無禮如此、二十八日、流高階爲家於土佐、罷其子爲遠阿波守、緣坐者解任、贖銅有差、九月四日、西院皇后崩、冬十月三日、上皇及郁芳門院幸日吉社、關白師實以下扈從、二十三日、右大臣源顯房罷右近衞大將、二十八日、春日御笠山屢有火、二十九日、遣權大納言源師忠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又奉幣二十二社、告南北僧徒兇暴、是月興福寺僧與金峰山僧搆隙、廷議以權少僧都貞禪爲金峰山檢校、僧徒拒而不納、十一月四日、地震、

五日、以右大臣源顯房疾、免輕囚、十七日、夜春日社大鳴、屢有光、時人謂由僧徒亂逆也、深草山陵鳴、二十日、權大納言久我雅實兼右近衞大將、顯房之子也、是夜地震、二十一日、興福寺僧又與金峰山僧鬪、十二月二十一日、內大臣藤原師通罷左近衞大將、二十四日、遣參議藤原公定謝深草山陵、二十七日、左大臣源俊房兼左近衞大將、是歲、出羽賊平師妙平師季等、橫行出羽、燒守信明館、剽掠資財、敕陸奧守源義綱討之、是冬、痘瘡盛行、踰年不止、

嘉保元年甲戌、春正月三日、覲上皇於六條殿、五日、大雪、十六日、陽明門院崩、二月五日、葬陽明門院、是月、有大鳥三、集鳥羽宮池、三月朔、日有食之、八日、先是平師妙平師季伏誅、是日、源義綱持其首入京師、梟之西獄門樹、賞義綱功、爲從四位上、九日、關白師實罷、以內大臣藤原師通爲關白、二十三日、左大臣源俊房罷左

近衞大將、二十八日、權中納言藤原忠實兼左近衞大將、師通之子也、閏月旱、二十三日、詔原輕囚、夏四月十五日、左衞門府火、十九日、大雨、五月二十五日、前太宰權帥權中納言藤原伊房、前對馬守敦輔坐私遣僧契丹交關、伊房貶位奪官、敦輔削籍、六月五日、非常赦、是夜星入月、地震、六日、策試、八日、省試、二十五日、以旱疏神泉苑池、秋七月十九日、大雨、連日不止、二十六日、祈晴、是月、修理大夫橘俊綱卒、俊綱居伏見里、家甚富饒、而居宅多勝、一時歌人會集吟咏、率無虛日、嘗侍白河帝、帝問近京勝境、俊綱對曰、石田第一、又問其次、曰高陽院、帝曰、然則鳥羽第三乎、曰、如夫鳥羽宮地、眺望不甚奇絕、唯以官家所創、世人徒艷稱焉爾、如論第三、則其臣之伏見乎、時人稱其眞率、八月三日、觀賭射於大極殿、十日、祈晴、十七日、參河守源惟淸坐咒詛上皇、流於伊豆、父仲季周防、弟顯淸越前、仲淸阿波、盛淸信濃、九月三日、前太政大臣信

長薨、稱九條、信長善相、未達時、偶窺掖庭井、自鑑其面、見有公相、喜而歸、取鏡自見、無復前相、試行再窺井如初、歎曰、鏡近井遠、吾拜相自當遠爾、後果如其言、五日、右大臣源顯房薨、帝哀悼、爲廢御膳、輟朝三日、世稱六條右府、顯房善和歌、文字雖不如兄俊房、頗有時望、初治部卿源隆俊有女、爲擇其婿、召相者問俊房顯房孰可者、相者答曰、後皆至大臣、又問兄弟孰榮、曰弟最榮、或生至尊、或出一人、必在斯人之後、後子雅實至太政大臣、女賢子爲白川帝中宮、生堀河帝、果如其言、冬十月二十四日、夜內侍所鈴大鳴、堀河院火、帝避之於大炊殿東樹、十一月十一日、遷御西對、十二日、大風、八幡宮火、十三日、帝患痘瘡、十五日、長谷寺火、二十三日、卜內侍所數鳴、二十四日、卜稻荷社鳴、十二月十五日、改元、十九日、帝疾瘳、始御紫宸殿、二十八日、從四位下大江公仲坐焚散位資俊家、殺人竊財、流于隱岐、秋冬、天下痘瘡流行、是歲、鞍馬寺

僧與賀茂社神人鬬、伯耆大山僧三百人詣上皇宮訴座主事、
二年乙亥、春正月二日、覲于上皇、五日、始拜天照大神于石灰壇、
夏六月二十日、疏神泉苑池祈雨、二十六日、閑院成、上皇與郁芳
門院徙御焉、閑院本左大臣藤原冬嗣第、巨勢金岡布置泉石、是
後屢徙御鳥羽宮、六條宮、泉殿、大炊殿、秋八月八日、覲上皇於閑
院、觀相撲舞樂、十二日、使近臣捕嵯峨野草蟲獻之、設宴作歌、二
十八日、上皇前栽合於鳥羽宮、以權中納言藤原基忠爲左隊長、
參議藤原宗通爲右隊長、各上和歌、使左大臣源俊房判其優劣、
冬十月十八日、以天變地震、遣權大納言久我雅實於伊勢、奉宸
筆宣命於大神宮、二十四日、美濃守源義綱除毀國中新立莊、殺
延曆寺久住僧、僧徒大怒、是日、奉神輿詣闕告訴、遣武士禁之、不
能過、關白師通命中務丞源賴治拒戰、射殺神人、被創者甚衆、僧
衆棄神輿而去、乃會議曰、我山天下無双之靈地也、朝廷輙却還

使者、殺寺官社司、留此何爲、宜悉焚毀堂社、離散八方、既而讀經
七社神前、盡奉其神輿、入中堂、修五壇法、以咒朝廷及師通、敕奉
神輿還山、師通懼施其所領紀伊田中莊以謝焉、自僧徒逞妄說、
混神佛爲一也、遂假神威、以刧制朝廷、其暴戾如此、而法皇最崇
敬延曆寺、雖僧徒極暴、每屈意優容焉、相家又重興福寺、雖多不
法、不敢糾其罪、故二寺僧徒驕橫尤甚、是後奉神輿神木入京、天
子爲之下殿、公卿警衛、一如皇宮罹災之時、大爲朝廷之患矣、
永長元年丙子、春正月十一日、覲上皇於六條殿、十二日、赦五畿
七道、修神社破壞、十八日、修觀音供於淸涼殿、承曆以後廢絕、至
是復之、二月十五日、梅宮第一神殿火、十七日、卜石淸水釜鳴、三
月七日、免輕囚、十日、熊野本宮火、十一日、召群臣於禁內、作歌奏
樂、二十四日、觀殿上賭射、秋七月十二日、使侍臣爲田樂、十三日、
上皇觀田樂、自是朝野田樂盛行、都人無貴賤、奇裝異服、窮極靡

麗、晝夜喧噪、闐溢街衢、郁芳門院最好之、屢召之院中、一時倣傚、
文武臣僚、競出新奇、踰越制度、時以爲不祥、是月、有星見西北、如
貫珠、八月七日、郁芳門院崩、門院爲帝準母、上皇最愛門院、居則
同宮、行則同車、其疾也、時謂僧賴豪爲祟、上皇命一時高僧禳之、
無驗、至是大悲悼、九日、上皇薙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九月二十
五日、興福寺火、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地大震、御船避之、十二月十
五日、造興福寺、十七日、改元、
承德元年丁丑、春閏正月六日、權大納言源經信薨、博識多藝、妙
和歌、與藤原公任並稱、白河帝幸西河、設詩歌管絃三船、選一時
名譽、隨其所長分乘之、三船既泛中流、經信猶未至、帝不懌、頃之
經信來跪沙汀、喚曰、請回船、乃上管絃船、彈琵琶、獻詩歌、帝欣然、
蓋經信以長於三事、不斥言其船也、事與公任相類、世竝稱美之、
御府有二琵琶、曰玄象牧馬、世傳以爲名器、帝召經信、試彈牧馬、

且問曰、二器孰勝、經信奏曰、昔一條帝使源信明兄弟試之、信明
彈玄象、弟信義彈牧馬、勝焉、相換而彈、玄象勝焉、然則非器之有
優劣、惟由人之工拙耳、乃彈玄象、果如其言、嘗赴任於太宰府、路
宿筑前筵田驛、會八月十五夜、驛邸有大槻樹蔽月、經信命伐之、
通宵彈琵琶朗吟、其風致如此、延喜以後無歌可觀、唯有公任經
信、經信殆逼古風、然世無識者、後人謂如楚有屈子、此時藤原通
俊亦以歌自負、常與經信大江匡房等互相論難、匡房才出通俊
右、通俊奉白河帝命、撰後拾遺、經信著難後拾遺集、凡朝廷和歌
會、經信無不與、或爲判者、或爲序者、世稱天下判者、嘗居桂里、稱
桂大納言、其日錄曰帥記、三月十八日、行幸春日社、夏四月二十
六日、行幸祇園社、秋八月五日、風壞孔廟屋舍、是月、法皇慶圓光
院、脩郁芳門院冥福、九月朔、彗星見、十七日、大神宮正殿戶鎖不
開、不能納幣、二十三日、行幸關白師通二條第、冬十月十一日、自

二條第、遷賀陽院、十四日、捨都芳門院故宮爲佛閣、十一月二十一日、改元、二十五日、遣權大納言源師忠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

二年戊寅、秋八月三日、欲觀相撲於馬場殿、法皇止之、夜密觀之、九月二十日、毀祇園塔、二十六日、法皇毀閑院、運其材於鳥羽營構焉、冬十二月八日、以藤原苡子爲女御、大納言實季女也、

康和元年己卯、春正月三日、覲于法皇、四日、六條院火、十三日、以仁和寺覺行爲親王、法親王始于此、凡白河八皇子爲僧者六人、而三人爲法親王、自此後皇子爲僧者甚多矣、初自宇多傳法仁和寺、至覺行、率以皇族爲法嗣、後竟爲故事、故世稱仁和寺曰御室、又門跡、二十一日、大學寮請修孔廟祭器、許之、二十四日、地震、二月、京師不雨、井水皆涸、三月四日、大白貫月、二十七日、以疫旱免輕囚、夏四月六日、上皇慶尊勝陀羅尼於鳥羽南殿、晦、深草陵

鳴動、六月二十三日、法皇自鳥羽殿遷御法勝寺、二十八日、關白內大臣師通薨、禀性豁達、好學不倦、博通百家、兼工篆隷絲竹、從大江匡房受經史、又就太宰帥源經信學琵琶、有氷藍之譽、師通務進材能、黜勢利、嘉保至康和、朝綱稍正、大江匡房嘗稱曰、望公威容、大不類世間人、恨不令異邦人見之、初嘉保中、延曆寺僧徒奉神輿、犯闕訴事、師通使中務丞源賴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大怒、詛師通、適師通患頭瘍薨、世以爲神祟、師通不憚法皇親政、曰、登有遜位之君、而聚車於門者邪、法皇聞之、頗自斂、及其薨、無復憚意、時人嗟惜焉、世稱後二條殿、其日錄曰後二條關白記、秋八月十六日、權中納言藤原通俊薨、才兼和漢、深達政理、應德二年太宰府言、筑後國高良上宮石硯幷高座階生瑞華、事下公卿、通俊議曰、知覺禪師感通賦所載、非唯異花之生高座四角、兼有白蓮之發右手五指者、雖然此非自然之瑞、特彰其法之妙而已、今

高座石硯無故生花、亦足以爲嘉瑞、按寬和中信濃國獻白雉、時議者曰、凡瑞以合方色者爲正、據此則縱爲嘉瑞、當詳方色而推休咎爾、凡每預大議、持論精確、明辨有條理、皆此類也、法皇最重其才、與大江匡房並稱爲近古名臣、通俊素以長於和歌自負、與源經信大江匡房等屢相論難、而忌其才勝已、欲撰集以擅名一時、故奏請撰拾遺集以後和歌、法皇素有志于此、未及發、見其奏大喜許之、通俊雖奉勅、而職務繁冗、經數年而始成、名曰後拾遺和歌集、又作續新撰和歌集、二十八日、改元、冬十月二十日、卜定禎子內親王爲齋院、二十六日、地震、是歲、近江守藤原隆宗因遷任國功、造進勢多橋、

二年庚辰、春正月二日、覲法皇、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七日、園城寺僧徒燒長吏隆明及弟子房舍、十九日、大內成、遷御焉、秋七月十七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忠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久我雅實

爲內大臣、八月十六日、遷于賀陽院、九月、流中務丞源賴治于佐渡、冬十月、慶東寺塔、

三年辛巳、春正月二日、覲法皇于鳥羽宮、十日、行幸鳥羽宮、二十五日、又幸、二月朔、又幸、十三日、前關白師實薨、世稱後宇治入道、又稱京極關白、其日錄曰京極關白記、三月十日、行幸鳥羽、晦、法皇慶證金剛院、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行幸鳥羽、二十五日、朝法皇觀證金剛院、六月二十五日、卜賀茂下社戶鎖不開、秋七月七日、對馬守源義親刦剽鎭西、父義家遣家士召之、不至、敕討之、二十九日、祈雨、九月二十七日、行幸鳥羽避方忌、冬十一月二日、卜賀茂下社西寶殿戶鎖不開、五日、行幸鳥羽、十二月二十日、又幸、是歲、京師有狐妖、陳設食具於朱雀門東掖、如行饗狀、世謂狐大饗、

四年壬午、春正月二日、覲法皇於鳥羽宮、七日、行幸鳥羽宮避方

忌、十日、還宮、十九日、又幸、二十六日、慶等身五大尊像於清涼殿南榮、二月朔、行幸鳥羽宮避方忌、三日、觀舞樂、是夜還宮、十五日、行幸鳥羽宮避方忌、十六日、還宮、二十六日、行幸法勝寺避方忌、三月七日、行幸鳥羽宮避方忌、十八日、朝鳥羽宮、賀法皇五十算、設宴舞樂、二十日、御船宴樂、是日還宮、夏五月二日、行幸鳥羽宮、八日、延曆寺僧徒詣右大臣藤原忠實第、訴法勝寺檢校事、闌入第中、囂甚、忠實慰諭還之、閏月二日、令宮中男女善和歌者作書判其優劣、謂之艷書合、十四日、行幸鳥羽宮、觀競馬、二十五日、觀競馬騎射于賀陽院、六月朔、觀競馬、秋七月十六日、豐受大神宮火、二十一日、慶尊勝寺、車駕臨幸、詔大赦天下、初白河帝建法勝寺、後帝又刱尊勝寺、鳥羽帝刱最勝寺、待賢門院刱圓勝寺、崇德帝刱成勝寺、近衛帝刱延勝寺、世謂之六勝寺、八月十六日、修三萬六千神祭于大極殿、十八日、小野皇太后崩、后姿色豐艷、善

琵琶、工畫圖、嘗居於二條東洞院亭、書最勝王經、雷震其室、至衣裳皆焦、后瞑目危坐無恙、自此益歸佛乘、后之在小野也、一日天大雪、白河帝出觀雪、近侍謂帝或幸小野、竊馳而告之、后從容陳設供具、帝果至、觀雪車上、近侍奉后命、就而供杯酒、左右疑帝不入、帝曰、朕觀雪耳、何必須入、遣使奉美濃莊園、以謝其草率所設、九月二十五日、帝遷自高陽院御內裏、冬十月二十八日、流前對馬守源義親于隱岐、十一月二十五日、右大臣藤原忠實罷左近衞大將、十二月二十九日、風壞日華門、

五年癸未、春正月二日、覲法皇于鳥羽宮、是夜仁和寺火、二十一日、大風、日華門傾頹、三月十五日、朝法皇于高陽院、二十六日、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木入京、訴罷講師信永湛秀、夏四月十六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家忠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二十二日、地大震、二十四日、又震、五月朔、又震、六月三日、非常赦、七日、神祇

官請修造南海道諸國神社、許之、九日、以皇子宗仁爲親王、是歲正月、宗仁生、法皇迎入宮、先是帝有病而未有皇子、人皆屬望輔仁親王、法皇聞之曰、朕雖出家、未嘗受戒制法名、主上若有不諱、朕當再踐位、至是其志遂寢、秋八月十三日、神祇權大副大中臣輔弘坐行火豐受大神宮流于佐渡、禰宜荒木田延綱坐行火神館流于伊豆、十七日、立皇子宗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忠實爲傅、九月六日、遣參議源基綱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告流輔弘、冬十月三日、慶日吉塔、十一月五日、謁石清水宮、二十五日、慶高野山大塔、十二月二十一日、內大臣兼右近衞大將久我雅實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家忠兼右近衞大將、家忠師實之子也、初家忠希望大將、而法皇欲以其所寵藤原宗通任之、家忠患之、謀於忠實、忠實曰、無復他計、憑中宮爲內援、庶幾得志、家忠從其言、密請中宮、中宮知法皇之意不可奪、不爲之

先容、既而法皇遣右大辨藤原宗忠言旨於帝、會帝在便殿吹笛、宗忠進奏、帝故爲不聞、宗忠承間復奏、帝不應、猶吹笛徐起入內、宗忠恐法皇之譴、請速得報、帝乃出曰、以宗通補大將、唯命是聽、而朕有所惑、昔有敎敕、政之大者、莫過於官人、上自大臣大將、下至報頁尉、妙簡器用、一從輿議之所歸、朕深服膺、以朕心擬之、權大納言家忠位次才望、非宗通之比、何舍此取彼、若有逸羣之材、則雖位卑官微、超擢而可也、未聞宗通才過人、汝以是奏之、宗忠反命、法皇愧服、乃以家忠任之、

長治元年甲申、春二月十日、改元、大赦、三月二十四日、行幸尊勝寺、修灌頂、車駕臨之、尊勝寺灌頂始于此、以覺行法親王爲大阿闍梨、秋七月二十日、以有神託遣使齋宮、八月朔、修宸筆法華八講於弘徽殿、薦皇太后冥福、八日、延曆寺僧徒與座主慶朝鬩、毀其房、廷議定僧徒訴慶朝及少僧都貞尋事、冬十二月五日、帝自

內裏還御堀河院、十六日、遣權中納言源國信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

二年乙酉、春正月朔、延暦寺僧徒數千奉祇園神輿詣闕、訴園城寺僧證觀、二日、敕許僧徒所請、僧徒奉神輿而還、五日、朝法皇于大炊殿、皇太子從焉、三月五日、宴群臣於淸涼殿詠和歌、二十四日、遣使奉幣鹿島香取社、夏六月八日、自堀河院還內裏、十四日、御靈會檢非違使中原範政兵士與祇園神人鬭、神人詣闕訴之、秋八月十三日、遣內大臣久我雅實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二十九日、先是太宰權帥藤原季仲與石淸水別當光淸射竈門神輿、殺日吉神人、是日、延暦寺僧徒日吉神人詣陽明門訴之、九月十六日、二條院崩、冬十月晦、日吉祇園神人延暦寺僧徒奉神輿又詣陽明門、請速斷季仲範政光淸等罪、石淸水神人詣待賢門、請宥光淸、十一月朔、奪權中納言兼太宰權帥藤原季仲官、罷光淸

職、諭僧徒還山、三日、復光淸職、奪檢非違使中原範政官、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右大臣藤原忠實爲關白、二十八日、流藤原季仲于周防、是歲、宋泉州綱首李充至太宰府、府官依例存問、李充等進本國公憑請交易、

嘉承元年丙戌、春正月四日、彗星見、二月十七日、改流藤原季仲於常陸、奪其子刑部少輔懷季、少納言實明官、二十八日、遣參議藤原宗忠於後田邑山陵、謝犯陵土、三月十一日、關白忠實罷皇太子傅、以內大臣久我雅實爲皇太子傅、夏四月九日、改元赦、十二日、修四角四界祭禳疫、是日、賀茂別雷社火、廢朝三日、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五日、祈雨、二十七日、法皇謁石淸水宮、九月十九日、不豫、晦、僧證仁率延暦寺惡僧入故太政大臣信長妻家、掠財物、又奪其莊園、證仁信長之子也、初信長建一堂於九條、令證仁居之、信長薨、證仁無行、妻惡而逐之、證仁遂帥衆報怨、妻訴之法皇

命褫證仁法眼和尚位、惡僧賢豪等皆得罪、時山徒雖極濫惡、法皇常宥之、唯證仁以非山徒獲罪、論者或謂爲不平、冬十月六日、原輕囚、十一月四日、帝疾瘳、十二月二十五日、徙御堀河院、晦、免輕囚、是歲、感神院鳴動、天下炎旱疾疫、

二年丁亥、春正月三日、朝法皇于內大臣久我雅實土御門第、十日、策試、二月十一日、地震、遣內大臣久我雅實於伊勢、奉宸筆宣命及神寶神馬於大神宮、二十六日、省試、三月五日、朝法皇於鳥羽宮、六日、宴樂詠和歌、八日、御船歌舞飮宴、是日、還堀河院、是春、竈門社震動、癘疫流行、比年京師訛言、神來借舍宅、人多遷居、至是未止、夏四月七日、地大震、十日、又震、二十八日、免輕囚、五月二十三日頃間都下庶人飛礫相擊於街、至是使檢非違使禁之、六月二十一日、雷震十餘所、京極殿佛堂災、堀河院大木折、感神院鳥居壞、二十二日、感神院樹無故而折、天下咳疫流行、秋七月十

日、不豫、十二日、散位賴貞坐射香椎神輿殺神人流于佐渡、十九日、帝崩于堀川院、年二十九、稱堀川院、置國忌齋於尊勝寺、帝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上皇、不復攬乾綱、然留心政事、諸曹所奏、必覆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使商議、有公卿當追儺稱疾而參小朝拜者、乃勅使歸家曰、彼何病而愈之速也、上皇聞之以爲過察矣、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無隱、嘗聞一宮女談、有所眷某貧寠將遁世、帝閔之、乃敕僧覓眞修臨時禱曰、其修法及日時、他日命之、豫賜兵衛尉一人、以賞其功、得尉者、例出錢五萬匹、僧任其人辨功錢、而請期、帝曰、聞所眷某貧不能立、朕不忍之、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以師意私給功錢於某、如其祈禱、自有長日之修、覓眞感泣曰、何大法秘法過此功德、況覓眞之微力、何及百分之一、遂以功錢給之、一日命隨身淸房走馬、

清房誤墜死、帝憫之、賜食邑於其父、其仁惠如此、然以庶務皆決上皇、事不能如意、故匿止于此、帝頗好文學、能和歌、當是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等在朝、帝以爲得人不愧古也、尤精音律、善笙笛、後以笙損氣、唯吹笛、當時無及其妙者、源俊房曰、式部卿宮薨後五十餘年、再聞上、務嘗受神樂曲於伶人助忠、後世神樂之說、自帝傳云、

論贊曰、漢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魯曹劌語莊公以弗從、孟子謂鄭子產不知爲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賙所救某之貧窶、叙念所及可謂緻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悅之哉、

山縣禎曰、大抵人主親近臣而疏遠臣、愛近民而遺遠民、其所日接、不過左右近習、其所日聞、唯是飲食宮室遊畋玩好之樂耳、天下之利害、政事之得失、何以得聞知焉、是以聰明蔽塞、而上下否隔、權臣專利、而下民怨咨、國家之亂、職之由也、以此觀之、帝之言、可謂知爲君之務矣、

又曰、堀河帝雖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上皇、則帝雖欲有爲、而必有不如意者矣、然大抵人主無學術、則不知爲政之大體、故雖有恤民之志、亦多止於小惠耳、

鳥羽天皇

鳥羽天皇、諱宗仁、堀河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苡子、贈太政大臣實季女也、康和五年正月十六日、生、未幾失恃、白河法皇迎入宮、六月、爲親王、八月、立爲皇太子、長治二年十月、著袴、嘉承二年七月十九日、堀河帝崩、法皇詔皇太子嗣位、以關白右大臣忠實攝政、公卿奉劍璽於大炊殿、是日、皇太子踐阼、左大臣源俊房、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久我雅實、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家忠、並如故、法皇聽決萬機、先是東宮大夫藤原公實以帝舅、希望攝政、屢言於法皇、法皇未決、至踐祚日、御內殿、不通人、院別當源俊明入、門者拒之、俊明曰、面稟急切事、排闥而入、奏曰、日已旰、未擧禮何、法皇曰、攝政屬何人、將以關白爲之乎、俊明爲謬聽、高聲荅曰、唯、即趨出直詣忠實第、傳宣攝政、急行踐祚禮、二十四日、火葬堀河天皇於香隆寺、冬十月二十一日、敕課諸國修八省、法皇使僧修千日講、是月、炎旱井涸、閏月十六日、卜感神院釜鳴、十一月朔、日南至、當食陰雲不見、三日、公卿表賀、二十九日、詔赦天下、叙爵賜物有差、十二月朔、帝即位于大極殿、時年五歲、禮畢還大炊殿、是日、尊準母令子內親王曰皇后、初帝將即位、當尊爲后、上皇以郁芳門院準母加后位而享年不永、下群臣議、或曰、諒闇不宜立后、權中納言藤原宗忠曰、今上幼沖、不可獨御輿也、且皇太后不在、以準母爲后、何嫌之有、遂尊爲皇后、九日、徙御六條殿、十三日、追尊所生女御藤原氏曰皇太后、二十八日、先是隱岐流

人源義親不至流所、留在出雲、殺目代、鹵人民、掠官物、至是以因幡守平正盛爲追討使、賜驛鈴、不授節刀、正盛貞盛之玄孫、以武幹著、是歲、前少僧都貞尋殺法皇使、捕付檢非違使、貞尋最爲延曆寺惡僧巨魁、交戰數十次、遂得罪誅死、

天仁元年戊子、春正月、源義親伏誅、二十九日、但馬守平正盛持義親首入京師、梟之右獄、義親子曰爲義、義家收養之、二月十七日、卜日吉八王子神殿鳴動、犬屢登神殿、二十二日、遣使山階柏原嵯峨深草後田邑後山階村上香隆寺宇治諸陵及後宇治墓、告即位、是月、太宰府奏、境內群盜大起、放火殺人、時帥大江匡房不赴任已三年、時人歸罪匡房、三月二十三日以東寺僧禪譽爲尊勝寺灌頂阿闍梨、前此灌頂先取東寺、而延曆園城二寺次第爲之、凡經灌頂者、準三會講師、任權律師、今歲當與園城寺、而法皇曰、他寺陞進、皆有其道、唯東寺除灌頂外、全無進路、自今宜取

東寺、時用天台、故以東寺僧為之、延曆寺聞之不悅、將奉神輿詣闕、僧徒數千皆擐甲執弓箭、園城寺僧兵又謀入京、左大辨源重資曰、大衆悖亂之甚、未有如今日者、此而不禁、恐墜皇威、宜嚴兵禦之、衆皆從之、又敕延曆寺僧綱禁止倡亂者、至夜比叡如意二山僧徒往來交錯、烟火燭天地、武士嚴陣待之、僧徒不詣闕、唯吶喊而已、既而僧徒至西坂本、官兵數萬屯法成寺側拒之、數里間人馬充斥、京師震動、朝廷遣使諭僧徒、許後年灌頂如舊、僧徒大悅、即日斂兵、議者謂、僧徒桀驁、已不可制、而廷議反覆如此、虧損國體、後來之禍恐至不可測也、當時法皇稱為剛斷之主、其為政不奉制於相家、時人懾伏、然於山門事、無如之何、嘗嘆曰、天下無不用朕命者、唯不如意者、有鴨河水、雙陸釆、山法師而已、然法皇已篤信佛法、故佛事亦從盛矣、其恒例若二時仁王會、二時八講、最勝講、尊勝陀羅尼、固無論已、若法勝寺、正月必集千僧讀經、三

月九月必修念佛於常行堂、五月必修三十講、十月必修大乘會、若圓宗寺、二月必修最勝會、五月必修八講、十二月必修法華會、若尊勝寺、三月必修灌頂、七月必修八講、若法成寺、十一月必修八講、然法成寺至大治中、視道長賴通時、亦少衰矣、藤原氏子弟嘆其不及舊時之盛矣、當時朝臣正月詣法勝圓宗等寺、謂之修正、二月詣之、謂之修二月、其讀經法會之類、無日無之、詣神社必先讀經、如元服必讀經、賀宴又造佛像、上既好之、下爭效之、其建塔寫經、所謂供養者、紛紜繼興、不知其幾千萬、而神國殆乎變為佛國矣、二十四日、震六條堀河、一奴震死、夏四月朔、延曆寺僧徒數千擐甲奉日吉神輿入京、敕遣檢非違使及源平兵士數萬禦之、二日、法皇遣使諭之、僧徒奉神輿還山、當時僧徒暴惡已甚、朝廷處分稍有不滿意、輙擐甲執兵、詣闕強訴、皆此類也、加之盜賊滋起、殺人掠物、或奪諸國貢調、朝廷遣檢非違使追捕、然莫能禁

遏也、檢非違使自承和後、漸執兵權、頗為要職、及外戚擅國、非其門族者、不得列高官、故武士喜權勢者、或求為檢非違使、至是法皇聽政院中、乃專任用檢非違使、以源平諸氏武士為之、以院宣廳宣號令天下、違者罪準違敕、於是使廳之權大起、屢敕禁諸國武士屬源平二氏、其意蓋在乎收兵權、然以其專任使廳衛府彈正刑部京職皆失其職、舊制紊亂、朝廷益衰、而大柄轉歸于武士矣、是月、京師多盜、五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免輕囚、是月、皇后宮大進源仲政以私怨傷尾張權守佐實、廷議遣檢非違使藤原盛重捕之、盛重以功敘從五位下、仲政賴光之曾孫也、六月十四日、雨雹、震延曆寺僧行舜房、行舜常為惡僧首惡、故僧徒大恐以為天譴、會日吉神憑人曰、山徒暴惡不息、佛法將滅、僧徒益恐、屢讀一日書寫大般若經以謝之、是月、賀茂社震動、秋七月七日、廢醍醐皇后藤原氏國忌、置贈皇太后國忌、八月二日、祈晴、三日、改元、十

五日、卜盾列池後陵池上陵鳴、免輕囚百餘人、十八日、前鎮守府將軍源義家卒、年六十八、為人勇武明決、最妙騎射、英略蓋世、機智如神、趫捷絕倫、義家善和歌、其赴陸奧、過勿來關詠歌、（布久加勢遠奈胡曾能瀨喜止、袁毛比止毛、美智毛勢仁智留、耶麻佐久良加奈、）後人傳稱焉、陸奧之役、義家每射必貫敵甲、莫不應弦斃、清原武則欲試其射力、疊堅甲三領、挂之樹枝、請義家射之、義家一發洞貫、武則大驚曰、神也、非人之所能矣、白河法皇嘗患夢魘、敕義家獻兵器、厭之、義家上黑漆弓一、法皇置之枕上、魘遂弭、乃問曰、汝所上弓、豈非陸奧軍中所操者邪、義家對曰、臣不復記臆、法皇嘉嘆焉、初貞任之敗、弟宗任詣賴義降、賴義善遇之、而宗任日侍義家、朝夕不懈、義家亦推誠接之、未嘗小猜嫌、一日獵裝之野、獨令宗任從、見一狐、逐之曰、我不忍殺之、言終發矢、矢汰耳間著地、狐斃、宗任舉而示之、義家曰、畏怖卒倒耳、今將蘇、蘇則縱之、宗任取其矢進之、義家背而令挾之胡籙、

見者危之、而宗任卒不敢加害、嘗微服至入家、惟宗任從、留在中門、時雨夜暗、適有盜數十人、持炬來窺、宗任知之、適聞犬吠、故取蟇目箭射之、連發二矢、犬吠且走、義家在內問曰、誰、曰宗任、義家曰、汝矢何太急、盜聞之曰、八幡殿在、皆逃去、義家每出必隨家兵以自備、而不使人見、一日在右大臣賴宗家園、若僮從小竪一人、乍有盜爲衆所逐、持刀突入、過南庭、義家呼曰、止、義家在斯、不聽而去、小竪呼曰、八幡殿在、何不止、盜投刀就縛、俄而有兵士數十人、自旁舍至、擁之而出、其備不虞如此、義家藉父祖之業、威名大著、坂東兵士莫不傾心服從、至於其子孫專轄天下兵馬之權、實基於此、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二十一日、自小六條殿從御大內、九月十日、興福寺僧攻多武峯、盡燒其堂塔僧房、多武峰僧負大織冠像而逃、攝政忠實遣使檢察、召陰陽師筮之、無咎、迺安置影堂如舊、逐兩寺首惡興福寺權僧正某、告忠實曰、逐燒

多武峰者、僧徒皆不服法華維摩二會、方且停廢、若以多武峰屬興福寺、事必寧矣、不然將奉神輿入京、忠實曰、多武峰本屬叡山無動寺、今不得遽奪之、至倡亂者、二寺皆併逐之、興福寺何得獨訴、且不罪放火者、祖先神靈必將爲祟、所請決不得許、如欲入京、亦任其意、我將至宇治相見、無爲擾亂京師、乃命捕寺中巨魁者、尋又原之、二十三日、多武峯鳴動、先是上野言、自七月至是月、厤間峯焚、沙礫灰燼埋沒田園、冬十月四日、帝始拜石灰壇、六日、以災異屢見、非常赦、二十一日、御禊、二十八日、卜定恂子內親王爲齋宮、是月、法皇幸法勝寺、使一千僧讀經、十一月四日、詔減服御常膳、八日、卜定官子內親王爲齋院、二十一日、大嘗、二十八日、自大內還御大炊殿、十二月十九日、覲法皇于六條殿、二十日、還宮、是時、募成功修造皇居省寮及神社佛寺、除內官外吏、及授榮爵、或許重任延任遷任者甚多、立后修法、亦募成功供經費、若其大

神宮司、則以成功補任、已爲流例、

二年己丑、春正月、以贈皇太后忌月、廢踏歌節會、二月三日、左衛門尉源義忠爲其從者鹿嶋三郎所殺、義忠嘗與叔父義光不相得、義光密使殺之、廷議疑美濃守源義綱男義明、及瀧口藤原季方所爲、十六日、敕撿非違使源重時誅義明等、義綱寃之走據近江甲賀山、遣源爲義討之、爲義時年十四、二十五日、義綱剔髮出降、爲義以義綱歸京師、是日、修法華八講於吉祥院、著爲恒典、二十七日、法皇慶法勝寺曼陀羅堂、二十九日、詔減義綱死、流于佐渡、爲義以功爲左衛門尉、義綱後再獲譴自殺、三月八日、以天變地殃、遣權中納言藤原宗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夏四月二十七日、覲法皇、是月、法皇藏金字佛經於賀茂石淸水春日稻荷日吉祇園北野住吉八社、秋七月朔、自大炊殿遷內裏、八月十八日、法皇慶鳥羽塔、九月二十一日、還大炊殿、

天永元年庚寅、春正月、豐受大神宮心柱倒、二月三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宗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二十二日、覲法皇于六條殿、三月四日、雨雪尺餘、寒如冬、十九日、省試、夏五月十一日、法皇幸法勝寺、慶金字大藏經、先是數値雨不果、法皇震怒、盛雨於器而下獄、時人謂之雨禁獄、十三日、彗星見、秋七月十三日、改元、晦、以僧靜實埋蠱藤杜社、咒詛朝廷、處流、冬十一月朔、伊勢內宮心柱倒、十二月七日、遣大納言源俊明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七日、最勝寺成、是歲、夏秋之交洪水飢饉、興福寺僧與延曆寺僧鬩、

二年辛卯、春正月十九日、法皇使一千僧讀經法勝寺、二月朔、覲法皇于六條殿、十一日、行幸春日社、十二日、還御鳥羽宮、十四日、還宮、二十一日、怪雲亘東西、二十三日、以大炊殿有怪、遷御內裏、晦、法皇謁石淸水宮、三月十五日、賭射、二十七日、地震、夏四月九

日、大風雨、伊勢外宮門垣、及賀茂齋院館舍倒、春日社樹七十餘株僵、二十七日、從御內大臣久我雅實土御門第、五月朔、免輕囚百人、是月、法皇修三十講於法勝寺、秋七月五日、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年七十一、世稱江帥、初參議音人以文學著、八世繼業、至匡房為三朝帝師、及薨、藤原宗忠歎曰、朝之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亡良臣、可勝惜乎、匡房工和歌、最以詩文名于世、少時作秋日閒居賦、大學頭藤原明衡賞之曰、其鋒森然、定少敵者、見落葉埋泉石詩曰、已至佳境、及長才藻炳蔚、一時名輩悉稱之博識强記、諳練朝典、著江家次第二十一卷、縉紳取為模楷焉、白河帝詔匡房輯朗詠集全什、至五月蟬聲送麥秋、未得其全什、或以一詩視之曰、是也、匡房以為首尾不稱、非是、得其全什、果僞作也、人服其鑒、其家多藏書、累世不罹災、作庫于二條高倉、或曰、京師多火、何不之思、匡房曰、我家文章當關朝家盛衰、何慮之有、仁平中文庫

遭火、朝廷又衰、匡房晚年傷知己凋謝、嘆曰、匠石輟斧於野人、伯牙絕絃於鍾子、況風騷之道、何怪鮮識者也、是以寬治以後、不役心於文辭、觸感偶詠、輯集成卷、作暮年詩記以自述、嘗自稱曰、我以文字顯達、名譽邁古、齡垂中壽、唯不歷藏人頭、與子孫之無似、以為憾爾、匡房與藤原伊房、藤原為房、以博物齊名、時人稱曰三房、白河帝嘗謂左右曰、吾文王也、稽古文才不必躬親、獨擢用匡房、豈非尚文耶、嘉保中為太宰權帥、始祭菅原道眞於安樂寺、自作競宴詩及序、後人循祭不絕、以至于今云、及歸所得雜賄、密識其貨當受與不、分載二船、既而覆沒一艘、非理貨船、無事而至、匡房歎曰、世已澆季、神亦無靈、匡房父曰成衡、嘗設一藏室、四面紙窗、躬自在其中、校補繕緝、晒日刷風、無所不至、擇謹厚生四人在側、令一人披繙、一人補寫、一人作糊、一人裝綴、日以為常、卒歲終身、嘗曰、吾無異能、可以修前貽後、唯為江家秘書監、守不損失、吾

事畢矣、十六日、霽、八月十八日、新晴、九月三日、興福寺僧與東大寺僧鬪、四日、興福寺僧燒東大寺民戶、法皇嘗謂攝政忠實曰、延曆寺僧徒濫惡益甚、聞藤原行家子仁譽最為首惡、宜因勢制之、忠實無佗議、但請先施莊園以行講說、又奉官幣祈禱、然後捕其首惡、法皇曰、朕將思之、會延曆寺奏十條、皆言將欲止濫惡興佛法之意、法皇大悅、許其所請、翌日僧徒與西塔院主弟子鬪、被創者甚衆、其反覆無信如此、十五日、修放生會、以石清水神人與賀茂神人鬪、延及于此、二十日、自土御門第徙御賀陽院、二十三日、非常赦、冬十一月十九日、下野守源明國坐殺人、流于佐渡、十二月十四日、始讀書、晦、免輕囚六十餘人、初法皇患莊園繁興、有意于停斷焉、及帝即位初、從紀伊守平實親言、禁止權貴恣占本國海浦為莊領、侵奪例貢海物者、至此敕依延久例、設莊園記錄所、置上卿寄人等、以裁決其事、國司與本家爭地者、務加檢察、徵院

宮諸家文劵、分地界正四至、定為莊園者、特賜院宣以為公驗、時關白忠實新置莊園於上野、殆五千町、國司上奏、莊地雖云占山野、而一國之中、其及五千町、實為國累、且齋院禊祭所須紅花、本產其地、今後何由辨進、法皇乃詰忠實、忠實謝曰、臣受之人為家領、宜令國司停之、是歲、出羽守源光國不赴任、留美濃二年、廷議欲奪官不果、

三年壬辰、春二月十一日、覲法皇于六條殿、十二日、還宮、十七日、慶石清水宮塔、三月十六日、詣六條殿、賀法皇壽六十、十八日、還宮、夏五月十三日、賀陽院火、從御六條殿、六月十九日、造大炊殿、冬十月十九日、大炊殿成、從御焉、是月、伊豆海上有火光、鳴如雷、聲聞京師、踰月不止、十一月七日、卜川合社火、十二日、卜川合社有光、十八日、攝政忠實罷右大臣、十二月十四日、以忠實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十九日、車駕從法皇幸鳥羽、慶多寶塔、二十五日、

免輕囚、二十七日、自大炊殿徙御內裏、是歲、延曆寺僧謬傳尊勝
寺灌頂阿闍梨事、率衆數百會祇園、將詣闕訴之、朝廷諭還之、
永久元年癸巳、春正月朔、帝加元服於紫宸殿、八日、覲法皇於六
條殿、還御大炊殿、二月、盜奪常陸貢調於參河、越中守俊親在京
師、以車迎婦、群盜要之二條京極奪之、痘瘡大行、三月四日、以武
藏人橫山隆兼殺愛甲某、敕常陸相模上野下總上總國司、討其
黨二十餘人、二十二日、移瘞堀河帝御骨於仁和寺圓融院、閏月
十六日、以怪異疾疫、遣權大納言藤原宗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
於大神宮、二十日、興福寺僧徒五千、奉春日神木、抵勸學院、訴佛
匠圓勢補清水寺別當、二十二日、敕以僧永緣爲別當、諭僧徒還
寺、是時興福寺僧有辱祇園神人者、夏四月朔、延曆寺僧徒二千
餘及神人等、毀清水寺堂宇、奉祇園北野神輿、詣大炊殿強訴、請
流興福寺權少僧都實覺、廷議謂實覺無罪、不當流、乃命檢非違

使源光國、平正盛、左衞門尉源爲義、率兵禦之、僧徒大喊而進、武
士不能制、過法皇敕座主仁豪禁止之、僧徒不用命、公卿皆畏縮、
無肯出言者、大藏卿藤原爲房曰、事不得已、宜許山徒所請從之、
廷諭僧徒所奏依請、唯是後若興福寺請罪延曆寺僧綱、必不得
拒詔命、僧徒悅而去、公卿蘇息、如脫虎口、興福寺聞之、奏請三條、
其一清水寺爲我末寺、今山徒恣壞之、請處座主仁豪大僧都寬
慶流、其二請免實覺流、其三祇園舊隸本寺、頃爲山徒奪之、請還
其神體於此、法皇曰、山徒毀清水寺、當究問其魁首、實覺免流、祇
園神體不得輒動、宜以此報之、廷議未決、興福寺將大擧入京、與
延曆寺決戰、擧朝憂懼、十二日、敕二寺和解之、忠實遣使至興福
寺、僧綱大衆盡會、皆曰、實覺無罪遭貶謫、凡爲宗徒者、孰不憤嘆、
故奏請三條、若得許可、當止入京、否則必欲上道以慰衆怒、十四
日、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十五日、奉幣伊勢以下七社、二十五日、

奉幣春日大原吉田、二十七日、奉幣石清水、並禱弭僧徒鬪變、晦、
興福寺僧徒數千人皆大叫、聲震天地、京中又聚兵士持弓箭者、
往來交錯道上、二寺僧徒將戰、廷議卜其當禦與否於軒廊、且遣
使七大寺、諭其不可出兵援興福寺、法皇決策遣檢非違使平正
盛及子忠盛源重時於宇治、以拒興福寺、檢非違使源光國、左衞
門尉平盛重屯比叡西坂、以備延曆寺、正盛忠盛等與興福寺兵
戰于栗前山破走之、延曆寺兵入京、屯東河原、山徒言藤氏公卿
處山門事極不當、乃奏請三條、皆得意衆勝責朝廷也、公卿皆眩
邪說、畏神祟默默無言、唯請祈禱鎭亂耳、興福寺僧閉東西堂示
欲散去之狀、又奏請流仁豪、罪官兵發箭者、朝廷病之、佛匠賴助
造不空羂索像、與僧經覺隆觀等咒詛法皇、敕捕之、定其罪名、賴
助尋以其事不實得免、又敕捕大和兵士及金峰山僧援興福寺
者、延曆寺僧徒又與其惡僧能萬鬪逐之、奏朝廷逮捕之、是月、盜

掠備前貢調於途、五月朔、延曆寺僧引還、是後兩寺之訴紛紛不
息、檢非違使罷於奔命矣、六月十日、春日山鳴、社有光、秋七月十
三日、改元、赦天下、八月四日、大風雨、伊勢內宮殿舍門垣倒、月讀
宮伊雜宮壞、二十日、大風、平野社樹僵、九月七日、以不豫大赦、冬
十月五日、疾瘳、臨弓場始、十一日、行幸松尾社、十七日、行幸北野
社、十二月二十二日、僧仁寬坐謀不軌、流于伊豆、初有飛書告仁
寬與其徒勝覺謀不軌、欲使童千手丸犯乘輿、遣檢非違使盛重
捕之、鞫問、童曰、仁寬每爲三宮禱登帝位、遣我伺狙至尊、三宮輔
仁親王也、於是流仁寬及千手丸、廷議欲逮親族、參議藤原爲房
曰、仁寬所爲悖逆無道、然父母兄弟、不必與知、安得連坐、公卿同
爲房議、因獲免、時人語曰、奉君有忠、遇下有仁、若人子孫、其必蕃
衍、有子十五人、爲隆顯隆最著、輔仁不自安、杜門不出、法皇因出
幸過其第、詔令開門、二十六日、忠實攝政爲關白、

二年甲午、春正月朔、帝初行四方拜、五日、始臨叙位、二十七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宗忠于伊勢、奉宸筆宣命神寶於大神宮、二月三日、大風、春日社樹三百餘株僵、十日、覲法皇于六條殿、置酒燕樂、帝親吹笛、十一日、還宮、十四日、禁京師民間服摺衣、及博弈、二十一日、始修法於蓮華藏院、著爲永式、二十七日、以盜賊横行、修仁王講於左右獄、夏五月十六日、免輕囚、十七日、重敕檢非違使逮捕服摺衣者、及盜賊博徒、六月八日、祈晴、十九日、地震、秋七月六日、院宣延暦寺、禁僧徒帶兵仗、八月朔、伊勢大風、豐受宮千木折、門垣倒、二日、內宮荒祭宮千木折、三日、大炊殿火、帝避之從四位上藤原長實萬里小路第、八日、遷御六條殿、冬十月朔、中宮崩、篤信佛法、誦阿彌陀經四十餘年矣、至崩不怠、每日供養法華經、建證菩提院、十一月五日、遣權中納言源能俊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四日、謁石清水宮、二十三日、行幸賀茂社、二十九日、

車駕從法皇、幸白河慶蓮華藏院、安大像九軀、賜封一百五十戶、非常赦、十二月二日、權大納言源俊明薨、爲人鯁直有操守、俊明嘗作佛像、藤原清衡遣砂金以資之、俊明卻而不受、或問其故、俊明曰、清衡竊據陸奧、擅其土地人民、一旦生變、我當與征討之議、是我所以辭也、俊明諳練朝章、及有大禮、遇遺儀注而不携、則臨時以意推行、毫無爽失、八日、始臨內侍所神樂、是歲、京師盜起、公行刧掠、僧徒爲賊者甚衆、南海道海賊剽竊貢調、都鄙騷擾、興福寺爭金峰山檢校事、敕忠實諭之、金峰山僧徒又發兵毀僧經算房、興福寺僧徒以忠實祖母卒、多趨其喪、京師訛傳、大衆將因是時復憾於延暦寺、寺僧聞之稍懼、忠實遣使止興福寺僧入京者、延暦寺僧廣意章尋奏、山僧除聽講外、請禁其裹頭、法皇曰、山上習俗、不可得制、若其構兵時裹頭者、宜禁之、先是延暦寺僧徒忿僧濟仁列三十識、帶兵仗毀其房舍、座主仁豪請勘其罪、許之、後

仁豪奏頃山上無事、衆人皆悅、一旦蠢動、謀陷座主、是由法性寺座主寬慶之所爲也、敕遣平忠盛等、捕寬慶黨愛宕寺別當源意等、又遣兵於八瀨坂下、捕持兵器登山者、尋以源意等事非實原之、戒敕延暦寺僧徒、

三年乙未、春二月十一日、覲法皇於白河殿、夏四月二十八日、以內大臣久我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忠通爲內大臣、忠通忠實之子也、五月十四日、鷹司洞院東大路地陷、秋八月二十五日、自六條殿還御土御門內裏、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大炊殿成、徙御焉、

四年丙申、春二月十九日、覲法皇、三月十三日、大學助源高行坐傷人、流於安藝、夏五月十六日、廷議宋牒至、及阿蘇社火、六月二十日、慶賀茂社多寶塔、賽宿禱、秋七月十二日、下新制七條、八月十七日、大炊殿火、遷御土御門第、冬十月二十八日、法皇幸熊野、

五年丁酉、春正月八日、法成寺東西塔南大門、及證菩提院火、十三日、祇園少將井神殿火、三月二日、造土御門殿、七日、覲法皇、十五日、遣右大臣久我雅實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夏四月二十日、遷御三條室町、五月五日、先是有僧詐稱源義親、依越後人平永基、是日、敕永基捕送之、二十九日、觀鬪鷄鬪草、是月、法皇幸熊野、秋八月二十九日、謁石清水宮、九月朔、大風拔木發屋、十四日、二條堀河皇后宮火、冬十月二十日、法皇幸熊野、二十九日、慶白河塔、十一月十日、土御門殿成、徙御焉、二十一日、省試、十二月十七日、以藤原璋子爲女御、大納言公實女也、初法皇爲帝擇配、敕關白忠實納女泰子、忠實聞帝幼時輕躁、固辭、法皇方養璋子、將嫁忠實子忠通、遂變約納之帝宮、帝既長、行稍易頁、忠實悔不納泰子、晦、權中納言源基綱薨、善琵琶、與藤原宗俊政長等齊名、前年爲太宰權帥赴任、法皇面敕曰、卿以衰暮遠赴任、琵琶秘

曲、料應有所付授、基綱奏曰、臣二子闇劣、皆非其器、孫女雖幼、性甚聰慧、非二子之所及、臣之所得傳而無遺、及基綱薨、帝思其言、召見其女、與琵琶彈之、凡其秘曲咸能奏之、女年僅十三、帝大感賞、

元永元年戊戌、春正月二十六日、立女御藤原璋子爲中宮、二月九日、大和社火、十日、覲法皇于白河殿、三月十九日、以三合厄非常赦、二十七日、策試、二十九日、省試、是月、宋主趙佶付商孫俊明鄭清贈書、其辭甚倨、詔學士議書例、式部大輔菅原在良議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帝書曰、皇帝問倭皇、天智天皇十年郭務悰來聘、其書曰、大唐皇帝敬問日本國天皇、先朝往復、書例大率如此、於是廷議以爲不宜報書、但令太宰府移牒幷贈答信、夏四月三日、改元、赦、九日、以三合星變疾疫、遣中納言源顯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二日、祈晴、六月、霖雨、河水泛溢、人多溺死、

秋八月九日、京師飢、法皇親發御廩、賑濟貧民、閏九月六日、以法皇將幸熊野、免輕囚九十餘人、七日法皇幸熊野、慶大藏經於本宮、二十三日、七條火、延燒十餘町、冬十月五日、法皇至自熊野、十二月十七日、慶最勝寺、車駕臨幸、是時京師有妓島千載、和歌前者、始唱新曲、舞者初著立烏帽子、服水干衣、佩白鞘卷刀、因名男舞、後唯用水干衣、故名白拍子、白拍子始此、藤原通憲好之、嘗擇曲中佳者、教妓磯禪師舞之、於是都下盛行、是歲、杵築社鳴動、

二年己亥、春二月二日、右大臣久我雅實罷左近衛大將、六日、內大臣藤原忠通兼左近衛大將、十一日、覲法皇于白河殿、是春、天下飢饉、民多死亡、京師盜起、殺人行火、夏四月九日、祈雨、十四日、仁和寺火、五月六日、使備前守平正盛索捕盜賊、二十七日、疏神泉苑池祈雨、二十八日、中宮生皇子顯仁、是爲崇德帝、中宮幼爲法皇所鍾愛、及長私焉、至入宮猶不改、帝知御之、遂不愛崇德帝、

戲目之曰、叔父兒、

青山延于曰、白河帝不以禮義律其身、而帷薄不修、君德有闕、遂使鳥羽帝不慈其子、而崇德帝不孝其父、三綱隳而五倫廢、保元之亂、已胚胎于此、禍及數世而不已、至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何其慘也、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六月十九日、以皇子顯仁爲親王、是夏旱疫、八月霖、十七日、覲舞樂、九月二十七日、法皇幸熊野、冬十月十五日、法皇至自熊野、十一月朔、賀茂社火、廢朝三日、二日夜大風雨、北方有光、二十八日、輔仁親王薨、後三條第三子、白河異母弟、有才能、善詩歌、辭名殆亞兼明具平兩中書王、後三條愛之、遺詔立第二皇子實仁爲白河儲貳、以次及輔仁、及實仁早世、白河背之、立堀河、及堀河疾、今上未生、中外屬望輔仁、終不得立、退居北山花園、琴歌自娛、法皇優給食邑、慰之、敕宜時來相見、輔仁奉詩曰、有琴有酒山中樂、無

喜無憂世上情、一時名士多往遊、世稱三宮百大夫、及薨右大臣藤原宗忠吊之曰、風月之遊廢矣、其爲人所惜如此、子有仁幼有才能美姿貌、法皇愛之、且欲慰藉輔仁、命加冠於御前、養爲子、每出幸、令陪乘、帝未有皇嗣、屬意有仁、已而崇德帝生、乃賜姓源朝臣、敘從三位、任右近衛權中將、是歲、平野社鳴、

保安元年庚子、春二月二日、覲法皇於三條烏丸亭、二十日、謁石清水宮、二十六日、行幸賀茂社、夏四月十日、改元、十九日、堀河院火、二十一日、遣大納言藤原家忠于伊勢、奉宸筆宣命神寶於大神宮、是月、延曆寺與園城寺爭地界相惡、初延曆寺隸人竊立鳥居於大津、地屬園城寺、故寺僧毀而棄之、延曆寺怒將攻之、園城寺懼、遂毀鳥居者、山徒怒未息、乃召問二寺僧徒、山徒曰、大津地迫逼日吉神宮、賤人或棄死尸、建鳥居者、將禁其瀆神明也、園城寺曰、鳥居內寺地甚衆、彼意欲奪土地、故建之耳、相爭不已、乃遣

園城寺長吏行尊論寺僧再建鳥居、捕延曆寺隷人立鳥居者、兩
平之、時議謂平允、六月二十八日、非常赦、秋七月十七日、祈雨、二
十一日、左近衛少將藤原實衡毆兵部大輔藤原資信於殿上、除
實衡籍、譴資信、八月二十三日、興福寺僧徒奉神木抵勸學院、
和泉守源雅隆淩辱春日神人、請流之、敕遣僧綱諭之、不可、廷議
曰、雅隆事在赦前、不當流、乃停其官、禁錮從者、諭大衆還之、事栽
得解、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三日、法皇幸熊野、二十二日、至自熊野、
帝敕忠實納泰子、裝奩已備、法皇聞之大怒曰、彼嘗拒朕命、今廼
不報朕而納之耶、十一月十二日、法皇遂罷忠實內覽文書、欲以
忠通爲關白、召諭之曰、鄙語曰、父自父、子自子、父之罪於子何有、
卿爲執政、忠通曰、父獲罪廢黜、子不爲請而代其位、非孝也、且臣
家世忝此職、故授受之間、亦有儀而存、願宥忠實、然後得襲職、忠
實懼退居宇治、禱神復職、十四日、有鹿入北野社、十二月朔、石清

水宮鳴動有光、二十日、夜大風雨有光、是月、木幡山陵鳴、
二年辛丑、春正月十七日、復關白忠實內覽文書、忠實猶不敢出、
十九日、左大臣源俊房罷、二十二日、關白忠實罷、敕內大臣藤原
忠通內覽文書、忠通異母弟曰賴長、博涉群書、時人稱爲無雙學
生、常笑忠通工詩歌曰、此小技耳、何益國家、一日與其師藤原通
憲論卜筮、通憲言屈、乃戒之曰、公才太高、我竊爲公危焉、請勿復
學、賴長大悅、二月二十九日、覲法皇、三月五日、以內大臣藤原忠
通爲關白、十一日、關白忠通罷左近衛大將、十二日、大納言兼右
近衛大將藤原家忠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有仁兼右近衛
大將、二十六日、廷議報牒于宋、夏五月二十七日、延曆寺僧徒燒
觀音院一乘寺、閏月三日、又燒園城寺、堂宇蕩盡、秋九月六日、廷
議伊勢洪水、漂豐受宮正殿下天平瓮、冬十月二十八日、行幸春
日社、十一月十二日、前左大臣源俊房薨、稱堀川左府、日錄曰、水

左記、俊房練達政事、自祖具平、三世相繼有文才、兼善書、殿門榜
多其所書、
三年壬寅、春二月十日、覲法皇、夏四月二十三日、法皇造小塔三
十萬、大各五寸、置法勝寺、舞樂慶之、秋七月二十二日、大學寮孔
廟壞、冬十二月六日、遣參議藤原實行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
神宮、十五日、始行灌頂于最勝寺、後爲恒例、十七日、以右大臣久
我雅實爲太政大臣、源氏拜是官、始于此、關白內大臣忠通爲左
大臣、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右
近衛大將源有仁爲內大臣、是歲、延曆寺僧徒毀座主寬慶坊、伊
賀在廳官言、東大寺所領黑田柄田玉瀧三莊住人等、出作公田
三百五十町、不輸官物、且舊率法段米三斗、今莊民私減爲二斗、
其貪暴不可勝言、法皇御莊、權勢無比、然猶輸三斗、請準此例、必
令辨納、莊民假威輕法、大率如此、是後名張郡大野莊民等踰越

境界、侵犯國領、連歲不止、當此時、莊園遂遍滿天下、國司所治、不
過百中之一、其莊園加納出作等田、雖不蠲課役者、奸猾或多不
從國務、或私減率法、故租入無幾、國用日窮、是後王政彌壞、租調
庸舊法無復存者、朝廷乃設棟別、段米、段錢、夫役、夫錢等目、以徵
收焉、於是雜賦繁興矣、取於民者益煩、而入官者益少矣、白河帝、
既遜位、決政院中、廣置莊園以自奉焉、帝亦倣之、此後諸院宮亦
競置莊園、或相傳領、以自資給焉、朝廷亦點定莊園、以爲御厨領、
帝寵平忠盛、多賜莊園、平氏自此而興、當此時、宰吏子孫、占居國
郡、攘奪王土、以自封殖者、不可稱數、而其尤著者、如大和之宇野、
攝津之多田、河內之石川、美濃之土岐、常陸之佐竹、信濃之村上、
甲斐之武田等、皆源氏之族也、平氏本宗居伊賀伊勢間、而若常
陸之多氣、伊豆之北條、相模之三浦、鎌倉、下總之千葉、武藏之秩
父、越後之城等、皆其族也、諸藤則有伊豆之狩野、武藏之兒玉、下

野之小山、足利、那須、宇都宮、下總之下河邊、陸奧之亘理、加賀之林、富樫、越前之匹田、肥後之菊池等族、其他大姓若近江之佐佐木、武藏之横山、豬股、信濃之海野、望月、伊豫之河野等、皆以望族、占領鄉莊、因地命族、世爲土豪、諸豪峙立、各武斷乎鄉曲、隱然成封建之勢、

四年己卯、春正月五日、覲法皇、二十八日、立顯仁親王爲皇太子、是日、帝禪位於皇太子、自嵯峨帝設花宴節後、仁明帝設芳宜花宴、清和帝行童相撲、醍醐帝作前栽合、小弓賭射、村上帝行子日遊、殘菊宴、作菊合、詩合、歌合、華山帝時、東宮設鬭雞戲、後冷泉帝行菖蒲根合、凡分兩朋、以角優劣、謂之合、率皆一時宴遊、雖不著爲永式、然如童相撲、儀準相撲節、詩合準臨時祭、子日遊、殘菊宴歷朝擧行、竟爲恒例、外一宴會、往往窮極奢侈、而舊儀實漸衰替、其所謂儀式儀注者、大抵皆煩文末節、徒拘儀容、而公卿縉紳、專

務虛飾、不知大體、其所常講、不過於拜揖步趨之間、自帝後、公卿皆至去眉剪鬚、鐵漿染齒、以飾儀貌、風俗偸薄、朝廷陵夷、歷保平之亂、而宮闕頽圮、典禮亦多不行、壽永已後、亂離相踵、百度悉隳、每有大禮、臨時酌量、附比從事、亦皆一切苟且、無足論者、

賴襄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於此時歟、及讀三好善行封事、陳宿衛豪横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寔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擧海內皆兵、而天子爲之元帥、大臣大連爲之褊裨、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內、施及三韓肅愼、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

右馬寮、以蓄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皆任守令簡點、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擧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敕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出自文吏、臨兵陣、畢事而歸、脫介胄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

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資飆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奧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衛、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貔虎、而爲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剷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鎭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隷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隷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代勦誅、莫不立辨、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慮其勢之積重不回、方且延爲爪牙、以相傾排而已、鳥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梗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

者、今源氏誅之、更相鉗制、以爲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甚於此、敗壞古制、苟偸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蹶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歯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恡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横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歳不抜之權、而授之鄙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崇德天皇

崇德天皇、諱顯仁、鳥羽帝長子也、母待賢門院藤原璋子、大納言公實女也、元永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生、六月、爲親王、保安四年正月、著袴、二十八日、立爲皇太子、即日受禪於土御門殿、以關白左大臣忠通攝政、太政大臣雅實、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忠、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有仁、竝如故、法皇聽政院中、二月二日、尊鳥羽帝曰太上天皇、上皇遷三條烏丸、十三日、上皇遷白河殿、十九日、帝即位于大極殿、時年五歲、夏六月九日、卜定守子女王爲齋宮、十日、上皇遷二條東洞院新宮、是後或御白河殿三條西殿、又御白河北殿、每遊幸、與法皇同車、舊例法皇車無隨身、而以

同車、故儀衛如式、秋七月三日、祈雨、十八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越前守平忠盛殺神人、遣兵邀之、僧徒棄神輿、據感神院、忠盛及左衛門尉源爲義擊走之、殺傷甚衆、血汚神殿、遂神輿于赤山、八月二十日、卜定悰子內親王爲齋院、九月二日、法皇敕修神輿、還日吉、改造祇園神殿、六日、太宰大貳藤原顯季薨、善和歌、體製自成一家、常慕柿本人麻呂、先是藤原兼房夢人麻呂、因使畫工圖其貌、後獻白河帝、顯季奏請借其像、使右衛門大夫信茂臨摸之、藤原敦光作贊、源顯仲書之、元永初、招源俊賴等祭之、自是每歲爲常、帝聞之、敕賜讃岐里海士邑爲祭田、兼房所圖後罹燬燼、世以顯季所摸爲眞、顯季甚寶愛焉、自誓不能和歌者、雖親子不可傳之、季子顯輔特善和歌、遂授之、所著有明月鈔、冬十月十五日、御禊、十一月朔、前下野守源仲政捕常陸男子僞稱源義親者入京師、仲政在常陸、縱兵士剽掠、國人大困、仲政子賴

政爲法皇判官代、十八日、大嘗、二十七日、敕太宰府撿神寶、愼祭祀、修官舍、是歲旱、

天治元年甲辰、春正月五日、覲法皇上皇、二月六日、賀茂社火、十日、法皇上皇幸白河、觀郊外雪、內大臣源有仁以下騎馬扈從、上皇烏帽子直衣、御馬前行、嵯峨上皇遷于嵯峨院、御馬而出、爾後始有此擧、閏月朔、地大震、十二日、法皇上皇幸法勝寺、觀花、後宮嬪御悉乘飾車、攝政忠道、太政大臣雅實以下公卿扈從、前驅後乘、衣服綺靡、盡美競華、寺僧聚遠近落花鋪地、車騎如行雪中、還過白河殿飲宴、命群臣作和歌、盡歡而罷、夏四月三日、改元、二十二日、以皇弟道仁爲親王、六月十五日、始修祇園臨時祭、著爲永式、秋七月七日、太政大臣雅實罷、冬十月二十三日、上皇幸高野、是月、覺法親王慶仁和寺多寶塔、爲法皇祈福、十一月二日、上皇還御三條殿、二十四日、上中宮藤原氏號曰待賢門院、是月、勢田

橋火、是歲、法皇敕前木工頭源俊賴撰金葉和歌集、俊賴多才藝、最善和歌、苦意刻思、不輙下語、凡有感觸所得者、往往書藏之、時出而用之、以故無苟且艱澁之失、造意新奇、體製溫雅、一時士人推爲宗師、藤原顯季祭柿本人麻呂、名輩畢集、顯季謂俊賴曰、卿爲當世宗匠、宜奠初獻、其見推許如此、凡朝廷及諸家歌合、多推俊賴爲判者、俊賴常謂、判和歌者、非備十德則不能也、所謂德望、門地、明辨、强記之類也、每有乞題詠者、稍覺其難、則先使家人子弟作之、而擇其詞意可採者、潤色以爲己作、以故俊逸甚多、嘗與同僚遊大原、中路遽下馬、衆怪問之、俊賴曰、是良暹法師之舊址、衆皆下馬、良暹蓋以和歌聞者也、其篤志如此、所著有山木髓腦無名鈔、子僧俊慧亦工和歌、

二年乙巳、春正月三日、覲法皇、時法皇命群臣營殿宇堂塔、於是權中納言藤原顯隆造室町泉殿、播磨守家保造三條烏丸新宮、

紀伊守顯長造白河三層塔、伊豫守基隆造春日殿及白河三層塔、但馬守敦兼造白河五層塔、越中守公能造高野塔、伊豆守盛雅造白河佛堂及愛染像百軀、夏五月五日、僧求緣寂、求緣九歲喪父、母携赴奈良、憩祚森、見興福寺僧慈善受維摩講師詔、往京師、語求緣曰、汝父已亡、我寡不能字、故將汝隸業于南寺、安得如此僧、勸汝其勗之、我老又不可見矣、言畢歔欷、求緣遂師事一乘院僧賴員、學行日進、應德中、稟維摩講師詔、時母歿已久矣、求緣至祚森不進、僕促行、求緣流涕曰、我十歲從母憩此地、母已歿、遺誡在耳、僕隷皆掩泣、後勾當七大寺聽輦車入內、六月、以皇弟君仁爲親王、冬十月九日、謁石淸水宮、二十一日、行幸賀茂社、十二月五日、京師火、二十七日、修鬼氣祭於內裏諸門、是歲、申禁天下殺生、嘗有僧事母至孝、而家甚貧窶、其母嗜生魚、無則不能下箸、僧常買而羞之、時法皇嚴禁屠殺、不能得魚、母頗絕食、疲憊幾死、

僧不堪悲惋、自往桂河、捕得二小魚、巡吏執之、幷魚送於官、法司鞫問、僧抆淚曰、法之所禁、誰不遵守、况身在釋門、破戒律、罪不可逃、但我母老且病、非肉不食、今雖放此魚、不可復生、幸饋母所、聞一下箸、則雖就刑非所憾矣、辭氣懇切、吏卒感泣、法皇聞之、賜金帛赦還、

大治元年丙午、春正月十七日、非常赦、二十二日、改元、痘瘡流行、二月二日、法皇遷三條烏丸新宮、夏六月二十一日、法皇收諸國漁網八千八百餘張、或焚或棄、放鷹犬鸕鷀、秋七月朔、慧星見、十七日、陸奧押領使藤原清衡卒、八月十日、法皇遷室町殿、冬十月二十一日、法皇勅放都下籠鳥、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七日、僧承玄妙心坐咒詛待賢門院處流、九日、法皇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十二月十六日、法皇上皇同車觀雪、攝政以下從焉、出歷西山舟岡、上皇裹深紅、被直衣、騎馬而前、二十七日、法皇上皇待賢

門院遷春日殿、是歲、大有年、世人以爲禁殺生之報、

二年丁未、春正月三日、覲法皇上皇待賢門院于三條東洞院第、十二日、法皇上皇待賢門院幸白河、慶五層塔、二月三日、法皇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十四日、大內醬司火、延及陰陽寮、勘解由使廳、宮內省、園韓神社、神祇官八神殿、郁芳門、大炊寮南門、主水司、陰陽寮鐘樓悉焚、累代古器多亡、十五日、前太政大臣雅實薨、年六十九、稱久我、母大納言源隆俊女隆子、一日父顯房與隆俊巡視省中、省中有徒跣而過之處、雅實時總角、自懷二屝從之、到其處出而授之、隆俊感泣而謝、以告隆子、隆子又大悅、雅實質直敢言、爲法皇所敬憚、每省父顯房、顯房亦改容、尤爲一時所重、僧正某者、嘗奏事、帝謀之雅實、雅實對曰、臣不才、不能親細事、每使人代之、淸問所及、臣未之知、帝有慚色、子雅定善舞、初堀河帝時、有石淸水臨時祭、敕撰公卿子弟善舞者、帝意在令雅定奏第一舞、

而憚關白忠實、乃命之藤原宗能、雅實恥之、令雅定辭命、身杜門不朝、帝乃進雅定位、慰其意、雅實入朝拜恩、時忠實家將大饗、請雅實爲尊者、許之、至期忠實遣使招之、辭以齋而不往、嘗患瘧、白河帝命僧行尊禱而瘳、雅實報以驛馬、帝戲使人謂之曰、行尊之功、實朕力也、公唯賞行尊、曷不報朕、雅實乃獻武藏大德隆賴所造小弓、不具弦、裹以陸奧紙、帝大笑、又與忠實俱賜酒於帝前、至三酌、帝命徹酒、忠實欲退、雅實目曰、自非猿樂之徒、豈有賜酒令促去者、帝笑更酌、忠實特憚之、雅實善舞樂、帝使伶人多忠方就習胡飮酒、召而試之、未稱意、以告雅實、對曰、彼自無器骨、不至妙已、帝欲試令雅實舞、微喩其意、雅實令取舞具於家、入直廬而臥、帝屢遣人促之、不起、及暮乃起舞、帝大嗟嘆、先是忠方弟助忠爲人所殺、帝哀惜曰、神樂秘曲、胡飮酒、採桑老、從此絕、雅實曰、神樂聖上傳之、採桑老天王寺樂工傳之、胡飮酒幸傳在臣、勿苦聖

心、其日錄有久我相國記、二十七日、法皇上皇待賢門院還自熊野、三月十二日、法皇上皇幸法勝寺、慶愛染像百餘軀、七寶塔及小塔一萬基、十三日、東寺寶藏火、十九日、法皇上皇幸法勝寺金堂、慶三層塔及大威德像百餘軀、二十四日、以神祇官火、廢朝三日、夏四月六日、卜定恂子內親王爲齋院、二十三日、法皇上皇幸法勝寺、慶觀音像百餘軀、五月四日、大雨霖、河水泛溢、二十六日、肥前神崎莊獻鯨珠一顆、六月七日、免輕囚、是夏、赤班瘡流行、秋七月十四日、法皇上皇待賢門院御東殿、慶不動像一百軀、畫像一千鋪、十九日、大風雨河溢、八月十日、釋奠用桒饌、停式條所載諸國貢魚雖、殿上臺盤殆如六齋日、惟神厨僅存舊式、十四日、太皇太后崩、二十一日、葬四條太皇太后、九月十一日、以中宮臨產、免輕囚五十餘人、冬十月十四日、先是賀茂神人與石淸水神人鬪、是日、奉幣賀茂、告斷神人罪、二十日、刑部少輔源義光卒、義光

加元服於新羅明神社、故稱新羅三郞、義光嘗與修理大夫藤原顯季爭莊園、顯季謂彼曲己直、己必勝矣、已而訟久不決、顯季怪之、法皇謂顯季曰、莊園之訟久不決、汝恨之乎、顯季因具陳義光枉曲之狀、帝曰、汝宜與彼、顯季默然不對、帝徐諭之曰、汝采邑有餘、一莊得喪、於汝何有、義光采邑不多、僅食彼地、於渠所失固大、然則汝宜與之、且義光猛獰武夫、萬一逞其怨毒於汝、禍將不測、訟之曲直、朕固知之、然朕所以不敢決之者、以愛汝也、顯季感泣起謝、退招義光以所爭莊園與之、義光大喜、乃書名簿授之、其後不復來謁、顯季嘗夜自鳥羽殿還、從者僅數人、乍有甲士五六人、在車前後、顯季大懼、令從者問之、甲士曰、臣刑部卿家人也、公夜無防備、故命臣等護送之、顯季益感帝恩云、當時朝政姑息、武夫跋扈、大率如此、子孫世居甲斐、稱甲斐源氏、佐竹、武田、安田、小笠原、平賀、岡田等諸氏皆義光之裔也、晦、法皇上皇幸高野、十一月

六日、修鴨河隄、法皇上皇至自高野、十四日、以皇弟雅仁爲親王、十二月二十二日、免輕囚八十餘人、二十五日、始讀書、是歲、前木工頭源俊頼上金葉和歌集、京畿諸國霖雨傷稼、賀茂社烏不棲、先是淡路請停國中新立莊園、至此平實親又奏本國地狹民弊、而莊園新立甚多、租田無幾、例貢難濟、前吏雖奮止莊園、比任終則復免除、私與判許、國之衰亡、實繇于此、請新下官使、廢止新置莊園及加納田等、以爲興復之計、又權門勢家及社寺諸莊皆占脊腴、不從國役、故調丁爭入其莊、鄕戶逐日減少、況復宰吏得替之日、莊司等誘略公民、或假權勢、或託神威、强爲莊民、不許還住、故莊家日盛、鄰鄕歲弊、請禁莊園狹左道者、追還公民以從課役、允之、陸奧押領使藤原淸衡嘗私置保田七百町、充延曆寺千僧供、後又增其田、至此國司以其爲新立、禁停之、寺司等抗拒不聽、國司與之鬪有殺傷、然朝廷以會赦故、不問其罪、時國司往往廢

社寺莊園、而更媚權家、立爲其莊、莊園之害自如也、是歲、修祇園御靈會、僧俗男女供奉數百人、風流華麗、不可彈記、法皇上皇竝臨觀焉、淫祠之盛如此、

三年戊申、春三月十三日、待賢門院慶圓勝寺、車駕臨幸、二十二日、法皇幸攝津有馬溫泉、夏四月二十七日、行幸春日社、秋七月、陽明門有怪鳥、二十日、法皇慶鴨御祖社東塔、八月二日、大風雨、陽明門倒、冬十二月十七日、以左大臣忠通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二十八日、免輕囚、比年天下竹實、

四年己酉、春正月朔、帝加元服於土御門南殿、十五日、權中納言藤原顯隆薨、歷仕三朝、風力幹局逈出等輩、最爲法皇所親任、夜常入侍、所言多聽、時人稱曰夜關白、保安以來、專參預機務、勢傾一時、其日錄曰中記都記、十六日、以藤原聖子爲女御、忠通女也、二十日、覲法皇上皇待賢門院于三條東洞院第、三月十六日、最

勝寺五大堂火、是月、山陽南海二道盜賊起、法皇敕備前守平忠盛捕之、夏四月十日、攝政忠通罷太政大臣、五月端午午時、法皇敕鑄護劍、取諸重午之義、十八日、以伊豫土佐加賀稼穡不登、給復一年、六月七日、非常赦、十二日、以國家多事、怪異頻見、奉幣伊勢石淸水、十三日、祈晴、十九日、以星變竹實、三合年後有閏、修百座仁王會、二十五日、赦流人源明國源高行僧仁寬還京師、秋七月朔、忠通改攝政爲關白、三日、法皇幸二條東洞院第、遷佛像三十軀還宮不豫、七日、法皇崩于三條烏丸第、年七十七、稱白河院、源俊明藤原顯隆等最被親幸、雖攝籙臣、皆憚之、帝嘗夢藤原顯賴引手進行、故寵遇特重、而爲郞時、奏進除目、帝怒裂擲之、顯賴懼退、既而其父顯隆入見、帝曰、外史諸遠、未勘攝津公文者、顯賴何由餘進、其勵政事如此、帝豪邁、事好勇壯、當著盛服、伺侍或從側、整正衣冠、便叱使退曰、不須學紈袴子態、暨堀河帝崩、乃立鳥

羽帝、而機務一出於院中、至帝卽位、四十餘年間、刑賞黜陟、莫不與聞、善射、好詩歌、敕撰後拾遺和歌集、金葉和歌集、續本朝秀句、篤信佛法、自書金字大藏經、受法華經於釋増譽、玄義文句止觀於釋良眞、屢幸法勝寺、使千僧讀經、慶大藏經、常燃百燈、令一人主一燈、向暝齊手點發、以爲盛觀、或不得其意、前後點之、怒令更作、帝前後四幸高野、八幸熊野、又屢興土木、亡論其堂塔之小者、若白河新堂、證金剛院、法勝尊勝最勝圓勝諸寺、皆出法皇之意、制作宏麗、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佛像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餘基、是時競尙華麗、如賤女子、亦服文繡、侈靡之風、至此而極矣、上皇居喪哀容過節、十五日、火葬白河天皇于衣笠山東麓、安御骨于香隆寺、置國忌于法勝寺、法皇崩、朝臣日夜競薦冥福、造像寫經者極衆、石

見守藤原盛重嘗爲法皇所寵、卽造丈六佛像三軀、施車二十兩於僧徒、佛事之盛、前後未有比也、其周關法會亦稱之、此後上皇專理萬機、一效法皇、命群臣以土木、甲斐守範經造尊勝寺佛堂、備前守忠盛造白河塔及得長壽院、越中守顯長造土御門宮、伊豫守家信造阿彌陀堂塔及丈六像九軀於白河、播磨守基隆造法金剛院、紀伊守公重造最勝寺五大堂、播磨守家成造寶莊嚴院、周防守憲方造法金剛院新宮、越中守顯長造熊野五層塔、

賴襄曰、齊衡而後而得宇多、正曆以後而得後三條、如陰霾之中、乍覩天日之漏射、魑魅罔兩、畏避竄匿、已而得醍醐焉、如晴日而帶薄翳、得白河則驕陽炎赫、如惔如焚、而黎民靡孑遺也、夫相家之專擅濁亂朝廷、極矣、然其政令、猶依倣先古之格、恤民之典、求言之詔、雖或屬文具、而猶存其名、知其爲懿美也、至於白河、倂其名不擧也、而興造之費、空竭府藏、其所以爲功德、

三千佛像、四十萬塔婆、皆塗民之膏血耳、往時相家之侈靡、凋弊公私、毒被天下、然民猶曰、是某相所爲也、非天子所知也、至白河收復其權、政由己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怨之所歸、不在彼而在此、故白河之收權、適所以收天下之怨也、是猶人抱積痾者、當其有疾、蹙額抱心、以涉日、雖欲恣飲噉、不可得、幸而得疾稍退、乃暴食縱酒、宿疾乘之、變成別症、吐瀉狼藉而不可救、保元之亂是已、當相家專權、日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聽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翅此也、宇多欲禪位而已看護之、後三條之志亦如此、皆爲天下慮爾、白河則欲縱己之欲、背父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堀河、堀河崩、又立五歲之鳥羽、猶可也、鳥羽纔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尤而傚之、奪以予三歲之近衛、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歲之天子、與五歲之上皇、亂曷有已哉、相家

立幼弱之外孫、資其專權云爾、天子而何苦爲此乎、當相家權
盛、聽其所廢立、而不得自恣、自恣而後天下益不服、大亂塗地、
夫宗廟之所託、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爲之、是之謂以天
位爲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夫健將視
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皆其自取也、
山縣禎曰、信佛益甚、而國勢益衰弱、寵僧益盛而僧徒益橫逆、
建塔造寺益多、而國用益凋弊、吾未見信佛之有益於國家、而
人主深信之、以爲立無上功德、享無量福利、抑何昏惑也、至如
其不悟佛之無靈、而以雨爲有罪、下諸獄、則愚惑之蔽、一至此、
其慢天不亦大乎、
又曰、白河帝遜位、而聽政於院中、鳥羽傚之、後白河又傚之、於
是紀綱大紊、是非顚倒、終失天下之大權矣、蓋其始懲相門專
權、欲收其權、而不得其道者也、故古之明主、擇賢而任之、不敢

自用、百官稱其職、垂拱而天下治矣、夫天下之廣、機務之夥、豈
一人智慮之所能及哉、而欲必統之於己、固不可也、況愛憎任
意、處置失當乎、宜哉時勢反覆、天下之大權、一去其手、而不能
復收矣、
十九日、非常赦、閏月十日、無品道仁親王薨、十二日、霖雨河溢、九
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召還流人十九人、冬十月十九日、行幸平野、
二十二日、以皇弟本仁爲親王、二十六日、卜伊勢內宮寶殿戶鎖
不閉、十一月七日、行幸大原野、十二日、上皇以佛匠長圓爲興福
寺大佛司、衆徒聞其將爲淸水寺別當、不平之、惡僧惠曉等途毆
長圓、破其頭、褫衣裳、幷傷從者以辱之、上皇乃遣檢非違使源光
信、平盛道、源爲義等、捕其首惡、光信馳赴之、惠曉逃去、捕其房僧
及慈尊院僧維覺、盛道爲義火佐保殿、捕其房主信實及惠曉弟
子詮覺、皆送京師鞠問之、興福寺僧逃散、恒例佛事不行、敕停別

當玄覺職、尋獲惠曉、放之播磨書寫山、又逐惡僧數人於信濃讚
岐諸國、遂以長圓爲淸水寺別當、後又逐興福寺有罪者十三人、
晦、地震、十二月八日、帝自土御門烏丸殿徙御三條京極第、以禁
斷殺生、故諸國有不進月次祭供神物者、禮典廢闕、識者憂之、時
大和守源重時至任、欲復古禮、糾國政、先行神拜、興福寺僧徒惡
之、多方妨礙、不得行禮、而朝廷不正其罪、舊制國司出京者、必奉
幣路次神、祈途上平安、就國先行神拜、然後擇吉日、治講官舍、爲
交替之政、至此其制稍弛、初藤原宗成爲因幡守、身不就國、使目
代攝行神拜、後九年始赴任、僅修一宮臨時祭、當時國司等怠慢、
大率類此、天下之政遂衰矣、法皇嘗令近臣爲國司赴任之儀觀
之、衣服華靡、人以爲壯觀、其近兒戲如此、
五年庚戌、春正月六日、帝始臨敍位、十九日、行幸白河、避方忌、二
十六日、始視除目、先是山科陵鳴、二月二十一日、立女御藤原聖

子爲中宮、後冷泉四條后後、執政之女無爲后者、蓋八十年矣、后
之立、時人以爲藤氏中興焉、三月四日、帝自京極第還御土御門
殿、十九日、賑恤山城大和和泉石見長門豐後等國、夏四月二十
五日、行幸松尾、二十八日、行幸北野、五月九日、遣權大納言源能
俊於山科陵、謝平忠盛奴伐陵樹、秋七月二日、非常赦、十日、大炊
御門萬里小路殿火、九月八日、參議藤原爲隆薨、器宇倜儻、才幹
過人、白河朝補藏人、嘗奏事端緒頗多、帝有倦色、欲起入內、爲隆
伴爲不知、奏大神宮事、帝復御座、因得盡其奏、堀河朝使于伊勢、
還奏、帝方吹笛、弗顧、爲隆退告上皇曰、今上不豫、請禱之、上皇驚
問內侍、曰不知、召爲隆詰之、對曰、臣經奏大神宮事、主上吹笛不
省、苟非沴邪爲祟、豈宜如此、帝聞之大愧、有人獻柑樹、帝特愛之、
架屋庇護、爲隆不喜、令小舍人撤去、樹遂枯、帝知之不責、其見畏
憚類如此、家稱坊城、其日錄曰永昌記、秋旱、冬十月朔、覲上皇于

三條東洞院第、四日、上皇幸法勝寺、慶愛染像一百軀、七日、敕彈正臺左右京職檢非違使曰、狩獵之誡、嚴制重疊、而近日恣違制令、私飼鷹鶻、競馳郊野、致屠豬鹿、論之憲章、理不可然、宜令禁遏、二十五日、以待賢門院慶法金剛院、赦、十一月四日、行幸日吉、十二日、先是有男子、稱源義親入京、上皇處之前太政大臣忠實鴨院、眞僞未決、是日檢非違使源光信以私怨發兵擊殺之、及其從者、二十三日、流源光信及其黨、奪其弟右兵衛尉光保官、二十八日、上皇幸熊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皇待賢門院還自熊野、二十六日、上皇自白河殿徙御三條西殿、比年天下竹枯、延曆寺座主仁賢遣杜上座靜命論中堂衆、禁其裹頭、不幾堂衆蜂起、毀靜命房、仁賢奏之、上皇遣檢非違使源爲義捕其魁首、

天承元年辛亥、春正月二日、覲上皇於三條西殿、晦、改元、二月三日、上皇幸熊野、二十二日、晝御座劍失、三月十九日、行幸稻荷祇

園、夏六月十七日、上皇使五百僧讀金字大藏經於法勝寺、薦白河帝冥福、秋七月三日、上皇始置法華八講于法勝寺、八日、上皇慶鳥羽堂、赦、九日、移藏白河帝御骨於鳥羽塔、冬十月二十八日、祇園少將井神殿火、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右大臣藤原家忠爲左大臣、內大臣源有仁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內大臣、宗忠大納言宗俊之子也、

長承元年壬子、春正月二日、覲上皇于三條東洞院第、先是秋篠山陵鳴、二月二十一日、大風雨、二十九日、又大雨、三月、晝御座有白骨、上皇造三十三間堂、名曰得長壽院、置觀音像一千軀、至是成、將慶之、會大風雨不果、上皇憂之、或曰、昔近江有佛事、遇大雨不果、乃決雨於深谷、擬之流刑、雨果歇、請祈禱之、上皇令諸寺祈晴、十三日、上皇臨幸慶之、詔、大赦天下、百官盡會、其儀甚盛、夜點萬燈、賜導師天台座主忠尋穀一千石、錢一千貫、沙金一千兩、施

物無算、觀者雲集、左衛門大尉平忠盛監其事、上皇悅曰、不有忠盛、孰能使朕成佛者、乃除但馬守、詔聽內昇殿、賜封一百戶、上皇漁色數微行、忠盛每隨、及建寺命董役、故賞之、平氏之興、實基于此、夏四月十六日、遣權中納言源雅兼于伊勢、奉宸筆宣命及神寶於大神宮、閏月十六日、赦、頃者疾疫蔓延、華夷不靜、自非法力、何助黎民、宜令五畿七道每國圖丈六觀音像、寫經六卷、使僧六人如法轉讀、五月十九日、震東三條殿、先是松尾社鳴動有光、六月朔、以旱疏神泉苑池、二十三日、太宰府言、八幡宮生石二、各有文曰八幡、秋七月二十三日、三條烏丸姉小路室町三宮火、八月十一日、改元、二十五日、彗星見、九月八日、地震、十日、上皇召關白忠通、權中納言藤原忠宗、源雅兼、參議藤原顯賴等、定新制十四條、十一日、筑前宗像社火、冬十月七日、帝幸白河、慶寶莊嚴院、非常赦、十四日、上皇幸高野、二十日、上皇自高野還御三條烏丸、十

一月二十五日、卜定禧子內親王爲齋院、是歲、天下癘疫、

二年癸丑、春正月二日、覲上皇、夏六月十五日、震太政官東廳、秋七月十日、夜有光怪、十四日、震一條北街、震死二人、二十一日、延曆寺西塔學徒與中堂僧鬭、燒其房舍、上皇聞之、敕曰、山僧暴戾、不顧憲章、屢加禁遏、而濫行不息、頃聞堂衆亦鬭爭犯法、宜命僧源助注其巨魁、所司禁身上進、延曆寺上巨魁十八人名、二十三日、敕遣檢非違使於坂本、捕僧徒首惡、乃付兵部大輔資信科罪、八月十六日、日月無光、二十八日、地震、是月、霖雨傷稼、冬十二月、帝自土御門殿還御二條殿、是歲、卜定怡子女王爲齋院、

三年甲寅、春正月五日、覲上皇于六條殿、十三日、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二月六日、上皇自熊野還御鳥羽殿、十七日、帝從上皇幸法勝寺、慶讀金字大藏經、非常赦、是日、七條殿火、三月十九日、尊上皇女御藤原泰子曰皇后、上皇準母令子內親王曰太皇太后、

是月、修京師條路、洪水平途、夏五月四日、免輕囚、十日、謁石淸水宮、十五日、行幸賀茂社、十七日、京師大水、六月七日、行幸二條萬里小路殿、秋七月二日、夜天有光、九月十二日、大風拔樹發屋、冬十月二十日、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十一月十一日、上皇待賢門院自熊野還御鳥羽殿、十二月十九日、上皇遷三條烏丸新宮、閏月朔、日有食之、晦、免輕囚、是歲、風水疾疫、天下饑饉、

保延元年乙卯、春正月四日、覲上皇于二條萬里小路殿、二十日、待賢門院三條京極第火、二月八日、左大臣藤原家忠罷左近衞大將、右大臣兼右近衞大將源有仁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藤原賴長兼右近衞大將、是日、省試、二十七日、上皇幸春日、三月十日、祈雨、十七日、上皇賑穀一千石於窮民、十八日、地震、二十七日、上皇待賢門院幸仁和寺、慶北斗堂、夏四月八日、西國海賊大起、海路不通、敕諸國司逐捕不獲、公卿憂之、內大臣藤原宗忠曰、命

之源平二家、必能辨之、法皇曰、命之爲義、徵發不便、諸國必困、今忠盛方爲備前守、命之便、是日令忠盛捕之、二十二日、非常赦、霖、二十三日、上皇修百座如法仁王會于法勝寺、二十七日、改元、非常赦、是月、上皇賑穀三千石於東西京貧民、五月五日、上皇幸法勝寺、慶讃一日書寫大般若經、是月、大和守重時到任、欲詣春日社、興福寺僧聞其將釐革國政、心不利之、將刼之路、重時不敢往、關白忠通乃遣使禁止僧徒爲暴者、六月六日、行幸二條萬里小路殿、七日、有虹見二條東洞院、是夜還宮、秋七月朔、災異荐臻、飢饉疾疫、邊海繹騷、盜賊踵起、帝令諸儒論奏、式部大輔藤原敦光上疏曰、天變地妖、所以警戒人主也、凡厥休咎之象、司天奏之、古人有言曰、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儻見、無世而不有也、上明而政平、則雖竝世而起、無以傷也、後漢永元年中有日蝕之異、公卿大夫皆上封事、詔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我朝弘仁聖代、登用賢才、抽爲侍中、選爲郎官、當其新敘之日、授彼專城之任、其後歷代二十四代、計年三百餘年、車書同軌、無有異路、而近年以來、風俗澆漓、恩典斑駁、儻不墜往代之聖猷、自可贊明時之皇化、夫疾疫之起、政違時令之所致也、天平十三年、敕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像、寫大般若經、以禳疾疫、祈豐穰、弘仁四年、禁京畿百姓棄擲病人、修格以協掩骼之義、伏惟和漢之間、每有災異、或擧賢良、優耆老、賑貧民、或免租穀、減調庸、省徭役、宜遵舊規、以存寬恤、王者入政、食爲其先、古人有言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食、自非兼年之食、何免荒飢之憂、夫衰弊之漸、其來有由、一者廟社不祀也、祈年祭、月次、神今食、神嘗祭、新嘗會、朝之重事也、其祀僅存、其禮漸薄、凡神今食、天皇幸中和院、神嘗祭幸大極殿、威儀棣棣、自感神心、昔告朔餼羊、仲尼愛禮、以小喩大、何失恒規、宜每事遵式、

擧而行之、諸國所在大小神社、破壞不修、頹倒無基、國宰不踐祭祀之場、社司不爲修治之營、況非家譜之輩、知廟社之務、誰能竭謹愼之誠、而致齊肅之禮乎、二者佛事不信也、招福之術、以敬法爲本、歸佛之要、以淸淨爲先、是以寶龜三年十一月詔、每年正月、行吉祥悔過於天下諸國國分寺、救飢荒之禍、以爲恒例、而今廟堂之中、雖備威儀、州閭之間、恐致闕略、國分寺有無實之聞、講讀師無有智之侶、欲得感應、宛如求芙蓉於木末、恒例齋會、臨時佛事、叡念雖深、施與如疎、是則諸司懈怠、諸國虧濫之所致也、三者、奪農時也、中古以來、高堂大廈、造營寔繁、築山鑿池、課役未絕、人不旋踵、民無息肩、昔衞靈公依宛春之諫、罷嚴寒之役、矧乎非時使民、必傷農事、須休工功、勿奪農時、四者、重賦斂也、田畝無加、賦斂有增者、古傷之、今傷之、魏文侯時、租稅歲倍、有司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由課斂多也、不可賀焉、由是魏國大

理、如聞近來無檢田數之增減、不究農民之貧富、強稱利田、徵納租稅、地廣民富者、自適其宜、地狹民貧者、暗失其心、富者寡、貧者衆、旁魄論之、可謂苛酷、又雖檢田數、率法過差、興亡之間、世自知之、宜隨國之治否、爲吏之褒貶、五者、不禁奢僭也、彼漆器畫鐏、猶譏其奢、葛衣菲食、長傳其儉、漢文帝之罷露臺、齊桓公之卻紫衣、治世盛擧、後代美談也、方今天下人庶、屋宅衣服、旣踰制度、軒騎僮僕、多過規模、頻加禁過、猶不悔改、鄙語曰、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世之所好、只從時俗、況復金銀之珍、彫鏤匪一、紅紫之服、冗費甚多、宜繹從前之綸言、以停當時之華麗、六者、學校之廢也、天下所貴唯賢、所寶唯穀、皇朝宮城之南、左則置大學寮、以崇聖師、右則置穀倉院、以蓄米穀、而黌舍頹弊鞠爲茂草、蘋蘩蕰藻之奠、有累供備、縉紳青衿之徒、無處容身、唐太宗卽位之初、京師飢饉、孜孜求士、務在擇才、政革舊弊、頻致豐

稔、宜依聖代之遺風、早施明時之新化、七者、府庫空虛也、大府倉廩、久以空虛、諸國租稅、已少塡納、況納官封家、有名無實、列位之臣、不預月俸、奉公之士、難禦歲寒、所謂衣食闕於家、雖父母不能制其妻子、凍餒切於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又諸國大糧、須給幾希、臺隷之輩、衣糧難支、如此七事、廢一不可、抑諸國土民、爲逃課役、或稱神人、或爲惡僧、橫行部內、對捍國務、加以京中所住浮食大賈、或於近都借一物、向遠國責三倍、或當春時與少分、及秋節取大利、若遂數廻之來、恢殆傾終身之貯、貧窮民不堪、擧家逃亡、永鬻妻子、爲彼奴婢、天下凋殘、職此之由、伏惟延喜年中、式部大輔三善淸行朝臣封事所謂、天下費非往世十分之一者、以彼一分、比之今時、非復延喜十分之一、國之衰耗、指掌可知、戶令云、凡遭水旱災蝗不熟之處、少糧應須賑給、賦役令云、凡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檢實、具錄申官、免租調課役者、須遵令條、速施

德政、以安人民、凡海陸盜賊之起、莫不繇飢寒而萌奸邪之心、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用刑罰、難致肅淸、戶口饒、衣食足、則邊境安寧、寇賊消散、宜從延曆五年四月十九日格文、簡擇良吏、攘除姦盜、但國有典刑、誰免懲誡、雖觸一面之綱羅、終致四海靜謐、蓋馭俗之道、寬猛相濟、去承平六年、南海賊首藤原純友結黨屯聚、時以紀朝臣淑人任伊豫守、兼行追捕事、賊徒聞其寬仁、二千五百餘人悔過就撫、魁帥三十餘人束手歸降、卽給衣食田地、令勤農業、然則循良之吏、各赴任國、搜求黨類、若有歸降之輩、班田給物、依前行之、國富刑淸、亦籌策之一也、抑太宰府者、蕃客往反之地也、鎭守府者、遼夷交接之境也、若無耀威之振外土、恐有風聞之及殊方、縱雖屬無爲之世、何可忽不虞之備、安不忘危、古之炯誡也、九日、震京師數所、八月、霖、十九日、平忠盛獲海賊三十餘人入京、子淸盛以功敍從四位下、是歲、伊賀守藤原光房以其

弟興福寺僧覺隆爲財良寺寺主、寺舊屬東大寺、故東大寺遣僧賴壽性有等於本寺、陵轢覺隆、所遣僧徒、興福寺怒、欲火東大寺、過華嚴會、且請流賴壽性有等、朝議黜賴壽於阿波、性有於越前、罰其他連坐者、論大赦、事始得解、春夏飢饉、盜賊連起、

二年丙辰、春正月五日、覲上皇于二條萬里小路殿、二十八日、地震、二月二十一日、上皇幸熊野、三月十三日、上皇自熊野還、御鳥羽殿、二十三日、上皇慶勝光明院、帝臨幸、非常赦、是日、伊勢麻續機殿火、是春、天下大飢、道殣相望、多棄兒者、夏五月十二日、左大臣藤原家忠罷、十四日、家忠薨、家稱花山院、秋八月二十一日、以天變風水飢疫、遣中納言久我雅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九月七日、上皇慶金字五部大乘經於石淸水、十七日、始修春日若宮祭、冬十月十五日、帝從上皇幸法金剛院、觀待賢門院慶三層塔及金字大藏經、十二月九日、以右大臣源有仁爲左大臣、

內大臣藤原宗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長爲內大臣、三年丁巳、春正月四日、覲上皇、七日、行幸法勝寺、二月十日、興福寺僧徒七千餘、奉春日神木入勸學院、訴僧定海超權僧正玄覺任僧正、使兵士警衛禁內院中、十一日、罷僧正定海、以玄覺爲僧正、十六日、僧徒還寺、十九日、行幸法勝寺、避方忌、三月二十七日、又幸、夏四月六日、非常赦、十日、不豫、十五日、疾愈、五月九日、行幸白河、避方忌、六月六日、行幸二條萬里小路殿、七日還宮、二十四日、卜虹見西河原宮、石淸水宮鳴動有光、秋七月朔、祈雨、十五日、地大震、十六日、又震、是月、上皇致書帝、辭尊號封戶隨身、八月二十二日、上皇幸白河、避方忌、二十三日、還宮、九月十三日、行幸白河、避方忌、十四日、遠藤盛遠殺左衛門尉源渡妻袈裟、袈裟小字阿都磨、初與母共居陸奧衣川、家本豪富、稱衣川殿、因呼阿都磨曰袈裟、姿容端麗、爲上西門院雜仕、未及笄、適源渡、閨門雍睦、盛遠者衣

川之甥也、嘗出監事、路見一女臨之、神思恍惚、蹤跡而行、始知爲渡妻也、寤寐不能忘、至衣川家劫而請之、衣川驚惶詭謝曰、汝幸釋我、則今夕使彼見焉、盛遠固約而去、衣川召袈裟授之小刀泣曰、亟殺我、袈裟大驚曰、無乃喪心病狂乎、衣川具告以狀曰、不聽彼言、我必遇害、與其死彼手、不若死汝手、袈裟悲泣以爲子代親固其分也、乃謂曰、兒善處之、勿復慮焉、日既暮、盛遠至、袈裟迎接、佯爲相悅、既而欲辭、盛遠露刄、迫脅曰、汝終不從、我必殺汝與渡、袈裟紿曰、妾實非欲辭、以觀君志爾、妾在渡家、多不稱意、數欲奔歸、然不忍忤母命、遷延迄今、君志誠切、則速殺渡、盛遠大喜、袈裟約曰、今夜我可使渡沐髮醉臥、君潛入臥內、認新沐者殺之、盛遠諾、袈裟歸而謂渡曰、妾前以母疾歸省、今疾愈、請共歡飲、渡醉、袈裟扶臥、自濡髮詭服爲男子、隔席而臥、夜半盛遠斬首而去、視之則袈裟也、盛遠大悲恨、提首至渡家、告實請死、渡曰、事既如此殺

汝無益、不如爲僧贊其冥苦、乃剔髮、盛遠亦削髮爲僧、衣川號哭幾絕、得遺書匳中、辭甚酸楚、盛遠瘞其屍爲起墳、世呼曰鳥羽戀塚、盛遠、左近衛將監茂遠之子也、襁褓喪親、稍長蠱獶亡賴、日從鄉里群兒、搏捋牛馬、蹴踐田畝、人患苦之、軀幹狀大、趫悍精武藝、然有至性、以幼失怙恃、每與人語、涕淚悲慕、以父蔭爲上西門院北面、又爲院武者所、年十八、誤殺袈裟、爲僧改文覺、勤修勇猛、盛暑隆寒、露臥林薄、凝立飛泉、艱楚萬狀、屢瀕於死、名山大川、古祠淨刹、無處不至、草行露宿、至斷飲食、二十三日、帝從上皇待賢門院幸仁和寺、觀競馬、張宴奏樂、詠和歌、二十五日、還宮、晦、卜大神宮戶鎖不開、冬十月十五日、上皇慶鳥羽安樂壽院、非常赦、十九日、上皇幸熊野、十二月十二日、以伊勢神人訴、流前主殿助平季盛於佐渡、十七日、行幸法勝寺、避方忌、

四年戊午、春正月二日、覲上皇於六條殿、二十日、卜伊勢外院火、

二十六日、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是日、行幸法勝寺、避方忌、二月二十三日、賀茂社神館神宮寺西塔、及待賢門院四條西洞院第火、二十四日、二條東洞院內裏火、是日、深草偃樹自起、二十六日、右大臣藤原宗忠罷、三月五日、京師大火、十九日、天雨物、狀如胡麻、二十一日、蝦蟇鬪于神泉苑、夏四月十九日、帝自小六條殿遷御土御門殿、二十七日、行幸法金剛院、觀競馬、二十九日、延曆寺僧奉神輿詣鳥羽宮、訴賀茂下司、即日許之、僧徒毀賀茂神人宅而還、六月二日、園城寺僧徒燒別當禪仁房、禪仁發兵鬪爭、秋七月二十日、彗星見、冬十月晦、殿上一種物、十一月二十四日、土御門殿火、累代御笏象給蝶丸焚、帝遷小六條殿、是歲、定估價法、依延久例、藤原基俊薙髮、法名覺舜、右大臣俊家之子也、有文才、善和歌、時源俊賴以和歌名于一世、基俊不欲立其下、自出機杼、遂爲一家、因竝稱焉、每有和歌會、往往爲判者、所撰有悅目鈔、新三

十六歌仙、新撰朗詠鈔、基俊通萬葉之學、初村上帝詔源順等訓讀萬葉集、至基俊又爲訓點、漢字國字兩行並書以便童蒙、其後龜山帝時、有僧仙覺者、亦通萬葉之學、爲之訓點云、

五年己未、春正月十五日、昏霧四塞、二月二十一日、遣權大納言德大寺實能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二十二日、上皇慶鳥羽三層塔、三月九日、興福寺僧徒燒別當隆覺坊、夏四月、先是左馬助藤原敦頼爲馬寮使、舊例事竣、給手振裝束於馬部等、敦頼不與曰、吾借之人、當給其直、馬部屢請不得、皆怒、一日入敦頼廐取馬、敦頼大驚、乞救隣人、隣人遣衆毆擊馬部、縛二人送檢非違使、馬部益怒、是月敦頼爲齋王次第使、過二條大宮、馬部數十人突出、捽敦頼墜車下、敦頼超乘、馬部圍守、訴右兵衛督藤原家成、請取其衣服、家成知衆怒難犯、諾之曰、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勿取、馬部大悦、復捽敦頼、褫奪衣冠襪帶、幷取其車、敦頼赤體逃竄、時

人呼曰裸馬助、平素潛心和歌、年及八十、每月徒步詣住吉社、祈得秀歌、有和歌會、則以其老而聾、常逼講師而座、傾聽不倦、其篤志如此、藤原忠實嘗召鏡邑傀儡師、觀其技、傀儡師偶謳源俊頼所作和歌、俊頼在座聞而忻然、時人艷羨焉、僧永縁欲得名於世、賂謳者以謳己歌、敦頼亦屬謳者、不賂遺而責其謳、爲世所蚩笑、藤原俊成奉敕撰千載和歌集、時敦頼已歿、俊成追感其勤苦、採其歌十八首、後夢俊頼來謝、俊成爲之又收二首、五月朔、祈雨、六月二十五日、少僧都覺晷募京中知識物、造清水寺橋於鴨河、秋七月十六日、以皇弟體仁爲親王、二十八日、上上皇皇后藤原氏號曰高陽院、八月七日、遷土御門殿、十七日、立體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内大臣藤原頼長爲傅、上皇既遜位、納關白忠實女、有寵、尊爲皇后、最後納中納言長實女、尤見寵幸、是爲美福門院、生體仁、上皇鍾愛之、生僅三月、遂立爲皇太子、冬十月二十六日、慶成勝

寺車駕臨幸、十一月九日、興福寺僧徒與別當隆覺鬪、十二月二日、遣檢非違使于奈良、捕隆覺黨與、四日、大納言源師頼薨、博聞強記、有才藻、受業大江匡房、爲參議右兵衛督、後不得意家居、崇德帝以頻年天變屢見、敕諸道博士、言所以禳之、皆言宜起才能之士、不令其抑鬱、則副天心矣、於是以師頼任權中納言、就職後、爲釋奠上卿、每事諮訪、然後行之、藤原成通勞曰、公久家居、不從公事、宜其降心訪求、恐有失誤、師頼顧曰、入大廟每事問、無復他語、成通悔愧焉、是夏旱、祈雨丹生貴布禰、師頼奉行之、時大内記有故不會、少内記文屋相永攝事、不能作宣命、師頼代書、退曰、此宣命必應得神感、果霑沛三日、稱小野宮、十四日、左大臣源有仁罷左近衛大將、十六日、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頼長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實能兼右近衛大將、實能大納言公實之子也、藤原通憲勸頼長學、頼長乃師通憲、又學於源師頼、藤原

成佐、傍受因明於僧惠曉、才名日著、忠實特愛之、

六年庚申、春正月二十三日、石清水宮火、寶器悉焚、二月二十二日、内大臣藤原頼長罷左近衛大將、保延中、前關白忠實新立大隅島津莊、占一國之半、其莊跨日向薩摩二國、日向國數過國中三分之一、薩摩亦殆居一國四分之三、藤原氏一門莊園之夥、及租入之數、不知其幾何、初忠實莊園在陸奧者五所、使在國司藤原基衡主之、歲輸金三十兩、布五百餘段、馬十匹、漆一斗、鷲羽三束、後傳莊於次子頼長、嘗命加徵輸物、乃致金五十五兩、布一千段、馬十二匹、漆羽皆增舊、五莊尙如此、餘可準知焉、三月十三日、日無光、天雨物、狀如胡麻、二十八日、日吉二宮十禪寺神殿火、夏五月二十七日、謁石清水宮、閏月朔、行幸賀茂社、五日、大山香椎筥崎等僧徒神人燒太宰府數千家、十六日、震法成寺行願寺塔、災、二十五日、延曆寺僧徒與園城寺僧徒鬪、燒園城寺、秋九月十

五日、僧覺猷寂、居法輪院、稱鳥羽僧正、好戲畫、嘗作旋風圖、吹米粟在空、粃糠塵亂、側畫僮奴遽欲抑留之狀、妙極跌態、時人傳玩、轉進上皇、上皇覽大笑、且歎其工、及覺猷朝、問其畫意、對曰、有此事、近日官供米至、大風忽起、輕颺穀、奴輩騷擾、臣僧傍看、不堪可笑、戲作此爾、上皇乃寤、令考問倉吏、果有不法、供米多雜粃糠、

冬十月十二日、覲上皇于白河殿、十五日、左兵衛尉佐藤義清棄官爲僧、秀鄕九世孫、左衛門尉康清之子也、累世以武著稱、義清勇敢善射、頗通韜略、仕上皇爲北面士、任左兵衛尉、酷嗜和歌、造詣高妙、上皇愛其才、甚親遇之、然不喜榮利、常有避世之志、上皇諭旨欲補検非違使、義清以其職逮捕罪人、多招陰禍、固辭之、會鳥羽新宮成、上皇命一時名輩、上題障子畫和歌、義清卯日進十首、大稱旨、賜御劒名朝日丸、宮中亦有恩賜、親戚賀之、義清不樂、嘗與族人左衛門尉憲康、朝鳥羽殿、還臨別相約、明日又當同朝、

義清如期而至、其家有哭聲、聞于外、怪而訪之、則憲康昨夜暴死、義清惕然、而出家之志益決、陳情辭官、上皇惜其才不許、嘗出遊而還家、其女年甫四歲、嬉笑出迎、牽衣而戲、義清意甚憫之、旣而猛省、害我出離者、無過于此、割愛當此爲始也、乃蹴之墜牀、女慕泣不去、義清強忍不顧、家人驚訝、其夜遂棄妻子、往嵯峨爲僧、名西行、又號圓位、時年二十三、義清棄家、抱才遭時、一朝棄去、無所牽戀、時人嗟嘆、其妻亦爲尼居高野天野、練行堅貞、藤原爲業丹後守爲忠之子也、仕爲皇太后宮大進、好和歌、長于記事、設世繼翁夏山繁樹問對、概記君臣事蹟、起文德終後一條、名曰世繼物語、又名大鏡、剃髮隱于大原山、更名寂念、爲業弟壹岐守賴業長門守爲隆、賴業先兄祝髮、名寂然、亦居大原、善和歌、與西行相唱酬、爲隆亦爲僧、名寂超、兄弟三人棲遲山林、吟詠爲樂、世人呼曰大原三寂、

賴襄曰、所貴於士者、以其知時也、時有勢焉、有機焉、勢所推移、機所起伏、非必難知也、而莫之知者、有所蔽耳、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去危就安、去濁就潔、擧世不知、而已獨知之、知之明、故決之果、彼之所驚、我以爲當然、如藤原義清、不其然乎、當是之時、天下之勢何如哉、君臣殉私、廉耻喪亡、國家紀綱、所以維持天下者、無一存者、而天下之武健桀驁者、隱然成黨於下、竊咲朝廷、以爲不足畏、朝廷方計較閨閤之寵、易置童蒙之君、宰執之臣、骨肉爭權、不省宮城之外有何事、大亂之機將發矣、而上下晏然處之、何哉、譬若失火之家、擧家宴集讙嘩、及鄰閭來救始知之、彼汨沒於爭競之間、中熱外躁、顚倒是非、是以其機露於前而不能見、義清資不過北面、官不過左兵衛尉、處世奔波之後、有以窺其端倪、以爲事勢如此、官不可爲、故雖頗受寵使、而決然去之、其曰歸佛辭世者、特託焉而遁、或觸焉而發耳、

世蓋駭愕、以爲不近人情、不知自義清視之、擧朝之士、皆喪心者也、義清弃官之歲、而藤原賴長爲內大臣、後二十年、而保元之禍作、自是喪亂荐資、海宇反覆、而義清嵓居川觀、超然事外、嗚呼可謂士也已、史稱義清博通兵書、精射、善歌、蓋備文武才略者、使少營求攀援而進、如藤原信西、或所不難、而不屑也、乘世之亂、依附姦雄、樹立功名、如大江廣元、又所優爲、而又耻之、觀其異日見源賴朝、賜之寶玩、而出門拋與兒童、可以見其志矣、世稱其無欲而已、吾則欽其有耻有識也、古曰、利使智昏、義清唯有耻也、是以能識一世之所不能見也、如藤原敦光、稱文學之士、應敕陳得失、言及敬神佛、興學校、蓋三善清行之所以言於延喜、而敦光拾之、是爲何等時、而爲此迂拘之說、而不耻邪、如藤原爲業兄弟、辭官隱居、著史自遣、蓋亦知時之非也、紬繹前事、託空文以自見、此則義清之徒也、

二十九日、上皇慶春日社五層塔、儀準御齋會、十一月四日、土御門殿成、自小六條殿徙御、十二月七日、權大納言久我雅定兼左近衛大將、

永治元年辛酉、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八日、遣參議藤原公能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日、上皇薙髮、法名空覺、修佛寺五十日、群臣爭獻物、綾錦成堆、皆嚫僧徒、施食鳥獸、夏四月二十日、前右大臣藤原宗忠薨、五月七日、杵築神殿無故而倒、二十一日、法成寺新堂倒、秋七月十日、改元、八月二十日、霖雨洪水、二十五日、詔曰、俗及澆漓、曆告辛酉、咎徵非輕、不仰諸神冥佑、何禳一天之禍災、宜加天下諸神位一階、此後如建仁弘長、皆以祈革命、竝加位階、凡加階制、諸神嘗叙正四位上正五位上者、例必超授一階、但天下同一加階者、不用此例、九月二十五日、京師雨物、狀如胡麻、冬十二月二日、以皇子重仁爲親王、七日、帝禪位于皇太

弟體仁、帝雅無去位之意、法皇寵美福門院、門院生體仁、欲其速得位、至是法皇諭帝禪位、即日促書詔、詔案改皇太子曰皇太弟、帝大愕曰、何遽如此也、欲須明日審議、法皇不聽、時百官就班、待詔書出、帝奉書法皇、中使往復數次、終不聽、及暮始傳劒璽於昭陽舍、以故二宮不協、

山縣禎曰、崇德帝方富春秋、未嘗有失德、而遽奪之位、近衛帝生而三歲、未足爲天下之父母、而立爲天子、上皇實溺私愛、而背父子之道、忘社稷之重、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國欲不亂得乎、

帝時中原師遠嘗爲攝津守、歲入甚寡、因嘆曰、昔者吾祖父師任爲安藝守、歲入米一萬斛、榑十萬材、雜穀八千斛、父師平爲淡路守、米六千斛、鹽五百斛、尋遷土佐、米三萬斛、輕物三十萬匹、油一百斛、糯三百斛、布三千段、他物亦有數、及爲肥後、到任之日、即得輕物十萬匹、父祖又爲主計主稅等頭、俸祿亦多、今吾莅任、徵米

不過十斛、爲二寮頭、以國司闕、貢俸祿亦無所得、國之凋衰可想矣、蓋以莊園滿國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二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近衛天皇

近衛天皇、諱體仁、鳥羽帝第八子也、母美福門院藤原得子、中納言長實女也、保延五年五月十八日、生、七月、爲親王、八月、立爲皇太子、永治元年十月、著袴、十二月七日、以上皇旨改稱皇太弟、受禪于土御門殿、以關白忠通攝政、左大臣源有仁、內大臣藤原賴長、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久我雅定、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德大寺實能、並如故、法皇聽政院中、九日、尊崇德帝曰太上天皇、稱法皇曰本院、崇德上皇曰新院、二十七日、帝卽位于大極殿、時年三歲、尊中宮曰皇太后、所生女御藤原得子曰皇后、

康治元年壬戌、春正月十九日、法皇以散位源盛行及妻津守島

子咒詛皇后、流之于土佐、巫朱雀于上總、二月二十四日、遣使諸山陵告卽位、二十六日、卜定妍子內親王爲齋宮、三月十六日、園城寺僧徒燒延曆寺堂坊、延曆寺僧徒擊卻之、十七日、延曆寺僧徒燒大津民家、園城寺僧徒拒之、殺傷頗多、四月二十八日、改元、五月四日、法皇幸奈良、受戒於東大寺、六日、至自奈良、十一日、法皇幸延曆寺受戒、十九日、法皇自延曆寺還御白河殿、屢與新院御樓船、遊于宇治、或同車遊幸京外、六月二十二日、帝自土御門殿還御小六條殿、秋七月五日、避方忌於土御門殿、十五日、星孛見、八月三日、鞫問興福寺惡僧十五人於勸學院、命檢非違使源爲義縲絏、逐之陸奧、九月二日、大風雨水、發屋壞廬、二十日、自小六條殿還土御門殿、冬十月十九日、徙御一本御書所、二十六日、御禊、十一月十五日、大嘗、十九日還土御門殿、十二月十五日、帝始御紫震殿、

二年癸亥、春正月三日、覲法皇上皇于小六條殿、十四日、右近衛少將源成雅坐傷山城前司藤原賴輔于鳥羽宮中、削籍、二十一日、省試、二月十六日、慶賀茂神宮寺、閏月五日、法皇上皇幸熊野、三月四日、法皇上皇還自熊野、夏五月五日、大水入禁中、七日、上皇患痘瘡、十四日、非常赦、二十五日、列見、以上皇不豫、天下痘瘡徹樂、是日、帝患痘瘡、六月六日、帝疾愈、二十一日、太宰府觀世音寺火、秋九月晦、待賢門院所居室町三條宮火、冬十月八日、前權中納言源雅兼薨、有才識、善詩歌、白河帝亟稱其才幹、嘗謂鳥羽帝曰、吾嘗用藤原通俊大江匡房、實近古名臣、自謂得其人、今雅兼殆不下此輩、保延元年以病辭職、朝廷每有大議、鳥羽帝引見而諮訪焉、世稱薄雲中納言、所著有禮記、十日、地震、十一日、又震、十四日、始修舍利會於仁和寺、十九日、君仁親王薨、十一月二十四日、地震、十二月九日、遣權中納言藤原成通於伊勢、奉宸筆宣

命於大神宮、十四日、僧覺鑁寂、年四十九、肥前人也、始從空海徒弟定尊學密敎、又兼習唯識、該博無所不窺、始唱新義、後住高野、營傳法新院、甚壯麗、上皇捨莊田以爲學供、本寺徒嫉之、及其死、發兵毀其堂院及塔廟、自是覺鑁之徒徙居根來、與高野有隙矣、

天養元年甲子、春正月五日、覲法皇于白河殿、帝年甫六歲、進退有度、殆如成人、二月二十三日、改元、三月、法皇幸熊野、二十七日、法皇至自熊野、夏四月二十一日、太皇太后崩、晦、葬太皇太后、五月九日、白河北殿火、二十六日、東三條大楞無風而折、六月、上皇敕左京大夫藤原顯輔撰詞花和歌集、秋七月二十七日、少納言藤原通憲削髮、改信西、加賀掾實兼之子也、博覽强識、練達事務、兼通佛敎天文、又善相、一日自鑑梳水、見有劍貫頭之相、心惡之、後遇相者、亦告其凶相、通憲憂曰、如何而禳之、曰、爲僧則免、然年七十後非我所知也、通憲信其言、欲爲僧、以所居官卑、竊請法皇、

日、臣欲爲僧、以日向入道見稱于世、亦遺憾也、冀權爲少納言、法皇不允、康治中再請薙髮、法皇問前中納言藤原顯賴、顯賴曰、通憲天下才子、人無復出其右者、所請勿聽、通憲固請不已、於是薙髮、內大臣賴長嘆曰、卿高才絕代、而世無識者、坎壈至此、我常爲朝廷恥之、子若遁世、誰復自勵、此天亡我國也、通憲亦謂賴長曰、僕薄命不帶一顯職、今將遁世、人將謂有才者天反不祉、亦至於廢學、願明公勉之、因相對泣、時人呼曰少納言入道、通憲最好法律、嘗著法曹類林七百餘卷、是月、彗星見、八月、不豫、十九日、非常赦、二十五日、有蛇墜石灰壇下之、九月八日、興福寺南圓堂有光如電、多武峰墓鳴、冬十月十七日、法皇上皇幸仁和寺、慶孔雀明王堂、是月、法皇幸延曆寺、令一千僧讀經、二十六日、白河離宮成、法皇自四條殿徙御焉、十一月二十一日、帝始觀五節儀、是歲、敕以大和賜攝政忠通、忠通遣使檢國內田、先是興福寺多掠本國

公田以爲寺領、每國司到任、動以兵威刦之、不得行檢注、至此又羣起拒之不納、明年更賜石見、忠通舊知備前伊賀、至此併領三國、僧徒暴橫如此、雖相家亦無如之何也、

久安元年乙丑、春正月四日、覲法皇皇后于六條烏丸新宮、五日、大風發屋、二月六日、遣大納言久我雅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三月、興福寺僧與東大寺僧鬪、燒坊舍、夏四月四日、彗星見東方、二十三日又見西方、二十五日、敕左大臣源有仁、內大臣藤原賴長、權大納言藤原實行、久我雅定、藤原伊通、權中納言藤原宗能、前中納言藤原顯賴、參議藤原顯業、言政事得失、六月二日、洪水、十一日、詔、月次神今食奠復舊式、然是時大嘗會齋月修佛事、神今食前齋詣佛寺、大神宮奉幣散齋慶佛塔、修諷誦、莫所忌憚、時人譏焉、秋七月十日、詔權大納言藤原實行等議諸社祭儀幣物、各復舊典、二十二日、改元、二十六日、興福寺僧徒攻金峰

山、金峰山僧拒而破之、八月十四日、大風拔樹發屋、二十二日、待賢門院崩、二十三日、葬待賢門院、法皇爲造佛像三軀、寫金字五部大乘經、法華經、上皇亦畫佛像書佛經、九月十三日、興福寺僧徒又攻金峰山、冬閏十月三日、地震、八日、法皇幸四天王寺、二十日、還宮、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御紫宸殿宴百僚、九日、謁石清水宮、還過鳥羽宮、十一日、還宮、二十二日、法皇不豫、十二月四日、謁賀茂社、七日、非常赦、是歲、大和守源清忠欲檢國內田、興福寺僧徒大怒、逐其使、帶兵仗據寺中、將放火抗戰、朝廷不得已、遷清忠爲石見守、

二年丙寅、春二月朔、朝法皇于小六條殿、二日、以中務大輔平清盛爲安藝守、清盛長而穎悟、美姿貌、初白河帝寵祇園女御、後出賜忠盛、女御時已有娠、帝密詔曰、生女卽還朕、若男汝子之、旣生清盛、以故清盛寵進甚速、朝貴子弟賤其門地、多侮下之、法皇聞

之曰、若論門地、固無若清盛者、清盛將詣熊野社、路經伊勢阿濃津、有鱸魚躍入舟中、人賀之曰、昔白魚入周武之舟、以爲嘉瑞、今公獲之、豈非神之所眷佑乎、清盛喜手自割之、與從者共食焉、三月八日、震前齋院東洞院第災、故下野守源明國兒震死、是月、園城寺僧燒延曆寺僧房、夏四月十四日、清水寺火、五月十日、法皇幸延曆寺、十二日、洪水漂河尾明神社、十九日、法皇至自延曆寺、秋九月十三日、法皇幸四天王寺、修舍利會、十六日、還御桂殿、冬十一月十六日、大雷、十二月朔、彗星見、

三年丁卯、春正月二日、朝法皇、八日、有星孛于東方、十二日、彗星見、晦、左大臣源有仁罷、二月十三日、有仁薨、能詩歌、通音律、最工書、佛刹扁額多其所題、好修儀容、俯仰進退、動合禮則、衣裳製度、長短廣狹、莫不精緻、前此風俗尙質素、衣冠之用、裁取蔽體而已、至鳥羽帝、最好華飾、用有仁家人任藏人、以掌供御服、由是上下

自成其風、衣冠之好一變、而新造之妙、多出於有仁家、長承中前關白忠實以鳥羽上皇妃之父、勢震朝右、率子關白忠通等入賀新歲、列班公卿執禮過恭、殆如家臣之分、唯有仁獨長揖微笑、徐起座而已、時論頗稱之、有仁門客皆能詩歌笙瑟等技、每會集不待延外、世目其門下爲百大夫、薙髮之日、帝爲停釋奠宴、內大臣賴長深歎惜之、先是有彗星孛于東方、賴長謂是其將罷之祥、其爲人所推重如此、有仁無嗣、常曰、我覩具平親王子孫、才能不過常人、令我有不肖子、不如無之爲愈也、所著有春玉秘鈔、園記、春氍記、世稱花園左大臣、二十二日、行幸春日社、二十三日、還宮、三月二十八日、省試、是月、法皇幸熊野、夏四月七日、延曆寺僧綱詣法皇宮、請領越前國白山、事寢不省、十四日、法皇耀兵東河、備延曆寺僧徒、五月四日、法皇敕以白山屬延曆寺、六月十五日、播磨守平忠盛及其子安藝守淸盛從者與祇園神人鬪、矢注神殿、十

七日、法皇上皇幸延曆寺、二十四日、還宮、二十八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平忠盛父子、法皇諭之、僧徒乃還、晦、有龍見勸修寺池、秋七月十八日、法皇又耀兵東河、備延曆寺僧徒、二十日、祈雨、二十四日、法皇敕公卿議平淸盛罪、八月十日、行幸鳥羽南院、十一日、從法皇慶鳥羽佛堂、非常赦、十二日、還宮、延曆寺僧徒欲以平忠盛父子處流刑、怒座主行玄不力請其事、逐之、遂毀其房、九月十二日、法皇幸四天王寺修萬燈會、十六日、法皇還御鳥羽北殿、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法皇命延曆寺所司率兵捕僧徒首惡、僧徒拒之、焚其器仗、毀所司坊、晦、法皇敕延曆寺僧綱諭僧徒迎行玄、當時朝政姑息如此、故僧徒跋扈益甚、若延曆興福園城金峰諸寺僧徒多者或二三千、互相鬪爭、行火殺人、率無虛歲、有一不滿意、則奉神輿執兵仗詣闕嚚訴、紛紜無息、朝廷已畏兇威、所請無不許、至武士擧事、亦或籍以爲重、十二月十二

日、始讀孝經、

四年戊辰、春正月二十八日、定左右衛門左右兵衛尉左右馬允內舍人員、晦、大雷、二月十七日、京師火、二十三日、法皇幸熊野、三月二十四日、還宮、晦、感神院火、二十八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公敎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夏五月、京師訛言、法勝寺九層搭上每夜有唱歌聲、六月二十六日、禁內火、帝避之攝政忠通近衛第、夜還四條東洞院第、閏月五日、前太政大臣忠實獻西海所產綠毛龜於法皇、九日、避方忌於皇后白河離宮、秋七月十七日、從法皇上皇幸法勝寺、觀攝政忠通慶佛堂、非常赦、八月十六日、行幸平野社、二十二日、行幸大原野社、二十六日、興福寺僧徒將入京訴事、法皇遣兵拒之宇治川、二十七日、法皇使前太政大臣忠實諭僧徒、僧徒還寺、九月十日、有賊僧集徒侶修阿彌陀佛名一百萬遍於四天王寺者、道俗噾集、是日、法皇幸四天王寺、與衆修

之、自是歲以爲常、二十三日、還宮、冬十二月八日、大織冠像破裂、是歲、式部權少輔闕、時藤原成佐爲甲斐權守、請補之、內大臣賴長推薦曰、成佐才學優長、發出等輩、如不加超擢、何以勸後進、且臣以成佐爲師、粗知文字、今幸備員大臣、十有三年、冀推臣勞以及成佐、允其所請、則公以擧才、私以報德、敕從之、

五年己巳、春二月十三日、覲法皇於小六條殿、三月二十日、慶延勝寺、車駕臨幸、夏六月六日、幸八幡殿、避祇園神輿、七日、還宮、秋七月、興福寺僧發佐保南陵、二十八日、以內大臣藤原賴長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行爲右大臣、大納言久我雅定爲內大臣、實行大納言公實之子也、賴長請行大饗於皇宮、帝幸佗處避之、八月三日、上所生皇后藤原氏號曰美福門院、二十日、詣松尾社、二十二日、詣北野社、冬十月十一日、行幸日吉社、十二日、還宮、二十五日、以攝政忠通復爲太政大臣、職仍舊、晦、遣使南都、檢察佐保

南陵、十一月九日、美福門院幸熊野、二十五日、行幸稻荷祇園社、晦、美福門院至自熊野、十二月十一日、法皇幸四天王寺、慶念佛堂、二十二日、遷御東三條宮、是月、陰陽頭賀茂憲榮與少外記三善成重鬪爭、成重奪官、

六年庚午、春正月四日、帝加元服於東三條南殿、六日、雷雨雹、十九日、以藤原多子爲女御、中納言公能女也、廣隆寺火、二十日、覲法皇于六條殿、二十二日、徙自東三條宮御四條東洞院宮、二月二十七日、上皇太后號曰皇嘉門院、晦、大雨、賀茂河泛溢、三月五日、法皇美福門院幸熊野、十三日、攝政忠通罷太政大臣、十四日、立女御藤原多子爲皇后、初藤原賴長養妻兄藤原公能女多子爲子、入內爲女御、時兄忠通亦子養藤原伊通女呈子、納宮、欲以爲后、呈子本美福門院養女也、賴長欲使多子爲后、託忠通請之法皇、法皇依違不決、賴長疑謂忠通沮之、密上書請旨、法皇報曰、

朕固無抑多子之意、謂忠通奏、朱雀帝以後、非執政女、不得立爲后、卿宜使忠實請之、忠實所請、忠通豈得而拒之、賴長乃因忠實嬖妾請、忠實至高陽院、上書曰、願今日冊多子爲皇后、賴長亦奏、若冷泉圓融堀河母后、皆非執政女、又與忠實謀、奉書美福門院請之、法皇報曰、當趣攝政使宜下也、而諭忠通、但曰、冊立一依故事、無立多子之語、忠實賴長大惑焉、賴長謂忠實曰、多子不得爲后、則小子遁世、忠實憂焉、旣而呈子叙從三位、賴長又因法皇近臣藤原季賴奏曰、呈子先冊立、則臣遁世、忠實亦復上書請之甚切、法皇心未決、忠實自詣法皇宮、涕泣曰、賴長性急、事若不成則出家、臣齡過七十、將失一子、願陛下以臣故許之、不必問先例、況近有堀河母后例乎、法皇遂立多子爲皇后、賴長大悅、自是忠實疎忠通、夏四月朔、法皇美福門院至自熊野、二十八日、省試、以藤原呈子爲女御、五月十日、遣中納言藤原公敎於伊勢、奉宸筆宣

命於大神宮、二十七日、帝從法皇幸法勝寺、觀美福門院慶讃金字大藏經、雨不能修法會、六月六日、行幸美福門院八條離宮、避祇園神輿、八日、還宮、二十二日、立女御藤原呈子爲中宮、秋七月、京師訛言、近江國及美濃國山中怪獸食人、八月四日、大風雨、仁壽殿大學寮孔廟前舍倒、五日、興福寺僧徒擁千春日神人二百餘奉神木入京師、抵勸學院訴別當久闕、敕檢非違使源光保率兵警衛禁門、左衛門尉源賴賢護法皇宮、檢非違使平家弘護上皇宮、十日、僧徒委神木于勸學院而還、十六日、以僧隆覺爲興福寺別當、二十日、大風雨、二十一日、以右大臣藤原實行爲太政大臣、內大臣久我雅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德大寺實能爲內大臣、春日神木還社、二十八日、雨水、九月二十六日、前太政大臣忠實奪其長子攝政忠通氏長者、授二子左大臣賴長、忠實最愛賴長、以爲其才堪大用、悉以律令格式及叙位除目官奏秘記、授賴長、

曰此祖先遺物、當傳忠通、然彼已居攝籙、不宜預細務、且汝有二男子、繼我家者必汝也、賴長心欲內覽、忠實告忠通曰、汝宜傳內覽於賴長、他日賴長當復與汝子孫、忠通不應、忠實請法皇曰、願召諭忠通、使彼吐衷情、法皇爲言之、忠通白曰、賴長資性狠愎、儻居相位、必亂天下、然使忠實聞此言、必怒讒臣、臣欲承順於父、則不忠於君、忠孝難兩全、臣故憚不敢對、遂言如內覽、寧爲公所收、臣不能私讓、法皇以告忠實、忠實果大怒、召左衛門尉源爲義、屯兵御倉町、守東三條亭、謂賴長曰、攝政不孝、我蓄怒日久、然忍而不言、屢爲汝求內覽、彼不敢從言、已不遜、今我決意絕父子之義、夫攝政天子所授、我不得奪之、氏長者我之所讓、非素有敕授、奪彼以予汝、我何所憚也、乃遣源仲行賴賢仲賢于忠通第、奪朱器臺盤、朱器臺盤者藤家重器、所世授長者也、賴長且諫且辭、不聽、賴賢謂忠實曰、庫鑰不可得、忠實作色曰、盍破鎖、賴賢得一鑰庫

邊、遂取朱器臺盤、忠實大悅、以爲天之所與、於是悉授賴長、爲氏長者、又上書法皇、陳忠通之罪、既而奪忠通宅地莊園、以獻之法皇、法皇不受、忠實强而進之、忠通不以爲意、朝參如故、賴長嘲曰、失氏長者而擧止猶然、忠通欲加冠長子基實、使郡國辨其供給、以奪氏長者、事遂寢、已而基實元服、女子基房著袴、公卿無來會者、崇德上皇特臨其第、上皇中宮皇嘉門院忠通女、無子、法皇命鞠養帝、謂忠通曰、卿視之如孫、繇此忠通傾心輔帝、帝亦親信之、聞賴長奪氏長者、深惡之、賴長美姿貌、爲人嚴厲深刻、每朝會諸卿或晚至、或議與己異者、特摧辱之甚、則至壞焚其第、嘗遇中納言藤原實衡於塗、破其車而去、忠實聞之怒曰、如遇寵臣家成、將奈之何、賴長乃遣人辱家成、時人呼曰惡左府、然其責人、自官吏迄皂隸、必悉事情、嚴明是非、其人若陳說有理、則引咎辭謝、初忠實命忠通子養賴長、及忠實疏忠通、賴長力觝排之、譏忠通併領

備前等三國曰攝政二朝、食租三國、榮則榮矣、獨不念貪婪以汚名乎、爲氏長者、益忌忠通、不復相通、相見朝堂、則賴長執禮猶恭、忠實問故、對曰、豈可以意氣不合、紊天倫之常乎、平素好講究經傳、强記過人、未嘗廢書也、嘗詣春日社、舟中閱類聚三代格曰、吾輩當務讀漢家書、如在逆旅、亦須讀本朝書、嘗涉獵南史、每食飲沐浴、使書生五人說其綱要而聽之、後試誦之、其所說五百九十一事、而所記二百八十五、猶恥其未悉、好購求載籍、書庫東西各設架、名曰陽棚陰棚、分部四、曰經、曰史、曰雜記、曰本朝、其書多所手寫、所著有治相記、台記、世稱宇治左大臣、

栗山愿曰、自藤氏之盛、男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俛首以爲乖忤相家、禍且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歛手、白河鳥羽亦奉其遺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惛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孫子、而忠

通賴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臺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譖、寵辱交軋、卒之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矣、可不戒哉、

山縣禎曰、學不本諸心身、而徒談經濟、非管商功利之術、則桑弘羊王安石禍天下之流、賴長經濟之學亦其類耳、遂以亡其身、可不戒乎、

冬十月二日、從法皇幸法勝寺、觀慶讃金字大藏經、非常赦、十一月十四日、地震、十二月九日、攝政忠通爲關白、二十八日、大雷、是歲、法皇敕藤原通憲修國史、自宇多帝至堀河帝、風水、近江安藝等十一國稼穡不登、

仁平元年辛未、春正月元會、左大臣藤原賴長爲內辨、帝入御帳不出、法皇促之、關白忠通亦諫曰、臣將獲罪、不聽、帝使人奏法皇曰、明日賴長復至、則不得而朝覲、二日、覲法皇、忠通從焉、法皇不

與之言、以爲帝惡賴長皆忠通所爲、是月、敘位、忠通使左少辨平範家奏法皇曰、誰執筆、曰、左大臣、帝召範家曰、可令右大臣執筆、範家對以法皇詔、帝怒曰、卿宜以朕言白法皇、範家奏之、法皇大怒曰、唯召左大臣、豈有上臈無故而用其次乎、乃賜書忠實促賴長、十日、詔賴長內覽太政官文書、從忠實之請也、法皇使藤原公敎謂忠通曰、賴長內覽、實出於朕意、非因忠實之言爲之、且卿敎帝以不孝、朕深惡之、忠通方爲關白、而更命內覽、時人驚怪、於是賴長得專政、忠通備位而已、二十六日、改元、詔大赦天下、老人僧尼歲七十已上賜穀有差、二月二十一日、震木工權頭季兼家、災、三月二日、卜定喜子內親王爲齋宮、五日、法皇美福門院幸熊野、九日、遣右大臣久我雅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夏六月七日、四條東洞院宮火、帝御腰輿幸關白忠通第、秋七月八日、大水、九月七日、謁賀茂社、冬十月十八日、小六條殿火、十一月二日、

八條殿火、上皇避之徙御三條烏丸第、十二月十五日、慶尊勝寺塔、是歲、祈年祭近江例貢猪、而稱狩獵不獲、代以調布八端、其衰微如此、前此治安中、太政大臣道長設神祠于法成寺域內、合祀諸神、亦謂之總社、佛寺設總社始見、至攝政忠道、亦設之法性寺、修其祭事、騎馬及巫女田樂、頗極華飾、供奉甚盛、崇德上皇臨覽焉、至後白河法皇、又建蓮華王院總社、合祀石清水以下二十五神、各繪本地佛像、以爲神體、但日前熱田二神、本地不詳、因假用鏡、盛行祭禮、僧綱等咸預焉、僧徒既造本地垂跡之說、逞其狡計、奪社職掠神封、驕縱暴橫、朝廷亦爲其所劫迫、而縱其所爲、故淫祀益興、而上世神明之祠、多歸荒廢矣、

二年壬申、春正月二日、遣權中納言藤原清隆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三月七日、詣鳥羽宮、賀法皇五十算、造等身佛像、寫金字壽命經一百卷、使六十僧慶讚之、歌舞宴樂、公卿悉陪、夏五

月二日、謁賀茂社、秋九月十日、法皇高陽院美福門院幸四天王寺、時陸奧押領使藤原基衡亦好佛、令京師佛工雲慶造佛像、贈以黃金百兩、駿馬五十匹、鷲羽百尾、水豹皮六十餘枚、安達絹千匹、希婦細布二千端、白布三千端、信夫毛地摺千端、更贈生絹三船、雲慶大悅、戲曰、練絹尤佳、使者還報、基衡更贈練絹三船、法皇聞之、取其佛像觀之、愛其精巧、欲留之、基衡聞之、七日不食、因謁白忠通哀訴、法皇救與基衡、基衡子秀衡亦建佛寺、寫放平等院云、冬十月朔、避方忌於泉殿、

三年癸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覲法皇、十五日、刑部卿平忠盛卒、年五十八、讚岐守正盛之子也、累世以武著、忠盛歷仕五朝、敘正四位上、歷播磨伊勢備前但馬等守、至刑部卿、上皇寵遇日隆、長承中、群僚猜忌、胥議陰圖之、期以豐明節會、忠盛聞之、謂我門雖微、世爲武臣、一旦受辱、則大隕家聲、避而不朝、則恐得怯懦

之譏、全身免恥、是其計也、乃製木刀、塗銀薄、飾室如鞘、卷而佩之、家臣平家貞與子家長、衷甲橫刀、候于陛下、藏人頭源師俊叱却之、家貞不肯去、曰、身是忠盛從士、有所聞而來、以備非常、瞋目仰視、聲氣猛厲、衆大沮、不敢發、忠盛昇殿、向暗處、抽刀視之、光芒如氷、群僚惶懼、謀遂不行、方宴歌舞迭興、乃命忠盛奏舞、群僚變調而歌曰、伊勢瓶子醋甕也、忠盛微時居伊勢伊賀間、世呼其族曰伊勢平氏、且眇一目、故託言以嘲、忠盛憤恚、宴未罷而退、及出解刀授主殿司而去、既而群僚奏言、忠盛不由敕而帶劍上殿、擅設兵衛、請削官籍處罪、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忠盛陳謝曰、竊聞群僚有謀、蹤跡而至、臣實不知罪、固無所逃、如臣佩刀、節付主殿司、請按驗之、然後論臣罪狀、於是命取刀視之、乃木刀也、上皇嬉曰、忠盛用意亘哲、以死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初白河法皇每選勇士以護衛、嘗謂忠盛曰、昔小一條院親近源賴義、未

嘗去側、今汝亦勿離朕身、法皇有寵姬、作別宮於祇園社東南居焉、世稱祇園女御、法皇屢幸、一夜潛行、忠盛以北面從焉、會暗雨驟至、前路有鬼、頭髮如束鍼、身有光、且明且滅、見者驚怖、法皇命驅之、忠盛進將射之、意其非鬼、狐狸爲妖也、不如生獲、徑前捉之、乃一老僧也、將點燈於神祠、戴麥稈而蔽雨、提油注、持燧器行吹其火、於是得其實、衆心始安、法皇稱其膽略、法皇嘗嚴禁天下殺生、時有加藤成家者、放鷹捕鳥、法皇聞之、敕檢非違使召之、成家卽時臂鷹而至、檢非違使讓曰、殺生有禁、何乃犯法、成家曰、臣平忠盛家人也、忠盛日課雙禽、以充女御食、臣若廢其職、立處重科、凡源平家法所謂重科者、謂斬頸也、夫放鷹捕鳥、有獲有不獲、一日不獲則死、臣畜鷹數隻、縱獵終日、猶恐不免、今朝廷召臣、臣聞朝廷之刑、不過禁獄流罪、臣始知免死、所以聞命輒應也、事聞、法皇笑曰、如此白物、宜放遣之、於是生殺之權、歸源平二家、而朝廷

不能制也、上皇嘗屢禁諸國武士屬二家、然二家屢經征戰、驅策諸國武士、武士爭爲二家用、故天子有禁而不行、武八之秉權柄、基於此、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敎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初平氏有二寶刀、曰小烏拔丸、忠盛卒、清盛以家嫡傳得小烏、賴盛亦以母故得拔丸、繇是與清盛有隙、二月、法皇幸能野、慶金字大藏經、夏四月十五日、因幡堂祇園大政所法家書庫火、書數萬卷焚、五月二十一日、試學生於東三條、六月六日、左大臣藤原賴長遣兵賀茂捕南都僧玄忠、血汚社中門、是月、不豫、秋七月二十日、祈雨、八月十日、釋奠用請儀、有三省政、寬仁以後久廢、至是復行、賴長所奏請也、是月、帝疾瘳、九月二十日、大風雨折木發屋、土御門南殿齋宮野宮倒、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三日、以法皇不豫非常赦、是月、帝患目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長子守仁、關白忠道承旨奏法皇、法皇不聽、一日謂忠實曰、忠通欲立幼主以專威福、勸帝禪

讓、復恐朕不聽、使帝稱疾也、彼其用意如此、天下從此漸亂、忠實退告賴長曰、甚矣忠通之惡也、若使親王子卽位、親王必專權、彼豈得預乎、忠道奏請再三、法皇曰、事關大體、朕將與忠實議之、忠通乃止、賴長驕縱日甚、法皇稍惡之、始信忠通之言、是月、以京師愚民所在設壇場事淫祀、或行漢禮、敕禁之、

久壽元年甲戌、春正月十一日、雷、三月、京師兒童射的、不可勝計、夏四月、京師兒女吹笛擊鼓、詣紫野社、號夜巡禮、敕禁之、五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三日、以去年稼穡不登、免美作備前備中備後紀伊淡路阿波土佐八國租半、二十八日、右大臣兼左近衞大將久我雅定罷、六月二十日、省試、二十四日、震土御門殿、秋七月二十九日、法皇徙御鳥羽新宮、前太政大臣忠實獻紙一千帖布一千端米一千斛、八月三日、雨水、祈晴、九日、法皇慶鳥羽金剛心院、儀準御齋會、非常赦、十八日、內大臣兼右近衞大將德大寺實能轉

左近衞大將、權中納言藤原兼長兼右近衞大將、兼長賴長之子也、九月十日、法皇高陽院美福門院幸四天王寺、冬十月二十八日、改元、赦、左大臣賴長奏法皇曰、律文殺人有鬪故之分、其用刄者、雖鬪亦以故殺論、此常赦之不當宥者、使廳稱例免之、其來尙矣、比年京中殺害不止、是繇輕刑之所致也、請依律斷決、以懲將來、法皇不從、十一月七日、遣中納言藤原重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六日、皇后宮大炊御門火、二十六日、右衞門尉源爲義坐其子爲朝在鎭西橫暴奪官、爲朝爲人魁岸奇偉、意氣豪逸、膂力過人、長七尺許、左手偏長四寸、最善射、自幼侍勇陵人、甫十三歲、爲義知其不可誨、逐之鎭西、爲朝居豐後、稱鎭西八郞、自稱九國總追捕使、將徇筑紫、以妻父阿曾忠國爲鄕導、與菊池原田等諸大姓戰、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九國守介交訴之、朝廷使爲義召之、不至、至是爲義坐解官、是歲、僧妙勸勸誘京民、造祇園

橋、

二年乙亥、夏四月三日、敕太宰府捕源爲朝、治其黨與、爲朝既聞父解官曰、家君以我故獲罪、豈忍坐睨、我當歸而乞罪也、鎭西兵士多願從者、爲朝曰、不宜擁衆入京、遂率首藤家季等二十八騎至京師、待罪、五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左衞門尉源賴賢以春日神人訴奪官、六月二十六日、式部丞源義國卒、義國居上野新田郡、康和中將兵討佐竹昌義於常陸、久安末、義國以衞杖入禁闕、路過右大臣實能、左右叱而撻之、義國墮馬、從者憤恚、直馳燒實能第、報其怨、朝廷逐義國、蟄於下野足利、後薙髮、世稱荒加賀入道、至是卒、子義重義康、是爲新田足利兩家之祖、是月、大飢、秋七月、大漸、三日、非常赦、二十三日、帝崩于近衞殿、年十七、稱近衞院、置國忌齋于延勝寺、帝美姿儀、自幼好和歌、嘗題法華二十八品作歌、頗有古作者之風、在位之日、政事悉出法皇、左大臣賴長嫉

攝政忠通、而讒於法皇、帝惡之、親信忠通、然憚法皇、不能如志、居常鬱鬱、積久成疾、帝幸石淸水、中路有葬車、過近衛陣前、又幸賀茂、帝幄蚤無故而墮、時人以爲不祥、無幾而崩、

論賛曰、善善惡惡、人心之公也、攝政忠通雖非貞輔之器、而比之賴長之凶悖、相去甚遠矣、帝親信忠通、而疎斥賴長、可謂知所好惡矣、使其永祚而親政、有所樹立、則忠通得盡其才能、而賴長亦無所肆其毒螫矣、憂鬱成疾、無何而崩、豈天欲降喪亂乎、何錫壽之不齊邪、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白河天皇

後白河天皇、諱雅仁、鳥羽帝第四子、崇德帝同母弟也、大治二年九月十一日、生、十一月、爲親王、天承元年正月、著袴、保延三年十二月、始讀孝經、五年十二月、冠、久壽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近衞帝崩、無嗣、上皇冀復位、不然立重仁親王、重仁其長子也、長而賢、中外亦屬意焉、而美福門院忌之、密奏法皇曰、主上晏駕、得非上皇呪詛之乎、法皇近臣受左大臣賴長凌辱御之、因又譖其與知呪詛事、法皇信之、門院乃欲立雅仁親王、法皇謂雅仁雖年長、而資性輕躁、不宜踐大位、欲擇皇女暲子內親王及雅仁子守仁立之、召關白忠通議之、忠通固辭、法皇曰、朕聽公言、當如稟命大神宮、

忠通乃曰、聖諭及此、臣敢不盡愚、捨男立女、舍子立孫、皆非是、四宮方爲親王、春秋已二十有九、臣以爲宜立、法皇從之、於是皇嗣定、四宮卽雅仁也、上皇大失望、制下、朝野愕然、法皇不復與賴長職、賴長亦怨望、上表辭內覽、法皇許之、

栗山愿曰、近衞帝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爲四子、長於近衞帝既十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在所當立耶、應及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衞之後、皇嗣至重、天位至貴、天人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叙、衆心之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慫慂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擧、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呼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廢下勅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叙彝倫、規正宮壼、則未耳、一朝晏駕、

昆弟交讎、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傅翼、餓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覬非望、西滅東起、怯恇萎靡、唯恐不能自拒矣、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二十四日、踐祚於高松殿、關白忠通、太政大臣實行、左大臣藤原賴長、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德大寺實能、權中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藤原兼長、竝如故、八月朔、火葬近衞天皇于船岡山西野、權藏御骨于知足院常行堂、五日、地震、十六日、源義平與叔父義賢搆兵、戰於武藏、殺之、義平義朝長子、時年十五、驍勇絕人、世呼曰惡源太、二十五日、法皇不豫、九月二十三日、以皇子守仁爲親王、是日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德大寺實能爲傅、守仁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鞠、故門院勸帝立之、初忠實請使賴長爲皇太子傅、法皇曰、太子女院所育也、賴長於女院、多所簡忽、顧朕卽世之後、賴長必不盡忠於太子、豈可使之爲傅乎、賴長懼、上書

法皇以陳情、法皇慰諭之、賴長欲復內覽、祈之諸社、忠實亦請之法皇、竟不能得焉、賴長遂阿附上皇、忠通奏曰、天下之政、宜委一相、陛下欲委賴長則罷臣職、不則氏長者宜屬臣、帝然之、然憚忠實、不決、冬十月二十六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九、二十九日、御禊、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嘗、二十五日、雷雨暴風、十二月朔、帝始御紫宸殿、九日、皇太子加元服、十六日、高陽院崩、

保元元年丙子、春正月二十六日、內大臣德大寺實能罷左近衞大將、三月四日、大納言藤原公敎兼左近衞大將、實行之子也、五日、以妹子內親王爲皇太子妃、鳥羽帝女也、十六日、偉鑒門災、夏四月十九日、卜定亮子內親王爲齋宮、二十七日、改元、法皇不豫、內大臣實能密奏曰、陛下一日晏駕、天下必亂、請善處分後事、法皇使北面士十人奉誓書於美福門院、秋七月二日、法皇崩于鳥羽安樂壽院、年五十四、是夜葬于安樂壽院塔、以擬山陵、置國忌、

稱鳥羽院、帝嘗受帝範於菅原在良、又通天文、善歌、催馬樂、精于音律、最善吹笛、其幸四天王寺、群臣奏管絃、帝親吹笛、謂侍臣曰、沙門吹笛、恐取嘲笑、因以障子蔽座、人感其音調、嘗定樂十一曲、讃極樂土、每月奏之、名十樂講、平生供佛施僧、其費不可勝計、涉覽古記、博通典故、嘗曰、任檢非違使別當者、當兼備重代・才幹・成敗・容儀・進退・富有六事、不則不得與職、好修容儀、源有仁亦好修飾、一時化風、凡朝服嚴稜、烏帽有額、皆始于此時、然戒臣庶奢侈、嘗御鳥羽南院、修法會、見童子服貼金衣、謂攝政忠通曰、美服朕所不喜、忠通請下檢非違使罪之、帝曰、釋之勿問、第遍告群下、使知此意、好色多內嬖、又耽男寵、前後有三女院、美福門院最被幸、讓位之後、凡三十四年、洪政院中二十八年、故後世擧仙院典章、稱白河鳥羽二帝、法皇之崩也、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奉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謂左大臣頼長曰、以古揆今、

雖孝德有皇子、承統者天智也、雖淳和有皇子、踐祚者仁明也、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菲德、先帝之嫡子也、忝萬乘之位、居上皇之尊、皇統所係、非重仁而誰、先帝舍之、立匪文匪武之小子、父子抱憂、徒經歲月、今也先帝昇遐、吾欲擧大事廢豎子、而再踐位、如何、頼長慧黠以爲事成已爲攝政、乃對曰、時難得而易失、今一院昇遐、時已至矣、宜斷宸衷、勿復有疑、謀頗外泄、三日、京師流言、上皇集兵東三條殿、窺高松殿、敕下野守源義朝、收東三條殿留守少監物藤原光貞等鞫之、以上皇徵兵、都下恟擾、搬財寶避、五日、帝召源義朝等、使少納言藤原通憲傳詔曰、先帝崩後、諸國兵士競入京師、駭動都下、乃留義朝及檢非違使足利義康、警衛禁內、遣檢非違使平基盛于宇治、源季實于淀、平維繁于粟田口、平實俊于苦集滅道、藤原助經于大江山、捕諸國兵士擁甲入京者、是日、彗星見、將軍塚鳴動、六日、基盛遭甲士數十騎於

法性寺側、問曰、吾奉詔遏兵士入京者、卿等爲誰、一甲士進曰、吾大和守源頼親四世孫宇野親治也、基盛曰、卿應院宣與將勤王與、曰、左府以院宣徵我、我應之、基盛曰、卿往無益、不如速還、若欲勤王、但當屬我、曰、是何言也、武夫不當變約、吾奉院宣、不知其佗、乃聯轡馳突、基盛不利、會援兵至、乃據高謂衆曰、彼單寡無援、擒而縛之、衆遂競進、擒親治、幷其兵十餘人、基盛還獻、帝詔繫之西獄、基盛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帝壯之、卽日敍正五位下、時年十七、清盛之義子也、

山縣禎曰、近衛後白河之立、雖非上皇意、然其父之所命、豈得違之哉、而待父沒而起兵、將奪其位、不遜亦甚矣、如頼長則助成其不義者也、苟事上皇者、與從其不義而損命於矢石之間、就戮於斧鉞之下、不若諫而死之愈也、而頼長以下從之者、皆圖其利、而徼幸萬一耳、後白河之於上皇、雖兄承其統則祖也、

擧兵而拒之、其罪亦大矣、速奉璽而上之、遜其位可矣、苟事之者、亦宜以死而諫之也、而關白忠通輩以與其弟頼長不相能、欲因事誅滅之、是以幸其兵討耳、當是時、三綱淪、天理滅、君臣上下、各恣其利心、以致大亂、可勝歎哉、

八日、以左大臣藤原頼長使僧勝尊修法於東三條殿、咒詛國家、使源義朝捕勝尊、獲頼長手書、又聞右馬助平忠正・藏人源頼憲黨頼長、召之不至、廷議處頼長流、是時上皇在鳥羽宮、法皇崩僅七日、修法會於田中殿、上皇不臨、至是將出宮、參議藤原敎長諫之、不聽、敎長告之於內大臣實能、實能驚曰、左府果誤上皇、上皇必悔、乃附敎長諫曰、雖世屬澆季、帝王之位、實由祖宗神靈之陰隲、而非人力之所致也、且夫以弟越兄、其比非一、願陛下聽命於天、優游卒歲、事若一跌、噬臍莫及、上皇不聽、佯爲齋院行啓、九日夜、潛入居白河前齋院第、參議藤原敎長・右馬權頭藤原實清・前

山城守藤原賴輔、左衛門尉平家弘、家弘子光弘從焉、十日、上皇遷白河北殿、帝使左衛門尉平信兼要藤原賴長於櫝川、賴長自宇治取間道入白河、別使前山城守源重綱等駕車、詐稱賴長、經基盛陣、兵士遏之以聞、通憲曰、此非眞左府也、命放之、左近衛中將源成雅、少納言藤原成隆、能登守藤原家長、藏人源賴憲、右馬助平忠正、前檢非違使源爲義等、一千餘人應徵、左近衛大將藤原公教、參議藤原光賴等留田中殿不至、賴長令曰、公卿不至者死、公教等懼、光賴曰、神國之尊、非亂賊之所能覬覦、故將門純友之猛焉而滅、賴時貞任之强焉而滅、惡左府何能爲、初帝召爲義、以病辭焉、上皇招之、亦不應、上皇更遣藤原教長於其家諭旨、爲義辭曰、上以臣將種、欲倚賴臣歟、臣嘗奉敕降義綱于甲賀山、拒僧徒于栗子山、爾後有事、則唯命諸子、不親臨戰、以故稍疎軍事、況今景迫桑榆、豈能濟事、如長子義朝長於坂東、曉暢兵事、麾下

亦多精鋭、然既詣高松殿、餘子不勝其器、八郎爲朝長於鎭西、材武驍勇、善射善戰、今適在京師、君宜以聞、臣禱祈男山神、告凶、又家藏八甲、夢爲飈風吹去、臣心惡之、故敢辭、教長曰、子累世將種、宜速勤王、夢寐拘忌、何足介意、且坐對詔命、非人臣之禮、宜親出而奉對也、爲義不得已、與子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朝爲仲俱詣白川殿、上皇大喜、乃以爲義補判官代、賜莊園及名劍鵜丸、賴賢爲藏人、爲義乃分與薄金膝丸楯無慈姑八龍月數日數源太產衣八甲于諸子、矢以死、其一送予義朝、獨爲朝軀長大不能服也、乃服他甲、

栗山愿曰、上皇至讚岐、帝使人檢書庫、有一匣、帝發視之、乃感夢記也、屢夢重祚、每夢必禱、上皇之夢、猶梁武乙卯之夢、其搆兵、未必不爲夢所誤也、既不能安命、甲兵之務、雖吉夢累巨萬、祥其可保乎、源爲義不克力陳大義以諭教長、徒辭以耋寢夜

寐之所夢示、所以一爲教長所屈、不能復對也、雖自知死於是役、分鎧冑於諸子、而於義何所補也、

帝遣左近衛大將公教、參議藤原光賴、報狀美福門院、門院召武夫奉誓書者十人、義朝及兵庫頭源賴政、式部丞源重成、檢非違使足利義康、源光信、源季實、平維繁、平實俊、平資經、平信兼、皆奉命、初法皇徵誓書於武士、安藝守平清盛不與焉、以清盛父忠盛嘗鞠養重仁親王也、至是門院矯遺詔召清盛、清盛擧其宗亦應之、命警衛禁內、白河宮有四門、平忠正源賴憲守東門、源爲義與五子守西門、平家弘守春日河原門、源爲朝以手下二十八騎守西河原門、賴長乃召爲朝議軍事、爲朝對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以芟鋤九國、以小擊衆、每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火其三面、而要之一面、出者死於箭、入者死於火、其善戰者獨有臣兄義朝、然臣一矢斃之、至如平清盛輩、臣鎧袖一觸、皆自倒耳、則乘輿

必不得不出、臣乃加矢其從兵、從輿於此、而奉陛下於彼、易如反掌、則東方未白、大事集矣、賴長曰、卿少年鋭氣乃爾、卿等以寡私鬪、固當如此、今兩帝爭國、當用堂堂之陣、何用夜戰、興福寺僧徒亦應我、明日必至、宜待其至而戰、爲朝退私罵曰、唉、長袖者惡知兵哉、戰鬪異於朝儀、當委吾輩、吾兄曉兵機、今夜必將來攻、吾輩今敗矣、何暇待僧兵哉、爲朝時年十八、

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也、使賴長用爲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賴長不從、平治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倍野、義平之言、固爲奇策、使信賴用之、亦未必不得志、而信賴不從、賴長信賴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不敗得乎、雖然彼二子者、皆悖逆之臣、禍敗自取、何足道哉、

山縣禎曰、爲朝義朝之所策、如出一律、一則從、一則違、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諺曰、山人知山、舟人知舟、戰略唯當委之於武將、

也、而賴長自用、以取敗、亦可悲矣、其曰張堂堂之陣者、與宋襄所謂不迫阻隘、不皷不成列、同一迂闊之言、適足以貽姍於後世矣、

賴長又召爲義問計、爲義曰、兵士悉屬義朝、臣軍寡弱、拒敵於此、非計也、請幸宇治、撤橋拒守、不則幸近江、背甲賀山、待關東兵、兵經日不至、則幸關東、扼足柄關、東自臣父祖時、悉屬臣家、誰不奉命、賴長曰、然、但我皇是太上法皇之正嫡、一宮亦我皇正嫡、而使四宮卽位、人神共憤、方今不乘機決策、又期何時、皇輿不可出宮、子宜勵志建功、以圖他日之榮也、爲義退而言曰、吾不知死所矣、

義朝促公卿曰、戰尙迅速、請急進攻、關白忠通不能決、藤原通憲亦促之、帝召義朝、令通憲問戰略、義朝對曰、戰固多術、然挫敵頃刻、莫如夜戰、臣聞興福寺僧徒驅吉野十津川兵、今夜已次宇治、請及其未至、速進攻、帝從之、敕曰、汝棄親赴義、其志可嘉、今授以

大將之任、輸忠建功、他日聽汝昇殿、義朝對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攝衣而昇、藤原通憲奏曰、彼之曾祖祖父嘗聽昇殿、而父則未也、以子先父、若何、帝曰、亂世待將帥、不必拘泥、義朝感喜、還營、繫鞭於車曰、我將戰死、誰知我得昇殿、此識之也、帝以皇居湫隘、遷東三條殿、親執劒璽、御腰輿、關白忠通、內大臣實能以下、文武諸臣從焉、十一日黎明、義朝以選兵四百、襲白河殿、安藝守平清盛、兵庫頭源賴政、式部丞源重成、檢非違使足利義康、源光信、源季實、平維繁、平實俊、藤原助經、平信兼等亦赴之、兵凡一千七百餘騎、賴長諜者還報曰、官軍至矣、爲朝怒曰、果如吾言、賴長恐爲朝不爲用、遽拜爲藏人、爲朝曰、敵兵來逼、當施方略、此豈除目時邪、任官者任、吾鎭西八郞可矣、辭不拜、義朝從二條進、清盛懼向曉日觸弓、從三條北行、喊聲震天、爲義等開門拒戰、爲朝與賴賢爭先、賴賢曰、兄宜先、爲朝曰、勇者宜先、相爭不決、爲

朝曰、然則兄宜先、吾擊敵之彊者、賴賢乃進、射殺義朝兵二人、中矢而退、義朝躡攻之、清盛攻西門、其將伊藤景綱與二子先進、爲朝曰、清盛尙不足爲敵、況汝曹乎、宜斂手退、景綱怒而射之、爲朝曰、我嘉汝勇、與汝一矢、汝試當之、乃射之、洞伊藤六胸、而著伊藤五袖、一軍讋悚、無敢進者、清盛懼曰、我攻此門、非承特命、更轉東門以避之、將士皆言、東門亦爲朝所守、不如由北門、清盛乃引兵而退、清盛子重盛不肯曰、奉敕出軍、何問敵强弱、獨麾輕騎直進、清盛惶遽、令兵士擁止之、與共攻春日表門、獨其騎山田伊行曰、吾非畏一矢者、乃自呼其名、射中爲朝甲裳、爲朝射殺之、其馬逸入義朝陣、箭洞鞍、鏃大如鑿、鎌田政家示之義朝曰、八郞君所爲也、義朝曰、彼年十八九、弓力未必至此、此必僞造以懼我也、汝往試之、政家帥百餘騎而進、爲朝叱曰、爾非吾家人乎、對曰、昔爲主君、今爲兇徒、射中其胄、爲朝怒曰、豈爲汝輩耗一矢、不如赤手禽

之、乃張拳而進、首藤家季等二十八騎從之、政家辟易退走、爲朝追北數百步、顧其騎曰、吾父老而諸兄孱、門且破、捨而還、政家見義朝曰、臣在阪東、屢經戰陣、未見鷙猛如八郞君者、義朝曰、彼長鎭西、巧於船而拙於騎、騎則坂東所長、何不接馬搏之、義朝親督二百餘騎進戰、乃大呼曰、我是源義朝也、今蒙宣旨、指揮官軍、汝曹非我家屬乎、宜速解兵而去、爲朝應之曰、家大人奉院宣總督諸軍、爲朝領一隊之兵在此、義朝又曰、我宜旨使、且爲汝兄、汝向我放矢、天譴難逭、宜棄弓矢乞降、爲朝曰、向兄放矢、與抗父執兵、天譴孰重、義朝媿屈語塞、既而兩軍交戰、爲朝矢不虛發、應弦而倒、遂見義朝、將注矢射之、而慮父與兄潛約勝敗交相助、亦未可知、乃止、義朝兵進決戰、爲朝謂家季曰、敵兵甚衆、若吾軍矢竭短兵相接、則一以當百、亦不可敵、我欲發一箭而殪敵將何如、家季曰、然、但勿誤傷之、爲朝曰、第觀吾所爲、乃注鳴鏑、射義朝、箭劃其

胄、著寳莊嚴院門楔、義朝大驚、乃呼曰、殊不類所聞、爲朝曰、不敢
爲焉耳、即被許、甲之扇、胄之題、唯阿兄所命、乃注大箭、深巣清國
進蔽義朝、應弦而倒、金子家忠挺刀疾進、爲朝顧左右曰、彼不避
我矢、我愛其勇、擒彼來、我見其面、高間四郎前而交搏、家忠倒之、
四郎兄三郎將斬家忠、家忠刺殺三郎、幷斬四郎、首藤家季前欲
射之、爲朝曰、勇士也、舍之、我他日得志、以彼爲臣、義朝兵死傷最
衆、爲朝亦喪二十三騎、猶固守、賴政督衆攻東門、忠政等力拒、兩
軍酣戰未決、天漸明、義朝馳使奏曰、臣非不善攻、而守禦甚固、除
火攻外、無復他術、只恐延及法勝寺、是以不敢、通憲報曰、須隨便
宜、若伽藍罹災、再造不難、義朝遂縱火、西風猛烈、煙塵漲天、上皇
軍潰亂、義朝等皷譟奮擊、守兵不能拒、平家弘子光弘馳呼曰、火
勢甚熾、不可復支、乘輿宜速出避之、上皇倉皇上馬、而不勝騎、藏
人平信實重騎扶掖、賴長騎從、自東門逃、爲義令諸子留拒、爲朝

等苦戰、度上皇去已遠、乃逃、賴長中流矢、血淋漓、扶之入民家、上
皇至如意山、爲義、家弘、光弘、季能等從焉、山路嶮難、下馬徒步、上
皇疲頓、絶而復蘇、有僧擕瓶而過、家弘乞水進之、心神稍安、上皇
謂從者曰、朕神耗力屈、不得復行、追兵及此、亦不至加害、汝輩速
去、衆固請從、上皇不許曰、汝輩不去、祗爲朕累、諸將不得已、涕泣
而去、唯家弘光弘不肯去、扶掖下谷、潛匿待暮、入夜遞負上皇、至
東光寺傍、覓輿奉之、請所幸、曰欲往阿波局家、至則門閉、乃去而
赴左京大夫藤原敎長家、亦無人、夜深入知足院僧坊、進湯粥、是
日義朝既火白河殿、追尾上皇、不及、聞敗卒匿法性寺、就索之、不
得、請焚、不許、帝敕檢非違使燒上皇三條烏丸宮、藤原賴長壬生
第、及黨與十二人家、遣源季實於宇治、備興福寺僧徒、帝還御高
松殿、義朝清盛還闕奏捷、帝褒賞、復關白忠通氏長者、以安藝守
平清盛爲播磨守、下野守源義朝爲右馬權頭、義朝奏曰、是先臣

滿仲所拜、然彼左此右、且日權焉、臣未知其榮也、於是陞爲左馬
頭、檢非違使足利義康爲藏人、忠實聞事敗大懼、以賴長子兼長、
師長、隆長、奔奈良、居禪定院、斷宇治橋、使僧尋範、千覺、及源賴兼
等、募寺僧郡民、以抗官軍、將殺忠通子興福寺別當慧信、慧信逃
還京師、十二日、上皇薙髮、往仁和寺、覺性法親王居上皇於法務
寬遍坊、以狀聞、帝使式部丞源重成守之、使源季實捕藤原敎長、
源成雅於廣隆、獲之、通憲欲誘上皇群臣、宣言曰、某配其國、某放
其地、群臣聞之以爲減死、藤原成隆、藤原實淸以下將士剃髮相
繼出降、十三日、賴長至木津、創益劇、橘俊成馳告忠實、請一見之、
忠實彈淚曰、安有氏長者而隕命于矢刃乎、我不忍見此薄命兒
也、歸告我兒、任汝所之、勿復使我聞見、俊成歸報、賴長憤恚、十四
日自斷其舌、遂死于奈良坂、忠實悲泣曰、我常期彼爲攝關、儀刑
百辟也、不謂至于斯、

栗山愿曰、當時號爲經濟之學者、賴長信西也、賴長亦每笑忠
通善書好歌詩曰、小技曲藝、非經邦之要、其自言如此、然信西
深沈確實、施諸政事、足以見其用也、賴長經傳雖極其精、徒章
句之末也已、史子雖務其多、徒記誦之陋也已、將以辨博譁睨
一世也、苟比同之信西可乎、但其視利忘義、先私遺公、齷齪自
用、不知大體、則無異也、所以俱取禍敗也、而信西雖不能保首
領、猶不失其爲臣、賴長眞賊耳、追崇之治承、廟祀之元曆、豈非
幸之甚哉、

帝敕索重仁親王、十五日、重仁乘婦人車而逃、檢非違使平實俊
過之、乃幽東洞院、使藏人右少辨藤原資長、權右少辨藤原惟方、
大外記中原師業、鞫問源師光、俊通、藤原家長於東三條、藤原成
憲、及弟經憲、秦佐康、於糺頁廳、備極辛楚、是日、彗星犯五諸侯三
公、帝敕清盛索捕爲義、十六日、清盛聞爲義匿延曆寺、師兵往索

不獲、又聞其在東阪下、至大和莊、無動寺僧怒曰、敢擾吾地、乃出
拒、清盛引退、僧徒乘勢火大津、爲義方匿木工神主家、聞官軍來、
投三河尻近末家、將東走、適獲病、兵多逃亡、乃帥殘兵至箕浦、將
上船、有欲進擊、乃奮戰走之、兵益逃散、復還近末家、十七日、往黒
谷佛寺薙髮、更名義法、謂諸子曰、我今老憊力不可爲、將因義朝
乞降、義朝豈不以其賞格丐我餘命、但吾罪大、恐不得免、萬一滅
死、當爲汝等乞命、汝等潛匿以待、爲朝曰、不可、上皇於天子爲兄、
左府於關白爲弟、然今日未必能免、阿兄縱欲救大人、廷議安得
獨許之、不如待病愈走關東、誘三浦畠山小山田等、守東海東山
北陸諸道、令藤原基衡塞念種關、爲朝率八國家人、從父拒戰、雖
有西兵數十萬來攻、不足畏也、若不能支、死未晩也、爲義曰、吾窮
蹙至此、何以能達關東、乃令諸子散去、戒曰、勿聚於一方、以爲葅
醢、須伺時幾、相與歔欷而去、至紀森、遣人告義朝、義朝夜遣人迎

之居其家、平忠正在淨土谷、聞爲義出、亦率四子因清盛出降、平
忠弘、及子家弘、孫安弘、賴弘、光弘皆見擒、二十九日、斬上皇將士
七十四人、忠正清盛叔父、雅與之不協、且其意以爲我斬忠正、朝
廷必使義朝斬爲義、朝議若宥之、我則以斬叔父固爭也、乃與通
憲謀、請而斬忠正、有詔令義朝斬爲義、義朝數請以己戰功贖其
命、帝怒曰、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果不能、將命清盛
斬之、義朝悲歎不知所出、謀之鎌田政家、政家對曰、此非臣所敢
議也、然既爲國讎矣、竟不免於誅、與其死於人、寧死於子、義朝意
決、令政家紿爲義曰、義朝清盛戰功有何優劣、不意朝議貸出於
清盛下、義朝亦何顏堪之、將奉大人奔關東、恐道路梗澀、不宜群
行、義朝當由僻路而去、大人宜自紀伊舟行、爲義信之、乘車而出、
秦延景謂政家曰、卿誤矣、何不告實而後進、又政家曰、善、延景乃
謂爲義曰、赴東國詐也、實欲加害耳、頭殿非不力救、奈聖怒不解

何、爲義曰、何紿我至此、假令吾兒因我乞命、我將以死請、子之愛
父、固不類父之愛子、速斬我、政家不忍加害、使從者殺之、義朝奉
首詣闕、爲義時年六十一、家于六條堀川、世稱六條判官、帝又敕
義朝捕斬群弟、義朝遣人捕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仲、斬之船岡、
獨爲朝晦迹而去、賴仲臨死笑曰、阿兄不仁、異日得無悔乎、帝又
勅義朝悉殺幼弟、時乙若年十三、龜若十一、鶴若九歲、天王七歲、
命延景斬之、鶴若曰、令吾等不死、勝士卒百人、何兄何乃殺之、吾
當遣使問之、乙若曰、衰老如父、猶且加害、況吾等乎、但殺吾等、孤
吾兄、此乃清盛之計、而吾兄不悟、亡無日矣、廼首受刃、四弟皆同
母、其母悲惋投淵而死、四子傅及乳婢又皆殉之、清盛將平家貞
適還自鎮西、謂清盛曰、良將不妄殺戮、所以得衆、今義朝之害父、
實由主君之殺叔父、酷恩如此、何以輔朝廷、清盛默然、初通憲將
行刑、左大臣久我雅定、權大納言藤原伊通等議曰、自嵯峨帝誅

藤原仲成以後、久斷死刑、故狂悖如伊周、亦不過貶竄、況今去先
帝之崩僅數旬、奈何行死刑、通憲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之、凶黨
散處諸國、大亂之道也、今不悉殺、悔無及矣、帝從之、以故子弟黨
與一無宥赦、自嵯峨帝至此凡三百四十七年、始行死刑、時人譏
之、

永井定宗曰、昔應神帝欲舍長子大鷦鷯、而立季子稚郞子、帝
崩、兄弟相讓、不登天位三年、稚郞子患之自殺、於是大鷦鷯始
卽位、仁德帝是也、古賢王重天倫如斯矣、夫天下者重器也、然
較之父子兄弟、其輕如敝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
天下不爲也、今新院挾人欲之私、不顧父子兄弟之義、先帝崩、
肌膚未寒、以甲兵爭寶祚、當是時、忠道與賴長、兄弟相軋、爲義
與義朝父子相角、清盛與忠正、叔姪相攻、暴亂如此、神武以降
千八百餘年、未嘗之有也、自是而後、至于慶長太平之運、四百

有餘年、臣子弑君、父嫡庶爭統、親親相殘者、不可勝計、本朝風俗之頽敗、敎化之亂壞、實權輿于斯、

栗山愿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禍亂既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兒悖、父得而殺之、石碏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敎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又曰、上宮太子作憲法、不比等著律令、而格式之書相繼成編、上尊重名器、下砥勵廉耻、刑不上士大夫、雖仁愛過厚之極、不能無委靡姑息之弊、而比之繫相於獄、斬將於市之慘酷、則厚薄仁暴、豈啻霄壤哉、當是時、誅反側子、人以爲淫刑者、其言出於過厚之餘、亦可見也、蓋信西博覽、或通申韓刑名之術、將以

張威柄而懲後人也、非敢擅殺戮也、然佯定竄流、實處死刑、烏在王者至誠大公之政哉、何以保無後禍也、

山縣禎曰、詞華風流之弊既久、虛文盛而實德蔑矣、信佛崇僧之弊既極、骨肉恩薄、而彝倫廢矣、彝倫既廢、天下無復人道、爭亂相踵、不亦宜乎、

二十一日、帝用通憲言、遣左史生中原師信等於奈良、發藤原賴長墓、檢其屍、二十二日、重仁親王薙髮、二十三日、徙上皇於讚岐、使式部丞重成警衛道路、過鳥羽、欲拜陵、重成不奉命、帝遣人檢上皇東洞院書庫、有一匣、封緘甚牢、發視之、盡記夢也、屢夢復位、每夢必禱焉、是日、京師流言、平清盛源義朝將戰、朝野騷擾、

青山延于曰、夢之爲祥也、自古有之、故周禮置占夢之官、以占吉凶、然則夢果可信邪、崇德因之以致播遷、賴長因之以亡其身、夢果不可信邪、神武因之以平群兇、垂仁因之以得天下、然

則夢果可信邪、請嘗論之、夫夢者想之所生、吉凶禍福未嘗不係於其心之邪正也、故心得其正、則雖凶夢未必不吉、況其吉者乎、心不得其正、則雖吉夢、未必不凶、況其凶者乎、此吉凶禍福之所以異也、若崇德賴長之夢、則平日之所思念、隨而夢焉、安得爲吉兆乎、而君臣恃此以興無名之師、宜其取禍敗也、

二十五日、流藤原敎長於常陸、源成雅於越後、盛憲於佐渡、正弘於陸奥、八月三日、流藤原兼長、師長、隆長以下黨與十三人、帝欲流忠實、忠道因藤原通憲奏曰、忠實若處流、臣何面目立朝乎、帝爲釋之、忠實歎曰、不意關白愛我至此、悔我疎彼之日久矣、乃獻誓書於帝、以明無異志、忠通遣人迎之、忠實稱疾不出、忠通更使子基實喩以朝廷意、於是出奈良、移居知足院、十日、以安藝守平清盛爲太宰大貳、九月二日、先是帝勅曰、獲爲朝者有重賞、爲朝方匿近江輪田、將奔鎭西、謀復讎、而聞平氏將平家貞要之也、不

果、既而有疾、浴於民家、會左兵衛尉源重貞奉敕搜索、有人怪爲朝容貌、告之、重貞偵其浴、率兵三十餘、圍湢室、爲朝裸體抉柱、毆殺數人、而就縛、傳送京師、帝御北陣觀之、惜其驍壯、減死處流、通憲恐爲其害、鑿臂抽筋、是日、流之伊豆大島、

賴襄曰、保元之亂、其發晚矣、當發於圓融華山之間矣、而未發也、當發於三條後一條之際矣、而未發也、何以言之、夫保元之事、雖出帝王之爭位、抑亦出於相臣之爭權、相臣爭權、自昔而然、兼通兼家以兄弟爭之、道兼道隆亦然、伊周道長則以叔姪爭之、而其於帝王、各有所黨、欲援而擁之、以逞己志、但彼未及用干戈、而勝負已定、故曰、未發也、雖然、兼通兼家相驅逐於朝廷、其與用刄相距無幾、源賴信事道兼、欲爲刺殺道隆、因兄賴光言而止、使其不止、則今日之爲義義朝也、伊周弟隆家桀悍有氣、至射中上皇衣、使其助兄攻道長、立其所欲立、亦所不憚

為、但無親信兵士如源平者、故不能為耳、故曰、保元之禍、其發晚矣、夫崇德雖希復位、非賴長從臾黨援之、烏能以深宮弱質、驟決意動兵乎、而鳥羽之立後白河、實由於忠通、世以忠通為溫厚長者、非賴長凶險之比、吾以為忠通特其言語可聽耳、其姦則勝賴長也、夫四宮為崇德之同母弟、而美福門院勸上皇立之者、何哉、四宮之子守仁早喪其母、養於美福、美福無佗子可立、而愛其所鞠育、故欲立四宮而及於此也、近衛帝之患目、欲傳位於守仁、忠通數為請之法皇、至再三不已、是先保元三年矣、夫帝之患目、微疾也、未必欲俄去位、而忠通忽欲易其位、已可疑矣、及近衛崩、議繼嗣、美福欲直立四宮、則忠通亦贊成之、蓋四宮疏遠無寵者、然以守仁故、出入美福之宮、為其所庇眷、忠通亦結媚於美福、共相結託、以傾賴長、賴長所以失寵於法皇而走黨崇德者、以此、昔者弘仁之變、無藤原仲成、則平城

無賴學事也、承和之恒貞、安和之為平、披之者與擠之者、皆出於下、勢每然也、故保元之禍、雖由白河鳥羽以私愛廢立天子、然發之者忠通賴長也、二人之相軋、本由其父忠實、忠實之惛忠通以其代己執權、父子且然、況兄弟乎、況叔姪乎、當時君相皆然也、君已狥私、相亦營私、私之極、敗倫理、亡廉恥、而不顧、壞其紀綱、非一世也、故曰、其發晚矣、而發於此爾、夫欲濟其私、不得不用兵、而天下之兵皆在武臣之手、不得不借其力、譬一朱器臺盤、亦借源為義兵、況爭國乎、故彼此並借人兵、以決勝負、如借人錢以為博奕、勝非我勝也、佗人勝也、天下之遂歸於武人、奚足怪哉、

八日、中納言藤原公能兼右近衛大將、實能之子也、十三日、以內大臣德大寺實能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宗輔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伊通為內大臣、宗輔宗忠弟、伊通宗通之子也、宗通容貌魁

偉、最達時務、治家有法、上下輯睦、人無間言、一時稱之、得白河上皇眷遇、屢預大議、世稱阿古丸大納言、冬十月二十日、復置記錄所、參決庶務、二十六日、敕改定今年曆日、二十七日、尊皇后曰皇大后、中宮曰皇后、立女御藤原忻子為中宮、公能女也、十一月十八日、禁京師道路執兵仗、是歲、敕五畿七道、造營大內、沒諸黨上皇者莊園、納之伊勢石清水加茂日吉等社、

二年丁丑、春二月六日、屢讀尊勝陀羅尼於禁內、三月十九日、陸奧出羽押領使藤原基衡卒、清衡之子也、奧羽去京師遼遠、朝廷猶以蝦夷視之、而地廣民殷、基衡奕世豪彊、吏民奔附、勢過國衙、藤原師綱為陸奧守、始到任檢公田、基衡隱信夫郡、閱數守不納官吏、使者齎宣旨行、基衡與本郡莊司季春謀發兵抗拒、意欲劫之、師綱怒而擊之、兵多死傷、乃使吏切責基衡、基衡大懼、謂季春曰、以今守不循前例、驅逐之、然而彼具狀奏上、違敕之罪不可逭、

將如之何、季春曰、是所素料也、然主命難辭、聊發一矢耳、公陽為不知、歸罪臣等、刎首謝守、何虞之有、乃拘季春、送守所、基衡惜其勇悍、陰遣妻齎黃金萬兩他物若干、贖季春、師綱益怒曰、彼叛賊也、奈何可贖、遂斬以徇之、其豪橫率是類也、夏四月二十八日、試直講經義、五月十四日、慶七寶塔于禁內、修懺法、二十九日、足利義康卒、義國之子也、晦、左大臣兼皇大子傅德大寺實能罷、秋七月朔、大織冠像破裂、八月九日、太政大臣實行罷、十九日、以右大臣藤原宗輔為太政大臣、內大臣藤原伊通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教為內大臣、九月二日、前左大臣德大寺實能薨、又號大炊御門、冬十月四日、大內成、徙御焉、白河以後、國用窮匱、大內荒廢、朝儀廢闕、鳥羽帝時、關白忠通奏請繕治、帝慮致勞擾、不許、及藤原通憲用事、奏修治之、於是通憲日夜計畫、殿堂門廡、諸司八省、踰年而成、役無勞苦、廢典粗舉、

通憲妻朝子嘗爲帝乳母、繇此帝專任通憲、通憲亦以天下爲己任、天下之事、莫不與聞焉、京師新經兵亂、而上下讌遊酣嬉、外戶不閉、號爲治平、時人謂通憲政績雖藤原義懷惟成之輔華山、莫以過焉、通憲權勢日熾、一門貴寵、子俊憲爲參議、成憲歷播磨守、爲左近衞中將、貞憲爲權右中辨、脩憲爲近衞少將、是憲爲信濃守、諸子皆以才學獲時譽、義朝欲以女妻是憲、通憲傲然曰、吾兒學生、非卿所得而壻也、義朝銜之、通憲尋爲成憲娶平淸盛女、淸盛因緣通憲、勢稍盛、義朝快快不樂、

栗山愿曰、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能務乎自修、强於德敎、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也、故有神武畏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定、有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庶、有醍醐脫御衣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孝、而後可以制格式、均升斗、置記錄所、帝之任信西、勵治如此、而變生肘掖、血流禁署、豈

非不修德之過乎、

二十二日、進造宮諸國司七十二人位、十一月十三日、置漏刻、十二月二十二日、敕自今以後、勿拘金神方忌、是歲、敕禁伊勢石淸水賀茂春日等神人、蔑如國司、蹂躪公民、及興福延曆園城等諸寺惡僧、或號僧供料、增出擧利、或稱會頭料、掠公私物、又勅曰、頃歲院宮諸家、神社佛寺、或乞取國判、或稱傳公驗、不經官奏、恣立莊園、論之朝章、理不可然、久壽二年以後、不帶宣旨立莊園者、盡從停廢、國司隱容不上奏者、解卻見任、科違敕罪、至于子孫永不敍用、凡莊園或載官省符、或爲敕免地、四至町段、劵契分明、而世及澆季、人多貪戾、號加納稱出作、本免之外、橫領公田、私減率法、對捍官物、加以在廳官吏、郡司百姓、補莊官定寄人、恣占名田、遁避課役、國郡凋瘵、賦稅減耗、職是之由、凡諸莊園宜注出加納停止濫行、令從國務、若莊家託言左右、不辨決理非者、國司錄狀言

上、隨其狀跡、且停莊號、且禁莊司、下檢非違使糾彈、但帶宣旨幷白河鳥羽兩院廳下文者、領家宜進其證文以待天裁、初白河鳥羽二皇、下院宣諸莊園以爲公驗、過國郡妨閡、平均賦課、至帝又給宣旨、俗謂之三代起請地、莊園之權益重矣、又下條制于住吉社司曰、舊例稱神人供社役者、已有定數、頃年社司不顧皇慮、恣貪賄賂、正員之外、猥補神人、使所部公民、輕蔑國威、宜注進本神人交名及證文、至于新加神人、永從停止、若致懈緩、改補社司、又封戶神地、敕免有限、祭奠之用、亦有舊例、而近代社司好立神領、妨奪公田、犯法貪地、事非穩便、宜速注進社領及神事用度、若致遲怠、處以重科、尋下其制于諸國、令國司停止諸社人橫濫、時伊豫守藤原親隆將赴任、下書在廳吏曰、治國之要、本在敬神、宜恒例式日、致如在禮、發途以前、先進神寶勘文、然後議政事、蓋亦學故典也、旣而有平治之亂、而皇室遂衰矣、

三年戊寅、春正月、覲美福門院、十日、行幸法勝寺修正、二十二日、復內宴、藤原通憲奏曰、人主先務、唯在選擧其選人之方、在行內宴試其才、夫內宴先朝之舊式也、長元以後、廢而不行者百二十二年、宜起興此禮、較諸卿之才、帝然之、親出仁壽殿、賜題於諸卿、而作詩文、於是忠通以下公卿悉獻詩文、代舞妓以童子尺八久廢、是日重奏之、二月三日、尊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準母前齋院統子內親王曰皇后、十三日、御弘徽殿觀鬪鷄、十四日、覲美福門院、二十八日、行幸春日社、三月十九日、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經宗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夏四月二十一日、關白忠通坐棚閣觀賀茂祭、參議藤原信賴經其下、忠通下司辱之、毀其車、家司平信範奪官、藤原邦綱除籍、下隨身七人於檢非違使、忠通就第杜門、信賴關白道隆八世孫、從三位忠隆之子也、美姿貌、而性甚庸鄙、無他才能、而爲帝所嬖幸、二十六日、行幸鳥羽

離宮、二十九日、觀競馬於鳥羽、五月晦、觀內教坊舞姬、六月晦、復相撲節、保安以後、以忌月廢者三十餘年、至是復之、秋八月十日、以皇后宮權大夫藤原信賴爲權中納言、尋爲檢非違使別當、兼右衛門督、稍預政、藤原通憲深惡之、十一日、帝讓位於皇太子、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二條天皇

二條天皇、諱守仁、後白河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懿子、大納言經實女也、康治二年六月十七日、生、未幾失恃、美福門院鞠之宮中、久安六年十二月、著袴、仁平元年十月、就仁和寺覺性法親王學、幼而敏慧、明曉俱舍大義、久壽二年七月、後白河帝即位、美福門院謂帝長子宜居儲宮、延遣使仁和寺、迎入宮中、九月、爲親王、即日立爲皇太子、十二月、冠、保元三年八月十一日、皇太子受禪於昭陽舍、關白忠通罷、以右大臣藤原基實爲關白、太政大臣宗輔、左大臣藤原伊通、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藤原公敎、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藤原公能、並如故、父皇決政院中、基實時年十

六、榮進之速、自古未有、權中納言藤原信賴以女弟妻之、十七日、尊後白河帝曰太上天皇、上皇遷御高松殿、二十日、帝自昭陽舍徙御清涼殿、冬十二月二十日、帝即位於大極殿、時年十六、此日有狂人入禁內、兵庫頭源賴政捕獲之、以功聽院昇殿、二十五日、卜定好子內親王爲齋宮、

平治元年己卯、春正月三日、覲上皇于高松殿、九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還御、一本御書所、十一日、還宮、十二日、觀舞妓於清涼殿東庭、前少納言藤原通憲素好歌舞、自敎舞曲、一時傳爲壯觀、十六日、右近衞少將源通家坐與藏人尹賴相毆殿上、龍尹賴除籍、二月十三日、上上皇準母皇后號、曰上西門院、十九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二十一日、改上皇中宮曰皇后、立妃妹子內親王爲中宮、鳥羽帝女也、夏四月二十日、改元、五月二十九日、上皇修五十講於高松殿、廷議國忌廢置、閏月三日、祈雨、六月二十四日、

置贈皇太后國忌於東寺、秋七月十九日、置堀河天皇國忌、八月十六日、高松殿火、是秋、太宰府竈門宮、播磨伊和社火、冬十月十五日、前大納言藤原成通剃髮、尋薨、年六十三、權大納言宗通之子也、甫九歲、患瘧、令僧都某祈之、不効、宗通欲引一僧更禱之、成通曰、聞我未離胎、僧都已爲修驗師、九歲無恙、誰謂不効、今有此疾、遽使他僧祈請、縱蒙其力、而非我所願、況効驗未可必乎、且我病不至損命、願大人勿爲憂、宗通嘆異、成通美風姿、車服時作異裝、雅性忼慨、好揚人善、見一事可賞、必至垂淚、精力絕人、多材藝、能詩、長和歌、又善馭馬、嘗從幸白河、中流馬蹶、忽立鞍上、裳衣莫所濡、最好蹴鞠、練習不倦、疾則臥蹴之、雨則入大極殿竊習之、竟至其妙、嘗使從者十許人坐、走其肩上而蹴鞠、中有僧、乃踏其頭而過、皆曰、靴之觸我、輕輕如鷹在臂、僧曰、覺如笠在頭耳、嘗自稱曰、我見人入鞠場、不啻察其術巧拙、相其命分、亦未嘗謬也、又曰、

我蹴鞠七千日、凝思通神、自以爲其妙獨步古今、世之歌人、尊信人麻呂、祭之、後世好鞠者、豈得遺我哉、後世蹴鞠盛行、立鞠神祠於成通西洞院故宅、祭之、其所著鞠譜傳于世、二十一日、御禊、二十五日、卜定式子內親王爲齋院、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嘗、二十六日、六條院河原院崇親院火、帝受禪之後、政出於上皇、前少納言藤原通憲權威益熾、時權中納言藤原信賴爲上皇所親眷、特寵驕恣、通憲信賴權勢相軋、互欲因事圖之、信賴請爲近衞大將、上皇以告通憲、通憲曰、敘位除目、國家大典、選非其人、則上違天心、下乖人情、曩時白河上皇欲以大納言藤原宗通爲大將、堀河帝不許、故院欲中納言藤原家成任大納言、諸卿議以爲不可、大納言猶不輕授人、況太將乎、故躋三公者亦多不歷此職、而執柄之子、英才之士、亦皆以此職爲榮、若信賴任之、恐致驕奢、自取禍敗、陛下寵之適所以害之也、願少留聖思、上皇不悅、通憲退圖唐安

祿山事實三卷、以進覽之、且書其後曰、唐玄宗近世之賢主也、然而愼其始棄其終、雖有泰岳之封禪、不免蜀都之蒙塵、今引數家唐書及唐曆唐紀楊妃內傳、審其行事、彰之畫圖、伏望後代聖帝明王披此圖愼政敎之得失、蓋其意以信賴比祿山也、信賴聞之大恚、稱病不朝、與權中納言源師仲相結、就其家日夜習武藝、謀報怨於通憲、時平清盛官階威權、皆出源義朝右、義朝居常怏怏、信賴察之、傾心厚交義朝、每謂曰、我今當塗、爲子左右之、國莊官階何望而不聽、義朝悅而深相結納、信賴又引權大納言大炊御門經宗、右近衞中將藤原成親、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等爲己黨、經宗帝之外舅、成親帝之寵臣、惟方帝之乳母夫也、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十二月四日、清盛與子重盛詣熊野、信賴以爲得時、乃招義朝謂之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夫、貴幸用事、恣授官爵於其兒、視吾屬如仇、彼久專政、必覆國家、上皇非不覺其奸、特蓄而

未發耳、清盛亦與彼聯姻、欲媒蘖源氏、子將奈之何、義朝曰、保元中吾鬩門罹禍、惟義朝僅存、清盛乘間毀害、必然之勢也、君欲舉大事、請與俱決死、信賴大悅、贈以寶刀良馬、義朝謝曰、戰陣所貴惟馬、吾騎此馬、何堅不摧、但小不可以敵大、請召吾族賴政、光基、季實、信賴追贈鎧五十領、乃召賴政等告計、皆曰、宗家已應、公僕敢不奉命、義朝素愛第三子賴朝、乃授之產衣鎧、髭切刀、皆源家重器也、非嫡不傳、義朝不授義平授之賴朝、賴朝年甫七歲、祖父爲義開花宴於堀川第、賴朝亦往、庭中有大櫟木、繁茂蔭數畝、雲雀多集之、賴朝持小弓覘之、頃刻射獲三羽、爲義謂曰、汝年尙幼、射獲飛禽、實可驚也、賴朝笑曰、生弓馬之家者、射殪人可謂名手、射獲小禽何功之有、爲義愈益奇之曰、汝成長之後、優於乃祖八幡公、其藝可必欺鬼神也、自是後呼爲鬼武者、信賴與義朝謀曰、信西父子常侍上皇、可襲而斬也、將以九日夜發、九日、白虹貫日、

通憲驚以爲宮中夜將有急變、直詣三條殿、會上皇宴遊、通憲子俊憲貞憲皆侍、通憲慮破上皇樂意、不直奏之、密告宮女而出、歸謂其妻曰、天變既若此、汝告之兒輩、乃策馬奔于大和田原、藤原師光藤原成景等四人從焉、

山縣禎曰、信西察天象、知國家將有變、宜急見帝而告變、與大臣謀、爲之備也、乃徒告宮人而去、自爲避禍之計、朝廷倚重之臣、豈宜如此哉、大抵世之才學辨給之士、當其得志而用事、不無可觀者矣、而一旦臨利害變故之間、唯爲全身之計、不復顧國家者、往往是矣、要之如信西、亦唯偸利小人而已、豈忠於其君者乎哉、

信賴義朝不知之、夜帥五百餘騎、直進圍三條殿、信賴據鞍呼曰、臣信賴承殊恩日久、而信西構讒、今將被誅、臣聞之不自安、欲逃死於關東、上皇大驚曰、誰敢爲如此謀邪、源師仲素黨信賴、邀上

皇御車、上皇倉皇與上西門院同載出宮、信賴使式部丞源重成、檢非違使源光基源季實等、擁上皇入大內、幽於一本御書所、重成季實護之、義朝等放火三條殿、索通憲父子、烟焰蔽天、俊憲貞憲冒烟而逃、公卿宮人爭逃、賊曰、得無信西族人邪、殺傷甚多、其餘多投井死、惟左兵衞尉大江家仲、右衞門尉平康忠力戰而死之、賊刃揭其首而去、十日曉、襲通憲西洞院第火之、婢妾驚走、賊曰、得非信西變服而逃邪、又殺傷之、信賴遂入居大內、分命將士嚴守諸門、徙帝於黑戶御所、令大炊御門經宗藤原惟方護之、自爲大臣大將、

山縣禎曰、孔子曰、君子事其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善事其親而不忠於其君者也、義朝既殺其父、亦何不叛其君哉、朝廷亦使義朝殺其父、是不獨敎不孝於天下、又所以使爲人臣者不忠於其君也、逆臣踵起、而肆其

毒螫不亦宜乎、
栗山愿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爲己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
徒知義朝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信賴
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
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
哉、
新井君美曰、信西嘗譏賴長以宜學問以長才智、而不知學以
成德也、不獨使賴長失其身、信西亦不令終、此由以才智爲學
之謬爾、
以源義朝叙從四位下、爲播磨守、其子賴朝任右兵衛權佐、源重
成信濃守、源賴憲攝津守、足立遠基右馬允、鎌田政家右兵衛尉、
其他皆拜官、左大臣伊通戲曰、殺人多者得賞、三條殿井殺人最
多、何不授官也、賴朝進謂義朝曰、聞清盛等將還、盍逆戰、乃坐待

之乎、賴朝長兄義平聞變從武藏來、信賴悅曰、卿欲得何國補何
官、義平曰、保元之難、叔父爲朝辭官不拜、搶攘之際、固當如是、請
假我兵、吾要清盛於安部野、一擊殲之、回軍戮信西、然後受賞、今
事未定、吾從東國人所呼、稱惡源太足矣、信賴曰、卿言太麤、吾待
清盛入京掩擊耳、何必遠赴安部野、乃使出雲前司源光泰進索
通憲、通憲走至石堂山、復見星變、歎曰、此忠臣代君之象、其在我
乎、遣成景覘京師、是日、成景還告變、通憲窘蹙、不知所爲、師光曰、
何不航海走宋、不聽、穴地自瘞、用竹筒通氣息、唱佛名、師光遂斷
髮爲僧、通憲授之名曰西光、西光泣而去、通憲奴牽馬還、路遭光
泰、光泰捕之、鞠問得實、乃就掘其地、通憲未死、遂斬之、六波羅馳
使告變清盛、及於切部、清盛謂衆曰、今馳還討賊歟、將往拜神歟、
重盛曰、方今天子幽辱、武臣唯當赴難、何暇拜神、衆然之、清盛曰、
衆無鎧仗、奈之何、筑後守平家貞命啓所齎長櫃五十具、出鎧五

十聯及戰具進之、衆曰、安所獲弓、家貞從竹筒中出弓五十曰、事
將家者當如是、衆激賞、清盛遣使告熊野別當湛增、湛增遣二十
騎來援、湯淺宗重亦帥三十騎來會、或報曰、惡源太以三千人要
於安部野、清盛懼曰、衆寡不敵、吾赴南海徵兵、重盛曰、我若遲疑、
彼將矯詔討我、我獲賊名、悔無及矣、以寡敵衆、武夫之常、吾速還
一戰、即不克而死、義名不朽矣、家貞曰、一門引領以待、請速往、清
盛曰、吾志決矣、遂禱熊野神、率衆疾馳、比至鬼中山、遇一人馳而
來、衆以爲義平使、皆失色、至則六波羅使也、清盛問六波羅奈何、
使者曰、賊未敢來攻、但播磨中將避兵來投、召使累至、不得已而
出之、重盛怒曰、人恃我來投、而我送之敵、孰屬我者、乃問曰、安部
野有敵乎、曰否、伊勢伊藤氏擁兵三百、將屬公、衆延奮而進、十四
日、信賴與惟方同車、就光泰家、驗視通憲首級、徇而梟之、信賴居
朝餉所、冠服一如天子、每朝會坐群僚之上、專決機務、人目曰惡

右衛門督、義朝以東國軍未至、不攻六波羅、每夜六波羅驚曰、賊
來矣、賊亦驚曰、平氏來矣、兩軍終夜奔馳、然竟不一戰、十九日、信
賴大會百官議事、左衛門督藤原光賴疾信賴狂悖、久不入朝、是
日束帶而朝、使乳母子右馬允藤原範能衷甲而從、謂範能曰、有
變以我首免勿辱賊手、既而升殿、信賴在第一座、群卿列其下、光
賴益不平之、以爲彼右衛門督、我左衛門督、我何立其下、乃揖左
大辨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異、直進坐信賴上、信賴畏怖色沮、光賴
端笏厲聲曰、聞今日有旨召百僚、不至有誅、抑所議何事、一座皆
不能對、信賴竟不出一言、光賴回視久之曰、無所議則請退、乃出、
兵士歎曰、此人勇甚、恨不得此人爲大將、一人曰、古之名將有賴
光、光賴髣髴之、一人曰、賴信亦勇將、信賴何不類之、軍中輕侮信
賴如此、光賴召弟惟方言曰、有旨召我、而無所預聞、但聞當時才
望皆將見誅勠、我名亦在其中、我與此輩同死、實無遺憾、汝前與

信頼同車、檢信西首、汝已爲別當、別當重職、乘人之車後、何其屈辱也、惟方赧然曰、此奉旨也、光頼曰、縱有旨、何不爭之、我家事延喜帝已降、十一世于今矣、非善政不奉行、非忠臣不共事、今汝黨凶逆、將墜家聲、不亦哀乎、大貳清盛已自熊野還、以大軍來討之、賊之滅不旋踵、汝何不潛奉帝避難、又問主上今何在、惟方曰、在黑戶御所、上皇何在、在一本御書所、神鏡如何、在溫明殿、劒璽在夜御殿、光頼又見朝餉所窻間有人影曰、此爲誰、曰、信頼居之、故宮侍輩來往耳、光頼歎曰、世雖澆季、日月未墜、宗廟神靈何不祐我國家、吾聞異國世有亂臣、未聞皇朝有此事也、因歔欷抑淚而出、

頼襄曰、當賊信頼之幽兩宮也、平時決死生以競官爵、威焰赫然、凌壓人者、奉首鼠竄、莫敢出身當其難、藤原光頼因會議面折信頼、使其俛首喪氣、當時賊黨布在朝廷者、噤不能出一語、

足以挫狂賊之勢、而定天下之向背、不待平氏來討、而其勢決矣、吾嘗曰、平平治之亂者、光頼爲首、而平重盛次之、及事平、天子欲大用光頼參政府、則稱疾辭之、蓋覩朝政之非、已志不立、當敍人計功爭進之際、獨決志而退耳、可謂勇矣、

清盛父子至和泉、祈捷大鳥社、獻鞍馬、遂至京師、先詣稻荷社、令衆折杉枝插鎧袖、還六波羅第、信頼義朝不敢攻、二十日、賊將殺通憲諸子、左大臣伊通請減死、乃流俊憲於阿波、貞憲於土佐、是憲於佐渡、脩憲於隱岐、脩靜賢於安房、澄憲於下野、寛敏於上野、憲曜於陸奥、覺憲於伊豆、明遍於越後、勝憲於安藝、時謂通憲諸子處流、出經宗惟方之所爲、經宗惟方聞清盛還、潛謀奉帝幸其第、遣非藏人藤原尹明諭清盛、清盛與之約曰、深夜縱火二條大宮、賊不得不馳救、乘輿宜乘間出避、信頼聞清盛還、益諸門守兵、清盛慮賊有備、陽爲輸欵、送名簿於賊、佯示無他志、

丞井定宗曰、兵猶炭火也、火氣雖熾、未徹炭心、則浸水可消、覆炭可滅、火氣既和炭心、則難容易消矣、兵亦然也、其勢雖盛、衆心未和、謀慮不一、則攻易拔、啜易破、人心既和、攻守備全、則勝之難矣、宜哉重盛欲及起兵之初、而速馳討賊也、若微重盛之決策、則清盛失機必矣、一失機、則他日戰大勝、二帝永陷檻穽、都人大被其害、宮室灰燼、京師變爲榛棘之地矣、二帝早脫虎口、洛民早免賊害者、重盛之計略有得其機也、

二十五日、夜清盛放火二條大宮、賊果驚擾、舍守赴救之、帝潛乘婦人車出宮、至藻壁門、金子家忠守焉、怪詰之、惟方曰、此宮女外出也、我在、汝距何疑、家忠尙不信、弓褰車簾、擧炬燭之、帝婉容美服、與中宮同駕、家忠以爲眞宮女、乃開門、帝出、藤原尹明奉劒璽載御車、重盛等以三百騎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公卿百官相踵而至、關白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頼妹也疑之、藤原公敎告清盛

曰、關白至矣、如之何、清盛曰、此大臣也、不來則召、未召而來甚善、衆心乃安、即夜令京師曰、乘輿既幸六波羅矣、藏人右少辨藤原成頼入奏上皇曰、帝既幸六波羅、宜速出宮、上皇大驚、乃使左衞門尉平泰頼入居寢室、而變服乘馬、入仁和寺、於是公卿將士競集六波羅、車駕塡塞、鎧鐙相摩、而信頼酣醉不之知也、二十六日、藤原成親馳報曰、鑾輿外幸、公卿皆逃、信頼不信曰、吾委之經宗維方、今何得有是事、成親曰、二人實爲之、乃至御書所、上皇不在、至黑戶御所、帝亦不在、意大沮喪、計無所出、耳語成親曰、勿使人知、索惟方經宗皆既亡、信頼大怒跳身曰、吾爲此輩所賣、義平適詣賀茂、途聞之馳還、義朝急檢籍見兵、猶有二千餘、乃分守諸門、頼朝謂義朝曰、請先平氏未至、急攻六波羅、衆壯之、義朝見頼政光泰等懷向背、欲擊之、懼爲平氏所乘而止、乃謂衆曰、戰若不捷、往赴東國、帥八國精銳而來、平氏不足平也、衆竊相謂曰、此人秋

父殺、弟、積惡之報、亡無日矣、皆有離心、遂開陽明待賢郁芳三門及昭明建禮二門傍小門、閉南西北三面、揭白旗二十餘旒、兵士塡咽南殿前後諸壺、帝詔清盛討賊、使藏人頭藤原實國諭曰、大內新成、萬一罹災、締構不易、汝令將士佯走示弱、賊必悉兵出鬪、因速入據之、無令宮城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遣子重盛弟敎盛賴盛將兵三千餘騎、分路赴大內、望見賊兵勢盛、衆咸色動、重盛勵士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等努力、乃分兵爲三、攻陽明待賢郁芳三門、喊聲震天、信賴躬擐甲、居紫宸殿、聞兵至將出拒之、震慴股慄、不能下階、體肥大不習騎、左右扶抱上馬、錯投地傷鼻、衄血被面、義朝見之忿怒、信賴唯言兵善拒之、兵莫爲鬪、重盛駐兵五百於大宮、師五百薄待賢門、信賴不戰而退、重盛進至大庭椋樹下、義朝望見咄嗟

曰、豎子敗吾事矣、呼義平拒鬪、義平應聲突出、乃與鎌田政家、後藤實基、佐佐木秀義、波多野義通、三浦義澄、首藤俊通、齋藤實盛、岡部忠澄、猪股範綱、熊谷直實、平山季重、金子家忠、安達遠基、平廣常、關時員、片桐景重十六騎、聯轡邀戰、義平曰、赤甲而黃馬者重盛也、卿等擒之、進戰于大庭、騎皆注目重盛、追之七匝、櫻橘樹、勢甚厲、重盛且鬪且卻、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曰、彝祖平將軍再生矣、重盛帥生兵復入、義朝馳使讓義平曰、若何不善拒、而使敵數入也、義平乃出、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義朝使義平躡大宮、重盛與衆相失、帥壯士景安家泰退走、義平政家追躡至二條堀河、重盛踰濠、將及、義平墮馬、政家射中重盛甲、不入、義平曰、此名甲唐皮也、何不射馬、射馬馬倒、重盛立積材上、兜鍪墮地、政家追逼之、重盛橫弓撞其胄、乘間戴兜鍪、景安至、搏仆政家、爲義平所殺、重盛怒、欲親

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歸六波羅、時窮陰沍寒、雨而冰鞍、政家手凍不得攀、義平敎之刻鞍而上、鞍設手形自此始矣、時賴盛攻郁芳門、義朝挺身禦戰、賴盛引退、復進入門、一戰而退、賴朝射斃二人、傷一人、義平政家援義朝、賴盛單騎卻走、政家兵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鉤其胄、賴盛拔刀斫斷之、二郎仰仆、賴盛走保六波羅第、源氏兵空宮出追之、敎盛乘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闕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迫六波羅、六波羅撤五條橋爲柵以待、信賴又恐平氏來攻、徐出從義朝軍後、至河原棄軍而逃、義朝兵士請追之、義朝曰、舍之、如彼雖逃去、非所少也、時賴政領騎三百餘于六條河原、觀望不進、義平怒曰、賴政首鼠兩端、觀望勝敗、不可不先擊之、率五十餘騎搏擊、首藤俊綱中矢將墮馬、父俊通厲聲曰、所傷纔一矢、汝何不之忍、俊綱勉强據鞍、義平命齋藤實盛曰、

俊綱創中要害、壯士可惜、莫爲敵獲、實盛乃拔刀擬俊綱曰、子重不可活、御曹子不欲令敵獲、卿寧死我手乎、俊綱感喜曰、將軍年少、不圖待士之厚至於此、乃受刄而死、賴政遂奔于六波羅、義平大喊進攻、清盛驚愕、倒戴兜鍪、從者言之、清盛曰、帝在於後、不可背、重盛出拒、義平曰、吾不入門恥也、督衆奪門而入、賴政拒戰、義朝呼曰、卿已稱源兵庫頭、今反屬伊勢平氏、玷辱我宗、何也、賴政曰、我世以弓箭奉仕皇家、未嘗失士節、卿與叛臣、不知自愧、是非辱我宗乎、出雲守光泰、伊賀守光基又皆以衆降、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沓至、官軍逡巡、賊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兩軍血戰、義平麾下自旦至晡十餘合、刀折矢盡、人馬皆傷、義朝欲親決戰、政家扣馬曰、源平以勇齊譽、而源氏最顯、今日之戰、人馬疲、矢又盡、而傷夷過半、戰亦何功、與其徒授首卒伍、不如竄身山林、以圖後擧、公而死於此、諸國源氏

皆喪氣、而平氏益張矣、萬一運窮就死、亦不可使東國將士知義朝不聽政家苦諫、乃退走、淸盛乃入大內、收名簿大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之、至三條河原、政家謂軍士曰、頭殿今爲有所思故避、卿曹暫爲後拒、平賀義信旋馬力戰、義朝顧曰、吾家之兵、執鞭亦勇、欲救義信、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競進接戰、俊通戰沒、義朝與三十騎東走、官軍火義朝信頼及黨與家、山門僧徒三百人要於義朝千束、義朝窘迫、齋藤實盛下馬免冑、謂僧徒曰、我輩新募之兵、遇左馬頭殿戰沒、偸生逃還、殺之何功、公等欲褫我鎧仗、所不敢愛、顧子衆我寡、不能周給、請拋擲之、公等自取焉、乃投其冑、僧相蹂踐爭之、衆乘其虛而馳過、僧徒大怒、揮兵追、追實盛大呼自名、旋馬當之、僧徒辟易却去、至八瀨松原、有人從後呼、顧視則信頼也、呼義朝曰、子何棄我、義朝罵曰、懦夫首謀乃先走、何顏見我、擧鞭扶其面、信頼俯不能答、捫鞭痕而去、從士助吉

進曰、何故辱我公、卿等若勇、何不戰克、義朝欲斬之、政家諫而止、至龍華、又過横川、僧徒要路、皆下馬破柵而過、飛矢雨下、義朝叔祖義隆中矢死、子朝長被射股、拔箭復戰、義朝怒曰、僧徒乃敢困人、吾鏖汝矣、乃奮擊斬數十人而去、信頼之走也、尙有從騎五十人、及爲義朝所辱、其人相謂曰、我公爲人所辱、不能敢抗、豈足恃哉、皆離散、惟助吉從焉、信頼疲困甚、助吉進糒、不能食、問所欲往、信頼曰、詣仁和寺乞哀上皇耳、夜經蓮臺野、會山門僧徒送葬而歸、見信頼以爲敗軍卒也、將剽掠、助吉詭曰、此是六波羅兵、追亡至長坂、迷而失道、僧徒將捨之、有一人取火視之、信頼震惕遽下馬、自解甲冑佩刀幷鞍馬以授之、拜伏求免、僧徒又執助吉褫其衣服、既而信頼抵仁和寺、涕泣請宥死、師仲成親亦至、上皇遣帝書、請免死一等、帝不報、上皇再遣人乞之、使人未還、帝遣敎盛頼盛等率三百餘騎、圍仁和寺捕信頼師仲成親等五十餘人以去、

淸盛使重盛問反狀、信頼悲泣不能答、但云天魔所爲也、願公垂憐以乞吾生、重盛謂淸盛曰、彼孱弱無比、赦之何害、淸盛曰、上皇請之而猶不能得、奈何私宥之、藤原成親亦當死、成親平生善遇重盛、重盛請而宥死、自解其縛、源師仲亦被執、初帝幸六波羅、政家欲取神鏡遷之東國、師仲曰、天皇神器、安得擅動搖矣、破匱取而懷之、見義朝繫大刀契匱鑰於佩刀、亦紿奪之、遂致之六波羅、至是自陳曰、臣本不叛、信頼政家欲奪神鏡、臣竊藏之、臣不黨賊明矣、蓋與信頼相周旋者、唯懼其威權而已、至圖不軌則未嘗與知也、二十七日、斬信頼於六條河原、年二十七、信頼臨刑泣曰、重盛仁人、盍救我死、宛轉號呼、刑者不能斬、捽抑刎之、觀者如堵、有老翁排衆而入、引杖毆信頼屍、瞋目罵之曰、汝奪我釆地、使我至饑寒、罪惡之極、身首異處、固其宜也、黨與數十人咸誅死、二十八日、賞平淸盛重盛等功、授官進爵、褫藤原信頼黨與七十餘人官

職、流信頼兄基通于陸奧、弟信俊于越後、弟家頼子信親、奔竄不出、削其官爵、

栗山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飾昇平、則縉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今、有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終、當天下有事、則介冑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鷙、以務乎自效、而放横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忠功以起身、而終乎凶悖以亡家者、往往是矣、是時車駕幸淸盛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下以令將士、所忌義朝、擧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威望之盛、源平以來蔑有也、安知不異日將相之權既根于此歟、又安知不異日赤族之禍亦已原于此歟、

頼襄曰、平治之亂、盡出於藤原信頼乎、曰、不然、信頼白面狂童耳、不過希望大將、何必擧兵劫宮、徙帝幽上皇、欲何爲乎、彼雖

狂駭、何遽欲身爲帝王乎、且上皇乃其所受寵昵者也、徒帝可也、何幽上皇、然則出於源義朝乎、曰、不然、義朝之觖望爵賞信矣、然不至隳蹦宮闕以求之、信賴之不足與有爲、寧有不知、受其叙爵、晏然居之、何恃而然乎、饒令其怨通憲、斃之於路、如殺犬耳、何至犯兩宮、且其心所仇者平清盛、彼雖强宗、兵不精於我、使義朝有意擧事、何不直攻之、而攻三條殿乎、然則平治之事、出於誰、曰、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自昔婿爲天子、外舅執政、常也、經宗爲帝之舅、惟方爲帝之乳母子、二人者以爲帝立則己執政必矣、而政在於上皇、通憲用事、是二人之所不平也、是以視信賴之不逞於通憲、且輕躁易動、故從臾使作亂、患其無兵也、視義朝之怏怏、效信賴結之、以清盛爲通憲親姻、嗣其不在、草率擧事、蓋皆出二人之計、其本意在除通憲廢上皇、然後己擁帝以擅政、不然、何以及平氏歸京、獨扶帝逃出、而委上皇於

賊乎、信賴不足言也、義朝武人暗於朝典、恃二人以爲可得志、而利去害止、蓋噬臍而不及也、二人委賊名於人、而己盜其功、及其得志、勸帝爲政、不使上皇預焉、可以見其情矣、是以上皇憤怒、借平清盛之手、以逐二人、而清盛威權倍起、又可以見其勢矣、雖然二人皆巧黠多智、不露蹤跡、故無幾召還經宗又以外戚故富貴終身、時無燭其姦者耳、故嬰以爲保元之亂出於忠通賴長、而平治之亂、出於經宗惟方、彼皆驕逸不更事者、故以兵爲易事、輕忽擧之、禍遂至此、如藤原成親亦然、譬若稗婢黠豎、利主家財物、注火其屋、欲乘擾攘取之、若夫義朝清盛係從之有力者、赴救効力、焦頭爛額、或爲其詿誤、至胥以陷罪、一勝一負、所就迥別、其初念皆不及此也、

朝廷未暇追究義朝、義朝逃至堅田浦、視義隆首歎曰、八幡殿遺體僅有斯人、而今乃永訣、自沈之湖水、將濟遭風不能進、乃轉取

路勢多、遣還義澄、實盛、家忠、直實、廣常等二十餘人於諸國、曰、必會東國、乃與義平、朝長、賴朝、政家、義信、及源重成、金王丸俱去、賴朝疲甚、行睡馬上而後、父兄夜過森山驛、土兵將擒之、賴朝挺寶刀斫切、殺二人而逃、義朝使政家還索獲之、歎曰、汝勇過老成、至鏡驛、聞官軍守不破關、更自小關抵小野、時大雨雪、馬縮慄不前、義朝及從士皆脫甲徒步、艱苦辛楚、纔至美濃青墓驛、義朝嘗嬖驛長大炊女延壽、生一女、以故大炊供給甚厚、賴朝竟後而不至、義朝乃分遣義平于飛彈、朝長于信濃、曰、義平集北國兵、朝長驅甲信諸源、吾帥東國兵、三道並進、滅平氏必矣、二子既去、朝長病創不能進而還、義朝怒曰、賴朝雖幼、不如汝怯、汝宜留此、朝長曰、兒創甚、如爲追者所獲、必遺大人之羞、願大人手刃、莫煩後慮、義朝曰、吾以汝爲怯懦、今聞是言、眞吾子也、將斬之、大炊延壽遽救之、義朝曰、令兒激勵也、納刀而退、歎曰、昔吾殺群弟、彼言異日必

悔、殆謂今日歟、又至朝長臥處、謂曰、汝自處何如、朝長曰、固決於心、唯待大人命、義朝遂刺殺之、覆衣而出、大炊見之、瘞其骸於賛中、士兵聞義朝在焉、群起圍之、重成謂義朝曰、我當死於此、爲公潰圍、乃單騎衝突、遂入林中、詐稱義朝、射殺十餘人、自劈其面、刳腹而死、村民散去、義朝夜發、令義信還國聚兵、義信曰、公欲焉往、義朝曰、欲往尾張野間就長田忠致、乞鐙馬而赴關東、義信曰、忠致家貲富饒、然其人趨時規利、豈能舍匿公哉、義朝曰、彼鎌田婦翁也、卿勿過慮、義信辭去、義朝遂決意赴焉、然道路梗塞、義朝患之、有大炊兄平三眞遠、剃髮稱鷲栖源光、素以俠聞、以政家計、遣金王與之相謀、源光悅而具舟、載義朝政家等、覆之以柴、將送野間、自株瀨河下而過折戶、津吏疑而止之、源光爲不聞而過、吏追射之、源光廻船抵岸、吏入船發柴索之、源光窘迫、意欲令義朝自裁、故謂曰、左馬頭雖奔竄、亦從二三十騎也、安依吾儕求活乎、假

使在焉、必自殺耳、安落子等手、義朝耳語政家曰、源光諷我自殺也、如何、政家曰、且待之、吏亦不深究而去、晦至內海、忠致待之甚厚、義朝曰、汝給我馬、吾將發、忠致曰、明日元旦、請過三日而發、義朝不能違其意、遂信宿、忠致欲殺之、密謀之子景致、景致曰、彼縱至東國、孰復屬者、終必伏誅、以成入名、請今殺之求賞、忠致從之、

是日帝遷御美福門院八條第、是歲、日向通良反于肥前、敕平清盛討之、清盛遣平家貞往攻之、通良勇悍、城固不拔、既而官兵奮至、賊勢漸衰、

永曆元年庚辰、春正月三日、長田忠致爲源義朝具浴、乃伏三壯士于浴室、將刺之、金王丸操刀侍浴、壯士不得發、義朝求浴衣、久之不進、金王出取之、伏發交刺義朝、義朝呼金王而死、金王走還立斬三人、政家方與忠致飲、聞變而起、行酒者拔刀斫之、政家奪其刀還刺之、景致自後斬之、源光聞變曰、此必政家所爲也、提刀

索政家、政家既死、乃與金王奮擊殺數人、尾張之俗嚴設防備、搆屋牢密、繇是不能獲忠致、二人奪廐馬馳去、政家妻伏刄而死、義朝與政家年並三十八、

論贊曰、義朝曉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號未變、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干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

栗山愿曰、虓虎投穽、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

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殺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擧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冑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爲邦誅賊、未聞爲下弑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阱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噬人、而惡爲之阱、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眞、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六日、上皇自仁和寺還御皇后宮大夫藤原顯長八條第、七日、長田忠致景致以義朝首至京師、九日、詔傳首於京師、梟之左獄樗樹、染工五郞者、嘗被義朝恩顧、因請其首、瘞之左獄門側、十日、改元、二十三日、廷議賞長田忠致功、爲壹岐守、景致右兵衛尉、忠致

辭曰、義朝梟雄、若至東國、安知其不爲將門貞任、今臣不勞兵力、而誅之、不可謂小功、願賜義朝領國播磨、不則得美濃尾張矣、平家貞怒曰、忠致殺婿不義也、勸清盛殺之、清盛曰、固也、然賊黨猶多、殺彼則誰復效力者、重盛亦深惡之、忠致懼而逃還、初源義平之赴北國招募也、比至飛彈、來屬者甚多、聞義朝死皆散、義平欲自盡、念當報父仇而死、乃變服入京師、覘伺平氏、有舊臣志內景澄者、素賤不爲人識、以故義朝敗後、委質平氏、以俟時變、義平適値景澄、與語大喜、因僞爲其僕、出入平氏第、景澄僦舍于三條烏丸、舍主人視僕擧止非凡、又怪主僕每食於隱處也、竊窺之、則易饌而食、乃走告平氏、平氏使難波經房以三百騎圍之、義平拔刀出斬數人、躍升屋、不知所往、經房乃執景澄去、清盛面鞫其懷貳、當斬、景澄曰、我世仕源氏、暫事汝者、俟源氏興隆時耳、汝疎漏不悟、何得鞫我哉、清盛怒速斬之、義平晝伏夜行、以伺清盛、欲倚東

近江舊人、行至逢坂、經房詣關神祠、途見義平困臥、以五十騎圍
之、義平蹶起、箭中其臂、不能揮刀、終被縛、至六波羅、坐之廡下、怒
曰、我非坐廡下者、自起入堂、清盛出見、謂之曰、卿前日能破三百
騎、而今日爲五十騎所擒、何嚮勇後怯也、義平笑曰、是命也、卿異
日運窮、猶吾今日、吾是勍敵、第速斬、二十五日、斬于六條河原、時
年二十、義平臨刑、仰首睨平氏第曰、保元之亂多誅源平將士、晝
則於西山東山、若於河原則以夜、今白晝斬我於此、平奴何無狀
也、繼使信賴用吾策、平奴無噍類矣、經房曰、卿何言、義平瞋目曰、
若斬我、不者吾爲雷蹴殺汝矣、後經房果震死、世以爲祟焉、二十
六日、納太皇太皇藤原多子于宮、大納言公能女、爲左大臣賴長
所養、近衞皇后是也、保元亂後幽居、帝聞其美、諭旨公能納之、朝
臣公卿引唐高宗納武氏事諫之、上皇亦不可、帝不聽曰、是朕家
事、不問外議、天子無父母、何有於先皇哉、遂冊立爲皇后、世呼二

代后、時帝年十八、后二十三、
山縣禎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昔舜爲天子、祗
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漢高祖有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尊太公爲
太上皇、我仁明天皇之在位也、以時朝太上天皇、又朝太皇太
后而不懈、恭謹崇敬、盡事親之道、當是時、彝倫篤於上、而敎化
行乎下、海內清寧、稱爲仁孝之君矣、今帝不法祖宗之明德、而
傲然謂天子無父母、以其祖母爲妻、瀆亂倫理、而不知愧也、是
雖一時以此言拒群臣之口、然觀其與上皇不協、事事悖上皇
之所爲、是其心以父母爲無者也、當是時、人倫廢於上、而亂賊
興於下、天下之無道、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自此之後、兵革相尋、
皇威日衰、權去王室、蓋亦有以哉、
二月九日、捕源賴朝、初賴朝與父兄相失、夜迷失路、出於小平山、
有漁人、知其非常人、舍之、裝爲女子、而薦包其刀、自肩之、送至靑

墓驛延壽家、賴朝託截鬚刀於延壽、而去至關原、遇平氏將平宗
清、被虜、還過延壽門、異母妹夜叉時年十二、聞之泣曰、我他日受
辱、寧今從阿兄死、將走出、衆止之、後獨赴水死、宗清過大炊家、發
朝長墓、傳首京師、賴朝被擒也、清盛問鬚切所在、賴朝以實告、乃
遣人索之、大炊謂今以源家寶器輙與平氏、甚可惜也、義朝多子、
雖賴朝死、餘子興復亦未可知、不如欺易以他刀示之、賴朝曰、是、
則吾計濟矣、曰不是、則謝以非婦人之所能識耳、遂以他刀名泉
水、裝如鬚切出之、及賴朝視之、果曰是、清盛喜而寶之、遂獻法皇、
及平氏滅、法皇還賜賴朝、其眞者大炊前已致賴朝云、二十日、上
皇敕平清盛、捕前權大納言大炊御門經宗、前參議藤原惟方、二
人相得、頗弄朝權、且曰、庶事宜取聖旨、不可使上皇知、先是上皇
御藤原顯長八條第、時登棚閣以眺望、經宗惟方矯詔以板蔽之、
上皇不悅、及聞是言、大怒曰、帝年尙少、慮不至此、是必二人離間

吾父子也、乃召清盛曰、朕之抑鬱由是二人、令朕得甘心、清盛捕
之、將處死、前關白忠通諫而止、自是清盛威權漸熾、顯官美職咸
出其門、尋召還藤原俊憲等、遷延至是經宗惟方志也、惟方身短
小、及爲別當、人呼曰小別當、既黨信賴、幽兩宮、後與經宗奉帝脫
賊中、時人以居中間成事、稱中媒、故又目曰中小別當、左大臣伊
通曰、中者忠也、非中媒也、惟方能從兄誨、去逆歸順、此賢者之事
也、三月十一日、流前權中納言源師仲於下野、源賴朝於伊豆、其
餘黨藤原信賴者、處流有差、初賴朝之虜也、因在平宗清家、就斬
有日、宗清謂之曰、郞君欲免死邪、對曰、保元以來、父兄宗族夷滅
且盡、冀爲僧修冥福耳、宗清愍之、乃謂曰、尾州母池禪尼者、大貳
之後母、而大貳殊敬事之、尼性仁慈、前問君之狀貌、僕爲言君雖
年少而有成人之風、且容姿酷肖右馬助殿、尼聞之悽愴形於色、
君若憑之請託、庶有萬一焉、右馬助者禪尼之少子名家盛蚤死、

已而宗清抵禪尼、告以賴朝之意、尼惻然哀之、乃囑重盛說清盛、宥其死、清盛曰、如師仲成親、赦數十輩亦可、武人之子、決不可赦、況彼義朝愛子、官爵踰兄、身傳寶器、得非英物乎、吾必殺之、不聽、尙緩刑期、會義朝五七日忌至、賴朝請造率都婆、宗清爲與百枚、與之、賴朝手寫佛名、解衣施僧、尼聞而益哀之、泣且怨曰、我爲之寢食失常、命亦不久矣、若刑部卿而在、豈侮吾言至於斯乎、重盛與賴盛再告清盛、清盛不得已赦之、至是流于蛭島、尼戒曰、自今惟事誦經、勿縱騎射漁獵、爲人所疑、義朝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纐纈盛安附其耳、語曰、郞君宜存髮以待前途、賴朝首肯、及就途、士庶聚觀曰、此兒瞻視異常、流之東國、何異放虎、賴朝有六弟、曰義門、蚤死、曰希義、居駿河、被擒、流土佐、曰範賴、爲藤原範秀所養、稱蒲冠者、平氏不問也、曰今若、曰乙若、曰牛若、三兒皆妾常盤出也、常盤携三兒而逃、徒跣履氷、兒皆泣、路過清盛第、延曰、此讎人家

也、勿敢號、去匿大和龍門里、平氏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聞之自抵六波羅、嗚咽陳情、請與兒同就刑、赦其母、清盛憐之、且悅其色、密挑之、不肯、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從之、時年二十三、清盛乃欲釋三兒、親族皆爭不可、清盛曰、業已赦兒賴朝、今免其長者、而殺其幼、甚亡謂也、遂宥其死、盡爲僧、今若改名全成、居醍醐、乙若更名義圓、事圓慧法親王、牛若年甫二歲、付鞍馬山寺僧覺日、改名遮那王、未削髮也、平氏勢威、歲熾月盛、賴朝在配所、以其乳母比企禪尼常餽遺之、纔得不乏、伊豆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奉平氏令、監視之、關東舊臣齋藤實盛、大庭景親、畠山重能以下皆叛、事平氏、其屬意賴朝者、亦弗敢來通、獨佐佐木秀義自近江來寓相模、倚澀谷重國、使其子定綱等數問賴朝、安達盛長、加藤景廉等數人、亦往來給仕焉、賴朝深沈有大略、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爲衆所畏愛、中宮屬三善康信、賴朝乳母子也、以故屬

心賴朝、一月三使使以報京師動靜、由是賴朝雖在遐外、得審朝廷擧動、平氏聲息、十二日、流前權大納言大炊御門經宗於阿波、前參議藤原惟方於長門、二十五日、上皇幸日吉社、夏四月十九日、以兵革故、改造內侍所神鏡韓櫃、奉安溫明殿、奉神樂三日、平家貞擊破日向通良、斬三百三十餘人、奏捷京師、五月十五日、家貞持通良及子通秀等七人首入京師、上皇御鳥羽殿觀之、家貞從騎二百餘、整隊而行、姿儀端潤、進退可觀、上皇使人問姓名、家貞馬上應對、見者美之、六月十四日、前出雲守源光保、及子備前守光宗坐謀不利于上皇、流于薩摩、二十二日、洪水壞日吉二宮十禪師神殿、秋七月七日、內大臣藤原公敎罷左近衞大將、九日、公敎薨、資性溫良、奉公勤恪、而恬然不貪榮利、世以爲賢、嘗與客相對、會飛礫撲隔子、客失色、公敎顧問曰、何人所爲、家人對曰、隣家少將所擲也、公敎笑曰、此危地不可居、乃延客移坐、少時礫復

至、公敎談笑自若、竟無慍色、初爲少將、每夕盛服候鳥羽上皇及待賢門院、詣必有時、故宮女以日暮爲少將時、二十日、太政大臣宗輔罷、八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以左大臣藤原伊通爲太政大臣、右大臣基實爲左大臣、關白仍舊、權大納言藤原公能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房爲內大臣、時綱紀漸弛、舊章日廢、伊通深憂之、作意見一篇上之、其略曰、聖主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是、故世無有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衞、逆徒心沮、小一條院擧源賴義、白河院召平忠盛侍衞禁內、所以防微威衆也、近代殿上夜直無人、雖藏人在、安臥旁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崇學、非謂善詩賦爲知治體也、君學此以使臣、臣學此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之人也、世當有經世之器、知臣莫如君、請

選之、凡人臣專爲身謀、而不盡心奉公者、皆朝廷之罪人也、臣之所學如此、輒其所聞、擬十七憲法譴言、其言頗切時務、

山縣禎曰、伊通之言、皆切當世事務矣、雖然當是時、朝廷綱紀日弛、後白河以上皇爲政於院中、藤氏一門、各營私家、不復以國家爲慮、如伊通者、雖有志於振綱紀、一人之力、固不能回頽波支崩厦、天下之威權漸歸武門、朝廷日衰替、以至大亂、天下之大勢遂變、可勝歎哉、

十四日、內大臣藤原基房兼左近衛大將、二十日、謁石淸水宮、二十一日、車駕還過鳥羽殿、二十二日、還御大炊御門第、二十七日、行幸賀茂社、觀騎馬、冬十月十二日、延曆寺僧徒以訴事、奉日吉神輿入京、十六日、上皇建熊野日吉社於東山、所謂新熊野新日吉社是也、十七日、以僧徒訴、流菅原資成、奪治部權少輔菅原貞衡官、二十三日、上皇幸熊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自熊野、美福門

院崩、二十四日、葬美福門院、鳥羽法皇嘗爲門院造塔鳥羽東殿、爲藏骨之所、而門院竊營堂於高野山、遺令藏骨云、十二月十七日、廷議高麗拘留對馬商、二十七日、御大內、

應保元年辛巳、春二月七日、鳥羽北殿火、夏四月七日、上皇慶平等院、先是上皇將慶之、延曆寺疑建戒壇、僧徒蜂起、遂不果、至是諭延曆寺臨慶之僧徒猶疑戎服陳於東坂本、二十二日、以變異遣參議平淸盛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六月、旱、八月十一日、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公能薨、十九日、權中納言九條兼實爲右近衛大將、忠通之子也、二十日、行幸平野社、二十五日、行幸大原野社、九月四日、改元、帝患痘瘡、十三日、以內大臣藤原基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能爲內大臣、宗能宗忠之子也、十五日、左馬權頭平敎盛、右少辨平時忠坐謀立皇弟憲仁爲皇太子、奪官、二十八日、奪右馬頭藤原信隆、左近衛中將藤原成親官、皆

上皇所親近也、上皇請進二人官爵、帝不聽曰、天子無私親、雖上皇言而政豈可私乎、反奪二人官、授其所請官於藤原長方藤原重方、帝卿上皇收經宗等、故報之也、冬十二月五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光賴于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二十七日、以藤原育子爲女御、實能女也、

二年壬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重仁親王薨、年二十三、晦、前太政大臣宗輔薨、宗輔不問家事、其采地亦不知出何物、有來貢、則欣然謝其人曰、厚意、此從何許得來邪、白河帝嘗在鳥羽宮、庭樹蜂窩、俄墮階地、群蜂亂飛、皆畏其螫避走、宗輔徐取盤上枇杷、以爪剖皮、手擎之、蜂悉附著、而後令皂隸遠棄、宗輔能養蜂、蜂皆有名、唯所使令、未嘗有螫、恒蜜紙自擎、行呼其名、皆隨聲群聚從游、不啻海鷗鳥、世稱蜂相公、二月五日、號中宮妹子曰高松院、十九日、立女御藤原育子爲中宮、三月七日、召還流人大

炊御門經宗、尋復本官、十日、遣權中納言平淸盛于熊野、二十八日、二條院成、自高倉殿遷御、夏四月晦、始修新日吉祭、五月八日、能登守藤原重家坐造言除籍、二十七日、前右大臣久我雅定薨、雅定生甫九歲、會鳥羽宮有童舞、雅定舞胡飲酒、娟秀閑麗、觀者以爲天童、堀河帝脫御衣賜焉、鳥羽上皇命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承屬雅定家、久安中拜內大臣、時藤原實行拜右大臣、或往而致賀、車馬喧闐、塡塞門外、及通謁實行盛服而出、喜溢眉宇、旣而至雅定門、庭寂閴、無他營設、倉卒出見曰、凡拜大臣者、有大饗等儀、事頗煩擾、子何賀之爲、人服其偉度、久壽初薙髮、時賴長爲左大臣、謂藏人頭藤原光賴曰、聞右大臣將出家、知朝家典故者、唯有此人、今無疾而出家、國家何憑、宜奏法皇遏之、光賴稽緩、業已不及、時人嗟惜、雅定諳練朝典、能傳家說、賴長素以博聞自負、然亦時質問焉、出家之後、帝使人諮訪、其爲世所重如此、姓好戲謔言

笑終日、嘗奉使伊勢、不言數日、左右怪之、及出內宮、言笑如常、人稱其誠敬、世稱中院右大臣、六月二日、上皇親臣上總介源雅賢坐事奪官、十八日、前太政大臣忠實薨、年八十五、世稱富家殿、永久初爲關白、忠實既聽牛車、久之不駕、後始駕、退朝謂人曰、御堂殿聽牛車、齒幾强仕、宇治殿及大殿、賜之皆四十一、我蚤有是命、深恐盈滿、故未敢駕、今我亦四十一、我追先例也、忠實容貌豐美、聲音清朗、好音樂、善彈箏、授奧秘于師長、萬秋樂秘說以忠實所傳、世特重之、所撰述有乾鈔十卷、其日錄曰知足院關白記、二十三日、以咒詛國家、流上皇親臣修理大夫源資賢、及子右近衛少將通家于信濃、刑部大輔平時忠于出雲、北面藤原範忠于周防、秋七月二十八日、前太政大臣實行薨、號八條太政大臣、又號三條、實行有才學、習威儀、性至孝、親有疾、衣不解帶、晨昏侍發、其日錄曰八條相國記、八月十四日、行幸稻荷祇園社、先是祇園部屋

倒、廷議臨幸謝之、始奏神樂、冬十月九日、避方忌於勘解由小路殿、

長寬元年癸未、春正月二日、覲上皇于法住寺殿、二月十九日、上皇幸熊野、三月十一日、皇后大炊御門第火、十四日、行幸賀茂社、十五日、上皇至自熊野、晦、廷議小朝熊神殿鏡神寶失、是日改元、夏五月九日、以延曆寺興福寺爭訟、罷最勝講、六月八日、遣權中納言平清盛于伊勢、奉宸筆宣命神寶於大神宮、九日、延曆寺僧徒攻園城寺、燒堂塔房舍、秋七月十三日、修孔雀經法於禁內、祈國家安靖、冬十月二十三日、謁石淸水宮、二十七日、行幸賀茂社、十一月十日、遣權中納言平清盛于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二十七日、地大震、二十八日、移藏近衞帝御骨于鳥羽東殿美福門院塔、十二月十三日、西京火、延燒左馬寮眞言院中和院木工寮、十四日、上皇幸熊野、二十六日、慶延勝寺阿彌陀堂、

二年甲申、春正月二十八日、紀伊日前國懸社火、二月十九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忠通薨、年六十八、世稱法性寺關白、忠通好佛、最通台敎、兼學眞言、爲人寬厚、喜怒不形、善賦屬文、夙嗜和歌、風格高古、至其秀逸、殆不在人麻呂下、嘗選詩集三卷、上之白河帝、又纂和漢詩歌、以贈藤原基俊、最善書、禁門扁榜寺閣障壁、往往書之、嘗侍忠實、忠實試出屛風書之、所與皆小筆、忠通故把最小者、以書六大字、忠實嘆稱、或請寺門額、忠通書與之、既而聞其寺藤原基衡所創、恥爲之書、遣入陸奧迫而奪之、晚年書法精巧、自成一家、世稱法性寺樣、少時書最勝寺額、每過其門、赧然恥其拙、忠通爲左大臣、移居近皇居、朝參必先諸卿、每召對、條擧比例引據明確、法皇特重焉、忠通以關白歷仕四世、諳朝廷典故、左大辨藤原爲隆嘗語人曰、忠通早極其位、持滿多懼、徒自斂手、故世無見其所長、設使忠實猶爲關白、忠通及源有仁爲左右大臣、則人才

相竝、得各竭其力、惜哉、其日錄曰法性寺關白記、二十六日、地大震、三月二十二日、以日前國懸社火廢朝、夏四月二十六日、上皇幸延曆寺、使一千僧讀經中堂、留七日、六月二十七日、召還流人藤原師長源資賢、及通家菅原資成等、按察使源資賢問配所之事於師長、不答、唯唱韓康獨住之句、資賢爲之掩淚、上皇召見之曰、朕不聞琵琶久矣、乃授以琵琶、師長始奏賀王恩、繼彈還城樂、上皇及左右嘆美之、秋八月十九日、謁石淸水宮、二十六日、新院崩於讃岐、年四十六、火葬白峰、世稱讃岐院、初法皇抵讃岐松山、造宮直島、後徙志度皷岡、窮居僻遠、居常無憀、刺血親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畢功、送于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親王及關白忠通爲奏請、帝不許、卻還之、上皇大恚曰、朕親書佛經、非爲今生、而不許藏之、非但今生之仇、實爲地下怨、乃自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謹以五部大乘經、廻向惡道、自是不復

剃髮剪爪、褐衣垢膩長頭巾、切齒瞋目、慘悴骨立、至是崩、自後亂逆相繼、災變荐至、世以爲怨魂之所祟、

山縣禎曰、當上皇之學事也、後白河帝既不能奉璽遜其位焉、不獲已而誅黨不義者、亦君側之姦既除則已矣、事平之後、宜事上皇而盡親親之道、猶嵯峨帝之於平城上皇也、而處之流竄、使上皇忿恚以崩、亦何甚耶、吾邦古者有以匪德廢天位者、未聞流天子者、況子弟之於父兄乎、於是乎帝之罪、將不容於天地間矣、

九月二十二日、興福寺僧徒修萬僧讀經於東大寺、祈國家治安、

冬閏十月七日、關白基實罷左大臣、十三日、內大臣藤原宗能罷、二十三日、以右大臣藤原基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經宗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九條兼實爲內大臣、經宗大納言經實之子也、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十二月十七日、先是上皇使平

淸盛造蓮華王院、安觀世音像一千軀、至是成、慶之、上皇欲帝臨之、而帝不省、上皇使藏人平親範請賞造寺功、又不肯從、上皇涙曰、何所惡而至此、

永萬元年乙酉、春正月二日、覲上皇于法住寺殿、二月三日、太政大臣伊通罷、十五日、伊通薨、年七十三、稱大宮大相國、又曰九條相國、父宗通臨終、頒所食莊園於諸子、使伊通記其地名、與兄信通同署、以肥後三重屋莊、丹波今林莊與信通、命諸子曰、汝之母歿後、各分領之、宗通薨、未幾信通亦歿、其子行通幼、母疾將歿、乃以三重屋莊與伊通、今林莊弟重通、伊通辭曰、先考之言猶在耳、押字未滅、豈忍違之、且父逝子嗣、理固當然、我畏天道、恥人倫、不敢受命、遂以其莊授行通、所著有無名鈔、大槐秘鈔、人記除目鈔、是春、不豫、夏四月二十二日、上皇幸延曆寺、留七日、二十四日、以不豫大赦、二十七日、祈晴、五月四日、祭主大中臣師親坐祭祀不

敬奉官幣、遣參議平重盛于伊勢、奉宸筆宣命神寶於大神宮、禱不豫、六月四日、地震、五日、改元、七日蓮華王院醴泉涌出、十三日、慶廣隆寺、是夏、京師多杜鵑、闖隆殿上、帝惡之、捕入之獄、二十五日、大漸、以皇子順仁爲親王、是夜立爲皇太子、帝讓位於皇太子、帝性沈重不移、信任大炊御門經宗藤原惟方、政事一與關白基實謀、不使上皇與知焉、由是二宮不協、近臣用事者、上皇逐之、上皇嬖臣、帝貶黜之、放流相踵、人懷危懼、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六條天皇

六條天皇、諱順仁、二條帝第二子也、母伊岐氏、大藏大輔致遠女也、長寬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中宮藤原氏子養之、永萬元年、二條帝不豫、六月二十五日、爲親王、其夜立爲皇太子、受禪於高倉殿、以關白基實攝政、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基房、右大臣大

炊御門經宗、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九條兼實、並如故、上皇決政院中、當是時、權大納言平淸盛權勢赫奕、上皇頗厭之、二十九日、尊二條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秋七月二十七日、帝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二歲、二十八日、新院崩于二條院、年二十三、稱二條院、八月朔、大風、會昌門壞、七日、火葬二條天皇於香隆寺、諸寺僧徒會葬、揭榜爲班、延曆寺班於興福寺上、興福寺僧怒斫延曆寺榜、高歌躑舞以辱之、遠近騷然、九日、延曆寺僧徒戎服至淸水寺、火其堂宇、以報興福寺、廷議使兵庫頭源賴政、檢非違使平信兼等陣郊外、內藏頭平敎盛若狹守平經盛等衞護大內、有訛言、上皇敎僧徒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平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淸盛稱疾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愼勿形之辭色、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

執忠直、何渠畏入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浮言一出、京師動搖、未審言者爲誰、嬖臣藤原師光進曰、天無言、令民言之、驕而無禮者、天之所惡、今平氏汰侈日甚、得非凶徵邪、一座愕然、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爲藤原通憲所愛使、崇德上皇嘗於座問事通憲、通憲雅稱博洽、時偶窮屈不得進對、亦不可默退、師光在庭上、遙察其艱、近前階下、告通憲曰、方有內召、既及三、通憲便辭上皇而起、既而問之、師光曰、正見君苦進退、故詐爾、始無其事、通憲笑曰、善、紅山迷塗、牧豎是依、詐汝邪、平治之亂後、爲院北面、爲法皇所親近、師光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二十八日、行幸六條烏丸第、避僧徒擾亂、晦、遣右中辨藤原俊經于興福寺、諭僧徒、僧徒不奉詔、九月十四日、召還流人平時忠、二十八日、遣兵栗子山、以備興福寺僧徒、是月、八條宮火、冬十月二十七日、興福寺僧徒奉神木神輿入京、請流延曆寺座主俊圓、二十八日、赦

許其請、僧徒還奈良、京師解嚴、十一月四日、上皇幸日吉社、十三日、上皇幸熊野、二十六日、遣使諸山陵告即位、十二月二十五日、以皇叔憲仁爲親王、是歲、齋王好子內親王罷職將還京、供給闕乏、宮司等不預事、御輿在途破壞、補修繼供用、抵伊賀河口阿宇莊、民與寮官迎使爭鬭、互有殺傷、凡路次國司不設供張、或不供御膳、加以道路不修、輿丁艱步、齋王苦至泣下、朝廷之衰如此、仁安元年丙戌春二月十六日、慶行願寺、三月二十二日、彗星見、二十九日、召還流人源師仲藤原惟方、夏六月、旱、秋七月二十五日、應天門廊無故而倒、二十六日、攝政基實薨、世稱六條、或中院、又梅津殿、爲人白皙豐肥、能書、頗有父風、二十七日、以左大臣藤原基房攝政、八月十七日、攝政基房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七日、改元、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九條兼實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忠雅兼右近衛大將、忠雅中納言忠宗之子也、冬十月朔、日有食

之、十日、立皇叔憲仁親王爲皇太子、時帝年僅三歲、太子六歲、時人譏其彝倫失敘、以內大臣九條兼實爲傅、太子所生平滋子即平清盛妻時子妹、故清盛擁立之、二十日、行幸參議藤原成賴土御門東洞院第、避方忌、二十一日、還宮、內大臣九條兼實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七日、御禊、右大臣大炊御門經宗兼左近衛大將、十一月三日、上皇徙御鳥羽殿、四日、攝政基房罷左大臣、十一日、以右大臣大炊御門經宗爲左大臣、內大臣九條兼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平清盛爲內大臣、清盛累以戰功超進、終握大柄、悉收源氏莊園、侵奪院宮諸家及社寺領地、如弟賴盛、嘗欺播磨國司、奪穀倉院領以爲己莊、其自所領、凡三十餘所、一門莊園至五百餘所、清盛遂持莊園與奪之權、以籠馭諸豪、初攝政基實忠通長子、爲清盛女壻、早薨、子基通尙幼、弟基房攝政、當盡受攝籙莊園、藤原邦綱嘗爲忠通所眷遇、至此謂清盛曰、攝籙莊園、非必一上所

皆受、往者各有所分劃、忠實晚年始併諸莊、故忠通獨總領焉、今故攝政婦子在、則分領之何爲不可、清盛喜、乃授基房以興福寺法成寺平等院勸學院及鹿田方上等數所莊領、自餘家領島津莊以下、皆屬基通、邦綱因攝家事、十五日、大嘗、十二月八日、卜定休子內親王爲齋宮、二十四日、皇太子所居東三條第火、二年丁亥春正月十九日、上皇徙御法住寺殿、二十三日、車駕還五條內裏、二十八日、覲上皇、二月十一日、以內大臣平清盛爲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出入宮中、不歷左右大臣、直爲太政大臣者、前此僅有藤原信長而已、大納言藤原忠雅爲內大臣、十五日、上西門院所居松殿火、十九日、上皇幸熊野、三月十三日、上皇還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三日、避方忌於鳥羽北殿、五月朔、上皇幸日吉社、十七日、太政大臣清盛罷、十九日、以五條內裏有怪、遷御藤原邦綱土御門第、二十八日、蚯蚓聚於齋宮、濶三尺、

長一丈、皆死、六月二十三日、延曆寺所司三綱日吉社司等詣上皇宮、訴座主快修燒山上房舍、秋七月三日、有鼠巢淸盛馬尾生子、淸盛惡之、使人問天文博士安倍泰親、泰親答以宜戒愼、竊謂所親曰、此平氏敗亡之兆也、子北方之位、午南方之位、以陰侵陽、下剋上之象、將有北兵陷京師、平氏奔竄之禍矣、九日、軒廊無故而倒、十三日、不豫、十七日、祈雨、二十四日、怪雲亘天、八月十日、賜淸盛播磨印南野、肥前杵島郡、肥後御代南鄉土比鄉等、爲大功田、傳之子孫、世世無絕、淸盛嘗造別館於西八條、殫極土木、其第多植蓬、因號蓬壺、又嘗別莊于攝津福原、亭榭風流、以窮四時之觀、天下政事一出其手、放濫驕溢、上下苦之、自知有議己者、選童子三百人、以爲耳目、截髮詭服、執梅枝、臂小鳥、翼著赤幟、出入禁門、不通姓名、塡滿街市、伺察隱伏、凡所見聞、皆歸報之、淸盛聽信其言、淫刑濫罰頗多、京師側目、呼曰惡童、京師騎乘者、皆望而避

之、上皇積不能平、當是時、凡其一門公卿十六人、殿上人三十餘人、諸國受領衞府諸司六十餘人、守領郡國過天下半、富埒王室、被服冠幘皆極華麗、一時尙之曰六波羅樣、大納言平時忠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非人也、二十七日、自大內徙御五條內裏、九月十五日、祈晴、二十一日、上皇幸熊野、二十七日、五條內裏火、帝避之高倉殿、晦、徙御大門、冬十月十一日、上皇至自熊野、二十五日、上皇幸日吉社、留三日、是歲、五社奉幣、以幣物闕乏、遷延式日、初保延以降、諸國司多停往古以來神領、更立爲權門莊園、帶宣旨官符者、免除社役、至是大名不應國役、莊司不從領家、神事用度、莫所進濟、典禮殘廢矣、

三年戊子、春正月二十八日、行幸攝政基房第、二月十一日、淸盛剃髮、法名淸連、尋改靜海、世稱太政入道、十三日、京師火、延燒三千餘家、十六日、以淸盛疾非常赦、十九日、帝讓位於皇太子、

論贊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爲上皇、與以叔父爲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爲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

栗山愿曰、立君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矣、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可以定民心、杜覬覦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爲父、少以長爲子、則父不父、而子不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三

館林　岡谷繁實修

高倉天皇

高倉天皇、諱憲仁、後白河帝第四子也、母建春門院平滋子、贈左大臣時信女也、應保元年九月三日、生、永萬元年十二月、爲親王、仁安元年十月、立爲皇太子、十二月、著袴、二年十二月、始讀孝經、三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自七條殿入閑院、受禪、攝政基房、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大炊御門經宗、右大臣九條兼實、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忠雅、竝如故、二十八日、尊六條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未加元服、而稱太上天皇者、以帝爲始、稱後白河上皇曰一院、三月十一日、御大內、十四日、上皇太后號曰九條院、二十日、帝卽位于大極殿、時年八歲、尊所生女御平滋子曰皇太后、初二條

帝在位、一院不得與政、及帝立、一院在院專決機務、近習以下至北面、遷官加恩莫不如意、夏四月七日、始臨萬機、晦、遣使山陵、告卽位、六月三日、上皇幸延曆寺、留七日、秋七月十六日、車駕自大內還閑院、八月四日、覲一院於法住寺殿、九日、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罷左近衛大將、十日、以內大臣藤原忠雅爲太政大臣、大納言久我雅通爲內大臣、雅通雅實之子也、十二日、內大臣久我雅通兼右近衛大將、二十七日、卜定惇子內親王爲齋宮、九月四日、大納言藤原師長兼左近衛大將、五日、一院幸熊野、冬十月六日、一院還自熊野、十五日、御大內、二十一日、御禊、二十七日、還閑院、十一月十三日、御大內、是夜中宮所居土御門東洞院火、二十一日、內大臣久我雅通罷右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師長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二日、大嘗、十二月十六日、久我雅通藤原師長復職、二十一日、大神宮火、

嘉應元年己丑、春正月十三日、覲一院於法住寺殿、還御閑院、二十六日、大雷、以大神宮火、遣權中納言平時忠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廢朝五日、二月九日、大風折木發屋、賀茂上下社館舍倒、十三日、皇太后幸日吉社、是月、淸盛童子殺人子、其父怒殺童子三人自殺、淸盛大怒盡族其家、重盛諫止、童子、三月十三日、一院幸高野、太政大臣忠雅、內大臣久我雅通以下扈從、還過淸盛福原別莊、二十三日、還宮、是月、淸水寺瀧水沽、夏四月八日、改元、十二日、上皇太后號曰建春門院、二十六日、謁石淸水宮、二十八日、覲一院、五月十九日、御大內、六月九日、以伊勢遷宮、遣使奉神寶、十七日、一院薙髮、法名行眞、受戒于園城寺長吏覺忠、時淸盛勢焰益熾、一院不能制、積憤薙髮、專歸佛乘、淸盛心竊喜焉、旱、十八日、疏神泉苑、二十三日、詔大赦天下、是日、還閑院、秋九月九日、卜感神院鏡二十一無故而墮、二十日、雨水、冬十月十日、御大

內、避方忌、十一日還閑院、十五日、法皇建春門院幸熊野、二十日、卜定僐子內親王爲齋院、十一月五日、法皇建春門院至自熊野、十二日、御大內、震法勝寺塔、十二月二十三日、先是權中納言藤原成親遣目代右衛門尉政友于尾張、政友至美濃、與平野莊祠官爭鬪、莊隷于延曆寺、僧徒怒、是日奉日吉神輿、鼓譟入宮城、安神輿於建禮門壇上、訴成親、法皇慰諭、僧徒不奉詔、二十四日、流成親於備後、下政友於獄、僧徒乃還、二十八日以奏狀不實、流權中納言平時忠于出雲、藏人頭藤原信範于備後、召還成親、

二年庚寅、春正月三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四日、日吉社有光如虹、十四日、地震、二十三日、還閑院、二月六日、以延曆寺僧徒再訴、奪藤原成親官、召還平時忠藤原信範、十一日、前內大臣藤原宗能薨、是月、法皇幸熊野、巡行三山、建率堵婆於瀧本、書曰智證門

院阿闍梨瀧雲坊行眞、三月十四日、至自熊野、二十二日、行幸春日社、二十三日、還宮、夏四月二十日、法皇幸奈良、受戒于東大寺、會一千僧供養之、二十八日、復藤原成親官、是月、命伊豆介狩野重光誅源爲朝、初保元之敗、爲朝斷臂筋而流也、居五旬創既愈、臂力雖稍減、注矢反長於舊、自謂我先出自清和天皇、而八幡太郎之胤也、祖先之業不可失、此地是朝廷所賜我也、於是自領大島及三宅八丈美計澳五島、奪其租税、島中不從已者、咸奪弓箭而焚之、舊臣亦稍來屬、勢日熾、居十年偶見海上鷺飛、意其有島、航海一晝夜、遂得至一島、見島人問地名、曰鬼島、爲朝彎弓射殺飛鳥、島人震怖、獻布乞降、乃以一人還、屢使之至伊豆國府、國人見其狰獰、慴曰、爲朝能驅使鬼物、爲朝爲茂光代官島長忠重女壻、不使忠重納租税、茂光詰之、忠重竊納之、爲朝聞大怒、斷其左右指各三、其暴横率是類也、土人患焉、是歲、茂光至京師奏狀、朝

廷詔茂光討之、茂光乃與伊藤祐親北條時政等、帥戰艦二十餘艘、而進抵大島、爲朝謂從士曰、我如欲迎敵、縱萬數、可輙擊而敗、顧吾嘗在筑紫、耀武九國、西海人士莫不讋服、保元之難、東國將士、亦面見我射藝、雖遭流竄、猶得爲島主、取快一時耳、而我所以隱忍不死者、將以繼父志、成吾事也、今縱射御官軍、而違勅方命、亦終不可免、多殺人民、何益之有、吾志決矣、汝曹當悉離散、乃執弓出海濱、注大箭遙射一艦、洞之、艦淪人沒、擧軍大懼、不敢進艦、爲朝歸家、弃柱剖腹而死、年三十二、屍倚柱不僵、狀猶生、衆憚其勇、不敢近、加藤景廉挺身進斬其首、傳京師而梟之、爲朝射藝絕倫、弨弓長箭、世所不及、後世傳其鏃、爲槍相傳、爲朝所至諸島、至今立祠祭之、所謂鬼島亦琉球也、後爲朝子爲家、逃島中、代天孫氏爲王云、及足利氏執兵權、琉球王遣使貢方物、自後以時來貢、閏月十三日、大織冠像破裂、五月十七日、移藏二條帝御骨於三

昧堂、十九日、御大內、二十七日、以陸奥人藤原秀衡爲鎭守府將軍、右大臣兼實歎曰、以奥夷任此職、可謂衰替之甚也、秀衡基衡之子也、秀衡累世相承、管轄奥羽、兵力精强、騎兵隷麾下者、凡十七萬、二十八日、祈雨、六月六日、太政大臣忠雅罷、十九日、還閑院、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日、中務權大輔藤原經家、周防守信章坐相毆殿上除籍、八月八日、大風、鳥羽北門樓倒、九月二十日、宋人來、法皇幸福原覽之、時人譏之、二十七日、御大內、是月、京師櫻梅桃李華、冬十月十六日、平重盛子資盛與數騎出獵、路遇攝政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捽而下之、重盛讓資盛曰、官有高下、等列尚可敬、況攝政乎、汝過十歲、不知禮法、取辱固宜、基房縛送其下手者以謝、重盛畏懼、慰勞還之、淸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靜海之孫者、雖攝關之貴、何無憚於我、必報之、重盛諫曰、資盛幼騃、失禮攝政、罪在從者、而不之問、反欲犯尊貴、豈非悖邪、夫

攝籙臣所以毗輔皇政、撫育民庶、奈何恃勢而凌之、且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願大人詳思之、淸盛不納、二十一日、命難波妹尾二士、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以報之、帝爲之廢朝三日、重盛聞之、隕涕曰、我門之榮盡矣、黜預其事者、遂資盛於伊勢、二十七日、赤氣見西方、二十八日、京師有光怪、將軍塚鳴、多武峰墓有光、二十九日、將軍塚又鳴、晦、又鳴、十二月五日、石清水宮鳴動三、聲如鐘、十日、以天變怪異及明年値厄、遣權中納言藤原邦綱於伊勢、奉幣太神宮、十四日、以攝政基房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平氏皆不平之、

承安元年辛卯、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十三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二十八日、還閑院、夏四月二十日、攝政基房罷太政大臣、二十一日、改元、二十三日、行幸平野社、二十七日、行幸大原野社、五月晦、法皇幸熊野、六月二十一日、至自熊野、二十八日、卜

定頌子內親王爲齋院、秋七月二十六日、淸盛獻羊五頭麝一頭於法皇、九月十三日、奉神樂於石淸水宮、冬十月十日、多武峯墓鳴動、十九日、行幸松尾社、二十三日、法皇建春門院幸淸盛福原第、是月、疾疫流行、時人稱羊病、傳云承曆中有此病、因却返淸盛所獻之羊、十一月朔、法皇建春門院至自福原、七日、行幸北野社、二十三日、中宮所居高倉殿火、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平德子爲女御、淸盛女也、是月、法皇幸熊野、是歲、諸莊司等往往驕縱、輕蔑領家、不順命令、所在武人亦事占奪、若新田義重爲上野新田莊司、與伊勢神領園田御厨司爭地、御厨司訴之、而有司畏憚武人、不敢裁決、

二年壬辰、春正月六日、法皇至自熊野、十九日、覲法皇於法住寺殿、二月五日、自大內還御閑院、十日、尊皇后曰皇太后、中宮曰皇后、立女御平德子爲中宮、三月十五日、法皇幸淸盛福原第、二十

日、至自福原、二十六日、行幸日吉社、二十七日、還宮、二十九日、法皇遣使慶淸水寺、夏五月十三日、御大內、二十日、雨水壞廬舍、六月七日、以天變及神宮諸社有怪異、遣內大臣久我雅通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七日、還閑院、秋七月九日、伊豆國司奏、有番船泊嚴島、形如夜叉者五六人、登島傷殺十餘人、衆欲殺之、賊下發火燒禾稼、遂逃去、二十一日、三條殿成、法皇徙御、二十三日、如三條殿、二十四日、還宮、八月十七日、有蚋集閑院南殿、丈餘、二十日、徙御三條殿、避蚋怪、九月、不豫、閑院櫻華、宋明州刺史奉書及信物於法皇、書辭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淸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不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宜卻之、不聽、冬十月五日、不豫、十三日、法皇幸福原、十九日、至自福原、二十三

日、行幸稻荷祇園、十一月十七日、蓮華王院佛放光、二十七日、還閑院、晦、藻壁門火、十二月二十七日、興福寺僧徒奉神木入京師、訴事、遣兵防之、攝政基房爲關白、閏月朔、疾瘳、十日、雷、十四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十六日、還宮、是月、諸國訛言、改元泰平、敕禁遏之、

三年癸巳、春正月五日、前權大納言藤原光賴薨、年五十、光賴嘗爲職事官、詣左大臣賴長白事、事件甚多、口占煩雜、賴長慮失聞、取筆研與之、光賴於座記筆如流、賴長乃受看、事旨明暢、辭采可觀、畢事起、賴長目送曰、若是人、可謂國家至寶矣、何必楚白珩、長寬二年、致仕薙髮、改名光然、居桂里、世稱桂大納言、又號葉室、或號六條、所著有亞記、月中記、十三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晦、法皇幸熊野、二月二十四日、至自熊野、三月二十日、謁石淸水宮、是月、法皇贈書及染革三十張、沙金一百兩于宋、宋復遣使來、夏四月

十二日、法住寺北殿火、十三日、謁賀茂社、五月二日、法皇鷄合於院內、權大納言平重盛爲左長、權中納言藤原邦綱爲右長、十六日、流僧文覺於伊豆、文覺歎高尾山神護寺頹毀、欲營繕以資父母冥福、遂作化疏、普募士民、一日詣法住寺殿奏請、法皇方與群臣宴、笙歌鼎沸、無爲通者、日旰不得報、文覺大怒以爲左右排沮、徑入殿庭、大聲讀疏、宮中驚擾、檢非違使平資行叱而逐之、文覺以疏軸擊其首、突胸倒之、北面士噪而進者十許人、文覺左手持疏、右手執懷中小刀、踴躍擬之、法皇惶遽罷坐、兵衛尉橘公朝謂文覺曰、有詔汝宜速去、不去將執汝、對曰、吾嘗謂崇皇家資給、得成至願、宿志不果、生亦何爲、爲法捨身、固我所甘、寧以頸血汙殿庭、決不能去、願之濟否、一在聖裁、放聲棘言、慢罵法皇、安藤武者右京進捕之、文覺刺右京臂、右京持而不釋、衛士群聚縛之、遂下廷尉獄、日放惡言、咒詛朝廷、遇赦而出、意氣不少撓、憤怨譏刺、無

所願憚事、聞、朝廷敕伊豆守源仲綱執之、流于伊豆、過遠江天龍灘、大風暴發舟幾覆、舟中人號哭、文覺吟嘯自如、高枕而臥、舟人固請禱禳、文覺起而大呼曰、此是文覺所乘、龍神何乃沮遏、須臾風止、舟人羅拜以爲神、初文覺臨發自誓曰、我志可遂、是行不死、不然、神奪我命、不食三十一日、言笑如常、既至伊豆、居奈古屋寺、六月十日、白虹見、二十二日、祈雨、二十五日、興福寺僧徒焚多武峯堂舍、置關以遏其往來、多武峯告之延暦寺、延暦寺怒悉奪興福寺莊園在北國者、於是興福寺發兵攻多武峰、互有殺傷、事聞、二十九日、罷興福寺別當尋範、秋七月三日、祈雨、六日、多武峯墓鳴動、八月十五日、皇后崩、十六日、葬皇后、九月二十五日、觀童舞於法住寺殿、冬十月五日、法住寺新堂成、法皇徙御焉、九日、以放火多武峯、流興福寺僧覺興于播磨、下符諸國、收十五大寺及末寺莊園在諸國者沒官、關白基房憂嘆曰、僧徒暴戾、其罪固可責、

然此非佛法之過也、夫東大興福諸寺、聖主賢相之所剏建、而今一朝停其莊園、載之敕符、是貽羞後世也、右大臣兼實以謂朝家之衰、實由莊園、若果欲遵延文之制、復延喜之古、則不止十五大寺、諸社寺權貴之莊、亦皆可停廢、然恐不能決行也、盍後皆還附莊園如故、二十一日、車駕從建春門院、慶最勝光院、是月、清盛築經島於福原輪田泊、輪田崎地勢險惡、巨浪侵齧、公私久艱於輸漕、覆沒相繼、欲築一島泊以便行旅、然風濤衝激、成而復壞、清盛憂之、使阿波重能督役、命集大小石、每石寫一切經一字、塡之以鎭、又請官令河内和泉攝津及山陽南海二道諸國、每田一町、畠二町、各充人夫一人、東海西海二道雜物運上船到此者、留役其梶取水手三日、既而功成、名曰經島、是後行旅免患、漕運永賴其利、十一月四日、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輿至古津、將入京請召還覺興流延暦寺座主、下首乞沒七大寺莊園者於獄、遣兵於宇治、

備之、七日、法皇遣右大辨藤原俊經於宇治宣諭、僧徒不奉命、且謂將與延暦寺決戰、十一日、法皇幸熊野、是日、敕興福寺僧徒從其請、僧徒奉敕還奈良、十八日、清水寺火、十二月二日、法皇至自熊野、二十五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二十六日、還宮、

四年甲午、春正月十一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十九日、始臨除目、二十三日、法皇幸日吉社、二月六日、如法住寺、避方忌、觀鬪雞、從法皇建春門院、御船幸最勝光院、七日、還宮、二十五日、皇嘉門院所居九條殿火、三月三日、遮那王出鞍馬寺赴陸奥、遮那王年已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悵恨久之、於是晝讀書、夜學劍、搏軀幹短小、白皙反齒、神彩秀發、趫捷軼人、爲衆僧所患苦、師覺日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爲僧、吾已恥之、可復傚乎、覺日數勸之、則竊謂曰、如强之、我將剸刃師腹、常盤居常憂苦、無奈之何、時藤原秀衡爲鎭守府將軍、遮那王欲往倚之、適有鐵買吉次、往來陸奥、

每至京師、詣鞍馬寺、遮那王陰語之以情、且曰、以我行、我至奥必當重酬、吉次曰、事甚易、然取子而去、恐遭僧徒怒、遮那王笑曰、彼輩苦我、我去其所欲已、譬如夏月棄屍、人竊之去、誰復追之、吉次乃諾、又會源賴政從子下總人深棲賴重者詣山、遮那王與之狎、於是三人與偕東至鏡驛、遮那王乃自加冠、名曰義經、稱源九郎、時年十六、遂至下總、居數月、適有一强盜、盜馬、衆追之、盜負樹、衆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盜數十、爲劫、義經赴救、立斬四人、賴重服其勇而憚物議、稍戒之、義經乃去、經上野荒蒔、投伊勢義盛家、義經察其容貌、謂奇士可用、遂相約爲君臣、至陸奥、因吉次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之金、以報吉次、吉次遂事義經、稱堀彌太郎景光、七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十日、還宮、十六日、法皇建春門院幸福原、十九日、遂幸嚴島、夏四月九日、法皇建春門院至自嚴島、十九日、設藤花宴於勸學院、使學生賦詩、二十二日、如法住

寺殿、避方忌、二十三日、還宮、五月十一日、法皇幸日吉社、淹留十日、二十一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二十三日、還宮、是月、大旱、六月十三日、行幸權中納言藤原邦綱正親町第、避祇園神輿、十六日、還宮、秋七月朔、如法住寺殿、避方忌、八日、內大臣源雅通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平重盛兼右近衛大將、時諸卿多望補其闕、重盛附奏曰、官職之設、文武異途、止擇華族與世家、近世之弊風也、臣本將種、且大臣之子、任大將、古今之通例、冀居此職、遂兼之、二十日、震法勝寺塔、二十二日、御大內、二十七日、復相撲節、八月朔、如法住寺殿、二日、觀相撲、還御大內、以安房所貢相撲人、尫弱不中用、令左近衛府下牒、撰進有膂力者、及安元中相撲節終廢、十一日、車駕還閑院、九月朔、法皇今樣合、選善謠者三十人、限十五夜、使大納言藤原師長、權中納言源資賢、判其優劣、至十三夜、法皇親唱一曲、世傳稱之、冬十一月九日、御大內、十一日、遷權大納

言藤原實國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晦、還閑院、是歲、僧源空始倡淨土專念宗、源空姓漆氏、美作稻岡人也、父曰左衛門尉時國、嘗有賊潛入寢所害時國、擧家擾亂、源空以小弓射中賊眉間、自是人呼曰小矢兒、時年九歲、後爲僧、學於功德院僧皇圓、通台教、又從僧叡空、受密乘大乘律、凡大藏經律論、他宗章疏、無不撿閱、常自詑曰、我讀書三遍、其義自彰、又曰、八宗之外、涉佛心宗於九教相、得其精微、晩得源信往生要集、盡棄舊學、倡淨土專念之宗、居京東吉水、盛唱專修、緇素靡然嚮風、稱爲智慧第一、其徒勸人稱念佛、則不妨犯女食肉、九條兼實最信之、延問其法、源空著書獻之、其族皆信奉焉、

安元元年乙未、春正月四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二月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七日、內大臣久我雅通薨、三月朔、不豫、五日、怪雲見、十一日、疾瘳、十三日、法皇幸熊野、二十八日、謁石淸水宮、夏四月十

六日、謁賀茂社、五月二十七日、以建春門院修百日懺法、免輕囚、六月十二日、行幸正親町第、避祇園神輿、十七日、法皇幸日吉社、淹留十日、是月、霖雨洪水傷稼、秋七月十六日、敕諸道、勘安樂寺東南嶺獲銅鉢、二十八日、詔改元、大赦天下、復天下徭半、給老人僧尼穀、八月、伊勢宮河水逆流、九月二日、大風、十二日、大風壞廬舍、閏月七日、法皇建春門院至自熊野、冬十月八日、奉幣七社、告安樂寺獲鉢、十一日、法皇幸福原、十五日、法皇至自福原、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大納言藤原師長爲內大臣、十二月二十四日、地震、

是歲、自春涉夏、痘瘡流行、

二年丙申、春正月三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二月十一日、如三條殿、試慶壽禮、十八日、還閑院、是月、盜入大極殿、捕殺之、三月朔、日有食之、震法勝寺塔、二男子震死、四日、詣法住寺殿、慶法皇壽五十、宴樂歌舞、帝自吹笛、左近衛權少將平維盛舞靑梅波、觀者皆

艷賞、呼曰櫻梅少將、平氏子弟皆生長富貴、風流嫺雅、耽歌詠、好音樂、勇武之風衰矣、六日、還宮、九日、法皇建春門院幸有馬溫泉、十九日、上西門院藏人平盛方、坐殺中務少輔藤原爲綱、流于佐渡、夏四月二日、以法皇慶、法住寺殿佛堂、安觀世音像一千一軀、免輕繫、八日、地大震、十九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二十七日、法皇幸延曆寺、受戒於座主明雲、留四日、五月十二日、奉幣二十二社、祈國家平安、二十七日、如法住寺殿、二十八日、還宮、六月四日、祈雨、十二日、高松院崩、十八日、以建春門院病、詔大赦天下、是日、葬高松院、二十三日、暴風、秋七月八日、建春門院崩、十日、葬建春門院、十七日、上皇崩于藤原邦綱東山第、年十三、稱六條院、二十二日、葬六條天皇于淸閑寺、九月十三日、法皇幸四天王寺、留七日、十九日、九條院崩、冬十一月三日、法皇幸笠置寺、留三日、八日、右馬寮廐火、十二月晦、前兵衛尉源義經坐殺延曆寺僧、流于佐

渡、是歲、癘疫流行、貴賤多夭死、
治承元年丁酉、春正月二十四日、內大臣藤原師長罷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平重盛轉左近衛大將、權中納言平宗盛兼右近衛大將、晦、朱雀院鎭守石神祉火、二月十九日、帝患疱瘡、是月、疱瘡流行、三月五日、以內大臣藤原師長爲太政大臣、大納言平重盛爲內大臣、賀夕番長佐伯國方試馬、始出馴馬、國方請曰、今夕之試、僕圉屬目、以爲必當制悍馬、如斯善柔恨其無觀、願更命之、重盛曰、萬一傷敗、賀夕不祥、國方重請曰、若以爲不足制驍騰者、則請令他人爲番長、重盛不得已、命出惡馬、國方喜而騎、廻旋縱橫、無不如意、重盛亦悅賞之、十四日、法皇幸福原、十七日、帝疾瘳、十八日、法皇供養一千僧於福原、三日、賚建春門院冥福、二十一日、法皇至自福原、二十七日、皇嘉門院九條宮火、先是加賀守藤原師高令子師經代已赴任、從者遊涌泉寺浴馬、寺僧

呵止之、從者曰、一國之事在國司、誰敢呵者、寺僧怒逐從者、截馬尾、折其脚、師經大怒、帥兵火寺、度僧徒激變、潛還京師、寺僧不知、以諸寺僧攻國廳、廳無人、僧徒益怒、訴之延曆寺、延曆寺以涌泉小寺不省、至是加賀僧徒九千餘人奉白山神輿赴延曆寺、廷議命延曆寺座主明雲止之、明雲遣使齋院宣往諭之、僧徒乃留敦賀、請流師高師經、法皇敕延曆寺曰、師經固有罪、然涌泉寺初非屬白山山門者、而兩寺援之何也、速進首謀者、僧徒不奉命、競赴敦賀、奉神輿至延曆寺、晦、流師經于備後、夏四月六日、皇嘉門院所居冷泉高倉第火、八日、以法皇慶七條殿佛堂修法華八講於長講寺限百日、釋輕繫、十二日、軒廊倒、十三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白山神輿犯闕、又請流師高、命諸將守宮城諸門、神輿直指兵庫頭源賴政所守達智門、賴政免冑下拜、僧徒怪而不進、賴政遣其裨將渡邊唱言之曰、守將賴政致意大衆、賴政崇敬山神有年

矣、不幸奉敕、弗敢關弓向神輿、昔源平氏並衞朝廷、保元以降、平盛源衰、況以賴政老憊寡兵敝甲、不足以迎公等、左近衛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待賢郁芳三門、避彼攻此、不可謂勇、公等思之、卽不見許、賴政與衆卒斯死與前而已、僧豪雲顧衆曰、賴政善射善和歌、號爲名將、名將乞降、奈何擊之、僧兵乃向陽明門、重盛麾衆禦之、射殺數人、僧徒棄神輿而去、敕安神輿於祇園、世稱賴政以智辨免禍也、十四日、都下訛言、僧徒又起、民庶騷擾、帝駕腰輿如法住寺殿避之、十五日、車駕還宮、十八日、颶風起神泉苑、三條大宮人家多倒、二十日、流加賀守藤原師高于尾張、下射神輿者六人于獄、遣官使於延曆寺諭之、宣旨既出、朝士畏縮、皆不欲行、權中納言平時忠於縉紳中素稱氣俠、應選而行、僧徒怒甚、欲加僇辱、時忠神色不變、直抵大講堂、援筆作書、諭以順逆、辭旨剴切、僧徒傳觀歎賞、乃出敕書告師高處流、僧徒大悅、人稱其膽智、

二十八日、平重盛兵士成田爲成坐射神輿流伊賀、僚友餞之樋口小路、酒酣、一人斷髮投之曰、請以此爲下物、一人割耳、一人遂刳腹、爲成亦自殺、主人恐獲罪、縱火殉之、火延及大內、大極殿、八省院、會昌門、應天門、朱雀門、神祇官、民部省、主計寮、式部省、眞言院、主水司、大膳職、大學寮、勸學院、燒邸第坊市二萬餘家、燒死數千、帝駕腰輿、自閑院徙權大納言藤原邦綱正親町第避之、二十九日、還閑院、晦、夜盜入假太政官廳放火、掠資財、傷宿衛士、五月六日、中院火、藤原師光方獲寵法皇、時人稱爲昵臣第一、慚恨子師高孫師經之流、譏座主明雲於法皇、法皇大怒、罷明雲座主、十一日、以覺快法親王爲座主、十二日、延曆寺僧徒聞座主明雲將處流、群起擾亂、宮城戒嚴、僧徒議曰、平相國嘗受菩薩戒於前座主、宜因此人訴之、遣使請淸盛、二十一日、廷議流明雲於伊豆、沒其所掌諸寺領並法親王家領、初後白河帝以堀河皇子最雲法

親王爲天台座主、所謂法親王家領、蓋其遺邑也、清盛詣法皇宮、將諫止之、法皇稱病不見、僧徒聞之大怒、咒詛師光父子、遂謀殺明雲於途、二十三日、明雲既至粟津、僧徒水陸追躡、勢甚猛、監送者皆逃去、明雲諭僧徒還之、惡僧祐慶瞋目曰、貫主既代衆受罪、衆亦將爲貫首授命、乃扶明雲上輿、舁之而還、法皇聞之大怒、師光進曰、山徒兇暴至此、此而不討、何以示天下、法皇命清盛等擊之、清盛不奉命、則更敕權大納言藤原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初左近衛大將闕、大納言藤原實成、成親皆營求之、既而重盛自右遷左、其弟宗盛以中納言超代重盛、爲右近衛大將、於是二人皆不能平、實定謝官家食、成親將圖平氏、陰脩戰具、聚同志、一日招藏人多田行綱、設宴、授以金裝刀、密謂之曰、平氏暴蔑天子、驕縱日甚、法皇密敕我討之、而我不知武事、欲以卿爲將帥、事成必授以大將、行綱許諾、成親曰、東山鹿谷後接如意山、俯瞰京師、形勝

可據、請築城聚兵、行綱然之、鹿谷屬法勝寺執行俊寬、俊寬與行綱善、成親因行綱招俊寬、誘以美妾、遂引爲同謀、與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藤原師光、蓮海等會于鹿谷別莊、師光與成親相結、外託游燕、專議軍事、成親遺行綱白布五十端、以資軍實、宴酣、風起翻傘、群馬奔逸、坐客驚起、誤仆瓶子、成親笑曰、今日首事、平氏既倒、豈不快乎、師光曰、盡梟其首、康賴進曰、梟首、檢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以行綱爲將、赴八條、俊寬康賴七條北門、蓮海章綱修善寺西、部署已定、而未發、會叡山拒命、法皇敕成親討之、二十七日、行綱見其計議度日、以爲以弱敵強、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

否、否、事係貴族、翌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二十九日、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聚者六千、六月朔、清盛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於法住寺殿、就大膳大夫藤原信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鞫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錯愕少焉曰、非朕所知也、資成還報、清盛曰、果如行綱言、法皇預謀明矣、乃先縛師光至、使跪階下、叱曰、下奴恃過分之寵、譏構天台座主、又敢欲危我家、師光瞋目曰、何謂過分乎、凡爲士夫者、至受領檢非違使、何足爲過、卿父但馬守出身寒微、殿上人恥與之齒、卿亦年長、未得叙爵、依託我中御門氏、布衣高屐、且夕伺候、人呼曰高平太、比年十八九、以乃父捕海賊二十人功、超爲四位兵衛佐、人以爲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師光極口肆罵、清盛謂兵士曰、宜速鞫問然後劃

其口、衆乃考問之、師光索紙筆、具錄黨與名及其謀、授之、衆劃其口殺之、是夜梟之、又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謀泄、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糾進捽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成親泣曰、公爲我請命、重盛入見清盛曰、大人欲殺大納言歟、納言祖顯季始事白河帝、子孫世受恩眷、今縱有罪、流之都外足矣、何必殺之、但重盛納言妹夫、維盛亦其女婿、大人將謂兒黨姻戚、然重盛所憂不在此、自嵯峨帝誅神成、斷死刑者二十五世、保元之亂、信西始行死刑、至發字治左府墓、無幾信西亦死人手、得非嗜殺之報邪、今吾門榮顯已極、所慮者子孫耳、大人幸爲子孫忍之、必欲殺納言、請先斬重盛、清盛意少解、重盛乃召難波經遠、妹尾兼康曰、田舍人何乃陵辱大納言、大人縱欲加害、汝等愼勿從之、若違吾言、汝等必悔矣、乃還、

敦盛亦爲成經面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死於平治者、因內府之請宥之、吾又給以國郡、爵位亦貴、何所不足而欲滅吾門、成親謝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大怒顧左右取師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書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毆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於是清盛怒未解、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擧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麻呂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靜海、靜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

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爲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毋告者、豈不危殆、法皇輕躁如此、異日讒說復進、院宣一下、吾蒙賊名、悔無及矣、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主馬盛國馳告重盛曰、入道既擐甲矣、諸公子皆來會、聲言遷法皇於鳥羽殿、實欲流之西海也、重盛大驚、忽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子直衣而入、宗盛牽其袖曰、有大事召公、大人既甲、公倘緩服乎、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且所言大事者、朝家事而已、是私事、何得言大事、衆皆聳動、清盛望見愧服、不暇解甲、披素絹衣自蔽而出、恐甲露、手頻正襟至縫裂、故示閒暇、從容言曰、來何晚、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衆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

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脣、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擧、翻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敕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覩是態、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擧、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擧坐感動、清盛愀然

曰、靜海以衰老、爲此擧、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謂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大人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慫慂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大人赴院者、見重盛刎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清盛第無復隻兵、清盛大驚、二日、重盛召平家貞貞能曰、卿爲我告大人、法皇聞大人擧事、命重盛討大人、重盛不得違命、然亦不敢背大人、將以身固請、但恐大人聞之驚怖失措、故遣二人護衛、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汝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左右皆隕涕、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眞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朕願先斯人終命、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

其此人之謂乎、是日、淸盛流權大納言藤原成親於備前、五日、內大臣平重盛罷左近衞大將、召還流人明雲、九日、淸盛遣兵尾張、殺加賀守師高、師高母馳使告師高、師高方聚群妓遊宴、聞報大駭、與弟右衞門尉師親、左兵衞尉師平逃據敎野、拒戰而死、十二日、如八條殿、二十日、淸盛流右近衞少將藤原成經、檢非違使平康賴、法勝寺執行俊寬於鬼界島、及其黨蓮淨於佐渡、山城守中原基兼於伯耆、式部大輔章綱於播磨、檢非違使惟宗信房於阿波、平佐行於美作、是日、太皇太后宮大進藤原淸輔卒、父顯輔善和歌、爲一時領袖、奉崇德帝敕撰詞花和歌集、淸輔最善和歌、與藤原俊成僧西行竝稱、平素潛心歌學、日夜硏究、人或欲試其才、以隱僻之事問之、淸輔應對如流、辨析詳明、聞者驚服、好讀萬葉集、謂人曰、欲作好歌、則要在閱古集、承安二年、設和歌尙齒會、聚當時耆老於寶莊嚴院、各作歌述其意、淸輔自爲序、世傳以爲盛

事、九條兼實嘗學和歌於淸輔、常稱其才、比於貫之公任、及卒嘆曰、歌道湮矣、所著有續詞花和歌集、袋草子、和歌題林等、弟僧顯昭亦工和歌、與僧寂蓮善、二人每會、怒目張膽、論難紛起、顯昭持獨鈷評之、寂蓮抗顏爭之、時有獨鈷顯昭蟷頸寂蓮之語、是時藤原俊成評品六百番歌合、顯昭讀之不滿意、乃自作陳狀論辨之、著古今和歌集鈔、袖中鈔、二十一日、八條殿火、撲滅之、二十二日、日薄蝕、二十六日、還閑院、秋七月五日、修宸筆八講於閑院、爲建春門院冥福、九日、淸盛殺平成親、初流備前兒島、使難波經遠護送焉、經遠以兒島接于津會、徙之難波、無幾淸盛命經遠殺之、經遠置毒酒中、令飮不死、撤鐵菱崖下、擠之而死、時年四十、成親嘗構臺館於鳥羽別莊、極閎壯、擬住江風致、名洲濱殿、法皇臨焉、成親獻八葉車、飾五緒簾、餽遺公卿以下甚夥、至牛卒受錢五十萬、其僭奢如此、初重盛取成親之妹、生子維盛、維盛又取成親之女、

而成親之子成經取淸盛弟敎盛之女、平治之難、成親黨逆、罪當死、敎盛重盛固請得宥、至是復畔之、故時人薄其爲人也、二十九日、奉諡讚岐院、曰崇德天皇、置國忌、贈故左大臣藤原賴長太政大臣正一位、八月四日、改元、詔大赦天下、免承安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賜穀給物有差、十日、以大學寮未成、釋奠於官廳、十四日、以修閑院、徙御八條院、二十二日、法皇修八講於成勝寺、資崇德帝冥福、九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十日、以天變怪異、遣權大納言藤原實房、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奉金銀幣神寶於諸社、十三日、法皇幸熊野、二十六日、避方忌權大納言藤原邦綱土御門第、冬十月三日、祈晴、五日、謁石淸水宮、六日、還自石淸水、幸土御門第、七日、法皇至自熊野、八日、經始大極殿、車駕還八條院、十四日、謁賀茂社、二十七日、地大震、二十八日、卜定功子內親王爲齋宮、十一月十二日、自八條院遷御閑院、十二月十七日、車駕從法皇幸蓮

華王院、慶五層塔、非常赦、二十四日、彗星見、二十七日、大納言後德大寺實定兼左近衞大將、公能之子也、初實定不得志、欲自托緇流、佐藤近宗曰、君盍禱于嚴島、島神平氏所奉、平氏之外、未嘗有顯者踵焉、女巫數十人、皆善歌舞、必異而問焉、乃具語之故、還爲必泛舟送行、乃就擬可者歸京、厚賜而遣之、必謂相國道之、則大將可得也、從之、淸盛果憫其意、令重盛辭焉、而以實定任之、初淸盛守安藝、日、奉詔作高野山大塔、及竣功、夢老僧謂曰、大塔之造誠美、而安藝嚴島與越前氣比、實金剛胎藏之兩界也、今氣比殿盛、嚴島荒廢、若修葺之、卿身及子孫必享福祿、淸盛奏諸朝、遂修葺其社、窮極壯麗、遇其內侍巫女甚篤、凡有事則必禱焉、

二年戊戌、春正月四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七日、彗星見、三月五日、法皇幸熊野、二十二日、行幸春日社、二十三日、還宮、二十八日、法皇至自熊野、夏四月晦、如法住寺殿、避方忌、六月十二日、行幸

土御門第、避祇園神輿、有星晝隕、十七日、御清涼殿、宴侍臣、令賦詩以中宮有身、奉幣嚴島社、十九日、法皇角合於院內、二十三日、將軍塚鳴如鼓、二十七日、卜定範子內親王爲齋院、閏月十一日、如三條殿、二十一日、祈雨、二十七日、還閑院、秋七月、大赦、以中宮娠、清盛月親祈嚴島神、冀得皇子、敎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後及大期、大神宮以下諸社、奉幣祈禱、率無虛日、皆出清盛貪榮之意也、三日、召還流人藤原成經、平康賴、俊寬終死于島中、成經在鬼界島、敎盛每給衣食、成經輙分予二人、至是赦還、清盛餉物授邑、接待頗厚、尋復官、康賴在島、思慕在京老母、自造一千小浮圖、刻和歌二首、佐津摩賀多、袁岐能故志摩仁、和禮阿理止、袁耶仁和津氣世、耶部能志保加世、袁毛比耶禮、志波志止、袁毛布、多比太仁毛、奈保布留佐都波、胡比志岐毛能遠述思鄕之意、日向故國投之、其一卒堵婆隨波達于京師、貴賤哀之、以爲孝感所致、其和歌遂入于勅撰、康賴之子康基、亦有孝思焉、八月六日、先是僧叡俊者掠僧義慶采地、

爲義慶所毆辱、逃至延曆寺、告學生、學生怒、義慶亦乞援堂衆、堂衆許之、堂衆本學生僮僕爲僧者、其黨衆盛、遂恃勢貪暴、輕侮學生、是日學生以叡俊爲將、掠堂衆房舍、奪其資財、城大納言岡、八日、堂衆以數百人攻之、叡俊邀戰、堂衆擊斬之、十日、法皇幸四天王寺、二十四日、遣權中納言藤原邦綱、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九月、堂衆招集群盜、城早尾坂、學生屢攻之、不利、奏請討堂衆、法皇命平清盛援之、清盛令紀伊人湯淺宗重帥畿內兵三千、往援、冬十月四日、學生導官軍攻早尾坂、堂衆據險發弩、殺二千餘人、官軍不利而退、八日、以天變免輕繫、召還流人多多良盛保等、二十一日、如法住寺殿、二十三日、還宮、十一月五日、學生以上座寬賢等爲將進攻、又不利、十二日、以中宮臨產、免輕囚、先是清盛一夜夢神賜后寶劍、納其懷、復授妻時子、清盛大悅、世疾其貪榮、榜門謗之、清盛以爲有文才者所爲、錄差涉形迹者一千三百餘人、按

問北野社前、竟不獲主名、及產甚艱、或言藤原成親、西光法師、僧俊寬爲祟、清盛憂見於色、后亦遣使石清水平野日吉等禱之、中使接路、冠蓋相望、法皇臨產室、親誦千手經禱之曰、成親等皆朕臣、何敢爲祟、旣而生皇子、清盛喜極而泣、人以爲不祥、故事皇子生、升屋投甑、男南女北、是時誤投北、人皆異焉、清盛獻砂金富士綿各一千兩於法皇、謝之、法皇弗懌、抛其謝書曰、驗者視朕邪、十二月八日、以皇子言仁爲親王、十五日、立言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爲傅、二十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二十一日、還宮、是月、法皇修往生講、自是月修、二十四日、右京大夫源賴政敍從三位、賴政天資穎敏、有武略、尤精射、工和歌、嘗有鵺鳴宮屋上、帝以爲不祥、侍臣推賴政射之、賴政一發中之、帝及侍臣莫不歎賞、至是清盛憐賴政年邁淹滯、爲奏請曰、向者諸源多陷逆賊、唯賴政資性正直、勇名被世、齡踰七旬、未昇三品、伏乞未歸黃

泉之日、枉賜紫綬之恩、於是敍從三位、時人異之、子伊豆守仲綱嘗爲藏人、平重盛一日詣中宮、有蛇至膝下、重盛恐驚中宮、徐捉其頭尾、呼藏人仲綱、至、袖蛇而出、重盛賞以駿馬、戲曰、此吾愛馬、君其跨之遊倡門、仲綱答曰、公之擧止、何似還城樂舞、時傳爲佳話、是歲、敕諸國調庸貢進有期、而今所司託言公用、催責濟物、一歲之中、或徵一任所當、國之衰弊實由于此、宜令諸國速從停止、出擧私物、格制殊重、況非法貪利乎、雖經多年、不得利過一倍、神人惡僧、有橫行國郡、侵略田地者、宜令諸國禁進其身、諸國百姓、以公田稱私地、寄與神人惡僧、先符所禁、宜重制過、勾引奴婢、賣與勢家、其罪尤重、今聞京畿多有此類、宜令所司速加捉搦、其用心民事如此、然以清盛擅權、竟不能有爲、是年以皇子降誕、募成功以充用度、少監物省丞四人、各三千匹、兵衛尉一人七千匹、皆出清盛意也、京師多盜、

三年己亥、春正月二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二十三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二十六日、還宮、二月五日、法皇幸熊野、二十六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平宗盛罷、三月朔、法皇自至熊野、二日、夜有光怪飛過京師、多武峯墓鳴動、五日、避方忌於七條殿、七日、還宮、十一日、內大臣平重盛罷、十三日、祈晴、十五日、行幸平野社、二十二日、如七條殿、避方忌、二十六日、齋院卜定所火、夏四月十七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五月三日、前左衛門尉源忠清坐殺弟流于佐渡、十二日、大風、十四日、祇園僧與清水寺僧鬪、燒八坂塔、二十八日、如七條殿、避方忌、六月十二日、行幸土御門第、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颶風壞廬舍、二十八日、車駕還宮、秋七月六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七日、晝晦、將軍塚鳴動、是夜地大震、二十五日、敕遣兵討延曆寺堂衆據山谷者、其逃入京師者、使檢非違使搜索、竄於諸國者、宰吏捕之、晦、前內大臣平重盛薨、資性忠謹、武勇軼人、接

物溫厚、中外屬意、時清盛驕恣日甚、重盛居常憂懼、一夜夢詣伊豆三島社、見梟一僧頭、問之、曰、神令源賴朝誅平太政入道、重盛覺而懼、會妹尾兼康來告夢、亦與重盛所夢符、重盛益感愴、又子維盛來、命飲酒、貞能行酒、重盛使貞能賜維盛太刀、維盛以為傳家寶刀小烏、既而視之、乃無文刀也、維盛失色、意疑貞能錯繆、重盛濺淚曰、汝勿深怪、此大臣葬時所佩、家君百歲後、我將佩之、今我有所思、故以與汝也、維盛不能仰視、飲泣而退、五月、重盛詣熊野社、自禱曰、願止我父暴行、不然、則使我速死、歸路經岩田川、時方盛暑、維盛及諸子浴流取涼、衣裳霑溼、左右見其如著凶服、惡之、請更衣、重盛不聽、以為志願遂矣、既得病疾、會醫至自宋、清盛勸令治疾、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我若藉彼得愈、是示國無醫也、況具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之客、縱我不起、寧忍辱國乎、清盛不能強焉、疾日篤、帝為賜藥、法皇臨視、剃髮法名證空、

薨年四十二、聞者莫不悼惜、世稱小松殿、其室中四方、各置十二佛像、像別懸長明燈、簡妙選美女四十八人以供其事、每及日沒、禮讚畢、令擊鈸行歌、身坐中央聽之、時人又稱曰燈籠大臣、又嘗料宗祀不延、多齎黃金、寄宋育王山、以為醮祭地、初方相撲節行事、稠人中有竊言、此公多福、至近衛大將、儀貌心術、亦邈人遠矣、澆季之世、未易得見、但恐不能享壽耳、果如其言、賀茂之祭、都聲之俗、多車上觀、動乃爭地、平氏盛時重盛以車四五輛出、觀觀者偪側、已無可駐地、衆以重盛至、恐當被驅除、果退數車、而進重盛車、既觀其退者、皆空車也、時人歎服、子維盛、資盛、清經、有盛、師盛、忠房、宗實、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

論贊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

遭父不良、悉心諍爭、重盛在、則靜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愼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哉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獨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為釋敎所蠱惑也、使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而擱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卒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

淸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爲至德、固與繫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
之之亦已謬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出于一時之
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齋藤馨曰、盜其名而儒其行、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愚夫愚
婦其外、而君子其內、吾未聞其語矣、而見其人矣、其人爲誰、重
盛是也、吾嘗歷觀古今佞佛之人、苟非罔世欺民之術、則必爲
悔罪贖過之資、卽正人君子而崇信之者未之有也、而重盛有
之、吾以爲愚夫愚婦之爲也、而其心則君子矣、蓋重盛內有暴
戾無狀之父、而外有庸暗輕動之君、君父交惡、莫能相容、自臣
子言之、君固不可違、父亦不可絕、重盛之苦心至斯極矣、然則
不得無取于佛、何者規諫之道、不止一端、或理以諭之、或勢以
禁之、或禍福以畏之、重盛於父理諭而勢禁之、既非一日、則今
之諫、特有藉禍福之說耳、今夫閭巷匹夫、示之以當然之理、必

然之勢、則皆悍然不敢顧、苟見佛則拜、聞應報輪廻之說則懼、
蓋以生死禍福有不可測者存焉、重盛以爲此道也、足以化吾
父矣、於是歸經供佛、務修浮屠之道、貿貿然唯恐父心之不能
化、獵者逐獸、不知山之爲嶮、漁者捕魚、不知淵之爲深、意有所
急、其何暇顧其險與深哉、重盛一心但知化父之道、而不知浮
屠之荒誕狂妄無足信也、是其事雖出于愚夫愚婦之爲、而其
心則由至情切迫之不得已、非君子而何哉、且君子與愚夫愚
婦未必異也、古之忠臣孝子、有刲股者、有祈天者、自今睹之、誰
不謂愚哉、愚而忠孝之眞見矣、故重盛之崇佛、卽愚夫愚婦之
心也、卽亦君子之心也、源平之間、世所稱君子、前爲重盛、後爲
北條泰時、泰時承久之役、贊父而成其犯闕之謀、他日修佛教、
欺天下之耳目、而攬愚夫愚婦之心、視諸重盛之所爲、則智也、
非愚也、雖然吾唯恨泰時之不愚也、

是月、癘疫流行、時人稱之錢病、八月二十三日、雨水、二十七日、謁
石淸水宮、晦、下新制三十二條、以法皇逆修冥福、原輕繫、九月五
日、謁賀茂社、十日、法皇上西門院八條院幸四天王寺、二十一日、
三院還宮、二十二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實國、奉宸筆宣命於大神
宮、冬十月五日、敕參議平敎盛遣兵討堂衆、堂衆走保横川、十一
日、如法住寺殿避方忌、十二日、還宮、二十五日、遣藏人頭平經房
於延曆寺宣諭堂衆與學生講和、十一月二日、堂衆焚西塔房舍、
五日、令諸社諸寺祈靖僧徒鬪亂、七日、奉幣七社祈之、是夜地大
震、移刻不已、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天文博士安倍泰親馳
奏曰、咎徵不細、其應在邇、言未畢、涕泗交下、左右皆曰、方今天下
又安、何虞之有、相顧笑其狂躁、泰親善家學、占候不差、世呼曰指
御子、謂其所推如指諸掌也、嘗雷震其家、觸泰親背、至衣蕉灼、而
身無所損傷、頗覺中其毒、剗地黄酒服之、卽日得瘳、人傳以爲奇、

祇園社嘗罹災、泰親時爲陰陽博士、占之曰、六月壬子、內裏當有
災、至期土御門內裏果火、人以爲神、十四日、淸盛以數千騎至自
福原、京師驚擾、關白基房入訴法皇曰、臣嘗以資盛事遭淸盛怒、
因重盛營救得免、今重盛歿、淸盛無復所憚、欲甘心於臣、臣必遠
竄、不得永奉左右、因嗚咽泣下、法皇愀然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
十五日、淸盛使子重衡白帝曰、臣觀時勢、心不自安、若一旦得罪、
悔無及矣、今當乞骸骨竄匿遐徼、願奉東宮以往焉、帝大驚、遣中
使慰諭、法皇遣靜賢諭淸盛、以爾後於萬機無有所言、靜賢就家
臣傳命曰、頃年朝廷不寧、人心動搖、惟公上下所倚賴、其不能制
人尙可、何至自爲不靖、聞公有憾于朕、豈由間言而致然邪、公擁
兵入京、朕不知其謂、宜披陳悃愊、若無他故、當下令以靖騷擾、淸
盛不出拜命、日將暮、靜賢請去、久之淸盛使子知盛出對曰、靜海
老耄、自揣不能復侍院中、如此而已、靜賢將出、颺言曰、賢相名臣、

跼天蹐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曰、方成親謀奸、子能覺事機而止、鹿谷御幸、是我所以面子也、夫保元平治之亂、忘家勤王、討逆靖難、是皆人之所知、然遺舊勳、動輒猜忌、輕信近習、欲滅我門、命運未衰、幸脫禍機、至若重盛、歿未過七七、遽有八幡御遊及法住寺殿御會、疎薄何甚、且重盛忠義、時人所知、向賜越前也、命傳之子孫、然而歿後輒見削奪、死者何罪、遽至於此、及中納言缺、吾爲基通請、而更以師家爲之、我所請縱無例據、應以特恩見聽、況夫基通以宗嫡官至中將、於此拜乎、何有竊聞、近院內近習共謀不軌、實出於院之叡慮、縱吾有罪、當蒙七世之宥、齡垂七旬、屢將誅戮、我身且不能保、子孫得復立朝哉、老而喪子、猶朽木無枝、重盛沒後、自知衰運、宜其失眷過、背人望、縱盡忠勤、豈副聖旨、殘喘無幾、絕望於世、不孝子、父母尙愍之、況重盛忠孝才行兼備乎、老懷至痛、何不少賜憫恤、故吾謂近侍院中無益耳、言訖泣下、靜賢曰、內

府之葬、法皇嘆曰、此非朕一人之不幸、實天下之不幸也、爲之誦經七日、其悼惜如此、而公不之知、信浮言、背厚恩、非所以事君、請熟慮焉、清盛怒稍解、靜賢還報、上下大悅、是日、清盛罷關白基房、以右近衛中將藤原基通爲內大臣關白、基實之子也、十七日、清盛奪太政大臣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以下至北面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十八日、清盛貶前關白基房爲太宰權帥、流前太政大臣師長于尾張、前權大納言源資賢于丹波、二十日、清盛遣宗盛率兵圍法住寺殿、法皇驚泣曰、豈欲遷朕於遠僻乎、宗盛曰、不敢然也、請暫幸鳥羽北殿、乃奉乘輿、幸鳥羽殿、防衛甚嚴、僅令一老尼入侍、靜賢請往給事、清盛許之、法皇見靜賢至、怨嘆曰、昔屬有成親事、殆如此、賴重盛力救而得脫、人之云亡、今至此極、宗盛不如兄遠矣、靜賢進曰、陛下勿憂、平氏秉權二十餘歲、橫暴日甚、天將亡之、陛下再臨天下必矣、法皇乃始食、帝聞之憂懼、清盛

遣宗盛奏曰、自今而後、事無巨細、一決聖心、帝曰、卿謀關白、是日、權中納言藤原良通兼右近衛大將、兼實之子也、時僧文覺配流在伊豆、自稱善相人、源賴朝過而見焉、文覺熟視曰、我嘗周流四方、見所謂源氏者、皆不足濟大事、今幸見公、心操平穩、具將帥器、因引漢高楚項之所以興亡、以激勵之、賴朝驚異、後屢往見、文覺又說曰、古昔源平同操天下兵權、而源氏中衰、平家得志、太政入道乘勢投機、專擅威福、罪惡貫盈、天命既去、如嫡子重盛、才略邁人、不幸蚤薨、其餘碌碌、無濟世器、我相人多矣、休咎之徵、若指諸掌、而相之極貴、莫如公者、公宜首唱義擧、復讐雪恥、古謂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請速斷焉、賴朝心甚喜之、然慮彼狡譎適爲身累、謝曰、吾受池尼厚恩、何敢抗平氏、文覺悟其意、懷中出一枯髏、陽稱義朝首曰、我在獄日、盜而藏之、使我不遭流竄、公豈得覿先公哉、因潸然泣下、賴朝意頗疑焉、然聞其言、爲之

感激、潛謀起兵、伊豆守源仲綱有駿馬、稱星鹿毛、亦名木下、甚愛之、平宗盛請觀之、仲綱靳而不與、父賴政聞之、謂仲綱曰、若從時勢、彼雖不乞、猶當遺之、況今懇請如此乎、汝宜速送、仲綱不得已借之、既而請還、宗盛怒仲綱甚靳、印烙仲綱二字、畜之廐中、一日有客請觀、宗盛呼馭人曰、牽仲綱來、仲綱聞之憤怒、賴政亦不平之、潛謀滅平氏、時木曾義仲亦往來京師、伺察平氏、義仲小字駒王丸、爲義孫也、父義賢居武藏、爲姪義平所殺、時駒王僅二歲、義平謂畠山重能曰、卿必索而殺之、不則貽患矣、重能憫其孤弱、託之齋藤實盛、實盛匿之三日、以爲東國皆源氏家人、事必泄露、乃送之信濃、託其乳母夫權守中原兼遠、兼遠喜曰、吾當以此人爲北陸道大將軍、遂傾意鞠養、處之木曾山下、駒王幼而雋異、深慨宗族之衰微、陰圖復仇、與群兒嬉戲、每爲騎射狀、起居應對、度越群兒、鄉里屬目、及長容貌瓌偉、膂力絕倫、尤善騎射、飛鳥走獸、射

無不中兼遠以爲天授年十三襲高祖義家故事詣石清水自加元服更名義仲稱木曾次郎義賢弟十郎義盛潜匿熊野亦有勇略諸源皆謀復讐留意武事而平氏狃習宴安耽詩歌管絃一如縉紳法皇第二子以仁王素有英稱人頗屬望然以母賤年長不册親王鞅鞅不得志有善相者少納言宗綱謂王曰大王必升大位請勿絕望於天下王竊頷焉居三條高倉時人呼曰高倉宮二十一日、清盛往福原、十二月、清盛還入條第、十六日、皇太子避方忌于八條第、清盛獻宋人所撰太平御覽三百卷、是歲、良家子弟多爲強盜者、先是使廳嘗拘首魁四人、法皇命載之車、召見問其術、感而遣之、於是盜賊益横、

四年庚子、春正月十日、徙御前權大納言藤原邦綱五條東洞院第、中宮皇太子從焉、二月五日、不豫、七日、內侍所鈴無故而墜、十六日、車駕還閑院、中宮皇太子留焉、二十一日、帝讓位於皇太子、

清盛諷之也、自清盛跋扈法皇幽閉、皇威不振、朝野多事、帝常憂之、久欲遜位、嘗奉書法皇、竊道其意、法皇慰諭懇至、至是遂內禪、帝賢明仁孝、慍不形色、建春門院崩、悲慕特甚、至廢寢膳、當除服、侍臣藤原泰通進御衣、帝不忍釋服、泫然泣下、泰通亦悲不自勝、左右近侍無能仰視者、初受學清原賴業、才藻英發、治承中宴侍臣于淸涼殿、帝賦詩、世傳稱焉、兼善音樂、學笛藤原實國、特造其妙、帝幼時有獻紅樹者、帝極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乘信成不在、斫枝爲薪以煖酒、信成歸見而大驚、縛仕丁、會帝使信成上其樹、信成具奏其狀、叩頭請罪、帝從容曰、唐詩有云、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敎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帝嘗避方忌、夜聞女子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事女官某氏、某氏素貧、嘗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妾今在途、爲盜所劫奪、欲再製之、某氏力不能辨、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報、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爲心、今朕

不德、令人作姦盜、是朕之耻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寬惠如此、

山縣禎曰、帝聞婦人之遇盜、而惻然哀之、不怒盜而自責以爲過、可謂知爲治之本矣、惜哉其不久在位、法皇以爲天下之不幸、誠宜矣、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安德天皇上

安德天皇、諱言仁、高倉帝第一子也、母建禮門院平德子、太政大臣清盛女也、治承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生、十二月、爲親王、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著袴、二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受禪於前權大納言藤原邦綱五條東洞院第、有犬嚙登御座茵、鳩入夜御殿御帳、以關白內大臣基通攝政、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右大臣九條兼實、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後德大寺實定、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通、竝如故、前太政大臣清盛決事、上皇尙富春秋、亦非有他故、而遽去位、人惡清盛專恣、權中納言平時忠聞之作色曰、諸君何不解事之甚也、近者近衛六條二帝、皆二三歲登天位、若在

異國則周成王、漢孝殤、晉穆帝、或母后懷而臨朝、或在襁褓而登極、已有故事、復何容擬議、聞者笑謂皆非往躅也、二十七日、尊高倉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徙御正親町第、三月十六日、賀茂上社及海橋立池蝦蟇與蛇鬪、噉殺蛇、上皇幸嚴島、欲悅清盛意以爲法皇紓難、以謂清盛崇信嚴島神、若車駕臨幸則清盛當歡喜、至是將幸嚴島、諭旨清盛、清盛果大悅、園城寺僧徒聞之、與延曆寺興福寺僧徒議曰、讓位之後、先幸石清水賀茂、或熊野日吉、今幸嚴島何也、欲入京狹兩皇去、京師騷擾、清盛遣使諭之、十八日、上皇幸清盛西八條第、召宗盛竊謂曰、朕明日將發、願途朝鳥羽殿、然不可以不報相國、爲之如何、言未畢、泫然淚下、宗盛對曰、臣從幸、何煩聖慮爲、十九日、上皇乃過鳥羽殿、兩宮喜且悲、相對而泣、遂幸嚴島、夏四月五日、上皇至清盛福原第、九日、帝自東洞院第徙御大內、是日、上皇還自嚴島、御八條坊門櫛笥第、二十二日、帝

卽位於紫宸殿、時年三歲、是日、宮人暴死高御廚子後、晦、颷風壞廬舍、雷雨雹、五月十二日、有巨鼬出鳥羽殿、廻遶悲鳴、向法皇踊躍而去、法皇惡之、召天文博士安倍泰親問之、對曰、三日內當有慶、後當有憂、法皇未之信也、十四日、清盛請法皇徙於八條烏丸第、初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咎宗盛不若其亡兄也、宗盛屢說清盛、奉還法皇、稍緩防衛、法皇意始安、十五日、先是前月九日夜、前兵庫頭源賴政竊詣高倉、說以仁王曰、大王者、於上皇爲庶兄、於今上爲伯父、才德兼備、天人交應、縱登靑闈踐紫極、有何不可、而英齡三十未得爲親王、臣竊爲大王憾之、平清盛位極人臣、擅權專勢、暴蔑天子、淩轢宰輔、刑賞紊亂、怨讟紛起、天將滅之、王何不乘此時起兵翦誅以慰天下之望、臣雖衰憊、子弟宗族足以捍禦一方、況今源氏分布諸國、京師有光基光重、熊野有義盛、攝津有多田、大和有宇野、近江有山本柏木錦織、美濃尾張有山田河邊、

甲斐有逸見武田小笠原、常陸有信太佐竹、信濃有義仲、伊豆有賴朝、陸奧有義經、王一令之、孰不響應、昔者源平比肩、衛護王家、今也貴賤異等、禮如君臣、屈首賤吏、供其驅役、憤辭日久、一旦相率而起、滅平氏如反掌也、時不可失、王熟思之、王慨然許之、自稱最勝親王、其檄稱令旨、於是王欲頒令旨於諸國、聲罪討平氏、覓可使者、會新宮十郎義盛游京師、賴政薦之、王卽召喩旨、義盛白王曰、臣少遭家難、竄身熊野、日夜切齒、欲報讐雪恥、今將使命、榮莫甚焉、臣請徵發宗族故舊、唱義所在、以紓大王之蓄怒、王喜授之令旨、以賴朝爲嫡宗、特賜一通、賴政曰、義盛業已爲令旨使、願假一官以示重四方、王卽命爲藏人、改名行家、佯爲修驗者、歷說近江美濃尾張信濃甲斐常陸伊豆等國郡、諸源奮激、無不響應、初行家赴東國也、移告新宮僧徒曰、清盛悖逆、幽閉法皇、罪惡滔天、高倉宮不勝憤懣、徵兵諸國、欲仗義討逆、行家巡歷關東、催勸

宗人舊故、不日擧兵、願諸君待我歸相率扶義、僧徒密相計議、事寢泄、爲本宮僧徒所覺、本宮別當湛增與平氏有故、帥兵三千攻新宮、反爲所敗、馳使告之福原、曰以仁王下令擧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事成有重賞、那知新宮僧徒亦應之、淸盛大驚、率兵還六波羅、平氏不知賴政爲主謀、是日、朝議改以仁爲源以光、流土佐、遣檢非違使源兼綱源光長、圍高倉邸、兼綱賴政女子也、急告之賴政、賴政卽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園城寺、臣等將追赴焉、王大驚、乃召左兵衛尉長谷部信連、告實問計、信連曰、事易辨耳、王勿深憂、便入後閤、取婦人衣裳及笠、使王服之、爲婢妾、乘夜出宮、藤原宗信擔傘、侍童鶴丸戴嚢相從、信連乃匿婢妾、斂器物、王有寶笛二枚、曰蟬折、曰小枝、常不離身、及出宮遺之、王甚戀惜、信連於後採得之、追及獻之王寓、乃命信連偕行、信連曰、檢非違使等方且圍宮、而無一人警衛、令奴輩蹂踐王宮、臣深恥

之、臣在王府、世人所知、將謂信連怯懦惜命逃亡、請亟還衛宮、王攬涙而別、信連歸宮、開門待之、黎明撿非違使圍王第、兼綱停在門外、光長馳入門內、大呼曰、王異圖發覺、撿非違使奉宣旨來邀、王速出、信連應聲曰、汝等無狀、王適微行在他所、撿非違使乃令吏卒入宮搜索、信連怒叱曰、汝等無狀、騎馬入王門、且使奴輩亂入宮中、何不敬之甚也、長兵衛尉信連在此、來共決戰、拔刀而待、吏卒五十餘人讙噪入宮、信連縱橫奮擊、無敢敵者、光長兵有七郞安清者、力兼十餘人、進當之、信連迫與之搏、掖安淸向光長曰、我獲汝所養壯士、汝欲活之來救、光長懼不進、信連曳安淸而投地、氣絕復蘇、其餘死傷者十餘人、信連刀折、赤手欲當敵、吏卒憚其驍勇、不敢逼近、放矢射之、中左股、有一人執薙刀進、信連欲奪之、鋋傷右股、於是吏卒相聚虜之、信連就縛、大罵曰、汝等田舍人、太不解事、身叨負尉、何以縲絏爲、吾豈逃逸者邪、乃送之六波羅、

宗盛踞長押、責讓曰、官吏銜宣旨收王、汝何爲殺傷之、宜就考木、鞫問王密謀蹤跡、具得情狀則速斬首、信連曰、吾固不知王之所如、縱然知之、不應言之、況不知邪、頃聞諸國劇賊潛入京師、窺王公第宅、矯託宣旨、以爲剽劫、吾常巡警宮中、今曉檢非違使等擐甲執兵、來犯王第、吾謂姦人矯命行劫、故力鬪抗拒耳、今設有兇賊、佯稱宣旨、群入公第、幕下諸士憚其稱宣旨、令其恣意劫掠、公謂之何、辭氣壯烈、毫無撓色、侍坐將佐莫不嗟異焉、淸盛壯其勇烈、赦死流伯耆日野、信連右馬允爲連之子也、爲人有膽勇、年甫十六、直瀧口、有僚友忿拏者、其人壯健、衆不能制、信連輒提挾二人、掖以出、人稱其多力、又有强盜入常盤殿、殺人取財、宿衛畏慄、不卽追捕、信連挺身追之、立斬四人、一盜返擊傷頰、信連遂擒獲之、以功任左兵衛尉、後隷以仁王、以仁王既至園城寺、僧慶秀定海等帥衆擁衛、十九日、賴政自火其家、率仲綱兼綱賴兼及渡邊

黨五十餘騎、從王于園城寺、淸盛聞之怒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賴政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衆欲呼之與偕、賴政曰、毋以爲也、彼不呼而來者、已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伺競在焉、宗盛不信、再遣覘之、尙在、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逝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名馬南鐐、競乃歸舍、結束騎其馬、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何能改慮仕仇敵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見賴政父子、獻馬、仲綱大喜、截其馬鬣尾、烙記平宗盛入道五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廐、與他馬相踶嚙、一第驚騷、宗盛慚恚、二十日、賴政令寺僧移牒延曆興福二寺乞援、二寺應之、二十二日、帝徙御淸盛八條坊門第、二十三日、賴政縱火法皇山科宮、淸盛會將士於六波羅謀議、上總介藤原忠淸進曰、山門南都

戮力制之、不易、三井寺僧徒閉關拒守、山僧設穽據險、招東海北陸兵、南都率芳野十津川衆而來、則我腹背受敵、若相持曠日、則諸國源氏亦將來合、勢難遽破、請先陷山法師、以利而誘之、淸盛曰善、二十五日、下院宣於延曆寺、討園城寺、積米二萬石絹三千匹於諸房、使僧徒任意取之、山徒果倍王、賴政聞之曰、延曆寺貣約、興福寺未至、吾以寡戰非計也、因建策曰、以寡擊衆、無如夜攻、今夜先遣羸兵一二千、持炬登如意嶽、以張聲勢、輕兵數百潛赴三條河原、火民家誘敵、敵必來擊、我兵佯退、別遣精兵四五百、乘虛火六波羅、克之必矣、僧兵然之、鳴鐘聚衆、部署既定、僧眞海獨黨平氏、謂衆曰、平氏强盛未易當也、不如徵兵諸國、徐議攻戰、乃遲回不發、僧慶秀曰、利在速戰、吾當先驅衆、迺分路而發、抵山階、途聞鷄鳴、知計不成、呼還僧徒、僧徒怒曰、誤事者眞海也、乃攻之、眞海走六波羅、二十六日、賴政慮園城寺不可恃、且兵寡難久保、

奉以仁赴奈良、以仁入金堂、吹蟬折笛、奏萬秋樂、供笛于佛、乘馬而去、素不習騎、且倦睡墮者六、因入于平等院而憩、衆撤宇治橋備平氏、淸盛遣左兵衞督平知盛、藏人頭平重衡、右近衞權少將平維盛等、將二萬八千騎追之、黎明大霧、咫尺不辨、至橋墜死二百餘人、賴政部下僧兵筒井明秀出射、死傷甚多、矢竭、執薙刀迺走橋架、亦斬十餘人、一來法師跳踰明秀頭上、奮刀力鬪、二人斬獲無慮八十人、賴政令渡邊黨代戰、渡邊省、及連、至、覺、授、與、競、唱、列、配、早、淸、勸等三十餘人踵進、藤原忠淸進戰而敗、知盛等勵兵雨射、源氏兵不能前、後中院但馬左右執兵截飛矢、擊殺數人、世呼曰截箭但馬、平氏軍不能進、僧徒罵曰、射鵰將軍弓力無雙、公等畏縮亦宜矣、知盛謂衆曰、我兵爭橋、所以取笑、何不濟河、白子黨呼譟而進、渡邊黨射郤之、忠淸曰、河流湍駛不易濟也、請分兵從淀河內進攻、下野人足利忠綱年十七、進曰、若紆道移時、則僧

兵來援、王入奈良、勢不可復制矣、我家嘗與秩父氏爭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爲、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駛者、下駑者、操於淺、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授弰援之、令畢而濟、不亡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鄕六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爲平氏所驅役邪、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于平等院前、兼綱矢不虛發、敵披靡不敢近、欲與忠綱搏、爲忠綱所射貫頸而死、平氏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有飛矢中賴政膝、賴政謂王曰、事既至此、大王宜速赴奈良、藉衆徒之力以濟事、臣自此永訣、王嗚咽而去、賴政廻轡返射、發不虛彀、矢竭、乃入平等院釣殿、脫甲端坐、謂左右曰、身仕六朝、齡垂八旬、官爵已踰祖先、武略不恥等倫、今爲天下倡義、隕命留名、武夫所願也、汝輩能捍禦、我將從容就死、乃賦和歌、言畢伏刄而死、年七十七、仲綱亦自殺、渡邊黨皆戰死、宗盛孫令

衆曰、必生擒競來、競苦戰而死、以仁王逃至井手渡、過光明山鳥居前、藤原景家急追之、令騎雨射、王中矢墮馬而薨、從者皆後、唯僧覺尊舍人黑丸二人相扶持、欲載馬去、平景高從兵迫斬其首、時年三十、景高以首示平氏諸將、以仁久屛居、人少識其面、頗疑之、召所嘗幸婦人視之、婦人一見潸然、乃知爲以仁、皆傳首京師、梟之、興福寺僧兵三萬將迎王、先鋒至木津川、聞王敗死乃還、知盛重衡凱旋、賴政有子、曰仲綱、賴兼、廣綱、國政、兼綱、女稱讃岐、能和歌、僧日胤稱律師房、千葉常胤子也、居園城寺、受賴朝密旨、祈其興福、乃限一千日、詣石淸水社、默誦大般若經、以求神助、一日夢神授金甲、覺而異之、會以仁王起兵入園城寺、日胤聞之、使弟子日慧代己禱祠、從王赴奈良、至光明山、王中流矢、日胤與追兵奮戰、斬六人而死、賴朝悼之、附伊賀山田鄕于園城寺、祈日胤冥福、下河邊行平隷屬平氏、而竊通心於賴朝、聞賴政奉以仁王起

兵、遣使伊豆、具告其狀、頼朝大悅、
論賛曰、頼政勸以仁王以擧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爲
輜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爲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
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
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
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
源頼朝殄滅平氏、豈非頼政首倡之力歟、
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
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頼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
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
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擧
朝無識、柄用大過、専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王、尋迫上皇、
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且

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邀宮歃
釁、灑血投袂、皷舞緇徒罪隷、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
而大義既已伸於天下、豪傑頼以起、義旗頼以奮、扶皇家之將顚、
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正以此也、王豈無
功哉、
中井積德曰、頼政之擧事、爲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
曰王宜立者、頼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爲然邪、是求爲帝也、
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臣耳、夫以亂臣賊子、雖擧天下被其澤、
仁者且不食其粟矣、
齋藤馨曰、中古以來、天下之兵、概歸源平二氏、號稱武人者、非
源氏即平氏、至保元平治之際、源氏有爲義父子、平氏有淸盛、
各相抗而不屈、至於治承之亂、宗盛亡、頼朝覇、而天下兵權始
歸于源氏矣、吾嘗怪源頼政依違中立于其間、不肯屬爲義父

子、亦不肯屬淸盛、初與淸盛義朝、拒上皇而走爲義、及義朝叛、
則誅義朝、而助淸盛、既與宗盛有隙、興兵討之、不成而死、是其
初付同宗之戚、骨肉之親于漠不相識、而終又不能甘爲人役、
激絲髮之忿、猝然興無謀之師、一敗即亡、何進退之無據也、吾
熟料當日事情、而知其不然也、頼政與爲義、同其氏而異其出、
爲義出於頼信、而頼政出于頼光、頼信之後、頼義義家、世襲爲
將、威名遍天下、而頼光之裔、寥乎無聞、其宗雖嫡、其勢不能不
爲支庶下、頼政慊然于內者久、而自顧弓箭足制、不可知之怪、
而吟詠足致皇上之感、見彼爲義父子之徒勇無謀、而不知禮
義、乃謂彼宜仰我也、我何受彼命哉、故爲義逆則誅爲義、義朝
叛則誅義朝、我有嫡宗之權、而彼無可庇之義、故殄滅之而不
恤、平氏雖世讐、今有功而無罪、安得不助、及其後淸盛跋扈天
子厭之、輒倡兵而招諸州之源氏、頼朝義經皆將執旗鼓而從

之、則平氏斃、而源氏之權歸我矣、是頼政之志、而非絲髮之忿
激之也、然則頼政之擧、固出于英雄之見、而事未克、一敗不救、
何哉、曰、地不利也、京師之地、爲義死、義朝叛、而無復源氏之迹、
頼政以孑然無援之身、而擧事於仇家環視之地、不據險要、而
欲決勝於畿甸之郊、安得克濟、必使頼政退京而東、據毛信之
險、相武之野、而卓其幟、則頼朝義經及八州將卒、皆不招而集、
將以他日從頼朝者從之、則吾見其不數月而天下之旗皆白、
矣、而嫡宗之權、誰能爭哉、雖然當平氏之盛、天下靡然無敢犯
者、而頼政一紙之徵、諸道響應、竟以亡平氏、則未可謂非其首
倡之力也、嘻此可以稱嫡宗之家頼光之裔而亡愧矣、
晦、賞戰功敘任有差、六月二日、淸盛奏徙都攝津福原、三日、車駕
至福原、以權中納言平頼盛第爲宮、上皇御淸盛別第、幽法皇于
三間板屋、禁防甚密、進膳止朝夕而已、人呼曰牢御所、人情崩駭、

物議紛紜、清盛常疾叡山奈良僧徒、屢犯京師、欲遷都於福原避
之、至是遂徙焉、稱爲離宮、法皇酷好佛法、嘗欲受灌頂於園城寺、
則山徒不悅、群起拒之、竟不得如意也、雖以清盛之兇猛、不能制
南北僧徒、至建議遷都以避之、四日、帝徙御清盛別第、上皇徙賴
盛第、九日、清盛欲造大內裏於新都、使權大納言後德大寺實定、
參議源通親等相攸輪田、規度廣袤、而土地狹隘、議者或欲營昆
陽野、或曰印南野可也、十日、清盛及時子準三宮、賜年官年爵、直
私第者、服飾如院宮上日儀、十九日、先是源行家賚以仁王令旨、
歷說近江美濃尾張信濃甲斐諸源、至伊豆告賴朝、賴朝大悅、遥
拜男山神、召北條時政告之、遂約起兵、行家乃赴常陸、賴朝謂時
政曰、吾今起兵、奈單寡何、時政曰、東國皆源氏家人、今屬平氏者、
不得已也、君一旦倡義、誰敢不從、獨藤原忠清坐事流上總、介平
廣常善遇之、忠清遭赦還京、反譖搆廣常、謀奪其職、廣常爭之不

獲、積忿日久、是可誘而降也、千葉常胤、三浦義明素重信義、必擧
族來會、此輩已服、東國誰敢抗君者、但相模大庭景親媚附平氏、
威震國中、武藏畠山重忠父重能、小山田重成父有重、皆在京師、
必不來降、而兵力不減景親、宜速擊之、東國果服、西北不攻自降
也、賴朝然之、是日、京師人三善康信遣子康清報賴朝曰、前月高
倉宮敗死、平氏謀擊東國諸源、君源氏冑胤、平氏最忌之、請速避
難陸奧、康信母賴朝乳母妹、故歸心賴朝、僧文覺亦慫慂之、賴朝
遂決意擧事、使安達盛長傳令旨、歷說八州豪傑、先抵大庭景能、
景能就弟景親謀、景親曰、源家我累世之主帥、歸之順也、然弟獨
爲囚、幸爲平氏所申理、今爲關東監護、得全性命保妻子者、豈非
其賜乎、不聽、景能曰、汝爲恩事平氏、我以義屬源氏、因約平氏勝、
吾緣汝求救護、源家勝吾保全汝、遂與弟豐田景俊來歸、次至首
藤經俊、經俊倨傲不禮之、嘲笑曰、人至貧賤、喪心失守、以佐殿之

單微、欲擊隆盛之平氏、譬如垤壤與富士爭高、老鼠嚙猫兒頭上
物、非其人而與其謀、我不爲也、乃去抵三浦義明、義明聞盛長至、
扶病出迎、盥漱讀檄、揮淚曰、吾謂左馬頭殿之胤、流亡殆盡、無復
存者、常深嘆恨、而今聞此擧、何幸加焉、顧謂子孫曰、我老且病、朝
不慮夕、今辱受命、實一家之榮也、且天運循環、興廢有時、平氏久
竊政柄、窮奢縱欲、自招覆墜、右兵衞佐殿我累世主君、既奉令旨、
爲國起義、爾等宜竭力輔翼、討滅亂賊、垂功名於不朽矣、若事不
成、捨生取義、勿懷貳心、辭氣愿款、衆皆感動、義明賴光壯士平貞
道之後、祖爲繼從義家於陸奧有勇名、乃宴饗盛長、遺以刀馬、盛
長有口辯、所至曉以順逆、聞者感動、又東國將士嘗隸賴義義家、
世戴源氏、故伊豆相模豪傑來附者衆、二十日、遷都以來、朝野怨
讟、訛言屢行、或云、仲綱等擁以仁王走伊豆、潛匿甲斐、清盛於是
收園城寺莊園、褫圓惠法親王所帶天王寺撿校職、考治僧正房

覺以下十二人、停二會講師圓全等公請、流堂衆筒井明秀等三
十餘人、二十一日、有變頭蟲生法勝寺池、時平氏福原第屢有怪、
夜有物如人面、大可充一室、又中夜有聲、如大木僵、而空中哄然
大笑、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
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鬼也、二十
三日、使前權大納言藤原邦綱課周防、營宮城於福原、秋七月八
日、召還流人源資賢及子資時、信賢孫雅賢、高階經仲、平親宗、二
十一日、遣使諸山陵告卽位、二十二日、大織冠像破裂、二十五日、
祈雨、二十九日、上皇不豫、敕天下事務一切無奏聞上皇、八月四
日、賴朝與親信議先擊平兼隆、兼隆和泉守關信兼子、坐事配伊
豆山木、及清盛擅權、兼隆以同族依附之、陵暴國人、嘗爲檢非違
使、因稱山木判官、盛長爲京師人藤原邦道侍賴朝、賴朝竊遣邦
道與兼隆游處、款好累日、悉圖其地形、卜定以十七日擊兼隆、六

日、召工藤茂光、土肥實平、岡崎義實、宇佐美祐義、天野遠景、佐佐木盛綱、加藤景廉等、議攻戰方略、各延之密室、諭曰、此事唯與卿議、外無知者、請爲我努力、人人各自以爲賴朝特厚己也、而其機密之計、獨與時政謀焉、十二日、廷議大嘗、群臣或言接續屋宇、或言造里內裏行之、上皇意不決、右大臣兼實留在舊都、召問之、對曰、祭祀宮闕、不可偏廢也、若欲造宮城而修祭禮、則巨費相繼、嘗辦無由、暫還舊都、修祭祀、而後徐議宮城、猶虔敬不失、民賴其慶、上皇乃停大嘗、十七日、解興福寺僧綱見任、收莊園、先是大庭景親還自京師、密招佐佐木秀義曰、余在京師、面相國幹臣藤原忠清、忠清披一封書語余、是長田入道所告、北條四郞、比企掃部允等、奉伊豆流人源賴朝、謀反、事非細故、自高倉宮首事、我相國欲按治諸國源氏、而此書適至、不可不速白相國也、景親與君有舊、故泄所聞、聞賢息與賴朝相周旋、宜及時改圖、勿階禍敗、秀義謝

而歸、卽遣定綱于伊豆、告之賴朝、賴朝喜曰、我將建義、事已聞于京師、料平氏必使目代平兼隆、及大庭景親擊我、我將先彼襲擊、本欲召汝兄弟、幸而適至、宜留在此而召諸弟、定綱請還取甲胄、與諸弟俱來、賴朝乃戒日遣之、且附書幷召澁谷重國、重國不至、定綱率諸弟來赴、會秋潦道不通、後期一日、賴朝以爲重國方事平氏、恐事漏洩、意頗悔之、翌日定綱與三弟經高、盛綱、高綱偕至、甲胄敝惡、疲馬羸瘦、賴朝目之慘然泣下曰、遲汝等來、故今曉不襲敵、是日賴朝將擊兼隆、令盛長祈捷三島社、令時政等八十五騎攻山木、出圖指授其所嚮、留佐佐木盛綱、加藤景廉自衞、自北條至山木、有二道、是日値三島神祭、時政度牛鍬大路、往來絡繹、爲衆所怪、欲取道蛭島、賴朝不聽曰、擧事之初、何用間道、且蛭島狹隘、不便騎乘、可徑赴大路也、時政待昏而發、賴朝呼時政還之曰、吾事濟否、以此戰卜之、吾何以知勝敗、對曰、勝卽擧火、苟敗矣

馳使報之、君自爲計、時政進至肥田原、謂定綱曰、兼隆腹心堤信遠居山木北、彼亦勇兵、卿往擊之、定綱乃向塞北、經高自前門入射之、信遠知有寇亦射、揮刀而出、時月已出、經高覩之、舍弓交刃、定綱高綱繼至、遂斬信遠、亦赴八牧、賴朝使人升樹望火、火不擧、也、乃遣加藤景廉、佐佐木盛綱、堀親家赴援、賴朝執父義朝所愛薙刀授景廉曰、夜戰利用長、爲我斬兼隆、景廉與侯洲崎三郞俱赴八牧、則戰方酣、塞堅不拔、景廉進而迫塹、合楯數枚、綴以弓弦、投諸塹以渡、踰壘而入、敵有善射者關屋八郞、自樓上呼曰、吾箭一而已、誰當之者、景廉顧三郞曰、我前當之、必不免矣、顧佐殿在、吾不可徒死、汝能代我死乎、三郞乃佯稱景廉而進、當箭死、景廉進擊殺八郞、遂入、又殺一人、及寢、寢戶開、戶內有燭、乃脫胄冒於薙刀、伸刀入戶、如入窺戶狀、兼隆在戶側、謂敵人入也、擊之、刀礙於楣、景廉突入縱殺之、用燭火傳屏障以出、賴朝望火擧則大喜、

已而時政等凱旋、景廉提兼隆首、視賴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此卜也、初經高欲赴伊豆、澁谷重國固止之、經高曰、決意赴義、何顧私恩、舅如怒之、妻子之命委之君、他日使佐殿得志、則經高妻子誰能辱之、不聽、高綱時依姨在京東吉田、稍長欲事平氏、既而歎曰、家大人與六條判官約爲父子、世均骨肉、吾豈執役仇家哉、聞賴朝起兵、辭姨赴之、無由得馬、疲縢履蹻、至近江野洲河、天未曙、道路無人、有農父牽馬過、高綱假而騎之、濟河直去、馬主將大叫呼、高綱恥得賊名、殺馬主而去、遂共定綱謁賴朝、十八日、復園城寺僧徒職任莊園、十九日、平兼隆族人知親爲蒲屋御廚吏、蠹害百姓、賴朝矯以仁王令、罷知親、且稱東國事無莊公、皆賴朝知之、賴朝專制關東、始于此、民大悅、二十日、賴朝待三浦族、不至、乃帥伊豆相模兵、陣相模土肥、二十二日、三浦義明遣義澄、義連、和田義盛、義茂等、發三浦、二十三日、賴朝率北條時政、宇佐美祐茂、土

肥實平、岡崎義實、佐佐木定綱等三百騎、繫令旨於旗上、進軍于石橋山、令政子居守、大庭景親及弟股野景久、與武藏相模諸將伊東祐親、河村義秀、澁谷重國、首藤經俊、長尾爲宗、熊谷直實、梶原景時等、以三千騎攻之、稻毛重成謂景親曰、日既暮矣、彼此難辨、請以明日戰、會三浦義澄等至丸子河、縱火景親及諸將家、景親望見曰、是三浦黨之所爲也、若延至明日、彼必來合、我腹背受敵、勢不可支、石橋之塞、道路狹塞、不便驅馳、今乘敵兵寡少、先攻拔之、明日徑與三浦黨戰、則兩無失矣、乃進而挑戰、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裔也、倡亂者何人、賴朝使人對曰、我君、八幡公四世孫也、奉王命誅無道、東國士族、誰非君家人、汝獨不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奧乎、乃背義獨利、以衊家聲也、景親語塞、乃與弟景久先進、賴朝謂衆曰、孰能搏大庭股野者、岡崎義實進曰、請命賤息佐那田義忠、乃召義忠、義忠錦襖金甲、牽白馬而進、賴朝曰、大庭兄

弟名士也、汝爲我先驅搏之、義忠拜而退、呼其士文三家安曰、吾受命先驅、決不生還、妻子托之汝、家安曰、君少而臣老、少者死、老者何得不從、乃令從三郎丸還家、將進、賴朝曰、汝甲甚麗、何不易之、義忠曰、武夫赴敵、不得不盛服、乃帥十餘騎、呼名而進、遇一敵將斬之、馬驚逸深入、景親謂景久曰、佐那田金甲白馬、暮夜可辨、汝搏之、景久乃進、適遇義忠、相搏墜馬、輾轉數交、義忠直踞景久項、呼從者、從者未屬、而敵長尾爲宗來救、時夜黑大雨、咫尺不辨、問曰、孰爲景久、義忠紿曰、上者景久也、景久呼曰、下者景久也、爲宗進摸索其鎧、義忠蹴倒之、挺刀急刺、刀不脫鞘、遂爲爲宗弟定景所殺、家安不審其生死、衝突出入、索之不已、稻毛重成呼曰、汝主戰死、汝猶欲爲誰戰、徒死無益、可速走、我不汝追、家安怒曰、勇士臨陣、唯知進死、未聞退生、如見主之死而遽逃之、則將焉用臣屬、吾主既死、是我舍命之秋也、奮勇搏鬪、手斬八人而死、兩軍苦

戰、衆寡不敵、賴朝兵敗卻、景親追擊、其士飯田家義素歸心賴朝、乃率六騎倒兵拒戰、賴朝乘間走杉山、二十四日、賴朝陣杉山堀口、景親乘勝而進、賴朝且鬪且引、加藤景員、景廉、大見實光、實政、佐佐木高綱、天野遠景、光家、堀親家、助政等聯轡還鬪、馬多中矢斃、追騎益急、賴朝旋轡射之、矢不虛發、多所殺傷、矢盡、景廉攬轡卻走、追兵垂及、高綱、遠景、景廉還戰數交、時政亦與子宗時、義時廻轡、遂與賴朝相失、景廉等欲留而戰、時政曰、毋速蹤跡主君、景廉乃與景員、光員、祐茂、親家、實政冒險而登、遇賴朝、唯實平從賴朝立僵木上、見六人、大悅、欲與俱逃、實平諫曰、如君一身、雖累旬月、臣能以計晦匿、但人多則蹤易露、不如分散、今上下全命、內外合計、會稽之恥可雪、今日暌離、則他日之福也、衆皆掩淚離散、家義亦至、又諭之令去、賴朝取髻中所藏觀音像、置路傍石竇、實平問其故、賴朝曰、我儻喪元、使景親輩見此像、恐辱源家將帥之名、

也、獨與實平匿、景親率兵窮搜、梶原景時知賴朝所在、意憫之、紿曰、此山無復人蹤、執景親手登傍峰而去、賴朝遂得脫、而去匿于山中、實平妻盛飯于桶中、覆以楮葉、令僧齎之、爲取供佛花葉者、竊往來供給焉、箱根別當行實與爲義義朝有舊、聞其敗、使弟永實來餽餉、先見時政、時政疑其有謀紿曰、大將既死矣、永實曰、卿疑吾歟、大將而死、子豈生存者、時政笑告實、使見賴朝、賴朝乃赴箱根、匿永實舍、宗時逃至平井、爲伊東氏兵所圍中箭死、工藤茂光軀幹充肥、不便行步、臨險氣喘、不能進、其子親光扶之而行、茂光曰、佐殿非常人也、汝等終可委託、愼勿攜貳、路險敵迫、不得兩全、爲敵所獲、不如死汝手、親光不忍、低回移刻、茂光自潰腹而伏、外孫田代信綱爲絕之、親光收淚收首、加藤景廉扣馬諫止、自與佐佐木高綱、天野遠景等留戰、高綱曰、從者尙在、君何輕鬪、宜速去、臣請假君姓名而當敵、乃取弓矢、自稱賴朝、呼曰、東國武士、世

屬源氏、汝曹跨馬迫近、何無禮也、乃射中馬、馬斃蹊塞、欲除去之、頼朝乃與實平得間走、是日、三浦義明遣子義澄、義連、庶孫和田義盛、以三百騎浮海會頼朝于石橋山、遭風不能進、將由陸路、聞丸子川暴漲、賊軍一日、義盛趣之曰、會戰有日、緩而失期、則悔莫及、乃倍道而行、進抵丸子、水勢猛不可濟、欲俟水衰而濟、會大沼三郎從石橋逃來、言佐殿戰歿、衆愕然失色曰、我徒喪主將、無所倚頼、前有伊東梶原等、後有畠山、陣金江川、腹背受敵、進退甚艱、與其死于卒伍手、不若自殺、衆咸然之、義澄詰大沼曰、子面視佐殿之死邪、曰否、徒傳聞之耳、義澄曰、佐殿英邁、未必一敗輒死、子之所聞、得非敵兵詐爲此言、使我徒解體乎、石橋連山接海、澗壑之間、潛匿可免、安房上總相近、可輕舸而走、吾一見北條土肥諸將、審佐殿存亡、事若實、則鏖大庭畠山以報其讐、而死未晩也、衆從之、避畠山重忠軍、遵海而還、弟義連不肯曰、重忠乳臭兒、未習

軍旅、彼衆五百、我衆三百、固易與耳、直衝其軍、奪其馬而往、義澄曰、我兵奔馳數日、馬足疲勞、重忠結營休士、以逸待勞、欲取彼馬、反失我馬、宜潛兵自海濱過、使兵馬聲與波濤相混、敵兵不覺、擊之非計也、義盛曰、今避其鋒、後必受侮、乃與義連策馬而馳、徑過重忠陣、大呼曰、我是和田小太郎義盛也、聞佐殿敗、囘軍、子等能過則過之、重忠時年十七、謂部下曰、我與三浦氏固無怨讐、然彼先挑戰、我不得不發一矢也、追及小坪、義盛謂義澄曰、叔當分兵據鐙磨、結陣而待、義盛下坂逆敵、力戰以決雌雄、敵兵少退、夾擊破之、義盛若不利、則退與叔軍合、進退兩利、義澄從之、重忠遣使謂義盛曰、重忠與卿曹素無纖芥、不宜交鋒、然以父叔俱在京師、故出兵應平氏、今卿等屬源氏、呼我挑戰、我儻不應、無辭以謝父叔、敢請戰、義盛亦使使報曰、子之大人爲大介女婿、子爲外孫、奈何以孫抗祖、且佐殿奉令旨討平氏、子今抗之、後悔無及、請熟慮

之、於是重忠部將榛澤成清往義盛陣曰、三浦秩父義均一家、固宜同休戚、附源屬平、牽於一時之勢、兩家勝敗、未可逆料、構兵私鬪、甚非攸宜、不如罷兵以全平生之好、義盛以爲重忠意也、乃許之、先是義盛弟義茂以事往鎌倉、義盛遣使告重忠兵至、義茂聞報馳歸、三浦兵望見麾而止之、義茂不知和議既成、躍馬衝重忠陣、義盛更命颺傘連招、義茂不曉、奮戰愈力、重忠以爲義盛佯和、襲我不備、乃縱兵擊之、義盛不得已而援之、問從兵曰、吾未學騎戰、其法如何、從兵曰、古未聞射馬、近世必先射馬、義盛乃進戰、義澄亦出鐙磨赴之、路極狹隘、衆魚貫而進、重忠壯士死者五十餘人、義茂意氣揚揚、獨杖弓而憩、重忠部將綴太郎與弟五郎以驍勇聞、離群同進、注矢將射、義茂曰、何不相搏決勝負、太郎棄弓矢而進、義茂捽倒之、斬首、五郎繼進、義茂又斬之、太郎子小太郎射義茂、義茂佯爲被創謂曰、汝矢不能洞我鎧、我奔馳兩日、困憊不

能戰、汝宜手刃以報父讐、小太郎信之、揮刀進擊、義茂急起捉之、又斬之、提三首上馬、大呼曰、欲戰者來、重忠大怒、冒陣而進、欲搏義茂、義茂射中重忠馬、馬斃、成清以己馬授重忠、義盛義連等來援義茂、既而成清與本田親恒俱復申前議、義盛許之、兩軍解去、義盛等還三浦、義明大悅、賞義茂以佩刀、謂衆曰、明日重忠必來攻、爾等宜據衣笠而待、義盛曰、衣笠坦夷、便于馳突、然非要害、奴田城三面負險、一方臨海、我有精兵一二百、彼雖百萬、無所用其衆、義明不聽曰、奴田僻邑、人少知名、衣笠名城、世所稱道、我曹沒後、人將言三浦黨守衣笠而死、亦足以成名、義盛曰、二城共在管內、何論彼此、凡守者曠日持久、使敵疲勞、是爲上計、今據衣笠、不日而敗、反爲世笑、願熟圖焉、義明大怒曰、今擧天下爲讐敵、無由求生、而一旦棄名城、據僻地、雖引時日、反得怯懦之名、是勇士之所深恥也、源家興復之日、以父祖戰死之地、子孫得賜衣笠、豈非

榮哉、況軍之勝敗、在策之長短、不在地之險夷、願死畏死、不如不戰、如不用命、我當獨守衣笠而死、衆不得已遂入衣笠城、兵僅四百餘騎、義明女壻金田頼次郎七十餘騎來會、衣笠一面有沼、一面穿塹三重、設二梁而開戰路、僅容二騎、令曰善射者多貯弓矢、不便射者持挺伏篁叢、待敵薄城、弓手連射之、人馬傷痍陷于塹、則伏兵急出、以挺撻之、乃命義澄義連守城東、義盛頼次守城西、義景義久陣于其中、二十五日、景親蹤跡頼朝不得、置關險隘、斷走路、馳使告之京師、股野景久欲擊武田一條等族、督駿河目代橘遠茂兵赴甲斐、次富士北麓、夜有群鼠、悉嚙斷兵士弓弦、景久不知所爲、往至彼志太山、會安田義定、工藤景光等來自甲斐與戰、景久軍不能射、潰奔、僧行實弟良暹與平兼隆有好、謀襲頼朝報仇、永實告之、頼朝乃與實平永實等潛循山麓走土肥、令時政義時如甲斐招諭諸源、時政以爲我兵不振、不足聳動諸源、乃還、

二十六日、畠山重忠、河越重頼、江戸重長等將金子、村山、山口、兒玉、横山、綴、丹黨、三千餘騎、攻衣笠、初小坪之戰、義茂斬獲綴黨三帥、綴黨欲報其讐、別率二百餘騎進偪城門、城中雨射、兵士被創、多陷塹中、挺卒亂毆之、死傷甚多、綴黨不能支而退、金子家忠帥兵三百繼攻、奮勇血戰、鎧上矢如蝟毛、遂奪二門、義明爲具杯酒犒之曰、今日之戰、多是武藏相模之精鋭、而卿尤爲勇壯、請快飲奮戰、家忠杖弓三飲、謝使者曰、我志氣增倍、拔城在須臾矣、踴躍而進、義明嘆曰、壯士也、可謂一人當千、命義盛射、一發中之、家忠墜馬、藤平實國將斬之、家忠弟餘一近範肩之而去、三浦餘一急追之、近範棄家忠反戰、餘一度其不可當而逃、近範追及斬之、又肩而去、義澄下令曰、餘一單騎追敵、竟致此敗、汝等唯射其來攻者、不得離群獨進、義明激士卒曰、汝等之戰、猶京童之石戰、不足觀耳、坂東之俗、父死于前而子不挽、子斃于後而父不顧、踰屍蹀

血、立決勝負、今當連騎出衝、誘敵入險、偪而擊之、豈不快乎、義澄以兵寡不敢出、義明厲聲曰、我年十三操兵以降、屢歷戰陣、今垂九旬、衰病交侵、碌碌死牖下、常以爲憾、幸遭今日、吾願畢矣、汝等覩我戰死、乃整甲將出、作勢不能起、六卒扶掖纔得上馬、義澄扣馬止之、義明叱曰、臨陣致死、兵家之常、當短兵接戰、衝堅挫鋭、汝曹乘城放箭、猶射場角藝、何日決雌雄乎、揚鞭擊義澄、義澄等執轡擁而入城、會日暮、義明集子孫諭曰、今日力戰、亦不失勇名、且城兵盡疲、不可復戰、意佐殿智勇邁人、不必一敗就死、誑敵全身、走房總以圖再舉、亦未可知也、汝曹宜乘夜出城、一會麾下、竭爪牙之力、殄滅强寇、坂東之士、皆源家臣僕、一旦屬平氏、誰不戀舊主、義旗所指、望風自歸、老人之言必驗、後當思我言、我筋力衰耗、步騎不便、與汝等同去、恐不得免、若爲敵所逼、欲脫我則勢不可、棄我則負遺親之名、我亦得愛生之譏、不如留守此城、多張旗幟、

以疑敵、一戰快死、義明九十之齡不惜足也、惟以不見佐殿成立爲憾而已、涙下歔欷、親屬飲泣、固請扶行、不聽、義澄等不得已攬涙、乘夜走安房、二十七日、衣笠城陷、義明死之、時年八十九、頼朝滅平氏、後追感義明忠誠、悼念不輟、建久中相地于三浦矢部郷、營建佛堂、薦其冥福、

論贊曰、義明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爲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也何也、當此時、義澄與頼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頼朝、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足以扞禦、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爲孝子慈孫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爲義、乃恝然去之而不顧、豈爲人子者所忍爲哉、可謂不孝之甚矣、

山縣禎曰、東國將士思源氏舊恩久矣、觀於義明之言、可以知其恩義結人心之非一日也、頼朝起兵關東、速成大業、蓋有所

由矣、

二十八日、賴朝與土肥實平、岡崎義實、自土肥眞鶴崎乘舸赴安房、遣土肥遠平存問政子、當此時、海陸皆敵、二人盡心防護、會望見一大船載甲士者、二人急匿賴朝于船腹、而待大船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爭問佐殿何在、義實不輙對曰、吾亦索佐殿耳、義澄等泣曰、吾棄父而去者、欲見佐殿焉耳、今如此、悔不與俱死、賴朝聞之、匍匐而出、義澄驚喜、拜曰、君在此邪、亡父之言果驗矣、賴朝聞義明死悲慟、義實亦語石橋之戰義忠死狀、相共涕泣、義盛進曰、諸君何徒泣爲、今得與佐殿還議大事、諺曰、欲食者先器、嚮上總介忠清以相國命、得爲侍所別當、八州士人、群聚其門、臣意欲之、君而得志、願授臣以此職、賴朝笑而諾之、景親帥數千迫至三浦、已不及矣、景廉與父兄匿箱根山、不食三日、景員謂二子曰、我老矣、設令得脫、命亦不長、汝曹壯健、勿徒死、宜棄我去、求佐殿

所在也、景廉等不能違、託父於走湯山僧、與光員潛赴伊豆、爲土人所怪、兄弟分路而去、是日、相遇于駿河大岡牧、遂匿于富士山、

二十九日、賴朝抵獵島、時政與義澄等出迎賴朝、賴朝曰、卿何以在此、時政曰、吾啣命北行、而中道自度不覩君所底、安所取信、故蹤君至此、請自此行矣、會實平妻送書報衣笠城陷、且言三浦黨赴安房、覓賴朝所在、賴朝嘉之、妻頗有才略、初賴朝之檄至也、實平猶預不決、妻曰、關東之士、皆源氏之臣僕也、而從平氏者勢之有所不得止也、今平氏極奢恣欲、人神共憤、以故源氏起兵、今視佐殿有將帥之器、宜速從以建功、實平決意屬賴朝云、九月朔、大庭景親遣使報清盛曰、源賴朝起兵、襲殺平兼隆、據石橋山、景親擊走之、或曰赴水、或曰自瘞死、巷說多端、未獲其實、然死問蓋非謬也、清盛大悅行賞、是日、賴朝將赴上總、依平廣常、遣使徵安房人安西景益、三日、賴朝謂衆曰、屬景親者僅武藏相模將士、而三

浦中村已屬我、彼何能爲、乃移檄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葛西清重等曰、速從海路來、勿以敵地阻隔懷顧慮、遂赴上總、路宿民家、土人長狹常伴將掩襲、義澄遮擊走之、四日、安西景益來屬、謂賴朝曰、通路多虞、恐復有變、乃道還安景益家、使和田義盛催廣常、安達盛長催常胤、常胤沈吟未答、子胤正胤頼在側、進曰、武衞仗義起兵、爲國除害、而首徵兵於我、扶順討逆、事在不疑、請速應命、常胤曰、吾何遲疑、但感喜之極、不能速答耳、乃報曰、將軍爲祖先興廢絕之業、常胤敢不奉命、乃命盃勞之、且告盛長曰、今幕府所駐、非有要害之固、相模鎌倉源家祖先之故地、宜移軍據之、常胤亦當率子弟奉迎、盛長還報、賴朝大悅、胤頼操持堅正、少在京師、是時平氏用事、胤頼不阿附權勢、以遠藤持遠薦仕上西門院、叙從五位下、聞神護寺僧文覺名往訪之、一見有契、遂爲弟子、文覺謫伊豆、協謀勸賴朝起兵、及檄至、又說父應之、和田義盛往告

廣常、廣常曰、請與千葉議、然後迎之、平氏將士在東國者報清盛曰、賴朝死石橋者妄也、彼狥房總、所向降附、豆駿甲信莫不風靡、今不速擊、不易制也、京師駭愕、清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謫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胥以滅我家也、何異授盜鑰而放虎野乎、切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邪、畠山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豈肯黨流人、君勿爲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聳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爲義義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子有賴朝者、此豎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爲請宥之、臣即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輙答、不知、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

裒法皇、淸盛恚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洪在聖斷、何直裒法皇爲、陛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哂曰、猶爲此言邪、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五日、敕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薩摩守平忠度參河守平知度等、發東海東山二道兵、討賴朝、依舊祖因幡守正盛討源義親故事、賜鐸鈴而不授節刀、七日、木曾義仲奉以仁王令旨、起兵信濃應賴朝、初以仁王令旨至也、義仲大喜、欲擧兵、無幾王中流矢薨、義仲益憤恨、時有大夫坊覺明者、初爲博士、後爲僧住南都、恒往來武藏、途經木曾、每主中原兼遠家、義仲亦與論兵法、大悅之、遂留之、因與密議設計、新建八幡祠、祠前鋪陳酒餅、有謄禮者輒施之、遠近翕集、信濃上野諸將聞之亦微行至者十餘人、義仲延之館中、坐定謂曰、不虞諸君涉吾地也、方今平氏跋扈、天人俱怒、向得以仁王令旨、未及擧義而王薨矣、其謂之何、頃八幡神夢謂予曰、源賴朝既起兵討平氏、汝何俟不發也、平氏則天囚

行尸、神佛不福、事在必濟、勿疑也、予於是乎、建祠方欲請諸君、而忽自來會、是神貽也、吾今欲擧兵、諸君肯見從乎、諸將驚愕莫敢言、大夫坊覺明右持筆硯左奉盟書、置之諸將前、瞋目曰、令旨在斯、神鑑咫尺、今日之議、不容旋踵矣、座後壯士數人叩刀睨視、於是諸將皆諾而盟、乃命稱酒、且曰、君等一散難可復合、願留而議焉、諸將乃留宿、定謀結約而去、於是義仲浹旬間得千餘人、平氏聞義仲聚兵、驚曰、信濃逼近京畿、不可緩也、乃召中原兼遠讓曰、汝何爲擁護義仲、欲啓亂階、能縛送義仲則生、不則斬矣、兼遠佯許之、進誓書、平氏乃放還之、兼遠謂土豪根井幸親曰、卿代我奉木曾殿、幸親許諾、乃移檄遠近募兵、下野足利甲斐武田上野那和等皆來附、其餘豪族多歸之、兼遠令二子樋口兼光今井兼平事之、女鞆繪美而勇、亦爲義仲所嬖、聞石橋事起、欲赴援、是日、平氏黨笠原賴直聚衆、將攻義仲、義仲部下村山義直栗田寺別當

範覺等邀戰於市原、不利、告急義仲、義仲卽往援、賴直望風潰走、義仲因據木曾峽、

山縣禎曰、賴朝以伊豆一流人、欲起兵以討平氏之暴、以報父讐、其志可謂烈矣、義仲起兵應之、欲乘時以興源氏、其志亦壯也、奉以仁王令、則亦非私起兵者也、然至賴朝得志於天下、而擅兵馬之權、則其罪不可掩矣、如義仲入京師而驕橫犯法、住寺、戮辱朝臣、則悖逆亦已甚、粟津之敗、取夷滅固宜矣、

八日、賴朝使時政往甲斐、與諸源兵以徇信濃、不應者便宜擊之、十日、甲斐源氏武田信義、及一條忠賴入信濃、攻平氏黨菅冠者於伊那郡、斬之、十三日、賴朝得三百騎、進赴上總、千葉常胤聚兵將發、胤賴曰、國之目代平氏所置、盍坐視我所爲乎、宜先逐目代、而後進兵、常胤然之、使胤賴等襲之、因風縱火、敵不能支、胤賴手斬目代、十四日、千田親政者聞目代敗死、欲攻常胤、常胤孫成胤

擊擒親政、十七日、賴朝赴下總、常胤以兵三百迎謁于國府、賴朝大喜、延置座右、款接甚渥、且曰、自今以往我視卿當如父、常胤建策曰、將軍宜多建旗幟以壯軍容、江戶葛西之徒觀望者皆謂精兵大集、當歸踵來歸、賴朝從之、是日、毛利冠者賴隆從常胤謁見、賴朝喜曰、眞源氏之胤也、延座常胤之上、賴隆義家孫義隆之子也、十九日、賴朝進至隅田川、平廣常乃以二萬騎來會、初賴朝遣和田義盛召廣常、廣常觀望不應、石橋役後、復使義盛趣之、廣常託以徵兵未集、不時赴焉、聞常胤等應賴朝、始帥周東周西伊南伊北廳南廳北兵來會、賴朝怒其後至、不輙見之、使土肥實平言曰、吾奉敕擧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陣以待召呼、初廣常意方今天下兵馬、無非平相國之管轄也、賴朝單身起兵、事不必濟、若其人庸瑣而非將帥之器、則當斬以獻平氏、且以謂我今驅大兵赴之、其必大喜矣、及聞命悚然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遂傾心事

之、賴朝既并廣常軍、兵勢大振、自賴朝擧事、實平不離左右、傾意
輔衛、二十日、賴朝乃遣土屋宗遠於甲斐、告諸源曰、房總軍士悉
聚麾下、我欲更率武藏上野下野兵、邀敵于駿河、諸君宜以時政
爲先導、會黃瀨川、二十一日、上皇幸嚴島、清盛及子宗盛等扈從、
清盛屛人迫請曰、既下討賊敕、無復疑陛下、然願賜誓書、而明不
與源氏、否則放陛下於此、上皇曰、朕年來於公何負、而疑朕至此、
如所請則何難之有、宗盛進筆紙、清盛口占其辭、請上皇書、書成
賜之、上皇竊與侍臣語、歔欷流涕、二十二日、維盛將五千餘騎發
福原、行發兵、二十八日、賴朝遣使武藏、諭江戶重長曰、石橋之事、
既釋宿憾、可速遣令旨率兵來赴、時新田義重聚兵據寺尾城、賴
朝遣書招之、不報、義重居新田郡、稱新田太郞薙髮號上西、以義
家孫自養威望、有特立之志、冬十月朔、僧全成聞賴朝起兵、從京
師來歸、石橋散兵亦來集、賴朝召諸將議曰、吾欲停駐數日、徇上

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廣常曰、臣聞平氏以實盛爲軍導、彼審東國
形勢、吾不急擊武藏相模豪族、得無屬平氏乎、不若及敵未踰足
柄而取武藏相模二州、既獲、天下唯君所欲爲、賴朝然之、二日、以
三萬騎赴武藏、濟大井隅田而軍、葛西清重足立遠元等來迎、小
山政光妻賴朝乳母也、携幼子來迎、賴朝命加首服、名七郞宗朝、
時年十四、後改朝光、三日、賴朝命常胤遣兵於上總、擊伊北常仲、
斬之、常仲長狹常伴外甥也、四日、賴朝至長井渡、畠山重忠川越
重賴江戶重長等迎降、初重忠欲往降之、然以有小坪衣笠之戰、
猶豫不決、榛澤成清曰、我於源氏有四世之恩、平氏則從一時之
權而已、至親爲敵、將家之常、近時保元之亂是也、小坪衣笠之戰、
事出不意、以臣料之、佐殿必不深責、若遲疑不往、必將來擊、不如
速往歸也、重忠然之、乃帥衆至長井渡乞降、賴朝讓曰、卿何爾攻
三浦族而拔衣笠城、今來降我不之信、儻平氏用卿父叔爲前導、

則父子接兵乎、重忠對曰、臣愚惷不知去就、祇爲父叔在京師、姑
出兵以塞責耳、至小坪衣笠事、則非臣本圖、將軍問諸三浦黨、則
情狀自明、賴朝又視其背旗詰曰、與我旗同、豈欲相抗乎、重忠曰、
昔者八幡殿討清原武衡、臣高祖武綱應徵發、先衆而至、八幡殿
嘉之、賜以此旗、命爲前鋒、武綱遂立戰功、父重能亦揭此旗、從惡
源太殿滅大藏館、於源氏爲休祥、故名曰吉例、傳而至臣、今日之
擧、將軍闢基之始、故揭之而來耳、賴朝乃與土肥實平千葉常胤
議之、二人曰、重忠所言、甚有條理、其人慤實、羈而收其用、必足以
制方面、否則相武將士皆謂畠山尙不免、況吾屬乎、必不來矣、賴
朝然之、乃命在前軍、立功自贖、因賜藍皮一張、令著旗上、以識別
之、畠山氏旗上著小紋藍皮、是爲始、於是武藏相模豪傑相告來
降、兵凡十餘萬、賴朝憫義澄等復其讎、諭之勿宿私憾、義澄曰、縱
雖我曹有積怨、以私讎後國家之急、賴朝將奪重長地賜之葛西

清重、清重辭曰、益封賜邑、將以庇族類、一身腴瘠、非所問也、今江
戶氏於臣爲族、如有罪奪地、則願授之他人、賴朝怒曰、汝不受賜、
汝邑亦將收之、清重曰、臣今由此得罪、固臣命之窮也、非臣力所
能及、然不當受而受之、臣亦不肯也、賴朝感悟、乃不收重長地、六
日、以熊野前別當湛增燒掠莊園、敕別當範智執之、上皇至自嚴
島、清盛心稍解、尋造宮夢野、復徙法皇、賴朝以畠山重忠爲前鋒、
千葉常胤後拒、兵相連絡不絕、遂奠居鎌倉、七日、有流星隕福原
東北、十日、維盛至駿河國府、十二日、賴朝遷鶴岡八幡宮于小林
鄕、十三日、行幸右近衛大將平宗盛第、避方忌、木曾義仲出信濃、
入義賢舊地上野多胡莊、平維盛等至駿河、北條時政與甲斐諸
源武田安田逸見等赴駿河、加藤光員景廉、方匿甲斐、皆來屬、駿
河目代橘遠茂用長田入道計、帥兵三千、繞富士野向甲斐、十四
日、兩軍適遇於鉢田、山路巉險、進退甚艱、武田信光與景廉等先

登、斬長田父子、擒遠茂、十六日、頼朝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餘萬騎、十七日、遣兵攻波多野義常、未至義常自殺、十八日、大庭景親與弟景久以兵千餘、欲歸維盛、往抵藍澤宿、聞甲斐兵塞路、窮蹙計無所出、逃于河村山、景久過安田義定于波太山、戰敗遁走、歸維盛、頼朝至黄瀨川、甲斐源氏二萬餘騎來會、加藤景廉等獻捷、十九日、伊藤祐親將艤舟伊豆鯉名、赴駿河會于平氏、途爲天野遠景所擒、是日、遠景以祐親謁見、祐親女壻三浦義澄請拘之己家、平維盛進軍清見關、召藤原忠清曰、將踰足柄山、就平衍以待敵、忠清曰、初發福原日、相國面命、凡軍中事專委忠清、公所親聞也、臣故敢進鄙計、方今伊豆駿河兵猶未來附、率烏合之衆遠侵險阻、甚危道也、不如臨富士川張軍、維盛從之、初維盛過行旅自東來者、問頼朝兵數、對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川、皆其兵也、已而頼朝至

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盛問曰、汝知東事者、度頼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五箇力、箭十五拳、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人、人蓄五六馬、日夕馳逐射獸、故馬皆健逸、戰必有進無却、故父横尸於前、而子不旋踵、如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耳、如我畿內四國兵、公慶底弱、父兄纔傷、子弟扶還、馬飽而弱、行數里輙疲、何以抗東兵、臣嘗勸將軍、先招諭武藏相模豪傑、然後東征、正爲此也、乃請曰、臣荷大臣厚恩、願暫還辭訣、即以兵千餘引還、一軍恐怖、維盛不懌曰、我不與實盛俱、豈不能行軍邪、乃以忠清爲先鋒、進陣富士川、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平氏素耽遊宴、迎驛妓酣飲、武田信義遣使致書維盛曰、僕久欲謁公而未得、公今奉敕東下、僕欲往謁於途而已後、且弊邑不足勞公、請相見於浮島原、藤原忠清怒殺使者、二十日、頼朝進屯賀島、信義乃潛兵由間道夜出維盛軍後、道徑大澤、鵜鴨驚起、平氏聞之驚

曰、敵至矣、全軍崩潰、人馬相踏藉、棄器械輜重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曰、今東國悉屬頼朝、我懸軍深入、腹背受敵、請速引去、維盛乃逃還、飯田家義父子濟川追躡、無敢拒鬬者、唯伊勢入伊藤武者次郎殿戰而死、二十一日、頼朝欲逐北而西、常胤廣常義澄皆說曰、佐竹義政秀義雄據常陸、而秀義父隆義屬平氏在京、彼非輙降者、其他倔強者尙多、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後西伐、未爲晩也、頼朝從之、乃令武田信義守駿河、安田義定守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黄瀨川、會有一少年率二十騎來、因土肥實平求見頼朝、頼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十左右、面目俊邁、曰、是奧州九郎耶、即召見、實平導入幕、果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因辭秀衡而來、頼朝大喜曰、八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涕泣、義經初欲赴之、秀衡觀望時勢、留而不遣、義經潛出平泉館、秀衡遣佐藤繼信及弟忠信

追而從之、是時頼朝諸弟範頼全成義圓皆來歸、二十三日、頼朝旋軍至相模國府、始行賞、時政信義等二十餘人各有差、大庭景親、河村義秀、首藤經俊、長尾爲宗、定景等出降、二十六日、斬景親於固瀨川、其餘黨景親者、大率釋而不問、股野景久走京師、梶原景時因土肥實平降、景時饒猾有口辯、頼朝召見大悅、二十七日、頼朝自將赴常陸、晦、雷雨雹、十一月二日、維盛敗歸至近江、遣使報敗、清盛大怒曰、將帥出征、不克乃死、汝不戰還、何顏入京、維盛潛入京師、清盛欲流維盛斬忠清、衆救解之而止、自維盛敗還、諸源兵威日振、近江源氏山本義經及弟栢木義兼起兵應頼朝、四日、頼朝至常陸、佐竹義政秀義宗族強盛、威振國境、故與諸將晉議、以廣常有姻好、往說義政秀義降之、而秀義以父隆義屬平氏在京師不從、唯義政與廣常俱來、頼朝紿屏其從者、令廣常斬之大矢橋上、從兵逃去、秀義遂據金砂城、金砂高嶮險絕、頼朝遣下

河邊行平、土肥實平、和田義盛、佐佐木定綱、盛綱、熊谷直實、平山季重等仰攻、城上飛矢雨下、人馬多死、五日、實平等遣使請賴朝曰、金砂絕險、守兵又銳、願受方略、賴朝問之諸將、廣常曰、秀義叔父有藏人義弘者、狡黠多欲、啗以重利、必將離畔、如得義弘、取秀義不難矣、賴朝頷之、廣常往說義弘曰、東國之人、莫不歸仰武衞、今冠者據守孤城、欲與之抗、其亡可翹足而待也、爲子計、宜早改圖、攻殺冠者、則不啻免死、所在采地、永爲子有矣、義弘大喜、引廣常兵、繞出城後大喊、城兵驚擾、廣常乘勢進攻、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先登、秀義棄城走保花園城、六日、賴朝燒金砂城、分兵搜索秀義、七日、敕東海東山北陸三道討賴朝、八日、賴朝割秀義所領與七郡及太田糟田酒出等地、悉賞將士、時有義政逃兵十餘人、賴朝令廣常義盛等擒之、疑其有謀召見之、有岩瀨與一太郎者、獨流涕不已、賴朝怪而問其故、岩瀨曰、思吾主罹禍、寃痛爾、賴朝曰、

汝思其主、何不死其事、岩瀨曰、將軍誅吾主、臣等不得從、且臣所以忍詬偸生而至今日者、庶得一見將軍、有所自陳、夫將軍不以討平氏爲事、而鉏鋤親族、甚非計也、將軍苟欲滅勍敵、宜與天下勇士戮力、而反誅親族、將軍誰與滅讐敵哉、又使何人爲子孫扞蔽也、今士之歸將軍者、徒怖其威耳、非心服也、恐貽謗於後世、願將軍熟慮、賴朝默然、廣常懼其有他志、請誅之、賴朝不聽、召爲家人、秀義由之得免罪、十日、以右近衞權少將平維盛爲右近衞中將、十一日、新都宮成徙御焉、十七日、賴朝還鎌倉、以和田義盛爲侍所別當、以踐前言、十八日、上皇不豫、二十三日、淸盛俄奏復舊都、奉帝及法皇發福原、至藤原邦綱宇治第、先是延曆寺屢上狀請還舊京、淸盛集百官、令言兩都利害、衆皆承意盛稱新都之美、獨左大辨藤原長方辨析指陳、極言新都之不便、傍人皆爲長方懼、淸盛不懌而罷、至是俄而決策還都、或謂長方曰、新都靜海所

極愛、卿何譏之甚也、淸盛聽於卿、意外之幸耳、如觸其怒、則卿將如之何、長方曰、不然、人之常情、其所自是、任意行之、無復所顧慮、及有疑悔、方始謀諸人、靜海發問、我既知其意潛回也、是以從而導之爾、固不冒其怒也、聞者歎服、初淸盛遷都也、長方怏怏不肯從駕、留於京師、時人呼曰留守中納言、長方頗有才學、爲人剛毅、當事敢言、無所回避、以直方稱、淸盛雅重長方、每有除目必曰、此人才識該博、不可令人超越、長方中納言顯長之子也、二十四日、車駕至藤原邦綱寺江第、二十五日、至唐崎、二十六日、入京師、御藤原邦綱五條東洞院第、法皇御平重盛六波羅故第、上皇御平賴盛第、時第宅荒廢、公卿以下、寓于寺祠廊廡、而居、熊野那智地震、三日不止、賴朝將斬首藤經俊、曰、鼠圖猶如何、經俊母賴朝乳母也、自詣幕府哀訴曰、先臣助道仕八幡殿、爲廷尉禪室乳母夫、世有功勞、平治之難、俊通從頭殿、暴骸沙土、經俊之黨于景親、爲

一時全身計耳、當時抗將軍者、今多遭赦宥、願以祖先之功、贖經俊罪、賴朝不答、乃出鎧示之、鏃在袖截、箆仍留誌姓名處、母垂泣而出、既而賴朝赦之、晦、上皇召群臣議東國之事、藤原長方進言曰、賴朝孤身擧兵、數月之間、應者十餘國、蓋人心思亂、靡然從之爾、是無故、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也、宜請法皇聽政如初、召基房還京師、務修德政、則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座者皆失色、淸盛聞而內懼、稍從其言、十二月朔、京師戒嚴、分遣將士討東國諸源、左兵衞督平知盛自近江、右近衞權少將平資盛自伊賀、伊勢守平淸綱自伊勢、知盛與前右兵衞尉山本義經、柏木義兼等戰於近江、敗之、斬首二百餘級、生獲四十餘人、義經兄弟逃走至鎌倉、見賴朝、請先驅、賴朝壯之、延曆寺僧徒與園城寺連和應義經、據園城寺、義經義光五世孫也、善弓馬、先是爲平氏所讒搆、配流佐渡、後赦歸、至是擧兵、是日、修仁王會于太政官廳、禱亂平、奉幣

伊勢已下十七社、禱弭兵革、尋進天下諸神社各一階以禱焉、四
日、召還前關白基房、八日、法皇徙御平賴盛第、與上皇同居、時天
下諸道叛平氏者日相續、士卒多逃亡、淸盛意頗沮喪、請法皇復
聽政院中、法皇讓而不聽、固請再三、旣而從之、淸盛從此不復禁
近臣入侍、獻美濃讚岐以爲御分國、以天下事專委宗盛、十一日、
淸盛遣淡路守平淸房等攻園城寺、十二日、放火燒堂舍塔廟六
百三十七宇、賴朝造新館於大倉鄕、至此館成、是日、賴朝徙居之、
將士皆營第宅、初鎌倉土壤僻陋、所有唯漁戶農家、至是遠近來
集、屋宇櫛比、衢巷洞達、人物駢闐、遂爲東國一都會、東國之人遂
稱賴朝曰鎌倉殿、政子助之於內、時政義時輔之於外、諸將士目
以北條公、莫敢抗禮、爲關東俗也素勁武、莅事敢往、無反顧之心、
人人常言曰、吾頸可以受箭、背不可使射、而相模武藏之兵、稱爲
天下無敵、其臨戰場、父死子不顧、子死父不顧、奮勵血戰、不殲敵

不已、其恇怯畏死者、謂爲非夫、終身不齒、故人人自奮、勇敢果烈、
勢不可當、且其地產良馬、人習馳逐、縱橫上下、出入山坂、猶蹈平
地、賴朝旣奠居鎌倉、承先世之餘烈、據險要之地、指揮豪傑、號令
嚴明、將士爭歸、十九日、上皇不豫、地震、二十二日、賴朝遣安達盛
長復召新田義重、義重至、賴朝不許入謙倉、義重大懼謝曰、吾初
非有異志、屬關國鬬亂、從卒相戒、不容輙離城、以故遲緩至今、盛
長亦爲分疏、賴朝釋而不問、義重孫里見義成從京師逃還、先是
木曾義仲入多胡、適聞賴朝兵日强、二十四日、還信濃、初興福寺
僧徒欲迎以仁王、發兵至木津川、聞其敗而還、攝政基通遣氏院
有官別當藤原忠成諭之、僧徒陵轢忠成、褫奪衣服、截從者髻、逐
之、再遣左衞門權佐藤原親雅詰問、僧徒要之木津川、親雅惶惑
逃還、自後僧徒蠢動不止、朝廷遣使詰之、僧徒曰、非有他志、唯欲
擊淸盛法師耳、淸盛聞之、以瀨尾兼康補大和檢非違所、率數百

騎赴之、臨發誡之曰、無著甲冑執弓矢、而使僧徒致疑也、僧徒聞
兼康至、率兵邀擊、斬二十餘人、梟其首于猿澤池上、兼康僅以身
免、先是興福寺復園城寺牒識、嘲淸盛父祖不貴顯曰、平氏之糟
糠、武家之塵芥、西乘坊信救草之、淸盛大怒索急、信救懼漆身爲
癩亡去、大夫坊覺明是也、又作木偶首、號爲太政入道首、毬擊踏
蹴、淸盛益怒、二十五日、遣藏人頭平重衡將兵數千、攻興福東大
兩寺、僧徒徵兵吉野十津川、據奈良坂般若路、設陷穽布蒺藜、僵
樹以塞攻路、二十八日、重衡進擊、僧徒禦戰大敗、重衡乘風縱火、
二寺焚蕩無遺、延燒一百餘宇、大像亦爲灰燼、斬二百餘人、梟首
三十餘級、燒死者百餘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四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